英雄志

孫曉

英雄志

孫曉

英雄志D

孙晓

第二十卷 保卫京城　　第一章怒峰顶上

隆隆……隆隆……黑夜中铁蹄翻腾，一匹黄马破开烟尘，急驰而来。

“驾！驾驾！”星月无光，前方道路一片黑盲，随时会让快马跌跤，不过马上乘客毫不放松，他快马加鞭，连声呼啸，打得黄马悲鸣喘息，它越疼越喘，越喘越颠，堪堪脱力失足之刻，前方道路终于大现光明。

“驾驾驾驾驾！”

黄马奔过了终点，这三十里夜路总算奔完了，只见无数兵卒高举火把，分列道旁，已在为黄马指引道路。不过马上乘客知道自己还不能停，他须得完成最后的使命。

哒、哒哒、哒哒哒……前方传来清脆铁蹄声，道路尽头停着一匹白马，马上跨坐着一名骑士，看他一脸不耐，俯身回首，左臂兀自伸直向后，想来是在等候什么。

“快快快！快追上呀！”道上兵卒不住呐喊鼓舞，尽在催促黄马加力追奔。

白马开始试蹄小跑了，这匹马四足骏长，神完气足，乃是来自西域的「大食天马」，不过让它练练脚力，已有脱缰之势，可怜黄马连奔了三十里夜路，已是口吐白沫、既累又喘，却要怎么追得上这匹千里名驹?

“驾驾驾驾驾！”马上乘客却是什么也不管，他提起马鞭、疯狂抽打，就是要黄马追上。

双骑一前一后，白马越来越快，黄马却是大声喘息，两边差距越拉越大，猛然间一柄尖刀挥出，戳中黄马后臀，听得「嘶」的一声哀鸣，黄马吃痛之下，竟然向上纵跃丈许，堪堪摔跌在地的一刻，马上乘客也伸长了手臂，厉声道：“接稳了！”

双骑交接，手上东西才一送出，黄马前蹄软倒，扑倒在地，白马则是欢声嘶叫，后蹄发力之下，便如腾云驾雾般飞跳起来，随即朝北方奔驰而去。

轰隆隆！轰隆隆！“大食天马”四蹄翻滚，竟在地下卷起了一道浓烟。马背骑士立时俯身趴倒，先将掌中物事藏入了马腹暗袋，随即高举唢呐，向天吹鸣。

“呜……呜……呜……呜……！”刺响割破了夜空，也唤醒了黑暗大地，唢呐所经之处，道上莫不亮起了火光，但见数千支火把排列如墙，便如一道灿烂银河，将白马引向了无尽的北方。

向北，向北，一路向北……铁蹄隆隆震声，火光倒退而过，一里又一里，一程又一程，风驰电掣之中，北国草原扑面而来，转眼又给抛到脑后，骤然间道路两旁火光倏忽熄灭，但见草原尽头现出了一座庞然大物，那是座高耸城墙，连绵不尽，矗立于一片平野之上。马上乘客也再次提起唢呐，鼓气高鸣。

“呜……呜！呜……呜！”天黑地沉中，唢呐响彻云霄，北国城墙也张开了大嘴，嘎嘎绞响中，面前一道吊桥缓缓降下，将白马吞落了肚中。

“驾驾驾驾驾！”元宵深夜，蹄声震地，京师正南第第一门开启，城门里奔过了一匹快马。它来势好急，先过「永定门」、再进「正阳门」，后至「承天门」，最后斜身向右，转向「东直门」疾奔。

“战报！战报！前线战……报！”

正统十一年正月十六子夜三更，东直门大街来了一匹白马，啡啡人立，马上乘客滚落鞍下，朝着一座朱红大门奋力拍打，焦急大喊：“霸州军情……前线战报！”

「霸州」二字一出，门内顿时有了动静，但听脚步声杂沓，随即「轰」的一声大响，朱红大门开启，数十名官差呼啸而出，左右衙役夹住了马上乘客，三步并作两步，直朝门内狂奔而去，口中不住高喊：“马大人！马大人！霸州大战有结果了！”

三百里加急传牌到了，这封文书由“勤王军、骠骑营”右都督「德王」朱蓟亲手弥封，经三百里夜路，十处驿站，如今总算抵达了京师，即将面交「兵部尚书」马人杰。

眼前的朱红大门，正是方今朝廷军机第一重地，兵部衙门。至于这匹马「大食天马」，则是天下驿站里第一号快马，由北直隶的「留守军」看管饲养。

大街忽然静了下来，驿使在大批官差簇拥下，已然奔进了兵部。白马呆呆站在门口，眼见主人走进了朱红大门，便也想尾随进去，谁知大门却轰然关起，像是不欢迎他。

白马啡啡低鸣，模样像是很难过，它徘徊大街，正想自己觅路回家，忽然又是「轰」的重响，兵部衙门二度开启，只见战马一匹又一匹给人牵了出来，有青的、有黄的、有花的，一时之间，铜锣声大作，数十名官差从门里奔出，一个个翻身上马，厉声道："走！"

当当当！当当当！东直门大街敲起了铜锣，但见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到处都有快马奔驰，好不热闹。白马又惊又妒，便也想跟着奔跑玩耍了，哪知主人却不见踪影，正啡啡气愤间，忽然马背也翻来了一人，耳边传来了熟悉的嗓音，催促道："快跑！"

白马昂首欢鸣，模样神气，便在主人的催促下，直向北方的「安定门」而去。

轰隆隆！轰隆隆！京师正南第一门，便是「永定门」，正北第一门，则是「安定门」，出了这座门，便是怀柔县。那儿有座寺庙，称为「红螺寺」，庙里睡了一个人，他姓朱，单名一个「炎」字，人称「正统天子」的便是他。

半个时辰后，白马行将抵达红螺寺，届时，「正统天子」便会揉着惺松睡眼，给人从睡梦中摇醒，之后五辅六部、五院寺卿，人人也都会从暖被窝中爬出来，急至红螺寺面壁，等他们面壁完了，天也差不多全亮了，那时不论是东直门的乞儿，还是紫禁城的贵妇，人人不分贫富贵贱，都要不约而同「咦」个一声，觉得这个天下有些不同了。

当当当当当……

"走！「驾！」、「快！」"东直门街上敲锣打鼓，人声鼎沸，两条街口外却是静悄悄的，那儿百姓犹然安睡，浑不知天下即将爆发大祸。

沉沉死寂中，忽然有了声响，听得火石喀喀搓打，西北角一处窗啡亮了起来，总算有人给吵醒了，那儿的二楼处坐起了一个身影，一名百姓推窗望外，朝东直门大街察看。

大半夜的，朝廷又不知在施行什么德政，当真扰人清梦之至，那人打了个大哈欠，随即又返身进屋，提了一盏油灯过来，放上了窗帘。

灯火照亮了面孔，只见这名百姓约莫五十来岁年纪，身穿酒保服色，再看他头颈甚短，身形矮胖，活像一只乌龟也似。那人揉了揉眼睛，从窗边取来一本簿子，就手翻了翻，口唇低动间，便又转过了油灯，让它对准了西方，随即取来一只黑黑的粉末飘降而来，这罐子里不知道放了什么，好似是花椒，又像是辣椒，总之全数飘上了灯蕊，活像要给加味似的。只见油灯吃过黑粉后，火势越烧越旺，灯光越发晶亮，老乌龟赶忙退开一步，举起衣袖，遮住了双眼。

轰地一声，一道白光飞射而出，直向西天远境而去。刹那之间，整座京城全亮了起来，仿佛闪电横空，照得街上景物样样分明。

良久良久，灯火渐渐黯淡，老乌龟放落了衣袖，另又找来一只竹筒，再朝灯心洒下尘粉。但听「嘶」地低响，这回不见闪电腾空，却是一道阴火从窗口喷发，映得夜空里一片暗红；不旋踵，窗里又是一道光芒闪过，亮得如同老天开眼，让人不敢逼视。

灯火闪耀，先明后暗，暗而复明，依序看去，见是「明暗明明暗」，之后「两暗三明」，再是「三明两暗」，照得夜空光芒奇幻，美不胜收，若有百姓开窗见了，定会赞叹不已。

整整经历一柱香时分，灯火熄了，窗扉合上了，老乌龟也收拾家当，上床睡觉去了。

时在深夜，街上百姓都在休憩，自也没人发觉此间异状，万籁俱寂中，城西忽然又亮了，再次照亮了京城。只见一盏明灯悬于阜城门，光辉闪烁，照耀西方，一下明、一下暗，一下长、一下短、依序看去，见是「明暗明明暗」、「两暗三明」、「三明两暗」，顺序全然不错。

很快得，城西暗下来了，没多久，更远处又亮了。这回灯火来到了城外，西郊山林里隐伏了一盏明灯，一样闪耀清辉，一样暗而复明，一样明而后暗，一样照向了更遥远得西方。

仿佛接力一般，一盏又一盏灯火接连亮起，一盏接一盏灯光相继熄灭，它们闪烁光辉，生生不息，就这样一程过一程，一站接一站，直向遥远得西天而去。

向西……向西……一路向西……很快的，灯火离开了河北，进入了陕西，再过片刻，便将通过「潼关」，而那小小一点清辉，也将化为一道熊熊怒火，震动整个西方。

“总兵！赵总兵！”城楼里脚步杂乱，大批兵卒闯入了主帅营房，大喊道：“怒苍传讯了！”

当当当……当当当……深夜时分，潼关里敲响警钟，城楼里已是一片大乱，之间「潼关总兵官」赵任勇急急掀开被褥，随着传令直奔而上。

来到了城头，面前已是黑压压一片，众将早已云集在此。人人鸦雀无声，俱在眺望西方远境。赵任勇深深吸了口气，便也从人群中挤了过去，朝天际眺望而去。

时于午夜，夜空宛如失火，照得人人面色血红。从城头向西了望，只见这股红光起于「潼关」前方一百里，正是怒苍东境第一镇，「驿马关」。关上魔焰冲天，光照方圆百里，不消说，怒匪正在千里传讯。

“报！「明暗明明暗、长短长长短」！报！「暗暗明明明、短长短短长！」”关上传令大声报讯，几十名参军手持笔墨，已在全力抄录暗号，盼能破解敌方切口。

西北大战已达十年，朝廷怒苍平时军情传讯，各有各的暗号密语，手法繁复无比。眼见众参军满头大汗，个个手持密本，对照破解，赵任勇则在焦急踱步，等候下层呈报军情。

朝廷防卫怒苍，第一线便是「潼关」，至于怒苍的东进前线，则是所谓的「外三关」，称作「天水」、「平凉」、「驿马关」。这三地各建有一座巨大烽火台，彼此奥援，互为呼应。一旦「驿马关」有所动静，「天水」、「平凉」两地便将跟进，随时能让整片西疆陷于火海。

正心急如焚间，忽然城头陷入一片黑暗，远方「驿马关」的烽火骤尔熄灭，不过很快的，更远方的「平凉关」却亮了起来，距离怒苍本寨又近了百来里。

怒苍根基庞大，烽火一旦通过「驿马关」，便已畅通无阻，片刻间便能把消息送回总寨。

耳听下属们喊得声嘶力竭，什么明啊暗的、长的短的，却迟迟不见有人通译，赵任勇忍不住霹雳一声怪吼：“说！到底这烽火是何意思？可有谁看懂了？”

局面紧迫，敌方兵马有何调度，须得早些识破。可长官连问数声，众参谋却是嚅嚅啮啮，迟迟不见有人做声。

赵任勇大怒道：“稻草兵！说话啊！”

威吓一出，终于传来怯怯声：“启……启禀总兵怒苍灯讯有「红白金青」四色，每色有有「明暗长短」四变敌方以三讯为一字，共得四千零九十六种变化。”

“稻草兵！”赵任勇暴怒道：“我镇守西疆多少年了，还会不知道这些玩意么？快说！怒匪究竟在传什么消息？”正激动间，忽听一名参谋道：“去你妈的狗砸碎，少说两句不嫌吵。”

“什么？”耳听属下狂言犯上，赵任勇自是惊得呆了，他愕然张口，随即嘴角斜扬，提起了蒲扇大手，厉声道：“去你妈的狗砸碎！少说两句你不、嫌、吵！”正要一耳光把人摔死，两旁参谋大惊抢上，慌道：“总兵息怒！这两句话不是骂您啊！”

「什么」赵任勇气得全身颤抖，喘道：“这两句话不是骂我、难不成是骂你！”气恼之下，抡起拳头便打，却给一名老将急急抱住了，劝道：“总兵，您还没听懂么？咱们按兵部交来的密本破解，得来的便是这两句话啊。”

“什么！”赵任勇总算听懂了，颤声道：“去你妈的狗砸碎，少说两句不嫌吵？怒苍千里传讯，传的就是这个？”众将怯怯点头，人人都想说话，可想起大帅性情暴躁，却又无人敢作一声。

怒苍夜燃烽火，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竟然传来了两句废话？不想可知，敌方又一次更改了切口，却把潼关诸将狠狠戏耍了一顿。赵任勇叹了口气，慢慢朝西方夜空望去，只见那道烽火已然离开了「平凉」，业已抵达「天水」，料来片刻之后，便要返回敌军的总寨：「怒苍山」。

眼看赵任勇神情凝重，一名参谋附耳道：“总兵请宽心。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敌方再次更改密语，咱们也还有马大人作靠山啊。”

方今兵部尚书便是「马人杰」，此人是正统年间的大进士，学问渊博，能通奇门遁甲、术数玄学，专能和怒苍大批智囊斗法。只是马人杰本领再大，此刻却在北京，这桶远水如何救得了近火？

赵任勇抚面叹息，自知这帮下属全是酒囊饭袋，他招来了亲兵，低声道：“去找我二弟过来，便说我有事问他。”

大批兵卒匆匆答诺，还未下城找人，便听一人道：“大哥不急，任通早已在此。”

城头响起广南乡音，众参谋回头急看，只见前面行来一条汉子，看他身穿戎装，体态豪勇，正是赵家老二「赵任勇」来了。

「抚远四大家，岭南赵醒狮」，这赵家兄弟姊妹共有七人，除「铃铛老六」赵任宗因故发疯外，余人事业皆有大成。其中老大、老二投身军旅，各在「留守军」任职。不同的是大哥赵任勇镇守潼关，官拜总兵，老二赵任通则派驻霸州，至今已达十年之久。

天下能读懂怒苍暗号者，并非只有马人杰一人，面前的「赵任通」也能辨到。在外人看来，这位赵家老二仅是区区一个参将，八命九流，无足轻重。不过赵任勇心里明白，他这个二弟不是普通人，他明里是个参将，暗地里却还有个身份，非同小可。

天黑地沉，万籁俱寂，眼见二弟静静站在面前，赵任勇居然不自据地紧张起来，他吞了口唾沫，悄悄朝二弟地右臂瞄了一眼，忙又别开了头，细声道：“任……任通，这……这怒苍烽火传来地是什么消息，你破解得出来吗？”

“明明暗、白红青……”赵任通双手抱胸，眺看潼关西方，道：“这该是个「去」字。”

“去……”全场交头接耳，或惊或疑，一名参谋忙来相询：“那……那下个字呢？”

赵任通沉吟道：“三明三短，三白到底，这该是个「你」字。”

众参谋大喜过望，相顾道：“先「去」后「你」！果然是「去你妈的狗杂碎」、少说两句……”「不嫌吵」。

赵任勇性情暴躁，霎时一拳挥出，吓得下属们连忙退开。他用力喘了喘气，道：“二弟，你……你没弄错么？这……这道密令真是这个意思？”

赵任通容情静默，说明他极有把握，可说也奇怪，这两句话无涉机密，却为何要大费周章传书西北，莫非其中还有暗藏第二道切口？抑或这是欺敌得假消息？刻怒匪既要欺敌，为何又搞得这般荒唐？赵任勇不是什么聪明人，自也没那个本钱来猜，他抚了抚脸，低声道：“如此也罢，二弟，这……这道烽火是从哪儿传出来的，你瞧得出来么？”

万里夜空复宁静，此时烽火早已熄了。赵任通仰望天上北斗，轻声道：“北京。”

“北京？”二弟言简意赅，却不免吓傻了众人。赵任勇牙关颤抖：“怒苍……怒苍有细作去了北京？”赵任通撇了他一眼，淡淡地道：“煞金。”

北京煞金，四字一出，众将好似五雷轰顶，人人按腰刀，不自禁向后退开了一步。

当年怒苍追随第一代山主建寨地两大元老，其一是陆孤瞻，再一个别是外号「煞金」

地「起重塞北」石刚。此人忠心耿耿，最擅骑兵野战，过去十年来紧随怒王身边，总是寸步不离。倘使他离开了总山，前进东境，却是有何打算？

一片寂静中，只见赵任通低下头去，幽幽地道：“大哥，及时行乐吧。”

众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起潼关铁门上地那条火烧痕迹，蓦地爆出一声惨叫：“来了！来了！怒匪又要攻打潼关啦！”

过去十年来，「煞金石刚」很少离开山寨，此人一旦动身了，便说明怒王也已从本营出发。这两大魔头任一个现身，便让朝廷棘手之至，更何况这回双魔并力、联袂出征？

众将越想越怕，急忙上前献策：“启禀大帅！怒苍兵临城下，潼关沦陷在即。为保我军实力，还请总兵即刻下令撤军八百里，免增无谓死伤。”

眼看属下未战先怯，赵任勇自是气得双眼发红，大怒道：“撤军八百里？你想撤回北京是吗？”

众下属面有愧色，低声道：“没法子啊，贼势浩大，咱们……咱们打不赢啊。”

“打不赢也得打！”赵任勇手指潼关城下，厉声道：“瞧清楚！咱们关外尚有兵马！

我军若要后撤了，谁来支援他们？”听得此言，众将不觉「啊」了一声，这才想起潼关前线还有一支队伍。诸人深深地吸了口气，转向城外望去，但见旷野里营火点点，军营星罗棋布，每隔三十里可见一座阵地，正是正统军麾下第一劲旅：「潼关六镇」。

潼关兵马分作内外两侧，关内兵马职司守城，由「留守军」驻扎。至于城外地百里旷野，则由「正统军」麾下地「潼关六镇」担纲。这支兵马编制庞大，每镇共计六大卫所，全军合计二十万将士，一旦贼匪逼临，他们便会出阵迎击，与敌方周旋到底。

念及友军平日地勇猛，众参谋士气大振，纷纷上前进言：“启禀大帅！咱们决定报效朝廷，死守潼关，绝不让怒匪越雷池一步……”正说嘴间，却听赵任勇冷冷地道：“稻草兵。”

想起百姓平日地讥讽，大批「稻草兵」脸上一红，便纷纷走了开来，自去一旁赶麻雀去了。

“留守军、稻草兵，吃饭喝酒包打听，看见麻雀要收惊。”

西北流传一首童谣，唱作俱佳，却也点出了「留守军」地种种专长，至于大名鼎鼎地「勤王军」，却因从未开赴西北战场，百姓没见过，故而没给编入童谣之中。

不同于招募而来的「留守军」，也不似「勤王军」那般坐拥世袭俸禄，七十万正统军全是自愿上战场的。这些人过去都是游侠出身，时时犯官府的法、造乡里的孽，每回见到权贵欺压善良、富豪强取民女等情事，莫不愤起伤人。朝廷见这批人血气方刚，好打不平，也是怕他们误入歧途了，便请了「龙手大都督」出面，向之晓以大义。其后侠客们也懂了，原来朝廷之所以不仁、权贵之所以无耻，一切全与皇上德政无关，而是为怒苍诬蔑陷害！于是他们急忙收拾行囊，一齐追随了大都督的脚步，赶上西北拼老命去了。

“怒匪一日不除，天下一日不平”，为使贪官污吏一扫而空，为富不仁就此绝迹，「正统军」惟有踏破怒苍，杀死怒王，那才是天下不

二的正道！十年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开关出征，「潼关烈士」、「襄阳壮士」、「荆州勇士」、「藏边死士」……靠着他们多年来前仆后继，埋骨异乡，大臣日子越过越好，皇上睡觉也越来越不受人打扰，如此为国为民，真不愧「侠义」美名啊。

良久良久，众参谋全去赶麻雀了，赵任勇却还在怔怔发呆。一名参军附耳过来："大帅，怒苍烽火传令，此事可要通报兵部？"赵任勇醒了过来，忙道："当然当然。"

近日怒苍频频传讯，烽火台无日或歇，料来是在预备什么大战。以马人杰的才智，收到军情后，必能参破怒匪动向。届时怒王有何阴谋、煞金想做什么坏事，自也不出掌握之中。他结果文书，盖上了兵印，又在信封上添了"送呈兵部尚书马人杰"九个草字，嘱咐道："这道怒苍密语十万火急，限三日内抵达京城。记得，务必亲手交到马大人手中。"

「留守军」虽不善于作战，送呈公文却是一等一的好手。那参谋连拍胸脯，担保路上绝不喝酒，正激动间，却又给赵任勇拉住，听他附耳嘱咐："记得，我二弟擅离霸州一事，千万别让马人杰知道了，懂吧？"那参军醒悟过来，忙道："懂懂懂，兄弟如手足，朝廷如衣服，大帅友爱胞弟的心情，大伙儿一定成全。"

赵任勇听他如此一说，不由也是满面通红，忙挥手道："行了，你快出发吧。"

眼看稻草兵随风而去，赵任勇也送了口气，正要命人取来红茶，忽听背后给人拍了一记，听得一人静静地道："大哥，谢谢你。"

听得这嗓音阴森森地，赵任勇自是吓得跳了起来，他急回头去看，却是二弟来了。

忙擦去了冷汗，颤声道："你……你别老是从背后拍我，可吓死人了。"

赵任通神情木然，道："对不住，我已经习惯了。"

这二弟年轻时本极精明，中年后却变得阴阳怪气，谁都得怕他三分。想起适才那句「及时行乐」，赵任勇不由嘿了一声，忙把二弟拉到了一旁，责备到："任通，我好歹时潼关总兵，你方才怎么说什么「及时行乐」？你不怕动摇军心、危言耸听么？"

赵任通木然道：“大哥，「及时行乐」的下一句，该怎么说？”想起「来日无多」四个字，赵任勇不觉大惊失色：“怎么？这……这句话时冲着我来的？”满心惊怕间，不觉便望向二弟的右臂。待见他也在打量自己，忙又堆足了笑脸，干笑装傻。

在朝廷看来，赵任勇手下共有八万稻草兵，然则若要细细数过，却会发觉「二一添作五」，原来稻草兵只有五万，剩下的三万全躲在赵任勇的口袋里，只有领饷时才会现身。是以赵任勇平日口袋总是撑得极饱，若非住在京城的老婆酷爱名贵首饰，便十个口袋也撑破了。

一片寂静中，二弟目光阴沉，好似什么都知道了，想起「大义灭亲」四个字，赵任勇不由两腿一软，颤声道：“任通，大哥……大哥一直没问你，你……你本来不是在霸州驻防么？为何……为何上我这儿来了？”

此问确实要紧，这赵任通本是一名参将，与总兵钟思文一同看守霸州，谁晓得六天前却忽然现身潼关，不免把大哥吓了天大一跳，险些要烧账本了。

赵任通不是普通人，他镇守霸州的使命也非看城，而是「看帐」，全城将领的起居隐私，莫不在他的掌握中，想起二弟臂膀上的那只神鹰，赵任勇更是哭丧着脸，正要招认罪行，却听赵任通静静地道：大哥，你误会了。我若有公务在身，岂会带着妻儿同行？

这话甚是有力，不免让赵任勇心下一安。看二弟此行确非孤身过来，这趟潼关之行，他还带着老婆小孩同行，现下也都给安顿在城中。

此事越发悬疑了，看二弟长驻霸州，十年来不会擅离职守，如此想想，他真不是为了公事二来。可说也奇怪，二弟既无公务在身，那他又来潼关做什么？莫非他思念大哥，却是专程来省亲的？可他事前为何不稍封信过来？也好让大哥有个准备？

莫非……莫非他遇着了什么事，竟然触犯了军法，抑或得罪了什么权贵，居然闹到了丢官亡命？不对……这也不对……看二弟身有烙印，霸州上下莫不畏之如虎，连总兵钟思文也得忌他三分，却有哪个权贵敢来招惹他？

整整六天以来，赵任勇不知多少次旁敲侧击，探询二弟的来意，他却始终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内情，想起「及时行乐」四个字，赵任

勇心下更敢惊烦，正要追问下去，猛见夜空雪云散开，月光掩映之下，天地交接处出现乐一座黑山峰，吓得众将大惊而呼：“怒苍山！”

相传月照中天之时，只消站于潼关城楼，便有机缘瞧见怒苍本寨。今夜万里无云，视野甚佳，居然应验乐这个传说。一时之间，全场都静了下来，上从参谋，下至传令，人人身上微微发抖，各自藏到了城垛后，只在窥望传闻中的「怒苍山」。

银白的月光洒落，在那极西苦寒之地，矗立了一座地狱黑山。那历经秦霸先、秦仲海父子两代经营的反逆之山，就这样静静现身眼前。

这座山远比想象来得崇高，它的主峰拔天而起，穿云而出，直指神佛苍穹，依稀可见东壁建有防御工事，层层叠叠，固若金汤，西侧山腰则满部陡峭断崖，险峻异常。足见此地规模宏大，绝非十年前举兵初叛时可比。

魔军大本营，拥兵七十万，隐隐约约间，眼前的「怒苍」好似成了一个巨人，它俯身弯腰，正在监视东境众生的动静。诸将明知这是幻觉，可在怒王的积威之下，却还是魂为之夺，气为之摄，宛如中邪一般。

四下悄然寂静，人人无语，个个噤声，正战栗间，忽见怒峰顶上隐隐亮起了火光，似有什么动静，人人揉了揉眼，还待再看，猛见一道红焰喷发上天，吓得众人大惊而呼：“怒苍魔火！”

怒峰顶上魔焰翻腾，如天雷震落，如地狱之火喷发，烧得夜空如同流血，蓦然间，光芒刺眼慑目，天水的烽火台竟也亮了起来。

“怒苍回应了！怒苍回应了！”众参谋语带哭音，全数趴到了城垛下方，吓得直发抖。

「煞金」石刚传讯四方，怒苍本寨随即作出回应。只见「天水」、「平凉」、「凤翔」、「三原」各地烽火台接连焚烧，火光越烧越烈，来势越来越快，不过片刻间，魔火竟已兵临「驿马关」，便在众将面前燃起了万丈熊光。

“啊呀！”众将一起遮住了双眼，赵家兄弟也被迫转开了脸面，无法直视这股熊熊怒火。

怒峰顶上怒火中烧，仿佛怒王正在昭告天下苍生，怒苍全军即将东渡，整顿人间公道。

眼看众下属哭嚷呐喊，赵任勇毕竟是全军主帅，当此兵凶战危之刻，断不可丧失神智。他紧紧抱住二弟臂膀，藉着那只烙印镇定自己，他深深吸了口气，正要说话安抚军心，猛听「咚咚」之声响起，潼关城下竟有人抢先擂起了战鼓。

“正统军……”夜色里传来了苍茫号令：“起身备战！”

八千唢呐高鸣，割破九重云霄，关外战鼓如雷，「潼关六镇」已经整队了，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声声催促，数十匹战马在军营里来回奔驰传令。但见「正武」、「仁武」、「义武」等六镇全数打开营栅，一列又一列军士踏步出阵，声势极为浩大。

魔光照天，「正统军」即刻回应，他们一无所惧，竟似要拔寨远征了。眼看大战将起，赵任勇猛烈喘气，他拉住了二弟，低声喘问：“任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怒苍真要开打了吗？”

“大哥……”赵任通轻轻叹了口气，摇头道：“不是要开打了，是已经开打了。”

“已……已经开打了？”饶那赵任勇武功高强，听得此言，仍不免双腿一软，悲声道：“是……是谁领军过来？是……是那石刚么？”赵任通摇了摇头道：“大哥还不懂么？这石刚压根儿不在西北，哪能率兵过来？”这话先前便听过了，赵任勇仍不免「咦」了一声，喃喃地道：“不是石刚，那……那这回是谁统领大军？是……是陆孤瞻？还是秦……秦……”

耳听大哥声音嘶哑，极显惧怕，赵任通便安慰道：“大哥放心，他俩也不在西北。”

赵任勇愣住了，看这怒苍似有倾巢而出之势，却又无人坐镇西北，情势前所未见，赵任勇越听越疑，喃喃便道：“二弟，到底……到底这几个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赵任通叹了口气，他搂住兄长的肩头，低声道：“大哥忘了么？我打何处来？”赵任勇心里生出一股寒意，颤声道：“你……别吓我，这「霸州」是在大后方，你……你不要胡说……”

“大哥……信我一次……”赵任通附耳过来，细声道：“现今天下最平安的处所，便是潼关前线。你这几日好好睡上一觉，什么也别管，啥也别去想，尤其记得千万别往后方跑，否则等你逃回去以后，又得向前线冲了”

天旋地转间，前线成了后方，后方成了前线，赵任勇还在喃喃自语，猛地想起来老婆小孩还在北京，霎时惨叫一声，身子向后便倒，竟已不醒人事。

轰……轰……

「驿关」光照天地，威慑无极八方，百里方圆内清晰可见。只见那烽火忽明忽暗，忽忽，整整历经一柱香时分，西方夜空总算恢复了沉静，不过东方更远处却亮了起来，就在百里外的一处山头，那儿也亮起了一盏明灯。

星星之火，足以燎原，魔火并未消失，它只是跨过了凉关，在朝廷境内默默潜行。

向东，向东……一路向东……灯火开始东进，它翻山越岭、过河渡江，离开了甘肃，进入了陕西，很快地，魔火历经了千里之路，来到了「北直隶」。

山巅一片明亮，光照四方，从山顶向北遥望，二十里外有座城池，正是龙兴之地「北京」。转向东望，山脚后方则隐伏了一座村落，此地平民都姓「杨」，故而称作「杨家村」。至于山脚前方，则有一座破庙，说来也巧，这座庙恰也姓「杨」。

山顶灯火明灭，庙前金匾也随之闪闪发光，藉着灯光勉强看去，依稀可见「杨无敌庙」四个金字。从庙门向殿内看去，大殿正中安放一座神像，面孔虽给香烟熏黄了，仍可见其堂堂之表，正是那大名鼎鼎，力抗大辽的北宋名将「杨业」。

杨业便是「天波无佞府」杨家掌门杨无敌，此人本名「重贵」，又名「济业」，乃是杨家将第一代祖，看此地供奉遗祀，附近当有一座杨家村，常会有人来此立庙祭拜。

山上灯火通明，山下则是黑沉沉一片。两相对比下，山巅处更显得晶亮了，那儿好似躲了几千只萤火虫，一下金、一下白，一下红、

一下青，光芒非但四色变幻，尚且明暗有别、长短有序，共得十六种变化。

“明暗明、长短长、白金红……”灯火稍歇，黑暗中忽然传出嗓音，读出了远方灯号。

时于深夜，破庙前一无杨家后裔，二无路过香客，对过山顶的灯火便再刺眼醒目，亦当无人知觉。想当然尔，眼下能够读出灯讯之人，必定有备而来。

果不其然，那嗓音稍一停下，黑暗中窸窸窣窣之声大作，竟有人拿着纸笔，将说话一一抄录下来。谁也料想不到，「杨无敌庙」门口竟然有人，那是个沉寂的黑影，他双手抱胸，一边遥望远方山顶，一边读出了暗号。

对过山顶灯火变幻，忽白忽金、时长时短，那嗓音也随灯火一字一顿，毫不停歇。良久良久，灯火终于全熄，依稀遥望，好似更远处的山头又亮了起来，不过那已无关紧要了，想要的消息都已到手了。

四下昏沉黑暗，听得「嘶」地一声，有人燃起了火摺，也照亮了背后的「杨无敌庙」。霎时便也映出了「铁随城」三字。

此庙年久失修，并无住持，但见殿内匾额高挂，两旁梁柱题了有字，左是「诚坚金石」，右是「气傲风云」，两面照壁更满饰雕刻彩釉，其上另有诗文，述说着杨家将的丰功伟业。

“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祠。”

这是古北口「杨无敌庙」的诗词，却给人抄来这儿了。看此庙庄重宏伟，昔日必也辉煌过，可惜后代子孙不肖，无力修缮，这边任凭它毁败下去。

「杨家将」薪火相传，与异族间的争斗永不停歇，相传「杨业」为收复燕云十六州，曾于大辽国重兵包围下，撞死在李陵碑前，「杨延昭」秉持遗命，亦是抗辽名将。传到孙儿「杨宗保」这一代，对手则换成了西夏人，再到第五代「杨怀玉」，则改征南蛮。

一代接一代，「天波无佞府」前仆后继，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每一代都有名将，他们的对手也一路变换，由契丹变为女真，再由女

真换为蒙古，朝廷防线也节节败退，由长城退到黄河，又由黄河退守长江，终于在蒙古大军的侵近下，全军跳入了大海。

全军覆没的「杨家将」，如今终于回来了。现下他们前进京华，从异族手里夺回了燕云十六州，光复了长城全线。不同的是这代「杨家将」不再用刀，他们改用笔，主帅也成了一个文臣，此人官拜「中极殿大学士」，大名「杨肃观」，至于他的异族死敌，则换成了眼前这群人。

三更半夜里，庙外雪地百来只骆驼屈膝而坐，各自打盹休憩。忽听「啪」、「啪」两声响，黑暗中有人拍了拍手，霎时之间，庙外雪地里站起了百来人，这些人全是白袍武士。他们默默转身，看向面前的统帅，只见他长发披肩，身高膀圆，火光照耀他的一身衣服，竟是亮如纯银。

“灭里将军……”脚步声响，有人奉来了字条，道：“请过目。”

说话之人鼻音短促，字字黏连，正是源自于西疆的「回回语」。

回回语若要细分，其实南辕北辙，有维吾尔语、南天房语、北天房语、波斯语、普圆什语等等，彼此不能相通。不过却有个地方例外，那儿坐拥南北天山，占有西域全境，国中为佛教、景教、穆斯林等三教交会之地，这便是西域第一大国：「帖木儿汗国」。

百年前「帖木儿大帝」起兵西征，击破突厥王「雷神」，打击了安卡拉百万大会战，便也顺势征服蒙古两大汗国，从此创建「帖木儿帝国」。它的疆域大国西方百倍，兵力远胜契丹女真，疆界北临钦察，南抵天竺，西接波斯大食，号称「蒙古第二帝国」，这就是「杨家将」的新对手。

汗国大元帅，是一位长发大汉，人称「帖木儿灭里」便是。他提起了火把，率先走入破庙之中，只见他背对「杨无敌像」站立，一头长发垂落双肩，气概沧茫，真是与杨家一脉名将匹敌。

眼见主帅进庙了，其余武士也鱼贯而入，各寻地方坐下。但见这些武士头发蜷曲，高鼻深目，想来有的是色目人，有的是鞑靼人，彼此容貌大相径庭。

帖木儿汗国种族繁多，国中有鞑靼人、波斯人、大食人，甚且有天竺人，却以维吾尔人为多，各族样貌差异极大，少有错认。不过这

位「将军」却有点怪，他的天庭宽广、下颚方正，一头长发浓黑且直，这模样不似鞑靼，也不像突厥，更不似维吾尔，仿佛便是个混种。

要看一个人的血缘来历，除了五官样貌，其实还可以从姓氏来找。这位「帖木儿灭里」出生于哈剌迷矢，以国为名，自号「帖木儿」，「灭里」二字则是他的姓。这两字源于突厥康里，熟知西域史书的都明白，此乃花剌子模名将「铁王」的姓氏。至于「帖木儿」三字，更是蒙古话里的「特穆尔」，此为蒙古大姓，如元顺帝的爱将王保保，他虽是汉人，却因崇拜蒙古，自称「扩廓特穆尔」，又如西夏人念察罕，亦因效忠蒙古，遂自称「察罕特穆尔」。因而「帖木儿灭里」这五个字也是硬凑出来的，全然称不出主人的血脉。

从小到大，帖木儿灭里就有个麻烦，他不论走到哪儿，都要给人误认族裔身份，在维吾尔人眼里看来，他的头发很黑很直，活脱便是个鞑靼；可是在鞑靼人眼里瞧来，他的鼻梁又太高，必然是个突厥；可到了突厥人面前，他又常给误认成维吾尔，那是因为他的眼珠儿是深褐色的，也因此，灭里小时候总是同伴的笑柄，人家都说他是鞑靼、维吾尔、突厥三族混生的后裔，简称「杂种」。

不过这些都是往事了，因为「杂种」多了一个新名字，称为「煞金」。这两字是大月氏古语，波斯人译为「鲁思王母」，蒙古人译为「拔阿图儿」，女真人称为「巴图鲁」，其意就是汉语中的「勇者」。此号权威至大，能率各族武士，手下人无分突厥康里、鞑靼波斯，全都得臣服于「八代煞金汗」，帖木儿灭里。

四下一片寂静，只见帖木儿灭里冷着一双凶眼，手持字条，翻着簿本对照，想来此人能静能动，能读能写，并非暴躁莽大一类。

怒苍烽火以三讯为一字，每讯四色四变，共计四千零九十六字，查对起来自也费神。众下属静静坐着，不敢打扰，过了半晌，只听灭里问道："一个时辰前抄来的字条呢？解出来了吧？"

一名下属送来了字条，交到上司手里，低声道："是解出来了没错，不过没人读得懂。"

帖木儿灭里拿起字条来瞧，默不作声。众武士互望一眼，怯怯低问："将军，我们……我们是不是抄错了？什么叫「狗一样的坏人来找你妈妈，少说两句就不算吵了」？"

听得此言，灭里先是一愣，随即仰天长笑，一时声震屋瓦。

“去你妈的狗杂碎，少说两句不嫌吵”。看今夜怒苍千里传书，一来一往，其中第一道烽火由东向西，内文的十四字箴言自也轰传天下。只是白袍武士的汉语本就不灵光，通译后更是文意尽失，难免要让人一头雾水了。

这汉语是天下第一巧妙文字，骂起人来尤其爽口，个中精妙神奇之处，绝非异邦子民所能了解。眼见帖木儿灭里莞尔不语，众武士更觉得担心了，忙道：“将军，第一道烽火没人看得懂了，不知第二道烽火怎么说？”

天下信文你来我往，这儿问娘，那儿问爹，看前一道烽火粗鲁之至，真不知后一道烽火如何回复？一片迷惑间，只见帖木儿灭里反复对照字条，道：“白青金，明对长，暗对短，明长暗短，暗短明长，这该是个「擒」。”

“琴……”全场交头贴耳，白袍武士不解汉语，满是迷惑茫然。又道：“那……那下一个字呢？”灭里轻轻地道：“下一讯金红青，暗长明长……这是个「王」字。”

白袍武士们低头衬念：“第一字是「琴」，第二字是「亡」……”

琴亡……琴王……众人大吃一惊，齐声道：“勤王？”

「勤王」者，天子之护卫也。白袍武士汉语虽不灵光，却也是晓得这是镇守皇城地禁卫大军，自正统朝创建之后，便将景泰朝遗下地卫戍兵马予与扩编，分为「前锋」、「武兴」、「骠骑」、「神机」等四营，下辖四十八师，二百四十卫，共有步卒、马兵、炮车等一百余万兵马、听得回讯涉及「勤王军」，人人自是议论纷纷。看这勤王兵马虽然庞大，却只深藏于天子脚下，从未与怒苍主力交锋，敌方却为何关心起他们的动向？

良久良久，没人猜得透玄机，灭里也没多做解释，只将字条收入了怀中。众武士互望几眼，低声又问：“将军，跛者是不是躲到了北京？”灭里道：“是。有人在北京城见到了他。”

怒苍之主，全名“大公天道无私忠勇怒王”，只因少了一条腿，便给西域人匿称为「跛者」。

众人低声道："将军，你……你还要去找跛者么？"灭里道："当然。我奉上命，得把东西交给他。"

全场目光一撇，一齐望向地下得行囊，那儿收着一幅卷轴，其上有汗国的印记。至今除了灭里，无人瞧过那卷轴是什么东西，只知是一件送给跛者的礼物。

众武士互望了一眼，道："将军，跛者行踪飘忽，您……您要怎么找人？"灭里道："别怕，咱们还有高人可以帮忙。"

众人微起茫然；"高人？将军说的是……"灭里道："义勇人。"

众人咦了一声，正想再问，忽听旷野间马蹄隆隆，似有敌骑飞奔而至，众武士心下凛然，刷地一声，尽数拔出弯刀，便朝庙门奔去。灭里摇了摇手，道："没事，是自己人。"

啡啡马鸣中，京城方位疾驰二来六七匹马，马上乘客白衣白袍，面有重髯，正式汗国下属到来。众人松了口气，纷纷放下了兵刃。

众骑来到了近处，一齐翻身下马，随即奔入了庙里，下拜道："参见灭里将军。"

灭里安坐不动，道："唐王爷呢？平安进京了吗？"

为首武士单膝跪地，道："请将军放心，唐王爷已然平安抵达北京，敌方并未得手。"

帖木儿灭里道："如此甚好。你们那儿还剩多少人？"那武士道："除我等寥寥数人以外，只剩殿下的十名侍女。"

众人惊道："剩下的人呢？"那武士叹了口气，道："娘娘离去的当晚，「易卜劣厮」的手下突然来袭，将我等护卫全数捕获。"

听得此言，众武士都是深深吸了口气，心中大感不安。

此即古兰经中的恶魔，汗国武士不解汉语，「镇国铁卫」这名字对之自是拗口之至，遂用了耳熟能详的「黑暗魔鬼」来做替代。

眼见众下属瞧着自己，贴木儿灭里乃是主帅，自不能显露分毫惊惶之色，只淡淡问道："撒马儿罕那儿呢？可有消息过来？"那武士道："自娘娘离国后，可汗曾三度致书将军，却始终得不到您的回音。现下可汗已然遣出喀拉嗤亲王，不日便要抵达北京，听说可汗……可汗还下了旨，要是将军还对娘娘的行踪交代不清，他便要……便要……"

听得下属吞吞吐吐，灭里将军便自行接口了：“他便要杀了我，是么？”那武士急忙拜服在地，当真是诚惶诚恐之至。

自赴中国以来，汗国人马兵分两路，一路由前面这位「贴木儿灭里」率领，浩浩荡荡的从「嘉峪国」闯入，闹得各省各县人尽皆知。另一路却轻车简从，由「居庸关」秘密入境。一切作为，便是为了保护最最要紧的那个人。要是她有个万一，此行便等于全军覆没了。

众武士满面忧虑，低声道：“将军，娘娘是可汗的心肝宝，可汗为了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要是知道娘娘不见了……咱们该怎么办？”

灭里沉声道：“不许急。”

众武士微微一惊：“我们……我们不该急吗？”

贴木儿灭里静静地道：“我是此行的大将，所有的成败荣辱，我一肩扛起。我如果不急，谁都不许急。”

成也灭里，败也灭里，该专断的时候务须专断，切忌瞻前顾后、人云亦云，这才是大将的气度。这番话听来掷地有声，众武士自是肃然起敬，不敢言动。

也不知过了多久，听得一名武士道：“将军……有件事，我们……我们不得不提醒……”灭里淡淡地道：“有话便说，不必吞吞吐吐。”

那武士吞了口唾沫，细声道：“外传……外传……娘娘她是……她是自愿给「易卜劣厮」带走的……您知道此事吗？”

众武士静了下来，没人再敢说下去了。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自己保护的是女人，所以自己不只得保护她的性命，还得保护别的东西。

自踏入中土以来，公主的言行益发怪异，交代下来的事情全都是莫名其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不着边际之至。先是命人与「唐王爷」接头，交代了一连串的事情，其后又命灭里前去江南，寻访「跛者」，谁知各方人马还在为她四处奔波，她自己却不告而别，竟然随「易卜劣厮」走了，种种作为匪夷所思，让人猜想不透。

眼看上司沉默下来，众武士便大起了胆子，低声道：“将军，到底……到底娘娘想做什么？她……她为何要找上那个唐王爷？还要我们过来这个杨家村？”

灭里静静地道：“殿下曾经说过，中国皇族里流传了一个诅咒，未能破解前，她寝食难安。”

众武士互望一眼，怯怯又问：“那……那娘娘为何又随「易卜劣厮」走了？难道……难道这两件事有关么？”贴木儿灭里没说话了，因为连他也不知道。

良久良久，听得一人低声道：“将军，并不是我们不相信您，只是……只是您有没有想过……也许娘娘要我们东奔西跑，其实只是想……只是想……想……”下属们欲言又止，灭里不觉心下拂然，沉声道：“你们到底想说什么？一发说出来！”

众武士彼此互望几眼，终于推举一人，低声道：“有人说，娘娘这趟回到中土，其实……其实根本不是来找她的父亲的……而是来找她的……她的……”

灭里闭上了眼，静声道：“来找她的情人的，是么？”

众武士拜伏在地，不敢言动，贴木儿灭里沉默下来，过得半晌，方才道：“听好了，我等不辞千里而来，宵旰勤劳，不忍懈怠，这一切所作所为，不就是为了公主得平安？她若真是个陪人睡觉的婊子，那你我也只是个婊子的手下！绝无一分光彩可言！”他越说越怒，厉声道：“我要诸位牢记在心，你们之中谁若是羞辱了她，便等同玷污了你自己的武名，知道了么？”

“将军息怒！我等知错了！”众武士急忙拜倒，人人叩首再三，心里又惭愧，又羞耻。

一轮明月高挂在天，全场武士拜伏在地，帖木儿灭里则是盘膝静坐，他遥望万里夜空，那神色看似平静，实则内心激动无已。

人言可畏然则下属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公主确实不是给人掳走的，而是自愿让「易卜劣斯」带走的，她嫁来西域前，也真有过一段情。所以她一旦失踪了，难免让人心生疑窦，都以为她真是有意支开下属，也好做些见不得人的事。

世人都有自己的愿望，银川公主当然也不例外。灭里明白公主的心情，深宫十年，住在汗国是很闷的，可汗更不是什么如意郎君，若能让她回到往日情人的怀抱、长居故土，哪怕是一箪食、一瓢饭、粗茶淡饭，也胜于汗国里的琼浆玉酿、富贵一世。

可怜的公主，虽说这个愿望微不足道，在她仍是遥不可及。她注定是要在汗国的后宫里度过一生，连尸骨都无法运回中原。可如今机会来了，放眼全天下，唯一还能让公主实现心愿的人物，便是「易卜劣斯」、他有强大的法力，足以庇护公主，只要公主愿意顺从他。

公主会答应么？她有千万个理由答允。不过灭里并不担忧，他的理由只有一个，遭逢抉择的不是别人，而是银川。纵使身陷黑暗，她也能如天上的银月，照得大地一片胶结。灭里敢以性命为注，公主必会信守最初的承诺，完好无暇的完成这趟旅程。

万籁俱寂，人人想着自己的心事，忽然之间，听得「啾」地一声，朝里扑来一个黑影，众武士如同惊弓之鸟，全数翻身跳起，贴木儿灭里却抬高了手，任那黑影凄停掌中，众人定眼一看，确是一只小鸟来了。

这只鸟真的很小很小，小到只比蜜蜂大了些，这便是得自于极远西方的「蜂鸟」。此行汗国各路人马彼此传讯，正是以此为信差。

蜂鸟身上绑着丝绢，看来经过长途跋涉，很是疲惫，只缩在灭里的掌中取暖。贴木儿灭里伸出食指，抚了抚它，那蜂鸟慢慢张开了翅膀，露出绑缚身上的丝绢，灭里小心解下，将丝绢拉直，登时看到了汗国王徽，以及上头写着的一行汉字，见是：「速至红螺寺」。

众武士围拢来看，顿时大喜道："将军，找到娘娘了么？"贴木儿灭里沉吟半晌，正要说话，猛听「咚」地一声，屋瓦传来异响，有东西坠到了地下，摔了个粉碎。

"什么人！"众武士大声起身，朝里朝外急急来找，却没有见到刺客踪影，正愣然间，只见贴木儿灭里弯腰俯身，拾起一片破瓦，却原来是这玩意从屋檐上滑落，这才打得响亮。

众武士心下起疑，看着才朝里并无外人隐藏，亦无鸟雀小兽出没，可这破瓦却是怎么坠落下来的呢？莫非有什么高手窥视在旁，却躲过了众人的目光？诸人惊疑四望，忽然之间，方才发觉这座庙其实朽旧已极，屋瓦早已摇摇欲坠，若有风吹草动，难免要打个稀烂。

众人找到了情由，无不松了口气，贴木儿灭里则是默默无言，他回过头去，只见「杨无敌」的像高坐法坛，容情庄重，好似在请他帮忙修缮。灭里静静把手一抛，那破瓦便稳稳落回了屋顶上。也算一行人在此暂宿的回报。

瓦片飞上了屋顶，无声无息，贴木儿灭里转过了身，正要开口说话，忽然间，又是一片破瓦坠落下来，在灭里的背后打了个粉碎。

又来了？众武士大吃一惊，看方？（总）各人查得明白。庙里庙外也无人也无鬼，无风也无雨，可破瓦怎么又坠落了下来？莫非是「杨无敌」真身现圣不成？

大殿内外，一片惊疑，灭里霍地抬起头来，道："大家听令，坐上骆驼。"

众武士愕然道："要……要走了么？"灭里没有回话，只把双手一拍，但厅庙门外哗地大响，黑暗里站起了百来只明驼，号令已下，众武士不敢多问，只得收拾行囊，整装待发。

灭里走到了众人面前，说道："听好了。你们现下全速向北方出发，无论路上遭遇了什么事情，你们都不得停下。"

众武士愕然道："将军，你……你不跟我们走么？"

灭里摇头道："从这里开始，我必须单独一人行走。你们记好了，到了北京后，千万不要进城，也别在城郊逗留，总之一路向北去到居庸关，留在那里等我号令。"

众武士愕然到：不能进入北京城？为……为什么？贴木儿灭里道：不必多问。反正你们出发后必得小心，不论路上遇见了什么怪事，都不可向背后去看，知道么？

听得这号令如此之怪，众下属自是满心河道惊疑，只是主上有命，谁敢不从？只得颔首答应了。灭里转过身去，提手一挥，喝道："出发！"汗国兵马纪律严明，众武士「哒啦」一声喊，霎时提缰绳，名驼与骏马前后奔出，便朝北方急驰而去。

月圆在天，新雪漫地，属下们都走了，偌大的天地只剩自己一人。帖木儿灭里目视下属离开，便默默打开腰间的竹筒，让蜂鸟回到窝里歇息，随后提起了火把，用力咳了一声。

空旷的咳声，在殿里来回激荡，四下安安静静，不见外人隐藏。眼见附近没人打扰了。帖木儿灭里忽然露出兴奋之色，登时急急奔回庙中，好似里头有谁在等着他。

仿佛成了个寻宝少年，灭里吞着唾沫，眼发异光，满面亢奋地走入殿中，猛见「杨无敌」高坐神案，一派威严，只在瞪视自己，灭里

不想理会，他到了一处照壁前，慢慢蹲了下来。

照壁上绘了一幅画，彩釉斑驳，画出了七名少将的形貌，只见他们一字排开，威风凛凛，正是「杨四郎」，「杨五郎」，「杨六郎」等人的英姿，脚边则绘了一群跳梁小丑，个个磕头求饶，状极惶恐，正是「潘美」，「潘豹」等害死杨家将的一干奸臣。

大宋奸臣，大宋良将灭里伸出食指，轻推壁画上的第三批人。这些人和「潘美」一样，也都跪倒在地，乞求杨家将的宽恕，不同的是他们身穿异族服饰，一个个高鼻阔口，浓眉大眼，与鞑靼人相比，他们的鼻梁显得太挺，于突厥人相较，他们的头发却又太黑太亮，那模样活像是鞑靼与突厥的杂种，通称「契丹」。

灭里流下泪水，它把脸贴在祖先的壁画上，大声哭喊他们的名字。

没人知道的，灭里不是杂种，它的故乡根本不在西域，而是在脚下这片黄土地，说来他才是真正的老北京。老过了银川公主，以及汉人历代皇帝。因为他的祖先生于斯，长于斯，他正是天地之间，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位「契丹人」契丹早就亡族了，昔年盛极一时的大辽国，历经女真，蒙古的轮暴蹂躏，如今什么也没剩下来，今夜若非来到杨家村，怕还不会见到当年的世仇「杨无敌」，更不会撞见这处遗迹，说来实在可怜，放眼全天下，世上唯一还记得「契丹人」的地方，竟然只有这儿了。

望着「杨无敌」的塑像，世上最后的「契丹人」双肩颤抖，它垂低了脸，不愿让宿敌见到自己的泪水。良久良久，它扶着照壁，勉强让自己起身，正要迈步离开，忽然背后又是当啷一声，一片破瓦摔到了地上，仿佛有人要灭里留步，所以叫住了他。

帖木儿灭里静静回首，像是要问「杨无敌」有何指教。

突然间，灭里睁大了眼，只见「杨无敌」的坐像开始摇晃，更多的瓦片坠落下地，好似下雨一般，全从灭里的身遭坠落在地上打了个粉碎。

咚，咚，咚连地都开始摇了，帖木儿灭里双足用力，牢牢钉在地下，一阵天摇地动后，破庙的照壁居然垮了下来，尘埃渐渐落定，露出一个大破洞。

腰间竹筒有惊吓拍翅声，那只蜂鸟好似感应了什么，竟是大为不安，帖木儿灭里也深深吸了口气，缓步来到破墙旁，眺望洞外景象。

洞外是一片荒野，说来好巧，这人离「野狐岭」很近，恰是大金国灭亡的故战场。

契丹亡于女真之手，女真有被蒙古所灭，而蒙古却又给汉人踢回了漠北。仿佛轮回报应，屡试不爽。灭里望着远方战场，正怔怔感触间，猛听远方森林传来锐响，大批鸟雀凄声悲鸣，振翅而去。直至此时，灭里才晓得一座森林可以藏了多少飞禽，原来数目之大，竟可遮星蔽月。

来了星月当空，大地黑沈，庙外似有什么东西逼近而来

轰轰耳中听到了奇怪的声响，一声传过，又是一声，仿佛打雷了，可夜空里不见闪电，唯有屋瓦坠地破碎之声，不绝入耳。慢慢的，天地交接处飘起了黑烟，几达百丈，好似平地升起一朵乌云，它夹杂了雷声，隆隆作响，惊得大地不住震动。

烟尘越来越高，乌云越过越近，忽然草丛里冲出了一只狐狸，身旁还跟了几只兔子，不远处甚且有只老虎，不过百兽们好似忘了彼此是万年世仇，只管有志一同，相约逃命而去。

天地和谐了，几千万年来相残互杀，却在此一刻停争息斗，灭里吞了口唾沫，他想知道是什么东西来了，居然可以让天敌们携手逃亡?

是什么东西驾临了呢?是完颜阿骨打的鬼魂?还是成吉思汗的阴间军马?

隐隐约约间，烟尘中现出了一面巨大王旗，见是「日月」二字，紧随于之后的，则是一面旌旗，上书「勤王」。

「武与内团营」西方远处传来一声长啸：掩护全军

轰隆！轰隆！不知是谁在悲声作啸，那呼喊好生苍茫，虽在隆隆雷鸣间，兀自清晰可见。

帖木儿灭里冷汗直流，他知道自己也该逃了，否则再晚个一步，怕也走不了。他匆匆转身，正要迈步离开，忽然又是砰地一声，背后有东西摔倒在地，不由让他停下了脚步。

「杨无敌」的坐像摔倒在地，似在请灭里带他一同逃命。

灭里裂嘴一笑，心情有些得意了。他反身抱起世仇，匆匆逃到了后院，左顾右盼间，忽见院中一口古井，灭里心下大喜，忙将神像放入井中，随即从地下抱起了一颗大石头，摇摇晃晃来走。猛听它一个吐气扬声，巨石向上抛出，他也急急向前一蹼，跳入了古井之中。

「轰隆」一声巨响，巨石落入，压住了井口，顺时间井里漆黑一片，竟把他和「杨无敌」同时封死在井中了。

“哈哈！哈哈！”古井里传来契丹人的笑声，他好似找到了好朋友，竟是笑开怀了。

第二章大后方

「师伯」，「师伯」，“爹。”

京城大后方，一群小孩儿面容害怕，全数仰头颤抖来说。只见其中四个手拿骰子，正等着开赌，另旁边还聚了三个偷喝酒的，正中则躺了个小鬼，醉眼惺忪间，早已吐得满地，细观那五官长相，却不是自己的小儿子吕得廉，却又是谁?

“无耻！”

吕应裳气炸了，顿时一声狮子吼，众小童魂飞魄散，个个抱头鼠窜。却把小儿子给扔了下来。吕应裳气急败坏，只得提起嗓门，喊起了大儿子：“得礼！得礼！快过来看顾你弟弟！得礼！滚过来！”叫骂了半天，大儿子迟迟不现身，八成也出门夜游去了。吕应裳无奈之余，只得拎起了小儿子，径朝卧房走去。

紫云轩房舍众多，这几日华山门人在此寄住，倒也不嫌拥挤。吕应裳来到了西厢房，将门推开，但见屋内一盏油灯，一名少年端坐几前，秉烛夜读，正是自己得二儿子得义，他见了父亲到来，当即起身见礼，恭敬道：“见过父亲大人。”

吕应裳悦然而笑，看自家孩子里老大撒野，老三撒娇，只有这个老二嗜读古书，大有父风，正待夸奖几句，却见儿子左手提裤带，右手遮下胯，桌上还放着一本千古名著，见是：“金海陵纵欲身亡”。

「无耻」吕应裳眼前一黑，也是气到了极处，连话也说不出了，便把小儿子抛到了床上，急急转身而走，至于三兄弟是否要结伙打劫，作爹的也管不着。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子夜过一刻钟，吕应裳好似在交代遗言一般，只见他两脚一伸，泡在了热腾腾的木桶里，悲声叹息：“四维不彰，国乃灭亡！”

哗地一声，水花四溅，吕应裳奋力跺脚，忍不住双手握拳，大放悲声：“嫣嫣！礼义廉耻啊！你可知管子为何说出这四句名言？嫣嫣，嫣嫣？”耳中迟迟听不到回答，吕应裳忍不住大吼起来：“嫣嫣！”正悲愤间，听得面前传来清悦的嗓音，听得一名女子道：“你先别吵，我还有事忙着。”

吕应裳抬头一看，只见炕边一名女子身穿亵衣，背对着自己，正是自己的爱妻「谢嫣嫣」，看她今晚好生忙碌，先将大叠衣物整理了，另还收拾厚重书籍，一件件全搁入了大木箱，模样颇为贤惠。

吕应裳叹道：“嫣嫣，我跟你说着儿子的事情，你怎么不理我？”谢嫣嫣头也不回，一边收拾着东西，一边道：“你先等会儿，我忙完了就来。”

吕应裳的老婆出身广南鸳鸯门，四十方过，夕阳晚山，最是风韵时候，看她背对着夫君，弯腰取物间，依稀可见裙下一双雪白美腿，修长动人。吕应裳瞧着瞧，忽而福至心灵，便从水盆里提起臭脚，湿淋淋地朝老婆裙下挪去。

“无耻！”老婆一声娇叱，霎时抓起了判官笔，狠命戳到了足底涌泉穴，直疼得吕应裳报脚惨叫：“你你这是干什么？大过年的打打闹闹，不嫌晦气么？”

“还想着过年呢？”谢嫣嫣回眸一笑，嫣然道：“元宵都过完了，咱们也该回开封府啦。”

啊呀一声，吕应裳原本抱脚喊疼，听得此言，顿时什么声音都没了，只管茫然张嘴，呆呆望天，一幅人生苦短的模样。

年节早已过完了，看今夜已是正月十六。三日后便得动身，返回开封府上工。念及衙门里公文堆积如山，吕应裳不觉仰天长叹一声：“这么快就要走啦？我我还没和雨枫说上话哪。”

听得老公思念师弟，老婆不觉掩嘴来笑：“你啊你啊，和傅元影相处了几十年，还嫌不够么？干脆把你留给他成了。”

谢嫣嫣人如其名，本性温柔嫣然，最是体贴，吕应裳听得出她的醋意，忽然又有了兴致，当即扑上前去，笑闹道：“好啊，连雨枫的醋你也敢吃，看我痒死你。”

两人笑倒床上，吕应裳运起了「明静心算」四字诀，先给老婆细细呵痒了，待其全身酸软后，便又庄容俨然，沉声道：“嫣嫣，管子有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你这做娘倒给我说说，为何咱们家孩子闹得「四维不彰」，莫非是少了什么东西？”

得礼，得义，得廉，下面没有了。谢嫣嫣又羞又急，啐道：“你还敢说？生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事么？这也好怪我？”心念于此，吕应裳不由长叹一声，道：“说得好，这确实是本人的错。”

说着说，便悄悄把她的判官笔藏了起来，跟着又把谢嫣嫣压在床上，正要大力赎罪，老婆的香唇却已贴上耳来，道：“房门锁了么？”

“锁了！锁了！”吕应裳脑袋连珠跑似的点着：“全都锁好了！”

「孩子们」谢嫣嫣一脸娇羞，附耳温柔：“都睡了么？”

“睡了！睡了！睡得不醒人事了！”吕应裳鼻中喷气，手脚乱挥，又听谢嫣嫣柔声道：“那那你昨晚答应的那件事呢？可曾办妥了？”

吕应裳微微一愣，不知老婆所问何事，正要出言相询，忽然间心生警惕，忙道：“妥了妥了！全都办妥了！”谢嫣嫣大喜道：“真的办妥了？”吕应裳奋力颔首：“这个自然！你吩咐下来的事情，我何时敢打马虎眼了？”

谢嫣嫣「啊」了一声，她情不自禁地抱住丈夫的颈子，喜中带泪：“若林，谢谢你了。”

吕应裳咦了一声，不知老婆好端端的，却是想谢些什么？反正礼多人不怪，便道：“不谢不谢，这是应该的。”

他把锦帐放下，正要脱裤跳床，却听老婆微笑称赞：“若林我就晓得你疼孩子咱家得礼想了多少念就是想起练「三达」，却老是给长老们压着这下你答应给他借来「三达剑谱」，他要是听说了，不知要有多高兴”

「三达」二字一出，咚地一声，吕应裳居然不必踢打，便已自行滚跌下床。老婆愣了半晌，旋即恍然醒悟，大放悲声：“吕应裳，你又

蒙人了！”说着判官笔又戳了过来，招招狠辣，吓得吕应裳东滚西翻，狼狈无比。

「智剑平八方，仁剑震音扬，勇剑斩天罡」，这便是华山玉清的无上绝学：「三达剑」。这套剑法威名太盛，几十年来不知引得多少弟子好高骛远，就盼习成三达，也好成为下个宁不凡。看大儿子得礼每日游手好闲，自是最最自命不凡的一个了，可怜谢嫣嫣平日多听了儿子的吹嘘，居然信以为真，便老是要丈夫说服长老，让儿子早日起练三达，以免耽误他成为「天下第一」。

天下慈母心，谁不望子成龙？这谢嫣嫣尤其如此，想她一年到头随丈夫旅居开封，却把三个儿子留给长老们管教，母子间聚少离多，是以平日一旦见面了，对孩子们总是千依百顺，溺爱得不成话，便算小畜生放狗屁，也当天籁来听。只是知子莫若父，儿子脑袋瓜几斤几两，吕应裳岂会不知？平时自是想尽办法推脱拉，这会儿便给老婆逮个正着了。

谢嫣嫣容貌颇美，性子也颇温柔，可谁妨害她儿子成为「天下第一」，自得亲手歼灭。可怜吕应裳给老婆狂踢滥打，不免叫苦连天：“嫣嫣，你你别老听得礼吹牛，这这三达不是寻常功夫，天资若是不够，万万学不得，你要想揠苗助长，反要毁了得礼的一生啊！”

“什么？你嫌得礼笨么？”谢嫣嫣大哭道：“孩子是我生出来的，他要是资质差，你也脱不了干系！”说着把手中判官笔奋力一抛，咚地轻响，射中了屋内衣箱。

“好了，好了！”吕应裳全身发冷，颤声到：“我我答应你，一定让得礼起练三达，好不好？”谢嫣嫣大喜道：“真的么？那他何时可以练？”吕应裳嚅嚅喏喏：“三三十年后。”

谢嫣嫣大惊道：“什么？为何要三十年？”吕应裳叹道：“这三达剑法里有个三字，意思就是说要三十年后才能练，现下得礼还只二十岁，等五十岁便能学了。”

“又胡说！”老婆大恨大悲：“你自己说！苏颖超是几岁起练三达的？”

吕应裳叹道：“十六岁。”

老婆哭道："你总算说实话了，人家苏颖超十六岁就能练秘笈，咱家得礼这么大年纪了，凭什么不让他习练上乘剑法？敢情你是看不起自家孩子么？"说道悲伤处，竟尔站起身来，掩面啜泣中，便要夺门而出。

吕应裳心下大惊，看此时老婆只穿了件亵衣，衣衫不整，倘使奔出门去，满山弟子瞧到眼里，那还不口涎横流，手舞足蹈么？他一把抱住娇妻，哀声道："行了，行了，别闹了，我明日去找雨枫商量商量，只要他首肯了，一切都好谈。"

眼见丈夫把傅元影抬了出来，谢嫣嫣自是勃然大怒："又来推卸！要是傅元影不答应呢？"

吕应裳呵呵苦笑，正待敷衍几句，猛见爱妻目藏杀机，不觉心下一寒，颤声道："他他要敢说个不字，我就我就"谢嫣嫣森然道："你就什么？"吕应裳厉声道："我就宰了他！"谢嫣嫣哽咽抽噎，含泪致谢："老公真好，那得礼明日就可以起练三达了，是么？"

吕应裳嚅嚅喏喏："当当然，明儿我就去找颖超借剑谱，一定得让得礼翻个痛快。"

"真的么？"谢嫣嫣慧眼含泪，哽咽道："那得义，得廉呢？他俩也可以跟着学么？"吕应裳叹道："当然可以，全家老小一起切磋，武功才进展得快啊。"

咻地一声，谢嫣嫣转嗔为喜，便在丈夫脸上香了一记，嫣然含笑："这才是我的好老公，不枉我当年给你生了三个乖宝。"

吕应裳心道："恨吕某瞎了狗眼，娶了你这疯婆娘回家。"

口中却大赞道："吕某妻闲子孝！人生幸福若此，上天待我不薄啊！"说着去解老婆的裙带，果然这会儿太座心情好转，便让他顺利得手了。

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先前吕应裳兴致勃发，宛如弱冠少年，谁知太座又哭又闹，到了开饭时，菜不免冷了大半。他搂着老婆的纤腰，附耳道："嫣嫣，你每日里开口三达，闭口三达，到底知不知道「三达剑」是怎么来到华山的？"

谢嫣嫣做了个鬼脸，俏皮道："达摩老祖送你们的。"

见得老婆娇媚带喜的模样，吕应裳却是心下暗叹，道：“嫣嫣啊，人之所以无耻，多半是无知所致。你平日那么贤惠美丽，怎会连「三达剑」的来历也不晓得？”谢嫣嫣哼道：“我又不是华山弟子，为何要知道？”

吕应裳叹道：“好不知便不知，那也没什么。只是你嫁来华山这么多年，总晓得咱们是什么派吧？”谢嫣嫣悻悻地道：“什么派？你们华山门下人人带剑，不就是个剑派么？”吕应裳俨然摇头：“错之极矣，咱们华山玉清最初根本不练剑，而是道家三宗之一的「丹鼎宗」。”

“丹鼎宗？”谢嫣嫣茫然道：“可是可是卖药的么？”

“说对了！”吕应裳一拍大腿，赞道：“瞧你多聪明！一猜便中！咱们华山以前什么都不干，专爱炼仙丹！”谢嫣嫣是个笨蛋，听得老公称赞，莫名间便欢喜起来了：“我就说嘛。你们观里不是供着太上老君么？当然爱炼丹了。那你们又是怎么改练剑法的？”

吕应裳生平最大嗜好，便是抗颜为师，好容易引出老婆的好奇心了，忙道：“这说来话长了。来，你赶紧泡壶茶来，咱们从「天隐道人」的生平谈起”

“才不要听。”

谢嫣嫣不是笨蛋，当场便识破阴谋了，嫣然笑道：“你这人老说假话，没一字可信。”

说着勾住了老公的颈子，两人便滚上床去了。至于吕应裳嘴里的故事，只好说给棉被听了。

吕应裳近年受长老重托，早在为华山做志，自知本门虽以剑法闻名于世，实则最初并非剑派，而是列属于道家三宗之一的「丹鼎宗」。门人奉「希夷先生」为祖师，谈养生，炼灵丹，便与普天下的道士一般，同样梦想着「羽化成仙」。

据道家北祖葛洪所载，成仙共有三条捷径，便是所谓的「天丹」，「地丹」，「人丹」。据传「天丹」是天地灵气自然化生而成，百世难逢，玄妙无比，一经服用，立时成仙。只是此丹可遇不可求，古书里虽然言之凿凿，千百年来却没听说有谁看过，更别说是吃过了。

天丹虚无飘渺，「地丹」却是真有其事。按「抱扑子」一书所载，这地丹便是道士自己炼出来的灵丹。他们相信天丹可从地丹转化而来，只消采集日精月华，依秦汉古方熬煮，便能从丹鼎里联储一颗真正的灵丹，依此服食，自能脱去凡胎，飞升成仙。

虽说「地丹」一说深入人心，从者极众，不过还是有人不信。他们以为要想修成仙家正果，绝不能单凭吞丹服药，而是要从肉身锻炼着手。这派说法便是「人丹」的由来。这「人丹」又称「内丹」，其实就是道士打坐修聚的内力。他们相信唯有吞吐罡气，修聚真元，方能获取天丹，这才是飞升成仙的不二法门。

「人丹」也好，「地丹」也罢，其实都不是道家仙术，二十武学神通。只是为了谁才是仙家正统，天下道士互斥对方为异端，进而分作了两派，一派是专修人丹的「隐仙宗」，另一派则是华山所属的「丹鼎宗」，专以炼制「地丹」为主。这两宗相互争雄，势均力敌，只是几百年下来，谁也没见着王母娘娘，倒是武学秘笈多了不少。以隐仙宗为例，有神霄派的「天心五雷正法」，北派的「九字真诀」，「不老术」等等，而其中威力最似仙法，也最难习成者，便是经十四世而入武当之手的「纯阳功」。

「纯阳功」号称天下内丹之最，乃是「隐仙宗」至高密宝。只是经文太过艰涩，习练者须贯通天地道藏，方能蒙其启发，是以习成者极罕。那「丹鼎宗」也不遑多让，他们虽从秦汉古籍里寻获大批秘方，提炼了「华山金丹」，「大别火丹」，「青城黑丹」等等，各有神验，然则威力最最逼近「地丹」的一颗，却是经千年古传，历七十二世而入江南魏家之手的「元丹」，服用者号称贯通天元，世称「元元功」。

纯阳功，元元功，并称仙家两大神功，只是这两者都是难上加难的东西。尤其那「元丹」三千年来仅得三颗，几如凤毛麟角。是以两派人士每逢机缘巧合，一旦有人习成「纯阳」，抑或服下「元丹」，总要狠狠扬眉吐气一番，大吃大喝个百来年。

在天隐道人崛起前，正是「隐仙宗」全盛之时。那时北派有人练成了「纯阳功」，声势显赫，连少林高僧也难以匹敌，反观「丹鼎宗」，却有百年炼不出一颗灵丹，不免丢人现眼之至。是以天隐踏入江湖时，第一个落脚处便选了「丹鼎宗」旗下的「华山玉清观」。

华山位列「丹鼎八派」之一，当时早已没落了，门里虽有一颗「大金丹」，不幸却又给不肖门人偷走，是以山上人人自危，就怕「隐仙宗」趁虚来攻。正因如此，当天隐上山挂单，说自己想来此传艺授业之时，长老们莫不欣喜若狂，都以为有高手来帮忙炼丹了，哪知细问之下，天隐却坦承自己不服丹药，不练内功，对「人丹」，「地丹」一无所悉。长老们问他会什么，天隐便从行囊里拿出一枝桃木剑，在厅堂地下画了一只大圆圈。

天隐从何而来，籍贯何处，已不可考，不过吕应裳曾查过本派典籍，都说天隐画圆费时极久，所得之物「似圆实方」，「无可会解」，长老们错愕之余，都以为来了个画符抓鬼的江湖术士，便仍给他一只锄头，一副扁担，让他到后山帮着挑水种菜。天隐也没抱怨，便默默接下锄头，自在后山搭了间茅屋，过着隐居的日子。

真金不怕火炼，不到一年，「隐仙宗」便大举来攻了，那时长老们搜遍丹鼎，里头却是空无一物，自然给打得遍体鳞伤，这时天隐便提着一只锄头下场了，从此也让后人明白了一件事，原来武林除了「隐仙」，「丹鼎」两大宗之外，还有第三条武学新路。

「天下五大宗，心体气术势」，在天隐崛起之前的江湖，除了外门，便是「仙家」，这些人之所以给冠上一个「仙」字，正是因为他们能飞能跳，力大无穷，往往一个清秀小姑娘，练功吞丹后，便能打得大力士哀哀告饶，宛如神仙下凡也似。也因如此，当天隐道人扛着锄头出来，自称是「三达人」时，众仙家莫不笑破了肚皮，以为来了个妄人。

在天隐之前的武林高手，相貌必然有迹可循。不说外门好手筋骨粗壮，单看仙家这些高人，要不印堂发光，目生光华，要不足有云气，口吐异香，可天隐现身时，却是目光涣散，下盘虚浮，眼袋浮肿，舌生臭苔，看这人非但没练过武，怕还肾亏水肿，怪病缠身，却敢找仙家高手放对，这岂止是不自量力，简直便是闹自杀！

眼看来了个疯子，众仙家不免笑岔了气，只是两边动上手之后，众仙家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天隐一直揍，一直揍，直揍得他们鼻青脸肿，全数逃下华山为止。以为自己撞邪了。

天隐初试啼声，立时惊动天下，这并非是他的武功高，反而是因为他的武功太低了。他的身法一如常人，既不会跑，也不会跳，可不

知为何，他的锄头就是打得到人，以众仙家身法之快，却也躲不开。消息传出，便引来当时「隐仙宗」北派第一高手，威灵子一探究竟。

威灵子并非泛泛之辈，他是「纯阳功」第六代传人，内力之强，震古烁今，素有「活神仙」之称。他能龟息闭气一个时辰，亦能飞花伤人，隔空取物。天下无人能与其并肩。天隐知道自己遇上了真正的高手，便也郑重其事，生平首次抽出了桃木剑，以「三达剑」出马应战。

这场比试至关重大，身为「三达剑」的始祖，天隐若败于威灵子之手，中原武术便要走入一个死胡同，千年难有新局。相反的，他若能重挫敌手，天下武林便能大开眼界，从此走到仙家以后的新境界。

「啊若林你好臭」老婆娇喘细细，打断了吕应裳的思绪，她把棉被拉了开来，叹道："你方才没洗脚，对吧？"

"洗啦！"吕应裳满脑子都在想着本门的故事，不免神思恍惚，喃喃便道："你刚才不是亲眼见我洗了？"

"真怪，那为何被窝里还那么臭？"谢嫣嫣吐气如兰，却无法阻挡脚臭，忙道："不信你自己闻。"

吕应裳埋首入被，仔细嗅了嗅，忽对自己的臭脚狂喊一声："天隐道人赢了！"

"天隐道人？"谢嫣嫣错愕不已："他他赢什么了？"

吕应裳精神一振，晓得石破天惊之后，老婆终于给故事吸引了，忙从棉被里探出头来，解释道："他赢了威灵子啦！"谢嫣嫣愕然道："威灵子是谁？是孩子们的新朋友吗？"吕应裳忙道："不是，威灵子是五百年前的大高手，惨败给天隐道人。"

谢嫣嫣迷惑道："这这和你的脚臭有何干系？"吕应裳急急地道："干系可大了。你可知天隐为何能打败威灵子？"

谢嫣嫣喃喃地道："他他的脚丫也很臭么？"吕应裳脸上一红，忙道："别闹了，你且用心想想，天隐道人是个凡夫俗子，出剑既不快，也没什么内力，可威灵子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能，如此身法，居然敌不过一个平常人，他自己一定觉得很奇怪吧？"

"你才奇怪。"

谢嫣嫣睁着一双慧眼，茫然道：“老是说这个干啥？这关我什么事啊？”

华山的人都有几分傻气，吕应裳身为九代门人之首，自也有几分才华，忙道：“你别老是打岔。来，我跟你说呦，我看过北派的记载，都说威灵子比武时「无所适从，若有所思」，这意思就是说他在打斗时傻住了。事后旁人问他为何败给天隐，威灵子自己却也说不上来，他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思，终于找到自己败北的理由嫣嫣，你知道那是什么？”

“好臭。”

谢嫣嫣掩鼻道：“你去拿香露水来，在被子上洒一洒，实在太臭了。”

「好好」吕应裳勉强自己爬起身来，右手伸长，勉强去捞香露水，道：“我跟你说，后来威灵子想了很久很久，他终于发觉了，原来自己输给了天隐，并非是武功不如他，而是因为因为啊呀呀！”

吕应裳抱着臭脚，发觉老婆又拿起了判官笔，不由疼道：“你你干啥戳我的脚！”谢嫣嫣骂道：“你到底在罗索什么？平日要你管孩子的事，你都推三阻四的，一提起你们华山那些八百年前的无聊事，你便鬼迷心窍似的，你是给人施了妖法么？”

“对！”，吕应裳竖起大拇指，赞道：“说你笨！你倒一点也不笨嘛！就是妖法！”说着趴到老婆身边，细细解释：“我跟你说哦，威灵子想了七天七夜，终于找到了输给天隐的理由，因为天隐道人练了”

「啪」地一声，吕应裳挨了一个大耳光，谢嫣嫣狠狠瞪了老公一眼，随即转向照壁，自管睡下了。吕应裳吃了一惊，这才发觉自己闯祸了，也是担心一会儿要睡地板，忙抱住了老婆，哄弄道：“嫣嫣，别气了，别气了，一切都是妖法，都是妖法，全是妖法害的”他嘴中哄哄，手上拍拍，心里却又陷入了沉思。

确实是妖法，当年威灵子败北，始终找不到情由，以招式而论，他强于天隐，以内功而论，他更不知胜过天隐千百倍，可他为何打不赢人家呢？追根究底，一切都是妖法。

道家除了隐仙，丹鼎二宗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没落已久的宗派，便是画符抓鬼的「符录派」，此派专以妖法害人，乃是仙家大敌。威

灵子反复推敲后，便把情由告诉了同道。消息传出，举世哗然，万没想到堂堂的「丹鼎宗」，居然与妖道勾结了？于是大批好手络绎上山，都在责问天隐为何偷学妖法，天隐笑岔了气，以为遇上了疯子，便将他们一一轰下山去。

天隐的武功很强，强到无人能在他手下走过三招。然而他看似赢个没完，实则输个不停，他赢得越快，他的武功越像妖法邪术，再也洗不清了。此后天下鸣鼓而攻之，转来责问华山为何纵容门下，收容妖人？长老们明白天隐已是武林公敌，只能请他离山。然而天隐不肯走，谁能奈何他？此后数十年，他便一直隐居山后，直到过世前，他都没有离开过一步。只是天隐再也不曾展露过武功了，因为没人敢跟他打，非但如此，他也没再说过一句话，因为没人愿意和他交谈。

身为天下人眼中的公敌，那种滋味只有天隐知道，他打败了全天下，却只能把自己囚禁在一间小茅屋里，连个说话的人也找不着。临终前他万念俱灰，自知三达即将失传，只能自己召来了一叠破纸，抱病画下百幅图形，随即放声大哭，力尽而死。这整整一百张谜也似的符咒，便是华山后世的无解之谜：「三达剑谱」。

天隐看似从未输过，其实也没赢过。他的剑法超越了当代，空前未有，所以他一辈子找不到敌人，也交不到朋友，直到阖然长逝前，他也没有传人。身后百年，方有人找到他遗留的剑谱，然则为时已晚，天隐已死，世上再无人能破解三达，从此这些符咒变化为一个毒咒，它咒得华山后人焚膏继晷，废寝忘食，几百年下来，那些走火入魔的，失心发疯的，不知凡几

想到这里，吕应裳不觉叹息了。什么三达剑，三达人，智者，仁者，勇者全都是愚者，当年「古梦翔」号称百年奇才，却硬生生给「仁剑」逼成了一个废人。再看那资质千载难逢的「宁旺财」，小时候多快活，可临得最后一关「勇剑」，不也把剑谱撕个稀烂，痛苦嚎啕？

真是傻啊吕应裳手上抱着老婆，不觉释然了。看人生不过百年，最要紧的便是传宗接代，多子多孙，若能身无分文的死在妓院里，那才叫做不枉此生。想着想，吕应裳把裤子一脱，把老婆的裙子一扯，正要为父母尽孝，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做榜样，忽听门外隐隐传来呼

吸声，似有人在外窥视。吕应裳心下大怒，忍不住暴喝一声："得义！又来偷看爹娘了！难不成你真无耻么？"

正叫骂间，门外并无小孩逃跑之声，却来了一声苍老咳嗽。吕应裳更火了，索性起床怒骂："师叔，师伯，你们两个加起来八百岁了，怎地行径还这般无聊！难不成你俩真是华山双怪么？"

"若林，打扰了。"

门外传来老迈嗓音，自承身份道："我是许南星。"

吕应裳啊了一声，这才晓得是紫云轩的管家来了，忙穿上了裤子，慌道："这么晚还有事？可是国丈有事找我？"

"不是国丈找你。"

许南星咳了一声，道："是北直隶的总捕头有请。"

三更才过，总捕头却有事相商，吕应裳更纳闷了，便与老婆对望一眼，又道："总捕头找我？可有什么大事么？"门外传来咳嗽，许南星道："详情我也不清楚。反正差人在花厅等着，只说有急事要找玉清观的长老，你快出去看看吧。"

吕应裳累了整晚，好容易能与老婆温存，自然不想出门，忙道："许爷，你去找赵五师伯吧。我现下不管门里的事情了。"

门外传来叹息声，只听许南星道："他睡了，喊都喊不醒。"

玉清观里论资排辈，赵老五首推第一，奈何他年纪老迈，一旦睡下，雷也劈不醒。吕应裳情知如此，只得皱眉道："那你去找雨枫吧，再不去找颖超也行，他俩才是拿主意的人。"

"他俩出门去了！"门外传来恨恨槌打声："若林！你到底出不出来？别老是拖拖拉拉的。"

许南星不是寻常管家，而是身有功名的文人，想他执掌紫云轩政务数十年，骂起人来自也凶得紧。吕应裳回头去瞧床上，只见老婆一手枕着脑袋，一边望着自己，棉被下隐隐透出一双雪白大腿，当是在等浪子回头了。

前有狼，后有虎，老婆媚中带煞，许南星笑里藏刀，俱非善男信女。可怜吕应裳疲于奔命，只得搂了搂老婆的香肩，柔声道："先别睡啊。我先出去应付应付他，一会儿再来敷衍敷衍你"

都说「言为心声」，此话一说，老婆咦了一声，怒眼一翻，奋然坐起，吕应裳这才惊觉大事不好，霎时脚底抹油，急急开门遁逃了。

子时过两刻钟，吕应裳一脸没好气，只管低头急走，许南星见他愁眉不展，不觉讶道："啊呀，又和老婆吵架啦？"

吕应裳低头呵暖气，嘴上却挂着一幅苦笑。许南星责备道："瞧你，明明讨了个好老婆，还给你生了三个宝贝儿子，你还嫌什么？这就叫人在福中不知福。"

吕应裳斜了他一眼，先朝地下吐了口痰，道："放你妈的心吧。对了，对了，你们找到琼芳了么？"

许南星白了他一眼，道："雨枫出门找了，至今还没消息。"

吕应裳本还等着讪讪吐痰，听得此言，心下不由一凛，忙道："搞什么？少阁主又不见了？你们通报国丈了么？"许南星摇头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阁主不是孩子了，她能照顾自己的。"

听得此言，吕应裳却也点了点头。看琼芳早已是紫云轩的少阁主了，不过离家几天，算得什么？若是把消息送到国丈那儿，反要闹得鸡飞狗跳。

想起今晚府中生出的许多大事，吕应裳自也有些担心，附耳便问："我听雨枫说了，国丈今晚对少阁主动了家法，是么？"许南星叹道："可不是么？棒头之下出孝子，国丈从年轻到老，向来吃这套。"

吕应裳叹息道："玉不琢，不成器啊，不怪玉瑛到今日都还恨着他。"

许南星脸色一变，忙扯住了他的衣袖，低声道："说话小声些，你这话要给国丈听了，小心乌纱帽不保。"

吕应裳追随国丈多年，岂不明白老人家脾气？他自知失言，便摇了摇头，不敢再说了。

三更半夜之中，国丈府里静悄悄的，两人朝前厅走去，转过了花圃，忽见一处地方大门深锁，门前却放置一只大香炉，正是琼府的家庙。吕应裳瞧着瞧，忽道："许爷，翊少爷的忌日快到了吧？"许南星狠狠白了他一眼，道："好端端的，提那事做什么？"吕应裳叹了口气："没什么，刚好路过此地，猛一下便想起了他。"

翊少爷便是琼芳的生身父亲，「道甫先生」琼翊，他是琼武川的长子，也是「紫云轩」真正的命主。当年吕应裳之所以踏入官场，便是他给亲手引荐的。

回想往事，两人居然一起沉默了，良久良久，反倒是许南星先开口了，听他道："若林，你以前和翊少爷交情最好，你说他若还活在世上，会把女儿嫁给颖超么？"吕应裳摇头道："不会。"

许南星心下一凛，道："为什么？"

吕应裳道："翊少爷若还活在世上，岂肯让女儿换上男装？"

许南星闻言默然，确实如此，自家少爷若是在世，许多人的一生都不同了，非只琼芳，琼玉瑛，琼武川，连华山满门上下，人人的命运都会因此转变

两人默然走着，吕应裳忽道："对了，玉瑛近来好吗？"许南星悻悻地道："想知道她好不好，不会自己去宫里问么？她又不会吃了你。"

吕应裳苦笑道："你少害我了，每回她一见了我，老师拉着我打听不凡的下落你晓得，有一回皇上刚巧驾到，直吓得我是"啪地一声，吕应裳的老屁股给狠拍了一记，听得许南星骂道："你又来了，给我小声些。"

"操。"

吕应裳嘴中紧闭，却以传音入密之法回骂一句。许南星不会武功，自也拿他没辄，只得朝地下吐了口痰，算是扯了个平。

两人相互白眼，一路无话，好容易来到了主宅，厅里已有一名官差等候，看这人约莫六十开外，年岁颇老，腰弯背驼，当是个苦命老头。他见吕应裳到来，忙起身拱手，道："叨扰，叨扰，咱们北直隶总捕头有请，不意打扰吕大人清梦，过意不去。"

天候严寒，冷风冰如刀割，吕应裳只想造些回房抱老婆，哪里肯出门了？便道："行了，你们总捕头究竟何事召唤？可否先说说？"那老官差摇头道："对不住了。咱们洪捕头交代了，说一定要请到华山几位大侠，他要当面向诸位解释案情。"

"案情？"吕应裳微微一惊，忙道："莫非莫非咱们华山弟子惹事了？"正担忧大儿子得礼在外闹事，那差人却只摇了摇头："此事我也

不清楚了。总之咱们总捕头吩咐下来，只说要几位大侠亲自过去一趟，请您赶紧动身吧。”

吕应裳满心惊疑，可连问数声，那官差口风极紧，却是探听不出，只得道：“好吧，我这就陪你走一遭。”

正要动身离开，却听那差人道：“且慢，吕大人，劳烦您随身带着剑。”

吕应裳更是一凛：“你要我带剑？”那官差颔首道：“是。您屋里若有剑，烦请带上一把。以做防身之用。”

听得此言，连许南星爷惊异不定了，忙翻箱倒柜，找出了一柄兵器，附耳道：“这是翊少爷当年得佩剑。削铁如泥，泥带着吧。”

吕应裳称谢接下，随即披上大衣，随差人进发。

若是寻常人夜半给捕头传唤，没准要吓得魂飞天外，不过吕应裳不是普通人，他是国丈的心腹，开封府清吏司的大使，大风大浪自也见惯了，只要不是儿子杀人放火，一会儿无论何事发生，总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淹。

今夜真是多事，整整发了一晚的喜帖，至今却还不得安歇。吕应裳走在路上，看极北处飘来层层雪云，夹带冰雹，说不定明早起床一看，连河水都要结冰了。

天气实在冷，吕应裳虽有内功护身，手指给北风一激，却也不免冻得僵硬，他低头呵着暖气，说道：“差大哥爷真辛苦了。这般酷寒天气，您还得冲风冒雪，当真是为国为民啊。”

那官差摇头道：“您严重了，乱世中糊口饭吃，谈什么为国为民？”听得此言，吕应裳不觉仰天长叹：“说得好啊，人生到头来，不就是「糊口饭吃」这句话么？”

光阴匆匆，江湖弟子红颜老，想当年吕应裳身高八尺二寸，样貌极为出众，与傅元影，古梦翔，宁不凡并称为「华山四少」。如今宁不凡退隐，古梦翔跑得不知所踪，四少里只剩自己与傅元影，两人年过半百，各自娶妻生子，养家糊口，成了庸庸碌碌的俗人。

想当年吕应裳也是个上进的，日夜练武，只想练它个「天下第一」，谁知几年过后，却成了狂嫖滥赌的惯犯。他微微苦笑，侧眼打量那名官差，只见此人腰悬九环刀，手指骨节外凸，足见武艺不弱，

只不知维和，这人的背却驼得极弯，好似负上了千斤重担，他见那官差模样如此可怜，不由起了恻隐心，忙道："差大哥，您多大年纪了？怎还这般劳动？"

那官差叹道："过了年，小人就五十五了。"

吕应裳咦了一声，看着官差老态龙钟，好似八九十岁人瑞（？），没想竟与自己同年。他细细去看那官差的脸面，不由又是一愣，只见此人虽是弯腰驼背，满头霜白，实则五官极为挺拔，竟是个天生做官的好样貌。

吕应裳早年也曾住过京城，人面极广，他越瞧越觉得此人眼熟，忙道："这位差爷，敢问您贵姓大名？"那差人别开了脸，低声道："免贵姓「巩」。"

「巩」字一出，吕应裳立时「啊」了一声，看当今朝中第一巩姓之人，自属正统军「掌印官」巩志无疑，此人早年出身长洲，也是公门中人，想来八九不离十，这官差必是巩志的亲戚，方才给安排到京城当差。他晓得正统军是朝廷红人，忙拱了拱手，致意到："失敬，失敬，原来大哥姓「巩」啊，敢问您与正统军的巩参谋如何相称？"

"若林兄抬举了。"

那官差叹道："小人不过与巩师爷同姓而已，岂敢高攀？"

「若林」二字一出，吕应裳更感诧异，没料到对方居然知晓自己的别字，他反复端详对方的五官，思索这辈子识得的巩姓之人，忽然间「咦」了一声，忙道："等等！大哥以前可在宫里当过差？"那官差无意回话，只把脸转了开来，这会儿练脸面也不想示人了。吕应裳却不放过他，只转到那官差面前，细细端详之后，猛地双手一拍，大喜道："我想起来了！尊驾就是「御前四品带刀总护卫」，「金吾前卫都统领」巩正仪巩大人！对吧？"

听得长长一串官名，那官差把头垂得老低，好似满腹辛酸，无言以对。吕应裳却是兴高采烈，看这巩正仪威名赫赫，景泰年间曾坐镇皇城，与「李扬鹰」，「秦仲海」并驾齐驱，合称御林军四大猛将，岂同小可？难得遇上了旧识，大喜便问："巩都统，您以前不是金吾卫统领么，什么时候改行做官差了？"

正要追问内情，忽见巩正仪伸手拭面，两行老泪滚来又滚去，已是眩然欲泣。吕应裳吓了一跳，忙把寒暄话收了回去，低声道：“巩大人，听说听说您在宫里当差时一个不巧，竟给丽妃诬为京城第一男子汉，后来后来就给皇上调去守城门了，真此事么？”巩正仪心下一酸，把手挥了挥，有气无力。吕应裳更好奇了，追问道：“巩都统，听说您看守城门时到处追打丽妃，之后便给连降二十八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传闻可是真的么？”

“姓吕的！你有完没完！”巩正仪火了，霎时握紧九环刀，大怒道：“大家都是养家糊口的人，你这般讥笑于我，是何居心？”吕应裳慌忙摇手：“没有居心，没有居心，都统大人莫要动气，大家随口聊聊而已。”

听得「都统」二字没住口的送来，巩正仪更悲了，便将九环刀重重还入鞘中，正要洒下老泪，却听「隆隆」之声大作，背后一股尘烟席卷而来，听得有人提气大吼：“让路！让路！”

快马随后而来，随时会撞伤行人，吕应裳吃了一惊，忙侧身闪避，任凭对方过去了。

吕应裳眼力奇佳，虽只一瞬间，却见马上乘客腰悬金令，全副武装，赫是锦衣卫人马飞驰而过。他心下一惊，忙道：“大半夜的，怎么锦衣卫的人还在忙？”

巩正仪叹道：“岂止锦衣卫在忙？整个京城都还没睡哪。”

吕应裳心下一凛，忙来凝目远眺，这才发觉道路尽头竟有大批官差行过，诸人装束不一，或是旗手卫的捕快，或是都察院，大理寺的公差。他啊了一声，道：“这是三法司的人巩都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您可以说了么？”

巩正仪叹道：“都统二字，小人担当不起，总之吕大人欲知详情，这便随卑职来吧。”

这巩正仪虽说不复当年勇，举止间其实还藏着一股官威，吕应裳喏声连连，便也跟着走了。

京师治安以永定门为界，城内归旗手卫管辖，城外则由北直隶的「提刑按察司」统筹，总管直隶全省治安，麾下设总捕头一人，捕快若干，这巩正仪正是其中一名官差。至于先前见到的「三法司」，指

得则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三处衙门。看今夜朝廷精锐尽出，连「锦衣卫」得人马也给调了出来，八成是在追捕什么要犯。

两人一前一后，慢慢来到了东直门大街，巩正仪停下脚来，指着面前一处官衙，躬身道："吕大人，这就请进吧。"

吕应裳抬头一看，但见面前建筑辉煌巍峨，却非按察司得寒酸破衙，不觉吃了一惊："兵部衙门！这这咱们不是要去按察司么？怎么到了这儿？"

正要追问内情，猛听远处传来威严厉吼："巩正仪！"吕应裳急忙转头，只见街角站着一名年轻人，身穿捕快服色，约莫二十来岁，和自己大儿子得礼差不多年纪，听他暴吼道："巩老头！不过要你去请个人过来，怎地慢手慢脚的？给我过来！"

怒吼声中，巩正仪吓得浑身发抖，忙道："吕大人，我我还有事要忙，您自己进去吧。"

说着走到街边前，自朝那年轻捕快躬身行礼。那捕快也真凶，明明年轻小伙子一个，却对着老人家破口大骂，只不知老巩又犯了什么天条，可千万别再给降级才好。

官差再降一级，便要扫大街，扫完了大街，还可以挑大粪吕应裳怔怔愕然，正感慨人生无常间，忽然背后脚步声响："若林，你也给请来了？"听这话声好熟，吕应裳赶忙回头去看，只见背后走上了四名男子，当前一个是官差，背后三人却手持棍棒，身穿紫云轩教头服饰，正是「崆峒三棍杰」到了。

这三棍杰乃是崆峒长老，一姓李，一姓刘，一姓汪，只因棍法出神入化，平日便给自己昵称为「李光棍」，「刘恶棍」，「汪神棍」。倚其嗜好，各有所长。

见得同伴到来，吕应裳不由松了口气："你们也在这儿？可也是给北直隶衙门请来的？"三棍杰纳闷道："什么北直隶？是大理寺的差人请咱们过来的啊。"

吕应裳讶道："大理寺？"李光棍道："是啊，咱们三兄弟本在喝酒围炉，谁晓得来了两个大理寺的官差，说朝廷有急事要请崆峒长老商量，便把咱们硬请了过来。"

吕应裳越发纳闷了，不知朝廷有何大事，居然大半夜地邀集华山，崆峒两派长老？莫非发生了什么刑案不成？正猜疑间，忽然想起二字得礼情窦初开，近年来苦恋崆峒派小女侠黄巧云未果，一时之间，吕应裳浑身发冷，不觉「啊」了一声，惨叫了出来。

三棍杰讶道："怎么了？有什么事么？"吕应裳头痛欲裂，寒声道："没没事，我我头有点晕"养子不教父之过，大儿子吕得礼血气方刚，镇日里红着一张小脸，东张西望，专给弟弟们做坏榜样，想起黄巧云活泼开朗，颇有几分姿色，对男子又不懂得提防，倘若儿子一个冲动，居然把人家给玷污了，这可如何是好？

这三棍杰乃是崆峒长老，平日最是疼爱黄巧云，要是发觉自己的侄女惨遭毒手，定是"乱棍来打薄情郎"的场面。届时三棍其发，薄情郎没事，却难保不把薄情郎的爹活活打死。吕应裳浑身发冷，头痛难熬，正感呼吸急促间，忽然背后搭来一只手掌，温言道："若林，你也来了？"

来人脚步清还，竟是无声无息，吕应裳大吃一惊，急急转身过去，只见背后一人仪表出尘，仙风道骨，却是一名道士来了。吕应裳凝目去看，登时啊呀一声，长揖到地："不知武当山掌教真人，元易道长大驾光临，在下有失远迎，罪甚，愧甚。"

来人道袍单薄，双手拢袖，果然便是当今武当掌门，元易道长亲自驾临。他见吕应裳执礼甚恭，登时哈哈大小："若林可真见外了。什么掌教掌门的？大家几十年交情了，这般生分？"说着携住了吕应裳的手，笑道："进去说话吧，外头多冷。"

说话间背后又走上了几个道人，全是武当弟子，一个个带着夜行刀，点穴勾，浑身劲装，吕应裳心下一凛，赶忙去看元易的腰间，果然也见到了一柄三尺青锋，正是大名鼎鼎的「武当三剑」之一：「太乙拂尘剑」。

元易功力精纯，十数年前便已是真武观数一数二的高手，待得掌门元清谢世之后，更已起练本门至高神功「太和功」，从此跃居天下正道首脑之一。只是看他身分如此之高，今夜居然也带着刀剑出门，想来必有大事。

吕应裳更担心了，忙拉住了元易，忙附耳问道："道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您可曾耳闻？"元易笑道："你这做官得倒还来问我？这衙

门里的事，不该归你管么？”这天下衙门何止万千，吕应裳又非九五至尊，岂能样样知晓？他苦笑几声，头痛欲死之中，便给元易拉进了衙门。

来到了兵部前厅，吕应裳不觉又是一惊，只见衙门里挤满了人，或和尚，或道士，或剑客好汉，只见峨嵋掌门严嵩到了，点苍掌门海川子到了，湖北阮家的阮元镇到了四下人声语嚷，宛然便是场武林大会。

时在子夜，本该是梦周公的好韶光，众高手却撑在这儿熬冷风，看四下满是苦中作乐之徒，有赌骰子的，有打马吊的，还有提葫芦饮酒的，可说应有尽有。只是看众人神色悻悻，哈欠连连，想来也是给人从暖被窝里硬挖出来的，却不知是那「洪捕头」所谓，抑或哪个衙门传召，总之朝廷一会儿若没个交代出来，群情激愤下，难保不把公堂掀翻了。

众人穷极无聊，各自消磨时光，官差们倒是忙碌不休，只见他们提了大茶壶，来回替宾客斟茶，模样虽说恭敬，却仍挨尽了白眼。元易叫住了一名官差，道：“这位差大哥，究竟此间发生了什么大事，您可否先说说？”那官差陪笑道：“道长别急啊，这会儿人还没到齐，等大伙儿都来了，咱们洪捕头自会当堂面向您禀报。”

“等人到齐？”三棍杰互望一眼，讶道：“你们还等谁啊？”那官差忙道：“洪捕头吩咐下来，要咱们务必请到少林寺的灵音，灵玄，灵如几位大师，还请几位大侠耐心等候。”

说着替吕应裳等人取了热茶，一一奉上。

少林寺乃是武林的泰山北斗，门人遍布五湖四海，实力极为雄厚，元易虽是武当掌门，声势却也不能与之相比。他待官差远走了，便拉来了吕应裳，附耳问道：“这洪捕头是谁？”

吕应裳沉吟道：“这人好像叫做「洪铭冲」，过去曾在长洲当差，我也不怎么熟。”

吕应裳朝廷人面极广，上起国丈宰辅，下至衙役僚吏，多半与他相熟，若连他也认不得这个「洪捕头」，想来此人定是名不见经传之辈。

元易道：“好吧，既来之，则安之，咱们也坐下歇歇。”

说着提起茶杯，便在厅内拣了地方坐下，其余武当门人则来到他背后，各按班辈站定。

兵部衙门里人来人往，看官差们来往走动，哥哥面色凝重，好似有什么大事。可真来追问，一个个又都推称不知。吕应裳越看越是心惊，就怕儿子犯行重大，不只奸污了黄小女侠，尚有其他重案在身，也是他父子连心，一时坐立难安，便在衙门里四处走动，打算找几个熟人探听。

吕应裳是开封府清吏司的大使，国曾为着职务的缘故，自也曾来过兵部几回，认得里头不少文员。他一路避开了武林人物，正想朝内厅转去，忽见东首照壁处高悬一张地理图，形制巨广，长宽各有八尺，他心下一凛，赶忙驻足细看只见那图西起潼关，东至运河，左右掉反，正是一张「京畿防卫图」。

此地乃是兵部衙门，若有「京畿防卫图」高悬照壁，自也无甚奇怪，只是不知为何，那地理图上却标满了小小红点，沿潼关望东散布，越近河北，越见密麻，堪堪来到京城西南处，竟尔成了一滩大红斑，仿佛脓伤流血，教人怵目惊心。

吕应裳满心错愕，他朝地理图走近几步，凝目来看那块血红印子，却见一旁写着两个小字，正是「霸州」。

“霸州？”吕应裳喃喃自忖，只觉这名字好熟，仿佛在哪儿听过，一时却又想不起来，正迷惑间，忽听背后脚步声响，一人嚷道：“若林！原来你在这儿！”

吕应裳是老江湖了，到哪儿都会遇到熟面孔，他回首去望，这会儿却是点苍掌门海川子来了。只见他携了两名师弟上前，一个是玉川子，另一个有些面生，好像是叫黑川子。正瞧间，冷不防海川子一个箭步上来，附耳道：“若林，听说那事了么？”

吕应裳胆战心惊，他望着地理图上的「霸州」二字，脑海中却又浮起大儿子奸淫妇女的景象，百哀齐至中，身子不由微微发抖，寒声道：“我我儿子失风被捕了么？”

“你儿子？”海川子愕然道：“令郎又干了什么好事？”吕应裳松了口气，晓得事情多半和儿子没关系，忙道：“没什么，没什么，道兄有何大事？便请说吧”海川子生性小心，他左顾右盼一阵，方才压低了嗓子，道：“我跟你说啊，皇上明晚就要召见八世子了，你知道么？”

听得「柿子」二字，吕应裳脑袋有些转不过来，不免茫然道：“柿子？什么柿子啊？”

海川子嘿地一声，还不及责备，一旁的玉川子，黑川子早已嘻嘻哈哈：“亏你们华山还收了「川王世子」当徒弟，消息这么不灵光？咱们说得是「立储案」的八大世子啊！”

「立储案」三字一出，吕应裳立时双眼圆睁，骇然醒觉：“什么？皇上要召见八世子了？怎地这么快？”

玉川子笑道：“是啊，何大人也是这么说。今晚咱们在他府上喝酒，席间他一个不留神，便漏出口风啦，听说皇上给大臣们催得烦了，已经答应要在明晚召见八世子，瞧瞧他们得人品资质”海川子更不望补上一句：“除了人品资质，还有学问武功喔，听说皇上最爱看人比武了，到时他老人家一个兴起，说不定要八世子当场比个高下，那可大大精彩了。”

想起那颗「小柿子」，吕应裳头上青筋隐隐抽动，疼得连话也说不出了。

这一年来为得「立储案」之事，朝廷上下暗潮汹涌，人人请了武林高手出马，这玉清观因着国丈之故，便也收了「川王世子」朱载志为徒。只是此子资质奇差，性情顽劣，不堪教诲，现下连剑法也还没学上一招，万一明日正统皇帝一个兴起，居然要他露个几手，届时却该怎么办？

海川子见他浑身发抖，忙附耳道：“若林，你也赶紧准备准备吧，听说这回「徐王爷」找了少林群僧助阵，「徽王爷」也有峨眉山白眉老人白云天撑腰，不过你最该小心的，还是丰王世子载怀”听得此言，吕应裳不觉啊了一声，道：“载怀？他他武功很强么？”

海川子叹道：“我前天亲眼所建，这孩子已经练成了「松鹤心经」，你说他强是不强？”

「对啊」吕应裳张嘴寒声：“我怎给忘了？元易老道是丰王爷的心腹啊！”

这武当过去虽也是武林大户，景泰时却因故受人牵连，三十年来受尽同道排挤，几至覆亡，好容易改朝换代了，这「丰王世子」载怀又投入武当门墙，拜了元易为师，武当上下岂能不给徒弟出死力？要

是这孩子真有了天子之命，来日身登三宝，感念师恩，届时三丰祖师得了个「显化真人」的封诰，元易道长岂不也顺理成章，成了方今天下武林的最高盟主？

想起徽王爷势大，唐王爷财厚，这两人已是至在必得，谁晓得半路还杀出一个「丰王爷」，找了武当掌门做帮凶。吕应裳自知责任重大，一时面色已成惨白。海川子知道他的心事，忙道："若林别怕，国丈平日待我不薄，这回咱们点苍一定给你们华山撑腰"说着拿出了一只药包，左右瞧了瞧，低声道："这帖药很管用，吃下之后，连肠子也要拉出来，你等会儿想办法混进丰王府，给载怀煮上一碗元宵"

还在商议间，忽听耳边传来一声咳嗽，道："海川道兄，若林兄，你们在聊些什么？贫道可以听么？"二人回头去看，不觉吓了一跳，只见身边站了个牛鼻子，却是元易来了。

看这元易好生耳灵，稍稍提到了他的名字，便已悄没声息地掩身而出，真如鬼魅一般。吕应裳手上还捧着泻药，不知该藏到哪里去，只能苦笑几声，那海川子应变却快，忙道："道长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你啊，来来来，我跟你说，皇上明晚要召集八王世子啦！你听说了么？"

"什么？"元易闻言大惊："八王世子要面圣了？怎么没人知会贫道？"此言一出，站得近的便都停下了说话，纷纷转头而来，一时之间，或交头接耳，或打探内情，人人嘴里不离三个字，正是「立储案」。

武林里便是这样，说侠义，道清高，全是架空的，真正的生意还不是「忠君报国」这套大文章？吕应裳苦笑几声，想起「小柿子」载志蠢笨贪玩，人家「载怀」却是刻苦自励，小小年纪便练了一身神功，要是两人不幸动上了手，小柿子岂不给打得飞天而起？成了一颗烂柿子？到时世子当众大哭，万岁爷哈哈大笑，华山上下颜面扫地不说，怕连国丈得官场大计也要付诸东流。届时吕应裳身有督导之责，还能不上吊自杀么？

心念于此，吕应裳一颗心不由向下沉去，元易看出了他的心事，忙道："若林放心，他们立他们得太子，咱们走咱们的江湖。你我闲云野鹤，谁做皇帝都一样的。"

说着轻抚吕应裳的背心，慢慢将一股精纯内力送来，竟是要替他祛寒了。

今夜气候严寒，屋内虽已升起了炭火，四下却仍冰寒一片。吕应裳受了对方的内力，只觉元易的「太和功」好生纯厚，不过稍稍发功，一股暖意便已直透五脏六腑而来，说不出的受用。

天下练武之人最讲究养气，这元易却反其道而行，毫不爱惜自己的内力，只管替吕应裳祛寒加暖，当真大方之至。吕应裳感激涕零，正享受间，猛听一人大惊道："元易道长好傻啊！这华山一派摆明是他「立储案」里的劲敌，他为何还要为敌祛寒呀？"

吕应裳听了这话，不觉「咦」了一声，他撇眼望去，只见说话之人姓「陈」，却是什么「汉口三侠」之一，平素和武当一派走得颇近。说来也真悬疑，这人喊不半晌，身旁立时走上一人，叹息道："这就叫胸襟不同啊！元易道长待友仁义，对敌豪迈，便一件小事也看得出来。"

"佩服啊佩服！"汉口三侠一齐现身了，拱手暴喝道："元易道长如此英雄人物，我等可有机缘与他结交？"先前说话那人道："无量寿佛，听说元易道长明日午间要在「天喜楼」宴客，朋友若想与他认识，大可过去喝上一杯。"

"一定！"汉口三侠一脸气魄，齐声喝道："冲着阁下这句话，咱们一定与会！"话声甫毕，四周便已嚷成一片："好！我也要过去喝一盅！"，"谁跟我说，这天喜楼怎么走？"，"天喜楼就在宜花院对过，你不知道么？"

殷殷追问中，人群里便走出几名武当弟子，到处散发请帖，署名之人自是「丰王爷」了。吕应裳心下拂然，暗道："好你个牛鼻子，我还当你是好人哪？做得可也太阴了吧。"

看这元易什么时候不好给人祛寒疗伤，却选在大庭广众至下，能安什么好心？果不其然，四下宾客拿到了请帖，嘴里谈谈说说，话题全离不开丰王父子。要不盛赞王爷如何仁义，要不称许世子如何贤明，仿佛这对父子已得万民拥戴，即将入主东宫，称孤道寡了。

现存华山九代门人当中，向以傅元影武功最强，吕应裳城府最深，岂料竟栽了这么个无聊跟头？他越想越不是滋味，只想抽身而

走，那元易却还不肯罢手，兀自劝道：“若林，身子骨要紧，我看你伤风头疼，早些把病养好才是，千万别见外了。”

吕应裳心里暗暗恼火，嘴中却笑了：“道长客气啦。在下身子没病，倒是您的富贵病越来越重了。来来来，让下官给您治治吧。”

说着默运华山心法，便将「太和功」的内力反激了回去。

双方都是老江湖了，岂不晓得对方那点用意？在元易来说，他此番以精微奥妙的「太和功」出手，便是要压得吕应裳知难而退，劝他莫再插手「立储案」。只是吕应裳背后有国丈撑腰，又是华山元老，岂能无端退让？当下便也潜运神功，一来表明自己决不罢手，二来也趁机测出对方的功力深浅，日后苏颖超遇上了此人，方不至束手无策。

这两人均是道家练气之士，此番以内息相抗，烘烘热气发出，竟使屋内和暖如春。四下宾客见他俩较起了劲，纷纷驻足围观，都想知道谁强谁弱，以免将来自己选错边了。

近五十年来政局共有两次大变，第一回是武英景泰之争，第二回则是正统皇帝复辟，莫不闹得株连祸结，翻天覆地。眼看第三回合较量又开始了，四下宾客奔相走告，竟是扶老携幼而来。一时人人大发议论，有的夸「丰王爷」如何英名，有的说「琼国丈」多么厉害，人人各抒己见，不少人还争得面红耳赤，竟似要打架了。

众人大半夜的给官差召来此地，原本又冷又累，昏昏欲睡，此刻场面却大大热闹起来了。看华山，武当两大门派各拥其主，这会儿点苍一派便成了墙头草，便由海川子率领，自在那儿观望风向。再看「崆峒三棍杰」嚷得十分激动，竟与「汉口三侠」打了起来，却不知无论哪一派赢了，他们崆峒门人都只有打洗脚水的份儿，却是嚷个什么劲儿？

全场几百双眼睛看着，元易与吕应裳晓得责任重大，自也不敢掉以轻心，各自全力行功，只是双方修为深浅仍有不同，看元易的「太和功」委实可观，气劲温而不厉，威而不猛，整整一盏茶时光，内力仍是源源不绝。吕应裳不敢搦其锋芒，只能转为守势，以撑待变，盼能蒙混过去。

华山武学，明静心算，内功一道号称「空处练拳」，专于无力中求有力，无为中求有为，总之就是一个字，称为「蒙」。一蒙可当千

万招，一蒙可达天地老，无论对手如何挑衅，一张免战牌高高举起，不等对手饿死，绝不出征。偏偏武当功夫也是细水常流一路，最善久战，双方一旦以内劲相抗，便如棉花撞枕头，一个软，一个蒙，久久见不到胜负。

双方比拼良久，吕应裳虽说以蒙为主，却还是担心失手。心下思索："这元易老贼武功深不可测，今夜不宜硬拼，我那雨枫师弟功力胜我百倍，改日再让他要回这个场子吧。"

想起见好就收的道理，吕应裳装出了笑脸，打量了几句台词，正想交代场面，忽然一股霸道内力压来，竟逼得自己浑身巨震，腾腾腾向后退了三步。

众宾客大吃一惊，转头急看，面前却来了一幅大红官袍，上绣猛狮，竟没瞧到脸面。

正诧异间，却见一名魁梧老者俯身下来，笑道："若林老弟，元易道兄，老夫见你俩这般亲热，忍不住也来插上一脚，两位别见怪啊。"

八旬老丈，丈二金刚，吕应裳心下恍然，这才晓得是「老神刀」宋公迈来了。

看这宋公迈不愧是「抚远四大家」之首，老而弥坚，此番见猎心喜，便将吕应裳震开了三步，功力不减当年。转看元易那厢，身子却只晃了晃，脚下竟是一步未动。他微微欠身，稽首为礼："宋爵爷老当益壮，精力犹胜当年。真让我等晚辈汗颜了。"

宋公迈哈哈大笑："元易老弟客气什么？你现下有「太和功」护身，老夫早就打不过你啦！"说着便朝背后挥手："老高！几位老弟都在这儿，你也来凑凑热闹吧。"

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山东宋神刀」前脚一到，「淮西高天将」后脚立至。眼见一个矮小身影嘿嘿狞笑而来，背后还跟着几个无赖，元易等人心知不妙，把手一拱，转身便逃，可怜吕应裳脑袋还疼着，一时走脱不及，便给抓个正着了。

"干什么？干什么？"高天威怒骂道："怎么一见我来，个个落荒而逃啊？"

武林中人最讲辈分。看宋公迈活到老，学到老，辈分越高，德望越重。高天威却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人缘越坏。看他还带着几个门

人随行，却是高天业，高天成一干武林败类，众宾客谁不是避之唯恐不及？吕应裳自知遇上鬼了，只能寒声道：“前辈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高天威一听开场白，立时破口大骂：“那你为何转身就跑？难不成你看我不起？”一旁高天业立时附和：“臭小子！好端端的，你凭什么看人不起？吕应裳，你把话说个明白！”话声未毕，高天成便也嚷了起来：“大家快来评评理啊！华山派仗势欺人哪！”

三人一搭一唱，转眼之间，便有大批好事之徒包围而来。吕应裳哭笑不得，忙道：“几位前辈说笑了。晚生见了诸位大驾远来，恭迎尚且不及，岂会转身走避”说着说，忽然面露喜色，朝着远处人群挥手喊道：“老张！你也来啦！等等我！我这就过来！”

老张二字一出，四五十人全回过头来了，或高或矮，或胖或瘦，当真千奇百怪，无奇不有。吕应裳哪管是谁，正要胡乱冲将过去，却给高天威揪住了裤带，冷笑道：“少来这套！给我乖乖站好。”

他嘿嘿狞笑两声，猛地暴吼道：“说！你家的小嫣嫣呢？怎么没随你一起来？”

吕应裳的老婆姓谢，小名「嫣嫣」，当年喝喜酒时也请了高天威，收了十两银子当礼金。此时听他忽来问候内人，忍不住汗毛倒竖，颤声道：“时候已晚，内子……内子早就水洗阿勒这当口哪能出来抛头露面？”

“有睡下了？”高天为愁眉道：“搞什么？怎么这小嫣嫣嫁你之后，天天都躺着？敢情是给你下手揍的吧？”听得谢嫣嫣奄奄一息了，四下宾客莫不姨了一声，纷纷转头过来，目光带着惊骇。

武林中身份最臭的，便是殴妻虐子之徒……这些人出门是鼠，回家是虎，天下武林人人鄙夷。吕应裳张口结舌，没想到自己对打一个不慎，便成了武林败类，他气往上冲，大声道：“前辈！你莫要信口雌黄！晚生平日对内子爱护有加，说话尚且不敢大声，何时敢拳脚相加？”

听得人家激动辩解，高天威便也信了，拊须道：“这话倒也是，人家是夫唱妇随，你这人却是妇唱夫随。凭你的武功，确实不敢打她。”

闻得此言，高天成、高天乐经由捧腹大笑起来：“好个窝囊废阿！”

武林中人名声第二臭的，便是惧内之人。这些人出门是虎，回家是鼠。靠着老婆的娘家势力，往往还欺侮同道。眼看众宾客交头接耳，商议着米饭软硬得不同，吕应裳自是哭丧个脸，三棍杰则是满面怜悯，躲在远处猛摇头。那高天伟却还没玩够，只管好奇地问："若林老弟，江湖盛传小嫣嫣武功远胜于你，不知道此话是真是假，说来听听吧？"

看着高天威好不阴险，吕应裳若坦言武功不及老婆，不免坐实了吃软饭的臭名。可若要高声反驳，高天威定会大做文章，把自己说成一个殴妻虐子的暴汉。可怜他进退维谷。只能两者相权取其轻，叹道："启禀前辈，内子出生广东名门，武功确实过晚辈许多。"

「哈哈哈哈」搞家门人擂胸顿地，大笑道："吕大人，打架记得大夫人阿！"

众人心下大勒，吕应裳却没生气。只是低头叹道："诸位说对了。在下年轻时与人约会比武，内人总是放心不下，定要坚持给我掠阵。可惜她连生了三个孩子后，大损真元，近年来更为了相夫教子，不惜把一身功夫全搁下了，武功反倒是远远不及晚生，每当我见她那双判官笔，心里都忍不住一酸……"说着眼眶湿红，忍不住道："嫣嫣……我欠你的真实数也数不清了……"

众宾可听他夫妻情深，心里自也敬重，眼看高天业，高天成还在嘲笑，莫不怒目以对，厉声道："武林败类！便是你们这张嘴脸！高天业、高天成吓了一跳，万万没想到自己犯了众怒，竟是不敢作声。"

吕应裳近年官运扶摇直上，靠的便是一张嘴巴厉害，平日不知道要应付多少公文刁难，岂惧小小一个高天威？一是内心暗笑：高矮子，忘了吕某是官场出身的？想找我门口，再练十年吧。

高天威本还等着见缝插针，岂料这话毫无破绽，自也哑口无言。只得叹道："可惜了，小嫣嫣洗手作汤，你吕家多了个主妇，江湖少了个女侠啦。"

吕应裳微笑道："前辈这话就不是了。江湖上少了一个女侠，武林里却又多了三个少侠，打下可没吃……"亏字才出，忽然心下大惊，晓得自己说错话了。若然高天威大喜道："对了！我怎么忘了？你和小嫣嫣连胜了三个小宝贝，可又打算再添个丁呀？"

“前辈减小了！”吕应裳浑身冷汗，陪笑道：“咱家三个小鬼调皮捣蛋，早把咱夫妇折腾的精疲力竭，哪有力气再生第四个？”

“嘿嘿！”高天威高兴了，霎时迷这老眼，笑道：“事不过三阿。”

说着不忘拍了拍吕应裳的肩膀，安慰道：“不打紧，继续欠者，欠着。”

一旁宾客又听不懂的，便来探寻高家门人，待听得礼仪廉耻四字，便也恍然大悟了。

四下悄然无声，忽听扑哧一声，一名宾客笑了出来，霎时一传十、任人忍俊不禁，片刻不到，整座兵部哄堂大笑，屋顶竟似给掀翻了。

当年吕应裳新婚燕尔，一举得男，大受激励之下，便给大儿子取名「得礼」、二儿子则叫「得义」，自盼日后吕氏四兄保家卫国，也好扬名天下。孰料老婆连中三元后，居然生不出来了，从此事不过三的外号便安在吕应裳的头上，至今翻不了身。

礼仪廉耻，国之四维，眼看宾客都笑歪了嘴，都在议论四维不张的道理。吕应裳又羞又气，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暗恼道：高矮子，吕某与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何苦当众出我的丑？他脸上不动声色，只握住高天威的手道：“前辈，听您如此心意，在下真不知该如何道谢了。”

高天威乐翻天了，猜想这人是个天生窝囊废，正要添几句难听的，忽然掌心剧痛，已故内里侵入经脉，转眼间便让自己气息不顺，对方竟是以毕生功力来袭。

高天威心下怫然：“好你个吕应裳，不过和你说两句笑话，你都来真的了？”

高天威身为武林名宿，功力岂同寻常，当即深深吐纳，脸上闪过浓黄之气，一股邻里内劲随即反击而出。高天业、高天成等人见状，莫不暗暗冷笑：“吕应裳，天堂邮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一会有你苦吃。”

吕应裳今夜犯了太岁，众宾客唯恐天下不乱，便有聚拢微观，在那儿摇旗呐喊，高声叫好。

这内力看似无性物质，实则为经脉气血运行之异能。分动静两大宗，以坐卧行站四法行功，其中淮西高天将专练动功，门人锻炼五体时，由外向内吞吐罡气，又称硬气功。这法门虽然笨拙辛苦，可依次练来的内力，却远比寻常门派来的扎实。尤其高天威年近八十，比吕应裳大了二十来岁，气血虽衰，内里却只有加倍深厚，看着若林先生若要与他较量内劲，不免要自讨苦吃。

双方出掌交握，窑上华山九代首徒，一是淮西高天将之长，二人各凭内家底子相抗。吕应裳连出内息，稍与对方的功劲相触，便觉高天威体内罡气充沛之至、甚且凌厉之极。相形之下只见的内力却如飞花棉絮，空洞松垮，才与对方功劲相接，便似泥牛入海，转眼间便给反攻回来。

眼看吕应裳功力不过尔尔，高天威心下暗笑："这厮是宁不凡的师兄，空有一身名气，本事却可怜得紧，我今夜若是能大大折辱于他，那可是轰动江湖的大事。"

都说"人敬富的、狗咬破的"，这华山自宁不凡退隐以来，门人已如过街老鼠，无论是傅元影影、苏颖超、吕应裳，全是人人喊打。念及宁不凡一世威名，高天威心中一热，更想大大折辱吕应裳一番，当即鼓荡丹田，一股内劲发作出来，竟要逼得这位华山首徒下跪求扰。

啪的一声，听来似有什么东西碎了，高天威心下大喜，知道吕应裳支撑不住，脚骨多半碎了，正等着对方哭泣投降，却听旁观宾客大声惊道："好厉害的铁脚功！"

听得此言，高天威不觉微微一楞，他转过目光，只见吕应裳脚下青砖已成粉碎，适才那声脆响响，原来是从这儿传出来的。高天威心下起疑，看吕应裳全力发功，连吃奶的力气都拿出来了，哪有余力在这会儿踩地板？他有心察看虚实，当下深深吸了口气，把体内罡气狠狠压了过去。

啪的脆声，又有什么东西破了，四下更是采声大作，响彻大堂。高天威眨了眨眼，忙朝吕应裳脚下看去，这一望之下，身子去凉了半截，只见吕应裳仿佛身有千斤之重，脚下地板竟然陷下半尺有余，余波所及，连四遭砖石也有碎裂之象。

高天威满心骇然："借力导力？这……这不是武当山的功夫么？他什么时候也学会了？"

天下门派各有所长，却只有武当一脉善于借力传劲。看这吕应裳明明是华山弟子，怎会使武当的独门功夫？他满心惊疑，忙莱打量对方的体势，这才发现吕应裳身子重心前倾，右掌与自己的手掌斜斜相扣，那模样岂不正是如一座「拱桥」？

“完了……”高天威浑身凉了半截，暗道：“这小子又作弊了……”

武林高手比拼气力，胜负关键其实不在力大力小，而在出力方位对是不对，方位对了，独木可以撑得大厦，方位错了，茅屋也能坏大梁、。个中巧妙所在，便在于受力导力的算计。倘能算到极精处，建笔架下便不再需要支撑，反能以空架空，成了一座「拱桥」。这算计敌招重心的法子，便列于「三达剑谱」的前十页，称作「过七桥」。

华山高手性情各异，傅元影文质彬彬，苏颖超少年老成，都属于君子一流，自没想到「过七桥」

还能用在剑招以外。吕应裳却是天生的老狐狸，平日无所事事，早在钻研「三达」的诸般怪异用途，果然此际把「过桥」之理用在内力的比试当中，立时便大占便宜。无论高天威怎么发力，全给他卸得一干二净。

先前元易与吕应裳比拼内力，一来人家点到为止，没下杀手，二来对方是正人君子，便也不好取巧作弊，便以真功夫拼了。可高天威却是个无耻小人，自己又何必与之客气？一时自是邪魔外道、无所不用其极。

高天威又惊又气，晓得自己中计了，一时频频摇晃身子，盼将对方的手掌甩开，吕应裳却是甚是狡猾，高天威向左，他便向右，高天威向右，他便向左，一时死缠烂打，脚下更不忘着意卖弄，竟把地下踩了个石屑纷飞，好不壮观。

什么「铁脚功」、「千斤坠」，用的全是别人的家底，自己却不必付钱，众宾客看在眼里，早不高声叫好：“华山玉清！天下第一！华山玉清！天下第一！”四下歌功颂德，那吕应裳更是飘飘然的，不忘装成了「活神仙」的模样，一脸神秘俨然。

高天威又恨又气，心道：“臭小子，算你狠。”

他自知内力消耗颇巨，再比下去只有更惨，当下缓缓收功止力，盼对方敬老尊贤，放自己一马。

吕应裳眯眼一笑，忽然双目怒睁，真气泉涌，内力竟如排山倒海大举来袭。高天威给这股内力一撞，险些跪倒下来，他叫苦连天，只能再次鼓荡丹田，把内劲逼了出来。吕应裳却甚奸诈，一看这老贼拼老命了，便又钻为龟缩之势，把他的内劲全数卸到了地下。

高天威叫苦连天，一时不能攻、不能守，只能任凭内力倾泻而出，不由内心悲怨交加："吕应裳，高某八十多岁的人，与你无怨无仇，你何必这般加害于我？"

这世上最累人的两件事，一是练内力，二是攥老本，两者都是涓滴细流，看高天威省吃俭用一甲子，好容易攒下了棺材本，吕应裳却硬生生将之倒入粪坑，要他老人家怎么不伤心？

四下宾客进进出出，众官差也是忙里忙外，人人来到高天威身旁，眼看他状极痛苦，莫不多看了几眼，转看吕应裳那边，却是好整以暇，逢人便笑，武功不知强过高天威千百倍。众宾客有好心的，纷纷上前劝道："若林，这老人家又矮又可怜，你何忍这般欺侮他"

听得此言，高天威真是气炸了，一时怒从心中起，"你奶奶的贼王八，高某嚣张一世，真当我纸糊的么？今日便拼着功力全废，也要让你好看。"

霎时不顾一切，双掌急推，竟将毕生蓄积的内力一次迸出，便拼着筋脉断裂，沦为废人，也要让吕应裳死在当场。

眼看高天威恼羞成怒，竟然不要性命了。吕应裳的「拱桥」虽能卸力，却也负不起整座泰山，三棍杰大惊之下，忙各出一掌，贴在吕应裳的背上，盼能分摊一些力道。高天成、高天业狂怒道："干什么？想要以多欺少么？"也是怕宗主吃亏了，忙搭出掌来，便来助高天威一臂之力。

场内七大高手运气吐纳，这厢吕应裳有三棍杰助阵，四人同心，那厢高天威有两名师弟帮手，三人成虎。七人深深吐纳，有的衣袍蕴力胀起，有的面上闪过浓烈杀气，各凭毕生功力对决。海川子大惊道："宋爵爷！你快来阿，有人要同归于尽啦！"

宋公迈本在与宾客寒暄，岂料高天威与吕应裳闲话家常，双方聊着聊着，竟然聊出人命来了，他急急赶来，便想以「神刀劲」隔开两边人马，可双方俱是当世精英，七人同时发功，除非是伍定远的真龙体、宁不凡的无上剑，又有谁能将两方高手一举震住？

玉石俱焚的时刻到来，眼看七人各要重伤，忽然一只手横空搭来，恰恰隔于双方人马之间，但听「嗤」的一声轻响，两边真力宛如撞上了一堵高墙，跟着沸水似的内力反震回来，三棍杰脚步踉跄，连退十来步，高天业、高天成更已一声闷哼，摔跌在地，全场中只剩吕应裳、高天威两人勉强站立，可在这股真力的撼动下，胸口却也是气血翻腾，久久不能宁定。

这股内劲前所未见，发功时宛如旭日东升、光照大地，寻常内力与之相触，全都如春雪消融，丧失殆尽，纵以高天威功力之深、吕应裳运气之巧，却也是难以抵敌。吕应裳又是惶恐、又是骇然，忙道："这……这是什么功夫？"

"武当……"脚步声响起，听得一人静静的道："纯阳功。"

第三章天堂有路你不走

纯阳功三字一出，全场一时哗然，要知武当纯阳功号称道家隐仙派第一内功，修行者三华俱顶、伍气朝元，发功时明堂穴金光照耀，威力远在太和功、松鹤心经之上／之势练法艰涩异常，张三丰身后早已失传，却又怎得重现江湖？

吕应裳满心畏惧，不知元易是何时练成这等神功，他慢慢转过头去，眼里没见到元易，却见了一位少年，高大英俊，背负青锋，看那柄剑长约四尺，正是武当三剑之一的紫清纯阳剑。腰上另悬一把宝剑，却是武当本门的最高符印太极真武剑。

太极真武剑、紫清纯阳剑、太乙浮尘剑。这三口剑皆是道家隐仙派历代所传信物，其后一一收归张三丰之手，供奉于真武观中，遂给人称为武当三剑。

隐仙派早已没落，如今精华全在武当一派。看来人腰悬真武，背负纯阳、一身而系武当双剑，那气势委实说不可挡，一时之间，全场都静了下来，上从宋公迈、高天威、吕应裳、下至海川子、玉川子、空同山的三棍杰、人人都打量这个不速之客。

来人面入水晶，五官甚是俊美，偏生体格长大，约有八尺五。垂首顾盼之际。隐隐带着几分冷峻之意。众人与他的目光相接，竟不约而同退开了一步。良久良久，谁也没说话，猛听一声暴喝响起，却还是高天威率先发难："小鬼，方才我和这姓吕的比武，可是你出手干预么？"

高天威向来依老卖老，岂料那少年听得前辈训斥，竟是置若罔闻，只管迈步离开。高天威惊怒交迸："臭小子！你耳聋了么？爷爷在问你话啊！"

那少年身形长大，虽给高天威挡着，却仍双眼平视，大步离去。高天威身材矮小，虽说挡到了面前，脚下却给一步步逼开，可怜他拼

命挥动双手，却还是入不了人家的法眼，他气往上冲，摹地飞身起跳，怒吼道：“臭小子，你找死么？”

也是他怒到极处，一脚便朝那少年下颚踢去，那少年猛地双眼圆睁，怒发冲冠，「明堂穴」金光大现，浑身衣袍竟有宝光隐隐窜流。

一片骇然间，元易总算赶来了，他把高天威半空抱住，慌道：“对不住，对不住，孽徒初入江湖，目无尊长，当真是失礼了。”

“什么？”众宾客大惊道：“这少年是道长的徒弟？”元易赔罪道：“是、是、这孩子没见过什么世面，到让几位前辈见笑了。”

高天威怒道：“是该好好教他！没半点样子！”元易拼命赔罪，忙带着徒儿上前，一一为他引荐：“枫儿，你山居野人，不知天下之大，今日且让你拜见几位高人，这一位呢便是国丈的左右手，人称「若林先生」的吕大人，学问极高”

元易适才与吕应裳动了手，自有歉疚之意，此时便说尽了好话，吕应裳知道他要与自己重修旧好，便也诺诺称是，他凝目打量那名少年，只见此人约莫与大儿子得礼年岁相若，身材却远为长大。与之说话还得仰头，不免有些不习惯了。他向后退开一步，从怀里取出一只红包，正要给晚辈当作见面礼，哪知那少年却把脸转了开来，冷冷「嗤」了一声。

几年不出江湖，什么都不一样了。眼看吕应裳满脸错愕，海川子也是频频干笑：“这位小兄弟性子……不大一样啊，倒不知如何称呼？”元易满面尴尬，还未回话，那少年却已自报姓名，冷冷地道：“某姓郁，双名丹枫。武当门里行六。”

众人听他自称叫什么「郁丹枫」，便都嗯了一声，却听高天成嗤嗤讥笑：“没听过。”

那少年听得笑声，立时沈下脸来，道：“谁在发笑？站出来了！”众人见这少年狂得不成话，自是惊得呆了，高天威大怒道：“你他妈的是什么东西？连我高家的人也敢惹？告诉你！方才说话的便是「淮西天将府」的高天成，你亲爷爷「神将」高天威的老弟！你听过咱们的名头吧？”

郁丹枫嘴角微斜，把头仰了起来，道：“没听过。”

高天威气得发狂，便要上前撕打，郁丹枫懒得理他，双眼一闭，左掌一挥，正要将这矮小老人打飞，猛听元易怒道:“枫儿！你才刚从黑风里放出来！又想给师父关回去么！”

这「黑风洞」八成是武当山的地牢，想来这郁丹枫必是其中常客，听得喝骂，不由有些犹豫了，元易怕他成为武林公敌，立时将他押到吕应裳面前，喝道:“这儿每一位前辈，武功都远胜于你！听好了，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若林先生」吕应裳……”这话先前便说过了，郁丹枫自是闭目养神，猛听高天威暴怒道:“臭小子别太嚣张了！告诉你！这姓吕的不是普通人！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师弟，便是当今「天下第一高手」宁不凡！这你总该听过了吧！”

「宁不凡」三字一出，果然郁丹枫咦了一声，道：“三达门徒？”说着上下打量吕应裳，眼中竟然现出兴奋之色，正要逼近而来，却听师父厉声道：“枫儿！跪下！给前辈磕头！”郁丹枫凝视着吕应裳，眼中满布异光，猛听他深深一个吐纳，随即抖开长袍，俯身而拜。

吕应裳明白这少年来历甚奇，不愿无端受其跪拜，忙道：“少侠请起，初次相见，不须行此大礼。”

说也奇怪，那少年先前倨傲不拜，喊都喊不动，此时一旦执意下跪，却也一样劝不听，吕应裳不得已，只好托出双掌，搀着那少年的腋下，正要将之扶起，猛然一股巨力压下，力道竟是大得异乎寻常，猝不及防间，吕应裳膝盖弯屈，竟要随那少年一起跪倒了。

此时群雄一旁见证，几百双眼睛瞧着，吕应裳倘使双膝着地，与一名少年相互跪拜，却是成何体统？他心下焦急，忙使出「过桥」秘法，盼能卸下对方的气力，奈何那少年体内真气充沛至极，自己虽已运功卸力，却如小舟载巨象、破船负巨鼎，随时都要倾覆沉没。

吕应裳又惊又怕，自知丢不起这个人，忙向「三棍杰」频使眼色，「三棍杰」互望一眼，便又向「海川子」打了个眼讯，四大高手同出一掌，奋力来拉，可才与郁丹枫的内力相触，四位前辈虎口一热，竟都腾腾腾地退开了三步。

这少年的内力宛如正午太阳，日丽中天，炽热难当，寻常气劲与之相触，全要给融化反震，难以为继。眼看吕应裳屈辱难免，忽然一

名老者迈步上前，使劲往吕应裳手臂上一提，劲力到处，便让他站起了身子。

众人惊喜交加，回头急看，不由齐声大喊：“宋爵爷！”正统朝辈份最高的老前辈，便是这位宋公迈，所练的「神刀劲」以心驭气，意涌而力生，存念越炽，气力越大，端的是江湖罕有的独门绝学。果然便一举建功了。

宋公迈是丹桂之性，老而弥辣。他不喜这少年的无礼，冷冷便道：“小兄年纪轻轻，便已身负绝顶内力。看你如此目中无人，想必是学过一些”纯阳关功“的皮毛吧？”

那少年斜目瞧了宋公迈一眼，道：“错了。”

宋公迈皱眉道：“我错什么了？”

“欲整青锋敢惮劳，凌晨开匣玉龙嗥！手中气概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条。”

那少年仰望天际，双手插腰，吟罢了吕洞宾的「剑诗」，随即环顾全场，淡然道：“诸位前辈，在下身奉三丰祖师遗教，已于去岁腊月功行圆满，接下第九代「隐仙之令」。”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

宋公迈也是脸色微微一变：“你你已是「纯阳功」第九代传人？”

郁丹枫深深吐纳，只管凝视兵部大门外的万里夜空，一时全身满布气劲，隐散金光。

道家隐仙宗第一内功，便是「纯阳功」，此功并非张三丰手创，而是道家北祖「纯阳子」吕洞宾所传，经历代易主，而后归于武当。全篇分作筑基、胎息、泥丸等十二关，练法艰涩异常，于丹鼎宗的「元元功」并称为道教武术两大瑰宝。自张三丰后，武当阖派再无第二人习成，岂料这少年竟然自称练成这百年难得一见的「纯阳功」？

一片议论声中，海川子急急拉过元易，附耳道：“你这徒儿是疯了么？说话这般狂？”元易歉然道：“劣徒生性如此，我回去会重重罚他的。”

他怕徒儿犯了众怒，忙厉声喝道：“枫儿，别在这儿自吹自擂了！立时给我跪下，否则休怪师傅回山罚你！”

听得师傅生气了，郁丹枫无可奈何，只得跪倒在地。宋公迈嘿嘿笑道：“不敢当啊！老朽无德无能，岂受得起”纯阳传人“一拜？”说着率先让了开来，吕应裳、三棍杰等人也都避了开来，惟独高天威哈哈大笑，坦然受其跪拜，不忘挥手怒喝：“他妈的！跪姿端正些！”

眼看徒儿自尊自大，无端得罪了天下同道，元易自是满面歉疚，到处赔罪。郁丹枫却是不知不觉，静静磕完三个头，便自行站起，走回武当弟子的行班之中。

好容易小魔星走了，海川子擦着冷汗道：“元易道兄啊，你你这徒弟是打哪收来的？可真希奇了。”

元易叹道：“实不相瞒，这孩子是湖北人，幼年时投入武当，自四年前开始修行「纯阳功」，直到上个月底功德圆满，方才艺成下山。”

“什么？”听得元易也坦承此事，海川子不由双眼圆睁，骇然道：“他他真个练成了纯阳功？”元易自知失言，忙改口道：“练成二字，岂敢自道？至多不过小有成就罢了。”

高天威从来见不得人好，立时报以冷笑：“我就说嘛，这纯阳功何其坚深，几百年来也没见人练成过。这小鬼无人指点，单靠自己瞎子摸象，哪里练得成？”众人听这话颇有道理，纷纷说道：“是啊，别的武功还能自习，这纯阳功却是不行。他是怎么起练这功夫的？”

元易叹道：“老实说吧，这孩子是怎么练成纯阳功的，其实我也不知情。”

众人讶道：“怎会如此？你不是他的师傅么？”元易叹了口气，朝徒儿招了招手，道：“枫儿，前辈们都在问我，你是怎么和纯阳功结缘的？”

“徒儿也不晓得。”

郁丹枫双手抱胸，后背靠墙，淡然道：“总之看过经文后，自己就会了。”

“什么？”海川子颤声道：“你你是无师自通的？”郁丹枫没说话了，只管俊眉斜挺，负手望天，气宇极显孤高。众人见了这幅模样，心下更感骇然，一时之间，人人都想起当年那个震动天下的名号：「剑神」卓凌昭。

自从宁不凡退隐，卓凌昭仙逝，正教武林著实沉寂了好一阵子，如今英雄出少年，又来了一个武学天才，人人相顾忌惮，均知武当门派复兴在即，「天下第一」之号，恐怕也在不远了。

宋公迈冷眼旁观，忽道："小兄弟，你是湖北人，是么？"郁丹枫淡然道："是又如何？你不服气么？"少年人说话专从鼻孔出来，难听之至，宋公迈却也没动气，只静静问道："你和湖北的颜家的颜四爷如何称呼？"郁丹枫身子微微一震，目光便向师傅转去，元易咳了一声，道："前辈何出此问？可是认得这孩子的家长么？"宋公迈摇头道："你别担心。颜家是当今湖北武林世家，门中多有英杰。我听这孩子是湖北人，忍不住便多问两句。"

元易见他并无恶意，便松了口气，道："宋爵爷所料不错。这孩子的母亲姓颜，正是颜惟藩老先生的掌上明珠。说来咱们枫儿家学渊源，正是颜四爷的外孙。"

宋公迈道："如此说来，颜惟真便是他的姑婆了？"元易地头咳了几声，道："没错。"

宋公迈欲言又止，元易也隐带不安，似有难言之隐，余下众人则是心下纳闷，一不解颜惟真是谁，二也不知这家人与「纯阳功」有何渊源，一时都在交头贴耳，打探内情。

没人晓得的，这「颜惟真」的丈夫其实也是武当弟子，这郁丹枫之所以与「纯阳功」结缘，说来正是这位姑婆的功劳。

郁丹枫早年丧父，随母亲寄居湖北娘家，其后在外公的安排下，便投上了武当学艺。只是这孩子资质平庸，生性又是狂妄自大，偏偏学武又极不用心，是以入门以来始终庸庸碌碌，除了长相比常人体面些，并无过人之处。谁晓得四年前他返乡探亲，替母亲收拾一个旧房间，无意间竟从床下翻出了大批书信，署名「元冲」，全是写给一个名叫「颜惟真」的女子的。

这「颜惟真」按资排辈，其实便是郁丹枫外公的三姐，算是他的姑婆，据说很年轻时就死了。当时郁丹枫也没多想什么，反正乡居无聊，见到三姑六婆的裹脚布，便也拿来胡乱翻阅，打算消遣时光。只是瞧来瞧去，信文实在无聊，都是那个叫「元冲」的无病呻吟，有时写他在武当山居的点点滴滴；有时又不忘对姑婆嘘寒问暖，要不提醒

她天寒时记得添衣，要不便劝她吃药进补之类，总之满纸废话，鸡毛蒜皮，让人气闷无比。

郁丹枫是少年人，对三姑六婆之事毫无敬意。他见这批书信乏善可陈，本想将之扔弃，谁晓得翻到了第三封信，却在内文里瞧见「内丹」，「泥丸」等字样，他吃惊之余，这才定神细读，方知这个「元冲」受掌门之命，正在起练一套极艰涩的功夫。看他好似烦恼之至，便在每封信里记载了许多练功疑难，似要对姑婆诉苦，可这人也真聪明，每每翻到侠义封，他便又找到了破解之法。如此周而复始，整整翻到了第十四封信，赫然便现出了「纯阳功」三字。

郁丹枫一见「纯阳功」的大名，登时惊疑不定，自知这是道家第一神功，方今武当的「太和功」，「太极功」，「松鹤心经」等等，莫不是从「纯阳功」脱胎换骨而来。他知道这批书信非比寻常，便将之藏起，悄悄带回武当，其后更大胆禀明师尊，说自己有意来练「纯阳功」。

武当教徒弟是有顺序的，入门弟子先练基本功，约莫五年后，方能起练「松鹤心经」，待到炉火纯青了，便可循序渐进，另择「太极」「太乙」「天伤」等内丹玄功来练，这一关少说得耗时三十年，倘能练到功德圆满，已算万中无一的高手了，自也能起练武当真武观的护教神功：「太和功」。

「太和功」是没有止境的，上品，中品，下品，每品都要耗上二十年。至于高过「太和功」的武功，则是百年来没人见过的「纯阳功」。想这郁丹枫什么都不会，入门不过三年，却妄想来练「纯阳功」。元易听说之后，便将他重重责打一顿，要他学着本分。可郁丹枫并不死心，竟然半夜里溜到了紫霄洞中，找到「纯阳功」的时刻，自行修练起来。

短短一个月内，郁丹枫自觉身轻体健，耳聪目明，气力更变得极大，三个月后，他与一位师叔练招，一个不小心，竟将人家打成重伤了，至此方才惊动了掌教真人元清，他将郁丹枫召来查问，方知这孩子竟然瞒着本门上下，自行修练起绝世神功「纯阳经」，而且已有小成。

这一惊委实非统小可，要知「纯阳功」难如登天，自三丰祖师以降，武当派再无一人练成。谁知这少年竟能无师自通？元清惊喜交

加，自知门里来了个天才，便如当年华山拣到宁不凡相仿，当下便谕示师弟元易，让郁丹枫破格起练「纯阳」。

此后数年，这少年连破玄关，内力越来越深，竟尔跨入武当派百年来难以想望的境界。只是他心里明白，这一切全是姑婆床下那批书信的功劳，他怕此间秘密为人所觉，便将相关信文记牢了，随后暗中销毁。只因此事做得十分隐秘，连业师元易也不得而知。

正因郁丹枫心里有鬼，他始终不敢打听「元冲」的来历，只道此人是本门的一位前辈高手，与自己有缘云云。却不晓得当年姑婆趁夜私奔，嫁的便是这位武当道士「元冲」，而这位「元冲」也因不守清规，遭长老破门出教，从此尽弃所学，转赴天山，开创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便是方今怒苍创建之祖，西北怒王的生身之父：「秦霸先」。

一片静默间，人人都在猜测郁丹枫的来历，元易环顾全场，眼见众高手或咳嗽，或皱眉，都是一脸的不以为然，他怕徒儿成了武林公敌，忙道："几位前辈，小徒末学后进，自也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倒立，实话一句，他此番随我上京，正是来谦冲受教，拜见几位心仪的前辈，也好请人指点武学迷津"高天威冷笑道："怎么？你这徒儿不是已经成仙了？怎么世上还有人可以指点他？难道太上老君已经下凡来啦？"

这话本是讥嘲，哪知郁丹枫听在耳里，冷冰冰的脸上居然露出了笑容。高天威越看越火，正要多挑拨个几句，元易却急忙赔罪了："高爵爷取笑了，取笑了。"

他晓得高天威难缠，忙拉住了海川子，道："道兄，你可知我这徒儿生平最仰慕的高人，却是哪一位？"

海川子干笑道："那还用得说么？能让郁少侠倾慕的前辈，自是贵山祖师张三丰啦！"

元易叹道："三丰祖师任神共仰，那是不必说了。只是当今武林人物中，我这徒儿最佩服的前辈，却是华山掌门苏颖超，苏少侠。"

吕应裳本在与三棍杰说话，陡听天外飞来横祸，不觉魂飞魄散，颤声道："什么？他他钦佩咱们家颖超？"

元易捋须笑道：“正是如此。苏掌门剑法通神，世称「三达传人」，劣徒没回听人提起他的事迹，心里仰慕得不得了，只不知若林兄这几日能否从中安排，也好让孽徒得以拜会苏少侠？”

听得此言，郁丹枫嘴角泛起冷笑，元易则是一连诚恳，眼看师徒俩一搭一唱，海川子等人干笑不已，心中都想：“苏颖超要倒大楣啦。”

这元易专来扮猪吃老虎，想他这回从武当地牢里放出一只怪物，自是专门来对付苏颖超的。看这少年既已练成了「纯阳功」，内力底子之厚，怕还在业师之上，仗此绝顶内力，自足与苏颖超的「智剑平八方」较量，等三达传人一倒，华山满门一垮，「立储案」岂不也成了一半？

眼看郁丹枫森森而笑，只等着订出约会日子，吕应裳心头惨叫，一时推辞也不是，应允也不是，正头痛欲死间，忽听兵部门口传来一阵骚动，一声「阿弥陀佛」过后，随即转进了大批和尚，看为首两名高僧带路，左为灵如，右为灵识，中为灵玄，正是方今少林「真如玄识」中的三位金刚驾到，再看队伍最末则是一名老僧，矮小枯瘦，貌不惊人，却是达摩院首座灵音大师。

少林高僧现身，吕应裳宛如遇上了救星，忙急冲而上，喊道：“灵音大师！久违了！”

灵音近年少在江湖走动，此际才一现身，场内便是一阵哗然，看这老僧人缘真好，每个江湖人物都上前见礼了，连高天威也收起了气焰，陪上了几句好话，那少林武当分庭抗礼百年，元易又是一派之长，便也带了门人过去拜见。只是那郁丹枫年纪轻，对谁都不服，眼见灵音孱弱矮小，其余秃驴也是平平无奇，双方会晤之下，少不得又有几分惊奇了。

正寒喧中，忽听堂上传来呼喊：“诸位高贤，洪捕头有话与各位说。”

少林高僧果然地位不同，前脚才到，朝廷立时有人出面了，只见一名壮硕汉子行上前来，想来便是那位「洪捕头」。只是场内喧哗，人人都在与少林僧众说话，那洪捕头先等候了半晌，待得场内声响稍歇，方？致歉道：“深夜之间，打扰诸位高人清梦，当真一万个对不

住，下官为表歉意，来日定当奏禀朝廷，为诸位表功”看他礼数周到，说着说，便向众高手做了个四方揖。

都说「穷文富武」，在场高手无数，若非一方之霸，便与当朝权贵结交，个个皆是江湖大豪，谁有希罕一个小捕头上奏表功？听得此言，宋公迈默然，海川子干笑，吕应裳则是？眉低咳，一旁便转出了个高天威，暴吼道：“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老子等你大半夜，聊得口干，站得腿疼，你到底有啥屁事？赶紧给我说出来！”

高天威身分极高，那洪捕头自也认得他，忙道：“高爵爷稍安勿躁，先请坐下用茶”

此时整个衙门站了两三百人，哪有空位可坐？便脸宋公迈，高天威也是站着，众高手满心不耐，便有人吼骂起来：“混蛋东西！这儿有椅子可坐么？你给我指出来啊！”

洪捕头啊了一声，欠身赔罪道：“对不起，对不起，这前厅确实窄了些，来，请大家席地而坐”这话不说还好，才送出口来，群情激愤，人人都随着高天威怒喊叫嚣：“操你祖奶奶！你当我们是乞丐啊！赶紧把屁放了！老子还等着回去睡大觉哪。”

这洪捕头虽也是个官儿，可来到武林大豪面前，却似媳妇有了八个娘，动辄得咎，忙道：“是，是，诸位前辈教训得是，下官还是长话短说吧，今日傍晚时分，旗手卫官送来急报，说有个百姓在红螺寺门口持刀抢劫，意图不轨”

话声未毕，又有人叫骂起来了：“什么？有人持刀抢劫，你便一位是咱们几个干的啦？洪铭卫！你可是活得不耐烦了！”这说话之人也不知是谁，脾气当真暴躁，骂着骂，便运起了掌刀，直朝壁拍落，轰地大响之中，直震的屋瓦摇动。

那洪捕头颤声道：“误会，各位误会了，闲犯已然收押了，此事决计与诸位无关”众人骂得更凶了：“与咱们无关，那你传我们近衙门做啥？可是想栽赃么？”，“走了！走了！别理他！大伙儿回去睡觉啦！”

“回家咯！”高天威存心捣蛋，第一个从人群里挤将出去，其余峨嵋掌门，青城掌门也即呼应，吕应裳看看左右无事，便也跟着走了，只想回家抱老婆去也。

大批武林人物转身便走，洪捕头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一旁海川子便笑道：“老弟啊，我看你也别拐弯抹角啦，到底朝廷找咱们做啥？敢情是为了「立储案」的事儿来着吧？”

立储便是立太子，此事朝廷童叟皆知，若非无知小吏，怎会不知？众高手怒道：“走了！走了！这人是个草包！别跟他咯嗦！”众人或叫或骂，脚下却有志一同，便朝大门走去，管差们吓了一跳，连忙上前劝阻，奈何诸人武功差，人品次，却又怎么留得住人？

眼见场面大乱，洪捕头苦笑两声，便朝身边一人低低言语，猛听怕啪地脚步大响，一人踏步上前，郎声道：“圣旨自此！命汝等留步听命！谁敢抗旨不从，现下便给我站了出来！”

旗手卫都统到了，此人乃是六品朝官，远非北直隶捕头可比。再看他手持皇榜，好似真有圣旨在身，众高手微微一惊，只得停下了脚步。

“回去站好！”旗手卫都统怒目而视，戟指咆哮，众高手一个个安怒在心，想翻脸不敢，想随从不愿，时或抱胸，或倚墙，或眯眼，虽说忿忿不平，却也不敢叫嚣了。

那洪捕头送了口气，便转身向后，捧出了厚厚一大叠文状，先朝照壁正中粘了一张，又朝左右两侧各补了一张，说道：“诸位高贤，这儿有几张海补公文，书了朝廷几位通缉要犯的行样，还请各位大侠过目”

直至此时，众人方知朝廷召集各方人马的用意，想来这帮官差劳师动众，便是为了捉拿这几位通缉要犯。吕应裳心里暗惊，就怕儿子的尊容给贴在了墙上，忙抬起眼来，急朝照壁望。

墙上贴了三张通缉榜，各自画影圆形，好似「得礼」，「得义」，「得廉」三兄弟一起上榜。浑身发抖中，只见左侧通缉榜文给了一人，却是个戴斗笠的，其次是个手帕蒙脸的，再一个则是长发垂面的，全没一个看得见五官。

众高手全傻了，看这通缉榜如此画法，这夕徒没头没脸，无面鬼也似，却是要找谁归案？吕应裳也是一脸茫然，不知高低，四下寂静无声，人人都感惊疑，最后还是高天威说话：“诸位官爷，你们大半夜找咱们过来，便是为了抓这三个人？”

洪捕头陪笑哈腰：“正是。”

高天威朝地下吐了口痰，骂道：「混——」蛋字未出，却听旗手卫都统冷冷地道：“圣旨在此，谁想触犯当今，尽管骂出来。”

高天威吃了一惊，看这旗手卫都统自称握有圣旨，谁敢当众发作？只得把那颗蛋吞了回去。正强忍闷气间，忽听一个嘹亮的嗓子喊到：“贼厮鸟！贼厮鸟！”

旗手卫都统心下狂怒，厉声道：“大胆！谁在说话？”

“你亲爹，你亲爹。”

哄堂大笑中，只见一只八哥鸟儿昂首振翅，正自夹七？八的骂人。吕应裳凝目一看，只见那鸟儿栖停在一人肩上，那人攥着三节棍，掩嘴偷笑，却是湖北阮家的长子阮元镇来了。

这阮元镇的父亲名叫阮世文，与华山上下颇有交情，当年归隐大典时还曾亲来观礼，是以与吕应裳也算熟识，看这八哥鸟刚巧不巧，却选在此刻捣乱，定是这阮元镇背后教唆无疑。

“大胆妖禽！”那旗手卫统领气得眼冒金星，怒道：“竟敢在此忤逆圣旨、狂言犯上，不怕罪夷九族么？来人！快将这只畜生拿下了！”阮元镇闭目含笑，不言不动，肩膀上的八哥却飞了起来，不住替他叫骂：“贼厮鸟，你亲爹！你亲爹，贼厮鸟！”众高手笑得打跌，那旗手卫都统满面恼怒，正要亲自上前来抓，那八哥却飞出了大门，逃逸无踪。

那都统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正要转头，那八哥鸟又偷偷探头进来，补上了一句：“贼厮鸟。”

霎时之间，堂内再次爆出了打雷似的笑声，人人擂胸顿地，连宋公迈这等正经人物，也不禁感到莞尔。

“静静！大家先静静！让几位大人把话说完！”堂前站出了一位魁梧和尚，却是方今少林「真玄如识」四大金刚之一，法号叫作「灵识」的，他运起了内力，盼能压下众人喧闹的势头，可场中满是武林豪杰，内力深厚者自也不乏其人，一时间笑骂喧哗，肆无忌惮，不少人更把灵识的祖宗也牵扯上了。

“阿弥陀佛……”轻轻的佛号声，从满堂争执吵闹中穿了过去，这声音并不响，可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众人心下一凛，自知有绝世高

手来了，转头急看，只见灵识身边站了一位瘦弱老僧，貌不惊人，却是少林寺德高望重的「慈悲金刚」灵音大师。

看灵音好深的功力，稍稍开口说话，便把全场叫骂盖了过去，吕应裳等人一旁听着，各自暗赞在心，众家好汉更是安安静静，再无一句妄言，足见灵音望重武林，实非常比。

灵音压住了场面，少林僧中立时走出一人，却是方从荆州战场归来的「灵玄大师」。听他朗然道："这位洪捕头，究竟朝廷要抓什么人？你可否把话说清楚些？这般没头没脸，没名没姓的，却要我等如何找人？"

少林领袖群雄，这番话一出，登时博得满堂彩。自来通缉逃犯，榜上必然书写姓名，绘画五官特征，有时更会标示籍贯爵里、身材高矮，哪有这般画顶斗笠、把面貌遮掩的？众人纷纷附和声援："是啊！这般藏头露尾的，却要咱们抓谁？莫非要抓你洪捕头的亲爹不成？"、"抓他亲爹？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抓我？"、"这姓洪的老娘给你搞大了肚子！咱们不抓你抓谁？"

众人大半夜的给朝廷召来，早已一肚子火，此时便一股脑儿发泄了出来。只听堂上高手频频叫骂，各运神功怒吼，有的乱捶桌椅，有的奋力拍墙，只震得公堂喀喀作响。那洪捕头更加怕了，颤声道："诸位朋友，非是小人有意戏耍诸位，实是逃犯的打扮真是如此，各位若能依此查访，必能有所斩获……"

灵玄蹙眉到："也罢。只是这人姓什么、叫什么，您总可以说吧？"洪捕头回头朝旗手卫都统望去，待见他频频摇头，便赔罪道："对不起各位，那人姓名是机密，暂且说不得……"

"放屁！"说话间不知是谁扔出了一顶大氅，便朝捕头的顶门飞落，洪铭衡吃了一惊，待要闪躲，奈何对方的暗器手法其准无比，竟已算准了他的去路，竟将他的脑袋罩住了。

"哈哈！抓到人啦！"眼看洪捕头戴了顶斗笠，模样与逃犯十分相似，众高手哈哈大笑，正要一轰而散，却听拐杖声响，官差里转出了一人，静声道："诸位朋友，请你们坐下。"

众人毫不理睬，正要朝大门奔去，却听那人道："在下兵部尚书马人杰，有几句话与众位说。"

听得兵部尚书在此，众杰心下一凛，纷纷回头来看，只见堂上多了名男子，身着官袍，手持拐杖，果然便是方今兵部第一把交椅，尚书马人杰到来。

那马人杰年岁也不怎么老，约莫四十三四，手上却拿着一根拐杖，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三棍杰低声问起吕应裳："若林，他的腿怎么了？"吕应裳低声道："给廷杖打的。"

三棍杰啊了一声，瞬时之间，大堂里一传十，十传百，竟已鸦雀无声。

朝廷第一难坐的位子，便是这个兵部大臣。正统朝历经十年，自首任尚书顾嗣源撞死狱中以来，历经殷文和、万吉祥、祝国元等六位大臣，诸人匆匆上任、草草下台，无人能熬到第三年上，唯有马人杰撑了下来了，此人在位五年，长立不倒，堪称本朝第一异数。

马人杰是个硬骨头的人，他曾触怒正统皇帝，硬撑四十刑杖而不死，赢得天下敬重。此时亲自出面，场里顿时安静下来，便连几个最不识相的也给扯住了袖子，要他们稍安勿躁。

万籁俱寂中，拐杖一沉一沉，主人也是一拐一拐，慢慢行到堂上，一旁官差奉来了圆凳，正要服侍入座，却听马人杰道："把这劳什子拿走，大家都是自己人，不必讲究礼数。"

说着把拐杖交给了随从，提起管袍，摇摇晃晃的坐到了地下。

兵部尚书何等身份，一旦降尊纡贵，席地而坐，全场那里还有架子？但听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众高手纷纷解开兵刃，就地坐下，眼看马人杰出来了，高天威自高身份，便咳了一声，道："马老弟，究竟朝廷有何大事，您可以说了吗？"

众高手苦熬整夜，等的便是这句话，一时人人安静，个个无声。马人杰叹了口气，默然半晌，道："诸位大侠，本官这儿有个消息奉告，请各位听了以后，莫要惊慌"话声一出，全场大惊大慌，有的满头冷汗，有的交头接耳，都在打探内情，连吕应裳这等见识阅历，却也暗暗心惊。料知马人杰如此慎重，必有大事奉告，怕就怕是正统皇帝龙御宾天，那可真要天下大乱了。

海川子最是胆小，他吞了口唾沫，颤声道："马大人，这……这消息是关乎于立储案的么？"马人杰轻轻一笑，道："当然，这消息不只

关乎立储案，也关乎天下每一个人……”众人屏气凝神，正忧虑间，却听一个声音道：“贼厮鸟。”

众人闻声回首，只见阮元稹满面涨红，正自瞪着肩上的八哥鸟，想来又是这鸟闯祸了，那马人杰修养颇佳，虽给打断了说话，却也没暴跳如雷，只转过身来，微笑道：“这鸟儿好生聪明，可是阁下饲养的么？”那八哥鸟什么时候不飞回来，却选在此时胡闹。阮元稹脸红过耳，忙道：“对不住，这……这贼厮鸟口无遮拦，时常胡说八道，马尚书您大人大量，莫要与之计较。”

那鸟好似听得人话，一听「口无遮拦」四字，立时夹七夹八，没口子的操爹干娘，说话十分难听，那阮元稹又羞又窘，忙从怀里取出了点心，唯着那八哥鸟吃了马人杰静静瞧着，忽道：“你喂它吃些什么？可否让我瞧瞧？”

阮元稹不敢违逆，忙取了一只出来，恭恭敬敬的送了过去。马人杰低头来看，却见手中躺着一只干虫，便道：“这是蚂蚱？对么？”阮元稹干笑道：“是，是，正是油炸蚂蚱，这玩意儿不只贼厮鸟嘴馋，连小人也爱吃哪。”

说着抛了两只入口，痛快大嚼起来。

这蚂蚱是山东话，此物于闽粤土语中称作「草螟」，官话里则称之为「蚱蜢」，油浸酥炸，甘香可口，在朝鲜菜里有「飞虾」美称，无怪这八哥鸟如此嘴馋了。眼看一人一鸟大快朵颐，马人杰望着掌中的虫尸，忽道：“这位大侠，听我一次劝，以后别吃这玩意儿，免招灾祸。”

听得「灾祸」二字，全场都觉愕然，看这蚱蜢无臭无毒，食之无害，从来都是乡间佳肴，，却为何要忌口？阮元稹赔笑道：“大人误会了，这虫子没有毒的，我吃这蚂蚱几十年了，越吃越带劲，有啥灾祸？”说着又抛了一把入嘴，咬得满口油汁。不忘送来满满一把虫尸，笑道：“大人试试吧，好吃得很。”

众人在一旁听着，均知马人杰养尊处优，自是嫌弃虫儿肮脏，这才不敢来嚼。满场哈哈笑声中，那马人杰却是殊无笑意，他摇了摇头，轻声道：“本官出身庄稼，炸毒蝎、吞蚯蚓、嚼蜂蛹，无所不吃，不过我这辈子出来不碰蚱蜢，你晓得为什么？”

阮元稹讶道：“为什么？”马人杰叹道：“蚱蜢会报仇。”

听得此言，众人全都笑了起来，三棍杰一旁听着，却各有不耐之意，吕应裳是个晓事的，附耳过去，轻声道：“马人杰不普通人，他说话是有深意的。”

“纸糊三阁老，泥塑四尚书”，这便是正统朝民间俗谚，转说朝廷阁臣昏庸朽迈，难堪大用，只是在这裙无能老叟之中，仍有两个少壮精明的。一个是「中极殿大学士」杨肃观，另一位就是面前的「马人杰」。此人正统二你同进士出身，历任开阳知县、大同知府、调转户部主事，资历之齐整，可说正统复辟以来所仅见，此际话中有话，想必是借题发挥，另有深意。

吕应裳等人窃窃私语，其余众人听得蚱蜢有报仇之说，却不由笑了出来，看这蚱蜢本是食草小虫，性子大大不同于「虫虎」蟋蟀，既温驯、复食草，专为群虫果腹，如此羊儿般温柔之物，却能报什么仇？阮元稹干笑道：“大人，你……你这是说笑吧？这蚱蜢又不是蝎子虎蜂，连螯人都的刺儿也没有，却想报什么仇啊？”

马人杰叹了口气，道：“这位大侠，你少在田里做活，大概没见过蚱蜢起飞吧？”

小蚱蜢、挑得高，摔在地下起个包。这蚱蜢专爱在地下蹦跳，却没有听过能腾空飞行的，众人面面相觑、哑口无言，阮元稹也是满心疑虑，皱眉道：“大人……您……您到底要说什么？”

马人杰轻轻得道：“这蚱蜢与蟋蟀不同，原本天性害羞，独来独往，专在草里跳，可你要闲来无事，到草里踩死它几只，剩下来的便会开始哭了……”阮元稹以为他有意说笑，不由哈哈笑，凑趣道：“虫子还能哭啊？那我多踩死个两只，他们就会笑了？”

马人杰摇头道：“笑是不会的，逃命倒是会的。这些虫儿原本独来独往，不喜群居，可一旦受了委屈，他们便会聚集一块，相依相偎，倾诉心中苦，这时候，它们就不再哭了，它们会开始变了，不只颜色由青转黄，渐渐加深，连形状也跟着不同了，待得脱壳而出的那一天，它们全数头顶大皇冠，长了两只怒眼，连翅膀也长全了……”

阮元稹愕然倒：“连翅膀也有了，那不是成了峰儿么？”全场哄堂大笑中，只听马人杰叹了口气，道：“说是蜂儿，那也差相仿佛吧。这时候的蚱蜢不只能飞，连性情也不同了，彼此间不再独居，不再独往，反而紧紧相偎，万众一心，便如蜂儿随蜂王……”

“蜂王？蚱蜢也有王？”众人笑得更凶了。阮元稹也以为自己听错了，不敢相信的问道：“大人，您到底说真说假？世上真有这种东西么？”

马人杰叹道：“当然有，不然你以为蝗虫是打哪来的？”

听得此言，众人不禁「啊」了一声，方才听懂了道理。

头带皇冠，身呈褐黄，这便是遮天蔽日、吃尽十余省庄稼的亿万大蝗虫。每逢天干物燥、民不聊生之时，便有蝗虫聚集起飞，数量之大，几可横扫中原千余里，只没想如此慑人魔物竟是由小小蚱蜢蜕变而成，倒真让人始料未及了。

阮元稹心下有些慌了，忙道：“大人，您……您好端端的，为何来提这事？莫非……莫非要闹蝗灾了？”满场惊疑声中，马人杰招来了一名随人，附耳说了几句话，听得「啪啪」几声击掌，全场数十名众官差尽数上前，便朝人群里发散纸张，听得洪捕头朗声道：“诸位大侠听了，大约一个月前，陕西平阳府来了一批乞丐，为数约五六百人，沿途哭嚷吵闹，便给官府拘留下来，咱们现下发散的图纸，绘的便是这批人的形貌。”

众人闷闷听着，看这乞丐遍地都是，单是东直门一地，就不知有几百人，却不知朝廷何以大惊小怪？吕应裳默默坐着，便从三棍杰手上接下文状，低头细看，只见纸上绘影图形，画了个披头散发的乞儿，看那赤脚无鞋，肚腹凸起的模样，赫然便是一只大肚饿鬼！

全场烘烘扰响，人人惊疑不定，阮元稹开声道：“等等，这些人……这些人该不会是打西北来的吧？”洪捕头咳了一声，待见马人杰点头允可，方才道：“没错！这群人全是打西北而来！他们翻山越岭，成群结队，每队多大上千人，少则百来人，队伍先是在平阳现身，其后十五天，山西沁州、泽州、河南卫辉、彭德、怀庆等等地方，也有人看到了他们的踪迹。”

情势急转直下，众人本还有笑闹的，便都静了下来。众人抬头来看地理图，但见图上密密麻麻，非只「平阳」、「泽州」等地作了标记，其余各处亦是布满红点，望之如同点点鲜血，狰狞可怖。一时之间，众高手内心大感不安，只见宋公迈、高天威面色铁青，元易、海川子交头接耳。吕应裳则是呼吸加促，只觉此兆大为不祥。

西北灾荒频生，战火不断，灾民为求一家温饱，经常冒险穿越战地，东进各省乞食，此事其实并不罕见，只是如此成群结队而来，却还是首次听闻。听那洪捕头朗声又道："这些人沿着荒山野岭而来，一路来到陕西、河南各县城，各地官府见他们人数众多，抓不胜抓，也是不知如何是好，便曾层层上报，询问户部该如何处置。"

灵音失踪静默无声，听到此处，忽而抬起头来，低声问道："朝廷怎么处置他们？"

马人杰轻声道："没有处置，各地官府循着惯例，下令将他们逐出省境，遣返本籍。"

遣返本籍的意思，便是扔回西北战场，不许东渡太平乐土。想起灾民的难处，众高手咳嗽的咳嗽，转头的转头，吕应裳则是伸手抚面，无言无语，满场寂静中，忽听一人道：「朝廷仁厚了」全场回首去望，只见说话之人面如冠玉，器宇轩昂，赫然便是武当高足郁丹枫。马人杰虽不识得此人来历，见他形貌不凡，却也不敢小觑，当即拱手道："少侠有何高见？"

初生牛犊不怕虎，这郁丹枫资历虽浅，却有大将之风，眼见全场数百双眼盯着自己，亦是面无惧色，朗声道："西北怒苍，称乱已久！群贼之所以剿灭不尽，所恃者其实便是这些灾民。这些人俯首为良民，转身为怒匪，朝廷若要放他们回去，不啻为放虎归山，实乃是妇人之仁也！"

此话掷地有声，语意铿锵，只听得吕应裳垂首难安，众高手仰首屏息，马人杰深深叹了口气，道："那照少侠的意思，朝廷该如何做？"郁丹枫森然一笑，正要说话，却给元易拉住了衣袖，示意他莫要再说。郁丹枫满面不豫，想说不能，偏又不吐不快，正烦恼间，却听一人笑道："还能怎么做？当然是杀啊。"

听得此言，众人脸色大变，急忙转头来看，只见来人手摇折扇，满面轻松闲适，却是河南府的「伏牛圣手」西门嵩。马人杰哦了一声，道："杀？你要杀谁呢？"西门嵩笑道："马大人不是明知故问么？这批灾民长年受怒匪熏陶，早视朝廷为大敌，憎恨之心，由来已久，如此不服管束之人，何不早日杀却，永除后患？"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听得一声佛号，少林高僧中转出了一人，正是灵玄，只见他合十道："众位施主，此事万万不可，咱们是

人，灾民也是人，岂能无端杀却？”

众宾客大半是侠义中人，纷纷高声叫好，那西门嵩便也从善如流，嘻嘻笑道：“大师此言有理！阿，看您这幅好心肠，想来是要普度众生吧？我看不如这样，在下明日便上西北帮您吆喝去，就说你们少林寺要广开大门，接济天下灾民，不知您意下如何呢？”

灾民不是一个，不是两个，而是数之不清的亿万众生，倘使冲上了少室山，怕连寺庙都要给压垮了。听得此言，灵玄自是面色大变，西门嵩嘿嘿笑道：“怎么？不肯了吗？”说到此处，忽地双眼圆睁，破口大骂，“不肯呐就少来装慈悲！假惺惺！嫌我胡乱杀人了吧？看看你自己，满口慈悲佛法，镇日说要渡化苍生，结果渡化了谁？还不是渡化了你自己！少林群秃，一个个道貌岸然，，吃的油光满面，比我还胖个几分，都给我滚了！”

这灵玄是真正的得到高僧，听得对方言之成理，竟未反唇相讥，反而还低下头去，露出愧疚之色，一旁灵音更是低声念佛，无言以对。西门嵩哈哈大笑，颇见得意，又道：“马大人，别理这帮伪君子了，倒是后来呢？地方县官可有下令开杀了？”

“当然，……”马人杰像是给说服了，低声道：“这批灾民在省境内又偷又抢，闹得治下县官们当然也不会客气。下手轻的以威武棍伺候，下手重的调出团练，一个一个杀，一群一群杀……不只沁州、泽州，十几处县官都开杀了……”西门嵩狞笑道：“没错，遣送会籍太麻烦了，一刀下去，干净利落，那才叫永诀后患。那现下灾民呢？可曾给杀干净了么？”

“那倒没有……”马尚书摇头叹息：“这些人好胆小，才杀了一个，他们就哭了，杀了两个，他们就全数逃了……”西门嵩皱眉道：“逃了？他们还能逃到哪儿？”

马人杰缓缓回望，手指后转，定在照壁上地图上的一处地方，众人仰头急看，不觉啊了一声，齐声道：“霸州？”

“是，就是霸州。”

马人杰叹道：“县官们下手越残忍，他们聚合的越快，……本还有迟疑幻想的，慢慢的也都懂了，在天下人眼中，他们压根儿就不是人，这世上根本没人理会他们，也没人会施舍他们，他们唯一的依靠，便是彼此。他们一个又一个逃到了霸州，在那儿……他们相互依

偎，相互取暖，哭诉着彼此的遭遇……慢慢的，他们的心思转了，神色也变了，最后……他们不再哭了，反而都笑了……”

西门嵩颤声道：“笑了？他们……他们笑什么”马人杰轻轻得道：“反了，所以都笑了，他们在霸州发现了一件事，原来他们人数之多，比朝廷官差还多，势力之大，比朝廷兵马更大，，只要能紧紧团结在一块儿，天下便再也无人能为难他们！欺侮他们！践踏他们！现下他们已然聚合为举世间第一大势力，全面反扑而来！”

啊啊啊！众高手大吃一惊，全数跳了起来，但见吕应裳面色剧变，元易强作镇定，郁丹枫则是仰面望天，只听西门嵩急忙问道：“那……那朝廷呢？没调兵马过去镇压么？”马人杰原本甚是激动，听得此言，便又静默下来，道：“三天前勤王军接获消息，已然整队进发，开往霸州。”

听得勤王军开拔出征，众人稍觉心安，低声问道：“乱事敕平了么？”

“午夜时分……保定城传来急报！”一名兵部文员手握战报，上前朗读：“勤王军全线失守，已朝京师方位败退！预定天亮之前，千万饿鬼便会包围北京！”

“我的妈呀！”全场高手大惊失色，一齐向后退开，一时间到处都是牙关颤抖之声，人人都在呼吸吐纳，都想藉着内功镇定自己，却无法压住骨头里的那股寒意。

蚱蜢一旦变化为蝗虫，其势至大，岂止鲤鱼越龙门而已？纵使满天神佛降临，怕也难以尽挡，想起西北民变频传，人人惊慌失措，西门嵩颤声道：“马大人，你今夜召集我等，究竟是想……”

“蝗虫起飞之前，必有一只向导离众高飞！”马人杰抱住随琥，奋然起身，他手指点上通缉榜文，咬牙道：“只消这只向导一死，剩下的没人带领，不知天南地北，不知天高地厚，纵使数目再多，也不过是一盘散沙，岂足为患？”

众人呆呆听着，浑不知「向导」二字所指为何，一旁旗手卫都统立时上前，厉声道：“各位听了，今夜朝廷召集汝等，便是为扑杀这只向导而来！此人是钦命要犯，业已逃脱十二年！列位一会儿见了有戴斗笠的、戴大氅的，务必将之拦下，详查来人是否有此二处异状……”说着提起朱砂笔，转向墙上的三张通缉榜，自朝逃犯图影写了

几笔，只见那斗笠上赫然多了一个「罪」字，一旁洪捕头也给斗笠人形添上了两只手，另画了右脚，却迟迟不给左脚。

跛者！瞬息之间，全场哗然，只见海川子苦笑，三棍杰傻笑，吕应裳干笑，都知一条老命要断送在此了。

“侠客们，为国为民的时刻到了！”众法司差人齐声呐喊：“无论谁能除掉此人，官封千户，赏银万两，一辈子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还请诸位大侠以天下万民为念！务必诛杀此贼！”

满场高手都呆了，看蝗虫群飞越关山万里，原来靠的便是这只「向导」，也难怪之前官差打死也不说此人的名号，若是口风一漏，全场逃的逃，跑的跑，哪还留得住人？

全场官差士气沸腾，洪捕头更在那儿大声喝令：“诸位英豪！红螺寺传来消息，已有百姓目击此人现身……为求搜出他的行踪，咱们一会儿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北向南，第二路由南向北，搜查全北京……路上若遇可疑人物，便以烟火为号……”

正说得兴高采烈，却听人群里传来一声断喝：“且慢！”

洪捕头凝目去看，却见说话之人满头白发，体魄长大，宛如鹤立鸡群，却是宋公迈出头来了。听他朗声道：“马大人，你想调派我等追捕逃犯，老夫任凭差遣，绝无一字怨言，只是老夫想问你一句，您今晚动手前，可曾知会了伍大都督？”

伍定远的名号一出，众侠客士气大振：“是啊！马大人，伍爵爷人呢？他今晚会过来么？”

马人杰摇头道：“对不住了，伍爵爷不在北京。”

众人啊了一声，全都愣住了，宋公迈皱眉道：“他……他去了哪儿？”马人杰把手指往军机图上一指，定在了一处地方，众人错愕道：“他……他也去了霸州？”

图纸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点，已将霸州一地染为血红，马人杰不必多加一字解说，却等于说尽了千言万语，良久良久，听他轻轻问道：“诸位还有什么疑问？”

众人面面相觑，全都呆了，高天威也怕了起来，颤声道：“等等，伍老弟走了，那……那内阁诸臣呢？你……你要搜索全京，应该向上头禀报一声吧？”

“上头？”马人杰听得说话，却已笑了起来，反问道：“上头？什么上头？”高天威有些慌了，忙道：“首辅大学士啊，东厂总管啊……这些人官职都比你大，你……

你都不必知会他们么？”

马人杰虽是兵部尚书，却还未曾入阁，朝廷里排在他头上的至少还有七八个，他笑了笑，随手招来一名随从，问道：“咱们的首辅大人呢？今晚会过来么？”那随从道：“何大人喝醉了酒，卑职虽已入府通报，却还是唤他不醒。”

马人杰点了点头，微笑道：“何大人醉眼朦胧，那东厂总管呢？他老人家现在何处？”那随从道：“东厂房总管今夜忽离红螺寺，无人知其去向。”

马人杰笑了一笑，随即目光转向，凝视着吕应裳，道：“吕大人，国丈他老人家呢？这会儿不会还醒着吧？”吕应裳咳了一声，道：“马大人玩笑了，国丈多大年纪？此时早已睡下了，若没天大的事情，大人还是别惊动他。”

伍定远、何荣、房万年、琼武川，人人都数过了，却没一个管用，马人杰不置可否，他转过身来，瞥了宋公迈一眼，淡然道：“众位前辈，咱们上头还有谁呢？不知哪位可以提醒一声？”

听得此言，众人心下都已了然，看今晚首辅醉酒、都督出城、连紫云轩的老国丈也不克前来，他这个兵部尚书不挑起重担，朝廷里谁来主持大计？宋公迈情知如此，忍不住叹了口气，正要会话，忽见堂上一人目光炯炯，正朝自己望来。

来人手提九环刀，身穿北直隶衙门的服侍，却是一名官差。宋公迈微微一凛，凝眸回望，那官差却急忙低下来头，把身子藏入了人群中，不愿意与自己目光相对。

宋公迈咦了一声，道：“等等，你的模样好眼熟，你……你是不是姓巩？”此言一出，全场尽皆转过目光，瞧向了一名官差，正是巩正仪，眼见抚远四大家的首脑望向自己，那巩正仪好似老鼠见了光，一时左顾右盼，大显不安，宋公迈瞧着瞧，忽然双手一拍，竟而冲上前来，大喊道：“巩老弟，快说！快说！你们上头究竟有何派令？你赶紧说出来，让宋某心里有个底！”

众宾客心下大奇，不知这巩正仪芝麻绿豆点大，一无身份，二无品秩，却不知宋公迈怎会缠上了他？一片惊疑间，一旁便转来了一名年轻捕快，冷冷地道：“宋爵爷，这巩正仪的上头便是小人，您有什么话说，只管冲着我来。”

“小鬼，你懂个屁！”宋公迈火大了，把手一挥，将那捕快推得直滚了出去，跟着揪住巩正仪的衣襟，厉声说道：“巩正仪！须知你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我宋公迈！快说！你们上头究竟有何指示？说出来！”这宋公迈好似发疯了一般，已在大闹全场，众官差见他如此跋扈无礼，莫不怒从心起，可碍在宋公迈的身份上，却也不好上前叫骂，其余宾客有的惊疑、有的纳闷、都疑问宋公迈失心疯了。却只有吕应裳暗暗盘算，已知巩正仪另有古怪。

一片纳闷间，忽听得马人杰道：“洪捕头。”

马人杰颇有官威，话声一出，全场肃然，连宋公迈也停下了吼骂，那洪捕头赶忙上前，连连答诺：“大人有何吩咐？”马人杰瞧了瞧巩正仪，道：“这人是谁？”

马人杰也起疑了，这「宋神刀」不是老疯狗，而是五朝耆宿，见多识广，岂会无端乱嚷？那洪捕头忙道：“回大人话，这人便是景泰朝旧将、执掌金吾卫的四品都统巩正仪。他自来按察司以后，早已洗心革面，重现做人……这一年来更是兢兢业业，不曾得罪了谁……”

巩正仪早过气了，在场年少的如郁丹枫等人，全没一个认得他，听得此人过去如此显赫，莫不低呼出声，洪捕头还待长篇大论下去，马人杰却只摇了摇手，道：“行了，我只想问一句，他是怎么进按察司的？”

众宾客有晓事的，听得此问，自也留上了心，看巩正仪自从触怒皇帝后，便如全身沾了臭屎，人见人厌，这洪捕头若非向天借胆，怎敢收下这只烫手山芋？

全场都静了下来，不扫武林耆宿也猜到其中有鬼，一片寒寂中，只听洪捕头咳了几声，喃喃地道：“回大人的话，这……这巩正仪是……是五辅大人保的。”

吕应裳低呼一声，宋公迈啊的一叫，马人杰也是脸色剧变，道：“他是杨肃观荐保的？”洪捕头干笑两声，低头道：“没错，咱们按察使吩咐下来，说杨大人要给他安插个位子，下官便也照办了。”

马人杰没说话了，他沉眉敛目，仿佛若有所思，那洪捕头等候半晌，只能硬着头皮问："大人，现下怎么样了？咱们还要去抓人么？"马人杰没有回答，他慢慢走了上来，凝视着巩正仪，轻声道："巩都统，你说呢？下官该不该去抓人？"

众闻此言，尽皆惊奇，没想到兵部尚书把伍定远、何荣、琼武川数过之后，却伦道巩正仪出头了。那巩正仪更显得不安了，一时低头垂手，便把身子缩到了长官背后，不敢做声，马人杰轻声："说吧，巩低头，都到了这个田地，你也不必隐瞒什么了，你上头究竟希望我怎么做？"

那洪铭卫搔头挠面，干笑道："大人……他……他的上头就是卑职啊，您……您这话的意思是……"

此时数百名武林人物尽在侯命，哪知先是宋公迈发疯，其后马人杰也似中邪了，都在哪儿盘问一名小官差。一时人人窃窃私语，各有臆测，有的猜马人杰疯了，有的猜他另有妙计，更有人异想天开，以为这「巩正仪」竟是正统皇帝易容而成，这会儿便给识破了？

一片寂静中，马人杰、宋公迈都没说话，目光却都停在巩正仪的右臂上，神色严肃，全场各有所思，莫衷一是，忽听一人朗声道："师父，不就是去抓一个秦仲海么？他们到底在怕什么？"

「秦仲海」三字本是禁忌，此时乍然说出，不由让众人哗然出声，人人回头急看，只见说话之人身长八尺，背负双剑，脸上却透着一股不耐，不正是武当少侠郁丹枫却又是谁？

眼看众人嗫嗫嚅嚅，郁丹枫更不屑了，淡淡地道："我看不如这样，你们若是怕了，便都留在这儿吧，洪捕头，你跟我说秦仲海躲在哪儿，郁某这就单枪匹马过去收拾他。"

话声甫毕，武当弟子全都喝起采来了。元易咳了一声，正要徒儿少说两句，却听马人杰叹了口气，他拍了拍巩正仪的肩头，道："算了，总之请你转告你上头，便说姓马的已经尽力了。"

摇了摇手，便自行走入后堂。

"兵部尚书有命！"马人杰一走，旗手卫都统立时接管场面，听他厉声道："全城官差听我调度！即刻击鼓整队！搜查全京！"

“旗手卫接令！”、“刑部接令！”、“北直隶接令！”、“大理寺接令！”

咚咚咚……咚咚咚……三更鼓尽，兵部门前现出了长长两行队伍，看西首那支浩浩荡荡，当前一名高僧领路。正是灵玄大师，左是灵如、又是灵识，角落里还站着一名枯瘦老和尚，看他手提禅杖，低头念佛，却是少林寺的「慈悲金刚」灵音。

西首队伍由少林寺领军，预定由北向南，搜查全城，东首队伍架势自也不弱，只见正前方站着一名道士，却是武当道长「元易」、背后另有两名长者相随，一是「山东神刀」宋公迈，一是「淮西天将」高天威，队伍里一名少年傲然仰天，气宇孤高，正是「纯阳功」传人郁丹枫。

少林武当，各执一方，两边队伍即将出发，前去追捕怒苍大魔王，众家好汉则是聚精会神、东张西望，只在两支队伍里游走，思索哪儿的活命机会大些。

这海川子是点苍七雄之首，几十年磨练下来，五官依旧完好，四肢一样不少，死里逃生的本领自然练到了家，想起“达摩院中三宝圣”这句话，立时朝西首狂奔，一会儿若能躲到灵音老和尚的背后，今夜必能历劫归来，那晓得脚步才动，四下人影飞闪，大批高手运起轻功，捷足先登，便把灵音身边挤了个爆满。

西首人满为患，东首却是门可罗雀，海川子给众高手挤了出去，正跌跌撞撞间，忽见吕应裳好整以暇，早已站在宋公迈背后，闭目养神。

吕应裳，字若林，这人上有高堂，下有妻小，逃命向来不落人后，可此刻却无声无息，闭眼打盹，不消说，东首队伍必有什么看头。

正犹豫间，忽见一名冷面少侠，正自斜觑自己，海川子「啊」了一声，想起了百年失传的「纯阳功」，当下不由分说，便与几名师弟联袂起跳，诸大高手半空一个回旋，便已稳稳落在郁丹枫身旁，安居乐业起来。

好容易队伍排定了，洪捕头提起了锤子，奋力朝铜锣敲落，喊道：“众大侠，保家卫民，责在你肩上！请诸位今夜务必逮捕钦命要犯！我代天下万民谢谢你们了！”

当当当……铜锣声响中，官差敲锣打鼓，两边队伍也要开始进发了，只见西路人马向北，东路人马朝南，两边互做约定，一旦遭遇了逃犯，便以炮仗为号，互为支援。

自古以来，邪不胜正，今晚朝廷终于要追缉元凶，使其恶贯满盈了。西首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东首队伍也即整队出征，只见北直隶几十名官差当前开道，队伍里还有大理寺的差人随行，海川子自也是英气逼人，一路跟在郁丹枫背后三尺，一不敢太远、二不敢太近，否则要是撞到了「纯阳功」的浑厚内力，岂不要给震飞出去?

队伍行走颇快，不多时，便已行出了数里。众官差颇为尽忠职守，每逢一处可疑地方，便驻足下来，细细搜索，海川子知道自己是拿来充人头的，自也不会和他们和他们当真，闲来无事中，便又东张西望起来，他见吕应裳躲在远处，不觉取笑道："若林兄，您一会儿见了「那厮」，千万记得拔剑抵挡啊，可别一味望我这儿钻呀。"

海川子狐假虎威，吕应裳自也无力与他争辩，便朝高天威背后走去。那高天威脚步急急，忙赶上了宋公迈，宋公迈则是安步当车，紧紧尾随一名差人。看那官差五十来岁年纪，手提九环刀，瞧那样貌体态，不正是前朝老将「巩正议」，却又是谁?

眼看虾兵蟹将排做一行，一会儿若是遇险，不免给人刺作一串。海川子忍不住哈哈一笑，正要去找郁丹枫搭讪，却见这少侠脚步好快，居然从自己身边擦过，竟是要赶到队伍前头去了。

眼看护身符跑了，海川子吓了一跳，慌道："少侠留步！千万别莽撞啊！您难道不晓得咱们正要抓的是谁么？"郁丹枫冷冷地道："不就是秦仲海么？却有什么了不起？"

「秦仲海」三字一出，众人脸色大变，海川子干笑道："少侠，夜黑风高的，请你别提这个名字，万一真把人引来了，那可大事不妙。"

郁丹枫淡淡地道："他想现身，在下求之不得。届时道长只管做壁上观，且看我武当门人身手如何。"

话声未毕，背后忽然搭了一双手掌，道："小子，说话可别太"郁丹枫喝地一声，一肘撞出，听得哎呀一声惨叫，一人如破风筝般飞了出去，撞上了一座民房，轰然有声。

今夜第一个阵亡的来了，众官差急忙将之扶起，只见此人身穿点苍服饰，确是玉川子，竟给撞得口吐白沫，昏晕不醒了。眼见众人望着自己，海川子不免满面涨红，道："我我这师弟有癫痫的毛病，你们你们把他留这儿行了。咱们先办正事要紧。"

众人揭过了事情，便又继续查访下去，不多时，便已到了城南一带，猛听到一名官差喊道："大家过来，快瞧这儿！"前方忽然有变故，点苍诸侠脚底抹油，急忙向后逃窜，身法快得异乎寻常。其*（徐）元易、郁丹枫、宋公迈等人却一拥而上，只见面前多了一道绳索，自西向东，横互街中，竟将道路锁住了。

眼看有人封路了。众捕快自是一脸惊奇，纷纷上前察看，元易忙道："几位差大哥，这绳索是打哪儿来的？"一名捕快沈吟道："不晓得。只是看这绳索布置的法子，当是某处衙门所为。"

天下有胆拦路为王的，除开土匪一项，便只剩官府一类。元易点了点头，料知这绳索毕是朝廷布置无疑。当即道："看来确实如此。只是今晚京城各衙门不都归马大人指挥么？怎会有人不听号令，擅自来此拦路？"

看此时洪铭卫坐镇兵部，旗手卫督统也不克亲来，在场官差都是不入流的无名小吏，听得此问，自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一名武当弟子皱眉道："少侠误会了，这儿是城南天桥，再过去不过是「万福楼」而已，哪有什么军机可言？"

"万福楼？"武当群侠满心讶异，仰头急看，只见绳索后头一片黑沈，依稀可见一栋五层建筑，巍峨于夜色之中，想来便是什么「万福楼」了。

武当弟子都是乡巴佬，生平头一回进京，自也不知道：「万福楼」是何来历，一时相互探询，海川子见没危险了，便又傲然走回，捋须笑道："小兄弟们，「万福楼里，戏如人生」啊，你们要也喜欢这个调调，明日赶紧奏请师尊，让他准备个三百两银子，带你们过来开开眼界啊。"

众弟子听到此处，莫不心下恍然，已知这万福楼并非什么正经地方，而是瓦舍勾栏、饮酒听戏之地，只是说来奇怪，这地方毫无要紧之处，确实什么人封住了道路，不让众人过去？

正猜疑间，忽听高天威喊道：“宋老，你快过来瞧瞧！这是什么东西？”

众人矍然一惊，回首急望，只见高天威蹲在民房角落，似在察看什么。元易心下凛然，忙一个健步抢过，便与宋公迈一同查看地下。

众人围拢过来，一个个俯身向地，只见绳索尽头处有个小小图样，看模样是只昂首雄鹰，双翼全展，虽只寥寥数笔绘画，却显得极为生动。

元易微感惊奇，不知这是何处衙门的印记，却给画在这儿了？还待追问内情，却见宋公迈面色铁青，已随高天威向后退开。元易讶道：“爵爷怎么了？您不过去了？”宋公迈叹道：“不了。这儿已有高人接管，犯不着在下多事。”

元易皱眉道：“高人？什么高人？”

宋公迈叹道：“比咱俩本事高的，便是高人。”

说话间离那绳子远远的，好似那儿便是地狱入口，擅闯者死，吕应裳与三棍杰对望一眼，便也急急后退，不敢多问一字。至于点苍诸侠，早已拔腿狂奔，身法之快，世所罕见。

元易越看越是茫然，看这绳索当是朝廷布置的，可究竟是哪处衙门所为，却又不得而知，他眉头紧皱，还不知该退不退，忽然一名少年缓步向前，他来到了绳索之旁，举脚一踩，听得嗤地轻响，整条绳索竟给踩到了地下。

来人正是郁丹枫，想他内力已致绝顶，正教里罕逢敌手，此时又见众人畏首畏尾之状，自是既鄙夷，又烦厌，索性将绳索一脚踩平，也省得听这帮人啰里啰唆。

郁丹枫跨过了绳界，极目而望，但见街尾处好一栋建筑，想来便是什么「万福楼」了。他轻轻一笑，随即傲然转身，挥手道：“全都过来吧。”

万福楼里，戏如人生。看郁丹枫年少气盛，举止间锋芒毕露，宛然便是台上的名角儿。一举折服了台下大批的白鼻子四丑儿。武当众同门看入眼中，莫不大声叫好，正要一一跨过边界，猛听元易一声断喝：“大家别动！”

嗡地劲声，「太乙拂尘剑」离鞘而出，精光照耀，但听刷刷连声，吕应裳、高天威、三棍杰等人也全数抽出了兵刃，如临大敌。

郁丹枫内力虽深，临敌经验却浅，他微微一愣，急忙转过目光，这才见到远方布满暗器，屋顶上、房舍里、巷弄旁，全是亮晶晶的箭簇，已然对准了自己。

黑暗中呼吸低微，不知埋伏了多少人。这绳索后果然是一处险地，万万硬闯不得。元易深怕徒儿遇险，忙道："枫儿！快退出来！"师傅叠声叫唤，郁丹枫却是充耳不闻，他深深吸了口气，猛的提起内力，继续狂啸："何方高人在此，何不现身相会？"

纯阳功发动，气沉丹田，宛如半空打了一记闷雷。郁丹枫环顾全场，眼见敌方静静不动，料来是怕了自己，当即握紧了腰中的「真武剑」，大步上前，沉声道："听好了，皇上有旨，令我等搜查钦犯，谁敢出手阻拦，谁就是抗旨犯上！我管你们是哪处衙门的人！全给我滚出来！"

郁丹枫身怀玄功，此时当街喝问，更显得顾盼自雄。他缓缓上前，约莫走了四五步，始终不见有人，正要傲然冷笑，忽听面前传来了呼吸声，静静地道："滚……"

"出去。"

黑暗中张开了一双眸子，沉静晶亮，带着隐隐凶焰。郁丹枫吃了一惊，忙向后退开一步，这才发觉对方是名黑衣人，看他身穿黑衣，头戴面罩，无怪能隐身黑暗之中。他冷笑一声，才要开口喝问，陡然胸前衣襟一紧，对方竟然抢先动手了。

来人出手奇快，郁丹枫稍不留神，便已落居下风，随时会给扔将出去。他心下骇异，忙回首去看同门，只见师父擎剑在手，众前辈也是各连神功，随时能上前搭救。他心下一宽，胆气复壮，便搭住了对方的手掌，淡然道："想把我扔出去？来，你试试吧。"

黑衣人身形虽不高，体格却极壮硕。他斜身使劲，巨力撼来，这股气力竟极惊人。郁丹枫冷冷一笑，霎时发动了「纯阳功」，脚下粘劲生出，双足仍旧牢牢钉在地下。

黑衣人抬起了脸，目中闪过一份惊诧，郁丹枫笑了笑，道："来，再加把劲吧，你要摔得动郁某，明日就可以去移泰山了。"

黑衣人的话很少，他膝盖略弯，上身斜过，猛然又是一股巨力发出，郁丹枫却是气定神闲，微笑道：“完事了么？是不是改换我了？”说着说，便扭住了对方的手腕，轻轻一个吐纳过后，内力已如排山倒海而来。那黑衣人给这股巨力一压，身子已然倾斜三尺，想来禁受不起。

郁丹枫淡然道：“朋友，撑着点……我只用了两成力。”

说话间手腕翻转，那黑衣人吃痛之下，竟而颠起脚来，吕应裳等人一旁瞧着，莫不心下骇然，自知郁丹枫年纪虽轻，去已达“光耀名堂、五气朝元”之象，此人功力之深、修为之高，委实匪夷所思。

那黑衣人牙关喀喀紧咬，要不给扭断手腕，要不便给抛将出去。郁丹枫气势高涨，他狠狠朝对方手腕扭下，正要将之一举折断，猛然间胸口一阵剧痛，一股阴劲突破掌心，宛如刀锋，竟而刺入了经脉之中。

嘶嘶……黑衣人嘴角森森吸纳寒气，此人的内功法门极为奇异，竟能凝气如真物，一举冲破「玄阳功」的护体气障。郁丹枫咬牙切齿，只想使劲反击，奈何此时经脉受压，怎么也无法凝功聚力，黑衣人嘿嘿一笑，他稳下了身子，右掌猛力翻转，竟逼得郁丹枫颠起了脚跟，面露痛楚之色。

「朋友撑着点」黑衣人眼露残酷杀意，森然道：“我只用了两成力。”

郁丹枫惊怒交加，霎时间「明堂穴」金光大现，一声断喝过后，真气源源不绝而出，充斥百骸，竟把体内的阴劲尽数逼出，保住了经脉无畅。

「哦」黑衣人吊起眼来，冷笑道：“你会「纯阳功」？”

“正是！”郁丹枫提气怒吼，左掌发劲，与敌方奋力僵持，右手却高举过肩，缓缓从背后抽出了一柄宝剑，此剑色做赤金，光明正大，出鞘时满是浩然正气，正是道家隐仙派的第一宝物：「纯阳剑」

眼见郁丹枫用上了兵刃，黑衣人嘶嘶怪笑，便也反手来到背后，听得「嗡嗡」低声，似有什么东西抽将出来，只是说来奇怪，众人明明听到了声音，眼里却没见到东西，那人背后空无一物，非但瞧不到剑鞘踪影，连剑柄也不见一个。

「铿」地一声大响，黑暗中锐气破空，黑衣人右臂抬起，似有真剑高举在天，可不知为何，眼里还是瞧不到东西。元易心念如电，猛然想起武林里的一柄神兵，骇然惊道：“枫儿！退出来！快！”正要扑上前来，却给高天威，吕应裳一齐拉住了，只听「哆」，「哆」，「哆」连响，元易脚旁多出了一排整整齐齐的暗器，从左向右数去，见是「青莲子」，「阴阳圈」，「五刀梅花镖」。

嗡嗡嗡嗡黑暗中传出弓弦绞响声，不知还有几百几千只暗剑埋伏着，元易只消跨过绳界，对方一声令下，随时万箭穿心。

场面告急，元易给僵住了，可郁丹枫随时都会遇险，说时迟，那时快，有人跨过了绳索，隔到了两人之间，随即将黑衣人紧紧抱住，附耳道：“看我面上，别杀他。”

来人胆大包天，居然不怕黑衣饿鬼？众人骇然急看，只见那人一脸寒碜潦倒，不是那倒霉小官差，连降二十八级的「巩正仪」，却又是谁？

这巩正仪胆小怕事，今晚无论遭遇了什么事，一概三缄其口，绝不敢自做主张。此时却似吃了熊心豹子胆，居然上前救人了？众人瞠目结舌，却见巩正仪频频在那黑衣人身旁猛咬耳根子，那怪客好似也认得巩正仪，两人俯耳交谈几句，话声极低，听而不闻。

听得「铿」地一声，那黑衣人反手来到背后，好似插回了什么凶器，随即向巩正仪点了点头，退开了一大步。宋公迈送了口气，便也拍了拍元易的背心，道：“老弟，还不把你的心肝宝弄出来？”元易脸上一红，忙抓住了郁丹枫的手，说好说歹，终于将他拖出了绳圈。那边黑衣人却也不再追杀，只管反身离去。

双方相让一步，各自折返。忽然间，只见郁丹枫停下脚来，回头冷笑：“藏头露尾的东西，算你运气。”

黑衣人闻言停步，猛地掀起黑面罩的下半边，「扑」的一声，一口浓痰喷出，这口痰来得又快又准，刚巧不巧，正射在郁丹枫的眉心之间。

“畜生！”郁丹枫目皆尽裂，霎时不顾一切，便又冲了过去，狂怒道：“放马过来！让我亲手摘你首级！”

郁丹枫力大无穷，这会使劲一甩，元易竟是拉他不住，眼看徒儿又要闯祸，只得四处求援：“若林兄！众道兄！快来帮忙！”吕应裳急急上前，施以援手，奈何那「纯阳功」发动起来，真有九牛二虎之力。海川子，赤川子，三棍杰使尽全力，却还拉他不住，最后还是靠着宋公迈的「神刀劲」，这才架住了人。转看黑衣人，身影早以融入夜色当中，消失不见了。

黑衣人走了，巩正仪却还静静站着，只在目送对方离去。看他这幅官场气势，好似又恢复了当年「金吾卫统领」的气派。正闭目养神间，猛听一声暴吼：“巩正仪！”

巩正仪吓得跳了起来，慌道：“小的在。”

众人定睛来看，怒吼之人却是那年轻捕快，却又是巩正仪的顶头上司来了。听他大怒道：“方才那人是谁？你怎会认得他？”巩正仪惊讶道：“我认得他？没这回事啊。”

那捕快怒道：“胡说！那你怎生劝走他的？”

巩正仪迷惑道：“我也不知道。他也许怕着您吧，反正就自己走了。”

看这巩正仪脸皮好厚，此时一口否认，兀自脸不红，气不喘，众人听在耳里，莫不暗暗咒骂，宋公迈却是个精明的，自不会追根究底，忙道：“好了、好了，咱们也别耽搁时光，快来搜索全城吧。”

海川子苦叹道：“还要搜啊？那……那这绳儿后头，咱们搜是不搜？”宋公迈朗声道：“当然要搜，这就交给道长办吧。”

海川子惊道：“就我一个人进去么？那……那您呢？”宋公迈遥望道路远方，沉吟道：“那儿好像有个黑影，老高，你瞧到了么？”

话声未毕，高天威拔腿狂奔，身法迅捷异常。两大前辈奔出察看，其余崆峒三杰、点苍诸侠，乃至武当弟子，各官差，各掌门人，全数跑得一个不剩。吕应裳也是个晓事的，自想留着脑袋吃饭，正要尾随而去，却见一人伫立绳前，迟迟不走，自又是那武当少侠郁丹枫了。

元易怕徒儿再次惹事，忙拉住了他，轻声道：“快走吧，咱们还有正事要办。”

郁丹枫咬牙道：“师父，你跟我说吧，那黑衣人究竟是何来历？”元易叹了口气：“他蒙住了脸，我瞧不出他的身份。”

郁丹枫霍地转过头来，大声道：“师父！你骗人！你们都认得那家伙，对不对？你快跟我说，那黑衣人究竟是谁？”

元易一脸尴尬，吕应裳也是低咳一声，郁丹枫却是越说越响，悲愤道：“师父！你今日避得开那家伙，可明日呢？以后呢？咱们武当一脉好容易要兴旺了，难道便要这般自甘堕落，从此落得自欺欺人么？”正激愤间，肩上忽然搭来一只手掌，听得一人轻轻地道：“放心，你不会再遇上他了。”

一片惊诧中，全场都转过头来了，只见郁丹枫背后站了一名男子，他腰带长剑，身穿宝蓝长衫，生了一张俊美面孔，元易大吃一惊，吕应裳也是激激一凛，二人同声道：“杨大人！”

来人正是中极殿大学士，方今内阁第五辅大臣杨肃观，他见郁丹枫满面错愕，便手指绳界，轻声道：“离这儿远些，我担保你这辈子不论望东望西，都不会再撞见那个人。”

郁丹枫愕然道：“你……你怎么知道？”杨大人微微一笑，朝郁丹枫身上拍了拍，示意安抚，随即朝吕应裳、元易打了个稽首，便自举脚迈步，跨入了绳界之中。

黑漆漆的夜空里，降下了点点雪花，但见街道两旁隐隐出现了黑影，一个个列队成行，躬身致意，将杨大人迎了进去。

生人回避，无事早回。地下绳索好似成了一道界限，一举隔开了天上人间。郁丹枫呆呆看着杨大人的背影，莫名间心头一热，竟又提起脚来，便要跨绳而入。说时迟、那时快，突然衣衫一紧，却又给师父拉住了，听他大声怒道：“枫儿！你没听杨大人怎么说！快跟师父走了！”

郁丹枫终于给拉走了。临行最后一眼回望，只见「万福楼」兀自矗立在绳界之后，便似一座飘渺孤峰，望来朦朦胧胧，毫不真切。仿佛那地方已然高居南天门之上，故称——天界

第四章地狱无门你自来投

江湖父老传说，武林但有所谓的「练武奇才」，他们生来就有一种天赋，远比常人会来练武。平常人无论用了什么法子、费了多少苦

心，都无法练到他们这种境界。

天下高手多如过江之鲫，不过众所公认的「练武奇才」，便是苏颖超。之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是因为没有人见过他练剑。每回苏颖超现身在外人面前，他总是仰望浮云白，好似发着呆，可一出手便是上乘剑法，所以世人都把他当成了练武奇才，以为他生来聪明，总能不劳而获。

这「练武奇才」最让人称羡之处，便是「不劳而获」。别人辛苦练破头，他放屁便能当神仙。一觉梦醒，身在力大，让人又恨又妒。只是不论此说是真是假，在苏颖超而言都是个误会。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十二个时辰，苏颖超无时无刻不在算，从早到晚，他状似打盹睡觉、无所事事，实则脑海里刀光火石，不住准算敌招敌剑。若非这般绞尽脑汁，他凭什么找到敌方的破绽？故而说，苏颖超没有不劳而获，他也不是练武奇才。任何人只消一天算十二个时辰，一年算上三百六十五天，接连十年之后，自也能成为似他这般的「练武奇才」。

苏颖超不是真正的练武奇才，那「郁丹枫」呢？相传此人是武当后起之秀，练成了百年失传的「纯阳功」，如此无师自通，震古铄金，该算是练武奇才吧？

郁丹枫自己明白，他之所以练成了「纯阳功」，所恃这并非是得天独厚的天资，而是秦霸先留下的秘籍。因而他绝非「练武奇才」，任何人只消照本宣科、依样画葫芦，自也能练到他的绝顶内力，却是何奇之有？

其实不只郁丹枫，算不上「练武奇才」，连秦霸先也不算。他之所以能破解「纯阳」，靠的是他读颇万卷书，胸怀古今一切道藏，故能找出练就「纯阳」的的秘法，所以说任何人只消一天读上十个时辰的书，连着十个寒暑日夜无休，自也能成为下一个「秦霸先」。

如此说来，世上没有练武奇才？不，天下当然有练武奇才，这问问伍崇卿便知道了。

伍崇卿小时候很矮很瘦，在学堂里老是被同侪殴打，于是他暗中习练「大力金刚指」，打算来日报仇，谁晓得私下偷练的结果，手指竟然肿得像葡萄，便给爹娘痛骂了一顿。其后爹爹亲自过来开导，崇

卿也才明白一件事，原来「大力金刚指」不是人人能练的，除非是「练武奇才」，否则最好别碰。

作为天下第一大门派，少林寺向来有挑选弟子的秘法。以「大力金刚指」而言，初练时甚是容易，只消将白米置于槽中，指插米粒，日以十回，其后涂以药膏，便算了事。不过每到深夜时分，师父便会仔细察看弟子的手指，只消一有红肿之像，该生便得立时除名，以免终身残废。

从嵩山到莆田，少林每年入门生多达三万，可资质能过第一关的，不过三百，到了第二关，这三百人不再手插米粒，而是指插黄沙，此时受力远比白米更重，手指损伤也更大，至此，三百名弟子能过关着，不过三人。

从三万到三百，由三百中再捡「三」，虽说已是万中选一了，却还不是一定能保证练得成「大力金刚指」。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们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拼命插着铁沙。十年后倘还没残废，那时他们便能捏金成印、以指倒立，成为罗汉堂的金刚法僧之一。

曾经连续十年，「大力金刚指」竟然宣告失传，因为所有弟子尽皆受伤，谁也撑不下去了。然而上推五百年，少林又有谁敢自称练全了「金刚指」？按达摩院秘法所言，「金刚指」一旦练到最上乘，手指纤细如玉葱，可以凌空出指、气能裂石，号称「如来拈花」。能与天下一切神功抗衡。然而走到少林里一瞧，谁的手指不是歪歪斜斜？原来早就变形了“小红脸，让爹瞧瞧，你是不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崇卿小时候的外号叫做「小红脸」，那时他听完爹爹的解说，不免吓成一个小白脸，立时逃之夭夭，再也不敢练武了。

该来的跑不掉，荒废了四年后，小红脸还是开始练武了，不过这回他知道自己不是「练武奇才」，随时会受伤，于是他事先想好了办法，他找了刑部高手，请教他们平日如何虐夹犯人的手指，却又不会让他们留伤？得到秘法后，小红脸兴高采烈，立时向自己下手，瞧瞧会发生什么事。

地狱的第一层，便是夹手指。三个月后，小红脸发觉自己的手指并未折断，反而长出来奇怪的老茧，于是他深受鼓舞，便用更可怕的法子折磨下去。

针扎虫咬，火烤冰镇，浸泡毒酒，地狱里的酷刑一样一样尝试后，在伍崇卿二十岁那年，他从十八层地狱里爬出来，一拳击破大圆石，两指一捏，轻易粉碎硬核桃。这也让他相信了一件事，世上确实有一个「练武奇才」，那便是他自己。

长江后浪推前浪，在接下来的千年岁月里，即使聪明如宁不凡、博学如秦霸先，他们总有一天也会被后人取而代之，却只有伍崇卿不可取代。因为他的天资无人可以模仿，那是一种血泪誓言，让他咬着牙，忍着泪，从而打破上苍为他设下的一切界限，完成自己的「真龙之体」。

伍崇卿心中坚信，他的天资空前绝后，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像他这样练武。现下他即将再次验证自己的资质，机会就在眼前。

三更鼓尽，万福楼里稀稀落落，客人早已走了大半，五楼处更是人去楼空，除了包厢里的卢云，以外，便只剩下了窗边的两名酒客。只见西首处是一名青年公子，他的眼儿大得像猫，此时双眼圆睁之后，望来更像是一面大镜子，照出了东首对座的情景。

“哈哈！哈哈！哈哈哈！”对面坐了个年轻人，他身穿黑袍，竖指成三，正自放声狂笑，那模样当真目中无人之至。

“你……你……”苏颖超呆呆望着对座，骇然道：“你……你想练「三达剑谱」？”

“哈哈哈！哈哈哈！”伍崇卿笑得更欢愉了，他露出了森森白牙，道：“什么智剑、仁剑，我压根儿就不要……”说到此处，笑声止歇，他抬起头来，目光如电，在「三达传人」的面上转了转，森然道：“我只要「勇剑斩天罡」！”

听得伍崇卿意在「勇剑」，苏颖超自是傻了，他张大了嘴，难以做声。

智剑屈敌，仁剑护身，勇剑斩杀，这便是宁不凡赖以击败「剑神」的绝技，其中「勇剑」一技便是传闻中的压箱宝，至今武林虽大，却是无人得见，却不知道此人是狂徒、是疯子，居然想染指传闻中的绝技?

当此惊愕一刻，苏颖超呆呆望着对座，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哈哈哈！哈哈哈！”元宵深夜，万福楼里再次响起了笑声，，这回轮到苏颖超发笑了，他越笑越是难以抑制，好似见到了世间最荒唐的事情，竟而笑得眼泪渗出，声嘶力竭，几乎不支倒地。

伍崇卿冷冷得道：“你笑什么？”苏颖超擦拭眼角笑泪，喘息道：“没事，我……我只是觉得你这人好生可爱，忍不住想发笑。”

伍崇卿可怕可怖、可憎可恨，却容不得「可爱」二字，他听得对方言带讽刺，不觉沉下脸去，森然道：“苏君……伍某今夜来此，实已冒了生死大险……希望你别故作玩笑……”说话间撇眼过去，看那目光所望之处，却是桌上的那柱线香。

此时已过子夜，窗边香烟袅袅，那柱香早已烧过了大半，仅余下区区半截，卢云凝神远观，忽的心下一醒，忖道：“他这是在算计时光。”

看伍崇卿上来万福楼，第一件事便是在桌上拍落这柱线香，随即以袖剑将之引燃。当时以为他有意卖弄武功，可此际看来，这柱香恐怕真是拿来测度时光之用。想起伍崇卿自称「甘冒生死大险」这几个字，卢云与苏颖超自都暗暗惊疑，依此观之，一会儿线香燃尽之时，万福楼里或有大事发生。

“苏君……”无声无息中，伍崇卿沉下脸去，双拳微微握紧，道：“小弟既已道明来意，今夜便不能空手而归，此番心情，望你成全。”

伍崇卿要抢劫了，别人是“抢不如偷，偷不如骗、骗不如拐”，总之“君子动口不动手”，伍崇卿却恰恰相反，此人向来不拐不骗，专抢专杀，乃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之辈，料来对方出言拒绝后，他的拳头便要重重挥出，直到人家欢喜答允为止。

这年头舌头不如拳头，打落门牙混血吞之后，有理也是说不清，苏颖超自知打不过人家，却也不曾转身逃走，他凝视着伍崇卿，慢慢从脚边拾起了一只包袱，扔上了桌，随即将之打开。

桌上两碗烈酒，烧出了青焰火光，只见包袱里放着一本经书，望之厚重残破，虐待颇为古远，对座的伍崇卿、包厢的卢云，二人情不自禁的紧张起来，只见苏颖超举起经书，示向对座，静静的道：“三达剑。”

书皮上有三行小字，「智剑平八方」、「仁剑震音扬」、「勇剑斩天罡」，原来这本毫不起眼的破书，便是名震天下的「三达剑谱」。当年宁不凡号称「天下第一高手」，连败「剑王」、「剑神」，直至退隐前仍不得一败，这一切灿烂传奇，全是出于这本残破经书所赐。

眼看宁不凡一生的丰功伟业便在眼前，此时此刻，非只伍崇卿心摇神驰，连卢云也是呼吸微微加促，酒楼里的伙计们更是伸长了脖子，都想瞧瞧这本破烂旧书有何奥妙。

一片沉静中，苏颖超轻抚泛黄的书皮，道："伍少爷，此书出于天隐之手，其后穷天下之智，历十代启发，而后传于吾师之手，终得大成，这些过往事迹，想来你也是知道的。"

伍崇卿点了点头，道："是。我晓得你十三年前获得此书，乃是「三达」第十代传人。"

景泰三十三年，宁不凡封剑退隐，将此书传与一个弱冠少年，此事轰传天下，四海皆知，卢云当然也是熟知的。回思当年上山观礼的点点滴滴，对比今夜的白云苍狗，卢云遥望苏颖超的背影，心里忽起怜悯之意。

光阴催人老，当年的天才少年，如今也有三十岁了，苏颖超默默翻看剑谱，听他轻声道："伍少爷，苏某是方今华山门户之长，这本「三达剑谱」向来也归我保管，你今夜若想借走这本剑谱，总该先问我答允不答允，对么？"

伍崇卿淡淡的道："听苏君此言，咱俩又得打上一场了？"苏颖超摇了摇头，道："那也不必。兄弟的武功强过在下，苏某找不出法子克制你。"

伍崇卿哈哈大笑："难得啊难得，识实务者为俊杰！苏君如此深明事理，小弟这里先谢过了！"说话间俯身向前，凝视着桌上的剑谱，只消右手暴长，立时便能下手劫夺。

伍崇卿身手之快，人尽皆知，苏颖超却未多加提防，他摇了摇头，道："伍少爷别急，你想借观「三达剑谱」，苏某不会出言劝阻，更不会下手阻拦，只不过我身为华山之长，在把东西借给你前，得先请你应允两件事。"

包厢里的卢云微微一惊，包厢外的伍崇卿也是「哦」了一声，都没料到对方如此豪迈慷慨，好似真要出借剑谱了。伍崇卿微笑道：“也罢，小弟生平从不守信，不过看在你这般大方的份上，只要苏君的条件不难答允，伍某必然尽力而为。”

苏颖超道：“若是条件极难答允呢？”

伍崇卿「嗤」的一声，斜目道：“那我又何必睬你？”

伍崇卿乃是真小人，这番话宛如强盗口吻，刺耳之至，苏颖超并未反唇相讥，只点了点头，说道：“这两个请求其实不难，其一，这本剑谱只能借你三天，三天之后，你得完璧归赵，不得有脏污破损，缺页摞角等情事，伍少爷，不知你可否做到？”

听得这个要求如此容易，伍崇卿也不禁微微一奇：“你不怕我另行抄录副本？”苏颖超耸了耸肩，道：“无所谓，你要能录下副本，那也是你的本事，苏某不会阻拦。”

苏颖超言语越是慷慨，众人反而越觉诧异，要知武林里多少门户，莫不敝帚自珍，岂肯把武学秘密示人？看苏颖超这般大方，难道不怕华山本门绝学就此外泄？卢云暗暗纳罕，伍崇卿则是嘿嘿笑道：“好慷慨啊！却不知苏君的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可是要我读罢经书后，立时下手自杀啊？”

正讥讽间，却听苏颖超道：“伍少爷，你不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华山「三达剑」向来开诚布公，从不禁门人弟子翻阅，只不过几百年来，从没听过有谁想抄录副本。”

伍崇卿微笑道：“凡事都有第一回，到时绝学外泄，你可别怨我。”

听得对方屡番挑衅，苏颖超仍是心平气和，他摇了摇头，道：“能给外人盗走的功夫，配称什么绝学？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依着我华山门规，任何人要想借阅剑谱前，都得给长老们瞧一样东西。”

伍崇卿双手枕在脑后，微笑道：“什么东西？”

“资质。”

苏颖超神气漠然，说道：“欲练三达剑，便得有这两个字。什么今夜斗胆，得测评你的资质高低。”

伍崇卿笑道：“苏大哥，这就是你的第二个要求么？”

苏颖超淡淡地道：“正是。”

刷的一声，伍崇卿两柄袖剑伸出，他亮出了凶狠虎爪，微笑道：“来吧，你要测伍某左手的资质呢，还是右手的天资，姓伍的都奉陪到底。”

伍崇卿开起口来非打即杀，动起手来更是非死即伤，料来什么资不资质的，在他眼中都是一滩血，苏颖超叹了口气，摇头道：“伍少爷误会了，在下要考校的是阁下的天资，并非是找你打架。”

伍崇卿晓得苏颖超怕了自己，不禁哈哈一笑，道：“那你要怎么个考校法？咱俩若不出手打架，难不成是要画圆不成？”

“答对了。”

苏颖超给折磨了一整夜，终于露出了笑容，颔首道：“我就是想画圆。”

他低头望向桌上的两碗火酒，轻轻一笑，骤然间长剑出鞘，剑尖探入了的地狱火海之中，自在半空中飞横而过。轰！点点青焰凌空而转，半空中现出了一个大火圈，望来罕正无匹，宛如月轮。

伍崇卿愕然道：“圆？”

苏颖超还剑入鞘，微笑道：“没错，就是圆。伍少爷，太极是圆的、日月是圆的、连吃饭的碗儿，地下的轮子，也统统是圆的，来吧，你只消能画出一只真正的圆，在下这本三达剑谱，立刻随时双手奉上。”

伍崇卿双眉一轩，道：“就这样？”苏颖超淡然颔首道：“就这样！”

嗡的一声大响，伍崇卿袖剑飞出，气势如同奔雷，转眼间酒水飞洒，半空中现出一只大圆，状如满月，宛如天女散花，众伙计见得天地奇观，莫不骇然出声，只觉这只圆饱满浑正，便算用尺规来画，怕也不过如此。

人人赞佩有加，转看苏颖超，却只低头默然，竟连看也没看上一眼伍崇卿斜目望向对座，淡然道：“苏君，这够圆了吗？”苏颖超摇了摇头：“差之远矣。”

伍崇卿沉下了脸：“何以见得？”

苏颖超以手支额，幽幽的道：“说了怕你不懂，还是不说吧。”

伍崇卿朝桌上一拍，厉声道：“说！”掌力拍落，烛台、菜肴、酒碗、筷子全跳了起来，伙计们看在眼里，也不禁吓得向上一跳。

苏颖超叹了口气，低声道：“伍少爷不必动怒，你方绕的圆儿并不算是正圆，依我看来，你连七除二十二也及不上，遑论一一三除三五五……”

伍崇卿森然道：“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一一三？”苏颖超好似有些心懒了，他目望窗外，轻声道：“一一三除三五五，可得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伍崇卿怒火上升，仿佛遇上了疯子，一旁伙计也是听得一头雾水，却只有卢云心下一惊，忖道：“这是密率。”

卢云博学古今，自知天下最初的密率载于「周髀算经」之中，以七除二十二为圆，三代以降，无出其右，直至千年之后，方有人跨前一大步，找到了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此即南朝祖冲之所创的「缀术」，也就是苏颖超口中一一三除三五五的由来。

伍崇卿不耐烦了，他转头去瞧线香，只见香头早已烧去了大半，只余下短短一截，冷冷的道：“苏君，少耍嘴皮子，你想说服小弟，劝你拿真工夫出来。”

苏颖超微微点头，“也好，口说无凭，咱俩还是剑上见真章。瞧瞧是你圆还是我圆？”说话间执剑在手，平举胸前，伍崇卿也是冷冷一笑，霎时亮出了袖剑，二人剑尖相抵，各自不动。

喝啊一声，猛听伍崇卿一声清啸，随即举臂横扫，袖剑一抖，再再次旋出一个大圆弧，却于此同时，苏颖超恰也挥剑而出，剑尖却也绕出了一个圆圈。

双方各出一圆，听得「当」的一声轻响，剑刃互撞，双圆相交，火花立时四溅，只见伍崇卿的袖剑受力晃荡，竟尔摆荡开来，转看苏颖超的配剑，却慢条斯理的绕完了大圆圈，神完气足。

伍崇卿吃了一惊，万没料到对方还藏了这手功夫，竟能拂开自己的青锋，他满心不信，森然道：“输……大哥，请小心了。”

深深吐纳间，一时全身紫光流转，手腕更是青筋暴起，众酒保远远看着，心下自是暗暗惊惧，料知此人运足了气力，这一剑必然锐不可挡，双方硬碰硬之下，公子爷的长剑非得折断半空。

伍崇卿潜运发力，气势万钧，苏颖超却是不动声色，只管安坐不动，但听「呜哇」一声怪吼，伍崇卿的剑上暴起紫光，随即化作一只大圈，扑面而来。

一片紫光笼罩中，苏颖超提起了长剑，起地面下的送出了一个圆弧，听得嗡嗡清响，双剑相交，这回伍崇卿的袖剑非但给远远荡开，连身子也是晃荡不休，险些从椅子上摔了下去，他大惊失色，连忙坐正了身形，愕然道："你……你哪来这么大的气力？"

"我没有用力，"苏颖超还剑入鞘，摇了摇头，伍崇卿喃喃自忖，顿时「啊」了一声，心下醒悟："你……你是借了我的力？"

"没错。"

苏颖超抬起头来，，微笑道："因为我比你更圆。"

骤然之间，全场醒觉，连从没练过武的酒保也听懂了几分道理，伍崇卿之所以会输，并非是气力不及，而是他的圆不够圆，故而被连打带消，卸下全身气力。

伍崇卿深深吸了口气，道："你这个把月来神思恍惚，便是在搞这玩意儿？"

苏颖超叹了口气，慢慢把剑送回了鞘里，点了点头。

近月以来，苏颖超日夜埋首书案，却没人明白他在做些什么，人人都当「三达传人」失心疯了。连琼芳也不例外。却没人知道他正在求一个崭新的武学境界：「无上正圆」。四两之所以能拨千斤，是因为「圆」，车轮之所以会载重，也是因为圆，太阳是圆的，太极是圆的，越圆的东西越不受力，越圆的东西越能借力，只消能寻出一个举世无匹的正圆，非仅工匠技艺要迈进一大步，连武林高手也能藉此展开心法，从而借力打力，无往而不利。

伍崇卿冷冷的道："依次看来，苏君设下这道考题的用意，便是要伍某一起下海画圆了？"

苏颖超叹道："你说对了，这些时日来，苏某日夜苦思，就是盼能画出一个举世无双的正圆，如此一来，我或许便能给它开方了。"

伍崇卿皱眉道："开方？什么叫开方？"

苏颖超解释道："开方就是开平方，如十六开方得四，二十五开方得五……"伍崇卿不耐烦了挥手道："行了，这和画圆有何干系？"苏颖

超微微苦笑，抚面道：“伍少爷还听不懂么？我要化圆为方啊。”

“化圆为方？”伍崇卿微感错愕，众酒保也是满面不解，卢云却是大吃一惊：“他想化圆为方？这……这怎么办得到？”

所谓化圆为方，简而言之，便是拿了一只圆盘子，却要做出一只大小全然相同的方杯子。而其中第一个难题，便是要给「密率」开平方。举例而言，若圆盘子是九寸见方，开方后得三，自能据此作出一只相同大小的四方杯，然而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密率」本身是没有尽头的，一个连余也除不开的数儿，遑论要将之开方？

自「九章算术」问世以来，「化圆为方」便是举世公认的第一难题，此时连卢云也为之骇然，却要伍崇卿怎么听得懂？他满心不耐，只目望桌上的线香，沉声道：“苏君，什么方方圆圆的，我听都懒得听，你明说吧，你究竟为什么想画圆？这和「三达剑」有何干系？”

苏颖超微微苦笑：“伍少爷，这就是「仁剑震音扬」啊。”

「天下第一守招」大名一出，伍崇卿不由啊了一声，卢云也不禁站了起来，他神思如电，深深吐纳几下，心中顿时豁然开朗，“对了，「化圆为方，化方为圆」！这就是宁不凡的仁剑诀！”

今夜并非是卢云第一次见识「仁剑」，早在十年前宁不凡与卓凌昭生死大战，他便曾目睹过这招「仁剑震音扬」。奈何当年卢云的武学造诣不足，虽把胜负看在眼里，却难以领略「仁剑」的奥秘，如今十年水瀑独居，道贯天地，再把苏颖超的说话听入耳里，内心已是一片雪亮。

华山的「三达剑」中，算计最精的便是「智剑平八方」，当年宁不凡轻描淡写，却尽破「剑神」的种种奇招，仗的便是「智剑」的料敌机先。这套剑法寻敌破绽，专攻不守，招招直指敌方要害，是以它的每一招都必须是「直」的，从己方剑尖到敌方要害，那势若奔雷、妙到颠毫的一直线，便是「智剑平八方」。

「智剑」攻敌所必救，出剑时自也忌讳与敌刃相交，以免受制于人。可「仁剑」不同，夫仁者，二人之事也，「仁」这个字，说得便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两人同行，可以分高低，可以分敌我，当然也可以交朋友、结同心，故而「仁者之心」，并非是敌我之心，而是「推己及人」、「与彼同心」。正因要与彼同心，「仁剑」出手时绝不害怕与敌刃相交，相反的，它的每一招、每一式，都要与敌方兵器

紧紧缠绕，故而「仁剑」的招式绝不能是笔直一线，它必须是「圆」。

圆是世间最大的形状，覆盖之广，无所不包。圆也是天地最弱的的形体，受力再深，举重若轻。唯有这「至广至柔」的形样，方能包容万物、与敌同体、进而与敌同心，最终消弥敌方一切杀意，进至化敌为友，以期「仁者无敌」。

仁者之无敌，并非是说杀光了所有敌人，而是说他打心底里就没有敌人。也难怪这招剑法会以「仁」字之定名，它的心法确实与专攻不守的「智剑」截然相反，它压根就不想击败强敌，它打从心里就敌我不分，只盼与敌同欢、与敌同泣，独此胸襟，方足称「天下第一守招」而无愧。

念及「仁者之剑」，卢云如痴如醉，一面思索宁不凡的武学奥秘，一面印证自己在水瀑里的所悟所得，内心真是喜悦兴奋、无以复加。只是伍崇卿对这些学问毫无兴趣，只听他冷冰冰的道：“听苏君说得口沫横飞，敢情你已练成了仁剑？”

苏颖超神情落寞，叹道：“我若练成了仁剑，还能容你在此猖狂吗”伍崇卿哈哈大笑，蓦然间怒目圆睁，厉声道：“说得好！”话声甫出，左手向前探出，直取「三达剑谱」，那右手袖剑则如雷霆闪电，一招「独劈华山」亮出，便朝苏颖超脑门砍落。

伍崇卿不再画圆了，有了先前吃亏的例子，他这一剑已是当头直劈而下，正是伍定远亲传的「拳中剑」，苏颖超知道对方撕破了脸，已要公然劫夺剑谱，当下也拔剑而出，剑光旋绕如盘，护住了头脸，正是宁不凡的绝学：「仁剑震音扬」。

伍定远对上宁不凡，前后两代「天下第一」，双方传人已然正面交手，这厢伍崇卿苦练筋骨，师承乃父，动起手来只在乎三个字：「够不够快」「够不够狠」「够不够重」，似他这般霸悍身手，本就不该学人家画圆圈、绕迂回，有这招「独劈华山」气势磅礴，将一身阳刚之气发挥的淋漓尽致，却不知三达传人的「仁剑」能化解掉几分？

当然巨响之中，双剑相交，只见伍崇卿身子一晃，袖剑已然受力荡开。转看苏颖超，他的长剑则是成了一只大圆盘，半空旋转不定，

一路飞上了屋梁，随即坠落下来，倒插桌面，至于持剑的右手则是微微发抖，掌中空无一物。

输了，事隔月余，画了千万个圆，三达传人的「仁剑」依旧是虚有其表，毫无长进。

“输大哥啊！”伍崇卿仰头狂笑：“回家再多画几个圆吧，这本「三达剑谱」就让小弟替你保管吧。”

他伸出手来，正想将剑谱收入手中，却听「啪」的一声，肩头上拍来了一只黑毛大手，听得一人冷冷得道：“坐下。”

酒楼里的第四位客人到了。卢云凝目去望，只见店里多了个黑熊也似的壮汉，他嘿嘿冷笑，将手攀在伍崇卿的肩上，瞧那横眉竖目的面孔，腰上还缚了一柄大刀，却不是「山东老神刀」的宝贝儿子、宋通明是谁?

这宋通明是卢云的小同乡，过去虽不常来往，却因同是山东出身，颇有香火之情，是以一眼便认出人来了。看他满面狞笑，只管把手攀在伍崇卿的肩上，森然放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本不费功夫……黑狗王，咱找了你一整晚，想不到你躲在这里乱咬人啊？”

伍崇卿默默坐着，只任凭对方搭着自己的肩，不言不语。这宋通明很坏，他一边在伍崇卿耳边放着狠话，一边拿起人家的酒碗，打算免费来喝，不忘朝苏颖超嘿嘿笑道：“苏老弟，别怕这只黑狗王，他的真面目已经给人家揭穿啦……告诉你，他便是闯入太医院的黑……”黑字才出，碗到口边，嘴唇稍沾酒水，登时「啊呀」一声，痛得打翻了酒碗。

黑狗王的酒水不是给人来喝的，上头着了青焰，望之便如同地域火海，宋通明妄自来尝，不免大吃苦头。眼看酒碗便要落地，忽听「嗤」的一声，面前横来了一只手掌，半空中截走酒碗。

酒楼里的第五位客人到了，那是一条蒙古大汉。

无畏者，无敌也。蒙古蛮人提起了酒碗，咕噜噜地大口喝了下去。

这碗酒不是寻常烈酒，而是魔焰烈酒，能喝将它下去的人，肯定是妖魔鬼怪，不过这人确有几分能耐，熊熊烈火灌入了喉头，他还很好喝似的添了舔嘴，仿佛炎海清凉。

“嗯。”

蒙古蛮子喝完了酒，嘴里鼻孔都窜着火，望来便如龙王吐火，狰狞万状。他斜睨着伍崇卿，嘿嘿一笑间，慢慢拿起了另一碗酒水，当头浇了下去。

哗啦啦……烈火当头淋浇，伍崇卿却只双手抱胸，任凭惹火淋上全身。看得出来，他不是躲不开，而是不想躲，他要和哲尔丹比一比「勇」。

武林里就是如此，好汉们不只比武功，更要比胆子、比威风。眼见伍崇卿眯眼垂首，不痛不痒，哲尔丹徒然大吼一声，破空暴响，一拳便朝伍崇卿背后击下。看这拳夹带黑影，带得店内烛火猛烈摇晃，正是他的成名绝技：「大黑天拳」。

嗖的一声，伍崇卿后仰翻空，身子半空旋转，宛如陀螺，全身火势给风力一激，经竟而硬生生熄灭了。哲尔丹毫不容情，转瞬间再发一拳，这回伍崇卿却不坐以待毙，但见他半空变位，头在下、脚在上，非但避开了哲尔丹的重拳，尚且回敬了一腿，已在一招内反守为攻。

乍见崇卿这等伸手，卢云登时心下一凛，暗道：“真龙之体。”

秦霸先、伍定远，俱是真龙之体。天下间能够锁紧经脉，在旧力将尽，新力未生之时，提前爆出一股神力的，唯有「天山传人」的独门武功。却不知伍崇卿是靠着何种法门苦练，居然得了乃父的神机真传。

伍崇卿于刹那间半空翻转，变招快绝，大出意料之外，可怜哲尔丹门户打开，随时都要给踢断鼻梁。眼看胜负将分，哲尔丹喝地一声，身子半空翻转，左掌向地一撑，竟也以倒立之姿面向强敌。

哲尔丹有备而来，有样学样，一趟贵州回来，他也想出了抵御对手的法子。

砰地一声大响，两人各出一记重腿，足底相撞，巨力对冲，带得两条大汉同时向后仰翻身，二人足底方才沾地，也是怕对方下手偷袭，便又不约而同跨出马步，再发一拳。

巨响生出，两大高手拳劲再次抵消，便又同时退开三步，脚步才一站稳，猛听「啪啪」两声清响，这个拳振巾裳，那个提足振脚，再

次摆出了拳脚架式。

不过一眨眼的功夫，两人棋逢对手，拳碰拳，腿斗腿，打得是天衣无缝。明明事前并未演练招式，动起手却是忒煞好看。

“好啊！”店内传来喝彩声，卢云急急去看，楼梯里却又奔上了两人，一个是「河北祝铁枪」祝康，另一个则是江湖上的老字号，正式「点苍七雄」的赤川子。眼看贵州之行的原班人马几要齐了，卢云不由微微一笑，心道：“这可好了，琼芳小妹给未婚夫找帮手了。”

而眼前这些人全是熟面孔，那哲尔丹、祝康、宋通明等人皆随琼芳南下贵州，自也曾到过白水大瀑。至于赤川子也是个老字号，当年卢云担任长洲知州时，便曾在欧阳南的府邸上见过此人，虽称不上深交，点个头、敬杯酒的情分总也是有的。

全场高手到齐，看伍崇卿少年轻狂，不知得罪了多少武林同道，此时已然身险重围，别说要劫夺「三达剑谱」，便算想毫发无伤地离开此地，怕也大为不易。

那赤川子倚老卖老，眼看情势一片大好，便大摇大摆走来，冷笑道：“伍少爷啊，那天在太医院里偷踢老道一脚的，就是你吧！至于暗算哲尔丹、打伤苏少侠，逼得宋通明跪地求饶的，想来也是你吧……”听得此言，卢云不由低呼一声，方知宋通明先前那个「黑」字所指为何，原来所指便是闯入太医院的「黑衣人」？

太医院之争，卢云也曾听琼芳提过，她说腊月时有个黑衣高手闯入太医院，连败哲尔丹、苏颖超，一口气打翻了五十八名高手，莫非这名黑衣怪客便是崇卿?

卢云惊疑不定，苏颖超确实默默无言，好似早已知道了此事。那宋通明则是摩拳擦掌，正想着如何烹调黑狗，猛听得“宋通明跪地求饶”这七个字，不由大惊道：“赤川老道，谁跪地求饶啦？你别再这儿加油添醋、含血喷人啊！”

赤川子脸上一红，没想到自己说得顺口，竟然得罪人了，忙道：“是了，伍少爷，那天你虽没人见人厌，至今连个老婆也讨不着，你这般欺侮一个可怜人，不觉得良心不安么？”

“放屁！放屁！”祝康笑得直打跌，宋通明则是越听也火，猛将赤川子一把退开，上前喝骂：“伍崇卿！一人做事一人当，你那日既敢大

闹太医院，今夜就别怨咱们找上你来，你说！你想如何交待这个……”话还在口，忽听远方传来啸声：“何方高人在此！何不现身相会？”

这人功力好纯，发声处虽远，却震的窗帘屋瓦隐隐作响，万福楼内上从卢云、苏颖超；下至赤川子、祝康，人人都是「咦」了一声，不知是谁在纵声作啸？

宋通明茫然道：“谁呀？大半夜鬼喉鬼叫的……”他从窗外探出头去，但见街上安安静静的，行人一发不见踪影，连商贩也都收摊了，他看了半响，不明究理，只得转回头来，继续叫骂：“黑狗王！这个场子你打算如何交待？”

伍崇卿没有吭声，只管低头望地，仿佛若有所思。祝康也出马了，要头来劝：“伍少爷，这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你别为自己有爹爹护着，偏能胡作非为，想令尊官位在大，至多也不过奉天翔运推诚武臣、一等忠良威武侯、外挂五军大提督爷、七十万正统军走马符……”

祝康唧唧聒聒，官名倒是记得滚瓜烂熟，想起武定远的权势，众人越听脸色自越难看，宋通明气急败坏，只能急急遮住了祝康的小嘴，骂道：“混蛋，少说两句！”

打狗要看主人面，武定远是本朝大都督，养的狗自也如二郎神的哮天犬，见谁咬谁，刀枪不入。众人若要把伍崇卿打死打伤，一旦引出了黑狗王的亲爹，事情必定难以善了。

众人满心气馁，还不知如何是好，忽见哲尔丹跨步走来，他从桌上扛起酒馆，在地上淅沥沥的撒落酒水，随即提起烛台，朝地上扔了过去。

轰的一声，地上燃起了大火轮，望来好似一个门圈，哲尔丹他入火焰之中，戟指定向崇卿，慢慢指端回旋，便朝自己的喉间比了一横。

哲尔丹之所以能揭破崇卿的身份，其实便是因为这个手势，当日「魁星战五*」里一场比武，原本蒙汉双方公平较量，却有个黑一少年暗中出手，三番两次替娟儿舞弊，哲尔丹见状大怒，便以这个手势大加挑衅，嗣后台医院里一场激斗，黑衣人居然也以此手势奉还，是以哲尔丹老早就疑心崇卿了，只是疑在此人家世显赫，自己又苦无证

据，这才起意让琼芳出手干预，谁晓得贵州之行竟然一无所获，便又把他硬生生逼了出来。

哲尔丹走入火圈之中，双手叉腰，背对着崇卿。他的意思很明白，什么大都督、什么正统军，他才不相管，今夜之事，当凭武力论断。一会儿若是打死打伤，恕不赔偿。便是武定远找上门来，他也只管往关外一套，便从此遁迹漠北。武定远即便权势熏天，又能拿它奈何?

哲尔丹大肆挑衅，众人自是大为振奋。便又重新包围上来，只见伍崇卿腹背受敌，前有「漠北宗师」，后有「神刀少主」，至于赤川子、祝康虽没能耐成大事，补上两脚的本事还是有的。再看苏颖超始终安做不动，议会若要与哲尔丹联手出招，伍崇卿武功再高，却也是查翅难逃。

四面楚歌中，伍崇卿殊无逃命之意，他静静望向桌上线香，忽道："熄了。"

听得着没来由的两个字，宋通明不觉一愣："熄了？什么熄了？你的屁股熄了么？"这话莫名其妙，连他自己也听不懂，正待再说，祝康已扯住了他的袖子，低声道："他说那线香熄了。"

宋通明转头去看，果见桌上插了一炷香，早已烧成了灰烬，原来什么熄不熄的，却是这玩意儿熄了。宋通明呸了一声，喝道："臭小子，香熄了，老子心里的斗志却没熄半点！告诉你，你想装疯卖傻，磨耗时光，可没那么容易……"

"奉劝诸位一句……"伍崇卿静静地道："快逃吧，迟了就来不及了。"

此言一出，宋通明先是一愣，之后张大了嘴，随即捧腹狂笑起来。余人也是相顾愕然，看伍崇卿孤立无援，如此身陷重围之人，居然还要人家逃命？一片大笑之中，卢云忽然双眼圆睁，急急抬起头来，望向了头顶屋梁。

宋通明哈哈大笑，还待胡说八道几句，忽然屋瓦上传来「咚」地一声，似有小鸟落了下来，这下连哲尔丹也听到了，不旋踵，苏颖超，祝康，赤川子，乃至于宋通明自己，人人都咦了一声，仰起脸来，呆呆望着屋顶。

屋内众人全是高手，，便祝康也属名门之后，内力俱是不俗，先后都听到了屋顶上的异响，赤川子皱眉道：“搞什么？可是下雪了？”好似在回答他的问话，猛听屋瓦上咚咚连响，似有大批老鼠奔跑而过，听来似是而非，说不准那是什么。

一片惊疑中，忽听崇卿叹了口气，道：“来了。”

“来了？”赤川子咦了一声，反问道：“什么来了？”正纳闷间，猛听一声凄厉叫喊：“救命啊！怪物来了啊！”

众人满心错愕，全都站起身来了，猛听窗外传来「砰」地一声巨响，万福楼下又是尖叫，又是惊呼，随即传来桌椅翻倒声，似有大批伙计落荒而逃，众人面面相觑，还不知该当如何，却听楼下哭叫声越来越近，一阵脚步急乱，楼梯里奔来了一群酒保，哭喊道：“怪物来了！怪物来了！大家快躲起来呀！”

赤川子满面惊疑，道：“什么怪物？”他推开窗扉，便想朝楼外察看，猛听「啊」地一声惨叫，只见他向后急急翻倒，跌了个四脚朝天。照壁上却躲了一枚箭羽，箭尾兀自颤震不休。

眼看万福楼外竟有埋伏，屋内高手一片哗然。宋通明急急奔向了窗口，大怒道：“什么人？”话犹在耳，只听嗖嗖连声，黑暗中不知有多少飞箭射来，苏颖超眼明手快，忙将他一把拉倒，只听「哆」、「哆」几声轻响过后，窗台上竟哆了一排整整齐齐的箭羽。

碰……碰……楼下又响了起来，不晓得来了什么东西，竟似有头大象闯进了万福楼，一步一步轰轰作响。窗外却又埋伏大批箭手，不让众人离开。眼看万福楼竟给全面包围了，众高手有的惊，有的慌，有的趴伏在地，有的举掌护身，最后还是伍崇卿应变最快，他掌风扑出，抢先熄灭了烛火，随即扯落了窗边竹帘，遮蔽屋内情景，以免敌方再次放箭偷袭。

碰碰碰，碰碰碰……巨象脚步陡然加快，震得人人心中胆寒，转眼那声响便已上到了二楼，猛听「砰」地一声巨响，随即不闻声息。

四下一片死寂，反而让人更为害怕。祝康吞了口唾沫，他见十数名酒保缩身相拥，面色凄惨，忙拉来了一人，低声问道：“掌柜的，外来的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

「怪物，怪物」众酒保全身发抖，翻来覆去的就是这两个字。屋内众高手面面相觑，脸色也十分难看，眼见伍崇卿兀自坐着不动，宋通明忙扯住他的衣襟，低声到："臭小子，外头来的是什么人？可是你的帮手吗？"伍崇卿慢慢的道："放心，我这人一向独来独往，大家从来没有帮手？"

宋通明骂道："放屁！那为何要有人暗算咱们？"伍崇卿默默的道："最后一次劝你，快逃吧。趁「他们」没有来之前，诸位还有机会走脱。"

祝康咦了一声，道："他们，他们是谁？"

伍崇卿没有回答，他默默捋起衣袖，露出了两柄袖剑，打开扣环，将之解下。随后伸手入怀，掏出了几支梅花镖，另外又从靴子里抽出了两柄匕首，最后还从腰间解下铁链，这人竟是满身凶器，更怪的是此刻他居然一一将之解下，却不知要作些什么。

宋通明咦了一声道："你这是干啥？要向老子投降吗？"还待追问，却给祝康扯祝了衣袖，低声道："通明兄，我看情势真不大对，咱们还是先避一避吧。"

"避个屁！"宋通明勃然大怒，暴喉道："咱们这儿多少高手，却是要避什么？"

"此话一点不错，此时场面虽然有些古怪，可万福楼里满是高手，来自漠北的哲尔丹，出身山东的宋通明，加上高艺随身的苏颖超，全场天兵天将，就算大敌当前，亦能从容反击，却是何避之有？"心念与此，人人都是精神一振，祝康也提起了红缨枪，高声叫好，脚下却不住向哲尔丹靠近，想来是要找靠山了。

一片宁静中，人人都在臆测楼外情势，伍崇卿自己则默默无语，只见他将一身黑不外袍脱了下来，露出了精壮的上身，众人把他的体魄看入眼里，不由又是低呼一声，只见此人当真魁梧，肩是铁，腰是铜，双臂上下布满青筋，犹如庙里的潘龙绕柱。看的出来，这人真是下过一番狠功，方有这身横练筋骨。

正看间，忽见崇卿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只布囊，从里头倒出了大把银针，卢云凝目来看，不由心下一禀，之间布袋里的银针长约寸许，隐带蓝光，不正是当年「白花仙子」所用的银针？众人暗暗惊疑，正

猜测他是否另有诡计，却见崇卿取起针来，硬朝自己的手臂扎落下去。

卢云大惊失色，险些叫出声来了。看胡媚儿的银针最是阴毒，昔年江湖高手只要中了一记，莫不急求解药，以免丧命，可崇卿却当作了玩笑，他一针接一针，随扎随扔，左臂扎完，又换右臂，好似意犹未尽，竟把双手便插，针孔密密麻麻。霎时之间，那毒气盘旋上升，转眼便已逼临肘间。

众人看的头皮发麻，伍崇卿确实面色如常，只见他转过身去，自向苏颖超道："苏君，当我是朋友吗？"伍崇卿素来古怪，这一问也是毫无来由，不免让苏颖超微微一怔，道："你……你，你有事拜托我吗？"伍崇卿轻轻的道："是，我想让苏君守着我。"

苏颖超愕然不解，反问道："守着你？"伍崇卿点了点头，在众人的注视中，只见他俯身趴地。随即双手向上使劲一撑，身子竟已倒立而起。众人惊疑不定，还在猜测他的用意，却见崇卿深深一个吐纳，竖起了两根拇指，竟又将身子撑高了数寸。

眼见伍崇卿闭上双眼，好似练起了少林寺的「一指禅」，自让众人看傻了眼，祝康愕然道："他这是干啥？可是在运功逼毒么？"宋通明干笑道："我我怎么知道？"正说话间，忽听哲尔丹咕噜噜的说了几句番话，似在察看崇卿的臂膀，众人心下一奇，便也尾随去看。

忽然之间，这边「咦」一声，那边「诶」一记，只见伍崇卿的臂膀上有一幅烙印，看那神鹰扑展双翅，正正烧在崇卿的黝黑肩头上，仿佛是牲口打印一般。祝康吞了口唾沫，纳闷道："这这是什么记号？"宋通明茫然摇首，只是一头雾水，便瞧向了赤川子，那赤川老道又怎么说得出道理，一脸疑惑之中，便又把眼光看向了哲尔丹。

全场惊疑不定，无人知道这烙印的来历。却只有卢云张大了嘴，已是作声不得。

这不是卢云第一回撞见这烙印了，在扬州、在北京甚至在胡媚儿的右臂上，卢云也曾见过一模一样的印记。一时之间，卢云双手握拳，掌心出汗，慢慢的，眼前的那只烙印化作了一方碧绿玉玺，带着自己走遍了千山万水，十年来流放天涯的辛酸，也全数跃回眼前。

当年离开京城的前一夜，最后给自己送行的，正是眼前的小崇卿。他交给卢叔叔一方玉玺，从此也把卢叔叔放逐到了天涯海角，在

那段风飘雨摇的岁月里，柳昂天倒台，景泰朝覆灭，正统朝创建，乃至怒苍被围，自己坠入水瀑一切熟知的东西全给毁去了，而那天地动乱的起源，就在那方玉玺上。说来那夜年方十岁的小崇卿，正是死神的信差。

事隔多年，卢云始终不明白，当年玉玺是怎么来到崇卿手里的？他说这玉玺是艳婷交给他的，可十多年前，艳婷自己也不过是个天真小姑娘，她是从哪儿找出这方传国玉玺的？她又为何要崇卿转送而来？难道她不知道这玉玺能害死人么？

一片寂静中，猛然「砰」地大响，打断了卢云的思绪，众酒保吓了一跳，哭道："来了、怪物又来了。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众酒保哭叫奔逃，四处寻找藏身之地。待见屋角处有个包厢，便一股脑涌了进来，才把门关了，惊见包厢里早已坐了一名男子，头戴大毡，模样阴森古怪，众酒保大惊哭喊，又要朝包厢外奔逃，卢云怕他们嚷了起来，忙解下大毡、取出戏票，又朝桌上酒菜指了指，表明自己是看戏的客人。

眼看这人喝酒吃菜，应该不吃人肉，众酒保稍觉心安，才要说话，又听「砰」、「砰」大响，楼梯里脚步竟是益发响亮，众酒保吓得魂飞天外，霎时一个个钻到桌子底下、抱头发抖。

卢云见他们害怕得厉害，自也犯上了心疑，他把耳孔贴在墙上，只听楼梯里脚步杂沓，来的竟不只一个人，好似有许多高手到来，卢云微微沉吟，正猜测来人身份间，忽见手上的戏票写了两行字，上书："卖面郎巧遇故人子，杨太师计围万福楼"。

卢云心下震动。这才明白这两行字的意思，原来有人未卜先知，早已预料到今夜之事了。看起来，有人急着告诉他一些事……自己只消把整出戏看完了，十年来的种种变故动荡，今夜必有答案。

包厢里的卢云深深吸了口气，已然静下心来，等候强敌现身。包厢外的众人则是议论纷纷，正商议间，忽然又是「轰」地一声大响，楼板隐隐震荡，一片惊骇间，慢慢地，沉重巨响黯淡下去，楼梯里却又传来了轻轻地脚步声，好似有猫儿悄悄上来了。

赤川子愕然道："他奶奶地，到底什么东西来了？你们谁过去瞧瞧啊？"祝康双手惊摇，宋通明也朝楼梯口指了指，想来是要赤川道长亲

自过去察看。赤川子呸了一声，痛骂道："没用地东西！亏你俩还是自称什么抚远四家，连点胆子都没有！且让老道过去瞧瞧。"

听得此言，众人都是又惊又佩，连哲尔丹也肃然起敬了。赤川子哼了一声，也是他一辈子龙套，好容易可以呈英雄，便大摇大摆走到了楼梯口，鼓起毕生勇气，小心细喊："谁呀？"

楼梯里静悄悄地，什么都没了，赤川子茫然道："又没声音了。"

他清了清嗓子，细声道："他奶奶地，下头有人吗？再不吭气，别怪老道骂人啦！"不待答应，便已污言秽语骂了起来，模样十分凶狠。

骂了半晌，楼梯里久久无人答腔，赤川子不由松了口气，便慢慢转过头来，笑道："搞什么？根本没人哪。"

正笑间，忽听背后咚地一声，再次传出了低微异响，赤川子咦了一声，当即偷眼瞄后，只见楼梯里缓缓升起一道黑影，已朝自己背后逼近而来。

"妈呀！"赤川子飞身起跳，一时头也不回，便已冲回了人群之中，牙关颤抖。

楼梯口照出了一条黑影，看模样佝偻弯腰，手上还抱着东西，望来阴深古怪之至。满场高手大为惊疑，不知什么人来了，卢云也是暗暗惊异，当下凑过眼去，从门缝向外瞧去，等着来人现身。

一片屏气凝神中，众高手严阵以待，或双手握拳，或紧握兵刃，都在死盯着楼梯口，但听脚步低微，来人拾级而上，忽然人影一晃，楼梯里走出一名驼背老者，看他身穿家丁服色，手上拿着一只包袱，地头走到一张板桌旁，便自坐了下来。

奇怪地老头，身做家丁打扮，手上还拿了个油布包，好似是给少爷送饭来地。

眼看雷声大，雨点小，一时间，众人忍俊不禁，只听宋通明捧腹大笑，祝康掩嘴骇笑，赤川自更是笑得人仰马翻，捶胸顿足道："哈哈！哈哈！什么妖魔鬼怪，原来是大惊小怪，这什么怪物不怪物地，说得便是这老家活么？可笑死我啦！"

世上怪物所在多有，看佛经里有修罗，有罗杀，有大小夜叉，地狱里还有什么黑面鬼，白无常，却没听说有鬼怪身穿家丁服饰地。赤川子笑得眼泪渗出，便又奔到了板桌之旁，奋力一拳，重重捶上了

桌，厉声道：“小老头！你姓啥名谁，为何会在这儿装神弄鬼？快快给我从实招来！”

那老人低头默然，不言不答，只见它举起手来，拎起桌上茶壶，便给自己斟上了茶，丛人眼里瞧得明白，只见那老者提拿茶柄，食指上戴了一只黄金指环。

卢云心下一惊，一个月钱他人在扬州，一晚搭船北上时，便曾见到一名黑衣老者，当时他率领百鬼夜行，手上也戴了一模一样的金指环。此时再见此物，自让卢云暗暗心惊，已知这老者身分非同小可。那赤川老道却是不知死活之辈，犹在狂声叫骂：“老头！说话啊？再不作声，小心老道一耳光赏给你啊？”

正想扇出耳光，忽听背后传来低沈嗓音，嘶声道：“龙影！”

赤川子背脊发凉，他悄悄撇眼回望，惊见背后无声无息站着一人，他身穿黑衣，头戴黑罩，吊起了一双冷眼，只见瞪视自己。

“交出东西！”

背后来的是一个黑衣人，它的嗓音低沈苦闷，闻来仿如鬼魅夜哭。赤川子毛发尽竖，霎时拔腿狂奔，再次蹼入了同伴的怀抱中，哈哈苦笑道：“来啦！又来啦！黑衣人又来啦！”

黑衣人！真的又是黑衣人现身了，屋内众人全傻了，看面前这怪客浑身黑衣，遮住面貌，那身打扮岂不于闯入太医院的黑衣恶鬼一个模样？人人呆呆望向那名黑衣怪客，又朝倒立在地的伍崇卿瞧了一眼，顿时间鸦雀无声。

众人费了偌大的劲儿，上天下海，总算查清楚黑衣人的身分，已知那大闹太医院的黑衣怪客便是崇卿，可说也奇怪，好容易才揭破这条黑狗的身分，谁知道万福楼里竟又来了一只黑猫？却又是怎么回事？

黑猫黑狗，黑虎黑羊，黑衣人接踵而来，好似一胎双胞，又似分店开张，总之越来越多，全场错愕无已，不过卢云并不惊讶，他虽没去过太医院，可他去过扬州渡口，它曾见过更多的黑衣人，至少有百人以上，全听那只「黄金指环」指挥卢云有心查看虚实，当即收声屏息，弯腰下来，从门缝向外查看。

黑衣人越走越近，看它身上杀气极其浓厚，才走到包厢门外，众酒保大受惊吓，竟是一个个大哭大叫起来，那黑衣人听得哭声，脚步微微一顿，卢云眼里也看得明白，只见那人腰上挂了一道铁令牌，阴刻雄鹰，双翼全展，上刻四字？文，见是「镇国铁卫」四个字。

卢云微微低呼，不觉「啊」地一声，叫了出来，骤然间「砰」地大响，包厢房门破开，余波震及，窗扉全数震开，只见黑衣人斜过了一眼，冷酷目光扫来，望向了包厢上下人等。

场面肃杀，众酒保无所遁形，一个个欲哭无泪，只能躲在桌子底下，不敢稍动。卢云也垂下了脸，把全身气息收住了。

黑衣人的耳音极为灵敏，他对酒保的哭叫充耳不闻，可卢云的那声诧异低呼，却让他察觉有异。他撇过了眼珠，瞧向了卢云。双方一站一蹲，卢云晓得只要一个不慎，双方便要暴起动手，索性也不起身，只管垂首不动，任凭那双冷电般的眸子朝自己身上扫荡。

今夜此时，卢云决不轻易出手，他一定要把整个戏看完，未到水落石出之前，他绝不妄动。

双方谁也没作声，只见黑衣怪客慢慢走来，手掌便朝卢云头上的「百汇穴」放落。卢云心下大惊，要知道：「百汇穴」乃是人身要害，对方只须轻轻一吐掌力，便能要了自己的命。卢云不愿坐以待毙，只能暗运内劲，等着反扣对方的脉门，将来人反震而死。

骤然间，对方的手掌从面前移过，卢云眼里看得明白，只见那人手上满布疤痕，或刀伤、或火烫，其状至惨，便于当年的杀人王「萨魔」相仿。当此一刻，卢云心里忽有异感，她深深吸了口气，内心隐隐生出了犹豫。

杀与不杀，挡与不挡，俱在一念之间。

一片肃杀中，卢云默默低下头去，竟然收敛了气息，垂手不动，任凭对方触及自己的脑门。

黑衣人的手触到头顶，虽然冰寒彻骨，其实未运内力，他一路从卢云的头顶向下抚摸，来到面颊，来到喉头，卢云始终不曾反抗，只是静静蹲在地下，闭眼噤声，坦然来受。

头顶乃是人身尊严之处，岂容他人肆意触碰？若是十年前的卢云受此大辱，势必勃然大怒，誓死相搏。可现在他却不吭声了，这并不

是说卢云怕了，而是说他的本领大了。今日的卢云功力深湛，一动手非生即死，正因如此，他反而没了火气，便遇上了胯下之辱，亦能释怀。

也不知过了多久，地下传来轻响，黑衣人终于走了，只是看他脚下方位，却是朝宋通名、祝康等人而去。

卢云没事了，宋通名等人却倒上了八辈子大楣，众人面面相觑，一不知这黑衣杀手是何来历，而也不解他想干些什么，只是看这家伙也是黑衣人，八成与伍崇卿认识。祝康心下惊慌，忙蹲到了崇身边，细声叫道："伍少爷，你的朋友来找你了，快起来招呼吧。"

伍崇卿双眼紧闭，还在那儿两指倒立，对身外事浑然不觉。祝康大起了胆子，朝他脸上拍了拍，却听他「啊」了一声，好似触到了一块烙铁，疼得掌心发红。

黑衣人越逼越近，伍崇卿却还在睡大觉，什么也不管。除康颤声道："怎么办？咱们要和这家伙打架吗？"赤川子颤声道："你随意吧，老道得先回家啦。"

说话间便朝窗口奔去，竟是要跳楼逃生了。

「哆」、「哆」几声轻响爆出，赤川子才把竹帘掀开，窗外便又射入了几枚飞箭，直吓得他著地滚翻，窜到了哲尔丹脚下，哈哈哭笑道："完了！无路可走了！"

先前伍崇卿连番告诫，示意众人速速离开，当时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没想到此时真已逃不掉了。眼见黑衣人益发逼近，祝康明白定得有人上前应战，当下把牙一咬，双手并起，奋力前推，便把宋通明推了出去。

啊呀一声，宋通明跌跌撞撞地来到了路上，骇不及回头骂人，耳中便听森然说话："龙影……"

"交出东西……"

寒夜之中，黑衣人默默踏步而来，那模样好似地狱恶鬼降临，可畏可怖。宋通明心里千万遍地咒着祝康，奈何强敌已在眼前，跑也跑不掉了，满面无奈中，索性将心一横，把身一转，暴吼道："来者何人！报上名来！"神刀少主拿出气魄了，看他此刻双手握拳，挡于道

中，当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黑衣人却没有理会，只管低着头，默默向前，低声说道：“龙影……交，出，东西……”

黑衣人不断表明来意，可众人却是一头雾水，一不知此人要找什么东西，二也不解他口中的「龙影」是谁？一片骇异中，那黑衣身影缓缓近前，渐渐逼近，双方相距十尺，越来越近，即将正面遭遇。宋通明扯开了大皮袄，亮出腰上的翔鹰宝刀，厉声道：“朋友！我管你要什么东西！快给老子停步！”黑衣人沉着脸，低着头，非但不曾停步，右手还缓缓举起，凌空置于腰间，模样似要出剑。宋通明心下微惊，急忙去看那人掌中，这会儿却没见到东西。

说也奇怪，敌方煞有介事，摆足了出剑架式，可他的掌中空无一物，腰间更不曾悬得有剑，真不知来人意欲如何？眼前黑衣人越逼越近，宋通明不由有些胆怯，可转念想起老父得赫赫威名，自己也练就了一身本领，却有什么好怕得？霎时深吸了口气，握紧刀柄，森然道：“一群王八蛋！老子最恨你们这帮装神弄鬼得东西！把你的面罩解下来！”

黑衣人没有停步，更没有解下面罩，他沉肩弯腰，深深吐呐，五指放置腰间，渐渐紧握，好似真握住了一直剑柄。宋通明不甘示弱，当下刷地一声，抢先抽出了「翔鹰宝刀」。

翔鹰宝刀原称「天雄」，此刀沉重中不失锋锐，乃是山东神刀门地传家之宝。此际宋通明执刀在手，信心大增，正要再次放话，陡然间，听得嗡的破空大响，黑衣人右臂高举，迎向天际，仿佛也抽出了一柄真剑。

宋通明大吃一惊，他不知对方有何诡计，只得朝哲尔丹望去，却见漠北宗师双手抱胸，早也盯紧了黑衣人的一举一动。想起背后还有同伴撑腰，宋通明心下一宽，复又握紧了刀柄，冷笑道：“老兄，你有种再走一步试试。”

人影急晃，黑衣人岂止走了一步，一时连上七步，已然逼近了面前三尺。宋通明惊怒交并，怪吼道：“神刀劲！”

宋通明率先动手了，这神刀门秘传一门绝学，便是「神刀劲」，一旦望兵器灌注真气，纵使握的是寻常钢刀，亦能削铁如泥，何况手中握的就是祖传宝刀「翔鹰」。此刻管那黑衣人手中是真剑，是无剑，一会儿若要硬挡，都得给自己连人带剑斩为两截。

「神刀劲」出手，气势磅礴。黑衣人并无退让之意，他睁着冷电般的眸子，待得刀锋将至眼前，骤然间右手急抽，场里也是一阵劲风暴响，似有极锋锐得物事迎面而来。

说也奇怪，对方手上并无兵刃，为何会有兵刃破空之声？宋通明咦了一声，满面错愕，还不知该挡该躲，却听「砰」地一声，店里一张板桌，将黑衣人与「神刀少主」从中隔开。无声无息间，木桌从半空中飞过，但听得「嗤」地一声轻响，桌面裂开了一缝，随即分成两片，坠于地下，发出了轰然巨响。

桌面裂开了，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晓得它给剖为整整齐齐地两半。此景映入眼中，祝康浑身发抖，赤川子也是牙关乱颤，寒声道："这……这是劈空掌……"这话一说，全场都醒悟了，看对方手中无刀无剑，却能隔空让板桌裂为两半，此人必然练有一套玄妙掌法，方能凌空斩物。

劈空掌又称「阴手」，出手时远近自若，曲直如意，足以隔空伤人，故称隔山打牛。当年少林寺的灵智方丈便是个中高手。包厢里的卢云听到了说话，却是暗暗摇头："不对，这不是掌力。"

劈空掌精湛高深，可无论如何苦练，至多只能把这张板桌震碎打裂，却无法将之切得如此平整，不消说，对方手上定然藏有奇门兵刃，只是眼里瞧不到而已。

四下一片骇然，人人心中各有计较，那黑衣杀手却仍缓步上前，森然道："龙影……"说话间，他的右手再次握住了东西，牙关咯咯怒咬："交，出，东西！"

黑衣人的口气更凶了，可是谁也弄不懂他想要什么，只是砍他这副凶样，八成是要来索命的的，众人又惊又怕，宋通明更是首当其冲，他不想淌这混水，只能颤声阻止："等等……有话好说，别过来，先别过来……拜托……"堂堂的神刀少主，此时好似称了娇弱少女，眼见恶狼逼近，只能双手连摇，哀哀告饶，这黑衣人却似聋了哑了，只管步步逼近，宋通明欲哭无泪，脚步频频后退："求求你，先别过来……大家有话好说……拜托……拜托……"

"他妈的混蛋！"宋通明火大了，猛听一声怪响，厉声道："神刀劲！"

眼看宋通明提起大刀，发疯似的冲向前去，兵刃里灌注了内劲，激得四下风声大作，众人大惊失色，齐声道：“宋通明！别乱来啊！”

宋通明虽是个粗人，其实也有他的傻心眼。大吼大叫中，竟把一柄宝刀使得泼水不入，刀上更已夹带了「神刀劲」的猛力，不管对方使得是劈空神掌，抑或什么奇行兵刃，只消朝自己送来，终究会与「翔鹰」相撞。届时宝刀沉重，力强者胜，靠着自己以大吃小，必能让对方现出原形。

「嗤」地一声轻响，黑衣人右手轻挥，好似再次动手了，只是声响过后，四下却是静悄悄地，这回连破空声也没了，别说看不出招数的去路，连对方是否发招也瞧不出来。

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也瞧不到，宋通明面色有点凄惨，只能闭紧双目，把一柄「翔鹰」使得风吹不进，水泼不入，便朝对方身上撞去。堪堪便要挤到黑衣人眼前，猛听「嗡」地一声，左耳处破空激响，似有什么东西戳来了。

宋通明吓了一跳，这才晓得大事不妙，他错身让步，急急旋刀自卫，奈何宝刀转了半天，手上却感轻飘飘地，什么也没有撞着。正害怕间，头顶上传来「轰」地劲风暴响，对方直至此时方才真正出售，竟有东西朝自己地脑门直砍而下。

“娘呀！”宋通明什么也瞧不见，却晓得脑袋将成大西瓜，他吓得魂飞魄散，大喊道：“弟兄们，别愣着呀！”宋通明喊得惨，却没人晓得该怎么就他。毕竟敌方招式太过诡异，究竟使得是刀，是剑，是掌力，是暗器，全然瞧不出来，却该怎么替他挡架?

卢云见状不妙，忙从怀中掏出了一枚铜钱，正要屈指弹射，说时迟，那时快，一道剑光奔向了黑衣人得喉头，竟是又快又准。卢云心下大喜，暗道：“好个围魏救赵！”

当地火光大响，黑衣人回手自救，宋通明也逃过了一劫，看他摔跌在地，滚到了一名青年公子地脚边，便给搀扶起来。

一片欢呼中，苏颖超下场候教，在「三达传人」眼中，敌方使的是什么兵刃，他一点也不在乎，因为敌人的破绽永远只有一个，只要刺响喉头，他必会设法自救。

黑衣人出场以来首次受挫，他缓下脚步，凝望着苏颖超，嘶哑地到：“华山派？”

“正是。”

苏颖超很有气度，他听对方问及师门来历，当即剑尖向下，拿出了江湖礼数，抱拳道：“不凡先生座下大弟子，华山第十代掌门苏颖超，有缘拜见昆仑前辈，幸何如之？”

「昆仑」二字一出，众人都是满面惊疑，纷纷问道：“这……这人是昆仑门下？”苏颖超颔首道：“是，他手中那柄兵器便是「无形剑影」。”

全场啊地一声，这才懂得对方地招式何以如此怪异，原来是昆仑地那柄妖剑重新现世了。

昔时昆仑山有病名剑，只因剑刃无色透明，是以剑出无踪，剑落无影，世称「剑影」，传于门下四弟子钱凌异，自昆仑合派覆灭后，就此不知所踪，看这黑衣人手持此物，定与昆仑渊源极深。人是昆仑门人，卢云心里不觉微微一动，莫名间，一股奇妙地香火之情，竟是油然而生。

卢云一身神功，皆出自卓凌昭所赐，可这「剑神」其实不是什么好人，他在世时刚愎自用，先灭燕陵镖局满门，其后横行江湖，为祸多端，最终惹上了奸臣江充，便给设计铲除，竟使满门弟子死伤殆尽。倘使面前这黑衣人真是昆仑门生，那他恐怕便是硕果仅存地最后遗孤了。

卢云是个多情地人，眼见昆仑最后遗孤到来，心里岂能无感？他深深吸了口气，便猜起了那人地来历。只不知此人是莫凌山，还是刘凌川。那厢宋通明，赤川子等人命在旦夕，自没想这么多，一时屏气凝神，等着听黑衣人如何回话。

苏颖超道出了剑影的来历，也说出了「昆仑」一派的大名，那黑衣人身子微微一震，在众人的注视下，只见他脚步停下，喉咙发出呜

咽声响，面罩更为水珠所湿。祝康愕然道：“这是干什么？他……哭了么？”

黑衣人真的哭了，他垂下脸去，泪水滚滚而下，仿佛满腹冤屈，无限伤心，闻者莫不为之恻然。苏颖超皱眉道：“朋友何帮伤心？不知您是昆仑门下的哪一位，与「剑神」卓凌昭如何称呼？”

“掌门人！”，那黑衣人双手握拳，仰天大哭：“我要给你报仇！”说话之间，竟已冲杀过来，苏颖超嘿了一声，正待拔剑御敌，却听堂上传来苍老嗓音，说道：“老三，不要节外生枝。”

众人听得说话，不觉心下一凛，忙转过头去，只见堂上角落里坐着一人，看他手上戴只黄金指环，正是最早上楼的那名老者。

那黑衣人听得，竟尔闭上了眼，深深吐纳呼吸，似在努力忍耐什么。良久良久，他再次迈步前进，脚下却避开了苏颖超，正要朝伍崇卿走去，却听刷地一声，苏颖超横剑长剑，拦住了道路，静静地道：“朋友，不准过去。”

黑衣人沉下了脸，眼中满蕴恶火，苏颖超却是分毫无惧，他手指伍崇卿，道：“苏某不问你是谁，也不问你俩有何恩怨，总之一句奉告，这位伍少爷没醒来前，谁也不许去打扰他。”

此时伍崇卿锋在倒立运功，对身外事一概不知，苏颖超秉于江湖道义，不准谁来趁人之危，那黑衣人好似怕极了「三达剑」，听得说话，便又让开了脚步。正要朝伍崇卿走去，又听「刷」地一声，苏颖超眼不抬、脚不动，轻轻一剑指去，却又封住了黑衣人的去路。

眼看黑衣人迟迟不敢还手，苏颖超淡然又道：“朋友，我已经说过了，谁也不许打扰他，否则便是与我华山一脉为敌。”

听得「华山」二字，背后那名老者不再劝阻了，只管倒了杯茶，已在自饮自酌。那黑衣人则是低垂脸面，微起悲声：“宁不凡……我最讨厌宁不凡了……”苏颖超哦了一声，道：“怎么？你也认得家师？”“我当然认得他……我当然认得他……”黑衣人低垂脸面，将牙关咬得喀喀作响，猛地昂起头来，悲愤嚎啕：“宁不凡！我要生剁了你！”刷地一声，黑衣人怒目圆睁，反手抽出了无形剑，便朝苏颖超斩去。

时在黑夜，酒店里一片黑沉，敌方身穿黑衣，手上使得又是无形剑，骤然间暴起攻势，苏颖超自是什么也瞧不见，唯一还能望见的，便是握住剑柄的敌腕。

敌方手腕高举过肩，其人架式夸大，这剑无论是何招式，最后的方位都是朝自己的脑门而来，苏颖超无所惧怕，他凝视着对方的身影，瞬息之间，也已见到了敌招的所有破绽。

两腋、眉间、小腹、喉头、心口……宛如夜空的辉亮繁星，整整十八处破绽闪闪发光，全在指引自己的剑尖。苏颖超更不打话，霎时举手直刺，一点剑尖划破了无尽黑暗，后发先至，已朝黑衣怪客的右腋刺下。

「智剑平八方」之前，天下没有破不了的绝招。黑衣怪客纵使手持无形剑，却也逃不了厄运，他如要回剑招架，喉头便会迸出鲜血。若要向后避让，他的手腕便会中剑，从而缴下他的奇门兵器。

呜噎挣扎中，黑衣怪客像是怕极了三达剑，已然被迫退让，苏颖超没放过他，今夜场面太乱，他得趁早抓住此人，以免夜长梦多。霎时长剑再次点出，又朝敌人右腕而去，这招宽大为怀，意在缴下敌人兵刃，不在杀人。

「智剑平八方」黑衣人微起悲音，他好似满心害怕，眼见苏颖超的长剑刺向右手，仍是不闪不避，那左手却已悄没声地提了起来。听他放声狂笑：“屁不如！”

风中暴响，猝不及防，一道无影剑锋自左向右横切，已朝苏颖超的喉咙划过。

中计了苏颖超心下大骇，方知无形剑根本不在右掌里，而是握在那垂落不动的左手上，至于那右手的一切夸大架势，纯是欺敌诱饵而已。

生死之刻到来，苏颖超的脑袋随时会落下地来，现场好汉全吓呆了，万没料到胜负来得如此之快，输赢结果更是如此惨烈。哲尔丹喝地一声，右手暴长，宋通明奋力纵跃，上前扑救，两人都想去拉苏颖超，可对方剑招无影，剑出无形，双方相距又远，纵以伍崇卿的闪电身法出场来救，怕也要慢了一步。

来不及了，封喉之祸仅在寸厘，苏颖超居然不怎么害怕，念及了琼芳，心里反而浮出了一股奇怪念头，不知她明早得知自己的死讯时，会是什么样的容情?

苏颖超呆呆望着剑尖，满心的自怜自伤之中，竟然毫无挣扎之念，只管闭目等死，忽然间一股温柔之力平推而来，好似有谁轻轻推了他一把，竟让他的身子向后急晃。

嗖地一声，黑衣人一剑挥空，苏颖超没死，他躲开了横削喉头的「无形剑影」。

“芳妹？”苏颖超急急睁眼，四周并无琼芳的倩影，唯独脚边多了一枚铜钱，兀自骨溜溜地打转。他呆呆看着，还不知高低如何，却听风声再响，黑衣人变招快极，一招不中，兜转了无形剑，便朝苏颖超胸口刺下。哲尔丹焦急无比，不知苏颖超怎地在激战中失了心神，忙扯住了他，一把拉到了背后，厉声喊道：“飒银！”

飒银便是开战，哲尔丹提起了一把椅子，砸向了黑衣杀手，宋通明也是怒喊一声：“弟兄们，大家并肩子上啊！”提起了宝刀，率先直冲而上。只听「砰」地大响，屋中杀手身影飞窜，木椅砸了个空，已在地下摔得稀烂。

“杀啊！”众人一心，其利断金，赤川子持长剑，宋通明提宝刀，加上祝康那柄红缨枪，齐向杀手身上围殴招呼。管他无形剑刺向何处，自己只管狂刺猛戳，总能逼得怪物腾手自救。

当此生死关头，人人都想脱困而出，至于是否以多欺少，那也无力深思了。刀枪纷至沓来，联手围攻，这黑衣人却是悍勇之徒，他弯身下腰，无形剑半空划过一道弧影，当当连响。竟在众人的兵刃上各碰了一记。

锵！祝康身子一晃，铁枪率先荡开，随即肩井喷血，兵刃脱手飞出。当！赤川子脚步踉跄，一时拄剑杖地，摇摇欲坠。场内只剩宋通明一人勉力支撑，他抱紧了翔鹰宝刀，面露痛楚之色。但觉掌心剧痛，似有股阴劲钻经刺脉，如小耗子般朝心脉而来。他咬牙切齿，厉声道：“神刀劲！”

雄浑内力发出，压得经脉里的小耗子向后一退，他不敢放松，再次放声怒喝：“神刀劲！”

祖传功夫发动，正想逼出小耗子，猛然屁股一痛，竟给黑衣杀手一脚踢中，宋少主也成了人肉皮球，直直滚到桌子底下去了。

可怖的杀手，他手持「无形剑影」，内劲阴毒，虽在三名好手的围攻下，却能从容反攻，非但架住了众家好手的兵刃，尚且震伤了他们的经脉。如此剑法武功，江湖上只有一个人。

屠杀的屠，凌迟的凌，昆仑门里行三，「剑蛊」屠凌心大驾光临。

卢云深吸了口气，已然明白了来人的身份，那赤川子是江湖的老招牌，自也认出人来了，听他大放悲声："完了！完了！杀人王又复活啦！"一时大喊救命，直直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人间百派千门，欲寻穿心毒剑，唯昆仑「剑蛊」一技耳，而世间要访无形宝剑，却唯有那柄早已失踪的「剑影」，方足杀人于无形，想当然尔，面前这位便是当年昆仑第一狠将，剑蛊屠凌心。

「剑寒」，「剑蛊」，「剑影」，「剑豹」神剑如我，吾即剑神。卢云虽非昆仑嫡系，却因种种因缘际会，已是方今「剑神古谱」的唯一传人，种种剑法招式，早于水瀑里烂熟于胸，是以「剑蛊」一出手，便让卢云认出对方的身份。

十年不见，屠凌心的功力大进，比之当年不知强出了多少倍，他手持「剑影」，暗藏「剑蛊」，剑招缥缈无综，难以捉摸，凡人与之对敌，非得朝他的剑刃硬碰硬砸不可，然而此人内力阴毒凶险，一旦刀剑相撞，随时能钻入体内，逼得敌方瞬间受伤。如此手段，当真可怖可畏，任谁遇上了，都得大叫倒霉。

眼见屠凌心复出江湖，满场骇然中，人人又错愕，又害怕，都不知昆仑一派早于十多年前覆灭，这「屠凌心」又怎能生龙活虎的站在眼前?

大敌当前，谁也无心去想这些身外事。此时苏颖超已然惨败，其余赤川子，宋通明，祝康更已负伤。可那伍崇卿真是可恶，还在那儿闭目倒立，不知死活之至。眼看屠凌心步步进逼，随时要大开杀戒，宋通明苦笑几声，正待上前抵挡，肩上却攀来了一只手，将他推到背后去了。

无畏者，无敌也。一人抢先入场，正是哲尔丹出马应战，他「喝呀」一声怒吼，单脚前跨，左足抵为圆心，霎时向外旋踢，地下扫出了一只丈许大圆。

「拔啊都儿」哲尔丹身在斗圈，戟指强敌，冷冷地道：“飒银。”

这是蒙古话，众人虽然听不懂，却能猜出大概意思。漠北第一高手要单打屠凌心了。

哲尔丹横行万里大漠，所向无敌，此番他前来中原比武，其实也只有三个心愿，其一便是站上「魁星战五关」的擂台，与宁不凡的传人斗上一场，其次则是与「一代真龙」好好较量一番，至于最后一个心愿，不妨留给昆仑门人。

「昆仑剑出血汪洋」，哲尔丹当然也听过「剑神」的名头，自也想见识昆仑一脉的本事手段。只见他一身宗师气度，双手叉腰，示意对方放马过来。屠凌心咻咻怪笑，眼神满是亢奋，正要跨入斗圈，却听啪啪两声，背后那老者淡然道：“老三，退下去。让生力军上来。”

听得「生力军」三字，众人都是微微一愣，不知对方还有什么高手，正疑惑间，猛听轰地一声剧响，震得桌椅全跳了起来。

砰！砰！好似大象塞进了楼梯间，踩得屋瓦门窗震荡不休，众人一齐朝楼梯口望去，但见四楼处映上了火光，一只巨大黑影晒在墙上，像是恶魔的影子。

又有高手来了，这个「生力军」脚步沉重异常，一步一步都震得楼板隐隐摇晃。众人相顾骇然，只听楼梯喀喀悲响，那木板好似承受不了来人的身子，只在痛苦呻吟，众酒保听得这声响，立时缩身相拥，哭道：“就是它，方才就是这怪物闯到楼里”

听得「怪物」二字，众高手更是毛骨悚然，不知究竟来了什么，正骇异间，猛见一只手掌从楼梯里攀了出来，重重拍上地板，震得四遭门窗隐隐作响。

全场张大了嘴，一颗心都停了。只见地下那只手大得异乎寻常，怕比蒲扇还大，那手指也粗得可怖，乍然看去，活似五根山药。稍稍拍落于地，便已夺走全场视线。祝康躲到宋通明背后，颤声道：“这这是人的手吗？”宋通明苦笑骇然：“他奶奶的，我我怎么知道？”

世上如有魔怪，便该长了这般大手，此时此刻，不待酒保们惊慌啜泣，连卢云，哲尔丹，苏颖超等人也都脸上变色，不知这人究竟是人是鬼，是妖是魔，正感畏惧间，猛听「轰」地一声，魔怪大手压到了地板上，一按一伸，楼梯里竟又踩出了一只脚，大赤脚。

轰楼板摇晃，宛如地震，看着那只大赤脚，祝康，赤川子全吓坏了，一个个急急退到了墙边，此时连苏颖超也害怕了，却只有哲尔丹一人咬牙切齿，站立不动，等候怪物现身。

喀喀喀喀喀楼梯木板破开，黑暗里传来呼吸声，只见一双铜铃大眼睁开，跟着鼻中喷气，慢慢出现了五官，最后一声霹雳咆哮，满堂震动之中，一只巨人终于从楼梯里爬了出来。

“妖怪啊！妖怪啊！”众酒保惊慌哭喊，卢云也傻了，他贴在窗缝上头，拼命揉着自己的眼睛，可不管怎么瞧，眼前这东西都不太像人，他的身子过于长大，四肢壮硕异常，以致于无法走上楼梯，只能一路爬上来。

喔吼魔怪喷气吐声，缓缓爬入场中，骤然间，他昂起身来，对着哲尔丹雷霆狂嚎：「呜喔喔喔喔」梁上泥沙飕飕而落，门窗噼啪作响，全场酒保无不掩住了耳孔，纵声惨叫。

“太上老君啊！”赤川子满心害怕，急忙躲到祝康背后，祝康给他一挤，忙又逃到宋通明的腋下。这回连宋通明也害怕了，却又溜到了赤川子背后，一时三人互相揖让，排列如环，玩起了转圈圈的把戏。

卢云虽不信怪力乱神，可此时却也不得不信了。面前这人真是佛经里的食人夜叉，看他身材之高，远过十尺，若非酒店庭深梁高，怕连屋子也挤坏了。哲尔丹，宋通明都是九尺身长，可站到那魔怪身边，一个个却如儿童身材，怕连肩膀都够不着。

当此可怖之时，哲尔丹身子微微发抖，似有怯意。那妖魔却不急着开打，只鼻中喷气，将铜铃大眼斜向了伍崇卿。

「龙影」屠凌心鼻中喷气，冷笑道：“交出东西！”

此际情势已然明朗，对方只要「东西」，并不要屋内众人的性命，哲尔丹若是识相，只消向后退让，乖乖就范，自能留住一条老命。场面太过吓人，人人都怕了，此时苏颖超已然败下阵来，伍崇卿

又还在那儿倒立练功，屋内众人都起了投降之意，听得赤川子大声道：“哲尔丹师傅，不关咱们的事你你千万别和他们犯冲”

万籁俱寂中，人人都在等哲尔丹说话，毕竟一个屠凌心就已横扫全场，如今魔怪又已到来，哲尔丹如要负隅顽抗，岂不是自寻死路?

对方高达十二尺，举手投足都有千斤之力，常人凡胎俗血的，谁能长成这等可怕形状？卢云躲在包厢里看着，满心惊骇中，忽然想到了两个字，正是「修罗」。

武林第一玄怪的禁传武术，首推古天竺的「罗恸罗障月阿修罗心法」，练者丧心病狂，偏又力大无穷。卢云十年前游历江湖，便也曾见识过「修罗神功」二度出手，一是与「剑神」卓凌昭对打，一是与「蛇鹤双行」郝震湘较量，发功之人都是同一位高僧。当时他露出了修罗法相，正是眼前这可怖之至的形状，纵以「剑神」定力之深，脸上也不禁为之变色。

心念于此，卢云呼吸加速，暗想：“难道难道连少林寺也也”心念未定，猛听轰地一声，屋内地板上下震荡，有人向修罗巨人挑战了。

无畏者，无敌也。哲尔丹昂起首来，怒目望向巨人，也替屋内众人做出了抉择，他要开战了。

“哈哈！没救啦！”漠北宗师作势挑战，赤川子与祝康却是哈哈大笑，二人手舞足蹈，相互追逐，盼能躲到对方背后，宋通明则是苦笑不已，他抱着「翔鹰宝刀」，一路退到了窗口，看着一会儿苗头不对，也只好扑将出去了，便给外头的乱箭射死，也强过给妖怪一把捏死。

眼看哲尔丹胆大包天，居然放胆挑战自己，那魔怪有点讶异，他低头望向哲尔丹，竖指轻摇，像是师长告诫儿童，切莫顽皮胡闹。哲尔丹当然不听话了，当着魔怪的面，他将双拳相抵，拳锋将触未触之际，隐隐散出一股黑气。

「观自在天」无上心法，世称「大黑天」，这路拳法纯以外门硬功练就，号称由至刚生至柔，以降伏为慈悲，只因刚到了极处，便能生出一股气劲，足以隔空伤人，依此看来，哲尔丹也在告诫对手，千万别惹他。

那魔怪不知死在眼前，兀自跨步而上，直把「漠北宗师」视若无物，哲尔丹也不多做劝说，一时回缩左拳，右拳奋力击出，口中喝道：“哆！”

「大黑天拳」是哲尔丹的得意之作。面前站立的怪物若是恶魔，那哲尔丹便得出手驱魔，不把妖怪打得服服帖帖，晚上睡不好。

轰然大响中，右拳夹带无形黑影，已然命中小腹，这一拳力道刚猛无俦，直打得妖怪面露痛楚之色，上身渐渐弯倒，口中呜呜悲鸣：「呕」

哲尔丹此来中原较量，无论与苏颖超对战，抑或与伍崇卿决斗，从无人敢正面接下自己的拳招，看这恶魔好似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以肉身正面接他一拳，虽说自不量力，胆识倒也过人，眼看魔怪弯腰俯身，口中作呕，哲尔丹得理不饶人，当下再出一拳，怒道：“飒！”

漠北宗师以蒙语怒号，气势颇似战神，不过这拳却不见爆响，仅仅无声无息，正中肝脏，正因力道全数灌入对方体内，才显得如此悄静。

这拳下手委实太重了些，击打处乃是肝脏，力透脏腑至下，看这妖魔身材再大，怕也要当场吐血，重伤垂危。

「呕」果然怪物禁不起这一拳，已是痛苦捣胸，随时都会跪倒在地，祝康等人欢声雷动，哲尔丹也不禁暗暗得意，正要查看对手是否身亡，却听嘻嘻几声叫，恶魔捉狭似地抬起眼皮，有些顽皮地笑着：“呕啊嘻嘻。”

哲尔丹大为震惊，脚下不觉向后一晃，险些滑倒在地。

“呵呵。”

妖怪眯眼而笑，不过他也不急着下手反击，反而探出掌来，朝哲尔丹的脑门抚摸而去，宛如嘉奖幼童一般。

东密相传，「大黑天」便是佛门里所称的「自在天」，意为降伏三世战斗神。哲尔丹长年瞻仰佛法，遂以「大黑天」为守护神，誓言降妖除魔，护持众生。可面前的东西太过骇人听闻，便算当年的「萨魔」来到这怪物面前，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自己却该如何是好?

眼看巨灵神掌便要摸上脑门，哲尔丹不由惊醒过来，想他是堂堂宗师，怎能受此轻辱？霎时牙关紧咬，一声断喝过后，左拳猝起，重

重击上对方面颊，恶魔唾沫喷出，脑袋歪了过来，哲尔丹提起右臂，「轰」地暴响，再赏一拳。

哼哈！噼啪！哲尔丹发怒了，只见他目眦俱裂，如愤恚药叉，如降伏战斗神，每一拳都用上了十成十的内力，一时左右连挥，上下击打，宛若校场练拳，独个人打了个激动。面前的魔怪也蹲了下来，他一手支额，一手搔痒，不忘眨了眨眼，似在问他打完了没?

一股寒意从背脊催起，来到了膝盖赏，「漠北宗师」拼命嚎叫，鼓舞士气，手上更是猛力挥击，奈何他出拳越快，拳法却益发三乱，慢慢膝盖也发了抖，只消一个脱力之后，随时都会跪倒下来

今夜好比恶梦降临，每个人都遇上了害怕的东西。苏颖超一辈子凭仗智剑，今夜却似瞎了一般，非但看不到对方的破绽，还被人家破得干干净净。再看哲尔丹铜筋铁骨，九尺身材，却不幸遇见了十二尺魔怪，竟把他逼成了一个弱小男童，无助可怜。

这就是「镇国铁卫」得势力，沛然莫可当之。可怜哲尔丹气喘如牛，连出百来拳后，内力已近枯竭，魔怪咧嘴一笑，陡地探出蒲扇大手，一把按住「漠北宗师」的脑袋，慢慢将之扭到面前。

面前的景象太多可怖，宋通明等人看到眼里，莫不发抖起来了。堂堂的漠北宗师，如今好似受虐小童，他拼命抵挡魔怪的巨掌，奈何双方气力相差过远，除了痛苦悲吟，他还能做什么?

无畏者，无敌也。哲尔丹终于害怕了，他的发髻给人揪住，泪水从面颊垂下，拼命去拉巨人的大手，却如蚍蜉撼大树，难以挣脱。巨灵神掌慢慢提起，朝着他的脸颊比了比，那模样便似要掌掴坏孩子，让他学个乖。祝康等人全都吓哭了，慌道：“饶了他，饶了他咱们认输了认输了”

这记掌掴非比寻常，哲尔丹倘使结结实实挨上一记，那不是吐出几枚牙齿而已，而是要颈骨断折，死于非命。听得众人悲喊哀求，魔怪却殊无宽饶之意，森然一笑中，手掌高高扬起，重重而落。

卢云嘿了一声，正要飞身来救，却见一道紫光抢先出手，「轰」地一声大响过后，只见哲尔丹好端端地站在原地，身旁却多出了一名赤膊少年，看他单臂举起，竟以只手之力挡下这排山倒海的一击。

伍崇卿来了，他一觉睡醒，怒火中烧。面对比自己更强的东西，他先「哦哦哦」地仰天嚎叫，为自己提声壮胆，随即左足前进，右足后缩，左右双手连劈八记空掌。

啪！啪！啪！啪！崇卿如哪扎骑龙，但见他掌力扑出，打得夜空里一片亮响，那只手臂竟是覆满紫电，望之极其耀眼。

「杂碎」伍崇卿朝地下啐了口唾沫：“今夜教你们见识见识，谁才是真正的”

“妖魔鬼怪！”话音一落，双掌齐出，只见崇卿食指向天，四指略屈，行如干坤一气指，取意为「九」，右掌全开，护于胸前，状如金刚力士掌，其数为「五」。

周易爻辞曰：「九五，飞龙在天」。九与五，龙神至尊之数，武林一场大战，就在眼前。

第五章天诀

天地万物缤纷多样，狮虎牛羊，百兽虫蝇，样样都有自己的性儿，而此中最最勤俭的小东西，当属「蚁」与「蜂」了。

如同亲兄弟一般，蚂蚁与蜜蜂既节俭又勤劳，乃是天下表率。不过外人多半不知，其实这两种小东西互相看不起，觉得对方根本就是冒牌货，玷污了「勤俭」二字。

在小蚂蚁看来，蜜蜂哪里勤俭了？它们懒得象猪。每逢见到了花蜜，总是采两口就走，不肯辛苦多做。此外，蜜蜂胆子也小，好比说蚊子可以拼命叮，拼命吸，小蜜蜂却不行，它叮人一口，阴间走走，立时一命呜呼去也。所以小蜜蜂什么都不肯干，逢得敌人靠近，只敢呜呜吓人，不敢正面迎击，撞见花蜜，也是懒散哈欠，不肯努力。

蜜蜂是猪的朋友，小蚂蚁却不同，它们才是真勤俭。从小到大，小蚂蚁就一直搬，拼命搬，拼命积，拼命搞钱，搞得越多越好，只要能把全天下的好东西都搬回家，便能聚沙成塔，留待日后痛快享乐。而且它们也很节省，平日里便算食物吃不完，也不肯让别人沾上一口。

“不服气么？”小蚂蚁边吃边骂，气愤道：“这些都是我辛苦赚来的！你有何不满？”

在小蜜蜂看来，假勤俭是最可怕的。因为它们既不勤劳也不节俭，它们只是小气而已。

小气的人一定贪婪，因为这帮人只对别人小气，对自己却大方的很，所以平日专从别人口袋里节省，好供自己挥霍。相形之下，小蜜蜂的习性恰恰相反，每逢采花酿蜜，必然采足就走，决不多拿，叮人时更得把小命赔上，故而不敢乱叮。所以说，蜜蜂天生就懂得节制，它们虽也勤劳，却不贪婪，虽说俭省却不小气，它们把全天下的好东西都留给了别人，决不占为己有，因为蜜蜂的「勤俭」并非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整个天下。

小蜜蜂真善良，可惜它们还是遇到了麻烦，它们太勤俭了，勤俭到不知该怎么盖房才好。

与蚂蚁一样，蜜蜂也喜欢筑巢，不过它们并不想学蚂蚁的路子。按照小蚂蚁的那点小邪念，他们的房子当然是盖的越大越好，那样才能装下数之不尽的食粮，最好一辈子都吃不完，这才叫做真勤俭。所以它们的房子都盖的极大，挖的极深，直到淹水崩塌，逃离家园为止。可惜不论多少次教训，蚂蚁还是学不乖，它们还是拼命挖。

小蜜蜂不想这样，在它们来说，勤俭是一种爱惜物力的心情。举凡衣食住行，都该审慎节用，那才不会暴殄天物。所以它们住的房子不能大而无当，须得是个尺寸皆精的好地方，如此一来，盖房的材料才能省下来，留给别人来用。于是，小蜜蜂拼命思索，只想找出一个勤俭的法子盖房，可惜它们不够聪明，想不出来，最后只能飞到佛祖面前，乞求答案。

佛祖笑了，他怜惜小蜜蜂的善良，便赐下了一幅图样，让它们可以一偿夙愿。

泥巴地上有个图样，就画在帖木耳灭里的面前。

“灭里将军，请看……”面前伸来一只食指，朝地下的六角图样指了指，说道：“这蜂巢与蚁巢不同，蚁巢是泥巴造的，就地取材，毫不稀奇……可蜂巢不同，它是从蜜蜂嘴里吐出来的蜡液，一点一点凝合而成。”

“所以呢？”灭里静声来问。

“所以了……”那声音道：“古来便有一个说法，这蜂蜡既是小蜜蜂的鲜血，它们怎会无端糟蹋气血，把房子造得大而无当？故而说，蜂巢必然也用了最少的材料，却盖出世间最大的形状。”

大半夜的，帖木耳灭里甫从枯井里爬出来，却听了这连篇废话，不免有些烦了，他按耐着性子，打量对座，只见眼前坐了一位中年文士，他盘膝含笑，指若拈花，正自解说蜂巢的奥妙，此人姓「林」，先前接到的蜂鸟传书，正是此人所为。

《帖木耳汗国》依循祖训，国中必定一文一武，武是煞金猛将，文是教长谋臣，此行公主东来，便也做了这个安排，明里是帖木耳灭里带队，暗中另有一位军师随行，这位从未露面的谋士，便是眼前的「林先生」。

「林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他的真名无人知晓，只知此人十年前定居西域，因为学问深湛，武功精深，遂与哈里发教长结为莫逆，此后更给引荐给了银川公主，成了此行的军师。

过去两人书信往返，互相闻名，却始终缘悭一面，直到今夜，方始面对面相会。灭里打量着「林先生」，只见他样貌清秀，约莫四十来岁上下，实是个美男子，只是细看之下，却又能发觉他手背上的点点苍斑，依此可知，此人的真实年纪远较外观为长，说不定有六十上下。

正瞧望间，忽听耳边传来温柔嗓音，道：“灭里大哥，请用茶。”

帖木耳灭里凝目去看，只见一名女子半蹲半跪，含笑送来了波斯蜜茶，模样又亲切，又乖巧。

这女子身做汉家姑娘打扮，不过她的鼻梁高挺，发梢卷曲，却是一位委吾儿美女，转看四周，另还站了一群女子，人人手提刀刃，背负弓矢，各在林间警戒，一样也是姿容艳丽，五官分明，不想可知，她们全是西域出身。

这批女子武艺娴熟，出于深宫，乃是银川公主的贴身武卫，皆是精挑细选而来，随时愿代公主一死。只不知为何，此时主人不在身边，她们却不显得焦急，帖木耳灭里也不动声色，只管望着地下的蜜蜂巢，道：“林先生，你大半夜的召我来此，就是要说这些闲话？”

林先生好似没听出人家的不满，只管举茶啜饮，微笑道：“将军宽坐吧，忙里偷闲，方是国士之风。”

灭里沉下脸来，还待要说，却见林先生微微侧身，露出了背后的景象。

明月当空，皎洁玉寒，只见此地位于山冈，居高临下，从林先生身旁望去，可以瞧见十里外有一座小山，山上两座高塔，左右对立，隐隐散发红光。灭里啊地一声低呼，还未说话，林先生已从脚边提起一只竹笼。霎时之间，竹笼里吱吱吵闹，灭里的腰间竟也喧叫了起来，他心下一醒，忙取下腰间竹筒，将之打了开来。

吱吱喳喳的叫声中，两只小鸟离笼而出，看它俩身形微小，约莫只比蜜蜂大了些，却是小蜜蜂的真兄弟，「蜂鸟」来了。

世上最大的猛禽，翼展可达一丈，擒扑小兽，如探囊取物，可天下最小的鸟儿，却仅与蜜蜂体长相似，故给昵称为「蜂鸟」。

看这两只鸟必是一公一母，一旦空中相遇，立时恋恋不舍，嬉戏追逐，玩得十分起劲，灭里低声道：“林先生，你放蜂鸟出来，可是想要……”话还在口，林先生已然竖指唇边，示意噤声，忽然间，蜂鸟啾啾大叫，好似听到了什么声音，便一齐冉冉上天，朝红螺山飞去。

蜂鸟轻盈细小，肉眼难以察看，最宜传递机密，心念于此，灭里紧张起来了，忙取起腰间远筒，朝远山眺望而去。

圆月当空，夜色明媚，十里外的红螺山一片黑寂。灭里手持远筒，眼光慢慢从佛寺挪移而过，来到了「红螺塔」。但见塔上灯火隐隐，依稀可见里头住有人，灭里呼吸微促，正感焦急间，忽然窗影微动，一双素手推窗向外，似把什么东西迎了进去。

灭里心下大震，晓得自己见到人了。饶他武功再强，拿着远筒的手还是微微颤抖，“殿下她……她还好么？”林先生含笑点头：“将军放心，殿下很好，她虽不自由，却很平安。”

面前山麓佛寺深藏，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螺山」，至于那两座宝塔，则是名闻遐迩的「红螺塔」。良久良久，灭里总算放下了手中的远筒，也才明白「林先生」召唤自己来此的用意。

四下白雪枝桠，望来很是清幽，林间藏了一座小茅屋，屋外晾了些衣服。想来这批女护卫忠心耿耿，始终在此守候主人。灭里道：“公

主走了之后，你们便跟来了？”林先生道：“没错，自小年夜至今，我等寸步不离，只在这儿监看红螺山的一举一动。”

看此地居高临下，与红螺山两相遥望，却又深藏茂林树海之中，外人难以察觉，说来确是个监视动静的好所在，公主若有什么机密下达，自也不愁没人接应。

灭里深深吸了口气，道：“林先生，我今晚能见到殿下么？”林先生道：“不行，前面有个东西挡着，咱们闯不过去。”

灭里心下一凛：“什么东西？”林先生笑了笑，便又朝地下指了指。灭里凝目去看，只见地下的图样形作六边，整整齐齐，却又是小蜜蜂的那只蜜蜂巢。

今夜林先生说了偌大一篇，话头全离不开蜜蜂盖大厦，灭里微微沉吟，道：“这是什么？”林先生微微一笑：“这便是世间最大的图样。”

灭里浓眉一挑：“最大？怎么个大法？”

林先生合十欠身：“铺天盖地，无止无尽。”

对方莫测高深，灭里也按耐下了性子，道：“林先生，我去过大食，精通勾股圆方。”

林先生微笑道：“我就晓得将军一定不信，咱们不妨试上一试。”

他取出一条绳索，置于地下，便向西域姑娘们一笑，道：“来，这儿有条绳子，你们之中谁来试试，瞧瞧谁能将之圈成一个最大图样。”

“最大的图样？那是什么？”众美女茫张樱口，有些听不懂了。林先生微笑道：“三边，四方，五角，总之诸位以这条绳索任意为之，谁圈出来的图样大，谁就是赢家。”

西域群美总算懂了，她们相视一笑，道：“赢的人有赏赐吗？”

林先生微笑道：“诸位都是公主的近侍，长于深宫，还缺什么东西吗？”众女相视一笑，想来她们金银珠宝，司空见惯，却没见过男人，林先生颇见慷慨，正要把灭里大哥赏赐出去，却听一声猛咳，灭里已从怀里取出两只金元宝，道：“咱们以金为注吧。”

眼见众家妹子眉头微蹙，林先生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将两只金元宝置于掌心，双手轻轻合拍，一声闷响过后，掌中坠下了涔涔金屑，这一拍之力，竟将黄金震为无数细小颗粒。

林先生展露掌力，众女忍不住低呼一声，灭里却是微微一凛，看这黄金乃是柔软延展之物，若是自己举掌合拍，猛力到处，定会将之压为金箔，可「林先生」不同，他的掌力能将金元宝震为粉碎，足见此人的掌力精微奥妙，大非寻常。

林先生从不泄漏自己的师承来历，可这手武功一露，便让灭里留上了神，他深深吸了口气，只见林先生双手遍撒，将掌中金粉均分洒到了地下，含笑道："来，咱们这就来圈黄金，谁圈的多，这金子就是谁的。"

眼看这把戏有趣，西域群美相视一笑，却又有些玩兴了，只见一名鞑靼美女跃跃欲试，他掠了掠黑头发，接过了绳索，在地下胡乱圈了个三角，嫣然笑道："如此行了么？"

林先生不置可否，微笑道："还有人要试么？"

话声未毕，又是一名美女上来了，却是个突厥姑娘，生了一双漂亮绿眼珠的，她提起绳索两端，仔细布置成了一个正三角，自问鞑靼姑娘道："谁大？"

那鞑靼美女算了算地下的碎金数目，皱眉道："你大。"

林先生微笑道："还有人要试么？"话声未毕，又是一名波斯美女行上前来，看她脸上罩着薄纱，文静秀气，想来智慧极高，只见她提起绳索，仔细在地下布置了一个正四方，众人低头算了算碎金数目，却又远大于突厥姑娘的正三角。

胜负将分，林先生亲自出手，他把地下绳索拨了拨，做成了五边，微笑道："谁大？"

众女不分鞑靼波斯，天南地北，齐声娇喊："你大！"

看到此处，帖木耳灭里已有所悟，看这绳索翻来覆去都是同一根，周长当然相同，然而以形状而论，五边却大于四方，四方却又大于三角，林先生反复来试，用意便是在找出一个周长相同，而形状最大的图样。

林先生察言观色，已知灭里已有体会，含笑道："将军可要上来试试？"灭里心中已有定见，当即提起绳索，布置出了一只正圆，道："天上地下，以此为尊。"

林先生合十微笑，称赞道：“将军果然聪明，世上最大的图样，莫过于正圆。”

“灭里大哥真行。”

西域众美女同声叹服，字字甜美，让人还想再听一遍。

帖木耳灭里虽是武将出身，其实学识广博，自知世上图样繁多，有三边五角，有四方八方，形状虽有不同，可一旦周长相同，形状若越繁复，形积必也越大，是以同一条绳子，若是圈成五边，必大于四边、四边却又大于三边，依此类推，总之，边数益多，形状越大，直至化作了「圆」，便得天地最大的形状。

周长相同的东西，没一个面积大得过「圆」。四方也好，五边也罢，都没有圆儿覆盖之广，因而天下茶碗大半是圆口圆边，毕竟周长相同，耗料相似，所装茶水却能最多，何乐而不为？也难怪天下高手穷尽一生时光，莫不「以圆为师」。毕竟一样的手长、一样的兵器，若想布下至广至大的防御阵势，自也无脱于这个「圆」。

圆的好处是说不完的，它能借力打力，亦能柔弱受力，偏又至广至大，无怪给人称为内家武术根基。只是说也奇怪，这个「蜂六角」又是怎么回事?

灭里微微沉吟，道：“林先生，既然圆是天下最大的图样，你又为何画下这个六角边儿？”林先生微笑道：“一条绳索，当然以圆为大，可我若给你两条绳索、三条绳索呢？”灭里蹙眉道：“什么意思？”林先生含笑道：“将军，请您瞧瞧脚下，瞧瞧自己遗漏了什么？”

灭里低头去看地下，只见遍地金粒散布，自己的绳索只圈起了一小半金子，其余都在绳索之外。林先生微笑道：“将军，我若给你十条绳索，让你把地下的黄金尽数圈起，一颗不剩，你待要怎么做？还是圈成十个圆么？”灭里啊了一声，道：“对了……圆儿彼此不能相接……”

圆儿再大，彼此却无法相接，纵使拿了一百条绳索，在地下布置了了百来个圆，还是无法圈住地下所有的金粒，难免有漏网之鱼。依次看来，圆虽大，却无法覆盖整个天下。

眼看灭里已有所悟，林先生微微一笑，又道：“将军。圆是孤单的东西，只能独善其身，却不能兼善天下，真想要覆盖整片天地，，方

法只有一个……”他取起一枝箭，屈指轻弹，猛听「嗡」的一声大响，箭矢破空而上，直冲九重云霄，径朝红螺塔方位飞去。

眼见林先生如此神功，众女抬起头来，正要高声喝彩，林先生却竖指唇边，示意众人噤声。

两边相距十里，若要以火炮炸射，或还能办到，可若要凭一枚飞箭强渡关山，却是难上加难，灭里提起远筒，引颈眺看，但见那枚箭矢越飞越高，转眼便要消失在夜空中，不旋踵，飞箭半空急坠而下，竟已飞过了十里路程，来到宝塔正上方。

众女惊叹于林先生的指力，忍不住又要高声叫好，林先生摇了摇手，道：“别急，什么是世间最大的图样，即将分晓。”

正说话间，那枚飞箭已然急急坠下，堪堪落大塔前，忽然飞出了一道黑索，半空缠住了来箭。

灭里心下一凛，急忙提起远筒察看，只见箭索相交，那林先生功力委实深厚，小小一枚飞箭竟而藉满沉重内劲，宛如天外击落飞石，撞得黑索震荡不休，眼看飞箭便要落地，塔前却又抛出了数道黑索，分从四面八方拦截，转瞬间箭矢已给拆成数十段，不复踪影。

眼看敌方埋伏暴露，灭里急转远筒来看。但见宝塔下森林密布，黑夜间瞧不清楚机关，忽然之间，松涛阵阵，风动林稍，宝塔下露出了几个身影，人人手持黑索，盘膝不动，已然结为了一个索阵，灭里心下一凛，道：“林先生，你方始说有东西挡住了咱们，就是这几个人？”

林先生叹道：“没错。”

灭里皱眉道：“这些人武功如何？”林先生道：“远不如你我。”

灭里道：“那先生何以给阻在此处？”林先生淡淡的道：“将军瞧清楚，对方有几人？”

一二三四……帖木耳灭里持起远筒，细细算了算人头，不觉啊了一声，道：“六个人。”

林先生叹道：“是，就是这个数儿，六。”

中土以「四」为死，忌讳谐音，却不知「六」这个字有何奇怪？正说话间，只见六角索阵慢慢转动，但见六道黑索悄无声息的潜入树林，不多时，林间竟也有六条黑索反向而来，不过一眨眼时光，宝塔

正前正后、左前右后、右前左后，各多了一个六角索阵，帖木耳灭里嘿地一声：“这……这阵势变大了！”林先生淡淡地道：“别急，阵势还没完。”

在众人的注视性爱，只见树林里不断有黑索探出，一道又一道黑索搭来，一个又一个阵势化出，竟以宝塔为中心，逐步向外蔓延，最终成了一个巨大无匹的六角阵。望之密密麻麻，排列如蜂巢。

看世上有三才阵、四方阵、五行阵、七星阵，可如此巨大的阵势，却还是首次见识，灭里颤声道：“这到底是什么？”

林先生双手合十，低声道：“这就是统驭大六道的无上心法，世称「天诀」。”

“天诀？”灭里心下震惊，忙道：“你……你说得是天绝大师的护身神功？”

林先生叹道：“我天绝师叔早已谢世，如今这套神功的唯一传人，便是他的关门弟子杨肃观。”

听得「师叔」二字，灭里自是双眼圆睁，林先生并未多作解释，他默默指着地下的六角圈，说道：“六道阵，形如六角，一个阵形，须得六人，两个图形，只须十一人……”说话间，便在六角圆上添了四笔，画出了第二个六角圆，慢慢又道：“五个图形，十五人，四个阵形，十九人……阵势越大，布置越简，用人也依序而减……到得百人以上……每二人相加，便得一个……”

“六道轮回阵……”他边说边画，地下也排列了一个无数六角，望之如同蜂巢。

灭里听到此处，却也想通了一切道理，看一条绳索所能布置的最大图样，正是「圆」。可到了两条绳索、三条绳索、四条绳索……「圆」却不管用了，因为圆儿再大，却也无法紧密相合。

故而说「圆」是孤单的东西，它再柔再广，也只能独善其身，却无法覆盖整个人间，说来还真能包容天下的，便是这个「蜂六角」。

易经第二卦：「坤」。寓意为「地」。对应之数就是「六」。号称“用六，万物滋生，乃顺承于天”。不同于独善其身的「圆」，「六」其实是个合数，它与「三边」、「四方」一样，都可以紧密相合，无尽蔓延，然而三者周长相同时，却以「六」的形状为大。故所

以说，蜜蜂是天下最勤俭的东西，它用最少的材料，造出了最大的形状，乃至于紧密相接，铺天盖地，永无止尽……

灭里点了点头，道；“你们这几日进退不得，便是为了这个阵势？”

西域诸女低头默然，难以做声，林先生道：“举世第一精密的阵势，便是六道。一个六道，须得六边，两个六道，仅须十边，阵势越大，威力越强，到得成为密密麻麻，千千万万的蜂窝时，便可达兵法里的「以一围一」。世上虽有三才阵、五行阵、七星阵、八阵图……却无法与之相比，我方人数纵使多了一倍，也难以攻破这个大六道阵。”

灭里自己曾在江南见过一个小六道阵，当时趁乱偷袭，已是险象环生，如今对方阵势如此庞大，怎还有可乘之机？看来嵩山少林寺能屹立武林，果然有其独到之秘，仗此阵法，纵使十名绝顶高手上山挑衅，少林只消以千名低辈弟子出战，合为一个「大六道阵」，便能与之抗衡，莫说己方仅仅有十数人在场，便算人数多了一倍，怕也难以匹敌。

眼见闯不进红螺塔，灭里自也无话可说了。当即道：“林先生，可否借一步说话？”这话是以汉语说出，当有机密相商。林先生也不推辞，便随他缓步离开。

二人走到林间深处，灭里捡了个静僻角落，道：“林先生，撒马儿汗有消息过来了，你听说了么？”林先生道：「听说」卡拉嗤亲王“行将来华，是么？”灭里叹道：“林先生，我实话实说吧，现下公主不见了，倘使消息传回国内，末将恐怕性命堪虞。”

林先生颔首道：“我晓得，可汗是个吃醋的性子，他定会以为你拐跑了公主。”

话声一出，树林里传来了低笑声，灭里回头一看，只见西域群美居然悄悄跟来，躲在树后偷听，也是自己事先没提防，竟给算计了。眼看灭里惊怒交迸，林先生笑了笑，安慰道：“没事，她们只是关系灭里大哥而已，并无恶意。”

也难怪大家好奇了，灭里大哥长相神秘，出生如谜，加上他年近四十，始终未娶，为此汗国里早已传闻不断，或所他是成吉思汗留在

西域的后裔，或说他是流落异乡的波斯王子，只等着来日返乡云云，总之光怪陆离，说不尽说，灭里平日国中行走，自也有所耳闻。

瞧见众家妹子嘴角含笑，都在窃窃私语，灭里「啪」「啪」两声击掌，道：“众护官听旨，我与林先生有要事相商，请列位即刻回避。”

汗国兵马号令严明，煞金指令下达，正等着小兵们暴然答诺、整队离开。谁晓得众家妹子却只面面相觑，不少人还朝树林里察看，瞧瞧是否有小兵躲在里头。灭里微感错愕，霎时振臂高呼，朗声道：“汗国众将听旨！煞金汗有令，命汝等速速离开！”

话声一出，美女群护更是笑成了一堆，觉得他挺可爱的。灭里心下暴怒，立时提起了军棍，大步走来，还没踏上两步，猛地想起她们是公主的人，便又转了回去。

一种主见一种兵，灭里的手下不分鞑靼突厥，一概唯命是从。可这批女护卫却不同，她们跟着公主过日子，早给宠坏了，竟不知国中第一勇士「煞金」的可怖，最后还是林先生走上前去，方始把她们劝走了，只是瞧她们笑吟吟的，离去时不忘交头接耳一番，直似是市集游逛一般。

眼看灭里气得发抖，林先生笑道：“将军，姑娘们有自己的规矩，你有什么吩咐，得找她们的大姊说。”

灭里暴怒道：“什么大姊？告诉你，本将是煞金！军营里我便是她们的亲妈妈！”

人生都有头一遭，带领娘子军不易，伺候娘子军的头儿更难。这一路走来，灭里与公主朝夕相伴，直可说是战战兢兢。路上太亲热不行，就怕惹人物议。可若要冷着一张冰脸，却又怕引发娘娘震怒，总之嘘寒问暖不行，不假辞色也不好，本想把人平安送到了北京，便能喘上一口气，谁晓得娘娘却又跑得无影无踪，不免把他整得不成人形。

眼看娘娘跑了，汗国太子又来了，自己这颗脑袋已算是给砍了一半。灭里好似泄气皮球一般，叹道：“也罢，现下情势如此，不知先生有何高见？”林先生笑道：“将军得担待些，你也见了方始的阵势，现下咱们不能用强，只能耐心等候。”

灭里蹙眉道：“等候？”

林先生道：“没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公主办好了事情，便会自行出来了。”

灭里双眼圆睁，晓得他说到了题上，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确信树林里并无护卫兵躲藏，方始压低了嗓子：“公主……公主要办什么事？”林先生微微一笑，道：“说不得的事。”

灭里嘿的气结，没料到自己千里奔走，为公主出生入死，却还要给人蒙在鼓里，正恼怒间，又听林先生道：“将军，我这儿有件事问你，你抄到暗号了吧？”灭里冷然道：“什么暗号？”

林先生道：“怒苍千里传讯，你已抄到暗号，对么？”灭里醒觉过来，忙道：“抄是抄了，不过这怒苍密语荒唐无稽，无人可解。”

林先生哦了一声，道：“荒唐无稽？此话怎说？”

灭里道：“你站过来些，我细细把密语说与你听。”

林先生不疑有他，便依言而来，俯首帖耳，只听灭里悄声低语：“去你妈的狗杂碎，少说两句……”林先生愕然道：“什么？”

“不嫌吵！”嗖的一声大响，灭里怒拳如勾，便朝林先生的面颊斜击而来。

灭里的武功是外门一路，用力法子不同于中原各门各派，出拳时新月如勾，隐隐带出了一股抽旋之力，看这一拳来势太快，出手又重，若要出手硬接，手掌恐怕要割伤，林先生皱眉道：“将军，有话好说。”

说话间踏步而出，一点一转，竟而站到了灭里的背后。

一山还有一山高，林先生不挡不驾，也没用什么轻功，也不使什么内力，不过踏出半步，身子微转，便已来到灭里背后，这份计算之精、拿捏之准，已至神而明之的境界。灭里本已晓得「林先生」武功极为精湛，却没料到高到这个地步，他虽惊不乱，当下也不转身，只把双手一振，听得嗤的一响，左肩衣衫破开，一枚袖箭竟已倒射而出。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灭里是西域战场出身，身上必藏十字弩，已做防身之用。这只袖箭出其不意，来势快决，眼看林先生即将中箭受伤，却听他深深一个吐纳，「呼」的一响，一股气息吹了出去，那

袖箭受了这口真气，来势竟然大缓，林先生食指轻弹，那袖箭吃了指力，「崩」地一声破空锐响，袖箭夹带着真力，轰然倒飞而回。

灭里大吃一惊，万没料到林先生功力如此深厚，单单一吸一吐，便足扭转干坤。他见袖箭来势快决，双方相距有近，万难闪避得开，索性站立不动，只挺起了背脊，便朝袖箭迎去。

一声闷响过后，灭里背后中箭，只听树林外传来几声娇嫩惊呼："灭里将军！"双方打斗之势大作，终于还是惊动了西域诸女，大批女护卫全数奔入林间，齐声悲喊："将军！"

灭里不成了，他背后中箭，伤势想来不轻。众女又怕又悲，正要洒下泪珠，却见灭里外衣破开，非但不见鲜血溅出，反而光芒缤纷，竟似飘落了无数黄金羽毛，夜色里望来竟是尊贵非凡。

众女低声轻呼："好漂亮得盔甲啊。"

月光照下，只见灭里衣袍里隐生异光，贴肉处竟有一片又一片的金箔，望来质料古怪，竟是以金线一片一片缝合而成，便如一件纯金铠甲，替主人当下了这道凌厉至极的袖箭。

眼看盔甲模样神秘，众女满面好奇，玉指探出，正要上来摸摸，灭里心下震惊，忙从怀里取出了一张字条，便朝林先生急急抛出，喝道："你要的东西！怒苍密语！"听得此言，众女咦了一声，立时尾随字条而去，便将林先生刚刚包围，引颈好奇道："抄到怒苍密语了么？里头写些什么？"

"去你妈的狗杂碎。"

林先生低头读道："少说两句不嫌吵。"

话声未毕，西域群美一哄而散，人人脚步气愤，就怕慢了一步半步。

树林里静了下来，看这些怒王无愧是天下第一奇男子，天生辟邪带煞，便千里外亦能发威，果然这会儿便来清场了。

两人交过了手，彼此也算交过了心，林先生瞧着灭里身上的金甲，微笑道："我之前还在想将军是那里人，怎地生得如此魁伟形貌？原来你便是西辽刀的传人。"

灭里没有作声，只将衣袍扎紧，遮住了身上的金甲。

契丹传国古物，便是这柄反金圣物，「托帕金玉」，相传此刀名列「天下三刀」之一，似金非玉，却不知为何成了片片碎屑，成了灭里身上的这件金缕衣了。

适才两大高手各以护身武功相拼，灭里被迫亮出了「托帕金玉」，不过林先生也不能全身而退，他也被迫透漏了一些来历，灭里低头看地下，只见林先生留下了三个足印，一在北、一在东、一在南，护卫犄角，宛然便是半个蜂巢。

这位林先生武功非同小可，适才他一步踏出，身形微让，便已抢到灭里的背后，这步伐算计之准，委实可敬可畏。没想却是仰仗这半个蜂巢。灭里笑了笑，说道："林先生，你也懂得六道心法？"林先生淡淡而笑，双手拢袖，却也不愿多说什么。

灭里已经明白了，这位「林先生」其实与自己一样，过去必也曾显赫于中原，凭他的武功，说不得还是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只不知他为了什么情由，这才来到西域隐居。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西域自古以来便是中原人士的流放之地，专来收容各路残兵败将，心念于此，灭里便也不再追问下去了，说道："林先生，这怒苍密语怪得离奇，你能猜知隐意么？"林先生道："我猜不出来，不过咱们还可以找个人帮忙。"

灭里点了点头，自知他所说的是「义勇人」。

方今世道二分，朝廷怒苍势不两立，天下人若不效忠朝廷，便得投身怒苍，几无立锥之地，唯一的例外，正是「义勇人」。说来汗国此行唯一的朋友，也只有这群人了。

灭里遥望远方的红螺塔，轻声道："林先生，我是个直性子，说话不喜拐弯抹角，请您跟我明说吧，公主为何要去见「大掌柜」？"

林先生道："我方始说过了，她是去办事的。"

先前两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便是为了这句话，灭里间他还是语焉不详，只得叹了口气，道："不说便算了。只是公主此行究竟是为何而来？先生总能提一提吧？"

林先生淡淡地道："将军何必明知故问？她是来找父亲的。"

相传公主此行远道归国，正是为景泰皇帝而来。她不信父亲已死，所以决心回来一探究竟，灭里听着听，却是摇了摇头，："不对，

公主此番归国，绝非是为寻访父亲而来。”

林先生道：“将军何出此言？公主侍亲至孝，父皇下落不明，她能不关心么？”

灭里道：“林先生，你别老是说何这些官样文章，在我眼里看来，公主的父亲根本不是景泰皇帝。”

听得这话毫无来由，林先生先是一怔，随即拊掌大笑：“照啊，那依将军之见，公主的父亲却又是谁？”灭里神色肃穆，道：“天下、国家。”

听得此言，林先生也不觉愣住了，听他叹了口气，抚掌道：“高见，高见！”

天下国家，南面为王，这才是皇族的立身之本，银川贵为皇家天女，岂会不知其中道理？

灭里遥望红螺塔，轻轻的道：“公主是太祖的子孙，此身贞洁芬芳，尽归天下国家所有，于万民有分毫之利，你便要她牺牲了一生幸福，她也能努力做到，反之……她若觉得此事有害天下苍生，你便拿了她的亲生子女恫吓要挟，也不能动她分毫。”

林先生道：“如此听来，将军真是殿下的知己了？”

灭里叹道：“知己不敢当，不过我这几个月来随侍身旁，多少也知道她的为人。”

银川公主动心忍性，拿得起、放得下，想当年她西嫁和番，便曾挥泪斩情缘，让天下英雄大为激赏，似她这般性子，只消于天下苍生有利，她连亲生子女也能舍下，又怎会舍不得情人？舍不得丈夫？

中国有这样的公主，真好。可谁要娶了她当老婆，却不免暗叫不妙。

二人默然半晌，林先生又道：“依将军之见，公主既不是为父亲而来，却为何要去见「大掌柜」？”灭里静静的道：“和局。”

“和局？”林先生长眉一挑，道：“将军的意思是……”灭里取下腰间水壶，大口大口灌下，说道：“入国之前，公主曾要我去找一个人，你也该知道那人是谁。”

林先生不假思索，径道：“秦仲海。”

灭里颔首道：“没错，公主一面要我去拜访秦仲海，一面却前进京城，四下与客栈首领会晤，你且想想，她堂堂的皇家天女，金枝玉叶，何苦如此冒险奔波？”林先生道：“你说，我洗耳恭听。”

灭里喝足了水，缓缓的道：“依我之见，公主心中宏愿，便是要找出一个敌我双方都能放心的人选，以来继任大统。”

林先生颔首道：“你说的是「立储案」。”

立储案，便是方今中原朝廷的第一大事，目下正统皇帝膝下无子，将于八王世子中选择一人，以来入主东宫，日后也好接下正统皇帝的大位，成为下一任皇帝。林先生颔首道：“听将军这么说来，正要下任皇帝的继任人选出来了，怒苍与朝廷便能罢手言和。”

灭里道：“你说对了，东宫之局一定，天下政局立安，我相信这便是公主东来之意。”

立储八世子，徽唐徐丰鲁，这位「唐王」朱郅才智超群，乃是皇族中第一精明强干的角色。看银川公主对他另眼相看，必已将朝廷的将来寄在这对父子身上，至于日后「怒苍山」与「镇国铁卫」如何调处，想来她也有自己的安排。

寒天饮冰水，冷暖在心头，灭里喝饱了水，也说完了话，林先生却迟迟没作答，好似不置可否，灭里撇眼过去，问道：“林先生，我可是说错了什么？”

林先生微笑道：“没有，将军见解合情入理，在下十分叹服。”

灭里道：“那先生为何不言不语？”林先生笑了一笑，道：“将军，你忘了杨家村么？”

眼见灭里身子剧震，林先生微笑便道：“将军，你也知道紫禁城地下藏着一条秘道了，是么？”灭里掌心不自觉的出汗，极慢极慢的点了点头。林先生微微一笑，又道：“你查出这条秘道通往何处了么？”帖木耳灭里呼吸微微加快，道：“通往……通往一处百姓家中。”

林先生眯起眼来，道：“这户人家姓什么？”灭里低声道：“姓……姓杨。”

林先生含笑道：“懂了吧？公主口中的皇室诅咒，却是从何而来”闻得此言，帖木耳灭里不由脸色大变，向后退开了一步。

今夜政局诡谲多变，正统皇帝方始出城礼佛，各路人马立时汇聚禁宫。其中唐王爷率先发难，趁着紫禁城无人，便直闯「仁智殿」、开启刘敬当年遗下的秘道，谁晓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秘道一经开启，立时引来「镇国铁卫」的刺客，竟要将人灭口，天幸灭里早有准备，已然派人紧盯在后，这才于千钧一发之际救下了人。

刘敬遗留的秘道尘封已久，可各方势力运筹帷幄，全都以此为注。足见其中机密牵连之深，关系之大，怕可上震历代帝王祖庙，灭里微微喘息，低声便道："林先生，公主……公主也把机密透露给你了？"林先生笑道："你说反了吧？这秘密不是她透露给我的，而是我告诉她的。"

灭里瞠目结舌，震惊道："什么？这这是你告诉她的？"

林先生微笑道："将军，你毕竟是外国之人，许多事情是参不透的，咱们中国这个大朝廷，实乃深不可测，从当年武英、景泰兄弟相争，乃至于怒苍覆灭、怒王再起、正统复辟、其实全与这个诅咒息息相关。只要此事一日不得解，天下一日不宁。"

灭里勉力定了定神，低声道："林先生，到底……这个诅咒是怎么来的？您知道么？"

林先生道："相传隆庆皇帝是个极贪心的人，喜欢把收罗的珍宝藏入地底，据说有一回他挖掘地道时，不慎从身上掉落了一样宝贝，此物就从此潜伏于九幽，越长越大，数年之后，终于威逼龙庭，此后无论谁坐上了龙椅，始终都坐不安稳。"

灭里身上隐隐发冷，寒声道："地底……地底潜伏了什么东西？那……那是什么？"

林先生道："潜龙。"

闻得此言，灭里寒毛直竖，已是做声不得。

易经第一卦："初九，潜龙勿用"，龙之一物，在中国向来便是天子表征，却不知这「潜龙」又是什么来历？莫非是什么邪物不成？灭里浑身冷汗涔涔而下，低声道："如此说来，公主……公主私会「大掌柜」，也是为了破解这个诅咒么？"

林先生微笑道："你说对了，公主这趟回国，便是为了破解这个诅咒而来，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要想解开这个诅咒，绝不能从「大掌

柜」身上着手，否则必死无疑。”

灭里失声道：“必死无疑？为什么？”林先生淡淡的道：“我天绝师叔已经证明过了，这条路是死胡同。”

天绝早就圆寂了，死于少林寺中。灭里脑中乱成一片，喘息道：“如此说来……即便东宫政局议定，怒苍也不会答允和谈了？”林先生微笑道：“岂独怒苍不会答允？将军阿将军，你可晓得，在下认得那个「易卜劣斯」多久了？”

听得魔鬼之名，灭里自是微微一惊，道：“多……多久了？”

林先生静静的道：“从他六岁剃度的那一年，我俩便相识了。这人是我看着长大的，可惜我前后提防了三十年，却始终压不住他，只能看着他一天比一天壮大，我却一天比一天衰老。灭里将军，以老朽的心机手段，尚且对付不了他，你想公主会甘冒大险、与虎谋皮吗？”

灭里呼吸微微加促，道：“这么说来，公主过于天真了？”林先生笑了一笑，道：“灭里将军，你怎么老是小看公主呢……”灭里微起悚然，颤声道：“先生的意思……”

林先生附耳低语，：“作一个臣子，单凭听其言、观其行，那是不够的。有些时候你不能听命行事，而是要揣摩出主上的用意，暗中替她把事情办好。”

灭里浓眉一挑，道：“暗中办好的事？你……你说的是……”林先生把手搭在他的背上，悄声道：“脏事。”

听得此言，灭里不由心下震惊，这才晓得天真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能征善战的自己。

林先生笑了笑，便朝林间茅屋行去，道：“来，我要你去见一个朋友，等见了他之后，你便什么都明白了。”

饶那灭里一生干练，当此一刻，仍是背脊发凉，他尾随着林先生，来到了茅屋之后，却见林先生停下脚来，面前又是一口废井，灭里啊了一声，苦笑道：“又……又要下去了？”林先生微笑道：“没错，你一会儿要见的人，有本领杀死「大掌柜」。”

灭里心跳加快，道：“你……你说的人是……”

林先生微微一笑，道：“卢云。”

灭里猛吃一惊，还不及问话，林先生已然向前一扑，纵身入井，转眼便消失在黑暗中。

第六章修罗本相

相传雪花有诸般名色，随着天候日寒，镩数越多，有一片、两片、三片、形状各自不一，不过到了最冷的大寒时节，阴气凝结，天上降下的雪花必然六镩全开，又称“六出”。

六缵是最多了，再来无论多冷，雪晶之瓣也不会再多，因而有一种说法生出，天下至阴的数儿，正是“六”。说来也巧，蜜蜂要想盖巢，当以“六”、雪花要想无尽蔓延，亦得以“六”。故而易经又说：“初六、履霜坚冰至”，又说：“用六、万物滋生，乃顺承天”。意思便是说“六”是全阴之物，唯有至阴，方能为天下谷，乃至于包覆万物。

易经里之阴之数是“六”，那至阳之数是什么呢？答案是“九”。

大哉乾元，其数用九，周易第一卦，其数便是“九”，九是天下最高的阳数，鼎有三足，人有四肢，梅花五瓣、雪花六出，月以七为旬，蜘蛛有八足，唯独“九”在世上找不到对应之物，所以易经为“九”找了一个模样，称为：“龙”。

面前便有一只龙，他的左掌在前，一指上举，余指内屈，形如“九”，右掌五指撑开，其数为“五”，左九右五，天尊地势，这是一只“龙掌”。

此人稍一站起，猛听楼下脚步声响，砰砰作响，只见楼梯里钻出了一个又一个黑衣人，诸人行入屋中，向旁一分，随即躬身喊话：“参见四当家！”

“镇国铁卫”主力开到，原来屠凌心、赤足巨人不过是前锋而已，后头却还有一波又一波大援接踵而至。眼看那老家丁起身了，那赤足巨人好似责任已了，便已退到了一旁，屠凌心也已躬身退让，不敢争先，各自退到了鬼众行伍之中。

眼见黑衣鬼众成了偌大一群，竟将楼板站得满了。宋通明等人自又吓了一跳。一发向后退去，那老家丁却是一脸怡然，笑道：“别怕、别怕、站着不要动。”

老家丁越是要大结别怕，众人越是怕得厉害，四下一片屏息，那老家丁神情更显悠哉，只见他脸上含笑，缓缓走上前来，低头打量崇卿的龙手，嘻嘻笑道：“了不起，了不起，这天山武学非得三花盖顶之人来练，否则碰者必死，谁晓得你连龙手也练出来了，当真让人叹为观止了。”

“这不叫龙手……”伍崇卿冷冷地道：“这叫龙神聚光掌。”

老家丁笑道：“随你说吧，倒是你现下算是黑龙呢？还是白龙啊？”伍崇卿森然道：“你放马过来，自然知晓。”

「黄赤苍白黑」，真龙五彩，看崇卿满面杀气，双臂紫光也隐隐散发掌毒，架式非同小可，那老家丁却是不以为意，笑道：“别急、别急，杀人放火这种事，咱们可以慢慢来。”

眼看那老家丁谈笑自若，模样大是不凡，祝康自是暗暗惊讶，他附耳到赤川子耳边，低声道：“道长，这……这人到底是谁啊？”赤川子颤声道：“别问我……我不知道……”

正低声商议间，却给那老家丁发觉了，听他道：“赤川道兄，怎么几年没见面，你就忘了我啊？”赤川子一辈子龙套，此时竟给人叫破名号，自是如丧考妣，颤声道：“你……你认得我么？”那老家丁笑道：“道兄是点苍七雄之一，算是西南武林的金招牌，我怎会不认得？”

听得自己原来武功奇高，赤川子颤声道：“误会！天大的误会！贫道喝酒吃饭威震西南，打架是不大行的……”那老家丁叹道：“你到底记不记得我？在下姓金啊，您想不起来了么？”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您……您就是太上老君的好朋友，金老爷大神君……”赤川子怕得发抖，就差没喊出一声爹，自是谁也认不得了，那老家丁笑了笑，掌下「刷」的一声，抽出了腰间长剑，但见那黄金指环沿刃抚下，须臾间霜凝冰结，剑面竟成雾花花一片。

这手功力显露，全场老将无不震动，只听赤川子呜呜悲泣，宋通明则是摇头苦笑，祝康忙道：“你们别哼哼哈哈的，他……他到底是谁啊？”

“剑寒……金淩霜，”苏颖超叹了口气，拱手道：“真是久违了。”

「金淩霜」三字一出，全场都是为之一震，想起「剑神」在世的凶狠，祝康不禁浑身发抖，颤声道：“没道理啊？你们……你们这些人不是早死光了？怎又跑出来啦？”

听得这个「死」字，屠凌心不由仰天狂笑，震得屋瓦隐隐作响，声势甚为惊人，金淩霜却没多说什么，只笑了一笑，便从怀里取出了一块干布，自在擦抹长剑，模样透着一股清闲。

昔年江充与卓凌昭反目，竟然灭绝昆仑满门，事隔十年，正统复辟，景泰覆灭，这「剑寒」、「剑蛊」两大高手却相继现身，非但好端端的活在人世，武功好似还更精强了。

赤川子生平最是胆小，陡见昆仑暴徒死而复生，尿频毛病顿时犯上，忙走到金淩霜身边，躬身道：“恭喜金神君死而复生，老道这里先向您贺声喜，不过我有些尿急，怕得先走一步，不能陪您叙旧了。”

说着朝包厢里大声来喊：“掌柜的，敢问茅厕怎么走？”

包厢里传来呜呜啜泣：“在一楼戏台转角处，出院子便见到了。”

「多谢、多谢」武林中弃友逃亡之事屡见不鲜，尿遁倒是头一回，赤川子挥手告别，哈哈笑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祝各位兔儿年行大运，老道先走一步啊。”

他胡说八道一阵，便缩头害怕，悄悄从黑衣鬼众旁走过，打算一路溜逃。

啪的一声响，肩头上拍放了一只冷掌，赤川子回头一看，惊见屠凌心目光凶残，只朝着自己斜瞄，他怕了起来，还不及朝后退开，脑门却又给拍了拍，抬头去望，猛见赤足巨人俯身弯腰，龇牙咧嘴，赤川子欲哭无泪，身上忽然抖了一抖，冷战不休，听得屠凌心森然笑道：“还想尿么？”

“已经尿过了。”

赤川子含泪啜泣，便湿漉漉地走到了祝康身边，不忘抖一抖湿裤子。

眼看黑衣恶鬼霸道之至，竟不许任何人离去，苏颖超忍无可忍，正要上前喝话，金淩霜却笑了一笑，“苏少侠，劝你不必出这个头，咱们要找的人是……”黄金指环举起，向前点出，道：“他！”

黄金指环点出，大批黑衣人退向窗口，挡住了伍崇卿的逃生之路，屠凌心与赤足巨人也占据左右揭恚□媸弊急干锨鞍□□□饪R霜淡淡地道：“不想淌混水的，退到一旁去。”

话才出口，祝康、赤川子、宋通明三人赶紧靠墙站好，排作一行，苏颖超虽说紧握剑柄，哲尔丹也是双拳握拳，却也是敢怒不敢言。

金淩霜清场了，不过他并不急于动手，只放落了干布，在剑上弹了一弹，发出了嗡嗡声响，轻声道：“龙影，动手之前，可否先聊个几句？”金淩霜气定神闲，显得胜券在握。伍崇卿面上闪过紫光，沉声道：“你想聊什么？”金淩霜微笑道：“聊聊你拿走了什么东西？”

看今夜自屠凌心闯入，乃至于巨人驾临，人人都在追问「东西」的下落，卢云虽不解对方欲夺何物，却也晓得那东西必定要紧异常，这才引得黑衣鬼众倾巢而出，一时人人屏气凝神，都是目望崇卿，要听他如何回答。

“什……么……”伍崇卿眯起了凶眼，神色轻蔑，冷笑道：“东西！”

少年郎桀骜不驯，不忘朝地下吐了口黄痰，屠凌心立时手按剑柄，嘶嘶冷笑：“什……”话声一出，其余黑衣人旋即双拳交握，叩得关节清脆作响，森然呼应：“么……”

“东……西……”恶魔巨人睁足了水牛圆眼，狂声怒啸，一众黑衣人如临大敌，或伸手入怀，或弯背俯腰，再听得屋顶上脚步杂沓，不知埋伏了多少人。敌方高手倾巢而出，无论他们要的是什么东西，都是志在必得。

此时此刻，「万福楼」里内外包夹，楼外隐伏了大批箭手，人人以强弓硬弩指向了窗口，不许任何人跳窗逃生，至于楼梯通道，更给一群硬底子高手把持住了。不过伍崇卿还有一线生机，只见他慢慢调匀呼吸，身法越来越轻，腿力越来越强，双手的紫光也益发耀眼，仗着这身「龙形九似」，纵使身陷重围，他也还能放手一搏。

卢云心里忖量，自知敌方高手太众，崇卿身手再强，却也绝难突围而出。他心下盘算，看一会儿自己不出手则已，一旦下场出招，便得把全场高手一次制住。当下潜心静气，把身形气息藏得一点不露，准备打敌方一个措手不及。

黑衣鬼众大军压境，压住了伍崇卿的气焰，场面静了下拉，只听金淩霜叹道：“龙影，跟你说正格的，我实在不想杀你。”

伍崇卿冷笑道：“是么？”

金淩霜把长剑收入了鞘里，道：“念在令尊为国为民的份上，这里没人想为难你。”

听得金淩霜提及伍定远，卢云自是心下一凛，宋通明等人则是面泛笑容，都想：“这可有救啦！”

伍定远其人百折不挠，举世知名，想他当年还是个小捕头，那燕陵镖局与他无亲无故，却能让他弃官亡命，屡犯剑神，不死不休，今夜金淩霜若敢害他儿子，那真是百世深仇，万年不解了。

先前众人欲与崇卿为敌，莫不忌惮他背后这座大靠山，可现下场面反了过来，向到「一代真龙」的威名，无不喜形于色，伍崇卿却是毫不领情，听他森然道：“金老贼！咱俩要打便打，你却扯我爹爹做什么？”金淩霜摇头道：“没什么，只是想令尊劳苦功高，乃是天下楷模，他要是听说儿子误入了歧途，可不知有多生气了。”

“生气？”伍崇卿哈哈笑了起来：“他要真有点脾气，他也不会叫做伍……”

「伍」字才出，「小真龙」一个筋斗翻过，看他上身赤膊，腰间红带却已半空飞舞，带出了长长一条红影，直朝昆仑老将而去。

金淩霜大意了，双方虽说相距两丈，可在「龙形九似」之前，两丈距离却似伸手可过，只见伍崇卿势道越来越快、身影顿成黑朦朦一团，眨眼间连飞一丈五尺，已至金淩霜面前，转看「剑寒」手中长剑，却还垂向地下，应变之速大大不及。

“定！”始把这个字喊过，崇卿回身起脚，五尺、四尺、渐渐三尺、二尺，飞脚来到金淩霜面前一寸，黄金指环总算也摸上了剑柄，正待拔剑出鞘，猛听崇卿一声吼：“远！”

「伍定远」三字道出，砰的一声闷响，伍崇卿左腿放落，右脚起转，凭着空中换腿的高超体技，已在「剑寒」胸口上重重印了一脚。众人正要喝彩，崇卿的第二腿又来了，这回他也更狠更毒，凭着先前一踢之力，身子竟又弹高了数尺，「当」的一声清响，鞋尖亮出了寒刀，伍崇卿半空一个回旋，便朝金淩霜的喉头削去。

金淩霜的身手其实不慢，身为昆仑元老，岂无快招御敌？只是伍崇卿太快了，过去哲尔丹、苏颖超与他动手，都曾尝过这种苦头，自知他拳快腿重，趋退若神，一旦到了贴身肉搏的时候，必然大战上风。尤其此际得了「龙形九似」，那身法更如雷轰电闪，一眨眼便到了生死关头，看金淩霜老迈年高，却要怎么抵抗？

精光闪耀中，崇卿的足刀已至喉前半尺，金淩霜虽已握住了剑柄，却还迟迟拔不出来，寒刀益发逼近，堪堪要割破喉咙之时，金淩霜忽然吸了口气，俯身向前，将脑袋迎向了对方的铁靴。

众人满面错愕，还不知他意欲如何，听得「砰」的一声，金淩霜鼻梁已给靴底踢中，一时上身晃荡，鼻血长流。随即「刷」的一声大响，屋内精光暴起，靠着皮肉疼痛换来的间隙，金淩霜总算拔剑出来了。

刹那之间，场内嗡嗡连音不绝于耳，金淩霜剑尖颤抖，竟在面前撒下一片寒光气网，卢云随与他是敌非友，心里却也不禁暗暗喝彩：“好一招瑶池碎波！”

这招「瑶池碎波」出于昆仑十三剑的「剑浪」，乃是昔日五弟子刘凌川的绝招。看金淩霜以内力鼓荡剑刃，使之翻腾如浪，虽不比当年「剑神」的啸天巨浪，却不知强过了刘凌川多少倍，想来此人十年苦练有成，竟隐隐得了几分卓凌昭的影子。

昆仑老将逃过了一劫，随即开始反攻了，卢云心里明白，这「剑浪」是种上乘的绝招，敌手一旦给卷入了剑网之中，剑浪便会层层叠叠，席卷而来，以金淩霜的剑法早已而言，一会儿浪头必然一浪高过一浪，刺客伍崇卿绝不能退，一退便要为之灭顶，唯一的生机，便是出手反击。

此时崇卿人在半空，眼看剑刃将至颈边，他却仍不避不让，随时都要溅血，宋通明、祝康等人情急关心，纷纷喊道：“小子！快让开啊！”

情势危殆，卢云、哲尔丹、苏颖超等人却们吭声，他们知道崇卿还有潜力未出。

“喝！”伍崇卿右手暴长，从一片剑浪光网中探入手来，直取金淩霜的心口。

「龙手」亮出来了，这就是伍崇卿口中的「龙神聚光掌」，出手快逾闪电，兼具铁砂掌的威猛、与那毒手的阴柔，只消给擦破了一点油皮，便等于中了「百花仙子」的银针剧毒。凶险莫过于此，偏又快得异乎寻常，一举穿破了千曾剑浪，金淩霜更不打话，霎时回剑横削，便朝伍崇卿的喉头切去。

这一剑应变神速，剑刃不晃不摇，这招剑法并非「剑浪」，亦非「剑寒」，而是昆仑第一快剑「剑豹」，金淩霜竟要和伍崇卿比一比「快」。

玉石俱焚的时刻到来，金淩霜的剑锋已至崇卿喉前寸许，不过「小真龙」的手掌更快，已贴近老将的胸膛，当此生死关头，你不退，我不让，这个举剑疾刺，那个龙爪探出，两大高手不闪不架，宛如要同归于尽一般。

看得出来，这两人正在对赌，赌对方必会害怕退让，他俩都要抢这个先手。

双方相距越来越近，各在赌命对搏，卢云自也紧张了，他双手扣着铜钱，就怕有所闪失，一旁宋通明、赤川子等人则是瞪大了眼，祝康更已掩住了脸面，不敢再看。

四下寂静无声，伍崇卿人在半空，金淩霜以下御上，猛听一声低响，两大高手终于撞在一起，他们谁也没让。

「嗤」的一声，鲜血激射而出，那股热红如飞箭，喷发得很高很远，一路射到了屋梁上，复又从半空洒落地下，众人定睛急看，只见伍崇卿身上染满了血，他的颈边裂开一缝，那血竟是他流的，赤川子凄惨狂叫：“完啦！伍爵爷的儿子归西啦！”

一个人喉咙要给割断，万无活命之理，看鲜血喷洒之猛，屋中高手虽非初入江湖，可这般流血场面，却还是生平头一次见到。宋通明惊惶无已，正待上前察看，却给哲尔丹拉住了。

“嘿嘿……”满身浴血之中，只见伍崇卿从半空落了下来，他的头颈向旁紧压，竟然夹住了金淩霜的剑锋，看那右脚却是横踢平举，靴头上的尖刀不偏不倚，竟然插入金淩霜的心口。

“他奶奶的！”宋通明骇然道：“世上还有这等打法？”

卢云、哲尔丹等人眼力过人，直把双方招式看得明明白白，看适才金淩霜的剑尖横扫而来，伍崇卿仗着身法快绝，竟在间不容发之际扭身侧颈，硬生生压住了对方的寒锋，保住了气管不断，随即右脚尖横扫，立时把足刀插入了金淩霜的心口。

少有人知，喉咙割裂，死因并非失血过多，而是因为气管破裂，窒息而死，是以真正赌上了性命的并不是崇卿，而是「剑寒」金淩霜。

卢云默默挪移目光，只见场里的昆仑老将一动不动，胸口却挨了伍崇卿的致命一刀。

伍崇卿很精明，他并未百挨这一剑，因为说到人身要害，心脏乃是第一致命伤，一旦跳不动了，其人立时丧命，再也救不活了。

眼见胜负来得如此之快，场内顿时鸦雀无声，万没料到「剑寒」身负盛名，纵横西域，却在一招内给个年轻人杀死。

四下满是沉重呼吸，人人慑于崇卿的武功，复震于双方对决的惊险，竟连采声也没一个。

一片寂静中，只见伍崇卿伸指出来，朝颈边的「人迎」、「水突」两穴点下，血流立缓，他冷冷的道：“金老贼……你还要装多久？”

黄金指环竖了起来，「当」的脆响传过，已将足刀硬生生扭断，那肋骨处却也传出一声异响，宋通明大惊失色，骇然道：“他妈的！金老怪死而复生了！”

金淩霜没死，当然也不必复活，哲尔丹、苏颖超、卢云等高手一旁看着，自知金淩霜之所以逃过一劫，绝非是穿了什么护身宝衣，更不是心脏长到了右边，在方才生死危难之际，这老将拼出毕生胆识，把脚跟向上提起一寸，竟以肋骨硬生生挡下了刀锋，趁这一缓之势，他的黄金指环总算来得及捏住刀锋，这才保住了心脏无伤。

双方对决之惨烈，可说空前未有，人人看得唇干背寒，还在头皮发麻前，猛听一声怒喝，伍崇卿再次发难了，他才点穴止血，还不及歇息，便又开始下手狂攻，金淩霜根本懒得理会断骨，只任凭刀头卡在肋骨上，便已迎向了对手。

铿铿铿，当当当，双方面对面，眼瞪眼、这个血流满面，两道紫光沿臂窜出，已然亮出「龙神聚光掌」。那个断刃刺胸，浑身浴血，却也手腕旋翻，拿出了西域第一快剑：「昆仑剑豹」。

第二回的大厮杀开始了，掌飞花，剑撩乱，双方招式太急太快，早已超越了凡人的眼力，不过一眨眼的功夫，不知对打了多少招，除开卢云水瀑成精、苏颖超剑道造诣深厚，余人全跟不上了。可金伍二人却没一个向后避让，反而越打越近，越杀越狠，好似他俩脚后便是地狱悬崖，谁只要向后退让一步，谁便要坠入万丈深渊，永世不得超生。

祝康颤声道："这……这两人是疯了么？他们怎都不防守？"

确实疯了，武学中虽有泼水刀、披风剑，却没人见过这般凶悍打法、这场胜负不仅在呼吸间，尚在寸之中，只见金淩霜剑锋送出，从伍崇卿胸前贴肉飞过；伍崇卿双掌回身拍出，却又沿金淩霜鼻梁前擦去，双眼一眯间，两人各在鬼门关前走了十来遭，彼此却迟迟不让一步。

短兵相接到了这个地步，委实匪夷所思，只要稍有差池，非但要有一人惨死当场，怕还会闹得双方同归于尽。旁观众人全呆了，赤川子惊吓无语，宋通明也是抚面苦笑："这……这哪里还是比武，这根本是打仗啊。"

话声一出，猛听「咚」的一声，苏颖超坐倒在地，满面骇然间，却也总算明白只见为何打不赢伍崇卿了。

在「智剑」的眼里瞧来，伍崇卿、金淩霜的招式其实都满布破绽，不堪一击，可他们却不在乎自己的破绽，甚且也不理会对方的招式有无破绽，因为他们压根儿不是在比武，而是在「打仗」。

亡国灭种的战争中，双方所恃者不单是武功，还有运气、胆气以及怒气，为求一胜，头可断、血可流，连性命都可以献出作祭，哪还在乎什么小破绽？在这血淋淋的真打中前，称得上破绽的只有两个地方：一是脑袋，一是心脏，除非砍下对方的首级，挖出那颗血淋淋的心，否则胜负不会分晓。

与这帮人相斗，「智剑平八方」以如纸上谈兵，因为对方并不贪生，当然更不怕死，他们的每一招、每一式都违背了武学常理，所冒风险之大、赌注筹码之多，远非外人所能想见于万一，什么「攻敌所

必救」，支持已全数幻灭，苏颖超垂下头去，他心里明白，本门过去的荣光都消退了，自今而后，他必须有新的武学体悟，否则华山一脉绝无法在今日的武林里立足。

「镇国铁卫」的生死之斗来了！但见双方以快打快，以狠斗狠，伍崇卿使开了「龙神聚光掌」，形如八臂神将，金淩霜的剑花也似暴雨连绵，电光火石间，双方不知对打了几百招，那点点碧血飞溅，好似在奉劝场里的豪杰们，若是怕苦怕痛，趁早去读书考试做大官，少来江湖里玩剑，那可是会见血的！

众人骇然发抖，苏颖超也是颓然若死，卢云却是另有想法："这哪里还是比武？这只不过是疯汉打架罢了。"

"快快快！快快快！"好似听到了另有的八股说教，伍崇卿面貌更是狰狞，他似要把满腔怒火发泄在金老伯身上，听他怒吼道："金老伯，你太慢了！快啊！快啊！你跟不上我了！"

金淩霜哪里慢了？他的「剑豹」如迅雷、如烽火，已是世上罕见的快剑，可他再怎么快，却也比不过真龙身法，只见伍崇卿使开了「龙神聚光掌」，一双肉掌越来越快，到得后来，掌中紫气弥漫，功力运行已至顶点，「龙行九似」发挥的淋漓尽致，金淩霜汗流浃背，好容易一套「剑豹」使完，正要转使「剑蟒」，却听伍崇卿哈哈大笑，厉声道："你输了！"

金淩霜确实输了，他舍「剑豹」不用，已是自承快不过崇卿。

当当当当当……，伍崇卿连出九掌，全数朝剑面拍落，一掌快过一掌，一招重似一招，那双毒掌如狂风骤雨，如痴如狂，猝然之间，他深深提了口真气，浑身布满气劲，身子竟成了黑朦朦一片。众人齐声惊呼："北龙王！"

北龙王便是北海黑龙，正所谓"神胎宝血符天录，一代真龙海中生"，面前的伍崇卿宛如一条苍茫黑龙，身法之快，几连卢云的眼力也追不上了，听得「锵郎」一声大响，黑影旱地拔起，长腿穿过剑网，已将金淩霜的剑刃踢开，又听「砰」的大响传过，黑龙半空扑下，左肘夹带了身子的分量，重重砸在昆仑老将的背上。

一声闷哼，金老儿后背驼了下去，还不及直起腰身，伍崇卿右手甫一触地，向上撑直，身子立时弹起，左掌混杂了剧毒，便朝金淩霜门面打来。

「龙神聚光掌」的气势出来了，这掌法虽是后天所成，却与伍定远的龙手威力相当，掌力刚猛无畴、毒气阴险凶残，金淩霜纵不脑浆迸裂、也要身中剧毒而死，可说惨不勘言。

眼看对方来势太快，躲过了这招、闪不过那招，金淩霜索性不避不让，反将手臂向后扬起，任凭门户大开。

生死交关在乎际，金淩霜的长剑退了一尺远近，已将弃守要害，卢云微起错愕，目光急扫，却见屠凌心阴森冷笑，赤足巨人咧嘴而笑，其余黑衣人则是目带兴奋之色，卢云骤然醒悟："糟了！胜负要逆转了！"心念一闪，正想放话提醒，却听「嗤」的一声，屋内精光刺眼，逼得场内众人一齐遮住了眼。

轰然大响中，伍崇卿向后纵跃，重重撞在照壁上，双方出场以来，这还是崇卿首次向后避让，非但退得极快，尚且神色张慌。众人不知发生了何事，慢慢放下手来，只见场内烟硝弥漫，地下多出了一道斩痕，眼前的金淩霜则是执剑当胸，剑尖上扬，手中长剑竟已散出了熊熊金光。

"剑芒！"众人乍见绝技现身，莫不大惊而呼，苏颖超更是张大了双眼，不敢置信。

若说「三达」是剑客日夜瞻仰的巍峨高山，那「剑芒」便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山，让人流连忘返，全场见得此招，莫不肃然起敬，苏颖超则是闭上了眼，连呼吸也觉得难受了。

按卓凌昭的剑经所载，剑芒共分三色，第一等长约半尺，色成金黄，望之如同朝阳初曙，便给古人称作「曙芒」。第二等焰作青蓝，长可过一尺，号称「彗芒」。倘能练到了最高等，便成皎洁无暇的纯白真色，最炽烈时可达三尺以上，这便是世人共仰的「剑芒」。

卢云是「剑神古谱」的传人，自也是使动「剑芒」的行家，他见金淩霜的剑上散发罡气，长约半尺，色成金黄，当是剑经中所载的「曙芒」，虽不如三尺白光耀眼，但在黑夜中乍然使出，金芒吞吐闪烁，却也显得霸气十足，反比卓凌昭的纯白剑芒更加夺目。

看金淩霜入场以来忍气吞声，原来求的便是此刻的扬眉吐气，他远远逼开了崇卿，气定神闲，含笑道："孩子，慢又如何呢？欲速则不达的道理，难道你没听说过么？"话声未毕，长剑奋力回抽，一股芒光

横空而过，伍崇卿不敢以肉掌来挡，只能急急滚倒在地，背后照壁却又给斩裂了。

眼看昆仑一派继卓凌昭之后，终于有人练成了传闻中的「剑芒」，众人自是又敬又畏，伍崇卿遭逢逆境，却也不怕，只管著地翻滚过去，捡起自己的两只袖剑。

金淩霜甚是大方，只任凭对方取用兵刃，并未趁机偷袭，只见他缓步而上，刷的一声，再次出剑。伍崇卿急挺兵器招架，两柄袖剑与金芒相撞，但听「当」、「挡」两声劲响，袖剑的剑头飞出，钉在了墙上，竟给硬生生斩下了一截。

众人失声惊呼，万没料到这剑芒斩金碎玉，锋锐一至于斯，竟比宝刀宝剑的威力更胜一筹，伍崇卿虽惊不乱，蓦地使开了真龙身法，正要滚入内圈强攻，却听「嗤」声再响，金淩霜手腕轻轻一晃，芒光闪动下啄，逼得崇卿一个筋斗翻倒，再次著地滚开。

这「剑芒」本是剑客体内的罡气，只须心念一动，芒光随即暴长，出招远比真剑为快，威力却比真剑更强，直可说是无坚不摧，偏又无远弗届，昔年卓凌昭之所以自号「剑神」，意即在此，看「小真龙」身手再快，却也快不过这一点芒光，恐怕是败象已呈了。

双方打到这个地步，伍崇卿自知难以取胜，他紧守门户，专躲不攻，一时屋中金蛇乱舞，面前尽是金碧辉煌。但见金淩霜好整以暇，转眼间「剑豹」、「剑蟒」交穿使出，搭配了「剑芒」之威，招招相辅相成，方圆内无坚不摧，伍崇卿不敢抵挡，只能前滚后翻，盼能撑过这场狂风骤雨，可对方的「剑芒」毫无消散迹象，到得后来，金淩霜整个身子更裹在金芒之中，声势极为惊人。

卢云坐观虎斗，不免也暗暗佩服金淩霜的苦心。以内力修为而论，这「剑寒」远不及「剑神」的根诋深厚，所练的剑芒自也无法与之相比，可这位老将用心非小，虽说内力练不上去，却能别出心裁，以剑芒搭配许多老套旧招，诸招浑一使出，自也弥补了真气的不足。

多年不见，昆仑老将个个武功大进，看屠凌心手持「剑影」，出剑无影无踪，剑刃偏又满蕴阴劲，敌手兵刃不敢玉之相交，却又不得不与之相交，实战中自是大占便宜，再看金淩霜勤能补拙，另辟蹊径，竟也习成了失传已久的「剑芒」，这两位老将有此长进，卓凌昭泉下有知，必也能仰天狂笑了。

正想间，猛听伍崇卿大喝一声，身子向前飞扑，两柄袖剑上激出了一股紫电，竟也运出了家传绝学「披罗紫气」，硬生生架住了金淩霜的长剑，当是要比拼内力了。

伍崇卿总算反击了，双方走到功力对决的这一步，已是力大者胜，谁也占不到便宜，只见紫电碰上金芒，伍崇卿浑身发抖，已在全力行功，金淩霜也是双手紧握剑柄，使劲下压。

两人功劲相抗，只见金淩霜剑上光芒越发逼人，伍崇卿眯起了眼，双手的紫气却如藤蔓急爬，顺延对方的长剑而去，卢云心下一凛，暗道："藤萝紫。"

当年伍定远与卓凌昭在娄江大战时，便曾在生死关头使过这招，看这紫气隐有剧毒，只消到了手上，金淩霜非得撤剑不可。众人满身冷汗，正等着胜负分出，猛听「当」的一声脆响，剑刃打散，地下摔倒了一人，力尽不动，正是崇卿。

伍崇卿输了，他的袖剑不敌剑芒之威，已给震成了碎屑。一来他年方二十，比金淩霜小了四十来岁，功力本就不及对方深厚；二来「披罗紫气」虽蕴剧毒，却不能凝功合劲、聚气如真物，若要与「剑芒」的锋锐相抗，难免相形见绌，说来他能打到这一刻方始落败，已让众人刮目相看了。

眼看伍崇卿倒地不起，场里金光黯淡，金淩霜手上的剑芒总算也熄灭。他举剑架住了崇卿，淡然道："龙影，还要打下去么？"

金淩霜的剑芒极是耐久，整整撑了一柱香不灭，足见功力深厚无比，伍崇卿自知技不如人，一时低头垂目，无言以对，想来也认输了。金淩霜微微一笑，才要言语，却见崇卿嘴角微斜，森然道："「剑芒」一去不复返……金老贼头……"

"此命休！"话声未毕，伍崇卿身子后空腾翻，双脚蹬出，直朝金淩霜的脸上踹去。

金淩霜中计了，伍崇卿自知打不过此人，这才故意倒地装死，直至此刻剑芒消散，立时出手暗算，作风可说极为卑鄙。

金淩霜叹了口气："龙影，别欺侮老人家。"

话声未毕，剑刃上散出了一片寒气，交织如蛛网，稍稍朝伍崇卿的鞋底一触，阴寒内劲立时缠了过来，逼得他腿上酸软，摔回了地

下。

这股内力正是「剑寒」，乃是金淩霜自幼习练的护身武艺，浸润数十载，勿须运气行功，随时都能出手护身，他将长剑翻转，再次架住了崇卿，问道：“龙影，福气了么？”

攻是「剑芒」、守是「剑寒」，金淩霜已然占尽上风，伍崇卿黔驴技穷，只能低头垂首，好似投降了，只是看他默然无语，那铁靴又无声无息的抬了起来，瞧那靴头方位，却要朝金淩霜的下阴撩去。

伍崇卿作风如此龌龊，委实世间罕见，金淩霜摇了摇头，便朝屠凌心使了个眼色。

“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砰的一声大响，屠凌心跨入场中，连剑带鞘向前一劈，重重砸在崇卿的身上，打得他滚倒在地，只是这少年郎应变奇快，身子才一触地，赫然一个扫堂腿使出，便将几张桌椅踢了过去，稍稍隔开了金淩霜、屠凌心，一招「鲤鱼翻身」，便朝窗口疾飞，打算从五楼一跃而下。

轰的一声巨响，那赤足巨人后发先至，抢先挡到了窗边，只见他提起双掌，一股内力宛如排山倒海而来，掌对掌，气冲气，伍崇卿人在半空，无从借力，只能单掌高举，硬生生接下这刚猛无畴的一掌。

砰啪震响，敌方掌力磅礴，伍崇卿宛如撞上铜墙铁壁，气息四散，便给硬生生震下地来，他脚步尚未站稳，背后又有人吊起了真气，猛听一声暴吼：“趴下！”

屠凌心出手了，听那吐纳声如此深沉，已然运上了十成功力，眼见「剑蛊」连剑带鞘抽来，伍崇卿嘿的一声，也是他手无寸铁，只能锁紧了臂膀，死命撑下这一击。

啪的大响，伍崇卿给狠抽了一记，但见他身上紫电微弱，已是强弩之末，不过他很悍很勇，尽管「剑蛊」的阴劲临身，仍旧苦撑不倒。

双方无声无息，各以生平功力对决，看伍崇卿先与「剑芒」对决，其后又以「修罗神功」对了一掌，此时更身受「剑蛊」的凌厉内劲，可他居然咬牙死撑，那股阴劲虽说源源不绝，却还是压之不倒，金淩霜摇了摇头，便从背后补上一指，冰寒内力发动，已然破体而入。

“呵呵……哈哈……”伍崇卿脚步踉跄，明明摇摇欲坠了，嘴角却还泛着冷笑，好似还在念念有词。金淩霜摇了摇头，把眼色一使，四面八方便又抢上了几名黑衣人，瞬时棍棒齐飞，就朝崇卿的胸腹一阵乱打。

“倒下！倒下！”黑衣众鬼咆哮怒吼，棍棒招招到肉，全望内脏去敲，可怜伍崇卿死撑不倒，代价却甚惨重，肝肾脾胃无一不受重击。

砰砰、砰砰，伍崇卿给打惨了，却始终不肯趴下，哲尔丹「嘿」了一声，正要出手来救，黑衣鬼众却亮出了十字连弩，指住了全场上下。

没人能轻举妄动了，「镇国铁卫」清理门户，此时谁敢多问一个字，便算万箭齐发，卢云见了这势头，也只能勉强忍耐下来，伺机再动。

“还不倒！”屠凌心发怒了，只见他扑上前去，跳到了伍崇卿的背上，朝他的脑袋奋力挥拳，一旁赤足巨人也伸出了巨灵神掌，使劲按住崇卿的肩头，听得「吼」的一声长叫，伍崇卿翻着白眼，双膝一软，终于垮了下来，黑衣鬼众大喜过望，正要出手再打，却听金淩霜淡淡地道：“够了！”

合镇国铁卫诸大高手之力，总算制服了伍崇卿，金淩霜缓缓蹲下，轻声道：“龙影，告诉我，东西在哪儿？”伍崇卿张开了嘴，喘息道：“在……在……”

金淩霜附耳过来，正要细听，却听一声怪叫，伍崇卿扑了过来，直朝金淩霜脸颊咬去，喀的清脆，牙关叩响，两排牙齿咬了个空，险些咬掉了人家的面肉。

“臭小子！真要死吗？”砰的大响，屠凌心又砸落了一剑，直打得崇卿面落尘埃，听他大怒指挥：“来人！给我重重地打！打到他求扰为止！”

砰砰磅磅，黑衣鬼众奔上前来，棍棒如雨下，全数打在崇卿的背上，屠凌心狠狠一脚踩落，怒道：“臭小子，怕了么？”

“嘿嘿……”伍崇卿伏地撑住身子，他鼻孔渗血，嘴角冒血，全身骨头浑浑欲散，可他居然还在斜目冷笑，屠凌心怒道：“再打！”脚步急乱，数十名黑衣人奔上前来，提棒乱打，伍崇卿却不想垮下去，他

明明身不由己，力不从心，那双臂膀兀自紧锁，双眼犹在怒睁，他死撑着五体，怎么也不肯趴下。

一声闷哼传过，赤足巨人一脚踩下，千斤之力使出，已将崇卿重重压落下去，黑衣鬼众冷笑轻视，一齐提起了棍棒，正待过去敲他几记，猛听「喝啊」一声大叫，崇卿身上居然再次射出了紫电，，吓得众鬼退开了一步。

卢云瞧着崇卿的苦态，眼眶不觉红了。事隔十年，当年羞怯怯的小孩长大了，可他却成了自己不认得的人，他满心仇恨，咬牙怒目，不哭也不倒，卢云真想知道，是什么支撑着崇卿？是爱？是恨？是仇？何以他会变成了这等模样？

一片寂静中，场里传来了吐血之声，伍崇卿口发怪声，他一边爬地，一边冷笑，那身紫电如此死硬顽强，居然还不肯消失，即使象只蛆虫般蠕动不休，他也还要撑下去……

宋通明、祝康等人呆呆看着，全都说不出话了。却见崇卿越爬越远，好似想一路爬回家里睡觉了。金淩霜叹道："龙影，别闹了，快回来吧。"

伍崇卿毫不理会说话，仍在向前挣扎爬动，赤足巨人挡到面前，举脚一跳，将他如皮球般踢了回来。

伍崇卿倒卧在地，嘶嘶喘息，已是动弹不得了。金淩霜蹲了下来，轻轻地道："龙影，你这是何苦呢？大掌柜自认待你不薄，你何必这般和他作对？"他取出了金创药，正要朝伍崇卿颈伤去擦，却听少年凄厉鬼吼："滚……开！"

金淩霜使了个眼色，那巨人俯身过来，大手叉住了伍崇卿的颈子，将他凌空举起，伍崇卿颈上本就有伤，此时吸不到气，更是舌头外吐，两脚上下踢动。

眼看「镇国铁卫」手段残暴，随时会施以酷刑，祝康心肠最好，登时鼓起了勇气，颤声求情："几位大哥，你们手下留情吧，他……他是做了什么坏事？犯得着这样对他……"

金淩霜摇了摇头，道："朋友们，别给他骗了，"话声才出，场里便响起了蒙语，看这「镇国铁卫」能人无数，立时有人上来通译了，却是专程说给哲尔丹听的。

唧唧咕咕的番语中，金淩霜环顾全场，又道：“相信我，你们要是知道他偷走的是什么东西，必会站在我这一边。”

说着走到了崇卿面前，仰头道：“我说得对么？龙影？”

「噗」的一声，血水混着浓痰，直从伍崇卿的嘴角喷出，金淩霜不闪不避，但见痰血射中他的鼻梁，缓缓垂下，一旁屠凌心大怒欲狂，霎时拔出长剑，便要斩杀此人，金淩霜伸手拦住，道：“别中他的计，他就是要咱们杀他，好逼得他爹爹与大掌柜反目。”

听得此言，卢云不觉心下一凛，余人也是惊疑不定，他们虽不知这个「大掌柜」是谁，可隐约听来，此人必然是伍定远的熟人，好像这人也颇有权势，似足以与「五军大都督」分庭抗礼。

一片寂静间，金淩霜将血水擦去，便又环顾场内诸人，淡然道：“诸位朋友，我等行事风格诡秘，你们想必是看不惯了，所以咱们这帮人平日也不曾现身，不过今夜情势大为不同，因为……”说着说，便又将目光撒向崇卿，轻声道：“怒王进京了。”

怒王大名一出，全场不分来历，竟都「啊」了一声，耳听酒保们议论纷纷，卢云也是深深吸了口气，他虽然不认识什么「怒王」，不过他认得一个人，名叫「秦仲海」。

乍听故人也在京城，卢云的双手不由隐隐出汗，满场窃窃私语中，金淩霜轻轻叹了口气，他转向崇卿，又道：“孩子，过去多少年来，你爹爹始终力阻战火蔓延，身为伍定远的儿子，你该比谁都清楚，那东西一旦落入怒王手中，天下会发生什么事？”

听得此言，人人都是吃了一惊，方知伍崇卿手上的东西至关重大，恐怕涉及了怒苍兵祸。

全场悚然间，赤足巨人松开了手掌，将崇卿放落下地，只见金淩霜走上前来，轻声再劝：“龙影……非是老朽危言耸听，现今大战将起，倘使怒王拿走了东西，那就连大掌柜也压不住他了，到时不只你爹爹的兵马要死伤惨重，连天下百姓也要生灵涂炭，那时你爹娘死了，你妹妹死了，连你自己也要一并送命，你忍心么？”

伍崇卿原本垂首闭眼，听得金淩霜描绘末日情景，忽地睁开双眼，微笑道：“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说着仰天大笑，好似十分痛快。

“哦哦哦！”赤足巨人大怒欲狂，他将伍崇卿反手扔出，重重砸在壁板上，砰的一声大响，伍崇卿滚落在地，他虽说身手矫捷，此际却已无力还击，一时连滚了几滚，口中却仍哈哈大笑，屠凌心冲上前来，提剑连鞘，狂抽猛打，厉声道：“笑什么？你想死吗？成全你！成全你！”

伍崇卿俯身趴地，后背虽然挨打，双手却不住低撑，身子一点点向前爬去，听他喘息道：“苏颖超……你看……你看……你手上有件宝贝，足以翻江倒海……”他吐出一口血来，手掌寸寸前移，来到一处大酒缸旁，喘笑道：“我……我手上也有一个法宝，足以毁天灭地……”

听得此言，众人心下一寒，全都望向了那只大酒缸，这缸有八尺之高，六尺之宽，达千斤之重，酒缸上阖了一块木板，涂以石灰，那是拿来防虫子爬入的。

啊的一声，卢云一颗心好似停了，一众黑衣鬼众则是大惊失色，全都软了下来。

当啷啷声响不断，伍崇卿伸手探入酒缸，抓住了一条铁链，就在此时，屋里热了起来，满是辛辣之气，人人身上冒汗，心头跳动，那大酒缸不知怎地，竟似亮起了幽幽红光。

“快拦住他！”黑衣鬼众至于醒觉过来了，正要扑上阻拦，却听伍崇卿仰头大笑，他单膝跪地，将铁链使劲一拉，哗啦大响传过，酒汁飞溅，寒夜中一柄红焰焰的魔物破水而出。

“杀！”伍崇卿张大了嘴，形如鬼魔，厉声道：“业火魔刀！”

“喔喔喔喔喔！”魔刀在手，伍崇卿丹田散发紫电，又似给熊熊烈火焚上了身，只痛得他仰天狂叫，那张脸给魔火烧得紫红，不再象是人，反象是凄厉鬼魔，人人与他目光相过，莫不面上变色，一个个脚下后退，身上发抖，人人目不转睛，都在望着那柄「业火魔刀」。

很大很大的一柄刀，通体晶黑，光可鉴人，好似地域业火烧结而成，就这样握在伍崇卿的手上，隐隐约约间，刀上好似还有只幽幽暗暗的魔眼，望之深沉睿智，随光明灭，只在打量屋中的每个人。

忽然间，伍崇卿放落了魔刀，刀柄碰上了地板，发出了一声低响。

咚……

奇怪的声响发出，咚的一声过后，人人心头一跳，瞳孔放大，后退的脚步竟不约而同的停下来，只见赤川子传过头来了，宋通明抬起头来了，哲尔丹也揉了揉眼，连众酒保也爬在窗边，齐声低呼……

“好美啊……”场里传来齐声赞叹，只见祝康躲在墙角，由衷的说着，宋通明也是声音迷茫，附和道：“是啊……真的好美……”场面忽然静了下来，全场不分武功高低，贫富贵贱，人人呼吸急促，心跳加快，一个个都死盯着「业火魔刀」。

当此一刻，重睹魔刀，卢云总算也想清楚来龙去脉了，看小年夜里扬州一场大战，那时率领百鬼出巡的，便是金淩霜，押运之物正是这柄「业火魔刀」，其后各方人马激战，魔刀落入一名黑衣人手中，而今想来，此人正是崇卿。只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居然将这柄刀藏入了万福楼，浸泡在那只大酒缸里，看众酒保的惊诧模样，想来事前也不知缸底藏了这怪东西。

卢云曾经触碰过魔刀，自知魔刀的威力何在，这柄刀是否锋利，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藏有一股深沉业火，能激发持刀人的刚勇之气，当夜各方人马大打出手，琼芳只因捡到了魔刀，便曾一口气打退几十名黑衣人，气力大得难以想像，故而说魔刀是公正之物，任何人只消向它许愿，答应以自己的性命交换业火，魔刀便会赐下无上勇力，使其杀死大仇，一偿夙愿。

也难怪「万福楼」的酒水这般呛辣了，那是「魔酒」啊。在众人的兴奋注视下，忽见魔刀光芒渐渐止歇，业火随即消逝，只听「嘿嘿」两声笑，伍崇卿缓缓抬起头来，双眼满步血丝，嘴泛阴森魔笑，众人与他目光相接，这才如大梦初醒，再次发起抖来了。

大事不好了。业火汇聚体内，已使崇卿化身为魔，此时他不必拔刀出鞘，身上气力也要大上千倍不止，想琼芳一个文秀少女尚且如此，何况武功霸悍如崇卿?

当此关头，「镇国铁卫」要不要拦他，须得立时定夺。

「唰」的一声，金淩霜当仁不让，抢先拔出了长剑，「铿」的亮响，屠凌心右臂向天，也已抽出了「无形剑影」，随即脚步沉重，修罗巨人驼背弯腰，咬牙握拳而来，全场黑衣人旋即架起了十字弩，对准了崇卿。

“谁想死……”伍崇卿咧嘴而笑，森然道：“谁先上。”

雷电火焰交相而过，伍崇卿手持刀柄，嘴角冷笑，黑衣鬼众不约而同向后退开，此际没人愿意单打独斗，全场高手必须一齐出招。

“哈哈哈哈！杀光你们！”伍崇卿仰天狂笑，竟然开始拔刀了，看他左手持鞘，右手握柄，魔刀慢慢离鞘而出，那魔火受了「披罗紫气」的喂养，一时光芒大炽，散出妖异紫焰，美得让人心寒。

镇国铁卫精英出尽，却没人有把握挡得下崇卿，只见金淩霜冷汗直流，死命握紧剑柄，剑尖再次散出熊熊金芒，屠凌心也在培育阴劲，预备一剑穿心，那赤足巨人更睁足了牛铃大眼，浑身筋肉贲起。

在众人的骇然注视下，魔刀渐渐理鞘，一寸、两寸、三寸……业火点点窜流，崇卿的身法也变得说不出的古怪，看来象是「龙行九似」，却又好像不是，总之就象龙神着魔，可畏可怖，不想可知，一会儿魔刀一旦开匣离鞘，万福楼里必然血流成河，恐怕真要“天地万物杀一空”了。

全场呼吸急促，人人都在设法凝聚功力，苏颖超、哲尔丹等人则慢慢朝墙壁靠去，就怕给这场打斗牵连上了。

苏颖超等人虽没见过「业火魔刀」，却也听过种种传言，都说这柄刀邪恶异常，能使持刀人中邪发狂，非只会杀死仇人，还会杀死亲人，最后连自己也一并杀死，依次看来，金淩霜并未说谎，黑衣人并不是坏人，真正的坏人是伍崇卿，他才是危害人间的妖魔鬼怪。

魔光越发耀眼，情势也益发危殆，金淩霜自知不能再拖，霎时把手一挥，厉声道：“动手！”号令下达，金淩霜率先挺剑而上，屠凌心、赤足巨人也分从两旁包夹过去，三大高手分进合击，势道何其厉害，伍崇卿却是哈哈大笑，正要将魔刀拔出，却听一声清啸：“谁都不许动！”

包厢窗扉破开，只见一人头戴大，从敌我双方面前飞越而过，只听他「喝」的一声，一掌便朝崇卿肩头拍落，功劲到处，竟震得魔刀坠落下地。

魔刀离手，发出砰然巨响，伍崇卿也清醒过来了，他张大了嘴，呆呆看着面前那人的面庞，颤声道：“是……是你……”来者正是卢云，他见崇卿即将拔出魔刀，也是怕他铸成大错，立时下场阻拦，绝不容他出刀杀人。

二人还不及对答，金淩霜已然挺剑直冲而来，厉声道：“快！大家快夺回魔刀！”千载难逢的时机到来，好容易魔刀坠地，再不趁机抢回，更待何时？一时之间，风声劲急，全场黑衣人争先恐后，全数朝「业火魔刀」飞奔来夺。

猛听崇卿大喝一声，又朝地下的魔刀扑去，卢云却死抓住他，厉声道：“不可以！”

“快放箭！”黄金指环奋力指挥，但听刷刷连声，黑衣鬼众发射了连弩，箭雨连珠，直射而来，但见金淩霜、屠凌心、赤足巨人全数出招，下手几无先后之分。剑芒、剑蛊、修罗功，三招同出，中者必死。卢云咬紧牙关，把手向旁一探，一股气流到处，听得「刷」地一声，苏颖超配剑腾空离鞘，飞入了卢云手中。

此际卢云在前，伍崇卿居后，看他右手持剑，左手还拉著伍崇卿，只余单手御敌，可面前三大高手连决发招，加上满天剑羽，层层叠叠，卢云手上却只有一柄长剑，顾得了前，守不了后，却要如何抵挡大批强敌？

一片惶惶然中，苏颖超哲尔丹等人都是满心惊愕，一不解这人姓舍名谁、从何而来，二不知他要如何挡下连番杀招？

既然挡不住，那也不必挡，卢云将心一横，把手一松，任凭长剑向下坠去。

长剑由胸前落下，已至腰间，众人大感惊讶，还不知他为何弃剑，猛见卢云提起手掌，对着剑柄一拍，但见剑刃半空旋转，一片嗡嗡声中，竟在面前开出了花朵般的光圆。迎向了众高手的兵器气劲。

「金将」地巨响，无形剑影脱手飞出，吼地一声怪叫，赤足巨人踉跄滚跌，连金淩霜的剑芒也给撞偏了一尺，竟从光盾旁擦了开来。

「哆哆哆」，「哆哆哆」，剑羽破散，但见照壁上钉满了弓矢剑弩，这圆盘竟似一面大盾牌，一口气挡下了全场高手的绝招，一片骇然中，卢云喝地一声，手腕翻转，把手一撤，那剑便划过了鸿影，插回三达传人的剑鞘之中。

见得这记手法，苏颖超好似五雷轰顶，一颗心险些停了，他张大了嘴，呆呆看著那无名男子，脑中盘旋回绕的，便是那念兹在兹的五个字。

「仁剑震音扬」

为求仁剑，苏颖超已舍弃了一切，想起这些时日的艰辛困苦，他眼眶红了，心下酸苦，登时奔了过去，哭喊道：“师父！”

才奔出了几步，苏颖超立时「啊」的一声，晓得自己认错了人了，看那人身长八尺，远比自己高了半个头，如何能是矮小的师父？他浑身发抖，又迷惑、又惧怕，不知这人是从哪儿偷学了仁剑，正呜咽间，忽然手上一紧，竟给那无名男子拉住了，听他喊道：“苏少侠，跟我一起走！”

对方的手掌温温热热的，不待自己答应，便已死拖着他，竟要带自己一同逃离万福楼。

苏颖超呆呆看着那人的面孔，只见他头戴大颤，约莫四十来岁，样貌颇为英俊，面上却带了几分沧桑之色，那模样瞧来竟是如此熟悉，他象极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仁剑传人」！不知不觉间，「智剑传人」张大了眼，心头发热，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好似认识这人很久很久了，从出生下来，从拿起长剑的那一刻，他就注定会认识这个人，突然之间，苏颖超大喊一声，便也紧紧反握对方的手，跟他一起奔逃。

“快逃，快逃！”说到逃命，没人能比赤川子更快，只见这老道一马当先，其余宋通明、祝康、哲尔丹也紧随其后，再看卢云左手拉着苏颖超，右手还死拖着伍崇卿，那少年却还死抓着一条铁链不放，铁链尾端却又缚着魔刀，众人一个拖一个，争先恐后，全数冲向了窗口。

五楼窗口虽高，可黑衣人在后头追着，那也不算什么了，想起性命要紧，赤川老道无畏无惧，他快手快脚，正要爬上窗台，忽听远方传来一声低沉佛唱：“我……建……”

“超世志。”

梵音渺渺，黑夜中诵经声从四面八方而来，让人心生异感，众人面面相觑，正感惊异间，卢云忽觉手上一松，伍崇卿竟已狠命甩开了他的手，随即拉起手上铁链，抓紧了「业火魔刀」。

“喔喔喔喔！”伍崇卿双眼布满血丝，紧握魔刀，看他咬牙切齿，仿佛如临大敌，众人全呆了，一不知他在怕些什么，二也不解什么人

来了。一片惊疑间，远方又传来幽幽佛唱，听是……

“必……至……”

“无上道！”忽然之间，全场黑衣人肃敬喊话，上从金淩霜、屠凌心、下至修罗居人，人人屈膝俯身，好似公然拜起了什么邪神。众人大为骇然，不明所以，祝康愕然道：“这……这是干什么？如来佛祖降临了么？”宋通明骂道：“你还有空管闲事，逃命要紧啊！”

场面不大对劲，看这帮黑衣人的模样，八成有大妖怪降临了，众人慌慌张张，正要从窗口爬出，却听「咚」的一声，那赤川老道不知怎地，居然双膝一软，跪倒在地，竟也学着黑衣人跪拜起来了。

赤川子平日里要跪要站，那是他家的事，谁也管不着，可这老东西哪儿不好跪，却把逃生之路给挡了，这可怎么得了？祝康忙道：“道长，您……您闪了腰么？”他伸出手去，正要扶起赤川子，哪知才碰到他的手臂，只听他「啊」的一声，膝盖「砰」的一声，身子软倒，竟也朝窗外叩下头去了。

此时众人还等着突围脱困，却莫名其妙跪成了一排，宋通明惊怒不已，痛骂道：“干什么？干什么？吓得腿软了是吧？”他提起黑毛大手，正要将祝康掀起，谁知才扯住了衣领，忽然也「咦」了一声，只觉自己的膝盖不住发抖，脚边竟然有以股暗劲传到，好似有千百只水鬼拖着自己，竟要把他扯下水去。

“神刀劲！”砰的一声，宋通明提起翔鹰宝刀，狠力拄在地下，咬牙支撑，只听嘎嘎之声响起，宋通明的家传宝刀受力弯曲，随时都要折断，宋通明面露惊惶之色，慌喊道：“蒙古大叔！快拉住我！快！”哲尔丹也楞了，不知宋通明怎么了，他不及深思，忙一把抱住了人，正要将之托起，哪知一股巨力传到，竟也让他「嘿」的一声，腰脊痛弯，身子渐渐屈膝软倒。

哲尔丹武功并非泛泛，他能称雄漠北三十载，自有凭藉，可此时他全力发功，非但拉不住宋通明，反而要给拖垮了，苏颖超惊疑不定，卢云也是一脸愕然，二人对望一眼，正要伸手来拉，却见一人抢先出手，托住了哲尔丹腋下，厉声道：“起……”

伍崇卿出手了，他将魔刀掼在地下，以「披罗紫气」托起哲尔丹，紫电魔光交穿而过，凭着这股悍勇气势，定能让全场众人站起身来。

喀喀……喀喀……伍崇卿翻起了白眼，脊椎发出了喀喀响声，膝盖更是开始晃动，卢云心下震惊：“这……这是怎么回事？他握着业火魔刀啊！”

持魔刀者必有神力，此乃卢云亲身所试，绝非虚言，可现下崇卿的气力却不济了，但见他驼背弯腹，牙关咬得喀喀作响，只能将魔刀拄于地下，勉力支撑身体，几番向要拔出魔刀迎战，手掌却似给神佛压住了，怎么也抬不起来。

砰的一声，宋通明双膝触地，额头撞上了地板，已然五体投地，余波所及，带得哲尔丹身子前倾，险些也要跪倒。

眼前气氛诡异之极，全场仿佛中邪一般，一个个相继趴下，不只同伴们跪成了一排，连黑衣鬼众也跪得满地，好似在等候什么神佛降临。这时全场还能动的，只剩下卢云与苏颖超，两人心下惴惴，彼此虽说不相熟，却还是相互挨近了几步。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他自忖年纪较长，不好让苏颖超犯险，便道：“苏少侠，劳驾你守在我背后，让在下过去试试。”

不待苏颖超答应，便已伸出手来，朝崇卿挽去。

眼前情势非比寻常，看崇卿手持魔刀，尚且不能脱困，料来必有什么缘由，卢云小心翼翼，也是怕崇卿身上给人下了什么怪毒，便将袖子翻开，裹住了手掌，小心托向他腋下。

慢慢的、卢云触到了崇卿的身子，手中并无异感，料来不会有事，他放心下来，便稍稍提了口真气，朝伍崇卿腋下去托。

卢云手上一沉，只觉崇卿身子很重，再看他微微发抖，不停用劲蓄力，似想要挣脱什么，可身子却似给太行山压住了，就是起不了身，卢云望向窗外，微微沉吟，已知外头有高人到了。

来者不知何人，武功奇高，隐隐透着一股慑人邪气，情势怪异，千万不宜硬拼，只能过去窗外察看，卢云正要把手松开，忽然双眼圆睁，惊觉自己的手掌也给粘住了，他大惊失色，猛力抽拉，可这股内力极其缠人，怎么也甩之不脱，正惶然间，猛然一股大力传了过来，竟使卢云「啊」的一声痛喊，终于感到这股排山倒海的威力了。

喀喀喀喀喀……卢云牙关紧咬，只觉这股力道好生惊人，直似五鬼缠身，又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直压得他脊椎剧痛，似欲断折，他

情不自禁的弯下腰来，满面痛苦骇然：“这……这是怎么回事？窗外倒地来了什么人？”

对方蓄力不发，直到引出了卢云，方始一鼓作气下手，听得「砰」的一声，哲尔丹双膝跪倒，其余宋通明、祝康、赤川子更已前额跪地，全数倒地不起，卢云与伍崇卿仍死撑不倒，却也是背驼腰拱，随时都要垮下，苏颖超又惊又怒，只想过来援手，卢云却拼命向他眨眼，示意他千万别来送死。

卢云隐居水瀑十年，前几年栖息于瀑旁孤岛之上，日夜受大水冲刷，抗压逆流的本事极为精湛，一旦把两腿钉到了地下，便万斤巨力也推之不倒，可身上这股力道与白水大瀑相比，竟似犹有过之。他心里明白，这股力道绝非人力所能为，可真要说有神佛降临，却是谁能相信？他深深吸了口气，闭目垂首，细细体察崇卿身上传来的那股力道。

猝然之间，卢云双目大睁，惊觉这股气劲既炽热、又阴柔、复刚猛、好似集「披罗紫气」、「神刀劲」、乃至哲尔丹的「大黑天拳劲」于一身，甚且掺杂了点苍内劲、河北祝家庄特有的旋枪劲，并同「业火魔刀」的魔威，一股脑儿望自己身上压来，方有这惊天动地的气势。

“同化之力！”卢云骇然醒悟：“有人使大伙儿的内力一齐转向了！”

欲求团结，必先同化。这是一股极精湛细腻的统治之术，调和了六股截然不同、大相径庭的内力，使其顺从己意、喔最高兴、沿途反震而来。也难怪崇卿要给镇住了，看他吃力极沉，非但窗外那位无名高手正在发功，另还并同哲尔丹、宋通明、祝康、赤川子等人数十年苦练的内力，全数朝身上压来，崇卿若非还有「业火魔刀」可供依靠，早已叩首跪地，何能在此死撑不倒？

话说回来，最惨的还是卢云，他处于人群的最末端，不只得承担崇卿身受之苦，还得背负他送来的「披罗紫气」、「业火魔刀」，那模样便如白水大瀑下毒龙潭，万斤水瀑倾泻而下，全数打在他的头上。

喀喀……喀喀……全场六大高手毕生功力袭来，卢云要紧牙关，，骨骼浑浑欲散，内心更是骇然恐惧，无以复加。他真不知世上

哪来这般邪门心法，竟有如此巨大神通?

“我建超世志。”

好似在回答卢云内心的疑惑，窗外那人如此述说：“必至无上道。”

“斯愿不满足！”全场黑衣人叩首附和，神情激昂：“誓不成等觉！”

“今为大施主，普济众穷苦。

命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

众生闻此号，惧来我刹中。

虚空诸天神，当雨珍妙华。”

阵阵梵音渺渺，仿佛真佛降临，上起卢云，下至祝康，全场正派人士都已受制于人，转看金淩霜、屠凌心等歪门邪道，却也拜伏于地，猛听「刷」的一声，苏颖超一声清啸，已然仗剑在手。大步奔向窗台。

苏颖超受够了，身为「天下第一」的徒儿，他要查明是何方妖人来此肆虐，将之一剑斩杀。

忽然间，苏颖超张大了嘴，向后退开了一步，因为窗外走下了一个人，黑衣人。

「无上正道」的梵唱之中，黑衣人静静现身出来，他手按赤川子的头顶，足踩窗台，凌空漫步而下，那身法不急不徐，既从容，复庄严，仿佛真是天上神明驾临，直逼得苏颖超脚下发抖，慢慢向后退开。

这大概是全场黑衣人里最强的一个，平淡目光所过之处，金淩霜、屠凌心等人莫不下拜叩首，齐声颂号曰：“参见大掌柜！”

听得这个名号，伍崇卿好似给雷劈了，他奋力提手，只想去拔「业火魔刀」，奈何千斤重担压住了自己，双手直如铁链绑缚，怎么也抬之不起。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镇国铁卫」最高的首领到了。他一出手便打垮全场高手，看卢云武功之高，绝不在当年卓凌昭之下，伍崇卿身负魔刀，更如龙神着魔，此外哲尔丹、宋通明也都非易与之辈，可

此时人人都给一网打尽，足见这位「大掌柜」武功之强，算计之准，已达玄境。

全场鸦雀无声，尽皆拜伏，「大掌柜」默默无言，目光扫过全场，卢云也咬牙切齿，奋力抬眼，努力朝那人看去。

窗外雪花片片，屋内一片寂寒，双方一在上，一在下，但见「大掌柜」悄然站立，他一袭黑衣，头戴面罩，遮住了五官，依稀看去，他的身形不高也不矮，体态不胖也不瘦，连那举止也是平平淡淡，尽归中庸。

卢云口中微微喘息，发出了轻响，那位「大掌柜」便也转头而来，二人四目交投，出乎意料，此人的眼神并非穷凶极恶，而是清澈明亮，深邃遥远，好似看尽了万里江山千古事，天地一切奥秘，尽入胸怀中。

「大掌柜」的话很少，他点了点头，金淩霜立时把手一挥，但听屋内脚步轻响，全场黑衣人一齐走上前来了。

场面益发不妙了，卢云心里明白，此时压在自己身上的力道，实则大半来自于伍崇卿、哲尔丹等人，众人若想抽身离开，便得一齐散功止力，否则只会越陷越深，可惜卢云自己也给万斤巨力压住了，此时也只能奋力行功，全力抗拒，焉有一分气力出言提醒?

眼看黑衣人越走越近，恐怕真要全军覆没了。卢云越发慌乱，满心绝望中，忽见屋中还有一人，也是满面焦急的瞧着自己，似在问他该怎么办?

「三达传人」苏颖超！卢云心下大喜，自知见到了最后希望。

此时众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先是赤川子、祝康、再来是宋通明、哲尔丹，最后是伍崇卿与卢云，人人都已深陷泥潭，动弹不得，说来场里唯一的自由身，便是宁不凡的爱徒，华山掌门苏颖超。他是己方硕果仅存的高手，也是全场唯一的希望，此时黑衣人即将走上，卢云若想脱身，便得让苏颖超逼开「大掌柜」，只是说来麻烦，以苏颖超的武功，他能否打败「大掌柜」？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他绝不会让「三达传人」孤身奋战的，此时此刻，须得暗助一臂之力。

生死在此一举，卢云闭上双眼，徐徐呼吸，霎时内劲一吐，便将一股凌厉至极的功劲反震回去。

没人晓得的，卢云内力之深，实已震古铄今。他在水瀑里坐了十年牢，一面与白水大瀑生死相搏，一面苦苦钻研「剑神」留下的剑谱。日复一日、交相煎熬，内力的浑厚扎实，举世无第二人能及，一旦把功力运到了顶点，便如白水大瀑逆流反扑，威势岂同寻常?

卢云运气反击，慢慢内力运行已至极点，只见「大掌柜」身子微晃，衣袍渐渐胀起，想来也感应到这股内力了，卢云心下大喜，看只见拿出了毕生功力回击，这个「大掌柜」武功再高，也得全力化解，他明白对方一时半刻难以动弹，忙向苏颖超连使眼色，要他赶紧出手。

黑衣人越走越近，五尺、四尺、三尺……机会稍纵即逝，天幸苏颖超见机极快，一看「大掌柜」衣袍鼓起，卢云又是死命眨眼，顿时心有所悟，当下刷的一声，把剑抽了出来。

反败为胜的机会到了，卢云与苏颖超联手出招，事情已有转机，此刻苏颖超拔剑出鞘，「大掌柜」若不想受伤，便得放开赤川子，可这么一来，哲尔丹、伍崇卿，乃至于卢云自己，全都会脱离桎枯，到时群雄并起，魔刀出鞘，「镇国铁卫」怎么镇得住场面？当然他也可以继续压着赤川子不放，不过苏颖超也不会容情，只消举剑轻轻一刺，便能了结此人的性命。

情势急转直下，「三达传人」骤然出手，黑衣人也已惊醒过来，一时群起上前，眼见情势危殆，苏颖超不禁口中狂叫，只管举手直刺，如痴如狂。

长剑迎面而来，忽听「大掌柜」笑了笑，道：“苏君，琼芳近来好么？”苏颖超大吃一惊，万没料到对方竟然认得琼芳，他「嗬」的一声，剑尖急急一偏，从那人喉边掠了过去。他急转剑锋，架在大掌柜的喉头上，喘息道：“你……你认得芳妹？”

“当然。”

大掌柜的目光带着笑意，道：“我接到了你的喜贴。”

「大掌柜」开口说话，全场或惊骇、或诧异、或迷惑，迷惑的是苏颖超，他听对方认得琼芳。还自称接到了自己的喜帖，莫非真是个

熟人？可他为何又戴上了黑面罩，深夜来此行凶？至于哲尔丹、宋通明等人，则是大为骇然，看这个「大掌柜」潜运神功，压制群雄，按理他行功正急，必难言语，孰料此人却能开口说话而真气不泄，这份功力之纯，当真世所罕见。

全场一片惊骇迷惑，诧异的却是卢云，他听得「大掌柜」的说话，不觉心下一动，暗忖道："怪了，这人的话声好熟……难道他是……"

卢云自己的武功也高，对方的本领再强，都不会让他害怕，可此人的嗓音如此耳熟，却不能不让他留上了神，一片揣测疑心间，忽听脚步微响，大批黑衣人竟悄无声息的合围上来，苏颖超原本还在发呆，猛见敌方逼近了，霎时大惊失色，忙闪到大掌柜背后，举剑架住了他，厉声道："退开！向后退开！快！否则我便一剑杀了他！"

听得这个「杀」字，黑衣人竟是眉来眼去，只见金淩霜似笑非笑，其余黑衣人戴着面罩，虽说看不清表情，可瞧他们双肩微晃，想来脸上也挂着一个微笑。

苏颖超不是头一天出江湖了，虽说生平不喜杀人，可真到万不得已时，那也不得不出此下策，只不知为何，只见放尽了狠话，黑衣人却是一派清闲，苏颖超越看越怒，厉声道："不信我会杀他么？我现下计数到三，一……二……"

正想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却听「大掌柜」淡淡的道："照他的话做。"

「镇国铁卫」号令森严，此言一出，金淩霜立时拍了拍手："大家歇歇。"

骤然闻声后退，一发退到了楼梯口，各寻板桌坐下，只见屠凌心揭了面罩透气，金淩霜则是自顾自的倒茶喝水，一时各忙各的，丝毫不以「大掌柜」的处境为忧。

苏颖超少年气盛，见得对方目中无人，忍不住更加恼怒，卢云却是饱经阅历之人，一见此景，更为惊怕，当下拼足了老命，把内力全数搬运而出，就怕对方突施杀手。

眼看黑衣人全数退开了，苏颖超放下心来，正要说话，忽见「大掌柜」正自打量自己，眼光竟带着一抹亲近之意。

苏颖超微微一愣，不知不觉间，手上长剑略略放松，忽然想起自己还在险地，忙把长剑挺起，他知道对方武功深不可测，便又退开几步，离这人远远的，这才举剑对准了他的心口，森然道：“朋友，把你的左手提起来，放赤川道长起身。”

大掌柜回答的很直接。听他淡淡的道：“我不想这么做。”

苏颖超怒喝一声，手掌向前一挺，嗤的一声轻响，剑尖刺破了衣衫，触肩而止，已然抵住「大掌柜」的心口，这剑竟是险到巅毫，苏颖超沉声道：“怕了吗？”

大掌柜笑了一笑，并未答话，其余金凌霜、屠凌心等人也是相顾莞尔，竟是一派轻松，卢云把这场面看在眼里，心下也是一片雪亮，已知苏颖超生平从未杀过人。

苏颖超咬牙切齿一阵，他怒视大掌柜，道：“朋友，我再警告你一次，我只要把剑向前一推，你立时便死，你怕不怕？”大掌柜笑了一笑，道：“你根本不认识我，便打算要杀死我么？”

这句话平平淡淡，却比什么威胁恫吓、哭泣告饶都管用，果然便让苏颖超微微一醒，心里现出了一个念头：“是啊，我又不认识这人，怎能随意杀他呢？”

杀人定要有个天大的理由，若非有不共戴天之仇，再不便有夺妻之恨、切肤之痛，否则岂能无端害人性命？心念于此，苏颖超微起犹豫之意，也是怕自己真个杀错了熟人，当即沉声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会认识琼芳？”

大掌柜道：“我叫做「大掌柜」。你方才听过的。”

苏颖超哼了一声，道：“那些黑衣人是谁？可都是你的手下、”大掌柜道：“是，他们是「镇国铁卫」。”

「镇国铁卫」势力庞大之至，卢云三番两次与他们照面，却始终不知道这帮人的来历，此际听得「大掌柜」亲口说出这四个字，真有种难以言喻的威势。苏颖超微起战栗之意：“他们……他们为何称你做「大掌柜」？”大掌柜道：“因为我很会打算盘。”

苏颖超深深吸了口气，道：“打算盘？那你为何带着一个面罩？”大掌柜淡淡的道：“我做的买卖，使我不能以真面目示人。”

苏颖超忍不住讥讽道：“听来阁下也有几分自知之明啊，却不知你做的是什么黑生意，居然这般见不得人？”

“我建超世志……”大掌柜微一欠身，道：“必至无上道。”

这人的口气很大，好似是穹苍造物之主，直有开天辟地之能，众人听到耳里，莫不大吃一惊，卢云也是微感愕然，正猜想「大掌柜」的身分，忽然之间，身旁传来了喘息声，卢云侧目去看，惊见出鞘双眼满布血丝，只是瞪视着那个「大掌柜」，神情极为可怖。

今晚伍崇卿起意来劫夺「三达剑谱」，还自称要杀死一个人，想来便是眼前的「大掌柜」了。只不知双方有何冤仇，直似不死不解。

此时苏颖超能够掌控全场，靠的全是卢云暗地里撑腰，两人目光相对，眼见卢云眼神带着鼓舞，好似要自己放心来问，登时让他精神一阵，当下挺起长剑，抵在大掌柜的心口上，沉声道：“这位伍少爷是什么人？为何你们老称他为龙影？”

大掌柜道：“他是太子。”

苏颖超愕然道：“太子？”大掌柜道：“龙影太子，他追随难陀龙王，故为黑影所掩盖。”

苏颖超有些听不懂了，喃喃便问：“黑影，什么黑影？”

大掌柜道：“天地之间，人人都有自己的影子，纵使贵为龙王，身有宝光，却也难以例外。”

苏颖超听着听着，忽然脱口来问：“那我师父呢？他也有影子么？”

此时黑衣鬼众虎视眈眈，大掌柜也已压制群雄，九死一生当中，他自己却又给苏颖超压制住了。场面紧迫之至，谁知苏颖超却聊起了天，不知想干些什么？宋通明、祝康等人心里自是千百遍的骂他，催促他赶紧下手。

眼见同伴们哭丧着脸，苏颖超也醒觉过来了，他自知再也问不出什么，便重新架起了剑，冷冷的道：“听好了，从现下起，我要你做什么，你便做什么。只要你能让我高兴了，我可以饶你不杀。”

听得「饶」这一字，黑衣鬼众登时哄堂大笑，大掌柜则是淡淡一笑：“好吧，你要我做什么？”

苏颖超冷冷的道：“我要你陪咱们去个地方。”

大掌柜道：“去哪儿？”

“紫云轩。”

苏颖超容情平静，说出这三个字来，众人心下狂喜，都晓得苏颖超要押入宝了。看这琼武川乃是当朝国丈，这批黑衣人再凶再狠，一旦去到了紫云轩，也得乖乖就范了，大掌柜淡然道：“之后呢？陪你们去了紫云轩后，我便可以离开了？”

苏颖超冷冷摇头：“不行，你得跟我去见琼老爷子。听由他发落。”

四下嘻嘻哈哈，黑衣人竟又笑了，苏颖超暴怒道：“笑什么？”他提剑抵着大掌柜，森然道：“怎么样？你答不答应？”

大掌柜道：“不答应。”

苏颖超微起错愕，一时呼吸微促，道：“你……你把话再说一次……”说话间手掌发抖，带得剑尖隐隐摇晃。

苏颖超练剑多年，持剑极稳，可他此际剑柄晃荡不休，足见他心里何其恐惧。金淩霜、屠凌心原本一派清闲，见他神色如此害怕，竟不约而同站了起来，卢云也深深吸了口气，晓得要见生死了。

苏颖超确实害怕，不过这并不可笑，因为心里越怕的人，越可能杀人。在场如卢云、金淩霜、屠凌心，莫不经过生死槌练，自知苏颖超已在关头上，他随时会刺死大掌柜。

卢云把场面看得很清楚，刺杀大掌柜落入苏颖超手中，苏颖超自己却又给黑衣鬼众盯住，而他要放卢云等人起身，偏偏又得让大掌柜让步，双方投鼠忌器，各有所恃，亦有所忌，要想一次镇住场面，得靠一股「气」。现下苏颖超已有杀人之心，双方也濒于决战了。

大掌柜能够统驭万军，见识必然高超，当知自己命在旦夕，不过此人定力非同小可，虽说心口抵着一柄长剑，仍旧不为所动。良久良久，听得苏颖超道：“把手放开，让我的朋友起来。”

大掌柜摇了摇头：“我不想这么做。”

苏颖超眼生异光，口中微见喘气：“我最后一回奉告：莫逼我下手杀你……”他手掌颤抖，随时会把剑柄一推，大掌柜却摇头道：“不会，你不会杀我。”

苏颖超咬牙道：“何以见得？”

大掌柜道：“我来此之前，便已打过了算盘，你非但不会杀我，还会投靠我。”

“哈哈哈哈哈！”听得这话荒唐之至，饶是情势紧迫，苏颖超还是哈哈大笑起来。看这批黑衣人凶残无道，自己堂堂的华山掌门，岂会与他们同流合污？一时笑得不可抑遏：“苏某会投靠你们这帮宵小？哈哈！哈哈！你这笑话是听谁说的啊？”

大掌柜沉寂默然，慢慢挪移了目光，道：“听他说的。”

苏颖超微感诧异，顺着对方的目光去望，却又瞧见了那名大旄男子，不觉心下一凛，想起那招「仁剑震音扬」，忙道：“他……他究竟是谁？”大掌柜附耳过来，低声道：“卢云。”

“卢……云……”苏颖超张大了嘴，身子微微摇晃，他转头望向大掌柜，嘶哑地“就是……就是那个卢云吗？”大掌柜默默望着「大眼猫」，眼波平静如水，点了点头。

「当」的一声大响，长剑摔在了地下。只见苏颖超呆呆看着地下，眼角噙着泪水，面色带着悲哀，脚步阵阵晃荡，慢慢向后退开。

宋通明、祝康等人瞠目结舌，心下都感莫名其妙，不知苏颖超好端端的，怎会在这关头上弃剑了？在众人的愕然注视下，只见苏颖超一步一步向后退开，终于瑟缩到了屋角，抱头啜泣。

全场惊疑迷惑，在场如赤川子、什么、祝康，大半都识得这个「卢云」，晓得这人过去是一甲状元，在长洲做过官，其后弃职失踪，只不知这么一个作古之人，却为何让苏颖超大惊小怪？莫非他俩昔日有啥过节不成？

苏颖超垮了，区区几句话说过，「大掌柜」便让他退出了战局，全场惊诧之中，只见大掌柜轻轻抬起了脸，打了个眼讯，一时之间，全场黑衣人再次涌上前来，便要将一干人等拿下。

又输了，这回输得更惨，卢云望着屋角的苏颖超，他本还等着放手一搏，待见了苏颖超这幅痛苦模样，不由也是斗志全消，轻轻叹息中，听得砰的一声，卢云向前一扑，也已摔倒在地了。

苏颖超垮台，卢云也应声而倒，满场高手相继覆没，人人或倒或降，无一能战，不过场内却还有最后一人死撑不倒，四面楚歌中，此

人的目光仍带着熊熊怒火，绝无一分退缩之象，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还有最后的倚靠。

杀！业火魔刀！伍崇卿将跪未跪，要倒不倒，他将「魔刀」拄在地下，双手紧抱刀身，仍在负隅顽抗，黑衣各自见了这势头，不由微微一凛，脚步便又慢了下来。

天下英雄的最后寄望，便是「业火魔刀」。伍崇卿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他不是为情所困的「输大哥」，也不是满腹经纶的「卢叔叔」，他是背负魔刀的刺客，纵使只剩下一兵一卒，他也不会投降，一会儿只要黑衣人有一点闪失，他便会疯狂拔出魔刀，天地万物杀一空。

大掌柜目光沉静，他凝望着崇卿，一不劝说，二不恫吓，只见他左手按在赤川子的的脑门上，右手慢慢举起，五指张开，露出了掌心的东西。

屋内一片黑暗，火蜡蕊心焚烧，照亮了大掌柜的手心，那里躺了一只铁胆。

“神剑擒龙？”卢云张大了嘴，睁眼望着那只蓝澄澄的铁胆，呼吸不由急促起来。

传闻中的天下第一秘剑，已然现身了？

十年前「剑神」发愿打造「神剑」，轰动天下，从此世间便多出了一柄无上剑，世称「擒龙」，场内如卢云、金淩霜、屠凌心，乃至于赤川子、宋通明，人人都曾见过此剑，却没人料到这柄「神剑」竟已落入了「大掌柜」手中。

第一回见它，它擒服了「一代真龙」，杀得他不支倒地，最后一回见它，又目睹了天绝惨死。一回又一回，从景泰朝结束，乃至于天下大乱，正统复辟，仿佛人世里的孽海是非，全与这柄神剑有些干系。

神剑在手，擒龙在握，大掌柜未说只言片语，可手上的铁胆却替他道尽了一切，原来大势早就底定了，先前苏颖超只因为制住了他，更是一场笑话，当「大掌柜」踏入万福楼的一刻，人人都已注定了相同的下场，卢大叔、苏少侠、伍少爷、死与降，二选一。他们别无第三条路可走。

“心向光明城，身陷修罗殿。”

大掌柜开始吟诵经文，掌中的神剑也幻起蓝光，如佛影光润，直向崇卿手上的魔刀而去。

不知为何缘故，那魔刀本如一块大猫晶，光滑剔透，其上还生了一只明亮猫眼，可那魔瞳见了那佛光后，却益发模糊不清，仿佛要闭眼睡觉了，伍崇卿面露惶恐之色，他紧抱着怀里的「业火魔刀」，似想唤醒它，可不知怎地，自己的膝盖却不由自主的弯下。

“如舍五伦德，如破三教谒，得架超世志……”歌声沉静肃穆，满场黑衣人提供内的吟唱，无不大受感应，只见他们一个个双手合十，齐声唱：“缘尽爱憎灭。”

砰的一声响，伍崇卿跌扑在地，气力放尽，那「魔刀」也脱手飞出，一路滑到「大掌柜」的脚下。大局底定了，伍崇卿独木难撑大厦，终于垮台，霎时之间，全场拜伏，听得黑衣各自齐声颂号：“天上地下，一切万物，无脱六道轮回！”

全军覆没了，看伍崇卿打不赢金淩霜，苏颖超打不赢「剑蛊」，哲尔丹更不是「修罗神功」的对手，现下敌营还多了一个「大掌柜」，连卢云也给制服在地。

天上地下，尽归轮回，面前的「业火魔刀」静静躺于地下，终将重归神佛之手，「大掌柜」默默垂首，运起了空中铁胆，但见一道蓝光缓缓而下，佛光隐隐，笼罩了地下的魔刀，一时之间，「业火魔刀」映照了佛光，刀上的魔眼光晕全数消散，竟要闭目长眠了。

虎吃羊、羊吃草，在这强生弱死的冷酷人间，唯一的温情便是「业火魔刀」。魔刀真公平，魔刀真大方，它打破了神佛制定的一切规矩，赐予弱小们无上的勇力，让他们有胆放手一搏，可自今往后，什么都结束了，魔刀即将归依六道，重回神佛身边。

伍崇卿倒在地下，已是热泪盈眶。他怎么也不想答应，可这是没法子的事啊，在这浊浊尘世里，人人都得活在轮回中，无论是苏少侠，卢大树，甚且是敌营的金淩霜、屠凌心，不管是喜欢，是厌恶，是得利，是受害，谁都离不开「六道轮回」。

大掌柜缓缓垂首，目光箫然，看不出什么喜怒哀乐，他望着手上的点点蓝光，轻声说道：“明朝伴古佛……永脱六道业……”大掌柜口

唇低动，话音虽低，卢云却听得明明白白，霎时他双眼圆睁，竟已坐起了身子。

骤然间，屋中光明大起，仿佛老天开眼，但见一道白光闪过，灌入伍崇卿体内，但听哲尔丹「啊」的一声痛喊，好似挨了一刀，那股力道急急传来，宋通明、祝康等人天旋地转，竟然一个接一个摔倒在地，余波所及，竟也使大掌柜身子向后剧晃。

「砰」的一声大响，一只重物坠落下来，压裂了地下楼板，「神剑擒龙」竟然落地了，有人以霸悍至极的内力震伤了大掌柜。逼得他放开了神剑，全场黑衣人大感骇异，却见一人端坐在地，口中微微喘息，出手之人正是卢云。

这股凌厉内力正是卢云所发。这回他送出的不再是敦厚柔软的「无绝心法」，而是锋锐如刀的「昆仑剑芒」。这股内力无坚不摧，一路震开了同伴的牵制，逼得他们放开了手，只见宋通明抚胸剧咳，祝康、赤川子口吐鲜血，连伍崇卿、哲尔丹也是气血翻涌，已在打坐顺气，至于大掌柜自己，也因一个猝不及防，竟给震退了半步，掉落了手中神剑。

这就是卓凌昭的霹雳手段，卢云不是挣不脱对方的掌握，也不是无法对付大掌柜，他只是不想伤了自己人。

其实卢云早该这样做了，可他也有自己的为难，先前他体内的真气太盛，一旦使出了「剑芒」，祝康、赤川子受了这股威力，非死不可，故而他迟迟不敢动手，直到这最后一刻，方给逼出了这招。

菩萨心肠也好，霹雳手段也罢，现下什么都晚了，看卢云分歧余威，以毕生功力逼落大掌柜手中的神剑，可这又改变了什么呢？大局早已底定，伍崇卿交出了魔刀，卢云自己也是精疲力竭，难以再战，全场倒的倒，垮的垮，大掌柜只消把腰一弯，俯身一拾，一切便都恢复了原状。

当断不断，不战自败，大掌柜微笑摇头，满场黑衣鬼众也是哈哈大笑，一片笑声中，人人都晓得这是虚惊一场。大掌柜并不多言，只见他屈膝俯身，右手向下，堪堪要拾起神剑之时，忽听天顶传来沉稳嗓音，如斯道：“他……日……若遂……”

“凌云志！”

圣光乍现，神剑坠地，奇迹随即发生，众人呆呆仰头，只见天顶屋梁处隐隐骇动，传下苍茫笑声：“敢……笑黄巢……”

“不丈夫！”轰隆一声巨响，屋顶破开了一个大洞，泥沙飕飕而下，一条大汉从空而降，一脚踹在了大掌柜的背上，刹那间便将人压倒在地，随即一拳一拳望他身上招呼，拳拳到肉、轰然有声。

“秦仲海来了！秦仲海来了！”全场黑衣人激动大喊，如黑大耗子惊慌四窜，卢云则是张大了嘴，呆呆望着那大汉背后的刺花，一颗心仿佛停下了。金淩霜明白情势险峻，第一个带头抢上，厉声道：“快！快把神剑递给大掌柜！快！”

先前苏颖超架拄「大掌柜」，黑衣人莫不嘻嘻哈哈，满不在乎，可现下铁脚大汉现身突袭，将「大掌柜」扑倒在地，全场黑衣人已是人人自危，但见弓箭乱飞，硬矢四射，众鬼惊慌叫嚷，乱作一片，金淩霜更不打话，直朝地下铁胆扑来，便想让「大掌柜」握住神剑。

眼看小喽罗过来烦人了，那大汉抓起桌上的筷筒，随手一抛，但听风声急啸，整排木筷全射了过来，屠凌心眼明手快，猛地压倒了师兄，急急掀起板桌，哆哆连声过后，木筷插了整排，那板桌仿佛成了一只蜂窝，转瞬间四分五裂。

砰的一声，铁脚大汉举脚一挑，把那百斤铁胆踢得直滚了出去，众喽罗飕飕发抖，还在不知高低间，猛见人影一闪，那大汉突然冲了过来，黑衣鬼众惊慌奔逃，但见人群分散，便也露出了地下的标的，那是一柄黑沉沉的大刀，金淩霜凄厉呐喊：“挡下他！”

“喝！”金淩霜、屠凌心联手出招，二人奋起全身内力，便将长剑死命抛出，那大汉头也不回，提起了一条板凳，反手挥出，砸得双剑倒飞而出，他一个吐气扬声，手臂暴长，正要拾起魔刀，忽然背上一重，一条巨大人影压了上来，正是那赤足巨人扑来了。

那大汉咧嘴一笑，反掌用手一拦，将那赤足巨人操翻过来，成了头下脚上之势随即举起铁脚，狠狠一脚踏落，竟将巨人的大脑袋撞入了地板，眼看绝世高手变成了破布袋，个个都是不堪一击。一众小喽罗自是双手连摇，骇然退后，都在乞求饶命。

眼看没人打扰了，那大汉咧嘴再笑，随即俯身弯腰，便要拾起「业火魔刀」，忽在此时，一只玉白手掌搭来，拍在那大汉的肩头上。

「大掌柜」终于来了，黑面罩下的眼眸带着笑意，便与那大汉微笑互望。

两大枭雄面面相觑，遽然间，「大掌柜」擒拿手使出，一送一扭，已然压住了敌臂，那大汉喝的一声，左拳反手打出，却又给「大掌柜」提掌架住，竟以单臂之力控住敌方的双手。

全场都傻了，看那大汉神力惊人，连赤足巨人也挨不起他的一击，孰料「大掌柜」竟能以单手之力压制对手，想来此人气力之大，分毫不在伍定远之下。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大掌柜开始反攻了，一片骇然间，只见他以左手控住敌方的双臂，右掌接连出招，一时间点戳拍震，举指掌爪、招招又凶又毒，仿佛暴雨倾盆，又似水瀑飞花，全数打在那大汉的胸腹穴道上。

不过半晌过去，那大汉便已挨了上百记快招，满身浴血间，脑袋便垂了下来，可「大掌柜」还在打，就怕打不死他，那大汉脑袋越垂越低，伤势也越来越重，可不知为何，他身上的斑斑血迹却亮了起来，仿佛是星星之火，越聚越多，越发明亮，终于化作了一声怒号。

“哦哦哦哦哦！”大掌柜给人揪了起来，那大汉单手提着他的足踝，拼命旋转，狠狠一抛，挡啷碎响之中，大掌柜好似断线风筝一般，一路撞入了内堂，压破了酒缸，身子却还停不下来，又听「砰」的大响，背后撞上了照壁，身子半空翻转，好容易落地下来，那大汉又是侧踢横飞，重重踹上了大掌柜的胸口。

砰砰两声，两头怪物同声坠地，同时起跳，一个挥怒拳，一个出佛掌，再次对了一招，无声无息间，拳掌相抵，功力悉敌，二人身子随即分开，各自向后退出一大步。

自入万福楼以来，「大掌柜」所向披靡，震慑群雄，从不曾落得这般狼狈，可现下他也受伤了，只见他拉起了黑面罩，露出俊美的嘴唇，提手擦去了唇边血渍，那大汉则是「嗨」了一声，运起一口浓痰，连同嘴里的血水，一发吐到了地下。

两大枭雄相互凝视，谁也没动，金淩霜等人都明白，这两人看似默不作声，实则都在算计地下的两柄兵器，一是「神剑擒龙」、一是「业火魔刀」。看得出来，他俩都在等待自己的机会。谁能抢先一步拿到自己的家生，谁便能抢先一步格杀对方，结束这场十年大战。

神剑与魔刀，这两柄兵器俱是一母所生，各有玄奇之处。魔刀主虚，神剑主实，神剑冷若冰霜，魔刀怒似烈火，若让大掌柜拿到了「神剑」，他立时能扫平群雄，一统天下，可话说回来，要是「魔刀」落入那大汉的手里，那可不是弱女孤儿的报报仇、雪雪恨而已。而是“怒火直冲三千丈，炎星降临大地红。”

后果之恐怖，可想而知。

窗外还在飘雪，望来有几分诗意，万福楼里却是战云密布，金凌霜、屠凌心虽说心里焦急，却也不敢贸然加入战局，毕竟这两大枭雄武功之强，已臻化境，出招时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外人若是任意插手，只消稍有不慎，随时都要毙命于当场，届时害死自己事小，若要害得「大掌柜」失手，竟使「魔刀」落入「怒王」之手，那自己可真要成了千古罪人。

全场噤若寒蝉，人人都向后退去，场里便空下了一大片地方，哲尔丹、宋通明、伍崇卿，一个个都屏气凝神，等着看当今两大枭雄的决一死战。

「怒王」与「大掌柜」同时现身了，先前两人互交数招，双方互有得失，但听场内呼吸浓浊，那铁脚大汉好似受伤不轻，吐纳至为急促。可不知为何，他身上的火光却越发明亮。每逢收气吐气，身上火光更是随呼吸一明一灭，黑夜中望来极为古怪，那「大掌柜」却是静悄悄的，难以听察他的呼吸声，好似此人根本就是一具死尸，压根儿就不必呼吸。

这个呼吸沉重，如扯风箱；那个不吸不吐，宛如僵尸。忽然结，场里传来极慢极长的呼吸声，那呼气仿如无止无尽、吸气更似天长地久，一呼一吸间相隔之长，匪夷所思。不消说，自是卢云下场了。

十年水瀑修炼，卢云练就了天下无双的吐纳术，他闭气时能达一顿饭之久，一吸一吐间，便能运转一个周天，以内力而论，卢云举世无敌手，以招式而言，他也是博大精深，试想一个人身拥「仁剑」、「剑芒」，兼得宁不凡与卓凌昭两家之长，攻守之间，威力岂同寻常?

君子可欺之以方，卢云的武功并不在眼前两大枭雄之下，只是他宅心仁厚，这才在大掌柜手里吃了大亏，不过君子报仇，三年未晚，

他若要与那大汉联手，今夜局面必然逆转。不过他也未必会加害「大掌柜」，因为他的额头上还有一道伤，深深刻入了心坎。

天下大势，鼎足而三，万福楼里一片寒寂，但见大掌柜在东、那大汉在西，卢云则是居于两方之中，三方互为等距，相互牵制，当此一刻，谁也开不了口，更没人敢轻举妄动，观众人无分敌我，也是鸦雀无声，竟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

忽然之间，人人都发觉这里好静好静，当此一刻，天下无声，只见卢云默然仰天，大掌柜低头望地，铁脚男子则是若有所思，三人相顾无言，地下的「神剑」、「魔刀」也是静悄悄的躺着。只见「魔刀」闭上了猫眼，好似睡着了，「神剑」也没了佛影光晕，成了一颗烂石头。

整整十年了，天下终于停战，万里江山皆寂静，人人都停手了，猛听脚步一震，屋中亮起了一道灿灿紫光，直朝地下的「神剑擒龙」飞扑而来。

又开战了，三雄鼎立骤然幻灭，看伍崇卿明夺神剑，实则暗助怒王，「大掌柜」若要挡他，铁脚男子便会趁隙出手，屠凌心勃然大怒，暴吼道：“龙影！你疯了么？”两道人影应声而起，赤足巨人抢先起跳，金淩霜尾随在后，二人早已有备，一前一后朝出去面前扑来。

伍崇卿身法好快，看他著地翻滚，猿臂轻抒，直取神剑，那铁脚大汉早在等这一刻，当下俯身弯腰，朝地下击出一拳，威力到处，楼板碎裂，魔刀竟倒飞上了天，那大汉飞身跳起，手臂暴长，已要收下「业火魔刀」。

点点热血洒出，溅到魔刀之上，刹那之间，魔眼睁开，流下了怒火般的热泪。

“烈火焚城！”黑衣鬼众齐声悲喊，声音透着绝望，那大汉右手开掌，正要紧握魔刀，大掌柜却毫无动静，黑面罩下的目光极有把握，好似还在等着最后的大援到来。

遽然间，一道白光后发先至，如白水大瀑般包围魔刀，随即一只手掌截来，抢先抓住魔刀。

当此最后关头，卢云还是出手了，在一片乱局中，他选择站到了朝廷这边，替大掌柜保住了「业火魔刀」。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时「魔刀」落入卢云手中，伍崇卿也给扑压在地，无暇来夺「神剑」。大掌柜更显得从容不迫了，他缓缓踏上一步，俯身而下，手指沾触了「神剑擒龙」，刹那之间，已见一道蓝光窜出，转眼又多了第二道、第三道……三道剑刃旋转如意，仿如孔雀开屏。

“六道轮回！”全场黑衣人放声呐喊，语气又激动、又崇仰，但见大掌柜长身而起，佛光满布全身，三道剑刃开展，转眼第四道、第五道……此时此刻，六道终结，天将大寒，佛光即将铺天盖地而来，无尽滋长，乃顺承天……

天候最冷的时节雪花必然六出眼见大势即将底定猛听一人吐气扬声半空飞来一道慧芒直朝大掌柜撞来。

魔刀飞来了，黑黝黝的刀身隐藏魔火，火光又给剑芒激发，宛如慧芒坠大地声势惊人。

在这生死绝命的关头卢云又再一次出手了，这回他选择倒向怒苍山。

六道未结，天未大寒，魔火却为纯白剑芒所喂养，成了横天而过的大慧星，一刀一剑相户逼近，发出嗡嗡微声，骤然间光芒炸射，两柄神兵稍一相触，神剑，魔刀便已一齐飞上了半空，大掌柜正要起跳来接，猛见铁脚大汉全力来奔，好似化成了一颗大火球，直朝大掌柜身上扑来。

轰然一声巨响，震耳欲聋，两大首领正面撞上，巨力到处，两人一齐飞过了五楼栏杆，从天井直坠而下，但听劈劈啪啪声响不断，二人犹在半空中贴身短打，谁也不肯放手。

砰……轰……

整栋楼房晃荡不休，一楼戏台木屑纷飞，竟给撞破了一个大洞，众人全吓呆了，还不知该当如何，又听「砰」「砰」两声，两样重物一先一后坠到了地下，压破了楼板，左是「神剑」，右是「魔刀」，全都成了无主之物，一时之间，惊呼声此起彼落，人人冷汗直流，都在打量地下的宝物。

“我的！”猛听一人激动呐喊，号令一出，全场都动了起来，不只黑衣人出手，连宋通明、赤川子、睁开也扑了出去，人人齐声欢

笑：“我的！”

情势瞬息万变，两大头目不见了，小喽罗们立时称王，操爹干娘的骂声中，人人有志一同，都在抢夺地下的「神剑」、「魔刀」。忽见一道人影著地滚过，抢先抱住了「神剑」，正是金淩霜来了，听他厉声道：“快、抓下魔刀的铁链，千万别碰刀身！”

挡啷声大响，屠凌心向前一扑，也已抓住了魔刀铁链，正要顺势将之拉起，却听嘿嘿一笑，铁链另一端握著一只黑毛大手，只见宋通明满面亢奋，口涎横流，竟已握住了刀柄。

魔刀又称「圆梦之刀」，看宋通明淫笑不已，不知作起了什么好梦，他嘻嘻贼笑，正想把宝物带回家玩儿，背后却不知挨了谁的一脚，砰的一声，黑熊倒地，魔刀一路著地滑出，引得大批鬼众上前抢夺，金淩霜握紧了神剑，「喝」的一声运气，正要灌注内力，震慑全场，忽然背后一拳挥来，打得他应声而倒，手上「神剑」竟已脱手飞出。

「魔刀」人人想要，「神剑」却只有行家识货，来者正是哲尔丹，看他独具慧眼，竟是要抢夺「神剑擒龙」。屠凌心怒之极矣，厉声道：“混蛋！”他举剑来砍，哲尔丹却是不理不睬，听他大吼一声，竟已奋起全身之力，直朝地下的「神剑」扑去。

猛听「砰」的一声，哲尔丹身上也扑来了一人，将他压制在地，正是赤足巨人赶来了，两人伸长了手臂，蠕动挣扎，都想抢下蓝澄澄的铁胆，却在此时，金淩霜著地滚来，总算把「神剑」牢牢抱入怀中，听他厉声道：“三师弟！莫要分神！”

全场乱作一片，魔刀转瞬易手十余次，眼看魔刀再次飞上半空，全场飞扑起跳。屠凌心也伸长了手，忽然之间，紫光闪过，一道身影半空飞掠而来，竟然抢先夺走了「业火魔刀」。

“我的！”宋通明大哭起来，屠凌心则是愤怒咆哮：“龙影！又是你！”

砰的大响，窗扉破开，寒风冷雪扑面而来，伍崇卿背负「业火魔刀」，已从五楼窗口飞扑而下，。一众黑衣人又惊又急，正要仗剑追来，背后却抢先奔过了一个人影，看他头戴大，赤手空拳，直从窗口追扑出去，正是卢云来了。

万福楼极为宏伟，楼高五层，若要硬摔下去，难免跌断一条腿，只是伍崇卿艺高人胆大，看他落到三楼高处，一个筋斗翻过，竟已飞向对街一棵大树，枯叶沙沙作响，伍崇卿伸手拉住了枯枝，但见树干受力屈弯，却也让他止住了下跌之势。

「喝」的一声，伍崇卿从树顶落下地来，一路拉拖铁链，带着魔刀狂奔远离。

卢云的轻功不及崇卿，看他从高楼摔落，竟是直挺挺摔下，始终不知转身变位，堪堪跌得筋断骨折之际，却见他掌中运力，双手竟然转出了一个大圆，轰的大响过后，街心雪尘飞扬，地下多了个深坑，卢云下坠之势陡然转变，一路从雪地斜斜飞出，直朝街尾滑去。

卢云手法神奇，靠着手上画出的大圆，居然毫发无伤，他见伍崇卿朝另一个方位走了，赶忙爬起身来，转身直追，口中不断喊叫："崇卿！等等我！我是卢叔叔！我有话问你！"

此时伍崇卿带走了魔刀，「大掌柜」与「怒王」又一齐坠楼，两大枭雄俱已消逝无踪，金淩霜又惊又急，霎时厉声传令："镇国铁卫听命！全军兵分两路！一路追捕龙影！一路拦截怒王！绝不能让魔王与魔刀相会！"说着从窗口抛出了绳索，厉声道："走！"

金淩霜率先跳出了窗口，一路抓着绳索，滑不留手的顺势下地，黑衣众鬼却是浑身发抖，自知「小真龙」背负魔刀，已如一尾疯龙，自己若要过去追捕此人，岂不是死路一条？可此刻若不过去追他，莫非是要去拦截「怒王」不成？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在犹豫不决时，忽听一声痛哼，那赤足巨人向前一趴，猝不及防间，背后竟又遭了暗算。

众人回头急看，只见哲尔丹自在哪儿仰天长笑，好生得意，却又是他出手偷袭了。

"又是你这混蛋！"屠凌心惊怒交迸，厉声道："人手已经不够了，你还连番捣乱？"

眼看屠凌心冲了过来，哲尔丹二话不说，立刻跳楼逃生，他自忖没有卢云的护身武术，也没有伍崇卿那般轻功，只能挺起双拳，倒栽葱似的跳了下去。砰砰大响接连传来，哲尔丹头下脚上，大黑天拳影笼罩拳锋，一路撞得屋瓦破片不绝翻起，最后轰的闷响传出，整个人摔在地下，头破血流中，嘴里却还在哈哈大笑，好似十分痛快。

“还楞着做什么？追啊！”屠凌心大怒欲狂，剑指怒骂众下属，众人畏之如虎，便也一个个抓住绳索，翻窗援绳而下，屠凌心气得浑身发抖，正有气无处发间，忽见宋通明还楞在那儿，登时嘴泛狞笑，兴奋的道：“好玩的来了。”

“老兄，别乱来啊！”神刀少主大惊失色，忙抱住了祝康、赤川子，奔向了楼梯口，凄厉怪叫“神刀劲。”

话声未落，便带着同伴跳进了楼梯，听得咚隆隆咚之声，三人一路翻滚摔下，其状甚哀，转眼如大车轮般越滚越快，直朝一楼滚去。

万福楼里静了下来，。屠凌心持剑怒砍桌椅，胡乱泄愤一阵，便也跳出了窗口。

眼看凶神恶煞都走了，只听嘎的一声，包厢房门开启细缝，一名酒保颤声道：“都走了么？”话声未毕，老掌柜已然推门奔出，大哭道：“我的妈呀！怎给砸成这样？过年前才修过的啊。”

一片哭叫声中，老掌柜已给众酒保拖走了，至于来日要如何修缮，反正不是自己出钱，以后再说。

酒保走了，黑衣恶鬼走了，伍崇卿走了，连卢云也离开了，众人有的逃，有的追，屋里却还剩下最后一名酒客，他目望空荡荡的大堂，慢慢拉开了椅子，坐了下来。

人人都走了，朋友忘了喊他，敌人也懒得抓他，没人记得世上还有这个人：「三达传人」

寒夜将尽，长剑搁在手边，行囊里还有那本「三达剑谱」，苏颖超以手支额，呆呆望着黑夜里的大街，依稀感觉什么都没变，不过他心里明白，过了今夜，他的人生再也不同了。

自今而后，自己不必再练「仁剑震音扬」，「仁剑」已有传人，人家无师自通，资质不知胜过自己千百倍，说来自己真该拜他为师才是。苏颖超笑了一笑，忽然间，耳边又听到琼芳清脆的京腔，听她责备道：“超哥，你又想闭门造车了。”

琼芳模样生气，她倚在强壮的臂膀里，小鸟依人似的仰起脸来，柔声道：“卢哥哥，超哥好可怜呢，咱们想法子帮帮他吧。”

命运的巨轮即将转动，三脚猫哈哈一笑，他负起了行囊，提起长剑，走到了楼梯口。他伸了个懒腰，慢慢打了个哈欠，遽然间，他用

力转过头来，泪流满面中，竟已狂奔而出。

砰的一声，窗扉破开，「三达传人」从五楼窗口飞身出去，他选择头下脚上，直坠而下。

对小猫而言，五楼并不高，摔下去至多扭伤爪子，可对「大眼猫」来说，五楼却太高了，高到足以摔死人。也因如此，「三达传人」才选择跳了出去。

身子一直下坠，「天下第一」的尊严如光影飞逝，泪水离开了眼眶，舍己而去。明早起床一看，自己已不在这里，而是丢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最后一眼凝视万福楼，苏颖超慢慢闭上了眼，正等待颈骨断折，脑浆迸裂之际，忽听「砰」地一声大响，右脚一阵剧痛，好似踢到了什么东西，天旋地转之中，便已滚到了地下。

地狱到了自己终于摔死了。满面鲜血中，苏颖超全身筋骨剧痛，他缓缓睁开了眼，只见不远处有双黑头靴，当是管家之物，想来阎罗王就坐在那儿。苏颖超居然很高兴的问道："请问这儿就是地狱吗？"

一双手扶住了自己，将他托了起来，苏颖超呆呆看着，发现面前坐了名男子，这人身穿黑衣，头戴面罩，目光温温热热的，正是先前见过的「大掌柜」。

面前没有阎罗王，却只有这个大掌柜，苏颖超感觉自己居然没有死，他眼眶红了，心情慌了，只能急急转过身去找自己的佩剑，却也不知拿了剑以后要做什么？是要指向大掌柜，还是对着自己的心口……

「啊呀」一声痛喊，苏颖超脚步一动，立时摔倒在地，大声呻吟起来，直至此时，他才晓得自己的右脚摔断了。

大掌柜救了他，先前苏颖超从五楼坠落，脑门撞地，身上力道重达千斤，世上也只有大掌柜这般玄妙武功，才能将他凌空拦下，免于一死。

苏颖超一点也不感激，浑身剧痛中，他晓得自己面临昏晕，只能四下爬行，到处寻找自己的佩剑，忽然间，掌心里给人塞来一样东西，苏颖超低头来瞧，只见手里没有剑柄，却多了一颗糖。

"这是什么？"苏颖超迷惑道："送给我吃的？我我为何要吃？"

大掌柜轻轻的道：“因为你刚才哭了”

“哭？”苏颖超摸了摸自己的脸，像是很惊讶的问道。大掌柜笑了一笑，他弯下腰来，替三达传人拾起了剑，轻轻抽出半尺，送到他的眼前。

烛光幽暗，长剑里映出了一张脸蛋，那双猫儿大眼滚落了串串泪珠，竟是伤心欲绝。

三脚猫像是很惊讶的看着自己，他提起猫爪，擦了擦眼泪，泪水很快就干了，他露出放心的笑容，正要移开猫爪，忽然又见新的泪水涌出，大眼猫吓了一跳，他拼命擦，一直擦，可泪水怎么也擦不干，正慌乱间，嘴边来了一颗松子糖，透出了一股清香，“来张开嘴，把它吃下去。”

大掌柜柔声道：“我担保你吃了以后，一辈子都不哭了”

“真的吗？”苏颖超紧紧握住了大掌柜的手。声音透出了喜悦。

“真的。”

大掌柜微微一笑，眼光温温热热的：“吃下它，你就会长大长大以后，就只有你看着别人哭，再也没人会见到你哭了”

松子糖临到嘴边，苏颖超很高兴的张开嘴，任凭大掌柜喂了自己。

“喜欢这个滋味么？”大掌柜摸着三达传人的头，微笑道：“长大的滋味？”

泪水从眼角滚落，大眼猫幸福的闭上眼，流下了此生最后的一滴泪，随即倒在大掌柜怀里，再也不动了。

月轮西斜，这个元宵夜快过完了，大掌柜站起身来，缓缓走出屋外，寒风扑面而来，大掌柜凝视圆月，默默脱下一身黑袍，解开面罩，露出一张丰神沉静的面孔。

“阿弥陀佛……”背后有人口轩佛号，一名老僧横抱着苏颖超，缓缓步出屋外，微笑道：“看师弟如此心意，莫非是想收弟子了？”大掌柜笑了一笑，并未回话，那老僧也不追问，只管把苏颖超放到了地下，随即走了上来，只听大掌柜轻声问道：“师兄伤势严重么？”

那老僧给打得很惨，只见他面有淤血，左颊青紫一块，却是给人家掴出来的。此外双手满是擦伤，想来经历了一夜恶斗，他叹了口

气，道：“都是些皮肉伤，调养几日便行了。倒是那厮的武功好似越来越怪了，怎地身上受伤越重，气力反而越强，今日可让我见识到了。”

大掌柜道：“不瞒师兄，这套心法就是「烈火焚城」。”

“烈火焚城……”那老僧眉头紧皱，“便是火贪刀的最后一式？”

大掌柜道：“没错。”

烈火焚城“以心使气，你越下手伤他，他的反击之力也越强，到了濒死绝望的一刻，那反扑之力直如惊天动地，谁也挡不住，故而方子敬曾言，一个人唯有遭逢生死大敌时，方能体悟这招「烈火焚城」。”

那老僧怔怔的道：“听说方子敬自己也没练成这招，是么？”大掌柜道：“九州剑王是国之大侠，博施众济，与世无争，世上岂会有人将他当成死对头？”

方子敬是隐士，他对天下人有些失望，却也不想改变人家什么，故而选择默默离开尘世。似他这般为人，一辈子找不到对头，也没人会把他当成对头，是以他永远练不成「烈火焚城」。那老僧怔怔地道：“这么说来，秦仲海是靠你练成这一招了？”

大掌柜淡然道：“师兄误会了，秦仲海的死敌不是我，而是整个天下。”

天下国家，南面为王，这滚滚红尘里正要还有人聚居，便一定会出现一位王者，万民拥戴，秦仲海既然选择向他挑战，便是天下苍生的公敌，十年来无数大战，他不知多少次深陷敌营，可无论情势多么险恶，他最后都能突围而出。

与天下人为敌，这注定是要输的，然而，火贪刀并不怕输，秦仲海心里的绝望越深，反击之力也越强，依次观之，他的功力恐怕已远远超越了业师，走到前无古人的境界里。

那老僧叹道：“世间出此魔头，真乃天下人的大不幸，只可惜师兄学艺未精，没能为你除掉这个祸害。”

大掌柜道：“师兄无须自责，秦仲海本就难以对付，他这辈子没负担一天的责任，想来就来，要走就走，说来咱们今夜能钓他出来，已属万幸。”

那老僧长叹一声，道：“他今夜是来劫魔刀的，是么？”大掌柜点了点头：“没错，我今晚也是以此为饵，只可惜功亏一篑了。”

那老僧叹道：“倒是那个卢云究竟想干些什么？怎么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摇摆不定的？”

淡淡的月光照下，听得「卢云」二字，大掌柜仰望夜空，好似若有所思，那老僧察言观色，忍不住咳了一声，忙转了话头，倒：“对了，我听你那个金淩霜提了，好像小年夜当晚，你是故意让伍崇卿劫走魔刀的，对么？”

大掌柜回过神来，叹道：“没错，这孩子很有决心，纵使客栈上下全数失手，他也能替我抱住魔刀。”

那老僧赞道：“难怪那日你自己不去江南，原来还有这手伏兵。他还不晓得自己成了你的棋子吧？”大掌柜要了摇头道：“不，我想他应该猜到了。”

那老僧愕然道：“那……那他还专程下去江南？”大掌柜叹道：“他只要能拿到魔刀，什么都不在乎。”

那老僧皱眉道：“这孩子究竟在想什么？为何这般眼红魔刀？”大掌柜轻轻的道：“他是想把他爹爹逼出来。”

那老僧愕然道：“逼出来？什么意思？”

大掌柜未作解说，只是面露疲倦之色，那老僧晓得此事牵涉极多，自也不敢多问了，便又叹了一声，道：“师弟，我今夜来此前，还听说了一件大事……”

大掌柜点了点头，接口道：“师兄口中的大事，可是霸州之战？”那老僧合十道：“阿弥陀佛，正是此事，听说朝廷已在霸州开战，不知眼下情势如何？”

大掌柜默然半晌，道：“洪峰暴涨，即将水漫天下。”

那老僧浑身剧震，颤声道：“洪峰暴涨？师弟此言何意？”

大掌柜轻轻地道：“民心向背，如浊浪滔滔，你越设法围堵，他们的反击之力也越强，现今民心已变，举国上下洪峰暴涨，如狂潮袭来，朝廷欲以京师一隅围堵天下之水，焉有得胜之理？”

治民如治水，听得形势难以收拾，那老僧自是忧心忡忡，忙道：“事已至此，师弟有何打算？”大掌柜摇头道：“没有打算。”

那老僧更加慌了：“连你也没有打算？那……那京城岂不……”还待追问，却见大掌柜掩嘴咳嗽，这不咳还好，一咳之下，竟是满手鲜

血，染得衣衫尽为腥红。那老僧大惊失色，方知他受伤了，忙道：“师弟快坐下，让我替你瞧瞧。”

“不忙……”大掌柜缓缓呼出了一口气，道：“我自己来。”

他解开内衫，露出雪白瘦削的上身，只见他胸膛有个疤痕，好似是火枪所伤，除了这处伤外，背后另有一处刀疤，其余新伤旧伤更是不计其数，好似受过千刀万剐。想来要坐上「大掌柜」这个位置，代价着实不小。

那老僧怔怔来看，只见师弟的气海穴有处新伤，其上浮出一道红印，红肿淤血，似为烈火所烧，不由颤声道：“师弟，你……你伤得不轻啊！”大掌柜摇了摇手，示意无碍，他盘膝坐下，指若拈花，微微吐纳，慢慢指尖散出一股黑气，便如尖针相仿，随即朝胸口急点而下。

那老僧自己武功极高，指尖连气丝毫难不倒他，可大掌柜下手的穴位却极为罕见，介于「天溪」、「胸乡」、「周容」等三穴之间，经书未载，前所未见，那老僧低呼：“这……这穴道是……”大掌柜并不打话，运指如风，连点十余处穴位，每一处都是前所未闻，随即闭上双眼，运气行功，慢慢身上便已发出汗来，想来血行正速。

良久良久，大掌柜苍白的脸上略显潮红，气海红印渐渐消退，只听他长长吐出了一口气，道：“成了。”

那老僧大感佩服，忙道：“师弟，这功夫是何来历，怎没见你使出来过？”

大掌柜道：“不瞒师兄，这便是「苦阴针」。”

那老僧「啊」了一声，道：“苦阴针？便是你师傅在达摩院留下的手稿么？”

大掌柜没有作答，只取来了一件淡蓝长袍，穿到身上，恢复了日常装束。

依「黄帝内经」所在，人身共有三百六十一处穴位，可父老相传，藏于达摩院的苦阴针，却得人身四百三十五处奇穴，足见这套针术何其博大精深。看大掌柜依次自疗，伤势比无大碍。

那老僧略略放心下来，可转念想起眼前情势，却又不得不烦心，低声道：“师弟……现今霸州大败，魔刀又没能收回来，内外情势交迫……你……你又何反制良策？”

大掌柜道：“师兄放心。天灾起因多是人祸，现今洪水暴涨，一半是河道淤积，一半是有人伺机炸毁堤防。只要能找出兴风作浪之人，事情便有转机。”

那老僧低声道：“你……你说得是那厮。”

大掌柜微笑道：“是。秦仲海乘风破浪而来，不过只要他坠下浪头，大水立时退潮。”

那老僧点了点头，自知「那厮」一死，怒苍大将再多，也无人能统御全西北，届时自是四分五裂的局面了。他沉吟半晌，又道：“师弟，你说那厮……那厮可会来劫魔刀？”

大掌柜淡然道：“放心。磨刀在武崇卿手上，他会用性命保卫这柄刀的。”

那老僧低声道：“可我听这孩子的意思，他……他好像打算把那柄刀献出去……”大掌柜道：“师兄无需担忧。只要他父亲还在，他便不会这样做。”

那老僧叹道：“话是这般说没错，可是你不怕那厮堵上了他？”大掌柜道：“别怕，我这几拳也不是白挨得。”

那老僧大喜道：“你……你也伤了那厮么？”

大掌柜道：“适才坠楼时，秦仲海与我各换一招，我虽为他的「火贪刀」所伤，他却也中了我的「苦阴针」。孰得孰失，他心里明白。”

那老僧喜形于色，忙道：“他中了苦阴针？这么说来，你已封住那厮的经脉了？”大掌柜摇头道：“恰恰相反，他受了我的指力后，现今全身经脉开通，气力之大，天下无人可制。”

那老僧骇然震惊：“天下无人可制？师弟，你……你为何要帮他这个忙？”

大掌柜微微一笑，道：“无人可制，意思便是连他自己也制不了。现下他受了我的指力，气力之大，难以排遏，心跳之快，血行之速，俱非常人所能忍受，试问他若还发怒出招，下场如何？”

那老僧啊了一声，道：“他……他会心脉衰竭而死……”

大掌柜微笑点头：“正是如此，秦仲海的武功与那帮反逆心态一模一样。你越是下手伤他，他的反击之力也越强，若想克制此人，便不

能拂逆围堵，反须顺势而为，待他意气风发、不可一世之时，局面便会自行逆转。”

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是谓「微明」。那老僧满心敬佩，道：“原来师弟是这个用意，只不知你的指力可以制他多久？可能制上个七天七夜？”

大掌柜默然良久，道：“以他现今的功力，我只能压他三个时辰。”

那老僧啊了一声，慌道：“三个时辰？现下是四更天……这么说来，正午一过，他便又恢复如常了？”

大掌柜道：“话是这么说没错。不过正午之前，他的处境极其艰难。现下他便如一桶火药，一旦与正教高手撞个正着，随时会炸将开来。到时不只会炸死别人，恐怕也会炸死自己。为求自保，他只能把自己藏起来，设法拖过这三个时辰。”

怒王命在旦夕，机会千载难逢，那老僧不顾身上带伤，立时便要过去找人。大掌柜却叫住了他：“师兄请留步，此事过于凶险，不必你我插手。”

那老僧急道：“好容易这魔头要死了，怎能不让我插手？难不成咱们还有什么大援么？”

大掌柜摇头道：“今晚客栈兵分多路，已无可用之兵。”

那老僧叹道：“是了，那咱们还能指望谁？”大掌柜道：“现下兵部马人杰尽起京中高手，另调集了各衙门、各法司的数百名差人，已在搜索全城。如今我把前半事情办妥了，后半事情自有他来打理。”

那老僧愕然道：“马人杰……他不是一直和你作对么？咱们能信得过他么？”

大掌柜道：“当然可以。他连我也不愿顺服，又岂会顺服秦仲海？”

为政不在多言，大掌柜既然说出了看法，便也不再多做解释。那老僧却是苦口婆心之人，还待再劝几句，忽觉脚下微微一震，极远处好似有什么东西逼进。那老僧吃了一惊，赶忙潜运神功，但听声响出于城外，当是来自阜城门一带，只是两边相距太远，听来迷迷蒙蒙。他心下慌张，忙道：“什么人在城外？”

大掌柜道：“正统军。”

那老僧激动大喜：“正统军？可就是伍定远的「正统军」？”

大掌柜微微颔首，道：“没错。城外就是定远的心腹兵马，长驻居庸的「北关六锁」。”

他说着说，便朝街边招了招手，但听得蹄声清脆，万福楼下驶来了一辆马车，驾座上坐的已不再是黑衣人，而是一名差人。那差人下车请安，躬身道：“大人，北门已开，随时可以动身。”

大掌柜点了点头，正要上车，那老僧忙问道：“师弟欲往何处？”

大掌柜轻声道：“我得上红螺寺走一遭。”

那老僧啊了一声，“红螺寺？你要去面圣？”

大掌柜道：“那倒不是。是银川公主执意要见内子，我得预先做些安排。”

听得此言，那老僧心下一凛，便想探询内情，可思来想去，却又不敢，欲言又止间，大掌柜已然欠身合掌，道：“今夜多蒙师兄仗义援手，朝廷上下，感激不尽。”

说着说，便坐上了车，听得兜儿一声，马车竟要驶离了。那老僧却又追了过来，从车旁递交了一个包裹，道：“师弟，你拿着这个。”

大掌柜道：“这是什么？”

那老僧忙道：“甜糕，素斋，都是你小时候爱吃的东西，我特意从寺里带来的。”

大掌柜淡淡便道：“多谢师兄了，你自己留着吃吧。”

竟把包袱推了回来。那老僧啧了一声，拉住了师弟的手，道：“师弟，你别嫌我唠叨。我听你手下人说了，你这个月来又不吃不眠了，是么？”

大掌柜无意多言，只轻轻挣脱了师兄的手，轻声道：“师兄早点回去歇着吧，明日又得忙了。”

话声一落，马车便向北门而去。那老僧却还不死心，只追着马车来走，道：“等等，师弟、师弟，这位苏少侠呢？可要我送他回国丈府？”

大掌柜轻声道：“你别去打扰他。他的旅程才要开始。”

听得「旅程」二字，那老僧自是微微一奇，大掌柜也没多说，只管吩咐马车驶离。

眼看大掌柜还是走了，那老僧提着那只包袱，却是叹了口气。想他自己身上带伤，其实早也心力憔悴，他回头去看苏颖超，待见他还倒在地下，昏迷不醒，不觉摇了摇头，双掌合十中，便也飘然而去。

第七章善穆义勇人

风驰电掣，大街上来了一条黑龙，但见一名少年拖着魔刀，化作了一条黑龙，沿途狂奔而去。那黑影所过之处，街道两旁的灯笼全数摇晃熄灭，足见此人脚力若飞，劲风扑面如刀。

今夜一场大战，伍崇卿受伤极重，非但喉咙有伤，胸膛肚腹也都是淤血，好似随时都会倒地。只是他手上还有一柄「业火魔刀」，每逢要倒地不起，他便朝刀柄上一握，便又让他爆发气力，脚下竟是越奔越快，转眼便奔出了数百尺。

嗖嗖、嗖嗖！四下射来了无数暗器，只见道路两旁埋伏了无数黑衣人，又是十字弯、又是金钱镖、又是铁菩提……种种暗器如满天花雨，扑天盖地而来，一时蔚为奇观。

伍崇卿身法极快，暗器虽说密集，却没一件射得着他。可背后的卢云却惨了，他紧追在崇卿背后，大批暗器失了准头，却都把他当成了箭靶子。卢云左躲右闪，苦不堪言。

猛听「嘎」地一声锐响，天边冲起了两只神鹰，盘旋翱翔，竟从天上盯住了崇卿。

卢云暗暗惊惧：“又追来了。”

心念刚起，但听背后脚步声大作，大批黑衣人已然追出，一时之间，街上鬼影重重，连屋顶上也有身影起伏，一只只如同跳蚤踊跃，不知来了多少好手。

卢云紧追伍崇卿，边追边想，看今夜怪事一椿接着一椿，自己本是去万福楼看戏的，孰料先给一位「琦小姐」看上了，白吃白喝一顿，其后又撞见了苏颖超、伍崇卿，二人大打出手，最后黑衣鬼众全冒了出来，便让卢云见到了「大掌柜」。

想到那位大掌柜，卢云自是不寒而栗。此人武功不只高，尚且精准无比，自己与他斗智斗力，全数落居下风。尤其最让卢云起疑的，

却是那人的说话调子，他的话虽平平淡淡，却又胸有成竹，那模样好生熟悉，竟与一位故人好生神似。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不由又想到那个铁脚大汉。

适才万福楼里混战厮杀，场面紊乱，谁也没机会说话。可卢云眼里看得明白，那铁脚大汉正是「秦仲海」，也只有这位飞扬跋扈的老友，方才有这个胆识直闯万福楼，打得黑衣鬼众魂不附体。看来他真像是那个传说中的「怒王」了。这般骁勇气势，天下几人能够?

怒王、大掌柜……这些人都是当今世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他们大模样似曾相识，却又让人觉得遥不可及。忽然间，卢云微起唏嘘，想想自己离开尘世真的很久了，久到什么人也认不得了。

整整缺席了十年，如今卢云终于回来了。现下他拼命追着崇卿，便像在追逐失去的那段光阴。他想知道过去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却把这些熟人变得如此面目生疏?

人间一切变故，全数起源于那方玉玺，卢云今夜一定要找到崇卿，把事情问个明白。

正思索间，背后马嘶啡啡，竟有追兵来了，卢云醒了过来，赶忙回头察看，只见街上雪泥飞洒，一十九匹骏马一字排开，声势极为浩大，不免让人大吃一惊。

轰隆……轰隆，大街上快马奔驰，看这一十九匹骏马通体雪白，四足却呈深黑，想来都是西域名种良马。果不其然，卢云才看了这么一会儿，七十六只马蹄践踏震地，轰隆隆作响，已然追到自己背后不远。

卢云心下一凛，没料到这一十九骑来得如此快法，正要加紧脚步奔逃，忽然一骑逼到了身旁，转眼便与卢云齐头并进。看马上乘客戴了一指黄金指环，正是金凌霜本人到了。

卢云满心戒备，正待提气护身，金老儿却未拔剑出招，只是侧头打量卢云，似有什么话说。

这两人其实都是昆仑高手，金凌霜是「剑神」卓凌昭的师弟，卢云却是「剑神古谱」的唯一传人，彼此间可说渊源极深。卢云不知对方意欲如何，正起疑间，却见金凌霜伸出了黄金指环，朝卢云的怀里指了指。

卢云心下一凛：“他……他想说什么？为何指着我怀里？莫非……莫非我带了什么？”

猛地想起身上还带了一封信，卢云不觉啊了一声，暗道：“灵言玄志……他说得是这封信么？”

卢云想了起来，他的怀里还藏着一封信，正是胡媚儿送来的，她自称受杨肃观所托，专程转交给自己，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拆封。

想起胡媚儿身上也有那幅烙印，卢云呼吸不由加促，当年他和胡媚儿一起逃亡南下，路上更曾遭遇了伏击，好像便是金凌霜、屠凌心这两人出手，如此说来，莫非十年前朝廷里便隐藏了这个「镇国铁卫」？只不知那「大掌柜」究竟有何能耐，为何连胡媚儿也转而投靠他了？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眼看金凌霜驾马狂奔，便在前方不远，便想追上问个明白，忽然街上一声大响，一道紫光闪过，伍崇卿身子骤然转向，化出了一个直角，直奔「宣武门」大街。

伍崇卿转弯了，事前毫无迹象可循，这真龙身法一露，黑衣人立时摔倒了一排，金凌霜等人骑在马上，更是猝不及防，慌张下只能急拉缰绳，马儿啡啡嘶鸣，全数人立起来。众人虽说武功精强，却还是有不少人坠下了马背。

卢云也冲过头了，伍崇卿稍一转身，他便一个踉跄，冲入了琉璃坊大街，眼看一家店铺迎面而来，双足猛朝地下一钉，黏劲生出，双手前后摇晃，总算没把店里东西撞个稀烂。

卢云满面狼狈，喘息不已，他急急回头来看，只见宣武门大街人影飞动，金凌霜等人整队已毕，便又开始追逐崇卿了。只见当先奔跑的是崇卿本人，其次则是金凌霜率领的一十八骑，再来则是大批黑衣人，或于屋顶奔跑，或于地下奔驰，人人身法快绝，想来都练过极上乘的轻功身法。

卢云武功驳杂，学过不少名家功夫，却没练过真正的轻功，要与这批武林高手比快，自是相形见绌。他见众人越奔越远，自知追赶不上了，索性缓下脚来，凝视着伍崇卿的背影。

今夜此时，不计代价，他一定要与崇卿孩儿面对面，把话问个明白。

卢云决心一下，霎时胸腔鼓起，徐徐吸气，只觉灵台清明，物我两忘，好似站回了水瀑孤岛，等候下一个大浪迎面而来。

“卢叔叔……”忽然间，耳边好似听到了崇卿的低呼，他如是说，“救救我们……”

蓦然之间，气力爆发，卢云震脚跨下，这一脚力达万斤，当真重如泰山之威，动如武雷轰鸣，但见脚下青石地板碎屑纷飞，卢云也开始飞奔了。

砰！砰！砰！左腿起，右腿落，卢云举足发力时，莫不踩得青石地板受力破裂，靠着这股大力，身子如受火药迸发，明明身子犹在加速，另一足却又朝地上重重踩落，顺道便又快了一倍。眨眼之间，他已连过数十丈，一举追近了黑衣人队伍。

这不是轻功，而是腿劲，正是从水瀑里锻炼来的。

真气贯入双腿，气凝如山，卢云双腿如刺如枪，每一步都是发足气力，半晌不到，便已追过了大批黑衣人，几人乘势想来阻击，卢云脚步却踩得极重，只见地下石板尽皆碎裂，如暗器般四下飞射，逼得黑衣人左右闪躲，竟没人能近他三尺。

劲风刮面如刀，约摸又过一里，已能见到大批铁骑，卢云心下大喜，知道崇卿便在不远，他抡足气力，脚步踏得更重，霎时之间，赶过了快马，已然见到了地下烧出的刀痕。

武崇卿手拖铁链，带着磨刀向前飞奔。卢云深深吸气，正待靠近说话，却听崇卿吐气扬声，一阵紫光闪过，身子赫然向右急扑，竟而窜入了一处窄巷之中。

这回卢云早已有备，便也奋起腿劲，狠狠把身子向右急偏，尾随而进。

巷弄极窄，仅容一人通行，金凌霜等人骑着马，全部都给阻在外头了。便只剩卢云与崇卿前追后逐。只是卢云没练过真龙身法，他入巷时发力过猛，立时撞上了民房，哄地大响传过，泥沙嗖嗖而下，肩膀却又撞上另一石墙，跌跌撞撞十来步，好容易稳下身形，又是一只竹杆当头打来。

卢云大吃一惊，急忙低头避让，却见面前锅铲瓢盆、水桶夜壶，一发都给吴崇卿抛了过来。

此地是百姓民家，什么东西都搁在后门巷子里，脏乱不堪。看武崇卿好不可恶，随手一抛，面前又是大粪，又是臭尿，还有无数馊水拉稀，全送给了卢叔叔，可怜卢云就只有这身褐衣长袍，岂能不加自保？一时只能蹿高伏低，狼狈无已。

“崇卿！我有话跟你说，崇卿！”

卢云又惊又急，不知这少年为何躲着自己。

他猛地纵身起跳，从杂物上飞了过去，右手暴长，便朝武崇卿背后抓落，喊道：“崇卿，别跑了！”

「喝」地一声，武崇卿向前俯冲，身上爆出紫电，化解了卢云掌中的粘劲，随即身子转过直角，便窜入了另一条窄巷。卢云苦笑不已，自知比不过他的快绝身法，霎时使出了狗吃屎的绝招，奋力飞身扑出，总算也抱住了崇卿的小腿，喊道：“站住了！”

正要一鼓作气扯倒他，猛的听当啷啷铁链大响，魔刀凌空飞来，刹那之间，刀柄紧握，人刀合一，卢云心下大叫不妙，果然一股霸悍劲力传来，震得卢云掌心一麻被迫放开了手。「披罗紫气」给魔刀激发了，那气劲之猛，威力之强，便如「大掌柜」「怒王」亲自出手，卢云内力深厚，可要想将他制服，欲又谈何容易？“喝！”

伍崇卿全身布满紫电，身子向上起跳，便从一片民房中飞身而出，卢云也是「哈」的一声，奋起脚劲，旱地拔葱，飞身而起。

两人一前一后的起跳，卢云来到了半空，只见脚下全是民房屋顶，入目所及却见不到崇卿的影子，不知这少年躲到了何处，正起疑间，忽听头顶「嘎嘎」锐响似是猛禽所发，卢云转头急急来看这才发现背后是座高大城墙，上书：大名门。

但见城头上两只神鹰盘旋，城墙处却攀了一名少年，正是崇卿。正往城头飞身而上。

看这崇卿好强的轻功，竟然沿城墙飞奔而上，脚尖每在光溜溜的城墙上一点，身子立时拔高一丈，竟是如履平地。

北京分为内外两城，外墙南门便是大名鼎鼎的「永定门」，至于内墙南门，则是这座「大名门」，当年杨箫观的老家便在这一带。卢云无暇细想一个纵越飞扑，便也扑到了城墙边上，一个深深的吐纳过后，掌中生出了黏劲，便如壁虎游墙般攀缘而去。

卢云虽无「真龙身法」，却也有自己的爬墙功夫，当年西出阳关，便是以次背负公主，在万韧悬崖上攀爬逃命，如今功力之强早非昔比，看他攀爬极快，手上每一发力，便上升七八尺，奈何自己手脚虽快，崇卿更快，数个纵跃后便要翻上墙头。

卢云暗暗焦急，自知要追丢人了，还想着该如何栏人，猛听「嗖」的一声破空声响，城下有人射出了一箭，直朝伍崇卿背心射去。卢云心中一凛：「追兵到了」来箭射到了背后，伍崇卿头也不回，只伸出区区二指，便将暗箭轻轻夹住了，好似背后长了眼睛一般。卢云暗暗喝彩："好小子，真有你的。"

伍崇卿自恃身法精强，又加魔刀在手，自不把这一箭放在眼里，只见他脚下发力正要一鼓作气翻上城头，却听"嗖嗖……"连声，满天尽是破空劲声，竟有数百只飞箭从天而降。

伍崇卿人在半空中，身无依附，只听他「嘿」的一声，气劲略松身子被迫向下一沉，连滑二十余尺，强弓硬弩便失了准头，全数射在了城墙上，一时火光四射，石墙给射的坑坑洼洼，石花碎粉全坠了下来。

「镇国铁卫」主力已到，卢云急急转头来看，只见小港里藏了大批黑衣人，一个个弯弓搭箭，朝城头连发连射，就是不让崇卿攀上城头。

卢云怔怔看着，忽然箭矢如雨而来，黑衣人竟也发觉了自己，遍也一并射来。

卢云「啊」的一声赶忙是开了黏劲，东攀西爬，如壁虎般游墙逃命，不忘朝崇卿喊叫："快过来，咱们从城下走！"

满天箭雨之中卢云频频催促，伍崇卿却毫不理睬，只见他深深吸了口气，把铁链向上一提，听的「当啷啷」的大响，一道业火横空而过，魔刀连着刀削扫了出去，便将箭雨全部震落下去。

夜空满布火光，伍崇卿的魁梧身影，好似真是「北龙王」化身，顾盼自雄，他见再无人打扰，立时举脚朝墙上一蹬，身形上拔两丈有余，正要一举飞过城头，猛听「嗖」的一声，有是一箭破空而来。

这一箭功力深厚，夜空中看去，箭头隐隐闪烁摄人光芒，卢云心下醒悟「金凌霜到了」。

来箭破空甚急，正是镇国铁卫「四当家」金凌霜亲自出手，威力岂同小可?

此时伍崇卿身在空中距城头仅数尺不到，若给此箭逼下，去想要再一步登天，则是难上加难，当下他也不闪躲，当啷声中，崇卿提起了铁链，魔刀再次飞上了天。

他探手而出，凌空来抓刀柄，便要将飞箭击落下去，却听的卢云大喊道："不好，崇卿，你中计了！"

风声猝响，城下第二道金光蹿起，划破夜空，金凌霜再发一箭，瞧那箭矢所去方向正是射向了伍崇卿的手掌。

此乃「欲擒故纵」之计，看第二箭来势奇快，竟胜过第一箭十倍不止，那只箭裹在璀璨金茫之中，声势极为惊人，转眼便要超过第一箭，后发先至，竟要将伍崇卿的右掌钉在墙上。

金凌霜心思慎密，早把崇卿的举动算的一清二楚，先前射出的第一箭，只用了区区两成力，专来引诱崇卿拔刀，殊不知第二箭全力以赴，才是精华所在。看崇卿探手来取魔刀，等同是把手掌送了上来，刚巧让金凌霜射个正着。

情势险峻异常，城下双箭一前一后而来，伍崇卿若想脱身自保，便得缩手回去，可他的手掌一旦躲开了，来箭便会射断刀上铁链，届时魔刀坠到了城下，自要给黑衣人叼回家去；可崇卿若是执意不放，右掌岂不给来箭钉死墙上，到时城下万箭齐发，还不给射成了刺猬?

姜是老的辣，伍崇卿进不得、退不得、上不去、下不来，已然身陷维谷。咬牙切齿中，猛听他怪吼一声，却还是伸手抓向魔刀。

卢云心下大急，偏偏自己又没带兵器，救不得人，情急之下只能运起真气，掌心白光透出，反手便朝城墙重重一拍，轰然巨响中，墙上破出碗大深洞，力道反震而来，便也让卢云飞上了天。

双方相距颇远，卢云半空伸出双手，急朝崇卿扑去，喊道："崇卿！放下魔刀！跳过来！"

伍崇卿绝不缩手，看他挂在墙上，左手支撑身子，右手却直取魔刀，正危机间，忽见城墙上探来一双雪白素手，提声喊道："伍崇卿！拉住我！"

嗓音清亮，说不出的悦耳，卢云不觉张大了嘴，暗道：“女孩儿？”

城头上确实来了一个姑娘，她俯身探手，垂落了一头秀发，竟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拉住了人，但听一声长啸，伍崇卿左手使力，带的身子拔起丈余，魔刀便也跟着飞了上天。

当当两声响，城墙火光乍现，情势险到颠毫。一箭碰上了城头，损毁折断，坠于城下；另一箭却钉上了城墙，直没入羽，足见箭上真力何其浑厚。

“又跑了！”

城下黑衣人暴跳如雷，一看伍崇卿逃了，有气没处发，便把卢云当成了活靶，乱箭来射，那两只神鹰也发起了脾气，便朝卢云乱啄乱扑，好似要一泄心头之恨。

卢云向来倒霉，给两头神鹰一逼，便又摔落了数丈，背后大批飞箭射来，更逼得他险象环生。

卢云趴在城墙上，狼狈无已，心里却是又惊又气，看魔刀又不在自己身上，这帮人干啥来找自己麻烦？只能在墙上四处游爬，躲避来箭。城下黑衣人却也无聊，东一箭、西一箭，夹杂着操爹干娘的粗话，竟把卢云当成了活靶子，打猎寻乐。

卢云叫苦连天，正东躲西藏间，却听城下传来尖锐呼啸，听得金凌霜远远喊叫：“全军听令！转进内城！”

话声甫落，远处一枚火炮飞上了天，炸的夜空璀璨如昼。黑衣人不分远近，一见号令，便都停下手来，朝炮仗来处聚拢。卢云心下一宽，想到：“还是金凌霜明理，这可收兵了。”

看这「镇国铁卫」不知是何来历，行事极隐讳，偏又极嚣张，看他们大半夜的释放火炮，难道不怕引来巡城官差查看？卢云趴在墙上，凝目去看金凌霜的身影，心中又想：“对了，我该不该告诉他，卓凌昭的「剑经」在我手上？”

十年下来，「剑神古谱」早已烂熟于胸，只是那日自己离开水瀑时，自知九死一生，便讲经书留在水帘洞中，并未将之带走，只是不论如何，自己一身武功都出于昆仑所赐，念在卓凌昭的情分上，自己总是欠着昆仑门下一分人情。

想起了贵州的「小白龙」，卢云心里忽起温馨之感。那时他坠入水瀑，曾在瀑布孤岛救了一名小瞎子，便也把「剑豹」传给了他，算市委昆仑派添了个新人。

他心里忽发奇想："是了，来日我若能劝得金凌霜，屠凌异改过向善，再到贵州找回小白龙，昆仑山岂不要重新开张了？"

这许多年头纷纷来去，看似过了许久其实都是一瞬之事，正想间，远处大明门竟然开启了，只见大批黑衣人随着金凌霜鱼贯走入了内城。

时在四更天，大明门还有一个多时辰才当开启，可镇国铁卫真有门路，居然能让官差提早一个时辰开门，当真神通广大之至。卢云无心多想什么，一见对方收兵远走，便也急急攀上了城头，喊："崇卿！追兵从城内来了，你快跟我走吧！"

月硬西斜，长夜将至，城头黑漆漆的，没见到一个守卒，自然也没瞧到崇卿的身影。

卢云毫不气馁，仍是没住口的喊，左顾右盼间，忽见城下一条街道，街角处搁着一只担架，其上躺了一名男子，看他呼吸急促受伤不清，手上却抱着一柄黑黝黝的大刀，却不是崇卿是谁?

卢云心下大喜，自知找到人了。只是这城墙实在太高了。绝不能一口气跳下，他见城边有处石梯，便远远扑了过去，双脚在师阶上一点，便又纵到了一棵大树上，身子翻转，跳上了一处民房，随即翻落下地，迈步狂奔而去。

"崇卿！崇卿！"

两旁相距极远，卢云却是迫不及待，便放声喊叫起来。

正喊间，忽然担架给人拖走了，卢云吃了一惊，凝目去看，只见一名女子气喘吁吁，奋力拖着担架，想来便是方才在城头上见到的那名女子。卢云脚下急起直追，喊到："且慢！"

等等我！"那女子置若恍闻，只管急急拖着担架，来到了一处围墙，慢慢树影遮敝视线，便瞧不见人了。"

卢云又惊又急，赶忙拔腿狂奔，待追到了墙下，却见地下摆着一副空担架，虽只双眼一眯的功夫，伍崇卿竟又不见了。卢云嘿了一

声，不知何以如此，他四下张望，忽见围墙边有个缝隙，恰容一人通过，霎时心下一醒，已知崇卿是从这儿走了。

卢云更不打话，赶忙穿墙过缝，正要再喊，不觉又「咦」了一声。

崇卿又不见了，围墙里空荡荡的，乃是一块废地，墙边搁着些木材石料，当是要起造新屋之用。只是说也奇怪，就是没看到人。卢云满心迷惑，只得再次喊道："崇卿！"

崇卿！你别躲着我！快出来吧！"这块空地极大，毫无遮敝躲藏之处，说来那女子身法再快，也不可能凭空消失，卢云毫不死心，正急急搜查间，猛见院中人影一闪，迅捷异常，直朝空地一角奔过。"

"崇卿！"

卢云急忙尾随过去，那人身法颇快，不过这回卢云更快，他奋力一个纵跃，正要抓住那条黑影，岂料双眼一眨，那黑影竟尔消失无踪。

卢云错愕不已，低头去看，面前却有一口水井，那黑影竟是跳了下去。卢云大惊失色，没想崇卿怕自己怕到了这个地步，忙趴在井边，朝下头喊话："崇卿！是你在里头么？"

适才那人一定是伍崇卿。否则身法决没有这般快。卢云连喊几声，但听回音隐隐，井里头黑黝黝的望不见底，不知有多深。卢云见崇卿迟迟不答，怕就怕他身上伤势太重，竟然摔伤在井里了。他在院子里找了一截树枝，随即打燃火折，做了一支火把。朝井里喊道："崇卿！我要下来了！你别别怕我！卢叔叔不会害你的！"

喊着喊，便已跨过了井栏，纵身而下。

若在十年前，卢云一定不敢贸然下井。可此时他神功已成，世上能为难他的人并不多。纵使遇上了「大掌柜」、「怒王」，只要双方以真功夫较量，不用心机诡诈，他也无所畏惧。

轰嗖嗖……轰嗖嗖……黑暗淹没了身子，卢云一路坠下，仿佛无止无尽。

这口井比想象来得深，卢云下去了十来尺，始终没见底，便运起掌中黏劲，朝井栏一帖，连拍连打，稳住了身形。随即喊道："崇卿！"

嘻嘻……

卢云听到了笑声，不由心下一凛，急忙再喝：“崇卿！是你在发笑吗？”

霎时放开开了手，连坠数十尺，听得砰得一声，地下烂泥四溅，青苔翻起，卢云喝得一声，双手撑开，全身布满气劲，卢云站上实地，左右查看，只见井底干枯无水，唯见满地青苔烂泥，此外空无一物。卢云愕然半晌，随即大吼一声：“伍崇卿！”

声音震荡，井底回音大作，自然没人回答自己。

卢云叹了口气，心道：“看我整晚恍恍忽忽的，可别把自己逼疯了。”

追逐了一整夜，一无所获，卢云不由苦笑起来。其实想想也算了，自己何必急成这样？

这伍崇卿又不是什么天涯漂泊客，他是伍定远的儿子，必然住在大都督府里，自己若要见它，只管登门造访便是，到时候他总不能夺门而逃吧？

话虽如此，可想到要与伍氏夫妇见面，卢云不由深深叹息，大感烦心。

自从目睹「镇国铁卫」这批人后，卢云心里慢慢也清楚了，晓得柳昂天之死另有隐情，未必与伍定远有关，只是说来麻烦，便算伍定远不知情，可万一艳婷居然涉及其中，自己却该怎么办？

艳婷的嫌疑实在太重了，那玉玺是他交给伍崇卿的，决计洗不掉罪名，可要是她真有意害死侯爷，自己该怎么做呢？难不成要当着伍定远的面打死他老婆，剜心祭拜柳昂天么？

卢云是个多情人，对流昂天有份心意，同样的，他对伍定远更有一份真情。

他并不热衷于报仇雪恨，更不想对自己的旧友判生定死。然而自己再怎么样退让，都得查出当年的事情真相。这是自己的天职，无可推诿逃避。

卢云孤立井中，神情落寞，他默默叹气，自知伍崇卿不在井里，这要循原路攀上，忽然间目光一扫，却见到井底角落藏了一个洞穴，约莫有五尺长宽。

卢云心下一凛，方知这枯井里另有玄机。他急急蹲了下来，拿着火把去照那处洞穴，只见眼前黑森森的看不到底。他微微沈吟，便找了一小块石子，朝洞中射去，却听得破空声大作，慢慢远去，始终没触到洞底。卢云心下一凛，暗道："莫非这是地底水脉？"

父老相传，北京是永乐大帝所造，依「国师」刘伯温的灵感，加上「天师」姚感孝的图本，创造乐这座「八臂哪吒城」，从此驾驭了中国的龙脉。过去卢云并不相信这套风水，总以为是无稽之谈。可如今看来，这条龙脉其实真有其物，它就是中国的水脉。

地底水脉，连通五湖四海，想来当年凿井之人开挖到了此处，触及地下水源，才源源不绝流出了井水。只是近年干旱大作，使得井水枯竭，方显露出了这个深孔。

卢云心道："看来崇卿可能躲在洞里，那也未可知。"

他拿着火把，正要朝洞中爬入，忽然心里出现了一个可怖的念头，竟让他微起战栗。

这个情景似曾相识，当年秦仲海与杨肃观少林大战，不也曾一起坠入一处地洞，而后朝廷怒苍开战，景泰覆灭、正统复辟，天下一切大不幸，全都出自那条不知名的秘道……

潜龙……当年地洞里关着一个人，就是天绝大师羁押的怒苍第一军师，「潜龙」……

莫名之间，卢云害怕起来了，他自出水瀑以来，虽曾沮丧彷徨，却不曾感到害怕。

可此时好似自己只要爬入这个黑洞，便再也无法生还。

他内心踌躇，不知该不该进去，忽然想到柳昂天，顿时精神一振，寻思道："说不得，当年侯爷之死，我也要负上一份责任，能为他上尽一份心，我岂能推却？"

心念于此，再无一分犹豫。拿起了火把，已要设法进洞。

水道窄小，卢云先伸入两腿，举高了手，慢慢让下半身进去，忽然间，火把沾到了湿泥，竟尔熄灭了，卢云也不管这许多，一看下半身进去了水洞，慢慢也让肩膀进去，他缓缓放开了手，刹那间，身子竟尔急速滑落。

这条水道远比想象来得湿滑，不过卢云自恃神功已成，既来之，则安之，只要打定了主意，什么也不怕。一时只管顺势而下，至于等会儿要怎么离开此间，再想不迟。

身子一路滑下，去势甚快，这条水道竟似无止无尽，正感担忧间，忽然呼吸一畅，想来快要到底了，他急急伸出双掌，朝洞壁接连拍打，身形渐渐缓下。不旋踵，脚下一空，身子飞出了水道。卢云半空连翻筋斗，消弭了下滑之力，随即双掌撑开，脚踏实地。

四下里尽是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卢云凝视着黑沉前方，提气断喝："崇卿！"

崇卿……崇卿……崇卿……

眼前一片漆黑，但听四周回音缭绕，这洞底竟似十分辽阔空旷。卢云拿起了火石，打出了火星，忽然见到了一个人，双眼流血，舌头外吐，便站在洞壁旁。

卢云大惊失色，立时向后跳跃，砰地一声过后，已然撞上了洞壁。正骇然间，后脑勺顶来了一根铁管，听得一人附耳道："别动。"

"火枪？"

卢云心下大惊，已然被迫站住了身子，须臾之间，背心，腰脊又各顶来了一把枪，全身上下已被四把枪指住。背后那人却还嫌不足，当即道："双手举起，举高。"

眼看火枪来了，反而让卢云心下一宽，已知背后是人不是鬼，只消对方是活人，那就不愁打不死。他把双手高举过肩，淡淡来问："阁下是什么人？"

"义勇人。"

话声一出，卢云抖地向前翻转，听得当当响声不断，两腿旋踢，背后火枪全给震开了。

卢云出手极快，当下寻着声音来处，便去反扣对方脉门，忽然那人手掌翻转，便与自己对了一掌。

两掌相接，对方的掌力尽然轻飘飘的，造诣大显不凡，卢云哼了一声，却也不怕，霎时右手暴长，抓住了对方的袖子，正要将他扯过来，忽然啪地一声，眼前光明大现。

四下黑暗已久，这光芒乍然现出，直刺得卢云目中流泪，他急急闭上双眼。

向后退开一丈，却觉身边气流有异，似有什么东西逼近而来。

卢云是炼气士，身遭若有杀气异状，纵使眼不能见，耳不能听，亦能感应提防，他双眼紧闭，等着异物逼近，可耳中却迟迟听不到破空声，他越发纳闷，不明所以，猛然一股无声气流逼近面前，来势奇快，赫然是一柄利刃来了！

卢云大惊失色，急忙睁眼，眼前却是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到，偏偏那柄利刃也无破空之声，只隐隐带来一股气流，仿佛是朝自己喉头而来，卢云心下惊骇，看这柄刀一不见影、二不闻声，委实不知如何招架，只能向后纵跃丈许，避开了杀招。

「当」的一声，真有一柄快刀砍上了洞壁，激得火花四溅，光芒乍现，稍纵即逝，四下又再次恢复黑暗。卢云暗暗骇然，看这刀来势如此之快，照理必有激昂破空之声，可自己却什么也没听到，若非自己内功深厚，可以察知身遭气流异状，恐怕早给砍死了。

四下漆黑昏暗，卢云什么也瞧不见，宛如瞎子，偏偏对方刀法有异，出手无声，自己又成笼子，他知道自己遭遇了重大埋伏，当下后背紧紧靠住洞壁，至少守住一个防卫，随即提起内力，朗声喝道：“什么人躲于此间，还请出来相会如何？”

哈哈……哈哈……哈哈……忽然间洞中传来大笑声，好似有无数人躲在暗处发笑，一时洞穴里回音轰轰，声势骇人。卢云自己也是内功深厚之士，岂会怕这些伎俩？他提起内力，蓦地纵声狂啸：“小人！给我出来！”

卢云内力之厚，天下罕见，这一吼真能使天地变色，瞬息间洞中好似响起晴天霹雳，便将对方的笑声压了过去。

洞中回音交相激荡，宛如天崩地裂，对方听卢云作啸，便又默不做声了。卢云越来越烦，他鼓起丹田，正要疯狂作啸，猛见四下一亮，光明大现，便又让他「啊」的一声，目中大痛，什么也看不到了，正慌张间，猛觉身旁气流急晃，又有利刃砍来。折回卢云却也有备，但见他左足顿地，身转如风，一个飞脚扫出，正是陆孤瞻亲传的「无双连拳」。

好久没使这招了，今日的卢云已非吴下阿蒙，这招「旋风脚」使出，威力岂能同日而语？听得飕的一响，这脚扫过大圆，守住全身，无人可近，却听脚步轻响，对方已然远远躲开。卢云闭眼落地，提掌护身，沉声道："朋友，你使的究竟是什么刀法？"

"武当……"骤然之间，远处响起一个笑声，"夜行刀。"

卢云心下一惊，急忙张开了眼，这才看见了面前景象。

洞中灯火全亮，只见自己身处一座空旷洞中，前方好一座大石，石上立着两只脚，穿着一双草鞋，顺着足踝而上，见到了一柄腰刀，慢慢看到了一个胖壮身躯，最后看到了一张脸，青面獠牙、血盆大口，头上却有一个「贪」字。直吓得卢云「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哈哈哈！"

那鬼怪大笑起来了，道："怎么？这会儿便吓坏你啦？你那要是瞧到我的真面目，岂不要哭啦？哈哈！哈哈！哈哈哈！"

洞中回音大作，如同雷鸣，慢慢洞中走出了十来人，人人头戴鬼面具，左手持铁笛，右手提着孔明灯，却没一人携带火枪。

卢云嘿了一声，这才晓得刚才的「火枪」从何而来，却原来是几只铁笛，便让自己上当了。

他不喜欢对方装神弄鬼，沉声便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何会聚集在这儿？"

那人笑道："不是跟你说了么？咱们是义勇人。"

卢云微微沉吟，只觉得「义勇人」十分二熟，想必是在那儿听过，他沉吟半晌，缓下了口气，道："你们……你们是崇卿的朋友么？"

那人嘿嘿笑道："实敌非友，是友非敌。世道不靖，有时敌友不分，有时敌友难辨啊。"

卢云听他说话不着边际，心里更感不耐，沉声便道："崇卿是不是在这儿？"

那人笑道："我为何要跟你说？你是如来佛祖么？"

卢云摇头道："不是。"

那人哈哈笑道：“这就是了，你又不是玉皇大帝，也非如来佛祖，我为何要听你的。”

洞中诸人听他说得有趣，莫不放声大笑起来，又震得洞中满是回声。

卢云哼了一声，他晓得这些人必与崇卿有些关联，情势未明前，不愿有所杀伤。便道：“朋友，在下姓卢名云，与崇卿的父亲是旧识。请你们行个方便，让我见他一面。”

那人笑道：“你是旧识，我也是旧识，大家都认识，也罢，念在相识一场的份上，我可以给你个方便。”

卢云是个坦荡君子，一时闻言大喜，忙道：“如此多谢了。敢问崇卿现在在何处？”

那人道：“别急，你想见伍崇卿，得先清一清身上的毒性。”

卢云愕然道：“毒性？我身上有毒？”

那人道：“没错，贪嗔痴，这便是你心中三毒。”

卢云醒悟过来了，自知佛法有所谓七苦，便是“生、老、病、死、爱憎会、生别离、求不得”，又说“烦恼尽在贪嗔痴”，若能洗去三毒，便能脱离七苦，从而大彻大悟。

卢云皱眉道：“朋友，你是开我玩笑么？你要帮我洗脱心中三毒？”

那人道：“没错，你这人中毒太深，全身是病，倘若破不了心中三毒，便见了崇卿也枉然。”

卢云听他话外有话，好似想点醒自己什么，当下不置可否，道：“也罢，你想帮我洗脱三毒，却不知该怎么个洗法？”

那人把手一摆，只听着脚步声响，洞中转出了两名男子，一个带着忿恚金刚面具，其状为「嗔」，另一个白面红唇，茫然张嘴，想当然尔，定是个「痴人」了。

卢云哦了一声，道：“什么洗脱三毒，看来是要打架了，对么？”

那人道：“你说对了，你第一个要破除的难关，便是自己心中的贪念。”

卢云淡然道：“卢某这辈子两手空空，却是贪什么了？”

那人道：“还说没贪？瞧瞧你，两手空空，心中自满，这般得意洋洋，这不是贪念是什么？”

卢云淡然道：“什么意思？”

那人道：“大道废，有仁义。你这人比谁都「仁义」，所以这辈子如同失明瞎眼，什么也瞧不见。为了你好，我现下要打得你大彻大悟，从此弃圣绝智、破却三毒。”

他说了诺大一篇，随即提起钢刀，泼转如盘，却没发出半点声响，正是「武当夜行刀」。

卢云叹道：“又要在暗处打了？”

那人嘿嘿一笑，道：“当然。”

把手横挥，刹那间八盏孔明灯一齐熄灭，场里顿成漆黑一片。

少有人知，武当藏了一套极厉害的实战刀法，便是这套「夜行刀」，这套刀法是百年前一名瞎眼道士所创，只因他眼睛不方便，与人决斗时多半选在夜间，便依着「绵掌」路数，创出了七十二路「夜行刀」。只因出招时用劲柔韧，纵使劈砍如电，却也听不到一点风声，夜战中自是大占便宜。

此时卢云身陷黑暗，目不能见，耳不能听，常人若是身历此境，必定惊惶恐惧，无以复加。不过卢云一生多历逆境，此时虽在险地，却也不曾乱了阵脚。毕竟自己已是「剑神」传人，内功深厚，五感更是远超常人，对方虽有雕虫小技，却是何惧之有？

卢云提掌护身，正待察听敌人的脚步声，却惊觉自己双手磷磷发光，他猛吃一惊，急朝身上来看，赫见自己满身磷粉，却不知是何时沾上去的。

看四下黑漆漆的，卢云却是浑身灼灼发光，宛然便是个活箭靶，他哼了一声，缓缓退到墙边，后背靠墙，运动于身，只等对方猝然来袭。

此时局面危急，比遭遇「昆仑剑影」还要惊险。这「剑影」虽能隐藏出剑路数，至少还能瞧见对方的手腕，可现下卢云却什么也看不到，非但四下黑暗一片，连声音也听不到一点半点，宛然便是又瞎又聋。

武当夜行刀，一切根基都在绵掌上，卢云暗忖应付办法，心道：“这人出刀无声，岂难道走路也能无声？”

正想间，果然西北角传来轻轻一声，竟有人逼近而来。卢云心下暗喜，便不动声色，只等对方靠近。正等候间，心中忽有异感：“不对！这是声东击西！”

心念甫起，卢云大惊蹲下，果然一物从头顶上掠过，听得当的大声，火光四溅，正是「夜行刀」来了。

对方一击不中，却把卢云吓出了一身冷汗，看此人好深的心机，一个声东击西，险些骗掉了自己的性命，正想间，黑暗中气流隐隐而动，又是什么东西朝着喉头急急而来。

卢云喝地一声，急忙转头避让，向前拍出一掌，却没打到人，他自知处境太险，霎时缩短了掌距，贴身防守，以掌风抵挡刀锋，招招都运上十成力，忽然间掌风激荡，已然拍中了什么东西。卢云心下大喜，霎时飞身向前，急急出手，一招快过一招，正激动间，忽然耳边传来悠悠笛声，随即手上抓到一条绳索。

卢云呆呆看着，把手一伸，摸到了一只铁笛，绑在绳索上，他苦笑两声，猛地后空翻起，果然腰间气流急速而过，这招才是真正的「武当夜行刀」。

当地大声，钢刀再次砍上了石壁，火光大溅，卢云着地滚开，狼狈无已，那人看准了他的闪避路数，便又当头劈来一刀。对方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用尽了一切心机手段，忽而「声东击西」，忽而「引蛇出动」，看这刀无声无息、无风无影，卢云已是避无可避、退无可退，眼看性命便要给人收下了，蓦地提起双掌，仰天长啸：“霞光千道！”

洞中亮起万丈光芒，卢云双手满是磷粉，看他掌心吐出了光芒，那磷粉好似给太阳焚烧了，全数发出刺眼光芒，趁这一瞬之机，卢云不只看见了对方的「夜行刀」，掌中罡气所过之处，更将对方的钢刀震为粉碎。听得「喝」地一声过后，卢云右手暴长，已然扣住那人的脉门。

脉门受制，胜负已分，听得「啪」地一声响，洞中孔明灯亮起，这回卢云早已有备，只眯起了眼，与来人面面相觑。

双方相距不过三尺，只见对面那人身形胖大，脸上却戴了个青面獠牙的鬼面具，好似台上唱「傩戏」的鬼钟馗一般。只是面具下的眼睛却带着几分笑意，说不出的古怪。

卢云虽已知道那人带着鬼面具，可乍然再见，还是不免给吓出一身冷汗。他哼了几哼，随即宁定下来，道："朋友，我已经赢了。可以让我见崇卿了么？"

那人笑道："瞧你，才苦口婆心劝过你，别这般贪功好胜，你怎又故态复萌了呢？"

卢云冷冷地道："我已扣住你的脉门，你若不服输，还想怎地？"

那人淡然道："这般地。"

话声未毕，手腕一个翻转，柔弱力道传来，竟使卢云半空一个翻转，成了头下脚上之势。卢云大惊失色，手指在地下一撑，身子立时转了回来，身法敏捷之至。那人笑道："喝，身手挺利落啊。"

卢云冷汗涔涔而下，自忖十年水瀑苦练，便洪水也推他不倒，这人岂能凭一腕之力便翻转自己？他眼珠儿一转，忽然醒悟道："武当推手？"

那人哈哈笑道："好眼力。"

说着掌中发出了一股黏劲，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赫然便是武当山的「太极推手」。

「推手」不是擒拿，也非摔角，而是一种阴阳动静之术，故称「太极」。与敌较劲，自己绝不抢先用力，必定等对方发出气力后，这才因势利导，顺势借力，往往一招内便能让对方摔个大筋斗，这就是「后发制人」的内家精华。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心道："好样的，遇上内家高手了。"

想自己一辈子行走江湖，不知多少次给人错认为武当弟子，可说到与武当高手过招，却是生平头一遭，果然便给打个措手不及了。

二人双手交握，再次站立不动。那人掌中运出极强黏劲，竟不肯让卢云缩手，只是卢云自己也是此道中人，岂会怕他？当下深深吸了口气，道："朋友小心了。我不怕推手的。"

那人啧啧笑骂："瞧你，才说过你，这会儿又好大喜功啦。"

那人气定神闲，一派轻松，卢云也静下心来了，他提手向前，与对方掌心微微相触，似紧实松，欲松实紧，正也是道家武术精华：「太极」。眼看卢云用出了太极心法，神完气足，宛然也是个武当门人。鬼面怪客赞道："难怪这么狂，原来也懂些内家门道。"

这人颇为大方，眼见卢云掌心后缩，已在诱使自己出力，当即伸手前推，便把气力发出来了。

推手是「以虚御实」之术，眼看那人出力极大，没了余裕，已然犯了推手的大忌。

卢云微微吸气，当下手掌向内一让，腾出了空隙，让对方顺势进来，鬼面怪客「咦」了一声，不知不觉间，脚跟提起，身子前倾，重心赫已丧失。

"倒下。"

卢云淡然说话，掌心顺势向后急收，黏劲使来，便要让那人栽个大筋斗。

"倒下？"

鬼面怪客的眼中带着笑意，道："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啊？"

卢云心下一凛，凝目去看，惊见自己的右掌固然给自己扯了过来，可左手其实已仰起抱天，缓缓而动。双手一上一下，一动一静，一阴一阳，看似重心已失，实则早已调和了阴阳动静之势。卢云大惊失色："完了，换我倒了。"

真正发出力气的不是对方，而是卢云自己，他把手掌向后急撤，气力用实了，一时掌动而臂动，臂动而足动，足动而全身皆动，气力已出，毫无余裕。

那人嘿嘿一笑，伸出了小指，便朝卢云的掌心轻轻一推，听得「啊」地一声，卢云身子后仰，向后便倒，堪堪要摔个狗吃屎，却听他大喊一声："定下！"

断喝一出，全身真气灌注双腿，靠着内功深厚，卢云竟又硬生生挺了下来。

那人啧啧笑赞："了不起，了不起，浑身蛮劲啊。"

卢云心下恼怒，嘿地一声，腰杆使力，便又重新挺起了身子，道："无极？"

那人微微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好学问！好学问！可惜就是读死书啊。”

道家武术精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相生相始，而比「太极」更近于大道者，便是「无极」。

无极者，天地之母，正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这个「无极」之心，便是要人们扬弃善恶之观、破解对错之心，使黑白重归混沌，以臻于「无」。

卢云绝不是「无」，他是「有」。他虽如道家门人一般，同样善于养气，然则他养的是孔门儒生的「浩然之气」，又称「正气」，这「正」字一出，便如一把宝剑挥出，将天下剖为两半，从此黑是黑、白是白，是非对错，含糊不得，乃至于为义理献身、为正道而死，不惜杀身以成仁。这看似轰轰烈烈，然而在道家门人眼中看来，儒生门早已落于下乘。

凡人心中有道，便分正邪。正者如卢云，邪者如卓凌昭，他们都有自己的剑，亦有自己的道，道法所过之处，天下人非敌即友，非友即敌。只是无论他们怎么竭心尽力、甚切殉道而死，其实都只是妄想以一己之「道」强置于万物之上，一辈子离不开「胜负对错」，「强弱上下」。「无极破太极」，当万物归于混沌的一刻，无黑也无白，无上也无下，无强也无弱，这就是道家最终的境界，「无极」。

看卢云一生执迷于是非，分了黑白，裂了阴阳，若还要与人家比什么「推手」，岂不是自取其辱?

心念如此，卢云一颗心直往下沉，只见他垂下了脸，脸上神情又悲伤，又压抑，彷佛便是几千年来孔门儒生的不得志。那人取笑道：“少摆这幅嘴脸。说道命苦心酸，还轮不到你来说话。”

听得对方口气狂妄，卢云狠狠一咬牙，猛地出力急拉，这下使足了气劲，真有九牛二虎之力，非同小可。只是两人比的是推手，却难免自找死路了，只听那人哈哈笑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卢云、卢云……奈若何？”

看卢云身负不世勇力，不管谁和他硬拼，都是拼不赢的，既然拼不赢，那又何必拼?

不如顺其自然便是。那人微微而笑，放松了筋骨，便望卢云怀里倒下。可怜卢云发出的万斤巨力全使空了，一时用力过猛，身子后仰，随时都会翻到。

那人嘻嘻直笑，便伸出了小指，朝卢云的掌心轻轻推下，便这么一推，立时撑住自己胖大的身体，可怜卢云却是强弩之末，对方一指之力加下，已要让他摔得四脚朝天。

胜负将分，那人的手指也触到卢云的掌心上，却忽觉指上一滑，好似推到了一只大圆轮。倏忽之间，全身重心前倾，气力卸下，半空翻转，竟成了头下脚上的倒立飞人。

那人啊地惨叫，眼看便要跌个狗吃屎，却见卢云手心拨动，竟又让他翻转了一圈，好端端地站在面前。

那人满身冷汗，慌道："你……这是什么功夫？"

卢云淡淡地道："正十七。"

那人惊道："正十七？什么玩意儿？"

卢云道："正十七是方，正十七也是圆。它似方却非方，若圆又非圆，是以「圆中有方，方中有圆」，故曰：「画圆为方，仁者之风也」。"

那人听了半晌，却是一字不懂，不由大怒道："他妈的，你是练武还是念经？可是疯了吗？"

卢云淡淡地道："我料你也听不懂。这样跟你说吧，你们道家有「无极」，我儒生也有自己的仁心。玩起推手来，可未必输给你。"

那人大怒道："臭小子，说话恁也……"

狂字未出，卢云手腕略翻，那人胖大的身子又给转了一圈。问道："再来一圈吧？"

那人大怒道："臭小……"子字未出，又给转了一圈。

「仁者，二人也」，儒生穷尽一生心力，白首皓头，其实不过是在琢磨这个「仁」字。两人世界，朗朗清明，可以你争我夺，也可以你退我让，一切彼我分际，全在一条界限上，便是「仁」。若要把这套道理用在推手上，亦无不可。

正十七，仁者之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先前卢云给这人整得惨了，此时拿了个上风，自也要「以直报怨」一番。当下口

中哼小曲，痛快玩推手，一时连转那人十七圈，不忘再问一句：“还要比吗？”

那人给转得头晕眼花，怒道：“快放手！你……你已经过关啦。”

卢云皱眉道：“这么快就已经过关了？莫非我已经不贪了？”

那人破口大骂：“贪你祖奶奶，快放手！”

卢云听他辱骂自己的祖母，便又哦了一声，正要多转两圈，却听背后响起冷峻得嗓音，道：“放手。”

话音刚落，便听背后风声闷响，似有什么钝物挥来了。卢云侧耳倾听，只觉背后风势沉缓，来人若非提了只金瓜锤，便是挥着两根大铁斧。

卢云自恃武功精强，把这声响听在耳里，却是不以为意，忽然间，那声响加快了，化作了一股烈风，，破空声竟是大为刺耳。卢云微微一凛，暗忖道：“怪了，风声怎么变了？”

背后风声有异，似沉重，似锋锐，似刀剑不是刀剑，似斧锤不是斧锤，正愕然间，破空声更为雄烈，已至背后寸许，来势竟快得如同飞镖。卢云大吃一惊，忙放开鬼面怪客的手，回身转向，「嗖」地一声，烈风扑面而来，卢云虽已及时避开，脸上给这风势一刮，还是火辣辣地甚为疼痛。他眯起了眼，正待细看来物，猛见数十道黑影闪过，已朝脸上席卷而来。

黑影来势太快，究竟是什么暗器，卢云竟然看不清楚，只能向后急退，，那数十道黑影毫不放松，竟也绕逼而来，看那来势之快，宛如飞刀，风声偏又沉重之至，好似是一只大铁锤，到底是什么东西，始终看不明白，卢云一面向后闪退，一面暗暗运起「剑豹」心法，手腕内缩，五指并掌，已然开始吞吐罡气。

“喝！”

眼看数十道黑影飞来，卢云运起内劲，便也连出数十掌，直朝黑影急急抓出。

昆仑第一快剑，便是「剑豹」，只消吊起一口呼吸长气，便能在刹那间使开数十剑，当年卢云与胡媚儿落难逃亡，便曾初窥此道，如今功力大增，出手自更迅捷精准。听得「啪」地大响，卢云总算抓住

暗器了，却听他「啊」的一声痛喊，只觉掌心处巨疼不已，仿佛给刀片割破了。还不及松手，胸口却又一阵闷痛，好似给大铁锤敲中了。

一声痛呼过去，卢云胸口隐隐发疼，忙腾腾腾向后退开三步，卸下身上力道，免受内伤。

好容易吐出了一口浊气，卢云赶忙抬起头来，总算也看清楚强敌的面貌。

面前好一条大汉，长发披肩，臂粗腿壮，身长少说有八尺四五，脸上却戴了个金刚嗔目的面具，想来便是「贪嗔痴」第二关的大将了。卢云深深吸了口气，赶忙去看那人的手上，想瞧瞧他究竟拿着什么兵器。

来人仪态威武，看他左手叉腰，右手举拳微握，指关处生满硬茧，此外空无一物。

卢云啊地一声，霎时恍然大悟："拳头。"

世上比铁锤更沉，比刀剑更锋利的兵器，便是天生的拳头。外门高手若是能练到了顶峰处，出手时可以快如飞镖，势若闪电，也可以开碑裂石，无所不为。

八盏孔明灯照下，大汉的长发披肩而下，竟是光彩夺目亮如纯银，气势大为不凡。

卢云不敢怠慢，忙抱拳见礼："在下山东卢云，不敢请教阁下高姓大名？"

那长发大汉带着镇目金刚的面具，容情可怖，寡言沉默。他并不理会说话，只管把左手插入了衣袋里，随即右拳提起，轰的一声，便朝卢云脸上打来。

对方拳速快极，逼得卢云向旁急让，还没站稳脚跟，又听嗖嗖连声，几道黑影接连扑来，招招都朝卢云的脸上试探，逼得他向后连退，然而那人身材高大，脚上稍跨，便又近身而来，猛听他「喝」地一声，拳影竟是扑天盖地而来，逼得卢云向后急退。

那人出拳之快，匪夷所思，一呼一吸间连发十来拳，以拳速而言，不知快过了哲尔丹的「大黑拳」多少倍，世间除开伍氏父子的「真龙体」，卢云还没见过这般快拳。尤其这人不只拳速快，出拳收拳更是一绝，看他出拳时并非直收直进，而是隐隐如勾，拳锋将触将

至的一刻，更会趁势向内一收，方才刮出了这般猛烈劲风，威力宛如真刀真剑。

对方十来拳挥出，始终只用右手，那只左手却始终插在衣袋里，不知是残废了，抑或是受伤了，然而便这么一只右手，已逼得卢云辛苦异常。他冷汗直流，暗忖道：“好家伙，到底这「义勇人」是何来历，怎能招募这许多武功高手？”

今夜遭遇「镇国铁卫」，已让卢云大感骇然，岂料这「义勇人」也是高手云集，丝毫不在「镇国铁卫」之下，正想间，忽然对方拳速加快，轰的一声，眼前飞过黑影，逼得卢云后仰避让。

丛丛黑影飘落，卢云闪避稍慢，额发便给削落了一片。又听轰轰两声，黑影左右扑来，直朝鼻梁来打，招招都是险到颠亳、不留情面。

俗话说了：“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损人”，这几招太过霸道，不免让卢云大为恼怒。

他虽说年岁已长，早非当年的英俊小生，可对方拳拳都望自己的脸上招呼，却是什么意思？要是自己一个不小心，居然给打断了鼻梁，落得嘴歪眼斜，人见人厌，日后哪还有脸去见顾倩兮？

正气愤间，对方又是一拳扑面而来，仍朝鼻梁打来。眼见这人如此无礼，卢云不由也动了肝火，心下暗忖：“这人把我瞧得小了，得给他个下马威。”

来人拳锋如刀，不能用手掌硬接，有了先前吃亏的例子，这回卢云先看准对方的拳路，小心避开那人的拳锋，随即左手掌探出，搭在那人的手臂上，力道一卸，劲力旋动，那人身不由主的翻转过来，竟给卢云摔了一个大筋斗。

借力使力，莫过于「圆」，此番卢云卸力打消，正是先前用过的「正十七」，看那人双脚离地，头下脚上，可说败象已呈，卢云正要将之压制在地，却听那人淡淡警告：“小心了，「推手」对我不管用的。”

说话之间，左手微动，便从上衣口袋里抽了出来。

卢云不管他说东道西，正要将他压制在地，忽听「嗡」地一声劲响，那人左手一出，左半身竟成了灰蒙蒙一片，什么也瞧不见了，霎时之间，卢云头发飘起，双眼紧眯，但觉一股狂暴烈风直扑而来。卢云大惊失色，暗道：“这人是左撇子。”

世人以右为正，以左为佐，中外皆然，本想这人的右拳练到了这个地步，已是世间罕见，孰料此人的左手之力更远远强于右手，拳速之快，更胜右拳百倍。

料来拳上所附力道跟，必定非同小可。

嗡嗡声响大作，这股烈风尚未逼近，呼吸已感不畅。这拳如此快法，一旦刮过了身上，必是肚破肠流之祸。卢云翻身后仰，急急避了开来，那大汉应变更快，右手在地上一撑，身子立起，左拳再次直挥而来。

对方拳速之快，天下少见，出拳之重，更是骇人听闻，如今他的左手还远远强于右手，偏偏卢云手无寸铁，无法挡架，眼看这拳又要打断自己的挺鼻子，卢云怒容大现，厉声到："直以为我打不赢你么？"

卢云是个谦谦君子，入场以来始终不下重手，这并非是怕了对方，而是因为不想分生死，眼看对方步步进逼，丝毫不给自己活路走，大怒之下，手掌疾挥，便也带出了一股凄厉劲风，掌心却暗藏一股无声无息的内劲，正是屠凌心最擅长的武功：「剑蛊」。

"昆仑剑出血汪洋"，卢云一旦动了真怒，便已露出全身愤恚法相，那怒容之盛，须发俱张，比之镇目金刚更为可怖。

轰然巨响之中，双方拳掌相接，卢云嘿地一声，掌心大感刺痛，只是在盛怒之下，却又算得什么？霎时手中用劲，决不容让，掌劲所过之处，逼得那人翻空后仰，转了一个大筋斗。那人武功却也了得，身子翻下，脚后跟稍稍着地，第二拳便又挥了出来。

对方回力奇快，说打就打，一拳强过一拳，卢云也毫不避让，提掌直扑，厉声道："倒下！"

拳掌相接，卢云这回立时抓住对方的拳头，不再让他出拳，双方功劲相抗，两人身子都是剧烈摇晃，卢云只觉对方拳力霸道之至，一波强过一波，好似无止无尽，不由哼了一声，心道："不信压不倒你。"

他张开了嘴，深深吸气，猛然掌力一吐，便将一股凌厉罡气反击出去。

卢云以「剑蛊」发功，出手时可以凝聚真力，贯穿对手气障，不论敌人怎么用力，决计压不住那针尖般的刺袭，果然那大汉牙关咬得格格作响，想来也感应到了「剑蛊」的威力。他喉头嘶嘶喘息，忽然深深吸了口气，气力凝结，随即发出金刚霹雳狮子吼。

吼声轰轰震响，四下回音激荡，此人好似是真正的镇目金刚下凡，怒吼过后，一股排山倒海之力发出，已如洪水般向前扑来。卢云毫不害怕，霎时仰天长啸，须发俱张，满面都是怒容，双方以怒对镇，以愤恚对激愤，吼声啸声相互激荡，旁观众人都被迫掩上了耳孔。

双方全凭实力，这场比斗一点也取不得巧，猛听洞中天崩地裂，两人各出猛劲，身子一起分开，只见那长发男子向后退开两步，卸下了力道，正要站直身子，忽然脚下一松，再跌两步，待要运气，丹田一痛，腾腾腾一共退了十来步，方才卸下卢云传来的罡劲。

旁观众汉满心骇然，不约而同转过头来，却见卢云好端端的站着，竟是一步未退。

直至此时，众人方才惊觉卢云的内力深厚无比，看那双足黏劲极强，下半身一旦钉在地下，万斤巨力也推之不倒，可手上却又藏了许多神奇法门，「正十七」也好，「剑蛊」也罢，总之能黏能刺，能打能消，看此人一身武功千奇百怪，真不知是从何处习来的。

世上只有卢云自己知道，他的马步扎实，是为了能立于白水大瀑之上，手中的凌厉气劲，是为了消弭大水冲击，而掌中那股随心所欲的黏劲，却是为了捕鱼来吃。说来白水大瀑是启蒙的恩师，也是过招的强敌，卢云能给小白龙尊为「水神」，绝非幸至。

此时卢云发动了神功，须发俱张，模样十分可怕。他见双方胜负已分，便慢慢调匀气息，收起满身忿恚法相，便又恢复得一脸文秀。抱拳道：“这位大哥，在下过关了吗？”

“别急……你很强，强得可怕……”长发男子卷起衣袖，露出了粗壮至极的左臂，道：“你够资格接我的最后一拳。”

卢云有点烦了，道：“还要打吗？”

那人并不言语，只紧紧握拳，随即缓缓放松，不久又再次握紧，反复数次后，左臂上便浮起了几道青筋，如飞龙盘火柱，勒得臂膀隐

隐发红。卢云微微一惊，道："这是什么功夫？"

长发男子道："这是嗔怨之气。"

卢云皱眉道："嗔怨？阁下怨什么？"

那人口气平静，轻声道："我怨自己。"

卢云皱眉道："怨自己？莫非你……你长得很丑吗？"

那人道："我的长相错了。"

卢云更惊讶了："错了？人的长相还能错了？"

那人轻声道："我是个不幸的人，生不逢时，却又生错了地方，所以我一生下来，每件事都错了，我的姓氏错了，长相错了，衣冠习俗嗜好也都错了。到得最后，我连吃饭的手也错了。你说我会否憎恨自己？"

卢云啊了一声，醒悟道："是了，你是个左撇子，对么？"

那人道："没错。我一生下来，左手便很灵巧，气力极大，可我从小只要拿它来吃饭写字，师长莫不勃然大怒，定要将之重重责打。为了让我改练右手，他们把我的左手绑了起来，不准我再用它。可不知为何，我无论怎么改练右手，我的左手还是永远强于右手。连我自己也不解是何缘故。"

卢云听着听，忽道："朋友，我知道原因。"

那人叹道："为什么？"

卢云轻轻地道："因为你生来如此，神佛也勉强不来。"

树就是树，花就是花，生来如此的东西，世上没有力量可以改变。面前的大汉注定是个左撇子，无论怎么徒劳力气，他的左手一定强于右手。

此话一出，长发大汉微起唏嘘之意，他反手解下了面具，露出了原本的真貌。

灯光照下，只见此人鼻梁很挺很直，长相可说极为英俊。只是他的容情充满愤怒，与先前的嗔目金刚相比，他的眼神里更多了一股淡淡的悲哀，反使脸上的怒容更为慑人。

卢云打量对方的面孔，忽地笑了笑，道："朋友，其实你根本不必带这个劳什子，你比那个面具更为忿恚。"

长发大汉道：“不必说我了，其实阁下的容情也是满布嗔怨，你自己知道吗？”

卢云哂然一笑，道：“我知道。”

人因不公而愤怒，而当命运的不公达到了极处，心里就不再愤怒，而是悲哀了。两人互相凝视，那人又道：“不瞒你说。我这只左手平日潜藏不用，从不出鞘。稍用一成力，能毙天竺猛狮，若用两成力，可杀北海白熊。难得遇上阁下，为表我的敬意，我一会儿要以十二成功力发招。”

卢云微起骇然：“十……十二成功力？”

那人道：“正是。听君一席话，在下茅塞顿开。这招是我毕生功力所成。”

说着运力用劲，那左臂更始隐隐胀起，模样诡异非常。

卢云看得头皮发麻，不知这批凶神恶煞为何找上自己？事已至此，他也不记着来找崇卿了，忙道：“这样吧，我……我还有点事情，请恕在下先走一步。”

他转过身去，正要急急来找逃生道路，却听一人淡淡地道：“知州，请留步。”

听得「知州」二字，不觉让卢云微微一凛，他回头去看，只见人群里坐了一名男子，他头戴八角巾，身穿灰袍，形似文士。脸上却带了个神情呆滞的白脸面具，想来便是「贪嗔痴」中的「痴人」了。卢云听这人以昔日官职相称，毅然留上了神，忙道：“你……你认得我？”

那文士微笑道：“当然，柳门四少，观海云远，天下谁人不识？”

说话间起身离座。

斜踏三步，便已来到卢云面前。

对方身材清瘦，并未携带刀剑，两手也是白嫩嫩的，好像不会武功。卢云微微沉吟，打量那人半晌，瞧不太出门道，他慢慢朝那人脚下望去，这一看之下，却不免让他神色大变。

对方站的位子太巧了，他恰恰处于卢云面前四尺，两人眼对眼、心对心，两人从印堂、人中、气海全数相对，连一寸一毫也不差。便算用墨尺来画，怕也没这么准。

卢云浑身冷汗直下，他过去几年受困水瀑，尽是以画图排遣寂寞，眼光的锐利精准，直可说是天下罕有，对方与自己相距几尺几寸，一望即知。看这文士几步走来，等同于告诉了卢云，他的武功之高，冠于全场，无论鬼面男子、长发大汉，人人都是瞠乎其后。

眼看遇上了绝世高手，卢云暗暗骇异，忙退开了两步，道："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那文士很客气，只见他微微欠身，拱手道："敝姓林。"

「林」是闽人三十六姓之一，乃是中原古姓，卢云喃喃忖忖，道："你……你说你认得我？"

那文士微笑道："是。不只我认得你，你也认得我。"

卢云更感惊讶，像他生平虽也识得几个姓「林」的，可若非卖面的，便是烧菜的，多是小贩同行，何时见过这班武学深厚的高手？他咳了几声，道："也罢。却不知尊驾意欲如何？为何簧夜在此埋伏？"

那文士道："不瞒知州，我等受人之托，前来此地测试你的武功，并非有意得罪。"

卢云微微一愣，道："有人要测试我的武功？"

那文士道："没错。这是义勇人首领的安排。"

卢云更感错愕，还想追问下去，却听背后传来冷峻的嗓音，道："阁下，可以开打了么？"

那长发大汉又来了。卢云回头去看，只见此人沿途走来，一路开掌握拳、握拳开掌，加速血行，弄得左手臂好似烧了火，粗胀怕人。

卢云叫苦连天，看这批人身怀绝艺，个个都有当代宗匠的本事。如今却硬缠着自己，却想干什么？待想突围而走，场中三大高手却以鼎足而围，背后是长发大汉，左首是鬼面怪客，面前则是这位自称姓「林」的文士，竟以合围之势包夹了自己，以这三人的武功，若要联手出招，势道非同小可。那文士合掌欠身，微笑道："知州别担心，大家都是朋友，下手有分寸的，您快下场吧。"

卢云苦笑不已，自知今夜霉星高照，只得硬着头皮道："也好，咱们点到为止，只切磋武功，不分生死。"

长发大汉颇见礼数，双手交叉胸前，行了一礼，道："先生不必客气。"

他先礼后兵，行礼之后，立时大步走来，不忘挥了挥那只左拳，似在思索该朝卢云身上哪处痛打，方感爽利。

天下最阳刚的三套拳法，一是天山武学的「龙神聚光拳」，恃快为刚；一是漠北独门的「大黑天拳」，刚中带玄；再一套是湖南郝家的「锁龙神拳」，刚而不霸。这三套拳法都有石破天惊之威，人见认为，然而这长发大汉却能集众家之长，出拳之快，足比崇卿，击打之准，放佛锁龙，拳力之沉，犹胜「大黑天」，如今欲以毕生功力发招，岂同平常?

双方相距约莫一丈，那长发大汉却还向后退了三步，左臂高举，看那拳风飘送，便让众人鼻端闻到一股焦味，卢云晓得对方拳力有异，自也不敢怠慢，当下仰天张嘴，徐徐吸气，仿佛要潜水入海，慢慢的，他右手握拳，掌里却藏着一道白光。

双方相互对峙，一动不动，猛见泥沙飞扬，那长发大汉狂奔而来。「喝」地一声，身子前倾，脚步急顿，左臂也直挥而出，卢云二话不说，立时开掌相迎。

拳掌未接，相距数寸，两边气流稍稍交会，满地烟尘依然飘散旋转。蔚为奇观。眼看着两股越发靠近，力道排挤也愈发猛烈，忽然间拳掌相触，气流互斥，这两股劲道竟是天生不能相合，便硬生生交互错开，击落在对方身上。

两败俱伤的时候到来，全场大惊失色，轰然巨响中，卢云已然中招，不过他的掌里也已顺势击出，打中长发大汉的肩膀，罡气出手，宛如刀剑入体，那大汉身子向后疾飞，听得砰地一声，背心撞上了洞中岩石，带的一大块石向后翻倒，那大汉却还没停下，只见他的身子向后翻滚，撞上了洞壁，震得湿土软泥层层剥落。

眼看长发大汉趴在地下，那鬼面汉子立时行上前来，正要替他把脉，那文士却道：“别担心，他有祖先庇荫。”

众汉子微微一怔，急忙去看那大汉的胸口，只见他的外衫给芒光震破了，露出内里的一层铠甲，那金铠受了剑芒之后，竟而光芒缤纷，微微扩散，却也消弭了卢云传来的罡气。

眼见同伴有异宝护身，众人便也安下心来，顿时之间，全场不约而同，便朝卢云瞧去。

人人心中忧虑，就怕见到地下躺着一具尸首。天幸凝目瞧去，那卢云脑袋还在，五官一样也不少，只不过他的马步蹲的极低，双掌对开，一掌向天体起，一掌顺势而下，双掌如月轮、入水车，带出一条又一条的直影，这似圆非圆的掌法，赫然在身前布下了一道防御阵式，如同盾牌。

诡异难测的盾掌，不管从哪一个方位出招，都会先行碰上了他的手掌，居然消弭了刚猛无畴的拳力。全场睁目哑口，竟连喝采声也喊不出来，鬼面怪客愕然道："这……这是什么武功？"

那文士道："仁剑震音扬。"

众人大惊道："仁剑？宁不凡的仁剑不是个「圆」么？"

那文士淡然道："圆是画不出来的。便算张三丰在此，他也不敢自称画出了正圆。"

众汉愕然道："画不出来？那……那该怎么办？"

那文士微笑道："方法很容易，就是画圆为方。"

众人相顾愕然："画圆为方？怎么个画法？"

那文士指向了卢云，道："你们数数看，他一共画了几条边儿？"

鬼面怪客数了数，愕然道："十七边。"

那文士微笑道："懂了么？天下并没有真正的正圆，只有像是圆儿的圆。"

众人面面相觑，一头雾水，那文士却也不多解释，只是凝视着卢云，含笑不语。

圆之一物，至柔中藏至刚，至大而又至广，是以越圆的东西也越能借力，若能画出至圆之物，自也能得出至柔之形。然而圆是无止尽的，便是天上的明月，眼眶里的瞳儿，也只能说它像圆，却也不是真正的圆。纵是张三丰亲至，达摩老祖在此，谁也不敢自称能画出举世无匹的正圆。

正因如此，有人发觉了一件事，「圆」其实仅是个想象，它与「仁」这个字一样，都没有真正的解答，若想找到这幻境之物，便的一点一滴的寻找，如夸父追日，永无休止的一日。

众汉满脸疑惑，那鬼面怪客出身武当，深悟太极奥妙，听得此言，多少也猜到了意思，当即道："如此说来，他的出掌路子其实是方

的？”

那文士面露嘉许之色，道：“没错。和十七条直线，其实也可以组为一个圆。这就是「画圆为方」之意。”

鬼面怪客沉吟道：“那为何是正十七，不是正十八、正十九？”

那文士道：“画不出来。”

众汉愕然道：“画不出来？为什么？”

那文士道：“要想不用尺规，徒手画圆，便有一个规矩，三边、五边、十七边、二百五十七边……都可以空手画出来……依次而上，便越来越像圆，到得六万五千五百三十七边时，那你就压根儿瞧不出它原来是方的了。”

鬼面怪客惊道：“如此说来，华山派的仁剑，其实是”方“的？”

那文士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没错，华山之祖「天隐」其实不是道士，他只是精通易理玄学的文人。”

正十七是圆，正十七也是方，它化方为圆，化圆为方，故而若圆实方，似方若圆，出手时稍一沾物，便能找到相应合角，一十七道直线转来，所有刚强力到家总，居然得回了阴柔之美，是以它状似圆滑，实则内容刚强，知识卢云习功之日太短，斧凿痕迹过重，假以时日，他会越来越像是圆，知识不论这个圆如何柔滑，本质永远是方。

苏颖超走错了路，他的性子太过聪明，这辈子山不转水转，路不转人转，转的多了，早已忘了立身处世当以方，如此一来，何知圆融之美啊。

良久良久，卢云终于停下手来，但见他毫发误伤，竟然化解了对方惊天动地的一拳，仿佛还行有余力，那文士走了几步，拱手笑道：“佩服，佩服，卢大人以方求圆，深得仁者之风，观海云远，四大宗师，至此横空出世。”

「柳门四少，观海云远」，这四个人除开卢云外，人人名气震天。卢云给那人吹捧了一阵，倒也没飘飘然起来，他用力咳了一声，道：“朋友究竟是什么人？”

那文士微笑道：“故人。”

“故人？”

卢云眉头一皱，道：“既是故人，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那文士道：“这是义勇人首领的的意思。他晓得知州是念旧之人，咱们比武时若是露除了奔貌，你岂肯全力以赴？”

先前这人自道名姓，说是姓「林」，偏偏又戴着面具，望来十分隐晦诡异。卢云沉吟道：“听阁下这么说话，想来我认得你了？”

那文士笑道：“容我吹嘘些，我的本号若是说出来，天下不识之人恐怕不多。”

卢云道：“如此听来，阁下以前是个大人物了？”

林先生笑而不答，更显神秘了，卢云哼了一声，道：“也罢，你把面具拿下来吧，对别人，我或许念着香火之情，对阁下，那颗不一定了。”

那文士很是大方，只听他哈哈一笑：“如此也好”，随手便把面具摘了下来，露出了本貌。

卢云一见那人形貌，竟是「咦」了一声，只见此人相貌俊秀，真是颇为面熟，可一时之间，却怎么也想不起这人的来历。他皱眉苦思，道：“你姓林？”

那文士微笑道：“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阳关以西，人人都称我为「林先生」。”

卢云讶道：“阳关以西？你……你是打西域来的？”

林先生微笑道：“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他吟诵贺之章的回乡偶书，却狠狠把卢云讽刺了一顿。

卢云并非健忘之人，看他今夜遇上苏颖超，虽说两人仅是一面之缘，毫无深交，又是十多年前照得面，可经海棠，明梅这些小姑娘一点，却也想起了对方的名号。看这文士气定神闲，外貌出彩，当是成名一时的豪杰，可自己怎就认不出对方的身份？

卢云反复端详猜想，又道：“林先生……你……有什么别字么？”

那文士笑道：“我自封为痴人。”

卢云愕然到“痴人？”

那文士道：“只有痴人，才有痴心妄想。为了这份痴心，在下闹得落魄潦倒，漂流异乡，从此被迫隐姓埋名。”

说着朝那长——发大汉一指，轻轻的道：“便是我这位朋友，也不晓得我真正的来历。”

卢云凝目旁观，只见那长发大汉浓眉微微一动，料来此言非虚。

面前这位林先生黑须黑发，形貌俊雅，看得出来年级约在四十岁以上，好似比自己还长了几岁，再看他自称是个大人物，又是从西域而来，可样貌偏又十分眼熟，当非异邦之人，实在怪得无以复加，不免让卢云看的一头雾水了。

林先生道：“我看卢大人别猜了。不如这样吧，咱俩最后一场较量，也不比什么蛮力，只要卢大人能在三招内猜出我的来历，便算你赢。如此可好？”

卢云蹙眉道：“三招？不嫌紧迫些了？”

林先生淡淡一笑：“卢大人已得仁者之风，天下无敌，给你三招之限，已是太宽裕了。”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果然这几句奉承送来，卢云也只能哑口无言了。他咳嗽一声，道：“也罢，我若能猜中你的来历，你便让我见崇卿了？”

林先生摇头道：“何止如此？知州若赢了，便能知晓正统朝十年秘辛，谁复辟，谁政变，谁害死了柳昂天，一切尽入掌中。”

卢云啊了一声，双眼大睁，看他此行之所以追逐崇卿，正是为查出当年秘辛而来，听得林先生以次相约，自不免怦然心动，又听林先生道：“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知州这场若是败了，请你掉头就走，莫再探问当年内情，更不可去打扰伍公子。不知卢大人可能说到做到？”

卢云蹙眉道：“为何如此？”

林先生道：“如此约定，是为了你好。”

卢云奇道：“为我好？什么意思？”

林先生淡然道：“你来此之前，已和「大掌柜」交过手了，对吧？”

卢云面色大变，良久良久，方才点了点头。

林先生凝视著他，道：“卢大人，你晓得咱们为何要测试你的武功了？”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道：“知道。”

林先生道：“知道便好。卢大人，贪嗔痴三毒，以痴为最。你若不能成为天下第一痴人，那不如学著精明些，总算懂得自保之道。”

说著翻开了云袖，道：“三招之内，你必须识破我的来历，还请卢大人全力以赴。”

卢云微感紧张，道：“我尽力而为。”

这两人相互行礼，动作都是慢吞吞的，忽然间，卢云身形急晃，一步踏出，已至林先生面前，这一步算得极准，竟然踩在对方面前四尺一寸，分毫不差。那林先生原本神色自若，待见这步踏来，面色急变，身形一晃，便朝左首兔脱。卢云脚步更快，猛一个抢到了前头，随即双臂展开，已将林先生包抄。卢云臂展八尺二寸，双方相距四尺一寸，这是一个半圆，这一步踏来，已将林先生的去路尽数逼死，正待发招猛攻，那林先生见机也快，向前踏上半步，双方相距便短了七寸。

卢云嘿了一声，道：“高明。”

瞬息之间，两大高手各自后跃退开，彼此离得老远。

地下却留下一条笔直长线。

这条线很直，前半段是卢云留下的，后半段却是林先生踏出来的，便算用墨斗来画，怕也没这般端正。旁观众人都是识货的，顿时间采声雷动。

「贪嗔痴」三关，这「林先生」镇守最后一关，果然武功也高于前两人，双方稍稍试招，竟是旗鼓相当。众人把两人过招情景看在眼里，心中自也明白，看卢云身高八尺二寸，臂展也是八尺二寸，一旦与对手相距四尺一寸，便已立于不败之地，届时专攻不守，双手如狂风暴雨而下，任谁都难以挽回劣势。说来林先生唯一的机会便是踏上七寸，方能突围而出。

林先生身高六尺八寸，卢云若让他抢到三尺四寸位，自己的内圈当场被破，从此任凭对方予取予求，因此他必须退后，重启阵势，否则兵败如山倒。

所谓绝世高手，所争者不在招式快慢、力大力小，而是在于形势。形势若失，便等于输了一大半，除非自己的武功远胜对方，抑或

是藏了什么出其不意的绝招，否则断难挽回局面。

林先生微笑道：“这算一招吗？”

卢云啊了一声，微起犹豫之意。林先生倒也大方，微笑道：“好吧，反正咱俩也没动上手，不算便是了。”

双方三招之约，如此便要强算一招，岂不要给逼进死胡同？卢云难得捡了个便宜，心里不感喜乐，反而更加惊惧，看这「林先生」这般深厚武学底子，定然熟知诸子百家，一会儿动上了手，势必天南地北，无所不用，自己若要识破此人的来历，便得将他逼入绝境，他才会拿出真正的护身绝学。洞穴里静了下来，孔明灯照着两人的影子，谁也没动。念及柳昂天之死，卢云轻轻吐气，双手上举，掌心便散发出淡淡罡气，正是「昆仑剑蛊」。

旁观众人心下一凛，便不约而同静了下来。知道卢云要全力以赴了。

自出水瀑以来，卢云所遇强敌以「大掌柜」为最，其次便是这位「林先生」。

难得遇上这等绝世高手，卢云再不使出「剑神」的毕生武术，练了这身神功却要做什么？

若说宁不凡的武学是“顺天敬人，自然抱一”，卓凌昭则是反其道而行。他的一切武学心法，全都逆天行事。旁人能快一分，他便要快两分、快三分、快十分，他想知道一个人的肉身能快到什么地步，强到何等境界，这就叫做“昆仑之颠，人迹绝至”。

场内劲风一晃，卢云已于刹那间逼近而来，来势之快，如惊鸿一撇，堪堪来到四尺一寸处，猝然发出黏劲，停步止力，众人见他这一动势若脱兔，这一静如同处子，一身刚强内功展露无遗，顿时之间，全场采声如雷。

采声未落，惊呼又起，卢云身法凝住，骤然间空手出招，只见他右手高高扬起，将落未落，他手中虽然无剑，掌势却摇如海波，仿佛澎湃巨浪扑面而来，气势非常。

这招不是掌法，而是剑法，正是「昆仑十三剑」之一，“剑浪翻搅，瑶池碎波”。

再看他掌心暗藏罡气，凛冽凌厉，正是大名鼎鼎的「穿心剑蛊」，至于脚下则是暗藏连环勾，却是脱胎于「无双连拳」的旋风腿。

掌心暗藏罡气，凛冽凌厉，正是大名鼎鼎的「穿心剑蛊」，至于脚下则是暗藏连环勾，却是脱胎于「无双连拳」的旋风腿。

三招混一，浑然天成，彼此间搭配的天衣无缝。卢云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将对方逼入绝境。旁观众人大为惊叹，彩声喝的更响了。人人睁大了眼，都等着看林先生如何反击。

刹那之间，全场哗然，还没瞧见发生了什么事，场内人影已经分开。只见卢云满面惊骇，竟已急急后退一大步，离开林先生五尺以上。

一切妙招尽数止息，卢云面色铁青，微微喘息。旁观众人则是满面惊疑，不知林先生使动了什么仙法神功？竟有如此威力？人人呆呆看去，只见林先生扎马蹲步，左拳置腰，好似个江湖卖艺的老武师。只把右拳平举在胸，竟是一招「开门见山」。

全场都呆了，人人面面相觑，竟无一人出声喝彩。

天下最平庸的招式，便是这招「开门见山」。这招拳法便如武术里的「三字经」、「百家姓」，乃是孩童习武的启蒙功夫。可不知为什么，林先生一旦使出「开门见山」，却逼开了卢云。若非他退的快，胸口恐怕早已中拳。

这不是「智剑平八方」，这只是中规中举的「开门见山」。谁晓得这平平无奇的招式来到了林先生手中，却生出了这般匪夷所思的威力？全场鸦雀无声，人人都是惊疑不定。

卢云自己也是满心愕然，他心里明白，林先生的「开门见山」并没有运使什么内力，出手时方位也不精妙，时机更没有妙到颠毫。可不知为什么，林先生把门一开，竟如天外飞来一座山，仿佛神来之笔。卢云以掌中的「剑浪」与之相触，却给他架开了。拳头随即扑至面前，竟于卢云的种种绝招中突围而出，逼的他不得不向后退让。

双方三招相约，如今第一招已过，卢云却一无所获。毕竟这招「开门见山」稀松平常，江湖上谁不会使？若要以此看出林先生的来

历，自是万万不能了。当下叹了口气，拱手到：“林先生功夫神而明之，深奥非凡，末学佩服之至。”

一招平庸之至的「开门见山」，居然得回了「深奥非凡」之誉。旁观众人听在耳里，都觉得可笑滑稽。可回思方才那招「开门见山」得悬疑之处，却也无人笑得出来。

林先生殊无喜意，只合十欠身，说道：“卢知州不必客气，请进第二招吧。”

「招」字未出，猛见洞中沙尘飞扬，卢云又扑了过来。这一扑用上了雄浑腿劲，来势之快，已非肉眼所能追及。便算伍定远、伍崇卿见了，也要大为叹服。

虽然如此，卢云手上招式却慢得离奇。看那手掌斜斜晃晃，轻轻缓缓，却是「正十七」。

来势快而出手慢，身法紧而发力松，卢云学得很快，他这招一动一静，一刚一柔，混合了太极阴阳，已有「无极」道貌。

转看林先生，却还是慢吞吞打出一拳，正是那招「开门见山」。

卢云心下恼怒：“这人好大胆！我已拿出毕生绝学，他岂可如此怠慢？真以为卢某不敢下重手么？”

他毫不犹豫，举掌一拍，立时搭上林先生的拳头，正要顺势使力，让对方摔个狗吃屎，谁知「正十七」的切转手法使出，手上却感吃力极沉，竟然转之不动。

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要知「正十七」似圆实方。外柔内刚，只消对方出力时稍有摇晃，便算拳头里蕴含了千万斤的猛力，也要给卢云卸掉气力，是以长发大汉才给他摔上一大跤。

谁知林先生这一拳温温吞吞，竟然转之不动?

开门见山、不动如山，「正十七」练成以来首次被破，可林先生的拳锋却还稳稳送来。随时会击至中穴，卢云嘿地一声，无可奈何间，只得被迫收住了招式，后退让开。

转看林先生，兀自左拳置腰，右拳平举在胸，却还是把那招开门见山使完了。

全场都静了下来，卢云实在按耐不住，当即问道：“阁下的拳力何以如此沉重？莫非练过什么秘法不成？”

林先生收拳合掌，摇头道：“卢大人误会了，我这拳头根本没有运使内力。”

卢云心下一凛：“你没运力？那……那我为何转你不动？”

林先生淡然道：“因为我比你更正，所以你无法动我一分一毫。”

「啊呀」一声一语惊醒梦中人，全场哗然醒悟，卢云也是冷汗直流，方知奥秘如何了。

不知谁说过，天下高手只消动手出招，不论再快再强，只消有招可循，必然有其破绽，然则这句话真是大错了，有破绽的其实不是招式，而是发招的人，面前这位「林先生」就无一分破绽，纵使宁不凡出手，天隐道人亲至，也无法破解它的开门见山。

腰背挺直，不动如山，面前的这位「林先生」左半身收拳于腰，虚力以待，右拳却中宫直进，印堂、人中、气海、丹田，一线笔直而下，眼耳鼻喉心，诸大要害全给右拳守住，尤其发拳出动之时，他的站位仍与卢云中线相对，眼观眼、心印心，两人之间仿佛有条无形直线，这条线非但与了林先生的拳路全然相符，发劲时更没有一分一毫的偏斜晃摇，所以他借势站位，先破「剑浪」再破「正十七」一切原因都只有那个字、他比卢云更正。怎一个「正」字了得？这无懈可击的「开门见山」，当真是天上地下、绝无仅有，便算达摩老祖来使，怕也不过如此。

全场高手都懂了，秦仲海修心，伍定远锻体，卢云练气，宁不凡算术，这位林先生练得却是「势」。他出招时法度精严，身法之端正，便如书本上拓下来似的，也因焉这个「正」字，林先生的每一招，每一式，重心皆舆天地接合，卢云虽练有「正十七」心法，却又如何转得动整座天地？

卢云微徽叹息，心道：“今夜可托大了，我若带了长剑过来，岂会落得这般束手无策？”

正踌躇间，又听林先生微笑道：“卢知州，我俩已到最俊一招了。您还要试么？”

卢云默然半晌，道：“卢某鞠躬尽瘁，死而俊已。”

「天下五大宗师、心体气术势」，个中最为罕见的，便是这个「势」。似「林先生」这般出招法子，旁人纵是内力比他深、拳脚比

他快，也未必能赢得过此人。虽说如此，卢云还是表明了决心，他今夜来此动手，不是为了什么天下第一，而是为找出柳昂天的死因，正因如此，他绝不能罢手，否则终身都要良心不安。心念于此，卢云眼眶微红，双手握拳，便朝林先生大步走来。

旁观众人不乏高手，那鬼面怪客精通内家，长发大汉则是外门硬手，二人凝视着卢云的身法，也都在猜想他要如何出招。

卢云一身武功极为驳杂，早年从「武当掌门」元清的一本养生经书里自创心法，其后又蒙陆孤瞻传授「无双连拳」，自习卓临昭的「剑神古谱」，可说一身兼得数家之长，到得中年之后，又于水瀑里领悟天人妙化，创出了「正十七」的心法，至此已将毕生所学融为一体。倘若连区区一招「开门见山」也奈何不了?

日后却要如何行走江湖?

心念于此，卢云狂叫一声，再次朝对手冲来。这一扑用上了毕生功力，当真快愈飞鸟。林先生却只摇了摇头："知州大人，再快的东西，也有方位可循，你便再快十倍，于我也是一般。"

确实如此，脑袋跑得再快，一旦撞上了长剑，一样会死。只要方位给算中了，一切都枉然。

对方好言劝告，卢云却似吃了秤砣铁了心，只管向前狂奔。林先生笑了一笑，双膝微屈，左拳置腰，堪堪发出右拳之际，忽见卢云脚下急停，长袍一摆，左拳置腰，右拳也已扑面而来，众人一旁看着，顿时放声高喊："开门见山！"

「开门见山」对上「开门见山」，面对无懈可击的东西，唯一的破解法门就是「无懈可击」。双方拳对拳、心印心，卢知州对决林先生，谁才是真正的「无懈可击」，立见分晓。

你正我也正，你强我更强。「喝」地一声，卢云吐气扬声，腰颈胸腋四肢端正，林先生也是足眼身心五象精严，二人右拳对右拳，各处平生功力，谁的方寸先乱，谁便要大败亏输。

双方拳锋相对，谁也无法取巧，两败俱伤的时刻逼近，听得「嗤」地一声气响，林先生袍袖胀起，以内劲护住了拳头，卢云心下大喜："劈空袖劲！难怪这般功夫！原来是你！"

林先生被迫变招了，如此一来，开门就不是山，而是水了。卢云厉声道：“方丈大师！有僭了！”

对方拳锋已偏，机不可失，霎时间卢云化拳为掌，搭住了他的臂膀，圆劲一切一转，林先生终于被迫摇晃了。

「开门见山」被破，林先生所失虽只毫厘，其势却是一泻千里，只见卢云飞身跳起，趁着「林先生」立足未稳，一时双手如狂风暴雨而下。

劈劈啪啪声响不绝于耳，卢云拿出了毕生所学，粘劲、圆劲、刚劲、阴劲，当真是正奇互用，刚柔并济，不时还送上几个回风蹬腿，可怜林先生形势已失，但求能够站稳，哪还讲什么法相森严、气度沉稳？两人以快打快、见招拆招，看林先生手忙脚乱，已是支撑不住，此时再也使不出什么「开门见山」？招招都是深奥罕见的劈空拳。奈何招式越精，反而越挡不住卢云。

忽然间，场内两条人影分开，只见卢云收招止力，向后退了一大步，拱手道：“承蒙灵智方丈相让，得罪之处，还请宽谅。”

灵智名气何其之响，全场听入耳中，都是「咦」了一声，那长发大汉也是低声咳嗽，却只有鬼面怪客不动声色，想来早已得知「林先生」的真实身分。

林先生既给道破身分，也不再隐瞒什么，合十微笑：“卢知州后起之秀，武功果然非同反响，在下自叹不如。”

卢云摇摇头道：“方丈意在开示，不做求胜，何须多言胜负？”

这话发于肺腑。此番他与灵智过招，体会了天下武学的精奥，受益匪浅之说，谅非虚言。

其实卢云早该想到是他了，世上若非这位少林方丈，谁能把一招平凡无奇的「开门见山」使得如此出神入化？只是卢云过去与这位方丈不算相熟，二来加上十几年不见，乍然看到，自是打破了脑袋也想不出。

多年不见，灵智方丈变得俊美了，看他还俗蓄发，结了一头八角巾，当真又年轻，又好看，他见卢云反复打量自己，便只笑了一笑，拉住了卢云的手，道：“知州大人，让我给你引荐几位朋友……”说着

牵了长发大汉的手，微笑道：“这位便是当今西域第一高手，帖木儿灭里将军。先前镇守第二关的怒目金刚，便是他了。”

卢云打量对方的样貌，只见此人浓眉怒眼，五官豪迈，身材还比自己高了几寸，想起适才动手前景，不觉起了惺惺相惜之心，忙道：“适才那掌不曾打伤将军吧？”

灭里微笑道：“没事，在下天生耐打，越打精神越是爽利。”

都说不打不相识，卢云见他豪迈痛快，更感心仪，正要说话，却听灭里道：“卢参谋，其实咱俩早就见过面了，不知你记得否？”

卢云讶道：“我们见过面？”

灭里微笑道：“参谋若不健忘，自当想得起来。”

卢云听他以「参谋」相称，不觉又是一愣。想他这辈子干过不少差事，店小二、面老板、状元爷，无奇不有，可给人称作这个「参谋」，却只在西域和亲护驾之时。他心念微动，顿时恍然大悟：“是了！我在扬州见过你！你……你是公主殿下的护卫，对么？”

小年夜扬州夜渡，魔刀现身，当时黑衣人倾巢而出，围攻一顶华轿，那时卢云便会见到一条长发大汉，想来便是这位「帖木儿灭里」了。灭里见他记性颇佳，心下欢喜，道：“参谋所言不错。在下正是帖木儿汗国的护卫使官，此行奉可汗之命，特来护送公主返乡省亲。”

卢云讶道：“省亲？”

帖木儿灭里微微一笑：“公主思念父母，所以回娘家来了。”

卢云「啊」了一声，想他十年前九死一生，好容易把银川公主送到了西域，让她平安嫁人，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好日子。熟料十年之后，帖木儿灭里又把她送回了中原，只是看现下正统皇帝复辟、朝廷怒苍更是战火不断，还在此时回来，岂不是自找麻烦？

想起银川公主的和善，卢云不由有些怀念，叹道：“殿下她……她近况可好？”

灭里咳了一声，一旁灵智立时使了个眼色，道：“此事说来话长了，倒是这儿还有个老朋友等着见你。”

听得老朋友来了，卢云不觉微微一动，他急急转头去看，却见到那名鬼面怪客，想来这个「老朋友」指的便是他了。卢云皱眉道：“这

位是……”那人笑呵呵地道：“真是的，听了我的声音大半天，怎还认不出我来？难道以前候爷府上的事情，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卢云全身如中雷击，颤声道：“候爷府？你……你究竟是……”

林先生走了上来，附耳道：“他姓韦。”

卢云张大了嘴，只觉脑中嗡嗡作响，他猛地探手过去，扯下鬼面怪客的面具，这一望之下，非但让他心头大震，连贴木儿灭里也是吃了一惊。

歪曲丑恶的一张脸，给大火烧得不成人形，狰狞可畏，看来竟比之前的鬼怪面具还要怕人，卢云悲声道：“韦护卫，你……你的脸……”

鬼面怪客叹道：“永定河那夜一把火，把我烧成这模样。”

咚地一声，卢云双膝跪倒，抱住那人的腿，随即放声大哭起来。旁观众人满面错愕，都不知他何以如此失态，灵智方丈却摇了摇手，示意众人避开。

每人知道的，十年前永定河畔最后一别，柳门上下就此分崩离析，再也无法相会。

如今十年过去，孤独的旅人终于找到了他的同伴，在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当中，从此不再孤单。

第八章天机

眼看卢云泪流满面，已是泣不成声，韦子壮也不禁百感交集，他擦着眼角泪水，叹道：“起来说话吧。留得老命在，不怕没柴烧。反正姓韦的以前也不是白面小生，烧烂了脸，照样吃喝嫖。”

众人听他言语如此坦然，莫不暗自钦佩。一旁贴木儿灭里便弯下腰来，把卢云扶了起来。灵智取出了一条手帕，便让卢云擦脸。

卢云吹泪道：“韦大哥……你……你的家人呢？他们……他们还活在世上么？”

多年不见，卢云第一句问的便是这个。自让韦子壮大为感激，忙道：“你放心吧。那晚有人抢先一步，带着我的妻小离开北京。”

卢云大喜道：“是谁？”

韦子壮紧紧握住卢云的手，微笑道：“猜一猜吧，我为何会投入「义勇人」？”

卢云啊了一声，道：“是……是义勇人的首领救了他们？”

韦子壮哈哈一笑，却不多言，只搂住他的肩头，笑道：“先别说我的事了，倒是你呢？听说你这几日邪念顿生，已成武林第一采花淫贼了，是吧？”

卢云微微一惊，道：“什么采花淫贼？此话从何说起？”

韦子壮笑道：“据咱们义勇人的探子回报，好像有人拐跑了一位「苏夫人」，十来日里双宿双飞，把这美女糟蹋得十分尽兴，可有此事啊？”

卢云愕然道：“苏夫人？谁是苏夫人？”

韦子壮笑道：“苏夫人娘家姓琼。”

听得此言，卢云立时想起了琼芳，随即想起苏颖超，已是悚然大惊：“韦护卫，你……你可别胡说八道，我和琼姑娘萍水相逢，哪有什么私情？”

韦子壮嗔嗔笑道：“好吧，这桩公案暂且压下，倒是杨夫人的事情，却又是怎么回事啊？”

卢云喃喃皱眉：“杨夫人？……这又是谁？”

韦子壮道：“杨夫人娘家姓顾。今晚去布庄买布。”

卢云大惊失色，没想自己在宝庆布庄巧遇旧情人，却给察觉了。颤声道：“你……你怎么会知道此事？”

韦子壮笑道：“莫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据咱们义勇人的密探指出，听说卢大人的面担还弄丢了，是么？”

对方无所不知，无微不至，当真神通广大之至。卢云神色大窘，面红过耳，已是不知所措，韦子壮附耳道：“别难为情啊，你在水瀑里熬了十年，一点原阳未泄，难免神志错乱。我看你还是赶紧去宜花院消消火吧，别老是乱瞄人家的老婆，闹得京城妇女人人自危了。”

杨夫人、苏夫人，全成了枕边人，那是什么模样？卢云面色更窘，忙换了个话头，道：“韦大哥，你怎么知道我会京城来了？”

韦子壮想也不想，径道：“小武在扬州见到了你。”

卢云低声道：“小武？……是崇卿孩儿么？”

韦子壮笑道：“人家都二十来岁了，还说什么孩儿？”

他顿了顿，又道：“过年前小武去了一趟江南，恰巧在那儿遇上了你，此后消息传出，各方人马全知道你回来了。”

卢云点了点头，原来早在江南便走漏了消息。他沉吟半晌，又道：“我返京时曾在侯爷府上遇见一个高手，身穿黑衣，也是自称为「义勇人」，这人便是崇卿吧？”

韦子壮道：“没错，你一回京城，便成众矢之的。小武怕你遇上麻烦，便从红螺寺里悄悄跟着你，没想「镇国铁卫」还是抢先了一步，早派人在侯爷府里守株待兔。”

卢云叹道：“这话倒是，我在侯爷府见到了胡媚儿，她给了我一封信，劝我留在京城当官。”

“当官？……”韦子壮哈哈大笑，“当你个屁官！你还以为是中状元、做翰林么？还不是要你替客栈跑腿？”

卢云愕然道：“客栈？什么客栈？”

灵智解释道：“客栈就是「镇国铁卫」的别号。旗下共有六名账房。今晚你遭遇的人马，便是四当家金凌霜的手下。”

卢云醒悟道：“原来如此，那……那胡媚儿呢？她是几当家？”

话声未落，便听韦子壮嗤之以鼻：“什么年头了，还轮得到她出头？告诉你，这几年胡媚儿已成了低三下四的丫鬟，专给人家带孩子啦！”

卢云吃了一惊，他今夜虽曾与胡媚儿会面，却没听她提及此事，忙道：“她……她成了人家的丫环？你……你听谁说的？”

韦子壮冷冷地说道：“听谁说的？你去问伍定远的老婆，不就明白了？”

卢云愕然道：“艳婷？她……她收了胡媚儿当丫头？”

韦子壮道：“当然是她了。若非是她？谁敢把这妓女留在身边？”

卢云忖想半晌，道：“不对啊……这……这艳婷不是和胡媚儿有仇么？为何要收她当丫鬟？”

韦子壮嘿嘿笑道：“你说反了吧？若非是想报仇，又何必收来当丫鬟？”

听得内情如此，卢云不由也恍然大悟了。现世报、来得快。当年「百花仙子」辣手害死张之越，下手凶毒，谁知今日自己却落到了艳婷手中，这几年想必饱受折磨，落得生不如死了。

想起自己与胡媚儿的情分，卢云微起不忍之意，道：“真是生受她了。”

韦子壮骂道：“生受个屁？看你没见识，你怎不想想，这姓胡的以前陪谁上床？”

听得韦子壮说话难听之至，卢云不由咳了一声，喃喃地道：“是……是江充，对么？”

韦子壮冷笑道：“懂了吧？当年艳婷抓住了胡媚儿，本想拿来大卸八块，做成人干什么的，谁晓得这妓女在江充身边混的久了，早学得一身吹捧功夫，一见艳婷的面，登时拿出了毕生本领，把她捧上了天，肉麻无比。这艳婷也是个天生下贱的，见得胡媚儿这等马屁人才，怎舍得杀她？现下这两个女人一个烂、一个贱，蛇鼠一窝，弄得京城里妓院也似，臭不可闻哪！”

这韦子壮给烧烂了脸，性情与当年大不相同了。看他满腔的愤世嫉俗，说起话来非「烂」即「贱」，只不知他何以这般痛恨艳婷，竟也把她骂的如此不堪。

念在武定远的情分上，卢云登时叹了口气，挥了挥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众人闲聊几句，眼看众汉子解下了面具，各自收拾刀剑道具，想来是要离开了。卢云忙道：“韦大哥，你……你会带我去见崇卿吧？”

韦子壮道：“别急！我一会儿先带你拜见咱们首领。到时再听他吩咐。”

卢云愕然道：“你们首领？他……他和崇卿有何干系？”

韦子壮道：“他是崇卿的朋友，平日小伍若是遇上了麻烦，必然向他求援。”

卢云点了点头，方知崇卿与「义勇人」渊源极深，低声又问：“韦大哥，我……我看崇卿身上也有个印记，他……他也是「镇国铁卫」

的人么？”

韦子壮叹道：“是啊，他十四岁那年性情大变，从此与咱们首领结交，也开始发愤练武。一年之后，他便投入了「镇国铁卫」，成了客栈的「龙影太子」。”

回思崇卿的凶恶嘴脸，卢云不由长叹一声，道：“这孩子……这孩子究竟是怎么了？为何变成这模样？”

韦子壮道：“你想得知内情，自己去问武定远。”

卢云愕然道：“定远？他……他知道儿子投入「镇国铁卫」？”

韦子壮道：“我已经说了，这事你得自己去问武定远。”

卢云愕然道：“为什么？”

韦子壮道：“有些话外人不好来说。你得自己问他。”

卢云心下一凛，已知此事涉及了伍家得隐私，方才不足为外人道。他深深吸了口气，又道：“韦大哥，你……你们知道我掉入了白水大瀑布？”

韦子壮叹道：“当然知道。那年胡媚儿回到了北京，带回了一柄剑、一个小婴儿，却没有见到你卢大人的影踪，谁不晓得你出事了？”

听得「小婴儿」三字，卢云等时跳了起来，慌道：“等等！阿秀！他在哪里？你们有谁知道？”

卢云与胡媚儿相会之时，便曾向她打听阿秀的下落，谁知这女子却板着冷冰冰的脸，把自己毒咒了一顿，至于阿秀是死是活、人在何处，却是只字不提。此时卢云关心情切，嗓音竟然微微颤抖，就怕阿秀有了什么万一。哪知众人看入眼里，却只眉来眼去，嘴角都挂着笑。

卢云见他们神色如此，心里更加慌张了，正要追问这孩子的生死下落，却听洞穴极远传来轻轻一响，似有什么人潜进来了。这声响虽然低微，却瞒不住众高手的耳去。灵智颔首道：“金凌霜要攻进来了。”

韦子壮嘿嘿冷笑，道：“客栈的狗腿子又来啦？他奶奶的，大家先换个地方说话。甭跟他们罗嗦。”

正要转身离开，却给卢云拉住了，焦急道：“先别走，你……你跟我说，阿秀……阿秀他还活着吗？”

眼看卢云又惊又怕，目光中满布自责之色，就怕阿秀早已不在世上了。灵智抚了抚他的背心，安慰道：“放心，神秀极好。他活泼健壮，早已长成一个大孩子了。”

卢云眼眶一红，低声道：“他……他在哪里？我可以见到他么？”

灵智微笑道：“跟我们来吧，见到了义勇人的首领，即便什么都明白了。”

说话间，洞穴里脚步声渐渐逼近，只在百尺之外，韦子壮立时吹熄了灯火，道：“大家跟我来。”

在场高手极多，除了卢云，韦子壮之外，尚有帖木儿灭里，灵智方丈等人，自不必畏惧「镇国铁卫」。只是此行既是为与义勇人的首领会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也不必节外生枝。

众人由韦子壮领队，一路向洞穴深处而去。沿途经过，每隔几尺便见一个坑道，这地底水脉错综复杂，竟如迷宫一般。众汉子却是熟门熟路，一路左拐右转，想来都走惯了。卢云看着，便道：“韦大哥，你们平常都躲在这儿吗？”

韦子壮道：“地上一切，全是「镇国铁卫」的地盘，地底九幽之处，却是咱们义勇人的巢穴。”

卢云点了点头，又道：“他们……他们没派人进来搜捕吗？”

韦子壮冷冷一笑：“你以为我的「夜行刀」是练来干啥的？”

卢云微微颔首，十年不见，韦子壮武功大进，早已脱出当年「八卦游身掌」的格局，武功比之当年强了何止一倍？想来「镇国铁卫」若是硬闯进来，必有无数陷阱暗器伺候，当是伤亡惨重了。

卢云又道：“你们是怎么找到这水道的？”

韦子壮道：“正统元年夏，全京水井一起干枯，半年后，邻近各省也受波及，大家都说这是天罚，怪得离奇。咱们首领精通风水堪舆之术，于是率先潜入井中，察看地底水脉动向，这便给他找到了这个栖身之所。”

卢云楞了楞，道：“什么？你们首领精通风水？”

灵智接口道：“没错，义勇人的首领熟知风水，除此之外，他还精通奇门遁甲，五行生克之术，算是一位奇人。”

卢云忙道：“大师也会看面相么？与这位首领相比，却是谁高谁低？”

灵智叹道：“知州这是折煞我了。在下虽略知命理，可要与人家的道术相比，却如初出茅庐，相距岂能以道理计？”

灵智精熟命理，当年曾预见武定远日后的富贵极品，根底自当不俗，谁知却出此自谦之词？卢云颇有不信之意，便道：“这人高姓大名？可否赐予在下知道？”

韦子壮咳了一声，欲言又止间，却听灵智坦然道：“不瞒知州，这位首领姓祁，人称祁郎中便是。”

卢云听这名字耳生，便只微微皱眉，道：“我……我以前识得这人么？”

灵智还未回答，韦子壮便又急急转了回来，大声道：“方丈，够了！别再跟他说了！”

卢云疑惑道：“韦大哥何出此言？莫非你信我不过？”

韦子壮哼道：“你这人一向守不住秘密，还是少说为妙。”

卢云气往上冲，大声道：“什么话？卢某此生讲信重义，岂是通风报信之人？罢了！罢了！我走便是了。”

说到气愤处，袍袖一拂，转身便走，韦子壮吓了一跳，忙拉住了他，慌道：“干什么！干什么！几年不见，一句话便得罪你啦？”

卢云满心不快，仍不愿说话，灵智便安抚了：“知州别动怒，其实韦先生也是好意。想你秉性忠良，本事又高，当然不受威胁利诱，可一旦你的亲人受了挟制逼迫，阁下却该怎么办？”

灵智不愧是少林方丈，一语便道破了卢云得弱点。想他天性刚强，纵给千刀万剐，亦能守口如瓶。可若有人抓住了他的至亲至爱，稍加折磨拷打后，恐怕卢云便要慨然赴死，任其摆布了。想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别让他得知为妙。

卢云想想不错，便也叹了口气，道：“也罢，不问便不问，那他为何要见我？”

灵智道：“你能应验他卜出来的最后一卦。”

卢云大吃一惊，反问道：“最后一卦？”

灵智淡淡的道：“他相信这场历时十年的大战，终会在你的手上结束。”

卢云更吃惊了，慌道：“什么？”

韦子壮咳道：“大师，拜托你少说两句，别吓跑他了。”

今夜入洞以来，韦子壮始终神神秘秘，看他欲言又止的模样，八成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卢云满心疑惑，脚步便慢了下来，灵智便又安抚道：“卢大人放心吧，这位「祁郎中」并非什么牛鬼蛇神，他之所以会给人称为「郎中」，纯是因为他是个大夫。”

卢云愣道：“大夫？他……他不是熟知风水吗？”

灵智微微一笑，道：“卢大人，医理之上，还有一层道理，你晓得是什么？”

卢云茫然摇首，意示不知，灵智便自问自答了，含笑道：“命理。”

卢云愕然道：“命理？”

灵智微笑道：“这位首领同知州一般，也都是聪明绝顶的人。他凭着一本经书入门，无师自通，练成了世上罕有的针灸术，熟知人身一切气血循环。不过他看诊时却发现了一些奇事，有些病人看似给他治好了，可不久便即复发；有些病人看似沉疴难起，药石惘然，谁知久而久之，却能不药而愈。于是他便懂了，原来医理之上，还有一层道理。”

卢云啊了一声，道：“便是命理么？”

灵智含笑道：“没错。人的寿算其实都已经注定好了。他们的生老病死都有一层因果，倘使参不破这层道理，纵使知其病灶，竭心诊疗，至多只能医一时，却也不能医一世，医之何用？于是他便以医理为根基，开始钻研命理。”

卢云听出了兴趣，忙道：“何谓命？”

灵智道：“命者，先天之性也，形于内为「气」，形于外为「运」，气衰而运衰，运衰而命竭，故良医为人把脉，不只观脏腑，查气血，也往往趁机观看病人的手相面相，以名其一生之荣枯。”

卢云叹道：“大师所言，已是巫医之道了。”

灵智微笑道：“殷商远古之时，医巫本为一家，何足为怪？”

卢云饱读经书，自知殷商时医者必也占卜，故称巫医。这些人焚烧龟甲以测吉凶，渐渐才有日后的易经命理。他点了点头，又道：“听大师如此说来，此人医术之精，莫非还强于青衣秀士了？”

灵智微笑道：“青出于蓝而青于蓝。青衣秀士的医术是九华祖传，仅能治一时之病。义勇人首领的针术却更胜一筹，能治一世之患。”

「青衣秀士」便是今日怒苍的总军师，昔日他曾求道于九华，医术精湛，天下无双，谁知竟有人自称本领强过了他？卢云沉吟半晌，又道：“也罢，这命理又与风水何关？”

灵智道：“医理之道，可测常人一时之荣枯；命理之道，可知凡人一世之吉凶；至于风水地理之道，则可察一家一姓、上下三代之兴亡。”

卢云哦了一声，道：“这么说来，风水便是最高的学问了？”

灵智摇头道：“风水之上，尚有一理，便是天理。此理隐藏于星象之中，若能洞之察之，可测天下之动静。”

卢云微微一惊，方知这义勇人的首领非同小可，竟是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忙道：“如此说来，这人能预知天机了？”

灵智微笑道：“知州果然聪明。医理治一时之疾，命理治一生之病，地理则能治五湖四海、山川百岳之患，到得三者俱精之日，便能为天下把脉，此即太平之术也。”

命理、地理、天理，合称「三元」。天下儒生所求无多，但盼处世以智、修身以仁、立心以勇，此为「三达」之境界。然而三达再高，探究的也只是君子立身的道理，是以道家羽士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观察命理内在，外观五湖四海，到得至高境界，便能仰视星象，探究天机，从而找出「天地人」三元之法，号称术数。

卢云是孔门儒生，少语怪力乱神，思索半晌，却又不置可否起来，道：“大师不是学佛之人么？岂能谈这些玄学命理？”

灵智笑了笑，欠身道：“知州责备的是。我辈学佛之人，种三世之因，求今世正果，本不该谈这些术数。不过在下先天有个智慧障，故也沾了些旁门左道。”

佛法慈悲，只论后天修行，不信先天之命，卢云虽是儒生，亦知其详。灵智见他有些不以为然，便道："知州本乃绝世之才，若有心探究天命，我愿倾囊相授。"

卢云早年在顾嗣源府上常书僮时，也曾一度动念求道，这番话若在他年轻时听来，自当怦然心动，可此时人过中年，爱的怨的、悲的喜的，都不会再变了，他轻轻叹了口气，道："天命与夫子之道，不可得而闻也。"

灵智微笑道："轮回六道、看似无常，实则有其恒常。知州本乃上智之人，难道不想探究自己的天命？"

卢云摇头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纵知天命，又如何？"

这话脱自论语为政第二篇，意思是说一个人心里若没了善念，纵使衣冠楚楚、知书达礼，还不是个斯文败类？卢云以此明志，自也表明对天命的看法。

灵智听他屡番推托，不由哈哈笑了："孔子曾说：「君子三畏」，看来卢大人也如孔夫子一般，同样畏知自己的天命了。"

闻得此言，卢云全身震动，竟然答不出一个字来了一直以来，卢云都不想回到京城，其实理由只有一个，他害怕得知自己的「天命」。

天命者，宿命也。千万年来，世间万物哪个每不是强者生、弱者死，这「优胜劣败」的至理，正是谁也逃不掉的宿命。即便强如「秦皇汉武」，若想成功立业，一匡天下，也得顺着这条路来走。一旦背叛了这层至理，纵以孔夫子之贤、孟夫子之能，也要落得一事难成、抑郁而终。是以孔夫子曾说：「君子三畏」，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个恐惧，便是「畏天命」。孔子五十才知天命，当他得知此生宿命的一刻，称作「仲尼泣麟」。七十长者，闻子路死于道，竟痛苦滂沱而若不自禁，感生不逢时，死不得所，悠悠乱世，吾心已孤，吾命将绝，这就是孔子最后的「天命」。天道无亲，以强者为亲。在这残忍的人世间，连孔夫子也不禁落泪了，故而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佛家说：「转世轮回」，各门各派都懂了上苍的本意，却只有儒生不懂。

几千年来，他们既不懂顺天应人之法，也说不出什么转世轮回的奥秘。他们不断鼓舞自己的士气，总说天下无道，他们便要「替天行道」，上天无心，他们便要「为天地立心」，然而逆天而为的下稍，却只有无语问苍天。

念及顾嗣源之死，卢云以袖掩面，泪水竟是夺眶而出。灵智猜到了他的心事，轻声劝道："卢大人，轮回六道，自有其因果，你若想闯出一番事业，便得顺著上天的心意行事，知道么吗？"

卢云拭泪哽咽："上天的心意？那是什么？"

灵智道："不妄度，不疑心，你只要虔诚恭敬，自能体会我佛指引你的道路。"

闻得此言，卢云默然半晌，轻声道："大师，谢谢你的开示。不过我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选了一条路。"

灵智楞住了："什么路？"

卢云没有回答，他低着头，默默无语，那身影虽然孤单，却也隐隐告诉了灵智一件事。

根本没有回头路，十年之前，卢云就已经做出了抉择，他一定会把这趟路走完。

甬道里一片寂静，人人各怀心事，谁也没吞齿。良久良久，眼看灵智还想再劝，卢云便打断了说话，轻轻道："大师，别老提我的事，倒是你自己尼？你这几年究竟发生的什么事，怎么江湖上都说你失踪了？"

灵智微微叹气："怎么？还有谁在找我么？"

卢云道："我曾在永定门一带见到灵音大师。他一直在寻访你的下落。"

少林四大神僧，合称「智定音真」，卢云曾在京城一处陋巷遇见灵音和尚，曾听他提起往事，好似十年前灵智方丈不告而别，就此失踪，谁也不知他的下落。殊不知当年的方丈其实早就返回了北京，他便是面前这位温文儒雅的「林先生」。卢云轻声道："大师，你这几年究竟去了哪儿？可以说说么？"

灵智回思往事，饶他五蕴深藏，四大皆空，还是不免怔怔叹了口气："实不相瞒，正统元年春，我从少林寺后山出发，一路去了西

域。”

卢云愕然道：“西域？”

灵智拍了拍帖木儿灭里的肩头，叹道：“这十年来我托态在帖木儿汗国治下，直到去岁方才回来。为免走漏风声，我不得不蓄发还俗，改回俗家姓氏。”

卢云微微一凛，忙道：“大师，你……好端端的，为何要远走他乡？”

灵智轻轻地道：“十一年前，我获知了天机。”

卢云惊道：“天机？”

灵智叹道：“天机者，不可泄漏之事也。自从得知天机后，我晓得自己大祸临头。为免连累同门，不得已而离寺避祸。”

灵智见识之高、武功之深，可说天下罕见，若连他也觉得自己处境堪虞，足见这「天机」何其隐讳，却又何其重大。卢云微感悚然，忙道：“大师，到底这天机是什么？”

灵智道：“天机就是预言。”

卢云愕然道：“预言？这……这是从那儿生出来的？”

灵智道：“景泰朝最后一年，怒苍群雄曾至我少林拜山，卢大人想必还记得此事吧？”

卢云颔首道：“我知道。这是为了天绝大师羁押「潜龙」一事，对么？”

听得「潜龙」二字，灭里脸色大变，韦子壮也是咳了一声，灵智却是容情如常，道：“没错。那年怒苍山克将复兴，朝廷里也是暗潮汹涌，我担忧大战将起，便去丹阳小镇拜访一位前辈。”

卢云沉吟道：“前辈？哪一位前辈？”

灵智道：“我去见宁不凡。”

卢云啊了一声：“宁不凡？他……他不是退隐了吗？”

灵智叹道：“他之所以退隐，其实就是因为知道得太多。那时天下气运将换，我猜测他晓得一些内情，便想过去探听，谁知此人守口如瓶，我与他谈了良久，不得要领，便闷闷而归，没想回程时却大有斩获。”

卢云微微一凛：“大师见到了什么？”

灵智道：“回程路上，我遇见了一个人，他对我占卜了四卦，语言十年后即将发生的四件大事。”

卢云闻言大惊：“此人是谁？”

灵智叹道：“这人便是今日义勇人的首领。”

古来便有所谓「卦象识言」，如烧饼歌，推背图等等，莫不是推测百年千年大事，只没想早在十年前，便有人预测了今日之事。卢云深深吸了口气，又道：“他——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灵智道：“第一卦是神僧之死，第二卦是景泰覆灭，第三卦则是天下大旱。”

听到此处，全场都缓下脚来了，卢云颤声道：“神僧之死？这位神僧就是——就是天绝大师么？”

灵智叹了口气，微微颔首。

十年前景泰覆灭，正统复辟，朝廷大臣接连垮台，此后文杨武秦翻脸成仇，观海云远也分崩离析，至今仍无见面余地，这一切追根究底，全起源于天绝之死。

满场静默之中，只听灵智叹道：“想我自己也是命理术士，当是听的识言光怪陆离，便只一笑置之，事后我返回寺中，不及一个月，少林怒苍便已开战，其后我天绝师叔一死，应验了第一卦，我才醒悟过来，方知这个卦象全是真的，即将一一发生。”

卢云心下骇然，忙道：“那——那后来呢？大师可有应变？”

灵智幽幽的道：“也许是造化弄人吧，那时我天绝师叔已死，局面已不可为，我想起剩下的预言，自是惶惶不可终日。我反复忖想后，便决定找上伍定远，盼能与他联手。”

卢云惊道：“定远？你找上了定远么？”

灵智叹道：“伍定远三奇盖顶，能应验命理中的九五龙飞之卦，正道中人若能托庇在他的羽翼下，自能扭转干坤。可惜他并无远见，一听事涉朝政，便已掩耳疾走。”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伍定远是顺势而起的豪杰，却非扭转时局的英才，灵智找上了他自如缘木求鱼。卢云情知如此，只得叹了口气，道：“后来呢，你怎么办？”

灵智道：“伍定远拒绝了我，可这些卦象却一一逼近。我长考数日，虽知天意不可为，却还是决定上干天和，做出最后一搏。”

卢云颤声道：“最后一搏？你——你做了什么？”

灵智道：“你可知道，永定河畔那一枪——你——你说的是——？”

灵智叹道：“想起来了么？十一年前，有人在永定河畔策动了一场刺杀，险些将柳门第一大将杨肃观射死，你可晓得这是谁下的手？”

卢云颤声道：“就是——就是大师你么？”

灵智道：“没错。当时出手射杀杨肃观的，便是区区在下。”

十年前杨肃观兵败少室山，四面楚歌，先是忤逆了景泰皇帝，惨遭格籍为民，其后又在永定河畔给人刺杀，从此坠入滔滔河水，不知所踪。当时卢云潜心推想，本以为这是江充所为，抑或有人揣应上意，这才策动暗杀。没想此事与大臣一概无涉，竟是他的同门师兄，灵智方丈所为？

卢云越想越是骇然，忍不住便向后退开了了几步，颤声道：“大事，你—你为何要开枪打他－－他－－他是你的师弟阿－－”

灵智道：“卢大人，你可知义勇人的全名叫做什么？”

卢云茫然摇头，却听韦子壮接口道：“反杨十大臣，善穆义勇人。”

卢云愕然道：“反杨？”

灵智道：“正是反杨。昔日江刘柳三大派中，以刘敬最为把细，城府也最厉害，偏偏此人死得最早，待到我天绝师叔再死，整个景泰王朝已是覆灭在即，当时情势危急，江充，柳昂天都已束手无策，我再不先下手为强，谁能扭转大局？”

卢云颤声道：“且慢，景泰朝覆灭，这——这和杨肃观有何干系？”

灵智淡然道：“卢大人，你知道正统之宝是怎么现身的？”

「正统之宝」卢云几乎要跳起来了，他满身急汗，颤声道：“就是那块传国玉玺么？”

灵智叹道：“你说对了。这正统之宝本是朝廷二十四玺之首，传说它于武英十五年失踪，落入也先可汗之手，其后也先覆灭，这块玉玺还是不见踪影。也因这般神秘，当年正统之宝现身禁城，人人都说武英皇帝即将复出，立时让景泰皇帝大乱阵脚。”

当年景泰皇帝所以一败涂地，正是因为自乱阵脚。他先废江充，后诛柳昂天，剪除自己的羽翼之后，却把兵权扔给一群小人，抚今追昔，这一切的丧心病狂，竟是给那方玉玺逼出来的。卢云颤声道：“如此说来，那——那块正统之宝——其实是杨肃观找出来的？”

灵智淡淡的道：“答对了，自从我在永定河畔失手，他便拿到了正统之宝。”

卢云喃喃愕然：“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灵智笑了一笑，道：“卢大人，这得问你了。”

卢云更为惊讶了：“问——问我？”

灵智道：“当年我天绝师叔圆寂之时，你可有听到什么遗言？”

卢云全身大震，当年天绝神僧身死之时，他曾随侍身侧，便也得知“金水桥畔龙吐珠，少林佛国大旱年”这两句识言，那时秦仲海千般告诫，要自己万万不可外传，否则天地会有大变动，此刻听灵智再次提起此事，竟如五雷轰顶，茫茫然不知所措。

灵智道：“玉玺现世后，情势急转直下，我明白新皇复辟后，中原已无立锥之地，便连夜潜逃西域，义勇人的首领也被迫转往地下，其后他以柳昂天的名义号召朝廷义士，歃血为盟，合称「反杨十大臣，善穆义勇人」。”

说着朝韦子壮望了一眼，道：“当时这位韦君已然入会，说起善穆这两个字，还是他出的主意。”

卢云越听越感惊怕，方知这场政变其实早有迹象可循，只是各方势力事前一无所悉，上起江充，柳昂天，乃至于景泰皇帝自己，竟是前后摔入谷底，无人能逃脱劫难，可此事真是杨肃观所为么？他与武英皇帝毫无渊源，为何要下这个毒手？

正骇然忖想间，忽听韦子壮道：“卢云，你已经见过大掌柜了吧？”

想起那位大掌柜，卢云全身冷汗不觉涔涔而下，便点了点头，韦子壮又道：“听说你和他动过了手，是么？”

卢云叹了口气，再次点了点头，韦子壮道：“你打赢了么？”

闻得此言，卢云竟是无话可说，连头也没法点了。众人看在眼里，都晓得他输的极惨，灵智道：“卢大人，你和他动手时，身旁定有同伴在场？是么？”

卢云低声道：“是，除了崇卿之外，尚有点苍山，华山，神刀门的几位朋友，此外尚有一位蒙古高人——”

灵智打断了说话，道：“结果这些人全都帮不上忙，凡给对方拿来运用了，对么？”

卢云呼吸微促，低声道：“大事，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灵智微微苦笑，道：“诸位朋友，你们听过六道轮回么？”

「六道阵」名气何其响亮，武林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众人纷纷点头：“听说这阵法是少林寺镇寺之宝，是么？”

灵智叹道：“没错，我少林共有五套禁传神功，相传五大邪功若能以佛门心法引领，便能返邪归正，成为一套无敌阵势，这便是六道阵的由来。不过长老们言之凿凿，实则寺中首脑心里都清楚得很，这传闻是假的。”

“假的？”众人瞠目结舌，喃喃问道：“此话怎说？”

灵智道：“禁传神功太独太专，便算以易筋经，达摩心经引领，彼此也还是难以搭配，在我年轻之时，就从未见过寺中长老演练过这套阵法。”

卢云起疑道：“这——这阵法和我今夜的遭遇有关么？”

灵智摇头道：“当然有关，在我天绝师叔闭关前，这阵法本是拿来吓唬外人的，只能算虚言空谈，不过在我师叔闭关二十年后，六道轮回却是真有其事。”

众人茫然道：“何以如此？”

灵智叹道：“他找到了一个心法，世称天决。”

卢云跳了起来，大惊道：“天决？”

灵智叹了口气，道：“我天决师叔是不世出的武林怪杰，他费了二十年功夫，总算找到了一套统驭之术，可以分化旁人的真力，也可以纠结众力，使其秉承上意，万众一心，共抗强敌。这套分合心法，便是我少林最后一套禁传神功，天决。”

武林没有必胜的武功，却有一套必胜的阵法，这便是六道轮回，有人说这传闻是假的，有人说是真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想到天绝僧其实早已跨过了最艰难的一步，创出了精微奥妙的天诀。

今夜卢云给大掌柜压着打，全然还不了手，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内力不及此人，而是对方的心法前所未见，好似足以统驭天下一切内力，方才让他身陷重围。他低头忖想，忽地骇然道：“等等！天绝大师只有一个弟子，这么说来，这位大掌柜便是——便是——”

灵智叹了口气，正要回话，忽听甬道深处传来低语：“天听自我听，天视自我视——神剑主人——君临天下”

忽然间，地道深处仿佛飘起了阵阵鬼哭，让人大感阴森，卢云满身惊惧，看他今夜才与「大掌柜」动过手，自也听过此人说话。看过适才那嗓音无喜无怒，平平淡淡，竟与那「大掌柜」好生神似，灭里握紧双拳，正要上前察看，却给韦子壮拦住了：“没事，是自己人。”

闻得此言，卢云如何肯信。一旁帖木尔灭里也犯上了疑心，立时道：“林先生，究竟怎么回事？”

灵智道：“别担心。方才说话的那位，便是义勇人的首领。”

灭里一脸错愕，正要把话问个清楚，韦子壮却矮下身子，率先从一条水道爬了进去。

眼见灵智尾随而入，众汉子也跟着走了。卢云与帖木尔灭里互望一眼，终究还是一先一后爬了进去。两人爬不数尺，穿过了洞穴，眼前豁然开朗，此地竟是一座极空旷的大洞穴。

卢云游目四顾，只见灵智等人都到了，但见洞中放置了十张空椅，当是义勇人首脑平日聚会之所。再看正前方，却有一座布幔，灯光于后隐隐透出，仿佛便是皮影戏的台子。两旁分站八名汉子，人人腰悬钢刀，手提孔明灯，想来是部属之类。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道：“劳烦诸位嘉宾远道来此……敝会上下，感激不尽。”

来人说话迟慢，带着浓浓的陕甘口音，卢云一听之下，不免又吃一惊：“定远！是你么？”

这说话声纯是西北腔，一字一句都与伍定远极为神似，卢云惊疑不定，正要朝布幔靠近，忽然洞中灯火全熄，什么也瞧不到了。

黑暗袭来，猝不及防，卢云大为错愕，正要提声喝话，却给韦子壮拉住了，只见他竖指唇边，摇了摇头：示意自己稍安勿躁。

正看间，那布幔慢慢亮了起来，只见光芒幽幽暗暗，映出一个人影，想来便是义勇人的最高首脑了，听他淡然道：“方丈大师，十年前匆匆一别，没来得及给您饯行，说来真是失礼了。”

“使君不必客气，在下此番归国，尚望使君多方相助。”

帘幕后的影子动了动，道：“这个自然。倒是大师今夜与卢大人较量武功，不知胜负如何？”

灵智道：“卢大人临敌经验虽浅，内力却是深厚至极，远胜于我。”

那首领道：“比之天绝神僧如何？”

灵智道：“以内功而论，卢大人呼吸漫长，在下闻所未闻。纵是我天绝师叔在世，也要自叹弗如。”

卢云一旁听着说话，已知灵智真是受人委托，方才来试探自己的武功。只不知这首领究竟是什么来历，卢云便只静立一旁，且观其变，又听那首领又道：“站在那儿的壮士，可就是银川公主的护卫官，帖木尔灭里将军？”

灭里双手交叉胸前，躬身道：“不敢。正是小可。”

那首领道：“听说你家娘娘和「大掌柜」办事去了，可有此事呀？”

灭里欠身道：“使君无所不知，小可来此，正是想请使君指点此事。”

那首领笑道：“我能指点你什么？公主床上功夫如何，只能问「大掌柜」了，却问我做什么？”

卢云闻言大怒，厉声道：“你说什么？”正要上前理论，却给韦子壮抱住了。

“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啊。”那个首领哈哈大笑起来，道：“卢大人，学学人家灭里将军吧，看人家不愠不火，多好？比起那个猴急好色，把公主死命来抱的卢老哥，可真是强得太多啦！”

卢云越来越为，怒之极矣。却反而沉静下来了。道殪相望：“韦护卫，请你把崇卿叫出来，我有几件事相询，问过便走。”

韦子壮又惊又怕，陪笑道：“卢知州，稍安勿躁，给我点面子……”卢云见他不肯，只把袍袖一拂，沉声道：“也罢，我走便是了。”

正要迈步离开，却听那首领淡然道：“卢云……听不懂我的说话么？可要我换个嗓音啊？”

对方退去甘陕土腔，成了一口卷舌官话，隐隐带了些山东乡音。卢云听着听，不觉心下一凛，这才发觉这是自己的说话声，看来这人竟有百变邬舌，不只能学伍定远说话，尚可仿世间一切声腔，这份口艺之精，当真是匪夷所思。

卢云定了定神，收起了小觑之心，道：“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四下孔明灯尽数暗淡，布帘上照出红光，映出了五个字，正是「善穆义勇人」。

先前听灵智提起，这人好似姓「祁」，中因精于声术，便给称作「祁郎中」，却不知为何这般藏头露尾，躲于暗处？卢云深深吸了口气，道：“阁下夜半召我前来，想必有话要说吧？”

“可不是么……”帘幕后响起叹息声，倏忽之间，那叹息渐渐低沉，好似消逝了青春，化为无尽苍老，转眼成了个古稀之人，听他浑浊叹气：“卢云……我曾仔细想过……该如何让你得知这十年来天下发生的种种大事……我思来想去，决意这般做……”

猛听「当啷」一声响，一名汉子抛出了东西，坠到了地下，卢云低头去看，脚边却是一面铁盾牌，擦得油亮精光。卢云微起纳闷，不知对方有何用意，韦子壮便拾起了盾牌，交到卢云手中，道：“你仔细瞧瞧，便知咱们首领的用意。”

卢云打量手中盾牌。只见迁徙内面刻了一行小字见是“景泰十年，工部监造”，其下另有一行刻字，见是：“陕西提督本营器械”，忽地醒

悟道：“景泰朝的东西？”

那首领转为苍老，说话也缓慢许多，听他道：“别说什么景泰……用咱们正统朝时兴的话来说，这叫「江朝旧货」。”

卢云多年历练，自知打仗须得兵员，粮饷，将才，器械，缺一不可，其中兵卒粮饷皆由「兵部」统筹，刀剑弓矢却由工部的「军器局」监造，验收之后，方由兵部派必各地守备。看这面盾牌的形制，当是「太子太师」江充主政时所监造。

卢云道：“这陕西提督……可就是那个江翼吗？”

那首领叹道：“说对了。江家三兄弟，老大早死，老二自杀，就只剩这个三弟还活着。”

卢云沉吟思索，不知对方为何交给自己这面盾牌，正猜想间，忽见一名汉子手持钢刀，缓缓来到卢云面前，他躬身行礼，必恭必敬，忽然把手一提，钢刀竟已直劈而下。

卢云嘿了一声，不知他想干么，忙提起盾牌，直迎而上，猛听「当」地一响，火花飞射，手上盾牌竟给砍出了一道缺口。卢云心情不悦，索性把盾牌扔到了地下，正要空手接招，那汉子却已躬身退让，道：“得罪。”

说完转过刀柄，恭恭敬敬奉了上来。

看那汉子前倨后恭，葫芦里不知卖著什么药，眼见灵智、韦子壮等人都微微颌首，料来必有深意，卢云微微沉吟之下，便也把刀接了过来，忽然之间，手上一沉，这才惊觉这柄刀份量极沉，至少重达五十斤。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当下仔细把玩这柄刀，只见此刀长约三尺，依形制来看，当是军中惯用的步战大刀，只是份量却重了一倍有馀，转看护手刀镡处，其上环铸一行小字，见是：“五关小彪将言振武，部将配刀”。刀柄正中却有个「怒」字。

卢云啊了一声，他抚摸握柄底座，果然触到了一只铁牛记号。已知这是一柄「怒苍军刀」。

怒苍最善兵器铸之人，便是「铁牛儿」欧阳勇。这人出身长洲铸铁山庄，乃是「铁狮儿」巩志的师弟。看这柄刀能一软裂景泰朝的铁盾，果是出自「铁牛儿」之手，方有如此神威。

正思索间，又是一名汉子走了上来，看他单手持了一面大盾牌，高达五尺，大约双肩宽窄。那人行到近处，随即半蹲下来，将盾牌立在卢云面前。

有了先前的例子，卢云自也明白对方的用意，他点了点头，便提起刀来，朝盾牌劈下。「咚」地闷响传过，那盾牌嗡嗡作响，隐隐回音，想来受力甚是均匀，转看手上钢刀，却是微微反弹，刃口处竟然抢起来一块。

卢云大吃一惊，没料到这块盾牌如此坚硬，非但接得下怒苍军刀，还能将之反震毁伤。他扔下军刀，急急接过盾牌来看，但见内侧刻著两行字，左是“正统四年，工部监造”右是：“正统军械，严禁离营”。卢云大惊道：“正统军？”那首领轻声补述：“伍定远的正统军。”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总算也懂得那首领的用意了，他要藉著这一新一旧两件器械，让自己瞧瞧朝廷十年来的变幻。

面前这两块盾牌者是朝廷之物，一是「正统四年」监造，一是「景泰十年」监造，同样的工部，同样的军器局，却因「正统」、「景泰」二军之差，竟有此天渊之别。

卢云手持「正统之盾」，怔怔出神，却听脚步声响，又有一名汉子走来，看他手持水桶，搁到了卢云脚边，向他微微躬身，便即退开。卢云微微一奇，撇眼去看，只见水桶里搁着一柄刀，浸泡在泥巴脏水之中，彷佛不怕生銹似的。他更不打话，反手握住手刀柄，但听「哗」地一响，军刀已然破水而出。

第一个入手体会是「轻」，看这柄刀背脊弧拱，刀头微仰，当也是一柄步战军刀。不过份量仅只二十来斤，远不如方能所见的“言振武部将佩刀”。转看刀面处，更沾满了泥脏，上头依稀可见一处指头大的刻痕，正是个火焰腾烧的印记。

卢云醒悟到：“这也是怒苍军刀？”那首领道：“是，不过这柄刀是新物。”

卢云点了点头，已知这柄刀是泰仲海当政时所造。至于先前那柄“言振武部将佩刀”，则是「秦霸先」主政时所为。依此观之，那首领有意借着这两柄刀的不同，让他明白秦家父子两代的差别。

卢云静下心来，凝目来看手中双刀，只见两者一新一旧，一轻一重，看那柄旧物虽说时隔久远，却仍光可鉴人，拿在手上更是沉甸甸的，虽只是寻常步卒的佩刀，却也打造的极精致。反观秦仲海治下之物，则是沾满污水，刃口处依稀还有些缺损，颇为不堪。

过去卢云曾听人提起，这「秦霸先」虽是朝廷反贼，却是有守有为的仁人君子，是以方子敬、陆孤瞻等豪杰都乐于为其效力。反观秦仲海，却招募一窝土匪，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若与乃父相较，秦仲海无论人品武功，智略胆识，样样都有所不及，便从一把刀也看得出来。

正想间，忽听滴滴答答之声不绝于耳，刀面上污水渐渐聚合，竟然成了一颗一颗水珠，尽数滑到了地下。卢云微微一奇，忙提起刀来，就手甩了甩，刹那之间，泥水尽落，刀面竟已全干，其上非但不见一颗水珠附著，连污垢脏灰也不见一点。

「出淤泥而不染」！卢云悚然大惊，方知这柄刀的强处，此刀既能「出淤泥不染」，当然也不会沾上血迹，这是一柄「杀人不沾血」的好刀。

卢云颤声道：“这……这柄刀也是欧阳勇打出的？”

那首领道：“岂止如此？满场兵器，尽数出于「铸铁山庄」之手。”

那首领叹了口气，道：“卢云，我曾仔细想过，该怎么让你知道这场十年大战的惨烈处。你现下明白了么？”

卢云沉点良久，轻声道：“我明白。”

无须一字著墨，也不必谈什么人数死伤，单单这几件兵器的演变，便已道尽了一切沧桑。

那首领悠悠说道：“十年前，江充的火炮能射八十尺，十年之后，朝廷的火炮可射八百丈。景泰六年兵部上奏，秦霸先的铁胎大弓连破三层甲，满朝皆惊，现今秦仲海的连弩一射四十发，发发钉城墙，而朝廷上下视若平常……”

全场静默下来，灵智、帖木儿灭里，乃至于韦子壮，人人无言以对。那首领的嗓音更显苍老，低声道：“这场大战势均力敌，双方越战越勇、越打越强，据我猜想，他们只要再打个二十年，人便能飞上青

天，木牛流马也能重现人间，只是到了那一刻，天下也没几个人好杀了。”

在这强生弱死的人世间，要想活下去，便得越来越强。战国百年，泰人率先出铁器，五代异族南侵，宋人被迫发明古今第一发火炮，倘使朝廷怒苍再打百年，谁也不知敌我双方会走到哪一步。

一片沉静间，猛听一声怒喊，卢云提起刀来，使劲朝「正统军」的盾牌砍落。一刀一刀，火星飞射，激得洞内满是火光，望来恁煞壮观。可无论他怎摩砍，盾牌就是文风不动，军刀也是毫发无伤，他提起内力，放声怒吼，霎时已将「正统之盾」砍做两半。

当地一声响，手上的军刀却也断为两截，只余下一个空柄。这两件兵器居然同归于尽了，卢云微微喘气，手上提著一个空柄，神色激动间，正要将之扔出，却摸到了刀柄护手上的刻字，他凝目来看，却见到了两行字，见是：“怒仓征西招抚使江翼本部器械、严禁离营”。

卢云大吃一惊：“江翼！他投入了怒苍？”布幕后响起了笑声：“天下事真是难料，是么？”

这江翼来头不小，正是当年「太子太师」江充的胞弟，景泰年间出征剿匪，与秦霸先糜下不知打了多少仗，岂料十年之后，他竟成了怒苍匪将的一员？

今朝是国家大将，明日却聚众称反，楚河汉界，说翻就翻，实在让人措手不及。

那首领轻声道：“说起这个江翼呢，倒也是个奇葩。此人十年前平平无奇，才干至多称得上堪用，可十年之后，他名气之大，威震西疆，用兵如同鬼神，江充如果见到他今日的气势，恐怕要吓得从坟里跳出来了。”

他叹息一声，又道：“卢云，你跟我说吧，为何十年前的江翼不值一哂、十年前的铁牛儿稀松平常，却纷纷在正统朝里成为当代宗匠？”

同样的江翼、同样的铁牛儿、同样的打铁艺，十年前、十年后，却有惊天动地的转变，这不单是因为他们自己进步了，而是因为另一个情由。卢云望著地下的军刀铁盾，轻轻地道：“他们效命的人不同了。”

那首领淡然道；“有何不同？”

卢云微起叹息之意，他抚摸额头的旧伤，并未回话。

那首领道：“卢云，你跟我说，一个人什么时候气力最力？”

卢云怔怔发呆，不曾回话，一旁韦子壮便替他说了：“生气的时候。”

那首领道：“正是如此。凡人生气时咬牙切齿、须发俱张，气力远比嘻笑时大上十倍不止，有时气愤所至，更能做到平日想也想到不到的事情……”他顿了顿，忽道：“懂了吗？为何朝廷将领一旦投上怒苍，个个都能化身当代神将？几万官军也档不下？”

卢云叹到：“他们发怒了。”

那首领道：“没错，我想今日的江翼也该明白了，为何过去的自己就是打不赢秦霸先。”

人因愤怒而有力，说来世上最大的力量，便是这个「怒」字。当年秦霸先以西北一隅抗击天下，山寨人材却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原来一切力量的出处，正是这个「怒」字。

那首领又道：“卢云，你可晓得世上比「怒」更强大的力量，却是什么？”

卢云轻声道：“恕。”

“恕。”帘幕后传来疑问，卢云静静说道：“宽恕。”

噗嗤一声，那首领好似唵嘴莞尔，一旁韦子壮则是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须臾之间，整座洞里放肆哄堂，满是狂笑声。那领笑了一会儿，道：“卢云啊卢云，亏你饱读诗书，居然天真至此。你跟我说，世人为何会发怒？”

卢云给无端嘲弄了，一时神情默然，不愿回话。灵智便替他答了：“遭逢不公的时候。”

那首领道：“是啊。世人之所以会发怒，正是因为「不公」。你考不上科举，至多只会悲伤叹气、感慨际遇起伏，欲不至于发怒。可你若是见到旁人买通帘官，作弊取巧，那就不是叹息而已，而是要动怒杀人了。”

他顿了顿，又道：“卢云，你经历过不公吧？”

卢云早年怀才不遇，中年丢官流放，「不公」二字自是如影随形，伴随一生。听他低声叹了口气，道：“怨天尤人，那是年轻时的往

事了。”

那首领道：“那是你修为。别人可没这么好脾气了。你且想想，若是天地大不公，逼得一个人早也生气、晚也生气，无时无刻不在生气，这股日以继夜的怒气可称做什么？”

卢云轻声道：“恨。”

那首领道：“没错。「怒」到了极处，便是「恨」。怒气不过是一时的，事过境迁，稍纵即逝。可你若真心恨著一个人，你会无时无刻不想他，朝也想、暮也想，久而久之，你会越发强大，直到亲手铲除这股恨意为止。”

他顿了顿，又道：“懂了吗？为何今日的秦仲海能强于秦霸先？”

比「怒」更强的力道，正是「恨」。秦霸先的山寨是一时的，他的怒气只是场家家酒。秦仲海的造反却是玩真的。在他的率领下，欧阳勇变强了、五虎上将变强了，甚至连西北军马也变强了，这股排山倒海之力，正是起源于「恨」，方能打造出今日的怒苍兵威。

那首领道：“卢云，你有没想过，究竟秦仲海在想恨些什么？”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看当年秦仲海起兵称反，是为了打垮景泰、杀死江充。可十年之后，他自己却收罗了江充的胞弟江翼，与正统皇帝打个头破血流。秦仲海究竟图谋什么，委实令人费解。

那首领道：“卢云，有人说秦仲海想自立为帝。你说呢？他想想当皇帝吗？”

卢云想也不想，轻声便道：“当皇帝，那是毙死他了。”

那首领哦了一声，道：“此话怎说？”

卢云低声道：“他乐于当土匪，胜于当皇帝。”

那首领哈哈大笑：“说的好啊！无怪秦仲海视你为知己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比不上路边野花随你采！可卢云啊，你也来评评理吧，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他自己不肯坐上宝座，却把宝座上的人全数打死了，这岂止是无君无父而已、简直是莫名其妙！你说吧，你这老友究竟想干什么？“

天下国家，南面为王，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无可避免会冒出一张宝座来。这是颠扑不灭的至理，以孔夫子之贤、孟夫子之能，也得

说这「君臣父子」的道理，看秦仲海这般胡搅瞎搞，却是想做些什么？难不成真要闹到“灾星降世大地红”？

卢云默然不语，他当然不明白秦仲海想做些什么。否则……两人又何以走到今日的绝路？

那首领笑得好开心，听他道：“想不出秦仲海要干些什么吗？来，让我指引你一条思路。你且想想，伍定远是怎么档下怒苍山的？”

“一代真龙……”卢云目光撇向了「正统之盾」，眼前也出现老友那张威严稳重的面孔。

说来难得，今日的怒苍锋锐如刀，犹胜秦霸先之时。朝廷若以江充的兵马出阵来档，早已一败涂地。可十年来伍定远却能屹立不摇，这不能不让人佩服之至。

眼看卢云低头沉思，那首领又道：“卢云，你别老是不吭气，快跟我说吧，方才那面盾牌你也看过了，你想凭伍定远的能耐，打得出那种东西来么？”

卢云心下一醒，自也知此问来到了要紧处。看当年景泰朝的铁盾之所以破烂，正是因为朝廷上下中饱私囊，无论江刘柳哪一派，全都吃干抹尽。可伍定远却也不是什么铁面无私之人。他是个好人，向来讲人情，留后路，从不赶尽杀绝。似他这般性子，带兵操练还可以，可他便算生了三颗头、六只臂，也无法监造出那面精钢铁盾。

卢云怔怔望著地下的「正统之盾」，道：“定远背后还有靠山，是么？”

那首领哈哈笑道：“靠山？亏你想得出这两字，来，这就让你瞧清楚，你嘴里的「靠山」是什么东西？”

刷地一声，洞中八盏孔明灯再次熄灭，帘幕前竟然放落了一大卷轴，光芒掩映，只见眼前是一富七工笔图，长宽巨广，其上绘了一只金色大鸟，看扬喙睥睨，双翼全展的形样，不正是胡媚儿、伍崇卿等人烧启在身、金凌霜、誓死效忠的那只「镇国铁卫之令」？

卢云倒抽一口凉气，情不自禁走近几步，他仰头来看，只见卷轴里的神鹰略显不同，只见它多生了两只金爪，左爪揪抓了几十尾小蛇龙，右爪高举过顶，好似仰颈欲吞一尾大龙。

卢云背脊发凉，颤声道：“这……这是什么？”

那首领道：“这叫做迦楼罗金翅鸟。以龙为食。”

说著顿了一顿，道：“灵智大师，这是佛门的东西，还是让你来说吧。”

灵智双掌合十，说谒道：“观佛三昧经有言：「金翅鸟，名迦楼罗，业报应食诸龙。于阎浮提之中日取一龙王与五百小龙，周而复始八千载，须食龙族亿万，死后悲鸣扑坠，尽焚其身，得一琉璃之心。」”

眼看卢云悚然而惊，那首领轻轻地道：“卢云，搞懂了吧？这才是怒苍山真正的死敌。”

「镇国铁卫」，这四字飞入心坎，卢云不由微起晕眩之感，四下一片沉默，但见一名汉子默默走上，帘幕前又放下了一幅卷轴，上头绘了一位大神明。

眼前又是一富大佛图，一平佛晕光明中，云彩围绕神明身遭，看他身做黑青，三头六臂，第一双手合十为掌，第二双手持拿日月，最后一双手则威持刀剑。三张脸或做笑容、或做忿恚，或做平静，不一而足。

这幅图画说不出的古怪，不免让卢云微微一惊：“这……这是什么？”

那首领道：“这就是大掌柜的本相。”

卢云错愕至极：“本相？”

灵智合十道：“这位神明法号「修罗王」，他有天之福、却无天之德，邻次诸天而非诸天，故名非天。”

眼见这幅佛图如此可怖，全场隐见不安，那首领却毫无分毫畏惧，淡然道：“修罗王持修罗法，这位「大掌柜」向以修罗王自况，杀人如麻、使众生知所畏惧。替他执法之人，一共有六大当家。他们隐藏夜叉之貌，躲在茫茫人海之中，替他监看人间动向。”

卢云身上发冷，颤声道：“六大当家，他们……他们是谁？”

那首领道：“别急，咱们一个一个来……”说话间，帘幕上贴来了一张丝帛，光芒从后透出，照得金光隐隐，看形状却是一只指环，听那首领道：“认得这个么？”

卢云低声道：“我……我知道，这是金凌霜的指环。”

那首领道：“没错。这就是「佛门六度」之一的「精进戒」。于六度中行四。”

说话之间，帘幕光芒黯淡，便又映出了六行字，见是忍辱、布施、精进、禅定、智慧、持戒，从右至左数来，这「精进」二字恰恰行四，其下对应了一个名字，正是「金凌霜」。

那首领淡然道：“这金凌霜是客栈的四帐房，也是第一批追随「大掌柜」的部属。他秉持上意，豢养大批刺客，号称十八学士、十二神将。举凡朝廷里的阴私暗杀、绑架陷害，全由此人作为。”

听这指环如此权威。卢云不由一凛：“绑架暗杀？难道……难道刑部不管么？”

那首领笑道：“他的部下多半出身锦衣卫，连东厂里也有不少客栈中人，谁敢来管？”

看昔日江充权势薰天，却也无法染指东厂，谁知十年过后，树倒猢狲散，区区一个金凌霜，便能将手插入东厂，这固然是东厂无人，却也能说是「镇国铁卫」手段非凡。卢云深深吸了口气，道：“那……那正统皇帝呢？他自己晓不晓得身边藏了这群人？”

那首领笑道：“放心，大掌柜早有准备了。”

话声未毕，「金凌霜」的名号旁又多了三字，卢云凝目去看，赫然便是「琼武川」，不觉大惊道：“琼国丈？他也是「镇国铁卫」？”

那首领道：“懂了吧？「镇国铁卫」为何能与皇上相安无事，这就是答案。”

他顿了顿，又道：“琼武川对应之物，称为云裳裙带，布于皇帝身边。”

卢云低声道：“裙……裙带？什么意思？”那首领淡淡地道：“要想让男人乖乖听话，便得让他的女人服服贴贴。要想让女人服服贴贴，最好的法子便是买通他的亲爹爹。没了这条裙带，就没有雨露布施，非但「镇国铁卫」站不住脚跟，连「大掌柜」也会成了皇上的眼中钉。”

卢云骇然不已，道：“琼芳……琼芳知道此事么？”那首领道：“知不知道，无关紧要。待琼武川一死，「大掌柜」自有办法让她接下祖

父的位子，成为下一代「三当家」。日后为了朝廷，她也得被迫进出后宫，布施雨露。”

布施雨露……这本当是一句好话，可此刻听来，却让卢云觉得古怪之极、难受之至，他抚了抚脸，低声道：“琼芳去布施……布施雨露去了，那……那苏少侠呢？”

那首领道：“他是局外人。所以不能知道太多，以免害人害己。”

琼武川横跨三朝，从武英至景泰、从景泰到正统，乃是朝廷里一块老招牌了，没想他也投入了「客栈」，成了什么「三当家」，这也说明「镇国铁卫」在朝廷部署极深。卢云提起一口真气，勉强让自己镇定下来，又道：“那……那个屠凌心呢？他……他是几当家？”

那首领道：“他没这个份量。此人是「六丁六甲」之一，乃是「大掌柜」的贴身护卫。不过你千万记得，下回要再见此人，立时便要走避，因为「大掌柜」便在左近。”

卢云无心多听，低声又道：“那……那崇卿呢？他是几当家？”

那首领道：“你还没弄懂吧。「镇国铁卫」不是武林帮会，也不是什么邪门外教，它就是一个朝廷，要想在里头坐上一把交椅，凭藉的不是武功，而是主事者的资望。”

说话间，帘幕上又亮了起来，这回又多出了一柄金刚剑，那首领道：“这把金钢剑，与金凌霜的「精进戒」，同是大掌柜的杀人刀剑，不过「精进戒」调动朝廷刺客，「金钢剑」率领江湖豪雄，专为大掌柜铲除武林里的恶势力。”

卢云颤声道：“恶势力？是……是怒苍的势力吗？”

那首领道：“什么怒苍不怒苍，那是放屁。只要和你意见相左的，就是恶势力。”

卢云闻言叹息：“这柄剑谁握著？”

那首领道：“你去问灵智方丈，他那年在少林后山里采药，却是中了谁的暗算？”

卢云大吃一惊，忙朝灵智方仗看去，却见他叹了口气，避开了自己的眼光。

那首领道：“少林上下都是伪君子，只有灵真一个是真傻瓜，他够笨，所以敢杀人，现下他坐著七当家的交椅，手掌一柄金刚剑，自号

「持戒」。结果他什么戒都持了，就是不持杀戒，如今两手早已沾满了鲜血，却还老觉得自己杀的不够。”

卢云颤声道：“为什么？”

那首领道：“那还不容易么？因为他自觉杀的都是坏人。”

听得此言，全场都明白「真傻瓜」三字的寓意。卢云则是怔怔无语，心里不能不为灵真和尚感到惋惜。

一片沉静中，又听那首领又道：“灵真是七当家，至于这个六当家，则是「摩诃般若」，他掌握的东西看似不要紧，实则重大异常，少了这东西，客栈立时烟消云散。”

众人讶道：“为什么？”

那首领道：“他掌的是钱。”

说话间，帘幕又现出了一个名字，正是「罗摩什」。帖木儿灭里颔首道：“这个叫做「摩罗什」的，可是我汗国昔日的国师？”

那首领道：“就是他。这人十多年前来到中原，从江充那儿学了很多把戏。”

卢云恍然大悟，看这罗摩什过去在江充底下办事，定然熟知做帐之法，「大掌柜」这才将钱粮计算交给了他。

也难怪这个「镇国铁卫」无所不能了，他们有权有势，右手掌剑，左手送钱，网罗各方豪杰，从西域高手，再到少林武僧、皇亲国戚，诸人各有所司，各有所长，方能撑起了这个小朝廷。卢云深深吸了口气，道：“那……那五当家与二当家呢？这二个也是谁？”

“韦先生。”

那首领吩咐道：“把本子交给卢大人。”

韦子壮闻声答话，立时走到了帘幕后头，躬身接过了东西。卢云冷眼旁观，眼看韦子壮这般恭顺模样，仿佛那首脑便是「善穆候」本人，方能让他如此敬服。心念及此，不由得又让卢云疑心起这个首领的身分。这首领究竟是什么人呢？先前听灵智方丈所言，他好似性「祁」，是个江湖郎中，能替人治病，也能为人算命，还能看些风水。看这人本领非凡，本不难猜出他的来历，谁晓得这人竟能轻易改变说话口音，加上他今夜始终躲于幕后，把自己的面貌身形藏的一点不露，卢云与他对答许久，竟都看不出一点端倪。

正忖想间，韦子壮己然走了出来，道：“卢云，瞧瞧这个。”

卢云凝目来看，却见手上是一份簿本，他随手翻了翻，内文竟是「正统军」的将领配给，满满都是人名钱银。卢云蹙眉道：“你要我看什么？”那首领道：“你耐心点，自能在里头找到二当家、五当家的名号。”

卢云随手翻去，只见里头写著一个人名，见是：“潼关六。张铜烈”，配饷若干，官职某品，再翻几页，则是“北关四镇、虎大炙”，卢云有些烦了，连翻数页，但见「高炯」、「燕烽」、「刘星火」，一时数之不尽，瞧不尽瞧，谁晓得哪个是「二当家」、哪个是「五当家」？

卢云翻著翻，忽然心下一凛，暗道：“对了！为何这些人的名字怎都有个「火」？”

那首领等候半晌，笑道：“卢状元，据说你天才盖牛，文武双全，却不知你瞧出什么啦？”

卢云咳道：“这些人都改过名字了，是么？”那首领笑道：“对啊。晓得他们为何要在名里添把「火」吗？”卢云道：“你说。”

那首领笑道：“我说就没意思了。来来来，你快跟我说吧，金木水火土，黄龙属什么？”卢云道：“属土。”

那首领笑道：“火可以生什么？”卢云心下恍然，已知有人要下属更改名字，刻意来符验生克之理，也好来个「火生土」。他摇了摇头，道：“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这些都是谶纬之说，全属迷信。”

那首领笑道：“又来了。不知生，焉知死，你们儒生就只会这一套，人家拜神拜鬼，便要给你们讥为迷信。你自己说，伍定远是给谁提拔的？”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道：“正统皇帝。”

那首领笑道：“说得好，你再跟我说，正统皇帝姓啥名谁？”

御名庙号须得回避，卢云是科举出身，想到皇帝的名字，居然不大敢说，转念想起自己闲云野鹤，也不忌讳了，当即道：“方今天子，姓朱名炎。”

话在口中，不觉一凛：“啊，对了，他……他也有个火字边？”

那首领笑道："瞧，一搞到皇帝身上，便不是迷信了。你瞧瞧，朱炎的这把火，旺大了伍定远。让他连升八百级，成了大蟒龙。那你再想想，又是谁叫正统军的武官全数改名的？"

卢云叹道："皇上。"

那首领笑道："你疯了吗？伍定远已经是四爪龙了，皇帝老儿又没疯，干啥还升火来旺真龙？你翻翻手上的本子吧，瞧瞧是谁在作怪啊？"

卢云急急翻找，来到了第一页，赫然见到了"掌印断事参谋巩志"几字，他心下一凛，道："这……这是巩师爷的名字？"

那首领笑道："是啊，你怎不想想？正统军四大参谋，掌令高炯、掌旗燕烽、掌粮岑焱，人人名里带火，个个上火，怎就巩志一个人不必改名？"

卢云喃喃地道："他……他背后有人撑腰？"

那首领笑道："你总算没笨到家。猜到了吗？巩志是谁？"

卢云低声道："他……他就是二当家么？"

"哈哈哈哈哈！"帘幕后的影子笑得前后摇摆，道："卢云啊卢云，你还真不懂人情世故，这「二当家」只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伍定远也得怕他三分，这位子何其难当，单凭巩志的资历辈分，能压得住「一代真龙」吗？"

这巩志过去是衙门师爷，当年卢云长洲任官，虽说是脾气刚硬，欲与他相处得极为融洽，连顾倩兮也对此人赞誉有加，说明巩志真是块作官的好材料，手段见识俱都一流。只是物换星移，现下巩志的老板不是卢云，而是伍定远，两人脾气南辕北辙，再说七十万正统军杀权之重，更非长洲知州所能望其项背于万一，若说巩志有胆爬到伍定远头上，那确是难以置信了。

那首领笑道："想不出「二当家」是谁吗？来，这儿给你点头绪，你且想想，什么样的人和伍定远称得上同生共死，荣辱与共？比亲兄弟还亲？"

卢云茫然道："是……是我吗？"

"哈哈哈哈哈！"全场都笑翻了，那首领笑道："瞧你还真是惹人怜啊。无怪这么多女人爱着你。来，你再跟我说吧，什么人与伍定远同

生共死、荣辱与共、偏又势同水火、同床异梦？”

卢云恍然大悟，颤声道：“你……你说得是艳婷……”

那首领笑道：“没错。这位二当家，就是艳婷。她压制的是「真龙」，故称「忍辱」。”

同生共死，却又同床异梦，就是是伉俪夫妻的写照。越是亲近的人，却往往最是水火不容，原来驾驭「一代真龙」的乘龙之客，却是他自己的枕边人，艳婷。

卢云掌心出汗，道：“那……那巩志呢？他……他又是什么？”

“巩志是五当家，职在刺探敌后。”

卢云喃喃地道：“敌后？是……西北怒苍么？”那首领道：“错了，敌后不在千里外的怒苍山，而在隔壁邻居都督府。也是这般，巩志与艳婷向来不对头。”

卢云脑中嗡地一响，才知「大掌柜」内外节制，以伍定远压制怒苍山，又以艳婷压住伍定远，最后再以巩志盯住艳婷，层层相夹，严密异常。

那首领道：“目下伍定远身旁满布眼线，艳婷是二当家，巩志是五当家，两人联手架住了「一代真龙」，从府里到营中，从床第到战场，他的每件事都给人算计得清清楚楚……卢云，你说他可不可怜呢？”

卢云低下头去，瞬息之间，耳边再次响起那声低声呼救：“卢叔叔……救救我们……”

直到此刻，卢云方能懂了，为何伍崇卿要投入「镇国铁卫」，又与「义勇人」结盟，甚且千方百计劫夺「业火魔刀」，原来他正在全力突围、向父亲身边的天罗地网反击而去。

卢云怔怔叹了口气，道：“定远……定远他……他知道自己妻子是「镇国铁卫」吗？”

那首领道：“这你得自己问他。反正一个人要投入客栈，便得学和尚爇顶立誓，在屁股上打个印记出来。只是不知洞房花烛夜时，伍定远的老婆酥胸半露，他老兄可来得及吹熄灯烛了。”

说到此处，实在忍俊不禁，登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阵阵欢畅大笑中，卢云身下一酸，不自禁代伍定远感到悲哀。

烙印是种誓愿，也是种屈辱，宛如牛马打印，标记了身心所属，想伍定远这么个精明人物，岂会不知妻子胴体上烙下来的印记？”可他见到之时，却该做何感想？心念及此，卢云根本不愿置信了，他低头哽咽道：“艳婷她……她以前不是这样的，她……她为何要这般对待定远？”

那首领道：“卢云啊卢云，这你就不懂了，这女人之所以狠得下心，往往是因为心里有爱。来，瞧瞧自己的怀里，看看咱都督夫人爱的是什么东西。”

卢云啊了一声，赶忙伸手入怀，却又取出了那封书信。正是「灵吾玄志」。

卢云握著手上的那封信，饶他功力深厚，手掌还是不自觉地发抖，道：“灵吾玄志……这……这到底是何意思？”

那首领道：“灵智大师说吧，这事你最清楚。”

灵智叹道：“灵吾是个戒名，吾就是我。意思就是「吾之悟」。”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道：“这……这是个法名？”

灵智：“没错，当年「灵吾」在少林剃度出家，我天绝师叔便亲手赠给他这两个字。直到他下山还俗之前，他都给我寺上下称为「灵吾」。直至他当了官，寺中僧人才刻意改口。称他做「杨师弟」。”

寻寻觅觅十年，如今答案已是呼之欲出了。卢云闭上了眼，压下了心里的激动，轻声道：“那玄志呢？”

那首领接口道：“玄志是他的号。当年「灵吾」科考中第，他的父亲便以此相赠。”

卢云睁开了眼，道：“父亲……你说得是……”那首领低声道：“杨远。”

杨家之王，便是「中极殿大学士」杨远，卢云深深吸了口气，道：“这两字有何典故？”那首领道：“玄就是黄。”

卢云难然抬头，惊道：“黄？”那首领道：“黄者，玄色也。”

「灵吾玄志」，吾心自悟，以玄为志。原来这四个字是两位长辈所赠，「灵吾」来自师父天绝，「玄志」出自父亲杨远，两者相合，方是今日的「杨肃观」。

卢云深深叹了口气，道：“大掌柜就是他，对么？”那首领轻轻道：“是。”

卢云默然半晌，低声道：“当年玉玺也是他弄出来的，对么？”那首领道：“没错。”

卢云道：“他把玉玺交给了艳婷，再托崇卿之手转给我？是吗？”那首领并未作声，因为他已说尽了千言万语。

流放天涯十年，终于找到了最初的答案，也找到了天下动汤的解答。

人间最高的志向，埋藏于一颗玉玺之中，它辗转流放，走遍天涯，最后来到「大掌柜」之手，他忍辱负重，于朝廷三大派中苦苦求生，直至最后，方能出脱玉玺，打赢了这场复辟大战。也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其中的一个，就是眼前的卢状元。

卢云怔怔望著「灵吾玄志」四字，道：“我心中有一事不解，可以请教阁下么？”那首领淡淡地道：“你说。”

卢云怔怔地道：“杨肃观与正统皇帝非亲非故，为何要向他效忠？”

「效忠」帘幕后的影子很惊讶似的笑了：“杨肃观向人效忠？卢云，你是做梦见到的么？”全场哈哈笑声中，帘幕后的影子一挥手，厉声道：“把人带上来了！且让卢大人瞧瞧，杨肃观是向何人效忠！”

卢云心下一凛，还不及说话，却听远处传来细细啼哭声，好似有谁躲在暗处饮泣。卢云心下大惊，正要过去察看，却听脚步沉沉，一名汉子走了出来，手上却牵了一名孩童，看他啊啊啼哭，捂著双眼出来，好似十分害怕。

卢云惊怒交迸，厉声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快放开这孩子！”

那首领淡淡地道：“你先别吵，听听这孩子在说些什么。”

“鬼……”那孩子掩著脸面，哭得十分可怜：“好多好多鬼……”

听得此言，卢云登时啊了一声，道：“等等，我认得这孩子，他……他可是姓胡……”

那首领声音惊讶：“怎么？原来你见过他？”卢云喃喃地道：“我……我在宝庆布庄外头看过这孩子，他……他是不是叫正

堂？”那首领道：“说对了，他的父亲与你同榜登科，便是景泰朝二甲榜眼，礼部侍郎胡志廉。”

听得「胡志廉」的名号，卢云不由呼吸微促，好似听到了这对父母的哭声，他深深吸了口气，凝视著那哭泣小童，慢慢沉下脸来，道：“这孩子究竟怎么了？是谁把他弄成这样的？”

那首领笑道：“放心，这孩子不是咱们弄坏的。”

卢云冷冷地道：“既是如此，他为何在这儿？”卢云口气森然，满是逼问之意，还在质问间，韦子壮却悄悄走到那孩子背后，一把将他抓住。那正堂孩儿大惊失色，一时猛烈挣扎，痛哭道：“鬼！鬼！”

眼看这孩子怕得如此厉害，卢云立时想起怒苍山上的那一夜，霎时奔上前去，厉声道：“韦子壮！放开他！”灵智一步跨出，将卢云档了开来，韦子壮随即左手五指如轮，一个轻拂扫过，便使正堂孩子昏晕过去。卢云怒之极矣，厉声道：“你们这是干什么？真要逼我下重手么！”

正暴怒间，却听那首领笑道：“大家瞧瞧，妇人之仁，就是这幅熊样。卢云，你以为咱们大费周章的聚在此地，就是为了宰杀这小鬼，一人分上一口香肉么？”

卢云勃然大怒：“那你究竟想做什么？何苦为难这孩子！”洞中嗡嗡作响，满是回音，帘幕后的影子捂住了耳孔，待得声响稍歇，方能道：“实话跟你说，这孩子确实是韦子壮掳来的。不过咱们并无恶意，只是有事要请救他。”

听得请教二字，卢云更火了，看这小孩年仅十岁小孩，便算不疯不傻，也只是个无知小儿，却知道什么了？

卢云生气了，他把脸色沉下，浑身忿恚法相外显，那模样真如「昆仑剑神」现身，全场高手感应到他的杀气，莫不心下战栗，几名汉子便悄悄走上几步，保卫帘幕后的首领。帖木儿灭里则是咳了一声，朝灵智看了一眼，等待他的指示。

十年前怒苍山顶割袍断义，一刀将卢云砍到了地狱里，那时他无拳无勇，只能低头啜泣，而今他神功大成，一旦决定出手救人，纵使灵智、韦子壮、灭里群起包夹，甚至满场义勇人齐来围攻，却是何惧之有？

全场剑拔弩张，人人忧心忡忡，却在此时，听得帘幕后传来噗嗤一笑，道：“卢云啊卢云，看你老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无怪一辈子干不了大事。”

卢云静静地道：“卢某现下就是在干大事。”

那首领笑道：“死鸭子嘴硬。你怎不想想，这孩子好端端地，却是怎么傻的？”卢云怒眼斜视，森然道：“此事正要请教。”

那首领笑道：“韦护卫，人是你掳来的，你说吧。”

韦子壮道：“数月之前，这孩子一个贪玩，居然溜到了一处废院中，事后给人带出来，却成了傻子。”

卢云听著听，不免心下起疑：“废院？”韦子壮道：“杨家废院。”

区区一个后院，却因多了个「杨」字，立时让卢云「咦」了一声，心中大起异感。韦子旁又道：“这孩子从废院里爬出来以后，从此话都不会说、饭不会吃，镇日就是怕鬼。事后太医诊断这孩子的病因，发觉他一未跌伤脑袋，二也不曾外感寒疾，只是不知怎么回事，居然无缘无故成了傻儿痴子。卢云，你不妨揣想一番，他这是为了什么。”

帖木儿灭里接口道：“有人封住了他的口，是吗？”那首领赞道：“还是灭里将军英明，比那姓卢的混帐强了三百倍。我跟你们说吧，这孩子之所以成了白痴，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卢云喃喃地道：“不该看的东西？他……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那首领笑了笑，道：“天机。”

卢云大惊道：“天机？”那首领叹道：“实不相瞒，这孩子见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一样东西，所以才得找他来问个明白。”

卢云沈吟不已，一旁灵智附耳道：“卢大人，他说的是最后一卦。”

卢云双眉一轩，他入洞时曾听灵智提起，好似这义勇人的首领精通道术，曾为天下占卜了四卦，其中三卦皆已应验，却还留下了最后一卦，却不知这虚无飘渺的「天机」却又怎地现身在杨家废院里？

一片寂静中，灵智解开那孩子的衣衫，道：“卢大人，你来瞧瞧这儿。”

卢言依言走近，只见灵智伸手指向膻西穴，其上竟有一处红点，望来针尖大小，说痣不似，说疤不像，卢云心下一凛，问道：“这痕迹是……”灵智道：“有人在这儿种针。”

卢云啊了一声：“这……这就是他的病因么？”灵智道：“你说对了。下针之人内功深厚无比，他将无形无质的内劲凝成一点，扎下这孩子的经脉，方能让他神智不清。”

卢云愕然道：“这……这是什么功夫？”灵智道：“这个是「苦阴针」。”

卢云微微一凛，一时之间，只觉这三字颇为耳熟，正要发问，却听那首领道：“诸位朋友，实不相瞒，今夜我邀各位来地，便是要让这个小孩儿醒来。卢云，你能否出手帮忙？”

卢云生平最大嗜好，就是到处救人，一听此言，自是大喜颔首：“当然！我义不容辞！”那首领道：“如此甚好。咱们现下有两名好手了。韦先生，灭里将军，你俩也得下场。”

眼见四大高手一个个给加下场来，卢云不觉悚然一惊，灭里也是微感诧异，只听那首领道：“灭里将军，请你握住这孩子的左脚，扣紧足跟，韦先生握住这孩子的右脚，握住足掌外缘。”

帖木儿灭里听他说得郑重，便依言伸出手来，小心握住胡正堂的左脚掌，才一出力，忽见胡正堂口吐白沫，身子上下跳动不休，竟如癫痫之状发作，灭里为之一惊，还不知该当如何，那首领立时喝道：“卢云，快按他的膻中。”

卢云急出一掌，便朝那孩子的膻中穴压下，内力送出，正堂孩儿症状大缓，便又平躺不动。那首领道：“记得，你们握住他的足掌时，千万别触到涌泉穴，否则这孩子立时就死。”

韦子壮、灭里等人面面想觑，都给吓出一身冷汗，那首领又道：“卢云，你内力最强，请你紧握住这孩子的左掌，扣紧「鱼际」、「前谷」两内，带领大家一同发功。灵智大师，你阅历最深，请你微握这孩子的右手，略按「阳池」、「少冲」两穴，随机应变。”

卢云颇知医理，听得那首领如此安排，当是要自己与灵智镇住这孩子的十二经常脉，一守「手太阴」、「手太阳」两脉，一守「手少

阴」、「手少阳」两脉，帖木儿灭里与韦子壮则守「阴矫」、「阳维」，却是镇住了「奇经八脉」。

眼看阵式庞大，正奇互见、阴阳相济，众人自是暗暗心惊，方知这孩子的病非比寻常。那首领道：“来吧，你们四大高手同时发功「大掌柜」布下了什么天罗地网，一会儿便能分晓。”

四人分握四肢，卢云深深吸了口气，率先运出了内力，骤然之间，那孩子竟是吐沫不歇，手脚剧烈痉挛，竟是停了脉搏。卢云大惊骇然：“这孩子！他……他死了！”

众人骇然无语，卢云更是满心自责，才知这是一个陷阱。看这「大掌柜」好生阴毒，他种下的阴劲不是不能化解，然而这股阴劲却与这小孩的心脉相连，稍一逼迫，便会让那孩子死去。如此一来，方能确保秘密不致外泄。可怜卢云并不知情，才一出手，便害得这孩子没了呼吸，也没了脉抟。

卢云废然若死，正要松开双手，猛听那首领喝道：“痴人！千万别放开手！否则假死变真死！快！你们一起出手！别愣著！”说话之间，灵智立时潜运佛门神功，便也把一股内力送了过去，韦子壮与帖木儿灭里互望一眼，便也跟进出手。卢云更当仁不让，一听那孩子还有救，自是拼上了老命，什么也不顾了。

这四大高手岂同凡响？灵智武功之高，那是不必说了，韦子壮也是出身武当名门，那帖木儿灭里更是方今汗国八代煞金、西域第一高手，加上内力深厚的卢云，四人联手，自该兵来将档、水来土淹，熟料才把内力送入那孩子体内，却发觉自己掉入了泥沼之中，难以自拔。

这孩子其实已经死了，他一无脉搏、二无呼吸，现下还能吊住一口元气，靠的便是四大高手的内力，此时无论谁放了手，这孩子便要夭折，看大掌柜这道计策极其阴毒，他要逼得敌人为这孩子耗尽真元，纵使山穷水尽，也得继续行功。那道领十分激动，喊道：“大家拼吧！拼吧！瞧瞧你们的内力是否练到家！快！赶紧把里头待东西逼出来！”

说得容易做得难。众高手早已运出毕生功力，全身都是如火之焚，只见韦子壮额头汗珠滚落，头顶袅袅白烟围绕，四人之中竟是以他功力最浅，再看灭里衣袍胀起，面色转为金黄，想来练了一门罕见

奇功。至于灵智方丈则是面色如常，听他呼吸悠扬，一提一放，细微深沈，佛吐纳间藏有佛音禅韵，却是少林最为源远流长的心法：“易筋洗髓经”。

当此生死关头，各人的功力深浅，修为高低，便一一显露出来，看那灵智呼吸间隐带声韵，大非寻常，卢云却没练过禅定夫，呼吸自是一如常人，不过他吸吐之间相隔之久，实乃匪夷所思，尤其一旦深深纳气，那口内息直似无止无尽，呼吸所过之处，洞内火把全数飘烫。众人看入眼里，无不暗暗骇异，料来此人内力之厚，尚在灵智之上。

过得半晌，听那胡正堂哎呀一声，喊道：“好冷啊，好冷啊！”卢云心下狂喜，知道救活了这个小孩，灵智等人更是加紧运功，不敢稍懈，猛然间胡正堂放声尖叫，膻中红点流出淡淡鲜血，慢慢肌肤隆起，竟是有什么物事要破肤而出了。当地一声，眼前闪过一物，射入石壁，竟已隐没不见。随即膻中穴渗出黑血，竟尔排出了几根须针，望之细若牛毛。猛云咦了一声，没料到里头种的不是无形无质的内力，而是实针。他望向灵智，目光带著询问之色。灵智却没多说什么，只轻轻地道：“应该行了，大家放手吧。”

众人全力施为，大耗真力，都感疲惫之至，便一一松开了手。韦子壮抹去额上汗水，便朝胡正堂胸口来看，问道：“这就成了吗？”他见膻中处黑血不止，正要取帕去擦，赫在此时，听那首领喝道：“退开！还没完！”

说时迟、那时快，又是两道发针飞出，直朝双眼射来，韦子壮大吃一惊，急使一个铁板桥，猝不及防间，却是闪躲不开。灵智见状不好，霎时深深吸了口气，一口真气吐出，便要以内息将那发针吹开。

大势不妙，这发针快若闪电，灵智反应虽快，却还是追之不上，一旁灭里拿出左撇子功夫，左手探出，雷霆电闪，便要拉开韦子壮，可惜这两根发针已然逼临眼前，恐怕还是晚了一步。

“中！”一道白光猝然探出，剑芒所过之处，如雷如电，那两根发针给白光一激，登时飞出去，转眼无影无蹤。

世上最快的东西，莫过于剑芒，最后还是靠著卢云出手，救下了韦子壮。一时之间，四大高手全数软倒在地，人人都给吓出了一身冷汗。

“啊，睡醒了。”众高手累得快死了，那小孩儿却似睡饱了觉，发出了阵阵哈欠，只见那胡正堂直起了双臂，伸了个懒腰，便已坐了起来。他揉了揉眼珠，还在哈欠中，忽然咦了一声，道：“这是什么地方啊？”说著左顾右盼，茫然道：“啊呀，我……我还在井里吗？”

众人大喜过望，纷纷靠拢过来，那韦子壮最是急切，赶忙来到身旁，那小孩陡然转头，猛见韦子壮俯身陪笑，瞅著那张火烧丑脸瞄望自己，登时凄厉尖叫道：“鬼呀！鬼又来了啊！”

大惊之下！竟尔慌张四窜，帖木儿灭里档了过来，还没出言安抚，那小孩又是凄厉哀号：“长发鬼！长发鬼！好多好多鬼呀！”帖木儿灭里脸上一红，自知形凶貌恶，难免惊吓儿童，最后还是灵智走了上来，安抚道：“阿弥陀佛，小弟弟别怕。有人来救你了。”

眼看有白面文士来了，长想俊美，颇似和尚，那胡正堂便如见到了救星，霎时纵体入怀，大哭道：“伯伯！伯伯！好多好多鬼！好多好多鬼！你看到了么？”

灵智安慰道：“没有鬼，没有鬼，鬼都给我赶跑了。”说话间频使眼色，要众人掩身藏起，韦子壮等人无可奈何，只得躲到了角落里，连卢云也给拖走了。

丑八怪们全走了，只留了灵智一个俊美的。那胡正堂满心害怕，他偷偷朝背后张望，忽地讶道：“真的没鬼了！伯伯，你有法力么？”

灵智替他穿回了衣服，微笑道：“是啊，伯伯是土地公，法力很强的，专能赶鬼。”

胡正堂大喜道：“伯伯是土地公？太好了！我常常拜你呢，果然灵验。”这小孩颇为聒噪，一时唧唧聒聒，居然说个没完，他让灵智替他穿回衣服，低声又道：“伯伯，对不起，我……我跟你说喔，我不是故意爬进井里的，你……你千万别跟我爹爹提这事，好不好？”

众人心下一凛，方才晓得这孩子神智丧失，竟还以为自己仍在废院的那口古井里，欲不知早已事隔多时了。灵智明白这孩子的心思，合笑便道：“放心，伯伯只会保护你，不会害你挨打的。”

胡正堂大喜过望，他拍了几下心口，道：“那就好、那就好。”笑没两句，忽又左顾右盼一阵，低声道：“伯伯，刚才有只丑八怪鬼，还有一只长发妖鬼，他们……他们还会跑出来么？”

韦子壮与灭里躲在一旁，听得自己形貌如此不堪，自是暗暗感慨，灵智微笑道：“那两只鬼法力不强，已经给降伏了。”说著指著自己的口袋，表明这两只己然被捕。

胡正堂放心下来，想著想，忽又一脸惊恐，四处张望：“那骷髅鬼呢？骷髅鬼呢？好多好多骷髅鬼啊，他们还会出来么？”

众人听很「骷髅鬼」三字，莫不心下一凛，灵智略略沉吟，已知胡正堂在那口井里见到了死人尸骸，忙安抚道：“小弟弟，骷髅鬼也不厉害，伯伯也把他们弄走了。快跟伯伯说，你还看到了什么？”胡正堂想著想，忽然牙关颤抖，寒声道：“龙袍……”

众人闻言一惊，灵智也是心下一凛，忙道：“龙袍？什么龙袍？”

胡正堂颤声道：“龙袍鬼……龙袍鬼穿著脏脏的龙袍，说自己是皇上，谁见他都得磕头，我……我不肯拜他，他就用骷髅打我……好可怕……好可怕……”

众人躲在一旁，把这话听入耳中，一时内心都有不之感。灵智深深吸了口气，道：“孩子，那龙袍鬼还说了什么，你记得么？”胡正堂含泪道：“不行……我不能说……他要我不可以跟大人说他的秘密……”灵智拍抚他的背心，把一股佛门内力行了过去，为他镇魂定神，柔声道：“别怕，伯伯有法力。跟伯伯说，他和你说了什么？”

胡正堂抱头哭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龙袍鬼一直说自己才是真皇帝，别人都是冒牌的，只要他日子不好过，全天下的人都不会好过……”

众人越听越惊，已知那井里住的人非同小可，恐怕真是九五之身，灵智低声道：“后来呢？是谁拿针刺你的？”胡正堂茫然道：“针？没有针啊。”

灵智深深吸了口气，道：“你没见到杨叔叔么？”胡正堂茫然道：“杨叔叔？没有啊，我没有看到他啊……”他喃喃自语一阵，低声道：“伯伯，我……我想要走了，你可以带我回家么？”

灵智温言颔首：“当然了，伯伯一定送你回家。”胡正堂安心道：“那就好，过几天就要拿压岁钱了，我要是胡闹贪玩，我爹一定少给我钱……”灵智奇道：“压岁钱？”胡正堂道：“是啊，过年不是要拿

压岁钱么？伯伯都不知道么？”灵智摇头一笑：“孩子，年早就过完了。”

胡正堂原本嘴角含笑，听得此言，顿如五雷轰顶一般，颤声道：“年已经过完了？”灵智道：“是啊，今儿是正月十六，孩子们都该去学堂了。”

“什么？”胡正堂张大了嘴，呆呆看著灵智，忽然间四肢乱舞，放声大哭，凄厉喊叫：“你骗人！你骗人！我还没过年啊！怎又开学了？土地伯伯！土地伯伯！你把我的年变回来！”蓦然哭岔了气，竟尔“喀”、“喀”大咳了起来。

灵智转念一想，方才想起这孩子神智丧失，怕还以为自己仍在腊月，却不知年已经过完了，他啼笑皆非，自知失言，便朝那孩子背心轻轻一拍，让他晕睡过去。

眼看儿童睡觉了，长发鬼、丑脸鬼便又现身出来，诸人面面相觑，神色凝重，方才景象虽说有趣，却没一人笑得出来。

那首领淡淡道：“诸位，那口枯井里住的是什么人？你们瞧出来了么？”人人噤默无声，却也心智肚明适才胡正堂口中说得那个“龙袍鬼”，必是十年前的九五至尊，景泰皇帝。

一直以来，天下莫不以为景泰皇帝业已不在人世了，朝廷连他的陵墓也备妥了，却没想他还好端端地活在一处枯井中，心念于此，人人面面相觑，都是大为不安。只听灭里率先道：“我不大懂，这「镇国铁卫」既已政变成功了。为何还要留皇帝活口？”

那首领淡然道：“你忘了么？镇国铁卫的别号是什么？”灭里低声道：“客栈。”

那首领道：“知道这两个字的由来么？”灭里道：“愿闻其详。”那首领道：“客栈的意思，便是说天下一切来人，全是过客。”灭里讶道：“过客？”那首领道：“这个天下其实就像一座大客栈。上起龙族皇帝、下至黎民鬼畜，全是来来往往的过客。至于真正经营客栈的夥计，便是他们那夥人。”众人愕然道：“皇帝……连皇帝也是过客？”

那首领道：“当然了。正统皇帝是过客，以前住柴房，现下住上房。景泰皇帝也是过客，以前住上房，现下住柴房。总之得看「大掌柜」怎么安排食宿了。”

听得此言，人人不约而同抬起头来，仰望那幅「大鹏金翅鸟」，却也明白了「过客」二字的真谛。灭里低声道：“难怪……难怪公主要私会大掌柜了，她想从大掌柜手里要回父皇，是么？”

那首领道：“将军，你吃饭都只吃半碗么？”灭里愕然道：“什么意思？”那首领道：“银川这趟回到中原，是来结束整个正统朝的。”

“什么？”众人全跳了起来，颤声道：“她要结束正统王朝？”那首领淡淡地道：“银川是皇族第一美女，长得既善良，又美丽，温柔如驯羊。可你别忘了，她是太祖的子孙，胃口还会小么？据我看来，她此番与大掌柜密会，正是为父皇的复出做准备。”

一片哗然中，众人有的震惊，有的错愕，有的嘴角狞笑，有的面露恐惧。方知公主千里迢迢归国，却是为了什么。

又要打了……为了正统复辟，在场之人已然付出了惨重代价。卢云、韦子壮、灵智方丈，十年来水深火热，无人能幸免于难。如今若有二次复辟，那是什么样的景况?

卢云冷眼旁观，只见灵智面露坚决之色，那是复仇的决志。帖木儿灭里一脸愕然，那是被拖下水的苦态，一旁的韦子壮则是又兴奋、又惧，那是赌徒的激动。

眼看十年一度的大赌局又来了，场里闹哄哄地，只见灵智和灭里窃窃私语，韦子壮与大批汉子兴谈说，卢云怔怔看著，便转过身去，自在洞中角落坐下，低头打着盹儿。

众人神情激动，自也没人去管卢云在干些什么，只听灭里深深吸了口气，嘶哑地道：“公主……公主要让父皇复出？大掌柜会答应么？”那首领道：“当然，公主出的起这个价钱。”灭里愕然道：“价钱？什么价钱？”那首领道：“你们汗国的百万兵马。”

灭里啊了一声，醒悟道：“他……他要汗国派出大军，与朝近联手夹击怒苍？”那首领道：“你说对了。「大掌柜」的客栈门口有个无赖汉，便是西北怒王，弄得客栈生意大坏。为了把这个心腹之患扭送官府，「大掌柜」可以挪一挪上房的名单，让景泰住回去。”

刹那之间，人人心领神会。正统也好、景泰也罢，在「镇国铁卫」眼中，不过是一群过客。他们能拥护正统，自然也能拥护景泰，因而以要窝藏前朝皇帝，留作最后的天牌。也因这张天牌，银川才不

得不密会「大掌柜」。也因这张天牌，「大掌柜」才得以再次重整杯盘。

灭里深深吸了口气，道："如此说来……等怒苍山一灭，景泰……景泰便能再次掌权了？"

"掌权？"帘幕后传来笑声，其余汉子也是有样学样，个个都是捧腹狂笑，好似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灭里错愕道："你们……你们笑什么？"

笑声倏忽之歇，只听那道领轻轻地道："灭里将军，你知道天绝大师现在何处？"灭里喃喃地道："他……他死了，不是么？"那首领道："你再告诉我，杨远又在何处？"

灭里愕然道："他……他溺死在永定河里，是吗？"那首领极轻极轻地叹了口气，道："你再跟我说，柳昂天又是怎么死的？"闻得此言，全场都是为之一震，连卢云也怔怔抬起头来。那首领幽幽地道："看出来了么？这三人有何相同之处？"

天绝是少林神僧、柳昂天是朝廷武将、杨远是本朝大学士，这三人看似毫无渊源，实则彼此有个相同之处，他们全都认得一个人，那便是「大掌柜」。

天绝是「大掌柜」的授业恩师，亲如父子。柳昂天是「大掌柜」的官场上司，情同父子。杨远更是「大掌柜」的生身之父，现下这三人一齐魂归极乐，恐怕还不知自己怎么死的。那首领叹道："灭里将军，大家都是生意人，你若想找人合夥开客栈，试问你会找「大掌柜」吗？"

灭里微起颤抖之意，也才看懂了道理。亲如父子、情同父子、真身父子，现下全数谢世，死因至今不明不白，区区一个银川公主，若想与「大掌柜」合夥做生意，却是什么样的下场？

灭里低声喘息，道："这么说来……只要怒苍一灭，公主……公主便会……"四下一片寂静，人人均知公主引狼入室、与虎谋皮，恐怕下场不堪闻问了。正害间，忽听那首领道："将军，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来见我？"灭里愕然道："什么意思？"

帘幕后的影子站了起来，道："十年之前，我曾为天下占卜了四卦，第一卦是神僧之死，第二卦是景泰覆灭，第三卦是天下大旱，你

们想不想知道，这最后一卦是什么？”

义勇人的首领非同小可，他因医理而入命理，由命理而通地理、经地理而悟天理，未卜先知，预言之事无一不中。听得这最后一卦即将揭露，灭里不由满心敬畏，忙道：“阁下请说。”

那首领道：“最后一卦，称做「圣光」。此卦之后，天下无黑也无白，无胜也无败，万物停争止斗，重归浑沌之始。”灭里愕然道：“浑沌之始？”

那首领道：“是。此卦之后，天下不争也不战，从此便是太平盛世。然而此卦若要应验，须得一个独行于天地黑白的侠客，方能使谶言成真。”

听得“独行侠克”四字，全场便不约而同转过头来，看向洞穴里的一处角落，那儿坐著一人，只见他满面惊愕，后背砰然靠墙，好老鼠见光，无处可藏。

最后一卦，即将应验在卢云身上，先前灵智方丈曾提及此事，人人都曾耳闻。灭里深深吸了口气，道：“你们……你们究竟要卢参谋做些什么？”

那首领淡淡地道：“我要他刺杀一个人。”灭里失声道：“刺杀？你……你要杀谁？”

那首领森然道：“杨肃观。”

瞬时之间，全场静了下来，人人掌心微微出汗。无论灵智、灭里、韦子壮，乃至于场内众汉子，莫不呼吸沉重。灭里身上微微发抖，低声道：“殿下……殿下事先知道这个计策么？”灵智叹道：“将军忘了么？娘娘是在哪儿给「镇国铁卫」抓著的？”灭里啊了一声，道：“铜锣胡同……”那首领接口道：“将军，你知道谁住在铜锣胡同里么？”

卢云高中状元时，曾在京城买了一处小房子，便在铜锣胡同一带。一时之间，知情的莫不心下了然，已知公主曾去寻找过卢云。她若非为请托此事而以，却是为什么？

答案揭晓了，银川不是空著双手而来。她与「大掌柜」会面时，早已做了两手准备，一手古兰经，一手青锋剑。与其说她是与虎谋皮，不如说她用羊皮裹住了自己，藏住了狮虎的气派。

灭里喃喃地道：“那……那腊月时公主命我下去江南，又是做什么？”那首领道：“她要告诉大掌柜四个字，乖乖听话，否则她随时可以「琵琶别抱」。”

楚汉相争，公主是赢家。大掌柜手上有一张牌，便是景泰皇帝，可是美丽的公主也有一张牌，便是秦仲海。一旦大掌柜与撒破了脸，公主震怒之下，大可投入秦仲海的怀抱。届时遭逢生死之险的不是“西北怒王”，而是所向无敌的“修罗王”。

这椿买卖早就注定尔虞我诈了。公主若想让父亲复出，举国之中，唯有「大掌柜」有实力替她办到；而「大掌柜」若想巢灭怒苍山，也不能没有汗国兵马相助，他们各取所需，却也各有打算。“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总之过河之后，谁先拆桥，端看双方布置如何。

听到这里，灭里总算也明白了前因后果，难怪「林先生」要大半夜拉著自己来此，还设下三关测试卢云的武功，原来他口中的那件「脏事」，便是这场「荆轲刺秦王」。景泰皇帝复出的一日，便是「大掌柜」的死期，那时没有「怒苍」，没有「客栈」，两边已然同归于尽，一有美丽的银川公主扶持著老父，步上高台，从此天下清平，又是三十年的太平盛世。

心念于此，人人莫不击节赞叹，难以自己，却只有卢云一个人怔怔坐着，不言不动。

今夜卢云追逐崇卿，一路给人引到了这条地下水脉，其后义勇人现身，屡番考验，似有什么大事托付给自己，可不管卢云怎么刺探，韦子壮与灵智始终语焉不详。没想临到最后，却是为了请自己做这么一个刺客。

全场一片静默，那首领道：“诸位朋友，杨肃观是天下最可怖的敌人，他只清还有一口气在，纵使你杀光他身边所有的家人亲信，软断他的双手双脚，他还是能够领导万军，重新复出。只要此人不死，来日无论什么人当皇帝，全是一场空。”他顿了顿，道：“卢云，你说对么？”

卢云没有作声，那首领也不多问，只转问灵智方丈：“大师，你说卢云打的赢「大掌柜」么？”灵智道：“双手单打独斗，只要给卢大人一柄剑，他谁也不惧。”

神剑如我、吾即剑神，一柄青锋在手，打遍天下无敌手。此言一出，韦子壮，帖木儿灭里，乃至于灵智方丈自己，人人都是大为振奋，想来对卢云的武功深具信心。

今夜三场较量下来，卢云以「正十七」破「无极」，以雄厚内功打败帖木儿灭里，最后以自身的武学悟性档下灵智的「开门见山」，足见多年所学已熔铸一身，他的武功绝不弱于柳门同侪任一人。纵使大掌柜练有「天诀」也未必讨得到便宜。

观海云远，四大宗师，谁也不怕谁。全场士气大振，卢云却还是一脸孤寂。那首领道："卢云，你一生志业便是「为天地立心」，如今杀一人以救天下，你为是不为？"

卢云望著地下，迳道："不为。"众人啊了一声，大失所望。韦子壮率先跳了出来，满脸气愤，怒道："卢云，你已知当年玉玺是从何而来，也知柳侯爷因何而死，你难道不想报仇么？"

灵智也劝道："卢大人，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昔年景泰皇爷视卢君如瑰宝，公主更是视你为最后的倚靠，你忍心让他们失望么？"帖木儿灭里也道："卢参谋，并非是我们自己不肯出手，实在是武功不及。放著你这身好本领，岂能不做几件大事？出马一战吧。"

现下情势明朗，「大掌柜」既是那只「大鹏金翅鸟」，他便会吞食天下龙族，此人若还活著，景泰纵使复出，也是命如危卵，至于什么正统朝的「八王世子」、「立储大业」，更是一场空谈。公主若要扭转干坤，便得请出一个绝世高手，穿越千军万马，一举刺死「大掌柜」。

一片劝谏中，卢云好似哑巴了，迟迟没有声音出来。韦子壮见他窝囊废也似，忍不住便想破口大骂了，灵智想著想，忽道："大家别急。我知道卢大人担心什么了。"众人屏气凝神，全都静了下来，只听灵智叹道："卢云，你怕的是「神剑擒龙」，对么？"

听得此言，人人都是"啊"了一声，知道事情转为棘手了。

守卫六道的至宝，便是「神剑擒龙」。今夜万福楼一场大战「神剑」骤然降世，当时秦仲海虽也躲在万福楼中，却始终隐身不出，直到最后一刻，卢云以内劲震落「大掌柜」手中的神剑，他方才现身来夺「魔刀」。依此可知秦仲海的忌惮。

「神剑擒龙」，天下第一妙剑，「大掌柜」更练成了「天诀」，他若能以天诀驾驭神剑，二者直若天造地设，完美无瑕，即便秦仲海在此、宁不凡出手，怕也不愿搦其锋芒。

洞穴里噤默无声，良久良久，忽听灭里道："方丈大师，若有「魔刀」助阵，卢参谋能赢么？"听得此言，众人再次脸泛笑容，心中生出了希望。

「神剑」的死敌，便是「魔刀」。这柄刀现在落入伍崇卿的手中，若能晓以大义，让他把「魔刀」交给卢叔叔，事情必有转机。

在场的人说到武学见识，无人能胜过"林先生"。眼看他迟迟不语，灭里便道："林先生，你说呢？卢参谋若有「魔刀」在手，却有多少胜算？"灵智叹道："没有胜算。"众人悚然一惊，道："何以如此？"灵智道："他驾驭不了「魔刀」。"

帖木儿灭里怔怔地道："驾驭不了……为何如此？"灵智道："将军自己不也握过「魔刀」？那时滋味如何？"灭里低声道："脑袋发热，心里起了杀念。"灵智道："正是如此。「魔刀」的威力不在持刀人的武功高低，而是看持刀人心里有多少恨意。恨的越深，威力越显，因而要驾驭这柄刀，关键之处不在自身功力，而是看持刀的人的梦有多大。"

众人愕然道："什么意思？"灵智道："恨之一物，起源于求不得。故而说一个人梦想越大，越容易落空，心里的恨意也越深。相反的，一个人梦越小，越易醒来。"灭里喃喃地道："能从梦里醒来，那……那不是很好吗？"

灵智道："灭里将军，你若完成今生梦想，从此了无遗憾，你下一步想做什么？"灭里怔了半晌，道："是……是退隐么？"灵智摇头道："想也别想。你为圆一己之梦，已然好人杀尽、坏事做绝、想你满身罪孽，还有脸活在世上么？"

众人心下震惊，方知「魔刀」何以不能驾驭。原来梦境一醒，悔意便生，代价便是自己性命。

灭里浑身冷汗，想他腰间本悬一柄传国古物，称作「托帕金玉刀」，岂料拿到「魔刀」后，竟然给自己下手毁去，其后内疚神明，只得到处捡拾碎屑，成了身上这件金缕衣。他微微发抖，颤声道："这么说来，世上……世上无人能够驾驭「魔刀」了？"

灵智道：“当然有。只要你的梦够大，你永远圆不了，自也永远醒不来。”

众人大吃一惊：“你……你说的是……”灵智道：“怒苍秦仲海。他的梦里都是血。”

全场骇然震惊，方知「魔刀」为何不能落入秦仲海手中，想来他一握「魔刀」，便要“天地万物杀一空”。灭里喃喃地道：“那……那要是一个人不做梦呢？他可以驾驭「魔刀」吗？”

灵智道：“当然可以，一个人若是没有梦想，希望便不会落空，心里自然也没有恨意。「魔刀」到了他手里，便如一块顽石，毫无作用。”

众人喃喃地道：“心里无恨，世上……世上真有这种人么？”灵智叹道：“当然有，一个人没了恨，便也没了爱，无爱无恨之后，只能像行尸走肉一样活著。杨肃观便是这种人。”

场内一片错愕，万没料到堂堂一代权臣，手掌天地大权，竟成了灵智口中的“行尸走肉”？

灭里喃喃地道：“林先生，这柄刀究竟是什么来历？为何这般怪誕？”灵智道：“世上之物，有阴处必有阳、有阳处必有阴，刚柔阴阳，必然成对现身。是以砷矿中埋雄黄处，必可发掘雌黄，掘黄铜处必可掘白锌，此便如鸳鸯相对，光之随影，绝无例外。也是如此，当年神剑降世之时，我便已经怀疑，世上还会有第二柄神兵埋藏土中，只是尚未破茧而出。”

众人吃了一惊，道：“如此说来，大师早十年前便知道这柄剑了？”灵智叹道：“岂独我一人知晓？九华山的青衣秀士、华山的宁不凡，乃至于铸铁山庄的欧阳南自己，人人都已料到天炉里还藏了东西。”

众人议论谈说。卢云则是呆呆坐在地下，却不知在想些什么。韦子壮撇了他一眼，不免心里更烦，叹道：“如此说来，即使是卢老弟这般内功，却也驾驭不住「魔刀」了？”灵智道：“那也不尽然，传说练成「勇剑」之人，可以驾驭「魔刀」。”

智剑、仁剑、勇剑，合称「三达」，众人啊了一声，方知伍崇卿为何要堵上苏颖超、劫夺「三达剑谱」了，原来是这个情由。灭里

道："如此说来，那假使咱们替他抢来「三达剑谱」，卢大人便有法力驾驭「魔刀」了？"灵智沈吟道："这就不晓得了，卢大人虽悟出了「仁剑」，可这勇剑之艰难，据说远在智仁双剑之上……若用上十年光阴，或者可以啄磨出来也未可知……"

听得此言，全场莫不踌，毕竟情势险峻，银川公主早已落入「大掌柜」手中，只消轻轻一捏，便要香消玉殒，哪能好整以暇的打坐练功？众人彷徨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却听帘幕后传来哈哈大笑："你们这帮练武人，到底屁放完了没？我可快睡著了。"

那首领自始至终不发一语，可一开口却让人下不了台。灵智咳道："使君有何高见？"

那首领笑道："武学之事，我是屁也不懂。不过诸位有没想过，为何我始终坚信，卢云会克应这最后一卦？"听得此言，众人都是"咦"了一声，看此问确实要紧。以武功而论，宁不凡练有"勇剑"，功夫绝不在卢云之下。以势力而论，秦仲海、伍定远都是一呼百诺、指挥万军，不知比卢云强过了多少位，却不知为何这最后一卦会应验在卢云身上？

人人心生疑窦，便也静了下来。听那首领道："实话告诉你，杨肃观有一个弱点，而世上也有卢云能抓紧这个弱点，将他一次诛杀。这个道理我懂，银川也懂。"

听得「弱点」二字，全场莫不错愕，连卢云也抬起头来，看杨肃观手下高手如云，尚且坐拥「天诀」、「神剑」，武功之强，世间罕见，加上他为人机警无比，几可说是铜墙铁壁，却有什么缝隙可钻？听得众人低声来问："他……他有什么弱点？"

那首领道："顾倩兮。"

卢云面色大变，身子不觉为之一震。那首领笑道："卢云，你这同侪性情阴毒，兄弟姊妹、父母爷娘，他谁都信不过，举世之中，他只信任一个人，那便是他的枕边人顾倩兮。而世上能运用这个弱点的，也只有你卢云一人。"

卢云全身发抖，那首领却似兴奋至极，听得脚步声来来回回，帘幕后的影子反覆踱步："杨肃观为人缜密，纵使休憩入睡，身边防卫也甚严密，而他唯一不会防备的，便是他的枕边人。我仔细盘算过了，要杀此人，绝不能明著来，定得有人里应外合，可要让他老婆背叛亲

夫，也只有你卢大人有这个能耐了。卢云！我要你计诱顾倩兮、刺杀杨肃观、替我带出景泰皇帝，只要大事一成，你便能重整朝纲，开世之太平！为我朝名垂千古的第一名臣！”

众人张大了嘴，万没料到一场荆轲刺秦王，竟落到这么个卑鄙场面。

阴森森的笑声中，新一波厮杀将起，众人怔怔思索，虽说此计太阴，却也是唯一可行之计。那韦子壮率先叫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卢云！你杀了杨肃观之后，从此便能坐上首辅大学士的宝座，和娇妻破镜重圆！为了你自己！为了天下人！你定要谋刺此贼！”

“痛快！痛快！”砰地一声，洞中不知谁放了一枪，好似在鸣炮庆喜也似。那卢云却是默默无言，面上殊无一分喜意，好似他们说得是别人家的事，与他无关。

韦子壮越看越火，森然道：“卢云！有顾小姐里应外合，你还怕什么？难道你不想报仇了？”一旁灵智也劝道：“卢大人，你也许觉得此举有失光明磊落，可等你查明杨肃观的所作所为，你定然义无反顾……”众口铄金，都在劝卢云答允此事，忽听那首领道：“算了，别为难他了，他心里还有个顾忌。”韦子壮怒道：“顾忌什么？不过背后偷刺一剑，凭他的武功，还怕失手么？”

那首领笑道：“我。”一片错愕中，卢云身子不由微微一震，只因帘幕后传出了杨昆腔，那嗓音竟与顾倩兮一模一样。那首领话声转为女腔，听「她」轻轻一笑，柔声道：“卢云……你知道我替杨肃观生孩子了，对么？”红螺寺里香客云集，那时卢云人在寺里卖面，便曾见到杨家满门联袂入寺，那时顾倩兮手上带著一名儿童，想来便是她替杨肃观生下的孩子。

“卢云……”那首领装做了女腔，柔声道：“怀胎十月是很辛苦的，你想听听女人生孩子的叫声么？我可以学给你听。”

帘幕后轻启笑声，似有呻吟，猛听一声霹雳怒吼，卢云鼻梁怒痕大现，竟已扑上前来。一旁韦子壮、灵智大惊失色，纷纷抢了过来，卢云怒道：“滚！”掌力扑出，扫过了半圆，轰然巨响之中，韦子壮已然给震退了三步，灵智也是气血翻涌，向后斜退半步。

卢云狂啸怒号，宛如猛兽，已然撞翻了整座帘幕，一掌便朝那首领击去。全场震惊不已，人人都扑了上来，连帖木儿灭里也来拉人

了，一片惊惶间，却听一声轻笑响起，妩媚道：“别，他没胆子伤我。”

那首领的声腔又变了，这口扬昆腔字字妩媚，曼妙动听，便如歌唱也似。全场听到耳中，心里都是为之一动。卢云大口喘息，撇眼去看，只见帘幕后一袭罗裙，一只玉钗，一头乌丝如云的流水黑发，另还有一双灵动明媚的凤眼，正自含笑看著自己。

卢云呆了，灭里也傻了，万没料到帘幕后坐的既非书生，也非武将，而是一位千娇百媚的美女。只见她仰头笑看，双手微敞，做欢迎之状。

卢云目瞪口呆，灵智却不显得讶异，只听他咳了一声，拱手道：“琦小姐。”

“琦……琦小姐？”卢云张大了嘴，他原本满腔怒火，等著把“祁郎中”痛打一顿，谁晓得定睛一看，「祁郎中」竟成了「琦小姐」，一时打也不是、骂也不是，便给僵住了。

良久良久，琦小姐微笑道：“卢大人，「杨太师计围万福楼，状元郎巧遇故人子」，这场好戏演的可还行么？”卢云啊了一声，他颤抖著双手，从怀里取出了一张戏票，上书「万福楼里、戏如人生」。他深深吸了口气，道：“这……这是你给我的？”

“没错。”琦小姐伸出素手，接过了卢云手中的戏票，微笑道：“今夜这场好戏，便是我具名邀约的。”卢云深深吸了口气，道：“我……我方才在内城见到一位姑娘，在城头上接应崇卿，可就是你么？”琦小姐点了点头：“就是我。”

卢云终于晓得事情的来龙去脉了。看「魔刀」为何会给藏在万福楼中，为何那帮夥计要款待自己，原来义勇人的首领便是万福楼的台柱「琦小姐」。想来她在戏台上瞧见了自己，这才千方百计引得自己过来。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凝目打量面前的「琦小姐」，只见她叠腿侧坐，双手放在膝上，侧面望去，那肤色当真白腻之至，不过略施腮红，便显得桃颜李笑，一双凤眼尤其动人。她垂首望地，不愿正面来看卢云，显得甚是矜持，她见卢云始终瞧著自己，不禁掩住了嘴，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卢大人，你第一回见到顾小姐，也是这般死盯不放么？”

此话一说，饶那卢云百年学究，却也不免咳了一声，赶忙转头过去，不敢再看。一旁帖木儿灭里终究是个男人，竟不知「非礼勿视」的道理，只管瞧得呆了。那琦小姐笑了一笑，便取来了一幅薄纱，将自己的丽色遮住了。

这位「琦小姐」不只漂亮，更似懂得世间男子的心思，该羞的时候羞，该逗的时候逗，当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举一动都能让男人目不转睛。这份风韵神采、妩媚风姿，便算顾倩兮、银川、艳婷等出嫁妇人也有所不及，何况年轻莽撞如琼芳、娟儿之流?

眼看卢云眉心紧锁，一脸沈默，那琦小姐道："卢大人，你不要愁眉苦脸的，我这儿有一样东西给你，希望你看了之后，能够高兴些。"卢云低声道："什么……什么东西？"琦小姐道："你用性命换回来的东西。"说著转过身去，抱起了一样东西，交给了卢云。

卢云呆呆看著，只见自己的怀里多了一个小孩，他约莫十岁年纪，肤色颇黑，身穿棉袄，正自闭双眼，呼呼大睡，好似给人点了昏睡穴。卢云大为惊讶，道："这……这孩子是……"

琦小姐道："这孩子姓杨。他称顾倩兮做娘。"卢云啊了一声，已知自己怀里的男童不是别人，正是顾倩兮的儿子。

十年枕边相伴，杨顾两人生儿育女，已然永远拆不散了。卢云看著那孩子，一时老泪纵横，点点而下。「琦小姐」笑了笑，轻声道："卢大人，请你仔细瞧瞧这孩子，再做伤心不迟。"

泪眼朦胧间，依稀可见那孩子额上绑著一条锻带，其上有玉佩，遮住了眉心。琦小姐道："卢大人，这孩子从小到大，额上总是带著这块玉佩，你晓得为什么？"

卢云啊了一声，身不由主的发起抖来了，「琦小姐」微微一笑，伸出素手，缓缓解开了那孩子额上的锻带，赫然之间，便已露出他额头上的那道疤痕。

小小的伤印，色做粉红，那是婴儿时受的伤，宛如神佛赐下的一只天眼，正正镶于眉心之中。

琦小姐道："十年前，顾府门前给人搁来了一只小小竹篮，以及一柄无主宝剑。那篮里睡了个婴孩，身旁放了一封信，说明了婴儿与宝

剑的来历。顾倩兮读罢之后，从此便将这孩子留在身边，将他抚养长大，即便她嫁为人妇，这孩子还是跟他形影不离。”

卢云热泪盈眶，蓦地双腿一软，竟已跪倒下来，好似要向琦小姐叩首一般。琦小姐轻轻地道：“卢大人，你不必向谁来致谢。旁人不知也就罢了，然则你我心知肚明……十年前你舍下了状元顶戴、大好前程，不惜以一命换一命，救下这无人闻问的小孤儿……”她拿起来那男童的手，合掌敬拜：“卢云，放眼天下英雄，独你一人担得起「大侠」二字。”

正统十一年正月十六，最后的旅程结束了，在众人的注视下，卢大侠泪水盈眶，他抱紧了怀中的阿秀，滚落了两行热泪。

一片静默中，卢云紧抱阿秀、已是泣不成声。琦小姐慢慢取起了一物，柔声道：“卢大侠，这是你的东西么？”卢云慢慢擦拭泪水，只见脚边搁来了一柄剑，剑鞘宛如黑木，毫无雕刻花纹，颇见朴素，正是自己年轻时的佩剑「云梦泽」。

乍见了当年的佩剑，卢云忍不住深深吸了口气，道：“你……你是要我去做刺客……”琦小姐柔声道：“你不必担心。这是你的东西，我只是让它物归原主。没人会因此要你承诺些什么。”

十年前怒苍山顶割袍断义、白水河畔决一死战，这柄剑一直紧紧追随卢云，陪著主人渡过一切苦难，如今十年阔别，长剑依然如故，卢云却已道贯天地，承继了「剑神」道号，他若肯再次执起自己的宝剑，天下局面必然改观。

四下一片悄然，人人屏气凝神，就怕卢云不肯接。琦小姐却不多劝，只管双手奉起了长剑，静候卢云来拿。

良久良久，只见卢大侠颤抖踟蹰，他慢慢张开手掌，终于还是将长剑紧握在手。

眼见卢云接下了剑，琦小姐点了点头，立时返身回到了幕后，众汉子便又走了上来，替她架起了帘幕，将两边再次隔开了。

“今夜良晤，十分尽兴。”帘幕后传来柔声说话：“卢大侠，剑与婴孩，都已物归原主，我心里很是欣慰。”说著拍了拍手，道：“韦先生、劳烦你替我送客。”卢云微微一愣：“我……我可以走了么？”琦小姐露出了女子本貌，言语竟也大方起来了，听她打趣道：“当然。不然

我还留你下来听戏么？”卢云看著怀里的阿秀，喃喃地道：“那……那这孩子……”

琦小姐淡淡地道：“这孩子是你用命换回来的。他要去哪儿，由你安排。”卢云愕然道：“什么意思？”琦小姐道：“你可以把他送回杨家，你也可以带著他浪迹天涯，举世之中，没人比你有资格决定他的命运。”

这「琦小姐」实在厉害，她的每一句话都敲重了卢云的心事。他当然晓得琦小姐的用意，也明白她故意少说了一个人，那个人……卢云一直想带走的人……

逝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帘幕后的影子转了过去，不再多说，眼看卢云呆呆出神，韦子壮便拍了拍他的肩头，道：“走吧，出去再说。”眼看胡正堂还躺在地下，韦子壮便将之抱起，朗声道：“灵智方丈、灭里将军，咱们也一块儿走吧。”

众汉子躬身肃客，灵智、灭里二人便也站了起来，卢云呆呆抱著阿秀，随韦子壮走了，他行了几步，猛地回过头来，大声道：“等等！你……你说那天下最后一卦，注定应验在我身上？”

帘幕后的倩影笑了笑，道：“卢云，咱们来打个赌吧，等你爬出水井，回到人间，你立时会接下我的请托。”卢云心下一凛，道：“何以见得？”

“去你妈的狗杂碎……”琦小姐淡然道：“少说两句不嫌吵。”卢云愣住了，不知她好好一个女人家，何以口出恶言、辱骂自己？一旁灭里听得此言，却是面色大变，不自禁倒退了一步。韦子壮清了清嗓子，大声道：“好啦！大夥儿少说两句，快快走啦！”

众人不再多说，当下由韦子壮带路，一路将卢云、灵智、灭里等人引了出去。只是这回并非原路归返，而是另寻干涸水道来走，那地下水道密密麻麻，转了一条又是一条，忽然间，面前光芒微弱，地下映出一个圆蒙蒙的光影，想来出口便在那儿了。两人临别在即，卢云回首望向韦子壮，不由满是感慨。本想重遇故人，当得良晤，岂料昨夜风风雨雨，却又是这么一个斯杀局面？韦子壮拍了拍他，示做安抚，道：“从这儿上去，便是城内，你们快走吧。”卢云道：“韦大哥，你不和我一起上去吗？”

韦子壮摇了摇头，道：“我上去做什么？”天光映照，那张火焚的丑脸倍加骇人，卢云心下一醒，已知他早已见不得人了。二人仰望井口光芒，尽皆默然，卢云低声道：“韦大哥，那天……那天船上失火，还有别人活下来吗？”

韦子壮叹了口气，欲言又止间，便道：“你赶紧上去吧。你一会儿找个地方，好好睡上一觉，把道理想通了再说。”说著便将胡正堂交给了灭里，示意众人上去。

那灵智方丈武功何其之高，手掌贴墙，脚上一个发力，登时上升丈许，几个纵跃后，便已离开了水井，随即抛下了绳索，卢云与灭里并不卖弄武艺，只老老实实缘绳而上。

第九章大赢家

离开了水井，天已黎明，众人游目四顾，只见自己身在一处枯井旁，附近轻烟薄雾、朦朦胧胧，依稀可见是条陋巷，想来此地已在城内了。

卢云暗暗颔首，看这地下水脉如此错综复杂，这「义勇人」平日定是来无影、去无踪，也难怪以「镇国铁卫」的天罗地网，却也拿之莫可奈何。

时在清晨，昨夜又是元宵，百姓自起的晚，四下全无行人。众人都是一夜未睡，阵阵寒雾扑面而来，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转看阿秀与胡正堂，却都还点着昏眠穴，睡的鼾声如雷。

眼见灵智两手空空，帖木儿灭里便将小孩儿递给了他，道：“两位，在下俗务缠身，恐怕得先走一步了。”卢云忙道：“将军还有事？”灭里点了点头：“我得回去驿馆一趟。”正要迈步离开，忽又想起一事，忙道：“卢参谋，你认得许多怒苍好汉，对么？”

乍听此言，卢云不觉咳了一声，道：“是……算是认识吧。”灭里道：“那就好，你若是见到了怒苍的人马，劳烦把这个东西交给他们。”说着解下背后行囊，从里头取出了一幅滚动条。

卢云心下一凛，道：“这……这是什么？”灭里道：“这是公主送给怒王的礼物。我腊月时前去江南，便是为了转交此物而去。”

按「琦小姐」所言，公主之所以遣使会见怒王，便是为了警告大掌柜。听得此物竟是公主给怒王的礼物，卢云居然不自禁的紧张起

来，他接过了滚动条，密声道：“可以打开么？”

灭里点了点头，示意请便，卢云深深吸了口气，便将滚动条展开，却见这滚动条是一幅古画，颇见残旧，画中绘了一名男子，身穿戒装，腰悬宝剑，约莫三十六七岁，容貌俊美秀气，赫然便是杨肃观本人！

卢云咦了一声，灵智也是微微一奇。两人不禁对望了一眼。卢云喃喃地道：“这……这是公主送给仲海的礼物？”灭里静静地道：“正是，那时我见了这幅画，心里也觉得奇怪，可公主不愿多说，只要我设法交给秦仲海，说他只要看到东西以后，自会来与她相见。”

这幅画甚是奇怪，看纸质泛黄，当有不少年月，可不知为何，画中人的容貌却与杨肃观一个模样。莫非公主另有什么妙计，又想安什么天下了？

众人经历了一夜劳顿，早已思绪纷纷，自也无力再深思什么。一片静默中，灭里拱手道：“卢参谋，我这几日恐怕不可开交，这事就劳烦你了。你午后若是没事，欢迎来汗国驿馆小叙，在下备酒相待。”他双手交叉胸前，向卢云、灵智各行了一礼，便已转身离去。

卢云目视灭里离开，低声便问灵智：“大师，他是去找公主么？”灵智道：“那倒不是。他是去安排接风洗尘之事。”卢云茫然道：“接风洗尘？汗国有要人来京？”灵智叹道：“达伯儿罕的长子，太子喀拉嗤亲王驾到。”卢云皱眉道：“兵荒马乱的，他来做什么？”

灵智道：“朝廷下个月便要举行立储大典。亲王是应正统皇帝之邀，前来京城观礼的。”

卢云心下一凛，道：“朝廷要立太子了？”灵智道：“这就是朝廷人口中的「立储案」，倘无意外，正统皇帝这两日便要召见八王世子，开始挑选储君。”

听得朝廷要立太子了，卢云却不甚关心，倒是公主行踪不明，届时帖木儿灭里给亲王追问，却不知要如何交待了？他叹了口气，正要再说，却听灵智道：“卢大人，老朽这儿也还有点事，恐怕也得告辞了。”

卢云讶道：“大师也要走了？”灵智道：“是。老朽得回红螺寺了。”

卢云茫然道：“红螺寺？大师在那儿挂单？”灵智摇头道：“那倒不是。我是去看着公主。”

卢云啊了一声，方知公主人在红螺寺，正要再问，灵智却已欠身道：“大人这几日若有什么大事，请来红螺山脚的「紫藤茶棚」留个口信，老朽自然知晓。”说着把胡正堂交了过来，欠身道：“卢大人，这孩子便劳烦你送回去了。”合十为礼，便已飘然离去。

众人一个接一个，全都走得一干二净，却把两个小孩扔给了卢云。可怜他满面惊呆，委实不知如何是好，忙喊道：“大师！等等！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啊？”那灵智身法好快，转过了街角，便已消失无踪。

卢云自从面担失落后，虽说身无长物，却也自由自在。谁得一个晚上过后，竟是左手提阿秀，右手抱正堂，腰上悬剑，衣带里还插着一幅卷轴，不免如老牛拖车，浑身都不对劲了。他望着手上的小阿秀，心下暗暗叹息：“怎么办？我该怎么安顿这孩子？”

那胡正堂无须多管，只消打听他家所在，朝院子里扔去，便算了事。可阿秀不同，他是柳昂天的孩子，七夫人怀胎十月生下的小孤儿。卢云好不容易与他相逢了，下一步却该怎么做呢?

按那琦小姐所言，她想请卢云带着阿秀远走天涯，可此事却怎么做得？这阿秀既然是顾倩兮养大的，便有母子之情，自己岂能随意将之拆散？真要带走他……就得连顾倩兮一起带走…

身上热血微微沸腾，好久没有这般充满希望了。想起义勇人首领的付托，卢云却又不由满心烦乱，他走到了陋巷一处角落，把两个孩子放落，自己也坐了下来。

时在清早，风停了，雪也停了，露出了深邃青天。卢云仰望东方朝阳，心中也是思緒万千。

刺杀杨肃观……他死了，许多事情就好办了，可这事能做得么？卢云默默望着天际，嘴角也泛起了苦笑：“这琦小姐还真毒，竟然唆使我去刺杀杨肃观？她却也异想天开，竟还要我找倩兮帮忙下手？他们究竟把卢某当成是什么人？是裴如海、是西门庆？还是什么无耻之徒？”

顾倩兮再怎么说，也是杨肃观抬着八人大轿娶进门的妻子，她若是念念不忘自己，已算不守妇道之至，更何况要她帮着一个外人，刺

杀自己的丈夫，别说卢云向以君子自许，纵使他自命为真小人，这等伤天害理、背德忘义之事，却又如何做得?

这「琦小姐」神机妙算，卢云自也不敢轻视她。她曾说自己只消一离开枯井，立时会允诺来当这个刺客，可现下自己早已回到了尘世，却也没改变心意，堂堂的卢云，饱读圣贤之书，他绝不为此无耻之事。

董狐之笔，记载了「赵盾弑君」、赵盾认定自己的君王是个坏人，所以下手杀了他。然而赵盾说君王是坏人，那他自己呢？他敢说自己是个好人么？抑或是说，杀了君王后，朝廷就能变好么?

不管怎么说，想要杀死君王，全天下都可以动手，却只有赵盾不配。因为这个「晋灵公」就是赵盾自己一手捧起来的，老板干尽坏事，难道赵盾这个伙计不该第一个下手自杀?

回想昨夜情景，卢云更是感慨万千，想当年自己初次拜见柳昂天，那时韦子壮还是头牌护卫，却是多么奉承巴结杨肃观？岂料昨晚摇身一变，居然嚷着要杀死他，再看那灵智方丈，岂不也是一个德行？同门之谊，说抛就抛，师兄弟全是一场空，连一文钱也不值。

说到底，最坏的人是谁呢？倘使昨夜所言属实，杨肃观为人的阴险卑鄙，恐怕远在天下每个人之上，自己若不杀他，倒似没了天理。可自己该如何让公理得偿呢？难不成要倩兮和自己学奸夫淫妇的模样，像个小偷儿一样潜入杨家，当场戳死杨肃观，这便是报应不爽？那自己的报应呢？日后是否又会有哪个男人从家里后门溜进来，一刀戳死自己？而后大声嚷嚷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当真是莫名其妙，一夜之后，自己便成了佛陀在世，好似天下人都等着卢大人拔出剑来，将杨肃观痛快刺死，如此就万世太平了。岂难道这便是什么「最后一卦」？还记得离开枯井时，自己曾要追问内情，那「琦小姐」还不是粗着嗓子，把自己臭骂了一顿?

“去你妈的狗杂碎，少说两句不嫌吵”，想起这两句话，卢云不由苦笑起来。他低下头去，只见怀里两个小孩儿睡得香甜，看他俩身上还裹着灵智的外袍，兀自抱成一堆。卢云微微一笑，他伸手过去，抚着阿秀的脸庞，轻轻说道：“阿秀，你梦到了谁？你梦里见过卢叔么？”

晨光照下，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当年的小婴儿已然长大了，卢叔叔也已经老了。他凝视着阿秀，心里觉得好安慰，因为他对得起柳昂天，也无愧七夫人亲手的付托，他终于看到阿秀长大了。

卢云轻抚阿秀眉间的玉佩，想到这是顾倩兮亲手缝上的，心里不觉微起唏嘘。

这十年来，顾倩兮是么渡过的呢？十年前他的情郎音讯全无，就此失踪。其后她的父亲更触怒了当今，以致身系囹圄，最后更撞死在狱中，可怜她连着失去至亲挚爱，沦落成卖浆女，如此艰难处境，家门口竟还给人搁来了一个襁褓，硬逼她强忍哀伤，抚养这个孩子长大。

念及顾倩兮的种种辛酸，卢云忍不住泪如雨下，他望着脚边的阿秀，想着当年倩兮忙里忙外，辛勤照料这孩子的点点滴滴，想着想，卢云忽然醒觉过来，已知这孩子其实不是她的累赘，而是一个抚慰。

失去了情郎与父亲，在那段彷徨无助的岁月里，小小阿秀必然慰藉了他，让她能够活下去。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忽然心念一动："对了……胡媚儿与倩兮并不熟识，她……她为何要把阿秀送去顾家？"按义勇人首领所言，阿秀襁褓时给人搁到了顾府门口，从此也纔进了顾家门，依此看来，这断然是胡媚儿所为。可她为何要这般做呢？阿秀不是普通孩子，他的生母是「七夫人」，他的父亲是「征北大都督」柳昂天，胡媚儿既然是「镇国铁卫」的一员，怎敢擅作主张，把这孩子交到了顾家？

隐隐约约间，卢云心里起了一个感觉，这件事应该是杨肃观的意思。

今夜连番追查内情，终于得知「大掌柜」的身分，他便是当年的同侪杨肃观，无论是胡媚儿、金凌霜，甚且是琼武川、艳婷、巩志……按那首领所言，他们好似都是「大掌柜」的人马，专为他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卢云深深吐纳，他展开灭里交来的那幅画画滚动条，将之迎光展开，凝视着画中的「杨肃观」。

杨肃观，他到底是忠是奸？他看来总如这位画中人一段，高洁清明，身上不惹一点尘埃，可在灵智、韦子壮口中，他却成了个十恶不

赦的人，满身血腥，好似全天下的凶杀阴谋，全与此人脱不了干系。

卢云凝视着画中人，慢慢从怀里取出胡媚儿交给自己的那封信，终于要拆开来瞧了。

这封信里到底放着什么，看胡媚儿半夜守在侯爷府里，千方百计要交给自己，想来里头东西必然要紧，可按韦子壮所言，杨肃观的用意不过是要自己替客栈跑腿，而若是如此，伍崇卿又为何要大老远的过来栏截?

卢云紧握着那封信，感觉到信里冰冷冷、硬梆梆的，好似藏着什么，想起「最后一卦」四个字，卢云喉头微微滚动，猛把手一扯，撕破了信封，露出了里头的东西。

面前一块令牌，纯金打造，其上铸造一只猛禽，昂首睥睨，双翼全展，却是那只「大鹏金翅鸟」，不消说，眼前令牌正是「镇国铁卫之令」！

卢云满心错愕，他拿着这块纯金令牌，已是作声不得。忽然间，听得身边传来一声喝问："你是么人？为何拿着剑，还带着两个小孩躲在这儿？"卢云抬头一看，只见面前站着三名官差，身穿旗手卫服饰，正自怒目望着自己。卢云见官过来盘问了，只能老老实实站起来，低声道："差大哥，在下……在下是……"

惨了，自己身上带剑，阿秀与胡正堂也是来历不明，看来自己必然嫌疑重大，八成要给逮捕了，卢云满心苦恼，却又不想殴打官差，正烦乱间，却见一名官差瞪凸了眼，只在看自己手上的纯金令牌，寒声道："大……大……"

卢云吃了一惊，拿起手上令牌，道："你认得这东西？"那人身上微微发抖，竟是说不出话来，另两名官差却是提气暴吼："你这人形迹可疑！站过来，咱们要搜你的身！"身字才出，竟又多了一声"啊"，只见两名官差翻起白眼，后颈上竟给人用手刀斩落，居然昏了过去。

背后那官差出手了，他打昏了同僚，却还不敢说话，只跪下地来，向卢云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响头，跟着朝自己的嘴指了指，哭丧着脸，拼命摇手，这纔把两个同伴扛在肩上，落荒而逃。

眼看遇到了天大的怪事，卢云自是瞠目结舌，他低下头去，反复察看手上的令牌，满是错愕中，好似成了傻瓜。

又来了，这「灵吾玄志」又发功了。这封信尚未裁开前，已让自己吃遍京城不付钱，赚了好些便宜，熟料里面的令牌一出，更让官差磕破了头，卢云呆呆看着手上的金牌，真不知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玉皇皇帝的圣旨，还是如来佛的令符，否则哪来这天大的法力？

正呆想间，天色越来越亮，街上行人慢慢多了起来，买早点的、倒夜壶的、蹓跶闲晃谈天的，一个个都走上了街，眼看陋巷口站着一名神秘男子，头戴大毡，腰悬宝剑，手持金牌，脚边却还倒着两个小孩，死活不明，不免多看了几眼，窃窃私语。

卢云给百姓瞄了几眼，自知此地并非久留之地却也该送阿秀回家了，想起此行若是运气不坏，说不定可以撞见顾倩兮贤慧煮早饭的模样，心头竟是一热，可转念想起义勇人首领的请托，心里却又一凉，竟不知自己该怎么办了。

卢云沉吟半晌，忽地失笑摇头："我可傻了，这两个孩子少说也有十岁了，难道不会自己找路回家么？"当下提起手掌，朝阿秀与胡正堂身上一拍，功力到处，已然解开他俩的穴道，随即掩身躲起，打算暗中保护。

"还要睡……"两个小孩子抱做一堆，死赖着不醒，卢云没养过小孩，自不知有这等怪事，也是无计可施，只能运起了毕身功力，隔空出指，瞧瞧有无法子惊醒阿秀。

"有蚊子……"卢云没练过劈空掌，指力也不大行，只见阿秀迷迷糊糊地搔了搔屁股，正发痒间，忽听耳中听来细细蚊鸣，那蚊子细心叮咛："小弟弟，学堂要开课了，快起床吧。"听得此言，那阿秀立时睁开了眼，大声道："孟夫子！"

双眼一睁，眼前既无孟夫子，也无孔夫子，却是一条陌生大街，路上行人携来往攘，不时瞄着自己，好似见到了乞丐。阿秀揉了揉眼珠，呆了半晌，道："这是哪儿啊？"他一惊奇，呆呆地道："怪了，我昨夜不是去提灯了？怎又睡在这儿了？"想着想，忽又念及了一事，大惊道："正堂？对啊！胡正堂给鬼抓走啦！"

正惊叫间，忽见一片枯叶逆风飞来，飘飘荡荡，来到阿秀面前，转到了背后，阿秀见这枯叶来势颇怪，便也顺势去望，猛见自己背后睡了一名小孩，看那口涎横流的模样，不是胡正堂是谁？

“胡正堂！胡正堂！”阿秀大喜大悲，扑了过去，喊道：“我可救出你啦！”

连喊数十声，胡正堂却始终闭眼垂目，动也不动，阿秀大惊道：“正堂！你怎么了？你死了吗？”眼看胡正堂毫无知觉，这会儿连卢云也吃了一惊，看他昨晚与灵智、灭里、韦子壮连手，四大高手耗心费力，方纔治好了这个孩子，孰料他竟又昏迷不醒？

阿秀喊得悲切，胡正堂却是毫无知觉，正要洒下泪来，却见天外飞来一片枯叶，刚巧不巧射中了胡正堂的腋窝，骤然间，胡正堂竟已蹦身起来，大笑道：“哈哈！哈哈！痒死了！痒死我啦！”

这腋下有处穴道，称为「天泉穴」，便是俗称的「笑穴」，只消轻轻挠搔，便会让人发噱发笑。阿秀见他会说人话了，不觉大喜道：“胡正堂！你的病好了！”

话犹在耳，枯叶飘落在地，胡正堂痒感一褪，笑声立歇，他见阿秀瞧着自己，径自含泪道：“鬼。”跟着又瞧了街上行人一眼，哭道：“好多好多鬼。”待见满街挂着元宵灯笼，更是哀莫大于心死，只管往地下躺倒，沉沉入睡。

眼见胡正堂病入膏盲，阿秀颤声道：“胡正堂，你……你的病没好啊。”话声未毕，又是一片枯叶破空而来，那胡正堂又给射中腋下，自是乐不可支，喘笑道：“怎又痒起来了、好怪啊！”

阿秀见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不知怎么回事，不由狐疑道：“胡正堂，你的症状不大一样了，你……你到底好了没啊？”正说话间，那胡正堂又抖落了叶子，自管趴倒在地，状如死尸。阿秀越看越疑，当即伸手过去，拼命挠搔，喝道：“臭小子！你到底在搞什么？装神弄鬼的！”

胡正堂哈哈欢笑，喘道：“别搔了、别搔了，我说、我说。”阿秀收住了手，喝道：“快说！”胡正堂见他不搔痒了，正要闭眼睡觉，却又给阿秀搔得飞了起来，连试数回，屡次不爽，只得大哭大喊：“不要闹了！都是你害的！”阿秀见他好像真的病好了，不由心下狂喜，道：“你会说话了！”胡正堂哭道：“会说话有什么用，我已经不想活了！”

阿秀皱眉道：“干什么？好不容易病好了，怎又不想活了？可是疯病没断根么？”胡正堂又气又恨，大哭道：“都是你害的，你还敢问

我？”阿秀讶道：“我害你什么了？我是偷了你的钱、还是睡了你的娘？”卢云躲在暗处偷听，听这阿秀说话比大人更坏，不由暗暗摇头，打算把他的恶行抄录下来，暗中设法交给顾倩兮。还在想该如何通风报信，那胡正堂却又“呜”地一声，泪水扑飕飕地直落下来，哽咽道：“阿秀……年已经过完了，对不对？”

阿秀叹道：“废话，人生漫长哪。”胡正堂戟指哭骂：“都是你害的。我过年前去你家玩一趟，便给你家的臭鬼抓住了，结果我昨晚醒来，年忽然就过完了！连土地公都没办法帮我！阿秀！你还说你没害我么？”

阿秀皱眉道：“什么跟什么？过年时你不是都待在家里么？难道你都不记得了？”

胡正堂大哭道：“不记得了！”阿秀喃喃地道：“那……那我昨晚带你提灯去玩，你也不记了？”胡正堂哭道：“不记得。”阿秀皱眉道：“这么说来，咱们昨夜喝酒打牌、大吃大玩，还叫华妹脱光衣服陪酒，这些事你也不记得了？”

胡正堂呆呆听着，口水直流间，蓦然大哭大喊：“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我也要过年！我也要过年！”

小孩子多半喜欢过年，好容易盼了一整年，谁知过年时却成了失心呆，病好后立时又要上学，任谁也要发狂了。阿秀逗了他一阵，笑道：“好啦好啦，别闹了，华妹还在等我们，咱们快跟她会合吧，先回家换件衣服，下午便要去学堂上课啦。”

“呜呜呜，杀了我吧。”胡正堂抱头痛哭，转身便朝枯井奔去，好似要跳井自杀了。阿秀吃了一惊，赶忙拉着他，惊道：“你干什么？走啦！走啦！”

“你走开！”胡正堂把人推开了，便又趴在井栏，对着深井大声呐喊：“大赢家！”

大赢家……大赢家……井里回声激荡，远远传来，不免阿秀吃了一惊：“什么大赢家？井里有人么？”胡正堂不去理他，只管趴在井边，喊道：“大赢家！我守住了信约，没把你的秘密说出去！大赢家！我发誓向你效忠！你快让我许愿吧！大赢家！大赢家！”

此言一出，阿秀固然惊疑不定，连躲在暗处的卢云也是微微一奇，不知他在闹些什么，只见胡正堂趴在井边，垂泪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大赢家！求求你使法力，让我整个月都不要上学！求求你！”

看胡正堂边哭边嚷，好似真要跳井自杀了。阿秀慌了手脚，死命来拉，却于此时，一片枯叶飘来，刚巧不巧打中了胡正堂的膝间，立时让他两腿一麻，呀一声，后仰摔倒，正要跌破后脑勺，却又是一片枯叶飞出，竟将他的身子向上微微一带，便让他轻轻落下地来。

阿秀咦了一声，道：“这儿叶子好多啊。”他扶起来胡正堂，道：“喂，你没事吧？”胡正堂哭哭啼啼地道：“你少来烦我！我要做大赢家！”

阿秀纳闷道：“到底什么是大赢家？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啊？”胡正堂哭道：“大赢家是龙袍鬼，只要向他效忠许愿了，我就不必上学了。”

“操！”阿秀骂粗口，随即心下警戒，左右观望一阵，待见并无娘亲的密探，便朝胡正堂屁股猛踢一脚，骂道：“操你的大赢家！你救命恩人我都不怕去学堂了，你这小杂种却是怕个什么劲儿？”胡正堂哭道：“你骂我。”阿秀骂道：“老子骂你？我还操你全家哪！走啦！”

眼看二童拉拉扯扯，总算走了，卢云便也闪身出来，他脚下跟着两名小童，目光却回望着那口深井，喃喃自忖：“大赢家？什么意思？”先前胡正堂蹤到井边，哭嚷怪叫，好似在呼唤着井中囚徒，可昨夜听义勇人首领所言，井里那个「龙袍鬼」正是当年的景泰皇帝，这才给「镇国铁卫」慎而重之押起。可说来奇怪，这胡正堂却又在喊些什么？

卢云越想越觉得纳闷，倘若井中人真是景泰皇爷，想他堂堂的一国之君，曾与自己当廷对赋，出口成章，如此深厚文学，岂会自称什么「大赢家」？

「大赢家」，那是市井俚俗、江湖人的用词，绝非景泰皇爷的口气。他也许会说自己是「真命天子」、「九五龙身」、却不会自称什么「大赢家」。

卢云呆呆忖念，脚下却跟着阿秀与胡正堂走了，才来到闹街上，猛听背后传来马蹄震响，听得一人喊道：“让！让！让！”卢云吃了一

惊，也是怕马儿撞伤了孩童，忙向前跨了一步，挤到阿秀与胡正堂面前，将他们隔了开了。

隆隆隆！隆隆隆！马蹄震地，一匹马过了，又来一匹马，百数十骑从街上飞奔而过，吓得满街百姓或惊或跳，更有不少人破口大骂起来："那个衙门的官差！在街上这般横冲直撞？"

"大赢家！大赢家！"胡正堂追了过去，嚷道："你们把我抓入牢里吧！"阿秀骂道："操你的大赢家！你再说这三个字！老子就打死你！"二童打打闹闹，卢云却深深吸了口气，撇眼去看，只见马上乘客并非官差，他们全副武装、身着重甲、腰悬长刀，驾马直朝西城奔去。卢云凝目眺望，但见远处阜城门上有一面旌旗飘扬，见是「正统军」三个大字。

阿秀也瞧见旌旗了，登时讶道："正统军哪，这是伍伯伯的兵马。"胡正堂还在哭骂："大赢家！大赢家！快来抓我呀！"此地本在城西，距离城门不过两条街口，阿秀见那儿昏天暗地，必有好事上门，一时好奇心起，忙拉着胡正堂，道："走，咱们瞧瞧热闹去。"

阿秀前脚一动，卢云满心担忧，即刻尾随，两小一大一先一后，便朝城门走去，方纔走到羊市大街，便听前方传来喊叫："军爷！你讲讲道理吧，咱们的店铺就在前头啊，为何不给过去？"

"我要说几遍才够！"远处传来暴躁怒喝："羊市大街今日严禁通行，你们折回去！"卢云提起足跟来看，只见前方街道站得满满都是人，一名军官暴吼频仍，当街拦路，不放百姓通行，四下则是抱怨四起："军爷！那出城总可以吧？你让条路出来吧。"

"阜城门关了！"那军官大怒道："要出城便去永定门！"一名百姓大叫道："永定门也关了啊！咱们纔给那儿的军爷赶过来啊！"

听得此言，卢云自是错愕不已，暗道："莫非封城了？"

正呆愕间，却听阿秀低声道："走，咱们绕路过去。"说着拉着胡正堂，便从大人脚边钻了进去，窜入一条窄巷，卢云见城里乱了起来，也是怕阿秀出了什么事，霎时便也急起直追。

那阿秀人小鬼大，虽在小孩迷路的年纪，却晓得不少怪门道，看他一路拉着胡正堂，东拐西转，专在羊肉铺里的小巷来走，卢云不想

跟得太近，却又怕这两个孩子遇险，只得装成路人的模样，自在背后尾随。

不旋踵，三人先后穿出了窄巷，眼前豁然开朗，竟是一处废弃城墙。

卢云心下一凛，暗道："蒙古旧墙。"北京又称大都，辽代时古称南京，更古时称为幽州，历代以来城墙增修扩建，严密异常，看这处城墙生满青苔，当是蒙古人修造的旧城段，倚于新城之内，尚未拆除，没想给阿秀找到了。

那阿秀熟门熟路，来到废城，只管拔腿狂奔，来到一段城梯，正要上去，却给胡正堂拉住了，骂道："阿秀！你又想去废城玩么？不怕给你娘骂么？"阿秀道："谁要玩了？你没见城里大乱了么？我是去打探消息，快走了！"胡正堂哭道："不要！我要去找大赢家！"

二童拉扯扭打，胡正堂不敌阿秀的怪力，便给拖着走了，卢云看那城梯老旧，险峻滑溜，自是提心吊胆，就怕阿秀摔了下来，只管小心翼翼守在墙下，随时等着半空接人。

好容易小孩来到了城头，一路平安，卢云稍感放心，猛又听得一声尖叫，二童好似遇险了，卢云大惊失色，不待老老实实拾级而上，忙朝城墙一点，向上飞起数丈，随即手掌运起来黏劲，朝墙面一贴一压，几个起落之后，便也翻上城头。卢云满面惊怕，凝目去看，却见阿秀与胡正堂躲在城垛处，二童张大了嘴，身子发抖，只望向西方城外，卢云咦了一声，还不及转头来看，猛听耳中传来一声号令……

"正统军……"

"呒呜……呒呜……"城外唢呐高鸣，震动云霄，卢云深深吸了口气，便也转向西方去望。

时过黎明，天光大现，从这处废城向西远眺，只见城外竟是一列又一列行伍，兵将全数身着重甲，返照辉光，映得城头上雪亮一片，卢云眯眼了望，依稀可见城下数组长达十里，自西而东，共分四大阵，各以旌旗为志，见是「北平」、「北定」、「北威」、「北宁」四镇，营号「居庸」，总军号为「正统」。

嘎嘎……嘎嘎……阜门前传来重物压地之声，石轮碎响，但见一架又一架投石机给兵卒拉出来了，随后马匹啡啡喘息，拉出了一排洪

武巨炮，至少有百二十门，每百尺架设一座，自让阿秀与胡正堂看傻了眼，寒声道：“看……大炮哪…”

昔日柳昂天手下有一批军马，长驻居庸关，为天子看守北疆，十年过后，这批兵马转为伍定远麾下的「北关四镇」，人数之多，少说有十万大军在此，望之气势磅礴，前所未见，阿秀、胡正堂等小孩从未去过战地，见得如此壮观景象，自是飕飕颤抖，又兴奋、又害怕。

两小一大站在废城头，眺望西方，忽然间，极远处来了一个小黑点，卷起了一道浓烟，它越奔越近，依稀看去，竟是一匹快马狂奔而来，卷出了黑龙似的风天砂，马儿尚未抵达本阵，马上乘客已然举起了唢呐，向天吹鸣。

“呒鸣……呒鸣……”声响越来越大，城下八千唢呐一只一只呼应，呒鸣……呒鸣……那声浪如同排山倒海，让阿秀与胡正堂一齐掩上了耳孔，面色骇然。

轰隆咚咚……轰隆咚咚……唢呐声响过，战鼓响起，只见阵地后方一人翻身上马，喊道：“弓箭手——上前布阵！”大批兵卒缓缓向两翼分开，全数背负铁弓，腿缚箭筒，便也露出了中军的铁甲骑兵，更背后则投石机、洪武炮、守住了西城阜城门。

晨光映照城下，但见几名指挥来回驾马狂奔，中军一人却始终坐在马上，他面城下大军，身穿重甲，跨鞍不动，卢云眼里看的明白，那人正是巩志。

卢云少说十年不见巩志了，可此时乍然一见，还是让他认出人了。这人确是巩志无疑，不过他不再是自己的衙门师爷，而是堂堂「正统军」的大参谋，看他此际双手抱胸，气凝如山，那模样真是战地沙场的常客，不知打过了多少硬仗。

西方草原辽阔，正统军已然布置了阵式，渐渐唢呐已歇、战鼓止息，什么也听不到了，忽然间，天地交接处飘起了烟尘，朦朦胧胧，像是有什么东西逼近了。

卢云心头怦怦直跳，阿秀与胡正堂也看傻了眼，正瞧间，大地远处忽起雷鸣。

轰隆隆……轰隆隆……惊心动魄的闷雷响起，漫天尘暴之中，西方远处奔出了千军万马，数组之大，放眼望去，全是奔驰快马。阿秀

毛发直竖，正要拉着胡正堂躲到城垛下，忽然之间，一面旗帜飞入眼中，登让他戟指狂叫：“勤王军！是勤王军来了！”

天边远处飞来第一面幡帜，见是「虎威」，其后是「龙骧」、「豹韬」、「凤翔」……正中旌号「骠骑三千营」，总军名「勤王」，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勤王军；骠骑营」，旗下三十万重甲骑兵一字排开，便得如此惊动之威。

「勤王军」的重甲骑兵归来了，这阵式远比「正统军」更为庞大，放眼望去，至少数组二十里，不过巩志并未挥旗传令，「北关四镇」也依旧按兵不动。看得出来，他们还在等待「骠骑营」后面的东西。

卢云掌心隐隐出汗，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嫌此地还不够高，眼看城上还有一座敌楼，当即翻身上去，立于敌楼顶上，眺望远方。

在卢云的注视下，铁甲骑兵益发逼近京城，却于此时，猛听远方传来悲声长啸，如此呐喊：“武兴内团营——掩护全军！”

阵阵风砂中，西方远处来了比「骠骑三千营」更巨大的东西，只见沙暴中奔出了一拨人海，数组长达百里，直向天子脚下而来，看他们人人相互扶持，有的跑、有的走、有的喘、有的手持铁盾，有的两手空无一物。卢云张大了嘴：“这……这是败卒？”

有人打败仗了，「前锋营神枢」、「内团营武兴」，个个偃旗息鼓，只在仓惶后撤，好似后头有什么东西追着他们，沙暴越逼越近，他们也越奔越快，忽然间，队伍最后方现出了一个身影，他身上绑缚绳索，孤身拖着两辆大车，车上躺满了伤兵，至少有百来人。那人却以一己神力拖拉同伴，一步一步向前而来。

“伍伯候！看！是伍伯伯来了！”阿秀与胡正堂激动戟指，全都人叫起来了。蓦然间，巩志招展旌旗，厉声道：“正统军……恭迎大都督回京！”

叮叮当当声响不断，一队又一队兵卒俯身下拜，单膝跪地，腰上长刀触地，发出了清脆声响，但见阜城门下再次擂起来战鼓，阵式中走出了一排战士，列作一字阵。人人默然垂首，手上却牵着一头羊，另一手提着一只木桶，背后却负着一柄大砍刀。

咩……咩……羊儿惶惶害怕，城头上的阿秀与胡正堂也在发抖，城下的刀斧战士也紧泯双唇，默不作声，一步一步行向满天风砂的西北草原、宛如开赴刑场。

“武兴内团营！退向北门！”、“神机皇营、退守南门！”

伍定远开始奔跑了，须臾之间，勤王军向两翼推散，百多万兵卒如海潮裂开，由西方转向城南城北，一时蔚为天地奇观。卢云也张大了嘴，呆呆望着老友拖着两辆大车，押着残兵败部回归。

到底是什么来了？城下十万大军，城头上六双眼精，人人都在等着答案。

轰……轰轰……大地震动了，废墙坠落了砖瓦，四下隐隐晃荡，阿秀与胡正堂也怕得抱在了一起。倏然之间，狂沙混着雪浪飞上天际，扑进了京城，逼得阿秀与胡正堂蹲下身去，遮住了眼皮，很快的，天地远方传来了悲鸣，低沉沉、苦慢慢，如此唱道：

朝升堂……暮上床……贼官污吏偷银粮……

低沈苦慢的歌声，听来彷佛天地正在悲吟哭唱，那哭声悲到了极处，故也怒到了极处，听得城上城下惊骇万分，卢云也不禁微微发抖，手掌竟然按上了自己的佩剑「云梦泽」，握紧了剑柄。猝然之际，耳中听到了巩志提气下令：“刀斧手上前！诸及远兵器！预备听我号令！”

嘎嘎嘎嘎嘎……到处都是弓弦绞响，到处都有人在绞绳填弹，那歌声却越逼越近，脚下震动也越发剧烈，带着地狱凝结的恨火，逐步逼向天子脚下，“幽州北京”。

正统军严阵以待，那歌声却不曾停歇，它愈唱越悲，越发凄凉，如此向天下人哭诉自己遭遇了什么事：“吃你娘、着你娘……豪门招妾讨你娘……食无肉、哭无泪……天下贫汉尽悬梁……”那歌声越来越苦，歌词越来越恨，突然爆发出一阵怒火。

“杀牛羊！备酒浆！早开城门怒一场……”突然之间，沧茫歌声黯淡下去，换上一声刺耳尖叫：“怒苍入城——不纳粮！”

“杀向北京！冲啊！”

轰轰！轰轰！排山倒海的呐喊袭来，太多了，那人数之多，气势之大，竟如沧茫大海扑了过来，多到正统军如沧海之一粟，多到勤王

军不值一哂，多到漫山遍野，多到扑天盖地，不……甚且比扑天盖地还大，因为那就是天、那就是地。

“饿鬼来啦！饿鬼来啦！”勤王军百万将士放声悲喊，声音带着绝望。卢云也忍不住一声苦笑，他一跤坐倒在地，双手掩面间，再也作声不得。

懂了，为何义勇人的首领铁口直断，自己必定会下场玩这一局。面前就是答案。

大战旋将开启，伍定远忽然停下脚来，他不再逃避，反而转望敌阵，猛地振臂高呼：

“保卫京城！”

大都督带头呐喊，十万将士闻声沸腾，一时唢呐高鸣、战鼓擂响，人人拿出了随身器械，有的拔刀，有的击盾，倘若两者俱无，则以双足顿地，扯开嗓门大吼。

看十万人同声狂啸，兵威所至，当真是摇山晃海，威神逼鬼，瞬已压过了敌方气焰。

天崩地裂中，战火直扑京城而来，卢云抚面坐地，满心绝望中，忽听两声欢呼响起：“大赢家！”卢云愣住了，他呆呆转头，只见阿秀与胡正堂手拉着手，两个大赢家快乐笑喊道：“太好了！饿鬼来啦！咱们今儿不用上学啦！”

英雄志「二十一」兵临城下

眼前有一口井，黑洞洞地望不到底，井底却似传来熟悉话声。一直叫着自己的名字，她心里好奇，又有些担心，便趴到了井栏边，正待发声叫喊，突然腰上一紧，耳根一寒，有人低低吹了口气：「老婆大人。」

「你找我么？」好耳熟的嗓音，和井里的话声一模一样，却多了点轻挑语气，听来便觉得有些陌生。她呆呆转头，见到一名中年男子，笑眯眯地打量自己，好像连长相也有些陌生了。她心里微微害怕，手指漆黑深井，低声道：「井里有声音……你听……你快听……」

男人侧耳倾听半晌，随即付之一笑：「你听错了，井里什么都没有。」

「真的有！真的有！」她固执起来，又跳又叫：「我真的听到了！」男人瞇眼摇头：「别这样，为了一家老小，你以后别来这儿了，真的……」没什么威胁口吻，他只是诚挚规劝：「我担保里头什么都没有……便算真有什么……」

「也都让我解决啰……」男人狡黠一笑，胸有成竹，听入耳里却似响起了晴天霹雳。

她寒毛直竖，连连倒退，猛地凄厉大哭起来：「观——管！观——管！快来啊！快来救娘啊！」

正哭叫间，突然肩头轻轻落下手掌，耳边传来低沈的嗓音，说道：「母亲大人……」

「你找我么？」平静的说话，带了一股无上抚慰之力，足以镇魂安神。她松了口气，转头来望，果然见到了那张高洁脸庞，她指着水井，噎噎啜泣：「井里有声音，你听、你快来听……」

正要依偎怀中，诉说恐惧之情，长子却听也不听，径道：「您听错了，井里什么都没有。」

「真的有！真的有！」她又生起气来了，又哭又闹：「娘真的听到了！」

「别这样。」眼前的长子面平静，沈声道：「为了一家老小，您以后别来这儿了。」

有些熟悉的话语，好似在哪儿听过，她张大了嘴，呆呆望着亲生儿子，听他低沈嘱咐：「真的，我担保，里头什么都没有……」

「便算真有什么……」长子仰起头来，眺望天际，轻轻呼了口气：「也都让我解决了……」

她张大了嘴，泪水从眼角满溢出来，蓦地从喉咙里尖叫了起来：「绍——奇——」

「绍奇！绍奇！快来救娘啊！绍——奇——」啊呀一声惨呼，老蔡本在床边打盹，却已痛醒过来，他低头惊看，却见床上的老夫人又哭又喊，死抓着自己的臂膀，尖尖的指甲插入肉里，已然渗出血来。

一样的元宵夜，可以是地狱，也可以是天堂。端看身处何地，心境如何。一片慌乱中，夫人声如泣血，高喊救星的名字：「绍奇！绍奇！娘要死掉了！快来啊！绍奇！绍奇！」

婢女们慌忙抢上，喊道：「老夫人！你醒醒啊！老夫人！」手忙脚乱间，药罐开启，便朝老夫人鼻下去擦，她却不知从哪生出的气力，尖叫道：「绍——奇！」当琅一声，药罐摔在地下，打了个粉碎，几名婢女惊惶不已，全没了主意。老蔡痛得额头冒汗，喊道：「还愣着做什么？快去找少奶奶来！快啊！」

三十年了，杨府老的老、死的死，从当年杨远大人金榜题名起算，老蔡一路看着大少爷变成大老爷，小少爷成了自己口中的「二老爷」，府里唯一不变的，只有老夫人的哮喘症。

每逢春秋之际，心情一旦起了波折，病情便要发作，守在榻旁的家人也得跟着受苦，大老爷、大少爷、乃至于今日的二老爷，莫不饱受折腾。

正叹息间，长廊彼端响起脚步声，管家急忙转过头去，大喜道：「夫人！」

救星来了，她也是一位「杨夫人」，不过她娘家姓顾，她便是方今杨府大少奶奶，顾倩兮。也多亏了她，杨家老小才多了口喘息机会，没教老夫人逼疯。

顾倩兮行入房来，二话不说，立时坐上床沿，握住婆婆的手，道：「娘，坐起身来。」

「走开！我只要绍奇！绍——奇——」老夫人哮喘病发，手脚气力却大得吓人，只是拼死挣扎，顾倩兮附到枕边，悄声低语：「娘，绍奇和朋友约了看灯，今夜不会回来。」

「不管！不管！」老夫人大哭道：「你们快把他找来！快！快！」她放开了管家，改抓起媳妇的手，指甲缩紧，刮出了五道血痕。顾倩兮俏脸惨白，玉臂已是鲜血淋漓，她忍住了痛，道：「都过来，替我按住她。」

婢女们暗暗害怕，不敢近前，顾倩兮沈下了脸：「抓牢她，有事我来担。」

顾倩兮是兵部尚书之女，言语自有威仪，管家忙抢上前来，与婢女们一同压住手脚。

「绍奇！绍奇！你看到了么？娘要死掉了！死掉了！」老夫人大喊大叫，挣扎欲起，顾倩兮却紧按着她不放，随即从婢女手中接过膏

药，吩咐老蔡：「闭上眼。」解开老夫人的衣襟，让她露出双乳，沾抹膏药，朝乳间、腋下等处揉擦，让冰凉的药力透了进去。

「绍奇……绍…奇……」慢慢的，只见老夫人流下了泪水，低声啜泣：「娘要死掉了……」

良久良久，老夫人闭上了眼，话声渐微，几不可闻，掐在媳妇肉里的手指却也松开了。

眼看老夫人睡了，两旁婢女这才急急抢上，疼惜道：「少奶奶，您流血了。」

管家狠瞪一眼，骂道：「承蒙提醒啊！」还待训人，顾倩兮却已竖指唇边，示意噤声。

约莫一盏茶时分，哮喘声终于止息，代以平稳呼吸，老太太终于安稳入梦乡了，顾倩兮替她拢了拢被，便朝老蔡使了个眼，两人一前一后步出房门。

时在五更天，天微明，管家歉然道：「夫人，您……您的手臂……」

顾倩兮道：「我没事。倒是娘好端端的，为何又喘了起来？」管家苦笑道：「谁晓得？

昨晚她打红螺寺回来，便嚷着胸口闷，要我守在床边，果然睡不到几个时辰，便又发起病来……」

顾倩兮沈吟道：「她昨晚可是受了什么惊吓？」管家喃喃地道：「这……这就不晓得了……」

杨家上下都明白，老夫人的病情起起伏伏、时好时坏，群医会诊多次，却是药石罔然。

长子几次要为她扎针，她却挣扎哭喊，死也不肯让儿子近她的身。

顾倩兮静默半晌，道：「老爷现在何处？」老蔡陪笑道：「他……他昨晚回来过一趟，不过后来又……又出门去了……」顾倩兮道：「别说这些。他现在何处？」

老蔡低声道：「老爷去了红螺寺，出门前交代过我，说他中午会回来吃饭。」

杨家是官宦人家，大老爷更是五辅大学士，一年到头难得在家。眼看顾倩兮不言不语，也不知心里喜怒如何，老蔡陪笑几声，便又顾左右而言它：「夫人，昨晚侍卫来报，说在夫人房里见了一位姑娘，那是谁啊？」顾倩兮道：「那是琼小姐，我的朋友。」老蔡茫然道：「琼小姐？这……这不是和国丈同姓么？」正想多问几句，突然远方传来声响。

「呜——呜……呜呜……」顾倩兮秀眉微蹙，管家也是一脸迷愕，只觉声音自西方而来，隐隐约约，若有似无，忙道：「这……这是唢呐声？」

大清早的，不知哪户缺德人家做法事，竟然吹起了唢呐，但听声响由低而高，渐渐尖锐刺耳，越发惊人，房里婢女便又嚷了起来：「少奶奶！老夫人又醒了！你快进来啊！」

「呜——呜……呜——呜……」唢呐虽小，声腔却大，耳听声响益发尖锐，就怕吵不醒百姓。老蔡怒骂道：「他娘的混蛋！大出丧了是吗？」正要操烂人家的祖宗，却见顾倩兮瞪着自己，忙捣上了嘴，歉然赔笑。

行将黎明，顾倩兮想来也累了，当下提起一只铃铛，左右摇了摇，那铃铛甚是奇异，摇晃间并无清脆铃声，只闻嗡嗡鸣响，甚是低微。

摇不数回，廊庑间便转出了一人，躬身道：「卑职在此，谨听夫人差遣。」

来人身穿皂衣官袍，正是杨府侍卫，顾倩兮微微颔首，道：「外头声响自何而来？」

那侍卫躬身道：「回夫人的话，唢呐声出于西郊。」

京城官衙尽在城东，时有官员座轿出巡，少不了吹吹打打。只是说来奇怪，这西郊却是羊市大街，卖着羊肉吃食，怎么也吹响了唢呐？管家骂道：「到底搞什么，非得大清早的扰人清梦？你快持二爷的符牌过去，要这帮混蛋噤声！」

那侍卫咳了一声，却把眼光望向少奶奶，顾倩兮是明理的人，便道：「你已去瞧过了？」

那侍卫躬身垂手：「是，下官半个时辰前已率人前去查问，只是对方公务在身，我也劝说不动。」蔡管家大声道：「劝不动？好一群兔崽子，连兵部郎中也不放眼里啦？你拿大老爷的符印去，瞧他们买不买帐？」那侍卫不言不动，并不搭腔。蔡管家愕然道：「怎么？

连五辅大人也不睬了，这帮人到底是何方神圣？」话还在口，忽觉脚下隐隐震动，窗架亦随之轻轻晃响。

轰咚隆咚……轰咚隆咚……唢呐远去，远方改起淡淡鼓声，声响虽微，反比唢呐更让人动魄惊心。老蔡骇然道：「这……这到底是……」还待要问，猛听西郊传来轰然巨响，数万人齐声呐喊：「正——统——军……」

「正统军？」顾倩兮微微一凛，老蔡也是瞠目骇然：「什么？正统军进城了？」那侍卫道：「是，带队校尉说是演军，须得两个时辰方能完事。请城内百姓多多包涵。」

听得兵马于城郊演军，顾倩兮立时行入花圃，朝西方天际眺望。老蔡擦着冷汗，道：「夫人，小……小少爷人呢？」顾倩兮道：「他夜游去了。我准他的。」

元宵夜里不大平静，老爷、二爷、小少爷全出门了，只留了顾倩兮一人当家。老蔡心里有些犯怕，便道：「没事，快完了，快完了。」说着说，却见少奶奶回首而来，朝自己凝视良久，老蔡咦了一声，不知自己说错了什么，还待问明白，少奶奶却已步进房中，轻轻掩上了门。

房门阖上，喊声恰也止息下来，城内城外宁静如常，老蔡心下大喜，赞道：「已经完啦！」正要找那侍卫说话，人家却是低头咳嗽，转身便走。老蔡「咦」了一声，不知自己到底说了什么，怎么人见人厌起来，满心迷茫间，犹在那儿猜测不休。

【《TXT论坛》www.txtbbs.com，欢迎您来TXTBBS推荐好书！】

【《TXT论坛》www.txtbbs.com，欢迎您来TXTBBS推荐好书！】

第二十一卷 兵临城下

一、正统军

热、好热……热汗沿面颊滚滚而下，流进了胸口，溽湿了内衫。

七月盛暑，最是汗流浃背的时节。内衫紧贴皮肉，身子像给蒸熟了，汗水蒸发成烟，急于飘出，却又给短袖葛衣挡了下来。

烈日当空，火伞高张，打赤膊也不嫌过，可此际身上不只穿了短衣，还多加一内衫，更外头居然还有一件棉袍，总计内一、里一、外一，内外三。汗水在里头闷煮，背后冒出红痱子，奇痒难忍，偏又搔抓不得。因为内外三层衫之上，尚有一件厚马甲，马甲之外，还有一层重重的大铁衣。

铁衣精钢所制，少说十来斤，太阳一晒，既闷且烫又重，路旁明明有树荫可供乘凉，这人却视若无睹，看他低着头，嘴角含笑，彷佛能头顶骄阳、站立不动，便是人生无上快事。

大热天的，疯子便出门晃荡了。看这人行径诡异，样貌也颇古怪，称不上英俊，却也谈不上丑恶，阳光映照五官，看他好似二十来岁，又像四十好几，一张脸给烤得红如火、焦如炭，眼白望来加倍明亮，极显精神。

正午时分，太阳毒烈，尽管满身汗湿，疯子却一脸怡然，正享受间，突听背后马蹄声大作，一匹快马从后方奔驰而来，卷起了阵阵黄砂，马上坐了一名乘客，同样身穿铁衣，面红微焦，与那疯子好生神似，宛如亲兄弟一般。

「当当当当当……」快马奔过，背后随即响起锣声，疯子微微叹气，知道又要动身了，他从脚边拾起一只铁盔，套到了头上，随后提起一只皮囊，细细数了数，但见囊里共计二十四发白羽箭，不消说，这是只箭袋，依规矩须缚于大腿右方。

箭袋提入手里秤一秤，至少十斤。十斤很沈，可浑身上下就属这玩意儿最轻了，看铁甲十五斤，步战军刀二十八斤，盾牌十二斤，紫藤大弓斜挂身后，刀箭弓三者合计，共达六十五斤，除此之外，背后还负了一只大行囊，内装二十斤粮，四只皮囊各置四斤清水，皆缚腰上。

「呒呜……呒呜……」锣声大起，随后又响起了唢呐声。吹鸣半晌，渐渐止息，大地一片荒静，猛然间，响起了阵阵雷声。

轰踏！轰踏！轰轰踏……轰轰踏……皮靴踏落，溅起飞灰泥沙，皮靴提起，后方又踩下一只皮靴，更后方还有更多更多的皮靴，一只只形制相同，主人也生得一模一样，人人面孔焦火，眼白发亮、肩膀宽而手脚大，不消说，这帮人其实不是疯子，而是一名又一名战士。

阳光晒上，光芒刺眼，脸上的汗水结成了盐晶，闪闪发光，望之如同宝石。战士们全身武装，干粮饮水，弓箭军刀，自己吃的自己背，自个儿用的自己拿，人人负重超过百斤。

运气不好的人，尚须扛长枪、举狼蒺，运气更差的，还得拖拉「洪武炮」，背拱腰弯，苦不堪言。

不过这些活儿都不累，最累的活儿在前头，那儿有样东西，举在手上，可以累垮一头牛。

细长长的木杆儿，杉木所制，长约三丈，十斤不到，然而双手提举时，却似扛起千斤，因为杆顶悬了一样物事，重如九州岛巨鼎。

轰轰……轰轰……狂风扑面而来，拂开木杆上的一面布巾，现出两个字，左「日」、右「月」。

日月旗！驱逐鞑虏的旗号！带头军官扬鞭而起，呼唤满场士卒的姓名：「正…统……

军！」

「呒呜……呒呜……」唢呐声中，全场暴然答诺，场中兵卒不论出身，全因这三字而得尊严。带头军官提鞭向天，指示方位：「吾皇有令，全军挺进……西北三原城！」

轰踏！轰踏！轰轰踏……轰轰踏……「正统军」出征了，两万两千名兵卒开队奔跑，烟尘飞起，声势惊人，四面大旗当前领队，但见日月王纛招展于天，两面帅旗相伴相随，左是方今朝号，右为本军总号，其后才是一面火红巨帜，标明了兵马隶属师号：「藏武四卫」。

正统军编制宏大，除「北关四镇」外，就只有这只「藏武四卫」驻派边疆，他们另有个通名，称作「藏远天高师」。此师下辖四卫，乃是朝廷派驻「乌斯藏」的精锐兵马，上可及天顶孤峰，下可至深壑渊薮，体力远过常人，是以个个都能负重百斤，即使行军百里，也无人落队喊苦。

正统军里有句话，称作「生于藏武，死于北关」，每逢新人入伍，必然先赴乌斯藏，待得三年之后，训练精实，便能移防前线，「荆州」、「潼关」、「汉中」等地任君挑选，再过三年，若能平安归来，便可移防北关，颐养天年，不必再去前线受苦。故称：「生于藏武、死于北关」。

正统建军以来，「藏武四卫」始终为后备兵马之用，从未开赴前线。只是眼下情势有些不同，一个月前朝廷紧急传书，将他们征调出藏，想来必有什么大事发生。

轰踏！轰踏！轰轰踏……轰轰踏……烟尘飞扬中，两万兵卒脚步齐整，一里又一里，一程过一程，一片奔驰震踏声中，突听前方传来号令：「全军布阵！预备迎敌！」闻号令，众兵卒立时向两旁分开，或提弓拉箭、或拔刀出鞘，正严阵以待间，前方一面旌旗现出，上书「汾州」。

「汾州大漠师！」众兵卒齐声欢呼，都知友军抢先抵达了。

「汾州三卫」游走紫荆关一带，人称「汾州大漠师」，军中兵卒多是蒙汉混血，指挥主将姓「虎」，名唤「虎大炽」，骁勇善战，使一口三尖两刃刀，骑一口双峰怪骆驼，自称是「太阳汗」后裔，平生最爱伍都督，次爱打架，三爱喝酒。

眼看友军在前，「藏武四卫」纷纷收起兵器，指挥使便也驾马上前，喊道：「藏武师管带熊杰在此，敢问虎将军何在！」这藏武师指挥姓「熊」，单名一个「杰」字，二十五六年纪，平生最爱读书，英俊挺拔，颇有文人之风。

两师荒漠交会，一是「藏武天高师」，一是「汾州大漠师」，只是熊杰连喊几声，友军却无动静，当即纵马向前，喊道：「虎将军！我是熊杰！请你现身相会！」话声甫毕，但听沙地磨磨，对面阵中飞出一骑，来势奇快，迅雷不及掩耳，似乎不怀好意。「藏武四卫」心下大惊，正待拉弓御敌，熊杰却挥了挥手，喊道：「没事！是自己人！」

面前奔来一头双峰大骆驼，上头坐了一名戎装男子，披头散发、状似野人，不是「虎大炽」是谁？听他提声喊道：「小熊老弟！是你么？」熊杰拍马迎上，笑道：「虎大哥！阔别多年了！」

双骑靠到近处，虎大炽突然把手一扬，刀锋暴起，竟已架到熊杰的颈上，熊杰心下震惊：「虎大哥，你……你这是……」

「藏武四卫」见主官被袭，不由分说，全数拔刀出鞘。「汾州三卫」发一声喊，也是挚刀在手，双方兵戎相见，宛如窝里反了。熊俊骇然不已，还不知该当如何，虎大炽已把腰刀收起，淡淡地道：「小熊老弟，别见怪啊，咱这是给你点教训。」

「教训？」熊杰心里有些不快了，沈声道：「什么意思？」虎大炽淡淡地道：「下回见到友军旗帜，千万别莽撞。记得先遣使察看，验过令牌再说。否则要是撞上怒匪乔装，你还有命在么？」熊杰啊了一声，顿时醒悟过来，拱手道：「多谢虎大哥提点，熊杰受教了。」

虎大炽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以后多学着点。」簇唇做哨，呼溜一声，大骆驼立时屈膝坐下。熊杰见他下来了，自也不好失礼，便也跟着翻身下马。

这虎大炽是「汾州卫」总兵官，看他虬髯浓须，蒙汉杂血，形貌极为豪迈，真有几分「太阳汗」的英风。那熊杰也不遑多让，看他虽未蓄须，身高却达八尺以上，胸厚膀粗，相貌堂堂，站在虎大炽身旁，分毫不显细弱。

眼看两名主帅言归于好，「汾州三卫」便也收了刀，纷纷为友军递上水壶，「藏武四卫」

却是心有余悸，一来怕给老兵欺侮，二来初临前线，满心忐忑间，便只紧随主帅身侧，时时准备保驾。虎大炽晓得他们怕生，有意开个小玩笑，当即向前一指，怒喊道：「看！怒王本队！」

「什么！」藏武四卫全震惊了，面面相觑间，一同抽出了家伙，呐喊道：「杀啊！」烟尘滚滚，众兵卒冲上前去，准备拿性命来搏，虎大炽哈哈笑道：「傻小子，跟你们闹着玩的。」

熊杰闻言大怒，一把扯住虎大炽的胡须，厉声道：「兵凶战危的！拿这个玩笑？不怕军法究办么？」

虎大炽乃是胡人后裔，爽朗达观，时时嬉戏胡闹，只是军法在前，管那胡人汉人、苗人藏人，都只有一颗脑袋可砍。听得熊杰要报军法了，自是慌了手脚，忙道：「别动气、别动气，前线战事已经定下啦。」熊杰起疑道：「定下了？真的假的？」虎大炽忙道：「真的真的，五天前战事就平定了。不然我吃了熊心豹子胆，拿那厮的名字胡闹？」

熊杰心想不错，便放开了虎须，道：「大都督接到消息了么？」虎大炽道：「早接到了，他一会儿便到前线了。」众兵卒喜形于，齐声喊道：「大都督要来视察么？」虎大炽笑道：「三羊镇与他的老家相距不远，大都督心悬故里，当然得来瞧瞧了。」

熊杰点了点头，自知伍大都督发迹于西凉，早年是公门名捕，擒奸摘伏，正直不阿，其后又为了反对奸臣江充，不惜千里奔波，投靠前朝大臣「善穆侯」柳昂天，一生慷慨侠义，方有今日的伟大事业。正敬佩间，忽又想起一事：「等等，大都督亲来前线，可有兵马保驾？」

虎大炽嘿嘿笑道：「放心，荆州师已经奉调北上啦。」听得「荆州师」三字，熊杰大惊道：「什么？我哥也来了？」虎大炽哈哈大笑：「瞧你乐啦？你大哥一听说大都督离京，连夜便从荆州率军北上，你再晚片刻，他就赶到你前头啦。」

正统军里有大小双熊，大熊单名一个「俊」字，便是外号「荆州狮」的熊俊。此人是家中长子，派驻荆州，乃是第一批入伍的老将。至于「小熊」，则是眼前这位熊杰，兄弟俩一在荆州，一在乌斯藏，说来已有两年不见，没想今日托大都督之福，竟能在此相逢了。

众人说了一阵子话，便又上马整队，直朝前线而去。熊杰坐于马上，眺望前方，道：「虎大哥，这回战况很是惨烈，是么？」虎大炽讶道：「你怎么知道的？」熊杰道：「我是用猜的。你看藏武师远在天边，却让朝廷调了出来，战情若非十万火急，何必找我们？」

乌斯藏兵马虽甚年轻，却是能写能说，文武双全，极有潜力，向得伍定远看重。虎大炽叹道：「你说对了，这个把月来打了个昏天暗地，白日里明杀，夜里袭寨，任谁都是没吃没睡。若非宁武、风武的主将都死了。朝廷也不会请你们出藏驰援。」

众部将吃了一惊，情不自禁手按刀柄，退开一步。虎大炽忙道：「放心放心，五天前诸师汇聚三羊镇，贼匪挨不住猛攻，拂晓时便自行退去了。」熊杰沈吟道：「诸师汇聚？一共来了多少兵马？」虎大炽道：「二十四万。」众人大惊道：「二十四万？」

虎大炽屈指来数：「此战前后到了十二师、四十八卫，骑骆驼的是咱们「汾州大漠师」，骑马的是汉中轻骑师，靠两条腿的是「宁武卫」、「风武卫」……连你们藏武师算进去，合计是二十四万兵马没错。」

众人暗暗骇然，方知战况惨烈，远在想象之上。正说话间，忽见路边倒着一块石碑，字迹黑脏脏的，难以辨识。一名校尉拿靴底望石碑上擦了擦，赫然露出了「三羊镇」三字。

熊杰低声道：「虎大哥，这……这是界碑么？」虎大炽道：「没错。过了这块石碑，就是前线了。」

投入正统军以来，众将士还是首次开抵战场，一时人人肃穆，四下自是鸦雀无声。

虎大炽当前带路，众人默默随行，方入镇内，便闻得一股腐败恶臭，地下满是尸首，看服都是「留守军」，一行一行，排列得整整齐齐，尸身却是断手残肢、血肉模糊。再看苍蝇飞舞，蛆虫蠕动，饶那「藏武四卫」以勇士自居，仍不禁为之变，不少人更是当众呕吐。

凡事都有第一遭，当年虎大炽初至前线，见满地死尸，直吓得膝间发软，连路也不会走了，此时见得新人的丑态，自无取笑之意。正叹息间，几名校尉迎面而来，喊道：「哪个是熊杰？」

正统军向来不拘小节，寻人便似喊狗。熊杰却是文武双全之人，把军靴一并，躬身抱拳，沈声道：「末将熊杰，敢问两位是……」那人道：「咱是汉武卫的校尉，想向你借几个僧兵来用。」

熊杰皱眉道：「僧兵？」虎大炽凑头过来，附耳道：「他们要做法事。」熊杰顿时醒悟，忙道：「僧兵没有，藏兵倒是极多。你们要么？」那校尉道：「能念经就成。」

藏人笃信佛法，打小虔诚膜拜，人人都能诵经，不少人还随身带了佛图「唐卡」，自也能念些往生咒。熊杰自知不能拖延，忙召集了部众，便随那两名校尉而去。

来到汉武本营，只见眼前一座小山，堆满了尸首，地下布满柴薪，已然等着火化。

看这「汉武卫」是轻装骑兵，一旦有了伤亡，那就不只人死，尚有马亡，加之天气热，再不烧化尸首，立时便要闹瘟疫，无怪急寻僧兵做法事。

两边主帅相见叙礼，熊杰见他们死伤惨重，也不知该说什么，只吩咐属下上前，赶紧为亡灵超渡。大批藏兵掩住鼻子，来到了尸首前，自将唐卡翻开，随即咿咿啊啊地颂起经来了。一名兵卒手持火把，自问熊杰道：「佛祖来接引了么？」

藏语深奥，谁也听不懂他们在念些什么，熊杰当然也不知佛祖身在何方，低声便道：「再等会儿。」蚊蝇飞舞，嗡嗡扰响，汉武主帅呆坐地下，面色茫然，什么也不知道了。虎大炽低声道：「别等了，赶紧放火吧。」

几名兵卒点燃了柴火，抛入尸堆中，霎时烈焰高涨，传出了阵阵焦臭。

一片诵经中，一条人命就这样没了，火海吞噬了同伴，战士们的身躯即将装入骨灰坛，让战友们背回故乡。半年之后，他们的家人会领到一个骨灰坛子，此外还有五十两银子。

县官送些挽联、父老们说些好话，日后妻子改嫁、儿女改姓，至于这人是因何而战、为何而死，也只有天知道了。

熊杰热泪盈眶，慢慢跪倒在地，虎大炽道：「弟兄们，一齐跪下。」满场将士伏地拜倒，一齐向战死弟兄道别。

眼看熊杰哭了，虎大炽拉住了他，道：「走了，没什么好看的，咱俩去歇歇。」

两人来到阴凉处坐下，虎大炽拍了拍熊杰，道：「老弟，打仗便是这样，生死由命、愿赌服输，没啥好哭的。」提起水壶，咕嘟嘟地喝着，却听熊杰呆呆地道：「是啊，生死天定，说不定下个就轮到我了。」虎大炽噗地一声，满口凉水都喷了出来，骂道：「放屁！」他提起手来，朝熊杰背后重重一拍，喝道：「捡点吉利的说！你大哥就要来啦，还这般愁眉苦脸的？」

熊杰接过水壶，灌下一大口，叹道：「虎大哥，事情是怎么闹出来的，你晓得么？」

虎大炽骂道：「还不就是民变？」熊杰沈吟道：「民变？这三原城不是派有留守兵马，怎么镇不住场面？」虎大炽悻悻地道：「留守军，稻草兵，吃饭喝酒包打听，你没听说过么？」

熊杰苦笑几声：「既然留守军不管用，地方官怎不早点向咱们求援？」

虎大炽叹道：「你想得美哪。这些县官是屁一样的东西，每日里就只想他妈的升官发财，巴结奉迎，遇上了事情，还不就是那八个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要他们把事情望上报，那不是搬石头砸脚啦？」

天下文官八字箴言：「争功诿过，七个老婆」，总之好官我自为之，百姓好自为之，老天下雨称为水灾，老天不雨称作旱灾，上天残暴不仁，与本官德政何关？至于秦仲海如何造孽，罪犯如何杀人，反正还有老天爷监督，何劳本官代劳？

熊杰情知如此，只能长叹一声，道：「后来呢？县官不望上报，消息又是怎么传出来的？」虎大炽道：「三原落陷当晚，灾民包围布政使衙门，见人就打，几名西域商旅见状不好，便逃去了汉中，「汉武三卫」这才惊觉大事不好，便连夜出兵驰援了。」

「汉武三卫」驻派汉中，乃是正统军里的轻装骑兵，兵行神速，最好野战，熊杰精神一振，道：「这下大势可要底定了，是吧？」虎大炽叹道：「哪来这种事？你忘了么？怒苍派了谁在汉中？」熊杰喃喃地道：「谁？」虎大炽叹道：「铁剑震天南。」

熊杰大惊道：「铁剑震天南？可就是拿铁剑的那个老头？」虎大炽道：「就是他，这李铁衫是五虎上将之一，善于冲阵，我军将领与之交锋，往往一刀毙于马下，最是厉害不过。

「汉武三卫」见李老匪现身，不敢和他硬干，只能便就近向嘉峪关求援。谁知这么一来，又引来了一个魔头。」熊杰忙道：「谁？」虎大炽道：「拿方天画戟的那个。」

二人说话之间，熊杰的下属慢慢聚集而来，都在聆听说话，熊杰骇然道：「西凉小吕布？连他也来了？」虎大炽叹道：「这韩毅有匹赤兔马，日行千里，「宁武」、「风武」双卫还蹲在茅坑里，他便已现身前线，杀得我军大败，眼看陕西全境岌岌可危，布政使知道纸包不住火，终于发布了「正统之令」，向天下一切兵马求援。我军本部接到消息，立时兵分两路，一面召集关外兵马，一面傲文前线，命「潼关六镇」出征。」

「潼关六镇」长驻西北前线，乃是精锐中的精锐，正统军中无出其右，熊俊大喜道：「这可好了，潼关六镇来了，天下谁能抗手？」虎大炽骂道：「你傻啦？我都还没登场，就这么打完啦？」熊杰愕然道：「怎么？怒苍……怒苍还有援军么？」

虎大炽叹道：「多啰，东边一个元老、北边一个元帅，其它堂主彪将什么的、数也数不完，反正潼关六镇出兵，怒苍总寨也燃起了狼烟，动用了十万大军，咱们当然也不能示弱，这便调了「汾州大漠师」、「威州豹头师」、「灵州黑甲师」，总之双方兵马越打越多，到得后来，咱们已无可用之兵，只能召你们新人出藏来啦……」

熊杰默默点头，这才想起怒匪有所谓「双英三雄四招抚」，这东北两大元帅一姓陆、一姓石，正是怒苍初创时的两大元老。想来「正统之令」发布，黑峰顶上便也燃起魔火，这里倾巢而出，那儿前仆后继，不免打得哀鸿遍野、尸积如山了。

一名兵卒道：「虎将军，事出必有因，到底这民变是怎么生出的？该不会是官兵强抢民女吧？」虎大炽恼道：「放你妈的屁！三羊镇又穷又苦，人人黑瘪瘪的，哪来的美女好抢？

你当官军都是畜生么？」

那小兵微微一窘：「既是如此，百姓何故发怒？」虎大炽叹道：「一篮花卷。」

「什么？一篮花卷？」众将士错愕不已，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虎大炽懒得说了，只朝地下吐了口痰，去去晦气。

众人面面相觑，看这花卷乃是寻常面点，一竹篮也不过值得几文钱，岂料朝廷先后调动「宁武」、「汉武」、「潼关六镇」等兵马，其后连乌斯藏的驻军也奉召驰援，闹得百师会战，烽火连天，却是为了区区一蓝花卷?

天干物躁，农作难收，什么怪事都生得出来。熊杰还想追问，虎大炽却不肯多说了，道：「反正乱事敉平，咱们总算夺回了三原城，不算白忙一场。只是居民颇有死伤，不能不稍加安抚……」说着说，兵卒们便推上了两辆大车，车上堆满了热腾腾的面食，全是刚蒸出来的花卷。

熊杰咦了一声，道：「虎大哥，你这是要……」虎大炽道：「我要劳驾你的兵马，前去慰问灾民。」熊杰道：「虎大哥，非是小弟推辞，只是我军远道而来，又是第一回上前线，人生地不熟的，恐有闪失，虎兄可否另请高明？」

「不行。」虎大炽神郑重：「各部兵马都不方便出面，只能劳驾你们了。」

熊杰啊了一声，却也懂了道理。看这场大战好生惨烈，各路兵马于三羊镇激战，必与当地居民有些误会。若由虎大炽等人过去抚慰，不免火上加油，只能请乌斯藏的兵马代劳了。

心念于此，熊杰也不好再推辞，便向虎大炽要了两名斥候，引领全军开进镇中。

这「三羊镇」与西凉城相距不远，此番打得遍地焦土，大都督念在同乡之谊，无怪要亲来视察。只是此地委实穷困，过去有何历史，出过什么名流，谁也不知，惟见一片残垣断壁，地下又是血迹、又是火烧，远处更隐隐传来哭泣声，让人心生茫然。

熊杰沿路探看，四下房舍尽数倒塌，也不知还有什么活人。约莫行过半条街，眼前总算有一栋半倒房舍，屋里隐传啜泣声，熊杰心下恻然，忙探头向内，只见一名老汉领着儿女，全家老小缩于屋角，哀哀啼哭，好似失去了什么亲人。

熊杰晓得这户人家受灾极重，也是怕惊吓了他们，便先解落佩刀，取来竹篮，放了十来只花卷，这才走入破屋中，轻声道：「老丈，末将奉朝廷之命，特来馈赠食粮。」

那老汉低头哽咽，身上微微发抖，并不应声。熊杰柔声道：「老丈，这不要钱的，您快收下吧。」他说了几句，那老汉仍是飕飕发抖，熊杰叹了口气，便将竹篮放于地下，正要转身离开，忽然竹篮给提了起来，朝他背后扔来。

「滚！滚！」一名女子边扔边骂：「谁希罕你的东西！拿着你的臭花卷滚！快滚！快滚！」

漫天花卷扔来，几名小孩也是又哭又叫，抓起石块便砸。

熊杰武功精强，挨了几枚石子，无甚大碍。大批将官却火了，手按刀柄，怒目喝止：「干什么？又想造反了？」听得「造反」二字，这家人不知怎地，竟然抱头痛哭起来，那女子提起竹竿，哭吼道：「我就是要造反！你待怎地？过来杀了我啊！」

几名军官气愤不过，正要上前理论，却给熊杰拦住了，道：「够了。」

够了，打得够了。众兵卒心下一凛，不约而同放开了刀柄。熊杰从地下拾起竹篮，悄悄搁在门边，低声道：「走吧。」

众人随着熊俊离去，沿途望去，满街屋舍倒的倒、烧的烧，家家都有哭声，众兵卒每逢灾民，莫不上前赠粮致意。奈何亲手奉出的花卷，却无人愿意来接，甚且无人愿意开口说话，唯独望向他们的眼神，道尽了心中的一切。

彷佛孤军深入敌境，什么都不对劲了，过去「藏武师」常驻边疆，与乌斯藏百姓公私来往，军爱民、民敬军，彼此甚是融洽。谁知下来了平地，反倒见了这些仇恨怨毒的目光。

众将士垂头丧气，心情低迷，虎大炽的两名属下却是习以为常了，便向熊杰道：「别理这些人，赶紧把花卷发一发，大都督快来视察了。」

听得大都督行将抵达，人人士气为之一振。熊杰也是微微一笑，自知大都督到来，哥哥熊俊也将率众北上，兄弟俩多年不见，今晚必当热闹。便又振作起精神，等着把公事办完。

正走间，忽见一对母子跪在地下，抚着一具尸身啼哭，那尸体手中却还紧握一柄刀，想来是个匪帮乱民，却让正统军格杀了。

眼看灾民现身，众军官纷纷停步，只是想起适才所见的怨毒目光，心里竟然微感害怕，一时无人敢近身旁。虎大炽的部属都是老将了，附耳便道：「熊将军，这些是乱民遗孀，不必糟蹋食粮了。」熊杰踌躇沈吟，忽道：「不行。」两名老卒皱眉道：「为何不行？」熊杰凝视那对母子，道：「乱民也是民。」

乱民亦民，朝廷武人，绝不该是百姓之敌。他们既奉天子之命而来，奉的便是天理。

便拼着给百姓殴打辱骂，也得按章论法，把事情办完。

闷了一整天，一事无成，熊杰暗下决心，无论何等侮辱，也要把食粮交到灾民手中。

他来到那对母子面前，小心拿起了竹篮，还不及奉上，脸上便给吐了一口唾沫。熊杰微一咬牙，索性单膝跪倒，拜伏在地，朗声道：「末将熊杰！特奉吾皇之命，前来发放食粮！请大婶看在我家大都督的面上，务必收下！」

那对母子听得「大都督」三字，顿时放声大哭，提起了竹竿，对熊杰又敲又打。众下属纷纷抢上前来，大声道：「熊将军！走了！这些人不识好歹，何必与他们啰唆！」

身为武人，唾面自干，这在景泰朝闻所未闻，谁知却降临在「正统朝」、「正统军」身上。熊杰犹不死心，他跪得极低，咬牙恳求：「大婶，求您收下这些东西，末将是诚心的。」

满满一蓝花卷，尽是朝廷上下的心意。然而那女人硬是不肯接，熊杰又能如何呢？他又是苦恼、又是担忧，就怕那对母子挨饿受苦，无可奈何间，只能大着胆子，拉起那女人的手，将花卷小心送了过去。

那女人本在啜泣，一旦给熊杰拉住了手，顿时放声尖叫起来，正拉扯间，忽听部众惊道：「将军！快退开！」在众人的骇然注视下，只见那女子凄厉哭嚎，她扔掉了手上花卷，随即抄起丈夫留下的那柄刀，便朝熊杰狠狠刺来。

「大婶！别乱来！把刀松了！松了！」两旁将官大惊大喊，刀锋距胸前一尺不到，已难闪避，熊杰却迟迟不肯反击，只管紧闭双眼，拜伏在地，像是相信那女人，她绝不会杀害自己。

正统军官，绝不该是百姓之敌。刀锋越发逼近，熊杰硬是低头不动。两旁军官惊惶喝阻，那女人却也不听劝，噫噫哭喊中，刀锋已近喉颈，眼看熊杰命在旦夕，虎大炽的部属怒吼道：「还等什么？杀了！」！刀光一闪，那女人的哭声从中断绝，倒卧于地，鲜血从衣衫底下泊泊渗出，花卷掉落一地，全都沾上了碧血。

熊杰霍地抬头，见了这幅景象，忍不住张大了嘴。他万万料想不到，那女人真有意杀死自己？更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只因自己执意送上一蓝花卷，便害得那女人赔掉了性命，可他该怎么做呢？若连一篮花卷也送不出去，他还能干什么？他可是朝廷命官啊？

满心自责间，他俯身向前，正要察看尸身，猛听一声大喊：「别碰我娘！」

一道小小的身影扑了过来，伏在妈妈的尸身上，呱呱大哭。熊杰痛苦咬牙，正要抱住那孩子，猛听一声尖叫，那孩子竟从娘亲手中取起钢刀，众人震惊骇然：「小鬼！别碰那柄刀！」

这家人一个接一个，前仆后继而来，眼见爹娘已死，那孩子几近疯狂，提刀便刺。众将喝地一声，拔刀立。熊杰惊惶万分，立时转身护住那孩子，厉声道：「谁都不许动他！」

话到口边，身子忽然晃了晃，熊杰低头下望，只见自己的马甲渗出鲜血，胸口处透出了刀锋。他吐出血来，缓缓转头过去，却见那孩子躲在自己背后，手持钢刀，正自满面怨毒地瞪视自己。

两旁官兵激动呐喊，都要杀死那孩子，熊杰喝地一声，张臂拦住，随即单膝跪倒，慢慢捡起了一只花卷，再次递给那孩子。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熊杰什么念头也没了，此刻惟一的心愿，就是将这花卷送出去。

他面露乞求之，希望那孩子赏光。那孩子却恨恨别开头去，坚拒不接。熊杰也不知该怎么办了，他瞧着手里的花卷，忽然放入自己的嘴里，自己吃了起来。

算了，你不吃，那我自己吃吧。熊杰这样想着，他嚼着自己带来的花卷，发觉滋味居然不坏，他面露微笑，打算再来一口，陡然身子一个脱力，便已面触尘埃。

夏午后，马蹄声此起彼落，从山丘上望去，已能见到那面火红大纛：「荆州三百师」。

正统三年六月，最后的援军抵达了，这只兵马名为「三百师」，并非是说荆州养了三百支师旅，而是说这批勇士吃苦耐劳，能够「负重百斤」、「夜行百里」，甚且「身经百战」，故称「三百师」。他们的主将姓熊，单名一个「俊」字，三年前正统建军，第一个投效大都督的便是他。

都说「穷文富武」，熊俊出身枪棒世家，生下来就有钱。然自从军以来，他比谁都清苦。他每月奉饷不过八钱，比客栈跑堂还不如。只是熊俊不曾抱怨，因为他本就不是跑堂伙计，凭他的身手，别说八钱银子请不动他，便算八十两、八百两，他也不会放在眼里。

如同正统军的七十二名校尉，熊俊入伍前也有一段轰轰烈烈的故事。他少年时曾经爱上邻村一位姑娘，谁知她长得太漂亮了，便让洞庭水盗掳走了。为了救她，熊俊便孤身闯入水寨，单枪匹马杀死百名盗匪，其后学了武松的模样，大剌剌地来到衙门自首。

天下县官都是一个样，抓匪徒的本领没有，可别人若替他抓了贼，却又不免触罪犯法。

那县官见他腰悬人头，浑身血污，自是吓得魂飞天外，他不敢定熊俊的罪，也不好放他走，只能请来父老们定夺。父老们叫苦连天，就怕熊俊放火烧掉衙门，便急急向他说了「周处除三害」的故事，意思是要他赶紧从军报国，千万别辜负一身好本领。

熊俊不是傻子，一听说话，立知用心。这帮父老平日道貌岸然，私下却谋地争产，陷害邻人，比那帮盗匪还阴险几分，谁不巴望他早些滚蛋？只是熊俊不想走，他想迎娶心上人，养鸡养鸭，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于是他兴冲冲上门提亲，可惜事与愿违，那女孩死也不肯嫁给熊俊，她怕哪天熊俊同她吵嘴，会用刀子割下她的头，便像武松对付潘金莲那个样。

熊俊落下泪来，他没法辩解什么，也不敢担保自己绝不是武松，他只能拜别父母，一个人背起行囊，带着「荆州狮」的名号离开故

乡，正式投效了朝廷。

朝廷者，天下之公道也。熊俊内心明白，这个天下太大了，他无法事事出头。若想在有生之年做点大事，他必须投效朝廷。朝廷中人须得信奉公道、须得明辨是非，倘若朝廷毁败了，整个天下也就毁了。

正因志向如此，熊俊从不愿投效厂卫，也不想入边军纳凉，他自愿来到「正统军」，成为伍定远的部属，他相信大都督是当代忠良，只要能护住他，便能为天下人留下一线生机。为此有人讥讽熊俊，说他是朝廷鹰爪，也有人说他自命清高，就想沽名钓誉。不论旁人如何讥讽，熊俊都无所谓。反正他心里明白，这世上总得有个傻瓜来报效国家，这个傻瓜就是他。倘使连他也动摇了，那整个天下就完了。

天气很热，两天前大军由荆州开拔，将士们彻夜行军，人人都累了。熊俊也倦了，他放开缰绳，正闭眼小歇间，突听远方传来阵阵唢呐声。

「呒呜——呜呜呜呜——」唢呐声间歇不定，当是「正统军」的暗号无疑，想来友军必在左近。只是熊俊百战之身，看也不看，便道：「全军散开，预备迎敌。」话声未毕，前方马蹄隆隆，一面旌旗急驰而来，喊道：「熊将军！熊将军！」熊俊厉声道：「拉满弦！」

万弩拉开，箭矢向天，一片精光闪耀中，大军已然分散列阵。便在此时，快马骤停，几名兵卒翻身下马，急急抛弃刀械，喊道：「熊将军！我等是汾州三卫、虎大炽将军手下将士！奉命来此迎接将军！」熊俊哼了一声，把眼一使，几名斥候纵马上前，厉声道：「缴验令牌！」

兵卒们不敢违抗，便将令牌小心置于地下，随即后退百尺，众斥候则是如临大敌，慢慢拾起，急急回阵。熊俊接过了令牌，拇指径朝铁牌下方一搓，触到了暗记，当即道：「骑兵下马。」

哗地一声，五千兵卒同刻翻身，一并下马，声势惊人。熊俊淡淡又道：「后排箭手，护卫本阵，余人随我上前。」号令下达，大批兵卒各自拔出腰刀，随主帅徐徐向前。

三年多来，「荆州师」不知遭遇过多少突袭埋伏，令牌即使是真，使者也能有假，使者即使是真，来意也可能有假，稍一不慎，全

军立陷重围。是以熊俊一到前线，向来先后奏，宁可错杀友军，也不能让部属身陷重围。

熊俊提缰驾马，一路来到友军面前，那几名兵卒始终双手高举，不敢言动。来到近处，熊俊也不下马，目光炯炯，一一朝兵卒脸上扫过，忽在一人面上略做停留，道：「你是郑老五吧？」那兵卒忙道：「将军好记性，某正是姓郑。」

听得来人身分无误，众将士略感宽心，纷纷放下了箭矢。熊俊沈声道：「荆州师。」话声一出，全军暴然答诺，声震平野，如同旱地焦雷，阵式复又齐整。

「荆州师」号令严明，无愧「三百师」之名，友军兵卒看在眼里，却也没多说什么，想来彼此都是正统军，什么都习惯了。熊俊淡然道：「现下战况如何了？」郑老五道：「托将军的福，战事已然平息。」说着送上一封文书，盖了兵部的大印。

见得兵部文书到来，熊俊稍感宽心了，又道：「大都督到了么？」郑老五道：「尚未抵达。」

熊俊松了口气，看他整晚兼程赶路，总算比大都督抢先一步抵达，可称不辱使命。也是昨晚彻夜未眠，便从腰囊里取出一把干茶叶，抛入嘴里，咀嚼提神，道：「现今镇上多少驻军？」郑老五答道：「沿三原城数组百里，共计二十四万。」

众军官全转过头来了，熊俊也是眉头微皱，道：「搞什么？为何动用这许多兵马？」

郑老五道：「此战空前惨烈，怒苍前后动用五员大将，韩、李、郝、陆、石，前仆后继而来，双方激战月余，留守军尽数战死，我正统军伤亡也达三万以上。」

熊俊眯起了眼，慢慢嚼着茶梗子，道：「事情怎么闹出来的？」郑老五道：「一篮子花卷。」

熊俊原本低着头，听得此言，眼缝便又微微睁开，道：「死了几万人，就为这个？」

郑老五没有说话，只是目光向地，点了点头。熊俊也不追问了，嚼了嚼茶叶，自朝地下吐出了汁水，道：「你们汾州卫呢？死了多少人？」郑老五道：「我军来得晚，损失不大，只战死两千名弟兄。」

汾州大漠师不过两万两千人，战死两千，已然十去其一。熊俊眼缝眯得更紧了，道：「虎大炽呢？还活着么？」郑老五道：「托将军的福。我家将军平安无恙。你一会儿便能见到他了。」

熊俊大大松了口气，冷冰冰的脸上露出笑：「活着就好。虎大炽那厮还欠我几百两银子，他要给打死了，我上哪儿收钱？」正说话间，一匹庞然大物奔驰而来，却是一头双峰怪骆驼，远远听得叫喊声：「来人可是荆州熊俊？」

说曹操，曹操就到，见了当年同袍，熊俊什么威严都没了，自管哈哈大笑：「老虎！

好久不见啦！」凡人昵称「老黄」、「老李」，这「虎大炽」却给称做「老虎」，自是大大的神气露脸。熊俊提鞭抽打马臀，竟连一刻也等不得了，双骑冲锋靠近，主将同时翻身、同刻下马，随即搂抱到一块儿，叫道：「老熊！」、「老虎！」

二将相拥，熊俊喜不自胜，上下打量同袍，笑道：「看你气不坏嘛，让我数数，一二三四，四肢都还留着。」正统军都是男人，日常闲来无事，便爱胡说八道，正等着虎大炽嘻嘻哈哈，说什么「少的地方你没瞧到」、「老子原有八只脚」，谁晓得这小子今日却似吃错药了，只嚅嚅嚼嚼，吭不出气。熊俊哈哈笑道：「怎么啦？瞧你满头急汗的，老婆又跟谁跑啦？」

正统军身处前线，上从校尉，下至兵卒，多未成亲，这话自是玩笑了。那虎大炽给作弄一阵，脸上却殊无笑意，只低声道：「先别闹，我……我有事跟你说……」熊俊笑道：「瞧你阴阳怪气的，怎么？莫非身上真少了什么地方？」

「藏武师……」虎大炽神情有些惶恐：「已经到了。」熊俊狂喜道：「藏武师到了！

那……那咱老弟不也来了？快说、快说，他人在哪儿？」虎大炽低声道：「他在营里。」熊俊喜孜孜地道：「今儿是什么黄道吉日？咱兄弟可有两年没见了，好，我先去安顿兵马，一会儿再找他喝酒……」正要调度下属，虎大炽却拉住了他，道：「熊将军，你得快些……」

熊俊拂然道：「快什么？」虎大炽欲言又止，忽然弯下腰去，撑住了熊俊的胳肢窝。

熊俊是军中有名的硬汉，纵使身中十来箭，也不须旁人搀扶，拂然道：「老虎，你在闹些什么？」他满心不快，正要推开虎大炽，瞬息之间，心里忽有异感：「等等……你方才说，藏武师已经到了……」虎大炽默默低头，轻声道：「大家都过来，保着熊将军。」

刹那之间，熊俊什么都明白了，只听他呜地一声，两腿一软，左右兵卒知道他立时要倒，忙抢上前来，矮身撑住了他。

「让让！让让！前头让条路出来！」虎大炽一路背着同袍，拼命推开人潮，熊俊嘴唇微开，脑海一片空白，呆呆趴在虎大炽的背上，听着老友不住怒喊：「别看了！别挤在这儿！

快让开！快！」

此情此景，正统军许多人都经历过，熊俊却是第一回遇上。前方将士纷纷回避，望着他的眼神都带了几分不忍，因为人人都明白，这个人遭遇了什么事。

熊俊呆呆趴在同袍的背上，只见自己奔进了营帐大门，踏上了营中地毡、见到了一座担架，虎大炽扑了过去，拼命摇动一人的肩膀，大喊道：「小熊！快起来！你哥哥来看你了！

小熊！小熊！」正喊间，一名校尉俯身过来，附耳道：「别叫了。」

虎大炽啊了一声，苦笑道：「断气了？」那校尉轻轻地道：「刚走。」

风吹营帐，轰飕飕地振响，全场无人作声，虎大炽、众校尉，乃至于小兵小卒，人人都想说些什么，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正统军就是这样，即使生离死别，依然只能做哑巴。眼见熊俊趴在地下，把脸埋在地毡里，久久不作声。众校尉慢慢行上，低声道：「熊将军……请节哀……」熊俊深深吸了口气，猛地双臂俯撑，站了起来。虎大炽慌道：「老熊，你……」熊俊摇了摇头，示意他不必多说。

熊俊不是第一天上战场了。打了几年仗，他早就预想过这一刻，因而他也和弟弟约定过，真有这么一天，他们兄第俩绝不在人前落下一滴泪。

在众人的注视下，熊俊缓缓行到担架旁，蹲了下来，凝视弟弟，预备向他告别。

两年没见，弟弟的面貌变得陌生了，他晒黑了许多，也比分手时结实不少，看得出来，他已经是一个「正统军」了。

万籁俱寂间，熊俊默默在弟弟身旁坐下，神带了几分茫然、几分疲惫。他当然知道弟弟已经死了，可他却未曾流下一滴泪，甚且感不到悲伤，说真的，他料不到自己竟是这样的心情。

说不出为什么，或许兄弟分别太久了，抑或看惯了生离死别，总之自己脑袋里想得全是晚间的行军、明日的回防，弟弟死了或活着，竟与自己没啥干系。

先前的惊骇错愕，在这一刻全消褪了，代之而起的，是为小弟骄傲的心情。

两旁军官见他一脸木然，低声便问：「熊将军，咱们要抬走令弟了，可以么？」熊俊道：「抬吧。」众校尉行上前来，慢慢将熊杰的身子翻了过来，只见他紧闭双眼，头颈侧向一边，手中还握着半只花卷，尚未吃完。众校尉拿住了四肢，齐声道：「一、二……」

正要将人抬起，却听一声哽咽，众人回头望去，只见背后的熊俊张大了嘴，右臂伸得老长，像是要叫醒自己的弟弟。

一直到这最后一刻，熊俊才发觉一事，弟弟真的不会动了。他再也不会哭、不会笑，不会起来和自己说话。他即将烧化成点点骨灰，永远也看不到了。

熊俊哭了，尽管不想在人前掉泪，他还是呜呜地哭出了声。他张开双臂，想要去抱弟弟的尸体，却怎么也使不出气力，在虎大炽的帮忙下，总算从众兵卒手中接下了弟弟，最后一次抱住了他。虎大炽望着他们兄弟俩，只想说些话来安慰，可话到口边，自己却也哭出了声。

正统朝创建以来，熊俊是第一批投效的江湖人物。为求剿灭怒匪，他煞费苦心，不只策动了一帮好友从军，还拉着小弟一齐报答国家。当然他也答应过老迈的爹娘，即使自己粉身碎骨，他也会让弟弟平安回家。可惜他食言了，他只能背起弟弟的骨灰，带他回家。

熊俊把脸埋在弟弟的怀里，无声无息地哭着。一名军官怕他伤心过度，慢慢行上前来，轻声劝道：「熊将军……人死不能复生，你……你要节哀……」

「滚开！」熊俊怒吼一声，振臂挥出，扫出了一股烈风，众人心下大惊，纷纷向后退开。

熊俊背对着众人，慢慢擦干了泪水，低声道：「老虎，我弟弟……我弟弟是怎么死的？」

虎大炽道：「让怒匪打死的。」熊俊须发俱张，奋力回首过来，厉声道：「胡说！」

熊俊是沙场老将，谁都瞒不住他。弟弟的死因是背后中刀，他并非是身陷战场、明刀明枪交战而死，他是在大战后受人暗算而死，他死得很冤枉。

眼见熊俊双目大睁，泪水尽在眼眶里滚动，众人忙低下头去，谁也不敢与他的目光相接。熊俊压抑哭声，一字一顿：「老虎，说……我弟弟是……是怎么死的？」虎大炽摇了摇头，道：「对不住，我不能说。」

熊俊怒之极矣，揪住同袍，提起衣襟，厉声道：「为何不能说？」暴吼一出，众人耳中莫不嗡嗡作响，虎大炽闻风不动，轻声道：「因为你是个武人……奉令不能报私仇。」

这话一说，满场将士尽低头，熊俊也被迫松开了手，一片寂静间，只听老友低声道：「武人者，国家之兵器，百姓之护卫。身为朝廷武官，你的刀剑归于国家。你绝不能公报私仇，否则你就……」熊俊泪流满面，哽咽道：「背叛了最初的约定。」

两旁将士闻言恻然，却也无话可说。怒匪快意恩仇，行侠仗义，向来为一己之怒而杀人。正统军不同，他们是朝廷命官，生来就得听命行事。他们不能替自己出征，也不能为私怨下手。他们是国家的刀、百姓的剑，他们只能为国杀人，这就是身为武人的天命。

黄昏将至，夕阳照入营内，熊俊垂下头去，成了一团蒙蒙隆隆的黑影。此时此刻，除了哭，他什么都不能做了。

为国家、为百姓，莫说熊俊不能公报私仇，倘使有一天熊杰背叛了朝廷，熊俊虽是他的兄长，却也只能听命行事，下手杀害自己的亲

弟弟。这是他自己选好的路子。谁也怨不得。

为国为民、身不由己，熊俊神情微见呆滞，他慢慢摘下自己的头盔，俯首撞下，猛听「当」地一声金响，那头盔做得牢靠，分毫不损，主人却已头破血流。他毫不气馁，举头再撞，当当声响中，钢盔渐渐凹陷下去，额间鲜血却也飞洒而出。

「熊将军！快别这样了！」众人急忙上前阻拦，熊俊却是置之不理，拉拉扯扯间，虎大炽猛地暴吼一声：「罢了、罢了，把人带出来。」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都有迟疑。虎大炽举脚踢翻了矮几，厉声道：「怕什么？有事我来担！」

一名校尉转身离帐，朝外头说了几句话，众兵卒立时带出了一人，交到熊俊面前。

杀人凶手来了，饶那熊俊百战之身，见这人的面孔，也不禁傻住了。

面前站了一名孩童，他身形瘦小，衣衫褴褛，约莫十岁上下，神态极为无助。虎大炽道：「老熊，令弟奉命救赈灾民，却不幸受这孩子刺杀而死，不过你要报仇前，我得提醒一声……」他顿了一顿，道：「这孩子的爹娘也被杀了。」

面前的孩子父母双亡，乃是战后遗孤，熊俊胸口起伏，面上筋肉颤抖。虎大炽知道自己说动了他，低声又道：「令弟一心一意，只在乞求这孩子的原谅，直到断气时，他也不改初衷。」

熊俊呆呆地道：「乞求他的原谅？」虎大炽道：「是。令弟直到死前，都在求他宽恕。」

熊俊泪水流下，低声道：「那我们呢？我们这些人……谁来求我们的宽恕？」这话一出，众皆低头，竟无一人答得出话来。一名校尉大胆上前，附耳道：「熊将军，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何况人死不能复生，你且节哀，让大都督处置这孩子……」

熊俊怒道：「滚！」把手一挥，震开那名校尉，随即行到那孩童面前，静静地道：「小兄弟，我不要听别人说，我要你自己说……」手指熊杰的尸身，一字一顿：「这人是不是你杀的？」

那小孩本有些胆怯，低头半晌，突然放声大喊：「对！是我杀了他！你想怎么样？」

熊俊仰起头来，竭力压抑泪水，过得半晌，方才嘶哑地道：「跟我说，你为何想杀他？」

那小孩仰头大叫：「我为何不杀他！」全场将士为之震动，熊俊也愣住了，他张大了嘴、呆了半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为国为民、挥别父母，来到这遥远不知名的异乡，吃尽了千辛万苦，谁知最后成了这鬼模样?

熊俊笑了好一阵子，总算垂下脸来，手指担架上的尸身，道：「小弟弟，你可知他是谁？」那孩子大声道：「我管他是谁！你们全都长得一个样！」熊俊泪水夺眶而出，哽咽道：「他是我弟弟。」反手一抽，从熊杰的尸体上拔出凶刀，朝那孩子喉间划过。

虎大炽闭上了眼，旁观众人也把头转了开来，却于此时，一只铁手半空探来，握住熊俊的手，稍一发力，便将他的钢刀夺了下来。

「大都督！」众将又惊又喜，齐声呐喊。但见背后立了一条铁塔似的大汉，国字脸上满布风霜，来人正是「龙手大都督」、「天山传人」伍定远。他那只铁手宛似巨钳，稍稍挟制了熊俊，便让他动弹不得。

正统三年六月，黄昏时分，伍定远终于赶抵三原城。在众人的注视下，熊俊被迫松开了刀，俯身屈膝，向大都督的威权跪下。

「来人！」伍定远沈声道：「将熊俊、虎大炽拖出营外，重打一百军棍。」

号令一下，大批部属奔上前来，将熊俊、虎大炽压倒在地，剥除钢盔铁甲，伍定远环顾四遭，容情彷佛天神，凛然道：「熊俊，你公报私仇，虎大炽，你徇私纵，你二人触犯军法，理当处，我却只责打你俩一百军棍，可知这是为什么？」

虎大炽没吭气，熊俊也只垂首望地，不发一语，伍定远放缓了脸，说道：「前因后果，我都听说了。熊俊，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今日纵使杀了这孩子，令弟也活不过来，同样的，我若杀了你们，也救不回无辜死伤的百姓，上天有好生之德，我要你们双方各让一步、相互宽谅。」

听得此言，熊俊忽然张大了双眼，呆呆地道：「杀人不过头点地？」眼看伍定远点了点头，熊俊霍地仰起头来，纵声大吼：「伍

——定——远！」

营中将士矍然一惊，只见熊俊眼眶湿红，他手指弟弟的尸身，低声道：「伍定远，你跟我说，他是什么人？」伍定远没有回答，只是别开了头，熊俊哽咽道：「他是武人，为你打仗的武人……你口口声声说上天有好生之德，我这儿请教你……」探手出来，揪紧伍定远的衣襟，厉声哭嚎：「我们是为谁而杀人？」

「喔喔喔喔喔喔！」熊俊泪流满面，怒目圆睁，霎时俯首向前，重重撞在伍定远的鼻梁上。

「住手！」众人大惊失，只见大都督鼻梁受击，上身微仰，十来名校尉奔了过来，架开了熊俊，这批武官都是练家子，熊俊纵然力大无穷，却也难以抵敌，他四肢遭人擒拿，受压在地，突然奋力向前一扑，紧抱弟弟的尸身，痛哭失声：「正——统——军——」

声音悲愤痛苦，远远传了出去，众校尉惊喊道：「快撬开他的嘴！快！」熊俊激动太过，随时会嚼舌而死，只见他翻起了白眼，口吐白沫，四肢痉挛不休，他好希望自己再也不会思想、再也不会反抗，那样他又可以开开心心地从军报国……再一次心甘情愿的……

为国为民了……

军营上下乱成了一片，众校尉有的低头垂泪，有的忙于救人，满场叫嚣间，忽听一人喊道：「大都督！那孩子跑了！」

众人急急转头，只见一条小小的身影发足疾奔，离帐飞奔，已然穿过了营寨，便朝镇上而去。众兵卒守在帐外，不明究里，便也没下手阻拦。

众校尉发一声喊，纷纷取下紫藤大弓，弯弓搭箭，瞄向那孩子的背心。不过人人心里有数，这只是做个幌子，那只斑驳铁手未曾放落前，谁也不敢擅自发箭。

晚霞缤纷，落日夕照，在这正统三年六月盛夏的傍晚，伍定远遥望西方，只见那孩子越奔越远，他像在追逐血红的夕阳，一路向西、拼命向西。只因在那夕阳隐没的极西苦寒之地，有一座梦寐以求的高山，世称……

怒苍山。

二、小水滴

正统十一年正月十六黎明肚子胀胀的，脸颊瘦瘦的，身上脏脏的，口袋没钱，手脚无力，可不知为何，明明什么都没有了，心里却还觉得怕。怕自己落单，怕自己被打、怕自己死掉、怕到深处，频频拭泪，低声啼哭，于是乎，人人相互挨近，彼此取暖，齐声唱：「朝升堂、暮上床……贼官污吏偷银粮……」

「吃你娘、着你娘……豪门招妾讨你娘……」

耳边传来亲切的歌声，人人都会唱，大人唱出心坎事、小孩唱出心里话，大家手拉着手，边走边唱，心里不再孤单，只觉得温暖。温暖的地方，让人心存眷恋，大家追随着前方的身影，向前走、不停走，大人翻山越岭，后头的小孩跟不上了，便给人抱了起来，弱小摔倒了，又教强的搀扶起来。在这儿，没有强弱、不论尊卑，人人相互扶持、紧紧依靠，谁都不计较。

因为大伙儿心里都明白，他们就是彼此的希望。

希望是什么呢？希望就像小水滴，一点一滴，朝露坠小溪、溪水潺潺起涟漪，轻轻唱来听，万山百岳遮不住，苍生原来有声音。

一百滴小水滴，可以称为一杯酒，一千滴小水滴，可以合为一碗汤。小水滴没有性子，取只方酒杯来盛，它就是方的，拿只圆碗来装，它就是圆的。小水滴聪明乖巧，随遇而安，只求躲在杯碗里，安静渡过一生。可有一天，杯儿碗儿再也不愿收它了，小水滴就像眼泪一样，渐渐满溢而出，寻找自己的出路。

队伍真是长，放眼望去全是人，大家低头驮背，默默前行，饿了渴了，队伍里有人传来饮食，累了倦了，便以天地为家，席地枕卧。人人追随着前方的身影，追逐一个伟大的希望。

希望究竟在哪儿呢？其实没几人说得清楚。人人只知要追随前头的脚步，向前走、一直走，前头也许什么都有，也许什么都没有，不过没人会多问什么，因为大伙儿心里都知道，万一把话说破了，就只剩下了绝望。

转眼又要黎明了。歌声益发黯淡，眼皮也越加沉重，每个人都累了，快走不动了，天上的月儿躲在彩霞之后，渐渐西沈，慢慢黯淡……突然间，一道曙光射穿云海，照亮了北方，瞬息之间，天地都静了下来。

大人们张大了嘴，揉了揉眼，小孩们则跪了下来，凝望面前的异象。

穿越了千山万水，见到了这处地方，但见东方远处太阳升起，西方彩月却未落下，当此一刻，日月同临穹苍中，映照一座辉煌城池，万众屏息间，不知是谁率先喊了出来：「紫禁城！」

紫禁城，天下官差的大本营，紫禁城，举国兵马的总调度。从山丘远眺，面前的紫禁城宛如明珠出海，闪闪生辉，美得让人动垂泪。雄奇景象在前，人人呼吸加快，身上发抖，刹那之间，第二记呐喊撕破夜空。

「紫禁城！」满天彩霞中，人人纵声高喊，擂胸顿地：「紫禁城！紫禁城！紫——禁城！」

撕心裂肺的哭喊，伴随了百来记喊声，一片胡喊乱叫之中，不知是谁先嚷了起来：「大家冲向北京！冲啊！」一时之间，天地皆动。人人都找到了希望。当先第一拨人放声呐喊，奔下丘陵，随后大人小孩、男女老幼，一齐望前冲了。

眼前的紫禁城，宛如佛经上的极乐世界，那儿必有仙女神佛居住。小水滴们哭着嚷着，他们要奔到极乐世界里，找到观音菩萨、找到如来佛祖，小水滴要请教个大道理出来。

一片激动呐喊间，突然远方现出了兵卒的身影，正向北方撤退，人群里立时传来示警：「大家小心！天子兵又来了！」、「不要怕他们！这些人是勤王军！大家冲过去！」

昨夜遇到了天子亲军，人人吓得直发抖，他们过去只见过稻草兵，没见过「天子兵」，这些人身穿金甲，高大威武，自称叫做「勤王军」，没口子的为国为民，望来十分厉害。结果打完架后，小水滴们手拉着手，齐声欢唱：「勤王军、亮晶晶，为国为民真好听，打架像个狐狸精」。

勤王军没有用，他们也许是狐狸精，也许是马屁精，不过无论他们姓啥名谁，都无法阻拦小水滴。大人们慷慨高歌，狂奔而出，小孩们也不再畏惧，只管手拉着手，快步尾随，突然之间，耳边听到那熟悉之至、却又刺耳之极的声响。

「呒——呜——」前方队伍缓下脚来，后头人海更已停下。只见紫禁城外有一匹白马，马上乘客身穿重甲，单枪匹马，手持唢呐，正自向天吹鸣。

「呒——呜——」唢呐声声高鸣，见得马上乘客的装束，孩子们立时哭了起来，大人也是全身颤抖，因为这个武官一点也不像「勤王军」，反而像是……

轰隆隆咚、轰隆隆咚……鼓声响起，「勤王军」向左右两翼撤退，现出城墙下的阵式，那儿有一员又一员大将，一队又一队兵马，投石机、洪武炮、诸及远兵器全给拖了出来，他们的旗号是……

「正统军——」风飞砂起，天地潇潇，城池下方传来号令声，但见十万将士从中分开，现出阜城门下的巍然身影，他昂首吐纳，振臂高呼：「保卫——京城！」

「呒——呜……呒——呜……」全军队伍一齐昂起头来，吹响了万只唢呐。声响越来越大，益发高昂，人人摇旗呐喊，撕心裂肺，一时之间，三军士气大振，「神机营」、「前锋营」、「武兴内团营」、「骠骑三千营」，摇旗呐喊，声威之盛，弥天盖地而来。

「正统军！上前一步！」

轰隆隆咚、轰隆隆咚……鼓声隆隆，大军开始推进了，第一排的正统军官身做赤膊，手提大刀，背后的兵卒默默无言，拖拉大炮，一步一步朝西方人海逼近。

第一排的大人们心存害怕，脚步不自禁地向后退让，因为他们认识这些人。

「生于藏武、死于北关」，这些人不是「勤王军」，也不是「留守军」，他们是远征西北的「正统军」，天下第一劲旅。

饿鬼们一起退后了。滔滔洪流嘎然而止，近月以来这股怒涛所向无敌，「留守军」、「勤王军」尽皆失守，却在京畿前给「正统军」挡了下来。足见这只军马威望之重，如同鬼神。

城下杀气腾腾，城上却是寂静无声。此时此地，天下无人站得比卢云更高，他高据废城，凝视西郊城外，只见饿鬼们缓缓退后，渐渐停下。阜城门下则是鼓声隆隆，当前行出一只队伍，天寒地冻中，人人赤膊上身，左手持刀，右手牵羊，面向西方人海，列做一道人墙。

正统军布阵了，出乎意料，他们的前锋没有盔甲、没有盾牌，只有一柄刀。这些勇士全都听从一个人的号令，他铁手铁腕、举止沈毅，正是卢云当年的故友，伍定远。

正统军前锋约莫万人，阵地插立大旗，标明师号，见是「北关四镇」。在卢云的注视下，伍定远默默行到阵中，单臂提起百斤牛弩，嘎地一声弦响，靴底压落，已将一张牛弩硬生生地撑开。

卢云做过军中参谋，自知硬弓之上，另有脚弩，脚弩之上，尚有牛弩。牛弩顽硬如铁，须得二十余人方得拉开，只是伍定远神力惊人，单脚轻轻压落，便已撑开了牛弦。看那弦上冷光辉映，将射之物并非寻常箭羽，却是一柄百斤重的大铁矛。

铁矛扬起，高高指向天际，似要将太阳一举射穿。卢云深深吸了口气，阿秀与胡正堂藏在城垛后，也不禁心摇神驰，不知伍伯伯想做些什么。

「前锋蹲地。」万众屏息中，巩志传下了号令。瞬息之间，北关死士应声坐倒，万众屏息间，牛弩越张越开，已然紧绷。猛听「嗡」地一声巨响，铁矛激射上天，消逝在天际中，人人不知所以，正惊疑间，天上落下一个小黑点，猛然沙尘飞扬，铁矛正正插入了地下，听得伍定远轻轻地道：「全军上前，沿铁矛布阵。」

骤然之间，人人都懂了，这铁矛是伍定远划下的一道界限，他要一尺一尺地拿回失土。

「全——军上前——」四名参谋齐声呐喊，号令一下，阵地里再次响起了阵阵鼓声。

轰隆隆咚、轰隆隆咚……战鼓催促，唢呐高鸣，在万名北关勇士的带领下，洪武炮、投石机、十万大军，乃至于伍定远自己，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直朝铁矛逼来。小水滴们惊惶失措，脚下不禁向后退却了，千万人宛如大海退潮，被迫退到了「界碑」之后。

正统军一动，三军皆动，听得阵地另一侧传出呼喊：「勤王军！全军整队！」号令一下，听得咻咻声响，朱红号炮、纯金号炮、绿黄号炮，一道道焰火点燃升空，在「北关四镇」

的前引下，城南的「内团营」、「神机营」、城北的「前锋营」、「骠骑三千营」，一齐向前推进。

轰隆！轰隆！轰隆！焰火相继上天，轮番爆炸，隆隆震响之中，「正统」、「勤王」也已排定阵式，便以伍定远立下的铁矛为界，列开了一字大阵，从高处放眼望去，京郊尽是旗海人海，队伍连绵，足达四十来里。

十年不入朝，陡见这个大场面，卢云也不禁气慑神夺。他深深吸了口气，撇眼去看，只见城垛后的小阿秀也张大了嘴，看他与胡正堂紧紧挨着，两个孩子既害怕、又兴奋，似想转身就跑，却又舍不下这空前场面。

饿鬼受迫于这股兵威，已被逼到城外三里，城下便已清出了一大片空地。两边相互僵持，各自按兵不动，卢云也深深吸了口气，他想知道伍定远下一步怎么做。

百万兵马肃杀寂静，似在等候什么人，骤然之间，内城传来一声呐喊：「开城门！」

「开城门……」、「开城门……」声音由远而近、由近再至远，卢云转头去看城内，只见「大明门」打开，「广定门」打开，最后阜城门下传来嘎嘎声响，巨门向两旁艰难推移，只见皇城处行出大队白马，前方四骑行出，其后又是四骑，宝雕黄挂，校尉全身金甲，前后共计八队，三十二名骑兵现身，队伍正中簇拥了一面王纛，上书「日月」二字。

日月旗抵达前线，卢云心下震动，暗道：「钦差来了。」

眼前这批卫队便是俗称的「大汉将军」，他们直隶于正统皇帝殿前金阶，个个高大英挺，仪表出众，比之「虎林」、「羽林」等兵马，又胜一筹。

喀喀巨响中，阜城门向西方打开，现出了本朝至高无上的日月旗，西郊一片寂静，卢云、阿秀、胡正堂都静了下来，此时此刻，连饿鬼们也不动了，人人都晓得将有大事发生。

日月旗，驱逐鞑虏的旗号，天子卫队高举王纛，沈静出城，三十二匹白马整整齐齐，面向天下苍生，带了一股庄严之气。城下百万军缓缓分开，让出了一条通道，马蹄隆隆之中，天子卫队开始向前奔驰，突然间，金甲队长双手高举，长声嘶喊：「圣旨到！」

一道黄榜昭展在天，金箔所制，阳光反射圣光，照耀西方大地。三十二名金甲武士扬起头来，同声宣告：「朕承天序、君主华夷！天下臣民——跪听恩旨！」

「臣。正统军大都督伍定远……」在卢云的注视下，城下一员大将率先下马，单膝顿首，从身形位置观之，此人正是伍定远。五军大都督一旦俯身下拜，城下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十万校尉腰刀触地，随着上司跪倒。阵地另一侧也传出声响：「臣。勤王军大都督朱祁……」、「臣。前锋营提督朱昕……」、「臣。骠骑营提督朱蓟……」

「共接恩旨！」刹那之间，百万兵卒应声跪倒。伍定远弯腰拜伏、前额触地，带领百万大军呐喊：「愿吾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在威武侯的带领下，百万将士同声颂号，声如焦雷，从阜城门下远远传了出去。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这般惊天动地呐喊，站在第一排的灾民们给这气势一震，有的后退、有的惊惶，更有人趴伏在地，向圣旨骇然叩首。

天子者，天下之公道也。正统皇帝向苍生下诏，昭示了人间至高的大公之道。饿鬼中一旦有人受惊跪倒，身旁之人随即趴下，彷佛无形蛛网拉扯，从城头上远眺而去，背后人潮一波一波俯身跪倒，望来如同沧海翻浪，恁煞观。

护佑苍生的志业，便是「天下国家」。正统军大都督、勤王军大都督，并同三名亲王提督、两百四十位督师、百万兵马将士……无不拜伏在地、肃穆噤声。胡正堂微微发抖，阿秀面苍白，二童对望一眼，竟也一齐跪下了。

眼前旗海飘扬，「北关」、「神武」、「神恩」、「神佑」、「虎威」、「豹韬」、「凤翔」……

数十面旌幡迎风飞舞，光荣正大，实乃「天下国家」之尊严，当此国威，谁敢不跪、谁敢不拜？正磕头发抖间，胡正堂眼角一撇，忽见废城上还站着一人，忙拉住阿秀，附耳道：「快看那儿。」

阿秀急忙转头，惊见一名男子立于城楼之上，褐衣布袍，面向西方，不跪亦不动。胡正堂呆呆地道；「秀哥，这人是谁啊？为何不跪？」阿秀讶道：「是啊，怪神气的。」

看天下人尽皆拜伏，却只有这人孤身站立，一派出尘模样。阿秀满心疑惑，只在猜测这人的来历，那人却是不知不觉，看他遥望王纛，神孤单，似在踌躇什么。不消说，此人自是卢云了。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只消活在人世间，谁都有其国、有其家，卢云年轻时投身科考、奔波流亡，自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一切所作所为，岂不也是为了这四个字：「天下国家」？如今圣旨已到，天子向天下人下诏，他跪是不跪?

在二童的注视下，只见无名男子口唇喃喃，他面向王纛，缓缓提起长袍，身子一寸一寸下弯，竟也恭恭敬敬地叩下头去了。

卢云跪了，不单是他，在天子的王纛正道之前，即便孔丘复生、孟轲再世，也得俯身屈膝，恭敬致意。因为这不是拜天子，而是拜天下。

天下者，天下人之公天下也。伍定远跪了，勤王军跪了、正统军跪了，千万饿鬼跪了，连卢云也双膝触地，叩首颂号。当此一刻，天下终将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此时此刻，天下定于「一」，天子圣光，照耀九州岛大地，举国之中，再无贰声。在日月王纛的引领下，三十二匹骏马一字排开，直向阵前飞驰，堪堪来到最前线，金甲队长陡地拉住了缰绳，高举皇榜，昭示苍生，朗声曰：「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圣号一出，千万人无分敌我，不关贵贱，人人叩首下拜，静候万岁爷圣裁。

「朕闻圣天子修德以来人，保境以安民！龙图四海、护卫苍生！」

金甲队长展开圣旨，面向西方人海，鼓气宣读：「正谓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郅治之世，倚扉而望……」

先前钦差现身，庄严伟大，如今念起了圣旨，却是长篇累牍，满嘴文诌诌地，有些莫名其妙，饿鬼们自是相互偷瞄，谁也听不懂，再听远处人海哗哗语响，想来这金甲队长嗓门不足，声不及远，后头的人都还在探听着。

饿鬼们窃窃私语，无甚恭敬。卢云却是神情肃穆。自知这道圣旨非同小可，目下千万饿鬼云集京城，必当有所求而来，朝廷究竟要和要战，都在圣上的一念之间。

城上的卢云静候圣裁，不敢漏听一字，城下百万大军也是寂静一片。又听钦差道：「朕自登基以来，中外景从，四海清平、天下大定，尔等百姓不远千里而来，只为朝拜天颜、上表精忠，朕心甚慰，然为免田园荒芜、乡里动荡，着各部百姓速归原籍，充实仓禀，以报君恩，钦此。」

圣旨宣读已毕，卢云却不禁大吃一惊，万没料到朝廷竟是要饿鬼们返乡了。至于他们有何心愿，去留生死，圣旨里却是一字未提。那金甲队长声嘶力竭，嗓子有些哑了，便先吞了口唾沫，清了清嗓子，方才喊道：「谢恩吧。」

听得谢恩二字，饿鬼们眨了眨眼，似还等着下文，谁知金甲队长却不吭气了，良久良久，听他大吼一声：「要你们谢恩！听不懂么？」话声一出，城下便由伍定远带领，磕头颂号：「万岁、万岁、万万岁！」饿鬼们虽不知皇帝想干些什么，反正人家磕头了，自己怎能不磕？便也跟着胡乱下拜，高呼万岁，表明自己也是个效忠的。

万岁喊罢，再来不知要干啥。饿鬼们便坐了下来，有的拿干粮来吃，有的茫张双眼，等着看钦差跳舞。那金甲队长明白乡民无知，却也无甚意外，当即把手一挥，三十二名武士齐声呐喊：「速归乡里！以慰朕心！朕心甚慰！速归乡里！」

金甲武士有备而来，反来覆去就这几个字，声音整齐划一。奈何喊了半天，饿鬼们还是面面相觑，迟迟不见有人离开。金甲队长压抑了火气，沈声道：「听好了！皇上希望你们赶紧回家，懂了么？」终于懂了，原来皇帝要百姓赶紧回家。饿鬼们纷纷高兴起来，这便拿出锅碗瓢盆，铺开被褥，想来他们早以天地为家，这便要上床歇息了。

金甲队长愣住了，只得道：「诸位感念天恩，远道来京，盼以京郊为家，此虽出于至诚，却不免阻碍内外交通……」话声一出，饿鬼们突向两旁分开，彷佛大海中裂，让出了一条通道，蔚为奇观。金甲队长愣住了，只能再咳几声，道：「尔等虽已让路，却仍盘据京门、喧闹游嬉，却置京城百姓于何地？置天子尊严于何地？我现下计数到

三，你们若仍盘据不走，便是违抗圣旨，将依刑律从严论处！」他环顾周遭，举手过肩，慢慢将指头屈折，傲冷道：「一！」

听得皇帝要赶人了。饿鬼面面相觑，不约而同静了下来。卢云深深吸了口气，总算也明白了朝廷的用心。他们打一开始便没想让饿鬼进京，也没打算听这些人呈报冤情，而是要放他们自生自灭。万籁俱寂中，金甲队长威严四望，便又屈起手指，沈声道：「二……」

饿鬼们面露骇然，似有奔逃迹象。金甲队长深深吸了口气，瞠目厉声：「三！」

数完了，正等着饿鬼们天崩地裂、哭喊溃散，谁知这帮人只是眨着眼，谁也没动，不少人还嘻嘻哈哈，对着钦差指指点点，把他当成了疯子。金甲队长怒之极矣，厉声再道：「听不懂么？三！」正要再说，却听人群里传来嬉笑声：「四！」

「大胆刁民！」金甲队长怒道：「圣旨在此，谁敢放肆？给我出来！」一名饿鬼怯怯站起，倏忽之间，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人人如雨后春笋，个个起身而来，队伍观，不知有几千几万人。金甲队长吃了一惊，忙道：「谁要你们起来的？都跪下！」

轰……号令一出，数十万人又齐声跪倒，一时沙尘飞扬，宛如天摇地动，久久不熄。

连卢云、阿秀远在城头，亦有感应知觉。金甲队长略有怯意，回头去看，却见勤王、正统两大劲旅都已布防，自也不必畏惧，当下提了一口凶气，厉声道：「我最后一回警告，圣意已裁，尔等须得就地折返，若违圣意，休怪刀剑无眼，立无赦，尔等一个个都得死于非命……」

钦差终于说出那个字了：「死」，盘据不走，死。违抗圣旨，死。乖乖回家，饿死。

饿鬼们张大了嘴，身上微微发抖，金甲队长威严警告：「我再次计数到三，尔等仔细听了，一……二……」

「三！」三字出口，大地忽起雷声，亿万生灵怒号呼应：「杀——」

三……杀……轰轰杀杀杀……但听大草原里轰轰作响，如苍天之怒、如江山之嚎，西方尘烟飞扬，泥沙越飘越高，遮天蔽日。胡正堂

颤声道：「秀哥，饿鬼生气了！怎么办？」

阿秀稚龄儿童，哪知该怎么办？圣旨引发暴乱，城下饿鬼有的顿足擂胸，有的抛掷泥沙，旷野间轰轰震响，不知有多少人放声怪叫，倏忽之间，几百枚石块飞送上天，如暴雨般袭击而下。

「撤退！撤退！」金甲队长连中百来枚石子，已然头破血流，只能掉转马头，狼狈而逃。

飞石从天而降，勤王军上下乱成一片，徽王爷身为主帅，自不能任凭部众溃散，当即扬鞭怒喝：「武兴内团营！严守阵地！」、「骠骑三千营！不许退后！」

人海开始推进，饿鬼人数太多，如怒涛般推向京城，声势之大，当真扑天盖地。阿秀与胡正堂相拥发抖，几次想逃下废城，两腿却似灌满了醋，连站也站不起了。

卢云微起战栗，直至此时，他才发觉自己弄错了。饿鬼们压根没把钦差放在眼里，他们能走到这一步，靠的不是皇帝的施舍，也不是朝廷的收，他们能闯到此间，依赖的是自己的实力。打一开始，他们就有翻脸的准备，至于能让他们心存忌惮的，也只有面前的「正统军」了。

京城危在旦夕，卢云也无暇顾及小孩儿的心情了，他凝视阜城门下，只见正统军立于鬼海正前方，即将承受第一回冲撞。

「稳住……」伍定远高举铁手，沈声发话：「全军稳住……」

伍定远退无可退，背后几尺就是京城，正统军倘使溃败，北京也将沦陷，看这帮饿鬼满心恨火，一旦闯入了城门，京城即将化为炼狱。飞石迎面而来，马儿惧怕嘶鸣，都给骑兵按倒。众步卒以肉身为盾，或给砸上了钢盔，或是铁甲受击，人人低头忍耐，第一排北关勇士首当其冲，更已满面是血，身旁羊儿咩咩骇然，害怕得无以复加。

「骑兵下马、步卒上前……」本阵后方传来巩志的号令：「燕烽、高炯，出阵喊话。」

正统军的策略很明白，他们绝不能后退，却也不能轻启战端。倘使双方杀得血流成河，反会激怒饿鬼，届时万众一心，一旦连性命也不顾了，十万正统军便再勇猛百倍，又如何能是千万饥民的对手？方今之计，伍定远只能与饥民们讲道理，逼得他们知难而退。

在北关勇士的掩护下，阵中奔出百名传令手，人人手持状纸，齐声喊话：「奉本朝律法——」

百名传令手齐声呐喊，这批人或练有内功，或天生嗓门洪亮，声能及远，可千万饿鬼叫嚣之下，又有谁听得到说话？伍定远从属下手中接过状纸，亲自上前一步，率众呐喊：「奉本朝律法！着令来人就地解散、各归乡里！切莫试法抗命！」

伍定远内力雄浑，竟然穿过了喧嚣吼叫，声闻旷野，一众传令士气大振，随即放声叫喊：「尔等骚乱治安、阻碍要衢！业已触法！」、「尔等目无法纪、聚众咆哮！依法须得严办！」

话声甫毕，鬼海中立时传来愤怒回应：「法——什么叫做法？让咱们乖乖饿死！就是你的法？」

咚咚咚、咚咚咚，石块自天倾泻而下，北关勇士被迫举起了手，护住头脸，操爹干娘的骂声中，突然人海深处传来一声啜泣：「皇上……我们要见皇上……」啜泣化为哀嚎：「对！叫皇上出来！叫皇上出来！咱们只和他一人说话！」

「皇上！出来看我们啊！皇上！」千万饿鬼大悲大喊，有的冤、有的恨，奈何正统军就是迟迟不放道路。饿鬼们突然万众一心，齐声呐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惊天动地的呼喊中，苍天正在呼唤天子。可皇帝并未现身，饿鬼们由悲生怨，由怨转恨，猛然间，人人都深深吸了口气，齐声大喊：「狗皇帝！你滚出来啊！」

饿鬼们愤怒了，大地似起闷雷，呼喊直达天顶穹苍，天地同惊。时在清晨，城中百姓泰半还在梦中安睡，一旦听见了他们的怒吼，不知多少人要受惊而醒。

「狗皇帝！你滚出来！」、「滚出来！你狗皇帝！」千万小水滴化作滔天巨浪，扑向城下，双方原本相距三百来尺，转眼便近了百来尺，随时都会短兵相接，全军将士咬牙切齿，低头不动，伍定远则是高举铁手，沈声道：「全军预备……预备……」

小水滴哭着骂着，向前奔来，即将与北关死士正面遭遇，突然间，伍定远喝地一声，铁手放落，但听刷地暴响，本阵兵卒奋步上前，振臂急抛，万柄标枪飞上了半空，急坠而下。

「妈妈！」、「爹爹！」儿童哭喊声中，人潮惊惶闪避，但见地下砂尘飞扬，眼前多出了一排标枪。「正统军」训练精严，此番万枪向天抛掷，落地时却整整齐齐，彷佛化做了一道界限，挡下了扑面而来的狂涛怒潮。

「全军听令！」伍定远须发俱张，振臂怒吼：「有敢越雷池一步者，就地正法！」

嘎嘎弦绞，后排箭手拉弓搭箭，前排步卒手按刀柄，人人目露凶光，已有杀人之意。

「皇上！」千万小水滴齐声哭喊：「放我们进京！」

「呒——呜呜呜呜——」伍定远亲取号角，鼓气高鸣。他功力之厚，不在当年秦霸先之下，吹起了号角，真如苍龙悲吟，声势慑人。在大都督的带领下，但见一只一只唢呐给拿了起来，全军上下尽数呼应，声响直拔青天，响彻云霄。

「就地解散、速归乡里！」、「依法严办！绝无宽贷！」在主帅的带领下，十万大军森然警告：「前方没路走！前方没饭吃！前方只有……」

「死！」威吓一出，正统军里便又响起尖锐唢呐：「呒——呜呜呜呜——」

在正统军的威逼阻拦下，饿鬼们进不得、退不得，有的茫然坐地，有的低头哽咽，人人都是彷徨无助。

楚河与汉界，面前镖枪凛不可犯，乃是朝廷立下的开战界限。饿鬼若越雷池一步，大都督手下的「正统军」绝不宽待。

局面再无可退，只消稍有差池，京城即将陷入火海。伍定远心里明白，要使饿鬼分崩离析，便得以无上军威压迫他们退让，唯独在气势上盖过对方，方能逼迫这些人散去。

饿鬼们哭了，对他们来说，「正统军」其实就像另一批怒苍好汉，不怕苦、不畏难，视死如归，时时饿着肚子打仗，可饿鬼们硬是不懂，为何「正统军」一身凛然骨，偏偏要为难他们？一样是人，西北百姓是人、京师百姓亦是人，为何「正统军」总是厚此薄彼，只愿保卫京师、却对自己挨饿受冻，家破人亡视若无睹呢？这是什么缘故？莫非自己就是这么的不值……

「钱？」心念于此，人人昂起头来，泪水夺眶而出，瞬息之间，心里又浮现一个字。

狗……他们都是狗……有钱人的狗……

泪水坠到了草地上，化为露珠，渗入尘埃。第二滴、第三滴……五滴六滴七八滴，九滴十滴千万滴，水是天下最古怪的东西，三千弱水，可取一瓢饮，倾其三千瓢，也能合为一体，当一千七百万小水滴汇于一处时，它们会变成什么形状呢？

「横竖是死！大家冲进京城！杀——」远处有人叫了起来，人海再次聚拢，冲向了镖枪栅栏，厉声道：「杀死他们！杀死他们！拖出狗皇帝！杀光他全家！」大批饿鬼忿恚咆哮，纷纷越界而来，伍定远纵声长啸：「北关勇士！动手！」

城下刀光闪耀，阿秀尖叫一声，紧抓着胡正堂的手。一齐闭上了眼。

自遭逢饿鬼以来，前锋战士首度拔刀。猛听凄厉哀号，城头下刀锋此起彼落，血海扑天，万只白羊未及奔逃，羊头便已落地，可怜前蹄兀自拍打挣扎，让人不忍卒睹。

万只羊儿牺牲了，它们受殒命，死于城下，点滴鲜血落上了黄沙，化做一条生死界线，逼得饿鬼们哭叫退开。

「莫要怀疑朝廷的决心！」伍定远亲上前线，铁手向天扬起，纵声狂啸：「正统军——全军推进！」

轰踏！轰踏！轰轰踏！轰轰踏！带着无比残酷的军威，正统军开拔了，北关万名勇士赤膊上身，手提血淋淋的大刀，一步步迈向西方人海。背后十万大军随即翻身上马，迎敌出征。

正统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然而这批人并非是稻草兵，只要伍定远号令一下，正统复辟以来最大的屠杀，即将展开。

「退出京畿！」伍定远须发俱张，厉声道：「有敢滞留者，立无赦！」

「呜……」一名饿鬼孩童蹲在地下，掩面哭了起来，大人们也是呆呆低头，无言以对。

肚子饿饿的、身上脏脏的，眼睛红红的，走遍了千山万水，恳求满天神佛赐给一个答，谁知到了最后一关，还是一场空么？

失望的泪水一滴滴落下，饿鬼们知道自己输了，他们害怕正统军，谁也不敢硬碰硬。

后方人海开始消散，慢慢已有人掉头而去。

饿鬼们认输了，他们须得离开，可他们还能去哪儿？失去了希望，他们还能活下去么？

没办法，饿鬼不能进城，纵使顽皮捣蛋如阿秀、也知饿鬼不能进京。他们若是入城了，京城便将化为火海。阿秀低头茫然，正难过间，忽听胡正堂道：「秀哥，你看那个人。」阿秀急急转头，只见敌楼上还站着那个无名男子，他的眼眶泛红，越来越红，渐渐变得如饿鬼一般红。

不知不觉间，卢云也流下了泪水。失望的人间，失望的天下，谁也找不到一个答。即使卢云在此，他也无能为力。

人潮如大水消退，退开了正统军设下的界限，没人知道他们会去到哪儿，只知道这些人已如乌合之众，即将烟消云散。

眼见饿鬼后退了，各部将帅莫不松了口气，正要下令推进，却发觉旷野间还留下一个人。

小小的孩子，面向着排排森严的标枪，看他个头好小，怕比阿秀的年纪还小了点，却不知是走失了、还是没了爹娘，一时捣住脸蛋，只在呜呜哭泣。

十万大军面面相觑，全都停下脚来。众参谋互望一眼，只想找个法子把他吓走，高炯大声道：「小孩儿！跟着你爹娘走！别赖在这儿！」那孩子哭道：「我没有爹娘……」燕烽厉声道：「那也不能赖在这儿！快走！」那孩子哽咽道：「肚子饿……」他擦拭泪水，慢慢提起脚来，朝京城方位踏出一步。

不知不觉间，人人耳中都听到了一声……

「轰……」

百万兵马不觉身子一晃，向后退开了一步。千万饿鬼也发觉异状了，他们一个又一个停下脚来，凝视那孩子的背影。

这一步宛如天神下降，震动了北国大草原。离众而出的孩子，他背对同伴，面向京城，虽说脚步蹒跚，还是勇敢面向万名死士，慢慢便已逼临了镖枪栅栏，随时都能闯过去。

小小赤脚离地而起，正要再次踏上泥草地，突见一枚弓箭自天急降，从那孩子面前坠落，与身子相距不过毫厘。那孩子吓了一跳，脚步不由自主停下了。这一箭意在警告，只消那孩子再踏一步，下一箭便要射到身上，绝无宽饶。

那孩子浑身发抖，不敢稍动。城头上的卢云、阿秀、胡正堂，乃至于城下的徽王爷、德王爷，北关勇士，人人目不转睛，都等着看那孩子的下一步……他会进？还是逃？

万里江山皆静默，人人都在等候他的决定。那孩子眼睛红红的，他回头瞧了瞧同伴，抬头望了望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气。

肚子饿饿的，脸上脏脏的，面前的儿童没爹没娘、手不会写、嘴不能说，他什么都没了，可是他不必害怕，因为世上还有一个人会怜悯他、宠爱他、照顾他，他的名字是……

「皇上！」孩童放声哭叫，抬起了右脚，跨过了正统军的栅栏。

轰隆……瞬息之间，江山震动了，社稷动摇了，这一步踩痛了「天下国家」，即便「一代真龙」在此，也不禁变震恐。

「奉本朝律法！来人不得越界！」、「奉吾皇圣旨！命尔速退！」

「呒……呜……」、「呒……呜……」唢呐高鸣，满场将士如临大敌，但见前方校尉驾马奔驰，后方箭手全数开弓，刀如林、箭如雨，百万将士厉声警告，那孩子却是置若恍闻，只管挺起胸膛、大胆越界而来，他什么都不怕，他只要找到他的「皇上」。

北关死士深深吸了口气，握着大刀的手微微发抖，人人转头回望本阵，等候上司号令。

正统军失守了，他们压不住场面。第一个人越界而来，很快便有第二人效法，最终大批饿鬼都会追随那孩子的脚步，一齐跨界走向京城。

巩志低低叹了口气，他取来了一柄铁胎大弓，交到伍定远面前。

今时今地，镇压全场的是一股杀气，任何人敢越雷池一步，立不饶。倘使放过了这名孩童，其余饿鬼便会跟进。百万勤王军尚且镇不住他们，何况是十万正统军？到时双方硬碰硬之下，正统军绝无胜算。

饿鬼不是傻瓜，他们会见机行事。伍定远若让人发觉是只纸老虎，京师便守不住了，他的妻女都在城里，身为人父，身为人臣，他不能让饥民闯入城中，他必须镇住灾民。

阜城门下的魁梧身影一动不动，他凝视幼童的身影，容情肃穆。城头上的卢云、阿秀，城下的勤王军、正统军，人人都等着看他如何应变。

在千万人的注视下，伍定远呼吸极缓，他慢慢伸出铁手，握住了弓柄。

阿秀吓了一跳，万没料到伍伯伯真准备射杀这名孩童了。他与胡正堂对望一眼，心里满是彷徨，其余将士虽觉不忍，却也不敢上前相劝。

没法子，伍定远若不这般做，却该怎么办？难不成真要放饿鬼进来？当此一刻，人人都得选边站，这就叫朝廷与怒苍，壁垒分明。

伍定远拉满弓弦，压抑呼吸，慢慢瞄向了越界孩童，阿秀、胡正堂都闭上了眼，不忍再看。卢云的目光却是一瞬不瞬，只在凝视故人的一举一动。

猛听「嗡」地一声，伍定远放箭了，飞矢破空，那孩子也缩起了颈子，正闭目待死间，猛听「咦」地一声，四下满是惊呼讶异，那孩子呆呆睁眼，发觉自己好端端地站着，非但未死，甚且毫发无伤。这一箭竟只从他身边掠过，钉入了脚边泥地。

刹那之间，千万饿鬼爆出欢呼，伍定远失手了，来箭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卢云心下雪亮，这是故意的。「一代真龙」武功何其之强，射杀一名小童，岂有失手之理？不想可知，他不忍为之。

希望之光再次燃起，一个又一个饿鬼转向东方，第一排大人们双手交握，组为人墙，一个个追随那孩子的步伐，转朝京城方位迈步而来。

此例一开，天下皆动，看伍定远不忍下手，守城兵马却该如何是好？北关死士深深吸了口气，人人回过头来，凝视伍定远。口中虽未言语，眼神却道尽了一切。

情势急转直下，众参谋对望一眼，高炯沈声道：「我来。」从背后解下弓箭，还未拉弓，却给巩志拦住了，他摇了摇头，道：「不

行，你射不管用。」

正统军有其规矩，逢得变故危难，职级高者须得身先士卒，以示负责。看在场将官之中，谁能比伍定远职级更高？他若不忍杀之，便不该假他人之手。倘使他自觉这事既腥且臭，集天下骂名于一身，他凭什么要属下担这个罪过？

最后一回机会，再不能失手。巩志取来了一枚箭矢，道：「大都督，请。」

伍定远开始发抖了，饶他真龙之体，身负万斤之力，此际手臂却震颤不休，巩志使了个眼，高炯等人尽皆行来，一同搀住了伍定远，巩志更站到上司身侧，陪他一齐拉出了满弓。

巩志的心意很明白，他要陪大都督一同下海，这个罪过伍定远一个人承担不了。

伍定远喝喝喘息，几番使力，却都拿不住弓矢。余波所及，带得巩志左摇右晃，连站也站不稳了。眼看饿鬼越聚越多，那孩子走得更快了，北关死士却殊无举刀之意，人人低头垂手，毫无斗志，偏偏大都督硬是拿不稳小小一枚弓矢，众参谋惶惶不已，正想着如何劝说，突然后方传来一声大吼：「伍定远！」

蹄声隆隆，百来匹快马簇拥一名亲王，疾驰而来，正是「勤王军大都督」到了，他驾马闯入正统军本阵，怒道：「伍定远！你说得一口好兵法！什么战阵之中，宁死不负落单弟兄！你自己说！正统兵纪第二条是什么？」

徽王朱祁驾临本阵，破口大骂，正统军上下岂外人造次，双方已在推挤叫嚣，徽王爷隔在人墙外，大声道：「伍定远！将者卒之先！朝廷打了十年，拾掇不下一个小小的怒苍山，就是因为你这混蛋！你的下属个个杀人如麻，你还在这儿装好人、假惺惺、学那妇人之仁？你还有脸去见为你战死的弟兄吗？」

将者卒之先。身为全军大将，不能身先士卒，则军士惑矣。不能鼓舞三军，反夺其志，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焉能不败？

饿鬼们越发逼近了，人人脸上含笑，带着光辉希望，北关勇士则是噤默以对，犹在等候上司的号令。一片吵嚷叫骂中，伍定远突然叹了口气，道：「算了。」

高炯等人微微一怔，还待要说，巩志却拉住了同伴，示意众人向后让开。

伍定远沉默半晌，慢慢提起了大弓，拉满了弓弦，对准那名孩童。勤王军将士见状，莫不大声喝彩：「好样的！不愧是当今武神！果然是天下人的榜样！」高炯等人怒火上升，将一干闲杂人等驱赶出去，巩志则是一语不发，默默侍奉在旁。

地狱之门开启了。阳光照下，晒在身上暖呼呼的，伍定远眯起了眼，轻轻呼出一口气，正要松开手指，陡听远方传来一声叫喊：「伍——捕头！」

伍定远浑身震动，这熟悉之至的嗓音，彷佛出于一位故人之口，他张大了嘴，猛听「崩」

地一声大响，弓弦松开，这箭还是离弦而出了。

伍定远「啊」地一声，声音带着痛楚，眼看来箭势道刚猛，便要将幼童钉死在地，说时迟、那时快，天外飞来一条马鞭，卷住那孩童，一拉一扯，将之抛上了天。那孩子还不及放声哭叫，半空伸来一只臂膀，已将他稳稳抱住。

来箭射了个空，钉于地下，直没入羽，足见箭上所附真力何其浑厚。众人大惊失，还未说话，却听人海里传来苍凉嗓音，低声道：「伍定远。」伍定远愕然抬头，却见鬼海中立着一匹青骢马，体态巨广，驮负一位十尺神将。众将齐声呐喊：「陆孤瞻！」

陆孤瞻现身了，他骑于马上，背对人海，于千钧一发之刻抛出马鞭，救下那孩童的性命。

「来人！」徽王爷拍马奔驰，厉声道：「拿下陆孤瞻！」

怒苍元老现身，众将再无一分犹豫，人人发声呐喊，或驾马、或拔刀，便要群起而攻之。

大军即将合围，陆孤瞻却是不以为意。只见他怀抱孤雏，立马于战地正前，俯身遥问：「伍定远，八十三之上，再添一数，可知为何？」

伍定远张大了嘴，竟是为之语塞，陆孤瞻笑了一笑，自问自答：「不过是多杀一人而已，对么？」伍定远慢慢低下头去，面转为青

紫，似想说些什么，偏又说不出话来。陆孤瞻凝视他半晌，随即掉转马头，便已自行离开。

徽王爷大怒无已：「姓陆的！你有话要说，冲着本王说！别对着伍定远说三道四！」取起宝胎铁弓，拉了满弦，便朝陆孤瞻背心射去。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徽王爷娴熟兵马，这一箭竟是又快又急，陆孤瞻却是一无所觉，堪堪便要溅血受伤，忽然一枚飞箭半空横来，嗤地一声，先将徽王爷的长箭射落，随即第二箭发来，当地大响，竟已射破了徽王爷的护心镜。

看来人如此神射，先截箭、后射人，众将愕然半晌，随即齐声怒喊：「火眼狻猊！」话声未毕，阵外铁蹄隆隆，雪泥飞溅之间，双骑纵马过来，一左一右护住了陆孤瞻。

「反击！」巩志大喊一声，高炯、燕烽等人快手取箭，嗤嗤连声，搭弓、弯弦、瞄射，举动快绝，赫然便是连珠箭的本事。徽王爷嘿地一声，便也提起了弓箭，背后百名亲兵不待主官传令，便也弯弓搭箭，射出了大批箭矢。

勤王正统双军并力，威力岂同小可？只见快箭飞来，宛如满天花雨。马上双将不甘示弱，立时拉满弓弦，虽只两人双弓，弦上却各搭十二支长箭，「嗡」地一声，快箭振弦破空，径与朝廷众将对射。

两边箭矢交穿而过，嗤嗤连声，朝廷将领的箭矢竟然半空受截，一一坠下，敌方非但准头惊人，连取箭速射的功夫也过人一等。高炯自己也是神箭手，如何忍得？嘿地一声，反手探入箭壶，还不及掏出箭来，猛听破空大响，竟又是二十四箭当空飞来。

当当铿铿，火花四溅，正统军上下提起盾牌，护住了门面。此番两军隔空对射，怒苍虽只二人在场，却已大获全胜。双骑睥睨远走，众将咬牙去看，却见马蹬上的小腿浑圆修长，马鞍上竟坐了一对西域美女，二女高鼻大眼，端得是姿艳丽。一片错愕间，却听徽王爷大吼道：「骑兵出征！」

轰隆隆！轰隆隆！大批铁骑分四面包抄，正要将一干人等拿下，女将持弓搭箭，又是一箭凌空射来。看这箭去路古怪，竟是朝天而去，巩志心下一凛，急急大喝：「保住帅旗！」

巩志迟了一步，话声未毕，一面布旗已自天飘落，正是全军视为性命的正统军旗。

这帅旗向是军中第一要紧物事，旗在人在，旗落军亡。眼看帅旗落地，人人倍感屈辱，正要上前拼命，敌方出手更狠，嗡弦再响，又发出了一箭，众将激动大喊：「日月旗！」

「日月王旗」要倒了，全场惊惶呐喊，都要拿性命去救，千钧一发之刻，燕烽急急把旗杆放低了一尺，咻地一声，来箭射了个空，总算保住王旗不失。

怒苍女将欺上门来，是可忍、孰不可忍？刷地一声，高炯盛怒拔刀，厉声道：「正统军！」

「冲啊！」肉搏大战开打，但听杀声大起，步卒冲出阵来，第一列北关死士更是奋勇直上，突然饿鬼阵中飞出大批箭矢，射住了阵脚，随即鬼海中一面旌旗行走而来，旗面白底绿字，大书：「江东帆影陆」。

江东子弟兵现身，这只军旅约莫两千余人，全是陆孤瞻心腹兵马，一路守在鬼海后方，沿途保护照拂，如今总算现身出阵了，巩志扬起令旗，朗声道：「投石机！」

令旗挥落，兵卒纷纷斩绳，只见天外飞来千斤大石，「轰」地一声、又是一声，四下泥沙激溅，砸出了一个又一个深坑，江东箭手纷纷驾马闪避，怒苍两名女将也是急急拨转马头，盼能逃回西方人海之中，高炯怒道：「抓住这两只雌的！血祭正统军旗！」

投石车是及远兵器，弓箭射之不到，马军攻之不着，在飞石掩护下，正统军左右包抄，眼看便要擒下怒苍女将，突然破空声大作，远方飞来一只金瓜锤，通体巨大，重达百斤，一路飞越人群，重重撞上了一辆投石车，投石车受力倒塌，缓缓右斜，撞上了第二辆，轰隆巨响中，接连撞倒了十来辆。一时间绳索崩断，三发巨石反向抛射，飞入了京城之中。

来人如此神威，正是陆孤瞻亲自出手。金瓜锤重达百来斤，他却能抛掷自如，正中鹄的，一连放倒了十来辆投石车。

轰隆！轰隆！轰隆！巨石划过弧影，先后坠入京城，不知压毁了何处民宅，内城登时起了骚动，胡正堂颤声道：「秀哥，石头像是朝

学堂飞去了……」阿秀大喜道：「真的么？」

正振奋间，城下巩志却是暴怒无已，厉声道：「火枪手上前！预备……」号令未下，一道飞箭扑面而来，正中肩窝，狠狠将他射下马去。

「倒了！倒了！」饿鬼欢声如雷，一个个越过防线，正要奔向京城，突然人影闪动，一条大汉挡到了万军阵前，兔起鹘落，举脚一踢，挑起投石车底梁，随即俯身弯腰，单臂握住十丈楠木，喝地一声大吼，横排狂扫而来。

「救命啊！」楠木迎面扫过，饿鬼们哭叫退散，如大海退潮，巨木再次横扫全场。这回江东军马首当其冲，避无可避、退无可退，眼看便要给打死百来人，「砰」地一声，陆孤瞻奋力上前，双手奋起，硬生生接下这根巨木。

伍定远出手了，也只有他这般武勇神力，方能单手提起千斤巨木，挥击自如。

「哼！」伍定远容情忿恚，宛如西楚霸王，把铁掌一推，楠木压上老将胸前，逼得陆孤瞻倒退了一步。

伍定远对上陆孤瞻，一是真龙之体，一是怒苍元老，却是谁胜谁负？

「喔啊！」伍定远大吼一声，气涌如山，轰隆一声大响，手上紫电发出，震得陆孤瞻连退三步，伍定远毫不放松，提木拦腰挥过，轰隆再响，巨木扫上陆孤瞻的右腋，打得他脚步晃荡，险些跪倒下来。

「陆爷！」江东子弟兵大惊呼喊，一个个急急抢上，紧抱楠木，盼能为陆孤瞻援手。

楠木长达十余丈，援兵越聚越多，足达四十人，这批将士长年追随陆爷，皆是武艺高强之士，都有百斤之力。一时之间，双方宛如拖勾拔河，这厢陆孤瞻带领，江东四十豪杰紧随在后，那厢却只伍定远一人。众豪杰声喘气竭，向后发力，盼能将「一代真龙」拖入己方阵中。

「一——二——」诸人同声出力，众志成城之下，伍定远脚下隐隐晃荡，竟给拖了过去，江东四十豪杰纵声欢呼，霎时一股作气，齐声再喊：「一、二……」

「三！」伍定远厉声回应，单臂横推，巨木向旁扫过，四十名江东子弟「啊」地痛喊，人人脚步踉跄，站得近的虎口破裂，鲜血长流，站得远的飞滚而出，跌入西方人海之中。

一代真龙，名不虚传，伍定远以单臂抗击四十名高手，轻取全胜。只见他深深吸了口气，左臂倒提楠木，霹雳一声大吼：「陆孤瞻！」

千斤梁木夹带风雷之威，当头砸来，陆孤瞻实在不敢硬接，赶忙向旁侧让，伍定远微微吐纳，半空变招，巨木拦腰扫来，陆孤瞻避无可避、退无可退，只能急急向前一扑，趁着旧力已尽、新力未生之际，再次抱住了巨木。

砰地一声大响，陆孤瞻痛得面惨白，此刻江东将士尽给震退，只剩他一人双手紧抱巨木，与伍定远的单臂僵持。

陆孤瞻不能退。在场高手中，只有他能挡下伍定远，只消他退后一步，江东兵马一泄千里，溃不成军，届时千万饿鬼何去何从？为了天下的一点生机，他须以毕生勤修苦练的内力，压住「一代真龙」的无上气势。

「陆孤瞻！」伍定远放声怒吼：「日月旗当前，你如何不跪！」深深吸了口气，左臂扬起，崩开了陆孤瞻的手掌，随即倒提巨木，当头砸下。「砰」地一声大响，陆孤瞻双臂成十，硬生生接下这开天辟地的一击。蓦地双脚脱力，竟已跪倒在地。

「陆爷！」江东兵马见状大惊，纷纷拉弓放箭，盼能逼开伍定远，正统军却提起盾牌，抢前护卫，北关死士更提刀出阵，将敌方驱逐开来。

砰地一声、又是一声，巨木连番击打，伍定远似有满腔怒气无处发，饶那陆孤瞻功力运行已至极点，却无分毫招架之力。连番重击下，慢慢已倒地不起，任人宰割。伍定远殊无宽饶之意，仍是一棍一棍朝背脊狠打，一时间鲜血飞洒，上身衣衫尽裂，露出了一幅猛虎刺花，却是「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此情此景，已非高手过招，而是午门杖刑。阿秀与胡正堂城头观战，不免又惊又怕，万没想到平日寡言慈善的伍伯伯，也有这残忍之至的凶神恶貌。

伍定远已有杀人之志，凭他的真龙之体，便要杀尽这两千兵马，也如探囊取物，只是他无意大开杀戒，他只想找个人祭旗。那便是「江东帆影」陆孤瞻。此人是敌方士气之所系，唯有在天下人面前将他活生生打死，血祭王纛，方能震慑千万饿鬼，逼得他们溃散奔逃。

伍定远神威凛凛，打得怒苍老将俯首称臣，三军士气大振，但听徽王爷高声传令：「全军上前！拿下乱党！」百万大军高声答诺，转眼间「正统军」、「勤王军」，诸军如潮水般反扑而来，大批饿鬼哭叫奔逃，江东子弟虽想上前阻挡，却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饿鬼们哭得哭、叫得叫，东滚西爬，陆孤瞻也倒在地下，口吐鲜血。堪堪全军覆没的一刻，敌楼上传来沉重呼吸声，阿秀急急回头过去，惊见那位无名大叔提起了一柄剑，看那剑鞘黑黝黝的，不免让阿秀大吃一惊，骇然道：「这……这把剑好眼熟……」

确实眼熟，阿秀家里也有一柄剑，也是这般黑黝黝、亮晶晶。正诧异间，猛听「刷」

地一声，兵刃破空声大作，无名大叔抽剑离鞘，光芒刺目耀眼，逼得二童遮住了眼睛。

剑身燃起熊熊白光，皎如日月，但见无名大叔振臂急抛，手中长剑宛如彗星横空，脱手飞出。

长剑划破了天际，连飞数里，直向战地而来，城下却仍打得天崩地裂，上上下下一无所觉。砰砰震响中，陆孤瞻早已趴地吐血，伍定远却无罢手之意，他鼓气怒号，须发俱张，巨木当头提起，正要朝脑门处重重砸下，却听背后气流有异，竟有兵器来袭。

伍定远侧耳倾听，已知来物并非长枪重戟，而是刀剑一类轻巧兵器，他哼了一声，头也不回，铁手后探，径取剑柄，左臂却仍提起巨木，直朝陆孤瞻脑门击落。

长剑夹带刺眼白光，声势雄烈，将近背心数尺，伍定远也已抓住了剑柄，正要牢牢将之紧握，突然破空声消失，静寂悄然，随即一股强猛内力传到，身不由主间，伍定远竟连人带剑转了一圈，那剑也顺势飞出，刺中了巨木。

嗤地轻响传过，剑锋散发熊熊白光，竟将巨木切成了两截，那柄剑不减来势，一路脱手飞出，斜插地下，无声无息间，地下竟给出一道三尺长的深沟。

「剑芒？」伍定远大吃一惊，反手拾起长剑，手中这柄剑竟是熟悉之至，却是卢云的佩剑：「云梦泽」！

此时场面混乱，双方兵卒打成了一片，眼看伍定远呆若木鸡，陆孤瞻趁势向后翻滚，砰地一声，跌到了一面皮鼓旁，正要勉力爬起，朝廷军马却已赶上，正要将之擒下，江东子弟兵发一声喊，却也急急抢来接应。双方便以陆孤瞻为中心，抢夺厮杀。

陆孤瞻低头呕血，几番想站直身子，却都没了气力，转头去看弟兄，人人身陷重围，宛如困兽之斗，远方饿鬼也是惊惶害怕，哭叫奔逃。眼看兵败如山倒，陆孤瞻哽哽垂泪，他扶起了地下皮鼓，将一柄长枪折成两断，随即反过手来，重重敲落下去。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鼓声越发劲急，怒苍元老拼命敲击战鼓，似要鼓舞全军士气，奈何朝廷兵马势大，却已无力回天，陆孤瞻越敲越快，越发激昂，突然间把断枪抛开，双膝跪倒，仰天大哭：「老天爷！求您开开眼啊！」咚地一声，鼓棒脱手飞出，陆孤瞻也已趴倒在地。勤王兵卒大喜过望，正要捡个现成便宜，却给正统军官喝止了。

这不是敲击战鼓，也非激励士气，而是在向天庭击鼓鸣冤。

陆孤瞻别无依靠，只能向老天爷呼救。他的哭声满是悲愤冤屈，直达九天之上，倘使苍天有情，会否赐下一个回答？

鼓声止息，天地间静得出奇，正统骑兵一齐拉停了缰绳，步卒们也停下脚步，四大参谋围在伍定远身边，人人面色凝重，全在眺望西方大地。

放眼望去，城下旷野空出了一大片地方，饿鬼逃得老远，江东兵马也正向后撤退，天地间只剩一个陆孤瞻，勤王兵卒面面相觑，还未决定抓不抓人，骤然间，人人都听到了微微鼓声。

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低荡，似从幽冥地底发出，隐隐约约，渐渐逼近。突然间，鼓声拔高而起，益加焦急，越发响亮。

轰咚隆咚！轰咚隆咚！上天回应了，彷佛天神击起了雷鼓，惊得天地一片震响，前方忽起变故，「临徽德庆」四王急忙抢出，一同伫立日月旗下，突然间，临王爷惨叫起来：「看那儿！」

天地极远处飘起阵阵风砂，望来如同大片乌云，直扑京城而来。燕烽深深吸了口气，立时伏身趴倒，贴耳在地，拿出了斥候功夫。听不半晌，便朝高炯说了几句，高炯微微颔首，转身跳上了一辆投石车，登高远眺。德王爷颤声道：「到底搞什么？谁来说句话啊？」

战鼓惊心动魄，震耳欲聋，正统军身经百战，虽惊不乱，勤王军则是面露惧，脚下一步步向后退去。高炯从投石车上跳了下来，喊道：「四火儿，鸣金收兵！」岑焱急忙抢上：「又是那玩意儿？」眼看高炯点了点头，巩志立时提气传令：「来人！把都督的座骑牵出来，预备迎敌。」

当当当、当当当，正统军鸣金收兵，众将士如临大敌，顿时结成了阵式，向本阵方位严整撤退。勤王军却是首次遭遇怒苍主力，人人胆战心惊，一发向后奔逃。

西方雷声隆隆，天上黑云来势快绝，越冲越高，越飞越浓，夹带了猛恶风砂，彷佛暴风即将来袭。徽王爷拉住了巩志，低声道：「巩师爷，究竟怎么回事？怒苍兵马来了么？」

巩志身上中箭，却也没空闲包扎，只把箭杆随手折断了，取出远筒，道：「王爷自己看吧。」

雷声震天，眼前满是烟尘，什么都瞧不清楚。徽王爷没见识过这等场面，他微微发抖，取筒远眺，惊见饿鬼们分向两旁奔跑，人人以脚顿地，烟尘随之大起，却原来是千万人踩踏不休，方才激出这闷雷似的低响。

正看间，突然雷声骤止，天地无声，一片寂静间，人人的心好似也停了。忽然之间，听得临王爷喊道：「看！大家看！」乌云般的沙尘渐渐落下，露出了眼前的景象。放眼望去，饿鬼们不再顿地、不再奔跑，他们一个个恭敬垂手，面向西方，那片浩瀚人海却已分做了两半，正中却空出了一条笔直大路，正正迎向北京城。

敌方现出堂堂气势，料来必有大队兵马开到。众将屏气收声，凝视天地彼端，人人呼吸都已微微加快。

东方阳光映来，西方大地一片金灿，前方大路却是空旷无人，益发显得诡谲了。突然间，清脆的马蹄声响起，道路尽头似有什么东西来了，依稀看去，只见它红红的、宛如鲜血，看来好像是一个字，读做……

怒！

全军震动间，道路尽头已然现出了一骑，他黑旗黑马，红盔火甲，手中高举一面军旗，看那旗帜形式古旧，却是怒苍本寨的「怒」字旗！

红旗飞舞在天，望来宛如一团怒火。黄烟尘海之中，敌方孤身单骑，宛如天将下凡，所过之处，一排又一排饿鬼尽数下拜，彷佛他是个慷慨烈士，一肩挑起了千万百姓的命运。

阿秀遥望城下，不觉揉了揉眼睛，低声道：「这……这个人就是秦……」话声未出，已给胡正堂掩住了嘴，颤声道：「秀哥，不可以提这个名字，他会来找你的。」阿秀隐隐害怕，却又嘴硬，冷笑道：「谁怕谁？秦仲海、秦仲海，快找我啊！」

「呒——呜呜！」号角响起，震耳欲聋，逼得阿秀掩上了耳，惨叫道：「妈呀！」

怒王手持号角，仰天吹鸣，那声响竟似老天发怒，吓得人人脸上变。眼看总帅行将抵达前线，陆孤瞻默默起身，转身迎接。京城方位也是鸦雀无声，城头的阿秀、胡正堂心摇神驰，再也不敢胡闹了，城下虽有百万兵马在此，却也无人敢出声叫骂。因为人人都知道一事……

秦仲海……已经回来了。

三、两颗石头飞上天

京城是个大地方，住在这儿的人，多少都带点傲气。

天上地下，天涯海角，一个人哪里不好住，偏偏选在天子脚下给人踩？也是如此，来往京畿的商旅都明白，京城百姓并非天生让人踩着玩的，其实他们也能踩人。要不与皇族沾亲带故，再不便与历朝英雄有些牵连，总之八百年前登天门，万万小觑不得。

「告诉你们了。咱们王家可是大有来历，绝非寻常人家。」大清早的，就有京师百姓在说嘴了。说话之人是个少妇，她怀抱小婴儿，

长相颇美，立于陋巷之中，垂眼低目，冷冷说教。

美妇开口说嘴，四下立时议论纷纷，只见陋巷里挤着大批乡民，全是北京街坊，瞧来模样也不大寻常，只见一名大婶低声道：「妹子，你们……你们王家也是鞑子么？」

听得这个「也」字，众乡民心下一凛，纷纷回头急望，只见那大婶眼圆眉粗，虎面虎威，宛然便是图画里的忽必烈。那大婶见众人瞄着自己，悚然一惊，这才发觉自己说溜嘴了，忙缩入了人群，不敢再吭一个气儿。

北京历经异族三朝统治，黑契丹、熟女真，应有尽有。眼看鞑子逃了，众乡亲便又回过头来，道：「妹子，到底你们王家有何来历，莫非是王莽之后么？」

姓王的古来没有皇帝命，就只「王莽」一人称雄，乃是有名的阴险角。那少妇脸上一红，道：「不是，咱们王家并非帝皇之后，仅是寻常百姓儿。」众乡亲笑道：「妹子啊，那你还说什么嘴？要说祖上是名流大官，咱们铜锣胡同里还嫌少了么？」

这话确实不错，北京旧称「蓟都」、「燕京」、「中都」，名字多，皇帝也多，什么金海陵王完颜亮，元顺帝贴木耳，到处留种，便天上一块石头砸下来，也要压死三五尾小龙王，至于文人名将，更是数之不尽，看巷口写春联的赵大哥，一手瘦金体，街边卖羊肉的苏五叔，专能牧羊，想来身世也有些典故。

少妇仰望朝霞，哄了哄怀中宝贝，微笑道：「别老是帝王将相上战场……人生又不单是做官发财，想点别的。」众乡民微微蹙眉，纷纷打量起少妇的样貌。但见清晨朝阳，昨晚下了大雪，看这少妇立于晨霞之中，香腮微赤，肤光胜雪，却似天生带着胭脂来投胎的，再听她自称姓「王」，猛听一人吼道：「我知道了！你是王昭君的玄孙女！」

那少妇嫣然一笑，掠了掠秀发，道：「我夫家姓王，娘家却姓孔。」众乡民骇然震惊：「姓孔？你……你祖上是……是……」

「好吧，别猜了，我自己说吧。」那少妇哄了哄怀中儿子，含笑道：「我怀里的孩子，单名一个坤字，乃是北京王家第七世嫡子，他生来有一个使命，便是守护全天下。」

「守护天下？」众乡民目有惊骇，纷纷惶恐：「他……他是天神投胎么？」

「差相彷佛吧。」那少妇怀抱婴儿，掠了掠秀发，淡然道：「我儿子王坤的先考太祖呢，便是永乐天师姚广孝门下第六弟子，王大人讳严是也。姚天师归隐后，便吩咐先祖定居北京，无论发生什么事，咱们家都不能离开京城，否则天下便要大乱……」

四下邻人目瞪口呆，谁也没料到王家望似平凡，居然还背负着天下气运。

「王……王大嫂，这……这么说来……」一名少年低头畏缩，寒声道：「你们王家老小世居北京，是为了保护天下人了？」

「你说对了。」少妇闭眼沈静，道：「这北京皇城呢，乃是姚天师、刘国师连手所造。

当年太祖严公曾留下祖训，他说我王家子孙与天下气运相连，倘有破败死伤、迁徙流放，只要一远离祖地，天下江山立刻动摇，百姓流离祸亡之日，也在眼前。」

众街坊惊疑不定，万没料到世间还有这等怪事，面面相觑间，猛听一声怪吼响起。

「放屁！」一片寂静中，一名小老头儿越众而出，戟指大怒：「什么七世祖、八世祖?

叫你家六世祖出来！我有话问他！」

「六世祖不在。」少妇别开了头，冷冷地道：「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他出门办事去了。」

「不在？」那小老头儿怒道：「我偏不信邪。」说着从少妇身边挤过，朝门里大吼道：「王一通！他妈的给老子滚出来！少叫你老婆呼拢我！滚出来！」那老汉口不择言，那少妇也气了，红着眼睛骂人：「跟你说了！我夫君不在！你再死赖着不走，小心我报官！」

「报官？」那小老头微微一愣，随即怒火中烧：「好啊！居然要报官了？你老公欠我三个月房钱，现下又躲着我，这算个什么道理？走！咱们这就上官府去！让青天大老爷评评理，看谁理亏！」说着说，便拉着少妇的玉臂，喝道：「走！」那少妇哭道：「不走！」

大清早的，众街坊枯站了半个时辰，听那少妇说了半天，总算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收房银的来了。至于什么「六世祖」、「八世祖」，通篇只在一句话，大爷不想搬。

双方吵得凶，一名好心大婶行了过来，低声道：「老丈，一通哥欠了你多少钱？」

「三两银！」老汉怒吼咆哮，厉声覆述：「听到了么？三——两——银！」

三两银，多了三两不保命，少了三两要人命，众街坊闻言一惊，顿时向后急退，鸦雀无声。那老丈气焰更张，拉扯更紧，厉声道：「快付钱！不然把房子还我！」

「不行！」那少妇急得眼泪直打转，哭道：「姚天师有命，要我王家子孙永不离京，否则天下要有大祸！」

「祸你妈个头！」那老汉骂道：「你今日不把三两房钱给我，老子便要你大祸临头！」

正拉扯叫骂间，突然一名女童直窜而出，喊道：「娘！」抱住那老汉的腿，狠咬一口。

啊呀一声，那老汉痛声大喊。都说虎父无犬女，看王一通的女儿牙尖嘴利，咬得那老汉呼爹叫娘，凄惨无状，正啃间，那老汉提起手掌，暴吼道：「他妈的小刁妇！跟你娘一个模样！」耳光搧出，直望那女童脸上掴去，正要打得她号啕大哭，忽然手上一紧，竟给人拉住了。

大侠来了！众街坊微微一惊，回头急看，只见一名男丁身披棉袄，昂立街中，已将老汉的手掌抓住，听他森然道：「老头儿，人家不过欠你个三两银，值得这般大呼小叫的？」

那老汉定睛一看，惊见面前好一张丑脸，嘴歪鼻子斜，瞇眼冷冷斜觑，不觉大吃一惊，颤声道：「董老五？」

众乡亲大惊道：「董老五！」董老五三字一出，众街坊闻声急退，如见凶神，那少妇也是俏脸惨白，浑身发抖，唯有那小女童不识好歹，兀自仰头来问：「娘，谁是董老五？」

天下老五何其多，有王老五、赵老五、钱老五，其中最狠的那个住在花猫巷里，他姓董，行五，人称「歪嘴邪神」董老五便是。

董老五好吃懒做，装死卖乖，偏又生有一生蛮力，日常拉帮结党，称霸整条花猫巷，近日魔爪渐渐探向铜锣胡同，直朝绿竹巷而来。眼看众乡亲盯着自己，董老五冷笑道：「看什么？没见过坏人么？」众乡亲惶惶害怕，急忙低头望地，不敢多看一眼。董老五嗤之以鼻，斜觑那名老头儿，森然道：「老狗，这女人欠了你多少钱？」

那老汉干笑道：「三……三两银……」董老五扭了扭鼻子，道：「这么点钱，值得犯冲？

这样吧，为了街坊安宁，不如我来出这个钱吧，怎么样啊？」那老汉颤声道：「你……

你有钱么？」

「钱？」董老五轻蔑一笑，把手一抖，洒下了大把碎银，道：「十两银……赏你吃饭。」

那老汉欢喜捧起银两，笑打心坎里出来，道：「谢恩公。」正要告辞离去，却给一把揪住，听得董老五道：「别急着走，来来来，先给人家赔个不是，再走不迟。」

众乡亲咦了一声，看这董老五平时无恶不作，今日却天良发现了，居然替人家付起了房银？那老汉哪管这许多，有钱收就成，忙向那母女哈哈陪笑：「对不住啊，大嫂，适才一时情急，得罪莫怪。」那少妇低声道：「不……不打紧……我也有不是之处。」她陪了几句话，便朝董老五捡衽万福，道：「多谢大哥仗义援手。来日待我们手头一宽，必当致谢奉答。」

董老五道：「奉答就不必了，致谢倒是要的。」说着把手攀在那女人的肩上，道：「走吧。」

「走？」那少妇愕然道：「走去哪儿？」董老五笑道：「进屋子里啊，你不是要谢我么？

我这就让你谢个够。」搂着那女人的纤腰，便要将她拖进屋去，那少妇骇然道：「放手！放手！」

董老五把手放开了，皱眉道：「怎么？还没谢上一句，又不肯了？」那少妇大声道：「把你的臭钱拿回去！你敢触我的身子！小心我向我丈夫说去！让他找你算帐！」

「算帐？」董老五笑了起来，道：「怎么？你还不知道那事么？」那少妇怒道：「什么事？」董老五笑道：「嫂子，跟你说吧，你夫君坐牢啦。」那少妇大惊道：「什么？」

董老五笑道：「我昨晚亲眼目睹，这小子发了失心疯，居然在红螺寺里当强盗，现下已给押入刑部大牢，等着问啦。」听得此言，众乡亲全都呆了，不知董老五所言是真是假，那女童害怕惊惶，已然放声大哭起来。那少妇张大了嘴，寒声道：「你骗人……」

董老五笑道：「嫂子不信是么？来来来，咱们进屋子里去，我细细说与你听。」那少妇让董老五伸手一拉，不由尖叫起来：「救命啊！快来人啊！救命啊！」众乡亲傻住了，万没料到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公然调戏妇女。一名少年越众而出，喝道：「董老五！你放手！」

有人见义勇为，董老五也不敢放肆了，松开了手，悻悻地道：「放啦，你待要如何？」

那少年喝道：「董老五！你想来绿竹巷逞威，那是打错了算盘，告诉你，某姓荆，祖上正是天下第一豪侠，名叫荆……」轲字一出，董老五反手一耳光摔出，打得那少年直滚了出去，淡淡地道：「废话连篇。你是荆轲，老子便是秦始皇。告诉你，我可是练过的。」

想当个地痞，第一要紧处便是练武强身。否则要是弱不禁风，哪能干坏事？

董老五哈哈一笑，眼看乡民们怕了，便抱住那少妇的肩头，笑道：「嫂子，咱们走吧。」

正说嘴间，忽然肩头给人重重一拍，董老五回头一瞄，背后却来了一条汉，正是巷口杀猪的黄姓屠夫。听他嘿嘿笑道：「董老五？你可知黄某祖上是谁？」

「黄猫黄狗、黄毛丫头……」董老五蔑笑道：「我怎么知道？」

「黄巢……」黄姓屠夫目露凶光，森然道：「黄家后人在此，你练过什么，赶紧说说吧。」

「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古来第一凶神，便是黄巢，相传此人大闹江南十余省，杀人八百万，果然后人也是胸长黑毛，肩宽臂粗，年屠八十几头毛猪，若要硬拼董老五，恰是刚好。眼

看黄巢后人现身，众乡亲全都喝起采来了，董老五也不禁软下口气，陪笑道：「黄老哥，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有话好说啊。」

「有话好说？」黄姓屠夫嘿嘿笑道：「同你这种人说话，我只一个字。」俯身附耳，举起大醋钵拳，对着肚子便是一记，狠笑道：「操！」一声闷哼过后，董老五摔跌在地，捣着肚子打滚，黄姓屠夫冷笑道：「怎么样？还舒服吧？」

董老五干笑喘息：「舒服、舒服。」黄姓屠夫笑道：「舒服就好，咱俩再打过。」董老五喘道：「不、不了，我得找帮手了。」黄姓屠夫嘿嘿笑道：「想找兄弟啦？你想找谁？羊市街的猫老大？北城郊的狗腿帮？」董老五摇头道：「别猜啦，咱要去东直门。」

「东直门？」黄姓屠夫眼珠儿一转，骇然道：「等等！你……你要上衙门？」董老五叹道：「废话，你没听说过么？小人报仇、君子报，咱又不是流氓地痞，挨了打，当然得找差大哥帮忙啦。」

以暴易暴、万万不可，天下最大的门派，便在东直门。天下官差最痛恨的人，便是私下报仇的侠客，专抢他们的饭碗。董老五拍了拍屠夫的肩头，淡然道：「赶紧回家交代遗言，一会儿官差就到啦。」想起这几年潼关前线极缺人手，黄姓屠夫骇然变，急急向后退开，再也不敢出头了。

「哈哈哈！哈哈哈！」董老五放声大笑，拖着那名少妇，便又望门里走去了。

天下事一物降一物，董老五整得垮文秀少年，却打不过黑脸屠夫，然则黑脸屠夫拳头再大，又如何赢得了铁面官差？一会儿几十人登门造访，脚镣手铐，捆手缚脚，还不是成了个大花粽？

想当个坏人，诀窍便是报官。千百名官差让你靠着，却还怕谁？董老五放声狂笑，正得意间，突然一名老妇奔出，厉声道：「董老五！给老娘站住！」

董老五微微一惊，随即释然而笑：「我道是谁，原来是王伯母来了。」王一通的老母现身了，戟指大骂：「姓董的！你能上官府告人家，别人就不能告你？告诉你！你的狗爪子敢触到我儿媳妇一根手指，休怪青天大老爷砍掉你的狗脑袋！」

听得此言，众乡亲全都喝起彩来了，看这王老太昏庸无能，平日只懂吃喝傻笑，此刻脑袋却是明明白白，官府既不姓王、也不姓董，他董老五能告官，岂难道别人不能告？

正统朝律法森严，官员若是收贿被捕，往往一刀划破背脊，从颈至股，当众剥皮，董老五要想勾结京官，不妨连贪官一起告。一片叫好声中，王老太向前一站，戟指大骂：「董老五！你眼里若还有王法，便快快放开我儿媳妇！否则要你死！」

「王法？」董老五眨了眨眼，道：「什么王法？你们姓「王」的家法？」王老妇怒道：「装什么傻？王法就是朝廷律法！听不懂么？」董老五哦了一长声，道：「原来是这个啊。」

他点了点头，叹息道：「老夫人，你开口王法、闭口王法，可知「王法」叫什么名字？」

王老太茫然半晌，没想王法还有名字。正嚅嚅嚼嚼间，董老五便打开了随身包袱，取出一本典籍，昭示乡人。

好厚的书，重重一大册，董老五指着书名，眯眼道：「来，看仔细，这就是王法。你们读读看，瞧瞧王法叫什么名字？」老太婆眯起昏花老眼，只见书皮上依稀有字，从上至下，应该有六个。勉强读起第一字，喃喃地道：「太…太……」

董老五笑道：「了不起，还认得个「太」字，再来，第二字怎生念法？」

众乡亲吞了口唾沫，瞪眼狐疑，应当都只认得一个「丁」字。董老五哈哈笑道：「好啦好啦，这叫太祖刑律要典，不为难你了，来来来……」打开随身包裹，取出纸笔，道：「小弟向来带着衙门状纸，你们想告我哪一条？自己写吧。」

那老妇抢过纸笔，大声咒骂：「谁怕谁？畜生！我要告你调戏良家妇女、意图不轨……」

接过了笔，凝思半晌，突然回头向后，茫然道：「畜生的畜字怎么写？」

众乡亲全呆住了，读书好、读书妙，绿竹巷里认大字，找了一通就识字。全巷子里唯一的识字好汉，便是王一通，如今他却不见了，这却该怎么办呢？

巷子里好静，几十人在这里，却无人知道「畜生」两字是何模样。忽听那文秀少年道：「等等！我知道畜生两字怎么写！」抢过了纸笔，正想临摹董老五的肖像，却让他一脚踢开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董老五仰天狂笑，道：「是谁目无王法？是我、还是你？告诉你们这群蠢材！董老五犯男人、犯女人！犯规犯戒、犯爹犯娘什么都犯，就是不犯法！

想和我谈法斗法？放马过来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情理法、法理情，想当坏人，第一事便是好好习字。没法子，谁要「王法」是字写成的呢？

「君子动口不动手」，昔年的坏人舞刀弄剑，操爹干娘，时时误触法网；今日的坏人舞文弄墨，出口成章，拳打脚踢不管用，大笔一挥掉人头。个个都是衙门的座上宾。可怜王一通自投法网后，整条铜锣胡同门户洞开，怕是要任人宰割了。

所向无敌的时刻到来，董老五左手握拳，右手持笔，胸怀律法，腰中有钱，堂堂正正向前行来。谁敢骂他一句，千名官差到府查；谁敢打他一拳，包龙图威武升堂。皇帝杀他是暴君，百姓揍他是暴民，那张嘴上能批朝廷，下可骂万民。董老五真乃千年以来第一读书人！

董老五终于现出真身了，他的祖上不是地痞，不是土匪，而是春秋光明之笔，太史董狐。

「哈哈哈！哇哈哈哈哈！」中国读书人熬了几千年，今日终于出头了。董老五狂笑不已，拖住了少妇，正要跨入王家大门，猛然一名小女孩挡了过来，尖叫道：「放开我娘！」

王一通的女儿来了，小小年纪，火气也大。董老五皱眉道：「怎么？你想与我斗法？」

小女孩大喊道：「对！我就是要与你斗法！」董老五笑道：「小丫头，你想拿什么斗？你有钱？

有笔？还是有拳头？」小女孩凄厉尖叫：「我有人撑腰！」董老五讶道：「你有人撑腰？谁啊？」

小女孩手指穹苍，豪声道：「老——天——爷——」

「老天爷？」董老五愕然失笑：「怎么？世上还有这个东西么？」他打了个哈欠，走到人群之中，仰头四望，圈嘴呼叫：「老天

爷，有人叫你吆，你快应声哪。」喊了几声，上天固然毫无动静，人间也是寒蝉一片，他嘿嘿狞嘴，转身大笑：「小姑娘，老天忙得很，没空睬……」

轰隆一声巨响，烟尘弥漫，冲得十丈高，面前多了一块惊天大石，长宽十尺，重达千斤，那本「太祖刑律」四散飞舞，慢慢落下地来，董老五却消失不见了。

众乡亲瞠目结舌，颤声道：「人……人呢？」话还在口，石头底下颤巍巍地探出一根手指，朝乡亲的鞋尖点了点，随即向旁一歪，力尽不动。

「吓！」百姓受惊急退，正慌张间，却听那小姑娘欢笑道：「大家瞧！老天爷又显灵了！」

众乡亲呆呆仰头，只听头顶传来「咻」地一声，天顶又飞过了一颗大石，看那方位，却是朝刑部方位而去。

「我常问着自己，我究竟是个好人，抑或是个……」

「坏人？」

轰地一声，半空落下一物，却是一只手掌，拍得桌上震动不已。

大清早的，刑部衙门坐了个人，他望来不好也不坏，不美也不丑，当是个神秘人。

神秘人是个粗犷男，蓄了一脸的虬髯浓须，再看他面前堆满卷宗，左手处一只火钳，右手边儿一只汤碗，碗里盛着满满的肉馄饨，当是他的早点了。

「说我是坏人，天下有一半人不以为然。可若说我是好人，恐怕又有一半人不情不愿。」

神秘人举起汤匙，舀起馄饨，送入那张神秘嘴中，囫囵地问道：「你晓得为何会这个样子？」

「道理很简单……」神秘人冷冷一笑，自问自答：「因为我杀过人。」

喀喀……喀喀……对座传来害怕的声响，那是牙关颤抖声。「当」地一响，汤匙放落下来，神秘人嚼着馄饨，目光吊起，凝视正前，但见桌前坐了一名男子，看他双手放置膝上，面苍白，浑身发抖，模样颇似鼠辈。

「第一回杀人，我不过十六岁。」神秘人面带微笑，他嚼着肉馄饨，一边擦抹嘴上汤汁，含浑说道：「此后咱杀人如麻，有时一天杀三个，有时三月杀一个。总之咱杀过的人，不计其数。三十六年前后算来，至少上千人。」

对座鼠辈缩头垂手，不敢稍动。神秘人笑了笑，两张嘴皮上下开合，发出了好吃的声响，又道：「正因我杀人如麻，与我相熟的亲友故旧，没有不怕着我的，街坊乡里邻居，没有不躲着我的……你想，似我这般凶残之人，一到夜半无人之时，必当战栗恐惧，难以自已，对吧？」

爱人者人恒爱之，至于杀人者，想必人人得而诛之。对座男子怕得没命了，浑身颤抖中，脑袋上下晃荡，看来有些像是点头。

「错！」神秘人重重一掌拍在桌上，吓得对座男子双脚一蹬、高高弹起。神秘人伸出手去，捏了捏鼠辈的面颊，冷笑道：「大大错

了。告诉你吧，咱生平杀人虽多，却总觉得心安理得，即便夜半鬼敲门，我也照样蒙头大睡，毫无惧怕。你可知为什么？」

对座男子颤抖害怕，什么都不知道了，那神秘人嘿嘿一笑，他转过身去，捧起了厚厚一大迭卷宗，淡然道：「答再易也不过了，因为我这辈子杀的人，全都是……」

「坏人！」

砰地一声，古旧卷宗摔到了桌上，现出了卷宗上的「刑部」二字。神秘人捋起衣袖，露出两条粗臂膀，他翻开其中一本卷宗，读道：「景泰五年，南华城郊，发觉了一具女尸，这女子年仅二十来岁，衣衫不整，颈有勒痕，疑似让人奸杀了。」

啊地一声，对座传来低声惊呼，神秘人又道：「这女人姓郭，闺名金花，她死后不久，这子便给压了下来，始终没破。可怜她的五个孩子便成了孤儿，流落街头。」

烛光映来，神秘人的臂膀刻着刀痕，见是「郭金花」三字，疤肉外突，形样可怖。对座男子牙关喀喀颤抖，已然猜到了几分内情。

「几年过去，这桩子便让人淡忘了，衙门上下也不理不睬，不过天下苍生里，还有个人永志不忘……你可知他是谁？」神秘人喝着肉汤，神情豪迈，对面鼠辈颤声道：「是…

是你么……」

「嘿嘿嘿嘿嘿……」神秘人双手抱胸，裂嘴而笑：「为了替母亲报仇，那孩子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成了一名官差，十年过去，他蒙赵尚书青睐，总算坐上刑部第四把交椅，专责狱中问。然则不管他怎么努力、怎生费心，去年直隶省境里，还是有七十八……」

砰地一声，神秘人奋力朝桌上卷宗一拍，森然道：「命。」

内烧了大火炉，神秘人满面汗水，渐渐从眼角流下，望来宛如两行清泪，他擦了擦脸，又道：「七十八命，意思就是有七十八个孩子流落街头，对不？」

板桌上的卷宗高高迭起，望来小山也似。对座男子默默垂首，难以作声，那神秘人淡然又道：「这些歹徒犯时，绝不会想到对方也有家人，或便他们想到了，却也蛮不在乎。

更可恨者，每回抓到他们之后，这些人叫得比谁都大声，好冤、好屈、好可怜，却没人听见苦主的哭声，你说……这荒唐么？」

对座男子眼中含泪，点了点头，那神秘人笑了笑，手持火钳，朝着一只大炭炉里拨了拨，轻声道：「告诉你吧，抢窃、命凶，其中最让我深恶痛觉的，便是奸。我常在想，要是让我抓到了这帮贼子，我该怎么做？是要奉公守法，放这贼人好吃好睡呢……

还是用火钳烫烂他的脸，让他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火星飞出，黑炭翻转，窜出了火烈红焰。对座歹徒双手惊摇，大哭大喊：「不要！不要！」

「不要？」神秘人嘿嘿冷笑，说道：「说这话不嫌晚了么？你当初强奸那些妇女时，她们何尝没叫过这两个字？你那时怎不停下手来啊？啊？啊！」

「不要……不要……」火钳逼近面颊，歹徒竟尔放声大哭起来。神秘人嘿嘿狞笑：「哭吧、叫吧，想想你当初是怎么折磨那帮女子的啊？哈哈！哈哈！折腾你们这批畜生，我怎么也不嫌累……知道么？王……王……」他低下头去，瞧着卷宗上嫌犯的名字，低声念道：「一通。」

嘶地轻响，铁钳向前烫出，霎时传出一股焦味，有东西烧烂了。

「救命啊！饶命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听得歹徒凄厉哭嚎，中气颇为健旺，神秘人不觉咦了一声，缓缓抬起头来，这才发觉铁钳差以分毫，仅仅从贼匪脸旁擦过，烧卷了鬓角，不曾烫烧此人的面颊。

「运气不坏啊。」神秘人嘿嘿冷笑，道：「似你这般斯文败类，我是见得多了。你老实说吧，西华门、安定门、永定河畔的三宗奸，是不是你干的？」歹徒哭泣哀号，拼命乞求：「不是我、不是我。」那神秘人淡然道：「不是你？既然不是你，又何必怕成这模样？」

歹徒啜泣道：「我……我……怕的是你。」神秘人笑道：「笑话，你要真怕我，早就招了。来，让我瞧瞧你有多硬气，王……王……」低下头去，再次读出卷宗上的名字。

「一通。」嘶地一声，火钳向前疾探，顿时烧中了东西，猛听一人凄厉惨嚎：「救命啊！

不关我事啊！」惨叫声颇为耳生，那神秘人抬眼去看，惊见一名官差抱着屁股，上下纵跃，随即一跤坐到水桶里，冒出了阵阵水烟。

呜呜啼哭中，王一通那颗脑袋边哭边晃，竟又在要紧关头躲了开来，神秘人误伤同僚，不觉勃然暴怒，他重重一拳捶在桌上，狂吼道：「真想死么？我成全你！」按住王一通的脑袋，提起火钳，便朝歹徒左眼而去。王一通受惊哭叫：「救我！救我！快来人救救我啊！」

「救你？」神秘人哈哈大笑：「谁还能救你？报个名字出来？说不定我还放你一马啊。」

王一通痛哭嚎啕，他晓得自己完了，看他误触法网，早成了百姓心中的坏人，官差不屑一顾、侠客不肯相助，普天之下、三界之中，还有谁能明白自己的苦楚呢？王一通怔怔流泪，他仰起头来，蓦地想起了一人，霎时恸声大喊：「老——天——爷——」

「老天爷？」神秘人眨了眨眼，笑道：「你找错人啦。这世上真要有老天爷，早该让你这帮歹人恶贯满盈，还轮得到我出手么？」霎时提起火钳，奋力戳出，喝道：「受死吧！」

「你干什么！」猛听一声暴喊，一道人影扑来，推开了神秘人，大吼道：「朝廷三令五申，不许再用刑取供！你怎又来这套了！」

老天爷真显灵了，王一通倒地啼哭，抬头去看救命恩人，却见此人天生一张老脸，却是将他押解回来的刑部老官差，万年狱卒小头目，「王押司」。

「混蛋！」神秘人大怒欲狂，又是一掌拍在板桌上，厉声道：「直隶省境七十几起命，歹徒残暴好，无以复加，你为何还要袒护歹徒？」

「我袒护歹徒？」王押司火冒三丈，骂道：「这人犯的是抢！又不是奸！我袒护他什么？」神秘人暴吼道：「还狡辩！你没听说么？劫财者必劫，这小子有种在红螺寺持刀抢劫，怎会没胆持刀逼奸妇女？王押司！你实话实说！你为何袒护于他？莫非你也是共犯之一？」

「放……屁……」王押司平日给人骂猪骂狗，成了共犯倒是头一遭，一时只气得七窍生烟，结结巴巴地道：「董……董老二……

你……你少含血喷人……」

神秘人原来姓董，家中行二，当是个嫉恶如仇之人。听他冷笑道：「我含血喷人？你连自己的清白都不敢担保！你敢担保他没强奸杀人？你敢么？你敢么？你说话啊！」

董老二嘴巴厉害，手脚更快，按着王一通的脑袋，直望大火炉推去，王押司见状大怒，一时拳打脚踢，急来抢人，二人下属也分作两边，各自吆喝叫好。只是双方势均力敌，闹了大半天，却是谁也奈何不了谁，王一通闲在一旁，索性倒了茶水来喝，打算翘脚闲看。

猛听砰地一声，董老二重重一拳搥在桌上，吓得王一通跳了起来，听他恨然道：「算你狠！今日且让你一回，下不为例。」说着低头来看卷宗，喝道：「来人！把这家伙押入……

丙六房！」

王押司怒道：「什么丙六房，这天牢里你说了算？」忙低头去翻卷宗，喝道：「来人！

把他送入丙九房！」刑部下辖数司，一称「提刑司」，专责审取供，养有十来名拷官，这「董老二」便是其中之一。至于王押司，则归「狱政司」管辖，只消人犯受审完毕，跨进天牢，便归他指派，势力自也不小。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刑部牢舍极多，谁知有何奥妙？两位头目又吵了起来，相互咆哮，王押司怕节外生枝，立时喝道：「还愣着做什么！快把人带走！」大批狱卒高声答诺，立时冲上前来，将人犯拖走了。

王押司打赢了一仗。人犯却也逃过一劫了。董老二恨恨不已：「衙门里的蠹物，专替人犯说话！对得起百姓的付托么？」他骂了几声，又道：「方才那人犯住在何处？家里还有什么人？」

众官差翻开卷宗，道：「那人有个妻子，住在铜锣胡同……」董老二舔了舔嘴，狞笑道：「那就好，我现下便去他家里走走，让他也尝尝苦主滋味。」

众官差大惊道：「大人，您……您又要……」董老二俨然道：「没错，咱又要替天行道了，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啊？」众官差吞了口唾沫，全数缩到了屋角，只在那儿装聋作哑。

董老二蔑声道：「去吧，去明哲保身吧，自私自利的东西。」

时在黎明清早，董老二收拾了公文，步出衙门，但见街上阴森灰暗，不知还窝藏了多少歹徒。他哼了一声，道：「老天爷？那姓王的凭什么喊这三个字呢？他作奸犯科时，心里还有上天么？老天爷，你要真有眼睛，早该让这帮奸贼下地狱了！还得到我来替天行道么？」说着双手合十，向天祈祷：「我说得对么？老天爷？」

轰隆一声，天上掉下了东西，带得大地隐隐震荡。

众官差本在门里聚赌，听闻无端巨响，不觉相顾愕然：「地牛翻身？」忙到门外一看，惊见地上好大一颗大石，径在路中撞出一只大坑，至于董老二，却已消失无踪了。想来这人脚程颇快，早已去「替天行道」去也。

四、老骥伏枥

西郊阜城门，飘扬了一面替天行道的旗帜，那是面「怒」字旗。

哒哒……哒哒……清脆的马蹄声从沙地传来，马背上坐了一个人，红盔红甲、像是烧起了一团火，他的马儿却是黑的，黑得像是从地狱里冒出来的。

唢呐息了，鼓声止了，敌方单枪匹马，兵临城下，距离北京城门仅仅十里，正统军上下自是如临大敌。情势前所未见，那厢勤王军四王会集，也在帅帐里紧急备战。只听德王爷微微喘息：「这厮当真猖狂！一个人便要挑倒咱们百万大军？大哥，你去和伍定远说一声，我要遣我骠骑营第一勇士出阵，便算伤不到他，至少也要挫他一点锐气！」

庆王爷怒道：「不必陪他玩！这厮既然单枪匹马而来，咱们何必和他客气？」转身喊叫：「来人，调出两万兵马，分四路包抄，务必生擒此人。」手下接令而去，传出大批兵卒，正要出阵，巩志、高炯已驾马赶来，急喊道：「几位王爷，把你们的人马撤下去，千万别来坏事。」

庆王爷大怒道：「谁坏事了？本王是要生擒他啊。」巩志劝道：「庆王爷，您若心存此念，小心自己反被生擒。」德王、临王相顾愕然，庆王爷不惊反笑：「生擒我？那好啊，他想单枪匹马杀进来，咱们刚好来个瓮中捉鳖，岂不快哉？」

双方强弱悬殊之至，朝廷这厢百万勤王军坐镇，尚有十万正统军帮衬，名将如云、猛将如雨，岂惧敌方区区一人？正叫骂间，却听徽王道：「老四，听话，把你的人撤下去。」

庆王心下拂然，大声道：「二哥，你……」话声未毕，却听徽王道：「老四，拿起你的远筒，瞧瞧陆孤瞻。」

庆王微微一凛，忙望向远方，提起远筒一看，这才发觉「陆匪」早已远远避让，回到了饿鬼人海当中。徽王爷道：「陆孤瞻武功如何，天下有目共睹，你想他为何不替怒王助阵？」

众人心下一凛，却也猜到了几分内情。自知「那厮」极为自负，不许旁人插手战局。

依此看来，此人当有十二万分把握冲撞城下百万军。

这徽王爷虽说兵败霸州，其实为人甚是精明，否则也不会受正统天子器重，总管勤王军四大营。眼看庆王嚅嚅嚼嚼，却也不敢坚持了，巩志又道：「徽王爷，我有个不情之请，盼您应允。」徽王爷道：「巩师爷有话直说不妨。」巩志道：「我希望四位王爷即刻回城，暂避锋头。」

临王爷愣住了，大声道：「什么？为何要咱们闪避？」高炯道：「王爷，您若不想撤入城里，便要有战死的准备。」庆王爷又惊又怒：「放屁！放屁！他……他只有一个人啊！」

去过潼关的将领都明白，这「怒王」早年出身朝廷，效命于征北大都督麾下，每逢北疆出征，动辄单枪匹马、深入敌营，直是个亡命赌徒的作风。中年后他重建怒苍，行事风格更加诡谲难测，每回大军野战，必遣单骑先行，纵使吓不退朝廷万军，也要重挫敌方锐气，最是厉害不过。看他此番亲自上阵，一会儿飞骑冲杀，突施暴手，必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巩志一片好心，徽王沈吟半晌，毅然道：「此事休得再提。我等总管勤王军，倘使临阵逃脱了，军心必乱，岂不反中那厮的奸计？」

徽王此言亦有道理，毕竟怒王背后尚有千万饿鬼，倘使勤王军动摇，他定会趁势攻杀，以此人作风之辣，一会儿攻势必如排山倒海，绝非陆孤瞻领军所能望其项背。听得此言，其余三王频频称是，巩志、高炯却对望一眼，咳嗽道：「王爷，不瞒您说，咱们希望您……

您能交出兵符，让我等接管勤王军。」徽王大吃一惊，其余三名王爷则是勃然大怒：「巩志！你欺人太甚！」刷刷数声，庆王、临王都已挚剑在手，高炯也手按刀柄，正要抽出兵器，却听一人道：「都退下。」

众人一发转头，只见人群里行出一员大将，正是「正统军大都督」到了。

万众注目之人，姓伍名定远。号曰国之干城，今番秦仲海提刀汗马而来，也只能仰仗他出面克敌了。临王爷怒道：「伍定远！你……你也要夺咱们的兵权么？」伍定远道：「王爷请莫多心。一会儿我出阵会敌，倘若不幸战死，我正统军上下从此听徽王一人号令。」

众参谋大惊道：「都督！您怎说这丧气话？」伍定远道：「我心意已决，你们不必多说。」

伍定远有开山裂海之能，出阵入阵，势若万钧，如今却预先嘱咐了后事，说话间更将兵符解下，正要交出，却听徽王爷道：「且慢。」把手一挥，大声道：「来人！取酒水来！」

左右亲兵送上酒水，徽王爷亲奉一碗，朗声道：「伍定远，你乃国之大将，岂可轻言生死？本王且以此杯水酒，预祝你旗开得胜。」听得徽王并无觊觎之心，众参谋都愣了，伍定远也不多话，躬身便道：「谢王爷赐酒。」接下酒碗，喝下一大口，双手奉还。徽王也不忌讳残酒，便一口喝干了，另依着军中习俗，将碗砸到了地下，为伍定远送行祈福。

正统、勤王两军不睦已久，虽不至见面即杀，却坐不到一张凳子上。如今国难当头，两大首脑尽释前嫌，只是旁观众人反而更加不安，隐隐觉得此战不祥，恐有将星殒落。

一片寂静间，伍定远已要出阵了。两旁兵卒牵来了战马，道：「大都督，冲阵马已到。」

众王凝目去看，却不由咦了一声，只见这匹战马左眼已瞎，老迈消瘦，走起路来更是一拐一拐地，别说与千里神驹相较，看这瘸腿老态，怕比骡子还要不如。

怒苍名驹无数，本寨有「赤兔马」、「玉狮子」，虽不知怒王骑乘何等神物，总之不在「双英三雄」之下，可伍定远却只骑了一匹龙

钟老马，三赢五驽，没打便输了八分。德王爷二话不说，当即翻身下马，道：「伍都督，你骑我这匹马吧。」

德王爷是本朝伯乐，总管「骠骑三千营」，座骑更是万中选一，号曰「虎影」。此马不知何故，极为害怕自己的影子，平日只能遮其双目，否则一旦发觉影藏蹄下，便要发足狂奔，直至摆脱身影为止，时人见其畏影如虎，便戏称其为「虎影」。竞速无双，足与赤兔马争先。

德王爷钟爱虎影，此刻却大方相借，正等众人感恩致谢，哪知高炯、岑焱等人却是相顾无言，好似不在眼下。德王爷恼道：「乡下人！你们晓不晓得我这马是何等来历？」

岑焱咳道：「大名鼎鼎的「虎影」，天下谁人不识？王爷，您这马太珍贵了，您还是骑着打打猎、春郊游，多好啊？」德王爷心下大怒，没想自己慷慨借马，却得回了冷嘲热讽，正待反唇相讥，却听巩志道：「大家噤声。」

哒哒、哒哒，蹄声渐渐逼近，距离城下只在五里，突然之间，四下啡啡马鸣，帅阵里百来匹马儿惶惶不安，都想脱缰奔逃，兵卒们拼命鞭打，却还管不住，转看那「虎影」，虽已遮住双眼，却也是飕飕发抖，前蹄不稳，似欲跪下。

德王爷熟知马性，却是生平首次见识这等怪事，忙道：「怎么回事？」巩志道：「异兽将临。」众王愣住了：「什么意思？」高炯提起了远筒，道：「王爷自己看吧。」

德王爷接过远筒，急来远眺，眼里登时见了一名武士，身穿红甲，低沈脸面，当是传闻中的「怒王」了。他微感骇然，不敢多看，忙朝敌将的座骑瞧去。

从远筒里望去，眼前现出一匹丑马，黑底杂毛，颈短腿粗，甚且大腹便便，征验了马经的「五驽之相」，依此看来，此马绝非良驹，却不知怒王何以选牠为座骑？

正茫然间，却听高炯附耳道：「王爷，请细看这马的眼窝。」德王凝目细看，只见这匹马眼下生了白毛，好似垂着泪水，不觉惊道：「承泣？」巩志道：「正是承泣。」

「承泣」为马经术语，意指马有旋毛于目下，传闻此相大凶妨主，能害死主人，便如当年刘皇叔的座骑「的卢」一般，占曰：「奴乘客死，主乘弃市」。

德王大感错愕，没料到怒王的座骑如此不祥，他凝目去看马尾，却见马尾散乱，彷佛狗尾巴，不由骇然道：「等等，这……这是「犬尾」……」高炯道：「王爷请再看马腹、马蹄。」

德王喃喃忖忖，提着远筒眺看，只见马腹生满乱毫，蹄上带了杂纹，愕然道：「腹有旋毛，四蹄颠反如倒履……那岂不是……」巩志接口道：「负尸衔祸，倒履妨主。此马全身上下，一身兼具十三凶。」听得此言，徽王、临王、庆王全都转过头来了，人人眼中带着骇然。

「龙鱼河图」有言，善相马者必观十三兆，颈、脊、尾、首、蹄、足、眉、腋、嘴、齿……十三处中只消一吉，便成千里神驹，反之若有一凶，便成「承泣」、「的卢」，万万骑乘不得。

庆王爷惊道：「十三凶？这……这马岂不是全身不祥了？」巩志道：「没错，这马出生时便有异象，从头到脚，共十三处不祥，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徽王爷沈吟道：「这马如此不吉，还能骑么？」巩志道：「当然可以。十三凶齐备之后，牠就成了另一样东西。」

德王爷熟读马经，心念微转，霎时失声道：「你……你说的是「马见愁」？」巩志颔首道：「万马中神，马王马见愁。」

德王张大了嘴，满心骇然间，竟然说不出话了。

马首马颈、马尾马吻、马腹马蹄，各有凶象，这些凶兆若得其一，便成了妨主凶马，祸害人间，岂料十三凶齐备之后，却能脱胎换骨，成了「万马中神」、「马王马见愁」！

余人听得对答，无不相顾茫然，不知「马见愁」是什么东西？正待要问，却听庆王爷喊道：「看！大家快看这些马！」众人急忙转头，不觉都是一愣，只见营里寂静无声，满营马匹趴伏跪倒，一只只都是战栗发抖，似要迎接什么东西。

众人愕然道：「这……这是……」德王爷苦笑道：「马神已临。」

父老相传，马中有神，号为「马见愁」。此马若论脚程，远比不上日行千里的「赤兔」、「虎影」，然而真到道上竞速之时，却没一匹马跑得过牠，因为「马见愁」一旦现身，便如马神降临，万马吓得跪地不起，屎尿俱出，路都走不动了，遑论与之竞赛争道?

德王爷叹了口气，自知怒苍有「黑象大骊」、「赤兔天马」，皆是人间珍宝，这些神驹或隐藏深山，或日行千里，过去朝廷千方百计，却都诱捕不到，谁知怒苍却有法子捉回养驯？过去他百思不得其解，如今见了「马见愁」，方知其中道理。

「马神」逼临，已至阵前三里，「骠骑三千营」首当其冲，全营马儿尽皆跪伏。莫说赤兔马日行百里，便算日行千万里，一样让人牵回家去。

庆王骇然道：「什么玩意儿？这马凶成这模样，谁还敢骑？」巩志道：「相传马见愁只能负重二两一，再重就负不动了。」徽王沈吟道：「二两一？什么意思？」

「马有旋毛，人有断掌……」正问话间，阵后却传来伍定远的嗓音：「相传能乘马见愁之人，八字不能重过二两一。」众人心下一凛，方知「二两一」是命理之意。

秦仲海也是个不祥的人，他克父克母、克妻克子，上从业师，下至好友，六亲全数克光，如此「鬼见愁」，无怪能骑「马见愁」，狂人骑凶马，两相凶克，恰是刚好。

话声未毕，猛听蹄声大作，众人回首去望，只见一马越众而出，伍定远骑于瘸马之上，手提铁枪，正从属下手中接过了军旗，听他「驾」地一声，瘸马人立起来，啡啡高鸣，颠拨摇晃间，便已奔出阵去。若非伍定远身手矫健之至，恐怕早已摔下马去。

庆王爷猛吃一惊：「这……这瘸马是何来历？为何不怕马神？」高炯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众王茫然道：「什么意思？」巩志道：「十年前正统建军，朝廷拨下数万匹战马，如今十年大战下来，当年的马儿尽数战死，只余下它一匹孤单存活。」

众人啊了一声，方知这匹瘸马打过一场又一场的大战，也一次又一次从战地尸堆里走了出来，现今牠的同伴都已离开了人间，只剩下牠瞎眼瘸腿、孤零零地活在这尘世上。

「生于藏武、死于北关」，这硕果仅存的最后一匹战马，历经千锤百炼，见证过无数死难，也使牠超越了一切凡马，足与「马神」匹敌。如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垂垂老矣的冲阵马，今将再次背负「五军大都督」，前去迎战「万马中神」。

轰隆隆……轰隆隆……冲阵马出征了，大地卷起一道尘烟，只见伍定远手举军旗，一路高展正统军威，直朝阵前飞驰而去。看这冲阵马虽是又瘸又瞎，却显得倔强凶狠，奔驰之速竟不亚于名驹。双方越逼越近，约莫到了百尺开外，冲阵马突然人立高鸣，声响悲切，如同哭泣。众人心下一凛，都知道牠见到了「马见愁」。

两军首脑终于照面了，冲阵马好似放声大哭，人人听在耳里，眼眶不自觉都红了。伍定远拉停了缰绳，容情也甚沈郁。双骑相距百尺，遥遥相望，霎时之间，敌方总帅深深吐纳，将手中「怒」字旗向地一掼，插入沙地之中。伍定远也举手奋劲，将「正统」大旗钉于地下。

两面旗帜对峙飘扬。东方是京师，西方是饿鬼，两边阵地相隔十里，城上城下一片寒寂，卢云也静下心来，凝视两位故人。

天下瞩目之战，秦仲海发动千万饿鬼而来，伍定远也率正统军迎击，现今双方主将单骑赴会，已将面对面、堂堂正正的一战。

正月本该清寒，今早却是日头熊熊，众将极目眺望，依稀可见来人足跨黑马，身着红甲，只是阳光太过刺目，照得马背上的人影模糊不清，瞧不清楚五官。唯独一身红盔红甲反照火光，望之神威凛凛，霸气慑人。

一片寂静间，伍定远提起铁枪，指向西方，提声呐喊道：「秦将军——」

「秦——将军——」、「秦——将军——」伍定远内力浑厚，「披罗紫气」运气更有独特法门，一时声传四野，隐隐回声，宛如闷雷，满场将士听在耳中，莫不又惊又佩。

十年下来，伍定远声名鹊起，威望无人可及，每年与蒙古比试的「魁星战五关」，正道人士莫不趋之若鹜，早将他视为国之干城，如今驾临战场，气势自也大为不凡。只见他从马鞍旁取下一只皮囊，朗声又道：「秦将——军——还记得柳侯爷否？」

卢云低呼一声，万没料到几万双眼睛盯着，伍定远却会当众提及柳昂天之名。其余阿秀、胡正堂、正统军、勤王军兵卒听入耳中，却多半一脸茫然，想是不识柳昂天之故。

闻得「善穆侯」之名，怒王沉默以对，伍定远则是高举酒袋，朗声道：「秦将军！你我相识经年，系出同门！本该是知交契友，岂料世事难测，今日只能阵前为敌？念在柳侯爷的情份上，我且以水酒相邀，请你上前把盏，共谋一醉，再做厮杀如何？」

伍定远甘冒朝廷之大不讳，阵前邀敌共饮，四王听在耳里，莫不为之一愣，上从校尉，下至军勇，人人议论纷纷。连胡正堂稚龄孩童，也忙附耳来问阿秀：「秀哥，伍伯伯要和这坏人喝酒，不怕皇上生气吗？」小孩嘴里讨实话，听得此言，卢云不由低下头去，轻轻叹了口气。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自十三年前天绝神僧圆寂以来，怒苍朝廷开启战火，天下就此一分为二，朋友变仇人、仇人变朋友，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纵以伍定远地位之高，一旦想跨越这道界线，少不得也要引发一阵猜疑。

秦仲海是个豪迈之人，岂料伍定远邀了几声，却是动也不动，好似转性了。伍定远毫不气馁，朗声又道：「秦将军！你我战场争逐，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不愿与我饮酒，那也罢了，然而伍某这里请教你一事，这数年以来，无论战况何等紧急，伍某何曾加害过你的亲人家小？何曾以他们为质相胁？将军何妨蒙心自问，为何伍某这般义气？」

此言一出，人人都是微微一奇，连卢云也留上了神。秦仲海身世之惨，天下知闻，当年他父亲造反，母兄皆遭朝廷屠戮，以致今日六亲骨肉皆冰炭，却还有什么家人故旧留下？

伍定远点到为止，并不多加解释，只见他提起皮囊，咕嘟嘟地饮落酒水，豪声道：「将军！公义也！非私仇也！你我战场交锋，所为乃天下大义！故伍某从不以私加害！可我反问你一句，你为何要发动灾民来京？你该知我军的能耐！伍某一声令下，便要让千万人血流成河！这些百姓死有何辜？你又于心何忍？秦仲海！你若还是当年那条好汉，今番便给我一个答！」

说到激愤处，将酒囊捏得破碎，酒浆崩出，落得满脸尽是酒水，望来如同流泪一般。

旷野间静如深夜，伍定远不再多说，百万大军也在等候答，究竟秦仲海有何要求?

他为何要发动千万饿鬼来京？莫非真要大闹天庭不成?

伍定远义正词严，对方始终默不作声，也不知是心下有愧，抑或故作不闻。伍定远眼中渐生杀气，沈声道：「秦将军，我言尽于此，伍某只是不愿杀人，并非不能杀、不敢杀。

你若要做个了断，那便放马过来！本将在此相候便了！」

喊了几声，对方还是不理不睬，伍定远怒火更增，「驾」地一声，提起缰绳，竟要率先出击了。众人心下惴惴，正等着敌方拍马迎战，却听沙地上传来哒哒蹄声，众将咦了一声，惊见怒王的座骑面向前方，蹄下却不住后退，整整退避十丈之远，还在不住后退。

秦仲海逃了，这「马见愁」甚是神骏，虽说倒退行走，脚程却快，转眼已过百丈，想来逃命法子很是不同。勤王军上下轰然大笑，城上的卢云却是心下一凛，看秦仲海生性跋扈，血气方刚，最受不得激，岂会无故向后退让？莫非有什么算计不成?

城下的伍定远微感惊疑，四大参谋也是面面相觑，庆王爷却讥讽道：「什么侵掠如风，杀人如火？全是空名虚誉。见了伍大头，还不是抱头鼠窜？哪，且让本王激他一激。」当下清了清嗓子，放声高喊：「秦——仲——」话犹在口，诸王震恐，参谋变，人人均盼出言阻止，却还是迟了一步。

「海！」啪！缰绳一抖，魔神好似听见了呼唤，霎时左手横刀，「马见愁」已然化为一道雷霆黑电，全速向城下冲来。

魔名本禁忌，万万呼唤不得，想人家伍定远与他系出同门，也是客客气气叫一声「秦将军」，这庆王爷却随意开口召唤。果然引得怒王怒火中烧，立时做了回应。

轰隆隆！轰隆隆！尘声烟势，如海啸扑面而来，从本阵远远瞧望，怒王的身躯裹于浓烟之中，彷佛成了一个丈高巨人，马头火眼，极是狰狞可怖。庆王爷吓得面无人，大声道：「来人！快来保护本王！快啊！」阵前忽有异变，伍定远贵为正统朝第一武将，自也不来

怕，他深深吐纳，功力到处，铁枪幻出阵阵紫光，正是天山真传的「披罗紫气」。

「秦仲海！有种冲着我来！」大都督鼓动胸腔，纵声狂啸，大肆挑衅，对方也抽出了腰刀，阳光照亮刀锋，闪出一片精光，只见马背上的火影弯腰俯身，蹄声更见激昂，轰隆轰隆之声不绝于耳，直朝伍定远座前撞来。

十年之前，秦仲海便已得「火贪刀」真传，号称「嗜血成贪，杀人何用第二刀」，最是厉害不过。十年之后，他的武功高到了什么地步，恐怕只有伍定远知道了。

轰隆隆！轰隆隆！前方沙尘飞扬，「万马中神」来势险恶，已至面前十丈。十丈便是百尺，百尺虽为一箭之地，但以「马见愁」的脚程，只消四足轻轻发力，便能扑至面前。

烟尘飞得通天高，好似真是妖魔扑面而来，「冲阵马」微微喘鸣，伍定远也不禁掌心发汗，他压低了座骑，附耳低声：「别怕，伍某在此，天下没人伤得到你。」

伍定远明白对方武功太高，绝不能失落先机，他暗凝臂力，将铁枪在掌中抛了抛，只待敌骑逼近，第一枪便要朝「万马中神」射去，只等敌方勒马急停，他便要扑纵上前，将之硬拖下马，届时两人肉搏摔跤，以力较力，自己断无吃亏之理。

京门大战开打了，双方退无可退，即将正面遭遇，伍定远深深呼吸，正凝神间，突然风砂袭卷而来，打在脸上火辣辣地甚是疼痛，一时间眼里全是沙土，什么都看不见了。伍定远惊怒交迸，当下急转铁抢，改转直刺为横扫，轰地一声，便朝马腿拦击。

这一扫奋尽全力，枪头破空，便在半空中带出一片电光。猛听「啾」地一声，那「马见愁」仰首长啸，声响之怪，似如鹰隼狮虎，后蹄一个发力，竟已四肢腾空、离地飞了起来。

伍定远张大了嘴，他呆呆看着半空，只见「万马中神」宛如腾云驾雾一般，径从自己的头顶飞跃而过。踏地一声闷响，「马神」落下地来，随即马蹄隆隆，再次向前冲锋，帅营后方传来庆王爷的惊喊：「怒王来了！怒王来了！」

伍定远心下大惊，这才晓得自己中计了。看秦仲海将自己引到阵前，看似要单打独斗，却原来是调虎离山，真龙一走，他便直闯敌阵之中。以此人骑术之精，武功之高，一旦深入帅营，几招内便能杀四大郡王。届时勤王军各营四分五裂，京城恐怕也要沦陷了。

伍定远不及掉转马头，便已提气长啸：「巩志！挡下他！」巩志急忙喝道：「正统军！

上前组阵！快！」话声才毕，一股狂风袭击阵中，众将士一齐掩上了脸，同声惊喊：「啊！」

迟了，怒王已经来了，便在巩志面前，「万马中神」闯进阵中，如一道黑电般狂奔而来。

可怖的「马见愁」，看牠两眼发红，黑漆漆的短毛之中，间杂无数灰白蜷毛，说不出的古怪可怕，再看马背上的骑士红盔红甲，宛若一团怒火，当真是「马是马见愁、人如鬼见愁」，人见人怕、马见马哭。刹那之间，不知是谁率先哭叫起来：「秦仲海来啦！秦仲海来啦！」

军营中最忌哭声，一闻哭叫，万军皆哭，在全场的惊恐注视下，只见怒王握紧刀柄，猛听「锵」地一声，刀光扬起，一个驾马飞过，瞬将「日月旗」为两段。

「日月」二字坠入尘埃，彷佛天子殒落、国家已亡。霎时间士气崩解、兵卒们相互践踏，群马受惊奔逃，满场将士凄厉哭叫：「救命啊！不要杀我们啊！不要啊！」

这就是怒王，区区单骑前来，声势却比得过千军万马。一举手、一投足，都能夺魂慑魄，吓得将士夜不成眠。徽王爷救起了日月旗，提声呐喊：「勤王军！别怕！快快出手还击！」

听得徽王喊话，怒王立时掉转马头，轰隆隆的铁蹄大响，直朝徽王杀。正统军急于救援，奈何残兵败卒到处奔跑，竟给撞得阵式大乱，迟迟过不去。巩志提起了火枪，砰地一声，朝「马见愁」射了一枪，却只能阻牠片刻，一眨眼间，仍朝徽王直扑而来。

伍定远驾马急追在后，喊道：「勤王军！速速结阵！保住你们的主帅！」声声呐喊中，兵卒们却是相互推挤，哭叫不休，那庆王爷先

前放话搦战，此刻更是转身就跑，一路逃到阜城门下，拼死拍打铁门，哭道：「快开门啊！有人要杀本王啊！」

敌骑猖獗，火影左冲右突，所向披靡，城下满是惨叫，伍定远便算喊破了喉咙，又有谁听他们的？眼看徽王性命危急，天幸高炯还在阵中，当下率领了北关死士，人人手持钢盾，聚为一道铁墙，喊道：「徽王爷！快躲到咱们背后！快！」徽王爷毕竟是勤王军首脑，不肯自己逃命，反而抢先拉住大哥、三弟，大声道：「都过去了！快！」

临王、德王自知性命堪虞，顾不得脸面难看，一个个又滚又爬，逃入了正统军中，那庆王却如发狂一般，只管狂拍城门，凄厉叫喊：「怎么还不开门？快啊！快啊！」

徽王爷惊怒交迸，顾不得危险，亲身追上，怒道：「老四！别闹了！快回阵中！」庆王爷叫声凄厉，宛如一个活靶，果然「万马中神」听音辨位，再次找到了人，便朝城门狂奔而来，庆王凄厉害怕，正欲发狂间，突听嘎地大响，阜城门竟已微微开启，众逃兵齐声欢呼：「快开门啊！快啊！快啊！」

城门下挤满了人，又是脱队兵卒、又是逃难王爷，人人争先恐后，向前推挤，城门受了阻碍，反而更难开启，马蹄隆隆，越逼越近，直扑城门而来，随时会将两位王爷杀。

高炯见状不妙，霎时提声传令：「勇士们！组肉墙！」

众兵卒发一声喊，抽出腰刀，奋然站起，排做了血肉人墙，等着与来骑硬碰硬。

风尘浪起，一片黄砂扑面而来，阵地已给风砂淹没。当先兵卒咬牙忍受，正等着铁蹄踏上头顶，忽然间烟尘破开，一物向天飞起，众将士不约而同仰起首来，大喊道：「秦仲海！」

万军注视下，那「马见愁」再次扑天而起，飞过了层层人墙。敌方大将人在马背，低头下瞰，众将士也是奋然抬头，便与「怒王」面照面了。

春分雪晴，阳光耀眼，众兵卒呆呆看着，只见马背上的秦仲海不似传说那般粗豪，他红衣红甲，腰悬长刀，一双眸子晶中带火，瓜子脸蛋，白肤雪嫩，宛然便是个大美人。

漫天砂雨落下，打得满场将官灰头土脸。人人却还张大了嘴，久久回不过神来。

轰地一声，黑马越过人墙，已然落下地来，便朝城门方位狂奔。庆王爷大惊道：「快开门！快啊！快啊！」情急之下，转身扯住徽王爷，将他推向背后，当作肉盾牌用。猛听「锵」

地一声，马上乘客亮出了长刀，预备将之收下。

「让开！全都让开！」徽王性命难保，阵地后方立时传来怒吼声，一道璘璘紫光闪过，一员大将从马背上纵身而起，凌空飞越万军，直朝城门方位扑来。

「大都督！」四下群起欢呼，看来人身手快绝，临危不乱，果然是伍定远亲自到来。

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情势太乱，伍定远须在三招内拿下敌将，他深深吸了口真气，提起长枪，便朝怒王座骑射去。

「全军伏地！」巩志放声一喊，四下不分职级高低，尽皆伏倒，铁枪夹带一股烈风，飞越万军头顶，「马见愁」不待主人指挥，前蹄放低，但听一声巨响，那柄铁枪竟已钉入了城墙，深达五尺，几欲穿墙而过。

伍定远一击不中，敌将立时出手反击，只见两道精光离手脱出，竟有暗器袭来。伍定远浑无惧意，反而扑将过去，却见这两枚暗器方位古怪，并非朝自己射来，而是望「德王」、「临王」的背心射去。

伍定远又惊又怒，自知若不从中阻拦，两位王爷不死即伤。情急之下，回过铁手，抄下了两枚暗器，却于此际，阜城门终于轰然开启，庆王爷呼天抢地，率先冲了进去，万头钻动中，残兵败卒一发涌入，猛听「轰隆隆」、「轰隆隆」，蹄声大作，那「马见愁」竟也随势闯进城门，转眼间绝尘而去。

城内一片大乱，放眼望去全是残兵败卒，守城军官全力阻拦，却挡不下人潮。巩志等人喝喝喘息，纷纷摔倒在地，力竭难动。德王、临王也都惊出了一身冷汗，颤声问道：「伍定远！怎么办？那厮闯入城里去了！」伍定远摇了摇头，道：「放心，那人不是秦仲海。」

两位王爷愕然道：「是吗？我看就是他啊！」秦仲海鹰鼻蜂目，貌凶恶，乃是一条粗汉，马背上那位却是个女人。两位王爷牝牡骊

黄，雌雄不分，伍定远自也无心辩解，只召集四大参谋，遍询查问：「各部死伤如何？」

诸人回报道：「都督放心，勤王军死伤不大。我军毫发无伤。」

伍定远松了口气，正要再说，却见一名兵卒惊慌上前，附到伍定远耳边，急道：「都督，快来！」众参谋皱眉道：「又怎么了？」那兵卒低声道：「徽王爷死了。」

众人一颗心好似停了下来，反身奔向城门，只见担架上躺着一名黄袍男子，满身脚印，却是让残兵败卒践踏至死。德王、临王听说手足惨死，便也赶了过来，抚尸痛哭。德王大哭道：「这……这是怎么回事？方才伍都督不是救下他了么？」

那兵卒低声道：「方……方……才庆王急于入城，便将徽王爷推倒在地，后头的兵卒又在城门口推挤逃命……便将他……将他……」巩志叹息道：「庆王爷人呢？」那兵卒道：「早逃进城里去了。」

岑焱讥笑道：「了不起啊，不愧是勤王军……」话声未毕，临王、德王转过头来，眼中满是悲恨，似要喷出火来了，岑焱吓了一跳，忙缩到高炯背后，不敢胡说了。

临徽德庆，普天同庆，这庆王爷本是前锋营统帅，孰料临阵脱逃，竟然害死自己的堂兄，巩志知道兹事体大，不愿卷入事端，便道：「两位王爷请先节哀，现今大敌当前，正是上下一心的时候。我先派几个人运送徽王遗体入城，咱们再做打算……」

德王不去理他，自管抱起兄长的遗体，放声大喊：「凤翔师！」号令一下，大批铁骑汇聚而来，看旗号正是「凤翔」。德王垂下泪来，低声道：「送徽王回京。」哀戚之下，竟然翻不上马，临王爷在背后使劲一推，便将三弟送上马背，由他扶灵入京。自己则召集残部，转回本阵。

眼看事态严重，正统军上下自是忐忑不安，燕烽低声道：「都督，事情会犯到咱们头上么？」伍定远摇了摇头，道：「别怕，有什么事情，伍某一肩扛。」

这勤王军又称「天子亲兵」，乃是皇帝的心腹兵马，偏偏与正统军不睦，满朝皆知，此番「徽王」朱祁又死于正统军中，伍定远本已

难辞其咎，倘使朝廷里还有流言蜚语，恐怕更是雪上加霜了。

此时饿鬼们并未散去，仅退到城外三十里，坐地暂歇，陆孤瞻也未下令攻城，料来是要休养生息了。岑焱忙道：「都督，方才那女人究竟是谁？」

伍定远张开铁手，遍示众将，看他掌心里却是两枚飞镖，蓝澄澄的，好似喂有剧毒。

霎时间人人恍然，齐声道：「是她！」

难怪驾得住「马见愁」，原来是这苦命女人出马了。只是说也奇怪，秦仲海却上哪儿去了？怎地让一个女人打起了先锋？岑焱沈吟道：「怪了……昨夜不是有个百姓见到那厮了？他为何还不现身？」燕烽恨恨地道：「还不是想里应外合？等城内一乱，他便要趁机攻城了。」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伍定远却不曾说话。他面露疲倦之，道：「燕烽、高炯，你俩替我坐镇帅帐，我要上红螺寺一趟。」

岑焱等人闻言一惊，都晓得大都督要面圣了。想起徽王已死，众人无不大为忐忑，巩志唤来一名传令，附耳吩咐：「持我令牌过去都督府，就说军中有事，请夫人速至红螺寺一趟。」

众将士气大振，险些便欲欢呼起来，伍定远却似不知不觉，燕烽怕他不高兴，偷眼来看，只见大都督眉目深锁，只顾低头把玩一柄剑，孤锋无鞘，却不知是从何处拾来的。

巩志行上前来，轻声道：「都督，事不宜迟，咱们该出发了吧？」

伍定远醒觉过来，当下取来一块油布，将长剑裹袱其中，随即翻身上马，朝城内进发。

「救命啊！饿鬼上门啦！万佛涅盘啦！」

却说阿秀人在废城，猛见饿鬼袭城、官军反击之状，自不免吓得魂飞魄散，他大呼大嚷，拉着胡正堂，便欲奔下城头。

这段废城乃是前代古城，年久失修，地又湿滑，也是阿秀奔得急了，胡正堂又是笨手笨脚，两人相互扶持，却成了拉拉扯扯，听得啊呀一声，二童脚步放空，竟然一同摔落城下。

城高十数丈，地势陡峭，这一摔之势，怕要了两个孩子的命。正凄惨大叫间，阿秀突觉身上一轻，随即脚踏实地，睁眼急看，惊见自己好端端地站在地下，却是毫发无伤。

二童张大了嘴，仰头向上，但见废城高耸在上，实不知是如何逃过劫数的？二童面面相觑，说不出个所以然，阿秀浑浑噩噩，边看边走，忽然脚下一绊，身子扑倒，便又要摔个狗吃屎。

哎呀一声传过，阿秀低头一看，不觉咦了一声，只见自己又好端端站着，这一跤竟没摔成？

阿秀傻住了，想他打小别的不会，专能摔跤，一天跌个十来次，膝破血流、哭叫骂人、稀松平常，岂有摔之不倒的道理？他眨了眨眼，自问胡正堂：「我……我方才怎么了？」胡正堂茫然道：「我……我也不知道……你……你好像摔倒了，可身子又立了起来……」

听得怪事接踵而来，阿秀自是一脸惊奇：「是啊，方才咱俩从城上摔下来，也是平安没事，真怪啊。」适才见了饿鬼攻城，惊魂未定，岂料又有怪事上门了？阿秀暗暗害怕，却听胡正堂大惊道：「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在暗中保护咱俩了！」阿秀骇然道：「是谁？」

胡正堂激动道：「是土地公！我昨晚做了个怪梦，梦到土地公伯伯，定是他暗中显灵庇佑。」

阿秀皱眉道：「土地公？这般小神有啥法力？哪能救得了咱俩？」

胡正堂茫然道：「那……那是谁显灵了？」阿秀反复踱步，沈吟半晌，猛地双手一拍，大声道：「没错！我叔叔说得没错！我果然是真命天子，有天命护身啊！」

胡正堂大惊道：「你……你是真命天子？」阿秀激动道：「你没听说过么？要当皇帝的人，打小就有神明暗中保护，就怕你走路跌倒、吃饭噎到啊！」说着双手合十，向天祝祷，朗声道：「玉皇大帝！你放心把百姓交给我吧，我定会当个好皇帝的！」

传说天界投胎之人，足有祥云，身有丁甲小神围绕，只是自身见不到而已。阿秀越想越是亢奋，本想饿鬼围城，天下大乱，谁知自己无意间找到了天命，想来天意如此，亿万生灵都有救了。

正兴奋膜拜间，胡正堂却狐疑道：「是这样吗？我觉得是土地公保佑啊。」阿秀冷笑道：「都跟你说有天命护身了，你还不信？不然你打我一记耳光试试，看看能否伤得了我？」

胡正堂摇头道：「我可不敢，你会报仇的。」阿秀笑道：「放心，我担保绝不生气，快打吧。」

胡正堂嗯了一声，朝掌中吹了口气，随即扬起手来，但听「啪」地一声大响，这记耳光竟是抽得结结实实，直打得阿秀天旋地转，眼冒金星，险些滚跌在地。

阿秀气愤之至，暴吼道：「混蛋！你为何打我？」胡正堂愣道：「是你叫我打的啊？」

阿秀怒道：「要你打，你便打，那要你吃屎，你吃是不吃？」

眼见地下真有块狗屎，便揪住了胡正堂，直朝地下按去，正打斗间，却听一声咳嗽，一人静静地道：「小弟弟，你们在这儿做什么？」二童微微一惊，撇眼来看，背后却站了名男子，身穿褐衣长袍，模样颇为穷酸。阿秀懒得理会，正要殴打同伴，那人却道：「小弟弟，城内情势有些乱，你们快快回家吧，别在这儿玩耍了。」

阿秀怒道：「你是什么东西？居然敢管老子的事？滚一边去！」那人咳道：「小弟弟，莫说粗口，来，跟叔叔说，你俩住在哪儿？让我送你们回家吧。」胡正堂大喜道：「好啊，我还担心路上乱呢，我家住在……」

「别说！」阿秀遮住他的嘴，上下打量那人几眼，猛地心下一醒：「啊！是刚才城上那个怪人！」适才自己曾在城头撞见一名怪人，见了钦差也不下跪，其后还朝城下乱扔东西，岂不便是眼前这男子？他心下暗惊：「不得了，这人脑袋不大对劲，千万别理他。」也是担心这人要拐带儿童，便拉住了胡正堂，转身便行。

走了几步，那人始终驻足不动，只任凭自己离开。阿秀心下警戒，撇眼回望，却见那人也在凝视自己，眼中带了一抹亲切，好似认得自己。

那人约莫三四十岁年纪，模样与私塾教师颇为相似，都是温温厚厚，脸上含笑，阿秀越看越怪，忍不住咕哝几声，正要转头离开，猛

见那人腰间缚了一只剑鞘，形若黑木，长约四尺，阿秀不由跳了起来，大惊道：「对啦！我的宝剑呢！」

昨晚元宵遇鬼，妖孽作祟，阿秀慌张之下，便从书桌底下找出那柄黑木剑，预作防身，此刻见得那人的宝剑，便也想了起来。他心下担忧，忙伸手来摸腰间，这一摸之下，腰上却是空无一物，宝剑竟已不翼而飞了？阿秀大惊失，自知这柄剑是娘亲的宝贝，到时她追问起来，自己却该如何交代？情急下只能奔了回去，大吼道：「小偷！」

那人本还在含笑伫立，见得阿秀怒目回奔，自是微起茫然，不解其意。阿秀大声道：「你腰上的东西是打哪来的？」那人醒觉过来，当即手抚腰际，叹息道：「这是昔日友人的赠物。」阿秀哼道：「赠物？不是偷来的么？」那人笑了笑，摇头道：「当然不是。」

阿秀哼了一声，心道：「好贼子，不认帐啊。」正想着如何夺回宝物，胡正堂却走了回来，讶道：「怎又不走了？」阿秀盘算计策，猛地把手一扬，骇然道：「看！天上有乌龟！」

那人果然是个傻瓜，连胡正堂也晓得这是骗人，他却面露惊讶，仰头望天，阿秀见机不可失，忙飞奔而去，夺下了黑木剑，掉头便跑。

胡正堂茫然道：「秀哥，你跑什么跑啊？」阿秀骂道：「笨蛋！我当街抢劫了，你还不跟着跑！」胡正堂啊了一声，这才晓得自己是共谋了，忙与阿秀手拉着手，联袂鼠窜而去。

二童脚步才动，阿秀忽觉手上一紧，那剑鞘竟尔黏住了手，随即一股暗劲传到，将他扯了回来，阿秀大惊道：「怪事！这剑好黏手！」胡正堂哭道：「你也好黏人啊！」

两个孩子黏成了一团，脚下踉跄，正欲摔个狗吃屎，那人提起剑鞘，朝阿秀肩头一搭，便又让他稳下身形。胡正堂大惊道：「不关我事、不关我事！是他抢你的东西！不是我！」

阿秀被出卖了，却也不来怕，骂道：「我抢的又如何？你过来！让本少爷会会你！」

正搦战间，那人却笑了笑，奉上了剑鞘，道：「小弟弟，喜欢什么，只管开口说，可不能下手抢。」阿秀张大了嘴，愣得呆了，喃喃

地道：「你……你要送给我？」那人含笑颔首，道：「是，喜欢便拿去吧。只是你得答应叔叔，这辈子都不许再偷东西了。」

阿秀瞠目结舌，却也不伸手接，只与胡正堂对望一眼，随即破口大骂：「你好大方啊！

这明明是我的宝剑，你偷走了也罢，居然还假作大方送给我？做贼的喊抓贼！你要脸不要！」

那人哑然失笑：「小弟这话可不是了，这剑鞘明明是在下之物，怎能是你的东西？」

「放屁！放你娘的狗屁！」阿秀暴吼道：「这明明是我的东西！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

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那人叹道：「小弟弟，不可以说粗口，你娘听了会伤心的。」

「我娘？」阿秀斜目怒视，骂道：「你好端端提我娘做什么！想占我便宜么？告诉你！

老子先操你亲娘！」听得小孩子满嘴污秽，那人终于不高兴了，当下伸出食指，沈目警告：「小弟弟，我真认得你娘，你再言行无状，小心我去找她告状。」阿秀怒道：「你少放屁！

你认得我娘？那为何我没见过你！」

那人仰起头来，脸上现出一抹沧桑，叹道：「你当然见过我，只是你记不得了。」说着垂手比了一比，道：「你还这么高的时候，我便亲手抱过你了。」阿秀最恨人家说他矮，一时心头更怒，把手放得更低，骂道：「放屁！你还这么高的时候，老子便亲手打过你了！」

胡正堂躲在一旁偷看，眼见那人性情温善，阿秀虽然出言无状，也只谆谆告诫，不见生气，料来是个大好人。当下胆子大了几分，便道：「这位叔叔，你姓什么啊？」那人道：「暂且不能和你们说。」阿秀哼道：「为何不能？你是坏人么？」

那人叹了口气：「我是个无用之人，此生一事无成，如今年纪也老了。你娘若是知道我回北京来了，怕要惹得她伤心掉泪，那又何必呢？」阿秀呸了一声，胡正堂却是微微一惊：「什么？我娘会为你掉泪？你……你和她很好么？」

那人先是一愣，随即忍俊不禁，放声笑了起来。他弯下腰来，左手拉阿秀，右手携正堂，道：「别说这些了，来，叔叔送你俩回家吧。」阿秀大声道：「谁要你送！快把剑还我！」

那人也真大方，便将剑鞘奉了过来，含笑道：「来，拿去吧。」

阿秀急忙接过，看那柄剑黑黝黝的，真与自家收藏的宝剑一模一样，哼道：「还说不是我的剑？明明就是我家的东西……」待要抽剑察看，却发觉黑木剑仅剩了一个空鞘，剑身却不见了，大惊道：「等等，剑呢？」

那人道：「扔掉了。」阿秀哇哇大叫，适才亲眼所见，这怪人真把长剑抛到了城下，这可怎么办？情急之下，冲上前来又打又踢，喊道：「赔我！赔我！」

看阿秀好生大胆，真是下手不容情了，正纠缠拉扯间，那人额发散开，露出了眉心，胡正堂忙扯住了阿秀，惊道：「秀哥！秀哥！你快看他的额头……」

阿秀定睛一看，惊见那人双眉正中有一道痕迹，望来细小狭长，宛如一只天睛佛眼。

胡正堂颤声道：「秀哥，这人是……是……」

父老相传，坏人生有三只手，神明却有三只眼，专看人间是非，面前这男子却是什么人呢？二童呆呆对望，正感毛骨悚然间，突然屁股一痛，让人抽了一记，听得一人喝道：「兀你两个小童，不回家去，却在这儿干啥？」

阿秀回头一看，却见了一匹大马，马背上坐了武将，手持马鞭，正朝自己斜觑。阿秀大惊失，惨叫道：「秦仲海来啦！」拉住了胡正堂，拔腿狂奔，一路窜到街边巷里，逃个无影无踪。

适才饿鬼里奔出一匹妖马，在万军之中杀进杀出，目下更已闯进了京城，是以阿秀一见兵将，不免草木皆兵，却没见到马上人物身穿官兵服饰，全副武装，却是个「正统军」。

那军官在废城下巡逻一圈，左右探看，眼见并无怒苍细作躲藏，便也驾马离开。听得马蹄渐渐远走，城下阴暗处也走出了一个人影，正是卢云来了。

先前城外大战，卢云始终在废城上看着，其后见两名小童受惊坠城，便将他们救下。

只没想生平第一回与阿秀说话，这孩子却是污言秽语，粗鲁不堪，真不知是打哪学来的?

此时阜城门大开，「正统军」络绎进城，远远已能见到「威武侯」的旌旗，想来大都督便在左近，卢云不愿与伍定远朝相，便闪身进了巷子，尾随阿秀而去。毕竟兵凶战危，卢云总要瞧着这两个孩子平安回家，方能放落心事。

那阿秀跑得好快，捡着小巷东拐西绕，不多时，便已逃到了长安大街，正要俯身直冲而去，却听胡正堂喊道：「秀哥！你慢点，我追不上啦！」阿秀回首痛骂：「没用的东西！跑两步就喘了！要是秦仲海在后头追着？你逃得掉么？」

胡正堂年纪幼小，加之痴呆已久，自然耐不住久奔，忙抱住了他，喘道：「秀哥，你……

你别生气嘛，方才……方才那人是谁啊？居然生了三只眼？该不会是妖怪吧？」阿秀微微一惊，不自禁地摸了摸自己额上的玉佩缎子，嚅嚼地道：「搞不好真是……」

元宵方过，便已怪事连连，先是饿鬼围京，现下又是妖怪现身，胡正堂心下害怕，低声道：「秀哥……饿鬼真打来了……咱们……咱们现下该怎么办啊？」

阿秀醒觉过来，赶忙左右张望一阵，却见路上行人神如常，料来此地距阜城门颇远，百姓们犹在过年，怕还不知饿鬼围城一事。忙竖指唇边，低声道：「先别嚷嚷，要是让别人知道饿鬼来了，到时人挤人，道路不通，那咱们就逃不掉了。」

胡正堂醒悟道：「对啊！总要留几个笨蛋给饿鬼吃，咱们才易逃掉。」阿秀俨然称赞：「看不出来，你颇有见地啊。」胡正堂得意洋洋：「这是咱们胡家的真传，厉害吧。」

阿秀本就机灵，稍稍思索半晌，心里便有了主意。只听他低声嘱咐：「听好了，饿鬼打来了，咱们越早逃命越好，一会儿我们各自回家收拾东西，带些吃的喝的，中午去北门破庙会合。」胡正堂颤声道：「真要逃了？那……那咱们下午还要不要上学？」

阿秀骂道：「蠢材！饿鬼都闯到家门口了！还去什么学堂？难不成要死在那儿么？」

听得不必上学，胡正堂自是大喜过望，可高兴不过片刻，却又担忧起来：「等等，咱们要怎么逃啊？要是用两条腿跑，那我宁可死。」阿秀破口大骂：「混蛋！还没逃便嫌腿酸！

世间有你这种人？」胡正堂也气了，回骂道：「你了不起？每回春郊爬山，你哪次不喊腿酸？

什么坏事都赖我！」阿秀烦道：「好啦好啦，我一会儿去弄辆马车来，不就成了？」

胡正堂又惊又喜：「马车？你……你上哪儿借车？」

阿秀傲然道：「傻子，我家那么多马车，还怕弄不到一辆么？」

胡正堂欢呼起来了，想起可以和阿秀同车出游，这份乐子不必说了，正手舞足蹈间，突又想到了华妹，忙道：「等等，咱们逃走了，那华妹怎么办？」

这话倒提醒阿秀了，看昨夜自己出门搭救正堂，却把华妹舍了下来，不知她是否还等着自己？

抬头望了望天空，眼看天光大明，华妹他们多半已自行返家了。倒也不必多虑，便道：「这样吧，华妹那儿我去通知，其余弟兄就让你通报。吃过午饭后，大伙儿到北门破庙会合。」

胡正堂喜悦蹦跳，想起下午众小童搭马车、吃点心、游山玩水，真比过年还开心几分了，正高兴间，却又想到了爹娘，忙道：「秀哥，咱们自己逃走了，难道不跟爹娘说么？」

阿秀咦了一声，倒没想过这事，正要说话，忽听远处传来凄厉哭喊：「我的儿啊！」

胡正堂寒毛直竖，转头去看，惊见一名妇人哭叫奔来，岂不是亲娘现身？他吓了一跳，这才发觉自己已离家门不远，正待转身逃亡，身上一紧，已给娘亲一把抓住，大哭道：「正堂！你跑哪去啦！娘找你一整晚呀！」激动万分，将爱子拥入怀中，紧紧抱住。

胡正堂呼吸艰难，小脸转为青紫之，嘶哑道：「娘……先别抱我……咱们快逃吧……」那妇人听得爱子言语如常，竟是喜极而泣：「小宝贝！你会说人话了！灵音大师说得没错！你的病真好了！」狂

喜之下，双臂更是牢牢锁紧，可怜胡正堂玉带围腰，舌头外吐：「娘…先别抱我……你听我说……城外……城外来了好多好多鬼……」那妇人松开了手，惊道：「什么？」

「鬼啊！」胡正堂焦急道：「好多好多鬼！好多好多鬼！」正喊叫间，那妇人蓦地又哭了起来：「又来了！正堂，你的疯病就是断不了根哪……」将爱子夹于腋下，直奔回府，呐喊道：「来人啊！来人啊！快请针灸大夫来！照灵音大师昨晚那般扎针！扎好为止！」

「娘！」胡正堂大哭大叫：「真的有鬼！我没骗你！好多好多鬼！好多好多鬼！」还待哭叫示警，娘亲却置之不理，一路将他拎回家中，便给囚禁起来了。阿秀躲在一旁看着，心道：「傻子一家，就是这德行吧。」想他眼捷手快，适才一见疯婆现身，立时藏身路边，可怜胡正堂稍慢一步，便让人五花大绑了。他摇了摇头，心道：「算了，这家人命当该绝，救不得了。」转念又想：「除了华妹，我该带谁逃走？」

饿鬼逼临京城，百姓犹在梦中，自己若要逃走，自然不能惊动太多人。他算了算马车空位，姨婆坐一个、娘亲坐一个、华妹坐一个，叔叔平日待自己还算不错，不妨留个位子给他，数着数着，忽然想到了爹爹，不由「咦」了一声，心下大感不祥。

从小到大，阿秀还没见爹爹皱过眉头，好似天塌下来也能只手顶着，依此看来，他便算听说饿鬼来了，八成也会劝大家放心，上学的上学、上工的上工，绝不许谁来胡闹。

想到上学，阿秀突然小脸铁青，这才想起自己习字帖一字未动，竟是发起抖来了。

三字经抄写十遍，差一行、打一下，这是过年前孟夫子亲口交代的，本想昨夜火急抄写，天亮前豪迈竣工，谁晓得大半夜地闹鬼，先是胡正堂让鬼抓走了，其后自己过去追人，却又莫名其妙地昏了过去，待到醒来之时，竟已天光大明，百姓们都起床喝豆浆了，看中午走进学堂，来到孟老头跟前，两手空空，却是个什么样的下稍？

落入孟老头手里，比让饿鬼吃掉还惨。阿秀牙关颤抖：「不行，我得赶紧找娘说，她要不肯逃，那我自己走吧。」娘亲聪明果决，断事素来明快，一听京城遭难，必会安排全家上下逃命，爹爹纵想阻拦，也是慢了一步。

心念于此，阿秀更是发足飞奔，定要比爹爹抢占先机。

阿秀狂奔在前，却不知巷里还有个身影悄悄尾随，正是卢云来了。他跟在阿秀背后，沿途凝望街景，寻思道：「这下好了，真要打仗了。」

昨夜自己本还挑着面担，等着离开京城，一了百了。孰料几个时辰内，先是遇上了胡媚儿，其后又撞见顾倩兮，最后去了一趟万福楼，便与「义勇人」见了面，当时「琦小姐」

亲口预言，说卢云只消离开水井，便会改变心意，应允其所托。果然今早一看，怒苍竟已兵临城下。

短短一日夜，京城天翻地覆，回思方才城前一场大战，伍定远下手之重，宛如凶神恶煞，只是那位怒苍主帅却不是秦仲海。卢云居高临下，把情状看得一清二楚，那人唇不涂丹，颊无贴花，仅仅腰悬长刀，身穿火甲，正是昔年见过的「红粉麒麟」言二娘。

卢云曾两度投上怒苍，自也认得这位言家大姊，晓得她是怒苍老将，与朝廷有不共戴天之仇，只没想这女子胆大包天，竟然单骑赴京，直闯禁城当中，当真勇冠三军。只不知她又为何要闯入京城？莫非也是为秦仲海而来？

其实不只言二娘来了，连秦仲海也已现身京城。昨晚万福楼里群雄汇聚，伍崇卿与「镇国铁卫」抢夺一柄宝刀，大打出手，秦仲海便趁乱现身，其后与「大掌柜」打得天崩地裂，两人从天上打到了地下，一起消失无踪。

只是说也奇怪，这帮灾民究竟是怎么来的？莫非真是秦仲海引来的不成？

目前朝廷并未处于下风，凭着伍定远的「正统军」，饿鬼绝难越雷池一步，只是怒苍那厢却还留了一手。看秦仲海神龙见首不见尾，始终只让陆孤瞻出面担待，自己却迟不现身，以他领导万军的本领，一旦亲临前线，振臂高呼，千万饿鬼涌向北京，正统军能抵挡到几时？

这一局是天下之局，一方是朝廷、一方是怒苍，只消还活在人世间，哪怕是闲云野鹤、贩夫走卒，谁都躲不开、避不掉。卢云纵能逃

出城去，一走了之，可顾倩兮、二姨娘，乃至千千万万的百姓，却该如何自处?

事出必有因，饿鬼们究竟想做什么呢？想当然尔，他们要找吃的。可天下食粮够不够吃呢？这卢云就不清楚了。只是他心里明白一事，不论老天交下了多少食粮，都轮不到饿鬼吃。要想填饱肚子，便得击破整个正统朝，否则一切都是休想。

按「义勇人首领」所言，正统朝的根基不在正统皇帝，甚且也不在城外的「勤王军」、「正统军」，而是在于一个人，那便是「杨肃观」。

杨肃观是始作俑者，他是「镇国铁卫」的大掌柜，隐身于朝廷之中，高居王者之上，此人一天不死，朝廷一天不倒，否则便算杀光了文武百官，正统朝也不会垮。也是为此，韦子、灵智方丈等人才找到了自己，请他来演这出「荆轲刺秦王」。

心念于此，卢云不由怔怔惘然。自出水瀑以来，朝廷怒苍打得难分难解，他不知有多少心事想说，可他能对谁说呢？灵智方丈城府深藏，帖木儿灭里新识不久，均非推心置腹之人。可回头去找老友们，现今伍定远欲杀秦仲海、秦仲海欲杀杨肃观，按义勇人的说法，杨肃观却又挟制了定远，总之一个压一个，当真一塌糊涂了。

情势如此，自己须得找人商量。只是自己能问谁呢？这人一得是旧识，二得无涉朝廷怒苍之争，否则断然无法指点迷津……为自己、也为天下人找到一条活路。

卢云叹了口气，低头走着，却见前头的阿秀左拐右跑，突然钻入了一条窄巷，卢云浑浑噩噩，正要尾随过去，却又心下一凛，停下脚来，怔怔望着门前的四字金匾，却是「杨守正府」。

想起来了，世上还有一个人，不涉朝廷、不涉怒苍，她非但与自己相识，还曾与自己相恋相爱，自也能倾听他的心事诉说。

怎么办？要进去么？卢云仰望大学士府，忍不住苦笑起来了。

五、一颗大石落了地

「哭！还哭！再哭就揍死你！」辰牌方过，刑部狱卒们火气满满，大声叫骂，一旁则传来呜呜啼哭声，自是王一通在那儿干号了。

自目击秦仲海后，小王真是厄运缠身，先遭官差逮捕，其后押入天牢，如今审讯一夜，又饿又累，心里又挂念着家人，直是三步一哭、五步一叫，众狱卒死拖活拉，将他架了走，他却又杀猪似倒地滚叫。王押司耐着性子，劝道：「兄弟，别老是哭。想你犯的是重罪，本该给严刑拷打，现下能全身而退，仗的全是伍大都督的面子，你该心存感恩才是。」

「我感什么恩！他是个骗子！」王一通大声哭骂：「还说等我进了大牢，他便会帮我照顾家小……骗人！前脚一走，后头就派人抢走我的粮票，呜呜…呜呜…把票子还给我……」

昨夜王一通在红螺寺行抢，总算他祖上积了德，被捕后居然遇上「龙手大都督」断。这伍爵爷耳根子很软，听王一通哭了几声，便送给他厚厚一迭粮票，也好让他安心坐牢，谁晓得粮票还没带出红螺寺，「五辅大学士」便派出了一名家丁，将粮票抽走了。

世上最惨的事，莫过于失而复得，听得王一通嚎啕大哭，自觉被骗了。两旁狱卒附耳来问：「老大，伍爵爷真赏他票子了？」王押司淡淡地道：「别听这人胡说。伍爵爷也是公门出身，哪会干这种蠢事。」众狱卒扼腕道：「可惜、可惜，少了一笔横财。」

王一通以为自己倒霉，其实他捡回了一条命。二十张粮票，足抵一百两白银，可以在朝阳门大街买上半栋楼房，看王押司月俸不过五两，众狱卒资格老的多则二两，少者不足八钱，倘使王一通身怀巨款，琅当入狱，却是什么个景况?

王押司微微苦笑，自知大官们都是一个德行。本想「伍爵爷」是捕头出身，必当明白牢里规矩，孰料官做得大了，脑袋一发热，什么都忘了？他摇头叹息，转开了锁匙，把门一推，已然踏入天下法司第一重地：「刑部天牢」。

来到了牢房，只见面前尽是铁栅栏，隔成数间，牢门铁牌丙字做记，见是「丙九房」、「丙八房」、「丙七房」……偶在右、奇在左，上为天干下为数，依序以降。王一通没坐过牢，不免有些好奇，正想探听内情，背后却给狠推了一记，听得狱卒暴喝道：「丙字九房，进去吧！」

铁栅栏打开，一股屎尿臭味飘了出来，王一通跌跌撞撞走了进去，但听「嘿」、「嘿」

两声笑，眼前来了一堵墙，高八尺，做深黑，上头还有些黑毛。王一通大吃一惊，抬头急看，面前却是一条黑脸汉，嘴带淫笑，一边搔着下，一边朝自己打量。

「新来的……」黑脸大汉兴奋道：「欢迎啊……」王一通牙关颤抖，左右张望，只见囚房深处坐了个肥胖男子，看他袒胸露背，两脚高高翘起，模样坦荡舒服，脚跟底下却非凳子，而是两名书生形状的白面男子，跪倒在地，欲哭无泪。

「老大……」一头青面巨汉行了过来，搓手谄笑：「这新人赏给我吧？」

「谁说是你的！」黑脸大汉暴怒道：「他是咱一人专用的！」另一只秃头汉吼道：「你都几个了？还贪得无厌？」三人相互争打，谁也不让谁，猛听一声饱嗝响起，那肥胖男子挥了挥手，道：「大家见者有份，别伤了和气。」三条大汉言归于好，齐声狞笑，便朝自己走来，王一通吓得魂飞魄散，忙奔到了铁笼旁，大哭大喊：「快来人啊！救命啊！救命啊！」

喊了几声，那王押司手提威武棍，推开了铁门，急忙奔进：「怎么了？」王一通痛哭道：「我不要留在这儿！押司大人！看在伍爵爷的面上，把我关到别的地方去吧！」众狱卒拂然道：「老弟，坐牢还想挑三拣四？乖乖留着吧。」

「我不管！」王一通大哭大闹：「快把我弄出去！不然我便撞墙自尽！看你们怎么向伍爵爷交代！」正要咬舌自杀，忽见斜对过牢房空荡荡地，不觉狂喜道：「看！那儿多空啊！」

对过牢房空无一人，凝目来看铁牌，见是「丙六房」。地下干爽清净，内里还有张大床。王一通欢天喜地，兴奋道：「我要那间！我要那间！」话声未毕，黑脸大汉伸手出来，朝王一通的屁股狠拍一记，笑道：「别闹啦，这儿才是天堂。」王一通大惊惨叫，霎时不顾一切，从牢里逃窜而出，来到了对过牢房，双手拼命来拉牢门，大哭道：「快把我关起来！

快！」

看对过牢房都以偶数为记，丙四房、丙六房、丙八房，一间间单人寝居，陈设舒坦，棉被枕头一应俱全，一幅客栈上房的模样。想来

那帮贪官污吏被捕后，便来此地暂避风头，自己若能住进去，那可是无上之喜了。

眼看王一通大哭大闹，众狱卒骂道：「小子！别胡闹了！快回去！」王一通哭道：「不要！我才不要回去！伍爵爷答应过我的！要让我公正受审！」四肢盘住铁栏杆，直是打死不肯走。

天牢有天牢的规矩，违背不得，偏偏王一通有「正统军大都督」庇护，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众狱卒低声咒骂，却又怕一会儿伍爵爷还真想起了这家伙，自也不敢下手揍他，正闹间，一名狱卒晃步上前，来到「丙八房」前，打开了牢门，懒懒地道：「兄弟，开饭啰。」

丙八房伙食之佳，天下罕见，看这狱卒手捧一只木盘，四菜一汤，见是卤鸡腿、凉拌豆丝、冬菇炖鸡、白菜煨鱼，另有一碗肉汤，外带三只馒头两碗饭，最妙的还有一瓶老酒。

「押司大人……」王一通吞了口唾沫，颤声道：「求求你，一定要把我关进去……」

看那鸡腿泽香甜，想必卤得入味，碗中米粒晶亮，更教人食指大动。只是牢里那人好生狂妄，面前尽是酒菜，他却始终不动筷子，只闷闷坐着，好似心情不好。

王一通整日不曾有粒米下肚，早已饿得前心贴后背，眼看牢门大开，鸡腿唾手可得，便死抓着栏杆，口涎横流：「这位大哥……你……你怎么不吃啊？」那男子并未回话，仍旧低着头，双肩不停抽动，王一通咦了一声：「大哥……你……你在哭啊？」

确实在哭，这位大哥似嫌伙食不好，望着晶莹米粒香鸡腿，泪水却直从面颊滑落。

大官们平日锦衣玉食，来到天牢里，连鸡腿也不对味了。王一通大起了胆子，低声道：「大哥，你要是不想吃，不如……不如赏给我吧……」说着说，便悄悄伸出手去，打算偷走香鸡腿。

啪地一声，脑袋给人狠狠拍了一记。王一通哎呀疼叫，回头去看，却是王押司来了，他走入了牢门，拍着那男子的后背，温言道：「兄弟，多少吃些吧，明早也好上路。」说着提起酒瓶，替那人斟上一杯，如待上宾。

酒香四溢，那男子却不愿来接，只见他以手支额，低垂脸面，泪水更是扑飕飕落下。

王一通微起愕然，低声道：「大哥，你……你到底做多大的官啊？这般架子？」

「混蛋！」背后狱卒一拳打下，责备道：「这是人家的最后一餐啊。」

「什么？」王一通魂飞天外，颤声道：「这……这丙八房是……是死囚房？」王押司叹了口气，点了点头，道：「这是绞房。」

绞刑乃是死刑中最轻的，以绳索勒喉，死后留有全尸，王一通大惊发抖，他指着旁边的「丙六房」，颤声道：「那……那儿呢？」王押司举手向颈，作势一刀，做喀喳状。王一通脑袋发凉，嘶哑地道：「那……那丙四房呢？」众狱卒瞄了瞄他的腰间，嗯嗯苦哼，歪嘴示痛。

当年李斯腰之时，曾连写七个「惨」字，方得咽气命绝，足见惨上加惨。王一通高声尖叫，如公鸡报晓，丙八房绞，丙六房，丙四房桀，至于丙二房，想来此间能登魁居首，若非千刀万剐，便是五马分尸，总之是天外有天了。

「走吧。」众狱卒拉住了王一通，温言道：「回去丙九房，那儿是天堂。」

「嘿嘿嘿……」丙九房里大批凶神闻声起身，人人搔了搔下，舔嘴微笑，列队欢迎而来。

「不要、不要——不要啊！」王一通寒毛直竖，放声大哭，抱住铁栏杆，打死不动一步，众狱卒责备道：「老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丙九房不受皮肉苦。这是给你好处啊。」

众狱卒所言不错，丙九房关的是地痞扒手、流氓惯窃一类，多属轻犯，不受皮肉苦。

到了丙七房，则称「鞭房」，人犯一进牢房，不问犯由，一率先抽上百鞭再说。丙五房则是「杖房」，刑杖伺候，丙三房则是「火房」，专来烧烤东西。

笞杖徒流谁不怕，看这刑部一关狠过一关，宛如十八层地狱一般。王一通除了哭叫，什么都不知道了。众狱卒骂道：「小子！别逼

咱们用强，快进去！」

诸人发起了脾气，正要打他一顿，王押司道：「别乱来，这小子是伍爵爷交来的，万一揍死他了，咱们拿什么交代？」众狱卒愁眉苦脸：「那该怎么办？」王押司烦不胜烦，把手一挥：「先望里头送，让他自己挑间房。」

王一通获胜了，众狱卒则是低声咒骂，只得押解此人，向天牢深处行去。

沿途所见，天牢里越发阴暗潮湿，慢慢已看不到铁栏，放眼尽是是石墙石壁，王一通吞了口寒沫，左右探看，见到了一只铁牌，上书「乙字房」。此地囚犯竟是单间独居，彼此声息不能相通，狱卒们更是腰间带刀，来回踱步，监视严密异常。

王一通有些害怕，低声问道：「押司大人，这……这乙字房关的是什么人啊？戒备很严呀？」

王押司还未说话，猛见栏杆里探出一手，揪住王一通的脑袋，狂笑道：「新人来啦！」

砰地一声，王一通脑袋撞在铁栏杆上，只见那手臂粗如铁柱，青筋贲起，不过微微使劲，便让他双脚离地，众狱卒骂吼道：「何打虎！放手！快放手！」人人手提威武棍，朝那手臂奋力击打，砰啪震响之中，十来根木棍折断，那手臂总算缩了回去，不忘搔了搔脑袋。

「何打虎！」众狱卒戟指痛斥：「这新人交给你啦！你若欺侮他！小心咱们饿死你！」

「嘿嘿嘿嘿嘿……」打虎恶汉面带狞笑，不忘朝新朋友挤眉弄眼，示意友善。

「妖怪啊！」王一通吓得魂飞天外，正要反身逃走，王押司急忙拉住了他，劝道：「老弟，这何打虎面恶心善，乙字房里就属他性情温善。咱们特意给你挑来了，你快进去吧。」

「不要！不要！」王一通死也不肯，慌张下脚步后退，触到了对过铁笼，但听「轰」

地一声大响，门里有东西扑将过来，重重撞到栏杆上，铁笼为这怪力所撞，竟然嘎嘎作响。

王一通大惊回头，只见铁笼里蹲着一只黑影，双肩开阔，单是蹲着便比自己高，牛铃铜眼，血盆大口，人不似人、鬼不似鬼，一边打量自己，一边吞了口馋涎，颤声道：「加菜了……」

「救命啊！」王一通狂声尖叫，死抱王押司的大腿，啼哭道：「大哥，我不要留在这里！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一名狱卒叹道：「这可知道厉害啦？让咱们带你回丙九房吧？」想起那批匪徒的淫笑，王一通彷徨无措，竟尔号啕大哭起来。

乙字房囚犯力搏熊虎，乃是江洋大盗一类，丙字房关的却是地痞流氓、鸡鸣狗盗，只是王一通全身没有几斤肉，不论去到何处，都是死路一条，众狱卒叹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小子，凭你这点微末道行，学人家抢什么钱啊？」

王一通大哭道：「我没钱养家啦！无路可走啦！大哥你们行行好，干脆杀了我吧！等我一了百了，那便解脱啦！」王押司安慰道：「兄弟，打起精神来。为了你的家人，你定得忍下去，留得团圆的一日。」

王一通悲从中来，哭得更响了。想他母老家贫子幼，妻子却又貌美如花，在这凉世态里，却要如何挣扎下去？眼看王一通痛哭流涕，众狱卒都是老公门，功德做惯了，自也不想害他受苦，叹道：「老大，现下怎么办？总不成放了他吧？」

王押司也是烦恼不已，一时反复踱步，叹道：「也罢，押他进甲字房。」众狱卒大惊道：「押司！这小子还有活路走啊！你……你怎能……」王押司道：「少啰唆，我自有安排。」

众狱卒咕哝一声，却也不敢违逆，便又往地底深处行去。

一路行去，阴暗更甚、晦气更深，四下墙壁更为厚实，石块莫不重达千斤。忽然间，狱卒停下脚来，面前来了一堵厚重大铁门，高大巨广，颇似地狱之门。王一通牙关颤抖：「押司大人，这儿……这儿就是甲字房么？」王押司道：「没错，正统元年，刑部大兴土木，一改旧制，把这儿建成甲字禁地。」王一通寒声道：「禁……禁地？」

王押司道：「犯禁之人，必囚于禁地。」说着说，便敲了敲门上铁环，三长三短，门内随即也敲了几敲，却是五长二短，想来是什么

暗号。

两边敲过了门，确信了身分，门内锁匙便传来喀喀声响，王押司点了点头，晓得里头要开门了，便取出锁匙，插入了孔内，两相对应，同声大喊：「预备开门，一、二……」

三字一出，门内门外同时开锁，嘎地一声，铁门缓缓开启，王一通微微一惊，凝目去看，只见门内站了满满一排官差，人人身形魁伟，年轻力，腰悬刀，背上还负了一只铁管，棉线火引，竟是传闻中的「火枪」！

看这甲字房防备森严，王一通牙关喀喀颤抖，已知这儿必然关着什么大魔头，正想掉头逃跑，王押司淡淡地道：「老弟，你只要动上一步，我立时送你回丙字房。」

想起那帮凶神恶煞，王一通颤声道：「不要、不要……我留着就是了……」

面前的差人年轻力，背枪带刀，与王押司这批窝囊废大不相同，见得老头到来，自也没什么恭敬心情，只冷冷地道：「王老头，还没到交班时辰，你来这儿干啥？」

王押司拉过了犯人，道：「我奉伍爵爷之命，押他进甲字房。」众差人大为惊奇，上下打量王一通，喃喃地道：「这小子要进甲字房？他……他干了什么？」王押司道：「抢夺红螺寺香火钱的，便是此人。」

「是他啊？」众差人目瞪口呆，随即捧腹大笑：「我道是哪个三头六臂的高手？原来就是这瘦小子啊！了不起！了不起！干脆去抢嵩山少林寺吧，那不省事多了？」

众人哄堂大笑，看红螺寺乃是北方武学圣地，僧人炼气练功，内外兼修，声势仅逊于嵩山少林寺，与五台、普陀、峨眉报国寺等并驾齐驱，孰料竟有百姓上门行抢？岂不是失心疯了？

听得自己名扬天下、路人皆知，王一通也不知该哭该笑，王押司是万年公门，看守天牢数十年，官腔早见惯了。便道：「让开，咱们要进去了。」

众差人放开道路，内里却还有一道铁门，王押司提起门环，依样画葫芦，再次敲起了暗号，众差人如临大敌，纷纷端起了火枪，只消

铁门里的人犯闯将出来，立时百枪齐发。

「预备开门……一！二！」三字一出，王一通提起锁匙一转，猛听喀地一声，铁门开启，面前却是一间哨所，坐了四名狱卒，正自聚赌，一见王押司到来，纷纷起身道：「老大。」

王押司点了点头，还未说话，却听轰地一声，背后铁门已给牢牢锁上了。

王一通四下张望，眼见床铺被褥一应俱全，还放了些干粮清水，茫然便问：「这……

这就是甲字房么？挺不错的啊。」王押司道：「这是「排房」，用来窥看动静，内里才是咱们嘴里的「黑房」。」王一通心下醒悟，这才晓得甲字房看守森严，直可说是「牢中有牢、门中有门」。

眼前这座「排房」两面石壁，前后各有一门，一处通往外间，一处通向牢里，通向牢狱的那扇门非但厚重，尚且是楠木所制，门缝更塞满了棉花，门上另有一个窥孔，以来监视门内动静。囚犯要想脱逃，自是大为不易。

王押司行到门旁，向囚里窥望，低声道：「今儿没再闹了？」众狱卒道：「昨日给了他们几本书，安静多了。」听得「他们」二字，王一通吓了一跳，方知「甲字房」里不只住了一人，正害怕间，又听王押司道：「弟兄们没和他们说话吧？」

众狱卒慌了起来：「没有、没有，那可是杀头大罪，谁敢擅自同他们说话？」

王一通按耐不住，低声便问：「大人，为何……为何不能和他们说话？」王押司指着塞于门缝里的层层棉花，道：「猜一猜，这是做什么的？」王一通茫然道：「是……是防湿气的么？」

众狱卒笑道：「防什么湿气？咱们一年到头住在地底，哪个不得风湿？」王一通喃喃地道：「那……那这棉花是……」一名狱卒插话道：「这是拿来阻隔声音的。」

眼看王一通还是满面迷惑，王押司便指着自己的耳孔，道：「懂了么？魔音入脑，惑乱心神，势道厉害无比。」王一通大惊失，颤声道：「这儿……这儿关的人很厉害么？」

一名狱卒道：「当然。能持刀杀猪者，入丙字房，力能打虎者，入乙字房，你想能排进一甲金榜的，却是何许人物？」王一通变惨白，颤声道：「何……何许人物？」

王押司道：「屠龙之士也。」王一通放声尖叫，正要拔腿逃命，却给揪住了。听得王押司吩咐道：「来人，开门。」

四名狱卒奔上前来，除下了粗重门闩，奋力来拉，嘎嘎声响中，沉重铁门终于开启。

眼前一片黑暗，天牢里什么都瞧不见，王一通躲在狱卒背后，左顾右盼，忽见黑牢中隐隐有光，凝目去望，惊见铁笼里坐了一名污秽老者，盘膝而坐，神沉着，正自低颂经书。

看这老人浑身血污，瘦弱不堪，却不知有何武功本事，怎能称为「屠龙之士」？王一通有些好奇，便走近了几步，只听那老人低声吟唱：「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王一通全身震动，游目四顾，每间囚里都点了一盏灯，囚徒们默然而坐，有的低头沈思、有的仰天垂泪，有的奋笔疾书，无论他们如何受苦，眼神却都温润如玉，似对自身际遇早已释怀，王一通顿时张大了嘴，这才明白这些人为何会关在这儿了。

丙字房关小偷，乙字房押强盗，住在甲字房的罪人们，触犯的却不是法条，而是天条。

他们的罪业不起于双手，而起于内心。是以气力之大，足以翻倒江海，毁灭社稷，他们才是刑部天牢里最凶最恶的囚徒。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听着诵经声，不知不觉间，王一通竟然不怎么害怕了。他默默听着孩提时背过的正气歌，低声附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一片诵经声中，王一通热泪盈眶，众狱卒则是掩耳疾走，竟没一人敢与囚犯目光相对。

也许心中苦闷、也许心下茫然，总之人人都低着头，谁都不想说话。

也不知走了多久，脚下已到路尽头，抬头一看，前方已是最后一间囚。王一通心情平静多了，他凝视铁门，轻轻地道：「到了么？」王押司叹道：「是，这便是甲一房……俗称「天字第一号」。」王一通点了点头，已知面前囚非同小可，乃是浊浊尘世里的第一号囚房，只是里头关的却是什么人呢？嘎嘎声响中，王押司打开了铁锁。

慢慢推开了铁门，迎面而来是一堵灰暗石墙，王一通凝目去看，只见墙上血迹斑驳，大书两个血字，见是：「正道」。

十八层地狱的最后一关，高书「正道」二字，王一通张大了嘴，呆呆望着墙上血字，回头去看王押司，却见他转开了头，眼中带着一抹不忍。

万籁俱寂中，诵经声已然停息，王一通深深吸了口气，道：「押司大哥，你……你要我进去这儿么？」王押司叹道：「实话告诉你，这儿住了一名极要紧的人犯，他重伤垂危，偏又执意绝食，已有数日未进滴水，若再不吃，恐怕拖不过今晚……」

王一通醒悟道：「你们要我进去喂他么？」王押司道：「没错。你若能劝得他进食，便是大功一，我可以向上奏报，替你减一减刑。」说着提来一只食篮，将之打开，顿时香气四溢，里头竟有姜丝冷牛肉、白菜煨嫩鸡，六菜一汤，另有十来个馒头，一锅稀粥，一瓶美酒，当真丰盛之至。

王一通口涎横流，哪管什么正道妖道，颤声便道：「我……我可以吃些么？」

王押司道：「你自便吧。」王一通喜极而泣，心道：「老天开眼了。」当下捞起一片卤牛肉，大口狠嚼，只觉滋味鲜美，肉肥带筋，说不出的耐嚼好吃，他痛咬馒头，正要再吃一块牛肉，那竹篮竟然长了脚，朝铁门溜了进去，王一通心下骇然，闷声狂叫：「瘪狗啊。」

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竹篮给狱卒提进牢里，王一通便也直追而去。好易竹篮停下了，忙一把抓住，正要张口大嚼，猛听轰地一声，铁门已然重重关起，他大吃一惊，正想回头察看，可瞧了瞧满竹篮的饭菜，不由释然而笑。

人生到头来，不就是这一口饭么？想他整日整夜未进粒米，如今有了这等好菜吃，便算身处地狱之中，也当是上天堂了。他欢喜痛嚼，正狼吞虎咽间，却听饭孔处传来说话声：「老弟，别自己吃完啦。」王一通脸上一红，自知狱卒还在门外窥视，忙放落饭碗，缩在角落张望。

眼前囚阴暗灰败，颇为潮湿，天顶处却有一孔气窗，照入了阳光，只是这气窗只有半尺长宽，爬是爬不出去的，仅能透光进来。王一通叹息半晌，便又四下打量，却见靠墙处置了一张石床，床上盖了一袭大毛毯，想来便是王押司口中的那位「天字第一号犯」。

天下歹徒应有尽有，有的拿小刀、有的挥拳头，凭得都是拳脚犯。至于这甲字房，囚禁的都是读书人，作就凭一只笔、一张嘴，依此看来，床上若非躺了竹林七贤、便是建安七子，总之骚人墨客，手无缚鸡之力，一会儿惹火自己，小心被一通大哥打死。

王一通放下心来，当即横手横脚晃了过去，傲然道：「兄弟，咱是新来的，你好啊。」

床上那人没有应答，也不知睡着了，还是死了，王一通懒得多想什么，端了碗稀粥，慢慢来到石床边儿，还未掀开毛毯，便见床畔垂下了一只手，软绵绵地全无气力。

王一通大感欣慰：「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个弱不禁风的。」朗声道：「老哥，你听好啦，咱奉命来喂你吃饭，你最好乖乖听话，不然别怪我欺侮你啦……」正威胁间，黑暗中慢慢睁开一只眸子，光彩晶莹，很是漂亮，可不知为何，另一只眼却闭着。

王一通微微惊奇，眼看这眸子好美，不知这人是什么来历，莫非是女人不成？正想间，那眼儿朝自己上下打量一阵，便又缓缓闭起，带了几分疲惫。四下昏暗，什么都瞧不清楚，王一通茫然半晌，忽见地下搁了只包袱，便伸出手来，朝内里掏掏摸摸，却捞出了一只金锁片。

「阿傻不傻，嘻嘻哈哈，岁岁年年，永保安康。娟儿姊姊赠。」

王一通皱眉道：「娟儿姊姊赠？谁是娟儿姊姊啊？」牢狱里男女有别，难不成自己和「娟儿姊姊」关到了一块儿？那不是有艳福了？

王一通越发起疑了，他打量起那只手掌，但见五指修长、指节处也不见什么厚茧黑泥，望来真似女人的玉手。他吞了口唾沫，悄悄伸手出去，正想摸一摸人家的小手，却突然「咦」

了一声，他揉了揉眼珠，再次探手而出，和女人家的小手比了比。

这一比之下，当真寒毛直竖，这手掌之大，竟比自己大了两倍有余，宛如熊掌一般。

王一通张大了嘴，恰于此时，那犯人背过了身子，面向石墙，借着微光去看，只见那人背后满是血污，依稀可见一处刺花，却是一幅猛虎下山图，旁书：「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虎额上却有一个「西」字。

「妈呀！」王一通抱头鼠窜，一路冲到铁门旁，朝门外凄厉叫喊：「押司大人！这儿关的是什么人啊？」铁门外传来咳嗽声，道：「怒苍山。五虎上将。」

王一通吓得魂飞魄散，不觉「啊」地一声，惨叫出来。

过去王一通曾听人提过，西北怒苍住了些吃人魔，个个青面獠牙，身高十尺，饥食人肉，渴饮人血，还常拿活人的头盖骨喝酒，与妖怪几无二致。王一通大哭起来，这才发觉自己被骗了，看这囚犯之所以不肯吃饭，定是菜肴不对胃，非得拿活人下酒，不然食不下饭。一时拼命拍打铁门，哭喊道：「押司大人！你行行好！放我出去！我不要在这儿！不要在这儿！」

拍打良久，门外却无人应声，想来王押司等人早已溜了。还在凄厉呐喊，忽听铁链声大响，当琅琅地甚是刺耳。王一通回头一看，惊见背后来了个巨大黑影，浑身手镣脚铐，俯望自己，王一通拿出了老命，对着铁门又踢又撞，尖叫道：「救命啊！来人啊！」

正哭间，黑影伸出手来，朝自己拍了拍，王一通转身后窜，碰地一声，背靠铁门，哭道：「你……你别乱来，我……我抢劫过红螺寺，武功很厉害的……」

牢狱黑沈，那人又背着光，瞧不见面貌，惟见手掌向上，似要讨什么东西。王一通呜呜哭笑，没想乞丐到处都有，牢里也能遇上几

个，忙掏了掏裤袋，偏又空无一物，正想脱裤相赠，黑影已自行伸手过来，从左手里取走一物，正是方才的那面金锁片。

王一通啊了一声，这才发觉自己无意间拿了人家的东西，忙道：「对不住，我……我不是有意偷你的……」黑影没有说话，只驮下了背，一拐一拐地走了回去。

铁链当琅琅作响，这人实在高，王一通打小到大，还没见过这般魁梧之人，彷佛便是佛殿里的四大天王走了出来，再看他浑身脚镣铁链，一端钉于石床上，一端绑缚身上，那铁链更有手腕粗细，想来此人定有九牛二虎之力，方才让狱卒们这般拴着。

那黑影回到了石床，慢慢坐了下来，天光映到他的右颊上，只见这人两鬓霜白，五十来岁，与伍爵爷差不多年纪，长相却远为俊俏，龙眉凤额，仪表峥嵘，依稀便是戏台上的「锦马超」，千人敌、万人迷。

传闻中的怒匪就在眼前，王一通却不由揉了揉眼。过去朝廷提到这批反贼，总说他们样貌如何凶恶，如何古怪，好似都是饿鬼般的魔物，没想今日见，却是相貌堂堂，英俊挺拔，相形之下，朝廷官军反而更像匪军，个个青面獠牙，丑得不成话。

岁月不饶人，「锦马超」双鬓斑白，成了「老马超」，不过要打死自己，一样吹口气便成了。王一通不敢作声，那黑影也没说话，他手持金锁片，坐于床沿，似在沈思什么。

正瞧望间，王一通忽然心下一凛：「啊，他受伤了。」

眼前这「老马超」全身是伤，或刀伤、或火烧，右手的几处伤口深可见骨，想来曾与朝廷激烈交战。依此看来，他八成是被伍爵爷抓到了，方才关在这「天字第一号房」中。

良久良久，「老马超」慢慢躺回了床上，呼吸低微，王一通心念微转，猛地想起王押司之言，好似这人断食已久，不吃不喝、偏又受了重伤，也许是不想活了。王一通善心忽动，便想过去劝他，可转念想起自己的处境，不由长叹一声，便又怔怔坐倒下来。

阳光灿烂，今儿是个大晴天，王一通仰起头来，只见窗外那点蓝天好生深邃明亮，便像老天爷的眼睛，正自打量牢里的一通。

天已明，老婆应该起床了吧？自己整夜没回家，她会否急得泪汪汪呢？

昨日一早出门，虽只过了一天一夜，却似历经了一生一世，妻子娘亲的貌竟都有些陌生了。王一通把脸埋在膝盖里，闭紧了双眼，慢慢咬住了下唇。

人生到此，前程茫茫，什么抢劫杀人、什么正道邪道，一通都不想知道，此时此刻，他只求和妻小见上一面，让她们知道，一通还活着。

王一通背心起伏，无声无息地哭了起来。

苦窑的第一天开始了。两名囚徒各怀心事，谁也没说话，只有天顶的阳光洒落地下，陪伴着他俩……共渡这漫漫时光……

六、春郊试马

春寒峭料，暖呼呼的被窝里，香香地睡着一个小仙女。

人生第一爽利之事，便是睡觉，俗俚说得好：「早早睡、晚晚起，又省油光又省米」，睡觉时啥都甭管、一切免听，要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是什么，帝王仙佛，随心所欲，正因如此，娟儿很喜欢睡觉，她唯一担心的事，便是梦里太快活了，以致自己一觉不醒。

「军师来了么？」、「嘘……小声些……别吵醒她……」耳边呜呜呜叫，似有飞蚊叮扰，娟儿恨恨掩耳，转朝右侧来睡。

「她长得怪可爱的……」、「是啊……军师的两个徒儿，就属她天真……」蚊子如影随形，转过了脸，依旧嗡嗡扰响，娟儿提起了棉袄，盖住了脑袋，奈何顾此失彼，盖住了脑袋，赤脚便露了出来，感觉挺冷。正缩脚间，突然脚趾热热的，像是被叮了一口。

「嘿……你别摸她的脚……军师会生气的……」、「我是怕她着凉……」蚊子骚扰赤脚，又叫又叮，脚趾脚踝无处不叮，似乎颇为兴奋，娟儿脚趾挣扎，蓦地暴吼一声：「喔喔喔喔喔喔！」

娟儿怒吼了，反手抽出长剑，凌空便是一，嗡地大响过去，半空飘下几丛稻草，悠悠荡荡，落到了地下。

娟儿咦了一声，却也清醒过来，只见自己睡在一堆稻草上，身上盖着丝被，四下却堆满了破旧杂物，转看后方，却有一座关帝爷的神

像，原来自己睡在一处破庙中。转看庙门外，阳光普照，却已是正午时分了。

昨晚是元宵夜，满城百姓提灯夜游，有的打马吊牌，有的掷骰子，一个个通宵达旦，不亦乐乎。娟儿却甚命苦，整夜都在寻访琼芳的下落，也是她一路向北，眼看安定门大开，索性便来到北郊试马，最后还睡到破庙里，一夜好眠，直至日上三竿才起。

北京别的没有，破烂庙宇最多，近年天荒地旱，朝廷把钱都拿去打仗了，自是无钱修缮，也是香火钱一年不如一年，和尚道士便挂单到大庙里，以致于大庙愈大、小庙愈破，便让娟儿多了些栖身之所。

娟儿二十七八岁了，自也不是第一日闯荡江湖，平日睡破庙、打野食，自也熟门熟路。

她伸直了手臂，正哈欠间，却又听背后传来细琐话声：「军……军师……你来啦？」

破庙无人，哪来的说话声？娟儿大吃一惊，不待反身过来，身子向前一滚，长剑后掠，一招「倒卷珠帘」，守住了背心要害，随即使开「飞濂剑雨」，剑风嗡嗡大响，正要飞身起跳，却见背后一座高大神像，正自俯望自己，却是关老爷了。

娟儿咦了一声，左右瞧望，没见到人影，料来是自己睡迷糊了，眼看关老爷还在望着自己，忙还剑入鞘，双手合十，虔诚拜道：「关老爷在上，弟子娟儿昨夜在此借住一宿，感谢您的照护。」

她盈盈拜倒，只想许几个愿，偏偏脑袋不好，想了半天，也不知该祝祷什么，正呆傻间，忽见庙柱刻着一幅对联，正是「青灯读青史，仗青龙郾月；赤面秉赤心，乘赤兔追风」。

一见「赤兔」二字，娟儿欢起跳，喊道：「大红脸！大红脸！你在哪儿啊？」拎起了地下丝被，急忙奔出殿外，正喊间，忽见一处破烂厢房，门窗已落，满地的木屑稻草，里头却躺了一只「大红脸」，暖呼呼地睡着。

娟儿扑了过去，笑道：「大红脸！原来你在这儿啊！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大红脸」啡啡骇然，惊吓睁眼，待见是无知少女来了，便又闭上了眼，呼呼鼾睡。

娟儿骂道：「日上三竿！还睡！快起来！快！」挥手拍打，揍儿子似的驱赶起床，听得啡啡苦鸣，「大红脸」终于起身了，砰地一声，撞到了厢房门楣。

大红脸是一匹马，高头大马，身长并同马尾，直达十二尺，马首离地近乎一丈，奔跑起来好似朝霞东升，不消说，这是一匹「赤兔马」。

看这「赤兔」无愧神驹之名，寻常马儿多是立着睡觉，以免猛兽偷袭，走避不及，这赤兔马仗着脚程快，睡觉时却是平躺横卧，咻咻打呼间，不忘把脑袋枕上了稻草堆，十分香甜。无怪会睡迷糊了。

娟儿昨晚深夜出城，来到北郊试马，骑的正是这匹赤兔马，眼看它快逾闪电，大喜之下，便为牠选定一个神气好名，称作「大红脸」。娟儿俏脸发红，兴奋道：「大红脸，我一会儿带你去见琼芳，让她羡慕羡慕，你到时可得争气些喔。」

大红脸肚子饿了，哪管琼芳是谁？便走到院子里闻闻嗅嗅，偏偏满地荒草，不见蔬果，心情自是苦闷，却听娟儿笑道：「贪吃鬼，早晓得你饿了，瞧，这是什么？」大红马懒懒抬眼，惊见娟儿手中红亮亮的，竟然拿了一只苹果，顿时啡啡欢然，娟儿笑道：「别急，先驮我回京吧，等到了姊夫家，爱吃多少，就有多少。」

翻上马背，将苹果串到了剑上，正要笑吟吟地指向南方，忽然肩膀让人拍了一记，娟儿回头一望，惊见背后站了三只鬼，一只青衣鬼，一只短颈鬼，一只暴牙鬼，三鬼列作一行，兀自阴森森地招手，道：「娟……」

「闹鬼啦！」娟儿大哭呼救，忙把长剑向前一挥，喊道：「快逃啊！」苹果现身，红马发狂似地狠追，几番奋力扑咬，却都还差了半寸，不知不觉间，便已奔出了数里。

娟儿天不怕、地不怕，最是怕鬼，岂料夜路走多必碰鬼，竟然真个撞鬼了？天幸自己骑的是追风赤兔，一路腾云驾雾，苹果也风雷电掣，不住追咬间，两旁景物倒退而过，连奔十余里，苹果却还是安然在前，不远也不近。

赤兔马乃是神物，料来鬼魂便会飞翔，也是追之不及。娟儿余悸犹存，喃喃地道：「方才那是什么啊？会不会是我眼花了？」正放松间，耳边却又听到：「娟……」

娟儿俏脸苍白，回头去看，惊见树林里竟飞来一只青衣鬼，不忘朝自己招手，霎时凄厉哭叫：「怎么又来啦！」大红马本已咬住苹果，正闭目啃嚼间，突然屁股一疼，让娟儿刺了一剑，吃痛之下，哀声悲鸣，便又化作了一道红电，绝尘而去。

这只赤兔马天生反骨，要牠跑，牠便停，令牠缓，牠偏急，只是无论如何反骨，屁股痛还是知道的，这会儿全速奔驰，但觉风势狂暴，卷起十丈尘烟，宛如一道旋风，娟儿却还觉得不足，兀自哭喊道：「救命啊！鬼来啦！鬼来啦！“狂风扑面如刀，赤兔马全力奔驰，四蹄若飞，不过一眨眼时光，便已来到一片旷野，已距京城不远，娟儿认清楚了方位，正要朝安定门而去，却忽然揉了揉眼，咦了一声。

放眼望去，北城下一片旗海，「神策」、「神威」、「神恩」、「神德」，营帐层层迭迭，连绵几十里，正中一座大营，立着一面威武巨旗，红底金字，上书「勤王」，不知有几十万人在此。娟儿自是张大了嘴，满心骇然：「这……这是怎么回事？」

看昨晚元宵热热闹闹，百姓夜游，万户祥和，岂料一个晚上过去，竟有大军入城？正呆看间，猛听马蹄隆隆，百来匹快马半路截来，喝道：「什么人！」

娟儿不单怕鬼，也怕坏人，大惊之下，忙夹紧了马腹，侧拉缰绳，赤兔马偏过了身子，顿时斜行避开，蹄下却仍隆隆飞驰。背后传来怒吼声：「还跑！快快下马受检！否则立无赦！」

听得坏人口气凶残，娟儿更是俏脸苍白，霎时连催缰绳，直朝安定门驰去，只消能遇上一队「正统军」，那是什么也不怕了。

赤兔马脚程快绝，不过眨眼时光，便已逼近城门口，娟儿高声呼救：「快来人啊！快来人啊！城外有土匪啊！」正喊间，忽听前方嗤嗤连声，无数箭羽横空而来，拦住了去路，随即四面八方涌上了无数骑兵，已将娟儿团团围住。

娟儿吓得花失，才晓得城门也被土匪盘据了，眼看退无可退，只能握住了腰间佩剑，哪知手指一触剑柄，便听「刷」地一声，几百柄刀枪指住了自己，直吓得她双手举起，颤声道：「不要……」一名兵卒奔上前来，怒喝道：「你是什么人？为何携带兵器、在此游荡？」

来人凶神恶煞也似，娟儿自是暗暗害怕，低声道：「我……我是小老百姓，家住京城，想……想要进城去……」那兵卒喝骂道：「大

胆！下马说话！」赤兔马极有灵性，一听主人受辱挨骂，顿时激动不已，啡啡狂叫间，便欲上前冲杀，娟儿忙拉住了牠，慌道：「别动、别动。」

双方僵持起来，娟儿不敢下马，却也不敢突围，只缩在马上发抖，众兵卒慢慢缩紧了包围，赤兔马却是鼻中喷气，左蹄连连顿地，只等着冲阵夺路。

众兵卒使了个眼，霎时大喝一声，一涌而上，娟儿尖叫一声，还不知该不该打架，城外却传来一声断喝：「且慢。」砰地一声炮响，大批骑兵飞驰而来，簇拥了一面军旗，号曰「豹韬」，一名校尉策马进前，淡淡地道：「姑娘，你这马很是稀奇，打哪儿来的？」

娟儿怯怯地道：「这……这是姊夫赠给我的……」那校尉哦了一声，道：「你姊夫？他姓啥叫谁？」娟儿低声道：「他姓伍，双名定远。」闻此言，满场兵卒都是为之一惊，人人交头贴耳，议论不休，那校尉深深吸了口气：「你……你没玩笑？」娟儿怯怯地道：「没……没有，我师姐是艳婷。」那校尉越发惊疑了，忙驾马回阵，过不多时，大军向旁分开，阵中行出了一员金甲大将，神情一派威严，沈声道：「你是伍大都督的家眷？」

俗话说：「官越大、脸越长」，眼看这人板着一张冷脸，一张脸比赤兔马还长了几寸，想来职级必高。娟儿小心翼翼，点了点头，低声道：「是，我叫做娟儿，我……我想进城去，可以么？」那大将道：「姑娘可携有文碟符令？」娟儿茫然道：「没……没有……」

那大将摇头道：「那可不行。便是伍都督亲来，也得有令牌验身。烦请姑娘下马，随我回营。」娟儿见他说得威严，自也不敢反抗，正要乖乖下马，却让人握住了手，低头一看，却是先前那校尉来了，他仰起了头，微笑道：「姑娘，让我抱你下来吧。」

娟儿低声道：「不……不用了……」那校尉笑道：「客气什么？看你的年纪，也不是第一回让男人抱吧？」娟儿咦了一声，还没来得及回话，猛听「啡啡」暴鸣，赤兔马发怒了，后足使劲一蹬，听得「啊呀」一声惨叫，那校尉滚了出去，摔得鼻青脸肿。

「他妈的混蛋！」两旁兵卒暴怒道：「正统军要开战了！大家上啊！」一时刀光连闪，腰刀长枪重戟纷纷出笼，那赤兔马却也不怕，

便朝群马冲撞而去，却听当当连响，兵器一发荡开，面前多出了一名青年，看他身穿黑袍，腰系红带，双手微微握拳，却是伍崇卿到了。

大红脸遇险，小红脸立时现身，娟儿大喜若狂，正要出声喊叫，伍崇卿却举起了手，示意她稍安勿躁，随即挡到了兵卒前，从怀里取出一张状纸，淡然道：「这是兵部签发的文书，允我等自由进出北门。请军爷放行。」

那金甲大将道：「你又是谁？」娟儿心下振奋，正要为崇卿吆喝姓名，却见他使了个眼，道：「小人姓张，是西域回来的镖师，马上这位正是贱内，咱俩要进城办点事，盼军爷给个方便。」

那金甲大将察看状纸，沈吟道：「通西镖局？她怎说自己是伍大都督的家人？」伍崇卿道：「内子身上有病，脑筋有时不大清楚，请军爷们不必理会。」

那校尉苦哼哼地过来了，道：「疯婆一个，有病早点去看大夫，知道么？」伍崇卿道：「小人知道。」娟儿听这帮男人把自己说得如此不堪，自是心下恼火，无奈身处险地，有口难言，也只能闷吞了。

那金甲大将点了点头，交还了文书，道：「管好你那口子，京城里严禁快马奔驰，要是踏伤了行人，少不得吃上几官司。」伍崇卿称是接过，道：「多谢诸位。」

金甲大将更不打话，兜儿一声，率众向东而去。城门守卒便行上前来，喝道：「还愣着做什么？进去了！」城下人潮汹涌，又是人、又是车，伍崇卿默默低头，一手牵着马儿，一手推开行人，便领着娟儿进城了。

一夜过去，京城竟变了一个样，看城门下人山人海，出城进城都得受检，自是挤得水泄不通，两人一马走几步，停半晌，举步维艰。娟儿怕自己惹祸，只能乖乖坐在马上，不敢吭声，伍崇卿本就是少话的人，便只默默牵马前行。

好易挤出了北门，已至钟鼓大街，不复见受检队伍，伍崇卿抬头便道：「姨，没事了。下来吧。」话声未毕，却听娟儿大怒道：「什么没事了？伍崇卿！谁是你的贱内了？又是谁的脑袋不清楚？你给我交代明白！」

眼看娟儿发脾气了，伍崇卿便道：「姨莫气。这是权宜之计，方才若不这么说，咱们恐怕进不了城。」娟儿怒道：「胆小鬼，看人家是勤王军，就成了缩头乌龟！你还算伍定远的儿子么？」

伍崇卿道：「同是武人，何苦相互为难？」娟儿大怒道：「什么武人？方才那人轻薄我，你都置之不理么？」伍崇卿自知理亏，当即躬身歉然：「是我不好。姨，我扶你下马吧。」

正要搀她下来，娟儿却冷然道：「你走开，不许碰我。」

伍崇卿自知叫不动她，便取出一块铁牌，送到娟儿手里，轻声道：「姨，记得把这东西收好，一会儿若遇上了官军，便让他们查验。知道么？」看他年纪虽较娟儿为小，说起话来却是老气横秋，直如大哥也似。交代了几声，正要离开，却听娟儿喝道：「等等！不许走！」哼地一声，便从马背上纵了下来，坠入崇卿的臂膀里，便让他抱了个满怀。

娟儿轻功高强，上下马背岂须外人搀扶？此时自是卖乖了。她倒在小红脸的怀里，倚着他的雄胸膛，任人勾抱腿弯，两人目光相对，娟儿忽地俏脸飞红，想起「贱内」二字，忙挣扎站起，娇嗔道：「好你个伍崇卿！方才怎么会在城门现身的？说！你是不是偷偷跟着我？」

伍崇卿咳道：「我有点事，刚巧路过北门，没想撞见官军围人，便过来察看。」听得官军二字，娟儿也紧张了，忙道：「对了对了，这些兵马是干什么的，怎么都跑进城里了？」

伍崇卿道：「他们没和你说么？朝廷正在演军。」娟儿茫然道：「演军？为何要演军？」

伍崇卿淡淡地道：「要谈这些军国大事，赶紧去问我爹吧。他怎么说，你怎么听便了。」

娟儿什么都谈，就是懒得谈军国大事，便又哼了一声，道：「别说这些废话了，快说，你昨晚上哪儿去了？」伍崇卿有些烦了，每回他遇上了娟姨，总要东拉西扯，查似的纠缠不清。随口便道：「我和朋友喝酒去了。」娟儿心下怀疑，哼道：「什么朋友？男的还是女的？」伍崇卿拂然道：「姨，你吃饱了撑着？每日里打听这些事，不觉得无聊？」

娟儿大声道：「我就是无聊！快说，你和谁喝酒了？」正逼问间，忽见伍崇卿的衣领竖起，遮住了颈子，倒似什么新奇少爷打扮，颇为新颖。她瞧了瞧，便提起脚跟，掀领来看，却不觉「啊呀」一声惊呼：「你……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伍崇卿伤得不轻，只见他颈边裂开一道口子，长达两寸，彷佛一条红蜈蚣，虽用勾线缝上了，望来仍是狰狞可畏。她又惊又怕，再看小红脸的手脚，或皮开、或肉绽，竟也满布伤痕，新缝不久。慌道：「崇卿！你……你昨晚到底干什么了？」伍崇卿道：「我说过了，我和朋友喝酒去了。」娟儿大急道：「胡说！喝酒怎能喝得一身伤？」

伍崇卿道：「喝酒时难免闲聊，闲聊时难免吵架，你说我是狗，我骂你是猪，反正大家一言不和，这便打杀起来了。」娟儿颤声道：「你……你又惹事了，可曾打死人了？」伍崇卿道：「放心，在座有位朋友精通医术，只消人头没落地，他都救得活。」

娟儿出身九华，门中多有前朝医书，学都学不完，听得伍崇卿称赞外人医道高明，自是不乐意，她哼了几声，细细来看崇卿颈边缝痕，却见针线细腻，整整齐齐，宛如女红做工，不觉愕然道：「你……你这朋友是个女的，对么？」

伍崇卿叹道：「又来了。」娟儿哼道：「什么又来了？我就是要问明白！快说！你的情人究竟是谁？是不是琼芳？」正追查间，伍崇卿却打了个哈欠，看他好似一夜未睡，神困顿，伸手拍了拍大红马，突然双眼圆睁，愕然道：「赤兔马？」

娟儿双眼发光，大声道：「小子，总算发觉啦！」忙搂住了马颈，欢道：「我跟你说吆，我昨晚在羊市大街偷苹果吃，没想这大红脸就来乞食了，还一路跟着我，像是认娘一样，稀奇吧！」娟儿只消高兴起来，总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伍崇卿点了点头：「这就叫无巧不成话吧。」

娟儿笑道：「对对对，姨还要问你一事，是不是有句话叫人什么什么，马什么……

什么赤兔的……」这话莫名其妙，谁人能懂？伍崇卿却似心有灵犀，耸肩道：「这话别问我，去刑部问吧。」娟儿茫然道：「刑部？去那儿干啥？那里的人有学问么？」

伍崇卿本还要说，闻得此言，忽又默然道：「说得也是。去了也是白去，不过多洒几滴泪罢了。」他不再多言，便把缰绳还给了娟儿，道：「姨，路上小心，我得先走一步了。」

娟儿皱眉道：「你要去哪儿？」伍崇卿道：「我整晚没睡，得找个地方歇歇。」

娟儿大喜道：「好啊，我也正要回家呢，来，咱俩一齐走吧。」拍了拍马鞍，道：「上来吧。」

崇卿小时最爱与娟儿并辔，长大之后，二人还不曾共乘一马，正要唤他上来，伍崇卿却是脸微变，道：「姨，你等等。」

喝地一声，纵上了一座楼房，娟儿暴怒道：「又逃啦？要你共乘一马，是要你的命了？」

看宋通明、祝康每日巴望着搂纤腰，岂料让崇卿同缰共辔，却闹得落荒而逃？她越想越气，提起裙脚，正要飞身而上，伍崇卿却又纵落下地。娟儿红了眼眶，大声道：「好啊，有了相好姑娘，便不要姨了！说！你到底和谁好了，是琼芳、海棠、还是崆峒派的黄巧云……」

正吃醋间，却见伍崇卿四下张望，八成想顾左右而言它，忍不住恼火道：「我和你说话哪！

你究竟在忙什么？」

伍崇卿定了定神，咳道：「没什么，只是方才你背后有个影子，像是在窥看你，忍不住便过去查查。」陡听此言，娟儿笑发僵，脸发白，身体发寒，蓦地纵体入怀，尖叫道：「鬼啊！」

伍崇卿咳道：「姨，快松手。咱俩这样抱着，让人看了笑话。」娟儿颤声道：「不行，那鬼老是缠着我，得借你的阳气避一避。」看伍崇卿多管闲事，这会儿便遭殃了，他无可奈何，只得作势抱了抱娟姨，安慰道：「别怕，我查过了，屋顶上空无一人。方才八成是我一时眼花，做不得准的。」娟儿胆战心惊，道：「真的么？」

伍崇卿淡然道：「凭我的眼力，天下有几人瞒得过我？不信你回头瞧瞧。」

娟儿听他说得神气，多少放心几分，当下小心翼翼，回头张望，果见四下房顶空空荡荡，唯有白雪霭霭，哪来的鬼影？她松了口气，

笑道：「真是活见鬼了，自己吓自己，差点吓死哪。」转过身去，正要夸赞小红脸，岂料背后道路坦荡，这少年却又不见了？

娟儿狂怒道：「又跑了？真把我当成傻瓜么？」二话不说，翻身上马，喊道：「伍崇卿！

给老娘滚出来！」赤兔马脚程绝快，双眼一睐间，便能奔出百尺，谁知伍崇卿真能藏，不知躲到哪去了，娟儿气愤不过，便提起长剑，自在街上搜查四骂：「小红脸，你和琼芳好了，以为我不知道么？劝你快些出来，否则我便把这事告诉你爹娘，让你这辈子永无翻身之日……」

她沿途叫骂，骑的马儿又高，四下百姓自是大为惊讶，不知哪来的虎婆在此敲锣打鼓，寻汉撒泼？正围观间，娟儿突觉背后一凉，传来阴森低唤：「娟……」

「鬼啊！」娟儿双手高举，大声哭叫，正要策马逃难，却听一人道：「娟姑娘，你还好么？」娟儿定睛急看，来人两尺美髯，形貌清隽，不是「雨枫先生」傅元影是谁？霎时飞身下马，纵体入怀，大哭道：「傅师范！有鬼跟着我！救命啊！救命啊！」

傅元影不似伍崇卿那般魁梧，抱起来单薄些，只是这人脾气好，样貌雅，枕在怀里别有滋味，正比较间，却听四下传来嘻笑声，抬头急看，左右百姓指指点点，八成把她当成了白痴，娟儿脸上一红，还不及说话，便听傅元影道：「娟掌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听得「掌门」二字，娟儿俏脸更红，这才想起自己已是一派之长，如此当众大哭，逢得男人便抱，日后传入师姐耳中，非杀了她祭祖不可。忙放开了人，嚅嚅嚼嚼地道：「原来是傅师范啊……你……你要去哪啊？怎么也在这儿？」傅元影道：「我刚从北门进来，这便回紫云轩。」

娟儿支支吾吾，满面晕红，忽又想到一事，忙道：「对了对了，你找到琼芳了么？」

傅元影道：「找到了，她在杨五辅家中。」娟儿大喜道：「她在杨家？她……她什么时候和杨肃观混熟的？」傅元影道：「这就不晓得了。反正杨大人托人传话，说少阁主昨夜去了他府上，甚是平安。」

昨夜琼芳负气离家，不见踪影，惊动国丈府的老老小小，听得琼芳人在杨家，娟儿自也放下了心事，只不知她是何时与杨家上下结交的，倒是值得查上一查。正想间，街上忽又奔过一队快马，听得为首军官喝道：「让路！让路！」

傅元影拉住了娟儿，将她带到了一旁，转看队伍旗帜，见是「北平」，这回却是姊夫麾下的「北关四镇」来了，娟儿喃喃地道：「怪了，怎么军马都进城了？到底怎么啦？」

傅元影道：「说是演军，却也不像。究竟内情如何，你恐怕得去问伍爵爷了。」娟儿嗯了一声，道：「傅师范，你会怕么？」

傅元影轻轻地道：「正统朝也有十年了，要垮早垮了，岂能撑得到今日？」

活在这风雨飘摇的年头，谁没见识过一些大事、谁又没有自己的故事？娟儿难得沉默，她低头想着自己的心事，又听傅元影道：「娟姑娘，城里有些乱，我看你还是早些回府吧。

免得你师姐担忧。」娟儿哼道：「我师姐多忙啊，老公、儿子、女儿，样样要紧，哪来心思记挂我？」

傅元影笑了笑，道：「什么话？似你这般好姑娘，天下谁不记挂？」这话一说，娟儿立时低下头去，脸上微红，心里却甜甜的甚是受用。

面前的傅元影不是普通人，他是华山门下第一美男子，年轻时与宁不凡、古梦翔、吕应裳并称为「华山四少」，四人中以他脾气最好，长得也最俊，不知多少妇女爱着他，只是这人却也古怪，平日只将妻儿藏在京郊，不见外人。娟儿认得他虽久，却也没见过他的妻子。

二人牵着马，自在街上走着，娟儿忽道：「傅师范，你老婆长什么样子啊？什么时候让我见见？」傅元影笑而不答，径道：「娟姑娘，你要回都督府，还是随我去紫云轩？」娟儿道：「我……我想去找琼芳。」傅元影微笑道：「也好，那你先和我走吧，吃过早饭再去。」

娟儿大喜道：「好啊！」傅元影为人最是周到，当下托着娟儿的腰，将她扶上马背去了。

正要替她牵住缰绳，却不由咦了一声：「这是赤兔马？」

娟儿最爱便是这句话，一时眉花眼笑，道：「是啊，我这就是赤兔马，厉害吧？」傅元影微笑道：「真难得了。这是伍爵爷赠给你的？」娟儿哼道：「我姊夫最小气了，哪会送我东西？」正要出言埋怨几句，却又想起了正经事，忙道：「对了对了，你老婆叫什么名字，快跟我说吧。」

傅元影忍不住笑了，摇头道：「娟姑娘，内子只是个乡下人，上不了台盘的。」娟儿更好奇了：「你老婆是乡下人？真的假的？她姓啥名谁？你怎么识得她的？你俩有孩子么？」

连珠炮的问话中，却见傅元影驻足下来，道：「峨嵋山的人。」

娟儿咦了一声：「什么？你老婆是峨嵋派的？」傅元影伸手一指，道：「看那儿。」娟儿顺着指端去望，街边竟倒了几名汉子，都是四十来岁年纪，或趴或躺，身上却都带了剑，一柄柄形制狭长，赫然是峨嵋山的佩剑。

此地已过钟鼓大街，一无军卒、二也没什么百姓，谁想地下却躺了几个峨嵋门人。娟儿惊道：「这些人怎么了？被杀了么？」想起城内大乱，自己又遇鬼，心下立感不安，正要下马察看，却听呕地一声，一名汉子吐出了大堆秽物，吓得赤兔马人立起来，其余汉子闻得臭味，便也一一趴倒在地，开喉倾吐，一时大街上呕声此起彼落，蔚为奇观。

娟儿张大了嘴：「这些人喝醉了？」傅元影掩鼻道：「是。」世风日下，什么武林败类都生得出来，娟儿皱眉道：「这……这峨嵋不是门规森严么？什么时候这般胡闹了？」傅元影道：「昨夜是元宵，想是放纵了些。怪不得人家。」

峨嵋山分佛道两宗，佛门便是四大名山之一的「报国寺」，至于武林里惯称的「峨眉派」，则是位列七十二洞天之一的「虚陵太妙洞天」，掌门姓严名松，乃是武林里的老字号，没想徒子徒孙却成了这个德行。

娟儿是九华弟子，傅元影是华山长老，都与峨眉上下无甚交情，看了几眼，正要掉头离开，却听远远传来说话声：「贼……厮鸟……你……亲爹……」这话声说不出的怪异，非但不男不女，甚且辨不出

老少，嘶嘎粗哑，偏又高亢尖锐，还带着湖北嗓音，娟儿咦了一声：「谁在骂人？」

放眼望去，却只见了一排醉汉，呕吐不止，谁有余力说话？偏偏骂声不绝传来，却又不见人影，娟儿听着听，不觉发起抖来了，颤声道：「又……又来了么？」今日不知何故，始终阴魂缠身，正害怕间，却听傅元影道：「来瞧瞧，是这玩意儿说话。」

「贼厮鸟……你亲爹……你亲爹、贼厮鸟！」耳听话声益发洪亮了，娟儿微微好奇，策马跟上，惊见地下倒了只八哥鸟，摇头晃脑，歪歪斜斜，一边挣扎拍翅，一边骂着粗口，好似喝醉酒了。正惊奇间，傅元影却又扶起了一名男子，看他手提三节棍，也是个吐得满身的，却是湖北高手阮元镇。

湖北阮家与华山是世交，这阮元镇更是弟子们口中的「阮叔叔」，素有「忠义门人」

之称。眼见一人一鸟倒在地下，酒气冲天，傅元影自也不能置之不理，便拍了拍醉汉的面颊，道：「元镇兄，醒醒，我是傅雨枫。」

那阮元镇睁开醉眼，瞧见了傅元影，不置可否，待见娟儿坐在马上，睁着圆圆的眼睛打量自己，大腿颇为浑圆动人。霎时啊地一声，扑了过去，捧住娟儿的新靴子，嗯嗯狂吻。

这阮元镇侠名在外，岂料醉酒之后，竟成了啃脚狂徒？娟儿花失，还没来得及尖叫，陡听啡啡马鸣，赤兔马已是勃然大怒，想自己背上驮的东西，全都留着自己用，竟还有人想分一杯羹？提起前蹄，便朝阮元镇脑门踩下，娟儿大惊道：「别乱来，要踩死人了！」

轰地一声，地下踩出了一个窟窿，天幸阮元镇功夫不差，便急急躲开了，傅元影怒道：「元镇，你搞什么？一世侠名都不要了？」

「不要了……不要了……」阮元镇怅然若失，呆呆望着娟儿的小脚，叹道：「一世侠名，百年英名，全都是假的……只有酒才是真的……」

「贼厮鸟！你亲爹！你亲爹！贼厮鸟！」那八哥鸟飞了起来，兴奋叫嚷，一人一鸟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了，傅元影道：「元镇，你喝醉了，走，我扶你去歇歇。」

阮元镇叹道：「我没醉，我清醒得很……雨枫，劝你别再装大侠了……鬼来了、鬼已经来了，咱们快去嫖妓吧……再迟就来不及了……」傅元影皱眉道：「什么鬼来了？」听得这个「鬼」字，满街峨嵋汉子竟也一个个相偕起身，焦急道：「快快快！快去嫖妓了！迟了就来不及了。」

「哈哈哈哈哈！」阮元镇突然仰天狂笑，拔腿狂奔，余人也追随在后，一发钻入了小巷，宛如失心疯一般。

娟儿与傅元影都傻了，不知这阮元镇是借酒装疯，还是撞见了照妖镜，竟然原形毕露了？娟儿暗暗害怕，道：「傅师范，他……他说什么鬼啊神的，是什么意思啊？」傅元影摇头道：「谁晓……」话还在口，忽然神大变，左手紧握剑柄，目光紧盯娟儿背后，如临大敌。

傅元影是华山剑士，眼光厉害，看他凝气动杀，定有所觉。娟儿哭丧着脸：「傅师范……

我……我的背后有……有什么……」傅元影瞧望良久，便放开了剑柄，道：「没事，我眼花了。」

伍崇卿眼花，傅元影又眼花，世上哪来这许多眼花之人？眼看傅元影掉头离去，娟儿却仍忧心忡忡，她低下头去，理了理花裙，忽见地下影子有些古怪，凝目一瞧，竟然多了一个头！

这一惊非同小可，娟儿骇然转头，背后却是空无一人，低头再看地下，却又是明明白白的两个头，她掩住了脸，惨然道：「鬼来啦！」

啊呀一声尖叫，指甲抓出，痛得赤兔马啡啡惨嚎，霎时化作一道红电，隆隆马蹄中，赶过了傅元影，眼见路尽头有座大宅邸，府门洞开，便狂风似地扑了进去，飕飕连声，撞开了竹林竹叶，啡地一声，跃过假山，娟儿也惨叫一声，头下脚上地摔了出去。

九华掌门，身价在此一刻，只见她半空一个回旋，转回了头上脚下，膝间微屈，双臂略开，便如小仙女般轻巧落地。她提起袖子，擦了擦冷汗，喘道：「吓死人了，整日闹鬼……」

正害怕间，忽然背后让人拍了拍，地下影子更又多了一个头，霎时怒嚎道：「和你拼了！」拔剑而出，一招「倒卷珠帘」，正要将恶鬼为两半，却听背后传来惨叫声：「救命啊！」

刷地一声，长剑挥了个空，娟儿定睛急看，却见面前一人手提铁扫帚，弯身闭眼，啜泣害怕，岂不是华山垫底门生，「扫把福」是谁?

陈得福，人称「扫把福」，乃是华山玉清的扫地长工，娟儿定了定神，这才晓得赤兔马慌不择路，居然闯入了紫云轩。

琼府是正统朝第一权贵世家，宅邸自是辽阔无际，身处院中，入目所及，尽是松涛竹林，假山泉水深藏林中，若隐若现，可不过一墙之外，便是繁华北京，当真是闹中取静。

赤兔马没来过这等好地方，自是东瞄西望，四下寻找仙果来吃。娟儿也不去拉牠了，忙道：「陈……陈得福，没伤到你吧？」陈得福也是惊魂甫定，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确信并未掉落，方才寒声道：「没……没事，娟……娟姑娘，你怎么来了？」

娟儿不好明说自己撞鬼，便只靠在树上，擦汗喘息：「我……我还在找琼芳……」陈得福嗯了一声，便也没多问，他上下打量大红马，低声道：「这……这是什么马啊，个头好大啊。」心下好奇，来到红马臀边，便想攀上去，却听赤兔马鼻中喷气，后蹄抬起，一招回马枪，便朝小人物踢去，娟儿大惊道：「别乱来，会踢死人的。」

马眼看人低，看这赤兔马果然骄傲自负，绝不让猥琐之人骑乘，眼看陈得福跌坐在地，娟儿便安慰道：「别难过，我这马是赤兔马，性子坏些。不是故意欺侮你喔。」

陈得福讶道：「什么？这就是赤兔马？」走到大红马跟前，茫然张望：「不像啊。」猛听啡啡暴鸣，赤兔马人立起来，便要将之踩死，娟儿吓了一跳，慌道：「别乱来！别乱来！」

拉开了陈得福，喘道：「你……你在竹林里做什么？」

陈得福低声道：「我的小黑犬不见了。」娟儿讶道：「小黑犬？那是什么？」陈得福怯怯点头：「我昨晚从红螺寺捡回一条黑狗，好生活泼，谁晓得一觉睡醒，牠却不见了，我在竹林里叫了牠一早上，牠都不出来……」说话间擦了擦红眼，好似无限神伤。

陈得福人缘不好，日常多与牲口为伍，娟儿自也深知，忙道：「别难过了，我……我帮你找吧。」娟儿平日乐于助人，更何况此时恶鬼缠身，最须有人陪伴，便搀着扫把福，行入了竹林，放声高喊：「小黑犬，你在里头吗？快出来啊！」

竹林黑影幢幢，幽静深暗，娟儿越喊越是小声，就怕有恶鬼窜出，突然之间，竹林里传来窸窣之声，绿影微动，娟儿吓了一跳，便躲到陈得福背后，颤声道：「什么……什么声响？」

林间传来低吼声，竟有野兽悲鸣不止，似垂死、似痛苦，说不出的难受。陈得福颤声道：「小……小黑犬……你怎么了？」拨开竹林，狂奔而入，娟儿害怕发抖，便也蹑足随行，来到近处一看，惊见地下趴了两只大花熊，下头那只体型较小，哀哀悲鸣，上头那只身形巨大，狺狺低吼，目露凶光，不忘咬住同伴的后颈，摇动身子。

看这两头花熊黑白相间，体型肥胖，眼圈似给人揍了一拳，颇为憨厚可爱，谁知竟也学人家猛兽大欺小？娟儿呆呆看着，只见大的那只兴奋咆哮，小的那只无助可怜，宛如师姐欺负师妹，一时触动了自己的心事，忙俯身捡起竹子，厉声道：「放开牠！」

大花熊毫不理睬，身子摇得更快了，耳听小花熊悲鸣更烈，娟儿大喝一声，举起竹子便打，突听吼地一声，小花熊竟尔露牙狰狞，咬住了绿竹，吓得娟儿倒退一步，颤声道：「别误会，我……我这是在帮你啊！」

大花熊好似烦得很了，斜目瞧了瞧娟儿，转身走开，小花熊急忙追来，在它身旁苦苦挨磨，似在求恳什么。陈得福也感觉惊奇了，正要靠近细看，却听小花熊暴吼一声，吓退了陈德福，随即叼来了大批竹子，放到大花熊面前，二熊闷闷坐下，握住了绿竹，低头猛啃。

「好怪啊……」陈德福与娟儿瞠目结舌，看这花熊乃是猛兽一类，谁知居然学起和尚茹素，真不知是何方异兽？正要近看观察，却听竹林间又传来低声喘鸣，二人急急回头去看，又见了两头梅花鹿，一只体型较小，倒于地下悲鸣，一只头顶鹿角，傲然压住同伴，兴奋喘息。

娟儿皱眉迷惑，不知紫云轩的牲口为何这般古怪？正猜疑间，忽见四下百花盛开，迎风而舞，草地里蝴蝶追逐，树上小鸟高歌嬉戏。娟儿啊呀一声，醒悟道：「春到了！」

元宵一过，万物迎春，自也到了草木繁殖时节，只见熊压熊、鸟迭鸟、花追花，个个满头大汗，忙碌不休，娟儿呆呆看着，脚下慢慢进前，忽然身边传来哀声低鸣，她吓了一跳，急忙回头去看，这回却见到了一只铁笼子。

坚固的大铁笼，里头必然囚禁了什么东西，凝目来望，却见了一只美丽大狗，毛光泽，纯白洁净，抬头仰望自己，似在求恳什么。

「汪！」背后传来狗叫声，娟儿咦了一声，转头去看，只见铁笼旁蹲了一头小兽，却是小黑犬来了。

小黑犬目光发直，口涎横流，直瞅着铁笼深处，美丽白狗也是羞涩哀鸣，似想出笼相会。娟儿噗嗤一笑，自知可以做月下老人了，当即道：「扫把福，快来瞧瞧你的爱犬，真丢人呢。」

说了几声，不闻应答，回头一看，惊见背后的陈得福目光呆滞，也在痴痴望向自己，眼神竟与小黑犬有些相似。娟儿颤声道：「你……你想干什么？」

立春时节，万物迎春，小黑犬尚知节气循环，何况陈得福一个活人？「扫把福」颤巍巍地走近，娟儿脚步急退，砰地一声，撞着了铁笼，霎时笼门不请自开，小黑犬欢扑而上，美丽白犬也是含羞出笼，陈得福更是敞开双臂，大笑奔来，娟儿大骇道：「走开！去！去！」

正驱赶间，猛听一声霹雳大吼，场内人兽全吓醒过来，娟儿回头急看，惊见竹林深处行来两头短毛猛兽，长约五尺，足掌粗。不由寒声道：「这……这是藏獒……」

獒犬兄弟来了。父老相传，乌斯藏饲养神犬，名为「藏獒」，双犬连手，足与狮虎匹敌，最是厉害不过。兄弟俩行经铁笼，突然见到美丽白狗，顿时目光呆滞，停步不动，美丽白犬则是急忙转头，深怕招惹恶犬。

小黑犬生气了，猛力吠叫，死命驱赶恶犬兄弟。两头獒犬却是呜呜低吼，暗示好狗不挡路。眼看双犬越逼越近，这会儿便恼起了陈得福，听他大吼道：「大胆！这是咱们的地盘！」

反手提起铁扫帚，就着狗脑袋拍下，猛听「吼」地一声，藏獒张巨口，咬住了扫把毛，奋力一扯，嚼了几嚼，当作鸡毛般啃着。

都说狗眼看人低，眼见獒犬目光残暴，陈得福怕了起来，忙道：「娟姑娘……救命……」

正想藏到娟儿背后，却见一个苗条身影翩然远走，不是娟儿是谁？大事不好，这下陈得福也只能向爱犬告别：「小黑犬，性命要紧……你……你自求多福吧……」靠山纷纷垮台，小黑犬悲鸣一声，自知大势已去，正要仓皇逃命，却见藏獒兄弟包围了美丽白狗，舔舌兴奋，不怀好意。

小黑犬骤然停下，汪汪几声，奋勇奔回，陈得福大惊道：「傻子！不要乱来啊！」汪地一声，獒犬兄弟露牙狰狞，飞扑而上，将小黑犬咬在地下，当作破布袋啃着。陈得福大惊大悲，喊道：「娟姑娘！救命啊！」喊了几声，却迟迟不见人影，只能大喊道：「九华掌门！

快救人哪！」

掌门二字一出，娟儿也红着脸回来了，想她是一派之掌，与「少林灵定」、「武当元易」、「峨嵋严松」同为正派首脑，倘使打不赢一条狗，日后如何在武林里立足？刷地一声，拔剑出鞘，大声道：「大胆双犬！以为我小时候被狗咬过，便还怕着你们么？快放开牠！」

獒犬狺狺低吼，目露凶光，娟儿哼道：「干什么？比眼睛大么？告诉你，一会儿我若生起气来，你们便要被杀了，你俩若是死了，你们的爹爹妈妈岂不伤心？爷爷奶奶又怎不掉泪……」

眼看娟儿唠唠叨叨，满口废话，也不知打是不打。陈得福又惊又气，就怕小黑犬要归天了，正慌间，忽见竹林里走出一对巨兽，正是花熊夫妇出来蹓跶了，忙放声呼救：「来人啊！救命啊！」

见狗只打架，花熊夫妇颇为好奇，便来驻足旁观。獒犬兄弟心生不满，不过低吼一声，便吓得花熊夫妇滚跌在地，好似毛球相拥。陈得福嘿地一声，没料到又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正情急间，忽见林里搁了几只大铁笼，想必养了厉害角，忙飞奔而去，将笼门一脚踹开，瞧瞧能否起死回生。

「吼吼吼！」笼中传出霹雳吼啸，笼中行出庞然大物，脑袋大如水缸，身长十尺，血盆巨口，脚掌径如海碗，兀自长了满颈鬃毛，不正是传闻中的「佛国猛狮」！

国丈府里地灵人杰，有仙鹤、有孔雀、有梅花鹿，另有吃竹子的大花熊，都是祥瑞之物，却不知为何养了吃人狮子？眼看猛狮出阵，花熊夫妇魂飞天外，拔腿便跑，其速直追赤兔马。娟儿也急急攀上了竹林，一路跳着走，陈得福则吓得昏晕在地，一问三不知。

低吼声中，狮子成群结队而来，先闻了闻地下的陈得福，又舔了舔铁扫帚，随即目光一转，瞧见了两头獒犬，霎时排开阵式，转瞬将獒犬兄弟包围。

全场共有八头猛狮，一头公，三只母，另还有四尾幼狮，即使婴儿年纪，个头也与藏獒相当。强敌到来，獒犬兄弟却也不怕，自管放开了小黑犬，怒目而视，狮群也是利爪全开，这儿威武昂藏，乃是佛国神兽，那里却是骁勇善战，万犬之王，双方相互对峙，各自低吼示威，随时暴起发难。

「吼……」、「嘶……」两边吼了半天，忽听远处传来喊叫：「小福、小喜，吃早饭了。」

听得这个「福」字，陈得福睁开双眼，正要高声答应，却听「汪汪」两声，藏獒兄弟摇起了尾巴，欢喜掉头而去。

狮群获胜了，此乃不战而屈人之兵，王者之风也。陈得福大喜过望，正想上前致谢，却见八头狮子还盯着两只小东西，舔舌垂涎，想来也要吃早饭了。

可怜的小黑犬，甫脱狼吻、又入虎口，以一敌八，情势竟比适才还凶险。美丽白犬吓得飕飕发抖，动弹不得。眼见狮群益发逼近，小黑犬咆哮一声，飞扑而上，美丽白犬则是掉头就跑，听得「汪」地一声，狮爪拍出，小黑犬倒飞而出，撞于树上，如烂泥般摔在地下，再也不动了。

「小黑犬！」陈得福大惊大悲，也是犬马恋主，顾不得危险，一个健步奔出，抱住了小黑犬，反身便跑。狮子见猎物窜逃，顿时怒吼咆哮，直追而来。陈得福受惊哭喊：「救命啊！」

正危急间，听得马蹄隆隆，听得一人喊道：「抓紧我！」抬头急看，一人着赤兔马，直朝自己奔驰而来，却是恩公来救命了，陈得福大哭道：「干娘！」话声未毕，已让娟儿拦腰抱起，听她频频呐喊：「大红脸！快跑！快跑！」

狮子分头包围而来，赤兔马纵使天生反骨，也知道要逃命了。刹那间迈开四足，一路腾云驾雾，飞出了竹林。二人一马正喘息间，忽听一人道：「搞什么？居然在院里骑马啊？」

娟儿回头急望，只见身旁有座房舍，一名矮胖老者手上拿着油条、赤足散发，正是华山双怪之一的「肥秤怪」，陈得福大哭道：「师伯祖！快来救命！有狮子追着咱们啊！」

肥秤怪愣住了，随即放声大笑：「国丈府里有狮子？当我是傻瓜么？」娟儿惊道：「真的有！就在竹林里！」肥秤怪打了个哈欠，走入竹林，喊道：「狮子在哪儿啊？快出来让我瞧瞧吧。」

吼地一声，一头公狮半空扑来，直吓得他魂飞天外，忙窜入屋中，惨叫道：「师弟快逃命啊！大狮子来啦！」房舍里传来算盘怪的笑声：「国丈府里有狮子？当我是傻瓜么？」

咆哮之中，八只狮子追入了屋中，但听房里轰轰震响，间杂狮群怒吼、双怪惨叫，料来性命不久长了。

双怪人缘不好，死了也是活该。仗着两个老的投身喂狮，少男少女便脱身了。陈得福抱着爱犬，眼见牠奄奄一息，浑身是伤，不由哭道：「小黑犬，都是我害了你……对不起……」

娟儿骂道：「哭什么？有我这个九华高手在此，还怕没人治病？药材收在哪儿？快带我去找！」

陈得福愕然道：「你……你会医术么？」娟儿拂然道：「忘了我是谁么？我可是九华掌门啊！」

陈得福嚅嚅嚼嚼，虽不知此言是真是假，但总之死马当作活马医，也不失为一条生路，忙道：「西院有座库房，咱们门里宝贝都收那儿。应有药材可用。」娟儿道：「走！快带我去！」

二人翻上了赤兔马，奔过了花圃，已见一片红砖房，陈得福忙道：「看，就是这儿了。」

近几年西北乱事频仍，华山上下怕给战火波及，早将门中珍宝移送京城安放，便就近收于国丈府。娟儿放开了赤兔马，任牠在院里游荡，自朝库房奔去，只是大门上了锁，连推带撞，却还打不开。她嘿地一声，正要提剑断锁，陈得福忙道：「别乱来，后头有路可以进去。」

奔到了屋后，只见陈得福踢开木板，现出了一处狗洞。娟儿讶道：「这洞是打哪来的？」

陈得福道：「这是毒脚仙挖出来的。他脚癣烂得厉害，有时晚间发痒，便会来库房里偷药。」

说着说，便自行钻了进去，娟儿也随行在后，一路爬了进去。

钻过了狗洞，面前真是一座大库房，橱柜层层迭迭，瓶瓮杂物，堆满一地，另有些古旧书籍，陈得福指着木柜：「药材都收在这儿，你……你快替小黑犬治病吧……」

娟儿见药材琳琅满目，人中白、人中黄、水丁香、太子参，不胜枚举，也是怕错用了，忙道：「等等，我先背背口诀……」深深吸了口气，双手合十，低诵道：「九华医经第一章、神农百草舍命尝……灵丹岂在月宫里、青草亦能治百伤……丹桂熬煮红花果、其效比如人参果……」

这「九华龙吟阁」过去位于地藏道场，专与冥府作对，号称天下医道之最，自开派以来，屡出圣手，或自号「医神」、或自称「鬼医」，历代无数经书遗下，娟儿接任掌门以来，师姐便也命她背诵经典，以免绝学失传，至今已背了一大本「神农经」、一小本「黄帝经」，只消想起一条药方，必能使小黑犬药到病除。

讥讥呱呱的诵经声中，小黑犬气息渐黯，已要归西了，偏偏娟儿还在那儿神农尝百草，从开天辟地时背起，陈得福暗暗咒骂，便自行开启橱柜，打算找些「元神强心散」来用。

华山过去是「丹鼎八派」之一，门中自有丹药古方，虽比不上「九华龙吟阁」的手段，却也有些口碑。如治胃疼的「华云散」、防伤风的「养阴丸」，都算滋补名药，尤其这「元神强心散」得来不易，据说是由灵芝、人参、何首乌等药材熬煮而成，西北大户人家多有备用，传说死人服用后，也能复活半晌，分派遗产后才死，小黑犬若能服上一剂，纵给煮成一锅狗肉，怕也能汪上几声。

翻箱倒柜中，「元神强心散」不知给收到了何处，陈得福屡寻不获，眼看脚下有几只橱柜，忙蹲身下来，打开察看。

一股灰尘扑面而来，陈得福不觉打了个喷嚏，只见橱柜里满是杂物，都是些锅碗瓢盆，破衣旧裤。好比天隐道人生前用过的筷子，还有他种田时用过的锄头，总之破铜烂铁，应有尽有。

华山是天下第一古怪门派，当年天隐道人谢世，也只留下一堆破纸，并无一句遗言交代，其后本门高手清查遗物，却惊觉废纸里藏了一套绝世剑法，便是威震当今的「三达剑」，长老们震惊之余，也是怕他另有秘笈流传，便将他的遗物一一收起，不敢扔弃。余波所及，

前代一切破烂也都给当成了宝贝，棉裤、臭袜、夜壶，全都珍而重之地收藏起来，就怕引来外人劫夺。

武林里便是这样，什么破铜烂铁都有秘密，便扔出一块狗屎，怕也能引发武林浩劫。

陈得福捏着鼻子，拿起了一只夜壶，望外倒了倒，咚隆一声，真滚出了一团黄屎，虽已数百年了，仍是臭气熏天，却不知是天隐道人的遗物，抑或是哪位高人所为?

陈得福暗暗咒骂，不知自己前辈子干了什么好事，竟然投入了华山门下？忙将黄屎一脚踢开，正要再寻丹药，却听「汪」地一声，小黑犬突然张开了嘴，咬住了黄屎，低喘满足。

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看小黑犬命在旦夕，依旧不忘本性，陈得福叹了口气，摸了摸小狗的脑袋，自知这是牠最后一点心愿，便也不忍阻止了。

正难过间，忽听门锁轻响，竟似有人进来了。陈得福吓了一跳，自知库房乃是禁地，不得擅闯，便抱起了小黑犬，藏到橱柜后头。待要提醒娟儿，她却还在背诵经书，好似傻瓜一般。正焦急间，屋内脚步细细，慢慢走进了一人，低声唤道：「若林、若林，你在这儿么？」

「若林」二字是吕师伯的号，再听这嗓音带了浓浓的广南腔，岂不是吕家三兄弟的老娘「谢嫣嫣」到了?

这谢嫣嫣出身广东鸳鸯门，使一对判官笔，外号「广南一枝花」，据说她学武天资极高，少女时便威震广南，击败过不少成名高手。不但武功远在父兄之上，连吕应裳也自愧不如。若非当年出嫁生子，断了修行，说不定早就与宁不凡、卓凌昭等人并肩，成了天下第五大宗师。

当代女宗师现身，随时大开杀戒，陈得福心下大惊，正等着娟儿失风被捕，屋内却迟迟不闻喝问打斗声。偷眼去看，却见屋角多了一只大竹笼，想来娟儿情急生智，提起竹笼望自己身上一罩，打算掩耳盗铃一番。

都说傻人有傻福，谢嫣嫣若有所思，居然便让娟儿蒙混过去了，她朝屋内走了几步，低声道：「若林……若林……你在这儿吗？我不

生你的气了……你快出来啊……」

眼看谢嫣嫣脂粉未施，外头草草罩了件棉袄，好似整夜未睡，她喊了几声，不闻应答，想也知丈夫不在此间，便又叹起气来：「怎么搞的，到底去了哪儿……难道在避着我么……」

叹着叹，忽又发起嗔来：「好，你不肯回来，那就一辈子别回来！不然看我怎么对付你！」

要作神仙眷属，先作柴米夫妻。只不知吕师伯又干了什么好事，居然惹火了师伯母?

正呆看间，忽听脚步声响，大门里又走进了一人，那吕伯母顿时娇声哭喊：「若林！」正要飞身相拥，却听门口传来讶异声：「小嫣嫣？你怎么在这儿？」

陈得福躲在橱柜后头，虽没见到来人的面孔，却也晓得是琼府的家臣许南星，否则吕伯母这般岁数，谁敢称她为「小嫣嫣」？

谢嫣嫣见来人不是丈夫，便又幽幽叹了口气，细声道：「是你啊……许大哥……」许南星皱眉道：「小嫣嫣，你来库房做啥？」谢嫣嫣忍泪道：「人家在找若林。」

许南星讶道：「什么？若林还没回来？」谢嫣嫣哽咽道：「我等了他一整晚，都没见到人。翻来覆去睡不着，眼皮又一直跳……总觉得有鬼……」听得这个「鬼」字，屋里竹笼微微发抖，天幸谢嫣嫣心有旁骛，许南星又没练过武功，自也无人发觉。听得许南星笑道：「你多心啦。若林昨晚是和官差一块儿出门的，哪能生什么事出来？」

吕伯母叹道：「许大哥，清早唢呐吹得好响，西郊那儿还有鼓声……你都没听到么？」

许南星爽朗豪笑：「放心，那是演军，我早问过啦。」吕伯母哼道：「是么？那何大人为何带着家当出城？」许南星咦了一声，道：「何大人出城了？这……这我倒不晓得……」

自黎明以来，京城异象频传，又是西郊响唢呐，又是大军过街头，稍有见识的，莫不大感惊疑，只是世人千百种，有先知先觉者，亦有后知后觉者，至于不知不觉者，便属娟儿、许南星这类人，纵使京城大火，怕也以为朝廷放了烟花，美不胜收。

正说话间，突听门口一声轻响，这声音来得无影无踪，之前全没听到半点脚步声，陈得福心下一醒，暗道：「傅师叔来了。」

门口有人现身，谢嫣嫣便也察觉了，霎时激动哭喊：「若林！你可来了！」这回不顾一切，纵身入怀，紧紧抱住了门口男子，呜呜哭了起来，却听那人道：「嫂子，你认错人了，我是雨枫。」

谢嫣嫣抬头一看，发觉自己枕在傅元影的怀里，一时反而哭得更响了，只缩在人家的怀里，哽咽呜噎、挨挨磨磨，想来是将错就错了。

好易鼻涕擤了个干净，谢嫣嫣总算也放手了。许南星迎了过来，道：「雨枫，你可回来了，找到少阁主了么？」傅元影嗓音略显疲惫，叹道：「她在杨大人家里。」许南星微微一愣：「杨大人？哪一位杨大人？」傅元影道：「中极殿大学士，杨肃观。」

听得杨肃观三字，谢嫣嫣顿时低呼一声，赶忙转过身来，料来有些兴趣了。许南星低声又问：「少阁主还好么？」傅元影不愿多说，径道：「她很好。倒是国丈呢？起床了么？」

许南星叹道：「他整晚都没睡，就是念着当年那些事……唉……我怕他病倒了，便赶紧找龙精散来啦。」

「龙精散」是道家圣药，相传是蛇精虎鞭所提炼，延年益寿、调养气血，最有神效。

料来国丈昨晚打了琼芳，自己也甚懊恼，以致一夜未眠。

眼看许南星唉声叹气，还在为这对祖孙担忧。傅元影便道：「许爷莫忧心，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玉瑛，她会出面调解的。」许南星讶道：「怎么？你昨晚出门，却是去见玉瑛的？」傅元影道：「是，颖超在她那儿。」许南星愕然道：「颖超去了红螺寺？」

傅元影欲言又止，便摇了摇手，示意他莫来多问。许南星察言观，已知他有些难言之隐，料来与苏颖超有关，正想如何套话，谢嫣嫣却又啜泣起来了。傅元影道：「嫂子，今儿起得早啊。」谢嫣嫣哽咽道：「什么起得早，人家也是整夜没睡。」

昨夜人人忙碌，不只吕应裳夜半受诏，傅元影也是深夜出门，个个焦头烂额。他点了点头，不置可否，谢嫣嫣忍不住哭嚷起来：「雨枫，你都不问我为何睡不着么？」

傅元影脾气向来温和，便道：「大嫂何故不眠？」谢嫣嫣忍泪道：「朝廷昨晚来了好多官差，把若林请了走，我看他整夜没回家。心里好怕……雨枫……你……你可知道他去了哪儿？」

傅元影摇头道：「对不住了，我昨夜人在红螺寺，没见到师兄。」谢嫣嫣埋怨道：「你倒好，又去巴结皇后娘娘了，自己的嫂子，你都不理不睬……」跺了跺小脚，转过身去，悄悄拭泪。

眼见谢嫣嫣乱使小性，背身拭泪，只等着男人过来安慰。陈得福看得寒毛直竖，许南星也是呵呵干笑，那傅元影却是个好脾气的，便道：「嫂子莫要多虑，若林是我华山大师兄，武功智谋，都是天下一流，纵有什么大事生出，他也能全身而退。」

谢嫣嫣哽咽道：「那……那要是他出事了呢？我该怎么办？」傅元影安慰道：「嫂子放心，师兄若真出了什么事，自有我来照顾你们母子，此节不必多虑。」谢嫣嫣泪中含笑：「你……你可不能食言。」竹笼子窸窸窣窣，似有谁在暗暗发笑，许南星也是干笑几声，正要说话，却听库房外脚步急躁，几名家丁奔入门来，嚷道：「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许南星惊道：「怎么？走水了？」谢嫣嫣则是颤声道：「怎么？我老公出事了？」众人殷殷切切，家丁们却答非所问，齐声喊道：「狮子跑出铁笼，咬伤人了！」

听得东窗事发，陈得福自是心下惴惴，许南星却笑了起来：「胡说，这几只狮子都是朝鲜国的贡品，打小养驯，不会伤人的。怎么，牠们咬伤了谁？」众家丁忙道：「华山双……

双那个仙。」许南星愕然道：「华山双怪！他俩又干什么了？」

众家丁道：「不晓得，只知道狮子溜到他俩的卧房里，咬得房门都塌了。」众人齐声喝采：「咬得好！」众家丁慌道：「许大人，您……您不去看看么？」许南星挥手喝骂：「看什么？没听过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这么易咬死，还叫什么华山双怪？快滚了！」

众家丁无端挨了一顿骂，只能悻悻离去。傅元影明白双怪武功不弱，几只大猫，伤之不得，自也不挂心，便道：「许爷，这几头狮子是给皇上的？」许南星叹道：「是啊，皇上这几年心情老是闷，国丈怕他无聊，便请朝鲜国的朋友运来了几只狮子，打算献给皇上玩儿。」

国丈交游广阔，年轻时游历四海，自也认得不少海外奇人。傅元影沈吟半晌，又道：「对了，载志武功学得如何了？」许南星叹道：「学什么？这世子是个纨裤的，赵老五教他武功，都似耳边风一般，至今还没学上一招……」

傅元影道：「这怎么行？玉瑛昨晚吩咐我了，说皇上傍晚要召见八世子，恐怕要见识见识他们的本领……」许南星大吃一惊：「怎地这么快？不是说月底才要比武么？」傅元影摇头道：「天威难测，皇上心里有何打算，谁也说不准。」

这几年大臣一提立储之事，正统皇帝总是百般拖延，硬是让东宫大位虚悬着，谁晓得立储人选真个出来了，皇帝却又赶鸭子上架，谁也不晓得他打的是什么算盘。

屋子里静了下来，许南星叹道：「不说了、不说了，国丈还等着吃药哪。」开启了抽屉，自去找那「龙精散」，陈得福大为懊恼，方知丹药都收在门边柜子里，自己却是找错地方了。

瓶瓶罐罐叮叮当当，许南星东翻西找，不由长叹一声：「唉……人老了，吃多少仙丹都没用，少阁主没嫁，国丈又老了……咱们这个紫云轩啊，以后可不知要倚仗谁了……」

谢嫣嫣道：「许大哥，你怎么忘了我儿子得礼啊？等他学成了三达，定会扶持少阁主的。」

许南星冷笑道：「等他学成三达，咱们的头也白啰……」谢嫣嫣暴怒道：「你说什么？」

许南星苦笑道：「没事、没事，你赶紧替你儿子找颗仙丹吃吧，练功可以快些。」谢嫣嫣信以为真了，忙道：「什么仙丹？哪里有卖的？」许南星呵呵笑道：「能在街上卖的，还能叫仙丹么？」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始终没个了局，陈得福满心焦急，低头去看小黑犬，却见这小狗颇为耐命，只把头插在夜壶里，嘴里还含着黄澄澄的干货，一边摇着尾巴，颇见心满意足。正惊讶间，忽听傅元影道：「谁说世上没有仙丹了？咱们华山就有一颗「大金丹」。」

陈得福心下一凛，谢嫣嫣、许南星也齐声诧异：「大金丹？那是什么？」

傅元影道：「相传天隐祖师来山前一年，我山长老因缘际会，曾按古方提炼出一颗灵药，相传此物泽如金，遂给昵称为「大金丹」，以别于太行山的「小金丹」。」

听得金丹还有大小之分，谢嫣嫣茫然道：「你们华山不是练剑的么？什么时候改炼丹了？」

傅元影讶道：「我山自古名列丹鼎八大派，嫂子难道不知？」谢嫣嫣脸上一红，过去老公说得口干舌燥，什么丹鼎宗、隐仙宗，她都当废话来听，此时自是一问三不知了。

许南星听得兴起，忙道：「雨枫，这大金丹有何神效？说来听听吧。」

傅元影道：「父老相传，大金丹又称「太华金丹」，与「青城火丹」、「大别黑丹」并称为「道统三丹」，传说服后可以洗尽凡胎，得一甲子纯金丹力。」谢嫣嫣低声道：「纯金丹力？

那又是什么了？」

傅元影道：「这是丹鼎宗的古神功，过去仅见诸于典籍，据说是希夷祖师所传，威力近于仙法。」听得仙法二字，谢嫣嫣怦然心动，想象三个儿子翱翔无极的模样，忙道：「别说闲话了，这大金丹藏在哪儿？咱们快找出来吧。」

傅元影摇头道：「哪还找得到？早让不肖门人偷走了。」谢嫣嫣惊道：「不肖门人？是陈得福么？」陈得福吓得魂飞天外，正担心自己偷窃密宝间，却听傅元影道：「嫂子多心了。

此物失窃，乃是百年前的事情。据说行窃之人是一名童子，只因武功低微，饱受同门欺凌，这才起意窃取大金丹，打算服用报仇。」

华山别无名产，专出不肖门人，谢嫣嫣哼道：「该死的孽徒，他让谁欺凌了。」傅元影道：「我山流传几首童谣，其中一首称作「夜壶张」，相传便是这名童子所做。」

听得「夜壶张」三字，许南星忙自告奋勇，嚷道：「我会唱、我会唱，你不凡师兄年轻时也常哼着这首童谣。」当即自哼小调：「脏夜壶，夜壶张，人家蹲完我来擦、谁叫我是夜壶张。」

听得歌词，人人都懂了，方知这童子为何恨极满山门人，却原来是这个道理。

陈得福听着「夜壶张」三字，忽然心念一动，撇眼去看，只见地下倒了一只千年夜壶，夜壶旁睡倒了一只小狗，双眼紧闭，口吐白沫，身上也渐渐散发金光。正惊疑间，又听谢嫣嫣道：「原来还有这等怪事，后来呢？那弟子报仇了么？」

傅元影道：「人算不如天算，这弟子才一偷走灵药，便让长老们抓住了，同门逼问金丹的下落，他却抵死不招，其后长老们翻箱倒柜，也是遍寻不见，不知他把大金丹藏到何处去了，只能将这名弟子囚禁在后山里，从此这大金丹就成为我山第二大悬，至今未解。」

「第二大悬？」谢嫣嫣茫然道：「那……那第一大是……」傅元影道：「三达之谜。」

众人听罢之后，都感扼腕痛惜，没想好好的灵丹妙药，就此下落不明，可别是给狗吃了才好。陈得福则是欲哭无泪，捧起夜壶，探头入内，瞧瞧里头有无残存之物。

听得华山门中还有这许多典故，众人莫不啧啧称奇，还待闲聊几句，门口却又奔来了一名家丁，气喘吁吁地道：「许大人，你…你快来……」许南星怒骂道：「又怎么啦？老虎出笼来了？」

那家丁喘道：「外头来了几名军爷，说要请国丈上红螺寺一趟，你快出来看看吧……」

许南星愕然道：「军爷？」那家丁道：「是正统军的巩师爷……他说城里有点事，要请文武官员即刻前往红螺山，共商大局……」许南星咦了一声，便朝傅元影瞧了瞧，道：「雨枫，你……你陪我来吧……」傅元影道：「请许大人先应付一阵，我一会儿便来。」

许南星见拖延不得，便急急走了，屋里便剩了一个谢嫣嫣，正等着她告辞离开，哪知这女人却哼着歌儿，自在库房里摇摇摆摆，不知想干些什么。

傅元影咳道：「大嫂，还有事？」谢嫣嫣嗯了一声，不再哼曲了，只低下头去，理了理秀发，似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

这下连陈得福也纳闷了，他从橱柜缝隙里偷看，只见师伯母站在门口，神幽幽，行径怪异，费人猜疑。傅元影道：「嫂子，你若没别的事，可否请你回避片刻，我有些本门事情待办。」良久良久，忽听

谢嫣嫣低声道：「雨枫，我求你的那事……你……你考虑得如何了……」

傅元影嘿了一声，拂然道：「大嫂，你别再旧事重提，此事触犯门规，我如何做得！」

陈得福眨了眨眼，不知师伯母有何请求，却为何触犯门规？正迷惑间，那竹笼子却又微微一动，想来里头的人有些兴奋了，又听谢嫣嫣哽咽道：「雨枫……你……你这人就是这般古板……你再这般推拒，休怪我找若林说去……」傅元影淡淡地道：「找谁说都一样，总之傅某不能答应。」

谢嫣嫣泪流满面，大声道：「傅元影，你……你好可恶！」呜呜哽咽中，旋即转身狂奔，头也不回地走了，陈得福心下纳闷，还在猜想间，却听傅元影拍了拍手，道：「都出来吧。」

陈得福骇然不已，看傅师叔何等武功，不费吹灰之力，便已发觉了自己，正要爬将出来，却又触到那只夜壶，凝目一看，小黑犬却不见了，地下只留下一摊狗尿，主人翁已不知去向。

陈得福福至心灵，忙趴到了狗尿旁，正想瞧瞧是否残留药性，却听师叔道：「得福。」

眼看师叔还在等着自己，只能乖乖出来，垂首道：「弟子在……」傅元影笑了笑，道：「娟姑娘，你也出来吧。」竹笼飕飕发抖，道：「我……我什么都没听到……你……你别找我麻烦……」

傅元影皱眉道：「听到什么？」竹笼寒声道：「你……你和吕家嫂子的事，我不会说出去的，你放我一条生路吧……」傅元影微微一愣，沈吟片刻，醒觉过来，忍不住失声而笑，他掀开了竹笼，笑道：「娟姑娘，没事多练点武功，别老是胡思乱想的。」

竹笼里现出一名女郎，正是娟儿了，她俏脸微红，道：「我……我说错了么？那……

那吕家嫂子何事求你？」陈得福忙道：「是啊，还触犯门规呢。」

傅元影笑而不答，提来一只包袱，交到陈得福手里，道：「别胡说了，来，替我看好这个。」

陈得福从小打杂，深受长老器重，眼看粗活来了，便伸手接过包袱，忽道：「啊呀，好沈哪。」手一抖，包袱便已落下，娟儿眼捷手快，忙替他接住了，低头来看，却见这包袱以油布裹成，望来颇为眼熟，忙道：「等等，这……这好像是苏颖超的东西，是么？」

傅元影咳嗽一声，道：「是。」陈得福惊道：「什么？这是掌门师兄的东西？他……他自己为何不收着啊，却要交给我？」

傅元影欲言又止，并不来答，只把目光望向娟儿，希望她能自行避开。

武林中人最重门户机密，若是寻常江湖人物在此，听得他派隐私，早已远远走避，孰料傅元影看了半晌，娟儿却是一脸茫然：「你怎么不说话了？我还等着听啊。」陈得福也道：「是啊，师叔别卖关子了，快说吧，掌门去哪儿了？」

眼看娟儿猛眨眼睛，陈得福也是一脸纳闷，傅元影斗不过这两个傻子，只得叹了口气：「好吧，告诉你们也无妨。颖超昨夜出事了。」二人异口同声，惊道：「什么？出事了？」

傅元影道：「他从万福楼跳下来，摔断了一条腿。」陈得福骇然不已：「怎会这样？师叔，咱们快去找他啊！」正要急急奔出，却让傅元影拦住了：「放心，你师兄现在红螺寺，平安得紧。」

陈得福喃喃地道：「红螺寺？他去那儿干啥？」傅元影道：「这你就别管了。反正他人在红螺寺，由玉瑛亲自照料。」娟儿最爱多管闲事，便又起疑道：「谁是玉瑛啊？」

傅元影自知失言，便只咳了一声，不再解释。陈得福却还连连追问：「师叔，万福楼好高的啊，颖超师兄干啥跳下来？可是要试轻功么？」娟儿呸道：「傻子，万福楼多高，连我也不敢跳，苏颖超哪有这胆子？」陈得福茫然道：「那他为何跳楼？可是喝醉酒了么？」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便又胡说八道起来。傅元影烦闷道：「都别说了，总之你师兄受了伤，暂且不会回来，这段时日里，你得替他看好这个包袱。」陈得福听他吩咐得郑重，自也不敢胡闹了，忙道：「师叔，这……这里头到底放了什么啊？」傅元影道：「三达剑谱。」

陈得福皱眉道：「三达剑谱……」他喃喃忖忖，突然大惊起跳：「三达剑谱！」

智仁勇三剑，谓之「三达」，此乃华山一脉武学之所系，干系重大之至。傅元影斜了娟儿一眼，轻轻作咳，娟儿再笨十倍，也晓得要闭嘴了，颤声道：「我……我不会说出去的。

若违誓言，教我下辈子投胎变小狗……」还待瞎扯，陈得福却已跪了下来，慌道：「师叔，三达剑是本门绝学，弟子武功低微，看不住东西，您……您去找毒脚仙他们吧……」

傅元影摇头道：「不行。这本剑谱除开颖超一人，就只能由你保管。」陈得福愕然道：「为什么？」娟儿也急急来问：「是啊，为什么啊？」傅元影道：「这是你师父的吩咐。」

听得这是宁不凡的意思，娟儿自是吃了一惊，陈得福也是满面讶异，心念微转间，不由恍然大悟：「对啊，这剑谱不交给我保管，却要交给谁呢？」

「三达剑谱」博大精深，自现世以来，从不禁门人私下习练，孰料数百年以降，弟子疯得疯、傻得傻，都为此物所害。长老们于是定下一个规矩，弟子若非天资过人，绝不许私练三达。只是满山弟子人人自负，谁肯自认是个笨蛋？苏颖超如此，吕家三兄弟如此，杜得籼、施得兴亦复如此，全山上下只有一个认命傻瓜，那便是陈得福。也难怪傅师叔要把剑谱交给他看管了，否则若是落到其它人手中，难保不私下偷练。

华山是武林第一怪门派，门中怪事自也一箩筐，眼看娟儿还在那儿乱猜，陈得福便也不多说了，径道：「师叔放心，得福一定好好收着包袱，绝不让人翻看。」傅元影甚是欣慰，又道：「娟掌门，念在同道之谊，此事也请你多多担待了。」娟儿忙道：「放心，我……我很讨厌练剑的，不会劫夺你们的宝物。」

天下最不怕外人劫夺的秘笈，便是「三达剑谱」，傅元影笑了笑，便又嘱咐道：「记得，此事千万别漏口风，若让同门知道，人人都要找你麻烦。」陈得福慌不迭地点头，道：「我晓得。我谁也不说，连小黑犬也得保密。」娟儿忙道：「放心，我……我也不会和赤兔马说。」

娟儿性情娇憨纯良，又是琼芳的知交好友，傅元影自也深知，否则岂会让她与闻本门机密？他哈哈一笑，拍了拍师侄的肩头，示意激励，随即转身离开。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陈得福手捧包袱，心里满是担忧，就怕会发生什么怪事，他提起铁扫帚，左右警戒一阵，却见四下无人，空屋寂寂，却是怕什么呢？正放心间，娟儿便又凑了过来，低声道：「陈得福，小黑犬呢？还没死吧？」

陈得福忙道：「牠吃到了一颗大药丸，好像病自己好了，便溜出门去了。」娟儿喔了一声，道：「那可放心了。」左顾右盼一阵，低声又道：「陈得福，你这包袱挺沈的，让我替你拿着吧。」

陈得福不疑有它，便将包袱送了过去，娟儿接了来，便自行解开绑缚，喃喃地道：「三达剑好大的名头……我早就想翻一翻了……」

陈得福大吃一惊，赶忙夺回了包袱，大声道：「你干什么？」

娟儿拂然道：「你小气什么，不过翻翻剑谱，又不会少你一块肉。」陈得福生气道：「不行！你这女人好坏的心眼！快还我！」欲待阻拦，却是哎呀一声，已让人一把推倒了。娟儿喜孜孜地蹲在地下，正要取出经书，扫把福却又爬了过来，一把按上包袱，颤声道：「等等，娟姑娘，我……我这是为你好……你资质太差，看了会走火入魔，到时成了傻子，那可怎么办？」

娟儿暴怒道：「什么？你说我资质差？好！就冲着你这句话，老娘看定了！」正要解开包袱，忽听陈得福骇然震惊：「娟姑娘！快看你的背后，有个怪影子！」娟儿大惊起跳：「什么？」

正恐惧回望间，陈得福却夺过了包袱，低头冲出屋外，娟儿这才晓得被骗了，大吼道：「陈得福！你连本姑娘也敢诈骗，不想活了么？」高声嚷嚷，翻上了赤兔马，四下搜索追捕。

陈得福躲在草丛里，眼看娟儿暴跳如雷，却是越走越远，心下暗想：「这女人是个白痴，比我还笨。」松了口气，又想：「对了，小黑狗究竟怎么了，赶紧去看看吧。」

适才偷听大人们说话，方知华山藏有一颗大金丹，说不定真给小黑犬吃了，若是如此，这狗岂不成了哮天神犬？

陈得福心头怦怦一跳，都说「母凭子贵」，倘使小黑犬成了一条仙犬，自己定也能身价百倍，从此一人一犬、行侠仗义，岂不便是一个「神犬少侠」？到时朝廷聘自己为捕头，加官晋爵，买楼买地，说不定还能娶个漂亮姑娘为妻。人生一切全有了指望。他越想越欢喜，忙溜去了后厨，摸走了一块卤猪肝，一会儿若是遇上爱犬，也好有个贿赂。

来到了竹林，只见铁笼里一片空荡荡，美丽白犬离笼外出，狮群也还没回家。陈得福怕狮子现身吃人，自是胆战心惊，忙提着铁扫帚，蹲到了草丛里，颤声呼喊：「小黑犬，你在哪儿啊？快出来啊？」喊了几声，不闻应答，只能慢慢爬将过去，诱以美食：「小黑犬，看，这是卤猪肝，好吃得咬舌头，不信我吃给你瞧。」正嗯嗯尝味间，突听一声温柔轻唤：「得福。」

陈得福大吃一惊：「小黑犬会说话了？」转头急看，只见眼前多了一双绣花鞋，足踝纤细，抬眼向上，见到了碧绿衣裙，再望上看，则是丰臀蜂腰、饱满胸脯。

陈得福心下狂喜，道：「小黑犬！」看这大金丹如此威力，竟让小黑犬变成了仙女，他又惊又喜，正要扑上前去，突见那女子似笑非笑地打量自己，不觉倒抽一口冷气，颤声道：「师伯母……」

面前站着一个女人，笑颦如花，正是吕得礼的老娘谢嫣嫣到了。陈得福不知她有何图谋，自是双手紧抱包袱，畏首畏尾，谢嫣嫣却笑吟吟地道：「得福，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草丛里？怪里怪气的？」陈得福低声道：「我……我要找小黑犬……」

「小黑犬……」谢嫣嫣沈吟不解，突然双手一拍，笑道：「啊，就是你从红螺山带回的那只小野狗啊。我方才见到牠了。牠同两只獒犬追着玩儿，兴高采烈的。」陈得福惊道：「打起来了么？师伯母，牠们……牠们在哪儿？」

谢嫣嫣微笑道：「别急，让伯母带你去找牠吧。」伸出玉手，携住了陈得福，神情亲昵。

陈得福吓了一跳，道：「师……师伯母，你……你这是……」正迷惑间，忽见谢嫣嫣俯身弯腰，蹙眉道：「得福，你的裤子怎么破了？一会儿师伯母替你补一补吧。」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可这慈母却认错人了，陈得福脸上更红，忙道：「不……

不用了……」谢嫣嫣走近几步，温柔道：「师伯母面前，客气什么？来，到我房里来，把裤子脱了，师伯母替你补补。」陈得福生到了二十来岁，还没在女人面前脱过裤子，心念于此，脸涨紫，颤声道：「真的不了……我……我还有事……」

谢嫣嫣失望道：「你……你还有事？」陈得福忙道：「是……是啊，我还没吃早饭……」

听得此言，谢嫣嫣玉指竖起，俏眼笑道：「我就晓得你没吃饭。来，伯母熬了一锅广南鱼粥，咱俩一块儿吃吧。」陈得福越发错愕了，看这谢嫣嫣最是溺爱儿子，三兄弟平日吃剩的饭菜，宁可倒到阴沟里，也决不让别人家的孩子沾上一口，谁知她今日一反常态，竟把自己当人看了？

正茫然间，忽觉一股迷人香气，飘近鼻端，只见谢嫣嫣双眼直瞅着自己，竟是满面母爱。陈得福脸红过耳，低声道：「师伯母，你……你为何待我这么好？」

「傻孩子……」谢嫣嫣轻启朱唇，柔声道：「咱俩天生投缘啊……」

「投缘？」陈得福失声呆呼，谢嫣嫣怜声道：「是啊……师伯母好想收你当干儿子，日日夜夜都想疼你爱你、怜你宠你……」陈得福哭出了声，大喊道：「干娘！」正想依偎怀中，惹其爱怜，忽觉怀中包袱微微一动，似给人拿住了。

陈得福咦了一声：「师伯母……你……你这是做什么？」谢嫣嫣柔声道：「心肝宝贝儿，干娘怕你累着啦……看这包袱好沈，来……干娘替你拿着……」

陈得福忙向后退开一步，害怕道：「不…不用了……」谢嫣嫣怜声道：「乖孩子，别怕羞，快来……」她越靠越近，陡然玉手暴长，直朝包袱夺来。陈得福早已有备，拔腿便跑，谢嫣嫣亮出了判官笔，厉声暴吼：「谁敢阻挠我儿子练成三达！谁就得死！陈得福！你纳命来吧！」

「杀人啦！」新年新气象，元宵方过，陈得福便已身陷绝境了，他狂奔惨叫，一路奔向主宅，眼看不远处有座精舍，房门虚掩，一时无暇多想，便藏身进去，盼能躲过追兵。

来到房中，但见内光亮精洁，清静高雅，打扫如同宝镜一般。陈得福心下一醒，才知自己无意间闯入了国丈的「莲荷精舍」，此地收藏无数古董字画，价值连城，平日都上着锁，今朝怎么忽尔开门了？

正起疑间，忽听脚步细细，两名老嬷嬷哼着歌儿，一个手拿鸡毛撢子，一个手提水桶，从门外走了进来。陈得福吓了一跳，眼看一只花瓶立地巨广，足有八尺，忙藏身在后，掩住身形。

两位老嬷嬷颇为勤奋，来到了屋内，各自擦洗打扫，那谢嫣嫣手持判官笔，自在门口瞪眼张望，却也不敢贸然闯进。

良久良久，老嬷嬷扫好了地，锁了门，终于离去了。陈得福也松了口气，起身四顾，只见满屋都是古董，当是国丈费心搜罗而来。他满怀敬畏，正小心观看间，忽见一衣裙高展墙上，裁剪古朴，青靛如玉，岂不就是师叔伯口中的「采莲翠裙」？陈得福啊了一声，急急走近来看，鼻端闻到一抹千年芳香，隐隐带了几分酒香，不觉神思迷惘：「这……这就是西施的体香么？」

李白诗云：「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据说写的便是这「采莲裙」，还说当年西施刺杀吴王夫差，穿的也是这绿裙，其后与范蠡退隐，来到太湖采莲，穿得还是这碧裙，无怪国丈醉心赏玩，八成常在屋里闻香。正想学着嗅上一嗅，忽听房门喀喀几声，竟给人撬开了。

陈得福心下惴惴，就怕是谢嫣嫣入搜捕，便又躲到了大花瓶后头。还待多做防备，却见一名小孩儿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带来了一股酒臭，竟是谢嫣嫣的小儿子吕得廉！

陈得福惊奇不已，不知这小鬼为何现身此间，莫非也是为三达剑谱而来？正起疑间，只见这小孩打了个哈欠，反手掩上房门，突然掩住了嘴，急急转身过去，呕吐起来。吕得廉好似宿醉未醒，吐了半晌，总算直起身来，他擦了擦嘴，喘息道：「下回不喝酒了，好难受啊。」房中满是珍奇古董，吕得廉却呕得满地秽物，酒气熏天，一会儿若让人发觉了，不免闹出大事，这孩子却是不慌不乱，叹道：「又

要擦地了。」便从墙上扯落了绿裙子，先朝嘴上擦了擦，其后扔到地下，一脚踩住，朝地板去抹，将秽物清理干净。

陈得福看得全身发抖，这才明白西施裙的香味自何而来。正感骇然，吕得廉又吐了，这回抱住了周公鼎，尽数吐在里头。

吐了几回，吕得廉总算舒坦了，他挖了挖喉咙，惊喜道：「内力好像更深了。」说着说，便从墙上取落一只钓杆，笑道：「好久没钓鱼了。」这只钓杆非同小可，陈得福自也听师叔提过，传说当年姜太公与文王相会之时，便是手持这尾钓杆，也才有了后来的武王伐纣、三界封神等等事情。只不知吕得廉人在屋中，却想钓些什么？

正纳闷间，却见钓杆一抛，鱼钩竟朝藏身处飞来，陈得福心下一惊，没想自己已给发觉了，正要伏身闪避，却见钓钩坠入花瓶，听得吕得廉哈哈一笑，提手一拉，居然钓出了一只包袱！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陈得福大感惊奇，自没料到花瓶里居然还藏了东西，却见吕得廉蹲身下来，打开了包袱，里头赫然是有木老虎、泥人兵、「金海陵纵欲身亡」上下两册，诸般宝物，无一不备。陈得福咦了一声，暗道：「珍藏不少啊。」

珍藏秘本现身，陈得福内心怦怦直跳，自是有些艳羡，吕得廉却又从裤袋里掏出一迭红纸袋，其上书写名字，有叶得开、冯得诰、施得兴，其中一只更有「陈得福」三字。陈得福不觉骇然失：「这……这不是我的红包么？」

过年前师叔伯发下了红包，有的出手大方，一给就是一两银，有的寒酸紧蹙，只能赏个一吊钱，众兄弟巴望一整年，好易攒了点零头慢慢花，岂料竟落入吕得廉的魔掌之中？

陈得福暗暗忿恨：「好小子，平日吃我喝我，现下还拿我，一会儿揍死你。」

吕得廉不知有人窥伺在旁，兀自拍手笑道：「东西越来越多了。」从红包里倒出了几十枚铜钱，自赞自夸：「看我多能挣，难怪娘疼我。」

吕得廉人如其名，为人甚是廉洁勤俭，平日仗着年纪幼小，出门吃喝玩乐，从不付钱，多赖师兄支应，孰料白吃白喝尚嫌不足，索性将师兄们的棺材本充公了？

看吕得廉一脸快活，不知窝藏了多少珍宝，只将铜板一只只排列整齐，细细点了点，正要尽数收入包袱，陈得福委实忍无可忍，顿时现身出来，大喝一声：「小偷！」

吕得廉吓了一跳，万没料到花瓶后头躲得有人，他受惊坐倒，呆了半晌，随即左顾右盼，讶异道：「小偷？谁啊？」陈得福怒道：「还问谁？你就是小偷！」吕得廉困惑道：「什么？我是小偷？你说话好怪哪。」陈得福指着地下的包袱，怒道：「看！这是什么？」

吕得廉低头瞧了半晌，疑惑道：「这是包袱啊，有啥奇怪的么？」陈得福提起铁扫帚，当作惊堂木狠狠朝地一拍，厉声道：「这叫做赃物！你这个小偷，如今人赃俱获，还想狡赖么？走！和我去见赵五师祖！看他怎么打你！」

华山方今第一长老，便是赵老五，他执掌门规极严，只要抓到了小偷，哪管来人是谁的儿子，总之先抽五十鞭再说。吕得廉听了胁迫，却是毫无惧，只是皱眉道：「你好怪啊，我方才从花瓶里找到这些东西，还想是打哪儿来的，你怎能说是我偷的呢？」

陈得福怒道：「胡说！这东西明明是你藏入花瓶的，不然你好端端地，来精舍干啥？」

这话问到了要紧处，吕得廉不觉咦了一声，道：「有道理啊，陈得福，你来精舍做啥？」陈得福为之一怔，喃喃地道：「我……我是来……来……」吕得廉双手一拍，醒悟道：「我知道了！陈得福，这些东西都是你偷的，对么？」陈得福大惊道：「不是！不是！」

吕得廉起疑道：「可你为何背着一个包袱？你自己看看，这两只包袱可不是一个样？」

说来也巧，两个包袱都是油布包裹，上头也都绑了个结，宛如亲兄弟一般。

陈得福大惊大慌，满头冷汗间，竟为之词穷了。吕得廉淡淡地道：「小偷，总算让我抓到啦。」拉住陈得福的衣袖，喝道：「走！跟我去见五师祖，听他发落！」想起赵老五的鞭子，陈得福哭道：「不要！不要抓我！我是冤枉的！」吕得廉喝道：「无耻之尤！还敢拒捕！」

二人拉拉扯扯，也是吕得廉宿醉未醒，脚下一晃，撞到了大花瓶，听得当琅一响，已然砸了个稀烂。

二人张大了嘴，陈得福寒声道：「看看你……」吕得廉哭道：「都是你！」

这玉瓶来历甚奇，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来」，乃是大唐越窑秘瓷，号称英国公镇府三宝之首，现下却成了烂泥一堆，国丈若是见到了，岂不气得一命归西？

二人对泣半晌，都知大祸临头了。吕得廉拭泪道：「扫把福，这事要是传出去了，国丈会怎么处置咱俩？」陈得福垂泪道：「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吕得廉哭道：「知道就好！

你快立个誓，绝不能告诉别人这事，你若说了，便要天打雷劈、万箭穿心而死！」陈得福啜泣道：「为何是我先发誓？不是你先？」吕得廉大哭道：「你年纪大，当然你先。」

二人争执不休，都要对方先行赌咒，突然大门打开，走入了一人，正是吕得义来了！

「二哥！」吕得廉看到了救星，立时扑上前去，哭道：「陈得福偷东西，又打破了花瓶，方才还威胁着我，说要杀我们全家灭口哪！」陈得福震惊不已，大哭道：「你胡说！」

看这吕得义虽只十四岁，身材却比弟弟高了不少，平日个性阴沈，武功更是深不可测，此刻若要袒护亲弟弟，陈得福哪还有活路？他百口莫辩，正悲愤抽噎间，只见吕得义瞄了瞄弟弟，又朝自己看了一眼，道：「三弟，你不要血口喷人，我已经知道前因后果了。」

陈得福大哭道：「恩公啊！」吕得廉则是痛哭流涕：「二哥！你都不帮我！」

吕得义果然知义，这会儿便来大义灭亲了。陈得福正要叩谢恩德，却听他淡淡地道：「扫把福，先别高兴得太早，方才打破花瓶，你也得记上一份功劳。我一会儿表上功去，你也知道自己下场如何？」陈得福魂飞魄散，掩面哭道：「不要啊！」

吕得义淡淡地道：「要我隐瞒此事，其实也不难，只要你俩答应一事，我可以替你们遮掩。」二人并肩跪地，哭求道：「恩公，你要

咱们答应什么？」吕得义道：「我要你俩发誓赌咒，终身效忠于我，若有违誓言，你俩会天打雷劈，化为烂泥而死。」

陈得福听这誓言如此凶毒，自是害怕犹豫，吕得廉却已大哭道：「我发誓！我发誓！

小人一定终身效忠于您，若违誓言！陈得福必然万箭穿心而死！」陈得福又惊又气，赶忙喊道：「我也立誓！小人要是有一丁点违背您的圣旨！吕得廉全家必然满门抄，死得惨不堪言！」

二人胡喊乱嚷，吕得义却也没留神，只颔首傲然：「我有两个奴隶了。」当即道：「得廉，二哥缺钱用，把你的收藏都拿来。」吕得廉哭泣不依，想他一生辛苦，方有这点儿积蓄，若就这么交出，日后哪还有一点生趣？吕得义森然道：「不肯是吧？」推开了门，作势欲喊：「来人啊，有人打破了……」吕得廉大惊道：「等等，等等，我听话就是了！」

包袱送来，总计四十两银，此外奇妙书刊、童玩弹珠，要什么、有什么。吕得义颇见满意，又道：「陈得福，把你背上的包袱拿下来，让我瞧瞧里头有什么。」陈得福大惊道：「不行！这是傅师叔托给我的东西！你万万看不得。」

「看不得？」吕得义斜目冷笑：「我上天下地，无所不看。爹娘上床、丫嬛沐浴，哪样没瞧过？快把包袱拿过来，否则要你好看。」陈得福哭求道：「不行、真的不行。」

吕得义狞笑道：「不行是吧？好，那我便让天下人知道，是谁打破了琼国丈的花瓶。」

转身过去，正要朝门外暴喊，陈得福已是大哭道：「不要、不要，饶命啊。」

吕得义哈哈大笑：「想和我斗！就是和天斗！快把包袱交出来！」

陈得福自知无幸，只能含泪取下包袱，慢慢解开绑缚，吕氏兄弟定睛一看，面前竟是一本经书，却是大名鼎鼎的「三达剑谱」！

吕得义颤声道：「三达剑！我……我等了好几年，总算落到我手中了！」吕得廉也是喘息道：「有了这个，我啥都甭怕了……」兄弟俩垂涎欲滴，正要劫夺剑谱，陈得福急忙阻拦：「不行、不可以！」

三人各出一手，扯住经书，吕得义怒道：「陈得福！你不听话了？不怕我对付你么？」

陈得福咬牙道：「横竖是死，今日跟你拼了！」吕得廉喊道：「拼啊！」手上发力，将经书扯了过去，吕得义怒气勃发，双手来夺，陈得福职责在身，更不敢放，猛听「嗤」地一声，人人仰天摔倒，各自抓住了一块破书皮。

三达剑谱一分为三，一页又一页剑法随风飞舞，缓缓落到了地下。吕得义张大了嘴，吕得廉一颗心也停下了，陈得福则是抱住了剑谱，大哭道：「吾死也！」

傅元影万般嘱托，要自己小心看管经书，谁知一个时辰不到，祖传剑谱便硬生生毁去了。吕氏兄弟自知闯祸了，二人对望一眼，顿时发一声喊：「快逃啊！」

吕家兄弟慌忙逃命，跑得无影无踪，陈得福失魂落魄地站着，想哭也哭不出，想叫也没气力，若要找傅师叔告状，他兄弟俩牙尖嘴利，连手瞒天过海，自己哪能斗得过？正想撞墙自尽，突然心念一动：「对了，可以去买胶水啊！」

天下最易破损的，不是这些武林秘笈，而是「金海陵纵欲身亡」，这些春宫秘本四下传阅，一本本破损不堪，陈得福自也时常黏合修补，算得上熟门熟路。他瞄了瞄花瓶，瞧了瞧经书，自知一会儿找来浆糊胶水，说不定能将之黏合修补，届时神不知、鬼不觉，谁又晓得自己干了什么好事？

他越想越是道理，忙关紧房门，提起铁扫帚，先将花瓶碎屑扫到周公鼎底下，以免为人所觉，其后四下捡拾破散经书，就怕漏了一点半点。

过去陈得福也曾偷看过「三达剑谱」，自知内页共计九十九，前头九十八页尽是「智剑」心法，最后一页则绘了颗大鸭蛋，称作「化圆为方」。他四下捡拾，一一比对，将书页从头至尾点了点，一五一十来算，计到了九十九页，终于松了口气。

侥天之幸，剑谱并未遗漏，内页大致完好，只是线装处松脱了，料来不难修补。他翻点书页，正要将经书收入包袱里，忽见脚下还散落些零星纸条，东一堆、西一簇，不知是什么东西。

怪事生出了，「三达剑谱」明明只有九十九页，现下页数点齐了，怎还有残余纸头?

莫非书页有何破损不成? 他惊疑不定，忙俯身拾起其中一张碎纸头，却见纸上笔画凌乱，似水瀑、似怒涛，湍流横飞，彷佛便是泼墨山水。

陈得福「咦」了一声，只觉这笔墨似曾相识，彷佛在哪儿见过，茫茫然间，伸手去摸裤袋，慢慢找出了一张字条，不觉震惊道：「好像啊！」

这字条也如小黑犬一般，同是红螺寺里捡回来的，那时他在一处树林里闲逛，凑巧撞见颖超师兄，当时看他低头拭泪，随手扔掉了这张字条，好奇之下，便捡了起来，留作纪念，本以为没什么用处，孰料两相比对下，竟似与这堆纸屑有些干系?

陈得福茫然呆立，也是猜想不透纸屑的来历，只能提起铁扫帚，先将地下纸屑扫成一堆，一一捡入包袱，小心收了起来。至于一会儿要用浆糊还是松胶来黏，那也管不到这许多了。

七、木兰原是尚书郎

「饿鬼上门啦！万佛涅盘啦！」却说阿秀一路逃难，沿窄巷一溜烟地奔进了厨房，正大喊大嚷间，便听一名家丁叫了起来：「少爷！你总算回来了！管家！快来啊！少爷回来了！」

阿秀吓了一跳，看杨府管家姓「蔡」，数十年来忠心耿耿，深得杨府上下信赖，每回见到自己，总是叨叨絮絮念得整篇，一会儿让他抓着了，必无好事。忙道：「还嚷！再嚷就不救你啦！」

那家丁茫然道：「救我? 少爷要救我什么?」阿秀大喝道：「天下大乱、万佛涅盘！末世已经到了！你还不知死活么? 滚了！」随手找来一只大麻袋，将包子、点心全数扔了进去，装得满饱，还不忘多摸一颗橘子，随即直奔鲤鱼池，便要叩见娘亲。

来到了鲤鱼池畔，四下阳光普照，清风徐吹，已在春暖花开时分，阿秀忽然有些累了，便放落了麻袋，自言自语道：「先坐坐吧，下午还要逃难，可别把自己累死了。」手拿橘子，慢慢坐了下来，凝视着面前的大池塘。

这鲤鱼池有个别名，称作「龙眼池」，听叔叔说这池塘是水神龙王爷的眼睛，蓄着它的泪水。也是为此，即使别家的井里都没水了，这池子却清澈如常，数十年如一日，至于这传说是真是假，阿秀也不管这许多，反正自己只消没渴着，哪管水从哪儿来?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其实这「鲤鱼池」之所以漂亮，是因为娘亲住在池畔，当年她来了杨家，爹爹便把楼阁让给她当画坊，风景怡然，清静幽雅，日常里她得了空闲，必在楼里待着，有时画画儿、有时填填词，除了小阿秀，谁都找她不着。

阿秀坐在池边，手拿甜橘，剥开了果皮，随手扔到地下，不忘多吐一口痰，反正饿鬼打来了，人间一切都要化为乌有，又何必保持什么整洁？不嫌糟蹋气力么？心念于此，更朝花圃拼命乱踩，便死也不留遗憾。

阿秀嚼着橘子，伸了懒腰，索性躺平下来，一边吃橘子，一边抖脚哼曲，说不出的惬意。

小孩子便是这样，先前嚷着逃难，煞有介事，可回到了家中，却又舍不得走了。他怔怔望向鲤鱼池，心道：「要是真打仗了，我就看不到这池塘了。」心念于此，竟然有些难过。

世上的事，总是难以两全其美，要想不上学，便得饿鬼来，可饿鬼来了，京城又要打仗，难免要害死许多人。阿秀叹了口气，他趴在池畔，自言自语：「怎么办呢？有没法子让饿鬼不来，可又不必上学？那就可以一箭双鸟了。」

一箭双雕之事，人间少有，倒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时有之。阿秀有些发愁，忽见自己的脸蛋映在水上，反照点点阳光，竟是说不出的好看。阿秀心下大喜，暗赞在心：「原来我生得这般俊美，以前都没留意哪。」也是他小孩子心性，一看自己样貌如此神骏，便把饿鬼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只管拨弄额发，望池自照，正挤眉弄眼间，却又见到了那条玉佩。

自小到大，娘亲便为自己缝了这条玉带，遮住了额头，只因阿秀的眉间有一个胎记，天下无双，故须以玉石掩之，免遭神鬼之嫉。

阿秀呆呆伸起手来，将玉佩解下，凝视水中的自己。霎时又见到了那条狭长伤疤，望来便像二郎神的天眼，让人一见难忘。

阿秀呆呆摸着额间伤痕，打小到大，自己不知问过娘亲多少回，为何别人只有两只眼，却只有自己生了三只眼，娘却顾左右而言它，不肯多说。反倒是姨婆说他是天界投胎，所以比旁人多了一只眼，乃是有福之人。阿秀听了这鬼话之后，却也信了，因为这段话也解开他心里另一个疑惑，为什么他没有爹爹?

别人家的孩子有爹，阿秀却没有。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若不是常和别人家的孩子一块儿玩，怕还不知道世间竟有「爹爹」这玩意儿。

没爹也好，阿秀还有娘，那就什么都有了。只是到了六岁那年，外婆过世，娘亲带着他嫁入了杨家。阿秀也忽然有了一个「爹」，那便是「杨伯伯」，不过阿秀一点也不高兴，反而又哭又闹，他死也不肯改名，就是不要做「杨神秀」，他只要做自己的小阿秀。这时「杨伯伯」便亲自过来开导他，他说阿秀其实本就姓「杨」，因为他额头上那只天眼，便是「三眼二郎神」的记号。

二郎神名叫「杨戬」，也是个姓杨的，据说这位神明是玉皇大帝的侄儿，英俊潇洒、武功高强，另还养了一头威风哮天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额上的神眼还会发光。阿秀听得自己是「二郎神」投胎，真是大喜欲狂，便开开心心地由了大家，成了今日的「杨神秀」。

几年过去，阿秀长大了，见识一开，自也晓得被人骗了。什么「二郎神」下凡、什么「天界投胎」、摔到豆浆铺里成了小娃娃，遇上娘亲叫妈妈，全是骗小孩的胡说八道。只是他虽不再信这些鬼话，却也不再热衷打听神眼的来历，更不曾追问自己的生父是谁，因为阿秀心里明白，他已经有了一个「爹」。

打进杨家以来，爹爹待他始终严厉，有时更会拿藤条抽他，阿秀嘴里骂着，其实心里并未抱怨，因为他明白爹爹真心待他，若非是对待儿子，谁会望死里打?

可是……可是……阿秀望向池水，摸着自己的天眼，不知不觉间，泪水竟已盈眶。

阿秀真正的爹到底是谁呢? 他为何从不来探望自己? 莫非他讨厌阿秀，这才遗弃了他? 阿秀把脸埋在膝盖里，低声哭着。正自怨自艾

间，突然心念一动：「等等，不只是我，方才那怪人也有一只天眼，他……他到底是什么人？」

阿秀是早熟的孩子，打八岁以来，便不信什么「天眼佛睛」，却没料到此事竟然有凭有据，不独是他，世上竟也有人生了这只「神眼」！

适才亲眼所见，城头上那名怪人与自己一模一样，他也是个三眼的，他到底是谁？为何盯着自己猛瞧？还自称认得娘亲，又说小时候抱过自己，难不成这人便是……便是……

阿秀张大了嘴，忍不住跳了起来，颤声道：「不会的，不会的，没这种事！」

阿秀怕了起来，慌张之下，拼命摇头，偏偏那怪人的脸庞就是挥之不去，那只神眼儿如此清楚，便印在他的眉心额间，模样位置，与自己一模一样。倘使……倘使他就是自己的生身父亲，那会如何呢？他会否登门造访，把自己从娘亲手里要了走？

阿秀一颗心好似停下了，依稀之间，好似看到自己挥别了娘亲，随着个陌生人去到了异乡，从此妈妈不见了，叔叔不见了，爹爹也不见了，身边却多了一个三眼怪人，咧嘴傻笑。

阿秀吓得牙关颤抖，想起那人满身穷酸，八成是个穷光蛋，自己若真与他相依为命，那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霎时大哭道：「不要！不要！娘！您别把我送人啊！」骇然之下，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忙冲向了鲤鱼池，奔入了楼阁，也是小孩儿走路不看地下，方才来到门内，突然脚趾一疼，哎呀一声，顿时摔了个狗吃屎。

阿秀疼哀哀地爬起，骂道：「土地公，你领钱不办事啊？忘了本少爷是天界投胎的？

怎不来保护我啊……」他喃喃苦骂，凝目来看，却见地下放了一只扁担，两头各一只木柜，却是街上看过的面担。阿秀咦了一声：「这是谁的东西？怎会放在这儿？」

此地是个小厨房，娘亲有时夜里作画累了，多在这儿煮宵夜吃。没料到娘亲吃饭不过瘾，居然上街买了面担回来，莫非要在家里卖面了？

想到这个「面」字，心里忽觉不对劲，好似自己听谁提过什么事情，却与卖面的有些牵扯？他想不明白，却不忘记报仇，举脚一踢，朝面担便是一脚，谁知那木柜做得牢靠，只疼得他抱脚跳起，哎呀哎呀地叫疼，一路跳上楼去了。

这处阁台共计上下两层，下头是厨房客间，上头才是娘亲的居所，他推开了门，里头安安静静，好似娘亲还没起床，阿秀眨了眨眼，走到床边一看，只见炕上盖着一床棉被，一名女子面向内里，露出满头乌丝秀发，宛如绸缎一般，棉被底下还露出一双晶莹玉腿，雪白动人。

阿秀咦了一声，暗暗惊讶：「娘的腿变白了？」娘是扬州人，肤也算白皙一类，只是与爹爹、叔叔、奶奶相比，却又输了一大截。只是说也奇怪，一个晚上过去，娘的肤变得雪白晶莹，彷佛羊脂宝玉一般，莫非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不成?

阿秀呆呆看着，眼看大腿就在眼前，便伸手摸了摸，打算体会一番。

不愧是大腿，入手滑腻，摸来十分顺手。阿秀眨了眨眼，便又小心捏了捏。大腿微微一动，缩回棉被去了。正惊奇间，枕头上秀发流动，床上女人转过身来，沉沉而睡，阿秀凝目一观，不觉大吃一惊：「怪了？这……这女人是谁啊？」

面前躺了个姑娘，约莫二十来岁，长长的睫毛甚是漂亮，肤白皙，脸颊也比娘亲丰腴些。

反复看了几眼，心下猛醒：「啊呀！这不是芳姨么！」

阿秀自也认得琼芳，过年前他去「魁星战五关」看人比武，当时便见到这么一位秀气的公子爷，其后果然证实她是女人，名叫「琼芳」，只是说来奇怪，这芳姨明明是娟姨的朋友，和娘不大熟，却为何睡到娘的床上?

阿秀也懒得多想了，反正床铺柔软，上头又睡了漂亮女人，顿时睡意浓重，哈欠道：「昨儿一夜没睡，先躺躺吧。」扔下了麻布袋，急急爬到炕上，打算与美女共枕一番。

天气寒冷，被窝里温暖如春，阿秀大觉舒坦，他抬起头来，先瞧见芳姨的俏脸，又闻到她身上的香气，不觉脸红心跳，暗想：「我要

早生十年，非娶她做老婆不可。」转念又想：「不知她喜不喜欢小孩？那我又可以骗一个干娘了。」当下拿出对付干娘的办法，先紧靠怀中，讨其爱怜，揩了些些油水之后，手脚便抱了过去，打算乱挤一通。

「大胆！」哎呀一声惨叫，阿秀直滚了出去，撞到了桌脚，圆凳翻倒，登时号啕大哭起来。棉被掀开，琼芳总算坐了起来。看她昨晚失眠，好易天亮时浑浑噩噩地睡了，岂料睡不到几个时辰，便有蚊子叮上大腿，痒得厉害，其后还有东西爬上床来，好似鬼压身一般，也是她天生悍勇，二话不说，一脚踢出，果然踢下了一只小妖。

扫除了妖孽，烦恼全消。正想倒头再睡，却听床下传来孩童哭声，琼芳咦了一声，探头去看，只见床下倒着一名孩子，额系玉佩，呱呱大哭，却不是顾倩兮的宝贝儿子是谁？

琼芳过去只见过阿秀几次，称不上相熟，却陡然下手打人，不免有些过意不去，忙道：「你……你叫做阿秀是吧？伤着你了么？」阿秀善于假哭，忙擦拭泪眼，哽咽道：「好痛……

骨头像是断了……」琼芳叹道：「谁要你溜上床来？不是自己讨打吗？」阿秀哭道：「那是我娘的床啊，我怎么知道你睡在上头……还怪我呢……」

琼芳想想也是道理，偏又不善哄弄小孩，只得咳了几声，左顾右盼，问道：「你娘呢？

起床了吗？」阿秀悻悻地道：「我怎么知道？我还想问你呢。」

琼芳累了一晚，此时浑浑噩噩，听得顾倩兮不在房里，也没气力多想什么，便又躺了回去，吩咐道：「小阿秀，先别吵我，芳姨还得睡会儿。」卷起棉被，正要鼾睡，阿秀却也爬了过来，哈欠道：「我也好累啊，借我点地方躺躺吧。」掀开了棉被，自行钻了进来。

此时琼芳身穿内衫，棉被褪下，便露出一身雪嫩肌肤，尤其大腿粉嫩晶莹，更见夺目。

只是阿秀年纪还小，便也没做什么男女提防，只任他躺到身边，问道：「你整晚没睡么？去干什么了？」

「我撞鬼了！」阿秀哈欠连连，叹道：「昨晚我念经做法，替结拜兄弟驱鬼，谁晓得自己却让鬼抓走，后来又见到百万饿鬼杀向北

京，最后连三眼二郎神都降临了，真是活见鬼哪。」

琼芳哑然失笑：「什么神啊鬼的，就你这么一只小鬼而已，哪来这许多鬼？」阿秀叹道：「不信就算啦，反正天下大乱了，你自求多福吧。」

说话之间，睡魔真已袭来，他打了个大哈欠，便将棉被尽数卷起，闭眼睡了。琼芳也是困倦之至，将棉被抢夺回来，再来补眠小憩。

阿秀鼾声大作，睡得十分香甜，慢慢靠到琼芳怀里，忽然动了一动，琼芳「咦」了一声，低头瞧了瞧阿秀，待见小孩一脸天真无邪，料想是自己多心，便又闭上了眼。

琼芳闭目养神，身旁立时瞇开一双小眼睛，正是阿秀。他偷瞄了芳姨一眼，便又轻轻动了动，待听她鼻息沉沉，毫无知觉，心下大喜，正欲大大乱动，忽觉臀上一痛，啊呀一声惨叫，竟又飞下床去，他骨溜溜地滚到门口，还不及死皮赖脸，屁股上又给踩了一脚，霎时凄厉大哭：「哎呀！踩死了呀！」

一声惊呼响起，一名美妇急忙收脚，却是顾倩兮来了。她蹙眉蹲下，扶起了阿秀，道：「倒在地下做什么？娘险些踩坏了你。」阿秀活该倒霉，却又不好明说实情，只得含泪道：「地下凉快，躺起来真舒服。」阿秀怪模怪样，已非一日，顾倩兮面有愠，道：「怎么玩了一晚才回来？娘不是要你天亮前回家么？」阿秀慌道：「娘，你不知道，我昨晚遇鬼啦！」

顾倩兮茫然道：「遇鬼了？什么鬼？」阿秀忙道：「大鬼、小鬼、饿鬼！什么都有！娘！

我跟你说一大事……」顾倩兮没空来听，道：「有话一会儿说，娘要招呼客人。」她放下一盘热包子，走到床边，问道：「妹子，起来了么？」

琼芳早就醒了，忙坐起身来，道：「对不住，我睡晚了。」顾倩兮看来光焕发，心情好得不得了，笑道：「不打紧，昨夜元宵，本该让你多睡会儿。」她取来一瓶药，便在床沿旁坐下，道：「手还疼么？」琼芳忙道：「不疼了。」

琼芳昨夜让国丈毒打一顿，悲愤下离家出走，身上又没带钱，便投奔顾倩兮来了。这些话不便多说，顾倩兮自也不会提，只拿起她的手来，细细察看伤势。眼见掌心处仍是红肿破皮，不见好转。便默默倒出药酒，细心为她涂抹。

两人相距咫尺，琼芳也趁机打量着人家，只见顾倩兮有一双漂亮的凤眼、长长的睫毛，低头垂望之际，发丝垂落了半边面颊，说不出的好看。琼芳怔怔望着她，忽道：「顾姊姊，我有事想问你，方便么？」顾倩兮微笑颔首：「妹子只管说。」琼芳道：「我昨晚下楼喝水，见到了一座面担，那是你的东西么？」

顾倩兮抬起头来，朝琼芳望了一眼。琼芳却是一语不发，一双大眼微微而动，只在察看顾倩兮的神。两人相视无言，半晌，顾倩兮便又低下头去：「来，掌心张开，要替你擦药了。」琼芳嗯了一声，依言开掌，目光却仍停留在顾倩兮的俏脸上，久久不离。

正看间，床边忽然凑来一颗脑袋，好奇道：「真惨哪！这是藤条抽的吧？」

二女回眸来看，自又是阿秀来参观了。顾倩兮沈声道：「去外头玩，老这儿捣蛋。」

阿秀哼道：「谁捣蛋了？娘，你别拿清凉膏擦，那只会止疼。想要消肿，得用老虎油才对症。」琼芳惊讶道：「你怎么知道？」顾倩兮叹道：「三折肱成良医。」

琼芳恍然大悟，想来阿秀让夫子的藤条抽多了，自是熟门熟路，怕比大夫还精到几分。

阿秀嚼着热包子，一边偷看女人擦药，忽道：「娘，芳姨不是娟姨的朋友么？什么时候跟你要好了？」顾倩兮微笑道：「娟姨的朋友，就是娘的朋友。难得她来娘这儿夜话，娘能不好好招呼么？」阿秀讶道：「原来可以来咱们家大吃大喝啊，怪不得娟姨的朋友这般多。」

听得此言，琼芳脸微窘，顾倩兮也是噗嗤一笑，她擦过了药，便又捧来几衣裳，道：「妹子，你的书生装破了，我这儿有几衣服，不知合不合身，你起来试试吧。」琼芳啊了一声，忙道：「顾姊姊，你别客气……」顾倩兮道：「是谁客气了？快来试试呗。」

昨晚琼芳来得急，没带换洗衣裳，果然顾倩兮细心周到，便为她准备了，只是琼芳男装穿惯了，竟是有些不知所措，还待推辞间，阿秀却搬了个板凳，坐了下来，鼻中喷气，只等着看女人脱衣服，却听娘亲道：「阿秀，下午学堂要开课了，快去收拾书本，别又掉三落四的。」

阿秀傲然道：「娘，今儿个不上课啦。」顾倩兮微微一奇：「不上课了？为什么？」

阿秀俨然道：「听好了，天下大乱，群魔乱舞……学堂即将毁于战火……」正摇头晃脑间，却给娘笑着推了出去：「到外头玩去。芳姨要换衣裳了。」砰地一声，房门关起，阿秀气急败坏，拼命拍打房门，大声道：「娘！我和你说真的啊！咱们大祸临头啦！」

正嚷嚷间，忽听嘎地一响，房门打开，娘亲却又探头出来了。阿秀松了口气，忙道：「娘，你听我说……」话还在口，手里却多了一只木雕小老虎，听得吩咐：「小乖乖，自己玩喔。」脑袋被人当成小狗拍了拍，随即关上房门，不忘上了锁。

世人无知，犹如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只没想自己的娘亲也这般傻呼，倒真让人惊骇了，正叹息间，忽听门里传来说话声：「妹子，快把衣服脱了，试试这衣裳。」听得芳姨要宽衣了，阿秀双眼圆睁，想起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立即奔到楼下，搬过了大木梯，架到窗边，快手快脚地爬了上来。

「妹子，来，套上这裙子……」听得妇女说话，阿秀心头怦怦直跳，举起手指，朝窗纸狠命刺出，挖出了一个大洞，就着窥孔，心惊肉跳地偷看。

正望间，只见窥孔里的娘亲捧出一身女装，却是一淡青连身裙，听她道：「这是我做的月华裙，一早替你仓促改了，希望合身。」她拿着衣裳在芳姨身上比了比，道：「裙围六幅，另压百褶，风过裙摆，其雅如月华，故也名之。来，你穿穿看吧。」

娘亲说了一整篇，那芳姨却不怎么爽利，沈吟道：「不了……顾姊姊……我穿不惯女装，还是别了……」她推拒了半天，始终不脱光，阿秀急火攻心，心里自是百般诅咒。却听娘道：「妹子，你都有了婚约，总不成穿着男装当新娘？来，我替你宽衣吧……」说着解开

了芳姨的书生巾，将她一头秀发垂落下来。阿秀心中激动，忖道：「脱了！脱了！」

正激动间，果见芳姨开始脱下衣衫，想起方才见到的玉腿，阿秀更想一探究竟，正期待间，惊见窥孔一花，刚巧不巧给阿娘的衣裙挡住了，阿秀望着裙上小碎花，内心大惊慌，耳中却听道：「头一回穿女装吗？」听那芳姨嗯了一声，跟着传来衣服窸窣声响，想来露出了白腿。又听娘道：「站起来，我替你束腰。」阿秀五内俱焚，如受拷打，眼前偏又是一大片的小碎花，只能急急爬下木梯，又匆匆奔回楼上，喊道：「娘！有人找你！」

嘎地一声，房门打开，娘亲探头出来，手上还提着一枝画眉笔，茫然道：「谁找我？」

「我！」阿秀鼻中喷气，赶忙提起脑袋，撞开房门，急急抬眼来看，却见面前坐了个美女，身穿桃红比甲、月华衣裙，娇滴滴、羞怯怯的，却不是芳姨是谁?

看琼芳一辈子惯穿男装，如今换回了女儿身，姿风情，果然非同小可。顾倩兮含笑道：「阿秀，瞧瞧芳姨，漂亮么？」琼芳轻咬贝齿，低头含娇，竟似羞于示人了。阿秀看了半晌，冷笑道：「有差别吗？看不出来啊。」娘亲听罢讲评，登时提起鸡毛撢子，快步走来，这回阿秀不必谁来驱赶，便已冲出房门，险些摔跤了。

都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阿秀这张嘴专能惹祸，他一路逃回了花圃，抚胸喘道：「女人哪，就是听不得真话。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管用吗？」想起忠言逆耳的道理，便又摇了摇头，蹲到鲤鱼池旁，扔石为戏。

正惊疑间，突听鲤鱼池传来扑通一声，似有什么人从围墙上落了下来，掉入了池水之中，阿秀骇然道：「谁啊？」急急抬头去看，只见一条人影湿淋淋地爬上岸来，一拐一拐地走了。

阿秀愕然道：「小偷来了么？」杨家乃是大学士府，自有侍卫看守，可等候半晌，竟不见有人现身盘查，忙提起手来，从颈子处取下一只笛子，小心翼翼含在嘴里，方才尾随过去。

这笛子是爹爹交给他的，称作「五里笛」，平日一旦遇险，只消奋力吹鸣，立时有救兵到来，昨晚首次来试，果然招来一个黑衣人，虽说不怎么济事，总比自己这个小孩儿强些。

城外饿鬼来袭，什么怪事都能生出，阿秀心里害怕，正四处巡查间，忽见地下湿答答的，踩了几个鞋印，不觉心下一惊：「找到了！」地下足迹一路朝叔叔的厢房而去，不知有何古怪，正惊疑间，忽听花花水声响起，叔叔房里好似躲着有人。

阿秀微微一凛，忙蹲了下来，从门缝向内瞧望，赫然间，只见一头黑亮亮的长发垂下，带了几滴水珠。阿秀心下大惊，暗道：「女人？」

叔叔房里确实躲着一个女人，从门缝望内瞧去，正是一双雪白藕臂，晶莹如玉，顺着湿湿的发丝，向下梳洗，阿秀心头怦怦直跳，便又将门缝推开了些，恰于此时，那女子抬起头来，露出半边侧脸，看那模样，竟是个大美人！

阿秀心下狂喜，暗道：「好啊！原来叔叔私下养了姑娘，却让我撞见了。」看叔叔是个俊美的，官家小姐也罢、丫嬛婢女也好，上上下下不知多少女人爱着他，可他却嘻嘻哈哈、装疯卖傻，始终不曾松口，却原来早已金屋藏娇，说不定小孩都生了几个，那也未可知。

阿秀蹲地偷看，只见眼前美女鼻梁纤秀，肤白腻，一双眼儿却是炯炯有神。单靠这张侧脸，便芳姨、娟姨来此见了，也要自惭形秽，何况淑林淑怡之流？八成要闹自杀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才虽没见到芳姨更衣，现下却看到婶婶脱光洗澡，这就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正兴奋间，忽然脚下一滑，撞开了门，「啊」地一声惨叫，摔到了地下。

阿秀暴露身形，房里立时传来「咦」了一声，只见一双白皙玉足行到面前，停了下来。

阿秀呆呆瞧着，骇然道：「好大的脚啊……」话声未毕，玉足高高提起，踩到了脸上，淡然道：「不但大，还挺臭的。」

阿秀听这话声好熟，抬头急看，惊见美女消失不见，却成了二爷杨绍奇，不觉骇然惨叫：「见鬼啦！」杨绍奇将之揪起，森然道：「小小年纪不学好！偷窥洗澡也罢了，居然还偷看男人洗澡？敢情是失心疯了？」阿秀大哭道：「我不知道啊！我以为是漂亮姊姊呀！」

「滚！」杨绍奇两手奋力一抛，将阿秀扔出门去了。

看叔叔赤膊上身，在房中亮标，宛如浪里白条，无怪阿秀会错认了。眼看没了漂亮婶婶，阿秀自是神情萧索，便从门外摸了回来，躺到叔叔的床上，叹道：「叔叔，你昨晚去哪儿啦？怎还从墙上跳下来？小偷也似？」杨绍奇打了个哈欠，道：「不然怎么着？还能从大门闯进来么？」

叔叔向来是奶奶的心肝宝，只消一刻不见他，便要坐立难安，即便到了跟前，也得交代去处，是以日常出入之时，多要爬墙钻洞，宛如老鼠一般。

杨绍奇唉声叹气，提起干布，将上身擦了擦，便又胡乱束了发髻，另取一旧袍子披上。虽只是破衣旧裤上身，还是显得精神奕奕，大显风流气象。

杨家兄弟各有所长，长子杨肃观虽也俊雅，却因出身少林，体格昂藏，朗然有王者之气，顾盼间自有一股威仪。相形之下，次子绍奇虽无这份官威，却多了一份江南文采，凭他的天生仪表，无须一分打扮，仍显得神采飞扬，比大哥犹有过之。

阿秀怔怔看着，忽道：「叔叔，我好羡慕你啊？」杨绍奇讶道：「羡慕我什么？」阿秀叹道：「你长得这般好，无怪可以天天玩女人。」杨绍奇板起脸来，喝道：「鬼话连篇，我玩谁了？」阿秀道：「还说没玩？张妈、周婶、李嫂……哪个不是你的相好？」

杨绍奇为人随和，平时从没一点架子，府里的丫嬛婢女多与之亲善，前庭后厨、东厢西厢，到处都是他的人马，常来通风报信。杨绍奇哈哈大笑，这会儿也招认了，便从床下搜出一双黑臭旧袜，就着一双白脚套上。道：「你昨晚不是去提灯了么？玩得尽兴么？」

阿秀叹道：「我遇鬼啦。」杨绍奇讶道：「鬼？」阿秀仰天长叹：「唉，说了你也不信，反正咱们大难临头啦……」正感慨间，却听叔叔沈吟道：「你说得是饿鬼打来一事吧？」

难得遇上一个晓事的，阿秀大喜道：「叔叔也知道啦！我跟别人说，大家都当我疯子哪。」

杨绍奇颔首道：「是了，朝廷上下封住了消息，对外都说是演军，自然无人信你了。」

说着说，便又正嘱咐：「你小心些，现下兵马都已聚集城西，为防人心恐慌，朝廷已严禁风声走漏，你再到处嚷嚷，小心让人抓起来。」阿秀皱眉道：「为何要封住消息啊？」

杨绍奇叹道：「不然该当如何？把消息发出去，让百姓们四处惊慌奔走么？」

天下白痴所在多有，一听大难临头，不必饿鬼上门，自己便吓死了。阿秀想想不错，忙道：「叔叔，别管那帮傻子了，倒是咱们家呢？要不要逃啊？」杨绍奇耸肩道：「傻小子，皇上都没逃了，咱们逃什么？」阿秀愕然道：「怎么？皇上……皇上都不担心么？」

杨绍奇道：「他该担心什么？是缺兵少将了，还是无米无粮了？说来听听吧。」阿秀喃喃忖想，不觉咦地一声：「对啊，有伍伯伯在，他操什么心啊？」适才亲眼所见，伍伯伯调了军马进城，不过小试身手，便镇住了饿鬼攻势，这批人若想闯入北京，自也没那么易。

想起城外那批饿鬼，阿秀心里有些同情，低声又问：「叔叔，那些饿鬼要干什么啊？

为何都挤在城门口？」杨绍奇淡淡地道：「这得问你爹了，哪能问我？」

阿秀忽有不祥之感，忙道：「叔叔，我爹他……他知道这事么？」杨绍奇道：「那当然。

你爹是何等人物？怎会不知此事？反正放你一万个心，有他坐镇京师，大伙儿上工的上工、上学的上学，必定作息如常。」阿秀惨叫道：「我就知道！他老是作乱！」

朝廷有所谓「威伍文杨」，那「威伍」指得自是「正统军大都督」伍定远，「文杨」却是「中极殿大学士」杨肃观。两位大臣年轻有为，皆是国家栋梁，有他们主持局面，想来城外饿鬼再多，朝廷上下必也能化险为夷，顺利渡过劫难。

百姓平安，阿秀却有难了，想起下午学堂开课如常，自己又要缴验习字本，到时孟夫子拍桌震怒，自己还有活路么？阿秀脸铁青，忙提起手来，抚摸额头，颤声道：「叔叔……

我……我好像生病了，你快摸我的额头，好烫哪……」

正发烧间，杨绍奇却已哈欠连连：「你别吵，叔叔整晚没睡，唉……下午还要去衙门一趟，得先睡一阵。」卷起了棉被，正待呼呼大睡，却听阿秀问道：「一会儿淑琴来了，要不要叫你？」

杨绍奇本已闭目养神，听得此言，便又双眼大睁，骇然道：「怎么？姓于的一家来了么？」

阿秀懒懒地道：「谁知道？我才刚回家哪。」

杨家老夫人姓于，娘家亲戚众多，大舅小舅、婶婆姑姨，族繁不及备载，时时带了女儿上门蹓跶，每回撞见了，轻则破财消灾，重则人财两失，最不堪言。杨绍奇害怕起来，颤声道：「不行，我……我得换个地方睡，你娘……你娘那儿空着吧？」

杨绍奇为人一向随性，这会儿竟想睡到大嫂床上，当真没大没小之至。阿秀也是个到处打地铺的，自也不在意，便道：「叔叔，我跟你说喔，我娘的床上已经睡了人啦。」杨绍奇骇然道：「什么？嫂子床上有人？」不忘附耳细声：「男人女人？」阿秀气愤道：「不男不女的妖人！」

听得此言，饶那杨绍奇聪明绝顶，也不禁愕然失笑：「怎么？东厂的房总管来家里了？」阿秀骂道：「才不是太监，那妖人是女扮男装的。」

「女扮男装？」杨绍奇眼儿微转，霎时大喜道：「好啊，是琼芳来啦！」阿秀咦了一声：「叔叔还挺行的嘛，你是怎么猜到的？」杨绍奇笑道：「你当叔叔的功名是捐来的？京城里能有几个花木兰，我还猜不到？」翻身跳起，嚷道：「紫云轩少阁主到府，岂能不会上一会？

走！咱们这就瞧热闹去！」阿秀咦了一声，没料到说动了叔叔，便笑嘻嘻地跟着走，直奔鲤鱼池而去。

杨府人丁众多，百来口人热热闹闹，门口处却是冷冷清清，只见一人徘徊踟蹰，思绪如潮，自又是卢云坐困愁城了。

一墙之隔，屋里有倩兮、有阿秀、有杨绍奇、太夫人，当然也还有那位「杨肃观」。

卢云负手踱步，心中烦乱无比，又想进去见顾倩兮，又怕见到杨肃观，几番都拿不定主意。

自从得知「大掌柜」的身分以来，卢云早有心找杨肃观问个水落石出，为了柳昂天、为了浑沌政局，他要当年的杨郎中亲口交代几句话，即便双方一言不和，大打出手，卢云也不来怕，他有死于「神剑主人」剑下的准备。

身为儒生，凡事但求无愧于心，万一结果不如人意，那也不必惋惜什么。毕竟他已尽力了，至于什么正道沦丧、黑白颠倒，他也管不着。毕竟这是老天爷的意思，谁又能奈何?

卢云总是如此，纵使眼前死路一条，他也要直闯过去，便老天爷也拦不住。只是「义勇人」的首领不他这般蛮干，故而安排了一道妙计，好让他能潜伏杨家，顺利得手。

那便是顾倩兮了。

在「义勇人」的首领看来，卢云若是范蠡，顾倩兮便是那位西施，若要逼近吴王夫差，将之刺杀，她自是卢云的最大筹码。只是「义勇人」的首领错算了一事，顾倩兮不仅是杨肃观一人的罩门，她同时也是卢云的隐患。

不论杨肃观是否罪大恶极，也不问卢云有无决心刺杀他，单看他是顾倩兮的丈夫。事情便已难办之至。即使卢云真能与顾倩兮相会、穿过层层防备，向「神剑主人」突击下手，只消顾倩兮稍有不忍，事到临头，卢云便会举棋不定、反复再三。

怒苍兵临城下，为了天下大局，卢云已不能置身事外，可他又怎能不为顾倩兮打算?

他到底该怎么做? 难不成还真能找顾倩兮商量此事?

正挣扎间，突然对街屋顶闪过一道黑影，身法快得异乎寻常。卢云心下一凛，眼看黑影窜入了后巷，就怕是要对阿秀不利，忙急起直追，还不及发声示警，忽见黑影缓下脚来，看他身穿黑衣，手上提了一柄奇门兵刃，却是只铁琵琶。

卢云微微一醒，暗道：「镇国铁卫。」昨夜去了万福楼，遭遇大批黑衣人，其中便有金凌霜、屠凌心等高手，没想大白天里又撞见一个。卢云放下心来，看这人既是杨肃观的下属，当不至无端加害阿秀。便潜伏在旁，打算把这人的来意看个明白。

来人环抱铁琵琶，倚墙而立，似在歇息。看他两腿放松，重心全落到了背上，自己不用一点劲，卢云自是暗暗赞许：「好个镇国铁卫，果然门下无虚士。」

近年来卢云钻研武学，见识大进，见得此人的站姿，便知这人极善驾驭重心，此乃一流高手的体态，常人想学也学不来。同样的，他便想刻意做作隐瞒，怕也藏之不起。

正看间，却听黑衣人哽咽啜泣，低声道：「老天爷，我的命好苦……」卢云微起错愕，看「镇国铁卫」个个杀人不眨眼，尽是虎豹之辈，岂料还会有人暗巷啜泣、自慨命途多难?

正起疑间，又听黑衣人啜泣道：「我真倒霉……先弄丢了魔刀、又看丢了小少爷……

这下四当家绝不会再饶我了……」说着说，便取出了一条绳索，一端挂于一旁的树稍，一端套于颈间，随即爬上墙头，望下一跳，竟要上吊自尽了。

卢云心下一惊，正想上前解救，转念一想，却又微微一笑，心道：「这可麻烦了。」黑衣人上吊了，正垂死间，突然噗噜一声，放了个响屁。其后又朝后背挠了挠痒，模样有些忙碌。

看这黑衣人颈套绳索，高挂树稍，双脚随风飘舞，常人若是置身此境，必然断气，只是他功力深湛，必知龟息吐纳之法，要想上吊而死，只怕大为不易。果然等候半天，眼看自己迟迟不死，不免有些不耐，便跳下地来，大哭道：「怎么办？死都死不了哪？」也是他泪流满面，便将面罩取下，擤了擤鼻涕，不忘朝地下吐了口痰。

面前这人嘴角下弯，倒眉外八，天生一张苦脸，犹带几分傻气，卢云心念微转，醒悟过来：「是了，那夜在扬州，押解那柄怪刀的就是他。」

这黑衣人自称弄丢了「魔刀」，便也提醒了卢云，半月之前，自己于扬州渡口北上，当时曾见一批人押解一柄怪刀上船，领头之人手持一柄铁琵琶，岂不便是此人?

那一夜各方人马汇聚，先是魔刀上船，其后帖木儿灭里大闹渡口，最终伍崇卿渔翁得利，趁乱劫走了魔刀。也才有了后来的万福楼大战。

世间之人，成王败寇，看伍崇卿铤而走险、盗走魔刀，实乃英雄出少年，胆气震天。

可怜这人却成了苦主，除了躲在暗巷里自怜自伤，还能做些什么？

正瞧望间，忽听巷外传来笑声，卢云凝目察看，却见一群丫嬛手提菜篮，朝杨府走来。

听她们一路说说笑笑，当是杨家人到了。卢云怕撞见熟人，忙贴墙而立，藏住了身形。

「唉，今儿于家那帮亲戚要来，我瞧二爷又要逃命了。」、「谁要那个淑琴夺命似地爱他啊？他再不跑，岂不给生吞活剥了？」、「还不是他自己先招惹人家？不像大老爷天生正经，越是漂亮的女人，他越是不假辞……」

卢云听了半晌，自也知「二爷」便是杨绍奇，「大老爷」当是杨肃观了。又听一名丫嬛叹道：「姊，二爷是不是在外头有了意中人啦？老夫人问了几次，他就是不说……」另一名丫头笑道：「放心，他外头没女人，家里却养了个小的，小心你东窗事发啦！」

娇笑打闹里，又一人沈吟道：「我看二爷外头没女人，大老爷却难说了……」

杨家兄弟成了风流话靶，说不尽说，卢云听得出神，自也盼她们聊些顾倩兮的事情，众女却已转入了巷中，猛见一人身穿黑衣，手持琵琶，模样古怪之至，霎时便是一声惨叫：「哎呀！」卢云心下一惊，忙掩身来看，却见丫嬛们好端端站着，反倒是那黑衣怪客坐倒在地，一脸骇然，这声惊呼却是出自他嘴里。

卢云微微一愣，不知何以如此，却听一名丫嬛大声道：「又冒出来了！大白天就蹲在这儿！说！你来这儿干啥？」

「奉…奉上喻……」那黑衣怪客结结巴巴：「属下……走累了，想在这儿歇歇……」

众丫嬛齐声责备：「歇？要歇不会去废院歇？大白天出来，不怕吓着了邻居街坊？」

那黑衣怪客颤声道：「我……我忘了……」一名丫嬛喝道：「什么都忘，就吃饭不忘，闪一边去！咱们要过去了！」黑衣怪客挨了

骂，却也不敢回嘴，只贴紧了墙壁，便要让婢女们过去。

眼前巷弄极窄，仅一人通行，黑衣怪客虽已贴墙站好，还是会触到人家的玉体，众丫嬛勉强钻了几下，只觉正面过不行、背面过更不好，忍不住停下脚来，气愤道：「又来了！

又来了！为何咱们每回买菜回家，你们这帮御前侍卫刚巧都来窄巷歇脚？摆明是要欺侮人吧？」

黑衣人慌道：「小人……小人不是御前侍卫，小人是锦衣卫……」听得辩解，那几名丫嬛更是恼火：「才不管！只要不是东厂的，全都是鬼！你姓啥名谁？报出来！」

「奉上喻！」那黑衣怪客抖擞了精神，双靴并起，喊道：「属下帅金藤！座次二十三！」

那黑衣怪客原来叫做「帅金藤」，还有个座号。众丫嬛哪管谁是谁？听罢之后，齐声冷笑：「帅金藤！记下你的名字啦！头号鬼，大白天就出来调戏丫嬛，别怪咱们跟管家告状了。」帅金藤惊道：「误会、误会……小少爷让人掳走了，在下寻了他一整夜……」

「什么？」众丫鬟大惊道：「神秀少爷让人掳走了？」正要出言相询，却听巷内深处传来喊话：「饿鬼上门啦！万佛涅盘啦！」这声音正是阿秀，话声未毕，便又传来家丁惨叫：「蔡管家！神秀少爷又在胡闹啦！」

喧闹声阵阵传来，那黑衣怪客不觉咦了一声，道：「小少爷回来啦？」大喜之下，竟是手舞足蹈，众丫嬛却是大怒不已：「谁给掳走了？假借因头、偷占妇女便宜，大家打！」

提起菜篮，又踢又打，那「帅金藤」不敢还手，只护住了头脸，嗯嗯苦哼，模样窝囊之至。

路上行人见到了，莫不驻足笑看，把他当成了傻子。

自遭遇「镇国铁卫」以来，人人剽悍果敢、纪律严明，没想还有这么一位怪人，卢云心里有些好笑，他望着帅金藤的苦态，瞧了半晌，不觉收拾了笑，慢慢生出了几分佩服。

这位帅金藤并非常人，他涵胸拔背，气凝如山，手中的铁琵琶更是罕见的奇门兵刃，一旦出招，莫说这几名婢女不是对手，便算满街行人群起围攻，片刻间也能让他杀得干干净净。可他武功再高，却不

曾动念反击，即使处境难堪，也只是苦笑哈哈、装疯卖傻。不想可知，这人必然信奉了什么，方才让他甘心忍辱。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暗道：「这……这便是镇国铁卫么？」

丫嬛们打骂良久，总算泄愤已毕，悻悻离开，那帅金藤也松了口气，哈哈笑道：「原来小少爷平安了，我总算不辱使命啦。」还在喜悦中，肩头却让人拍了一记，帅金藤大吃一惊，想他武功高强，世上能无声无息来到背后的人物，说来也不过三数个，看背后这人突然现身，一非铁脚狠踹，二非铁手冰寒，却是举手轻拍，帅金藤心下大喜，霎时暴喊一声：「奉上喻！」

双靴并起，身子高高起跳，半空转向，朗声道：「卑职帅金藤，座次二十三！参见大掌柜！」

身子凌空下落，正要顺势叩头，却让人伸手拦住了：「兄台，在下不是大掌柜，你认错人了。」帅金藤咦了一声，抬头急看，只见面前站着一人，身穿布袍，面隐带风霜之，与「大掌柜」的雍气度大为不同。

来人自是卢云了，也是帅金藤初见面便来磕头，这便急急拦住了他，不愿无端受他大礼。那帅金藤却是一脸茫然，道：「你……你不是大掌柜？那……那你是什么人？」

卢云不愿道出真实名姓，随口便道：「我乃闲人。」帅金藤讶道：「贤人？」卢云道：「丢官去职是一闲，无家无又一闲，与世隔绝再一闲，到了亲逝友散之后，那真是闲得慌了。」

闲来无事不从，到得头来尽成空，名已空、爱已空，四壁萧然巢也空，不过那都无所谓了，隔墙有尔，尔为倩兮，那就让人好高兴了。

眼看对方豁达潇洒，胸襟超然，远非常人可比，帅金藤不由咦了一声，突然大起了胆子，伸手朝卢云脸上摸了摸，卢云疑惑道：「仁兄，这是做什么？」

传闻大掌柜时时变装易，微服出巡，身上还藏了几幅人皮面具，可别是来试探自己的。帅金藤喃喃忖忖，突然眼儿一转，瞧到卢云衣襟内里，不觉大吃一惊：「摩婆娑宫阿修罗王令！」身子向空弹起，暴喝道：「六道喧哗，不归一心！」

「三界乱起，众说纷纭！」话声未毕，便已拜倒在地，喊道：「属下帅金藤，拜见大掌柜圣颜！」说了偌大一篇，随即四肢伸开，五体投地，跟着一动不动。

眼看路边倒了一人，趴地不起，宛如死尸，四下百姓越聚越多，都在指指点点。卢云不知这人是病了疯了，不免有些发窘，忙道：「兄台，快起来吧。」伸手托住了他，打算让他起身。偏生帅金藤武功了得，伏地时筋肉放松，重心全失，身子顿时重了十倍不止，若要勉强迫他起身，必得强下重手，难免让他身受内伤。

卢云与这人素昧平生，自也不愿用强，便恳求道：「兄台，起来说话吧。在下受不起你的大礼。」说了几声，对方仍是置若恍闻，卢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只得学了他的口吻，道：「上有喻！命你——起立！」

「奉——上喻！」帅金藤好似吃了大力神丹，朗声道：「卑职帅金藤！座次二十三！遵命起立！」喝地一声过后，筋肉抽紧，双掌向地略略一撑，居然不必弯腰屈膝，身子便直立而起，宛如挺尸模样，四下百姓见状，纷纷惊呼出声，几名孩童更吓得大哭起来。

好易撞见一个「镇国铁卫」，孰料却是个神智不清的，卢云自知此地不宜久留，便拉着帅金藤，附耳道：「走，里头说话去。」

二人钻入后巷，那帅金藤亦步亦趋，必恭必敬，想来真把卢云当成了「大掌柜」。好易避开了人潮，卢云停步便问：「听君自道姓名，可是姓帅名金藤？」

「属下帅金藤！」啪地一声，帅金藤挺胸肃立，鞋跟并起，暴吼道：「座次二十……」

卢云是炼气士，耳音远比常人灵敏，忙道：「知道了，座次二十三，烦请说话轻些。」帅金藤双靴并起，狂吼道：「遵……」正要向上跳起，却给卢云抱住了，叹道：「劳驾阁下，站着别动。」

一听此言，帅金藤便双眼圆睁，挺立不动，好似成了一尊石佛，不免又让卢云看傻了眼。

「这位仁兄……」卢云说了几声，帅金藤都是睁眼瞋目，不动如山，好似让人点上了穴道，卢云无可奈何，只得叹道：「上有喻，你可以动了。」

帅金藤等待已久，顿时「啪」地一声，双膝并起，喝道：「六道喧哗，不归一心！三界乱起，众说纷纭！」话声未毕，便又拜倒在地，喊道：「修罗王临，天地噤声！属下帅金藤叩见大掌柜圣颜！功德！功德！不可思议大功德！」

看他伏地叩首，脑袋方才触到地下，便又抄起铁琵琶，奏起了乐，仰头直唱了起来：「大掌柜哪真圣贤、评定三界观人间、轮回六道不得闲……执掌生死定罪过、平等万物自在天……」

卢云哑然失笑，看这只铁琵琶好似是奇门兵器，孰料妙用无穷，一首曲儿珠圆玉润，虽说阿谀如潮，听来竟也十分悦耳，想来「大掌柜」听了，必也要龙心大悦，飘飘然起来。

卢云忍住了笑，耐着性子等此人唱完，突然心念微转：「等等，评定三界、轮回六道……

执掌生死罪过……这岂不就是……」

「我建超世志，必至无上道」！顿时之间，卢云双眼圆睁，竟有悚然之感。

良久良久，一曲方终，帅金藤总算也唱完了，他低下头去，羞赧地道：「大掌柜，这是小人苦思七天七夜，特意为您老人家造的曲儿，您还喜欢么？」卢云见他一脸期待，却也不好让他失望，只得咳了几声，道：「挺……挺好的……」

帅金藤心下狂喜：「您真的喜欢么？那小人还有下半阙没唱。」拨了拨铁琵琶，正要引吭高歌，卢云心下一惊，忙拦住了他，道：「有空……有空再听。」

正要再说，帅金藤却又脸一变，肃立不动。卢云顺着他的眼光去望，却见他瞧着自己怀里，衣襟里却是金光闪烁，岂不是正是胡媚儿送来的那块金牌?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方知这人为何会错认自己，却原来是为了这块令牌的缘故。

卢云手中这块令牌并非抢来的，而是由胡媚儿亲手致赠，缄于一封公文里，署名「灵吾玄志」。当时她自称衔杨肃观之命送交，卢云本还以为是打发之用，孰料今早以来，自己手持金牌，无论身在何

处，遭遇何人，竟都是无往而不利，足见这面金牌大有来历，绝非寻常之物。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有心查明此物的来历，便从怀中取出金牌，道：「帅兄，我有一事请教，这令牌究竟是……」雄鹰招展在前，帅金藤复又大惊失，嚷道：「摩婆娑宫阿修罗王令！」战栗趴伏，不敢言动。

卢云点了点头，已知义勇人首领所言为真，杨肃观确实自号「修罗王」，并非虚言杜撰。他有心多探一些内情，便蹲了下来，附耳道：「仁兄，这黄金宝令有何功用？你可知晓？」

帅金藤心里有些害怕，不敢言语，卢云蹲了下来，抚了抚他的背心，低声道：「你别怕，我只是考考你而已。跟我说，这令牌有何功用？」帅金藤低声道：「摩婆娑宫阿修罗王令曰：见我令者，如见我身，见我身者，必入我门。」卢云沈吟道：「必入我门？何意也？」

帅金藤头顶触地，拜伏道：「爇顶立誓，以昭赤诚。」

卢云微微沈吟，所谓「爇顶立誓」，指的便是和尚头顶的香疤。释门中人为显向佛之心，往往自残肢体，或烫出香疤、或自燃一指，蒙古南侵后，此风更炽，天下僧尼无可例外。看来「镇国铁卫」仿效此风，便以烙印爇身，做为入门之誓。

卢云反复察看手中的黄金宝令，只见手中的令牌正面阴刻一只雄鹰，双翼全展，背刻「镇国铁卫」四大篆字，瞧这形状模样，岂不与伍崇卿、胡媚儿身上的印记一模一样？

卢云心下大惊，这才明白那些黑衣人身上的烙印是由何而来了？无论是伍崇卿、还是胡媚儿，当他们入门立誓之时，都曾被这块令牌烫出了疤痕，依此看来，此印象征了「大掌柜」的无上权柄，竟为「镇国铁卫」的根本之印！

「见我令者，如见我身、见我身者、必入我门」，看这令牌至关重大，当足以号令天下一切「镇国铁卫」，胡媚儿却为何要交给自己？莫非这是她偷来的？可当时听她说话，言语里尽是对自己的不满，倘若她知道所交之物便是这「阿修罗王令」，应当多方提点才是，怎会对自己破口大骂？

卢云呆了半晌，暗道：「难道……她也不知道信封里藏了这面令牌？」

卢云越发觉得奇怪了，更有心问个明白，便提起了手中金牌，问道：「帅兄，你方才说，这令牌是……」帅金藤战栗叩首，寒声接口：「摩婆娑宫阿修罗王令。」

卢云曾浏览佛经，自知这「阿修罗王」也是天神，曾为征战之故，质疑佛祖，似神而非神，似人而非人，却不知杨肃观为何对这名号情有独钟？他满心疑窦，竟不知从何问起，凝思半晌，方才道：「帅兄，何谓修罗王？」

帅金藤提起手来，朝唇上一抵，轻轻「嘘」了一声。竟是个「噤声」的手势。卢云心下错愕，不由左右张望，不知是否有人窥伺在旁，可瞧望半晌，不见有人。便又把话问了一遍，哪知帅金藤还是不发一语，仍旧抵指在唇，也不知是装聋做哑、还是心存畏惧？卢云抚了抚他的背心，柔声道：「别怕，有我在这儿，天下没人伤得了你。快跟我说，何谓修罗王？」

话声未毕，帅金藤又次提手起来，竖指唇边，再次「嘘」了一声。卢云心下沈吟，忽然醒悟过来，想到了八个字：「修罗王临、天地噤声。」正是适才帅金藤顶礼膜拜时的颂言。

「噤声」乃是一个佛门境界，如来入灭前曾言：「我此生未曾说一字」，此即「无有名相、不立文字」，以无言胜有言，以无声破有声，从此成为禅宗根本妙谛。

禅宗不立文字，讲究以心印心，不凭言语。是以他们的法场往往静谧异常，上起师父宾客、下至弟子火工，万物一律噤声。杨肃观亦然，他的话一向很少，卢云与他相识虽久，从未听他说过一句教化人心的大道理。又因他生得俊美，不认得他的人，多以为他是个「风流司郎中」，专于温柔乡里打滚，毫无大志。其实此人坚毅果决，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这才一统朝廷三大派，成为「镇国铁卫」的创始人。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望着手里的「修罗王令」，只在反复踱步，思索杨肃观的用心。

返京以来，身边事情全都蒙蒙隆隆，义勇人是谜，杨肃观是谜，一层又一层包围了自己，不免让他坠入了五里雾中。卢云仰起头来，

望向身边高高的围墙，容情转为肃穆。

看那高墙之后，便是杨家老小的世界，不仅杨肃观、杨绍奇兄弟，连顾倩兮、阿秀也住在里头。若要探知「修罗王」的心意，也只能进屋里一趟了。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伸手搀住帅金藤，道：「上有喻，请您起身。」

「遵命！」帅金藤跪了半天，登时高高一跳，双靴一并，便又站了起来。卢云道：「帅兄，我要入府去了，你可以带路么？」帅金藤微微一愣：「大掌柜，这……这是您家啊，您……

您怎么还要小人带路？」卢云自己也尴尬了，俊脸一红，低声道：「这……我……我也不清楚……」

卢云老实惯了，明知自己答非所问，仍编造不出什么谎话，天幸帅金藤是个傻的，心中立生异想：「对啊，不愧是大掌柜，连回家的路也不知道。定是每日里三过家门而不入了！」

昔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连儿子都不认识他，想来大掌柜为国为民，定是八过家门、九过家门，直接住到外头去，这才不认得回家之路。正敬佩间，忽然又想：「不对啊，他如果是大掌柜，平常家里泡茶的那个是谁？」转念一想，立时恍然大悟：「啊！是替身！难怪大家都说他夫妻俩感情不好，原来那个是假冒的！」

他越想越觉道理，自知大掌柜为国为民，老婆小孩都托别人照顾了，一时又是景仰、又是钦佩，忙道：「大掌柜，快请这儿来。」难得可以替大掌柜做点事，帅金藤自是大感光荣，谁知走了几步，卢云却还在巷口徘徊，忙赶了回来，焦急道：「大掌柜，您别每日里为国为民的，偶尔也要回家歇一会儿，快来吧。」

卢云醒了过来，忙道：「是……我……我这就来。」深深吸了口气，这才踏入了巷中，心中暗暗感慨：「时光好快，上回来到杨家，我还只三十岁哪。」

卢云年轻时也曾赴杨府作客，当时杨府上下还居于大明门畔，家中主人则是「中极殿大学士」杨远，杨肃观也不过是个兵部郎中，至于卢云自己，当时更只三十出头，还在秦仲海麾下参赞，说来自己与顾倩兮二次巧逢，也是在杨府里。

多少年了，顾倩兮始终在一栋大宅子里，一墙之隔，永无相见之日，如今自己总算要闯进去了。卢云微起感伤之意，已是思绪如潮，帅金藤偷偷打量着他，忽道：「大掌柜，您很多年没回家了，是吗？」听得「家」这一字，卢云心中一热，眼眶微起湿润，帅金藤忙递来一块手帕，道：「大掌柜，别哭了。一会儿就到了。」

卢云醒觉过来，忙擦拭眼角，便又咳了几声，略作遮掩，道：「帅兄，你……你投入镇国铁卫很久了么？」帅金藤忙道：「大掌柜，帅兄二字，小人担当不起，请您以后称呼小人的官职吧。」卢云咳道：「你……你的官职，那……那是……」帅金藤忙道：「副统。」

卢云停下脚来，讶道：「何处的副统？」帅金藤腼腆地道：「锦衣卫。」这回轮到卢云惊嚷了起来：「什么？你……你官拜锦衣卫副统领？」那帅金藤虽说疯疯癫癫，可想起自己当了大官，还是有几分得意，害羞道：「谢大掌柜提拔。」

景泰朝廷里有句话，称作「内禁外锦」，一是禁卫军，一是锦衣卫，二者洞见观瞻。

当时锦衣卫统领更是大名鼎鼎的「安道京」，此人笑里藏刀，见风转舵，号称天下第一大猾头，这才能与柳昂天、刘敬等众多朝廷势力周旋。孰料十年过去，这个「锦衣卫副统」却成了一个傻瓜，除了背书念经，连话都说不明白了？

卢云满心错愕：「帅副统，你……你既然身居要职，怎不去官衙批公洽？却来此地游荡？」帅金藤茫然道：「官衙？什么官衙？」这话却把卢云问倒了，只得改口道：「你……

你下头管着多少人？」帅金藤讶道：「就我一个人啊。」

卢云骇然道：「什么？就你一人？你……你不是锦衣卫副统领么？怎没一个部属？」

帅金藤疑惑道：「大掌柜……是您说锦衣卫浪费公帑，藏污纳垢，这才裁掉大半人的，您怎又忘了？」

闲话之中，卢云总算也明白了道理，原来这帅金藤是个「空头副统」，占缺不管事。

想来有他坐镇锦衣卫，哪怕「锦衣卫」里高手再多、人材再广，也等于让人点上了死穴，即便诸葛亮前来投效，怕也难起政潮。「镇国铁卫」自也能高枕无忧了。

十年风水轮流转，当年的锦衣卫，如今成了朝廷的破落户，不堪闻问。眼看卢云凝思不语，帅金藤忙道：「大掌柜，您怎么又不走了？您不想回家了吗？」卢云忙道：「不……

不是……」当下加快了脚步，便朝巷中深处行去。

眼前这条巷弄弯弯曲曲，越向深处，越发阴森狭窄，两面尽是高高的围墙，过去卢云来过杨家一次，到的却不是这栋宅邸。想来杨肃观升官之后，方由大明门迁来此地。

杨家当年的故居甚是整齐，格局恢弘，远比眼前这栋宅子气派，只不知杨肃观为何中意眼前这栋官宅？他茫茫思索，正走间，突见围墙脚边有处记号，俯身来看，却是只扬喙振翅的猛禽，鲜血所绘，凄厉生动，岂不便是「镇国铁卫」的印记？

卢云心下一凛，便又停步下来，道：「帅副统，这围墙后头是什么地方？」

帅金藤茫然道：「大掌柜，这墙后便是废院啊，您忘了么？」卢云愣住了：「废院？」

帅金藤颔首道：「是啊，为了看守这处地方，您从客栈里抽走了大批兵力，还把自己的六甲兵调了出来，四当家劝了好几次，您都不听哪。」卢云越听越奇，索性飞上墙头，亲眼瞧个明白。

来到围墙上，凝目去看，只见墙后是一大片空地，林枯叶凋，厚雪严实，却是一幅隆冬之景，此地真如帅金藤所言，乃是一座道道地地的「废院」。除开满地枯枝落叶，见不到一点建筑，却不知杨肃观为何要遣出重兵看守？

卢云心下暗暗纳闷，看杨肃观做风稳健，绝非故弄玄虚之人，此地若无玄机，他绝不会大张旗鼓调兵驻守。依此看来，这院子必有什么古怪。

卢云沈吟半晌，转朝四遭望去，此时他居高临下，整座大宅尽收眼底，只见这宅子建筑开阔，形如一个正圆，脚下窄巷却是蜿蜒曲折，从中横穿，竟将好好一栋府邸切成了两半，北边是一片空地，荒

凉无人；南边却是炊烟袅袅，花木扶疏，盖满了建筑，想来杨家上下人等都住在那儿。

看这栋大宅建筑如此古怪，好似暗合什么阴阳五行之理，却又看不明白。卢云怔怔站在墙头，顺延围墙去望，但见南北两墙愈发逼近，巷弄也愈发狭窄，到了巷底深处，两面围墙渐渐交会，竟尔化作了一栋精舍。

卢云吃了一惊，忙道：「帅副统，胡同底有栋房子，那是什么地方？」帅金藤笑道：「那是您的书房啊。」卢云愕然道：「书房？为何……为何要建在那儿？」

帅金藤笑道：「您太久没回来啦，大伙儿都说那书房是拿来镇邪的。」卢云喃喃地道：「镇邪……」看这大宅活像是一面太极图，一墙之隔，南面生机盎然，北面却是沉沉死寂，彷佛便是阴阳两个境界。他微微凝思，心下不由一阵悚然：「这……这北面是阴宅？」

阴宅者，坟墓也，亦即死人的居所，莫非这「废院」是杨家祖上的风水兴旺之地？这才不外人靠近？卢云暗起疑心，他凝视那栋精舍，正出神间，忽然一阵寒风吹入废院，扫开了满地枯叶，隐隐现出什么东西。他急运眼力，定睛细看，不觉咦了一声，暗道：「水井？」

卢云真是愣住了，看这精舍是杨肃观的书房，书房外却有一口古井，位置恰在围墙正中，与精舍相对，莫非帅金藤口中的「镇邪」，意即在此？卢云喃喃忖忖，正猜测间，突然耳边响起了孩童的呼喊：「大赢家！大赢家！」

卢云睁眼骇然，却也想了起来，昨夜自己与「义勇人」会面时，曾与灵智方丈、韦子等名家连手救治了一名小孩，便是阿秀的顽皮小友「胡正堂」。据说这孩子曾溜到杨家废院去，却无端受到惊吓，竟至神智错乱，就此疯癫。不正是掉落到一口古井里？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这才明白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正要跳下墙去，到水井边儿看个明白，却听废院里传出尖锐哨响，刺耳之至，卢云连忙定住了身形，只听四下汪汪之声大作，整条街上的狗儿全吠了起来。他掩住耳孔，疼道：「这……这是什么声音？」

帅金藤从腰间取来一只小笛子，笑道：「这是五里笛啊。只有狗和武林高手才听得见。」

正说话间，哨响更加尖锐，四下传来啪啪几声击掌，废院深处闪出几条人影，身法迅捷，必是武功高强之士，一发朝自己狂奔而来。卢云吃了一惊，已知自己暴露了身形，忙纵下墙来，低声道：「这些是何方神圣？」

帅金藤笑道：「大掌柜又要考我啦，这些是值日六甲，您安在废院的守护官啊。」卢云喃喃地道：「值日六甲？他们……他们武功厉害么？」帅金藤摇头道：「这「六甲兵」武功不行，单打独斗，全不是卑职的对手。可六个同时出手，一招内便能要了小人的命啦。」

卢云惊道：「何以如此？」帅金藤讶道：「大掌柜，他们是您一手教出来的啊，怎好问我呢？」

笛声越加紧蹙，连南面屋顶上也有人影穿插，方位对调，直朝后巷逼近而来。卢云心道：「麻烦了，恐怕要硬碰硬了。」

卢云曾听「琦小姐」提起，这「镇国铁卫」下辖六名当家，各有所司，艳婷、琼武川、巩志、灵真莫不列名其中。至于这个「六丁六甲」，好似是屠凌心带队。一会儿双方若要大打出手，自己固然无惧，可再要潜入杨府，却不免难上加难了。

正踌躇间，墙上黑影现，四面八方纵落六条人影，前三后三，人人黑罩覆面，只露出一双眼睛，已将自己团团包围。

这批「值日甲兵」来势奇快，卢云想要退出，已然迟了一步，天幸帅金藤还守在身旁，霎时「啪」地一声，双靴并起，沈声道：「三界之中。」帅金藤说出了切口，正等着同伴答腔，那六人却只高举兵刃，围着卢云打转，如临大敌。帅金藤手按血琵琶，怒道：「你们为何不说切口？莫非是怒匪乔装的么？」

客栈中人向喜黑罩遮面，藏头露尾，若有人想乔装蒙混，那是再易不过了。眼看「值日六甲」目光迟疑，帅金藤怒道：「快说！三界之中，下句是什么？」一名甲兵微微咳嗽，低声道：「六道之上。」帅金藤点了点头，又道：「百姓在前。」那人答道：「皇天在上。」帅金藤高兴地道：「果然是自己人。」

「谁跟你是自己人？」值日六甲同步踏上，齐声怒喝：「快说！你背后那人是谁？」

听得此言，帅金藤先朝卢云鞠躬，随即仰起头来，狂笑三声，最后竖起食指，朝天上指了指，不忘重重暴哼一声，示意凶狠。众甲兵呆了半晌，不知他在凶些什么？人人顺延手指，仰头望天，却见到了朗朗晴空，檐檐白雪，余无他物，不觉疑惑道：「这……这是干什么？」

「还不懂么？」帅金藤暴怒道：「他便是咱们客栈的……」话还在口，却听卢云咳道：「我……我是帅先生的朋友，想来府里找点活干。」

帅金藤咦了一声，不知「大掌柜」好端端地，为何要隐瞒身分？待见卢云连使眼，不觉恍然大悟，心道：「哎呀！大掌柜又要微服出巡了！」忙改口道：「是是是，这人想来客栈里投店，你们放他进府吧。我一会儿会带他去见四当家。」

一听求官的来了，值日六甲便仰起脸孔，鼻哼傲然：「原来是来投店的啊，那咱们得先审查审查。小子，你有谁荐举呀？」帅金藤指着自己的脑袋，欢笑道：「我！」

值日六甲嗤嗤冷笑，正想嘲讽几句，却见帅金藤目露杀气，面颇见不善，只得闷吭一声，道：「好……好吧，既然有人荐举，身家应还清白，你有啥本领，这就说吧。」卢云谦逊道：「几位大哥抬举了。小可无甚本领，只想蒙口饭吃。」

卢云年轻时心高气傲，每逢求谋差事，总要洋洋洒洒、大作文章，如今年岁已长，便也学了客套几句，正等着六甲兵说些应酬话，孰料六人面铁青，暴怒道：「什么？混饭吃？

你当客栈是什么地方？专养你们这帮酒囊饭袋？」说着围住了帅金藤，齐声痛斥：「二十三！

你为何荐举一个废人过来？想要尸位素餐，放到你锦衣卫里去！」

帅金藤呸了一声，还未反唇相讥，卢云忙改口道：「几位大哥误会了，在下其实粗通文墨，写字尚称工整，可以帮着记帐做活。」众甲兵头仰得更高了，冷笑道：「原来是个文抄公啊，那你投错房了，去找六掌柜吧，他那儿要写字的。别来咱们二楼占地方。」

陡听「六掌柜」之名，卢云却也想不起此人是谁，总之不是巩志，便是罗摩什，只得改口道：「大哥们有所不知，其实在下除开笔墨，另还学过几天拳脚，身手尚称灵便。」

「尚称灵便？」六甲兵齐声狂笑：「小子，在咱们六兄弟前说这话，小心要溅血的。」

帅金藤怒道：「放肆！真想寻死么？」六甲兵惊得呆了，听得一人骂道：「谁找死了？

看招！」一拳击出，便朝帅金藤的鼻梁而来，看此拳缓慢无力，稀松平常，帅金藤自也不怕，正要出手去挡，突然双膝微痛，两腋一麻，左右两名甲兵趁隙出手，已将他制压在地。

卢云心下一惊，看帅金藤虽然名气不响，实则武学根柢深厚，纵然遇上了名门大派的掌门，亦有自保之道，岂料双方动手不过一招，便已受挫倒地？卢云更不打话，径自提掌来救，便朝一名甲兵腕上搭去，那甲兵反手来格，才与卢云的手臂相触，便如触到了一只大圆轮，身不自主间，竟已凌空翻转过来。

这招隐带切转，正是「正十七」手法，那甲兵重心已失，已成头下脚上之势，卢云一把提起了帅金藤，正要将他带开，突然四面八方劲风传到，在那名甲兵的率领下，六人竟同时反攻。

卢云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但觉自己身前背后、左侧右翼、头上脚下，六方同时遇险，这几人出手时机竟是搭配得妙到颠毫，几无破绽。卢云自知避不开，索性也不闪躲了，扎下马步，双掌对开，一掌向天提起，另一掌顺势向下，却是「正十七」的变招：「化圆为方」。

圆是天下最大的图样，这招掌法并非一昧借力使力，而是以方造圆，立盾设身。敌手无论从哪个方位来攻，必会先行碰上卢云的手臂，果听「啊呀」迭声，四名甲兵让卢云的微力一带，莫不半空翻转一圈，摔跌在地，却于此时，又听「砰」、「砰」几声大响，背后两名甲兵出拳来袭，卢云凝功在背，内力反震之下，瞬将二人弹了开来，重重撞上了围墙。

一招之内，卢云便已大获全胜，帅金藤亢奋喝采，手指六名甲兵，大声吆喝：「谁放肆了？以后还敢说嘴不？」众甲兵齐声骇然：「好样的……内力深得不象话，二十三，你……

你从哪找来这等硬手？」

「哪儿找的？」帅金藤冷冷一笑，伸手向天上一指，狂怒道：「懂了吧！」六名甲兵似懂非懂，却也不敢吭气，只管肃立墙边，恭送高人离开。卢云低咳几声，脚下虽已迈步，目光却仍瞧向六甲兵，心下暗忖：「这……莫非便是「六道阵」？」

适才电光雷闪间，卢云已与六道初次对阵，一招内便击退了六甲兵，他看似赢得轻松，其实不然，他身上连中两招，以招式而论，他的「正十七」无法同时守下「六道」，若非内功深厚已极，将敌人反震开来，此刻倒在地下的便是他了。

「天下五大宗、心体气术势」，倘使方才的对手是杨肃观本人，抑或六甲兵携刀带械，双方谁胜谁负，卢云自己心里有数。

经得此战，卢云已收起小觑之心，自知六道阵为天绝神僧毕生心血，精微妙奥，堪称少林寺镇寺之宝，自己要再次潜入废院之中，必得谨慎从事。

揭过了事情，两人又朝巷内行去，过不多时，南面围墙炊烟袅袅，现出一扇门，想来已到后厨。帅金藤推门而进，只见厨房里满满的全是人，老家丁、俏丫嬛，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帅金藤一身黑衣，手提铁琵琶，一手还拿着黑面罩，望来好似恶鬼模样。灶旁的厨子婢女见了，却也没发声惊呼，人人手提菜刀，剁剁连声。

「帅副统！」一名管家走了过来，笑道：「早啊。」帅金藤双手贴紧裤缝，将膝一并，碰地大响传过，正要提声暴喊，却见众家丁回头瞄着自己，不由脸上一红，低声道：「大家早。」

正说话间，却听几声嘻笑：「鬼回来啦。」卢云撇眼一看，角落里几名丫嬛掩嘴窃笑，正是方才巷外见过的那几名姑娘。

此地是杨家后厨，随时会撞见熟人，卢云自是全神贯注，不敢有失。正防备间，忽见几名丫头窃窃私语，嘴角带笑，眼光全望着自己。卢云急急转头，却又是一名老嬷嬷慌张低头、拼命洗碗，卢云心下大惊，这才发觉大事不妙，正想闪身逃出，却听管家讶道：「帅副统，这位是……」

卢云仪表英挺，走到哪儿都显眼，一时暗暗害怕，就怕让人认了出来。帅金藤却是暗暗发笑，自知这些笨蛋看惯了替身，见到了金身本人，反而认不出。当即笑道：「这位是新人。武功很高。」

听得新人来了，众丫嬛低呼一声，纷纷转头来看，一名老嬷嬷侧头打量卢云，伸手朝他背后拍了拍，笑道：「又有新侍卫来啦？我是张妈，大哥您贵姓呀？」帅金藤是黄齿鼠面之徒，平日受尽婢女嬷嬷排挤，如今见「大掌柜」广受欢迎，自是暗叹在心：「还看不出来么？他便是大掌……」陡听卢云低咳一声，自知失言，忙改口道：「他姓「大」。」

管家茫然道：「姓「大」？这可又是个罕姓了，不知如何称呼？」帅金藤祖上姓「师」，让晋武帝砍了一刀后，便改姓「帅」，此姓已非常见，孰料又弄了个怪姓出来？正支支吾吾间，那「张妈」已然笑了起来：「怎么称呼啊？当然是「大哥」啦。」

「大哥哥！」众丫嬛笑成一堆，纷纷围了过来，眼见诸女娇俏可爱，神情友善，卢云自也不好太过冷面，正想一一拜见，忽听角落传来娴雅嗓音，笑道：「是哪位大哥来啦？瞧你们高兴的？」

这话声不怎么卷舌，隐带一抹扬昆腔，听到卢云耳中，却如响起了一阵晴天霹雳。

「少奶奶早。」众丫嬛转身见礼，颇为恭敬。帅金藤回头去望，却见一名女子掀开门帘，正是顾倩兮到了。卢云惊惶不已，也是怕她见到自己，赶忙便要转身，也是闪避得急了，竟尔撞翻了碗筷。当琅一声，眼看碗筷落地，便要摔得稀烂，帅金藤立时半空接住，随即双靴一迸，啪地一声大响，向上起跳，暴吼道：「奉——上喻！属下帅金藤，座次二十三，参见……」

正要叩首拜见，面前却多了一盘热包子，听得顾倩兮问道：「吃过早点了么？」

帅金藤慌道：「夫人别客气，咱们……咱们公务在身……」顾倩兮道：「朝廷命官也得吃饭。」包子硬塞而来，帅金藤也不好不接，只能胡乱捡了一个，握在手里，暖暖的甚是窝心。顾倩兮侧过头来，瞧向帅金藤身后，道：「那位「大哥」呢？一起吃些吧？」

卢云背对情人，激动之下，早已热泪盈眶，两旁丫嬛围了过来，笑道：「这位大哥，这位可是咱们杨家少奶奶喔！你想在府里讨饭

吃，便得好好伺候她。」那张妈也笑道：「快过来磕个头吧，一会儿领些打赏，也好买酒喝。」

眼看「大掌柜」身陷重围，已是插翅难飞，帅金藤暗暗偷笑，正要看他如何应付老婆，猛听「砰」地一声，后门无缘无故开启，似有一股妖风吹了进来。众人大吃一惊，纷纷转头去望，正察看间，忽听众丫嬛「咦」了一声，道：「大哥哥呢？上哪儿去了？」管家茫然道：「是啊，方才还站在这儿啊？」帅金藤转头急看，惊见背后空山寂寂，「大掌柜」竟然消失不见了。

大白天的，众目睽睽之下，竟有人凭空消失了？耳听众人惊呼出声，帅金藤却吞了口唾沫，想来「大掌柜」太久没回家，怕被太座吼骂，也只能逃之夭夭了。

一片哗然间，帅金藤已给管家叫去查问了。丫嬛们则是惊疑不定，一时开碗柜、探水缸，四下追查「大哥哥」的下落，屋里议论纷纷，顾倩兮却未作声，看她恬静悠然，一如平常，只管打开了蒸笼，察看菜肴，眼角却悄悄挪向了门外，不见倏瞬……

鲤鱼池畔一片寒寂，琼芳怔怔坐在房里，打量面前的陌生女子。

这女人是谁呢？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垂落了半边黑发，正自羞怯怯地望着自己。

眼看陌生女人来了，琼芳惊讶地瞧着圆镜，呆呆抚着自己的脸蛋，镜子里的美人儿也抬起手来，轻柔抚面，模样娇滴滴的，好生秀气。

琼芳呆住了，整整骑了十年马，舞枪弄棒、金戈铁马的北国阁主，如今成了这模样？

她深深吸了口气，慢慢收紧了拳，牙关微咬，怒眼圆睁，猛地撇眼过去，惊见镜中那位姑娘轻咬贝齿，含羞侧脸，望来竟是美极了！

不管用，纵使张牙舞爪，也洗不掉这身皮。因为这是天生的，这个「芳」字不是血气方刚的方，而是沁香袭人满庭芳。

少阁主的戾傲一发不见踪影，只剩这个美人儿。琼芳惊艳于自己的绝，竟然脸红心跳起来。

琼芳不是没穿过女装，孩提时候，她也常偷穿娘亲的衣裳，提眉笔、抹红妆，对着镜子欢然得意，蹦蹦跳跳一番，待到娘亲谢世后，琼芳找不到她的裙裳，穿得便少了。到得十岁上，父亲骤然而逝，琼芳索性把小女儿的衣裳全数烧掉，换上父亲的儒装，乃至于今日。

琼芳痴痴望向镜子，只见镜中那位美女凝望自己，双眼一红，泪水扑飕飕地落了下来。

顾倩兮？她是什么人？她又知道什么？凭什么劝自己换装？

琼芳擦去泪水，站起身来，她才不要穿女装，也不想以此示人。她学了爹爹生前的模样，负手昂然行走，正想提袖抹去面上的胭脂，突然心里又生出一个念头，竟让她身子微微发热。

好想让那个人看一看，让他明白自己有多美……

琼芳香腮晕红，坐理红妆，只见镜中那位美女轻抚面颊，如痴如醉，羞涩得像是要掀起盖头来。琼芳身子好热好热，她又羞、又喜、又烦、又躁，连她自己也不知为何如此，慢慢低下头去，正要用力甩甩头，猛然想到楼下那幅面担，不由全身剧震，心里已是凉了一大半。

适才她亲口问过顾倩兮，楼下的面担是何来历，可是顾倩兮不说。琼芳心里知道，顾倩兮一定知道了什么，否则她不会这般打量自己。

脑海里浮现出顾倩兮秀美自负的脸蛋。琼芳怔怔坐倒，呆呆望向眼前的铜镜，只见镜中的女人一脸无奈，像是在恨着什么，又像是在妒嫉什么，她不敢看着自己，也不晓得日后该何去何从，她只能奋力扯下自己的花钿，趴在几上，放声大哭起来。

正哭间，突听一名小孩惊讶道：「发狂了。」又一人道：「是啊，哭起来了。」琼芳悍然抬头，厉声道：「谁在说话？」

眼前站着一大一小，满面骇然地望着自己，那黑脸矮小的自是阿秀无疑，一旁另还有个白面修长的，却是二爷杨绍奇来了。琼芳微起诧异，还没来得及说话了，便听阿秀笑道：「可怜啊，照镜子照得哭了，一定觉得自己太丑了。」

「大胆！」琼芳重重朝几上一拍，厉声道：「谁让你们进来的？」阿秀吓了一跳，没料到琼芳如此威严，当下拔腿直冲，听得哎呀一声，一路滚下了楼梯，摔到下头去了。

阿秀滚得好快，转眼消失无踪，却把杨绍奇一个人留了下来，他全身发抖，满面惊白，颤声道：「你……你别生气……大家有话好说……」

琼芳是练家子，杨绍奇却是白面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一掌拍落，杨绍奇少说得躺个三五天，她怒目而视，压下了满腔火爆，森然道：「杨二爷，你擅闯女客内，不嫌失礼么？」

杨绍奇自知理亏，忙低头垂手，细声道：「是……这是杨二的不是……」琼芳冷冷地道：「亏你还是进士出身，这般擅闯大嫂居处，复又窥视女客，就这么两句话应付，便想蒙混过去了？」

杨绍奇是官场新人，昔日虽也拜会过国丈，却与琼芳无甚交情，害怕道：「素闻琼阁主豪迈磊落，不拘小节，慷慨有丈夫之气，杨二……仰慕已久，是故冒昧拜见……不想……

不想女中尧舜亦红妆……」琼芳陡听话外有话，便又回过头来，未发一词，脸却沈了下来。道：「何谓「女中尧舜亦红妆」？杨二先生，还请指教了。」

阿秀本已爬上楼来，一见这幅脸，不觉又是一惊，忙道：「我……我先走了……」

阿秀拔腿就跑，杨绍奇却还在飕飕发抖，料知自己又说错话了。琼芳沈声：「杨二先生，男子汉大丈夫，何必藏头露尾？你若不喜女子当政握权，何妨说出来？」

琼芳不是普通人，她家累代公卿，谈吐举动皆有威严，一旦板起脸来，杨绍奇自是不敢逼视，只能拿出了科考的本事，小心回话：「启禀阁主……鄙谚有言，盗不过五女之门、仆不弃孤子之家……女尧舜当政，此天下大治之兆。杨二心悦诚服，何来不喜？」

琼芳听他掉起了书袋，自也不愿示弱，便道：「说得好。尧舜当政，不分男女，都是百姓之福、社稷之幸。」杨绍奇拼命点头：「阁主英明、阁主英明。女中豪杰是也。」

琼芳露出底子了。古时生女者家贫，连生五女之家，必然困苦清寒，衣食无着，是以「盗不过五女之门」，连小偷也不肯光顾了。暗喻帝王蓄积后宫之女，必使国贫。至于那句「仆不弃孤子之家」，更是不怀好意。

琼芳装模作样，学问却不过尔尔，杨绍奇自是心中暗笑，拿了张凳子，正想坐下，琼芳却已转过身去，面向窗外，道：「君子非礼勿坐，杨二先生，劳驾你回避则个。」

耳听琼芳下了逐客令，杨绍奇俊脸苍白：「阁主，你……你心情不好？」琼芳不置可否，只把脸望向了窗外，意思自是要他快滚。

这杨绍奇天生便有女人缘，不论老少美丑、只消见了他的面，莫不话匣子大开，唧唧呱呱，大为投缘，可琼芳却是不怒自威，若要与她东拉西扯、聊些少女玩意儿，怕会给打得吐血，他低头苦脸，道：「琼阁主，你要是心情不好，不如让我说个笑话给你听，好么？」

琼芳心里有些烦了，冷冷便道：「不必了，留给你嫂子听吧。」杨绍奇细声道：「我嫂子听过了。」琼芳森然道：「留给你哥听。」杨绍奇长叹一声：「你想害我挨打么？」这话毫无来由，自让琼芳有些意外，却听杨绍奇道：「这笑话是说他的。」

听得此言，琼芳忍不住低下头去，露出了笑，正要笑出声来，却又发觉不对，便转回头去，冷冷地道：「无聊。」

杨绍奇讨了个没趣，却也不气馁，只在房里徘徊绕行。琼芳坐在几前，眼见杨绍奇没住眼地偷看自己，行径宛如登徒子，不觉脸色更沈，正要发怒赶人，杨绍奇却也乖觉，只急急奔向门口，似要告退了。

君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眼看杨绍奇逃走了，琼芳放下心来，便欲转回头去，突听脚步声响，杨绍奇竟又匆匆跑了回来，搬了张板凳，瞇眼笑坐，模样可爱。琼芳愕然半晌，道：「你……你想干啥？」杨绍奇笑道：「没事。练练脚力。」琼芳忍无可忍，暴怒道：「杨二！你在你大嫂面前，也是这般没正经么？」

正等着杨绍奇惊惶逃走，却听他长叹一声，摇头道：「那得瞧我大哥在不在家了。」琼芳微微一怔，推敲话意，霎时忍俊不禁，笑了出来。杨绍奇大喜道：「笑了、笑了，逗得你笑了。」

琼芳噗嗤又笑，眼波流动，打量着杨绍奇，只见此人肤白胜雪，样貌确实斯文，只可惜行不正、坐不端，轻浮孟浪，八成常骗着女人。心中便想：「这姓杨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必和他啰唆。」她生出了戒心，便想拿点威严出来，把袖子一翻，正要取出折扇，却发觉怀中空无一物，杨绍奇应对也快，便递来了一只春草圆扇，笑道：「拿这个吧，轻罗小扇扑流萤，多迷人？」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琼芳听他把自己当成了宫女，霎时心下大怒，霍地起身，正要将人撵出去，杨绍奇却又匆匆站起，自行逃了开来。琼芳想要追他，却又觉得有失身分，哼了一声，复又坐下，孰料那杨绍奇竟又奔了回来，如兔子般随侍在旁。

琼芳实在忍无可忍，暴怒道：「你是三岁小孩么？」杨绍奇慌道：「你……你别老是生气，我听说你来了，便想来瞧瞧你，没有恶意的。」琼芳森然道：「我有何好看？」杨绍奇眨着一双俊眼，茫茫地道：「你……你好看得紧。」琼芳白了他一眼，冷冷地道：「贫……」

还没说出那个「嘴」字，杨绍奇身子向前一倾，突然吻了上来。

琼芳尖叫一声，自然而然向后一退，正要出掌打人，脚下不知怎地，绊到了凳子，摔到了床上。杨绍奇忙趴了过来，惊道：「跌伤了么？」这不趴还好，一趴之下，两人迭抱一起，呼吸可闻。琼芳又羞又怒，大声道：「你做死么？」跳起身来，出掌痛击，已然动上了真怒。

杨绍奇晓得琼芳身怀武功，一拳打来，没死也去半条命，忙避到凳子后头，琼芳喝地一声，转身来追，杨绍奇拿出吃奶的气力，向左急奔，琼芳裙影飞动，朝左捕捉，他又望右去逃，绕着凳子直打转。

琼芳气得炸了，她一身好功夫，偏偏在这斗中全然无法施展。突然心中一动，提起脚来，正要将凳子一脚踢翻，说时迟、那时快，杨绍奇哎呀一声，向前滑了一跤，竟又扑到琼芳身上。

两人滚到床上去了，杨绍奇好似自知不对，居然还拼命致歉：「对不起、对不起，我方才见你撅着嘴儿，好生动人，忍不住就……」琼芳大吼一声，举脚来踢，这男人逃命功夫着实了得，便又急急跳起，退到板凳旁，双手置膝，正襟危坐。

琼芳气愤不已，不知这人是学过奇门遁甲，还是自己太笨，居然奈他不得，大声道：「混蛋！」左手朝床板一拍，砰地一声，牵动了掌心伤处，疼得她弯腰俯身，泪水险些流了下来。

杨绍奇见她哭了，自也慌了手脚，忙道：「你……你怎么啦？」正要靠近察看，猛见琼芳右手探出，将他按到了床上，媚眼凶瞪：「再跑啊？」

这回琼芳在上、杨绍奇在下，躲是躲不掉了，琼芳冷冷一笑，正要赏他几个耳刮子，忽见杨绍奇嘻嘻直笑，好似挺开心的。她啊了一声，方才发觉自己压在这男人身上，二人四目交投，呼吸相闻，忍不住心下大羞，嘤咛一声，便又逃下床来。

杨绍奇嘻嘻一笑：「终究还是你怕我啊。」琼芳还真有点怕他，嘴上却不肯示弱，大声道：「我若把今日之事说出去，要你死无葬身之地。」杨绍奇笑道：「怎么？国丈会差人来杀我么？」

琼芳冷冷地道：「杀鸡屠狗，焉用牛刀？」杨绍奇心下醒悟，忙道：「对啊，苏大掌门会来报仇的，我怎给忘啦？」苏颖超本是华山掌门，号称「三达传人」，天资奇高，尤精术算，倘使听说杨绍奇调戏他老婆，随手一剑就结果了，哪得此人放肆？

念及苏颖超，琼芳神转为忧伤，坐回了床上，抚衣束发，嘴中却没言语了。

杨绍奇何等聪明，一见她的神，便晓得她与苏颖超有些麻烦。他咳了几声，道：「听说你要成亲了，是吧？」琼芳一提此事就烦，她别开头去，不置可否，杨绍奇又道：「我收到你的帖子啦，听说你月底纳采，二月十七完婚，对吧？」琼芳大声道：「犯不着你管。」

杨绍奇见她生气了，便又软语相缠：「好啦好啦，你别板着脸啦，亲个嘴儿又不会死人。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琼芳恨恨地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那还不够？」

杨绍奇苦笑道：「糟了，咱们杨家四知，全让你学去了。」他提起茶壶，斟了一杯冷茶，奉了过来，低声哄弄：「小宝贝儿，快别生气嘛，要是苏大侠不娶你，那就让你占点便宜，我杨二娶你当老婆就是了。」琼芳气往上冲，大声道：「什么东西？谁想嫁你？」反手一耳光挥出，听得啪地大响，这回竟然打了个正着。

杨绍奇毕竟是进士出身，五品郎中，便皇帝要打他，也得搬出祖规，午门刑杖，自己还得担个暴君风评，岂能这般真打？也是这人肤色太白，挨了一掌，脸颊立现红肿，琼芳忍不住满面错愕：「你……你不是挺能躲的？怎么不跑了？」

杨绍奇摸着面颊，哈哈苦笑：「不让你琼大姊抽上一记，你会记恨的。」

琼芳见他又来嘻皮笑脸，不由又发火了，霎时美目怒瞋：「谁要你招惹我？告诉你！

想要我消气，除非你下跪认错！」话声未毕，听得「咚」地一响，杨绍奇竟然提起长袍，便在琼芳面前跪倒，恭恭敬敬磕了一个响头。

琼芳惊诧不已，万没料到这人身为朝官，竟然说跪就跪，毫无骨气？正骇然间，杨绍奇却不忘问上一句：「磕一个头够么？要不要再来一个？」琼芳哼道：「没见过你这种男人，没出息。」杨绍奇喜道：「看来气消啦。」直起身来，坐回板凳，当真是不痛不痒。

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面前的杨绍奇却是蛮不在乎。看他手托下巴，右腿迭坐，一派地掉儿郎当。琼芳瞧了几眼，忍不住摇了摇头：「杨二，你和你大哥真是亲兄弟？」杨绍奇阴侧侧地笑了：「别问我，去问我娘吧。」听得此言，琼芳实在忍俊不禁，终于笑了出来，摇头道：「活到这么大，没见过你这种男人。」

琼芳此言非虚，想她打小不知见过多少男子汉，人人坐有坐姿、站有站相，与她相伴的家臣如傅元影、许南星，无一不是中规中举，即便苏颖超这般聪灵，私下也是一板一眼，条理分明，似杨绍奇这般随性胡闹的，倒还真是没见过。

眼看耳光打了，头也磕过了，琼芳的气自也消解了几分，便道：「好吧，这就叫不打不相识，以后你有什么麻烦，便来找我。本阁主自会替你出头。」一听此言，杨绍奇竟是喜形于：「你此话当真？」琼芳嘿了一声，拂然道：「怎么？这么快就想巴结我啦？那方才还招惹我？」

杨绍奇笑道：「你这话说反了吧。若想巴结你，就得招惹你。」

琼芳先是一愣，随即醒悟释然，她生性豪爽，待友极是大方，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官家大小姐。杨绍奇若有事相求，绝不能一上来便磕头叩首，大献殷懃，反会让她不屑一顾。

还不如胡闹一场，惹得她火冒三丈，待得小姐脾气发完了，自也好说话了。

琼芳晓得自己让人设计了，拂然道：「算你有本事。你有什么事求我，这便说吧。」杨绍奇支支吾吾：「我……我想求见……皇后娘娘。」琼芳微微一奇：「你想见我姑姑？为什么？」

杨绍奇苦叹道：「这就叫「收人钱财，与人消灾」。有个人想求见皇后娘娘，却老被国丈挡着。他无计可施，只能拿出一笔钱，请我这个智多星想办法啦。」琼芳大为好奇：「有这种事？你收了谁的好处？」杨绍奇叹道：「天下第一富豪，唐王朱郅。」

琼芳啊了一声，立时想起了朝廷虚悬的东宫大位，忍不住摇头一笑：「怎么，八世子这等大局，就你一个小小的兵部郎中，也想插手了？」杨绍奇苦笑道：「没法子，我最近缺钱缺的凶，什么局都得搅。活菩萨，你行行好，这就替唐王爷安排安排吧。」

琼芳想也不想，径道：「这事不必再提，我姑姑平日不见外人。」杨绍奇忙道：「不是吧，那我大哥怎么见得到她？」琼芳冷冷地道：「你凭什么和你大哥比？他是五辅重臣，又有我爷爷陪着，当然见得着她了。」杨绍奇忙道：「那……那咱们请你带路，不也一样？」

琼芳正道：「杨二，我实话实说吧，不是我不肯帮你，只是这回立储里，我姑姑早有属意人选，你便算带了朱郅进宫，把你们两张嘴一齐说破了，那也不管用。」杨绍奇皱眉道：「皇后娘娘有了属意人选？可是川王世子载志么？」琼芳轻轻叹息，耸肩道：「好像是吧，反正我爷爷一手安排，谁也插不上手。」

自从昨夜挨打后，琼芳万念俱灰，什么朝臣相争、宫廷恶战，在她都是身外事，永远不想管了。杨绍奇求恳道：「少阁主，你别拒人于千里之外嘛，大家交个朋友，今日你帮我，明日我帮你，谁也不吃亏……」琼芳没好气地道：「帮我？你有那个本领么？」

杨绍奇露出深沈的笑，这神情一闪而逝，随即搔头挠面，嘻嘻哈哈起来：「大本领没有，小聪明不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大半夜跑

到我家来，定是和苏少侠吵架啦，对不对啊？」

琼芳懒得理他，只管找来炭炉，自行烧起茶来了，只是她没烧过水，自是手粗脚笨，杨绍奇倒是殷勤，便在一旁帮忙搧扇子，低声道：「喂，要不要我替你们做个和事？」

琼芳斜了他一眼，冷冷地道：「怎么？你和颖超很熟？」杨绍奇搧着炉火，笑道：「我是认得他，至于他认不认得我，那可不知道了。」琼芳哼了一声，把扇子抢了回来：「滚远些。」杨绍奇叹道：「你又暴躁了。听好啦，我虽和苏颖超不熟，可你别忘了，我这人生得是一表人材，男人看到我，没有不吃醋的。哪天苏颖超撞见你我有说有笑，出双入对，还不气得七窍生烟、目瞪舌僵了？到时他痛哭流涕，到你家门口跪着，求你回心转意，你这大小姐岂不大大露脸了？」

琼芳白了他一眼，道：「你算了吧，他那人最要面子，想让他丢这个人，下辈子等等。」

杨绍奇俨然道：「男子汉的心思，你姑娘家懂什么了？天下男人哪个不吃醋？不信咱俩试上一试……」正说嘴间，忽听阁楼下传来欢声娇喊：「二表哥！」

脚步声大作，有人奔上了楼梯，杨绍奇不觉发起抖来了，寒声道：「终于来了么？」

琼芳眨了眨眼，不知是什么人来了，却让他怕成这模样？正好奇间，那杨绍奇已在屋子里乱窜，四下寻找逃生道路，正要钻到床下躲避，忽然一双小手伸来，蒙住他的双眼，欢然道：「二表哥，猜猜我是谁？」

琼芳本在喝茶，一听此言，险些把茶水喷了出来。斜目看去，却见杨绍奇背后站了一名少女，约莫十六七岁，想来是杨绍奇的表妹，调皮欢笑：「快嘛，快猜我是谁。」

杨绍奇给人蒙住了眼，彷佛瞎子一般，只能苦笑道：「别闹啦，有客人在，多失礼。」

那少女只知缠着杨绍奇，什么都没留意，陡然一个转头，见到了琼芳，不觉大吃一惊，忙道：「你……你是谁？」琼芳喝了口热茶，淡淡地道：「某姓琼，单名一个芳字。」

那少女呆了半晌，她见琼芳貌美出众，本以为是个杨贵妃，谁晓得说话却似女匪头，也是有些怕生，忙转向了杨绍奇，吵闹道：「小表哥，快猜猜人家是谁！快嘛！」杨绍奇什么也见不到，只能使开听风辨位的功夫，沈吟道：「听姑娘的嗓音，该是淑林妹妹吧？」那少女把手放了开来，顿足娇嗔：「讨厌，淑林是我堂姊，她三十好几，孩子都生了三个啦。」

杨绍奇愕然道：「对不住，对不住，我昨晚睡得少，脑子不清楚。嗯，我猜猜你是……」

说着双手合拍，喜道：「我晓得了！你是淑静！」那少女瞪了杨绍奇一眼，道：「她只有六岁。」

两人对话有趣若此，不免惹得琼芳噗嗤一笑，杨绍奇也有三十岁了，算是人家的长辈，作弄了小表妹一阵，便又换回了温颜笑脸，道：「好啦、别哭、别哭，淑怡妹子，好久不见啦。越大越标致啰。」说着伸出手来，在表妹脸上轻轻一狞，神态甚是亲热。

那少女原来是叫「淑怡」，上头有个三十堂姊，名唤「淑林」，下头另有个六岁小妹，称作「淑静」，想来这家姊妹不脱一个「淑」字，至于是否贤淑，倒也难以猜测。琼芳想着想，忽然庆幸起来，天幸自己有这个罕见的「琼」姓，一字盖头，有仙则灵，不然自己芳名阿芳，怕也是一个下稍。

杨绍奇逗弄表妹一阵，便又从怀中取出一只法琅瓷盒，塞到那少女手中，道：「来，有个小玩意儿送你。」那「淑怡」拿起瓷盒，讶道：「这是什么？」杨绍奇笑道：「打开看看吧，看了就知道了。」淑怡轻启盒盖，突然传出了阵阵乐声，不由惊呼一声：「啊，这盒儿会唱曲。」

杨绍奇得意洋洋：「稀奇吧，这是大食工匠造的乐盒，开天辟地、古往今来，就只有这么一只。我冒了九死一生的大险，从入宫贡品里专程为你偷了出来，还敢说表哥对你不好？」

那淑怡好生欢喜，兜兜转了个圈，笑道：「谢谢二表哥！」杨绍奇向来不做亏本生意，送了重礼之后，便又左右张望一阵，附耳道：「淑琴人呢？没跟你一起来吧？」

淑怡一边赏玩宝盒，一边道：「我姊姊起了个大早，就等着给大姑妈拜个晚年，怎会不来？」琼芳听到耳中，已知那少女还有个姊

姊，却是叫「淑琴」的。杨绍奇听得这名字，却是微微发抖，颤声道：「你们……你们见到我娘了吗？」

淑怡道：「大姑妈还在睡着。管家要咱们别去打扰。」杨绍奇松了口气，看自己彻夜未归，天幸母亲尚未起身，当不至东窗事发了，正庆幸间，忽听淑怡道：「表哥，看在你送我东西的份上，我就跟你明说吧，你已经大祸临头啰。」

杨绍奇茫然道：「大祸临头？什么意思？」淑怡道：「我姊被你气哭啦。」杨绍奇惊道：「我……我干了什么？」淑怡叹道：「你还装呢？你约她去香山玩儿，害她今日起了个大早，梳妆打扮，卤了一大锅菜，高兴得什么似的，谁晓得你根本不在家，害她一个人躲在偏厅里，哭了一早上。」

杨绍奇颤声道：「冤枉啊，谁约她了？是她自己一厢情……」愿字未出，楼梯里走出一名姑娘，手捧一只铁锅，自是那位「淑琴」到了。

看这「淑琴」约莫二十六七年纪，面白如雪，少有笑，她默默来到房中，陡一见到琼芳，不由为之一惊，她瞪视琼芳良久，又朝杨绍奇望了一眼，将整锅卤菜搁到桌上，慢慢坐了下来。

琼芳见她招呼不打，话也不说，忍不住心下纳闷：「这是怎么了？我招谁惹谁了？」

她却忘了自己今日身着女装，秀娥粉黛，艳惊四座，难免惹人猜疑忌讳。

场面不妙，琼芳便咳了一声：「你们先坐坐，我出去走走。」杨绍奇忙道：「等等我，我也去逛逛……」话声未毕，淑琴怔怔望着自己做的卤菜，突然放声哭了出来。淑怡低声安慰姊姊：「姊，别哭了、别哭了。」

这「淑琴」说来可怜，瞧她年纪老大不小，奈何青春迟暮，犹未出嫁，必定受尽亲友奚落，谁料到又遇上一个薄情郎？琼芳见她这般伤心，便又想帮她了，当下仰起脸来，深深吸了几口气，怡然道：「好香的卤菜啊！哪儿买的？」

淑琴抽抽噎噎，答不上话，妹妹便帮着说了：「这不是买的，是我姊亲手做的。」

「亲手做的？」琼芳一脸惊叹，忙道：「我可以吃些么？」淑琴擦拭泪水，轻轻点了点头，琼芳打开了锅盖，挑了一块豆干出来，亲尝一口，大惊道：「真好吃！没吃过这般好的豆干！」

那淑琴似没什么自信，听得称赞，却还担心着：「真的……真的好吃吗？」琼芳满嘴豆干，嚼得渣巴渣巴响，不忘大声笑赞：「好吃！还想再来一块哪！」便又挑了一颗卤蛋，大口来吃，闭眼叹息：「唉，这般好厨艺的姑娘，现今可不常见了……我要是男人啊，非娶回家不可……」

淑琴让她说中了心事，眼眶径自红了，想来平日受尽了薄情郎的冷落。琼芳哼了一声，偷眼去看杨绍奇，却见这人还躲在一旁装傻，森然便道：「二爷……佳肴美馔，一齐享用吧？」

杨绍奇双手惊摇：「不了，我……我吃过早饭了……」正推辞间，便见琼芳微微吐纳，似想运什么神功打人，忙改口道：「好吧，吃……吃些吧……」无可奈何下，只能伸手入锅，挑三拣四，最后取了块豆干，眼看泽奇差，模样难吃，正想扔回去，却听琼芳厉声道：「吃！」

杨绍奇心下大惊，脑袋直探入锅，嘎吱咕嘟，大口痛嚼起来。琼芳甚是满意，含笑道：「好吃吗？」杨绍奇脑袋插在锅子里，寒声道：「好……好吃……」琼芳笑道：「那还不谢谢人家？」

锅里传来呜噎声，似在偷骂粗口，琼芳冷冷地道：「你说什么？」锅子里响起大笑声：「谢谢、淑琴妹子，真是谢谢……」淑琴擦拭泪水，笑道：「二表哥喜欢就好。厨房里还有一大锅，都是为你卤的，一会儿再给你端来。」

「什么？」杨绍奇大惊失，赶忙抬起头来，放声狂喊：「阿秀！阿秀！这儿有好吃的！快来啊！别让叔叔一个人吃完啦！」

琼芳暗暗偷笑，那淑琴却是心花怒放，自知一切都是那陌生小姐的功劳，她偷眼来看琼芳，只见她状似清丽，眉宇间却藏了一股气概，彷佛男子汉似的，不觉生出几分好感：「姊姊，适才如有失礼处，还请宽谅。」琼芳咳道：「好说、好说。」杨绍奇含浑地道：「她姓琼，年纪比你小……」琼芳喝道：「给老娘吃！谁要你开口了？」

眼看琼芳威严凶狠，对杨绍奇尤其不假辞，淑琴更是敌意全消，忙提起手来，替琼芳理了理发钿，柔声道：「姊姊，你的发钿好别致，做工真细……」淑怡也赞道：「是啊，哪儿买的啊？我也想买一个。」

这发钿是顾倩兮的东西，琼芳哪知什么来历？眼看两名少女一脸殷切，琼芳却是心头发毛，转头去找杨绍奇，却见此人鬼鬼祟祟，直向楼梯口行去，当下暴喝一声：「哪里走？」

吓地一声，杨绍奇脚下失滑，摔了个四脚朝天，两名表妹大惊道：「二表哥受伤了！」小脚急踩，正要追上，杨绍奇狂喊道：「娘亲啊！」便朝楼梯纵下，一路翻滚奔逃。

三人奔下楼去，吵吵嚷嚷，不知伊于湖底。琼芳自是笑得前俯后仰，乐不可支。

也难怪杨绍奇有女人缘了，这人脾气好，为搏女子一笑，又下跪、又求饶，装乖露丑，无所不为。今日一见，果然也是个「风流司郎中」，只怕不在乃兄之下。琼芳笑得喘了，伸手入怀，正想拿起折扇搧凉，却是摸了个空。慢慢笑了几声，便又坐倒床上。

楼阁里静得怕人，阿秀、杨绍奇都走了，又只剩自己一个人了。她怔怔望着镜子，却见镜里那个女人神孤单，隐隐带了几分茫然。

元宵已过，自己也离开了爷爷，日后如何打算，总得合计合计。她叹了口气，找出自己的儒生装，想要换穿回去，奈何衣衫已破，却是让苏颖超撕的。

聪明的苏颖超，自负的大眼猫，多少年来，苏颖超都是心里最聪明的男人，他天才洋溢，剑法更是机灵百变，比起杨绍奇，智慧绝不在人家之下，只是他究竟怎么了？何时开始，他成了这般粗心大意、这般地固执、顽硬、死心眼呢？

相比之下，杨绍奇是多么的潇洒随性，与他在一起是何等的自在逍遥？若要让苏颖超学着人家的模样，为搏心上人一笑，又下跪、又求饶，装巧露乖，他办得到么？

办不到的。苏颖超是个剑客，世上只一事可以让他又跪又求，那便是他的无上宝：「三达剑」。没了三达，他就废然若死，自觉女人

要遗弃他了、功名失了，性命也没了。有了三达，他又生龙活虎，什么功名利禄、天下美女，都是手到擒来，又何须向谁下跪讨好?

苏颖超要的是剑，有了剑，就不愁没有女人。管她姓琼姓李、姓张姓王，都不过是「天下第一」的犒赏罢了。琼芳轻轻叹了口气，此时此刻，她的思绪也清楚起来了。她怔怔支额，望着镜中的自己，不由得又想到了卢云。

卢云已经四十岁了，他和苏颖超不同，他曾高中状元、也曾流放天涯，早已抛弃了功名，算得是退隐之人。似他这般豁达潇洒，若要他向女人下跪，捧在掌心里哄着、呵护着，他肯么?

甭想了，大水怪自诩风骨凛然，要让他绕着女人下跪打转，丢丑卖乖，还不如将他千刀万剐、午门刑杖，打成一个瘸腿，他心里怕还爽利些。

说来杨绍奇真是个好男人，一点脾气也没有，相形之下，卢云、苏颖超都让他比了下去。这些人看似额角峥嵘、品貌出众，其实都是假风流、尽发愁，镇日凄风苦雨，一脸烦忧。唯独杨绍奇不学长俊，嘻嘻哈哈，这就叫「假迷糊、真风流」，无怪姑娘们宠着他了。

其实真仔细想想，杨绍奇也没啥了不起的，他不过是脸皮厚些罢了，真到了生死关头，要他为姑娘们粉身碎骨，他还不是与世间男子一样，逃之夭夭，溜之大吉? 怕还要摔上一跤了。

人世间的情爱，其实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又有什么好留恋的? 琼芳微微苦笑，只见窗外阳光普照，春意盎然，自己何必在这儿发愁发呆? 她轻轻叹了一声，慢慢行下楼梯，忽然之间，眼角一转，竟又见到那幅面担。

琼芳轻轻地「啊」了一声，心里好似被针刺了一下，隐隐生疼。她知道自己弄错了。

因为在这滚滚红尘中，有个人挑起这幅面担，从此不做官，也不做侠，人生一切，只剩下「她」。为求使「她」平安喜乐，别说要他下跪求饶，装乖扮巧，便算粉身碎骨，他也能做到。

「献身愿做万矢的」，琼芳悄悄蹲下，轻抚着面担，到这一刻，她也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好羡慕、好羡慕，琼芳热泪盈眶，她多么希望世上也能有人这样待她，那她也愿意为对方粉身碎骨，便算为他死了，也不用让他知道。

生平头一回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她要的其实不多，可惜她并不晓得，此生能否找得到……

琼芳抚着面担，低声哭了良久，终于站直了身子，走出了楼外。

琼芳走了。这下屋里静悄悄的，再无一人，只剩下那幅面担孤拎拎的坐在地下。忽然间，角落处走出了一道黑影，彷佛鬼魅现身般，竟是无声无息。

这黑影藏身暗处，宛如躲入瀑布里的鱼精，收敛了一身气息，杨绍奇、阿秀、琼芳，人人来来去去，竟都没发觉楼梯下藏了一人。

黑影静静转头，凝视琼芳的背影，好似带了几分关切，只是看没几眼，却又转过头来，瞧向地下的东西。

一根扁担、两只木柜，面担望来很是干净，没沾多少油烟，想来有人细心擦拭过了。

那黑影蹲到了面担旁，开碗柜、启碳炉，上上下下察看一遍，看他驾轻就熟，好似他才是面担的正牌主人。

琼芳身影已远，一时半刻不会回来了，眼看四下无人，黑影忽然好奇起来，他小心张望，瞧了瞧这处楼阁，便悄没声地行上楼去，那模样便如幽灵进驻古屋，谁也赶不走了。

八、父子

正月十六，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琼芳哭也哭过了、笑也笑过了，此时她好似有所觉悟了，只提起裙摆，自在院子里摇曳闲晃。

过去琼芳总觉得很怪，为何女人走路老像母鸡啄米，东张西望，现下换上了花裙，她总算也明白道理了。

「呃。」花丛揪扯，勾住了裙摆，琼芳死命拖拉，裙子快落下地来了，她心头火起，喀啦一声，整株花木从中扯断，残花败柳便附在裙角上，如奖品般跟着主人走。不多时，又有玫瑰伸手拦道，一旁还有花草急于纠缠，好似都想偷摸她一把。琼芳无可奈何，只能提起裙摆，学起了莲步细碎。

大摇大摆十几年，平日砍砍杀杀，无所不为，此时若要学人家游园惊梦，不免邯郸学步、力不从心。正辛苦摇晃间，不巧院中一人迎面走来，却是毒嘴阿秀，琼芳心下一惊，正想掉头逃跑，哪知阿秀却也魂飞天外，低下了头，见鬼似的发足奔逃。

华山剑法有分教：「敌不动、我不动，敌动我先动」。眼看阿秀亡命而走，手捧大迭经书，定有见不得人之事。琼芳便又喝道：「哪里走！」将裙脚提至膝间，奋力一纵，便将他逮个正着。

阿秀惨叫道：「疯婆子！放开我！」正挣扎间，忽然抬头一看，见到琼芳的俏脸，竟是咦了一声，小脸微见发红。琼芳见他目光呆滞，冷冷便道：「看什么？没见过漂亮女人么？」

阿秀冷笑道：「漂亮女人？」嗨了一声，运起一口脓痰，正要朝地下吐去，突然间耳朵给人提了起来，不觉惨叫道：「你干什么？」琼芳不似娟儿那般好说话，谁惹恼了她，向来吃不完兜着走，淡然便道：「不是要吐痰吗？快啊，老娘等着看哪。」

阿秀疼道：「不吐了、不吐了，快放开我。」琼芳松开了手，拍了拍他的脸颊，道：「你娘呢？去哪了？」阿秀嗨了一声，再次运起一口脓痰，正要吐出，耳上却又火辣起来，正要加力扭转，阿秀已是大惊大笑：「哈哈！大爷饶命！大爷饶命！我娘在后厨，一会儿要吃午饭啦。」

琼芳皱眉道：「早饭不才用过，又要吃午饭啦？」阿秀摸着红耳朵，哼道：「那是你啊，一会儿有客人要来，人家可是空肚子的。」元宵夜后，京城百姓多半晚起，或睡至天大明、或日上三竿，至于吃的是早饭午饭，谁也弄不明白。琼芳松开了手，道：「好啦，带我去找你娘。」

阿秀低声道：「芳姨，你没地方去了么？干啥一直赖在我家啊？」这话敲中了琼芳的痛处，大喝道：「就冲着你这句话，老娘赖定了。」朝阿秀背后一推，大声道：「走！」

琼芳最爱欺侮弱小，阿秀让她这么一推，不由哎呀一声，扑地倒了，大迭书本便落了下来，琼芳不慌不忙，左手提住小童衣领，右手上抄下拦，便将书本一一抄入手里，手段利落，正是崆峒嫡传的「飞云手」。她拿起书本一看，却是本三字经，颔首道：「看不出来，你还挺用功啊。」

阿秀哼道：「现下才知道，不嫌晚了……」话还在口，耳朵又让人提了起来，忙陪笑道：「姊，快把书还我吧。」琼芳却不急着还，她捧起书本，细细察看，只见开头一本是「三字经」，望下察看，不觉愣住了：「又是三字经？」再看下一本，不由咦了一声：「还是三字经？」

一连三本，全是三字经，翻了翻内页，尽为手抄，一刻一划，字迹端整，可纸页却泛黄了，翻到末页，却见到一处小玉宝章，正是「少林灵吾」。琼芳满心纳闷，道：「这是什么啊？」

阿秀低声道：「这是手抄的三字经，全是我叔叔的珍藏。」琼芳茫然道：「你叔叔的珍藏？他干啥收藏三字经？」阿秀道：「他喜欢手抄的书，说读来别有滋味，芳姨，你家里可有么？我一本五文钱向你买。」琼芳上下打量阿秀几眼，颔首道：「当然有，十本够不够啊？」

阿秀大喜道：「够了！够了！快带我去拿吧。」琼芳哈欠道：「不巧得紧，我送人了。」

阿秀大惊道：「你送人了？送谁啦？快去偷回来啊！」琼芳淡淡地道：「我送孟夫子了。」

「孟夫子？」阿秀皱眉迷惑，觉得这名字有些耳熟，突然大惊道：「等等！难道你……

你也是……」琼芳淡然道：「还没猜到吗？告诉你吧，孟夫子的开山大弟子，便是老娘我。」

眼见大师姐在此，阿秀自是瞠目骇然，久久吭不出气了。

人之初、性本善。这孟夫子是京城的老招牌了，想他景泰年间辞官之后，便开始广招弟子，第一个收的学生便是琼芳，其后伍崇卿、伍崇华也先后拜入门下，直可说是桃李满天下。

光阴荏苒，当年的小女孩成了少阁主，伍崇卿也长成一条大虫，现今却轮到阿秀受害了。尤其这孟夫子生平最最敬重顾嗣源，家里还收藏他的诗文。为了这份情由，对阿秀总是加倍严厉，每回抓到因头，总打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涅盘，似想送他上西天会外公了？

时在辰牌，距行刑之刻不到两个时辰，便算八臂哪吒现身，八枝毛笔一起帮着抄书，怕也来不及了。阿秀泄气颓丧：「可恶啊，害我

白白高兴一场，唉……」想起命悬人手，更感悲戚，低声便问：「芳姨，你……你以前让孟老头打过么？」

琼芳淡淡地道：「那是数之不尽了。当年他还没这般老，抽起藤条是又快又准，若是改练起剑法，没准比傅师范还强些。」阿秀讶道：「谁是傅师范啊？」

念及傅元影，便想到苏颖超，琼芳不由叹了口气，挥了挥手，便没应声了。

阿秀低声又问：「芳姨，你挨打时会哭么？」琼芳傲然道：「哭？等下辈子吧，管他孟老头怎么打，我都当笑话看。」阿秀惊道：「当笑话看？真的假的？」

琼芳把秀发一掠，淡然道：「告诉你吧。我每回挨手心之前，一定先自点「珠玑」、「悬殊」两穴，待得双手麻木后，无论孟夫子如何抽打，都似搔痒一样。」阿秀震惊道：「有这种事？」琼芳提起左掌，展示伤处，道：「瞧，这是我爷爷昨晚打的，他一共抽断了六根藤条，我都还笑着。若非你娘执意替我擦药，我还懒得理哪。」

眼看琼芳皮开肉绽，却似没事人一般，阿秀大感震骇，忙道：「芳姨，您……您能把点穴功夫传给我吗？」琼芳淡然道：「这得瞧你的诚意了。」

一听此言，阿秀立时趴到脚边，如孙儿随祖母，又似爱犬遇恩主，直把琼芳当成活佛供奉，琼芳自是俨然傲笑，至于是否真有这门点穴功夫，怕只有天知道了。

一路来到了主屋，却听笑声不绝传来，琼芳停下脚来，只见花厅里坐了大批男女，自在那儿谈笑。琼芳招来了师弟，道：「阿秀，这些人是谁？」阿秀忙道：「回师姐的话，说话那个是大舅公，抖脚的是二舅公，那个女的是他女儿，叫做「淑林」，那三个小的是她儿子……」

琼芳道：「怎么都是你奶奶的亲戚？你爷爷那儿没人来么？」阿秀喔了一声，正待答话，却听一名女子冷冷地道：「先姑父杨远公是独子，并无兄弟。」

琼芳心下微凛，便与阿秀一齐回头，但见背后立了一名美女，三十来岁，身穿彩服，其上绣了一尾黄凤。远处更停了一顶华轿，轿前

站了八人，想来都是她的轿夫。

来人排场不小，看这女子又是黄袍在身、又是八人大轿，不免让琼芳微微一奇，想她琼家是帝王姻亲，衣冠上也仅以火凤为饰，莫敢绣黄，这女子如此大胆，不怕宗人府追究?

正起疑间，忽听院子里传来叫声：「徐王爷驾到！」礼乐声大作，又是一顶官轿抬入庭院，轿帘掀开，行出一名胖男子，手上牵了两名孩童，一概身穿玄黄袍，饰以染靛天龙。

琼芳点了点头，心道：「我道是谁? 原来是阿合到了。」

这「徐王」名唤朱合，过去逢得爷爷寿宴，他必然备妥礼品，到府祝贺，乃是爷爷嘴里的「阿合」，只没想他平日谦恭有礼，私下排场也这般浩大。正瞧间，却听花厅里传出喊叫：「王爷！您可来啦！」官轿一到，厅心里的老老小小全迎出来了，琼芳侧眼打量，只见方才那位「淑林」拉住了凤袍美女，满面堆欢，几名舅舅也围着那胖王爷，高声谈笑，那「淑林」的几个儿子也不落人后，只簇拥着徐王的两个孩子，又跳又笑。

「啊，淑宁，一年不见了，你一样美啊……」、「淑宁打小就美，咱们几房女儿里，谁及得上她? 」那凤袍美女原来便是徐王妃，名叫「淑宁」，也是「淑」字诸女之一，她给亲戚们簇拥着，却无一分笑意，只冷冷地道：「大姑妈呢? 在厅里么? 」那「淑林」忙道：「大姑妈昨晚没睡好，还在房里歇着，先来坐坐吧。一会儿再向她拜年。」、那淑宁听了说话，却未应声，只行上几步，来到阿秀面前，冷冷地道：「你娘呢? 怎不来迎接我? 」听得此言，琼芳微起茫然，不知所以。阿秀却低下了脸，躲到自己背后，不肯出来。

琼芳暗暗猜想，料知阿秀定是闯了什么祸，这才怕着淑宁。当下护在他身前，淡然道：「顾姊姊人在后厨，你有什么事么? 」那「淑宁」压根儿不睬琼芳，只管凝视阿秀，不言不动。

琼芳越发纳闷了，不知这女人何以冲着阿秀来? 想着想，蓦地心下一醒：「啊呀，我可傻了，这女人和顾姊姊有仇啊！」

这「淑宁」贵为王妃，阿秀却是个稚龄孩童，彼此能有什么过节? 想当然尔，自是恨其母而怨其子，殃及池鱼了。正想问个明白，主屋里却奔出了一人，气喘吁吁：「哎呀，哎呀，我的王爷表姊夫！

我的美人淑宁姊，您俩过府怎不先差人打声招呼，杨二有失远迎啊。」

解围的到了，看杨绍奇满头大汗，背后还跟着「淑琴」、「淑怡」两姊妹，当真是如影随形，看他满头大汗，抢到淑宁面前，搓手陪笑：「姊夫，姊姊，你俩快请里头坐吧，外头好冷哪。」

那「淑宁」阴沉着脸，仍在打量阿秀，眼看杨绍奇猛使眼，琼芳心领神会，便带着阿秀走开，免生扞格。淑宁见阿秀走了，便道：「大姊，陪我进厅。一会儿去瞧大姑妈。」

那淑林堆着笑，招来了「淑琴」、「淑怡」，姊妹们一路簇拥着王妃，便朝厅心而去。

场面略显尴尬，徐王爷咳了一声，眼看杨绍奇还在那儿陪笑，便道：「载儆、载信，还不喊表舅？」两名男童齐声道：「二表舅。」杨绍奇自也识趣，取出了红包，一人发上一个，两名男童称谢接下，随手交给背后随扈，看也不看上一眼，想来红包收得多了，心里烦。

那徐王呵呵笑道：「绍奇，你大哥呢？」杨绍奇干笑道：「我哥出门去了，还未回来。」

正说话间，屁股却挨了一拳，不由哎呀一声，叫了出来。徐王拉过了一名男童，瞪眼道：「载儆，不许胡闹。」杨绍奇白挨了一拳，却只能陪笑道：「没事、没事。」俯身下来，道：「载儆，听说你练成了少林神拳，是不是啊？」那男童嘿嘿一笑：「你领死吧。」提起拳头，便朝杨绍奇屁股去打，杨绍奇则是「哎呀」、「哎呀」几声叫，任他嬉闹玩儿。

琼芳躲在暗处瞧着，心中便想：「我说阿合怎么跩了起来？原来有这宝贝儿子撑腰。」

这「载儆」身分重大，便如「载志」、「载允」、「载懹」一般，皆是正统皇帝御笔圈选的八世子之一，他若能入主东宫，成了下一任皇帝，这「阿合」自也飞黄腾达，成了摄政王。

方今八大王爷，声势最高的便是「徽唐徐丰鲁」五王，诸王各擅胜场，眼前这「徐王」

虽不比徽王、唐王的势力，却也有个强处，他是「中极殿大学士」的表妹夫，既有杨肃观暗地撑腰，又何必怕什么「徽王」、「唐

王」？无怪近日排场也这般浩大了。

琼芳凝目来看，只见「载儆」按住了杨绍奇的头，当作狗来骑。可怜杨二爷却还一脸兴奋，欢笑嘶鸣，好似畜生一样。琼芳暗暗发笑：「难怪他要替唐王奔走了，若是载儆当上了皇帝，他这辈子还有机会翻身么？」

她看了几眼，觉得事不关己，转开了头，正要找阿秀说话，突然眼角一转，惊见院子角落无声无息地站了一人，褐衣布袍，长方脸蛋，神色隐带淡泊，风月清照，岂不是大水怪来了？

琼芳大吃一惊，正想过去察看，忽然脚步细碎，听得阿秀大叫道：「娘！」琼芳吃了一惊，转头一看，却是顾倩兮来了。她急忙回身再看院子，一瞬之间，那人却不复踪影了。

琼芳呆了半晌，揉了揉眼，不知自己是否眼花了，正惊疑间，顾倩兮却已迎上前来，先携住阿秀的手，便朝徐王捡衽，道：「王爷。」徐王神有些尴尬，勉强回了半礼，道：「嫂……嫂子……」转头又道：「载儆、载信，表舅妈来了，还不快叫人？」两名男童贴耳嘻笑，朝顾倩兮瞄了几眼，头也不回地跑了。徐王赔罪道：「失礼、失礼，小孩子不懂事……」

似想寒暄，却似怕老婆生气，拱了拱手，便也转身走了。

顾倩兮默默站着，似无介怀之意，眼看琼芳站在一旁，便道：「琼姑娘，你下楼来啦？」

琼芳还在东张西望，待得顾倩兮唤了两声，方才醒觉过来：「啊……是……我……我刚下楼。」顾倩兮笑了笑，察看她的衣裳，道：「裙脚短了些，一会儿我替你放放。」

琼芳个子高，几与苏颖超齐头，自也生了一双长腿。她虚应几声，想起适才那个「淑宁」，忙道：「顾姊姊，方才那徐王妃是怎么回事？脾气挺大啊？」阿秀骂道：「下贱老娼一个……哎呀……」话才出口，耳朵便给娘提了起来，正叫疼间，杨绍奇已行上前来，道：「大嫂。」

顾倩兮见了小叔，立时绽放笑：「总算找到你了。快来。」携住琼芳的手，引荐道：「琼小姐，这位是我小叔绍奇，进士出身，现居兵部的五品郎中，您以前听过他么？」

琼芳虽有婚约在身，如今却已离家出走，无处可去。此时顾倩兮为这一男一女引荐，虽不见得是起意搓和，却多少也是为琼芳打算，免她受国丈制肘。自也是一片好心了。

琼芳明白顾倩兮的心意，却也不好明说两人早已相识，只得故做惊呼状：「原来是天才进士杨郎中来了！久仰山斗，如雷贯耳啊。」杨绍奇干笑道：「不敢、不敢，不虞之誉，岂敢承当？有辱少阁主清听了。」琼芳打了个哈欠，道：「怎么是不虞之誉呢？看杨二爷如此谦冲，反让小女子更加佩服几分啰。」顾倩兮察言观，笑道：「怎么？你们以前认得么？」

这两人非但相识，方才还亲过了嘴，只是琼芳不提，杨绍奇自也乐得当哑巴，阿秀嘻嘻贼笑，正要道出实情，却让两人一把抓住，捣上了嘴。

眼看午时将届，顾倩兮便道：「绍奇，一会儿替我招呼琼姑娘入座，咱们要开席了。」

杨绍奇忙道：「嫂子不一起来么？」顾倩兮道：「娘昨晚哮喘病发，天亮才睡着，也不知醒了没。我得瞧瞧去。」杨绍奇忙道：「嫂子，让我去吧，你去歇歇……」

顾倩兮摇头道：「今日客人多，家里不能没有男主人，你去陪亲戚们说话吧。」交代了几句，正要离开，却又见到了阿秀，便又吩咐道：「绍奇，一会儿千万记得，别让阿秀喝酒，他中午还得去学堂。」阿秀大惊道：「娘！我不要……」话还在口，已让叔叔捣住了嘴，听他笑道：「琼阁主，请这边来吧。」

三人朝主屋走去，还没走进门里，便听得轰轰喧嚷之声，看厅里热热闹闹，宾客们早已入席，徐王夫妇、淑琴、淑怡都在人群里，满满坐了三大桌。管家来回走动，已在招呼客人，却没见到杨肃观。琼芳沈吟道：「杨二，你哥人呢？」杨绍奇耸肩道：「谁晓得？反正不在衙门里，便在公堂上。鬼知道他上哪去了？」阿秀接口道：「是啊，每回我爹失踪，大家都觉得好高兴哪。」

琼芳噗嗤一笑，自知杨肃观公务繁忙，自得仰仗妻子照料家中事。正要进屋，阿秀却拉住了她，道：「芳姨，别进去了，你不是要教我点穴功夫吗？咱们快去练吧。」

琼芳想想也对，看屋里全是杨家亲戚，言语无味，她一来不想应酬，二来方才在院里见到一个人影，早想去察看明白，便道：「说得也是。我一个不速之客，不便上桌，杨二，你自己进去吧。」阿秀大喜道：「走呗！走呗！咱们练功去也。」

一大一小正要开溜，杨绍奇却叫起苦来了：「喂，你们放我一个人进屋，不怕闷死我啊？」琼芳道：「怕什么？反正有淑琴替你收尸，你还担心曝尸荒野么？」杨绍奇忍不住笑了起来，看他与琼芳相识未久，言语间却是百无禁忌，宛如多年好友一般，当下挽住琼芳的玉臂，道：「好啦好啦，堂堂的琼阁主，皇帝老儿的饭局都去了，还怕这个？陪我进去吧。」

正死拖活拉间，琼芳正要一脚将他踢开，忽然眼角一转，瞧见了席间一人，便道：「要我进去也行，不过你得先跟我说说……」悄悄朝人群一指，正是「徐王妃」，附耳道：「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杨绍奇茫然道：「什么女人？」琼芳拂然道：「还装傻，方才这徐王妃样样冲着你大嫂来，当我不知道么？」阿秀插话道：「启禀大师姐，那女的叫淑宁，是个老娼。」

眼看淑宁身子一动，好似听到了说话，杨绍奇大惊失，忙掩住阿秀的嘴，道：「别胡说。」

「老娼、老娼！」阿秀不知从哪学来这许多粗口，只欢舞蹈，高唱道：「淑宁是个老……贱……」娼字未出，已给叔叔一把抓住，拖到院中暗处，对着屁股一阵乱打。琼芳跟了过来，催促道：「杨二，你要当我是朋友，那便快说吧，我不会传出去的。」

「好啦好啦。」杨绍奇苦笑几声，道：「跟你说吧。这淑宁自小爱着我大哥，为了嫁入我家，苦等了十多年……」琼芳「哦」了一长声，阿秀也是「欸」地一声叫，杨绍奇挥了挥手，要他俩别打岔，又道：「好易婚期有了个眉目，谁晓得我大哥居然又娶了别人，她一怒之下便嫁了徐王爷，至今都还深恨此事。」

琼芳颔首道：「原来如此，难怪样样冲着顾姊姊来。你哥自己怎么说？」杨绍奇叹道：「他镇日都在衙门，哪来时间理会这些闲事？唉……其实这淑宁也是一片痴心，只是为了这段孽缘，我家老是鸡飞狗跳的，亲戚们也常拿这事作文章……」

阿秀拉了拉琼芳的衣角，补充道：「他们说我爹吃完就走，白睡了人家。」琼芳正要「哦」

地一声，杨绍奇急急颤声道：「这话可不能乱说。人家是有老公的。」

琼芳低咳一声，便也不胡闹了。想来这「淑宁」情根深种，虽已嫁作人妇，却还舍不下这段情。无怪常来找人家的麻烦。便又道：「杨二，你娘那儿呢？她和淑宁感情好么？」

杨绍奇忙道：「放心、放心，我娘最明理不过了，虽常听人嚼舌，却从不为难我嫂子。」

琼芳心下不信，便道：「阿秀，真是这样么？」阿秀道：「是啊，我奶奶说淑宁是疯婆子，不可理喻。还是我娘最可靠。」琼芳讶道：「怎么？你奶奶很疼你娘？」

阿秀道：「是啊，三天两头就用指甲掐她，当然疼了。」琼芳更惊讶了：「什么意思？」

杨绍奇嘿地一声，赶忙掩上侄儿的嘴，道：「我娘有哮喘病，有时晚间睡不着，便要我嫂子陪她。」阿秀又补充道：「那是因为我叔叔晚间常常失踪，我奶奶找不到人陪，只好找我娘了。」

琼芳点了点头，适才她曾听顾倩兮提起，好似老太太真病了，忙道：「怎么？这病厉害么？可有请大夫来诊治？」杨绍奇叹道：「没用的。心病还须心药医。心里的结解不开，药石也罔然。」

琼芳微微一凛，没料到这病还有些玄机，正想追问下去，却听屋内传来叫声：「二表哥！」

杨绍奇回头惊看，却是「淑琴」、「淑怡」来了，一左一右搀住了他，娇声道：「你们怎都在这儿？快进来啊。」两位表妹热情如火，那淑琴尤其喜欢琼芳，忙携了她的手，含笑道：「姊姊，一会儿我俩一齐坐吧。」

这下谁也跑不掉了，两大一小便给拖入了花厅，来到了席上，琼芳正要与淑琴坐下，管家却赶了过来，忙道：「这位是琼阁主吧？夫人交代，请您这儿坐。」不待她答应，便已自行走到主桌，拉开一把椅子，众人凝目望去，那座席却是在主位之左、上宾之席，地位竟还高过了徐王。

淑琴、淑怡低呼出声，几名舅父也是大吃一惊，咕哝道：「搞什么？怎么来个女人坐上位？」

自古吃饭便是一门学问，主客分际、座次安排，万万轻忽不得。看这主桌坐的全是贵客，徐王夫妇，两位世子，外带大舅、二舅、三舅，并同杨绍奇、琼芳、杨老夫人与杨肃观、顾倩兮夫妇，合计十二张位子，其中主位面门居中，乃是杨老夫人的位子，正对面则是顾倩兮的座席，算是下首。以徐王地位之尊，尚且只能坐老夫人右首，没想左侧主宾上位却让给了琼芳？

听得舅父们嚷了起来，杨绍奇正待蒙混解围，琼芳哪肯让他搅和？当下拿出了英国公的气势，先向淑琴含笑致歉，随即行上主桌，抚裙入座，顺便朝徐王爷笑了笑，道：「王爷，久违了。」

那徐王听她认得自己，不觉也愣了，忙道：「你……你是……」琼芳淡淡地道：「紫云轩一别，不过月余，您不记得了？」听得「紫云轩」三字，徐王骇然站起，左右瞧了瞧琼芳，颤声道：「少阁主，你……你换女装了？」琼芳嫣然一笑，露出难得的腼腆：「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

那徐王是个心细如发的人，他先前在院子里便已见到了琼芳，眼看她清丽貌美，又有些面熟，打一入府便盯上了，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如今听她开口，总算也认出人来了。

眼看琼芳与王爷聊了起来，一脸的游刃有余，众舅父惊疑不定：「这……这姑娘到底是……」

徐王爷忙道：「我来引荐吧，这位便是开国元勋英国公嫡系子孙，方今紫云轩少阁主……」

众人不知英国公是谁，犹在梦中游荡，杨绍奇清了清嗓子，朗声道：「她称皇后做姑姑，见得皇上叫姑丈。」轰地一声，满桌宾客全站了起来，琼芳笑道：「没事、没事，大家坐吧。」

琼芳便是这个性子，平日不应酬则矣，一旦真要入场露脸，定要使开威严，扫平众生，阿秀看得目瞪口呆，杨绍奇也是暗赞在心，他担心淑宁作祟，便又将阿秀送到淑琴那桌，低声道：「乖乖吃饭，一会儿好上学。」安顿了侄儿，这才回到了主桌，自坐下首相陪。

好易客人都坐定了，老蔡便指示丫嬛：「人都到齐了，吩咐厨房上菜。」

眼看主位还空着，徐王便问了：「老夫人呢？」老蔡道：「老夫人说她一夜没睡，实在起不了身，要大伙儿不必等她。」娘亲与大嫂没上桌，杨绍奇便是主人了，忙道：「也好，让娘多歇歇。来、来，大家喝酒。」提起酒壶，正要为舅舅们斟满，却听淑宁幽幽地道：「又犯了？」

听得这个「又」字，不难想见，这淑宁必然熟稔杨家事，听她低低叹了口气，道：「告诉你那嫂子……每逢春秋两季，记得备妥养阴散，早晚让姑妈服一剂，别让她……别让她……」

满桌客人都静了下来，琼芳撇眼去看，只见这「淑宁」说话时泪光隐隐，虽在丈夫孩子面前，亦无遮掩之意。徐王爷脸尴尬，似想劝慰妻子，又怕着了痕迹，正为难间，却听杨绍奇喝道：「老蔡！你搞什么？大家都饿啦！快上菜啊！」胡乱叫骂几声，以作遮掩，随即起身道：「大舅、二舅、三舅，甥儿敬你们一杯。」仰头举杯，先干为敬。

那三舅约莫六十来岁，当是淑宁的父亲，也是怕徐王不高兴，忙替他斟上了酒，道：「阿合，咱爷俩好久没喝了。来，我这儿预祝载儆御前比武，旗开得胜。」徐王虽是王爷，却也是人家的女婿，忙举起酒杯，自向儿子道：「载儆，外公敬你酒，还不举杯？」

那载儆肚子饿了，早已大嚼起来了，他嘴里塞了块肉，便抢过爹爹的酒杯，咕嘟一声，喝了个精光。大舅二舅齐声惊叹：「好酒量！爽气！爽气！」载儆威风，那弟弟载信也不甘示弱，忙抢过妈妈的酒杯，笑道：「看我也爽气！」

菜肴流水价地送上，席上觥筹交错，热闹非常。琼芳却有些神思不属，眼光不时左瞧右望，似在察看什么。正发呆间，忽听徐王爷道：「少阁主，可有荣幸与你喝一盅？」

这徐王爷也是立储要角之一，平日虽想巴结国丈，却是苦无机会，好易琼芳来了，自想与她亲近亲近，哪知琼芳若有所思，迟不应声，杨绍奇忙提起酒壶，大老远来为她斟酒，附耳提醒：「喂，徐大王找你喝酒，赏不赏光？」琼芳醒觉过来，忙道：「失礼、失礼。」

端起酒杯，含笑道：「几位长辈，小女子琼芳，敬各位一杯。」霎时仰手而尽，真比男子汉还爽气几分了。众舅父慌不迭地回敬，连淑宁这般阴怨之人，也被迫举杯了。

世上权势最大之人，自是方今正统皇帝。他手下虽无江充这般宠臣，却有个同甘共苦的皇后，二人一同熬过了景泰朝的漫漫岁月。如今大权重归掌中，爱屋及乌之下，国丈一家自然飞黄腾达，谁也开罪不起。

酒过三巡，场面慢慢热络起来了，妇女们领着孩子，轮番来主桌敬酒致意，淑琴、淑怡虽不会喝酒，却也端了茶杯上来，不忘找二表哥撒上几句娇。那杨绍奇忙里忙外，正不亦乐乎间，忽听一人道：「叔叔，我也敬你一杯吧。」回眸一看，这回却是阿秀端着酒杯来了。

杨绍奇嘿了一声，道：「你娘不许你喝酒，怎又来了？」阿秀缠道：「让我喝一杯嘛。」

咕嘟一声，自行喝了个精光，不忘学了土匪的模样，笑道：「痛快！痛快！」正要溜回座位，却听大舅冷冷地道：「小子，眼里只有你叔叔，没有你舅公啊？过来敬我一杯！」

那大舅有些醉了，似要借机寻事，阿秀却不以为意，他早想找机会喝酒，最好醉得不醒人事，那就不必上学了，忙斟上满满一大杯，笑道：「来，敬大舅公。」双手举杯，仰头喝干了。

眼看阿秀喝酒爽气，那大舅却又不顺眼了，嗤地一声，训道：「年纪轻轻，这般贪杯？

不怕长大成了醉鬼么？」阿秀哼道：「你少来骂人。人家已经喝了，你还没喝。」说着走了过来，检查杯内，惊道：「这是茶，不是酒。」戟指喝骂：「你欺侮小孩。」

众人哄堂大笑，二舅提了满满一壶酒过来，硬要那大舅喝干，竟也跟着起哄了。

阿秀便是这性子，逢得热闹场合，总能逗得大人们笑逐颜开。再看他酒量颇佳，敬过了大舅公，又敬二舅公，依序以下，连尽数杯，兀自精神奕奕。琼芳笑道：「喝慢些，小心醉了。」阿秀道：「放

心，我和叔叔不一样，不会酒后乱性的。」这话一说，众人更是捧腹大笑，杨绍奇则是一脸尴尬：「小孩儿胡言乱语，别信他。」

阿秀好高兴，觉得大家都爱他。他一路端着酒杯，来到徐王夫妇面前，众人不约而同静了下来，心里有些紧张，却听阿秀道：「王爷姨丈，万岁头上加百岁，那是什么？」徐王愕然道：「什么？」阿秀笑道：「那是你呀！等你儿子当了万岁爷，你不就是万岁再加一百岁吗？」

徐王张大了嘴，正要抚掌大笑，待想起琼芳还在身旁，却又不敢作声，琼芳道：「没事，童言无忌、童言无忌！」众人放下心来，齐声笑道：「好啊！好个万岁再加一百岁！真讨喜啊！」哈哈笑声中，正要一同举杯，却听一人冷冷地道：「放肆。」

众人应声转头，说话之人正是淑宁，只见她望着碧幽幽的茶水，脸也如茶汤般阴鷙，徐王低声问道：「又怎么啦？」淑宁森然道：「没大没小，全无家教。」

徐王低声道：「你又来了，我是他的姨父，又不是外人……」淑宁冷冷地道：「什么姨父？明明是来历不明的东西，说得跟真的一样。」

这话一说，堂上众人脸均甚难看，杨绍奇面有愠，道：「阿秀，过来叔叔这儿。」

阿秀低着头、驮着背，紧挨叔叔站着，杨绍奇抚着他的背心，安慰道：「阿秀，别听外人说，你是你娘的孩子，就是咱们杨家的孩子，知道么？」阿秀低头垂手，点了点头，眼眶却已经红了。

琼芳越听越不对劲儿，陡然间想起了一事：「不对，顾姊姊嫁给杨大人不过四年，阿秀却快有十岁了，难道……难道阿秀是卢云的……」霎时惊疑不定，细目去望阿秀的五官，却与卢云半点不似，满心好奇间，便只静观其变。

花厅阴风惨惨，宾客默不作声，那淑宁话说得重了，宴席已有些狼狈，几名舅舅打起了圆场，干笑道：「元宵还没过完呢，吵吵闹闹干什么？喝酒、喝酒。」捡了些无关紧要的事儿来说，杨绍奇一脸不豫，已是无心相陪，可此时若要阿秀下桌，不免更着痕迹，当下拉开椅子，让阿秀坐在顾倩兮的位子上，替他盛了满满一碗热汤，温言道：「喝汤，一会儿叔叔送你去上学。」

那阿秀坐在叔叔身边，右手侧却坐了一名男童，却是徐王次子载信。那男童吃着笋子肉，暗暗打量阿秀，忽地凑头过来，低声道：「喂，我听二姨妈说，你小时候常吃豆浆，对么？」

这话声说大不大，说小又不悄，偏能让满桌大人听个正着。琼芳心下一凛：「好啊，又冲着顾姊姊来了。」她偷眼看向阿秀，却只端着汤碗，并无答腔之意。转看同桌大人，一个个装聋作哑，彼此间却是眉来眼去，嘴角全都含着笑。

顾倩兮早年抛头露面，曾以卖浆维生，只没想这帮亲戚会以此羞辱嘲讽，琼芳心下不满，待想出面说话，杨绍奇却向她连使眼，要她别淌这个混水。

眼见阿秀毫无理睬之意，那载信却不气馁，便又附耳过来，低声道：「喂，我还听人家说过，好像你娘煮的豆浆老少咸宜，一碗一文钱，价钱挺贱的，是不是啊？」此言一出，阿秀深深吸了口气，双肩微微颤动，似想说些什么，杨绍奇把自己的调羹递了过去，静静地道：「阿秀喝汤，给你娘挣面子。」

琼芳心下雪亮，此时此刻，阿秀不只得替自己争光，也得替娘亲争回面子，他须以气度压住对方的气焰。否则人言可畏，无论谁来为他母子出头，都只会让亲戚们背地讥笑，无济于事。

在满桌大人的注视下，只见阿秀慢慢接过叔叔的调羹，低头喝了口汤，竟忍下了这口恶气。

琼芳大为佩服，杨绍奇也是面露嘉许之，载信、载儆却是相视而笑，眼看弟弟激不动阿秀，那载儆索性附耳过来，大声道：「喂，我听说你娘不只卖豆浆，还卖别的东西，对不对？」

载儆言语越发过分，杨绍奇已是不能不出面，啪地一声，把筷子朝桌上重重一放，大声道：「怎么？世子了不起么？淑宁！管管你儿子！他再有无礼言辞，休怪我轰你母子出门！」

淑宁满面春风，掩嘴笑道：「怪了，你大嫂的小店除开卖豆浆，不也卖油条么？载儆却说错什么了？」

这话一说，众人忍俊不禁，全都笑了出来。载儆身分本高，加上有母亲背地里撑腰，更是肆无忌惮了，径从怀中取出两文钱，拍了拍

阿秀，悄声道：「喂，给你两文钱，快把你娘叫出来吧，有啥卖啥，我多赏她几文钱就是了。」

琼芳气往上冲，正要起身干预，阿秀却笑了笑，接下那男童的两文钱，道：「好，我这就去跟我娘说，要她出来服侍你，好不好？」载儆捧腹大笑，没料到阿秀这般软骨头，还想再损个两句，阿秀却已悄悄摸向凳子，琼芳第一个醒觉过来，大惊道：「阿秀！不可以！」

「喝啊」一声暴吼，阿秀鼻梁怒痕大现，提起凳子，奋力砸落，但听砰地一声，木屑纷飞，圆凳破散，载儆竟已倒地不起。

「救命啊！杀人啦！」载信又哭又叫，转身便逃，阿秀岂肯相饶？左拳扫出，打得他鼻中出血。随即扑到载儆身上，拿着他的脑袋去撞地板。砰砰两声过去，那世子满脸是血，双眼翻白，竟已晕死在地。

眼看阿秀宛如发狂一般，兀自毒打不休，几名舅舅坐得近，大惊道：「小子！快放手！」

纷纷上前来拉，阿秀却不肯放手，大舅公情急不过，便扯住他的头发，阿秀暴怒道：「好啊！

想要连手欺侮我了？我连你一起打！」

杨绍奇见出了大事，霍地站起，伸手阻拦，琼芳身怀武功，更早一步抢上。只是场面太乱，谁都迟了一步，但听「砰」地大响，大舅公鼻梁中拳，向后便倒。眼看阿秀六亲不认，竟连长辈也下手打了，淑宁大怒道：「造反了吗！野种终于造反了吗！」

听得野种二字，阿秀一身反骨都烧了起来，厉声道：「老娼！今日不杀你！誓不为人！」

跳上了桌子，直朝淑宁扑去，淑宁尖叫道：「来人啊！快来人啊！」哎呀一声，竟给扑倒在地，阿秀满面怒火，提起拳头，对着她的粉脸死命狠打，怒吼道：「说话啊！怎么不说啦？

快说啊！下贱狗种！拖油烂瓶！吃杨家喝杨家，居然还敢打杨家亲戚！告诉你！老子就是爱打！见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我打一双！」

眼看王妃给打得满脸是血，几个大人急来抢救，却都拉不开。淑琴、淑怡吓得放声大哭，孩童们也是惊惶逃窜，徐王焦急不已，想要

过来阻拦，偏偏老老小小又哭又叫，推也推不开。霎时扯开嗓门，喊道：「护官！护官！快过来啊！」

今日是杨府家宴，王府侍卫依着往例，都在外厅吃饭，自没料到祸起萧墙，竟然打杀起来了。徐王叫了几声，迟迟不见人来，眼见桌上有只酒瓶，情急下便提了起来，反手便朝阿秀脑门砸下，琼芳大惊道：「别乱来！」

阿秀毕竟年纪小，这一砸之下，立时便能取了他的性命。说时迟、那时快，堪堪溅血受伤之际，屋梁上落下一道黑影，挡到了阿秀身前，当琅一声大响，酒瓶竟砸到那人身上。

瓷屑纷飞、酒瓶碎烂，来人不闪不避，脸上给碎瓷割破了，流下一行鲜血，众人大吃一惊，凝目去看，只见此人身穿家丁服饰，打扮寒酸，食指上却是金光闪烁，正是一只「黄金指环」。

黑衣人陡然现身，琼芳脑中不觉「嗡」地一响，立时想起四个字，正是：「镇国铁卫」。

徐王爷愣住了，不知这是何方神圣，却在此时，大批侍卫终于赶来了，喊道：「王爷！

怎么回事？」徐王醒了过来，厉声道：「来人！把这几个老老小小都抓起来！谁敢还手，就地格杀！」

众侍卫发一声喊，纷纷抢上前来，突然屋顶上传出尖锐哨响，屋梁上又纵下了几条黑影，便与众侍卫撞个正着。

哎呀几声，侍卫们向后摔跌，抬头急看，面前多出了六人，身穿黑衣，头套黑罩，只露出一双凶冷眼眸，将老家丁与阿秀护在了背后。徐王爷哪管谁是谁，大怒道：「还等什么？

快拔刀啊！」众侍卫发一声喊，拔出腰刀，正要来个群殴，却听门外传来低沈嗓音，道：「全都住手。」

这话声不响，却有震聋起聩之力，众人心头一震，各自停下手来，只见厅外走入了一人，看他面貌英挺，身穿官袍，正将玉秉官帽交与下人，正是当今杨家男主人、五辅大学士杨肃观回府来了。

全场静了下来，王府侍卫还刀回鞘，向旁退开。黑衣人也排列如人墙，恭迎杨大人回府。

黑衣人身分不明，来意也不明。只是个个对杨肃观恭敬顺畏，好似奉若神明。琼芳看得暗暗惊疑，已知杨大人与爷爷琼武川一般，必然与「镇国铁卫」有些干系，屋内哭声隐隐，老老小小缩在墙边啼哭，那载儆却倒在地下，满头是血，不知是死是活。淑宁则给舅舅们扶了起来，脸上又是瘀伤、又是惊恐。至于阿秀，兀自紧握双拳，喘息不休。

杨肃观容情沉默，只静静走入了屋内，将官袍解了下来。那老家丁迎了上来，附耳说了几句话。杨肃观话不多，只微微点了点头，那老家丁立时躬身致意，旋即领着黑衣人退下。

屋里没人说话，人人都等着看杨肃观如何善后。一片饮泣声中，猛听一声怒吼：「杨肃观！看你儿子干得好事！你说！你要怎么向本王交代？」众人回头望去，只见一人扯住阿秀的衣领，指着杨肃观破口大骂，正是徐王爷了。

阿秀身子微微发抖，知道自己死定了，看他非但打了世子，尚且忤逆长上，闯下了滔天大祸，却该怎么办呢？他心下害怕，转头去看叔叔，却见他别开了头，不愿来瞧自己。

徐王爷大吼大叫，杨肃观却没回话，只缓缓行到堂上，从载儆身旁拾起了一只凳子，却是方才阿秀拿来伤人的凶器了。他默默无言，将凳子扶正，放回了地下，骤然间，双眉轩起，立时朝厅上各角落去望，似在察看什么。琼芳心下一凛，暗道：「还有人躲在屋里么？」

想到适才在院中见到的人影，竟险些惊呼出声，心头更已怦怦地跳着。

杨肃观环顾堂上，不发一语，虽只一瞬之间，却似过得良久，琼芳也是手心出汗，正四下瞧望间，却听徐王爷吼骂起来：「杨肃观！你别不吭气！快说句话啊！」喊声一出，杨肃观立时转头而来，待见徐王还紧抓着阿秀，便道：「王爷，请你放开犬子。」

众人一脸愕然，本还以为他会公然责打阿秀，却没料到他第一句话便是如此。几名舅舅大声道：「什么犬子？这是野种！外头带进来的野种！你还好护着他？」话还在口，却见杨肃观目光略略一扫，几位舅舅张嘴结舌，向后急急退开，躲到人群里头去了。

杨肃观威严之重，无人能挡，四下噤若寒蝉，只见他慢慢行上，道：「王爷，我再说一次，放开他。」徐王忍无可忍，顿时发狂似的

吼了：「杨肃观！你想护短吗？告诉你！本王绝不答应！」

杨肃观静静地道：「护不护短，杨某自有家规，不劳外人置喙。还请王爷即刻释还犬子。」

眼见杨肃观凝视着自己，徐王与他目光相接，不由心下大怯，他又是愤怒、又是害怕，猛见侍卫手中提着刀，忙一把抢过，紧握在手，咬牙道：「杨肃观……别人怕你，我……我朱合可不怕你，告诉你，要是我儿子有什么万一，我不只要杀了这孩子，还要拿你老婆的性命抵债！」

徐王此言并非虚言恫吓，要知载儆是万岁亲选的八世子之一，万一真让阿秀打死了，一旦宗人府追究起来，非只阿秀小命不保，恐怕杨肃观、顾倩兮也要受其牵连，轻则削官停俸，重则牢狱之灾，便算正统皇帝亲自力保，怕也是力不从心了。

徐王爷满面怒，双眼好似要喷出火来了，杨肃观不再与之多说，只俯身下来，携住阿秀的手，道：「去那儿坐着。」徐王大怒欲狂，厉声道：「放肆！本王在这儿，谁敢动上一步？」杨肃观弯下身来，拍了拍阿秀的肩头，道：「去吧。」

在满堂宾客的注视下，阿秀已然转身离开，徐王暴跳如雷，厉声道：「拦住他！拦住他！」众侍卫东张西望，可临到头来，谁也不敢动上一步，只眼睁睁看着阿秀走了。毕竟面前这人便是「中极殿大学士」杨肃观，积威之下，谁敢造次？

杨肃观拿回了阿秀，也镇住了场面，眼看载儆还趴在地下，当即俯身下去，将他抱了起来。眼看载儆满头是血，身子却一动不动，琼芳自是大感不安，满堂宾客心下惴惴，只见杨肃观伸指出来，朝载儆的人中轻轻一搓，功力到处，那男童立时醒了过来，大哭道：「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不敢了！」众人大喜道：「他活了！活过来了！」抢上前来，正要看他的伤势。杨肃观却反手一提，将载儆交给了管家。

众人心下一惊，都不知他想做些什么，却听杨肃观沈声道：「淑宁，你过来。」闻得此言，徐王爷自是脸大变，大声道：「杨肃观！你……你想对我的王妃做什么？」挺起刀来，护住妻子，竟是一步不让。杨肃观毫不理会，只朝表妹道：「淑宁，过来。不要怕我。」

那淑宁早让人扶了起来，始终不敢作声，听得表哥叫唤，眼眶径自红了，只见她慢慢从丈夫背后走了出来，来到表哥面前，痴痴地仰望着他。徐王像是怕极这个场面，一边胡乱挥刀，一边凄厉呐喊：「众侍卫！保护王妃！快啊！快啊！」众侍卫听得喊声，自是满面犹豫，有的走了过来，有的却停在原地，正踌躇间，却听杨肃观道：「老蔡，收起他们的兵器。到我家里，谁也不许佩刀。」

老蔡答应了，行到众侍卫面前，道：「各位大哥，你们也听到我家老爷的说话了，别让我难做人。」众侍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正要乖乖缴械，徐王大声道：「不许交！本王命你们不许交！」激愤之下，竟已语带哭声。

众侍卫瞧了瞧杨肃观，又看了看徐王，一个个低头躬身，交出了佩刀。徐王哭出声来：「畜生！」使劲把刀砸到了地下，掩面便朝屋外奔去。转看那淑宁，却是泪如雨下，只顾仰望着表哥，对自己的丈夫却是看也不看上一眼。

杨肃观见她满脸是伤，便伸手出来，抚了抚她的脸颊，道：「痛吗？」淑宁泪水流下，却是点了点头。杨肃观替她理了理秀发，轻轻地道：「妹子，你羞辱我的家人，我比你更痛。」

淑宁痴痴仰视着他，突然抱了上来，竟已痛哭失声。

琼芳看在眼里，自也猜到了淑宁的几分心情。这女人其实压根儿不恨阿秀，甚且也不恨顾倩兮，她只是想找些事情来为难表哥，逼得他不得不来面对自己。

眼看母亲哭哭啼啼，全让载信看到眼里去了，几名舅父、舅母也都觉得尴尬了。毕竟淑宁贵为王妃，怎能如此失态？杨肃观轻轻放开了她，道：「老蔡，送客。」

众亲戚愣住了，看杨肃观入府以来，先激走了徐王，又责备了淑宁，虽说救醒了载儆，可对阿秀始终不做处置，那大舅实在忍无可忍，大声道：「观管，你家那小子险些打死了载儆，你……你表妹也给他打得鼻青脸肿，你……你就想这么交代过去吗？」

此番阿秀辣手殴打长上，还差点坏了世子的性命，每一条罪都难以善了，杨肃观却不闻不问，却要众人如何心服？正等杨肃观做个交代，他却走向太师椅，自管坐了下来。老蔡道：「舅老爷、舅太太，老爷吩咐过了，请诸位外间用茶吧。」

徐王贵为皇族，尚且不能与杨肃观抗衡，众亲戚如何敢作声？纵使咬牙切齿，也只能向门外行去，淑琴、淑怡等少女更是怕得发抖，只簇拥着淑宁母子离开。杨肃观并不多言，只敲了敲桌面。那管家便奉上茶来，站在一旁伺候。

那杨绍奇看了大哥这幅神气，却是脸微变，忙召来两名丫嬛，道：「快去通报少奶奶，请她带老夫人出来，快。」两名丫嬛正要离开，却听杨肃观静静地道：「绍奇，找谁来都没用。」

琼芳心下醒悟，这才知道阿秀要糟了。看今日风波太大，倘若阿秀挨几下板子便能了事，杨肃观早就打了，岂有留人话柄之理？正因如此，他不想做给谁看，故而请外人尽数离开，此乃「回避」之意……因为再来的事情，不谁来打扰，也不谁来窥看。

两名丫嬛偷偷摸摸地走了，杨肃观也不阻拦，只啜饮清茶，道：「琼阁主，您请自便吧。」

杨肃观早已见到了琼芳，直至这最后一刻，方才出面赶她，算是为她留了点面子。琼芳有些怕他，正想着是否离开，杨绍奇却拉住了她，附耳轻声：「留……下……」琼芳迟疑半晌，先看了杨肃观一眼，慢慢躲到杨绍奇背后，这才悄没声地坐了下来。

眼看弟弟留下了琼芳，杨肃观也不多做争执，当下站起身来，静静走到阿秀面前。不知不觉间，人人都紧张起来了，不知他要如何责罚阿秀。

屋里静了下来，父子两人对面站立，都是一语不发。良久良久，只听杨肃观道：「阿秀，爹要问你几事，望你好好地答。」

阿秀心里怕到了极处，只是左右张望，希望有人解救自己。杨肃观道：「阿秀，不看别人。跟爹说，你做错什么了？」阿秀低垂脸面：「我……我打人了……」

杨肃观道：「很好。告诉爹爹，你为何打人？」阿秀低声道：「他们……他们辱娘。」

杨肃观轻声道：「那现下呢？你现下打了他们之后，他们就不辱娘了吗？」

堂上众人微微一惊，都晓得阿秀确实做错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要想赢得他人的敬重，单凭拳头是无用的。眼看阿秀眼中含泪，

迟不应声，杨肃观俯身弯腰，轻抚阿秀的脸庞，说道：「阿秀，你若不知自己错在何处，无论爹怎么打你、罚你，都是无用。你说对么？」

不教而诛是为虐，杨肃观要教诲儿子，送给他一个是非的道理。阿秀慢慢低下头去，蓦地咬住了牙，喊道：「不对！」此言一出，众人都是为之一惊，杨肃观静静地道：「我哪儿不对？」

阿秀好似豁出了性命，昂起头来，大声道：「你除了说废话，还会什么？他们欺侮我，你什么都不做，就只会打我！只会放屁！放屁！我问你，我打了他们，他们一样辱娘，那我不打他们呢？难道他们就不辱娘了吗？」

此言一出，众人面面相觑，竟都回答不出。只听阿秀激动道：「答不出来了吧？我今日打了他们，他们有话说，我不打他们，他们那张嘴还是爱说。告诉你！我才不信你这一套！在这世上，只要有人敢欺侮我，我就要报仇！来一个，我打一个！见两个，我打一双！只要打得他们全怕我！天下就没人敢惹我了！」

啪地一响，杨肃观右掌挥落，狠狠抽在儿子的面颊上，这一抽并未用力，却打得阿秀痛极。只听杨肃观静静地道：「我打你了，你报仇吧。」阿秀抚着面颊，咬牙流泪：「我……

我打不赢你。可我知道自己没做错。再来一百次、一千次，我那张凳子还是要砸下去……」

阿秀说出了心底话，他不服、也不受教。琼芳与杨绍奇对望一眼，眼里都见到对方的担忧。

杨肃观深深吸了口气，他点了点头，道：「很好。」顿了一顿，道：「老蔡，取我的剑出来。」琼芳惊呼一声，众家丁则是两脚一软，一个个发抖起来了。老蔡也怕了起来，奈何大老爷有命，只好迟移缓步，略做拖延，眼角却瞄向了杨绍奇，希望他出面缓颊。

杨家不只有位大老爷，另还有位二老爷。一片静默间，杨绍奇缓缓行上，道：「哥哥，这事不能全怪阿秀。常言道：「一只巴掌拍不响」。咱们杨家管不住自己的亲戚，任凭这些外人羞辱他的母亲，咱们是不是也有错呢？」

杨肃观伸起手来，制住弟弟的劝说，静静地道：「你闭嘴。」杨绍奇微感错愕，还待再说，耳中却听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便是这个家的主人，大小权柄，尽出你手。如今你管成这个模样，还有资格说话么？」

杨绍奇所言不错，此事不只阿秀有错，杨家上下也有错，只是这个错却须由杨绍奇自己承担。他镇不住场面，任凭外人在家肆虐，如今留了个烂摊子给大哥，还有脸说什么？

眼看二哥原是小弟，全无用处，老蔡便也没话说了，便取过一只漆黑木匣，送到大老爷面前，打了开来。

木匣长约四尺，里头衬着丝缎，放了一柄宝剑。琼芳怕了起来，颤声道：「杨大人……」

琼芳平日虽是颐指气使，可对方是杨肃观，却连一句话也插不下去，眼见宝剑出匣，眼角只能急急望向窗外，就盼卢云真躲在院子里，能够及时现身相救。杨绍奇也是满心焦急，忙拉住了一名家丁，低声急问：「少奶奶呢？怎么还不出来？」

满屋子忡忡不安，却无人胆敢阻拦，但见杨肃观面向阿秀，静静地道：「阿秀，你可晓e得，爹爹为何待你这般严厉？」阿秀别开头去，不敢言语，杨肃观道：「因为我视你如亲生，打你到我身边的第一日起，我就琢磨着如何教养你，四年以来，不敢一日懈怠。孩子，你可知我的苦心？」

阿秀全身发抖，慢慢地点了点头。杨肃观道：「很好，今日爹爹要和你做一个约定，我俩终身都不能反悔。」说话间，便从木匣中取出了宝剑，顿了顿，蓦地把手一抽，只听刷地一声，剑身出鞘，琼芳不觉尖叫一声：「杨大人！住手！」

猛听「嗡」地一声大响，眼前精光闪过，但见地下多了一道痕迹，长有八尺，入地深达数寸。转看阿秀，却是好端端地站着。众人惊出了一身冷汗，阿秀也是飕飕发抖，小脸转为苍白。

杨肃观手指地下剑痕，道：「孩子，这天下有一道线，我称之为「规矩」。你即使书读不好、肢体残缺，只消躲在这条界线之后，爹就能保护你，让你平安长大。可你若要越线而过，无论你再聪明、爹的本领再大，却也护不住你。」他俯身下来，抚着儿子的脸庞，道：「孩子，你若想留在这间屋子里，便得站在这条线后，终身不许跨出

去。若不然……」伸手朝大门外一指，轻轻地道：「你我父子缘份到此为止，你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事。爹爹不会强留。」

阿秀全身大震，他本以为爹爹会打他一顿，说不定还会提剑砍他，没想爹爹竟然不要他了？

眼看阿秀眼眶红了，垂着小脸，不言不动。一旁管家拼命眨眼，家丁丫嬛们也胡乱打着手势，都要他向老爷低头认错。谁知这孩子平日嘻嘻哈哈，此刻却似傻了一般，只顾瞧着地下剑痕，对身外一切视若无睹。

杨肃观轻轻地道：「阿秀，世人都不喜欢守规矩，是故天下无人喜欢杨某，杨某也坦然以对。但对你，爹爹不能不在乎。你若要做我的孩子，便得走我的路子，终生不得反悔。

否则，请你即刻离开我杨家大门。日后你我道上相见，彼此既无父子之名，自也不必再留什么情面。」

琼芳呆住了，她不懂杨肃观何以如此决绝？阿秀只不过是个小孩，能造什么乱？难道他还真怕阿秀生有反骨不成？正错愕间，猛听阿秀大喊道：「走就走！谁希罕留你这儿！」

正欲转身，管家急忙拉住，慌道：「少爷！别乱来！」

阿秀使劲挣脱，大哭道：「别拉我！我走了最好！那以后你们就有好日子过啦！」众人闻言一怔，管家喃喃地道：「少爷……你……你怎么说这话……」

阿秀泪水扑飕飕地落下，哽咽道：「你们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吗？我早就知道啦，反正娘会给外人笑，便是因为带着我这个没爹的野孩子，对不对？」将额头的玉佩解下，扔到了地下，大哭道：「走就走！阿秀不必靠你们养！阿秀是三眼二郎神的孩子！」

阿秀仰头大哭，琼芳也吃了一惊，只见他眉间有一道伤疤，长达寸许，呈淡红，望来竟如神眼一般。琼芳心头一跳，立时想到了卢云，那日在火堆旁亲眼所见，他也有这道一模一样的伤印。难道……难道阿秀真是卢云的孩子不成？所以杨肃观才有这许多顾忌？

正猜间，阿秀已然泪流满面，转身奔出，来到了大门旁，突然脚步一顿，惊见花厅旁倚了一名美妇，手上提着自己上学用的小包袱，正自痴痴凝望自己，却不是娘亲是谁？

阿秀张大了嘴，只见娘亲眼眶红了，她等闲不会掉泪，此刻却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地哭。阿秀泪凝于眶，只想说些什么，可话到口边，泪水却要收不住了，霎时咬紧牙关，大吼一声，便从娘亲身边擦了过去，一溜烟地走了。

「少爷！少爷！」管家追入院中，不住大喊：「你干什么啊？快回来向老爷认错啊！」

管家追了出去，叫声渐渐远离，屋里便静了下来。杨肃观把剑收回了鞘里，放入了木匣中。慢慢在太师椅上坐下，道：「来人，斟上了茶。」

四下静得怕人。阿秀不见了，屋里从此没了小孩，以后便是这般清静了。一片寂然间，忽然大门口人影微动，一名女子掉头离开，正是顾倩兮，她也要走了。琼芳晓得她要去找阿秀，忙追了过去，喊道：「顾姊姊，等等我啊！」

顾倩兮走了，没有一个字交代，谁也不知她还会不会回来？大厅更显得安静，似连一根针落地也能听闻。杨绍奇拉住了丫嬛，附耳道：「老夫人到底怎么了？为何还不出来？」

丫嬛放低了嗓子，正要附耳述说，却听大厅里传来低沈说话：「绍奇，没用的。在这个家里，谁都要守规矩。」大老爷把话一说，丫嬛吓得双手连摇，什么话都没了。杨绍奇也不多话，只默默走到了门边，低声道：「守你的规矩。」

二爷头也不回地走了。须臾之间，家丁逃命、丫嬛开溜，大厅里顿如空城一般，除开杨肃观，再也见不到别人。

此时此刻，万籁俱寂，天地噤声。杨肃观独坐厅心，慢慢提起茶杯，轻啜一口，好似即使只有一个人饮茶，他也要这般循规蹈矩、正襟危坐，便似有谁在旁窥伺着……

「呜呜……呜呜……我不是故意的……」近午时分，「杨守正府」对过的窄巷里传来哭声，那儿有个孩子低头拭泪，哭得好生伤心，因为他又一次听见自己的名儿……

「野种啊！野种啊！」

打五岁起，阿秀只消听到这两个字，全身寒毛就会竖起来，因为「野种」的下句话定是这个：「阿秀，你娘还没嫁人，你是打哪儿来

的啊？」阿秀也知道说话之人在想些什么，一碗豆浆一文钱，睡阿秀的娘不用钱，正因如此，理所当然，每回阿秀一听到「野种」二字，他一定发狂发威，一定要扑上前去，就算那人有大象那样大，也要将他活活踩死。

阿秀才不听别人的，他很早就立下了自己的规矩，世上只要有人欺侮他，他便要下手揍人，只消狠狠打过一个人，望死里打，别人就不会再惹他了。

可是……可是就算打死了每一个人，阿秀还是不知道，他是打哪儿来的……

阿秀抱住了头，呜呜哭泣，他躲在家门对过的小巷里，希望再偷看娘最后一眼。

从小到大、娘就是阿秀最要紧的人。两人从来形影不离，那年娘要出嫁，姨婆很担忧，要她别带阿秀走，可是娘不答应，她知道阿秀会哭，会舍不得自己，所以把他带进了杨家。

眼泪一滴滴垂落面颊，阿秀其实舍不得娘，为了娘，阿秀总是装得又憨又傻，专拍马屁，他有本领让家里人人都欢喜他，就算是冷面的爹爹，阿秀有时也敢闹他、逗他哈哈大笑……

只要有娘在，那儿就是家。离开娘之后，自己还能去哪里？倘使自己流浪天涯了，以后还看得到娘么？想到这儿，阿秀心下大恸，忍不住站起身来，只想朝家门奔回，奈何脚步才动，却又生出了一个念头，逼得他张大了嘴，怔怔喃喃，再也动弹不得。

对了……自己怎么忘了？没有了野种，娘就不会哭了。世上再也不会有人嘲讽她、戏弄她，问她这个「野种」是打哪儿来的……心念于此，阿秀咬住了牙，泪水满盈间，转朝家门凝望最后一眼。

再见了，娘，阿秀是天神的孩子，他要回天上去了。

阿秀擦去了泪水，霎时背转身子，奔入了黑暗的窄巷，头也不回地走了。

顾倩兮手提小包袱，离开了杨府，琼芳明白她要去寻找阿秀，便也不敢多话，只默默相陪。

刚过完年，街上有些冷清，好些店铺都还没开张，二人一前一后地走着，琼芳望着顾倩兮的背影，不知不觉间，心里有些可怜她。

眼前这位顾姊姊家道中落，她的父亲死于牢狱，让她沦为卖浆女，成了街谈巷议的笑话，好易嫁入了官家，种种奚落讥讽却是如影随形，妯娌公婆、内亲外戚，谁都能踩到她头上。

人生便是如此，过去尚书府里的明珠，如今风光已褪，富贵凋零、再过几年，青春也要离身而去，却还能剩下些什么？琼芳心中微起慨然，慢慢便停下脚来，回头望向空荡荡的大街。

方才在杨府见到一个影子，依稀便是卢云的身影。他会不会悄悄跟着来了？

想到了那幅面担，琼芳心乱如麻，那面担如此眼熟，必是卢云之物无疑。可说也奇怪，那面担若真是卢云的东西，又怎会落到顾倩兮手中？难道他已悄悄来探视过顾倩兮？

不可能，顾倩兮既已嫁了，卢云便不会自行来访，便算来了，也不会让她知道，更不会留下蛛丝马迹，以免让人家为难。可顾倩兮又是怎么拿到那幅面担的？莫非这压根儿不是卢云的东西，却是自己多心了？还是……还是自己根本猜错了卢云的心思，他俩昨夜早已相会？

猜不透，卢云是内蕴如火的人，有时奋不顾身、有时消沈寂寞，什么事都深藏心里，如今来到杨家一看，顾倩兮、杨肃观这对夫妇也是深沈如海，高深莫测，三人纠缠在一起，却是什么个了局？倘使再添上自己一个，岂不天下大乱？

琼芳微微苦笑，她什么都猜不透了，阿秀的身世、面担的来历……什么都乱成一团。

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起初她见到卢云身上的火，内心大受触动，便紧紧围绕着他，终于闹得方寸大乱，彷佛引火自焚一般，如今余波所及，这把火也烧到了苏颖超身上，可别害惨他才好。

正想着自己的心事，顾倩兮却已消失不见了，琼芳忙道：「顾姊姊，等等我啊！」正要拔腿直奔，忽然脚下跌绊，裙子又给树枝勾着了。她啊了一声，这才发觉自己还穿着那身女装。

她有些气了，可又不能当街脱衣，正踹打树枝间，忽听远处传来惊喜声：「小姐！你怎么来了？」琼芳循声转头，但见路旁一座招

牌，闪亮生辉，正是「尚书豆浆」，琼芳心下大喜：「啊呀，这是顾姊姊的娘家。」

这「尚书」二字并非自卖再夸，而是为了志念景泰朝兵部大臣顾嗣源，便以他生前官秩为店名。只是顾嗣源卓尔不群，素来自负高材，如今却成了女儿豆浆铺门口的一块招牌，不知泉下有知，却是该哭该笑？

正胡思乱想间，琼芳也走近了店铺门前，时近中午，门口摆了几张板桌，空荡荡的，一不见伙计招呼，二也不见客人，想来过了早饭时光，生意便清淡了，她见店铺门户虚掩，便探头张望，只见堂里站了一个年轻女人，湿着两只手，正与顾倩兮说话，看她神态热络，却又隐隐带了几分恭敬，若非是顾家昔日的旧属，便是小姐出嫁前的丫嬛。

琼芳看了半晌，便敲了敲门，道：「叨扰。」那女人听得说话，忙转过头来，一见琼芳伫立门旁，不觉咦了一声，全身上下打量一遍，方才愣愣地道：「这……这位姑娘，你……

你要找谁？」

琼芳听她以「姑娘」二字相称，自感不惯，正要清嗓回话，却听顾倩兮道：「这位是琼小姐，我的朋友。」那年轻女人醒悟过来，笑道：「原来是小姐的朋友，难怪这般整齐了。」

今儿琼芳真漂亮，到哪儿都惹人注目。她不知如何作态自谦，只能咳了咳，道：「这位是……」顾倩兮道：「这位是小红妹子，我昔日的朋友。」

那年轻女人笑道：「什么朋友？丫嬛就丫嬛，小姐还替我瞒呢？」略经先引介，琼芳便也得知这老板娘叫做「小红」，果然是顾倩兮少女时的丫嬛，自己却没猜错。那小红甚是殷勤，正要拉开桌椅招呼。顾倩兮却拉住了她，道：「不忙了，阿秀来过这儿么？」

小红茫然道：「阿秀？初二时小姐不是才带他回来过么？什么时候又回来了？」眼见小姐一语不发，旁边的琼芳也是面带苦笑，不由大惊道：「阿秀走丢了吗？」

那小红很是聪明，单凭几句话，便猜出阿秀出事了。顾倩兮却不肯多说内情，道：「没事，他出门玩去了，我一下找不到他，便顺道

过来看看。“略做交代，便道：「我先走一步，你若见到阿秀，便留他下来，别让他乱跑了。」正要离开，却让小红拉住了，听她低声道：「小姐……是不是杨家那帮亲友又来捣乱了？」

听得这个「又」字，琼芳心下一凛：「好啊，淑宁恶名远播，连娘家人都知道了。」

顾倩兮还是什么都不肯说，径道：「你别多问，总之先别让姨娘知道此事，过两日我再来瞧你们。」正要离开，小红却又拉住了她，低声道：「小姐，让我去找裴少爷吧，他开着赌场，手下又有十来个地痞，消息灵通，找起人来快些。」

听得「裴少爷」三字，琼芳心念微转，顿时想了起来：「对了，是扬州那位裴老先生的儿子。」年前扬州驿馆夜话，琼芳曾见过一位老者，姓裴名邺，乃是顾嗣源在世时的知己，据说有个儿子在京城开立赌场，想来便是这位「裴少爷」了。若有他帮着找人，自也有些便利。

琼芳什么事都是一点就通，只是她再机敏十倍，却也想不到这位「裴少爷」也曾追求过顾倩兮，甚且还毒打过卢云一顿，颇有几分地痞天资，如今开立赌场营生，倒也不算埋没人材了。

顾倩兮沈吟半晌，道：「也好，你要裴盛青别四处声张。若是找到了阿秀，请他先送回这儿，别送到杨府。」小红慌不迭地答应了，还待商议如何找人，忽听琼芳道：「顾姊姊，要找阿秀，何必去问别人，让我替你找吧，担保一个时辰之内，便能把人交回你手里。」

小红听她口气甚大，不觉讶道：「你……你认得衙门的人么？」

琼芳笑了笑，想她家累世公卿，此刻若请爷爷出面找人，阿秀如何逃得出五指山？正要傲然答话，骤然之间，「镇国铁卫」四字闪过眼前，却又让她闭上了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顾倩兮自己有个神通广大的丈夫，却宁可去求裴盛青，如今琼芳离家出走，又怎好回家央求爷爷？届时还不给拖了回去？顾倩兮明白她的难处，便道：「一点小事，先别惊动府台。要是裴盛青找不到人，再请妹子出面不迟。」

小红听在耳里，惊在心里，不知这琼小姐是何来历，竟能指挥朝廷府衙？还想来问，顾倩兮却已走出了店外，小红猛地想起一事，忙

又拉住了她，道：「小姐等等！我……我这儿还有事……不知该不该跟你说……」顾倩兮点了点头，道：「说吧。」

小红神不大对劲，支吾了许久，方才道：「我昨日下午……见到了……见到了一个人……」

顾倩兮见她满是踌躇，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不觉也纳闷了：「见到谁了？」小红低声道：「我……我见到了以前那个……那个……」话还在口，猛听后堂传来一声呼喊：「小红啊，是谁来了呀？」小红吓得跳了起来，道：「姨娘起来了。」

「早起来啰……」只见一名女子从后堂走出，一手绑着发髻，一手遮掩哈欠：「唉，年纪大了，背老是疼，赶明日可得换床新褥子……」

扬州土话，最是喋喋不休，猛一瞧见顾倩兮，不觉双手放开，惊喜道：「是倩兮啊！

不是说明天才回来么？怎么早一天啦！瞧我都还没买菜……」拉住了她，正要坐下说话，猛一见到琼芳，先是微微一怔，之后从头到脚扫过一遍，狐疑道：「这是谁啊？」顾倩兮正要说话，小红却替她答了：「这位是琼姑娘，小姐的朋友。」不忘附耳凑声：「是个有钱有势的。」

「哎哟！」姨娘双眼亮了起来，登时眉花眼笑：「幸会、幸会。咱就是二姨娘，倩兮一定和你提过我啦。」琼芳哪里认得她，随口便道：「当然、当然，顾姊姊同我说了好些您的事儿，她说姨娘温柔敦厚，秀外慧中，勤俭持家……」

听得此言，姨娘小红都笑了起来，连顾倩兮这般心事重重，也不禁噗嗤一笑。琼芳倒是愣了，不知自己说错了什么？莫非这「二姨娘」竟是凶狠泼辣、豪奢铺张、敛聚家私不成？

二姨娘午觉方醒，口还渴着，便去桌边斟茶，自言自语道：「阿秀那混小子，昨晚大半夜上我这儿闹，弄得店里一塌糊涂……下回见到他，非打死不可……」说了几句，却听顾倩兮道：「小红，我先走了，记得我吩咐的事儿。」

听得顾倩兮急着走，二姨娘自是咦了一声，道：「怎么啦？茶都还没喝上一口，这么快就走了？」眼看小红面古怪，顾倩兮也是回避

着自己，二姨娘暗暗察看一阵，忽见顾倩兮手上提了一个小包袱，好似是阿秀的东西，不觉心下一凛，便试探道：「阿秀呢？怎没带他过来？」

顾倩兮道：「他下午要去学堂，不能过来。」二姨娘呸道：「骗谁哪？」伸手一拉，夺过顾倩兮手上的包裹，随手一抖，现出了阿秀的笔墨本子，大声道：「这是什么？」

事机败露，顾倩兮只能收起包袱，转身便走。二姨娘站起身来，拦住了她，大声道：「倩兮，阿秀出了什么事？快和姨娘说！」顾倩兮还是不肯说，头也不回，已然走出店外。

小红吃了一惊，赶忙追了出去，道：「小姐，有事和姨娘商量嘛，让她帮你出主意呗。」

顾倩兮一字也不吭，却等于说了千言万语，想来她必定受了气，而这个气也不方便提。

二姨娘深知顾倩兮的脾气，便也不去问她，眼看琼芳还站在一旁，忙一把拉住了，低声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你知道么？」琼芳叹道：「阿秀打人了。」

二姨娘咦了一声：「打人？怎么个打法？」琼芳道：「拿着凳子砸人，险些把人打死。」

二姨娘呆了半晌，突又嚷了起来：「我才不信！阿秀这孩子好生懂事，哪会无端打人？

你且说！是不是有人激他？」琼芳听她一语中的，想来此事也非头一遭，便道：「是。激他的是个孩子，身分倒是不得了。」

二姨娘愣道：「身分不得了？该不会是……」琼芳遮嘴细声：「穿黄袍的。」

砰地一声，二姨娘朝桌上奋力一拍，喷出两个字：「老娼！」琼芳眨了眨眼，这才明白阿秀开口「老娼」、闭口「老娼」，满嘴污言秽语，却是打哪儿学来的。

看这二姨娘必然认得淑宁一家，一时恨得牙痒痒的，便指天骂地起来：「一家婊子破落户，真以为自己当了王妃，就能升格做仙女啦？笑死人啦！这姓于的也不去照照镜子，凭她那点臭皮烂，路边乞儿也搭不上的丑货，也敢上门勾搭咱家姑爷？敢情是失心疯了吧？」

二姨娘越骂越火，提起鸡毛撢子，狠狠朝桌上乱打，倘使淑宁在此听了，非气得一命呜呼不可。正臭骂间，忽见琼芳睁眼望着自己，便歉然一笑：「瞧我，每回提这贱人的名字，便得漱口了，真是……」喝了口热茶，理了理鬓发，笑道：「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原来是小孩子打架，杨肃观见了怎么说？可是各打五十大板啊？」琼芳摇头道：「那倒没有。他把阿秀逐出家门了。」

「什么？」二姨娘震怒跳起，大骂起来：「他把阿秀赶走了？」琼芳嗯嗯点头：「是啊，杨大人还提着剑，险些砍了阿秀的手。」

二姨娘气得疯狂了，尖叫道：「该死的杨肃观！小孩子打架，又没打死人，你逞什么凶？亏你当年好说歹说，我才把倩兮交给了你，你怎能这般待我家阿秀？」连珠炮的吼声中，便已提起了鸡毛撢子，直冲出门，嚷道：「拼了！拼了！看老娘把裴盛青找来，便上你杨家闹去！」

眼看二姨娘凶狠泼辣，手提鸡毛撢子，似想将杨家老小一撢子扫死。琼芳又惊又佩，暗笑道：「我道谁的本领大？原来她才是行家了。」

世上第一难缠的，便是这帮三姑六婆，嘴能说、手拿打，打不过便哭，哭还要哭得举国皆知，流传千古，什么「窦蛾冤哭六月雪」、「孟姜女哭垮万里墙」，都是婆婆妈妈的伟烈事迹。秦始皇见了她们，心里也要毛上三分，何况是小小的「观海云远」？

过去琼芳换上男装，学尽男子汉的心机手段，如今看来，倒似本末倒置了，她笑了起来，眼看二姨娘气冲冲地奔出门去，便也急急跟上。

二人来到店外，却见顾倩兮与小红倚着墙，还在那儿悄声说话，二姨娘一把拉住了顾倩兮，喝道：「还在这儿嘀嘀咕咕？走！姨娘给你撑腰！咱们现下就找杨肃观说去！他要嘛和于家人一刀两断，要嘛给咱们一张休书，凭我家倩兮的花月貌，还怕没人要吗？」

听得姨娘大喊大嚷，竟然提议火焚杨家，小红怕了起来：「姨娘，你别说了，小姐不高兴了。」二姨娘尖声道：「高兴？等于家那几只母猪爬进门，你家小姐还有几天高兴日子？

那几只烂婊子要不顺杨绍奇这根竿子望上爬，再不便打杨肃观的主意！告诉你，趁老娘还没死，尽早阉了这对猪兄狗弟，看他俩能讨

几房小妾！」说着作势欲冲，打算找柄尖刀来用。

顾倩兮拉住了她，轻声道：「姨娘，够了，别再闹了。」二姨娘大声道：「谁闹了？早知这姓杨的这般势利眼，当年姨娘早该让你跟着卢云那穷酸走！至不济还免受这等闲气！」

听得「卢云」二字，琼芳险些惊呼出声，小红则是啧了一声，跺脚道：「姨娘！」

场面静了下来。二姨娘自知失言，只得别开头去，不敢再说了。顾倩兮自顾自地进屋坐下，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久久无言。二姨娘与小红对望一眼，却也没话可说了。

自卢云离开家门那天算起，十年光阴就这样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回来。现今说这些，徒惹顾倩兮伤心，又能如何?

时近正午，天却慢慢阴暗了，八成又要下雪了。二姨娘不知该说什么，只能为顾倩兮斟了一杯热茶，让她暖暖身子。小红则是紧挨着小姐坐下，怯怯握着她的手。

琼芳一旁看着，心里也不禁代她们难过。总说「十年风水轮流转」，那年景泰覆灭，正统重登三宝，她琼家从此跃居极品，不可一世，可怜顾家却惨遭池鱼之殃。老爷夫人都死了，偌大家业也随之散尽，只剩下眼前这三个女人，从尚书府一路坠到了豆浆铺，仍在苦苦守着对方。

琼芳是个心软的人，她深深吸了口气，正想将卢云的行踪透露出来，却听小红低声道：「小姐，你……你快别难过了，我和你说……昨日傍晚，豆浆铺里来了个客人……」话还在口，却听二姨娘咳了一声，道：「小红。」

这话已是第二回提起，可每回都让二姨娘截断。琼芳微微一凛，眼见二姨娘朝小红频使眼，似有什么事瞒住了顾倩兮。琼芳眼珠微转，霎时恍然大悟：「好啊！大水怪来喝过豆浆了！」

琼芳状似豪迈，其实为人颇有心机，一看姨娘与小红眉来眼去，便已猜出了一个梗概，不消说，二姨娘早已见到卢云了，可她却着意瞒住了这个消息不说，看来她压根就不要让顾倩兮知道。

琼芳猜得到二姨娘的心思。看这姨娘闹归闹、吵归吵，却是个世故的人，自也明白覆水难收的道理。顾倩兮既已嫁了，便是杨家的

人，岂谁来反反复覆？若真把卢云的行踪透露出来，又能如何？不过是让她多掉几滴泪罢了。难不成她还真能带着阿秀，与一个卖面小贩浪迹天涯？

婚姻不同于儿戏，很多事是勉强不来的。卢云一生不得志，以状元之尊沦为一个卖面小贩，连养活自己都难，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便得自己一个人孤独走完。看二姨娘这幅神气，她不会允许卢云再来拖累谁。

良久良久，谁都没说话，最后还是顾倩兮自行起身，说道：「姨娘，我先走了。你们若找到了阿秀，便留他在店里，我晚间自会来瞧他。」

二姨娘忙道：「你别动了，先在店里歇着，姨娘替你去找人吧。」

顾倩兮没有作声，提起阿秀的小包袱，默默走了。二姨娘看在眼里，又是心疼、又是内疚，忙一把拉住了琼芳，附耳道：「好姑娘，快替我陪着她，姨娘来日重重有赏。」琼芳笑了起来，想她富豪世家，还缺什么赏赐？俨然便道：「好吧，姨娘得赏我两笼包子，一碗豆浆。」二姨娘笑着催促了：「快去呗，多少笼包子都成。」

琼芳追上了顾倩兮，还未说话，却听背后「阿秀」、「阿秀」之声大起，她赶忙回头去看，却见二姨娘手提扫帚，竟在马路上奔走找人了，只听她左一声心肝在何处、右一句宝贝快出来，呼声不绝于耳，闹得满街鸡飞狗跳。琼芳暗暗发笑：「似她这般寻法，阿秀便在左近，也要亡命天涯了。」她看了半晌，忙又赶上了顾倩兮，道：「顾姊姊，你现下要去哪儿？」

顾倩兮并未回话，只到街边雇车，招了好久，却不见车来，琼芳晓得她心事重重，便也不多问，只陪着她望长安大街走，约莫行过一个街口，一辆马车姗姗来迟，车夫低声问道：「坐车么？」

这车子四轮前挽，有顶有门，乃是时兴的二马合挂车，两辆白马拖着，望来很是干净，再看车夫头顶大毡，披挂整齐，大不同于路上所见的脏人烂车，最合姑娘的心意。眼看顾倩兮开门上车，琼芳便也抢了进来，还未说话，便听顾倩兮吩咐车夫：「去红螺寺。」

琼芳微微一凛：「红螺寺？你要去烧香么？」顾倩兮轻声道：「我要去见阿秀的生母。」

琼芳大吃一惊，正要追问，待见顾倩兮默默无言的神气，不觉心下一凛，便也闭上了嘴。

又下雪了，将近中午时分，太阳却不见了，街上冻得像是半夜。却见街角缩了一名幼童，手拉棉袄，飕飕发抖，自是阿秀在这儿受苦了。

适才一个激愤，从家门口狂奔而出，连跑了三里路，如今阿秀又累又渴，再也走不动了，只能蹲在街边，独自掉着眼泪。

再过一个时辰便是正午，学堂也开课在即，阿秀却不必上学了，这听来像是一好事，可阿秀却没地方去了。他没了爹，没了娘，所以也没了家，自今往后，肚子若是饿了，只能自己找东西吃，晚上睡觉冷了，只能乖乖为自己盖被。这一走之下，再也见不到叔叔、奶奶、管家伯伯……天地里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活着。

呜呜呜……阿秀望着地下，终于抱头痛哭起来。

平日虽说少哭，可一旦离开了娘亲，泪水便像决了堤，一发不可收拾。正哭间，忽然背后也响起呜呜怪声，阿秀咦了一声，正惊疑间，背后已扑来一人，紧紧抱住自己，大哭道：「阿秀！」

阿秀吓了一跳，只听来人嗓音娇嫩，语音呜噎，连忙擦拭泪水，撇眼去望，面前一名小小姑娘，却是华妹到了。听她痛哭道：「阿秀！我总算找到你了……人家昨晚等你等到天亮，都没见你回来，害华妹担心了一整夜……呜呜……呜呜……」

阿秀昨夜被鬼抓走，想已轰动江湖，人尽皆知。看华妹眼眶浮肿，容情憔悴，好似真是一夜未睡。她哭了几声，听不到阿秀说话，抬头一看，惊见秀哥也是两眼发红，还挂着两条鼻涕，不觉惊道：「阿秀，你……你怎么了？被鬼附身了了么？」

阿秀领导众童，乃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何曾哭丧了脸？他见华妹满面骇然，忙拿出了大哥的模样，先吸起了鼻涕，吐痰道：「谁哭了，我正笑着哪，昨晚打鬼打得痛快！

哈哈！哈哈！」干笑几声，想到了娘亲，却忍不住心下一酸，再次红了眼眶。

华妹骇然道：「秀哥，你眼睛真的红了，到底怎么啦？」阿秀忍泪道：「我……我……」

正要道出实情，忽然纤纤玉手伸来，携住自己的手掌。

阿秀咦了一声，只见这手腕好生雪白纤细，配上葱绿晶莹的玉镯，好看的不得了，捏来滑滑的甚是柔嫩，比芳姨的手还好摸几分，不知不觉间，阿秀心头怦怦跳了起来，抬头呆望，却又矍然一惊，颤声道：「伍……伍伯母……」

艳婷来了，她一如过往，身穿黑貂皮袄，看她五指勾在纤腰上，侧眼打量阿秀，似笑非笑，明眸皓齿，透出了一身的国天香。

阿秀平日虽总爱讥笑伍伯母，说她惺惺作态，可此刻握着她的玉手，又闻到她身上的香气，竟是六神无主、五内俱焚，直想挨到她怀里，让她细细爱怜一番。

艳婷又高又漂亮，美得不象话，男人不分大小，全都爱着她。不过她今儿却好爱阿秀，只见她弯腰蹲下，含笑道：「小阿秀，你娘呢？」伍伯母弯下腰来，衣襟微敞，一张笑脸又美又柔，阿秀双眼突出，元神似已出窍。华妹踢了他一脚，骂道：「我妈妈问你话！」

阿秀醒觉过来，忙道：「我娘……我娘在家里。」伍伯母秀眉略蹙：「怎么？学堂开课，她不送你来么？」眼看伍伯母腰弯得更低了，阿秀三魂六魄又离了体，呜呜啊啊，什么都不知道了。华妹只得再踢一脚，骂道：「阿秀！你娘没陪你来上学么？」

「上学？」阿秀呆了半晌，左右张望，这才发觉自己站在学堂对过，相隔不过一条街。

霎时间元神回体，飞身直跳了起来，看自己当真是神智不清，哪儿不好窜，居然跑到这儿来了？忙拉住了华妹，颤声道：「这……不是要打仗了吗？怎地学堂还开门啊？」

华妹低声埋怨：「还说呢，一早就有人说西郊演军，城里好乱，害我也以为今儿不上学……哪晓得我爹叫人传话回来，说什么「松寒知劲节、清操厉冰雪」，时局越乱，咱们伍家越要处变不惊，为百姓们做榜样，他怕孟夫子进不了城，还特意派兵马接他进来，就怕咱们上不了学……」

饿鬼围京，却拦不住孟夫子的教学赤忱，这便杀入城来了。眼看地狱便在对街，阿秀忽有尿意，忙道：「你们等等，我去解个手，一

会儿便来……」胡乱交代几句，正要逃之夭夭，忽见面前移来一双绣花鞋，图样可爱，随即一名俏丫嬛俯身含笑而来：「哪里走？」

生死一瞬间，阿秀自也没心思来看美女了，一看妖女拦路，转身便跑，忽然道上裙裳旋动，转来一个妙龄少女，欢道：「抓到啦。」阿秀大叫一声，掉头狂奔而去，却见一人把玩匕首，把俏脸一转，霎时秀发飞扬，现出一张白里透红的脸蛋，傲然道：「师父有令，你乖乖留下吧。」

阿秀被捕了，海棠、明梅、翠杉，传说中的「九华三姝」一齐现身，一个赛过一个，果然便将他逮获了。再看不远处还有辆马车，驾座上坐了个「嬷嬷」，四十上下，风韵残存，却是昨晚见过的「啾啾」，想来再加一个娟儿，九华山便要全员到齐了。

阿秀哭丧着脸，没想女儿上学堂，伍伯母不但亲自押送，尚且精锐尽出，自己却能望哪逃？眼看阿秀被拖了回来，艳婷便又婀婀娜娜而来，含笑道：「小阿秀，别急着走，我这儿有个差事给你，想不想要啊？」阿秀见到她的艳丽五官，竟又神智不清起来，喜道：「要……要……」

艳婷微微一笑，靠到孩童的耳边，说起了悄悄话：「见到你娘的时候，替我说一声，就说伍伯母今晚有事找她，请她祈雨法会过后，到宜兴居里找我，咱俩不见不散。」

宜兴居是个茶楼，专卖宵夜，广受京城妇女喜爱。听闻此言，阿秀笑脸慢慢僵住了，只垂下头去，低声道：「好，只要我还见得到她，便会和她说的。」

阿秀语气有异，艳婷却没留意，只含笑道：「乖孩子，好好替我办事，伍伯母一定重重有赏。」说着转过身去，挡住了女儿的视线，塞给阿秀一只金元宝，想来是定银了。

阿秀吃了一惊，想他出门得急，什么都没带，如今却多了一枚金元宝，沈得握不住，真是飞来横财了。正要磕头致谢，艳婷却又贴到了耳边，细声道：「记得，别让你爹知道这事。」

阿秀看着元宝，慌不迭地答应了，艳婷似还想说些什么，那「啾啾」却已行了过来，附耳道：「夫人，巩志来了。」阿秀咦了一声，回首去望，这才见到对街罗列大队兵马，竟是伍伯伯的铁甲兵，队前一面旗帜，叫做「北平」，带队之人却是清早见过的大参军，「正统

军」巩志。只见他亲自步行过来，拱手道：「夫人，大都督行将面圣，请您及早动身。」

艳婷淡淡地道：「怎么？城门已经让人攻破了？」巩志咳道：「没有。」艳婷嗓音提了起来：「那你急什么？非得选这时候烦我？我还没和我女儿说话哪。」

艳婷阵仗向来不小，这会儿斥骂起巩大参谋，更显出气派了。看她驱走了巩志，便又拉l来女儿，含笑道：「娘一会儿先上红螺寺去了，你下课后记得跟着海棠姐，她会带你去祈雨法会的。」

「娘！」华妹掩面叫苦：「怎么又要祈雨啊？人家不要去。」艳婷板起脸来责备：「乖乖听话，你要是不去，爹会不高兴的。」华妹扁嘴不依，拼命摇头跺脚，艳婷便又心疼了，安抚道：「小花花最乖了。打小就懂事，来，让娘香一个。」

看那华妹很是赖娘，听娘称赞自己了，便又小脸含笑，正要依偎怀中，忽见阿秀偷瞄着自己，不觉脸上大红，忙道：「娘，我……我这就去上学了，你快走吧。」

艳婷道：「让娘送你进去吧。好易来了，总该和孟夫子打声招呼。」华妹小脸惊白，颤声道：「娘……巩叔叔还在等着，您赶紧走吧，我和阿秀自己去行了。」艳婷指抵女儿的额头，叹道：「你啊你，真不知像谁，成日尽是帮外人着想。」在女儿面颊上香了一个，道：「去吧。」

天下孩童一般心事，最怕父母造访学堂，华妹自也一般。看娘亲与孟夫子碰面了，若非请他加力狠打女儿，再不便东拉西扯，说些小孩的坏话，总之绝无好事。好易说得娘亲走了，忙拉住阿秀，急急地道：「走吧。上学去啰。」

阿秀铁着一张脸，看他两手空空，连书本子也没带，这一去岂不如羊入虎口、焉有生还之理？偏生伍伯母还在那儿含笑偷看，自己若要反身逃命，难保不给抓个正着。当下吞了口唾沫，只得硬着头皮，小心逼近了学堂。

时候还早，离正午还有个把时辰，学堂门口却已阴风惨惨，只见孩童们排成两列，人人手捧习字簿本，预备缴交察验，远处则哭倒三五名孩童，父母死命拖拉，却是死也不肯进去。华妹满心怜悯：「可怜啊。这就是坏孩子的下稍。现下才知悔悟，不嫌晚了么？」

正叹息间，却不知身旁的阿秀早已开溜了。他放低了身子，躲到了廊柱后头，先避开伍伯母的耳目，随后四下打量周遭，只见学堂前小童排列成行，个个目光惨淡，了无生趣，自无人朝自己这方瞧望，料来一会儿只消拔腿狂奔，必能平安通过学堂门口，届时再窜入隔邻的店铺之中，便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后门脱身。

阿秀暗暗冷笑：「傻子们，坐着等死吧。一会儿饿鬼打进城来，少爷我已在路上逍遥啦。」

他策划已毕，便从廊柱后狂奔而出，方才经过学堂门口，猛见前方一名妇女手牵孩童，正与一位老者说话。看那老头须苍发白，手握藤条，眼中却透出一股凶儒之气，不是孟夫子是谁?

阿秀牙关颤抖，也是怕被人抓个正着，只能装作路人模样，慢慢晃了过去，只听那妇人哽咽道：「夫子，我家正堂病情沉重，实在没法上课，只能先告假数日，请您宽谅则个……」

阿秀撇眼去看那名小童，果然便是胡正堂。又听孟夫子叹道：「唉……天妒英才啊，正堂既然有病，急也急不来。还是先让他将养数日，待得康复之后，再行补课不迟。」

那妇人泣道：「多谢孟大人。」按着儿子的脑袋，道：「正堂，还不向夫子磕头？」那孩童翻着白眼，口吐白沫，嘶哑道：「鬼……好多好多鬼……好多好多鬼……」

孩童逃课第一法，便是称病不出，果然学堂开课第一日，胡正堂便再次病发了。也是阿秀天生顽皮，便狠狠一肘击出，正中胡正堂的后背，听得哎呀一声，胡正堂大哭道：「谁打我！」

那妇人惊道：「小宝贝，你……你又会说话了？」胡正堂惊道：「没有……我不会说话，鬼……好多好多鬼……」阿秀心下暗笑，便又藏回了廊柱后头，果然孟夫子起了疑心，皱眉道：「正堂到底生了什么病，查出来了么？」那胡夫人哭道：「还不是杨神秀害的。」

阿秀本还等着陷害正堂，岂料却听闻自己的大名，一时小脸苍白，暗叫不妙。孟夫子沈吟道：「杨神秀？他又干什么了？」胡夫人垂泪道：「过年前我家正堂找他玩，却被他玩笑戏弄，由高处推下，摔坏了脑袋，至今名医会诊，药石枉然，成了个傻子……」

「什么？」孟夫子气得吹胡子瞪眼，提起藤条，恨恨踱步：「该死的东西，真是造反了……」

阿秀自知此地不能久留，眼看孟夫子背对自己，忙一溜烟奔了过去，那孟夫子脚步也快，踱了几步，便已转回了圈子，阿秀骇然不已，眼看两人便要照面，忙藏到胡正堂背后，正蹲地发抖间，又是一人急急奔来，喊道：「夫子、夫子，我家少爷在这儿么？」

孟夫子斜目一看，不觉愕然道：「蔡管家？」杨府管家现身找人，阿秀更是头皮发麻，身子趴得更低了。孟夫子沈声道：「你要找杨神秀？他不在家里么？」管家焦急道：「不瞒夫子，我家少爷离家出走了。」

「什么？」孟夫子瞪眼惊诧：「杨神秀逃家了？可是为了戏弄胡正堂一事？」管家苦叹道：「那是陈年往事啦，今早少爷和徐王世子打架，险些把人打死，这便跑得不见踪影了。」

「该死的东西……」孟夫子气得藤条颤抖：「到底闯了多少祸？把他外公的脸都丢光了！」

常言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眼看孟夫子满心自责，提起藤条，望自己掌心里挥打，发出啪啪凶声，阿秀吓得没魂了，那胡正堂却是幸灾乐祸，哈欠道：「鬼……好多好多……」转过了身，正要回家睡觉，突然双眼圆睁，惊道：「鬼！」

眼前真站了一只小鬼，面惨淡，不正是小灾星「阿秀」是谁？眼看阿秀欲哭无泪，低头垂手，那胡夫人自是大惊而呼：「杨神秀？」管家大喜而笑：「小少爷！」远处还奔来伍家小姑娘，娇喊道：「阿秀！阿秀！你别逃学啊！」眼看四面八方全是人，一齐朝自己抓来，阿秀啊呀一声狂叫，居然窜入学堂之中，孟夫子厉声道：「来人！快快拿下他！」

阿秀平日仇家着实不少，夫子登高一呼，四下千许百诺，不知多少只手臂上前拦路，天幸学堂窗儿并未掩实，阿秀忙奋起毕生之力，三步并做两步，砰地一声，跳窗而出，着地一滚，窜入了隔邻店铺。那老板讶道：「小弟，要买东西么？」

「买你娘！」阿秀头也不回，俯身直冲而出，自后门处窜入了一条小巷。霎时迈步狂奔，飞也似地逃命而去。

都说「人急悬梁、狗急跳墙」，阿秀恰似狗悬梁、人跳墙、青牛追白羊，也不知奔了多久，背后声响稍歇，终于双腿一软，停步下来，靠墙喘道：「累死吾也，应该摆脱追兵啦……」正要举袖拭汗，突然肩上让人拍了拍，直吓得他飞了起来，正要号啕大哭，却听背后那人讶道：「神秀少爷，你……你还好么？」

来人嗓音陌生，却以「少爷」二字相称，阿秀微微一愣，回头去望，但见一人双眉倒八，手上还拿了一只铁琵琶，长得与乌鸦有几分神似。阿秀吃了一惊，正要急急退后，忽又见那人通体黑衣，连靴子也是黑皮头，不由心下一醒：「啊，这是废院里的侍卫。」

杨家侍卫分为内外两院，驻守外院的衣装体面，打扮与随扈相似，内院却全数身着黑衣，据说是方便夜里藏身之用，阿秀自也曾在后巷里见过几个。他上下打量那人几眼，沈吟道：「你……你是谁？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奉上喻！」黑衣人双膝并起，朗声暴喊：「属下帅金藤！座次二十三！」

阿秀吓了一跳，家里黑衣人虽多，却没见过这般做殭尸跳的，喃喃便道：「你……你是来抓我回家的？」那「帅金藤」忙道：「不是、不是，你爹只是要我跟着你，没要我带你回家。」

一听爹爹二字，阿秀心下一酸，凝泪于眶，哽咽道：「他……他不要我了，对么？」

帅金藤忙道：「没这种事、没这种事。你爹很爱你的。」阿秀哭道：「那他为何要赶我走？」

帅金藤忙道：「少爷误会了，方才在厅里赶你的那个不是你爹，那人是替身。真的大掌柜和我在一起，他见你娘掉眼泪了，自己便也跟着哭了，直说对不起你娘，便要我跟着你，他自己去追你娘……」阿秀戟指哭骂：「骗人！骗人！我爹才不会哭，你才是假冒的！

走开！」帅金藤茫然道：「我没骗你啊，他……他还吩咐我帮他弄辆马车，也好载你娘回家，那还有假么？」

「走开！走开！」阿秀哪管他说三道四，哭喊道：「你滚远点！反正我永远不要回家！」

低下头去，拔腿便跑，帅金藤便也急起直追，喊道：「少爷，别乱走啊。」

阿秀泪流满面，念及方才父子决绝，心里更是赌气，死也不要回家。他一路奔过了街口，正想举袖拭泪，身旁却有人递来一块手帕，怯怯地道：「少爷，我买了梅汤来了，你要喝么？」

阿秀抬头一看，却又是那帅金藤来了。看这人好快的身手，非但追上了人，还来得及买碗梅汤为少爷解渴。阿秀哭骂道：「走开！你为何要跟着我？」帅金藤茫然道：「我……

我奉命保护你啊。」阿秀大哭道：「谁要你保护？滚开！」转身钻入了小巷，帅金藤便也迈步追来，这回不敢太过逼近，只如殭尸般尾随在后。

两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相距三尺，一寸不多、一步不少，每回阿秀停步，帅金藤便停步，稍稍开步来走，这殭尸立时随行，彷佛湘西赶尸一般，一动一跳，可怕得紧。

阿秀实在气愤不过，便停步叫骂：「你再跟着我，我便死给你看！」帅金藤讶道：「是吗？」

阿秀大吼一声，挺起脑袋，便朝墙壁冲去，却见眼前人影一闪，撞击处软绵绵地，却是撞上了帅金藤的肚皮，阿秀呸了一声，眼见路边有块石头，便捧了起来，狠狠朝自己的脑袋砸落。

砰地大响，石屑纷飞，现出了一张殭尸怪脸，却还呵呵笑着。阿秀吃了一惊，看这帅金藤脑袋儿虽次，一颗头倒是坚硬逾铁，彷佛刀枪不入。阿秀恼火了，大声道：「你再缠着我，少爷我便咬舌自杀！让你拿我的尸身回去交差！」帅金藤哦了一声，道：「是吗？」

阿秀大吼一声，把舌头一伸，加力去咬，突然嘴里咸苦，多了一根手指，奇臭难宣。

阿秀大怒道：「你拉屎不洗手么？这般臭？」说完了话，两排牙齿合紧，加力去咬，这殭尸却裂嘴傻笑，不痛也不痒。阿秀无可奈何，把嘴一松，这殭尸便又缩回了手，阿秀哼了一声，便又伸出舌头，作势来咬，嘴里却又多了一根臭咸手指，竟是屡试不爽。

这手指又硬又臭，长满老茧，咬不断、啃不疼，阿秀暴怒道：「算你行！本少爷不呼吸了，这总可以了吧？」说着闭目不动，打算

窒息而死。帅金藤果然慌了手脚，骇然道：「少爷！有话好说！有话好说！」阿秀瞇开眼缝，冷冷地道：「怕了吧？那你还敢不敢跟着我？」

帅金藤低声道：「少爷，卑职公务在身，实在是身不由己，您……您别这样欺侮我……」

这帅金藤是个老实性子，生平奉公守法，从不埋怨，如今屡遭刁难，双手掩面间，真已哭了起来。阿秀见他哭得凄凉，倒也不想欺侮他了，便道：「好吧，看你这般可怜，本少爷放你一条生路，只要你肯乖乖听我的，我便让你跟着我。」

帅金藤大喜道：「行！行！小少爷不论要做什么，只管吩咐下来，属下上刀山……」

还没下油锅，便听阿秀淡淡地道：「你有钱么？」帅金藤茫然道：「当然有啊，属下的饷银都存了下来，藏在废院旁的树干里……」阿秀道：「别说白话，把身上的拿出来。」帅金藤伸手入怀，取出一锭亮晶晶的金元宝，阿秀心下一喜，便随手取过了，道：「谢啦。」

正要转身离开，帅金藤却已大惊拦路：「少爷！您说话不算话，您答应让我跟着您的。」

阿秀哼道：「你听错了。」帅金藤求恳道：「少爷别生气，不如这样，我……我买糖葫芦给你吃吧……」阿秀冷冷地道：「当我是三岁小孩么？要吃自己吃吧。」帅金藤道：「那……那我买捏面人给您玩儿，很好玩的……」阿秀哈欠道：「真烦，我两岁就玩腻了。不如这样，干脆你替我买本书吧，买到之后，我便乖乖随你走。」

帅金藤大喜道：「哈哈，这可便宜我了，小少爷要什么书？赶紧吩咐吧。」

世间书籍便再罕见，至多不过是秦汉古简、再不便是宋本线书，虽说少有，却也不是偷之不着，正喜悦间，忽又想起一事，颤声便道：「等等，咱们……咱们先讲好了，有几本书是偷不着的，像是少林易筋经、华山三达剑、武当纯阳经……」

正滔滔不绝间，阿秀淡淡地道：「谁要那些怪东西了？我是要你买书，又不是要你偷书。」帅金藤松了口气，道：「那……那少爷要

什么？快说吧。」阿秀道：「我要金海陵纵欲身亡。续。」

帅金藤愣了半晌：「出了续篇么？我怎么不知道？」阿秀咦了一声：「你……你也有看么？」帅金藤笑道：「有啊，怎么没有呢？」正要细细解说，阿秀骂道：「少废话，你到底买不买？」

「奉上喻！」帅金藤双膝一并，暴喊道：「属下奉命洽购「金海陵纵欲身亡续篇」！即刻出发！不敢有误！」身子向上一纵，跳上了屋顶，便已远去了。阿秀冷笑道：「这傻子，还真信我的，自己去写一本吧。」

这「金海陵」一文出自文豪冯梦龙之手，本乃自娱之笔，写了上篇，意犹未尽，便又补了个下篇，却没听说还有续篇，看帅金藤一时不察，却不知一会儿要怎么生将出来了。

正得意间，突然肩头让人拍了拍，阿秀大惊起跳，回头急看，却又是帅金藤来了，不由暴怒道：「这么快就回来啦？书呢？买回来了么？」帅金藤怯怯地道：「还没有……」阿秀喝道：「那你回来干啥？找死么？」帅金藤低声道：「属下忘了问您，要买多少本？」阿秀真是惊得呆了，骂道：「我一个小孩子，能看多少本？去买两百本来！」

帅金藤愕然道：「两百本？那不可以开书铺了？」阿秀大声道：「你管我？快去买！」

「奉上喻！」帅金藤双膝一并，再次喊道：「属下奉命洽购「金海陵纵欲身亡续篇」二百本！即刻出发！不敢有误！」

眼看蠢材再次走了，这回阿秀学了个乖，等了半晌，确信此人已然远离，方才哼了一声，道：「傻子。」正要转身离开，却不觉咦了一声，竟发觉自己迷路了。

京城是个大地方，房舍星罗棋布，阿秀虽说打小在此长大，却有许多地方没去过。眼前这胡同便是一例，放眼望去，道路又窄又深，不见尽头，四下却是门户紧闭，户户都悬着大红灯笼，瞧不到一个行人。眼见这条街颇为古怪，阿秀心里有些好奇，便想过去瞧瞧，可转念想起自己的处境，却又怔怔低下头去，发起了呆。

没有了娘，再好玩的地方也没了滋味。阿秀蹲在了街边，思念母亲，忍不住又垂下泪来。

生平第一回的旅程开始了，阿秀却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正怀念亲人间，猛然嘴里生出豆浆的滋味，不觉手舞足蹈，欢呼道：「姨婆！」

世上最溺爱阿秀的人，便是二姨娘，想她一辈子没生过小孩，打阿秀进门起，什么都热衷，换尿布、陪玩耍、说故事带教粗话，样样一起来。当年顾倩兮要嫁入杨家，二姨娘还同她吵过一场，不肯放阿秀走，足见这孩子在她心中的地位。

想起姨婆，阿秀不由面泛笑，待想起饿鬼围城，内心更是一阵激动狂喜：「对啦，快要打仗了，我得赶紧带姨婆逃走，等咱俩上了马车，不信娘不跟咱们走。」

小时候便是这样，家里只有娘和姨婆，没有爹爹和他那帮坏亲戚，日子再开心也不过了。等三人住到了马车上，自己又是娘亲姨婆的心肝宝，一家三口和乐融融，走到哪、玩到哪，岂不快哉?

心念于此，阿秀真是高兴了，正要找路回家，突然一阵寒风吹来，一股酒香顺风而至，不由让阿秀「咦」了一声，再次回头去望，却又见到满街的红灯笼。

这「灯笼胡同」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放眼望去，家家户户都是暗暗的红灯笼，随风明灭，门内还隐隐传来酒香，当真神秘之至，阿秀越发好奇了，便慢慢来到一盏灯笼下，眼中见到一扇窄门，门旁立了面小招牌，当即俯身来读，低声道：「阿……春……楼。」

阿秀认字不多，每逢遇上生字，便以「啊」声带过，见得「阿春楼」在此，自也是一脸茫然，眼看门户虚掩，并未上锁，便悄悄推开了门，低声唤道：「有人在家么？」

门里昏暗，无人答腔，鼻中却闻到一抹花香，浓得化不开。阿秀虽是小孩，毕竟也是个男人，不知不觉间，便发起抖来了，正要推门闯进，却听门里传来慵懒嗓音：「客倌，咱们还没开门，您来早了……」阿秀咦了一声，不知此地是卖什么的，为何白日不做生意?

还想再问，那门却已自行阖上了，不忘扔出一句好的：「公子，我叫小绿，晚间请早。」

阿秀真是傻愣了，看这条街如此古怪，他本还想赶紧去找姨婆，此刻便慢慢转了念头，心道：「先别急着回去吧……好易自己一个

人，该去走走才是……」伸手进去衣袋，掂了掂里面的两枚金元宝，心下暗暗兴奋：「好多钱啊。」

顾倩兮是个清高的人，平日绝不许阿秀拿外人的钱财，红包打赏一概敬谢不敏，加上杨肃观管教孩子极是规矩，是以阿秀日常便算有了钱，也少有机会花用。难得腰缠万贯、暂脱牢笼，岂能不勇闯江湖一番？

姨婆时时可找，江湖却非日日可闯。他吞了口唾沫，只见「阿春楼」大门深锁，料来是进不去了，心中便想：「现下该去哪儿玩呢？」想着娘亲平日严禁之事，不由双手一拍，大喜道：「对！我怎么忘了，先去赌博吧，赚点银子孝敬娘啊！」

江湖最好赚钱的地方，便是赌场。俗话说了，十赌九输，看人人都输光了，谁才是赢家呢？想当然尔，必是自己无疑，等自己赚了大钱回家，娘亲也不必卖豆浆了，等着搬银子便是。

这裴叔叔也是个开赌场的，身子胖得不成话，娘每见他一次，便说他又多了十斤肉，要他少吃些。想来家里的山珍海味，全是靠赌博赢来的。阿秀越想越是兴奋，一时双眼发光，便张头晃脑，瞧瞧左近有无赌场。

一路走去，街上只见红灯笼，却不见赌客群集、吆喝掷骰之状。阿秀暗暗懊恼：「怪了，裴叔叔的赌场在哪儿啊？上回姨婆带我去过一次的……」

找不到赌场，江湖已去了大半，却还有什么好玩的？阿秀怔怔停步，正颓然懊恼间，猛地大喜跳起，欢呼道：「对啦！我怎么忘了！快去嫖妓吧！」

江湖好汉有分教：「赌里自有黄金屋，窑中躺个颜如玉」，又说：「天下好汉谁不嫖」，意思便是劝人别要沈迷书本，多上街走动，方不负英雄之志。阿秀平日与小童们打石弹子，也听多了这些话，如今腰中有钱，岂能不去见识见识？霎时兴冲冲狂奔起来，便去寻访颜如玉的下落。

放眼望去，满街还是红灯笼，可窑子却在哪儿呢？正迷惑间，忽见路边有座布告，上头贴满了公文，想来有宜花院的消息，忙提起足跟，细细打量。

布告很高，上头写满了字，一个个笔画繁多，阿秀自知看了也是白看，便游移目光，忽见一张图纸，绘了一个男人，满面凶肉，横眉竖眼，胡渣一团一团的，脏得怕人，额上却还刺得有字，阿秀喃喃临摹来写，只见上头是个「四」，下头是个「非」，愕然便道：「罪？」

阿秀越发惊奇了，便勉力来读公文：「啊啊……犯一员……若官封啊户……啊金十啊……」念了半晌，气愤道：「到底写些什么啊？」

「悬赏钦命要犯一员，若得查报，官封万户侯，赐铁卷丹书，赏黄金十万两。」

听得背后有人说话，阿秀咦了一声，回头望去，却见了一名公子爷，面颊凹陷，下巴瘦尖，眼神微带冷酷，背后却悬了一柄铁管形样的物事，阿秀凝目看了半晌，不觉悚然一惊：「火枪？」

阿秀曾在叔叔房里见过火枪，也是这般长长一条，说是朝廷发下来的东西，没想也在这儿见到了。他心里有些怕，天幸那公子爷打量自己一眼，见是个孩童，便也不以为意，只回首向后，朗声道：「张胖子，这海捕公文绘的的便是那厮吧？」

「没错。」一条矮胖汉走了上来，手持双斧，狞笑道：「若非那厮的身价，谁值得了铁卷丹书？」说话间，背后便涌上了一群人，或高或矮，或或细，形貌不一，却都携带凶器，阿秀心下更惊，忙装作路边小童的模样，自在地下玩着泥巴。

那公子爷伸手过去，将海捕公文撕了下来，道：「张胖子，我这人有个毛病，一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来，咱们商议商议，一会儿杀了「那厮」之后，东西怎么分？」那矮胖汉道：「名归你，利归我。」

那公子爷淡淡地道：「很好。我也是这个打算。」他取起了一只小瓷壶，在鼻上吸了吸，又道：「除开咱们，还有哪些人马在找他？」那矮胖汉道：「那可多了。锦衣卫的，刑部的、大理寺的、旗手卫的，朝廷能用的都用上了，若不是怕打草惊蛇，怕连正统军都调进城了……」

那公子爷哦了一声：「怎么？朝廷就只上了差人，没调江湖人物？」那矮胖汉道：「怎么没调？昨晚两百多个高手云集兵部，少林、武当、峨眉、崆峒，各派菁英尽出，一路让灵音老贼秃领军，一路随元易那牛鼻子走，好些前辈耆宿都出马了。」

另一人插话道：「这帮正教高手管个屁用？你没瞧峨嵋山那几个贼道吓得魂不附体？

个个喝得醉醺醺的，还能济什么事？」那矮胖汉冷笑道：「别怪他们，这就叫「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要不是靠着他们的贪生怕死，哪来咱们的荣华富贵呢？」

「哈哈哈哈哈！」众人仰起头来，齐声狂笑，当真不可一世了。那公子爷道：「好了，闲话少说，现下要怎么找出那厮，你们可有主意？」那矮胖汉道：「不劳霍公子费神。朝廷今早已经捉到了天狗李，现下对他威逼利诱，硬是要他闻出那厮的下落。」

那公子爷哦了一声：「天狗李？可是偷走丽妃绣花鞋的那个狂徒？」矮胖汉道：「就是他。这家伙喜欢闻美女的脚，官差晓得他这怪僻，便将丽妃的袜子扔到城郊，半个时辰便抓到了。」

公子爷笑道：「这倒是妙招，有了天狗李那只鼻子，那厮便算化成了灰，也得教人闻出来。」

那矮胖汉嘿嘿笑道：「可不是么？等天狗李找到了人，朝廷几百名官差一涌而上，打得血肉横飞、两败俱伤之时，却不知咱们「蛇枪」霍天龙还躲在暗处，冷不防提起你那「百步穿杨蛇火枪」，砰地这么送上一记，那厮两眼一翻，怕连怎么死的还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哈！」霍天龙抚掌大笑，余人也跟着狂笑起来了，听那矮胖汉笑道：「好啦，看在十万两黄金的份上，咱们快快过去吧，万一让别人捷足先登了，咱们的富贵梦可要成空啦。」

众人频频称是，急急走了。阿秀便也拍掉了手中泥巴，站了起来，暗暗兴奋：「要打架啦。」

方才听了半晌，却也明白了这帮江湖人物的图谋，看来有个钦命要犯即将现身，官差们为了抓他，便找上了鼻子灵光的「天狗李」追人，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背后另有一批高手尾随，只等着放冷枪、收渔利。

江湖郎中、江湖术士、江湖骗子，阿秀打小便听说这些名号，如今才是第一回亲眼印证，他心里有些好奇，自想看些热闹，便尾随在众人之后，也好增长武林阅历。

那矮胖汉子两腿甚短，比自己高不到哪儿去，加上手中提了巨斧，行走甚慢，阿秀自也跟得上。约莫行过了两条街，前方酒肆林立，远远已听得轰饮声，阿秀心下大喜：「又有酒喝了。」

武林最快意的地方，便是酒铺，什么冤家路窄，什么路见不平，全是在客店里闹将出来。他满心雀跃，忙追了过去，正等着一行人走进酒铺，却见那矮胖汉驻足下来，道：「大家瞧对过。」

众人一发转过头去，阿秀有样学样，便也跟着大侠们一齐转头了。

对街也有一家酒铺，不同于这儿的喧嚣热闹，那儿却是安安静静，只见店里坐满了朝廷官差，服饰虽有不同，却都是腰间带刀，人群之中却坐了个小老头儿，看他长了个红尖尖的酒槽鼻，嘴巴偏又瘪了进去，长相颇似犬只，想来便是嗅功厉害的「天狗李」了。

不知怎么回事，那「天狗李」面前放满了酒菜，却是哭丧着脸，垂首不动，几名官差俯身搂着他的肩头，不住安慰劝说，那「天狗李」却还直发抖，好似一会儿去的地方便是地狱、找的人便是魔王，纵有几千人陪着，也还是保不住他的一条小命。

众人看了半晌，各有不祥之感，那矮胖汉忙道：「先别瞧了，大伙儿去吃点东西，养养气力，一会儿也好干活。」一行人不再多言，

便就近走入了一间酒铺，想来要监视「天狗李」的动静。那阿秀也尾随到了门外，悄悄向店内张望。

还不到中午，屋内便已酒气冲天了，这儿来一壶、那儿送一坛，四下「操」、「干」之声频频传来，竟有大批武林人物在此聚集。只是不同于对街的杯弓蛇影，这儿却是兴高采烈、觥筹交错，好似还在过年。阿秀心下亢奋，便也蹑手蹑脚地溜进店中，打算勇闯江湖。

「欸，小鬼……」还没走上两步，衣领一紧，便让人提住了，一名酒保冷冷地道：「你是干什么的啊？」阿秀吓了一跳，也是怕被轰出门去，忙朝人群里胡乱一指：「我……我是跟着他来的……」周遭人来人往，全是大侠的屁股，一指之下，倒也真假难辨，那酒保懒懒地道：「随你说吧，想来店里吃喝，便得有钱。你带够银子没有？」

阿秀哼道：「当然有。」拿出一只金元宝，望那酒保手上一塞，傲然道：「找得开么？」

那酒保喜出望外：「瞧不出来，你这小鬼挺有油水啊，您……您要吃些什么？」阿秀左瞧右看，眼见那公子爷早已就座，叫了壶白酒，配了四小菜，忙道：「照那样来一份。」

眼看酒保走了，阿秀便也学着大人的模样，先挑了张桌子坐下，之后斟了杯热茶，正要傲然来喝，却听背后一桌传来细细说话声：「西门先生，你说「那厮」负伤了，究竟详情如何？」

此言一出，那公子爷立时放落了筷子，那矮胖汉本在斟酒，却也慢下手来，全都留上了神。

阿秀偷眼回望，只见背后一桌坐的全是渔夫，虽在大寒冬日，兀自赤着双脚，彷佛不怕冷似的。对座却是一位员外模样的男子，手提折扇，正自喝酒，他见各桌众人都在瞧着自己，便咳了一声，道：「舵主小声些，隔墙有耳，别走漏风声了。」

都说「言多必失」，武林里说错话要死，说漏嘴要死，连阿秀这十岁小孩都知道，那舵主却忘得一乾二净，想来定要糟糕了。果不其然，那舵主还未作声，肩头已拍来一只手掌，一人俯身下来，微笑道：「景舵主，久违啦。」那舵主愕然道：「阁下是……」

砰地一声，桌上拍来一柄火枪，刻纹繁复，枪管处铸了一条小蛇，打造得甚是精细。

众渔夫大惊失，颤声道：「这……这是蛇火枪……你……你是……」

「在下霍天龙。」那公子爷微笑就座，不忘拍了拍那位「西门先生」的肩头，示意亲热。

眼看那公子爷解下佩枪，不过朝桌上一拍，便已威镇全场，阿秀自是大为震撼，却听嘿地一声，几名渔夫抄起铁桨，正要站起，却让人压了下来，那矮胖汉两手各搭着一人的肩，笑道：「怎么，大家一起喝杯酒，交交心，便要动刀兵啦？你们三江帮就这么待客的？」

说着替桌上众人各斟一杯酒，笑道：「这位便是「伏牛圣手」西门嵩西门大爷吧？久仰大名，张胖子敬你一杯。」

「张胖子」三字一出，众渔夫脸上变，颤声道：「你……你就是单手提起鲁拳师、大破山东连环寨的那个张胖子？」那矮胖汉笑道：「瞧我，真是恶名远播了。来，咱们两桌亲热亲热，交个朋友。」说话间招朋引伴，移来杯盘，不待「三江帮」答应，便已霸住了主位。

武林里以大欺小、以强逼弱，本乃稀松平常，阿秀却是生平头一回见识，自是看得兴奋，那公子爷淡淡一笑，搂住西门嵩的肩头，道：「西门兄，适才听您说了，好似有谁负伤了，对吗？」

这西门嵩倒是气定神闲，摇了摇折扇，道：「我年前听朋友说了，好似那厮在荆州战场受了点伤，身手不若以往，这便和景舵主提了……」话还在口，便听霍公子道：「原来是这条消息啊，那我也来投桃报李吧，听说那厮的左腿在北京受了点伤，现已让人砍掉了，身手不行啊。」

「哈哈哈哈哈！」众人一齐笑了起来，张胖子狞笑道：「西门兄，少来这些陈腔滥调……」倒了一杯酒，送到西门嵩嘴边，道：「这杯酒是敬你的。下一杯呢……」握住了板斧，森然道：「便要喝罚酒啰。」看这张胖子好生厉害，模样既凶狠、又老练，不知杀过多少人，直吓得众渔夫微微发抖。阿秀自也是暗暗惊叹：「这张胖子好厉害，定是绝世高手了。」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张胖子要动兵戈了，对过官差却是心有旁骛，视若无睹。那西门嵩倒也不怕，只摇了摇折扇，道：「老弟，别欺侮老人家，你们也晓得我西门嵩的规矩，要我开口不难……」霍公

子道：「就怕价钱不对。」把手一抛，扔出了一只金元宝，至少重达五十两。

众人惊呼出声，才知霍天龙家境富裕，那阿秀先前早就听过这群人说话，已知霍天龙是个要名的，对黄金不屑一顾，出手自然豪迈。众人催促道：「西门嵩，说吧。那厮究竟怎么了？」眼看西门嵩动也不动，景舵主哼了一声，便也扔出一只金元宝，道：「西门先生，如此够了么？」

看这西门嵩原来是个包打听，当是卖消息维生的，先前刻意把话说得大声，当是要招揽生意了。他摇了摇折扇，嘴角微斜，仍无言语之意，想来还要众人追加银两。忽然后脑勺一痛，顶来了一柄火枪，只听霍天龙附耳道：「说。」

西门嵩强笑道：「也罢，在下听人说了，那厮……那厮昨晚现身万福楼，遭人围攻，已然身受重伤，午时前都动弹不得……」张胖子呸了一声：「鬼话。」正要破口大骂，却让霍公子拦住了，道：「等等，那厮动弹不得了？为什么？」

西门嵩道：「他的经脉让人封住了。」那景舵主愕然道：「让人封住了？谁有这般功力？」

西门嵩道：「三个字，大掌柜。」众人不约而同静了下来，那霍天龙深深吸了口气，道：「大掌柜……这人……这人就是「镇国铁卫」的头儿？」西门嵩点了点头，低声道：「实不相瞒，我有个朋友在客栈当差，座次三十九，外号叫「无面学士」，他昨晚就在万福楼，亲眼见那厮和「大掌柜」对了一掌，此事千真万确，绝无虚言。」

张胖子忽道：「等等，午时前动弹不得？那不是快到了？」西门嵩低声道：「正是如此。

若非这般十万火急，朝廷又怎会捉拿天狗李，逼得他领路找人？」众人越听越有道理，各自沈吟不语，那厢阿秀也是兴奋不已，心道：「妖魔鬼怪全出笼了，可有好戏看啦。」他听得兴起，便想喝酒助兴，岂料酒菜却迟迟未来，忙喊道：「小二哥！小二哥！」

嚷了几声，不见人来，只得自己奔了过去，扯住店小二的衣袖，大声道：「小二！我的酒菜呢？为何迟迟不来？」那伙计冷冷地道：

「什么酒菜？」阿秀愣道：「我方才不是给你一锭金元宝么？你不记得啦？」那伙计打了个哈欠，道：「什么金元宝，我可没瞧见。」

阿秀张大了嘴，也是他涉世未深，这才发觉自己被讹诈了。那伙计挥手道：「滚滚滚，没钱就出去，少来啰唆。」阿秀发怒了，扯住那伙计的衣角，大声道：「还我钱来！快！」那伙计烦道：「怎么？想打架啊？」把手一挥，啪地一声大响，阿秀面颊红肿，竟然结结实实挨了一记耳光。

阿秀惊得呆了，他虽曾受过淑宁、载儆的羞辱，却不曾挨过人家的耳光，岂料竟会被一个跑堂的欺侮？眼看那伙计转过身去，嘻嘻哈哈，兀自与人闲聊，阿秀深深吸了口气，猛地扑到那伙计的背上，大吼道：「想欺侮我？门都没有！」

那伙计怒道：「他妈的，这不是找死么？」反手一扯，便将阿秀直摔了出去。砰地一响，阿秀撞翻了桌椅，满桌碗盘全落了下来，打了个粉碎。看他这一跤跌得着实不轻，手脚全擦破了，阿秀咬牙爬起，突然背上让人重踩一脚，一名酒保弯腰下来，冷冷地道：「小子，你打坏了店里的东西，该怎么赔啊？」说着在他背后补落一拳，直痛得阿秀纵声惨叫。

先前那伙计行了过来，狠狠再补一脚，骂道：「臭小子，敢上咱们店里撒野？活得不耐烦了？」踹了几脚，便又朝阿秀口袋里搜了搜，惊喜道：「好小子，还有一枚金元宝啊。」

那酒保道：「收起来。他打破了碗筷，刚好拿来赔。」

阿秀喘道：「那是我的钱……还来、还来……」待要爬起，奈何背心剧痛，手脚破皮，几番挣扎，却都站之不起。桌边一名客人冷冷瞧着他，道：「小子，快走吧，这儿龙蛇杂处。

不是你来的地方，一会你要让人打死打伤了，可没人会替你收尸。」

这话并未说错。过去阿秀住在官宅子里，群仙环绕、诸神庇护，彷佛是天界的小英雄，如今贬入修罗道中，却是吃尽了苦头，他低头拭泪，慢慢站起身来，眼看脚边有张板凳，忽然反手抄起，眼中透出一股莫名杀机。

那伙计哦了一声：「怎么？和爷爷来真的啊？」提起一柄菜刀，笑道：「来啊，小杂种。

看爷爷敢不敢杀了你？来啊！」阿秀心下一惊，他手提板凳，微微发抖，一时想上不敢，想退不愿，那伙计讥笑道：「来啊、快来啊，不是挺带种的吗？怎又不敢上啦？哈哈哈、哈哈哈！」

看这伙计混迹闹市，想来也常与人斗殴，加之体格比阿秀大了一倍，双方若要正面较量，必然吃上大亏。阿秀知道自己没有胜算，便把目光转向了对街，盼有人能替自己出头。

对街满是官差，却对自己视而不见。想来他们还等着去抓钦命要犯，见得孩童斗殴，自也懒得管。转看店内众人，却也是喝酒的喝酒、说话的说话，一般地热热闹闹。眼看阿秀怕了，那伙计嘻嘻一笑，还待要说，一名客人烦闷道：「别再激他啦。小子，趁早回家喝奶去吧，别逞强了。」

那伙计笑道：「他娘挺忙的啊，回家有没有奶喝，我可不敢担保。」

「哈哈哈哈哈！」众人笑得直打跌，阿秀听得娘亲受人羞辱，心下激动，泪水险些夺眶而出，可他晓得自己不能哭，哭了就输了，此时此刻，他得努力想个法子，替自己找回一个公道。

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阿秀深深吸了口气，环顾店中，唯有那「霍公子」像个人，眼看他还在喝酒吃菜，便走到桌边，低声道：「大哥。」

那霍公子正与西门嵩说话，闻得孩童言语，却是置若恍闻，道：「如此说来，你那朋友……」阿秀见他不理不睬，便又伸手摇了摇他，道：「这位大哥，那伙计骗我的钱，你可否帮我……」

那公子爷回眸过来，静静望着阿秀，忽然反手一抽，啪地大响，竟赏来了一记大耳光！

阿秀捣着脸孔，只觉火辣辣地甚是疼痛，颤声道：「你……你为何打我？」

话声未毕，那公子爷把手一扬，更是反抽而下，这一掌多加了一成力，直打得阿秀天旋地转，撞翻了桌椅，跌倒在地。那公子打完了人，便又替西门嵩斟酒，道：「方才咱们说到哪儿了？」西门嵩道：

「说到我那朋友，叫「无脸学士」的那个……」二人径自聊了起来，对地下小童看也不看上一眼。阿秀手抚脸颊，张大了嘴，却也明白自己为何挨打了。

这「霍公子」并非是瞧自己不起，也并非是讨厌自己，他只是要驱赶苍蝇而已。

苍蝇嗡嗡扰响，当然得挥手驱逐，不许近身。否则盘来绕去，岂不惹人心烦?

阿秀慢慢低下头去，眼泪一滴滴落了下来。过去淑宁、载儆虽然和他不睦，终究还当他是个角，谁也不敢轻视他，可如今他却像是路旁的石头，街边的小草，绝不会有人理会他的死活，更不会有谁为他出头。此时此刻，除开忍气吞声，认命离开，还能怎么办?

江湖风波险恶，阿秀手脚破皮、背心疼痛，可内心里更是寒凉一片。他驼背转身，正要离开，突然伸手一抓，便从霍公子面前夺走了火枪，朝店外狂奔而去。

「干什么？」众人大吃一惊，急手来拦，阿秀仗着人矮身小，立时缩到了板桌下，张胖子怒吼道：「臭小子！你找死么？」一斧头挥了过来，四下客人一来事不关己，二来不想树敌，纷纷起身避开，听得砰地一声，板桌竟给劈成了两半。转看阿秀，却不知溜到哪儿去了。

此番围杀钦命要犯，仗的便是这柄「蛇火枪」，岂料竟让顽童偷了走?那公子爷深深吸了口气，霎时纵身起跳，如大鹰般横掠而过，抢到了门口，正守株待兔间，却听西门嵩笑道：「霍老弟，人家从后门走啦。」

「哈哈哈哈哈！」店中客人一发笑了起来，张胖子暴跳如雷，领着十来名手下，拼命挤出了后门，却见远处一名孩童拔腿狂奔，不是阿秀是谁?

「快追！」十来人暴吼大叫，全追了出来，阿秀也咬住了牙，心里只一个念头，就是要扔掉这柄火枪，最好扔到臭水沟里，让那姓霍的一辈子也找不到，那才叫称心如意。他跑得气喘吁吁，转过了街口，惊见一堵高墙迎面而来，竟然闯进了一处死胡同。

正发抖间，却听胡同口传来轻响，随即落下了一条人影，那「霍公子」轻功卓绝，已然追到了背后，又听脚步沉重，张胖子手提双斧，也已气喘吁吁地率人赶来。

阿秀惨了，他招惹了凶神恶煞，这帮江湖人物杀人不眨眼，武功不知比那伙计高了多少倍，如今十多人包围自己一个，却该怎么办呢？阿秀腿中好似灌满了醋，慢慢到了墙边，突然提起了胸前的小笛子，奋力吹鸣起来。胸前这只笛子是爹爹交下的信物，只消吹响它，便有大援到来，可吹了半天，口唇发麻，仍迟迟不见救兵到来。阿秀满头大汗，这才想起自己早已支开了「帅金藤」，就这一会儿，却要他怎么来得及现身？

众人听那笛声低幽，若有似无，不由咦了一声：「这笛声挺怪。」那霍公子道：「这笛声拔得绝高，除非内力深厚之士，否则听不到。」张胖子讶道：「这倒是稀奇玩意儿。」慢慢走了上来，舔嘴道：「小鬼，把你的笛子交出来。让爷爷瞧瞧。」阿秀颤抖双手，慢慢把笛子送了过去，张胖子夹手夺过，拿在嘴里吹了吹，笑道：「小子，你还挺听话的嘛。」

阿秀自知命在旦夕，哽咽道：「别打我……别打我……你们要干什么，我都听你们的……」张胖子笑道：「别哭、别哭，我不会打你的，我只想……」猛地双眼圆睁，重重一掌摔下，厉声道：「杀了你！」

头顶轰声大作，阿秀大叫一声，扑倒在地，这一掌打上了石墙，竟震得石屑纷飞而下，威势惊人。阿秀放声哭了起来，想他打小顽皮，从不肯听爹爹的话，如今终于自陷绝境了。

忍不住大哭道：「爹！快来救阿秀啊！爹！爹！」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奈何大援迟迟不到，阿秀自是哭得震天价响，张胖子笑道：「叫爹有什么用？叫你娘来陪我消消火，或许还有个用处。」正要举掌再打，忽听霍天龙道：「老张，别杀他，这小孩还有点用。」张胖子笑道：「哎呀！瞧我这记性，差点忘了您家老爷那点毛病……」

听得「毛病」二字，阿秀更怕了，一时间哭泣发抖，紧贴石墙，恨不得把自己挤进去。

张胖子狞笑道：「小子，劝你安份点儿，一会儿若是让我打残了，那可就……」右手暴长，大笑道：「卖不到价钱啦！」

眼看张胖子急急来揪，猛听一声大叫，阿秀向地趴倒，竟如耗子般钻入了墙里，众人吃了一惊，赶忙来看墙脚，却见了一处狗洞，竟让他死里逃生了。众人面面相觑，这才想起火枪还在阿秀手中，张胖子气急败坏，提起板斧，便朝墙上奋力凿落，厉声道：「臭小子！

滚出来！」

轰地一声，又是一声，阿秀却早已钻过了狗洞，猛听当琅大响，好似撞翻了什么，抬头急看，却见面前断垣残壁，杂草丛生，自己竟是闯入了一座破败大宅。

眼前这宅子阴森森、黑脏脏，瓦坍墙塌，没一处地方完好，比鬼屋还破败几分。转看院里，四下却堆满木材，此外还立了几尊罗汉像，吊了口大钟，想来这破屋子要改建为佛寺了。

看不半晌，忽听墙头轻轻一响，一道人影飞了上来，正是霍公子翻墙来了，阿秀吓得面无人，连滚带爬地窜入屋中，正四下寻找藏身地方，忽见地下弃置了一面巨大匾额，黑脏污秽，斜倚靠墙，想来可以遮住自己，他来到匾额旁，正要躲进去，忽然眼儿一转，瞧到了匾额上的蒙尘金字，见是「征西大都督府」五个字。

阿秀微微一愣，暗道：「征西大都督？」看华妹家也有一面相似的匾牌，正是威名赫赫的「五军大都督府」，打小见了几千遍，自也看熟了这几个字，可这位「征西大都督」又是谁呢？自己怎么从未听过？

正看间，猛听轰隆一声，围墙已然坍塌，听得张胖子喝道：「大家搜！把那小鬼揪出来！」阿秀大惊失，哪还管什么「征西大都督」，忙钻到匾额后头，正待倚墙躲好，却听嘎地轻响，这墙居然向后开启，冷不防重心全失，便已滚落下去。

阿秀惊惶害怕，一路直坠而下，正要放声大哭，忽然背心一紧，让人抓住了，耳边传来一个嗓音：「别叫。」这嗓音又沈又稳，带了一股气势，阿秀胆战心惊，悄悄抬头，见到了一只好高好高的鼻梁，随即看到一双眼睛，亮晶晶地，彷佛藏了熊熊火焰。

四下阴森黑暗，极为潮湿，隐隐约约间，阿秀觉得自己掉入了无边地狱之中。他全身发抖，语带哭音：「你……你是谁？」那人笑了笑，将一头乱发拨开，微光照落，但见他额头上血红一片，赫然便是一个「罪」字。

「呜呜！」阿秀恐惧万分，手脚挣扎，却让那人掩住了口鼻，他嗯嗯苦哼，又害怕，又气闷，惊急交迫间，竟已晕了过去。

九、不识庐山真面目

阿秀的身世甚是奇怪，过去琼芳从未想过，为何顾倩兮嫁入杨家不过四五年，儿子却有十岁？直到今日淑宁等人百般奚落，她方才醒起这事，这孩子绝不是杨肃观亲生，可他的父亲是谁呢？为此琼芳也曾心生奇想，以为阿秀是卢云的孩子，可如今听顾倩兮一说，阿秀的身世非但与卢云无关，恐怕也不是顾倩兮亲生，这孩子另有来历。

此行前往红螺寺，却是要去见阿秀的「生母」，眼见顾倩兮低垂凤目，似在养神小睡。

琼芳颇为识趣，自也不会在这当口多问，便也闭眼小歇。

车向北行，不久便至安定门。突听道旁传来一声高喊：「停车受检！」

琼芳心下一惊，赶忙睁眼来看，但见前方马蹄隆隆，奔过了一队兵马，当前骑兵手举旌幡，却是「神策」二字。不旋踵，又是一列步卒快跑而过，人人腰间带刀，背缚箭筒，还提着又大又重的盾牌，竟是全幅武装。

琼芳满心诧异，忙问车夫道：「这是怎么了？怎地有这许多兵卒？」那车夫摇头无语，想来也不知情了。

城下人声喧哗，似有大批人马聚集。但见前方道路壅紧，二轮车、四轮车、马车骡车牛车样样俱全，排列长达里许，全等着受检，守城官差却是神凶貌恶，逢人便是吼叫，不少车辆不耐久候，都被迫折了回去。一名百姓气不过，便吵了起来：「到底搞什么？永定门、阜城门都封了，连这儿也不让走么？」

「演军！西郊大演军！」那军官提起马鞭向地一抽，喝道：「没有出城文书，谁也不许出入京师！快快折回去！」那百姓也气了，戟

指痛骂：「折你妈的头！狗一样的乡下团练、也敢来京门作怪！快快报上名来！大爷写状子到兵部告你！」那军官厉声道：「速速去告！

本将勤王军前锋营神策师神策前卫都司段奉节！记好了么？」

那百姓愕然道：「什么玩意儿，那么长一串？」一名小兵冲了上来，暴吼道：「咱是张缘根！连我一起告啊！」一脚踢上马车，吓得那百姓急掉车头，落荒而逃。

琼芳心下暗暗纳闷：「怪了，城外演军了？我怎么没听说？」

近十年天下大旱，民变四起，朝廷怒苍也为此连年交战，然而无论前线战事如何吃紧，京师硬是不戒严，后方百姓年照过、酒照喝，硬是比景泰朝还强上几分，只是眼前军马入城，却又是怎么回事？琼芳心下微生警戒，正想找顾倩兮商量，她却蜷起双腿，竟然睡着了。

顾倩兮累了，她昨晚先与琼芳夜话，其后又照顾老夫人，睡不到两个时辰，难得可以小憩，自不免倦极而眠，只是车外军马往来盘查，却该如何打发？

琼芳是见过场面的人，自也不会因此束手无策，她左顾右盼，忽见城下还开了个侧门，想是供大官行走，更妙的是守门的都是官差，不见武将，忙指挥车夫：「从侧门过去。」

那车夫听命行事，便将马车驾出了等候队伍，行不过半晌，听得脚步急躁，大批官差围拢而来，大声道：「兀你这厮！谁要你走这儿的，到后头去！」还在训斥间，琼芳已探首出窗，淡淡地道：「你们头儿何在？请他过来说话。」

那官差微微一惊，凝目来看，却见到了一个大美人儿，身着新装，不由冷笑道：「请他过来说话？怎么？你肚里孩儿是他的？却要来认爹啦？」两旁官差哈哈大笑，琼芳却已沈下脸去，道：「你再多说一字，我担保你后悔一世。」

那官差笑道：「疯婆子。」待要将她抓下车来，却见此女目光严凛，毫无畏惧之，似有千百个法子整死自己，不由咦了一声，改口道：「您……您稍待片刻……我……我去瞧瞧……」

天下最怕事的，便是这批官差，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想人家忍气吞声一辈子，所求不过一个「升」字，万一开罪了皇亲国戚，一切辛苦岂不付诸东流？这便慌不迭走了。

琼芳傲然闭目，正养神间，车外脚步慌张，来了一个差头，颤声道：「小人来了，敢问是哪一位？」琼芳斜目一瞧，来人却是个小捕快，也不知是刑部的，还是北直隶的，她也懒得认了，冷冷便道：「你职级太小，认不得我，找你「最」上头来。」

那差头惊吓不已，便又奔了回去，不多时，来了一个脑满肠肥的，琼芳虽不认得这人是谁，但看他体胖过人，想来官位必高。正冷视间，果然那人见得琼芳的面，先是咦了一声，之后苦思半晌：「您……您好像是……」琼芳淡然道：「我姓琼。」

那官员大惊失，狂叫道：「原来是少阁主！下官有失远迎啊！」咚地一声，大头目双膝跪下，满场官差自也趴了一地，人人叩首不已，四下百姓自是议论纷纷，竟还有人随之下拜，八成以为是皇上光临了。

琼芳甚是满意，淡然道：「这位大人，我要出城面谒皇上，劳你放个行。可以么？」

那官员大惊大喜：「可以！当然可以！」转头暴喝道：「来人！速放道路！恭送琼少阁主出城！」刹那之间，面前道路已是空空荡荡，通畅无阻，众官差敲锣打鼓，奏起了丝竹管弦，为少阁主送行。琼芳掠了掠秀发，吩咐车夫道：「还等什么？走吧。」

车轮滚动，马车再次出发了，两旁官差躬身肃敬，恭送大人离开，堪堪将出北门，却听一人道：「且慢。」马车又让人拦下了，琼芳内心不悦，探头出窗，只见道上来了一名军官，高坐马背，冷冷地道：「出城文书呢？」那官员忙道：「这位是国丈孙女，免验文书。」

那军官哦了一声：「怎么？这儿你说了算？」那官员颤声陪笑：「您……您说了算。」

那军官冷冷地道：「知道就好。我前锋营奉命镇北门，便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缴验文书。」

看这军官似才打过仗，衣甲肮脏，脸上也有血渍，模样虽说狼狈，却反而多了几分杀气，他喝退了差人，便又驾马趋前，来到车边，俯身道：「姑娘，缴验文书，不然下车受检。」

琼芳沈下脸来，道：「军爷，我不想下车。」那军官道：「那也行，你拿出城文书来，那便不必下车。」琼芳昨夜出门得急，别说什么出城文书，连文碟都没带着，哪来什么东西缴验？转看顾倩兮，却是鼻息细细，早睡得不醒人事了。她哼了一声，索性发起蛮来：「我没有文书，偏又不想下车，那该怎么办啊？」

那军官高坐马背，淡然道：「那别怪我拖你下车，把你狠狠搜上一遍。」说话之间，把手一招，听得哗哗之声大作，城外奔来了一队步卒，只等着抓人搜身。琼芳却也不怕，只冷冷地道：「军爷，你晓得我姓什么？」那军官道：「你姓什么，得问谁睡过你娘，不必问我。」

四下兵卒嘻嘻哈哈，竟都笑了。琼芳心下大怒，砰地一声，踢开了车门，纵下地来，冷冷地道：「我乃国丈孙儿、皇后侄女，英国公八世孙紫云轩少阁主琼芳，您把方才的话再说一遍，我定然一字不漏，转呈家姑。」

众兵卒笑僵住了，一发躲了开来，琼芳瞪视那名军官，道：「军爷高姓大名，可否让我知晓？」那军官也知道惹上权门人物了，当即翻身下马，略作欠身：「在下姓耿，双名国珍，勤王军麾下「神策师」督师便是。」

这「神策督师」并非小官，而是天子亲军四品要员，背后倚仗更是「临徽德庆」四王，只是琼芳乃是皇亲国戚，却又何必怕谁？心道：「好你个勤王军，谁不好惹，却惹上了我？

大家走着瞧，来日我必要报仇。」当下坐回了车上，吩咐车夫：「没事了，走吧。」

车轮才动，耿国珍却又把手一拦，道：「且慢。」琼芳把手重重拍上车门，吼道：「你说什么？」耿国珍道：「姑娘，我前锋营奉命镇北门，无论何人在此出入，都得备妥文书，以供查验。」

琼芳冷冷地道：「然后呢？」耿国珍道：「没什么然后。莫说您是英国公之孙，便算英国公本人在此，也得取出信物，验明正身，否则休怪我将你的人车扣下，带回营中搜身查验。」

琼芳气得炸了，大声道：「你要搜身？要不要脱我的衣裳？」耿国珍默然半晌，道：「如有必要，末将也不会客气。」

对方玩真的了，琼芳深深吸了口气，想起荆州战场的处境，总算也知道怕了。她气馁了几分，只能摇醒了顾倩兮，低声道：「顾姊姊，你……你有带着文碟么？」

顾倩兮睡眼惺忪，揉着眼道：「没有。」琼芳情知要糟，便吩咐车夫：「咱们……咱们掉头回去……」那车夫正欲掉转车头，却让耿国珍拦住了，沈声道：「姑娘，西郊正在演军，情势非常。你擅闯北门，依法若提不出文书，便得随我回营，本将不能擅自放你离开。」

琼芳每回遇上武人，总有吃不完的苦头，也是无计可施了，只得软下了口气：「这样吧，劳烦你去一趟紫云轩，找一位傅师范……他便有文书给你……」

耿国珍不耐烦了，沈声道：「姑娘，我对你已十分客气了。我再说一遍，你若有信物，那便早些交出。其余赘言，多说无益。」霎时提气一喝：「来人！围上去！」

琼芳无路可走了，却又不愿随他们回营，看这「勤王军」乃是天子亲兵，将骄兵谄，虽有正统军的傲气，却没有人家的骨气，一会儿若给拖入营中，谁知道会生出什么事来?

自己一身武功，还能大打一场，可顾倩兮娇贵柔弱，届时几十个大男人围着她搜索查验，后果岂堪设想?

好汉不吃眼前亏，琼芳心急如焚，只想着脱身法子，她调匀气息，先让自己定了定神，道：「军爷，我这这样吧，不看僧面看佛面，您为难我也就罢了，可您晓不晓得我身旁这位夫人是谁？」耿国珍耸肩道：「我管她是谁？」把手一挥，道：「把她俩拖出来。」琼芳厉声道：「大胆！她便是当今中极殿大学士五辅杨大人的夫人，你们谁敢动她一根寒毛，便是与杨肃观为敌！」

众兵卒听都懒得听，一发涌上前来，正要将两个女人揪下车来，却于此时，背后伸来一只手，搭上那武将的肩头，道：「军爷，请你「滚」到一边去，好么？」

勤王大军在前，却有人公然挑衅，莫非活得不耐烦了？耿国珍怒目回望，眼里却见到一只黄金指环，自在面前昭然闪耀。

耿国珍微起错愕，向后退开一步，定了定神，只见面前站了一个老家丁，满头白发，偏偏腰上悬着长剑，模样甚是古怪。耿国珍冷冷

地道：「你是什么人？」

那老家丁不言不答，只缓缓行向车边，眼见琼芳怔怔望着自己，便将两手拢入袖中，藏起了指环，躬身问向顾倩兮：「夫人要出城么？」来人恭敬有礼，顾倩兮却是头也不抬，只轻轻点了点头。那老者弯腰致意：「夫人早去早回，一路平安。」说着向琼芳点了点头：「走吧，有我在此，天下没人能为难你们。」

来人正是方才在杨府见到的那名老家丁，琼芳过去也曾在扬州见过此人，自知他六亲不认，遇官殴官、见民欺民，曾一口气扫平扬州渡口几百人，直似家常便饭，孰料今日却成了自己的护法？琼芳有些哭笑不得，便低声吩咐车夫：「赶紧走吧，一会儿我多给你些银子……」

那车夫想也怕得很了，低头缩身，悄悄提起缰绳，大车方才一动，却听刷地一声，耿国珍已然拔刀出来，冷冷地道：「放肆。把他们围起来。」

号令一下，大批兵卒便包围过来，目光凶狠，耿国珍行到老家丁面前，森然道：「朋友，你官拜何职？敢在这儿发号施令？」那老家丁垂下头去，轻声道：「我不是官。」耿国珍冷冷地道：「你不是官，那你凭什么在此说话？不怕我杀了你么？」

那老家丁默然半晌，慢慢从衣袋里取出一物，交到耿国珍手里。他低头一看，手中却是一块令牌，阴刻神鹰，双翼全展，睥睨纵横，大书「镇国铁卫」四字！

见令牌现身，琼芳虽已明白对方的身分，还是不禁倒抽一口冷气，那耿国珍更是面铁青，微微发抖，一旁兵卒把这令牌瞧入眼里，却是一头雾水，人人交头贴耳，想来不解来历。

天下最高的令牌，出于「摩婆娑宫阿修罗王」之手，唯它的使者方有资格佩戴。因非凡间之物，故唯智者能识。老家丁淡然道：「军爷，还有疑问么？」

耿国珍脸色难看，瞧了瞧车上的顾倩兮，似想问些什么，良久良久，终于让到了路边，低声道：「传令下去，放开道路。」琼芳暗暗骇异，看这「镇国铁卫」威望崇隆，似比帝王权柄还让臣民们敬畏。眼看老家丁朝自己望来，琼芳忙拍了拍车夫的肩头，道：「走了、走了。」

那车夫宛如惊弓之鸟，把脑袋缩到衣领里，提缰驾绳，便又再次启程了，哒哒蹄声中，已然行至门下，堪堪便要出城，却听一人道：「国家……」

「已经亡了吗？」两匹白马嘶声惊吓，竟让人挡了下来。只见城下慢慢走出了一名军官，看他征甲凌乱，满面血污，腰上系了条龙纹红带，转看双手，赫然却是一幅精钢手铐。

他慢慢来到大车前，低声道：「朋友……停车受捡……」

这人好似是个俘虏，偏又身着戎装，模样甚是古怪。琼芳反复打量几眼，忽觉此人有些面熟，却想不起在哪见过。正思忖间，两旁兵卒已嚷了起来：「熊俊！退下去！这里是勤王军，不是正统军！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

听得「熊俊」二字，琼芳不由张大了嘴，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年前自己大闹荆州战场，便是遇上这个「熊俊」，那时双方在一座庙里大打出手，闹得不可开交，如今自己重返京城，偏又撞见这个怪物，委实倒了三辈子的大霉。

熊俊低垂了脸面，对喝问一概不理，只挡到了车前，轻声道：「朋友，停车受检。」眼看这帮武人前仆后继而来，彷佛疯子一般，那老家丁自也笑了，耿国珍怕惹出事来，忙上前相劝：「熊将军，人家是朝廷要员，不是怒匪细作，你快快退下。」

「怎么？」熊俊别开了脸，慢慢斜吊双眼：「国家已经亡了吗？」

耿国珍也恼了，大声道：「姓熊的！你昨夜大闹京畿大营，屡次犯上，还嫌不足？快让开，否则休怪军法伺候！」熊俊摇头道：「老耿，谁触犯军法，谁贪赃枉法，你自己心里有数。」看这人也真顽硬，把手一挥，居然推开了众兵卒，随即走到车边，正要将顾倩兮拖下车来，却见一只苍斑大手逼近而来，挡住了自己。

全场都静了下来，琼芳也是掌心出汗，老家丁淡淡地道：「军爷，还要看我的令牌么？」

熊俊低声道：「不必，我知道你们是谁。」老家丁笑了笑，道：「既然如此，你何不「滚」到一边去？」

「怎么……」熊俊抬起头来，轻轻地问了：「国家已经亡了吗？」

熊俊的话很少，因为他杀人如麻，所以从不争辩。至于那老家丁，想他连郡王也打得，又怎么肯让？两边委决不下，谁也不让谁，一方是「大掌柜」人马，一方隶于伍定远麾下，恐怕要打起来了。

朝廷治下最凶的两头虎，便是眼前这两只。琼芳自离开京城后，先是撞见「正统军」，其后又遇上「镇国铁卫」，一个凶过一个，俱都冥顽不灵，见谁打谁，从不退让。如今二虎相争，却是谁胜谁负？琼芳心情有些紧张，也是担心顾倩兮害怕，百忙中抽空来瞧，却见她解开了阿秀的小包袱，竟然读起了三字经，好似车外的人全是疯子，无须萦怀。

此时不只勤王军围观，连百姓官差也在指指点点。琼芳深深吸了口气，自知一切纷争全是自己惹出来的，奈何情势如此，纵想出面调解，那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了。

良久良久，两人谁都没动，熊俊等候半晌，好似知道自己没胜算了，便转过身去，众人松了口气，突听铁链当琅琅大响，熊俊双手横击，手铐铁链一发挥了过来，那老家丁侧身闪过，右指隐发寒气，正中膻中穴，熊俊浑身冷颤，脚下发软，却突然暴吼一声，脑袋直撞了过来。

砰地一声大响，熊俊胸前挨了一脚，已然倒飞出去，压倒了十来名勤王兵卒，想来螳臂挡车，武功大为不及。那老家丁提起熊俊的脚，正要将他拖离城门，耳中却听得冷笑：「老狗，你死定了。」众人定睛一看，这熊俊手中不知从哪儿摸来的十字弩，嗤嗤连声，射出了一排箭羽，逼开了老家丁，随即右手暴长，便从兵卒腰间夺过号角，耿国珍大惊道：「快拦住他！」

「呒呜……呒呜……」熊俊提起号角，鼓气高鸣，声音三长一短，似在向什么人求救，声响远远送了出去，刹那之间，远处也有号角响应。

「呒呜……呒呜……」城下响起哗哗脚步声，远处移来一面火红大旗，见是「北威」

二字，听得兵卒们喊道：「北关第三镇开到，哪路兵马求援？」

「荆州三百师在此！」熊俊凛然怒吼：「弟兄们！速来应援！」

轰踏！轰踏！轰轰踏！轰轰踏！数百名兵卒左手提盾，右手举刀，已然结阵而来，熊俊把号角远远扔开，刷地一声，也已挚刀在手，厉声道：「正统军！向前推进！」

熊俊不是江湖好汉，他是武将，所以从不单打独斗，打一开始，他便等着结阵开打。

勤王兵卒大惊失，全数避了开来。熊俊厉声道：「着来人下车！弃械投降！随我回营受审！

否则杀无赦！」顾倩兮见此地乱得不成话，心下厌恶，正要下车离开，却听老家丁喝道：「琼小姐，拉住夫人！别让她下去！」说着说，便从胸前提起了一只笛子，奋力吹了起来。

琼芳咦了一声，只觉耳边隐隐约约，彷佛传来幽幽笛声，颇为悦耳，那熊俊却已掩住耳孔，痛苦道：「抓住他！别让他向外求援！」众兵卒奔上前来，已要逼近马车，老家丁护主有责，便也拔剑出鞘，双方涌上前来，猛听「当当当当」一片脆响，兵卒们的钢刀尽成两段，指挥军官并不慌乱，立时放声呐喊：「来人兵器有异，提盾护身！」

第一排兵卒提起圆盾，护住了脸面，矮身掩近，背后将士却提起了长茅，从盾牌中刺袭而来，那老家丁深深吐纳，提剑出，但见眼前金光吞吐，尽是金碧辉煌，长枪如数折断，只是正统军盾却是百炼神钢，锻造得既韧且强，金光几番啄袭，竟都刺之不破。

步卒们攻守大有章法，越发逼近马车，听得一名军官厉声道：「第一排举威武棍！打！」

马鸣啡啡，两匹白马受惊而窜，那老家丁却挡到了车前，剑光挥舞，宛如八臂金刚，单剑敌上数百只铁棍，一举挡下了大批兵马，只是敌势浩大，人数又众，脚下还是一步一步地退后，眼看马车便要陷入包围，却听四下笛声大作，城头上跳落了一个又一个黑影，手持刀械，团团护卫了马车。

「镇国铁卫」大援已到，老家丁剑交左手，亮出了指上的黄金戒环，沈声道：「镇国铁卫！听我号令！」黑影们沉默无声，却都握紧

了兵刃，猛听刷地一声，老家丁剑尖扬起，厉声道：「保住车马！推进出城！」

「杀啊！」援兵抵达，来了三十多名黑衣人。霎时双方杀声大起，但见几百只军棍敲下，此起彼落，黑衣人个个都是武功高手，人人以一挡十，兀自不落下风。

城门下火光四溅，一方要将顾倩兮、琼芳抓下车来，一方则要保着她俩出城，双方正面开战，谁也不让谁。只是这场打斗毫无来由，要说是琼芳傲慢弄权，犯下大错，不如说是「镇国铁卫」托大自负，遇上了疯狗也似的熊俊，双方一再错判形势，终致于大肆械斗，只不知「威伍文杨」接到消息，却要如何收拾善后了。

那勤王军愣在当场，一来插不上手，二来也不知该帮谁，便远远避了开来。百姓们倒是高声喝采，当成好戏来看。那熊俊甚是悍勇，抄起了单刀，使得疯虎出柙也似，只是黑衣人个个武功精强，实在拾掇不下，霎时拉长了嗓音，喊道：「全军……散开，预备……牛弩……」

牛弩重达百斤，一发便能将马车射翻在地，老家丁厉声道：「琼小姐！快上去前座！

快！」事已至此，投降也是无用，琼芳晓得机不可失，便跳上驾座，从车夫手里抢过缰绳，大喊道：「让开！前头让开！」

「杀啊！」、「挡住他们！」、「把这雌儿拖下来！」操爹干娘的骂声中，可怜琼芳位在前座，彷佛众矢之的，几次刀枪来，虽有黑衣人为她挡架，仍不免险象环生，她又惊又怕，频频抽动马鞭，喊道：「快跑啊！」

两匹白马吃痛狂奔，百名将士扑前阻挡，数十黑衣人也一涌而上，漫天漫地全是白晃晃的兵刃，彷佛坠入了刀山剑海，琼芳吓得花失，捣面惨叫：「救命啊！」

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身旁清脆连声，似有一面大盾牌罩住了自己，琼芳却什么都不知道了，只管闭眼尖叫，拼死抽动马鞭，就怕马儿逃得不够快，但听蹄声轰然，上下颠拨不止，似已冲出城门，琼芳却还是掩面尖叫，怎么也不敢睁眼来看。

也不知过了多久，杀伐声渐渐远去，自己喉咙也渐渐哑了，却还不敢张眼。猛听喀喀几声，车轮渐慢，好似行上了一座土坡，琼芳总算睁开眼来，喘道：「我……我还活着么？」

一朵一朵雪花落了下来，让人大感清凉，琼芳游目四顾，只见自己身在一处小山丘，离城门已有十来里，自己非但闯了出来，尚且毫发无伤，转看驾座，却只剩自己一人，那车夫却已不知去向，想来情势大乱，早已自行逃命去了。

琼芳惊魂甫定，忙翻下驾座，回身来问：「顾姊姊，你……你没事吧？」急急去看车内，就怕见到一具死尸，天幸顾倩兮还俏生生地坐在那儿，一边低头读书，一边拿着包子吃，听得问话，兀自眨了眨那双凤眼，惊讶道：「已经出城了吗？」

琼芳又是好气、又是好笑，看适才城门下杀声大起，闹得天翻地覆，顾倩兮却是一派从，好似车外尽是小孩儿打架，压根儿不看一眼。琼芳苦笑几声，自也不好骂她，便反身去看来处，瞧瞧适才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望之下，不由微感悚栗。只见城北十里连营，层层迭迭，不知有几十万人在此，正中大营上书「前锋营神枢」。远处另有一面较小旌旗，红底金字，见是「北威」，却是适才入城抓人的「北关第三镇」。

看北郊满是兵卒，正统军、勤王军都到了，琼芳满心惊疑，暗忖道：「这……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西郊演军，为何北郊也聚集了大军？」

一晚睡醒，京城却似天翻地覆，情势之严峻，直追当年正统复辟之时，她不知发生了何事，便想去城西察看，可回思适才的惊险万状，却又让她打住了念头。

方才安定门下一场大战，若非援兵及时来到，说不定自己和顾倩兮早让人拖进营中，连衣服也让人剥光了，何苦还在此自找麻烦？摇了摇头，便也不再理会了，自管行到车边，道：「顾姊姊，方才那些黑衣人是什么来历，你知道么？」

顾倩兮终于吃完了包子，便收起了书本，道：「那些人是外子的部属，住在府里后院。」

琼芳点了点头，心道：「原来顾姊姊早就见过这批人了，难怪不怕他们。」

今早在杨府亲眼所见，那帮黑衣人对杨肃观恭敬顺服，似把他当成了首领，依此看来，这人若非是大当家，便是二头目，想起爷爷还自称是什么镇国铁卫的「三当家」，琼芳不由微微苦笑，只觉得这个天下好乱好乱，什么事都弄不明白了。

此时安定门早已恢复了平静，看大门处百姓排队受检，等候出城，侧门边上却似历经了一场大战，正统兵卒相互搀扶，四下捡拾盾牌，城内的黑衣人也是肩搭着肩，蹒跚离开，想来熊虎相争，谁也没压过谁，便落得两败俱伤了。

正发呆间，却听顾倩兮道：「妹子，咱们是不是该出发了？」琼芳点了点头，这才想起自己还等着上红螺山，她返回驾座，执起马鞭，突然眼光一扫，却又瞧到了一个人。

丘下白雪蔼蔼，覆盖了一片深林，但见林间藏了一个男子，他头顶大毡，披挂整齐，却是方才那位「马车夫」。琼芳咦了一声，心里忽有异感，只见那车夫解下了大毡，朝自己笑了笑，看那长方脸蛋、剑眉入鬓，岂不就是白水大瀑里的那只「大水怪」！

琼芳啊地一声，叫了出来。直至此时，她才晓得那「马车夫」是谁了，原来卢云一直隐伏在身边，护送自己和顾姊姊离城。若非如此，方才是谁替她挡下刀林剑雨？又是谁保得自己毫发无伤？

两人遥遥相望，琼芳满面通红，眼眶也微微发红，只见卢云朝自己笑了笑，随即竖指唇边，长揖到地，当是求她守密了。慢慢的，脚下一步步退后，却又回入了林间。

琼芳怔怔看着树林，忽然间哽咽出声，泪水扑飕飕地落了下来。

正哭间，背后一人扶住了她，轻轻问道：「妹子，你怎么了？」琼芳吃了一惊，这才发觉顾倩兮来了，赶忙再看卢云，这「大水怪」好快的手脚，果然又消失不见了。

眼见顾倩兮凝望自己，一双凤眼带着询问之意。琼芳赶忙低头拭泪，道：「这儿风好大……砂子……砂子吹进我眼里……」顾倩兮取出了手帕：「来，让我替你瞧瞧。」正要替她擦拭眼角，琼芳却向后避开，突然失声哭叫：「不要了！勉强不来的！」

眼看琼芳脚步退后，不住回避自己的目光，顾倩兮便停下手来，道：「妹子，你来。」

眼见琼芳不肯动，顾倩兮又道：「妹子，顾姊姊请你过来。」琼芳听她连番叫唤，终于依言转身了，听得顾倩兮道：「你心里有疙瘩，对吗？」

琼芳转望丘下，慢慢擦拭了泪水，道：「是。」顾倩兮道：「你想说吗？」

顾倩兮看出来了，她知道琼芳心里有事瞒她，索性单刀直入，把话说开，绝不多一分作态。

上午晴空万里，中午却又天阴霾，琼芳怔怔地叹了口气，想她本也是豪爽之人，无奈遇上顾倩兮之后，样样都不对劲了，非但暴躁易怒，还变得好生计算。她伸出手来，接下天边飘落的片片雪花，幽幽地道：「顾姊姊，你不还急着去红螺寺，非得现下说么？」

顾倩兮垂下凤眼，轻声道：「当然。今日不说，以后也不会说了。」

好一个聪慧女子，难怪世间男子抢着要了。琼芳心下微起叹息，她凝眸望着眼前这位「顾姊姊」，心里那分妒意忽然清楚了起来。

两人各自无言，谁也没说话。琼芳瞧着卢云的藏身处，也不知这男人躲哪儿去了。她轻轻叹息，抬起头来，仰望灰蒙蒙的天际，道：「顾姊姊，你爹过世那年，你多大年纪？」

顾倩兮道：「二十有四。」琼芳低低叹了口气，道：「那你已经是个大人了。」她顿了顿，低声道：「我爹爹是自杀死的。他过世那年，我只有十岁。」

顾倩兮微微一动，转过了身来，只听琼芳幽幽地道：「那一晚，我躲在家庙外，看着他把毒酒喝下去，然后血就从他的眼睛、鼻子里冒出来……他临死前看到了我，就放声哭了起来……」

这么多年来，琼芳首次透露自己的身世之痛。虽已事隔多年，还是不禁眼眶微微一红。

她遥望城下的百万军，低声道：「打那天起，我便学到了一事……人生一切、如浮光掠影，一眨眼就过去了……」她慢慢转过头

来，凝视眼前的顾倩兮，道：「所以凡遇上我所爱的、要的，我便奋不顾身去争它，失手就算了，我也能狠得下心来放下。」

人生苦短，短得抓不住，故而琼芳比谁都大胆，一旦抱定决心，便要放手一搏。

过去琼芳来到顾倩兮面前，总是装成了一个小妹妹，挺可爱似的，如今说出了心底话，自也痛快了许多。

北方冷冽，吹乱了两个女人的头发，顾倩兮静静望着面前的琼芳，但见她眼里带着一抹倔强，双颊更似带了一团烈火，天边虽说飘着雪，却也要融消了。她情不自禁伸手出来，替琼芳理了理发稍，轻声道：「妹子，你太急了。」琼芳避开了她的手，沈声道：「什么意思？」

顾倩兮道：「人生许多事，都是急不来的。你得耐心等、慢慢瞧，方能等到你要的。」

琼芳暗暗揣摩她的话意，道：「要是等不到呢？」顾倩兮摇头道：「不会的。人生一切事，有始必有终，你只要耐心等候，一定会看到一个结果。」

人生在世，苦多乐少，许多事急也急不来。只消心里存了信心，哪怕路程再艰辛、再遥远，还是能等到一个结果。琼芳怔怔思索，忽道：「错了，人生不是那样的。」

顾倩兮道：「那是什么样呢？」琼芳伸开手心，展示掌里消融的雪花，道：「人死之后，那就什么都没了，还等什么？」

两人静了下来，各自望向远方的京城，谁也没说话。

雪势渐渐加大，山丘上更显冷清，只听琼芳道：「顾姊姊，我实话实说。我昨夜来拜访你，其实是为了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心一下……」她凝视丘下深林，道：「我的一生就不同了。」

顾倩兮道：「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事想问我，对么？」顾倩兮很聪明，什么事都瞒不住她。琼芳自也不是第一回见识了。点了点头，坦然道：「是，我想请教你几事，你若为着我好，便请说实话，可以么？」顾倩兮点了点头，道：「你问吧。」

话到口边，琼芳反而有些紧张了，她反复踱了几步，方才道：「顾姊姊，你……你嫁给杨大人之前，还有个未婚夫，是吗？」顾倩

兮道：「这是谁告诉你的？」

琼芳道：「你别管。反正我就是想知道这人的事。你愿意说么？」顾倩兮折起了手帕，淡淡地道：「他叫卢云，是北方人，以前做过我父亲的幕宾。」琼芳道：「他死了，是么？」

顾倩兮掠了掠发丝，神色宁静，看不出什么喜怒哀乐，口中自也没有应声。

琼芳等了一整晚，终于把话说出口了，自也不会在此停下。她深深吸了口气，又道：「顾姊姊，当年你嫁给杨大人，是心甘情愿的吗？」顾倩兮道：「什么意思？」

琼芳道：「我心里一直很好奇，倘使你的未婚夫好端端地留在你身边，你还会嫁给杨大人么？」

这话有些冒犯了。顾倩兮沉默半晌，慢慢低下头去，道：「妹子，你看轻我了。」琼芳闻言一怔，却听顾倩兮道：「我并非蔡文姬、也不是卓文君。我是顾嗣源的女儿，顾倩兮。」

琼芳愣住了，不解其意，顾倩兮却仅点到为止，不加一字解释。

这「蔡文姬」是东汉大儒蔡邕之女，曾三度改嫁，先嫁一夫，后又远嫁匈奴，最后被曹操赎回，赐给一名叫做董祀的都尉，受尽了命运捉弄，故以「悲愤诗」明志。那位「卓文君」却恰恰相反，她曾为丈夫司马相如尽弃所有，簧夜私奔，当垆卖酒，只是司马相如飞黄腾达后，却又另结新欢，她忍无可忍之下，便以「诀别诗」相赠。

蔡文姬是无可奈何，卓文君奋力挣扎，却还是不能奈其若何，依此看来，顾倩兮定是害怕受男人摆布，所以士断腕，自行挥别了过去。琼芳点了点头，道：「这么说来，当年嫁给杨大人，是你自己的决定？」顾倩兮默默望着她，忽道：「妹子，你知道我哪点强过你。」

琼芳斜她一眼，心道：「这女人真狂。」口中却道：「顾姊姊有话请说，琼芳洗耳恭听。」

顾倩兮道：「我这个人有个好处，生平从不抱怨。」琼芳心下一愣，没料到她是这个意思。沈吟道：「不论遭遇什么事，你都不抱怨？」顾倩兮道：「是。」

眼前这女人享过荣华，吃过大苦，得过所爱，却也失过至亲。如今听她自道心事，似对命运起伏已能逆来顺受。琼芳摇了摇头，轻声便道：「顾姊姊，你不该这么说。当年你父亲撞死在狱中，遗弃了你，难道你也不埋怨吗？」

这话实在太重，顾倩兮听在耳里，却未现出忤，只静静地道：「妹子，你并不晓得，这世上有许多人，他们打一出生便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也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事。也因此，他们从不抱怨、更不会悔恨，不论结果是甘是苦，他们都会一一、把该做的事情一一做完。」

琼芳道：「即使结果是死路一条，也要做下去吗？」顾倩兮道：「是。因为若不这么做，这一生等于白活了。」琼芳深深吸了口气：「你也是这样的人吗？」顾倩兮道：「是。」

不知不觉间，琼芳想到了飞蛾扑火，低声便道：「这是你的脾气使然，对吗？」顾倩兮道：「这不是脾气，这是我的天命。」琼芳失声低呼：「天命？」顾倩兮道：「天命如此，所以不必抱怨、也犯不着后悔，我只能鼓起勇气，一路向前，直到上苍赐给我一个答。」

琼芳喃喃地道：「你……你等到上天的答了吗？」顾倩兮低下头去，便又不做声了。

琼芳呆住了，她本以为顾倩兮是个小妇人，一生无权无势，至多不过是求个好丈夫、找个好归宿，故而拿当年婚嫁之事来诘问她。岂料到这位女子怀藏隐志，竟是如此的自负？

天命者，使命也。宛如飞蛾扑火，焚毁残躯。命运之起伏跌宕，在她不过是场笑话。

她是故意撞上去的。琼芳怔怔望着她，忽道：「顾姊姊，我……我的天命是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么？」顾倩兮摇头道：「对不住了。一个人的天命，须得自己寻找。」

知天命与畏天命，这便是君子成道的最后一关。一个人找到天命后，这一生便不会后悔了。从此便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成为大勇之人。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与闻也」，琼芳等于被训了一顿，她轻轻叹了口气，便也不多问了，低声道：「那杨大人呢，他的天命是什么，你知道么？」

顾倩兮默然半晌，道：「他是英雄。」琼芳愕然道：「英雄？」

顾倩兮道：「平心而论，外子确是当世英雄，能够肩担整个天下。放眼当今世上，并无第二个男人可以企及。」她凝视远方京城，轻声道：「有朝一日，他若失势下野，我会代天下万民啜泣。」

琼芳惊呼出声，万没料到杨肃观在她心中有如此崇高地位。她深深吸了口气，道：「那……那你以前的未婚夫呢？难道也比不上杨大人么？」顾倩兮道：「他志不在此。」

琼芳道：「是吗？那他志在何方？」顾倩兮道：「你、我。」琼芳愕然道：「什么？」顾倩兮道：「你与我，我与他，都是两人之间的事。」

仁者，二人也，天下众生亿万万，其实追根究底，都只是两人之间的事。琼芳听她语藏机锋，好似一语双关，不由有些错愕，还想再问，却听顾倩兮道：「走吧，我带你去见如玉。当年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她比我还清楚。」

琼芳心下一凛，不知这「如玉」是谁，顾倩兮却自行上车了，琼芳明白她不会再说了，点了点头，正要行上驾座，顾倩兮却抢先执起了马鞭，道：「换我驾车吧，你也该歇歇了。」

琼芳怔道：「顾姊姊，你……你知道如何驾车么？」

顾倩兮握住她的手，露出了笑：「你别瞧我不起，当年我也是离家出走过的。」琼芳感到她掌心的粗糙，不由微微一凛：「是了，她也是操劳过的。」正想间，顾倩兮已提起马鞭，朝半空轻轻挥打，啪地一响，马儿醒了过来，霎时哒哒蹄响，便已出发了。

天寒地冻，琼芳向手上呵着暖气，眼角却向后回望，似在留意背后是否有人尾随。正瞧间，顾倩兮却握住她的手，柔声道：「冷么？」

琼芳嗯了一声，点了点头，顾倩兮道：「坐过来，两个人暖和些。」不待琼芳答应，便从车里找来一张毛毯，先披到她的肩上，又朝自己肩上拢了拢。

两个女人比肩而坐，望来便如一对亲姊妹，亲亲热热的，琼芳感受到她的体热，一时之间，只觉得自己很是不该，始终都在算计她，只转开了脸，低声道：「顾姊姊，对……对不……起……」

琼芳生平少说这三字，不免说得结结巴巴。顾倩兮微笑道：「好端端的，为何向我道不是？」琼芳低下脸去，摇了摇头，口中却未应声。顾倩兮也不多问，只提鞭驾车，便向红螺山而去。

马车北上，哒哒蹄声，颇为悦耳，只是至今没人想过一事，她们还没付车资。

这辆车所费不赀，马是白马，车是新车，双马并辔，至少值得百来两银子，只是说来奇怪，现下马车夫不见了，两个女人却自己驶走了人家的车子，岂难道不会心存内疚？

琼芳心有旁骛，自始至终没有留意马车的来历，自也没发觉顾倩兮手里的马鞭刻有字痕，却是「中极殿大学士。杨府」八个小字。

官家之物，多有徽章印记，以防窃盗。原来这辆车是打杨府而来，想来有人向「中极殿大学士」借了这辆好车，一路载着人家的老婆出门，小心保护、细细照拂，最后还不忘物归原主，把马车还给了人家，把人家老公的活儿全干光了。

凡人坐上自家的车儿，便算晕倒车上，也有知觉。顾倩兮手执马鞭，驾得顺手，指尖也该触到了马鞭上的刻字，难道就没发觉这辆车自何而来？

没发觉，尽管自家马车落入外人手，还来街边拉伙载客，赚钱营生，顾倩兮也是一问三不知。也许是城里太乱了，天气又太冷了，反正事情再奇怪，她也似阿秀考状元，想都没想过。

正月十六，尚未正午，城里城外都是乱烘烘的。可此地却是一片悄静，听不到一点声响。

好冷、好冰……四下冰冷潮湿，阿秀慢慢醒转过来，睁开了眼，只见眼前昏暗一片，望来蒙蒙隆隆，他茫茫然起身，猛然之间，摸到了一柄火枪，霎时心下一醒，这才想起自己偷走了「霍天龙」的火蛇枪，却又不幸掉到了地洞里。他害怕起来，正要放声大哭，突然一只大手伸了过来，掩住自己的口鼻。

「呜呜……呜呜……」阿秀害怕无已，只是想哭，偏偏口鼻气闷，那大手却还不放，正要张嘴狠狠去咬，脑袋却又让人拍了拍，带了几分安抚之意。

那人的手掌很烫，送来了火焰般的气息，似能把人的红血烧热。不知不觉间，阿秀胆气一，心下略宽，眼珠稍稍偏转，却见到高鼻鹰目的一张脸，以及额上的「罪」字。

眼看钦命要犯现身了，阿秀自是吓得魂飞天外，这才想起自己非但掉入地洞里，尚且落入魔头手中，正要大哭呼救，却听地窖上方传来说话：「怪了，方才明明见到那孩子，怎又不见了？」

听得说话声，阿秀便又静了下来，自知那「蛇枪」霍天龙还在追着自己，他吞了口寒沫，循着声音来处去看，却见头顶上隐隐有光，正从一处缝隙里透了出来。阿秀稍一忖念，暗道：「对了，是那块匾额。」自己昏厥前曾见到一面匾额，上书「征西大都督府」。没想才钻到匾额后头，却意外掉到了这处地洞里，依此看来，那匾额后头必然有个大洞。

「他妈的臭小鬼！」正想间，猛听头顶上传来一声怒吼：「老子抓住了他！非得把他煮来吃不可！」这嗓子粗鲁，想来是那「张胖子」的声音了。又听砰砰啪啪之声，看此人手提板斧，八成是在砍些东西泄恨。阿秀吓得没魂了，就怕让张胖子发觉自己的踪迹，不免要送掉一条小命，正发抖间，脑袋却又让人拍了拍，自是魔头在安慰自己了。

阿秀心下一宽，自知这儿躲了个大魔头，张胖子若是冲了进来，不免被他吃掉。正感安心间，却又想道：「我高兴什么了？他吃不到张胖子，一会儿便要把我煮来吃了。」

外有狼、内有虎，阿秀不知自己做了什么坏事，竟落到这个田地，一时哽咽流泪，奈何口鼻让人掩住了，想哭也发不出声。正悲哀间，头顶上却是砰砰大响，想来上头那帮人还在翻箱倒柜。那张胖子找了半天，始终瞧不到阿秀的身影，不由暴怒道：「这可好了，蛇枪让人盗走了，咱们要怎么做掉那厮？」

阿秀心下后悔，自知万万不该去偷人家的火枪，以致惹上这群凶神恶煞。正悔恨间，却听霍天龙道：「不怕，我随身带有一柄短枪，勉强凑合凑合，还能应付着，可惜射程不及蛇枪远……」

听得霍天龙还有一柄枪，阿秀自是松了口气，那张胖子也是大喜道：「早说嘛，瞧我担心得……」暴喝一声：「走了！先办正事，一会儿再找这小鬼算帐！」

大吼过后，脚步渐远，想来一行人已要离开了，阿秀放心下来，却又怕他们走远了，一会儿不免要独自面对地窖里的大魔头。他又怕又急，只想找个办法让这帮坏人同归于尽。

正慌间，猛听一人喊道：「老大、霍公子，你们快来看，这儿有块匾额。」

听得藏身处被人识破，阿秀自又吓得魂不附体，果然脚步急急，众人转了回来，那张胖子喃喃地道：「征西大都督府……」愤然道：「什么烂玩意儿，砸了！」

这张胖子性情残暴，等他一斧头砍下，匾额破开，把头一探，却见到自己在这儿打盹，那是什么个下稍？阿秀飕飕发抖，正等死间，霍天龙却阻拦了：「张胖子，把你的斧头放下，别闯祸了。」

张胖子拂然道：「不过砸破一块破匾罢了，能闯什么祸？」那霍天龙道：「瞧瞧匾额下头的落款。」屋外传来窸窣声，那张胖子好似蹲了下来，读道：「武英十五年九月寅午，嘿……

这儿他妈的还有个印章……」霍天龙道：「说话检点些。这个章可是天子之宝。」

阿秀微微一奇，外头众人也愣了，纷纷问道：「什么？这是玉玺？」霍天龙道：「懂了吧？这匾额是谁的落款？」张胖子愕然道：「怎么？这……这是正统皇帝的御笔？」

霍天龙道：「你说对了，今圣御笔，要是让你随手砸了，难保不惹上麻烦。」众人茫然道：「不对吧，既是皇上的御笔，为何不好好挂起，怎就胡乱扔在这儿？」霍天龙叹道：「这就说来话长了。这破屋子本叫「武德侯府」，主人乃是武英朝第一功臣，立过无数汗马功劳。

皇上感念他的辛劳，这才亲笔赐匾，只可惜天妒英才，这块金匾还没机会挂上，这屋子便让人查封了。」

众人讶道：「为什么？」霍天龙道：「御驾亲征失利，皇上兵败被俘，此间主人也落得满门抄的下稍。」张胖子惊道：「好家伙，这房子的主人到底是谁？」

霍天龙道：「这宅子的主人姓秦，便是武英朝第一忠臣，征西大都督秦霸先。」众人惊呼一声：「秦霸先？啊……难怪这匾额挂不

得……」

霍天龙叹道：「听说过年前皇上还曾来此间凭吊，见了自己题的金匾，触景伤情，着实哭了一场。可即使是他自己，也不敢把这匾额移回宫去。只能搁在这儿生灰尘了。」众人喃喃地道：「这也难怪了，谁要他生了那畜生……」

张胖子道：「瞧不出来啊，看你霍公子年纪轻轻，却也知道这些前朝往事。」

霍天龙叹道：「我孩提时便住在左近，街坊都管这儿叫「城西鬼屋」，看这屋子破败了四十多年，如今总算也要拆了……」感慨了几声，张胖子却无心多听了，便道：「走了、走了，少说这些闲话，说不定咱们说着说，天狗李那小子却已去找人啦！」众人纷纷称是，正要离开，忽又听一人道：「等等，这若是秦家的旧宅，会不会秦仲海便躲在这儿？」

“秦仲海”三字一出，众人一发静了下来，阿秀心下也是一惊，就怕那厮也躲在这儿，正左右张望间，却见身旁还蹲着一个怪人，不由内心大骇：「这人就是秦仲海么？」

阿秀吓得险些晕了过去，看自己什么人不好遇，却遇到了「怒王」秦仲海，一会儿还有性命在么？他闭紧双眼，就盼自己能昏厥过去，来个不醒人事，偏偏头顶上又传来霍天龙的嗓音：「这话不无几分道理。张胖子，你去掀开匾额，查查后头有什么。」

此言一出，万籁俱寂，阿秀固然心里发慌，头顶上的众人却也静了下来。猛听嘿嘿两声笑，张胖子森然道：「霍公子，你当张胖子是第一天出道么？要掀你去掀，别来支使我。」

霍天龙道：「你恁也多心了。你没听西门嵩说，那厮受了重伤，正午前动弹不得，你却怕什么？」张胖子冷笑道：「既然如此，你又怕什么了？」

阿秀听他们相互推拒，自也晓得这帮坏人心存畏惧，谁也不肯动手来揭。良久良久，猛听张胖子大喝一声：「好啦！咱们谁也别动！小徐，你来！」外间传来牙关颤抖声，一人结结巴巴地道：「我……我昨儿搬货，扭伤手了……」张胖子暴吼道：「放你妈的屁！整日见你摸着女人，也不见手酸，什么时候扭伤手了？过来！」

头顶传来耳光轰击声，随即又有哀号哭泣。想来这帮坏人没什么用，阿秀慢慢定下神来，偷眼打量那名怪人，心道：「这人就是怒苍大魔王么？可早上不才有个骑妖马的进城？

那又是谁？」

阿秀打小爱听鬼故事，自也听玩伴们提过「怒王」的形貌，都说这人身高一丈二，长了三颗头，左边长瘤，右边长角，中间一颗生了大大的独眼，吃人前还会流泪，可面前这人却是两只眼睛一张嘴，模样不大像，依此看来，说不定是假扮的。

正胡思乱想间，却听头顶传来喊叫声：「老大！老大！快出来！官差已经率队出发了！」

张胖子嘿地一声：「好个天狗李，总算有点动静啦！大家快走！」一名汉子道：「老大，那这匾额还揭不揭……」张胖子骂道：「蠢材！便算要揭，也得让官差揭！不然你来揭啊？」

屋里脚步声大作，一行人全奔了出去，至于匾额后有什么，却是谁也懒得管了。

脚步声渐渐走远，那只大手总算也移了开来，阿秀一脱桎梏，立时大口呼吸，一边奋力去推那人的身子，正要逃窜而出，却听「砰」地一响，庞然大物撞到了墙上，竟是轰然有声。

阿秀吃了一惊，没料到自己这般神力，转头去看，却见地下倒了一条大汉，死活不明。

阿秀咦了一声，心道：「不会吧？我打死怒苍魔王了？」他捡起一颗石头，朝那人的尸体扔了扔，待见他伏地不动，好似死透了，便又大着胆子走回，俯身察看。

那大汉打着赤膊，面向地下，露出光溜溜的后背。阿秀眼里看得明白，这人背上却有一幅刺花，上头有只飞天老虎。一旁还有诗词，低声便读：「他日若阿阿阿志，敢笑阿阿不丈夫。」念了半天，不觉愕然道：「什么怪诗啊？」

正茫然间，却听噗嗤一声，那大汉趴在地下，竟是嘻嘻笑了。

眼看死人复活了，阿秀自是拔腿就跑，那大汉却也没追来，只慢吞吞地爬起，靠墙而坐，模样有气无力。阿秀心道：「这人武功真

差，一定不是秦仲海。」话虽如此，还是不敢找他说话，一时东张西望，看看有无法子离开此间。

察看半晌，已知自己身处于一座地窖，墙边有座石阶，毁败大半，想来便是出路了。

忙奔了上去，望上跳了跳，盼能攀出去。

那石阶只剩三五级，地窖却深达数丈，阿秀自是心有余力不足，连跳了十来下，气喘吁吁，正想再试，猛然脚下一滑，哎呀一声，正要仰天跌下，背心却又让人揪住了。

阿秀回头惊看，却是那坏人救下了自己，只见他一双眼珠却在自己脸上打转，似在察看什么。阿秀心里犯怕，只想叫声大爷什么的，猛见那坏人双眼大睁，伸出指尖，径朝自己的眉心摸来，阿秀吓了一大跳，忙把身子一缩，急急逃开，颤声道：「你……你想干什么？」

那大汉没有说话，只反复打量自己，阿秀怕得发抖，便也缩到墙角，不敢稍动。

两人对峙不动，谁也没说话，猛听「哈嗤」一声，那大汉居然打了个喷嚏，垂下了两道鼻血。

寻常人打喷嚏、流鼻水，那大汉流得却是鼻血，望来红通通的，随着呼吸一收一放，黑暗间还隐隐散出火光，望来极为古怪。

阿秀呆呆看着他，忽道：「你……你很少吃果子，是么？」

那大汉愣了愣，有些听不懂了，阿秀喃喃又道：「我娘说不吃果子的人火气大，天冷就会流鼻血。」正想劝他多吃果子，奈何缓不济急，大叔的鼻血都快垂到地下了，忙伸手入怀，取出娘亲为他准备的小手帕，怯怯地道：「哪，拿去用吧。」

看那大汉打着赤膊，浑身上下只剩一条裤子，料来是个贫苦人，定没钱买草纸擦，谁知他瞄着手帕，却只裂嘴一笑，「嗨」地一声，运起了鼻血鼻涕，一发吐到了地下。

阿秀呆住了，没料到好心没好报，竟只收回一口痰？无怪娘亲平日总瞪着自己，原来是这个心情了。眼见那大汉眼里带了一抹轻视，好似见到了娘们，阿秀心里暗暗生气，当下仰鼻吸气，便也运起一口浓痰，啐到地上，绝不示弱。正得意间，那大汉竟也深深吸气，嘿嘿一笑间，又朝地下狠狠啐出一口痰，又多又浓，气势远胜阿秀。

阿秀吃了一惊，万没料到竟有人敢找自己比吐痰？那不是班门弄斧是什么？也是面子放不下，当即仰天啊啊，运起了满嘴的口水，一发吐到了地下。

「噗！」、「吐！」一大一小眼瞪眼，面对面，霎时你一口、我一口，便相互吐起痰来。

吐了半天，阿秀没了口水，那大汉却还吐吐不休，料来是他赢了。阿秀呸道：「算了！让你一回。」

眼看坏人大叔闭目养神了，阿秀便也哼了一声，转身离开，自在地窖里寻找出路。

北方人家多半建有地窖，有的拿来放腌菜，有的拿来收藏宝物，若是有钱人家，多半还建有密道，阿秀打小便听叔叔提过这些事，一时便在地下摸摸找找，瞧瞧有无密道机关。

正察看间，却听哗啦啦声响大起，臭气熏天，那大汉竟然脱下裤子，对着墙壁尿了起来，一时间尿水窜溢，便朝脚下漫来，阿秀惊怒交迸，东跳西躲，也是忍无可忍，便骂道：「你……你尿什么？」那大汉抖了抖屁股，放出了一个响屁出来，恶臭熏天，阿秀心道：「你能放屁，难道我不会么？」运起气力，狠狠一放，这个屁竟是又响又臭，中人欲呕。

地窖密不通风，此时又是尿、又是屁、又是痰，连坐的地方也没了。那大汉捣着口鼻，想来也觉得臭了，阿秀戟指骂道：「知道我的厉害了吧？」那大汉并不答话，俯身拾起火枪，低头把玩，却是阿秀冒死偷来的那柄「百步穿杨蛇火枪」。

阿秀躲在远处窥看，骂道：「那是我的东西，你别玩。」那大汉不甚希罕，只狞住了鼻头，哼地一声，鼻血混了鼻涕，全数喷到了墙上。阿秀看得呆了，这招倒是没见过，正想模仿间，那大汉随手把火枪一扔，扑通一声，却是抛到了尿水里。

阿秀终于火了，便冲上前去，朝那大汉踢了一脚，怒骂道：「操！」

轰然巨响之中，那大汉竟然仰天倒下，脑袋正撞在石阶上，传出鸡蛋破碎声。

阿秀吓了一跳，一没料到自己这般神力，二没想到那大汉如此不堪，他蹑手蹑脚，正想靠近察看，那大汉却又坐了起来，只见他拍了拍后脑勺，落下了涔涔灰粉，那石阶受这人的脑袋一撞，竟尔破烂粉碎，那人倒是通体无伤，唯独鼻孔还渗着血，望来委实古怪。

阿秀见自己险些弄伤了他，心里略有歉意，嘴里却还说着狠话：「活该，这就是欺侮我的下稍。」正冷笑间，那大汉霍地起身，似要打人了，阿秀大惊失，哭道：「不要、不要。」

噗噜一声，那大汉又放了个响屁，随即枕臂躺下，不忘翘高了脚，在那儿抖啊抖的。

阿秀呆呆看着，只觉此人怪上加怪，实乃生平所仅见，当下便也大起了胆子，打量来人的面貌。

天光隐隐透入，面前的大叔生了两道粗豪浓眉，黑白间杂，像是坏掉的毛笔，额间还有一个「罪」字，看他这般形貌，卖米卖面都不好，天生就该做坏人。阿秀心里有些害怕，想起那霍天龙的说话，低声便问：「大叔，你……你到底是谁？该不会就是那个秦……

秦……」

魔名本为忌讳，呼唤不得，支吾几声，竟都不敢说出，那大汉也只闭眼翘脚，浑不应答。

阿秀吞了口唾沫，眼看那人的左脚隐隐发光，好似是铁造的，忍不住有些好奇，便伸长了小手，打算摸上一摸。

正捏间，那人双眼忽地睁开，两道精光暴射而出，直吓得阿秀惨叫一声，急急转身逃命，还没跑上两步，却听那人轻轻地道：「没种。」

陡听这两个字，阿秀愣住了，慢慢转回头来，咬牙道：「你……你说什么？」那大汉闭眼枕臂，对问话不理不睬，阿秀却已快步奔回，大声道：「你方才说什么？」那大汉眯开眼缝，道：「我什么都没说。」阿秀恨恨地道：「有！你说了！你……你有种再说一遍！」

那大汉道：「我说你真带种，是条好汉。」阿秀怒道：「放屁！你方才不是这么说的。」

正要挥拳打人，忽见那大汉眼神飘来，隐隐带了几分笑意，淡然道：「小兄弟，你很受不得激啊。」

阿秀心下一醒，这才晓得自己中计了，想来请将不如激将，要让他乖乖回来，便得激一激。

那人拍了拍身边地下，道：「过来坐下，咱俩说说话，认识认识。」

眼前这人来路不明，十之八九是个坏人，阿秀脑袋一清醒，心里便有些怕他，正欲转身离开，却让那人一把揪住了背心，倒拖了回来。阿秀大哭道：「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阿秀胆子再大，毕竟只是个十岁小童，正受惊哭嚎间，那大汉已然放开了手，道：「小兄弟，当我是坏人么？」阿秀回过头来，怯怯地点了点头，那大汉翘高了脚，懒懒地道：「也好，赶紧逃吧，这般没种，别让我吓死你啦。」

阿秀一听此言，心火犯上，霎时什么都不顾了，咚咚奔到那大汉面前，大声道：「谁没种了？你只不过仗着个子大，有什么了不起？要是你在我这个年纪，还不是成日让人家打着玩？又有什么好说嘴的？」想起今日所受的种种委屈，又是淑宁载傲、又是跑堂伙计，一时泪水潸潸，竟已呜呜地哭出了声。那大汉皱眉道：「好好的怎么哭了呢？可是有谁欺侮你啦？」

阿秀低下头去，泪水一滴一滴落下，却只使劲摇头，什么也不肯说。

那大汉淡淡地道：「小兄弟，别哭。江湖风波险恶，哭是没用的，有人欺侮你，咱们便该想方设法，将来也好报仇。你说是不是啊？」

一听此言，阿秀浑身便烧起了怒火，大声道：「对！我定要报仇！」那大汉笑道：「是了，就是这幅精神，我在你这个年纪，便已杀人放火了。来，跟大叔说，谁欺侮你了？」

阿秀再也按耐不住，大哭道：「好多好多人，他们骂我，还……还打我……」说着将自己如何被伙计欺侮，如何请霍天龙相助之事源源本本说了一遍，却掠过自己挨了爹爹的打，离家出走一节。

那大汉点了点头，瞧向尿水里的那柄火枪，道：「难怪那霍天龙要追你了，你偷了他的吃饭家伙，他还能不着急么？」阿秀大声道：

「谁要他打我？我告诉你！这世上不管是谁打我、看轻我、欺侮我，我便要恨着他！一生一世都要报仇！」

那大汉凝视阿秀的眉心，一边听着他的哭叫，慢慢低下了头，嘴中却没应声。

地窖里静了下来，阿秀发泄了一顿，心里也好受多了。他擦拭了泪水，道：「大叔，你……你认得那个霍天龙么？」那大汉微微一笑：「我不认得他，不过他却该认得我。」

阿秀喃喃地道：「为……为什么？」那大汉笑了一笑，道：「那还要说？这姓霍的是个小角，咱却是举手摸得着天的五岳人。」那大汉的嗓音有股说不出的气势，听在耳里，谁都要为之信服。阿秀呆呆看着他，颤声道：「大叔，你…你真的是秦……秦……」

那大汉躺于地下，左手支腮，微笑道：「小兄弟，我若告诉你，我便是那个秦仲海，你会不会怕我？」阿秀呆了半晌，随即笑了起来，道：「你骗人。」那大汉愣道：「我……我骗谁了？」

阿秀笑道：「你当我是傻瓜么？秦仲海那般高的功夫，你要真是他啊，老早出去杀人放火啦，干啥还和我这个小孩躲在这儿？」

此言甚具说服力，看秦仲海号令万军，天下景从，乃是堂堂怒苍七十万大军之主，不说他麾下高手如云，单凭自己一身武功，也足以掀翻武林、震动京畿，岂会在此坐困愁城？

落得与三岁小孩相顾对泣？那大汉愣了半晌，道：「这……这话挺有道理……」

阿秀哼了几声，傲然又道：「大叔，劝你以后别假冒他了，小心让人扭送官府啦。」

那大汉哈哈大笑，笑不片刻，却又叹了一声，搔了搔头：「唉……随你说了，倒是你叫什么名字，可以说说吗？」阿秀道：「我叫……我叫……」正想说出名姓，却觉不妥，喃喃便道：「我……我叫杨二郎。」那大汉讶道：「什么杨二郎？怎么，你哥哥是武大郎么？」

阿秀脸上一红，这杨二郎乃是取意「二郎神」，自也不好明说，便道：「你管我，你……

你叫什么名字？」那大汉道：「秦仲海。」阿秀呸道：「又假冒了，快说，你叫什么？」那大汉叹道：「怒苍秦仲海。」阿秀打了个哈欠：「好累啊，遇上疯子了，先睡一睡吧。」

那大汉忙道：「好吧，我……我姓倪，叫做……」阿秀道：「叫做倪亲爹，对不对？我还叫倪爷爷呢，三岁小孩的把戏，亏你拿得出手。」那大汉微微发窘：「真是，什么都让你识破了，这下可没名字用了。」阿秀笑道：「谁说你没名字？我来给你取一个，你就叫……」

沈吟半晌，蓦地双手一拍，喊道：「铁脚大叔。」

那大汉愣道：「什么大叔？」阿秀指着那大汉的左腿，笑道：「铁脚大叔啊。你看，你这脚是铁的，不叫你铁脚大叔，却该叫什么？」

那大汉哈哈大笑：「说得也是啊。」他伸手出来，朝阿秀背后拍了拍，阿秀也提起小手，朝他肩膀敲了敲，两人并肩而坐，竟是相视一笑。

说也奇怪，阿秀原本怕极了这人，此刻与他相处片刻，却又觉得投缘了，他嘻嘻一笑，道：「大叔，你为何躲在这儿啊？」那大汉叹道：「这就叫「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吧，我昨晚让一个高手点了穴道，中午前都不能发怒，实在没法子，只能藏起来啦……」

阿秀茫然道：「不能发怒？那不是挺好吗？」那大汉道：「我练的武功有些不同，心里火气越大，身上气力越强，可我的死对头也真厉害，硬是朝我的心包经里添火，现今咱心脉里藏了一把火，全身经脉灌满气力，你想我若再动脾气发怒，却是如何下场？」

阿秀骇然道：「会中风吗？」那大汉苦笑道：「便不中风、也得惊风，总之七窍生烟、双目流血、一命呜呼去也。现下便挨了仇人的耳光，也只能「你生气、我客气，今朝忍他一时气」啦。」阿秀醒悟道：「难怪你老是流鼻血，原来是这个缘故了。」

那人哈哈大笑，不过这么一动，鼻孔又垂下了两条红鼻涕，便提手擦了擦，抹到墙上去了。

阿秀呆呆看着他，只觉这大汉武功时高时低，作风忽正忽邪，既不像朝廷高手，也不似怒苍反贼，委实莫名其妙。他怔怔忖念，忽道：「大叔，你……你是华山派的，对么？」

那大汉茫然道：「什么华山派？」阿秀道：「你是华山三怪之一。对吗？」

那大汉嗤嗤笑了：「小子，你别有眼不识泰山，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换姓，怒苍秦仲海便……」话还未完，阿秀已打了个大哈欠，道：「好累啊，又要睡了，真烦。」正要找地方躺平，那大汉忙道：「好啦、好啦，我不是秦仲海，我……我是他的朋友，以前和他喝过酒。」

阿秀半信半疑：「真的吗？你和他喝过酒？那……那他长得什么样？」那大汉想了半天，沈吟道：「我想想啊，他……他长得很高很大，又英俊，又聪明……」随即做了个手势，道：「两只拳头有这么大，还有还有……」拉来了阿秀，在他耳边嘀嘀咕咕，阿秀骇然道：「哪有这种事？那还能穿得下裤子吗？」

那大汉兴奋道：「当然可以。你不晓得，女人一看到他啊，裙子就自行掉了下来……」

正胡说间，阿秀却摇了摇头：「才不是，我听到的秦仲海不是那样。」

那大汉茫然道：「那……那他是什么样？」阿秀左右张望一阵，确信秦仲海并未躲在一旁，方才低声道：「我跟你说喔，秦仲海有三颗头，八只手。左边那颗没有耳朵，右边那颗不会笑，中间那颗只有一只独眼，还会放雷电出来。」

那大汉呆了半晌，随即骂道：「胡说八道，长成那模样，那还算是人吗？」阿秀低声道：「他本来就是鬼。所以咱们才不能提他的名字，只能称他做「那厮」。」

那大汉拂然道：「什么这厮那厮？讲得这般难听。这些鬼话是谁跟你说的。」

阿秀忙道：「是管家伯伯说的，他说那厮坏得邪门，要是有人白天提到他的名字，晚间他便会从黑灶里爬出来，将你一把抓走！」那大汉愕然道：「有这种事？」

阿秀郑重嘱咐：「当然有。华妹和我说过，山东、河南每年都发生几十回，所以平日绝不可说那厮的名字，不然便要失踪了。」那大汉嗤嗤而笑，道：「他奶奶的，一群混蛋……

可以去说书了……」他擤了擤鼻涕，又道：「对了，你说的那个华妹，可是伍定远的女儿？」

阿秀吃了一惊：「你……你也认得伍伯伯？」

大汉道：「当然，他还欠了我两本「肉蒲团演义」，你说我认不认得他？」

阿秀惊道：「什么？伍伯伯也看那种书么？」那大汉叹道：「废话。他又不是太监，不看那种书行么？」阿秀呆了半晌，喃喃地道：「难怪他搜走我的「金海陵纵欲身亡」，至今都不还……原来是自己留着看了。」正气愤间，却听那大汉道：「等等，什么是「金海陵纵欲身亡」？」

阿秀忙道：「就是那种带图的啊，四套印，你都没看过么？」大汉喃喃地道：「没有，我都是看字的。」阿秀笑道：「看字的？那可是老掉牙啦。大叔，你一定很久没来京城啦，现今大街小巷都有卖哪。」

听得此言，那大汉竟是为之一怔：「是啊……真是很久很久没回来了……」他抚了抚脸，露出难得的正经之，久久无语。阿秀讶道：「铁脚大叔，你……你哭了么？」那大汉醒觉过来，赶忙「嗨」了一声，朝地下吐了口痰，道：「放屁、放屁。老子只会笑、不会哭。」

阿秀与这「铁脚大叔」相处一阵，只觉得他风趣好笑，不似寻常大人那般严肃，不觉多了几分好感，可这人却又是个坏人，不可不防。当下压低了嗓子，道：「大叔，你……你看来为人不错啊，为何变成坏人了？」那大汉恼道：「谁说我是坏人了？」

阿秀伸出手来，朝他的额头指了指，那大汉愕然苦笑，摸了摸额间刺字，却也无话可说了。

自古惟有身犯重罪之人，方受这鲸面刺字之刑，那大汉叹道：「你别把我当坏人，我跟你说，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早上，皇帝的老娘脱光了衣服，走到老子面前，问我说，大哥，你每日老用那三个

字骂着皇上，却没有身体力行，今天要不要……」正要胡扯一通，阿秀却是双手一拍，大声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犯什么罪了！」

那大汉茫然道：「什么罪？」阿秀低声道：「你是一个逃兵。」那大汉呆呆地道：「逃兵？」

阿秀忙道：「你说你认得伍伯伯，还住过北京，所以我猜你一定是个「正统军」，对不对？」说着说，便又满面关切：「大叔，你……你为何要当逃兵啊？是不是伍伯伯亏待你了？」

那大汉笑了起来，道：「也罢，算你说对了一半。咱以前确实是个武人，不过不是在正统军麾下。」阿秀道：「那你是勤王军。」大汉道：「什么勤王军？天女兵？咱年轻的时候，朝廷可没这套玩意儿。」阿秀茫然道：「是吗？那你是什么军？」

大汉坐了起来，俯身前倾，道：「我效命于柳门，乃是「征北大都督」柳昂天手下第一大将。」阿秀咦了一声：「征北大都督？有这个人么？」大汉皱眉道：「怎么？你没听过他？」

「没……没有……」阿秀茫然摇头，道：「那是谁啊？」

那大汉叹了口气：「他是前朝的老英雄，算是我打仗的师父，我啊，你爹啊、还有你嘴里的伍伯伯啊，都在他手底下办过事。」

阿秀咦了一声：「什么？你……你也认得我爹么？」

那大汉道：「当然。你爹少年时是「征北大都督」的幕宾。我则是柳门的头牌先锋虎将，你想咱俩认不认得？」阿秀听他说得煞有介事，不由咦了一声，喃喃地道：「好怪啊，都没人和我说过这些事……」茫然半晌，又道：「大叔，这个「柳侯爷」现在住哪儿啊？还在京城么？」

那大汉道：「望西天去了。」阿秀讶道：「西天？」那大汉叹了口气，道：「死了。」

地窖里静了下来，那大汉后背靠墙，默默无言，阿秀也是满心纳闷，不知那大汉所言是真是假。他低头坐着，便又左顾右盼起来，道：「大叔，这儿有地方出去么？」

那大汉啊了一声，道：「你……你要走了吗？」阿秀道：「是啊，我想回家找姨婆了。」

那大汉默然半晌，只是不言不动，好似有些失望了，阿秀心里有些担忧：「大叔，你……

你不让我回家么？」那大汉醒觉过来，忙道：「不是这样的，我……我现下功力未复，使不出力气，等午时一到，自能带你离开。」阿秀皱眉道：「你……你不会骗我？」

那大汉忙道：「我为何要骗你？你很值钱么？」阿秀喃喃便道：「好吧……姑且信你一次，那我便留着吧。」听得此言，那大汉便露出欣慰之。转开了脸，自在那儿搔头。

那地窖深达数丈，若要一跃而上，自是大为不易。阿秀晓得自己出不去了，便在地窖里巡视一圈，道：「大叔，我方才在上头见到一个匾额，叫做……叫做……」那大汉道：「征西大都督府。」

阿秀道：「对对对，这个人是谁啊，怎么也是个大都督？难道是自封的吗？」

那大汉拂然道：「别胡说。这位「征西大都督」姓秦，双名霸先，爵号武德侯。方才那霍天龙说了半天，你都没听到么？」阿秀喃喃地道：「没仔细听……」左右探看一阵，又道：「大叔，你为何会躲到这儿来啊？难道你也认得那个秦……秦什么的大都督么？」

那大汉笑了一笑，道：「他是该认得我的，不过我却不认得他。」阿秀茫然道：「为什么？」那大汉伸手朝地下比了比，道：「我还这么小的时候，他便抱过我了。」说着把手望上一提，举得天高，笑道：「可我长到这么大的时候，他却一命呜呼了。」

见得这个手势，阿秀不由「咦」了一声，情不自禁想到城头上见过的那位「三眼大叔」，他心头怦怦一跳，忙道：「对了对了，大叔，我想和你打听一个人……你听了可别笑……」

「哈哈哈！」那大汉笑了几声，道：「好啦，已经笑过了，要找谁便说吧。」阿秀低声道：「我……我想找我的……我的……」那大汉笑道：「怎么吞吞吐吐的？小小年纪，便想找老婆啦？」

阿秀脸上一红：「才不是，我……我想找我的……」低下头去，细声道：「亲生父亲。」

那大汉本还呵呵直笑，闻得此言，笑便已僵住了。阿秀怯怯地道：「你……你听了可不能笑。我……我小时候和我娘住，后来她嫁

到了人家家里，便把我带了去……」那大汉抚了抚面，口中并未作声，阿秀忙道：「大叔，你在听我说话么？」那大汉点了点头，道：「我在听。你娘嫁的便是杨肃观，对吧？」

听得爹爹的名字，阿秀忽然眼眶湿红，呜呜地哭出了声，那大汉道：「姓杨的待你不好？」阿秀低头哽咽，摇了摇头，那大汉道：「他家里刻薄你了？」阿秀大哭道：「没有！

他们都待我很好！可是……可是我不要跟着他！」那大汉道：「为何如此？」

阿秀垂泪道：「我爹常打我，可他不会无缘无故打我，我晓得他真把我当成儿子看。

可是我……我就是不想留在他家里。」那大汉道：「他的亲戚欺侮你了？」阿秀哭道：「我才不管那些人！大叔，我只想知道，我自己的爹爹为何不要我了！」

那大汉深深吸了口气，倚到了墙上，口中却没作声。只听阿秀哭道：「每个人都有爹，偏我一个人没有，我住到杨家里，人家暗地里都笑我娘，说她给杨家送了一个便宜儿子……

我每回听了这些话，就好想哭，我好想问问我自己的爹爹……他为何不要我？」

那大汉默然半晌，低声道：「也许……也许他不知道有你这个孩子，那也未可知。」阿秀大声道：「骗人！他知道的！他知道的！我今早还见到他了！」

那大汉愕然道：「你……你见到他了？」阿秀霍地掀开额发，道：「看这里！」

那大汉抬起头来，已然见到阿秀额间那处伤印，他深深吸了口气，伸出手来，轻轻摸了摸他的眉心。阿秀焦急道：「你瞧，这是咱的天眼，打生下来就有的，我猜我爹爹定也有一个！大叔，你……你要认得谁也生了这只眼儿，定得和我说，我要赶紧去找他……」

那大汉微微苦笑，嘴中却没作声，阿秀急道：「大叔，你……你说话啊！你可知道谁也生了这只神眼，便快快跟我说……」那大汉低声道：「我……我认得一个人，他也有这只眼儿。」

阿秀欢道：「谁？」

那大汉叹道：「卢云。」阿秀愕然道：「卢云？」一时之间，只觉这名字好生耳熟，似在哪儿听过，喃喃便道：「这个卢云，就是……就是我爹爹么？」那大汉轻轻地道：「我不知道，不过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带你去找他。」阿秀欢喜大喊：「真的吗？你可不能骗我？」

那大汉道：「放心。我这人向来说话算话。」阿秀欣喜欲狂，一时上蹦下跳，那大汉却呆呆坐在地下，眼角微红，若有所思，阿秀本还高兴着，待见这幅愁，不由茫然道：「大叔，你……你怎么了？」大汉擤了擤红鼻涕，擦到了墙上，道：「没事，身子不大舒服。」

阿秀低声道：「大叔，你……你自己有没有小孩啊？」大汉道：「也许有吧。」阿秀喃喃地道：「什么意思？」那大汉道：「外头下了种，几年后冒了出来，谁弄得清楚？」

阿秀咒骂道：「坏人。谁当你儿子，都是前辈子造了业。」大汉笑道：「我哪里坏了？」

阿秀瞪眼道：「还不坏？你自己想想，要是你爹爹也这般待你，你难道不伤心么？」大汉耸肩道：「我是无所谓。反正我这辈子没见过他。」阿秀讶道：「什么？你没见过你爹？」

那大汉道：「咱一生下来就孤零零的，亲爹老娘，只在梦里见过。连他们是死是活都不知道。」阿秀心下恻然，低声道：「那……那你一定很想找他们了？」

大汉淡淡地道：「不必咱去找他们，他们便自己找上门了。三十四岁那年，有人揭露咱的身世，把我父母的名字说了出来。结果几天之内，我便丢了官职、坐到牢里，砍掉一条腿不说，连头上也刺了字。哪……你瞧……」说着拨开额发，展示「罪」字，道：「弄到今天四十好几，还是妻离子散，六亲不认，我儿子若是见了我，八成也是冷眼一翻，骂我一声操你娘。」

阿秀干笑道：「那……那还真惨，大叔，你……你是怎么长大的？靠自己偷东西吃么？」那大汉叹道：「世间凉薄，凡事都想靠自己，那是死路一条。告诉你吧，我有一个师父，待我如同亲生。」阿秀兴奋道：「师父！是教武功的么？」那大汉悻悻地道：「不然教什么？嫖妓么？」

阿秀一辈子没见过这般粗鲁之人，不由呆了半晌，喃喃又道：「那……那你师父呢？

现下在哪儿啊？」那大汉道：「咱俩翻脸了。」阿秀愕然道：「翻脸啦？为什么？」大汉道：「我师父当我是坏人，不屑为伍。」

阿秀低声道：「那……那你还有什么亲人？」那大汉道：「亲人死光了，朋友也跑了，仇人倒是不少。若不是咱的死对头戳我一指，我也不会呆在这儿，陪你说这些废话。」

阿秀起疑道：「死对头……等等，打伤你的人，是不是一个叫「大掌柜」的？」那大汉哦了一声，讶道：「你是怎么知道他的？」阿秀嘿嘿一笑，看他先前在酒铺里偷听说话，这会儿果然便成了包打听，他有些得意了，道：「我就知道！他们想抓的逃犯就是你！」

那大汉讶道：「怎么，你打听了什么消息？」阿秀俨然道：「跟你说喔，我方才在外头看到一个告示，上头画了你的头，连你这个「罪」字也贴上去了，说抓到你以后，便可以官封……官封……」那大汉道：「官封万户侯，领黄金十万两，赐铁券丹书。」

阿秀喜道：「对对对，你也知道啦。」那大汉嘿嘿一笑，却不说话了。阿秀又道：「现下有好多好多人都等着抓你，我还听说官差们找了一个「天狗李」，专来闻你的味道，说不定这会儿便上门来啦……」说着说，不觉微微一惊，忙左右张望，就怕「天狗李」真上门了。

那大汉笑了笑，道：「小子别发愁，这事我早就预料了。不然我何必在这屋里撒尿？」

阿秀错愕不已：「什么啊？那……那味道不反而更大了？人家怎会闻不到。」大汉道：「我就是要天狗李闻到。味道越大越好，最好三里外便嗅得一清二楚，他才不会过来。」阿秀茫然道：「什么？你……你是说天狗李闻到你的味道，反而会逃走？」

那大汉微笑道：「是。这天狗李又不是傻子，朝廷给了他什么好处？干啥来我面前赌命？」

阿秀见他双手抱胸、一幅睥睨天地的神气，不由微微一惊。彷佛这人真是当代枭雄，不可一世。满心敬畏中，便又再次猜起这人的来历。

眼前这人甚是古怪，若说他是秦仲海，武功偏又低得紧，半点不像。可若说他不是，偏又狂得紧，谁也不放在眼里。也是猜想不透了，低声便问：「大叔，你……你是不是宁不凡啊？」那大汉哈哈大笑：「别猜了，你不是说咱是个逃兵么？那就当逃兵好了。」哈哈笑了几声，也不顾上身赤膊，径自躺上了冰凉地板，把眼一闭，似想睡觉了。

阿秀见他这幅模样，料来不只是个逃兵，八成还窃盗公款，偷拿了不少军粮。这才引得几百名官差围捕。他心里有些担忧，又道：「大叔，外头好多人要抓你，你都自身难保了，还能带我去找我爹爹么？」那大汉道：「谁说我自身难保了？一过午时，我便能从离开此地。你想找嫦娥仙子，我也能拖她出来。」阿秀讶道：「你……你不怕遇上那帮官差么？」

大汉闭着双眼，淡然道：「午时一过，这些人见我就哭、拔腿便跑，天下谁敢拦我的路？」

阿秀掩嘴偷笑：「吹牛。你要是天下无敌了，又怎会被那个「大掌柜」打伤？」那大汉脸上一红，忙道：「那是不小心的，我没料到他预备了怪招对付我……下回保证不会再犯。」

阿秀俨然道：「再犯怎么办啊？要不要打手心啊？」那大汉嘻嘻一笑，伸手搔了搔阿秀的腋下，道：「痒死你。」阿秀哈哈歪笑，便也回搔那人的腋下，只是这人实在脏臭，搔没两下，便摸到一抹黏汗，腋下还长满粗硬黑毛，忙缩手回来，不敢再玩了。

那大汉讶道：「怎么？一下子就认输啦？」阿秀嚅嚅嚼嚼：「算……算你赢吧。」他闻了闻自己的手，只觉恶臭难当，便苦着一张小脸，一边在那儿擦抹，一边问道：「大叔，到底那个「大掌柜」是什么人啊？武功好像挺厉害的。」

那大汉嘿嘿笑道：「这小子确实硬得很。赤手空拳，天下就没几个人打得赢他，若再让他手持神剑，天下谁能抗手？」阿秀茫然道：「什么是神剑？」那大汉比出拳头，道：「那是一颗铁胆，差不多这般大，大概一两百斤重，你若用力捏它，便会生出一只剑来。」

阿秀满心狐疑，料想铁脚大叔又吹牛了。便也不想多问，又道：「大叔，这人为何叫「大掌柜」，可是开饭馆的么？」那大汉哈哈一

笑：「算是吧，这天下几千万张嘴，嗷嗷待哺，你要说他是开饭馆的，那也真像。」

阿秀一脸困惑：「什么啊？天下人不都靠皇上喂么？难道……难道这「大掌柜」便是皇上？」

那大汉道：「没见识。皇上算什么东西？尧舜禹汤下台鞠躬，夏桀商纣粉墨登场，这帮丑角儿来来去去、去去来来，没啥了得。真正厉害的是「大掌柜」，这人独力撑住了整座戏台，他若不死，正统朝不会散。」

阿秀年纪虽小，却因出身官家，自知朝廷有五辅六部、诸大学士，却没听过「大掌柜」

这个官职，茫然道：「好难懂啊。到底这个「大掌柜」是好人坏人？」

那大汉淡淡地道：「他是好人、也是坏人，端看你守不守他的规矩了。」阿秀愕然道：「什么意思？」那大汉道：「你若愿意乖乖听话，按他的心意办事，他便是天大的好人，样样都给你好的。可你若要找他的麻烦、事事与他作对，那你会恨不得自己没从娘胎生出，省得受这个活罪。」

阿秀呆呆地道：「这人……这人和我爹好像啊。」那大汉哈哈大笑，直拍大腿，笑道：「没错！还真是像啊！」听着笑声，阿秀心中却想：「这样看来，那个「大掌柜」是个好人。」

这位铁脚大叔虽然风趣，对自己也算不错，可他仍旧是个钦命要犯，自是坏人无疑。

看那位「大掌柜」出手打伤了他，必然是天下坏蛋的大敌，自然算是好人了。

阿秀喃喃忖想，忽然心下一惊：「糟了，和坏人为敌的，都是好人。那我变成坏人的朋友，不是成了坏人么？」正担忧间，忽然想到霍天龙、张胖子，却又隐隐觉得不对。

先前阿秀与张胖子等人狭路相逢，受尽了屈辱，险些丧命，这帮人欺侮弱小，自然是真正的坏人，可他们与铁脚大叔为敌，难道便能算是好人了么？

不对，与坏蛋为敌的，未必是好人。坏蛋的朋友，自也未必算是坏人。阿秀想通了道理，忽然心念一转，又想：「等等，坏人的敌人，未必是好人，那好人的敌人呢？是不是该算是坏人？」

阿秀喃喃忖忖，骤然间心下一惊，想到了伍定远。

今早在城头亲眼所见，正统军凶霸霸的，提刀惊吓百姓。城外那些饿鬼其实也没做什么坏事，他们不过是肚子饿罢了，正统军凭什么欺侮他们？欺侮好人的人，还有脸说自己是好人吗？

阿秀呆呆想着，只觉得越来越难懂了。好似普天之下全是坏人，说不定弄到后来，连自己也成了一个坏蛋，那可就糟糕了。正呆滞间，却听那大汉道：「怎么啦？为何发起呆了？」

阿秀忙道：「大叔，城外来了很多很多饿鬼，你听说了么？」大汉嗯了一声，搔了搔头，道：「听说了。」阿秀低声道：「他们……他们为何跑来京城啊？」

那大汉懒懒地道：「那还要问？这帮人没东西吃，那便跑来京城要饭了。」

阿秀颤声道：「他们……他们会吃人么？」大汉耸肩反问：「你呢？你吃不吃人？」阿秀慌道：「当然不吃。」那大汉道：「这就对了。你不吃，我不吃，人家为何要吃？」

阿秀呆了半晌，喃喃又道：「大叔，这些饿鬼是跟着秦仲海来的，对么？」那大汉吐了口浊气，道：「是。」阿秀忧声道：「大叔，秦仲海是不是要杀光咱们啊？」

那大汉摇了摇头，道：「不是。」

阿秀茫然道：「是吗？那……那他干啥弄来了这么多饿鬼，不是想杀光咱们，那是干什么？」那大汉道：「不晓得。」阿秀皱眉道：「大叔也不晓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么？」大汉道：「你没听懂咱的话，我是说秦仲海自己也不晓得这要干啥。」

阿秀大惊道：「什么？连他自己不知道要干啥？那……那他还造什么反？」

那大汉道：「这你就不懂了。一个人要造反，便没打算要干正经事。否则他何不去悬壶济世、耕田织布，造福乡里，为何在那儿杀人

放火？」阿秀喃喃地道：「不对啊，我听孟夫子说，造反的人都是为了当皇帝，难道……难道他连这个都不想吗？」

大汉道：「老夫子们懂个屁？真正有反骨的人，生来就不受教，他不想让人管，可你要他管别人的闲事，他也不来劲。正是这样，秦仲海才立了间山寨，一不让别人管，二也不想管别人，只想大块吃肉、大口喝酒，一辈子打劫维生，谁晓得老天不赏脸，山寨一开，便闹得天下大旱……」

阿秀拼命颔首：「我知道、我知道。我打小到大，只看过几次下雨。」

大汉长叹一声，道：「这就是啦。冬日越冷、夏季越干，老天不下雨，有钱人都变穷光蛋了，山寨抢不到钱，反而来了大批饿肚子的，人人哭哭啼啼，硬是说要入伙，那姓秦的给人日夜纠缠，也是烦得发狂了，只好望朝廷狠打，瞧瞧有无食粮掉出来。」阿秀呆呆地道：「后来呢？打出食粮了么？」那大汉道：「食粮是种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

阿秀愕然道：「那……那该怎么办？」那大汉伸手掏了掏裤子，摸出了一团黑巴巴的东西，道：「小弟，吃过午饭了吗？」

眼见这东西是打裤裆出来的，好似一块黑泥巴，阿秀哪里敢碰？颤声道：「不、不用了。」

那大汉笑道：「怕什么？吃给你看。」剥了一块，呼噜噜地嚼了起来，阿秀见他瞇眼含笑，一派好吃模样，不由心生好奇，喃喃地道：「这……这真能吃么？」那大汉剥了一块烂泥，交到阿秀手上，道：「来，吃吃看吧。」阿秀惊道：「不要了，我……我吃饱了。」

那大汉冷笑道：「没种。」阿秀见他眼神满是轻蔑，霎时气往上冲，张开了嘴，扔泥入口，大怒大嚼：「怎么样？这不是吃了么？是谁没种啊？」

那大汉竖指妙赞：「好样的！好不好吃？」阿秀逞一时之快，把烂泥巴吃下去了，正等着作呕间，忽然嘴里传出一抹甜香，不觉咦了一声：「哎呀，好像不大难吃啊。」

那大汉笑道：「岂止不难吃，根本就是好吃。还要再来一口么？」

阿秀眨了眨眼，那大汉这回倒真的没吹牛，那黑泥非但不臭，尚且入口即化，带来满嘴蜜甜，比什么花糕甜糕都好吃。阿秀忙道：「好，我……我再吃一块试试。」接过了黑泥，望嘴里又塞一口，猛一下便化开了，他有些不足，便又再要了一口，不觉再来一口，终于赞叹道：「这到底是什么啊！这般好吃！」

那大汉道：「这叫做神力草。」阿秀讶道：「神力草？什么啊？」

那大汉道：「这是怒苍山的军师发明出来的。近年天下大旱，地下种不出东西，怒苍上下便掘泥煮草，弄出了这玩意儿。灾民们吃了后，人人都夸赞。」阿秀喜道：「好厉害啊！

以后我每天吃这个吧，不用吃饭了。」

那大汉道：「那可不行。」阿秀皱眉道：「为什么？」那大汉道：「这只能骗肚子。」

阿秀茫然道：「骗肚子？什么意思啊？」大汉道：「神力草是泥土干草煮出来的，吃了以后肚子发胀，感觉像是饱了，其实还是空的。久而久之，你的肚子便凸了起来，手脚却越来越细弱……」阿秀喃喃忖忖，道：「肚子凸、手脚细……」不觉大惊道：「那不是大肚饿鬼吗？」

大汉淡淡地道：「没错，吃多了神力草，久了便成饿鬼。」阿秀颤声道：「这可不得了，那……那秦仲海还喂他们吃，那不是骗人么……」那大汉悠悠地道：「被骗又如何？一天一株神力草、从早到晚心情好，拿来骗骗肚子。心里多少还留了点希望，总强过上吊自尽吧。」

阿秀喃喃地道：「原来如此，那……那些饿鬼为何还跑来京城？」

大汉道：「神力草吃完了。」阿秀骇然道：「吃完了？」

大汉道：「虽是泥巴杂草，可也有煮完的一天。偏偏老天爷不赏脸，硬是不下雨，却能怎么办？可怜他们煮了十年，终于也把泥巴煮完了，山寨上下听说消息，这便大乱了起来。人人都晓得「神力草」是灾民的宝贝，一旦听说吃完了，势必上山来闹。寨上弟兄人人发

急，都问怒王有何打算……你想你若是秦仲海，你该怎么向饿鬼说？」

阿秀喃喃地道：「就说实话啊。」那大汉道：「你还是年纪小啊。常言道：「吃菩萨、着菩萨，灶里无柴烧菩萨」，你想饿鬼听说好吃的没了，还能不把老秦煮来吃了吗？」

饿鬼数达千万，连朝廷也畏之如虎，若要拆毁一座怒苍山，八成也不是什么难事。阿秀苦笑道：「后来呢？秦仲海便打来了？」那大汉摇头道：「打是打不赢的。正统朝便似一块大石头，敲不破、推不倒。除非能除掉幕后首脑，否则绝无胜算。」

阿秀寒声道：「那可怎么办？投降吗？」那大汉拂然道：「你便和陆孤瞻一样没见识。

什么叫「天下大旱」？是普天之下尽缺水，又不单是西北一地。你要向朝廷投降，京城这帮死老百姓就肯分你一口饭吃了？到时候还不是悄悄挖个大坑，把人一个一个推下去，死一个、少一个。」

阿秀听他骂得凶，自是一脸茫然，喃喃又道：「投降也不成了，那……那秦仲海该怎么办？」

那大汉道：「还能怎么办？当然是跑啊。」阿秀大惊道：「什么？秦仲海他……他跑了？」

那大汉悠悠地道：「这几年怒苍山上挤满了灾民，每日里又哭又闹，委实烦人。秦仲海早就想跑了，如今神力草全数吃完，他也走投无路了，再不来个一走了之，难道还要陪他们上吊不成？」

阿秀颤声道：「他……他想跑到哪儿？」那大汉道：「宜花院。」

阿秀惊道：「宜花院！那不是窑子么？」那大汉道：「是啊，那儿有吃有喝，还有姊姊妹妹，乃是人间天堂，秦仲海若能钻了进去，至少能躲他个十年八年……等老天爷下雨以后再出来……」阿秀喃喃地道：「那……那怒苍山怎么办？他们没有老大了，不是完了吗？」

那大汉淡淡地道：「去你妈的狗杂碎、少说两句不嫌吵。」阿秀愣道：「大叔，你……

你干啥骂我？」那大汉脸上一红，道：「不是我骂你，是姓秦的骂你。」

阿秀哼了一声，也不知自己为何挨骂，冷冷地道：「算了，不和你计较。后来呢？饿鬼为什么又来北京了？」

那大汉叹道：「这就叫「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吧。那厮自造反以来，运气始终不好，天天都倒霉着。好易下定决心，打算一走了之，岂料才溜下山去，便让饿鬼发觉了，于是人人追着他，都要讨东西吃，老秦见自己身陷重围了，只能把随身干粮就地发散，哪知饿鬼们还是不肯走，反而越聚越多，都要他继续发放神力草……不然不放他离开。」

阿秀讶道：「这……这草不是吃完了吗？他拿什么发？」

那大汉苦笑道：「照啊。一天一株神力草，从早到晚心情好。这话还是老秦发明的，可他没了神力草，又无食粮可发，只好掉头就跑，饿鬼们哪肯放过他？便在后头追着，他们越追人越多，一时爹招娘、娘招儿，一个拉一个，一村传一村，最后全西北的百姓都尾随着他，一路从怒苍追到了荆州，又从荆州追到霸州，最后全挤上北京来啦……」

造反者，人必反之，听得「那厮」下场颇惨，阿秀自是目瞪口呆，颤声道：「大叔，你……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那大汉苦笑道：「我是包打听，天下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阿秀不大相信，喃喃地道：「是么？那……那我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大汉露出了笑，道：「当然知道。」阿秀哼道：「吹牛。我才不信。你说，我叫什么名字？」

那大汉微笑道：「你叫杨神秀，你娘是顾倩兮，外公叫顾嗣源，你小时候住在豆浆铺，那时还叫「顾神秀」，对么？」阿秀张大了嘴，骇然道：「你……你怎么知道的……」

那大汉道：「我会算命，只消掐指一算，什么都知道了。」说着张开手掌，上下抖了抖，做法道：「嗯，我算算，你上个月还偷看你娘换衣服，对不？」阿秀脸上一红，低声道：「你……你好厉害，真的什么都知道……」那大汉哈哈大笑，甚是欢畅，正想追问些偷看细节，却突然止住了笑声，随即坐了起来，面转为严肃。

阿秀低声道：「大叔，怎么了？」那大汉深深吸了口气，道：「镇国铁卫来了。」阿秀咦了一声，不知什么是「镇国铁卫」，忙道：「是那个「大掌柜」来了么？」

那大汉摇头道：「不是，我现今便像是一个火药桶，随时能炸死几千人。他岂会过来与我赌命？现下来的都是些小角，无足轻重。」阿秀松了口气：「那还怕什么？」

那大汉并不多话，只掀开脚下一块石头，道：「小兄弟，过来。」

阿秀俯身一看，却见墙边有处洞穴，那大汉附耳道：「从这儿出去，可以一路通到后院，你快走吧。」阿秀笑道：「大叔，你还真坏，有密道也不说。硬把我留在这儿。」钻入洞里，果然见到一条甬道，长宽二尺，比想象来得宽敞些，他向前爬了几尺，不见那大汉跟来，便又退了出来，茫然道：「大叔，你不走么？」

大汉摇头道：「不了，我出去只有更糟，还是躲这儿好。」阿秀情知如此，便点了点头，正要钻入洞里，却又停下脚来，那大汉皱眉道：「怎么不走了？忘了东西吗？」

阿秀走上两步，握住那大汉的手，道：「大叔，你要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出来喔。」

那大汉本在擤鼻涕，陡听此言，不觉啊了一声，露出了笑：「你……你希望我活下来吗？」

阿秀用力点了点头：「是啊，你……你要好好的活着，将来我还要靠你去找我爹呢。」

那大汉俯身下来，单膝触地，伸手轻抚着阿秀，轻声道：「孩子，你已经找到了。」

阿秀愣住了：「什么啊？」那大汉别开头去，拍了拍他的屁股，道：「走吧，别在这儿耽搁。」阿秀嗯了一声，扭捏地道：「那……那我走了……」

大汉不愿再看他，只背着身子，不言不动，阿秀也没再回头了，只一路钻进洞里，正爬间，背后洞穴慢慢掩上了，听得铁脚大叔轻轻地道：「再见了，阿秀。」

阿秀咦了一声，回望来路，想要再看他一眼，铁脚大叔却已封住了洞口，再也看不到了。

一时之间，阿秀心里觉得怪怪的，只想爬将回去，再陪他说说话，可甬道窄小，此时已难回身，茫茫然间，只能一路爬将出去。

钻出了密道，一股清凉空气扑面而来，随后见了一口大钟，然后又是几座罗汉像，阿秀松了口气，知道自己已经重回人世了。他来到院中，正要找路离开，突听墙外传来说话：「前头停下。」

阿秀吓了一大跳，不知谁在喊着自己，正要停步，却听墙外传来脚步顿地声，哗地一声，又是一声，一波接着一波，由近而远，彷佛无止无尽，墙外不知来了多少人。说话那人又喊道：「带天狗李。」后头又有人道：「带天狗李。」

「带天狗李……」、「带天狗李……」喊声一波接一波下去，阿秀心下大惊，知道追兵已经来了，忙藏身罗汉像后，不敢稍动。

墙外脚步跌跌撞撞，好似来了一人，听那说话之人道：「天狗李，此地可有异味？」

墙外传来一个害怕嗓音，想来便是天狗李了，听他低声道：「有啊，那味道是望城东去了，我方才便闻到了……」说话那人道：「是吗？那这儿有股尿臊味，你怎么没闻到？」

墙外传来闻嗅声，大队人马嗅了几嗅，纷纷喊道：「是啊，有股怪味。」不只墙外闻得到臊气，连阿秀也觉得臭了，心中便想：「完了，铁脚大叔撒尿太臭，味道可飘出来了。」

人人掩鼻喊臭，那天狗李却似鼻子坏了，只拼命嗅闻，不见其它，过得好半晌，终于改口道：「嗯，真有一股味道，我也闻到了……来，大家跟我来……这味道是往……」脚步声响，想来大队人马都要随他离开了，走不数步，猛听一人破口大骂：「天狗李，你怎么又望酒铺去了？」天狗李道：「那气味望酒铺去了啊……你闻……不信你闻……」

正胡说间，猛听一个冷峻嗓音道：「天狗李，你一直在兜圈子，以为咱们不知道么？」

阿秀听这说话声好熟，不由心下一惊，已认出这是「霍天龙」的嗓音。天狗李倒也乖觉，便陪笑道：「那厮……那厮一直跑着，我……我也没法子……」

「放你妈的屁！」群情耸动间，大队人马喊了起来：「这小子是怒匪细作！咱们杀了他！」

天狗李犯了众怒，已要惨遭围殴，猛听背后传来喊叫声：「让路！宋公迈宋老爵爷要过来了！」

脚步哗哗，人群好似分开了，阿秀撇眼去看，墙头处露出一顶官帽，看这人个头大得不能再大，帽头居然高过了墙顶，阿秀微微一惊，心道：「完了！宋神刀来了，铁脚大叔死定了。」

宋公迈名气很响，京城百姓几乎无人不知，阿秀自也听过他的故事，晓得这人年轻时和怒匪打过仗，武功很是厉害。喧哗声中，非但宋公迈到了，墙外还来了大批武林高手，好些人挤不下，便一一翻上墙来，坐于墙头歇息，想来轻功都不在那「霍天龙」之下。

那「宋神刀」嗓音有些疲惫，道：「几位差爷，咱们找了一整夜，现下都快中午了，还要再找下去么？」墙外传来嚅嚼嗓音，官差们好似慌了手脚，竟都答不上话，良久良久，终于听得一人道：「宋老爵爷，请您稍安勿躁，咱们就快找到人了。」

「放屁！一个时辰前你也是这么说！到底还要找到什么时候？」、「是啊！好多人都溜啦！咱们为何还要留在这儿？」四下咒骂声大作，人人都喊了起来，这话倒也提醒了宋神刀，忙道：「对了，高天威呢？怎么不见了？」听得一人叹息道：「昨晚就跑了，和吕应裳溜去喝酒啦。」

「禽兽！畜生！贪生怕死的东西！」墙外轰轰吵嚷，什么三教九流都来了，人人都在破口大骂。忽听一人道：「师父，峨嵋、点苍都走了，咱们武当又何必再撑下去？这也走了吧。」

这声音平平淡淡，却盖住了四下喧嚣，话声送过墙来，院里的大钟更微微嗡鸣，阿秀心下一惊：「好厉害！这是谁啊？」正想间，墙外却传来轻咳，道：「枫儿，你别说话。」

这声音也很玄妙，明明墙外说话，却似在耳边发声，再清楚不过了。霎时之间，墙外便传来呐喊声：「大家让条路出来！武当掌教真人元易道长要过来了！」阿秀心下一惊，他虽说年纪幼小，却也听过武林两大泰斗，一是少林，一是武当，没想这位「武当掌教」竟也在队伍中。

人群骚动一阵，想来那「元易道长」已到了队伍前头，听他道：「几位差爷，实不相瞒，咱们今夜还得上红螺寺面圣，没法这般无止无尽地找下去，你们给点主意吧，咱们还要上哪去？」

「是啊！找了一整夜！连个鬼影子也没有！」、「快说！咱们还要上哪？」

众人气愤大吼，都拿官差们出气了。几名差人受逼不过，只得怒喊道：「天狗李！滚过来！」

天狗李真可怜，听得脚步声大作，墙外拉拉扯扯，想来又让人拖了过来，听得差人们喝问道：「天狗李！咱们方圆十里内全都绕遍了，你到底闻到味道没有？」

「有啊……有啊……跟你说了，是望城东去了……」、「城东？城东便是永定河！难道他跳进永定河里去了？」、「是啊……说不定真是……」

猛听一人暴怒道：「臭小子，不给你一点苦头吃，说不出真话来，来人！用刑！」脚步声大作，众官差想来都围了上来，听那「天狗李」杀猪似的叫了起来：「饶命啊！饶命啊！

小人真已竭尽全力了！别打我啊！」

一片猪鸣狗叫间，忽听一个老迈的嗓音道：「巩正仪呢？还没走吧。」

宋公迈又说话了，四下便静了下来，听得一个怯怯的嗓音道：「爵爷，小的在此。」这话声带了几分惧意，阿秀虽未见到人，便觉得此人不称头。听得宋神刀道：「巩老弟，咱们有话直说，饿鬼已经到了吧？」

闻「饿鬼」二字，墙外突然无声无息，听不到半点声音。只听「巩正仪」轻声道：「是。饿鬼黎明时已经围城了。」此言一出，好似点燃了火药，墙外顿又炸了起来：「王八蛋！你怎不早说？」、「混帐！难怪西郊一早尽在敲锣！」、「操！」、「干！」一片吵闹中，不知是谁喊了起来：「逃吧！逃吧！京城守不住啦！大伙儿快逃出城啊！」

「全都给老夫……住口！」猛听一声狂啸，其声如雷，排山倒海，直震得屋瓦喀喀作响，阿秀也急忙掩上耳孔，飕飕发抖。听得宋公迈深深吸了口气，道：「巩老弟，城外是伍定远的地头，他守得住、守不住，宋某管不着，我这儿只请问一句，你「上头」到底要咱们找到几时？便这般无止无尽地搜下去？」

「嗯……这个……这个……」巩正仪支支吾吾，始终没作声，宋公迈冷冷便道：「巩老弟，你要不吭气，老夫现下便走。」过得良久，那巩正仪总算应声了：「回……回爵爷的话，咱们……咱们上头确实有个吩咐，说客栈弟兄只需找到正午，午时一过，那也不必找了……」众人愕然道：「不必找了？」巩正仪嗯了一声：「找到了也没用……」

一片惊疑间，墙外人人议论不休，却又听一声怒吼传来：「巩正仪！睁开你的昏花老眼看看！你的上头便是我啊！谁说咱们只需找到正午的？我说咱们得找到晚间！」、「为何是晚间？干脆找到明年元宵！岂不是好？」、「他妈的！你是官、我是官？」

吵骂声中，墙外却又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竟有人械斗起来，阿秀眨了眨眼，这才晓得天下为何会乱成这样，原来乱源便出在这帮大侠身上了。

众人打起了群架，宋公迈却是平静如常，道：「也罢，就听你的。现下什么时候了？」

一人答道：「差不多午时了。」宋公迈道：「如此也好，等钟楼敲响，午时一到，大伙儿便做鸟兽散，想逃的便逃，想走的便走，不必在此磨耗。元易道兄、灵音大师，你俩以为如何？」

听得「灵音大师」也在此地，阿秀心下暗惊，知道这人便是爹爹的师兄，武功高得离奇，一会儿铁脚大叔若是正面遭遇了，岂有生路？

他心里暗暗害怕，只想为大叔通风报信，可官差们就在墙外，万一被人发觉，反而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正烦恼间，突然墙外传来追逐声，听得有人叫道：「抓住他！天狗李跑了！」

砰地一声，有人摔倒在地，随即传来踢打声，听得一人吼骂道：「想跑？这么多高手在这儿，你能望哪跑？快闻！这儿有没那厮的味道？」墙外传来嗅闻声，听那「天狗李」

低声道：「有啊……那味道望大明门去了！」

「放你妈的屁！方才说是去城东！现下又去了大明门？我还去了南天门哪！」、「操你妈，老子整夜没睡，先杀你出气！」耳光抽打

之中，「天狗李」哭了起来：「等等、等等、我闻到了，那味道就在对街……」

脚步杂沓，大队人马认明了方位，便又要开拔了，只见那顶高高的官帽经过了围墙，随即微微一顿，听得宋公迈沈吟道：「等等，咱们经过这废宅几次了？」一人接口道：「从昨晚到今日，已是第六回。」宋公迈道：「咱们进去搜过几次了？」

此言一出，墙外没声音了，想来人人都察觉不对。猛听「砰」地大响，围墙轰然坍塌，泥沙纷飞中，现出了一名和尚，看他身穿袈裟，双掌平推，这人阿秀竟也认识，却是爹爹的师弟「灵玄大师」，不旋踵，墙上又翻过几人，有似壁虎游墙者，有似飞鸟掠空者、有似蚂蚱蹦跳者，各有本领、各怀异能。

轰隆之声此起彼落，围墙坍了一大片，各路人马全都现身了，阿秀偷眼去看，只见宋公迈当头走着，背后跟随无数高手，有仙风瘦骨的道士、有一袭长袍的大侠，更多的是各路衙门的官差，至于那「蛇枪」霍天龙、张胖子，自也随在队伍当中，望来并不起眼。

满场高手如云，提拂尘、负长剑，持火枪，全数进驻了后院，威势非常。只见一名大捕头跨入院中，凛然道：「来人！带天狗李！」背后官差喝道：「带天狗李！」

「带天狗李……带天狗李……」喊声相继而下，不旋踵，院外传来喊声：「天狗李跑了！」

「天狗李跑了……天狗李跑了……」呼喊接踵而回，一名差人回报道：「启禀捕头，天狗李已经跑了。」那大捕头暴怒道：「跑了不会去追吗？混蛋！」众官差慌慌张张，正要追人，却见一人举手拦住，阿秀眼里看得明白，此人正是宋公迈。听他道：「不必追了，那厮便在此地。」

众人恍然大悟，才知天狗李何以大兜圈子，他早就知道「那厮」藏身在此，故而远远避开。

全场都静了下来。那大捕头行上一步，沈声道：「诸位大侠！蝗虫若要起飞，必有一只向导领路！为了千千万万的京城百姓，我等务须在此奋战，虽死无憾！」

当当当、当当当，远处不知谁敲起了铜锣，已然下令开打。宋公迈暴喝一声：「元易道长！请你守住后门！灵音大师，请率众僧过去前门！余人随我上前！」奋起八十老身，便朝鬼屋走入，岂料走了几

步，背后迟迟听不闻声息，回头去看，武林高手们竟是你看我、我看你，鸦雀无声。

宋公迈心下恼火，转身训斥：「少不负英雄志，侠者之誓，为民除害！你们却是怕什么？」

还待骂人，却听背后传来静静的嗓音：「说得好。」众人凝目急看，宋公迈背后竟多了几个黑衣人，前后左右各一名，总计六人。藏首蒙面，个个携兵带械。

「魔王来啦！」众人发一声喊，正要掉头逃命，宋公迈急忙喝道：「且慢！」他向后一纵，拉住一名官差，低声道：「巩正仪，这是你们的人么？」那官差驼背弯腰，苦着一张老脸，却原来便是先前说话的那位「巩正仪」。只见他点了点头，朝宋爵爷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

宋公迈脸大变，忙退开几步，深深吸了口气。余人更是惊疑惶恐，迟迟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元易道长咳了一声，拱手道：「几位朋友，你们若有什么吩咐，还请示下如何？」

「奉上喻！」六名黑衣人肃身挺腰，同声大喝，众人吓了一跳，不知他们要做些什么，却见一名黑衣人离众上前，淡然道：「奉上喻。我等特来转告一条消息，请诸位同道细听了。」

传闻中的黑衣人现身说话，全场自是静如深夜，谁也不敢作声，那人藏住了面貌，只露出一双冷眼，环顾全场，静静地道：「昨夜子时，我方已于万福楼截获此人，双方大战一场，点子受我军全力围攻，业已负伤。」

听得此言，江湖群豪矍然一惊，人群里已是议论纷纷。宋公迈沈声道：「朋友此言当真？」

黑衣人道：「千真万确。那厮正午之前，经脉瘫痪，武功全废。爵爷若是不信，只管去问「大掌柜」。」话声一出，人群里竟是轰轰吵响，猛听一名官差喊道：「朝廷有旨！谁能砍下那厮的脑袋，爵赐关内侯、赏黄金十万两！富贵荣华，就在眼前！」

「冲啊！杀啊！」宋公迈脚步还没动，霎时各路大侠狂奔上前，反而把他挤到后头去了。

落水狗在前，人人争先恐后，一路杀入了鬼屋中，霎时破屋坏墙，奋不顾身，都在搜捕要犯下落，那霍天龙、张胖子也忙了起来，一个寻找放枪之处，一个磨刀霍霍，只等着坐收渔利。

俗话说：「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众家高手如狼似虎，人人拼了老命，等着当那「关内侯」，阿秀心里担忧，更加不能走了，便躲在罗汉像后，暗暗为那位「铁脚大叔」祝祷。

破屋里人声喧哗，宛如闹市，料来无须片刻，便能找到铁脚大叔的踪影。正吵闹间，猛听「碰」地一声，地底深处传来敲打声，似有什么东西要爬将出来，众人吓了一跳，便又一发逃出屋外，躲到宋公迈背后。

「砰」地一声，又是一声，地底异响频传，彷佛魔王将出。人人心跳加快，掌心出汗，那张胖子本还等着捡便宜，此刻也逃入草丛之中，浑身发抖。转看霍天龙，早已攀到对过屋顶上，谁知是要放冷枪、还是要拔腿跑?

病死的骆驼比马大，一片寒蝉间，众高手谁也不敢妄动，猛听一声清啸，一名少年越众而出，朗声道：「武当郁丹枫在此！还请朋友现身相会如何？」

猛听「轰隆」一声大响，地下沙尘飞扬，好似窜出了什么怪物，众人「啊呀」惊呼，纷纷向后退开，那郁丹枫也不禁双手护住脸面，双足向地一点，向后飘开了三丈。

一阵惊天动地过后，四下却没声响了，唯有漫天沙尘飞舞，众人惊疑不定，都不知发生了何事，阿秀也是大感骇然，正察看间，肩头却让人拍了拍，回头一望，惊见一条大汉竖指唇边，示意噤声，随即慢慢爬入了长草堆里，打算一路溜逃。

阿秀呆住了。看那大汉实在高明，一招「声东击西」使出，弄个震天价响，自己却来个「金蝉脱壳」，打算悄悄逃命。只见他小心爬入草丛，爬不数步，长草哗哗，一名胖子却从中窜了出来，嘴里高声惨叫：「坏人来了啊！救命啊！快来人啊！」众人回头急看，惊见草丛里蹲着一人，鬼鬼祟祟，背后还满是刺花，岂不便是「那厮」是谁?

「杀啊！」几名道士飞身而上，半空拔剑出鞘，身法精彩之至，那灵玄大师更是双掌前撑，喝地一声过后，运起了「大力金刚掌」，

其余大批官差、武林耆宿也提起兵器，将敌寇层层包围。阿秀明白那大汉即将身死，霎时便也掉头飞奔而去，忍泪闭眼：「铁脚大叔，再见了。」

正要洒下泪来，耳中却听得狂笑声大作：「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

阿秀呆呆回头，只见铁脚大叔昂首大笑，从草堆里站了起来，只见他魁梧高大，约莫八尺四五，背后更刺了一幅飞虎，其势豪迈之至，却也不免凶狠之极，宛如猛虎出丘，大踏步而来。

「糟了……」众人怕了起来，原本出招的停手了，原本停手的退后了，至于本就在退后的，则是就地趴下，把自己伪作了一具死尸。一片惊恐间，那大汉昂首阔步，仰天豪笑，一路行向了人群，突然目光一掠，停在了一个高大老者的脸上，嘿嘿笑道：「宋爵爷，久违啦。」

四下全是牙关颤抖声，宋公迈也是脸铁青，嘶哑地道：「将军……别来无恙。」

在众人的注视下，那大汉扭了扭颈子，道：「好了，废话少说，你们要轮着上？还是一起上？」

阿秀暗暗诧异，适才听铁脚大叔自己提起，明明他正午前武功全失，这当口怎又精力弥漫、主动搦战？仰头来看日轮，那太阳躲在雪云之后，也不知是否升到了天顶，一旁宋公迈自也惊疑不定，其余高手更是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此时此刻，谁也不清楚是否正午，也没人晓得「那厮」究竟有无负伤，只知他赤膊上身，环顾场中，透出一身霸悍之气，虽有千百人在此，竟无一人敢上前应战。

万籁俱寂中，忽听脚步声响，一名少年步出人群，微微吐纳，道：「老头，武当郁丹枫在此，陪你玩个两招。」那大汉目光斜飘，笑道：「什么枫？」那人道：「郁丹枫。」

那大汉懒懒地道：「听都没听过。」那「郁丹枫」怒大现，正要大步上前，却让一名中年道士拦住了，听他附耳道：「不要轻举妄动，仔细看看周遭。」

那少年微感纳闷，左右望了望，突然发觉一事，那六名黑衣人不见了。

不只黑衣人不见了，连那「巩正仪」也消失了，此刻不单郁丹枫起了疑心，其余高手也察觉了不对劲。「那厮」若真个负伤了，这帮黑衣人为何不自己上？却反而把场面交给了别人？莫非「那厮」身上有毒？还是地下埋了一桶炸药？还是怎地？

那中年道士便是武当掌教「元易」，他见众人望着自己师徒，当即一声清啸，喝道：「枫儿！武林里长幼有序，本属应然。你虽想铲奸锄恶，为百姓做番事业，岂难道几位前辈就不想么？」把手一摆，朗声道：「天下武功出少林！论资排辈，我武当真武观自该礼让嵩山少林！」

众家好汉闻言一愣，看武当与少林争雄百年，平日明争暗斗，这当口却让贤了，那「灵玄大师」咳了一声，便道：「也好。这场便由我少林打头阵。」行上前去，正要出手，待见那铁脚大汉舔了舔嘴，嘿嘿狞笑。灵玄心头大感不祥，便又退了回来，合十道：「阿弥陀佛，将军世之虎将，素有英名，小僧妄图以一对一，不免有辱将军盛名。」

那大汉笑道：「好啦，废话少说，你要上多少人？」灵玄默然低头，背后同门行了上来，齐声道：「我等少林十二僧，联袂向将军请教！」

听得十二僧同上，那大汉却是神自若，径道：「灵音大师呢？也要一起上么？」一名矮小老僧步出人群，合十道：「阿弥陀佛，为了京城百姓，贫僧斗胆，也来拜领施主的高招。」说话间微微吐气，双手微微向前一推，指节内收，正是了他的成名绝技：「大悲降魔杵」。

眼看灵音潜运神功，场内自是一片哗然，那灵玄也把掌心向上，扎下马步，拿出了佛门根本掌印：「大力金刚掌」。

少林高僧打了头阵，人人士气大振，只见霍天龙纵上了对过民房，手持短枪，远处官差也提起了弓弩，对准了场内，都要为少林僧众援手。那元易道长却拉住了徒弟，示意他不可妄动。

双方正要决战，那大汉却笑了笑，道：「灵音大师，动手之前，我想请教你一事，可以么？」

灵音合十道：「阿弥陀佛。只消无害于天下万民，无碍于京城百姓，老衲自当回答。」

那大汉微笑道：「你别担心，我只想请问你三个字……」霎时手指穹苍，暴吼道：「何谓佛！」

吼声一出，四下满是回音：「何谓佛……何谓佛……何谓佛……」

灵音自也愣了，没料到他有此一问，正要合十回话，灵玄却附耳过来，低声道：「师兄，这厮善使邪术，定是要扰你心神，千万不要应答。」

灵音微见迟疑，欲言又止间，那大汉又道：「灵音大师，你少林寺里全是假仁假义的贼秃，白日拜佛，夜间宿娼，只有你一个真和尚。你说吧，何谓佛？」

灵音咳了一声，答道：「信心即佛。」那大汉冷冷地道：「何谓信心？」灵音道：「佛曰，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那大汉哦了一声，又道：「何谓佛心？」灵音双手合十，道：「禅是佛心，教是佛语，教则惟传一心法，禅则惟传见性法……」

阿秀一旁偷看，只见那大汉嗯嗯点头，不住称是，眼角却在留意脚下影子，霎时心下一醒：「好啊！铁脚大叔要磨耗时光！」

阿秀虽是十岁小孩，脑袋却比这帮大人清楚，自知那大汉要东拉西扯，只等熬过午时，便能恢复武功。那灵音却犹在梦中，兀自长篇大论：「是故达摩南天竺国，来至中华传上乘一心法，令汝等开悟，以使众生得佛性……」说了良久，终于双手合十，行礼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小僧说法已毕，还请施主赐招。」

午时未到，佛法却提前说完了，阿秀满头冷汗，正感担忧间，那大汉却是笑了笑，道：「可惜啊可惜，似大师这般得道高僧，死一个、少一个，我倒舍不得动手了。」灵音道：「人生在世，各有缘法，施主不必客气。」

那大汉哈哈大笑，双手握拳，正要大步行来，忽又道：「等等，大师适才说到佛心，可否再解释明白些？」灵音不疑有它，正要再说佛法，一旁灵玄却已按耐不住，暴喝道：「兀你那厮！休来戏弄我师

兄！且吃灵玄一招！」双手一晃，运起了「大力金刚掌」，正要劈出，却听那大汉厉声道：「灵玄！你为何要害死天绝神僧？」

那灵玄大吃一惊，饶他功力深厚，脚步还是向后摔跌，颤声道：「你胡说什么？」

那大汉冷冷地道：「灵玄，你们少林长年嫁祸于我，说什么天绝大师死于我手……」

嗓音一提，厉声道：「你说吧！你为何要害死天绝大师！」灵玄骇然道：「我……我不知道……」

那大汉森然道：「不知道？就凭这三字，你便想骗过自己的良心？灵玄！你明知密谋在先，袖手旁观于后，任凭天绝大师死于小人之手，却与你亲手所弑何异？你过来吧！杀了我之后，你便能杜了天下人的悠悠众口！」

灵玄慌张害怕，竟是语带哭音：「不是我、不是我干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那大汉仰天狂笑，甚是豪迈，正要再加训斥，突然鼻中一热，流下两行红血，望来直若鼻涕也似。眼看众人愣住了，阿秀则是心下惨然：「完了，露出马脚啦。」

练武之人，气血内藏，什么时候会流鼻血了？果不其然，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霎时全都醒了过来，暴怒道：「这家伙要磨耗时光！」灵玄气得牙关颤抖：「兀你那厮……今番杀不了你，我岂有颜面见我天绝师叔于地下？」

「为了天下万民！」元易道长拔剑向天，厉声道：「大伙儿——并肩子冲啊！」

「杀啊！」、「冲啊！」眼看那大汉原是纸糊的，什么武功都没有。官差生气了，张胖子发怒了，连元易道长也拔剑了，人人奔向前来，刀光剑闪，枪戳掌击，当真无所不为，那霍天龙更是守株待兔，只等着乱军中射上一枪。

这下完了，那大汉流了鼻血，已然道出一切秘密。眼看刀剑齐施，随时都要命丧黄泉，猛听「当」、「当」之声大作，钟声竟已响起了。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午时到了，大汉双手叉腰，仰天狂笑，声势直上九重云霄，怕连嫦娥仙女听见了，也要花失。「妈呀！」众人放声呐喊，收招的收招、止步的止步，跑得慢的还摔倒在地，哭爹叫娘。

午时一过，「那厮」经脉全开，阴阳六经已然龙虎交会，水乳交融，登使他再次攀上天顶五岳，成了当世第一大魔头。众人惊惶哭喊，正要窜逃，猛听一人喊道：「等等！大家瞧那儿！」

众人把目光一转，惊见一名孩童脸苍白，手持石块，站在一口大钟旁，却是他在那儿乱敲了。张胖子暴怒道：「又是这小鬼！」众官差怒道：「该死的东西！」眼见钟声是打这儿来的，人人都是恼羞成怒，哭叫的拭泪了，拭泪的眼红了，眼红的拔刀了。

「为了十万两黄金！」张胖子提起了大斧头，第一个奔上前去，暴吼道：「杀啊！」

「杀啊！」、「冲啊！」、「我的关内侯啊！」众人连番让人愚弄，个个奋不顾身，已如发狂也似，都等着将这人五马分尸。

那大汉没救了，这儿是武当高手，那儿是少林高僧，兵刃纷至沓来，棍棒如雨而下，如何还有命在？猛听「碰」地一响，枪声大作，霍天龙抢先开出了一枪，正要捷足先登、第一个拿下「关内侯」宝座，突然间，枪声略显黯淡，远方传来了几声……

「当……」、「当……」远方钟声悠扬，当地一声，又是一声，带来了清幽古意，众人不由为之一愣，转看阿秀那小鬼，却只呆坐在地下，离得那口大钟老远，并未偷鸡摸狗。

这钟声是由北门的「钟楼大街」而来，这条街上有一口巨钟，相传是「永乐大帝」所铸，高挂城楼，按时报讯，百年如一日，从未误差。当当巨响之中，众人吞了口寒沫，还没来得及开溜，却听那大汉嘴里喀喇喇地咬着东西，含浑地道：「该吃午饭啦……」

噗地一声，枪子儿从嘴里吐了出来，只见那大汉满身红光，微微晕扩，复又收拢，深深一个吐纳过后，便上下挥舞着手臂，自朝灵玄大师招了招手：「老弟，吃过午饭了吗？」

灵玄咬牙道：「我……我……」那大汉学着他的口气，畏畏缩缩地道：「我……我……

你……你……」呵呵笑道：「有话想说，去跟天绝老贼说吧。」抓住了灵玄的衣襟，喝啊一声怒吼，便将他举过肩头，咻地一声，远远抛了出去。

一声闷哼过后，远处传来「啊」地一声惨叫，阿秀转头去望，只见霍天龙从房顶上掉落下来，转看灵玄大师，却还半空飞着，不知要坠到何处。那大汉朝掌中呵了呵暖气，寒颤道：「怪怪，都正月了，还这么冷。」他舔了舔嘴，突然望向一名官差，道：「喂、你，把衣服脱了。」

那官差全身发抖，还在那儿东张西望，那大汉怒道：「还看别人？就是你！快把衣服脱了！」那官差哭道：「士饶命！我……我不懂那套……」那大汉厉声道：「快脱！」

怒吼一出，宛如龙吟虎啸，连阿秀也害怕不已，赶忙遮住双耳。几十名官差欲哭无泪，便在大捕头的带领下，人人当众脱衣解裤，蔚为奇观。那大汉打着赤膊，自在地下挑选合身衣裳，正试穿间，忽听背后呼吸声有异，听得一人森然道：「朋友……你把咱们当成什么了？」

金光大现中，耳中听到：「武当郁丹枫……」一人奋起双掌，厉声道：「恭请赐招！」

砰地一声大响，那厮身子直飞了出去，堪堪过了两丈远近，这才撞上了那口大钟，随即滚跌在地。宋公迈见机不可失，忙提了宝刀，飞身过去，厉声道：「神刀劲！」

宋神刀老而靡坚，运起毕生功劲，提刀纵砍，猛听「嗡」地大响，「那厮」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手里竟然提着那口大钟，挡下宋公迈的宝刀。

巨钟嗡嗡大响，震得人人耳鼓发麻。看这口大钟重逾千斤，却让那厮单手提起，天下有这等神力的，屈指可数。满场骇然间，只见「那厮」提了口真气，右臂向后，大钟也随之后掠五尺，一阵烈风扑面而至，千斤大钟便朝宋公迈脸上撞来。

「神刀劲！」宋公迈凄厉怪吼，提刀对砍，正等着刀断人亡，却听「当」地巨响，眼前火光四溅，宋公迈身边多了一名老僧，手持铁杵，正是达摩院首座「灵音大师」出手了。

看灵音来得好快，眼看宋神刀难以为继，当即一个箭步抢上，与他并肩挡下这惊天动地的一击，只是「那厮」神力惊人，听他深深吐纳，全身散发火焰般的气息，把大钟一提，再次撞来。

「当当当当当当！」一连九声，巨钟嗡嗡大响，连撞九记，一波未息、一波又至，两名前辈接得了一招，接不了第二招，虎口早已发麻，脚下更是连连后退，竟连片刻也抵挡不住。

「神刀劲！」、「神刀劲！」宋公迈仰天大吼，却是越叫越没劲，他自知命在旦夕，只能回目向后，盼有同道出手相助，哪晓得一望之下，背后同道或拔腿狂奔、或翻墙而走，义气点的还来搀扶跌倒的，不忘喊道：「老张！我俩一起逃！咱绝不会舍下你的！」

「神刀劲！」宋公迈悲伤呐喊，似成人间绝响，正等着断送老命，却听背后传来怒喝声：「老头别哭！让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当地一声金响，一人双手张开，架住了巨钟，厉声道：「武当——纯阳功！」喊声一出，内力排山倒海而来，一时间「明堂穴」金光大现，衣袍宝光窜流，仗着天下隐仙第一神功，竟然抱住了巨钟，压得大魔头逐步后退。

「枫儿！」那元易道长躲得老远，口中却还拼命呐喊：「千万别淌这混水！快走！」

初生之犊不畏虎，长了犄角反怕狼。来人正是郁丹枫，也是他血气方刚，年少冲动，便对师父的喊声不理不睬，当下拿出了英雄肝胆，便与灵音、宋公迈共御强敌。

这三大高手各有各的护身绝学，一是八十耆宿，一是少林神僧，还一个是武当不世出的少年奇才，三人成虎，力达万斤，谁也抵挡不住。郁丹枫深深吐纳，自知机不可失，须得趁胜追击，霎时「喝」地一声，竟将整口巨钟举过了肩，正要抛将出去，背后却让人拍了拍，赞道：「年轻人，力气不小啊！」

郁丹枫大骇回头，只见「那厮」早已放开巨钟，无声无息来到背后。转看「宋神刀」

，却已翻过了围墙，骇然狂走，身法快得不可思议。至于那位灵音大师，则是低头念弥陀，好似替自己念起了往生咒。

郁丹枫又惊又急，正要反足踢出，突然手上一个脱力，整口大钟落了下来，将他罩到了里头，只听「那厮」笑道：「来，送你去见张三丰。」把脚一踢，咚地隆咚，整口大钟滚出了围墙，来到了下坡路，轰隆隆地直滚下去，消失不见了。

「枫儿！枫儿！」那元易道长大惊大喊，也是怕爱徒英年早逝了，忙一路追了过去。

眼看全场跑得一个不剩，铁脚大汉哈哈大笑，便又捡起官差脱下的衣裳，自顾自地穿了起来。阿秀胆战心惊，正要从草丛里悄悄爬走，突然背心一紧，竟让人一把提了起来，听那大汉笑道：「小兄弟，咱俩又见面啦。」阿秀发抖苦笑：「铁……铁脚大叔，你……你好啊……」

那大汉笑道：「方才谢谢你了。若没你这小和尚为我撞钟，恐怕他们真为我送终啦。」

阿秀陪笑道：「不谢、不谢，大叔您随便逛逛，京城很好玩的，我……我先回家了……」

正要开溜，却又被拖了回来，大惊道：「大叔，你……你要干什么？」

那大汉笑道：「别怕，你方才不是说要找你爹么？咱这就带你去找人吧。」阿秀此时魂飞魄散，哪还管谁是他爹？颤声道：「不……不用了……我……我要去找我娘……」

「好啊！」那大汉喜道：「我刚巧也要找你娘，来，咱俩一起去红螺寺玩玩吧，一会儿找到你娘，便来个合家大团圆。」阿秀寒声道：「合……合家团圆？」

「没错。」铁脚大汉微笑道：「你每到年初一，不都得去红螺寺见个人？那是谁？」阿秀大惊道：「汤圆姑妈？你……你怎么认得她的？」大汉道：「宜花院里相好的。」

「哈哈哈哈哈哈！」铁脚大汉仰头直笑了起来，不顾阿秀还在哭着，便将他夹到了腋下，铁脚向前一踢，轰隆巨响传过，围墙已然倒塌，随即大踏步走了出去。街上行人见了，莫不哭爹叫娘、四散奔逃，想来明早都要上庙里收惊去了。

十、山中小景

雪花阵阵飘落，山里白雾茫茫，沿山颠望上瞧去，只见一株苍松横探深谷，甚是雄奇险峻，虽在漫天大雪，兀自傲然挺立。突然间，狂风吹拂而来，带得松枝上下晃荡，似欲断折，却见雪雾里有人侧过了身，似在树干上熟睡着，不忘盖了盖被子。

「马大人……」正揉眼间，身子摇了摇，耳边听得有人呼唤：「马大人……」

马人杰醒了过来，他呆呆望着那株苍松，那人影却一晃不见了，他揉了揉眼，料想是自己眼花了，便提起拐杖，慢慢行上了石阶，一时间甚显吃力。

天气很冷，眼前这道石阶却似通向南天门，又陡又高，看马人杰瘸了一条腿，冲风冒雪，阶梯冰雪滑溜，显得既艰难、又危险。两名将官急忙赶来，道：「马大人，咱们负你上去吧。」

正要出手搀扶，几名随扈却已拦了过来，轻声道：「别多事，忘了他是谁么？」

兵部尚书马人杰，众将官心里闪过这几个字，莫不心下一醒，忙躬身退开：「是、是。」

风狂雪大，吹得漫山遍野一片缩，只见山门下排列兵卒，数达千人，个个身穿精钢甲，旗号既非「勤王」、亦非「正统」，而是「金吾」、「府军」、「虎林」、「羽林」四戴维，不消说，此地正是红螺山，正统皇帝行驾所在。此时马人杰冒雪而来，正是为了求见当今。

当今者，皇帝也。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又说「烦恼只为强出头」。马人杰打进朝廷的第一天，无一日不烦恼，也没有一日不强出头，可他的官却越做越大，先是开阳知县，其后是大同知府、户部主事，最后升上了兵部尚书，不过就在他登上南天门的那一日，他的人生之路突然崎岖起来，因为他瘸了。

马人杰是个直性人，心里有话、向来直说，为此曾多次触怒正统皇帝，不过他从未挨过打，也因此他变本加厉，越发敢说，终于因此惹上了大麻烦，四十刑杖打下来，断送他的一条腿。可马人杰并没有白白挨打，如同本朝的先烈，他越打越强，越打越旺，他每倒下去一回，爬起来时名气就大了几分，如今声望之高，直追死于狱中的前兵部尚书顾嗣源，普天之下、莫不敬重。

与景泰朝不同，正统朝没有江充、刘敬这些元凶巨恶，却有「纸糊三阁老」、以及「泥塑四尚书」。在这帮纸人泥人面前，马人杰太显眼了，「不遭人妒是庸才」，有些大臣妒嫉他，私下讥他是「沽名卖直」、「升官专靠打屁股」，马人杰听完之后，总是一笑置之，然而他的门生总是冷冷回问：「来吧，挨板子那么易，不如你们也挨上一顿吧？」

当年打着板子，马人杰哭声之惨，里许外都能听见，许多文人讥笑他没种，娇生惯养，一打就哭。马人杰也无力反驳，那天他被家人抬了回去，两条腿从此长短不一，脊骨也因此得病，终生不能仰睡，只能侧睡。每到天寒时，他更痛得浑身颤抖，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连躺着也痛，彷佛时时刻刻都置身于刀山油锅当中，而他年仅四十四岁。

人生百年，弹指即过，然而对身处地狱的人来说，却显得太长了些。不过马人杰不是没有机会登上天界。受刑前一夜，他曾做了一个梦，梦到修罗王降临，问他是否要求庇荫。

马人杰坦然拒绝，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又说：「今日才挨打，我已无颜面对天下人」。

马人杰很早就知道，他一定会挨打。甚且可以这样说，他如果不挨打，这辈子都会良心不安。也因此，他并不恨正统皇帝，甚且不恨西北叛军，可他无法忘记一群人，一群自命清高、自以为是、总是不忘各打五十大板的「清流名士」。他们永远袖手旁观、永远冷言冷语……看着前头的人一个一个倒下去，却还哈哈笑着……

地狱里最下面的一层，留给袖手旁观的人。马人杰心里明白，等他倒下后，正统朝也要结束了。因为「修罗王」即将从天界启程出发、接管人间的一切。那一刻，天下会化为一个安安静静的炼狱，自此六道噤声，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

正想间，两旁随扈附耳道：「大人，小心脚下。」马人杰抬头一看，才发觉自己已然行过了阶梯，踏入了「红螺寺」。

红螺寺又称「护国资福禅寺」，每逢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朝廷定在寺里连办三日法会，祈福求雨，盼望来年风调雨顺。不过今年有些不同，祈雨法会尚未办完，洪水便已淹没了京城。马人杰

低头叹息，慢慢行入了大雄宝殿，四下僧人早已听到他的咚咚拐杖声，便一一致意问安。

一路走过，慢慢来到了祖师殿，尚未行入大殿，便已听得轰轰扰响，凝目望去，只见门里文武百官群聚，一如往常的模样，又在交头贴耳，窃窃私语。

红螺寺一如寻常佛院，分为「天王殿」、「大雄宝殿」，至于「祖师殿」，只因皇帝移驾来此，这几日便成了百官议事之地。

俗语说：「朝中无人莫为官」，又说：「本地麻雀帮手多」，马人杰虽是兵部尚书，却因这条瘸腿，平日知心朋友不多，百官若非走投无路，绝少与之来往。他站在殿前，迟迟不见同侪过来招呼，不免有些寂寥，左顾右盼间，忽见远处院里停了百来辆车，放满辎重财物，另有家人在那儿看顾。忙问随扈道：「这是谁的车？」

「回大人的话……」众随扈躬身来答：「最大的那几辆，是宰辅何大人的座车，后头小点的，都是陈二辅的车、再来是张三辅、牟四辅、刑部赵尚书……」马人杰怔怔看着，忽见车旁站了名公子，正指挥家丁搬运家当，忙道：「此人是谁？」随扈道：「是何大人的二女婿。」马人杰又道：「他身旁那位小姑娘呢？」随扈道：「那是何凝香，何大人最小的女儿。」

何大人一家到齐了，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全上了红螺山了，不忘带满家当，这是什么意思呢?

马人杰深深吸了口气，游目四顾，只见院里辎重都来自文官家里，至于「正统军」、「勤王军」的家眷，却没见到一个。他轻轻呼了一口气，道：「很好，咱们进殿吧。」

提起拐杖，正要进去，却听一名随扈道：「大人，「提刑按察司」洪铭冲求见。」

马人杰回头去看，却见一人缓步行来，正是北直隶的总捕头洪铭冲，远处另有几人低头说话，却是旗手卫都统、另有都察院、大理寺的差头。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加上了「旗手卫」，便是京城官差的总兵力，只是看那洪铭冲脚步迟缓，马人杰不由啊了一声，心里已然有数了。

若是好消息送来，这群差头必定脚步轻快，亢奋不已。若有危难将至，必也是狂奔呼叫，面惊惶。如此这般有气无力，自己得做出最坏的打算。

一片沉默间，洪捕头慢慢来到身边，只是愁眉苦脸，欲言又止，马人杰便替他说了：「失手了？」洪捕头低声道：「是……城里急报，我方在城西遭遇那厮，却让他顺利突围而出，现今队伍分崩离析，各方好手跑的跑、逃的逃……那厮却已不见踪影……」

马人杰早已料到此节，自也不会暴跳如雷。便道：「很好，辛苦诸位了。」

众人呆了半晌，互望一眼，他们本还等着挨上一耳光，岂料马尚书竟还开口致谢了？

洪捕头低声问道：「大人，那咱们……咱们还要围捕「那厮」么？」马人杰缓缓伸出了手，制住了说话，道：「再来的事情，不归我管。」洪捕头喃喃地道：「那……那卑职该去找谁？」

马人杰道：「谁也不必找。你们各自回家去吧。」众人瞠目结舌：「什么？回家？」

马人杰道：「你们也累了一晚，赶紧回家歇歇，多和妻儿们聚聚。明日一早，自有圣旨下达。」

众人办事不力，早感不安，一听要颁圣旨了，更是魂飞天外：「皇上要……要降咱们的罪么？」马人杰笑道：「放心，有罪的人可多了，哪轮得到你们？再说皇上便真要降罪，怕还得先回家照照镜子，不是么？」

马人杰又狂言犯上了，众人寒毛直竖，不由得朝他的瘸腿瞧了瞧，马人杰道：「不说了，我先进殿去了。」洪捕头忙道：「大人……到底现下该怎么办，您……您说清楚啊……」

众人还想多问，马人杰却不会多说一个字了。他能做的都做了。再来的事，得看「上面」的意思。倘使连「上面」也不行了，那「上面」后头还有一个人，等着出面收拾残局……

行入了殿里，却听四下笑声轰然，远处还有丝竹笙乐，奏了首「北正宫」，喜气洋洋，殿里官眷官员聊的聊、说的说，人人都有欢，彷佛还在过年。

一路走去，众人有聊姨太太的、有谈风水的、有祝贺升官的，甚且有议论八世子大局、犹在谋划大位的，此情此景，恰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只不知十殿阎王立不立太子，可想收这些人当幕宾？

大殿里人挤人，寸步难移。马人杰一路默默低头，忽听一人道：「贺兄，您南京的房子还空着么？」、「空着，挤个百来口人，勉强还能凑合凑合……」

终于有人看眼前了，北方土话说：「老娘家的狗、吃完了就走」，现今北京战事未定，这批人的算盘便已打到了南京，称得上是高瞻远瞩，只可惜正统皇帝也不是傻瓜，临走之前，总得留几个人给饿鬼杀。想来便是他们了。

百官言笑欢然，各有各的打算。马人杰则是一脸平静，好似事不关己，正低头走着，忽然迎面走来了一人，看他面铁青，惶惶不安，却是刑部尚书赵大人。

真正的官场高手来了。一品仙鹤、二品锦鸡，看朝廷以百兽为秩，官员们自也如虫鸟一般，性情各有不同。这赵尚书历「正统」、「景泰」、「武英」三朝而不倒，靠的是一个先天能耐，他可以预知一切。每逢年号要改，社稷要坍，他便如老鼠上沈船，必然大有感应。

果然此际百官嘻笑，犹在梦中，这人却已如丧考妣，想来又预知了什么。

赵尚书是朝廷里的老鼠，这马人杰却似朝廷供奉的乌鸦，专来报丧，赵尚书一见他来，抖得更激烈了，马人杰也不多话，直接了当问了：「赵大人，皇上呢？」

赵尚书嘶哑地道：「皇上……皇上还在禅房午睡……咱们请了几次，他都起不来……」

正统皇帝年老力衰，精神不比当年，一旦睡了下去，除非太祖提着威武棍来叫，谁喊得醒他？马人杰笑了笑，淡然道：「没事，我一会儿去叫他。一定喊得醒。」赵尚书牙关喀喀，眼睛瞄着他的右腿，却是完好无缺的那只。马人杰微微而笑，又道：「皇后娘娘呢？」

赵尚书低声道：「这你得问琼国丈，他老人家没来，谁敢过去叨扰……」

皇后娘娘天生爱美，时时在房里换着衣服，若有什么不长眼的闯入，皇帝一旦发觉老婆让人瞄了，便蜈蚣也给打瘸了。马人杰笑了一笑，还待要说，一名妇女却急急行了过来，拉住了赵尚书直嚷：「老爷！方才家丁来报，说有人送了棺材到咱们家，这是谁干的？」另一名女子喊道：「是啊，七十五口棺材，和咱们家人数一模一样，真是晦气！」

眼看赵尚书低头不语，身上抖得更激烈了，想来他又预知了棺材价钱，这便忍不住出手了。

马人杰实在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拍了拍他的肩头，这便转身离开。正要去找伍定远的踪影，忽见面前又围了一堆人，劈劈啪啪之声不绝于耳，却真打起了算盘，听得一人道：「七十二万除一千万……」、「不是一千万，是一千二百四十一万。」

马人杰眼光一撇，见到了宰辅何大人，立时停脚下来，只见这老先生伸长了脖子，只在看另一名老者拨算盘，那人却是「鸿胪寺」的黄寺卿，一旁尚有「牟四辅」、「张三辅」，都是本朝首脑人物。

若以百兽为喻，伍定远是牛，专替主人耕田，马人杰则是乌鸦，专来警告不祥，至于何大人这帮老臣，却如大户人家饲养的孔雀仙鹤，虽无害、亦无益，专能妆点门面。是以百姓尊其为「纸糊三阁老、泥塑四尚书」，官场功力之高，已至化境，有时连马人杰也看不懂。

难得「纸糊阁老」拨算盘，好似做起了正经事，马人杰便也小心挨了过去，静听说话。

那黄寺卿的算术不怎么高明，拨了良久，方才道：「好了，算出来啦。七十二万除一千二百四十一万……可得十七又二分三厘六毫一秒一忽……」张三辅道：「一秒一忽免计，不好算。」陈二辅道：「是了，就算十八吧，杀一个要多少时光？」

马人杰微微一惊，不知他们怎会用上这个「杀」字？正猜疑间，却听何大人道：「老夫在西域见过一回，杀一个约莫一柱香。」黄寺卿皱眉道：「一柱香是多久？」

这一问却把何大人问倒了，看他平日里不求甚解，只知感慨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却不知一柱香究竟多长，喃喃便道：「这……大概是半个时辰吧。」陈二辅道：「一柱香没那么久。说精确些。」何大人道：「要精确，你得问钦天监的人……」牟四辅道：「钦天监监正五品官，没资格进祖师殿。」张三辅沈吟道：「那去找五经博士吧，不然春官正也行……」

正议论间，却见殿外奔入一名少年，十五六岁年纪，一把拉住了黄寺卿，嚷道：「爹，我要下山，寺里不好玩！」黄寺卿安抚道：「别急，等爹忙完了，一会儿带你去赏灯，好不好啊……

黄寺卿老来得子，对儿子自是孝顺异常，何大人私生儿女生得多了，却是看得烦，他转过头来，猛一见到马人杰，顿时大喜道：「哎呀，马尚书来了，快快快，跟本官说，一柱香是多久？」

众人闻声转头，果然也见到了马尚书，自也晓得此人是少能臣，精明干练，无所不知，纷纷追问：「是啊，马老弟，你快说、一柱香是多久？」

马人杰咳了一声，道：「一柱香为一刻。」众臣沈吟道：「一刻又是多久？」马人杰道：「一刻为百分，一分为百秒。一刻便是一万秒。」张三辅满面愕然：「什么秒？有这玩意儿么？」

马人杰道：「秒之为用，起于开国。盖洪武十七年甲子岁为元，岁周三百六十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四分之为一象，二十四分之为一节，以日周为万分，每十八万二千百七十分一十八秒为一闰。是称大统闰应。」

马人杰号称精通「奇门遁甲」，果然深闇天元历法，说得头头是道。这何大人却是不求甚解，仍是一脸迷惘：「这……听你说了好大一篇，到底一柱香是多久？」马人杰道：「一柱香便是一万秒。八万秒约为一个时辰，总之一个时辰大抵可以烧八柱香。」

何大人总算懂了，忙道：「快快快，八柱香就是一个时辰，杀一个一柱香，杀十八个要多少时辰？」那黄寺卿拨了拨算盘，喃喃地道：「两个时辰又两刻……」众大臣本还紧张着，霎时如释重负，笑道：「这么快就杀完了，那还怕什么？走走走，大家去赏雪吧。」

那牟四辅道：「别急着玩，咱们去找伍定远，把数目报给他吧。」何大人道：「对对对、定远平日太辛劳了，咱们多少得替他分

点忧……」眼看众人离开了，马人杰目光一转，只见殿里角落放了张凳子，其上坐了一员大将，果然是「正统军大都督」伍定远。

那黄寺卿脚步急急，正要随行过去，却让马人杰拉住了，听他道：「黄大人，你们究竟在算些什么？可否让下官知晓？」黄寺卿笑道：「原来你还不知道啊，哪，这七十二万呢，便是正统军，这一千二百四十一万呢，便是……」一旁儿子笑着接口了：「我知道，那是饿鬼！」

马人杰张大了嘴，才知他们算计的是这个，黄寺卿拍了拍儿子，示意嘉许，笑道：「看着啊，七十二万除一千二百四十一万，约得十八，所以正统军要杀光千万饿鬼，每人仅须杀十八只，杀一只一柱香，要杀十八只呢，那就是……」儿子接口又笑：「两个时辰又两刻。」

咚地一声，拐杖落地，马人杰竟已摔到随扈的怀里去了。那黄寺卿愣住了，还待过来察看，马人杰却已挣扎起身，喘道：「快，带我去见伍定远，快。」

「借光，劳驾借光。」殿里都是达官贵人，左右随扈自也不好推挤，只能勉力前行。

马人杰也是满头大汗，提着拐杖向前挤，猛听一声怒吼：「住口！」

当琅一声，一只茶碗砸到了地下，摔了个粉碎，大厅静了下来，人人凝目去看，只见罗汉像旁站起了一条大汉，双眼怒翻，正是伍定远。看他给何宰辅、张三辅等人围着，想来起了口角。众老臣愕然道：「伍老弟，你……你凶什么？咱们是好心给你出主意，你发什么脾气啊？」

伍定远坐了下来，抱头不语。高炯、岑焱全赶了上来，都在低声安抚。马人杰眼光一扫，却没见到首席参谋巩志。

伍都督举止有异，众人自都不好再说，何大人却与他相识经年，打「制使」时便识得了，也是自恃辈分，便道：「定远老弟，你别乱发脾气，好好听咱们说。」陈二辅也道：「是啊，你不可妄动无明。咱们给你算过了，你把七十二万正统军全数调回北京，只消两个时辰又两刻，便能解京城之危……」张三辅道：「是啊，若再加上勤王军，那便连一个时辰都不要，何乐而不为？」

「住口！」伍定远突然仰首大吼，声如雷震，整间大殿便又静了下来。众老臣受了惊吓，有的摔倒在地，有的飕飕发抖，何大人骇极而怒，大声道：「伍定远！你……你这是干什么？咱们的计策哪里行不通？你说！」伍定远气得微微发抖，嘶哑道：「你们……你们杀过人么？」

众人面面相觑，料来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连后厨也没进去过，哪里杀过人？正支支吾吾间，忽听牟四辅道：「没杀过又如何？咱们忠君报国之心，与你无贰。」

众人喝起采来了，伍定远则是低头抚面，说不出话来，眼看众老臣还要纠缠，高炯便道：「几位大人，不如让小人反问你们一句吧，你们可知杀人前得准备什么？」黄寺卿正要说话，一旁儿子便替他笑答了：「刀啊，杀人不得准备刀么？不然还要什么？」

燕烽道：「错了，杀人前得准备一柄铲子，一包石灰。」黄寺卿茫然道：「铲子？那是做什么的？」岑焱行了上来，朝黄寺卿打量一眼，喃喃地道：「要杀一个像您这般高的人、至少得掘一个这么大的坑……」说着朝地下比了比，道：「把尸首扔入之后，还得洒上一层这么厚的石灰，否则不出十日，便会闹出瘟疫。」张三辅皱眉道：「怎么？不能用烧的么？」

高炯冷冷地道：「张大人，你晓得要把你烧成灰，得用多少斤柴？」张三辅大怒道：「放肆！本官怎会知道？」高炯也不怕他，径道：「要烧一斤水，得用半斤柴，那还是烧水。

倘若烧的是尸首，火头还得全旺，否则只会焦臭，却烧不成灰。」

牟四辅捋须微笑：「原来杀人还有这些学问，你们放心吧，本官一声令下，你们要多少煤、多少炭、多少石灰铁铲，一日内便能备妥……」正说得高兴间，忽听一人道：「牟大人，你以为咱们要杀的是多少人？五个、十个、百个、千个？」

众人回首望去，却是马人杰来了，他环顾群臣，静静地道：「请恕本官直说吧。你们要杀的是千千万万的活人。不分男女、不问老少、格杀勿论，请问你们，世上有谁狠得下这个心？」

杀人最要紧的，既非钢刀，亦非煤炭，而是人。没有刽子手，谁也杀不了人。

一片寂静间，众大人面面相觑，眨了眨眼。忽听劈劈啪啪之声响起，黄寺卿又拨起了算盘，道：「设若烧一具尸首用五十斤柴，烧一千两百四十一万具尸首，得用六亿七千八百万……」正算间，一旁儿子又来吵闹：「爹！我不要留在寺里，我要下山去玩！」陈二辅笑道：「这不是小元么？都长这么大了？还认得我是谁啊？」

世间共分六道，看那少年肥嘟嘟、胖呼呼，两只脸颊红通通的，倒像一尊小弥勒佛，眼见陈大人发起了红包，少年也是笑逐颜开，便称谢接下，可怜马人杰说了半天，却如对牛弹琴一般。一旁何大人走了上来，劝道：「定远老弟，非是我等铁石心肠，实在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快下令吧，把你七十万正统军召回来……」

正说间，却见伍定远离座起身，道：「何大人，请你去调别人的兵马，伍某的弟兄不干这种事。」何大人皱眉道：「为什么？」伍定远道：「他们将来还要做人。」

张三辅拂然道：「怎么？保家卫国，那就见不得人了？」伍定远背向众人，竭力压抑怒火：「大人您可知晓……杀人汉的眼珠是什么的？」张三辅道：「什么？难不成是绿的么？」一片笑声中，官袍一紧，脚跟竟离了地，只见伍定远垂首虎望，双眼满布血丝，喘息道：「跟我说……杀人汉的眼珠……是什么的？」张三辅骇然道：「红……红的……」

「是……杀过人之后，你眼里见到的东西，全是红的……」倏忽之间，伍定远探出冰冷铁手，握住那少年的头颅，嘶哑地道：「等你杀了这般年纪的孩子后，那就不只眼珠红了……连心都红了……眼前一切尽皆染血，一辈子也变不回来……等你灭人满门之后……」

那少年怕了起来，一时大声哭叫，只想挣脱伍定远的铁掌，黄寺卿慌道：「爵爷，您这是做什么？快放开犬子吧……」岑焱、高炯也上来了，忙道：「都督、快松手了。」

众人急急来劝，伍定远却是不知不觉，只听他低声喘气：「我的弟兄打了十年仗，有朝一日还望能解甲归田、养儿育女，重新做个平凡百姓，你们谁想逼他们做刽子手……」

反手一掌，重重朝罗汉像拍去，厉声道：「伍某立时杀了他！」砰地一声，降龙尊者像断成了两截，上半身撞破了照壁，飞了出去，满场官眷见了，顿时高声尖叫起来，黄寺卿吓得魂飞天外，连拖带带

抢地夺回了儿子，伍定远却还余怒未消，提起醋钵大的拳头，又朝伏虎尊者搥打。

砰！砰！砰！伍定远发狂了，打烂伏虎尊者后，便又扑向了五百罗汉像，凄厉大叫：「五百尊者！快快现身！即刻杀死我！」马人杰拉来了随扈，低声道：「快去请杨大人过来，快。」

大都督发疯了，看他宛如一尾狂龙，殿里官眷哭叫呐喊，都在四散奔逃，几名随扈冲出殿去，都要去寻杨肃观，奈何远水救不了近火，高炯怕上司误伤无辜，只能与岑焱、燕烽一齐上前擒抱，三人合力，却如蚍蜉撼大树，难动分毫。

眼看便要捣毁殿中一切，却听嗤地一声，一只手掌半路横出，竟然接下了伍定远的重拳。

「一代真龙」身负不世勇力，纵是怒苍五虎上将在此，也不敢搦其锋芒，这人却凭单臂迫其停手，非有千斤神力不可。众人一发静了下来，不知是否杨肃观来了？四下静悄悄的，人人转头去看，面前却站了一名老者，白须白发，兀自垂着两道长长的白眉，望来不知有几百岁了。

彷佛是「降龙尊者」下凡尘，那老者手掌抬起，望下制压，似欲逼得「真龙」跪下？

四下一片骇然，伍定远却是嘿嘿一笑，左拳后撤，陡然间仰天狂啸，铁掌劈出，浑身气力也如排山倒海而来，那老者二话不说，反手抽出一柄木剑，瞬息之间，众人眼前一花，但觉眼前景物一边高、一边低，天空竟似让人切了开来。

轰地一声，一股气流反激而出，伍定远被迫撤回铁掌，护住了门面，余人眼中一阵刺痛，纷纷闭上了眼。眼看来人武功之高，天下罕见，高炯大吃一惊，也是怕老板吃了闷亏，忙抽出腰刀，正要将对方逼开，却听「嗡」地一声，刀锋一紧，高炯的佩刀竟让人两根指头捏住了，随即一股大力发来，竟将他拖倒在地。

岑焱、燕烽骇然不已，正要上前救援，却听伍定远森然道：「都让开。」

伍定远要下场了，看他闷了整天，脑袋已经不大对劲，难得来了个绝世高手，棋逢对手，自是求之不得，一时满身灿烂紫气，庄严盛

大而来。两边正要动手，一名中年人急忙挡到伍定远身前，大声道：「且慢！且慢！是自己人！都是自己人！」面向那名老者，陪笑道：「师叔，这位便是威武侯，当今正统朝第一高手，伍定远伍爵爷……」

众人凝目来看，这中年人却是个熟面孔，却是峨嵋掌门严松，此人执掌「虚陵太妙洞天」，与少林、武当、崆峒、九华并列，乃是正教诸大首脑之一，没想那白眉老者竟还是他的「师叔」？

何大人大感惊奇，忙道：「这位老先生是……」严松道：「这位便是我山隆庆年间第一高手，人称「无剑之剑」白云天白老爷子便是。

那老者垂下脸去，两道白眉遮住了目光，自也瞧不出喜怒如何，他持着高炯的佩刀，食指微一屈弹，那刀好似活了一般，嗡地一声，从众人面前弹过，稳稳插回了高炯腰间鞘里。

来人武功之高，远在严松之上，见了这手功夫，众大臣瞠目结舌，霎时之间，殿中便爆出一声彩，久久不息。那严松却不多话，只附到那老者耳边，低声道：「师叔，世子来了。」

众人回过头去，只见一名孩童缓缓行上，看他一身白衣，似服重丧，行到那老人面前，忍泪道：「外公。」

徽王世子载允驾到，众人见他身穿丧服，不由为之愕然，那老者却不多话，只携了载允的手，一老一小便一齐离殿。众人满心茫然，纷纷转头去望，赫然间，只见殿外立了一面大纛，正是「勤王」军旗，大批兵士白衣白甲，全身服丧，护送了一座灵柩，转朝偏殿而去。

张三辅一脸骇然，忙拉住了严松，颤声道：「怎么？谁死了？」严松叹道：「大人还没听说消息么？今早徽王殉国，薨于西郊，万岁爷接到噩耗，便命世子护送遗体上山，以供瞻仰。」

听说徽王爷死了，众老臣自是震惊不已。何大人低声道：「方才那是载允吧？他怎么喊那老人做外公？」严松道：「白老爷子的女儿嫁给了徽王爷，二人乃是翁婿。他此番出山，本是为了外孙的东宫大业而来，孰料……唉……」

深深叹息间，便也不再多说，只朝伍定远拱了拱手，便朝殿外而去。众人全傻了，都没料到徽王居然中道薨逝？伍定远却是无话可说，只管掉头离殿，起驾离开。

这徽王爷本是「临徽德庆」四王之首，又是「勤王军」大都督，向与伍定远不对头，如今没来没由的死了，一会儿万岁爷动怒查问，伍定远恐怕讨不了好。心念于此，众人便又交头贴耳，都在议论朝廷局势的消长，少不得又猜起了东宫大位花落谁家。

马人杰叹了口气，他本要与伍定远会商军情，岂料让大学士们一扰，什么也谈不成。

他明白伍定远即将面圣，正要尾随而去，众随扈却自后赶上，附耳道：「大人，找到杨大学士了。」

马人杰忙道：「他在哪儿？」一名随扈道：「他去了红螺塔。」马人杰微微一凛：「红螺塔？他到那儿做什么？」那随扈道：「听他的手下人说，他去听故事了。」

马人杰呆了半晌：「听……听故事？」那随扈咳道：「是。他手下是这般说。」

红螺塔乃是佛界浮屠，供奉了红螺天女，此外空无一物，却不知杨大人要听谁说故事？

莫非世间真有鬼神不成？马人杰自知猜想不透，摇了摇头，把拐杖向地一碰，便也一拐一拐地离开了。

（21卷终）

二十二卷：八王世子

一、议和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很会打仗的蒙古人，叫做「也先」。

也先是瓦剌大汗，脱欢太师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懂兵法，虽不是黄金家族的人，但成吉思汗的后裔却没一个打得赢他。可惜这位用兵奇葩还是输了，在他纵横漠北十年后，他不幸惨败于中原，被迫狼狈退走，他的对手既非岳飞、也非杨业，他的对手姓「北」，叫做「北京」。

「呒---呜----」、「呜----呒-----」唢呐吹得震天响，远远传来喊话声：「前方没有路！前方没有吃！前方只有……」

「死！」喊声一毕，又是几万只唢呐高鸣：「呒----呜、呒----呜------」

面前是座大城，高高的、宽宽的，城门口布置了十万兵马，人人手持大刀，看来善于肉搏。城边两翼另有援护军马，分做骑兵、炮兵、步兵，共计一百二十万，加上那厚达数丈的城墙，任凭也先可汗想破了脑袋，也没法子攻破这座城。

不想可知，也先可汗逃走了，可惜面前这个人不能逃。他姓「陆」，双名「孤瞻」，现下他坐在帅帐，听得一个嘹亮的嗓音道：「陆先生，您可知咱们这北京城，为何又叫『八臂哪吒城』？」

这话满是威吓之意，陆孤瞻当然不会应声，那嗓音便自问自答了：「相传京城地底九幽之下，潜伏了一条怒龙，东入梦海、西起天山，时时为恶，故而北京初建时，便依姚广孝之意，将之建为八臂二足之形，盼借哪吒之形，驾驭地底之怒龙，以传万世于不移。」

陆孤瞻抬起眼来，道：「潜伏地底之怒龙？那是什么？」那嗓音道：「或可称之为『潜龙』。」

听得此言，帅帐里传出低呼声，只见两名番女手按腰刀，目不转睛，都在注视帐内的一人，看他白面玉净，身穿白鹇朝袍，当是朝廷兵部派来的使者。陆孤瞻笑道：「尊使大人，我怒苍左军师，人亦称『潜龙』，尊使语多影射，莫非是讥讽之意？」

那使者道：「小可不敢。只是京城居于龙脉之上，乃天下王气所在，昔年也先包围京城，眼见那京师城墙之高，不能以丈量，城墙之厚，不能以尺计，王气冲天，直上云霄，故而悻悻退去。想那也先可汗以举国之力、精锐之师，尚且不能攻破京城，您如何能办到？」

陆孤瞻道：「尊使，我有我的凭仗。」那使者哦了一声：「什么凭仗？」

陆孤瞻道：「来人，掀开营帐。」哗地一声，两名番女掀起布幔，只见帐外几名脏孩子张大了嘴，顿时呼爹喊娘，拔腿便跑，却原来都蹲在门边偷听了。两名番女骂道：「又贪玩！不怕挨陆爷爷打么？」孩童边逃边笑，大声道：「才不会呢，陆爷爷人最好了！」

放眼望去，帐外全是人，漫山遍野、无止无尽，陆孤瞻凝视远方，轻轻地道：「天下将乱，仁义充塞，故曰：『庖有肥肉、厩有肥

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食人也』。率兽以食人、人亦相食，是故……」那使者接口道：「孔子惧，做春秋。」

陆孤瞻哦了一声：「大人也读过圣贤书？」那使者欠身道：「卑职与陆爷一般，都是孔孟门生，故云：『人皆可以为尧舜』。」陆孤瞻捡起脚边的大铜鞭，微微一笑：「这位大人，北京有一样东西，比城墙还厚，您可知那是什么？」嗖地一声，铜鞭扫下，将木几砸得稀烂，厉声道：「你们这些当官的脸皮！」

陆爷动怒了，那使者立时低下头去，不敢作声。陆孤瞻道：「回去告诉马人杰，想要和谈，别再派虾兵蟹将上阵。拿点诚意出来。」那使者咳嗽道：「陆爷是……要马大人亲来？」

陆孤瞻道：「刀斧下的鱼肉，陆某见之何用？我要见的人只有一个……」顿了顿，轻声道：「皇上。」那使者嘿地一声：「陆爷这是强人所难了。皇上金玉之躯，岂能为尔等出城犯险？」

陆孤瞻微笑道：「不见便算了，你可知我军储粮，最多能撑上几日？」眼看那使者答不出，便道：「三日。你回去告诉马人杰，三日之内，请皇上降尊纡贵，出城与百姓们一叙。否则不必等你们开战，陆某便要发动总攻。」袍袖一拂，道：「送客。」

两名番女大声道：「还不滚！」朝那人背后一推，大声吆喝，那使者却不肯走，道：「陆爷，请别拒人于千里之外，下官来此之前，马大人曾托我携来一样物事，盼陆爷务必笑纳。」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只瓷盒，打了开来，须臾之间，帐内满是清凉之气，却原来是一盒膏药。

陆孤瞻哦了一声：「这是送我的？」那使者道：「正是。今早城门大战，两军相交，马大人听说陆爷不幸负伤，便命卑职带来此药，当作见面之礼。」

都说笑里藏刀，又说兵不厌诈，今早陆孤瞻与伍定远正面交锋，让人打得遍体鳞伤，如今站不能站、坐不能坐，浑身上下无处不痛，现下那使者送了药来，看似是豪迈大方、为敌疗伤，实则是劝陆孤瞻三思而后行，以免自误。两名番女怒道：「谁要你假惺惺了？滚！」刷地一声，拔刀出鞘，却听陆孤瞻道：「明儿、阿青，不许无礼，把东西收下了。」

两名番女忙道：「陆爷，这药里一定有毒……」陆孤瞻道：「马人杰是朝廷忠臣，岂能如此下作？把药收下。」那使者单膝跪地，拱手道：「陆爷英明！朝廷怒苍是和是战，还仗陆公从中斡旋。我家大人惟恐陆爷有失，岂有丝毫加害之意？」

这话说到了要紧处，陆孤瞻是君子儒将，仁厚大度，倘若无端死了，朝廷便得面对怒王，个中利害得失，不言可喻。心念于此，两名番女便也不多说了，只接下药盒，呈了上去。

陆孤瞻把玩手上的瓷盒，道：「使君，我这两个丫头都是西域人，一个叫『阿青罕』，一个叫『明儿罕』，脾气刚烈，适才言语若有得罪，还请莫怪。」

那使者道：「两位女将扬威京师，万军之前，射落我军帅旗，脾气若不如箭法一般犀利，反倒让小人失望了。」陆孤瞻哈哈一笑，两名番女则是仰首高哼，颇感得意。

先前两边说得僵了，此刻气氛缓和了许多，那使者总算也留了下来。陆孤瞻微笑道：「尊使，我看咱们也别作什么虚文了，这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您此番前来，究竟是极峰授意呢？还是马兵部的意思？」那使者道：「这是马大人的意思。眼前伍大都督正在请旨，我家大人便先遣卑职过来，听听贵山的退兵条件。」

陆孤瞻微笑道：「这么说来，马大人是『擅自』遣使密谈了？」那使者忙道：「陆爷此言差矣。现今圣意未裁，朝廷里分作了两派，一派主战、一派主和，这和战之间，尚有可为，下官此番代表马大人前来，正是为双方和局尽一份心，请陆爷务必成全。」

陆孤瞻听他说了偌大一篇，却是不置可否，只低头嗅了嗅膏药，道：「难得、难得，这是百草仙的化淤膏？」那使者咳嗽道：「陆爷渊博。马兵部脊骨有病，唐王爷听说了，便请百草仙寻来这帖灵药，他自己舍不得用，便请卑职转赠陆爷。」

陆孤瞻微笑道：「是了，我差点忘了，马人杰受过刑杖，背脊有伤，是吧？」那使者默然半晌，却也点了点头。陆孤瞻含笑道：「尊使，照你看来，咱们这个皇上……是尧舜？还是纣王？」

那使者凛然道：「我朝天子，睿智超卓，圣意所及，岂是臣下所能妄议？」

这话弯来拐去，两名番女自然听不懂，陆孤瞻却是儒将，岂不知弦外之音？顿时哈哈笑道：「好口才！好口才！就冲着你这颗聪明脑袋，咱们便给你个面子吧，马人杰希望陆某怎么做？」

那使者道：「贵方现今的处境，不能攻，不能守，进不得、退不得。为今之计，便是低头。只要怒苍愿意退兵，马大人将调集百万斛食粮，以供沿途需用。」陆孤瞻道：「那吃完粮食之后呢？再来怎么办？」那使者欠身道：「那是贵山的事了，有劳陆爷多费心。」

陆孤瞻微笑道：「说得好，这就叫眼不见为净，是吗？」那使者摇头道：「陆爷，马大人是有心人，请你别为难他。若是主和派失守，主战派居于上风，您也知道后果如何。」

陆孤瞻笑了几声，喝了口热茶，又道：「尊使，听说朝廷要立太子了，是吗？」那使者咳嗽一声，道：「是。」陆孤瞻道：「照我看来，立储还是缓一缓为上。」

那使者摇头道：「陆爷此言差矣！当今天子统御天下，一言九鼎，如今八王世子立储在即，事关天下人心向背，岂容谁来反复？」陆孤瞻微笑道：「尊使，没有八王了，你忘了吗？」

那使者心下一凛，这才想起今早一场大战，徽王爷已然战死。陆孤瞻淡淡又道：「老弟，咱们今早稍稍较量了一场，你说是你赢了，还是我输了？贵我双方若要兵戎相见，你道陆某还真是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吗？」

东方是京师，西边是饿鬼，这儿有城墙，那儿有人海，究竟谁淹得了谁、谁压得住谁，怕是谁也不敢冒然一试。眼看那使者哑口无言了，陆孤瞻又道：「我这儿只有一句话，劳你传回去，就说我等臣民不远千里而来，所求不过是见皇上一面，只要今圣愿意出城探视，一切都好谈。」

那使者道：「倘使圣上不肯呢？」陆孤瞻淡淡地道：「他不肯出来，咱们只好进去。」

那使者深深吸了口气，凛然道：「陆爷，当年也先可汗以举国之兵来攻，尚且败于城下，凭你的乌合之众，也想闯进京城？」

陆孤瞻笑道：「陆某不是也先可汗，帐外这些百姓，也不是鞑子瓦剌，也先干不成的大事，咱们未毕不能。倒是我心里有些好奇，这

秦始皇也干不出来的脏事……」指着帐外的百姓，厉声道：「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下得了手？」

话不投机半句多，两边已是谈无可谈，明儿罕大声道：「还不滚！」那使者叹了口气，道：「去你妈的狗杂碎，少说两句不嫌吵。」两名番女惊得呆了：「什么？还敢骂人哪？」正要动手打人，陆孤瞻却拦住了，道：「且慢。」

两名番女退了开来，听得陆孤瞻轻轻地道：「你还知道什么，全都亮出来吧。」

那使者点了点头，取出两张纸条，双手奉上，道：「明暗明、长短长、白金红。请陆爷过目。」明儿罕抢过了，大惊道：「这……这是咱们怒苍的烽火令！你……你是从哪偷来的？」

那使者道：「实不相瞒，这两道烽火令怪异无比，兵部上下虽已破出了内文，却还是看不懂玄机，下官只能奉命来向陆爷求教了。」明儿罕冷笑道：「做梦，军机密闻，谁会告诉你？」

那使者道：「去你妈的狗杂碎，少说两句不嫌吵。」明儿罕气得跳了起来：「又骂人？」正要过去打人，却听陆孤瞻叹了口气：「算你们有本事，这第二道烽火令呢？兵部也解出来了？」

两名番女呆住了，这才听出了玄机，原来这句粗口并非骂人，而是那堂堂的怒苍烽火令。

那使者咳嗽道：「回陆爷的话，这第一道令已然怪诞难堪，可第二道令更加不雅了，我得先请两位姑娘回避则个，以免让人责骂。」那明儿罕怒道：「回避什么？你只管说？」阿青罕也道：「是啊，什么粗口没听过？快说！」那使者道：「勤王军出，少主……」

棚里静了下来，听得「少主」二字，人人呼吸加促，只听那使者低声道：「少主嫖妓去了，还没回来。」全场愕然间，猛听回回语连珠炮似的响起，两名番女破口大骂：「什么嫖妓！这哪里是烽火令！你胡诌骗人！」

那使者苦笑道：「陆爷您自己看看吧？卑职晓得这定是要挨骂的。我看还是请怒王他老人家亲自出来解释解释，不知可好。」陆孤瞻道：「怒王不会见你的。」

那使者笑道：「是了是了，瞧我这记性，少主嫖妓去了，还没回来啊！」此言一出，帐内众人莫不咳嗽一声，全都没声音了。

不论这道烽火令如何荒唐，都已点明了一件事，怒王不在阵中，不管他去干了什么，总之他老人家就是不在家。陆孤瞻轻轻叹息，道：「尊使，亮你的底牌吧。」

那使者微笑道：「既是如此，那下官也不客气了。马大人曾说，在朝廷眼里看来，贵山锋锐得如同一柄刀，双英三雄四招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绝无破绽，可要有人撂担子不干了……」笑了笑，便从怀里取出了一块布，却是朝廷的日月旗，道：「我家大人已开出退兵条件，贵方若是应允所请，便请竖旗在此，马大人自会遣使拜见。」

眼见陆孤瞻默默无语，居然拿起了日月旗，两名番女惊怒交迸，大声道：「陆爷！您……您千万别听他的……秦将军一会儿就回来了！这人是朝廷派来骗咱们的……」

正焦急间，陆孤瞻却已将布旗扔入了火炉，道：「回去告诉马人杰，不必劝降，也别再派使者来，除非皇上出城相会，陆某绝不再见任何人。」两名番女松了口气，那使者却是嘿地一声，道：「陆爷！千万人的性命在您肩上，可万万不能意气用事啊。为了这次和谈，我家大人甚且压住这两道烽火令，以免主战派得势。此间用心，望您深思……」

还待劝说，却听帐外脚步焦急，一名兵卒奔了进来，急急禀报：「启禀陆爷！这使者带来的护卫不知怎地，居然和咱们的人打了起来，您快出来看看吧。」

众人闻言一惊，各自起身出帐，却见千名灾民手持棍棒，团团围攻一批官兵，却都是这使者带来的护卫军马，已被打得头破血流。陆孤瞻淡淡地道：「明儿、阿青，要他们住手。」两名番女奔上前去，急急喝阻：「住手！都住手了！」

众灾民愤然不已，竟都不听指挥，那使者自行奔出了帐外，一路来到灾民前，两手张开，大喊道：「打得好！打得好！快快打死这些官兵吧！死活豁出去了，反正朝廷里的奸臣早想找个理由杀你们！快打吧！把咱们这些使者都打死！那奸臣们就赢啦！」

这话甚是有力，众灾民听入耳里，立时有人咦了一声，放下了棍棒，不少悍勇之徒还待要打，也让一旁同伴拉住了。陆孤瞻微微一笑，道：「大家都退开。」

眼看陆爷来了，众灾民闻声退却，空出了一大片地方，转看场里官兵，却是狼狈不堪，都让人狠打了一顿。那使者忙道：「大家还好么？」众官兵含泪低头，待见四下敌众虎视眈眈，却也不敢作声。陆孤瞻道：「明儿、阿青，护送这些人出去，别让人为难他们。」

两名番女大声道：「还不快走？」这批官兵并非正统军，亦非勤王军，全是兵部直辖的堂官，哪里禁得起这般惊吓？一时脚步蹒跚，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那使者却不急着走，只叹了口气：「陆爷，您终究是不肯卖马大人这个面子了？」陆孤瞻道：「这叫人各有志，勉强不来。」那使者默然半晌，拱了拱手，正要随众离开，却听陆孤瞻道：「尊使，且慢一步。」那使者面露喜色：「陆爷回心转意了？」

陆孤瞻微微一笑：「适才听尊使入帐时自报姓氏，可是姓杨？」那使者拱手道：「卑职正是姓杨，不知陆爷有何指教？」陆孤瞻道：「指教不敢当。只是看尊使这等胆色口才，必是朝廷第一等人物，但不知兵部这帮文员里，哪位有此能耐？」

那使者拱手道：「兵部最不入流的郎中，杨绍奇。」陆孤瞻啊了一声，道：「原来是杨二爷！龙兄虎弟，果非虚传。」两名番女茫然道：「杨二爷？他……他是……」陆孤瞻道：「这位杨二爷，便是中极殿五辅大学士杨肃观的亲兄弟，杨绍奇。」

两名番女吃了一惊，先前见这人唇红齿白，形貌潇洒，早已觉得惹眼，岂料这人还真是杨肃观的亲兄弟？那阿青罕反复打量着他，低声道：「你……你就是正统朝第一美男子？」

杨绍奇拱手道：「岂敢、岂敢，放着家兄在前，在下焉有争先之理？」阿青罕噗嗤一声，正要笑出，明儿罕却推开了妹妹，大声道：「别让这人骗了，看他这模样，想必也是个镇国铁卫吧？」杨绍奇微微一愣：「什么卫？锦衣卫？」

明儿罕冷笑一声：「明知故问，你兄长便是大掌柜，我看你就是二当家吧！」揪住衣襟，正准备逼问，陆孤瞻却已携住杨绍奇的手，道：「贤侄，还是让陆某送你一程吧。」

眼看陆孤瞻亲自护送，饿鬼纷纷让了开路，再无人过来为难，众官兵缩手在前，如俘虏般低头疾走，两名番女则似放羊牧马一般，只背负弓箭，远远跟在一旁监视。那杨二爷倒是坦然自若，只陪在陆孤瞻身旁，神色镇定如常。

陆孤瞻打量着杨绍奇，微笑道：「令兄很舍得啊，居然答应让你出城为使，难道不怕咱们为难你？」杨绍奇叹道：「这叫赶鸭子上架啊，舍侄中午时走丢了，我本想上街找他，没想兵部主簿来府，突然把我强押刑场，险些被那个『明儿罕』煮成了熟鸭。」那阿青罕跟在身旁，听得此言，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一旁明儿罕暴怒道：「你笑什么？」

陆孤瞻微笑道：「贤侄，我这两个丫头没见过世面，今日屡番得罪，还望包涵。」

杨绍奇笑道：「好说、好说，看在是美人儿的份上，我便不计较了，但不知这两位是谁的夫人？」陆孤瞻道：「我有个手下，姓解名滔，箭法还算上得了台面，几年前入了教，便娶了这对姊妹为妻。」杨绍奇长叹一声：「好福气啊！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火眼狻猊』吧？」

陆孤瞻点头微笑道：「十多年前，还是景泰朝的时候吧，他曾与令兄在神鬼亭外较量一场，对令兄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杨绍奇笑道：「这事我也听家兄提过，都说解将军神采飞扬，杨二也是久仰大名了，但不知他现下可在营中？却能让小弟拜见英姿？」

陆孤瞻哈哈一笑，自知他在刺探怒苍的阵容虚实，便只拍了拍他的肩头，不再言语了。

两人拣着没要紧的事说着，慢慢已行到阵地之外，正统军早已在远处等候，一见杨绍奇到来，便放声大喊：「杨大人！快出来！快啊！」一众护卫兵宛如丧家之犬，一见友军，更是加快脚步，向前疾奔。明儿罕提弓搭箭，怒道：「急什么？都给我安静些！」

正统军大怒不已，提弓搭箭，听得「嗡」地大响，射来了一箭，却是钉到陆孤瞻脚边，怒吼道：「兀你那雌儿！别太嚣张了！」明儿罕怒道：「什么东西！欺负人欺负到头上了？」取出一排箭羽，拉满了弓，但听「当」、「当」连声，火光四溅，前排兵卒的铁盾竟都挨了一箭。

两边剑拔弩张，各自戟指叫阵，只怕议和未成，却要启战了。陆孤瞻不愿节外生枝，淡淡便道：「贤侄，今日良晤，十分尽兴，你请自便吧。」交代了场面话，正要离去，却听杨绍奇轻声道：「陆爷，临别在即，咱俩可否交换点消息？」

陆孤瞻笑道：「怎么？方才谈的还不够？」杨绍奇压低了嗓子，道：「陆爷，方才那些话，是说给皇上听的，您若信得过小可，我有几句真心话相告。」

陆孤瞻摇头道：「贤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我看这些心机诡诈，还是免了吧。」正要离开，却听杨绍奇道：「陆爷，您可曾想过，文杨武秦也许要私下议和了。」

陆孤瞻双眉一轩，停下脚步：「你……你说什么？」杨绍奇目望前方，面带微笑，道：「陆爷，现下家兄手上有一样东西，是秦仲海要的，只等死对头来讨。秦仲海手上也有一张大牌，只等卖个好价钱，眼下他们两家各有所求，各取所需，这和战之间……您不可不防。」

文杨武秦一旦私下议和，这千万饿鬼哪里还有活路？只怕要被人卖得一乾二净了。陆孤瞻深深吸了口气，道：「贤侄，慎言。」杨绍奇笑了笑，便蹲下身去，整理着鞋袜，道：「陆爷，我冒死前来，其实只为一句话，倘使秦仲海真要走，你怒苍还有什么牌？」

眼看陆孤瞻沈眉敛目，不言不语，杨绍奇咳嗽道：「陆爷，给点消息。没坏处的。」

陆孤瞻沉默半晌，忽道：「流水倏忽陈年事，春物依稀有旧情。」

杨绍奇大喜道：「这言二娘……还是回来找秦仲海了？」

陆孤瞻仰望天际，虽未点头，却也没摇头，算是露了点口风。杨绍奇大大松了口气，正要再说，护卫兵马却再也按耐不住，发一声喊，便已逃向了阵外。明儿罕怒道：「跑什么跑？连你们的头儿也不要了？都站着！」刷地一声，射出了一箭，正统军喊道：「贼子动手了！大家上！快快抢回杨大人！」

「杀啊！」眼看正统军闯入了阵地，杨绍奇自知不能再拖，便向前走了几步，低声道：「听好了，这话我只能说一遍。三日之内，朝

廷中枢将有大变。请陆爷请传话给青衣秀士，要他约束各部，别再使什么阴谋诡计，否则国贼未灭，你我反要两败俱伤。」

陆孤瞻心下一凛，道：「你说什么？」杨绍奇拱手笑道：「陆爷留步，咱们战场再见吧。」行出阵地，喊道：「大家向后退开！我平安出来了！」

「杨大人！快来！快！」大批军马上前接应，一时沙尘大起，只见正统军提起盾牌，结阵后退，一路保着杨绍奇，便向北京方位退却。

眼看杨绍奇走远了，那阿青罕便又走了上来，低声道：「陆爷，这人到底想干什么？阴阳怪气的。」陆孤瞻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必管他。」摇了摇头，沈声道：「陶清！」

听得一声诺，人群里走出了一人，短颈矮身，好似一只乌龟，听得陆孤瞻道：「止观那儿……事情办得如何了？」陶清道：「请陆爷放心，军师说过了，只要止观能把信交出去，数日之内，京城便会自行落陷。」

听得此言，两名番女都是低呼一声，陆孤瞻沈吟道：「军师……真那么有把握？」陶青道：「军师说了，这是他份内之事，请陆爷不必多问。总之数日之内，我方便有内援。」陆孤瞻道：「很好，你持我手谕，即刻进城去见军师，把方才杨绍奇来访之事告诉他。」

陶清接令而去，明儿罕低声问道：「陆爷，您说……咱们这场大战……真能打赢么？」

陆孤瞻轻轻地道：「此战没有退路。咱们不打则已，若要打，便只能胜、不能败。」说着转过身来，望向那漫山遍野的饿鬼，忽道：「只是……只是秦将军那儿……」

两名番女不约而同静了下来，听得陆孤瞻长叹一声，摇头道：「盼我是多心了。」

二、天下第一大气力

正午、飞雪、暗巷……天色黯如黄昏。

乌沉沉的飞雪中，暗巷里立了三人，左右二人倚墙抱胸，一年老、一年少，正中那人腰间悬剑，剑鞘纯金贵气，握柄饰以一只小小

玉虎，看此剑如此尊贵，不消说，这并非是凶器，而是一柄「王器」，佩剑之人必是一位贵族。

正午以来，这三人始终在暗巷徘徊，不过四下也无人留意他们，一来天候酷寒，下了整夜雪，再者时局不对，今早官军入城，打着「北威」、「北宁」旗号，凛凛肃杀，谁还敢出门蹓跶?

雪花涔涔而落，灰空空的街心传来脚步声，总算又有人来了。凝目远望，来人手提斗笠，身穿一袭长袍，脚步轻缓，显是身怀武艺。那贵族尚未言动，左首随扈已贴身而来，另名随扈也解开外袍，亮出贴身匿藏的一柄剑。

「经**篆**剑印」，此剑形制狭长，剑鞘镶以金丝，篆书四字，却是道家一脉沿用的天师剑，右首随扈深深吐纳，两掌微推，赫是内家绝顶功夫：「太极推手」。

这两随扈一佩剑、一空手，一个踏到那「王爷」身前两尺，一个紧挨保护。一片戒备间，那布衣男子也已来到近处，三人打了照面，那年轻随扈顿时放下长剑，大喜道：「殷师哥！」

「元亨师兄、元朗师弟。」布衣男子稽首为礼，却也道出两大随扈的名姓，看这佩剑的叫做「元朗」，另一名年岁稍长，却是叫「元亨」，两边做了招呼，布衣男子又朝贵族深深一揖：「王爷，小人来迟了。」说着将手中物事奉上，却都是些常见之物，见是一件蓑衣、一顶斗笠。

看这贵族来头非小，竟是一位王爷。他接过了蓑衣斗笠，急忙穿上了，低声又问：「殷兄弟，有人跟踪你么？」那布衣男子尚未回话，元朗却已笑了起来：「王爷放心，我殷师哥身经百战，为人机警无比，谁有本事跟得了他？」还待吹上几句，布衣男子却已咳嗽一声，道：「不瞒王爷，草民出城时遇上了几名探子，双方动上了手。」

元亨愕道：「怎么？真有人追踪你？是唐王的人、还是……鲁王的狗？」布衣男子道：「认不出来。他们身穿夜行装，把五官都遮掩了。」两名随扈笑道：「大白天的穿夜行装？那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啦？」正要哈哈大笑，那王爷却是脸色大变，忙道：「等等，你……你说那些人身穿夜行装？」布衣男子道：「是。全身黑衣，头套黑罩。」

砰地一声，王爷面色惊恐，脚步急退，撞上了背后泥墙，众人微微一惊：「王爷怎么了？」

「没……没什么……」那王爷左手支额，喘道：「只是……只是有些头晕……」说话间左右张望，似有谁在暗中监视。元亨、元朗对望一眼，心下微感纳闷，布衣男子却已吩咐道：「元亨师兄、元朗师弟，劳您俩一会儿守住大街两头，若有可疑人物靠近，立时发声示警。」

两名随扈答应了，眼看布衣男子处置有方，那王爷却还是深感不安，低声道：「殷兄弟，本王……本王一会儿若有什么差池，还请您转告元易道长一声，请他念在两家的情份上……」听得王爷言语奇异，两名随扈吃了一惊：「王爷，您好好地说这干啥？」

那王爷无意多言，只解落腰中长剑，交给了元朗，低声嘱咐：「此剑是丰王府历代家传信物，本王若有万一，由你转交载懹。」宝剑亮出，这位王爷的身分也明朗了，原来他便是「徽唐徐丰鲁」中的丰王爷，至于那三位随扈，自都是武当派的高手名家，专来随行保驾。

眼看王爷袍袖一拂，正要转身，布衣男子忙道：「王爷留步，让草民陪您一齐过街，好么？」元亨也道：「是啊！奸人多诈，咱们陪王爷过去吧，也好有个照应。」

那王爷摇头道：「不了。点子见我带了帮手，断然是不肯现身了。反正你兄弟仨儿便在这儿，一会儿若有什么事，本王自有暗号给你们。」不再多言，只管横越大街而去。

此地位在通惠河畔，对街便是船厂，三人守在原地，都是一脸担忧，布衣男子低声道：「元朗，我来得晚，没把事情弄明白。这王爷不是好端端在天喜楼宴客么？为何突然赶来这儿？」

元朗低声道：「有人送来了一张字条。」布衣男子皱眉道：「字条？写了什么？」元朗道：「不晓得。只知是一个叫『万山风』的人约他。王爷一见之下，坐立难安，掌门三番两次问他，他也不肯说，只急劳劳出门，片刻也不敢耽误……」布衣男子沈吟道：「万山风？你没看错？」

元朗道：「错不了。王爷翻看字条时，一不留神便让我瞧见了，那字条最末有个署名，就叫『俊杰万山风』，我猜便是这姓『万』的

约王爷过来船厂。」

眼看布衣男子徘徊踱步，似在思索什么，元亨低声道：「师弟，你看这姓万的到底是什么来历？该不会是伍都督的手下吧？」元朗皱眉道：「那也难说，可这伍定远向来做事光明磊落，若有事与王爷商量，决计不会约在这见不得人的地方。」

元亨喃喃地道：「那……那究竟是谁差人找王爷？还能让王爷这般慎重？总不成是皇上么？」元朗咦了一声：「搞不好还真是……」正猜测间，却听布衣男子道：「都别说了。我猜有人握住了王爷的把柄。」

这「把柄」二字一出，两名随扈不觉啊了一声，慌道：「怎么？王爷……王爷让人勒索了？」布衣男子淡淡地道：「若非如此，他为何不带咱们过去？」

元朗低声道：「师兄这话有道理，都说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王爷若非有事见不得人，干啥怕咱们知道？」还待多加几句，却让元亨拉了一把，骂道：「胡说什么？王爷行得正、做得端，平日对待丫嬛婢女如同亲生女儿一般，哪有什么亏心事怕人知道？」

布衣男子淡淡地道：「元亨师兄有所不知。现下八王世子竞逐东宫，王爷哪怕是一念之差、一言之失，也能让人一状告到御前。不可不慎。」元亨呆了半晌：「这么厉害？那……那王爷到底招惹了什么人？」元朗苦笑道：「谁知道？我看麻烦不在床上，便在坟里。」

凡人所犯亏心事，一半躺在床上、一半埋在坟里，总之非奸即杀，这才不足为外人道。正议论间，布衣男子却笑着摇头了：「别瞎猜了。我干这随扈勾当也有十多年了，似丰王爷这般把细的，十个也找不到一个。纵有什么小癖好，必也做得隐密慎微，岂会让人察觉？」

元朗喃喃地道：「可师兄不是说……有人抓到王爷的把柄了？」布衣男子道：「没错。王爷志在天下，所留把柄绝不在床上，对方能把王爷逼到这个田地，手中所握凭据，必能上震国家。」

听得此言，两名随扈心下更惊，凝望对街，只见王爷痾偻着身子，慢慢行向一处船厂，宛如过河卒子一般。元朗心里犯怕，低声道：「师兄，要是王爷真做了亏心事，咱们该怎么办？」

布衣男子道：「香也吃了、辣也喝了，你说该怎么办？」元朗颤声道：「什么？要……要杀人了么？」布衣男子轻声道：「不然呢？你还会什么？」

听得此言，元亨、元朗不禁对望一眼，脸色均甚难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侠客一旦投身朝廷，便已注定了此生下场。他们无论为谁效力、使命多高，仍旧只是一柄杀人之刀，因为他们别无所有，只有那柄「刀」。

想起卓凌昭的下场，布衣男子遥望天际，不觉怔怔出神，忽听元亨道：「大家噤声，王爷已经过街了。」眼见王爷已横越街心，随时都要抵达对街河岸。三人顿也分散开来，一朝东、一朝西，一个居中不动，以犄角之势暗做保护。

元宵初过，路上不见什么行人，丰王爷徘徊河畔，左顾右盼，只在寻找会面之人。

北京这座船厂，便在城东通惠河畔，专为帝王家造些轻舟小艇。只是此际天候严寒，船厂自是大门深锁，不见半个人。转看四遭，也只一间砖厂、一间镜子铺还在开门做生意，几只家犬瑟缩门边取暖，瞧不出有何机关古怪。

眼看点子始终不来，丰王爷深深吸了口气，只能再次取出了字条，藏在掌里细看。

这张字条来历古怪，其上只有十二字：「蓑衣斗笠，船厂相会，不见不散」，当时自己在天喜楼宴客，家丁送了进来，说是一名和尚转交而来，丰王爷原本不以为意，哪知细看字条的署名处，却吓得他魂飞魄散，只能舍下满堂宾客，直奔通惠河船厂而来。

「俊杰万山风」，丰王正是为这五字而来。这「万山风」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五个人，这五字恰与五位当朝人物的字号相连。俊是「牟俊逸」，杰是「马人杰」，万是「万吉祥」，至于那个「风」字，则是藏匿江夏的「柳云风」。

牟俊逸，内阁辅臣；马人杰，兵部尚书；柳云风，前征西大都督公子。这五人看似天南地北，并无关连，可字条却将他们兜拢在一块儿，这说明五人间有些不可告人之处，尤其更让人心烦者，这「俊杰万山风」仅是下半阙，其上另有五字，也与五位当朝人物名号相连，

其中第四字读做「朱」，朱红罗紫的朱、近朱者赤的朱、「丰王」朱祁的朱。

丰王爷掌心出汗。他当然明白这字条的厉害，因为「俊杰万山风」干的勾当，他也有一份。

在天下郡王中，唐王算是商人，徽王纯是武人，川王本乃闲人、鲁王原是蠢人，唯独丰王不同，他不打仗、不赚钱、不玩乐、不嫖妓，照他父王的说法，这孩儿压根是个「圣人」。

丰王与唐王同年，两人虽说打小相识，性子却截然相反，唐王是聚宝金盆，丰王是散财童子，花钱之快，好似与钱财结上了仇，往往几千两、几千两的送人，父母尊长都拦不住，不过这不是因为他豪爽，而是他从来不相信钱。

钱能做什么？在丰王爷看来，钱买不到的东西太多了，第一样就是性命。

唐王爷说：「世上一切都有个价钱」，那丰王要反问一句：「你呢？你的性命值得多少钱？」能用钱买到的东西，有何希罕？你有钱，别人也有钱，你买得到的，我也买得到，因而丰王爷这辈子从不攒钱，他喜欢练武，可练了十多年，他发觉练武也没用。双拳纵可敌四手，却能敌得过百手、千手、万万手么？于是丰王爷心灰意懒，从此开始游山玩水，什么也不打算做了，一年他到了关外，站在长城前，骤然间却也懂了一件事，这天底下最大的气力是什么了？

这股气力不能以钱度量，也不能以拳脚抗衡，那便是折煞天下英雄的「权」。

权是什么？权不似银两，不似拳头，它看不见、摸不着，可它又无所不在，大富翁遇上了三五强盗，只有哭泣磕头的份儿，因为拳比钱大。可大富翁遇上了几万官兵，却又能颐指气使、倨傲冷视，因为他的钱多了一个倚障，那便是「权」。

两个人在一起，就有「权」。一个人一条心、两个人两条心，这叫一盘散沙。可当两个人一条心的时候，「权」就诞生了，从此双拳难敌四手，四拳不敌八手。到得三个人、百个人、甚且千万人一条心的时刻，就能盖出长城、造出天坛，开创万世不移的大根基。然而这一切的起步，都得让另一个人听命于「我」。

要使另一个人乖乖听话，这是千古难题，丰王爷为此思索多年，总算也找到一个答案。

唐王爷说：「天下人都有个价钱」，丰王爷说：「天下人都有个弱点」，只消被抓到这个弱点，哪怕这人智慧再高、本事再大，也只能俯首听命、甘为下人。至于这个人的弱点是什么，那就说不完了。人生在世，谁没有情人、谁没有仇人？要是两者俱无，他也还有亲人，定怕爹娘被杀、女儿被污、更怕妻子不贞、儿子反叛，这些都是钱买不到的，须用心机、须用手段、须得寻方做法、拨云见月，一次一次敲到要害、刺中弱点，方能使一个人抛弃贰心，俯首遵命。

心念于此，丰王爷忍不住回首向后，打量自己带来的三大高手。

此行三名随扈均非等闲之辈，年纪最老的是元亨，乃是当年武当掌教元清的亲兄弟，内力深湛，素以推手见长；另一人道号元朗，年纪轻轻，却已是剑术名家，真武观里排名第三。

元亨六十多岁，一辈子没碰过女人，所以弱点就在女人。元朗自视极高、剑法更高，所以弱点就在剑上，他杀过一个不该杀的人，那人姓啥名谁、埋在何处，丰王爷恰巧也知道，说来尸首还是他派人帮忙埋的。

不过这三人里最可靠的不是别人，而是那布衣汉子「殷闻达」，此人论起功夫，推手不及元亨，剑法也不如元朗，但他最受丰王爷器重，因为元亨的一见钟情、元朗的错手杀人，全是殷闻达暗中设计的。

恐吓、要挟、挟制、构陷，层层恐怖包围，使人焦躁不安。施恩、赏赐、提拔、知遇，处处温暖降临，使人心生向往。从极苦到极乐，只消轻轻点个头。点过了头，他就萌生侥幸之心、屈从之意，乃至揣摩另一人的心意、舍弃人身、甘化为奴，成了一头鹰、一条犬，永生如禽兽般苟且于人世，不得自由而不自知。

这便是「权」，使天下万众的聪明才智皆为我所用，使三人成虎、使众口铄金，使双拳难敌四手，使长城屹立、使宫殿造成……使天下人屏息以对、拭目以待。这一切浩瀚事业，全都得从小小的第一步功夫做起，那便是使另一人「点头」。

点头就是自愿，自愿方显珍贵。也因丰王爷自己是权门中人，所以他比谁都明白点头的下场，他宁可一死，也不投入「客栈」、成了

修罗王的马前卒。于是他暗中结盟，图谋反制，堪堪逼近东宫大位的一刻，谁晓得他又遇上了麻烦，有人识破了他的阴谋。

「俊杰万山风」，倘使这纸条公诸于世，修罗王会知道谁在暗中包围他，一旦盟友里有人失风被捕，丰王爷立时要被拖下水，遭遇阿修罗麾下的魔兵鬼卒。可他若是示弱了，哪怕只是向敌人轻轻点头，他也踏上了奴材的第一步，此后他将一步一步深陷下去，好人杀尽、坏事做绝，如禽兽般苟且于人世，永世不能超生。

丰王爷咬牙切齿，目光转为残暴。此时此刻，须得奋力一搏。他绝不容自己沈沦至此。

是什么人掌握了自己的秘密？又是什么人在背后主使？想当然尔，对方绝非「徽唐徐鲁」，他们没这个能耐。对方也不是客栈中人，他们若得悉了内情，早在天喜楼里便刺杀了自己，岂能容他活到此时？依此看来，敌人不在外，而在内，有人从背后桶了他一刀。

内奸并不可怕，想这人能朝别人背后捅刀子，别人当然也能背后捅他一刀。要紧的是能不能查出此人的来历，只消有了点眉目，哪怕他逃得再远，丰王爷都能反将一军，他要让此人的父母妻儿受尽凌辱、吃尽苦头，看这内奸怕是不怕、招是不招？

此时此刻，内奸已然约出了自己，那是自找死路了。丰王爷冷冷一笑，心里也有了主张，他暗暗打量自己带来的随扈，只见殷闻达坐在街边，似在那儿赏雪，元亨、元朗也守住了大街两头，以此三人连手，点子若敢现身，便插翅也难逃。

丰王爷放下心来，便慢慢踱回了河畔，装得一脸温善祥慈。正发呆间，镜子行里忽然走出一名伙计，气喘吁吁，将一面银镜搬到门外，自取干布擦拭。

丰王爷撇眼打量这名伙计，看他二十岁不到，头上一抹皂巾，污秽少洗，脚下却穿了双新靴子，望来恁不相搭。他留上了神，便吟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此言带了禅机，说得是六祖慧能「见性谒」的上半阙，下阙则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正等着那伙计来答，却见他微微一愣：「您……您老说得啥？」

丰王爷微笑道：「小兄弟，我想买镜子，你这儿有的卖么？」那伙计喃喃地道：「咱们掌柜出门去了，您若要买东西，晚些再来。」说着便又擦起了镜子，不时打量丰王爷，好似遇上了怪人。

丰王爷心道：「看来不是这人。」他心情有些浮躁，便假意伸了个懒腰，正左右张望间，忽听背后一人笑道：「客倌要买镜子么？」

丰王心下震动，看这人便算是天上掉下来的，也得有个咚地一声，岂能这般无声无息地现身？骇然之下，左掌提至胸前，转身向后，右拳倏地击出，但听轰地破空大响，雪花飞散，好似投石入池，半空溅出了一个涟漪。

拳力渐消，涟漪渐散，丰王爷心头怦怦直跳，只见先前那小伙计不见了，眼前只剩一面穿衣大银镜，照出了一名蓑笠翁，不是自己，却又是谁?

丰王爷张嘴茫然，赶忙走到银镜后方察看，却还是不见人影。转头去看对街，殷闻达等人全站起身来了，元亨、元朗则是面露诧异之色，二人交头贴耳，想都没料到自己这般武功身手。

方才那拳虽说击了个空，却透出了霸道内劲。丰王爷不免也泄了武功家底，原来他才是当今皇族第一高手。只是过去「财不露白」，不到要紧关头，绝不在人前展现武功，以免多树强敌。

眼看武当众高手已要联袂过街，丰王爷却连使眼色，示意他们莫要过来，以免打草惊蛇。

点子迟迟不现身，先前却有人说话，想是要打草惊蛇，也好瞧瞧自己带了多少帮手。丰王爷深深吸了口气，再次宁定下来，他放下双掌，来到那面镜子旁，只见银镜薄薄一层，一如平常，不见什么机关，他绕行了一圈，看不出点子躲在哪儿，正想过去砖厂里瞧瞧，却听背后再次响起了笑声：「客倌啊，不过买面镜子，怎就动手动脚啦？」

丰王爷心头怦地一跳，知道点子总算又现身了，这回不敢冒失，只静静背对来人，道：「朋友，是你约我来的么？」

「是。」嗓音就在耳边，相距不远，丰王爷悄悄回目望后，却还是不见人影，背后除了那面大镜子，以及镜中的蓑笠翁，再无一物。丰王越看越是犯疑，索性转身过来，正张望间，忽见镜子里的自己鼻梁高了些，下巴瘦了些，容貌竟似变了？他咦了一声，揉了揉眼，突见镜中蓑笠翁微微一笑，道：「王爷，幸会啊。」

镜中有人？丰王爷寒毛直竖，正要放声狂叫，镜中人却笑道：「别怕，咱不会害你的。」

丰王爷全身发抖，怎么也没料到点子居然藏在镜中？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来，碰了碰镜子，镜子里的怪客也提起手来，向前碰了碰，举动合拍，宛如镜中照影一般。丰王爷头皮发麻，嘶哑地道：「你……你到底是什么人？」镜中人微笑道：「放心，咱不是『义勇人』。」

听得对方揭露自己的身分，丰王爷顿时脸色惊恐，吓得连话也说不出了。镜中人道：「请王爷转过身去，面向河水。没我的吩咐，不许朝镜子望来。听到了么？」

丰王爷心里发慌，他本想抓住此人，严刑拷打，孰料点子竟然躲在镜中，却要自己怎么逮人？他吞了口唾沫，一边依言转身，一边低声来问：「你……你是客栈的人？」

镜中人道：「我若是杨肃观的人，早就出手杀了你，又何必约你出来闲扯？」这话甚是有力，登使丰王爷安心了几分，便又轻咳一声，道：「那你……却又是何方神圣？」

镜中人道：「这王爷不必多问。我只要王爷替我办一件事，事成之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不知王爷意下如何？」

丰王心下冷笑，一旦让对方要挟得逞，哪还一件事、两件事，只怕自己永生永世都得受制于人。他哼了一声，道：「我如何相信你？」

镜中人淡淡地道：「俊杰万山风。」这五字道出，真如五雷轰顶一般，直打得丰王作声不得。镜中人笑道：「王爷，这五个字上头还有一句话，您要不要听听？」丰王爷全身颤抖，微微喘气间，左手拇指慢慢收紧，正要与食指相扣，镜中人却笑道：「王爷，别犯浑了，您手下弟兄知道您是『义勇人』么？」

丰王微微一惊，只能松开了手，咳嗽道：「这……这不用你管。」镜中人笑道：「王爷别见外啊，您和客栈为敌，总得和手下人说一声吧？到时人家白白替你送了性命，却连怎么死的也不知道，那多冤啊？」

「镇国铁卫」势力庞大，丰王爷的手下一旦发觉自己的处境，只怕逃的逃、降的降，再也无人愿意效力。此言意在取笑，丰王低头听着，猛然心头火起，只撇过头狠瞪银镜，森然道：「脏东西……你可知咱的弟兄与本王是何交情？」

镜中人笑道：「元亨欠你一双腿，元朗欠你一条命，对吧？」丰王爷心下微惊，没料到这人无所不知，竟连元亨、元朗的隐私也探听了。他嘿嘿一笑，道：「算你本事，你既知本王的作风，也该知道我不会受人胁迫，你说是么？」镜中人微笑道：「没错。王爷这辈子只知胁迫他人，岂有受制于人的时候？」丰王爷哼了一声，森然道：「你明白就好。」

双方隔着一面镜子，丰王爷垂首敛目，心中却是杀机顿起，他默默打量银镜，只见此物厚仅数寸，形质平常，真不知来人如何能躲在其中？正想如何破解机关，镜中人却笑了：「王爷别忙了，您看不出破绽的，倒是您想不想帮在下这个忙，快请说句话吧。」

丰王爷森然道：「朋友，信不信我立时便能杀了你？」镜中人有些烦了，叹道：「王爷，我躲在镜里，你却站在镜外，您有几分把握抓住我？」丰王爷目露凶光，冷笑道：「狗贼，你最好真练了穿墙魔术，不然……」霎时握紧拳锋，竟不待下属过来，便要亲自击毁西洋镜了。

若要谈判，必先无赖，眼看丰王爷拿出了流氓本事，镜中人忍不住笑了：「王爷，我的弟兄还在等我回去，一个时辰见不到人，您晓得大掌柜会收到什么。」

丰王爷心下震动，知道他要抖出消息了，嘴中却道：「想送快送，本王死前总要拖你陪葬，却也不枉。」镜中人叹道：「王爷，别再说笑了，在下手里握有您的把柄，您却两手空空，这般蛮缠乱打，却是想吓唬谁呢？」丰王爷冷笑道：「谁说我两手空空？照我看来，我手里至少抓了你身边的四个人。」镜中人脸色微变：「哪……哪四个人？」

丰王冷笑道：「你的父、你的母、你的妻、你的儿。」镜中人一时静默，听得丰王森然又道：「狗贼，真心劝你一句，想与本王为敌者，此生真的要小心啊。他上从父母、下至妻子，人人都得留神背

后，不然夜叉从后扑出，将你的妻子拖入无边炼狱，你也知道她会受什么苦……」

杨肃观若是修罗，丰王爷便是夜叉，这恫吓当真无比森威。镜中人听着听，却是淡淡一笑：「怕要让王爷失望了，在下父母双亡，无妻无子，早已是孤魂野鬼一个，王爷却想拿什么挟制我？」

丰王爷冷笑道：「笑话，人生在世，谁能了无牵挂？你便算是孤家寡人，岂难道你的同伙也举目无亲？告诉你，本王只要抓到一个，照样能拖出一串，将你们一网打尽。」

镜中人叹道：「王爷此言差矣，我的兄弟连客栈也招惹他们不起，您动得了他们？」丰王爷冷笑道：「怎么？你是正统军的人？还是皇上的钦差？」镜中人道：「吾比正统军更勇、比紫禁城更高。」丰王爷呸道：「报上名来，有种便让我瞧瞧你是什么东西。」

镜中人道：「也罢，王爷既要看，这便转过头来吧。」说着摘下了斗笠，露出了本貌。

丰王爷凝目来看，只见镜中人光头秃顶，形容枯瘦，不由微起错愕：「你……你是……」镜中人将斗笠罩回，微笑道：「小僧俗家姓沐，于白龙寺修行。」丰王爷自来只知少林、红螺，哪听说过什么「白龙寺」？正忖量间，突然心下一凛：「等等，你……你是怒、怒……」

「怒苍山止观和尚。」镜中人含笑欠身，接口道：「拜见王爷千岁、千千岁。」

丰王心下震动，难怪此人于朝廷机密无所不知、甚且对「义勇人」的秘辛了若指掌，原来他便是怒苍军机大头目：「止观和尚」！

怒苍昔年有「潜龙」、「凤羽」，第三号军师便是这位「止观」，传闻他曾创建「密十一」，深入朝廷内外，为秦霸先立下无数汗马功劳，岂料这人居然找上门来了？丰王惊惶之下，正要簇唇做哨，却听止观道：「王爷别做傻事，你背后有埋伏。」

丰王大骇停手，自知怒苍刺客如云，项天寿的飞石、解滔的暗箭，无一不是例无虚发，惶急之下，便要伏身趴倒，却听止观道：「王爷别误会，我此行并未带帮手。」丰王爷一夕数惊，已是无所适从，喃喃便道：「可……可你又说有埋伏……」

止观道：「埋伏在此的并非我山弟兄，而是客栈的人。」

听得「客栈」二字，丰王爷好似让雷击了，看自己与怒苍首脑在此相会，一旦为人所觉，便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他急急撇眼回望，却见殷闻达坐在对街，元亨、元朗也各在街道两端警戒，街上非但不见行人，连猫狗也瞧不见一只，哪来的密探埋伏？

眼看自己上当了，丰王爷自是大大松了口气，拭去了冷汗，干笑道：「笑话了，我弟兄在此把守，便苍蝇也飞不进一只，哪来的客栈探子？」说着撇眼过来，狞笑道：「倒是我傍晚入宫面圣，正缺一份大礼，难得你自己送上门来……」

下午正统皇帝召见八世子，自己若能生擒止观和尚，一路押到皇帝跟前，岂不是大大的露脸？他满心亢奋，正想如何活捉此人，却听止观道：「王爷，别大意了，您背后真有埋伏，到时有什么闪失差池，可别怨小僧不曾提醒在先了。」

丰王爷到底是弄权之人，天生便有疑心病，一听话中有话，心下又是一凛，沈声道：「你到底想说什么？」止观道：「元亨好色、元朗好斗，王爷您就这么相信他俩？」丰王爷冷笑道：「想挑拨离间么？告诉你吧，就因为他俩一个好色、一个好斗，本王才信得过他们啊。」正要招来下属，止观却又阻拦了：「王爷别太自信了，您可曾想过，您自己的弱点是什么？」

一听「弱点」二字，丰王爷的傲病便发作了，霎时仰天鼻哼，冷冷地道：「孤王自己。」

止观笑了起来：「王爷别要聪明一世、胡涂一时啊。小僧这便请教王爷，您手下的那几个秘密，除您自己之外，还有谁知道？」丰王爷一派轻松，正要傲然以对，忽然间双眼圆睁，道：「等等……你……你是说……」止观道：「殷闻达，是吧？」丰王爷瞠目结舌，竟是作声不得，止观轻轻地道：「王爷，您若是『大掌柜』，要部署策反您身边的人，您会从何处着手？」

丰王爷这会儿不由得冷汗直冒，颤声道：「这……这绝无可能……老殷是……是……」

止观淡淡地道：「是义勇人荐举给你的，是么？」丰王爷低头喘气，并未回话，又听止观道：「王爷，您认得韦子壮多久了？」丰王

爷微微发抖，眼神转为恼怒，咬牙道：「你……你大老远过来找我，便是为了离间咱们弟兄？」

止观笑道：「那倒不是，小僧此行与王爷一会，是为了请王爷办件大事。」

听得此言，丰王爷忍不住嘿嘿冷笑，看现今怒苍临城，朝廷大军也已云集西郊，大战一触即发，止观却在这当口找上自己，却是想干些什么？森然便道：「贼子听了，本王虽不服杨肃观，可好歹也姓朱，你……你要本王替你开城门，做内应，那是强人所难了……」

正严拒间，却听止观笑道：「王爷多心了。北京人心思变，人人都是我山的内应。不劳您来做这个小人。」丰王爷哼了一声：「那……那你要本王为你做什么？」

止观道：「王爷，瞧瞧您脚边。」丰王低头一看，只见脚下不知何时，多了一只信封，他俯身拾起，皱眉道：「这是……」止观道：「我要借王爷的人脉，替小僧把这封信交给一个人。」

丰王爷深深吸了口气：「什么人？」止观道：「皇上。」

「什么？」丰王爷双眉竖起，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你……你要把这封信交给皇上？」

止观道：「没错。请王爷记好了，此信一不可经太监之手，二不能署大臣之名，只能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皇上的案前。正因此事非同小可，我才不得不找上了王爷。」

丰王爷心念微动，道：「这……这信里的东西，与西郊之事有关？」

止观道：「王爷，小僧再劝您两件事，其一，别打听信里写了什么，更别私下拆阅本信，否则必将惹上杀身之祸。」丰王爷哦了一声，道：「这倒稀奇了，是你怒苍要杀人？还是镇国铁卫要杀人？」止观道：「是皇上。」

丰王身子微微一震，心里反而更加好奇，不知这信里写了什么？他沈吟半晌，暗自盘算了一番，道：「看来本王是别无选择了。也好，这信就交给我吧，本王自会设法送到皇上眼前。」

止观道：「如此多谢了。事成之后，小僧拍胸担保，王爷的秘密绝不会泄出一字半句。咱们就此两不相欠。」说着说，镜面突然起了

大雾，丰王心下一凛，知道他便要离去，忙道：「大师，请留步。」镜面雾气消褪，止观淡淡地道：「怎么，王爷还有事？」丰王咳嗽道：「大师，本王替你出生入死，可也不能白干活。敢问这件事若是办成了，本王有什么好处？」

止观笑道：「王爷，您这是反客为主了。您的性命还在我手上，怎好与我讨价？」丰王爷拿起信封，放在手里招了招，笑道：「大师，情势逆转啦。」止观脸色一沉：「什么意思？」

丰王笑道：「我若把这封信交给杨肃观，想来咱俩便算有天大的冤仇，那也可以解开啦。」

看这丰王爷机关算尽，什么便宜都想占，居然还占到怒苍山的头上了？止观忍不住笑着摇头：「王爷这般权谋功力，老衲真是叹为观止了。好吧，事成之后，我怒苍弟兄可以替你刺杀几个政敌，当作谢礼。」丰王爷怦然心动，忙压低了嗓子：「你此话当真？」

止观怫然道：「老衲又不是朝廷中人，何时言行反复了？」丰王爷微微一笑，自知帝王路上又少了几个敌人，他眼珠儿一转，忽又想到了一事，忙道：「等等，这政敌杀不杀，一时还不急……倒是秦仲海那儿……嘿嘿……究竟有何打算，大师可否给点指引啊？」

止观淡然道：「怎么，王爷怕京城守不住了？这便想逃命去啦？」丰王冷笑道：「大师啊大师，这北京几百万兵马，鹿死谁手，还未分晓，本王却要逃什么？」

止观道：「那王爷又何必多此一问？反正有伍定远替您守城，王爷只管争您的权、夺您的利，等伍大头倒了，再来发愁不迟吧。」镜面雾气大起，止观正要离去，丰王爷却叹道：「大师，您还是不懂本王的处境啊。」止观哦了一声：「什么意思？」

丰王爷叹道：「怒苍要是杀进了北京，皇上遭殃、百姓遭殃，大家都是个死字，总算也图个干净。可要是伍大都督打垮了怒苍，你想我丰王下场如何？」止观道：「生不如死。」

丰王爷叹道：「没错。怒苍若是垮了，到时皇上做他的万岁爷，大掌柜打他的大算盘，大家各就各位，可我却惨了，想我是本朝八大郡王、名列『徽唐徐丰鲁』之一，本已减了三十年阳寿，如今又加入了『义勇人』，成了反杨十大臣，您看这立储案一定，我还有几天好活？」

止观道：「黄泉路上车马稀，王爷怕是要先走一步了。」

丰王爷冷笑道：「大师小觑我啊！本王若到了奈何桥边，我担保前方万头钻动，这天底下多少人还得排在我前头，怕连你止观也跑不掉啦！」

止观笑道：「是了，这就叫『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王爷说是吧？」

听得讥讽，丰王爷却是脸不红、气不喘，淡然道：「大师，咱们也别玩笑了，说正经的，现今怒苍已经围了城，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做？直接攻城么？」止观微笑道：「也罢，冲着咱俩有缘，我便跟王爷交句心里话，咱们怒苍下一步怎么办，我心里也没底。」

丰王爷悚然道：「怎么？连……连你也不知情？」止观道：「信不信由你了，现今我山弟兄屏息以待，全在等怒王下一步的决定。究竟咱们是要攻要守、要和要谈，谁都说不准。」

丰王手掌一紧，不自觉地握住那封信，想到这信是送给皇上的，尚且不能经太监宫女之手，霎时脑中电光雷闪，现出了「秘密招安」四字，一时心惊肉跳，忙道：「大……大师，本王这儿有条计策，您想听么？」

止观笑道：「和王爷做买卖，那是稳赚不赔了。您说吧，小僧这儿洗耳恭听。」

丰王爷低声道：「我……我希望你们别退兵，直到……直到……」

止观微笑道：「直到令郎当上皇帝，对么？」丰王爷心头怦怦直跳，正想答应，却又怕着了形迹，吞了口唾沫，迟疑半晌：「大师，本王向来说话算话，与咱们皇上是大不相同的，你们……你们若能拥立我儿子，本王……本王一定……」正想着如何白纸黑字、割地赔款，签它个八百八十八条，忽听止观长叹一声：「王爷啊王爷，看您多大公无私，怎都不为自己打算打算？」丰王爷双眼一瞪：「什么意思？」

止观道：「都到这个节骨眼了，您……何必还让位给世子？」

「对啊！」丰王爷一声惊叫，看局势动荡至此，自己再不称孤道寡，谁能让怒苍群雄安心？谁又能让文武百官称幸？等自己身登九

五，怒苍退军、兵灾消弭、百姓安居乐业，自己再来个翻脸不认人，先杀杨肃观、后灭秦仲海，等镇国铁卫与怒匪同归于尽后，岂不是天下太平?

他又激动、又兴奋，正要与止观发誓赌咒，订出盟约，忽然肩上拍来一只手掌，道：「王爷，您怎么了？」丰王愣住了，急忙回头去看，却见殷闻达、元亨等人竟都到齐了。霎时手一颤，信封便落了下来，颤声道：「你们……你们怎么过来了？」

殷闻达忙道：「我方才听王爷大喊一声，唯恐有失，这便前来察看。」

丰王爷心下惴惴，唯恐止观的行踪让人发觉，正想说几句话遮掩，却听元朗道：「地下有封信。」元亨道：「我来瞧瞧。」丰王爷大吃一惊，喝道：「慢！」

正欲上前拦阻，却还是慢了一步，只听嘶地一声，信封已让元亨撕开，掉出了一张字条，上书「天下第一大笑话」。

众人愣了半晌，各自望着地下字条，茫然道：「这……这是什么玩意儿？」

丰王爷也傻住了，他本以为信里必然洋洋洒洒，写了整篇密和，谁知就只这么张字条，写了这么个「天下第一大笑话」？却是要议什么和、招什么安?

丰王爷沈吟半晌，就怕止观另有什么阴谋，却是冲着自己来的。眼见字条背后似还写得有字，便想拾起察看，可想起止观先前的警告，心里却有些发毛，眼看殷闻达还在一旁，便道：「殷兄弟，你也一起来瞧瞧这字条，替我出点主意。」元亨忙道：「王爷，我也可以看么？」

丰王爷向来是水鬼的性子，遇上坏事，总要多拉几人下水，忙道：「来、都过来。」殷闻达答应了，元亨、元朗便也围拢过来，三人挤在王爷身旁，翻转了字条，瞧瞧背后写得什么。

纸条翻转，四人定睛一看，突然间，人人都傻住了。元亨第一个笑了起来：「真的假的？这种闲话也敢说？」元朗笑道：「假的呗，你没看纸条正面不是挑明了写……『天下第一大笑话』，还能是真的么？」

两人哈哈笑着，还待再说，却见丰王爷突然举起脚来，将路边镜子一脚踹倒，凄厉大叫：「王八蛋！居然拿这鬼东西过来！你想要害死本王么？」说到激动处，竟将字条放入嘴里，嚼也不嚼，便一口吞了下去。

霎时之间，众人心下一寒，已知这字条上写的不是笑话，而是一句找死的闲话。

止观并未骗人，他已做过了警告，这纸条看不得，此时此刻，在场的都已惹上了大麻烦，此事一旦传入正统皇帝耳中，看过这字条的四个人，上从丰王，下至元朗，全都会被灭口。

想到自己的处境，元亨已是欲哭无泪：「王爷，这……这只是玩笑话啊……皇上……皇上不会和咱们认真吧？」丰王爷喘息道：「会……他一定会当真……我知道他的脾气……」

正面面相觑间，忽听元亨嘶哑地道：「不怕、不怕，大家……大家就当没见过这字条吧，只要咱们谁也不说，谁会知道？」元朗忙道：「没错、没错！咱们赶紧立个誓，谁敢把这话望外传，谁就天打雷劈，死得惨不堪言……」元亨大声道：「我立誓！我立誓！」

正争先恐后间，猛听扑通一声，一人转身跳入了通惠河，游水走了，正是那最得力的殷闻达。元朗大惊道：「殷师兄！你干什么！快回来呀！」转头去喊：「王爷！快喊他啊！」

殷闻达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因为止观所言全数是真，他真的是「镇国铁卫」。

丰王爷呆若木鸡，一跤坐倒，什么声音都没了。元亨颤声道：「王爷，现下怎么办？」良久良久，听得丰王爷叹道：「元亨，备车，本王要去杨守正府。」元朗大惊道：「王爷，您……您要去见杨肃观？」

「别闹了……」丰王爷深深叹了口气：「现今世上能救我的，只剩下杨绍奇。」

三、天下第一大笑话

天底下的人，很少没有秘密。便算是清心寡欲的和尚，木鱼里往往也藏了几分玄机。也因此，傅元影一直是国丈最倚重的人。道理很

明白，因为他能守口如瓶。哪怕再骇人听闻的事情，一旦传入他的耳中，就不会再泄出一字半句。

「守密」之难，非是发几个毒誓就能了事，从埋藏秘密那一日，傅元影不知经过了多少考验，人情刺探、权势胁迫、美色利诱，他全都熬过去了，这才平平安安过了二十四年。

可惜真能称作秘密的东西，便不会随时光而流逝，反会如一坛好酒，越陈越烈。随着正统皇帝登基，琼家地位日高，傅元影心里的秘密也越来越重，几乎逼得他喘不过气来。

「老爷子……」今早一如往常，傅元影忙完了华山本门的事情，便又来向国丈请安。听他轻轻敲门，低声问道：「您起来了吗？」

房里并无声息，也不知国丈是否起身了，傅元影无可奈何，只能转望门边的丫嬛，听她们低声埋怨：「老爷子方才发了好大的脾气，见人便骂，咱们谁都不敢进去……」

傅元影点了点头：「都下去吧，今儿我来服侍更衣。」侍女如得皇恩大赦，急急告退。傅元影也不多说了，把手按上门板，将房门一推，霎时一股药味扑鼻而来，屋内昏暗阴森，满是腐败之气，望来直如死人的阴宅。

老人家总是如此，再明亮的地方，再宽敞的所在，一旦让他们住下，总有法子闹得死气沉沉。不过这也不能怪琼武川，八十多岁的人，手脚不便，体弱多病，夜里睡不稳，白天不开心，活着便似受罪，好似不能让全天下跟着难过，他们便称不了心。

傅元影服侍国丈多年，自也明白老人家的脾气，是以这十多年来，他每日为琼武川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替老国丈开窗透气，多晒太阳，心情也能开朗些。他行入房中，正要推开窗扉，却听屋里传来老迈喘息：「别开……这样挺好……」

老人家又作怪了，傅元影摇头道：「老爷子，快要晌午了，您该起床啦。」

「雨枫，来……来……」国丈微微喘息：「我……我快不成了，快来，我……我有要紧话和你说……」傅元影见惯这些伎俩了，便道：「老爷子起来更衣吧，有话一会儿再说。」

「雨枫……来、过来……」老人家很是固执，催促几声，忽又猛烈呛咳，自在床上呻吟，傅元影无可奈何，只得行将过来，替老人家倒来一杯热茶，让他润润喉咙。

「我老了……不中用了……」床上坐了一名老者，双颊凹陷，目光灰败，正是皇后娘娘的老父，「英国公」琼武川。他喝了口茶，低喘道：「雨枫、来……来……」

哗地一声，傅元影趁机掀开帘幕，推窗透气，霎时间天光地明，屋里又多了勃勃生机，他提起水壶，倒了满满一盆热水，道：「老爷子洗脸吧。川王爷一早就来了，等了您个把时辰。」

屋外光芒刺眼，琼武川举手遮目，喘道：「怎么……阿郢那小子不耐烦了？」傅元影道：「这倒没有。」

「那你急什么……」琼武川咳嗽喘息：「是不是伍……伍定远派人来了？」傅元影心下一凛：「您知道了？」国丈喘道：「今早……今早唢呐吹得老响……」掏了掏耳孔，露出嘴里剩下的几颗黄牙，咧嘴一笑：「你真当我耳背啦？」

饿鬼围城，琼武川早已知道了。傅元影也不多说什么，便取来了毛巾，自替老爷子洗脸。

在娟儿那样的小姑娘眼里看来，琼武川只是个糟老头儿，不可理喻，其实傅元影心里明白，国丈最善扮猪吃老虎，他精明似鬼，城府过人，满面胡涂都是装出来的。若非如此，当年他早与「江刘柳」三派一同殒灭，何来的本钱与「威武文杨」同朝为臣？

琼武川任凭傅元影擦脸，一边低声来问：「伍定远派了多少车来？」傅元影道：「一共来了三十辆车，都是运粮的。另有五百名兵卒，全在府外候着，说是要护送老爷子过去红螺寺。」

国丈道：「车子全是空的，对吧？」傅元影欠了欠身，道：「老爷子英明。」琼武川点了点头，低声道：「有心人……伍定远对我还是恭敬的……」

现今战火将至，天下最平安的地方，自是京北红螺寺，正统皇帝的行驾所在。只是琼府是帝王姻亲，洞见观瞻，倘学别的臣子抱头鼠窜，不说丢了琼家自己的脸，怕连皇上也要颜面无光。正因如此，伍

定远才打着运粮的旗号，暗中将国丈送至红螺寺，也好让皇后娘娘一家相会。

伍定远是个周到的人，他自己并未将家人送出城外，却暗中替国丈打点好了一切。这说明他懂得朝廷的规矩，哪些事情该说一套、哪些事情该做一套，他心知肚明。

琼武川洗过了脸，精神略振，便道：「芳儿呢？还在杨家么？」傅元影深深吸了口气，嘴中却应了一声：「是。」国丈道：「你打算什么时候派人去接她？」傅元影躬身道：「此事雨枫不敢作主，还要请老爷子吩咐。」

「等我吩咐？」国丈嘿嘿笑道：「那你又为何把颖超交给了玉瑛？这事怎又不必我吩咐啦？」

傅元影双肩微动，没敢作声。琼武川接过茶杯，漱了漱口，吐到了脸盆里，道：「万福楼这么高，没摔死他吧？」傅元影叹道：「老爷子既然都知道了，又何必问我？」

琼武川道：「雨枫，别介，我这只是试一试你……」说着从枕下取出物事，塞到傅元影手里，道：「看看你是不是真把我当糟老头了？」傅元影低头一看，只见手里多了块铁牌，篆刻雄鹰，双翼全展，大书「镇国铁卫」四字。

「雨枫……你知道的事，我全都知道……」琼武川伸了个懒腰，哈欠道：「至于你不知道的事呢……嘿嘿……」说着说，便又朝床沿拍了拍，道：「坐下，我有大事要交代你。」

国丈连番催促，傅元影只得搬来一张凳子，一如往常坐在床边，任凭国丈握住他的手。

琼武川年轻时很高大，身长至少九尺，年老之后，个头虽变矮了，那双手却还是一样大，他握紧了傅元影的手，忽道：「雨枫……你这趟下去贵州，可曾打听到不凡的下落了？」

傅元影别开了脸，低声道：「老爷子忘了么？您当年答应过娘娘什么了？」

「玉瑛？」琼武川睁开了眼，一脸茫然：「我……我答应她什么了？」

人老了，最大的好处便是这个，眼看国丈又装成了老糊涂，傅元影也不想多说了，琼武川笑道：「雨枫啊，别老是生闷气……其实颖超这件事，你处置得很对。」傅元影低声道：「老爷子是说……我把他交给了娘娘？」琼武川呵呵笑道：「是啊，颖超这孩子心太高了……他不是宁不凡……却老想当宁不凡，你得想法子杀杀他的锐气，不然他不能死心塌地守着芳儿。」

傅元影默默听着，忽道：「老爷子，颖超是一个剑客。」国丈笑道：「你呢？你不也是个剑客？」傅元影默然半晌，似想说些什么，却又忍住了，琼武川察言观色，呵呵笑道：「雨枫啊，你就不怕颖超会落到你这个下稍吗？」

傅元影摇了摇头，道：「老爷子多心了。我华山门下，一人一把剑。颖超的剑与我、与他师父的都不同，他迟早会找到自己的路子。」琼武川笑道：「什么路？死路？」

琼武川有很多面貌，在江充面前，他像个瞎子，跌跌撞撞，让人懒得计较。在景泰皇帝跟前，他又像个傻子，天天打摆子，到了华山门人眼中，他却又似个神算子，样样事都算无遗策，总之千变万化、莫衷一是，根本就是一个戏子。

傅元影并未顶嘴，眼见桌上还搁着一碗汤药，便端了过来，道：「老爷子，吃药吧。」

琼武川张开了嘴，如小孩般让人喂了一汤匙，道：「雨枫啊，你也别总是挂记着不凡、挂记着颖超，今儿咱俩便来说说你的事吧。」傅元影皱眉道：「我？我有什么好说的？」国丈笑道：「你晓得你像谁吗？」

傅元影无心回话，提起汤勺，正要再喂，却听琼武川道：「你像杨肃观。」

傅元影微微一愣，手上汤匙微微一晃，险些溅了出来。琼武川握住他的手，微微摩挲，道：「雨枫啊，你可知我为何把你比成杨肃观？」傅元影摇了摇头，示意不知，琼武川呵呵笑道：「你可晓得朝廷若是少了伍定远，会怎么地？」傅元影道：「兵凶战危，势若危卵。」

琼武川狡黠一笑：「那咱们现下有了伍定远，就不兵凶战危，势若危卵了吗？」

国丈所言不错，伍定远早已受了朝廷重用，可前线如火、京师被围，仍旧是天下大乱，说来伍定远便似一帖臭郎中的老药，延得了命，却断不了根。傅元影推测话意，沈吟道：「那照老爷子的意思，咱们这朝廷若是少了杨大人……」

「即刻便要……」琼武川握住那块铁牌，咬牙道：「覆亡。」话到嘴边，突又猛烈呛咳，汤药都呕了出来，傅元影忙沿国丈的背心抚了抚，咳嗽立缓，便又取出布巾，替他擦拭嘴角。

琼武川淡淡几句话，却也点出了傅元影的身价。华山有了宁不凡，能够威震天下，有了吕应裳，可以添光增彩，可没了傅元影，华山却有立即倾倒之虞。

「懂了吧，雨枫。」琼武川喘过了气，便又嘶哑道：「你……才是华山真正的大掌柜啊。」

傅元影默默听着，忽道：「老爷子过奖了，雨枫没这个本事。」琼武川笑道：「别介啊、雨枫，你可知琼某活到了八十岁，靠的是什么吗？」傅元影道：「老爷子靠的是神机妙算。」琼武川戟指笑骂：「违心之论。要说神机妙算，我哪算得过刘敬？」傅元影道：「那老爷子靠的是什么？」

琼武川嘿嘿笑道：「我善观人身上的『气』。」傅元影蹙眉道：「气？您指的内力，还是……」

琼武川傲然道：「气！就是霸气、英气、秀气、才气，还有吾善养的浩然正气。」傅元影点了点头，瞧向床边那块「镇国铁卫之令」，颔首道：「这个正气，老爷子养的真是太充足了。」

「他妈的！」琼武川把手一挥，弄翻了茶碗，骂道：「都到了今天，你还是反对我投入客栈吗？」傅元影欠身道：「雨枫不敢，老爷子向来神机妙算，做事自有道哩，何劳旁人过问？」

琼武川恼道：「是，咱们都是龟孙子，最没出息……可雨枫啊，你到底有没想过，似我这般胆小之人……那年复辟大战，却为何把身家性命都赌在杨肃观身上？」

眼看国丈打翻了汤碗，弄得满身是药，又脏又黏，傅元影只得一边替他擦拭，一边道：「老爷子很看重杨大人的干才，对吗？」琼武

川斜目冷笑：「笑话。当年他不过是个小小兵部郎中，与我素无深交，我哪知他有何干才？」

傅元影微微一凛，也知国丈这话说到要紧处了，当年刘敬举事之时，手握东厂，连结内外，来势汹汹，琼武川却躲得不见踪影。到了杨肃观决心复辟时，不仅早被开革为民，尚且无兵无权，声势全不能与刘敬相比。却不知琼武川何以拒绝了刘敬，却选择与杨肃观连手？

琼武川喘了口气，慢慢挣扎起身：「很奇怪吧……刘敬和我是多年交情，可他举事之时，我却吓得噤若寒蝉，好似成了一只缩头乌龟，就怕担上干系……」傅元影找了一件干净内衫，随口道：「老爷子，风险是娘娘担着。要是出了事，砍的是她的头，伤不到您一根寒毛。」

琼武川大怒道：「你说什么？」把内衫抢了过来，抛到了地下，暴吼道：「混蛋东西！昨晚芳儿骂我的那些话，你都听到了？」傅元影道：「老爷子，您方才不还说我像杨大人？怎么这会儿又是混蛋了？」

「混蛋……」琼武川眼中现出一丝恼怒，一拳便望傅元影身上打去。砰地一声，「雨枫先生」肩头略沈，便卸下了气力，随即捡起地下的内衫，替国丈换上。

国丈像个孩子，打过了人，气也消解了几分，又道：「雨枫，说正格的，你和杨大人熟么？」傅元影道：「当朝五辅，天绝传人，我是久仰大名了。」

琼武川道：「你第一回见到他时，想到了什么？」傅元影道：「面带城府，语无真心。」琼武川轻蔑一笑：「那你只看到了皮相。」傅元影哦了一声：「那老爷子看到了什么？」琼武川道：「我见到了他身上的『气』。」傅元影笑了笑：「老爷子是惊叹于杨大人身上的『秀气』，是吗？」

「放你妈的屁！」琼武川脱下了衣服，说话更粗了，大声道：「秀气？什么秀气？我女色尚且不爱，还爱什么男色？」傅元影微笑道：「那倒是。老爷子清心寡欲，天下罕见。」

「讥讽我是吧？」琼武川火大了，正要再次出拳打人，却听傅元影道：「老爷子，手举高。」拉住了国丈的手，带他穿过了袖子，琼武川咒骂几声，任他替自己穿衣，嘴中却吼道：「听好了！琼某生于

永乐年间，经五朝四帝，看尽天下风流人物，却没一个人能像杨肃观那样……」顿了顿，话声转为低沈：「生具南面之气。」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之气，亦即王者之气也，傅元影微起错愕，随即摇了摇头，释然一笑：「老爷子，雨枫倒不知您还善于看相。」

琼武川摇头道：「雨枫，你不是官场中人，自不信谶纬的道理。可咱们这些朝廷里打滚的，最信者三，一是命、一是运、一是气！几十年下来，潮起潮落，教你不信也难。」

傅元影不置可否，含笑又道：「那照老爷子看来，杨大人的面相有何特异之处？」琼武川深深叹了口气，道：「记得是景泰三十三年吧……那年杨肃观打了个败仗，到了奉天门前，那时我也刚好路过，猛一见到他，突然被他吓了一大跳，险些滑了一大跤……」

傅元影皱眉道：「滑了一跤？怎会如此？」琼武川喘息道：「这我也说不上来，我只记得那天他背对着奉天门，凝望北京，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似曾相识，便在心里直喊，对！这就是南面之相……我见过的……」

傅元影越听越是不解，皱眉道：「老爷子的意思是……那时的杨大人看起来很面熟么？」

琼武川低声道：「这我说不清楚……反正那一幕就是似曾相识，好像在哪儿见过……自那之后，我便知道他绝非池中之物，早晚能飞腾人间……」

这话玄之又玄，傅元影自然听不懂，他推测半晌，忽道：「是了，这是因为他长得像他父亲杨远，所以站在奉天门前，猛一下便让您误认了，是吗？」琼武川摇头道：「不是。杨远身上没有他那种气。」傅元影道：「您的意思是说，他父子俩长得不像？」

琼武川道：「说不像，那也不算，这杨家父子都是白面斯文，也算有几分神似。可不知为何，他老子就没那个气，不似他这大儿子杨肃观，让我越看越觉得胆战心惊……」

傅元影越听越胡涂，便道：「老爷子，我这样问吧，您初见杨大人时，他那时多大岁数？」琼武川道：「那年他刚从少林寺还俗，年方十八。」傅元影道：「那时您便觉得他有『王气』么？」

琼武川摇头叹道：「那时……那时还不觉得。」傅元影微微一笑：「这么说来，这王者之气还是与时俱进的？」琼武川听得讽刺，却也不去反驳，只低声喃喃：「看来……真是如此。」

老人家总是老眼昏花，疑神疑鬼，傅元影忍不住笑着摇头了：「那刘总管、柳昂天呢？他俩见了杨肃观，也觉得此人似曾相识吗？」琼武川摇头道：「没听说过。」傅元影道：「那江充呢？听说这江太师是真正懂得面相的，他也没看出杨肃观非比寻常？」

琼武川木然道：「没看出。所以他才成了我的……」突然嘿嘿一笑，道：「手下败将。」

景泰三雄之中，向以江充城府最深、刘敬智慧最高，柳昂天识人最广，想这「江刘柳」三大权臣都瞧不出的事情，琼武川却能慧眼独具，不能不让傅元影半信半疑。眼看傅元影没说话了，琼武川低声道：「雨枫，你当我发疯了，是吗？」

傅元影摇头道：「不，老爷子没疯，疯的是我。」琼武川恼道：「什么意思？」傅元影淡淡地道：「老爷子是赢家。赢家是不会疯的。」

确实如此，十年前复辟大决战，江刘柳都死了，琼武川却活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站对了边，靠对了人，从此跃居为朝廷第一世家，无可动摇。不过傅元影却不知道，原来当年国丈选择了杨肃观，竟是因为此人的面相。

「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人生许多事，往往莫名其妙，这就叫天命。傅元影也不想追问了，伸手拉住国丈的裤带，将他的睡裤拉了下来。琼武川道：「雨枫，你别当我是老糊涂，告诉你，我琼武川为人做事，向来是有远见的，好比说……好比说……」傅元影接口道：「出手打跑自己的孙女？」

「他妈的是！」琼武川用力一拳捶在床上，吼道：「存心气我是吧？混蛋……你说！说！我为啥要打芳儿？」国丈气得结巴，傅元影却是面不改色：「老爷子是怕那姓卢的，是么？」

琼武川喘道：「看你跟了我这许多年，总算还不胡涂啊……」伸手搭住傅元影的肩头，提腿进了裤脚，咬牙道：「你……你晓得那姓卢的像谁？」先前国丈才说杨肃观身有王者之气，现下又替那姓卢的

看起相了，傅元影替他绑好了裤带，便又取来外衣，道：「老爷子，手举高。」

国丈微微喘气，慢慢穿上了袖子，道：「那姓卢的，让我……让我想到了我儿子……」

傅元影闻言一怔，停手下来，只见国丈抚面低喘：「雨枫，你说……为何琼翊样样都强过我，却会比我早死？」傅元影无言以对，正要带着国丈穿衣，却听一声哽咽：「因为他这个人……比谁都有良心……」话到嘴边，突然激动起来：「所以他……注定要第一个倒下！」

砰地一声，国丈把脚一踢，猛听轰然巨响，木桌飞了起来，撞破窗扉，直直坠到了楼下。屋外响起一片惊喊：「怎么了？」傅元影大声道：「没事！这儿有我！」

琼武川虽然年老多病，可发起威来，气力仍是骇人，看他须发凌乱，抄起了桌上钢鞭，使劲一扫，乒琅一声，先将衣柜扫得坍了，随即反手一抽，又将花瓶尽数砸破，傅元影也不劝阻，只退到了墙边，静静看着老人家发泄。

良久良久，国丈放落了钢鞭，双肩不住抽动，竟似哭出了声。傅元影替他穿上外衣，低声道：「老爷子别这样了。当年翊少爷他……是自愿喝下那杯酒的。」骤然之间，老国丈仰起头来，热泪却从眼角滑落，哽咽道：「雨枫，你……你也觉得我是个心狠手辣的父亲么？」

傅元影低声道：「老爷子，这话该问您的一双儿女，不能问我。」叹了口气，便从衣架上提起朝袍，径自披到琼武川的肩上。

这件官袍色呈艳红，双肩绣以狮虎，正中补子则是一只五彩火凤，看琼武川官袍加身，不知怎地，原本气息短促，却变得呼吸刚猛，原本须发凌乱，却成了豪迈落拓，他不再是什么糟老头，而是本朝右柱国、复辟大战第一大特功，「奉天翊运推诚武臣」，琼武川。

忙了半个时辰，国丈总算穿戴完毕，傅元影擦了擦汗，道：「老爷子，可以走了么？」琼武川左手叉腰，右手提着钢鞭，静静地道：「你坐下。」

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天下最大的灵丹妙药，就是这一帖。琼武川穿上了官袍，说话也威严了许多，眼看傅元影乖乖就范，便道：「我这儿有件大事，攸关我琼家满门生死，得立时与你商量。」傅元影心下一凛：「老爷子说的是怒苍……」

国丈制住了说话：「错了。什么怒苍之祸、八王之乱，都要不了你我的性命，真正能见生死的事，是这一件。」说话之间，便从枕头下取出一张字纸，塞到「雨枫先生」手里。傅元影微微一奇，正要开掌来看，琼武川却道：「先别忙。」

国丈目光深沈，傅元影却是心下迷惑，看现今朝廷两件大案，一是立储案，也就是是国丈嘴里的「八王之乱」，再一个便是「怒苍之祸」，西郊阜城门外的那把怒火，前者包围群臣、后者包围京城，都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可国丈却似心有旁骛?

屋里静悄悄的，只见国丈握住傅元影的手，嗓音转为柔和，低声道：「雨枫，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傅元影欠身道：「过了元宵，雨枫就五十了。」琼武川伸手出来，轻抚他的面颊，低声道：「这么说来，那个秘密……你也守了二十四年了？」不知不觉间，傅元影身上发起抖来了，寒声道：「老爷子，你…你这话是……」国丈低声道：「那杯毒酒又来了。」

砰地一声，傅元影竟尔滑倒在地，张嘴骇然，琼武川轻声道：「打开纸团。」傅元影大口喘息，勉强撑起身子，只见掌心里有张字纸，已让国丈揉成了一团，他慢慢将之展开，却见到了一行字，见是：「天下第一大笑话」。

傅元影颤声道：「这……这是……」琼武川道：「猜吧，天下第一大笑话是什么？」

傅元影脸色铁青，慢慢将字条翻到背面，看到了一行字迹，见是：「皇后娘娘的儿子……」

「不姓朱」。

「啊呀！」陡见这心里埋藏二十年的秘密，饶那傅元影练了一辈子的内功，还是忍不住双手抱头，狂叫出来，正要将纸条撕得稀烂，却听国丈道：「定下神来，什么都别动。」

傅元影低头喘息，咬牙切齿，又听国丈附耳道：「把字条收好，咱们还得靠它指引，揪出幕后主使。」听得提醒，傅元影啊了一声，这才想起这字条是个线索，他将字条贴肉藏好，深深吸了口气，语音颤抖：「老爷子，这……这字条是打哪来的？」

琼武川替他斟了杯热茶，道：「喝下去，先定定神再说。」傅元影坐了下来，慢慢喝了几口热茶，让心情定下，听得国丈低声道：「我一早起床，见到案上压了这张字条，拿起一看，才知出了大事。」

傅元影咬牙切齿：「有内奸，我……我既刻召人来问。」正要转身离房，却又让琼武川拉住了：「不要节外生枝。这不是府里人送进来的。」傅元影嘶哑道：「何……何以见得？」

琼武川静静地道：「只要是我琼家的人，哪怕是一条狗、一只鸡，都会受这字条牵连。谁会傻到拿自己全家的性命玩笑？」

姜是老的辣，这张字条若是泄漏出去，那便是罪夷九族的大罪。琼府上下两百余口人，无一人能脱身。国丈不愧经历过两次复辟政变，生死关头，拿捏精准。反倒是傅元影方寸大乱，喘了口气，低声又问：「那……那照老爷子看，这字条是什么人送进来的？」

琼武川道：「我推算过，此事只有两个可能。其一，便是立储案。」傅元影心下一醒，忙道：「徽唐徐丰鲁？」琼武川道：「正是。现今立储在即，这些藩王兔崽子早在抓我琼家的把柄，掘地三尺，无所不用其极，这便让他们查出了蛛丝马迹。那也未可知。」

傅元影听着听，忽道：「不会。」这回轮琼武川「哦」了一声：「何以见得？」傅元影道：「老爷子，世上的秘密只消经过我的手，便不会再外泄。」傅元影这话说得斩钉截铁，断断无转圜余地了，料来「徽唐徐丰鲁」便把琼家的祖坟都掘开了，也挖不出这字条上的秘密，此间事情，必是他人所为。

「喀……嗨……」琼武川推开窗扉，朝外吐了一口脓痰。傅元影又道：「老爷子方才说了两个可能，另一个是什么？」琼武川提起茶碗，漱了漱口，道：「义勇人。」

「义……义勇人？」傅元影面色微变，琼武川皱眉道：「怎么？你也听过他们？」傅元影低声道：「我……我曾听若林提过几次，说

朝廷里有一帮人专和杨大人作对，好似叫『反杨十大臣』，也不知是真是假。」琼武川嘿嘿一笑：「好你个吕若林，明察秋毫啊……」

傅元影不愿拉师兄下水，便转过了话头，道：「老爷子，您和这『义勇人』有仇么？」琼武川道：「我是杨肃观的盟友，这义勇人却是杨大人的死敌，你说咱们俩家有仇没仇？」

傅元影低声道：「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来历？何以这般憎恨杨大人？」琼武川道：「这些人有的是朝中大臣，有的是江湖术士，全都吃过杨肃观的亏，于是便以柳昂天的名头为号召，结盟立誓。」傅元影纳闷道：「柳昂天？这人不是过世了？为何要以他为号召？」琼武川道：「相传柳昂天……死于杨肃观之手……」傅元影心下一凛，立时默然低头，不再多问了。

守密之难，难如登天，想傅元影的肚子早被秘密装得满了，如何还装得下新东西？听得秘密又来了，忙掉过话头，低声道：「老爷子，倘使这字条真是义勇人搞的鬼……那他们是要……」

琼武川附耳道：「他们是要我背叛『镇国铁卫』，下手扳倒杨大人。」

傅元影心头大震：「那……那要是老爷子不从呢？」琼武川道：「这张字条便会放到万岁爷的案上，你想咱们琼家会如何？」这话如同雷霆闪电，直打得「雨枫先生」作声不得。良久良久，听他低声道：「老爷子，你想过向杨大人求援吗？」

琼武川道：「这事若让杨大人知道，我琼家立时便倒。」傅元影闻言一愣：「老爷子，你……你不也是镇国铁卫的……」琼武川嘿嘿一笑：「雨枫，你还是没弄懂啊，你可知义勇人的靠山是什么人？」傅元影沈吟道：「是……是宰辅何大人？还是……伍大都督？」

琼武川摇头道：「错了，是皇上。」傅元影霍地起身，颤声道：「皇上？」琼武川淡淡地道：「你可知皇上怎么称呼杨肃观？」他笑了笑，自知傅元影猜不出，便道：「杨党。」

眼看傅元影呼吸加促，琼武川便叹了口气，道：「当年复辟政变之后，皇上立时察觉朝廷藏了所谓的『杨党』，遍布朝野。你且想想，皇上好容易才拿回了大权，却又听说朝廷里另有党派集结，他会怎么想？」傅元影低声道：「日夜忧惧。」琼武川木然道：「你说对了。」

史记韩信传有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卧榻之旁，岂容有人鼾睡？依此观之，杨肃观其实形势危殆，绝非外人想象得那般大权在握。

傅元影低声道：「老爷子……皇上为何会隐忍杨大人至今？」国丈道：「怒苍山。」

傅元影啊了一声，却也听懂了。正所谓飞鸟不尽、良弓不藏，只要秦仲海未倒，皇上便不会和杨肃观撕破脸。傅元影点了点头，低声道：「难怪老爷子会说『义勇人』的靠山便是皇上。原来藏着这一层道理。」

琼武川道：「没错，皇上不能没有杨肃观，却又信不过杨肃观，为了压制杨党的势力，皇上对反杨大臣总是恩宠有佳，若非如此，那年马人杰把皇上骂得一文不值，如何能留下一条命？」

「马人杰？」傅元影皱眉道：「他……他也是反杨大臣？」国丈道：「客栈里有句话，叫做『俊杰万山风』。你猜猜，这个『杰』字指的是谁？」傅元影低声道：「便是马人杰？」

国丈道：「就是他。反杨十大臣，善穆义勇人，这『俊杰万山风』里的『风』字，正是柳昂天的儿子柳云风，『万』字则是现任都察院的大头儿万吉祥。上头那个『俊』字，则是内阁辅臣牟俊逸，你别看马人杰官大，论资排辈，还只能排到了第七。」

听得朝廷重臣云集，专以反杨为己任，傅元影自也暗暗心惊，忙道：「除了这五人，另外还有谁？」国丈道：「头牌五位，至今尚未现身。客栈虽说到处刺探，至今也还是没个定论。」傅元影低声道：「这些人从不露面，彼此怎么联系？」

国丈道：「这就不清楚了。每回朝堂上要与杨党争执，多由牟俊逸、马人杰他们发动，不过除开『反杨』这门功课，这些大臣平日多半自行其是，就拿这饿鬼东渡的事来说，牟俊逸主战、马人杰主和，两人便各执一词，公开对着干了。」

傅元影对朝政不甚关心，心里只挂记着字条，又道：「那照老爷子看来，义勇人的大首领究竟是什么人？」国丈叹了口气，道：「此人神出鬼没，彷佛有百变之身。我几次差人跟踪马人杰，他却都能及时脱身，至今仍是一无所获。」

傅元影微微一凛：「老爷子派人跟踪过马大人？我怎么不知情？」国丈淡淡地道：「你们华山玉清是名门正派，有些事情不好出面。我便没通知你。」

傅元影咳嗽一声。自知国丈私下还养了一批探子。白日里的事情，多由华山门下代劳，夜里的事情，则交由这批密探来干。虽说武功比不上华山的大剑客们，下手却狠辣了许多。

傅元影默默听着，忽道：「老爷子，皇上知道您也是『杨党』吗？」琼武川嘿嘿一笑：「你说呢？皇上知不知道？」傅元影心下一凛，忙道：「皇上……皇上已经知道了？」

琼武川裂嘴一笑：「知道？岂止是知道？那年杨肃观挨了一枪，从永定河里爬了出来，你晓得他第一个找的是谁？就是我琼武川！你可知那时他浑身浴血、命在旦夕，却拉着我去见了谁？见的就是皇上！那时琼某赌上了身家性命，与杨肃观歃血为盟，又是谁拉着咱俩的手，感激涕零、自称永世不忘今日之恩？告诉你，那个人便是咱们今日的……」提起钢鞭一砸，厉声道：「皇上！」

杨党、杨党，昨日之旧爱，转眼成今日之大患，傅元影默然半晌，低声道：「老爷子这场富贵，来得着实不易。」国丈仰起头来，怔怔叹了口气：「来得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屋里静了下来，傅元影与琼武川对望一眼，两人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谁也没作声。

良久良久，听得傅元影道：「老爷子，皇上想过要拔掉你么？」琼武川道：「那还不至于。我手里有张保命符，只消这张符还灵验，我就不会有事。」傅元影道：「您说得是娘娘。」

琼武川道：「没错，就是玉瑛。杨肃观是有远见的人，当年他拉拢我，其实为的就是这条裙带。只消玉瑛还在，他与皇上之间便有个缓颊，可掉句话来说，要是这条裙带污了脏了……」声音渐渐低缓，叹道：「你想他会怎么做？」傅元影道：「他会壮士断腕。」

琼武川木然道：「你说对了。依我推算，杨肃观一旦得知消息，非但不会替我等遮掩，反会率先揭发此事，否则他若受我琼家所累，怕也要跟着一齐倒了。」

前有狼、后有虎，这儿是九五至尊，正统皇帝，那儿却是复辟奸雄，「镇国铁卫」的大掌柜，无论向哪方开战，都是死路一条。如今腹背受敌，国丈却连客栈的密探也不能用了，说来「紫云轩」上下别无依靠，只能看华山高手的作为。

华山门人不少，堪用的大材却不多，先看苏颖超浑浑噩噩，再看琼芳少女骄狂，耍耍威风可以，谋划大事则远远不行，推来算去，只剩下大师兄吕应裳可以援手。只是这「若林先生」总是聪明得过了头，一旦察觉大事不妙，只怕脚底抹油，又要跑得不见踪影了。

傅元影叹了口气，缓缓提起自己的佩剑，道：「老爷子希望我怎么做？」

琼武川道：「倘这字条是八王所为，咱们便有着力之处。毕竟『徽唐徐丰鲁』所求只在东宫，不会把咱们望死路上送，可若是义勇人所为，事情便难善了。」

傅元影垂首无语，国丈也是抚面沈思，良久良久，听得老人家低声道：「芳儿还在杨家，对吗？」傅元影道：「是。」琼武川道：「那好。你这两日先别急着接她回来，先把她留在杨府，若真出事了，也好扯杨肃观下水。至于义勇人那边……」喘气半晌，道：「你替我去找马人杰，探探他的口风。」

傅元影忙道：「老爷子，马大人是兵部尚书，咱们若是用强……」琼武川道：「没人要你用强。马人杰虽是义勇人，却也是个明白人，当今怒苍兵临城下，大祸在前，他绝不会坐视咱们琼家在此刻垮台。」傅元影忙道：「万一……万一马大人不愿帮这个忙，那咱们……」

琼武川道：「那也没什么，真到了绝路上，琼某便打开西郊阜城门，恭迎怒王进京。」

轰地一声，傅元影脑中一片空白，耳中更是嗡嗡作响，竟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饿鬼围城，人心惶惶，看国丈虽是皇帝亲家，却也生出了反心，何况其它？眼看傅元影脸色铁青，琼武川便又道：「雨枫，兵凶战危，没人是忠臣，也没人是奸臣，大家都只求个满门保全、全身而退。他们若逼急了我，姓琼的只有反。」

对面是杨肃观，背后是义勇人，头上还有个正统皇帝，三方包夹，国丈的出路无他，恐怕真是在阜城门了，傅元影怔怔望着窗外，又听国丈道：「好了，事不宜迟，你赶紧吩咐家人收拾收拾，说咱们今夜要在红螺寺里挂单，绝不能让皇上起了疑心。」

傅元影低声答应了，正要转身离开，却听国丈道：「且慢，我还有件事问你。」傅元影躬身道：「老爷子请吩咐。」国丈撑起了身子，慢慢来到傅元影身边，搭住了他的肩头，压低嗓子，嘶哑地道：「雨枫，那个孩子……」傅元影极深极深的吸了口气，听得琼武川附耳道：「你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傅元影低头沉默，并未言语。国丈皱眉道：「都二十多年了，你还信不过我？」

傅元影道：「老爷子，我答应过翊少爷了。这事不能说。」琼武川摇头叹气：「你想得太多了，虎毒不噬子，我还能害了自己的外孙么？我只想问问你，那孩子平安么？」

傅元影道：「老爷子放心，这二十多年来，雨枫一直照看着他。」琼武川双眉一轩，道：「一直？」傅元影看似目光望地，实则双眼圆睁，眉毛更吊了起来，国丈察言观色，立时猛烈咳嗽，喘道：「那就好……那就好……有你照看着……那我也放心了……」

傅元影躬身行礼，便又走下楼去，木板嘎滋嘎滋地响了起来，渐渐远去。国丈把耳朵贴在墙上，倾听良久，确信傅元影走远了，方才道：「招度罗。」

喊声一出，屋梁上忽然垂下一条绳索，降临了一道黑影，行到国丈面前，躬身道：「三当家。」琼武川道：「方才我和傅雨枫的对答，你都听到了？」那黑影道：「听到了。」琼武川道：「很好，我现下有个差事给你，知道是什么吗？」

黑影道：「三当家要找那个孩子。」琼武川木然道：「你说对了。那孩子理应躲在华山门下，算来已有二十四岁，姓啥名谁不知道、样貌如何也不清楚，但有件事错不了……」

黑影道：「资质，是吗？」琼武川道：「没错。苏颖超成不了大器，华山绝学却不能失传。我要你顺着『三达剑谱』去找，看看傅元影把『三达剑』交给了谁，懂得这个意思吗？」

那黑影道：「小人懂得。等找到那孩子以后，国丈是要……」琼武川深深吸了口气：「这我自有处置。」那黑影默然半晌，并不做声，琼武川恼道：「怎么？信不过我？」

黑影道：「小人不敢。」他拉住了绳索，正要回到梁上，忽又顿了顿，道：「三当家，您方才说要迎怒苍入京，该是玩笑话吧？」琼武川道：「那是说给下面人听的。你要不放心，不妨把这话转给大掌柜。」那黑影道：「小人不敢。」

琼武川道：「去吧，记得告诉大掌柜，琼某人的麻烦，琼某自个儿收拾，绝不让他操心。」

黑影拱手致意，身子慢慢飘了起来，顺延绳索，回到了梁上。琼武川立时爬起身来，动作迅捷之至，一时贴耳在墙，确信黑影离去了，方才骂道：「一群混蛋！」

木阶嘎嘎作响，琼武川推开了窗扉，朝窗外吐了口痰，便也拾级而下，离开了精舍。

几十年来，国丈住的地方都没变，一直在紫云轩的「碧涛楼」，此地一来邻近竹林，绿影碧涛，最能陶冶性情，二来地势高，不但可瞧见琼府的家庙议事厅，还能望见少阁主的卧房，紫云轩的过去、未来，乃至于当下，无不在掌握之中。

天色严寒，慢慢又飘起了雪，也不知过了多久，园林里奔来了一人，喊道：「傅师叔！傅师叔！您在这儿吗？」来人年纪颇轻，腰上带剑，正是华山弟子施得兴，来到了精舍下，不由愕然道：「师叔，您……您怎么坐在这儿？」

园林里盘膝正坐一人，正是傅元影，看他满头霜雪寒花，不知在这儿待了多久。

碧涛楼可见过去、可见未来，却见不到脚下。傅元影未曾躲藏，他只是静静坐着，国丈与招度罗来来去去，都没发觉他，因为他是宁不凡的师弟，华山那套藏气功夫，他也练了四十年。

傅元影盘膝而坐，将长剑平放腿上，不发一语，施得兴低声道：「师叔，您……您还好么？」

傅元影抚挲剑身，默然良久，方才道：「找我有事？」施得兴见他神气古怪，心里有些害怕，低声道：「外头……外头来了个太监，

说晚间八世子要比武了，要咱们赶紧挑个大伴习出来，他好把名单送进宫里。」傅元影皱眉道：「什么大伴习？这是什么名堂？」

施得兴低声道：「这……这弟子也不大清楚，好像是陪世子练武的伴当，那太监说……说这人选挺要紧的。赵五师祖找不到吕师伯，便要弟子来精舍找您，说要商量这个人选。」

傅元影缓缓站起身来，忽道：「陈得福呢？见到他了么？」施得兴叹道：「那小子不知又发了什么疯，一早便哭哭啼啼，躲在后厨不出来，说自己闯了大祸……」

傅元影点了点头，握住了剑柄，「嗡」地一声大响，剑身已然出鞘，那弟子吓了一跳：「师叔，您……您怎么了？」

「没什么……」当地一声，傅元影伸指在剑刃上一弹，长剑前后摆荡，发出了嗡嗡低响，听他道：「只是看这柄剑藏了这么多年……」说着从怀里取出干布，在剑上擦了擦，淡淡地道：「也该是擦亮它的时候了。」

四、新年新气象

新年新气象，阿秀也有个新梦想，他要成为一个「坏人」。

之所以盼望当坏人，是因为「好人不长命，坏害遗千年」，每回阿秀听姨婆说起故事，那帮好人现身出来，总是身无分文，哀哀啼哭，四处受人追打羞辱，彷佛为人不够懦弱，便构不上那个「好」字，也是为此，阿秀便想通了，既然当个好人又命苦、又气短，若要长命百岁，一辈子威风得意、吃香喝辣，便得学得又奸又坏。如此一来，人间便是极乐世界，又何必再寻什么天堂？

「哈哈哈哈哈……」阿秀纵声狂笑，心情爽利，只想干件天大的坏事，最好十恶不赦、人神共愤，成了个元凶巨恶，那才叫痛快。谁要「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呢？

「嘿嘿嘿……」阿秀目露凶光，沿街狞笑，忽见路边一家酒铺，颇为眼熟，赫然便是诈骗自己钱财的那间黑店，念及伍伯母送来的金元宝，阿秀怒火中烧，飞奔而入，破口大骂：「还我钱来！」

此时已过午膳时光，店里只三五伙计正自聚赌。眼看孩童闯入店中，凶喊狠嚷，便只斜瞄半眼，不以为意。阿秀毫不气馁，大喊道：「没看到坏人来了么？快快还钱来！」

伙计们没空理他，正要掷出骰子，却听砰地一声，一张板凳扔了过来，听得阿秀怪吼道：「再不过来，小心大爷砸了你们的店！」

「小鬼……」一名伙计懒懒起身，道：「又是你啊，还嫌被咱打得不够么？」

正所谓冤家路窄，这伙计恰是欺侮阿秀的那名奸人，一个时辰前先拐了他的银钱，后又毒打了他一顿，这当口狭路相逢，阿秀不免有些怕他，可想起自己已成坏人，理当天下无敌，便又戟指警告：「你千万别惹我，小心一会儿吃不完……」

「兜着……」那人提起手来，拧了拧阿秀的黑面颊，笑骂道：「走……吧！」

哎呀一声，那伙计把脚一踢，阿秀便又滚跌出去了。众人哈哈大笑，正等着孩童啼哭鼠窜，哪知阿秀却急急起身，怒吼喊话：「臭小子别得意！大爷我练成了厉害武功，要找你一对一放单！你敢不敢？」那伙计茫然讶异：「什么？你要找咱放单？」

「没错！」阿秀把胸膛拍得老响：「大家谁也别找帮手，打个你死我活，怎么样？」

「哈哈哈哈哈！」那伙计捧腹狂笑，回头朝店内同伴喊道：「弟兄们，这小子硬要送死，大家怎么说啊？」

「成全他！」众人暴嚷起来：「愿赌服输，打死为止！」

那伙计嘿嘿一笑，没料到这小鬼挨了一顿不够，不过一会儿功夫，便觉得人生漫长了。他伸了伸懒腰，道：「小子，既然你一心求死，爷爷也不好拦着你。你想打，这就快快放马过……」

来字方出，砰地大响，阿秀飞奔已至，竟将那伙计扑压在地，冷笑道：「哪，不是来了吗？」那伙计骇然震惊：「等等，有话好……」

「说！」阿秀大叫一声，抡起拳头，直望那人脸上狠打。砰砰砰砰，阿秀身形虽小，蛮力却大，左右重拳连出，直打得那人两眼发昏。却听四下爆出喊声：「臭小子！住手！」

阿秀抬头急看，惊见店中伙计发一声喊，全都奔出门来了，或袒胸凸肚、或满身黑毛，或手持剁骨大菜刀，料是厨子一类。算来足达七八人之多。

眼看对方来了帮手，阿秀慌道：「等等，咱们说好放单……你们……你们不守规矩……」

「不守规矩？」一名伙计森然冷笑：「你拿我送官啊？」众伙计一齐仰天狂笑，阿秀则是欲哭无泪，只见那带头伙计双手叉腰，傲然冷笑：「小鬼，今日教你一个道理，什么是『规矩』？谁的拳头大，谁说的便是规矩，懂了吧？」

「懂了。」背后探来一颗大脑袋，不忘嘻嘻一笑。众人一齐回过头去，惊见后头立了一条大汉，涎脸直笑，头发黑白杂生。众人颤声道：「你……你是什么人？」那大汉提起拳头，裂嘴笑道：「拳头大的人。」说话间两条眉毛缓缓立起，又浓又脏，既凶且怪。

来人样貌异常，形似江洋大盗，体如朝廷命官，半正半邪、不正不邪、忽正忽邪，满身妖魔之气。众伙计骇然退后，阿秀则是大喜道：「大叔，你可来啦！」

那大汉道：「不过一会儿功夫，你便跑得不见踪影，我能不跟来吗？」阿秀笑道：「大叔，你教我的法子真管用，憋住一口气，猛一下便撞倒那家伙了！」

那大汉摇头责备：「你小子初练乍学，便想杀人放火了？记得了，下次要挑对手，也得捡个人样的。欺侮弱小，算什么好汉？」看这一大一小旁若无人，径自聊了起来，那带头伙计暗暗恼火，低声道：「他妈的……这不是寻死么？」抄起地下木棍，来到那大汉身后，双臂急挥，便望他后脑狠狠敲下。

「砰」地一声大响，那大汉猝不及防，竟已趴倒在地。那伙计哈哈大笑：「什么玩意儿，生了个空大个，纯是吓唬人啊。」众伙计哈哈大笑，却见那大汉缓缓爬起，伸手摸了摸后脑勺，叹道：「谁打我？」那伙计兀自笑道：「乖孩儿，爹不过抽你一记，便要哭了啊？」

那大汉回过头来，淡然道：「你说什么？」那伙计哈哈笑道：「你耳背啦？告诉你，方才打你的人，便是……」话还在口，二人目光相接，突然打了个冷战，颤声道：「不……不是我打的……」

那大汉道：「不是你打的，却又是谁？」那伙计哭丧着脸，眼看同伴便在左近，便胡乱指了过去，那大汉目光扫过，满街伙计全怕了起来，哭道：「不是我、不是我……」

阿秀走了上来，手指那名伙计，告状道：「大叔，就是他！方才就是他暗算你的。」

那大汉撇眼过来，沈声道：「此话当真？」那伙计吓得没魂了，双手连摇，脚下发抖，嘴里喔喔啊啊尽是怕。那大汉摸了摸后脑勺，竟带了些血迹，便道：「很好。许久没人偷袭我了，你挺带种，来，让爷爷仔细瞧瞧你。」伙计骇然道：「不要！不要！」

那大汉拂然道：「才夸你有种，这又不带种啦？过来！」伸出五指，招小狗般地挥了挥手，神情颇为不耐。

那伙计原本满身黑毛，厚背宽肩，也算个粗壮的，可一旦与那大汉目光相对，却吓得快哭了，脑中盘来旋去，尽是「死」、「半身不遂」这些字眼，止都止不住。他越想越怕、越怕越慌，情急下提起木棍，「喝」地一声大喊，正要突施暴手，却觉身子一痛，向后直飞，碎裂声响过后，竟已脑浆迸裂，死于道旁。

那伙计啊呀一声惊喊，双眼圆睁，定睛来看，这才发觉自己还好端端站着，原来先前惨死只是幻觉。他张大了嘴，只见那大汉站在面前，慈笑招手：「来啊，乖啊，怎还愣在那儿？」

世间第一凶险之事，便是伸手捋虎须。那老虎趴伏在地，明明闭眼不动，也能使人胆颤心惊，彷佛随时都要扑将上来。更何况这大汉比虎还凶、比熊还壮、准一个魔星下凡，任谁见了他，都似攀到了万仞悬崖上，头晕脚晃，心生幻觉。

眼看大汉驼背弯腰、裂嘴而笑，大步朝自己行来，那伙计吓得哭了，打也不是、逃也不是，两腿麻花似地盘旋摇动，那大汉越加不耐，暴吼道：「还抖！快站直了！」

听得猛虎怒嚎，那伙计吓得连眼泪也没了，只能伸手入怀，找出满满一把铜钱，送到大汉脚边，拼命磕头。阿秀讶道：「好多钱啊！」正要上前捡拾，却让那大汉拦住了，拂然道：「干什么？当我是乞丐啊？干啥给我钱？」

那伙计哽咽道：「我也不知道……看到您老人家站在前头，就觉得身上有钱不大对……不交出来不行了……」一听此言，众伙计颤声道：「难怪我也直发抖，原来如此……」一时之间，人人急掏口袋，上前孝敬，地下便多了整整齐齐几大排铜板。

那大汉暴怒道：「干什么！全站好了！」众伙计吓得没命了，人人端形肃立，不敢稍动。那大汉俨然道：「对，分作两排，高的站后面，矮的站前面，挺胸、缩腹……」说话间不忘迈步过来，好似韩信大点兵，道：「很好，看你们相貌堂堂，都是可造之材，我很喜欢……」

听得「喜欢」二字，忽然地下响起滴答水响，那大汉撇眼一看，却见众人腿间湿淋淋的，不由森然道：「才夸你们是可造之才，怎么尿裤子了？去把裤子脱了。」闻得此言，满街伙计全哭出声来：「不要！不要！爷爷您劫财就好，千万别劫色了……」

那大汉愣住了，蓦地纵声大笑，暴吼道：「该死的东西……夹住屁眼滚了！」众伙计吓得扑跌在地，呼爹喊娘，一个个脱起了裤子，那大汉摇了摇头，反手拉住了阿秀，道：「这群人不堪用，放他们去了。咱们走吧。」

阿秀大声道：「不行！人家还没拿回金元宝！」那大汉皱眉道：「什么元宝？」阿秀焦急道：「伍伯母给了我一只元宝，却教这帮贼子抢走了……咱要拿回来……」那大汉沈吟道：「伍伯母？可是艳婷么？」还不及回话，脚边已多了一枚亮晶晶的，阿秀不觉讶道：「自己回来了。」

金元宝不请自来，颇为乖顺，阿秀正要捡拾，却让那大汉拉住了，道：「别捡了，一点小钱，哪值得弯腰？留给这些小鬼压惊吧。」阿秀埋怨道：「才不要，这是人家的钱，存起来多好，干啥给他们？」那大汉道：「果然是娘儿们养大的，天生小家气。」

阿秀大怒道：「什么？你说谁小气了？」那大汉正色训话：「听好了，咱们男子汉大丈夫，眼里只有大宗货，没有蝇头利，要让你下腰来捡的，非得是大钱不可。」阿秀惊道：「大钱？什么大钱？」那大汉淡淡地道：「别说了，咱整天没吃东西，先陪我去吃点热的。」

看这大汉豁达豪迈，与爹爹、叔叔都不同，阿秀内心暗暗仰慕，料想跟着他必有前途，便尾随走了。可怜背后伙计们还光着屁股，自在那儿大哭嚎啕，自是大输家无疑。

来到了对街，却是卖馄饨的，那大汉晃了进去，拉开凳子，拍桌喝道：「来两碗肉馄饨，多下点葱！」阿秀心里佩服，便也学着怒拍桌子，大吼道：「快拿酒来！多下点葱！」

那老板魂飞天外，先前他躲在店里看着，眼见这凶汉大闹对街，吓得一干恶伙计东滚西爬，当时还暗呼痛快，岂料现世报、来得快，转眼便轮到自己了？他颤巍巍地送上一壶酒，几碟小菜，忽然间身子微微哆嗦，寒声道：「大爷等等……小人……小人先去……先去……」

那大汉淡然道：「先去撒尿是吧？记得洗完手再回来。」那老板哭谢恩德，忙奔到门口，哗啦啦直尿起来。阿秀讶道：「大叔，你怎知他要撒尿？」那大汉道：「常人一见我来，小则面发白、腿发抖，重则发摆子中邪，这人能忍到这一刻，算是不容易了。」

阿秀笑道：「是吗？咱可不怕你啊？」那大汉嘿嘿两声邪笑，阿秀突也一惊，险些尿了裤子。那大汉哈哈一笑，替阿秀斟上酒水，安慰道：「来、喝点酒、压压惊。别尿裤子了。」

阿秀又羞又气，一时急于挽回颜面，忙举起酒杯，咕嘟饮尽，大喊道：「你才尿裤子哪！」

眼看阿秀喝酒爽气，那大汉自是惊喜万分：「好小子，你娘让你喝酒啊。」啪地一声，阿秀拍开了花生，扔了两颗入嘴，傲然道：「三岁便开始喝啦，还要谁恩准吗？」

难得可以喝老酒、当无赖，阿秀自是目露凶光，便手举酒杯，学着坏人的模样狞笑，道：「大叔，咱们这会儿要吃白食了，对吧？」

那大汉摇头道：「别胡说。咱这辈子吃饭一定付钱，什么时候白吃人家的？」阿秀呸了一声，想他这辈子吃多少、付多少，心情早感苦闷，岂料做了坏人后，还得乖乖付钱？拂然道：「吃饭还得付钱，那你还自称什么坏人？」大汉笑道：「谁说我是坏人了？我当然是个大大的好人。」

阿秀鬼脸道：「骗人。那官差为何追拿你？」那大汉长叹一声：「那些都是往事啰。反正新年新气象，自今往后，咱要洗心革面、循规蹈矩，一切都照规矩来。不负当年如玉爱我一场。」阿秀茫然道：「谁是如玉，你老婆吗？」

大汉欲言又止，便提起酒杯，咕嘟饮尽，叹道：「阿弥陀佛，要修行啊。」

阿秀呸了一声，他本还想上山入伙，干番事业，孰料这人却要改邪归正了？不满地道：「原来你也是好人啊，那我还跟着你干什么？咱要回家啦。」正要起身，却听大汉道：「怎么，不想找你生身父亲了？」

阿秀咦了一声，想他此番出走，正是为千里寻父而来，忙道：「大叔，你真认得我爹么？」

那大汉嚼着花生，抖脚道：「当然认得了。古往今来，上天下地，没人比我更认得他了。」

阿秀兴奋道：「是吗？那……那我该上哪儿找他？」大汉道：「这么快就忘了？我要去什么地方啊？」阿秀喃喃地道：「你说你认得汤圆姑妈，要去红螺寺……」大汉颔首嘉许，正要再说，却听老板呜噎道：「两位大哥……馄饨来了……」

二人回头去看，只见老板战战兢兢端上两碗肉馄饨，也是他怕得厉害，热汤溅出，直烫得双手发红，却也不知疼。那大汉倒也好心，便伸手接过了，派给阿秀一碗，道：「多少钱啊？」

那老板寒声道：「不要钱、不要钱……服侍大爷，是小人前世修来的福份……」那大汉拍桌怒道：「看不起我么？多少钱？」那老板啜泣害怕：「两……两文钱。」

那大汉提起汤匙，咬了几口馄饨，一边伸手入怀，正掏摸间，突然脸色微变，忙向阿秀道：「你……你有钱么？」阿秀白了他一眼，冷冷地道：「方才有个傻子好大方啊，把咱的元宝送去压惊了，现下哪来的钱？」那大汉慌道：「这可糟了……我也没带钱……」那老板哽咽道：「大哥，真的不用钱……」那大汉狂怒道：「你少啰唆！我一会儿想办法给你。」

阿秀看不过去了，附耳便问：「大叔，你干啥固执啊，人家都说不用钱了。」那大汉怒道：「不行就是不行！在你面前，咱定得立个好榜样出来。」随口吃了两只馄饨，道：「不说了，咱们去找银子吧。」拉起了阿秀，便走出店外。

寒风扑面而来，阿秀却不觉得冷，只是怦然心动：「大叔，咱们……咱们要打劫了么？」那大汉恼道：「你又来了。抢劫偷窃，全是犯法的。咱们得想些正经营生才是。」

阿秀纳闷道：「正经营生？」那大汉努了努嘴，把手指向街尾，阿秀凝目去看，但见满街灯笼中，闪烁了一面招牌，上头两个字不认识，读做「阿阿大银庄」，下头另有一个天斗巨字，正是一个「当」。阿秀愕然道：「大叔要进当铺？你……你身上有值钱东西么？」

那大汉道：「没有。」阿秀皱眉道：「那你要当些什么？」那大汉四下探看，忽见地下一团狗屎，黄黏微热，状极新鲜，不由大喜道：「有了。」阿秀愕然道：「有什么？」

那大汉并不多言，只管取来两根树枝，将狗屎小心夹起，随即向前行去。

当者，当也。世上第一救穷的，便是当铺。这人生在世，什么都有个价钱，总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想一个人连虎牢关都能拿来「当」了，爹娘还留着做什么？亲爹三两、亲娘五两，兄姊妻女一齐当掉，还可以多赚点利钱。也是百姓们益发领悟这些道理，「万宝大银庄」自是壮大兴隆，天天都有人借赊典当，赎银度日。

「靴老爷……在下有幅字画……想当些银子……」方才过完年，生意便好得不成话，只见一名男子手展一幅滚动条，只在那儿细声探问，奈何柜台后的「薛老爷」听不到，唯独桌上翘了一双脚，高高举起，轻轻摇晃，看那靴底脏得不成话，想来整年没洗。

这「薛老爷」其实不姓「薛」，这个「薛」字，是由「靴」字脱胎换骨而来，只因客人们只见过他的靴底，没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遂以「靴老爷」相称，久而久之，已成浑号。

「薛老爷、薛老爷……」那男子连唤数声，始终不闻应答，只能拿手去推靴底，大喊道：「薛老爷！」靴底微微一震，主人翁终于睡醒了，听得柜台后嗓声尖锐：「干什么啊？」那男子细声道：「我要当字画。换些银子用。」

「拿来。」铁栏杆后传出冰冷嗓音，听入耳中，让人没来由的心中一寒。

这当铺管事又称「朝奉」，此本大汉官名，原称「朝奉请」，专来安排百官朝觐事宜。八方诸侯若欲见到汉天子金面，便得过他这关。也许平日太刁难了，抑或礼品私藏多了，久而久之，便成了当铺管事的通称。

那男子取出一幅滚动条，低声道：「靴老爷瞧了，这是咱耗时三年、工笔精绘的『长江万里图』，虽不敢与前人名家相比，却也是在下毕生心血所就……您……您看看能当多少钱？」

靴老爷把那双靴子高高翘起，从脚缝里透出冰冷目光，看柜台上不只这幅「长江万里图」，另有数十卷字画，层层迭迭，森然便道：「来人。」一旁行上了伙计，应道：「小的在。」

靴老爷道：「拿杆秤来，秤秤多重。」那伙计取来杆秤，将字画吊起，秤了一秤。靴老爷道：「一共多少斤？」那伙计朗声道：「十斤。」栏杆后传出算盘声，听得靴老爷道：「我算算，你这些东西一共十斤，差不多值得……」猛听砰地一响，那双靴子朝桌上重重放落，总结道：「三两银。」那男子忙道：「一幅三两？」靴老爷道：「一斤三钱，十斤三两。」

那男子张大了嘴，没料到自己一生心血，居然秤斤卖了，怕比猪肉还贱些，咬牙便道：「靴老爷，你欺人太甚了，这几十幅画是在下历时三年、呕血三升、竭尽才华所做……」靴老爷道：「老弟，你呕一升血值多少钱？」那男子大哭道：「这哪能用钱算！」

靴老爷道：「不能以钱计，那便是不值钱，你要么赶紧当，要不早点滚，少在这儿闹。」靴底一并，啪地声响，四下走来了几条大汉，冷冷地道：「带着你的破画滚！」

眼看那双靴子翘得老高，不忘左摇右摆，好似挂着一幅冷笑，那男子哭了起来，只能收拾家当，正待离开，猛听柜台后一声断喝：「慢！」那男子大声道：「你还想羞辱我吗？」

靴老爷道：「你那堆字画里有样稀奇东西，可否让我瞧瞧？」那男子大喜过望，晓得靴老爷看走了眼，忙取出「长江万里图」，正要双手奉上，却听道：「不是这幅，你望下找。」

那男子急急忙忙，正要取出得意大作「水仙」，靴老爷又道：「再望下找！」翻来找去，终于取出一道滚动条，霎时栏杆里伸出一手，急急夺过，赞叹道：「无价之宝啊！」

左右保镖闻言惊奇，纷纷探头来看，却见画纸上干干净净的，竟是空无一物？纷纷讶道：「这……这是白纸啊，怎能是无价之宝？」靴老爷叹道：「俗人们，这可不是寻常东西，看看这儿，这折痕是什么？」众保镖喃喃地道：「就是些折痕了，还能是什么？」

「蠢才！」靴老爷愤怒了：「这是李后主的澄心堂纸啊，难道没听说过？」那卖画男子一脸疑惑，众保镖也笑了起来：「什么澄心堂？敢情是卖药的？」

这「澄心堂纸」可遇不可求，乃是南唐后主李煜所创，号称「肤如卵膜、坚洁如玉」，天下只剩百扎，当年欧阳修得了一扎，惊喜万分，立时拿来书写「新唐书」，苏东坡、黄庭坚也各藏了一扎，没想却重出人间了。正激动间，靴老爷忽又咦了一声，直瞪着那幅「长江万里图」，颤声道：「等等，你……你这画工笔上色不寻常……把颜料拿来瞧瞧。」

那男子喃喃打开画箱，取出笔墨色料，靴老爷大骇抢过，惊道：「紫狼毫、血丹青！三十多年没见过了！你……你是开封人，对么？」那男子喃喃地道：「是啊，咱世居开封、祖上是道君皇帝的画师……」靴老爷长叹一声：「难怪了，不然你哪来这许多宝贝……唉……」低头拨了拨算盘，道：「把这些东西当了吧，白纸一张算你三百两，笔墨丹青另计，怎么样啊？」

那男子满面惊喜：「好、好……」他扒面挠腮，忽又瞧见自己的大作，忙道：「靴老爷，那小人这些字画呢？该值多少钱？」靴老爷道：「一斤三钱，十斤三两。」那男子愕然道：「一斤三钱？这……这价钱怎么算的？」

靴老爷道：「纸是澄心纸、笔是紫狼毫、色是血丹青，分开来都是宝贝，只可惜……」砰地一声，靴子再次翘上了桌，痛惜万分：「让你画成了一幅画。」

那男子骇然道：「什么？分开来值钱，变成画就不值钱了？」靴老爷叹道：「老弟，你是宋徽宗么？」那男子结巴道：「不……不是……」靴老爷道：「你是黄公望么？」那男子大声道：「我姓周名臣字舜卿！」靴老爷淡淡地道：「这就是了，你既非宋徽宗，也非黄公望，这澄心堂纸若让你画成了一幅画，你晓得叫什么？」那男子愕然道：「叫……叫什么……」

「叫污损。」靴老爷叹息摇头，那男子则是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了，靴老爷道：「老弟，家里还有什么宝贝，赶紧拿来当，可别再污损了。」

「杀了你！」男子暴怒飞扑，却听砰地一声，脑袋撞着了铁栏杆，顿时晕了过去。靴老爷却是一无所觉，只低头写着账本，淡淡地道：「世人无知啊。」

天下万物，什么都有个价钱，却唯有才华不值钱。靴老爷打了个哈欠，霎时又是「砰」地一声，双脚再次高高翘起，傲然道：「下一个。」

「娘！我肚子饿！肚子饿！」门外嚷了起来，却是个小姑娘，只听一名女子慌道：「娘马上来，当了这个之后，咱们就有钱了……」柜台上的双脚不耐烦了，怒吼道：「下一个！」

连连催促中，屋里便响起脚步声，听得一名女子怯怯地道：「靴老爷，我……我想当点东西……」靴老爷哈欠连连，也是穿了整日靴子，脚底不免闷热，便脱下鞋来，道：「拿出来。」

那女人解下一只布包，小心取出一幅滚动条，丝缎绑缚，足见珍贵，低声道：「这……这是我夫君的传家之宝，意义非凡，只能当、不能卖……」

好似照本宣科，每回过来典当之人，不外这一套。靴老爷打了个饱嗝，索性赤脚上桌，分开脚趾，哈欠道：「拿来。」那女子忙道：「你……你别乱来……我……我自己展图。」她细心解开丝带，将轴画展开，只见图上密密麻麻全是字，笔画弯斜，宛如异国文字。靴老爷冷笑道：「什么玩意儿？你女儿的习字本？」

那女子道：「你望下看，自会知晓。」滚动条展开，其上密密麻麻，满是文字，图中另有一条红线，自东而西，如蜿蜒神龙，另有无数花花绿绿的岔枝，南北开展，如蛛网般散布天下。

靴老爷皱眉道：「这是地理图？」那女子道：「龙脉图。」砰地一声，柜台上的双脚震落下地，探来一颗脑袋，双眼睁得老大。

眼看「靴老爷」现身了，那女人却也吓了一跳，只见此人五官扁平、肤皱嘴小、长得倒与他的靴底有几分神似，想来那双脚翘是不翘，并无分别。

寻常地理图长宽不过数尺，这幅图却大大不同，看它是羊皮硝制，细薄如纸绢，拉开数尺、又是数尺，滚动条极长，隐含连绵不尽之意。靴老爷深深吸了口气，道：「这图是谁绘的？」那女子低声

道：「刘国师、姚天师。」靴老爷皱眉道：「谁？」那女子翻过滚动条，展示署名，见了两个清晰汉字，一是「刘基」，一是「姚广孝」。

砰地一声，靴老爷收起了脚，昂然站起，再也坐不住了。

国师刘基，太祖之张良；天师姚广孝，永乐座下鬼谷子。北京号称「八臂哪吒城」，依的便是这两位术士的灵感。靴老爷微微喘气，复又细细来看那图，只是红线来到甘陕一带，竟是骤然断裂，不由大惊道：「怎么断了？」

那女子道：「不瞒您说，此图因故一分为三，一幅下落不明，一幅流落西疆，惟有这份还留在京师。」靴老爷愕然道：「何以如此？」那女子道：「靖难大战。」

屋内静了下来，靴老爷抚了抚面，大口喘气，自知找到了朝廷秘宝：「河洛神机图」。

西起天山、东入梦海，这幅图泄漏了风水龙脉，乃是天下第一地理图。过去仅见诸于典籍，谁也没见过。直至今日，方才重现人间。

靴老爷是举人出身，景泰年间屡次不第，流浪京师，落得替太监们整理宫中典籍，没想几千本书翻下来，天朝文物尽收眼底，练就了一身考据本事，只是昔年江充不爱古玩珍宝，不曾重用他，直到唐王爷复出，这才将他请出山来，执掌通号，成了这个威震京师的「大朝奉」。

靴老爷深深吸了口气，低声道：「这……这图是怎么到你手中的？」那女子道：「我说过了，这是我夫君的传家宝。」靴老爷低声道：「你夫君？他……他姓啥名谁？」那女子幽幽地道：「我夫君姓王，他祖上有一位风水先师，便是王严大人……」

靴老爷颤声道：「神算子王严！他……他是姚广孝的徒弟？」那女子道：「没错。王严公是姚天师的六弟子，靖难大战后奉师父之命，守护这幅河图。其后天师归隐山林，不知所踪，这图便一直留在我家里，直至今日……」

多少年了，不论正统还是景泰，江充还是唐王，他们早已忘了本，自也不知世间还有这幅关乎龙脉的河图。靴老爷颤抖双手，提笔

醮墨，先依着当铺行规，自在簿本上写落了物品之名，共只四字，见是：「天下国家」，其下则是此物的估价，见是：「无价」。

万里江山，无可鉴价，故谓之「无价」。靴老爷压下心中亢奋，忙道：「别说这些了，你想怎么当？」那女子眼眶一红，低声道：「我……我要死当。」靴老爷心头怦怦一跳，忙道：「你……你要当多少钱？」那女子细声道：「三……三百两银子……」砰地一声，靴老爷拉开了抽屉，捧出大把金元宝，正要胡乱砸过去，却听那女子慌忙道：「等等、等等！」

靴老爷大急道：「等什么？我要给钱啦？」那女子低声道：「你别急，先让我想想……」靴老爷心下一寒，自知煮熟的鸭子要飞了，一时懊恼气愤，大骂自己胡涂。

这女人很聪明，她懂得察言观色，已然猜到此图非同小可，只怕是要加价了。

靴老爷朝奉生涯十年，经手珍宝不计其数，什么鱼肠剑、西施裙、周公鼎，在他都是小菜一碟。可如今遇上千斤鲍鱼，偏又让人看破了用心，一时又恨又气，直想狠抽自己三千个耳光，咬牙道：「你……你想要多少？」那女人低声道：「三……三千两。」

靴老爷心头一跳，正要高声答应，那女人却又迟疑了，忙改口道：「等等，就……就三……三万……」万字才出，却听扑噜一声，靴老爷放了个响屁，听他大喊道：「三……两……银。」

这价钱一出，那女人顿时愣了，忙道：「三两银？」靴老爷道：「是，就是三两银。」

要干当铺的大朝奉，要紧的不是鉴价，而是杀价。靴老爷不是出不起价钱，便算三十万、三百万，他也拿得出手。可惜麻烦不在买东西的钱，而是在卖东西的人。这女人太聪明了，只消自己出高了价钱，反会让她拼命望上加，到时等她发觉了此物的身价，那还不赶紧拿去献给正统皇帝，换个关内侯回家，还轮得到自己分油水？

当此一刻，自己只能行险，她越觉得东西卖不出，自己越能买得到。

听得靴老爷出价极低，那女人便也哼了一声，道：「三两银？你留着自己用吧，我不当了。」朝大门走了几步，却听屋外传来喊声：

「娘！我肚子饿！肚子饿！」

靴老爷心下冷笑，早已算到了这步棋。女儿嚷肚饿，娘心如刀割，要那女人如何不就范？果然那女人满面痛苦，乖乖转了回来，低声道：「靴老爷……我看这样吧，我这里减减价，算你两万五千两……」猛听砰地一声，靴老爷两只脚再次放回了桌上，声腔拔得天高：「三两银！你当还是不当？快快交代一声，别碍着老爷做生意哪。」

眼看靴老爷只在那儿哈欠，好似真不要了，那女子慌了手脚，忙道：「等等、我再减减，算你两万两…这是最少了……我……我夫君还在牢里，等着使钱……」靴老爷心下大喜：「什么？你丈夫坐牢啦？」那女人醒了过来，忙道：「不、不是，你听错了……我丈夫好好在家里……」

靴老爷暗暗冷笑，蓦地把脚用力一蹬，大吼道：「下一个！」那女人惊道：「你……你干什么？」靴老爷冷冷地道：「我干什么？小娘子，你请吧，这桩生意，老爷没法做了。」

那女人傻住了：「为什么？」靴老爷森然道：「我这行是功德事业，救急救穷，活人无数，却老是让人阴损。你说实话，不论咱拿多少银子给你，你都觉得咱在趁火打劫，对么？」

那女人低下头去，却是无言以对，靴老爷道：「说正格的，你这图能值多少钱，我也没把握，我今日若给你几千两，别说我自己不放心，恐怕你也会觉得不足，以为我在讹诈你，日夜咒我是个奸商，想我堂堂正正做人，又何必受这个闲气？」霎时暴吼一声：「下一个！」

那女子大惊道：「等等！等等！别赶我走！靴老爷，价钱的事，大家好商量……」

靴老爷心下暗暗得意，要知世上宝物无分来历，其实都只有两个价钱，一是三百万两买不到，一是三两银没人买，一天一地，差别只在识不识货。惟今之计，就是趁虚而入，只要能唬倒那女人，便能让她心甘情愿交出河图。

眼看那女人怕了，靴老爷便道：「也罢，我是个修佛的人，慈悲心肠，看小娘子这么可怜，我也于心不忍。这样吧，你若真想当这幅

图，便得拿点诚意出来。」那女人低声来问：「我……我该怎么做？」靴老爷傲然道：「跪下来求我，我可以多加点银子。」

靴老爷出狠招了。天下一切，都有个价钱，却只有脸面不要钱。凡人一旦不要脸，什么都好谈，届时要杀要剐，手到擒来，还有什么是拿不走、要不到的？

眼看那女人低着头，泪水在眼眶里转来转去，想是悲愤已极。靴老爷笑道：「唉唉唉，这没什么可耻的，照我看哪，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还不都有个标价在那儿？尤其廉耻二字，不怕没人卖，就愁没人买，你现下跪了，以后儿女有饭吃、有衣穿，有主子喂养，有朝一日等他们光宗耀祖，便换别人跪你啦。」

那女人泪水飕飕而落，膝盖慢慢弯下，正要屈膝跪倒，忽然眼光一转，那滚动条上明明白白写着「刘基」、「姚广孝」的大名，均是开国时的奇人，霎时勇气倍增，大声道：「算了！不当了！」

靴老爷吃了一惊：「不当了？」那女人咬牙道：「我只是一时缺钱，不是真心要卖这幅图。否则此图乃姚天师、刘国师监修，便几万两银子也值得。你不识货，那是你没本事，我何须在此受你的闲气？」转过身去，冷冷地道：「奸商，把你的三两银留着吧。总之我不当了。」

眼看那女人好生刚烈，靴老爷不禁慌了手脚，忙道：「等等、等等，你一个女人家，粥粥无能的，若不典当维生，却想靠什么养家活口？」那女人道：「不必你管。反正我什么都当，就是尊严不当。」正要傲然离开，却听砰地一声，那两只靴子高高翘起，傲然道：「且慢！」

那女人转过身来，冷冷地道：「怎么？想求我啦？」靴老爷森然道：「谁求你了？告诉你吧，你那烂图便送了我，我也不要。」那女人冷冷地道：「既是如此，你喊住我做什么？」靴老爷道：「冲着你那句尊严不当，大爷咽不下这口气。」

那女人庄容道：「听好了！这世上岂只尊严无价？无价的东西太多了，亲情无价、性命无价、人品无价……」正说间，猛听「碰」地一声，柜台上扔来一张银票，靴老爷森然道：「过来，把我的靴子舔上一舔，只消舔一口，这一百两银票便是你的。」

那女子吃了一惊：「你……你说什么？」靴老爷道：「看你是个美人儿，想必自负貌美吧。不过咱告诉你，我既不要你脱裙子，也不要你来脱我裤子。我只要你来舔靴子，舔一口，百两银，金口一开，银子就来，这生意划算吧？」

门外女儿哭得震天价响，直嚷着肚子饿，那女人自也呆住了，她盯着百两银票，自知这是全家老小的救命钱，只消忍过一时屈辱，待日后闯过了难关，谁又晓得今日之事？正犹疑间，台上的双脚真似发痒了，只相互搓弄，隔靴搔挠，不忘大笑催促：「快啊！不肯做，我还怕找不到别人舔吗？一口一百两！便公主娘娘也抢着舔啊！哈哈哈哈哈！」

都说人穷志短，一个人舔完了靴子，还有什么是不能做、不能卖的？这才叫做釜底抽薪之策。正哈哈大笑间，靴子微微一动，真似让人舔了，靴老爷顿时仰头狂笑：「哈哈哈！哈哈哈！胭脂三两、肚兜十两，狗也似地舔靴子，无价！」正要再说几句无聊的，却听柜台下传来小孩的嗓声，大喊道：「有人在家吗？咱要当东西。」

靴老爷定睛一看，惊见一名男童手提树枝，恶形恶状，正朝自己的脚底狠戳，不觉怒道：「那女人呢？」那男童道：「她边跑边哭，给你气走啦。」靴老爷怒道：「什么？跑了？」心下气恼，正要命人追她回来，转念一想，却又压住了焦念。

都说「放长线、钓大鱼」，此刻若要遣人去追，万一河图之事因此泄漏出去，自己还能浑水摸鱼么？不如暗中遣人跟踪，慢慢诱之以利，威之以势，那才是正理。他想通了道理，傲然道：「滚得好，省得老爷看得烦。」淡淡又道：「小鬼，你来这儿干啥？」

那男童道：「我要当东西。」靴老爷哈欠道：「无知小儿，能有什么东西当？出去、出去。」那男童拂然道：「你别看不起人，我这儿有件无价之宝，包管你看了大吃一惊。」

靴老爷有些累了，只脱下靴子，自在桌上抠脚，懒懒地道：「听你夸口的，左右无事，拿来瞧瞧吧。」那男童捂住鼻子，道：「你等等啊……」低头下去，用树枝夹起一物，置入靴老爷的趾缝间，道：「夹稳啊。」

靴老爷咦了一声，只感趾缝热呼呼、黏答答的，饶这五趾经历丰厚，什么玉石金银、古董字画，乃至三山五岳的奇珍异宝，无所不

夹，却不曾有此异感。忙凝神来看，却见趾间一团黄黏黏，不由愕然道：「这……这是什么？」那男童道：「哮天屎。」

靴老爷呆住了：「哮天屎？那是什么？」那男童笑道：「真笨。二郎神养的狗，叫做什么？」靴老爷道：「哮天犬。」那男童道：「是了。哮天犬拉的屎，叫做什么？」靴老爷愕然道：「就……就是哮天屎么？」

那男童俨然道：「对啦。哮天犬性子傲，飞得高，专在五宝大雪山上拉屎，我朋友费尽千辛万苦，方从山顶挖了一块，你要不要啊？」靴老爷气极反笑：「你……你要当多少钱？」那男童道：「三百万两。」靴老爷狂怒道：「来人！把这顽童拖将出去！打断他的狗腿！」

左右保镖大喝一声，纷纷奔上前来，正要将幼童揪住毒打，却听门外传来吐痰声：「干什么？干什么？不过当个东西，怎就出手打人啦？」

滴滴答答，店里传出尿臊之气，随即脚步大作，似有人夺门而逃。靴老爷却是浑然不觉，只管找来草纸，一边擦拭趾缝狗屎，一边皱眉道：「怪了，饭前才解了手，怎又想尿啦……」

正想去寻夜壶，柜台旁却传来脚步声，想是武师回来了，靴老爷哈欠道：「人轰出去了么？」听得一人道：「轰了。」靴老爷微笑道：「打断腿了么？」那人道：「快了。」握住了靴老爷的脚踝，听得砰地大响，靴老爷哎呀一声，正正撞在栏杆上，睁眼惊看，赫见柜台外来了一条虎也似的大汉，生了一双怒眼，额上还有一个「罪」字。

靴老爷尿意大盛，尖叫道：「你……你是谁？」那大汉道：「你管我是谁，我的宝物呢？我不当了。」靴老爷寒声道：「什么宝物？」那大汉皱眉道：「哮天屎啊，怎么，你偷吃了？」

靴老爷心下一醒，才知那顽童另有靠山，却原来是一伙的，不由手酥脚软，颤声道：「大爷要哮天屎是吧，您等等啊……」撕下簿本，在趾缝里忙了半天，捧起了一小团黄黏，细声道：「大爷久等了，来，这是您的哮天屎。」

那大汉打量半晌，作势嗅了嗅，忽地暴怒道：「这不是哮天屎！」靴老爷陪笑道：「怎么不是呢？方才拿进来的……气味多纯

啊……」那大汉怒道：「放你妈的屁！哮天屎多大一块，就这么点？」召来男童，喝道：「这人偷窃咱们的传家之宝，抓住他的脚，把他拖出来！」

那男童自是阿秀了，嘻嘻一笑，便与那大汉各抓一腿，奋力急拉，听得轰然巨响，靴老爷两腿穿过栅栏，奈何胯档出不去，便正正撞上栏杆，直痛得他纵声惨叫，几欲昏晕。

那大汉怒道：「搞什么！不信拖不出！」阿秀心下大乐，正欲再拉，却听靴老爷哭道：「且慢！且慢！」忙取出一把碎银，惨笑道：「壮士，小本生意，没什么钱银，小小意思，请您笑纳。」

那大汉狂怒道：「混蛋！当我是强盗么？告诉你！我只要我的哮天屎！」双手揪住铁栏杆，一声低吼，碗儿粗细的铁栏杆竟已弯曲，当即抓住那人的双腿，沈声运气：「不信拖你不出，一、二……」三字未出，靴老爷已然大哭道：「饶命啊！饶命啊！小人还想活命啊！」

大汉怒道：「你要活，那我就该死了？快把哮天屎还我！否则要你赔命！」靴老爷情急生智，慌道：「等等！等等！小人想起来了，我早把您的哮天屎收入府库……这东西既经典当，不克归还……」那大汉缓下了脸色：「原来已经当了，怎没当票呢？」靴老爷忙取来票子，陪笑道：「好了、天界哮天屎一块，咱已收下啦……来来来，这是您的票子。」

那大汉冷冷地道：「当了多少钱？怎没写上？」靴老爷骇笑赔罪，忙提起毛笔，划上一横，那大汉暴怒道：「一两？当我是乞儿么？」靴老爷颤声道：「误会！误会！小人没写完哪。」说着添了一竖，成了个「十」，那大汉还是不悦，森然道：「十两？老子不当了。」

宝物不当了，便得原物归还，还不出便得死。靴老爷哭了起来，提起毛笔，二一添做五，哽咽道：「五十两，够了吧？」

阿秀心下不满，朝他脚底搔了搔，靴老爷哈哈大笑，毛笔一偏，在十字头上添了一斜，阿秀咦了一声：「十上多了一斜，那是五……五……」霎时双手一拍，大喜道：「五千两！」

一块哮天屎，典当五千两，应当不必赎回了。靴老爷心如刀割，痛惜哽咽：「你俩高兴了吧？呜呜、呜呜……我的银子啊……」正心

疼间，两脚一缩，碰倒了一枚印章，正正落到了当票上，「五千」之后竟又多了一字，阿秀凝目讶道：「这字笔画好多啊，有草、有田，念作『阿』……」

正胡说间，脑袋遭人狠拍，听那大汉不悦道：「什么咿咿啊啊？这是万！」阿秀忖忖喃喃：「五……千……」霎时大惊起跳：「万！」

砰地一声，靴老爷昏晕在地，两脚却还仰天高翘，搁放桌上。那大汉满意地道：「五千万两龙银，这才是哮天屎的身价。算你识货。」拍了拍靴老爷的腿，道：「好啦，金银收在哪儿？咱们要兑银了。」喊了几声，这人都是一动不动，也不知是真晕假昏，那大汉奋起臂力，听得「轰」地一声，栏杆已是连根拔起，便道：「算了，咱们自个儿找。」

阿秀一辈子没见过银库，忙攀过柜台，狂奔而入，那大汉手持铁栏杆，朝墙壁上一阵乱刺，猛听轰地一声，墙壁破开，白银倾泻而下，险些将阿秀压死在地。那大汉啧啧称奇：「这老贼挺能敛财哪，瞧，至少十万两白银在此。」

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风流，阿秀让元宝压到了脚趾，虽说抱脚蹦跳，却也是泪中含笑，忙找了一只大布袋，拼命去装，那大汉却只捡了两只元宝，收在腰间，道：「走吧。」

好容易入了宝山，那大汉却要空手回了，阿秀不觉愣了：「大叔怎不多拿些？」那大汉耸肩道：「带不惯。」眼见阿秀一脸愕然，便解释道：「跟你说吧，我很多年没用过钱了。」

阿秀愕然道：「没用过钱？那……那你怎么吃饭？」那大汉耸了耸肩，道：「就是吃。」

阿秀骇然张嘴，方知那大汉要什么、拿什么，想什么、吃什么，又何必带什么钱两出门？岂不劳什子太重？相形之下，自己反倒落了下乘。

一大一小当了哮天屎，满载而归，奈何阿秀的布袋装得过饱，至少拿了百斤白银，比身子还重些，自是死拖活拉，气喘吁吁：「大叔……等等我、走不动了……」那大汉驻足下来，淡淡地道：「谁要你这般贪心？这可知道厉害啦？」

阿秀求情道：「大叔，你……你帮我扛银子吧，好重啊。」那大汉摇头道：「那可不行。自己偷的自己背、自己盗的自己扛。这是道上规矩。」阿秀哪管什么规矩，猛地抱住大汉的腿，哭缠道：「大叔，求求你嘛、帮我背银子吧！帮我背银子吧！」

阿秀每回假哭耍赖，总能心想事成，那大汉却是铁石心肠，淡淡地道：「拿点骨气出来，别学孬。」自顾自走回先前馄饨铺，招来老板，喊道：「老兄，付帐啦！」说着把元宝砸了过去，轰地一声，险些撞破泥墙。

那老板骇道：「大爷，这……这钱好大，咱找不开啊。」那大汉坐了下来，一边吃着馄饨，一边道：「谁要你找了？都留着吧。」那老板颤声道：「不成！不成！两碗馄饨哪值这许多钱？」那大汉拍桌怒道：「要你拿便拿！啰唆什么？」那老板怯怯喜道：「是、是。」

天冷风寒，馄饨全凉了，那大汉吃了几口，汤油都结了冻，那老板低声道：「爷，要不要我替你热热？」那大汉摇头道：「不了，我的弟兄还在前线吃苦，这般挺好。」说了几句，却没见阿秀回来，浓眉微蹙，便走出店外察看。

来到店门外，街上只是空荡荡一片，也不知阿秀是迷路了，还是摔跤了，那大汉心里担忧，正要上街察看，忽见一名小童蹲在店外，脚边还搁着那只麻袋，不是阿秀是谁？那大汉松了口气，道：「外头冷，怎么不进来？」阿秀冷冷地道：「我干啥要听你的，你是我爹么？」

那大汉道：「你衣衫薄，快进来，别受凉了。」阿秀大声道：「我受凉关你什么事？你走开！」那大汉讶道：「呵？使小性啦？」耸了耸肩，转过身去，径朝店铺走入。阿秀愣住了，喊道：「喂！喂！你不是要带我去找我爹么？就这样走了？」

那大汉停下脚来，道：「你不听话，我带不了你。」阿秀大声道：「我为何要听你的话？是你先不管人家死活的！」眼眶一红，咬牙道：「不带就不带，有什么了不起的……」也是倔性发作，身子一转，正要飞奔离开，忽然眼前晃过一条手帕，七彩刺绣，帕上一名美女拢发侧身，左臂托腮，好像真人一样，看那身上却是……

光溜溜的！

阿秀倒抽一口冷气，停步下来，颤声道：「这……这是什么？」那大汉微笑道：「这是当铺里摸来的。方才那库里多少宝贝，你都没瞧见？」阿秀喃喃地道：「没……没瞧见……」

阿秀眼里只有钱，自不知当铺里最多珍宝，又是古董、又是字画，自也少不了这些好东西。那大汉坏得很了，提起手帕，慢慢挥到东、阿秀便看到东、慢慢飘到左，阿秀便望向左，眼看小孩子迷了魂，便道：「这手帕共有十二张，都在我口袋里，你现下看到的是第一张，叫做『春光乍现』。」阿秀大惊道：「那……那第二张呢？」那大汉道：「叫做裙里乾坤。」

阿秀如中雷击，想他过去虽也曾拜读「金海陵」一类名作，可书里插图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男人女人抱在一块儿，好似两只熊，落得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眼看那大汉身怀异宝，颤声便道：「大叔……借我瞧瞧……」大汉道：「别说借你，送你也成。」

阿秀大喜道：「真的么？」大汉微笑道：「你先进来屋里，陪我吃完馄饨，之后咱们再说。」

请将不如激将、激将又不如派遣女将，果然阿秀便乖乖回来了。那大汉吃着冷馄饨，道：「你方才在门口四处张望，是在瞧什么？」阿秀低声道：「我……我在找当铺里的那个女人……」

那大汉哦了一声：「你觉得她可怜？」阿秀细声道：「是啊，我……我想送她些银子……」

那老板咦了一声，回过头来，眼里满是嘉许，那大汉却是头也不抬，径道：「别忙了，你这种来历不明的钱，不是人人都肯收。」阿秀茫然道：「为什么？」那大汉嚼着馄饨，道：「那还要问吗？人家可是好人哪。」

阿秀啊了一声，却也懂了，都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看这世上的好人必定循规蹈矩，有背良心的事不做、来历不明的钱不收，为所当为，知所进退，一辈子缚手缚脚，无怪总是英年早逝、断子绝孙了。

阿秀哼了一声，更加不想做好人了，道：「大叔，为何世上总有这许多笨蛋？他们干啥和自己过不去啊？」大汉道：「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么？想当个好人，第一要紧的功课是什么？」

阿秀喃喃地道：「不可以做坏事，是么？」那大汉道：「照啊，那什么事算是坏事？」

阿秀咦了一声，居然被这话考倒了，看他平日听夫子教诲，这不行、那不该，彷佛处处陷阱，可此际猛一回想，究竟什么是坏事，居然说不准。他凝思半晌，喃喃地道：「偷东西算是坏事，对吧？」那大汉道：「是啊，那偷东西的人，算不算坏人？」

阿秀颔首道：「当然算啊，好人绝不会偷东西的，对吧？」那大汉道：「那你方才偷走了霍天龙的火枪，是不是也算坏人了？」阿秀大吃一惊，忙道：「不是、不是，我才不算是坏人！那霍天龙才是坏人！」大汉哦了一声：「那姓霍的哪里坏了？」

阿秀大声道：「他欺侮小孩，他才是大坏人！我偷坏人的东西，不算坏人。」

那大汉摇头笑道：「小子，这不是你说了算的，偷就是偷，管你偷的是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在那帮好人眼里，你仍旧该去坐牢的。」阿秀大声道：「为什么？」大汉一口喝完了馄饨汤，举袖抹去嘴渍，道：「没法子，这就是『规矩』啊。」阿秀愣道：「规……规矩？」

那大汉吃着小菜，道：「想当好人，便得守规矩，天经地义。那姓霍的打小孩，固然是坏人，可人家坏归坏，你还是不许偷他的东西，不然你和他有何不同？」阿秀大声道：「不公平！那……那姓霍的欺侮人家，我难道不能还手吗？」

那大汉嘴里嚼得渣巴渣巴响，道：「别人守不守规矩，那是别人家的事情。你便算被欺侮了、被打了，还是得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守住规矩？算不算个好人？懂吗？」阿秀呸道：「白痴！傻蛋！姨婆说得对！好人全是笨蛋！我死也不做好人！」

那大汉哦了一声：「怎么？你姨婆这般教你的？」阿秀大声道：「是啊！姨婆最聪明了，她说守规矩的人全是笨蛋！明明直路可通，却得绕路来走，可每次回头一看，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早就一步登天啦，咱们若不想做傻子，便得学坏！」

那老板听得频频叹息，想来这话道出他的心情了。那大汉笑道：「你姨婆聪明啊，不过她这话也不大对。依我看来，这帮守规矩的人其实不傻，他们也是经过精打细算的。」

阿秀起疑道：「是吗？好人不都天生老实，还会算计吗？」那大汉拿起馒头，咬了一大口，道：「你先看看我，我像个好人吗？」阿秀嘻嘻贼笑：「不像。」那大汉笑道：「为何不像？」

阿秀道：「你看你，吃馒头一口就是半个，比妖怪食量还大，你不像坏人，谁像坏人？」那大汉哈哈笑道：「是了。我个头大、食量大、胆子大、火气大，样样都大，你看那帮好人见了我，却该怎么办？」阿秀茫然道：「怎么办啊？」那大汉喝干了酒，笑道：「将我缚起来啊。」

阿秀讶道：「缚起来？」那大汉道：「这规矩像是条绳索，将天下人紧紧来缚。你看那帮守规矩的人，有的没本领、有的没胆气，一听说要把双手缚起，自是乐得没魂了，却要那帮胆大的如何甘心？可怜大伙儿二一添做五，个个捆手绑脚，垂头丧气，却便宜了一群小人。」

阿秀讶道：「小人？谁啊？」那大汉喝了口酒，把手望天上一指，阿秀皱眉道：「什么啊？」

那大汉道：「这儿立个招牌，严禁百姓通行，那儿开个大洞，专让大小舅子来钻，你想这些人是谁？」阿秀满脸迷惑，支支吾吾，那老板却细声苦笑：「是……是朝廷的人……」

阿秀喃喃忖忖，骤然间把手一拍，大声道：「对呀！所以大家要做好人坏人，其实看的就是朝廷了？」那大汉哈哈笑道：「孺子可教也。」

朝廷者，天下之规矩方圆。这规矩若是假的、歪的、斜的，谁还愿意守规矩？从此好人活不了、不坏不行了，由是天下大乱，连神佛也不能收拾了。

天下病了，人人都在寻找病因，可到底谁才是祸首元凶？是文杨、是武秦？是正统皇帝？还是哪路仙佛妖魔？店里忽然静了下来。铁脚大叔、小阿秀，店里老板，人人各怀心事。良久良久，忽听阿秀道：「大叔，其实什么好人坏人都是一样的，都只是想吃饭过日子而已，对吗？」

那大汉道：「不对。」阿秀讶道：「不对？」大汉道：「世上有些人宁可饿死，也不愿去偷去抢。他们守的是心中的规矩。」阿秀惊

道：「有这种傻子么？」大汉道：「当然有，我自己就认得一个。」阿秀呆呆地道：「谁啊？」那大汉轻轻地道：「卢云。」

阿秀大惊起跳：「又是这姓卢的！他就是我的亲爹爹么？」那大汉怒道：「别逢人就叫爹，丢死人了。」把桌子向前一推，转身便走。阿秀惊道：「大叔、大叔，等等我啊！」拖着麻布袋，追到了店外，那大汉却走得好快，居然不见踪影了。

阿秀心里发慌，正要放声喊人，忽又转了念头：「我可傻了，钱都到手了，干啥还死死跟着他？快回家找姨婆吧。」心念一动，立时掉转了身子，不忘冷冷一笑：「傻子，真以为我要找爹么？有钱就是爹，一会儿姨婆要是见了这许多元宝，定会夸我是好宝宝。」

看那大汉穷凶极恶，乃是钦命要犯，多少人想杀他？现下自己有了银子，正该是分道扬镳的时候，何必还陪着他冒险？正得意间，猛听背后传来砰砰敲门声，听得一人暴吼道：「掌柜的！方才有人过来报案，说有一大一小两个强盗闯进当铺，当街行抢，你可瞧见他们的踪影了？」

阿秀回头一看，惊见馄饨铺门口来了好多官差，正自翻身下马，入店查案。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眼看官差来抓人了，阿秀自是吓得魂飞天外，背起银子，转身便跑。这不跑还好，一跑之下，众官差立时察觉踪迹，纷纷戟指怒吼：「臭小子！给老子站住！」

阿秀哪敢停留，只管拔腿狂奔，布袋里虽有五十斤白银，此刻也显得轻了，好容易奔过了街口，却又「哎呀」一声，摔了个正好

阿秀抬头一看，却见一条大汉坐在路边，手提酒壶，把脚伸得老长，不免绊了自己一跤，正是铁脚大叔。还不及说话，却听背后吼叫再起：「臭小子！有种再跑啊！」

官差追来了，阿秀吓得快哭了，正要转身逃命，却让铁脚大叔按住了肩头，道：「别动。」手持酒壶，缓缓起身，不忘仰头来喝，一名官差暴吼道：「还喝？」

当琅一声，铁脚大叔把酒壶砸在了地下，那官差突然吓了一跳，双手惊摇，脚下急急退后，砰地一声，摔了个四脚朝天。铁脚大汉双手叉腰，道：「差爷们找我有事？」众官差与他目光相接，蓦地心头

一跳，忙道：「不、不是……咱们……咱们是找他……」把手指向了阿秀，正要过来抓人，那大汉却拦住了：「怎么，我儿子碍着你们了？」

听得「儿子」两字，官差们无不张大了嘴，阿秀却是咦了一声，心头觉得怪怪的，那大汉道：「说话啊，你们找我儿子什么事？」差人们弯腰陪笑：「误会、误会，方才有人过来报案，说有两名江洋大盗闯进了万宝大银庄，劫走了几万两银子……」

那大汉道：「江洋大盗？长得什么模样？」一名差人道：「大的四十岁，小的十岁……」话还在口，便让同伴捂住了嘴，那大汉却是哦了一声，自问阿秀道：「你几岁啊？」阿秀欲哭无泪，低声道：「三……三岁……」

铁脚大汉哈哈笑着，忽然眼光一转，提起地下麻布袋，讶道：「等等，万宝大银庄？是这几个字吗？」众人低头来看，惊见麻布袋上明明白白刺了几个字，不是「万宝」是什么？阿秀正想举手遮掩，却听众官差惊道：「不是、不是这几个字……您弄错了……」

铁脚大汉愣道：「什么？我弄错了？」提起元宝，走回了馄饨铺，喊道：「店家！店家！看看这布袋上刺了什么字？」那店老板哪敢出来？只缩在柜台里，颤声道：「我……我不识字……」那大汉道：「是吗？方才还见你写字记帐啊，怎会不识字？」

店老板哭道：「我有时识字、有时不识字……」那大汉道：「那可没法子了。」转头望向官差，道：「好吧，多谢各位通报了，我若见到了可疑人等，自会向诸位举发。你们去忙活吧。」

众官差大喊一声，人人连滚带爬，正要翻身上马，忽听那大汉吼道：「站住！」

「完了……」众官差欲哭无泪，好似让人点上了哑穴，一时鸦雀无声，那大汉道：「差爷，我想向你们借匹马，可以么？」众官差拼命颔首：「可以、可以，您随便挑吧。」脚步慌慌，泪水汪汪，这回儿连座骑都不要了，没命价地逃了。

那大汉笑道：「真是，赶着去投胎吗？」眼看街上十来匹马，便在那儿挑选。正怡然间，却见一名小孩儿鬼鬼祟祟，悄悄朝小巷钻去，那大汉道：「想去哪啊？」阿秀颤声道：「我……我要去找姨婆……」那大汉道：「不过一会儿功夫，就不想找你爹了？」

阿秀低声陪笑：「不了，城里好乱，我心里有点担心，想回去看看姨婆……」那大汉道：「好吧，咱们这就分手吧。」挑了匹青葱马，翻上马背，驾地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阿秀愣住了，他本还担忧铁脚大叔一口回绝，没想此人居然这般大方？一时反慌了手脚，忙道：「大叔！等等！」那大汉拉住了马，蹙眉道：「又怎么啦？」阿秀抱着银子，忧虑道：「我……我等会儿要是遇上了官差，该怎么办啊？」

那大汉笑道：「原来是烦恼这个啊？小子，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何苦死死巴着？你现下把银子一扔，两手空空，谁还认得出你是歹人？」

阿秀咦了一声，都说「人赃俱获」，看自己扔掉了布袋，没了赃款，官差哪知他干过什么？到时路上大摇大摆，人人都当他好宝宝，谁还疑心他？心念于此，便将布袋松开，站开了两步。

那大汉道：「好样的，提得起、放得下，这才是男子汉的气派。」阿秀低声道：「大叔，我这就走啦。」大汉道：「快回去吧，路上别又贪玩了。」

都说「无官一身轻」，阿秀扔掉了银子，总算可以回家找姨婆了，只是这会儿身无分文，脚下不免虚虚浮浮，摇摇晃晃，走两步、回回头，就盼能再看银子最后一眼。

这银子是自己生平第一笔赚的钱，若要平白扔掉，实在舍不得。可万一遇上官差，来个人赃俱获，那可划不来了。正心如刀割间，忽见布袋躺在地下，袋口滚出一只元宝，亮晶晶地甚是动人，阿秀怦然心动，暗道：「捡一只吧。没人知道的。」

一只元宝二十两，那可是巨款了。当下急急奔回，捡起一只，塞入衣袋，又想：「对了，我的裤袋还空着，可以多塞一只。」赶忙再捡元宝，塞入裤中，忽觉两手空空，可以再握东西，便又多拿两个，再看怀里空虚，少说可以装三个，便又多捡几只，手忙脚乱间，最后连袜子里也藏了一个，这才心满意足，笑道：「大叔，咱们再见啦。」

还没转身走上一步，全身元宝咚咚隆咚，尽数掉了出来，他「啧」了一声，脱下上衣，将之裹成一大包，又嫌不大牢靠，正发愁

间，忽见路边躺了一只布袋，便如数装了进去，霎时奋力背起，还不及迈步而走，忽又双眼圆睁，愕然道：「又回来了！」

那大汉笑得喘了：「行了、行了，你慢慢儿来，我先走啦。」正要驾马离开，却让阿秀拦住了路，大喊道：「等等！不许走！」那大汉道：「小子，到底走还是不走，拿个主意吧？」

阿秀低头苦笑，看这大汉心里一个主意，便是要带自己去红螺寺，谁知他究竟有何打算？可若不陪他去，这些元宝该怎么处置？真要丢弃路边么？正踌躇间，忽然心念一动，想到了杨绍奇：「对了，祈雨法会连办三日，叔叔定也在那儿，我何不去找他？」一时心花怒放，大声道：「大叔！我和你去红螺寺吧！」

那大汉笑道：「小子，绕了个大远路，总算想通啦。」阿秀心下冷笑：「傻子，我是利用你哪，还不知道吗？」看叔叔也是个乱用钱的，见到自己带了元宝回家，必会夸自己是个乖宝宝，到时两人就地分赃，也不愁搬不动这笔巨款了。

他越想越是高兴，忽然身子一轻，已让大汉抱上马来，阿秀大惊道：「等等、银子！银子！我的银子还没拿！」那大汉摇了摇头，叹道：「小气鬼一个，真不知你像谁。」

哒哒蹄声中，一大一小骑着青葱马，这便动身了。只是说也奇怪，看方位却是朝天桥而去，阿秀讶道：「大叔，不是要去红螺寺么？怎么望南走了？」那大汉道：「别急。我得先找个朋友，拿几件东西。」阿秀茫然道：「你不是逃兵么？还有朋友啊？」

还待问话，马儿骤然停下，路旁却是一座朱红大门。抬头一看，却见到了两盏红灯笼，幽幽发光。阿秀眨了眨眼，只觉此地有些眼熟，喃喃地道：「大叔，这是什么地方啊？」

那大汉道：「宜花院。」阿秀大惊道：「什么？这……这就是宜花院？」正觉如雷贯耳间，大汉已翻身下马，朝门内大喊：「有人在吗？」叫了十来声，院子里总算有了动静，听得一名男子懒洋洋地道：「谁啊？」那大汉道：「我来找个朋友，劳驾开门。」

那人烦闷道：「真是，好色也得看时辰吧。还没申牌，便急着上门了？」嘎地一声，大门开启，却是一名仆役，不耐地道：「你找谁啊？」那大汉道：「我找小青姑娘。」那仆役哈欠道：「小青？没这个人。」正要关门离开，那大汉却伸出铁脚，卡住了门，那仆役吓了

一跳，颤声道：「你……你要干啥？」那大汉向阿秀招了招手：「借我点银子。」

阿秀愣住了：「什么？还有大人向小孩讨钱的？你是乞丐吗？」那大汉死皮赖脸，掌心向上，五指搓搓，阿秀哼了一声，霎时拿出做爹的气派，从布袋里掏出元宝，怒道：「省着点用！」

那大汉接过了元宝，朝那仆役手中一塞，道：「想起来了么？小青姑娘？」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仆役见了元宝金光，阎王爷都不认识了，大喜陪笑：「大爷啊，咱这院里红橙黄绿、梅兰竹菊，小人都叫得出来，可真没有小青这个人……」

那大汉道：「小青是如玉的使婢，以前住天府院里，专替如玉弹琴的。」

「如玉……」那仆役皱眉苦思：「这个也没听过……」那大汉道：「叫个老人来，我和他说。」

那仆役也有五十好几了，哪还是什么新来的？他怔怔凝思，猛地啊呀一声：「等等，我……我想起来了！这个如玉，可就是咱们院里以前的花魁，『天府磬壁』玉姐儿吧？」

那大汉道：「混蛋一个，当年名动公卿，替你们挣了多少钱？现下便忘了她啦？」那仆役苦笑道：「大爷，这都几十年的事啦，小人能记得，已经是状元爷的记性啦。」那大汉道：「闲话少说。小青姑娘人呢？领我去见她。」那仆役陪笑道：「爷爷，这有些不方便哪，青姐儿昨晚接了客，现下还陪人睡着，咱若过去敲门，怕要挨骂哪。」

那大汉微微一愣，忙道：「陪人睡着？她……她不是琴娘吗？」那仆役笑道：「当年是琴娘，现下是老娘，不陪人睡，上街讨饭去吗？」那大汉心下烦厌，便朝阿秀伸手，喝道：「拿来。」阿秀心下恼火，从布袋里掏出元宝，大吼道：「拿去！」

那大汉抛出元宝，森然道：「带我去见她。」仆役接过了银子，眉花眼笑，什么都好说了：「大爷这般豪气，小人这便冒死过去通报啦，只不知您尊姓大名，如何称呼？小人这就去说。

那大汉道：「你跟她说，秦仲海来了。」那仆役笑道：「是、秦仲海来了、秦仲海来了……」话到口边，突然脚步一顿，寒声道：

「秦……秦什么……」

那大汉道：「秦仲海。」那仆役哈哈干笑：「秦……秦仲海？」那大汉猛地抬起头来，目露凶光，厉声道：「秦仲海！」那仆役放声大哭，嚷道：「秦仲海来啦！秦仲海来啦！」看他逃得好快，碰地一声，脑袋撞在门上，竟尔晕了过去。

闹了半天，一无所获，那大汉摇了摇头，猛地想起阿秀便在一旁，这会儿听了说话，必然心中害怕，正等着听他牙关颤抖，哭叫跪地，哪知却久久不闻声息，转头去看，这小孩却已自己走远了，不忘在院子里喃喃自语：「有人在吗？我叫杨神秀，有很多钱……」却原来这小鬼到了宜花院的地界，脑袋迷糊，便算天边劈下雷来，那也是不知道了。

那大汉哈哈一笑，行上前去，牵住了阿秀的手，道：「走，咱带你逛逛。」一时穿廊入院，颇见熟门熟路，阿秀则是心中怦怦，只是路上没见什么人，却不知这宜花院只在夜里开门，白日里自是安安静静，便如坟场一般。

眼看那大汉越走越快，转过了一座长廊，阿秀拖着元宝，喊道：「大叔、等等我啊！」正追赶间，那大汉忽然停下脚来，道：「应该是这儿了。」阿秀凝目来看，眼前却是一座三合院，三面长廊，屋舍相邻，屋子略显老旧，皱眉便道：「这……这就是宜花院？没啥了不起啊。」

那大汉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你去房里看看，便知玄机。」阿秀心跳加快，眼见不远处有间包房，正要破门而入，却让大汉提了回来，笑道：「先别闹了，咱们还得找人。」

阿秀喔了一声，圈起了嘴，正要暴吼「小青」二字，却又让那大汉拎了回来，手指门上木牌，道：「识字不？」阿秀脸上一红，才知门上写了姑娘的花名。

一大一小沿廊巡查，阿秀每逢一处房门，便来贴门偷听，正心跳间，却听不远处传来敲门声：「小青，你在房里么？」阿秀暗暗叹息，没想这么快便找到人了，只是那大汉连喊几声，房里头的人却似睡得熟了，始终没个声息。

那大汉有些不耐烦了，可要破门而入，却又怕吓着了人，阿秀忙道：「大叔，让我试试吧。」咳嗽一声，轻喊道：「有人在家吗？咱

们是来还钱的。」一听好的来了，果然房里便有了声响，听得一个男人喜道：「谁啊？」那大汉道：「我找小青，请她出来一趟。」

那男人哈欠道：「呵，徐娘半老了，还有人抢啊？」那大汉不耐烦了，提起手来，用力敲了敲，沈声道：「小青，过来开门。」

「谁啊？」门里传来女子的嗓音，那小青总算给吵醒了，那大汉道：「我是如玉的朋友，有事问你。」那女人吃了一惊：「玉姐的朋友？你等等啊。」门里传来穿衣声，那男人恼道：「你干什么？不许过去。」听得一声尖叫，似有拉扯打骂声，阿秀惊道：「大叔，快进去吧！」

那大汉点了点头，举掌一震，将门破了开来，随即大步走入房里，阿秀躲在后头看着，门里站了一名男人，只穿了件里裤，正扯着女人的头发，看那女子衣不蔽体，想来便是「小青」了。那嫖客怒道：「好小子，居然闯进门来了，找死是吗？」

铁脚大叔并不多言，只管解下外袍，扔到了小青身上，道：「披上。」

那嫖客恼火了，行到面前，猛一见到了阿秀，立时冷笑了：「什么？连孩子也生啦？」正要说几句难听的，忽听那大汉道：「出去。」那男人冷笑几声，揪住那大汉的衣襟，两人目光相对，突然咦了一声，牙关喀喀作响：「您……您是……」

阿秀提起脚来，朝那男子屁股上一踹，骂道：「要尿去外头尿！别撒在屋子里，臭！」

「救命啊！」那男人顾不得天冷，便已赤脚狂奔，冲出门外去了。阿秀呸了一声，颇感得意，忽听屋里传来哽咽声：「你……你回来了……」

阿秀回头去看，却见那个小青姑娘裹着厚袍，呆呆望着铁脚大叔，好似久别重逢了。铁脚大叔咳嗽一声，道：「我回来拿我的东西，一会儿便走。」

啪地一响，小青扬起手来，反手打了那大汉一个耳光，阿秀咦了一声，还没来得及问话，小青已从茶几上抓起一柄剪刀，便望那大汉身上扑来，尖叫道：「禽兽！你还有脸回来么？」

阿秀骇然道：「大叔，快躲啊。」那大汉咳了一声，提起阿秀的布袋，当地一声，剪刀正中元宝，清脆悦耳。那小青连戳十下，都没伤到人，只能舍下剪刀，扑入那大汉怀里，使着拳头猛打，哭喊道：「婊子生的男人！死没良心的禽兽！和你拼了！和你拼了！」

那大汉低头挨着粉拳，裤脚却让阿秀拉了拉，低声道：「大叔，她……她干啥打你啊？她是你老婆么？」听得阿秀说话，那小青却已啊了一声，道：「你……你是杨神秀？」

阿秀咦了一声：「你……你认得我么？」小青忍泪半晌，道：「我认得你母亲。」抱住了他，抽抽噎噎哭了起来。

阿秀无端被抱了个满怀，自是满心错愕，眼见小青衣不蔽体，大腿光滑，便又有些好奇，正想偷偷摸上一记，脑袋却挨了一记打，听那大汉道：「如玉的东西都收在哪儿？带我去拿。」

「如玉？」小青恨恨抬头，大声道：「畜生！你还有脸提她的名字么？」那大汉嗯嗯啊啊，却也懒得和她争，坐了下来，自己倒起了热茶，正要翘脚歇息，小青却伸手夺过了茶碗，怒道：「畜生！别弄脏了我的杯碗！滚出去！」举起小手，又在那儿挥打。

碰地一声，脚趾踢着铁脚，小青疼得泪水潸潸，只抱着脚哭了。那大汉道：「看，这不弄疼了吗？来，把脚丫伸过来，替你看看。」小青哭骂道：「走开！不要碰我！」

只消是女人，没有不哭的。只消是坏男人，没有不笑的。那大汉不好太过嬉戏，便叹息道：「是……是……」小青怒道：「还笑？」那大汉忙道：「不笑了、不笑了。」

小青低头哽咽：「你们男人就这个德行……当年她死心塌地跟着你，你却不肯娶她，把她送给了柳昂天，可后来呢？」话到口边，嗓音又提了起来：「后来你为何还招惹他？你知道她为你担了多大的干系？」

那大汉竖指唇边，朝阿秀屁股上拍了拍，咳嗽道：「小声些，他什么都不知道。」小青一见阿秀，更是发起怒来，挥拳尖叫：「秦仲海！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为何带着他！你造的孽还不够么？」哎呀一声，粉拳打中硬脑门，疼得抱手直哭。

听得「秦仲海」三字，阿秀却也吓了一跳，颤声道：「大叔，你……你是秦仲海？」那大汉叹道：「是。」

先前在那座破宅子里，这大汉打喷嚏、流鼻血，穿着一条脏裤子，一看便是个可怜虫，其后霍天龙、张胖子、宋公迈都来抓他，却又吓得落荒而逃，不免让阿秀心里害怕，可这铁脚大叔偏又嘻嘻哈哈，东倒西歪，没一个正经，不免又让阿秀松懈了戒心。此刻终于听小青道破他的身分，阿秀自是双眼圆睁，面色惊白，正要抱头鼠窜而去，那大汉却已提起布袋，送到小青脚边，低声道：「你别老是生气，看，这儿都是银子……你尽管拿去用……」

阿秀狂怒道：「那是我的钱！」便又奔了回来，自在那儿争夺打骂，那小青却不接银子，只是哭，那大汉没辄了，只得拉住了阿秀，道：「算了，咱们走吧。」阿秀大吼道：「谁要和你走？还我钱来！」双手扯住布袋，大叫大喊，大的哭、小的叫，不知伊于胡底，那大汉道：「罢了、罢了，我自己走便是了。」正要离去，却听小青叹了口气，道：「等等。」

那大汉停下脚来，道：「你肯帮我了？」小青不言不语，只管凝视阿秀，忽然蹲了下来，轻轻地道：「阿秀，你还记得我么？」美女挨在身旁，香软软的，阿秀便又吞了口唾沫，颤声道：「记得……记得……我在梦里见过你……」正想搭讪几句，小青却笑了笑，抚着他的脸蛋，道：「你孩子时在这儿住了两个月，知道吗？」

听得自己婴儿时便上过宜花院，阿秀自是大喜欲狂：「真的么？」小青朝那大汉看了一眼，道：「知道他是谁吗？」阿秀啊了一声，想起先前小青的说话，颤声道：「他……他是秦仲海，是吗？」小青点了点头，道：「知道该怎么称呼他吗？」

阿秀害怕摇头，示意不知，小青抚了抚他的面颊，道：「不要怕他，来，告诉姊姊，他找你做什么？」阿秀低声道：「他……他说要带我去找汤圆姑妈……」

小青默然半晌，朝铁脚大汉看了一眼，低声叹了口气：「你们等等，我去换件衣裳。」解开大汉披来的外袍，径自露出了肚兜，转到屏风去了。

眼看肚兜丢到了地下，屏风里的影子不怕冷，已经一丝不挂了，阿秀心头怦地一跳，便急急尾随而去，正要就近观察，却又被大汉拖

了回来，骂道：「畜生！」阿秀怒道：「你才是畜生！」那大汉骂道：「你比我更像畜生！」

一大一小打了起来，忽然鼻端传来芬芳，那小青已拉住阿秀的手，道：「跟我来吧。」

三人出了厢房，小青牵着阿秀，当前领路，那大汉只在背后跟着，行不数步，面前已是一座院子，大门深锁，匾额上却刻了「天府琴院」四字，那大汉道：「还是老地方？」

小青取出了锁匙，轻轻地道：「那年柳昂天死了，玉姐逃过一劫，无家可归，杨大人便买下了这间院子，让她有个栖身之地。」阿秀咦了一声：「杨大人？是我爹么？」小青没应声，只斜了那大汉一眼，打开了朱门，跨槛而入。

院门一开，但见一墙之隔，眼前假山泉水，花木扶疏，竟是别有洞天。阿秀喃喃地道：「这儿……这儿挺漂亮的……」正在院里东张西望，却听铁脚大叔道：「难得，院里的布置一点也没变。」小青道：「东西没变，只是人变了。」

阿秀撇眼去看，只见小青姊姊倚在院门旁儿，似有无限伤感，那大汉道：「这倒是。你好好一个琴娘，怎沦落得陪人睡觉了？」小青叹了口气：「玉姐走后，院子里没人能唱。我还能有这个落脚处，已是万幸了。」

那大汉道：「你也三十多了，怎还不嫁？」小青凄然一笑：「嫁谁呢？」行上前来，到了屋舍门口，取出锁匙，打开了房门。

房门一开，倒没什么霉味，想来小青常过来打扫。阿秀东瞧西望，只见屋里铺着红毯，靠墙处一张床，锦绣被褥，一应俱全，另一边则是衣柜衣橱，窗边另有一张琴。听得小青姊姊道：「如玉姊走后，便把以前的东西都留在这儿，你要什么，自己拿吧。」阿秀兴奋无已，正想和铁脚大叔东拉西扯，却见这大汉走到窗边，抚着那张琴，低头沈思。

这铁脚大叔天不怕、地不怕，便在「征西大都督府」遭人围攻，也不见他叹口气，现下眼眶却似红了。阿秀低声道：「大叔，你怎么啦？」铁脚大汉醒觉过来，道：「没……没事……」

铁脚大叔流泪了，可他不愿说。阿秀怔怔看着，忽然走了过去，握住了他的大手。

眼前这个「铁脚大叔」，据说便是秦仲海，阿秀理应要怕他，可不知为何，阿秀就是不怕，比起霍天龙、张胖子、朝廷里的那些官差，阿秀毋宁更喜欢他一些。

屋里静默一片，眼见铁脚大叔还是不说话，阿秀便把手放到了琴上，伸手乱拨，弄得筝筝大响，正要踹上一脚，果然铁脚大叔有知觉了，嘿地一声，骂道：「胡闹！你干什么？」

阿秀哼道：「我要弹琴啊！」铁脚大汉骂道：「琴不是这样弹的，看清楚了。」把弦轻轻一拨，霎时琴音悠扬，颇见悦耳。

阿秀讶道：「大叔，你真会弹琴啊？」铁脚大汉俨然道：「那还要说？我是有功力的。」双手抚弦，按着「宫商角征羽」，但觉琴音铿锵，错落有致，赫然便是一曲「将军令」。阿秀惊道：「真会弹哪！」小青默默听着，忽道：「也真难为你了，都几十年了，你还记得琴谱。」

那大汉轻轻地道：「佳人亲授，岂敢旦夕相忘？」阿秀茫然道：「到底是哪个佳人啊？对牛弹琴还不够，还要教牛弹琴？」小青笑了起来：「这他倒没吹牛。他年轻时真在这间房里，向如玉学了三个月的琴。」阿秀皱眉道：「到底谁是如玉啊？听你们说个没完。」

小青欲言又止，只把眼望向铁脚大叔，良久良久，方才低声道：「如玉……就是你那汤圆姑妈。」阿秀惊道：「汤圆姑妈？她……她以前是宜花院的婊子吗？」

嗡地嗡地大响，琴音断绝，铁脚大汉按住了琴弦，沈声道：「阿秀，我不许你这样说她。」阿秀茫然道：「为何不行？婊子就是婊子，不然要怎么说？」啊呀一声，脑袋被敲，屁股被打，耳朵还被乱扭一通，惨遭土匪凌虐了。阿秀苦骂道：「你干什么啊？」

那大汉道：「只消是人，谁不是谋口饭吃？如玉只是出身低，不是人品低。」阿秀醒悟过来，忙道：「对对对，姨婆说官太太里婊子才多，我跟你说喔，我认识一个女人，叫做淑宁，是个老娼……」正要细细解释，那大汉早已走开了，道：「我的衣服都收在哪儿？」

小青开了橱门，道：「自己来看看吧。」阿秀兴冲冲来看，见是些衣服靴子，件件都洗了，收拾得整齐干净。另有一柄腰刀，鞘做深红，以黑墨写了几个字，阿秀拿起来把玩，低声念道：「虎……虎喷左阿……什么啊？」那大汉道：「什么嗯嗯歪？跟着我念，虎贲左卫。」阿秀茫然道：「什么是虎贲左卫？」那大汉道：「我坐牢前干的玩意儿。」

阿秀低声道：「大叔，你……你坐过牢啊？」那大汉不理他，提起佩刀，抽出了小半截，道：「这柄刀不是让狱卒收走了？怎会在这儿？」

小青道：「那年如玉不是去牢里看你么？她带不走你，只能带走你这些家当了。」一边说、一边将橱里衣物取出来，道：「那年真是乱，又是戒严、又是抓人的……唉，后来你逃离北京，生死不明，她便常来这房里坐着，一待就是一下午。出家之后，才把这些东西舍了下来。」

那大汉道：「她为何这般做？」小青道：「你说呢？不是巴望你回来，又是为什么？」

听得汤圆姑妈如此痴情，阿秀也不禁感动了，仰头便道：「大叔，汤圆姑妈待你很好啊，你怎么不娶她当老婆呢？」那大汉道：「滚一边去，小孩子懂什么？」阿秀喔了一声，走开两步，小青却拉住了他，附耳道：「别和他说话，畜生的心思和常人不同，你猜不透的。」

常人受此奚落，早已恼羞成怒，那大汉却是天生可以关耳朵的，低头在衣物堆里翻找，取出一件官袍，穿上了身，另又扔掉了破靴子，穿回了黑头官靴，把腰刀挂上，赫然之间，竟是紫袍红衣，两肩飞虎，透出了满身威武昂藏。

阿秀猛吃一惊：「这……这不是御前侍卫么！」小青叹了口气：「他坐牢前本就是御前带刀，四品官秩，有着大好前程的。」阿秀茫然道：「那……那他为什么坐牢啊？」小青叹了口气：「这你得问他了。」找出了一块令牌，还不及送出，阿秀已伸手抢过，大声道：「让我看看。」

令牌上刻篆文，无一字可懂，可姓氏那几笔却像一支大伞，亘古不易，任谁都能一眼认出，那正是个「秦」字。直至此时，阿秀方才

信了，眼前这人真的是秦仲海。

刀在手，令在腰，秦仲海真个回京了，看他威势凛然，身长八尺四，腰悬御刀，足踏虎头云履，胸前补子绣了一只大猛虎，再也不是那个打赤膊、流鼻水的「铁脚大叔」，而是那传闻中虎踞西北、领导万军的「怒王」秦仲海！

怒王虎立在堂，目光一扫，只见阿秀怯怯畏缩，小青则是目不转睛，只在怔怔瞧望自己，便道：「怎么啦？」小青脸上微红，别开头去，啐道：「陷阱。」阿秀害怕道：「什么……什么陷阱啊？」秦仲海道：「她说我是陷阱，良家妇女见到了，容易掉下去。」阿秀哈欠道：「厉害，专抓瞎子是吧。」秦仲海恼了，双眼一瞪，暴吼道：「操！」

阿秀鼓起胸膛，怒眼骂道：「干！」眼前这人虽是秦仲海，却还是那个打打闹闹的「铁脚大叔」，傻不隆冬、没半点用，两人大眼瞪小眼，正相况凶残间，小青来到了背后，取过官带，忽然双手合围，抱住了铁脚大叔的腰，道：「我替你系上。」秦仲海道：「不用了，我自己来。」小青道：「你别多手。」径从背后环住了腰，细心绑缚，道：「衣带宽了，你瘦了不少。」

这秦仲海颇有几分坏男人的天资，高大威武，却又不拿一点架子，想来小青过去也曾看上他，场面有些尴尬，小青却不松手，秦仲海咳嗽道：「小丫头，劝你别来招惹我。老子可不是读圣贤书的。」小青附耳低声：「我也没打算立贞节牌坊。」

这话一说，秦仲海不由嘿地一声，握住了人家的玉手，恼道：「还不放？」正说话间，阿秀已拍了拍棉被，笑道：「床铺好了，快来啊。」这话一说，小青满面晕红，立时放开了手，阿秀叹道：「就这样啊？」秦仲海冷笑道：「不然怎么样？小小年纪，学得混蛋。」

眼看衣装已毕，秦仲海将腰刀悬上，另将杂物打做了一只包袱，背上了肩，道：「小青，多谢你了，秦某无以为报……」正说话间，却又见到阿秀的布袋，便又道：「这儿有些银子，你拿去用吧，过几天舒服日子……」阿秀大惊道：「又来了！那是我的钱。」哭闹吵嚷，抱住了铁脚捶打，却听小青姊姊道：「把钱拿回去，我不会收的。」

阿秀大喜欲狂，抱住了布袋，孵蛋似的压住，抵死不放，小青笑了笑，抚了抚他的头发，道：「看这孩子的性儿，倒很像他娘。」阿秀只管死命护住家当，哪管她说些什么？小青替他梳理头发，忽地见到他眉心的伤痕，便又静默下来了。

阿秀眨了眨眼，不知小青姊姊又怎么了？抬头来看，只见她神色幽幽，低声道：「你现下带着这孩子，究竟有何打算？」秦仲海道：「你该知道的，不必我说。」小青道：「你真觉得如玉想见你？」秦仲海道：「想见也好、不想见也罢，都不干你的事。」

小青默然半晌，道：「你们……你们要打进京城来了，对吗？」秦仲海道：「这事别问我，我已经不干了。」阿秀咦了一声，回过头来，小青也是一脸错愕：「不……不干了？」

「累了。」秦仲海搔搔脑袋、不置可否。小青低声又问：「你……你不是最讲义气吗？要是弟兄们吃了败仗，你都不救？」秦仲海道：「放心，我们不会输的。」拉住了阿秀的手，正要离去，忽听小青低声道：「已经失去的东西，再想拿回来，那可比登天还难了。」

砰地一声，铁柱子粗的臂膀按在墙上，秦仲海俯身低头，沈声道：「你到底想说什么？」

小青强作镇静，慢慢低下头去，道：「我是好心提醒。你若一意孤行，只怕要si在红螺寺里。」阿秀呆呆看着，只见铁脚大叔竖起了两条灰眉毛，沈声道：「什么意思？」小青道：「你有没想过，也许如玉恨不得你死？」铁脚大叔别开了头，嘴中并未作声，小青姊姊又道：「当年你舍得下，今日便该放得开。你若还参不透这一点，只想一家团圆、父子相认，恐怕已经迟了。」

秦仲海深深吸了口气，道：「阿秀，我们走。」转身出房，大踏步走到了院外，阿秀喔了一声，正要尾随，却被小青拉住了，听她轻轻问道：「孩子，你以后真想跟着他吗？」阿秀茫然道：「跟谁啊？」小青朝院外指了指，低声道：「与他一起浪迹天涯。」

阿秀吃了一惊：「不、不要，我……我只是跟他去玩儿的。」小青道：「他可是怒王秦仲海，你不怕他掳走你？」阿秀发起抖来了，这才想起铁脚大叔的身分，他杀过人、坐过牢、造过反，乃是天底下第一大反贼，自己却和他混迹同行，这可如何得了？

小青低声道：「听姊姊的话，别和他走。」阿秀颤声道：「可是他……他会打你的……」小青摇头道：「不会，这人是条好汉，无论怎么动气，也不会伤害女人……」话到口边，却又见到阿秀眉间的伤印，便又闭上了嘴。

两人默默相对，阿秀忽道：「姊姊，你……你知道我亲生爹爹是什么人，对吗？」小青叹了口气，点了点头：「我知道，可我不能说。」阿秀茫然道：「为什么？」小青柔声道：「我答应过你那汤圆姑妈，你的身世，只能让她告诉你。」阿秀眼眶一红，语带哽咽：「姊姊，我爹……我爹爹是个坏人，对吗？」小青低声道：「为什么这样问？」

阿秀垂泪道：「从小到大，从没一个人告诉过我……我的亲生爹爹是谁……我其实早就猜到了，他……他一定做了很多很多坏事……对不对？」小青也红了眼睛，哽咽道：「孩子，我们不说这些，来，让姊姊送你回家吧。」阿秀大声道：「不要！我不回家！」

小青忙道：「你不回家，那你要去哪儿？真要随那个人走么？」听得此言，阿秀不自禁朝院外看去，却又见到铁脚大叔的背影，小青拉住了他，道：「孩子，别任性，和姊姊回杨家吧，不然去找你姨婆也行……」阿秀摇头道：「不要。」小青忙道：「你不怕他害你？」阿秀沉默半晌，道：「不会。他不会害我的。」小青道：「你怎么知道？」阿秀大声道：「我就是知道！」

阿秀已经起疑了，眼前这个铁脚大叔自称是「秦仲海」，当世第一大反贼，想那城外多少饿鬼，他不去陪着去一起造反，却为何在此嘻笑怒骂，陪自己这么个小孩儿胡闹？

不想可知，眼前这个「铁脚大叔」，必与自己的身世有着重大关连。小青姊姊知道，铁脚大叔知道，惟有阿秀不知道。

眼见小青不说话了，阿秀便道：「姊姊，你若没有别的事，那我要走了。」小青沉默半晌，忽道：「等等，姊姊还有话告诉你。」不待阿秀答应，便将他搂到怀里，附耳道：「见到你汤圆姑妈时，记得向她要一柄弓。」阿秀茫然道：「工？什么工？」

小青道：「那是一柄藤制的大弓，你汤圆姑妈始终拉不开，你记得向她要这柄弓，就说她以前拉不开，现下换你替她拉。」阿秀讶道：「为什么啊？」

小青道：「去了就知道，不过你要记得，这事至关重大，恐怕关系这位秦大叔的生死。」

阿秀吃了一惊：「什么？」小青不再多言，径朝阿秀背后轻推，道：「去吧，别再问了。」

行入院里，秦仲海早在等候，牵住阿秀的手，道：「她跟你说了什么？」阿秀回头望向小青，哼道：「她说你是畜生，要我小心。」秦仲海笑道：「胡说八道。」正要离去，却听院里传来了喊声：「等等。」回头一望，却是小青来了，她走出门来，轻声道：「秦将军，我祝福你们。」

秦仲海沉默半晌，道：「谢谢你了。」夹起了阿秀，纵上墙头，小青静静看着他俩，忽然奔上前来，喊道：「秦将军！我……我以后还能见到你么？」秦仲海淡淡地道：「不会了，这回是我俩最后一次见面。」小青点了点头，低下头去，眼眶径自红了。

这小青无依无靠，只是个卖身妓女，处境可怜，此去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阿秀心下不忍，正想将自己的元宝送她，却听砰地一声，秦仲海跳下墙来，从怀里取出一物，道：「收下。」

小青接过一看，手里却是只竹筒，低声道：「这…这是……」秦仲海道：「日后只消你遇上了麻烦，便到空旷处将竹筒拉开，自有高人出手相助。」小青掩嘴惊呼：「这…这是怒匪的……」

秦仲海道：「别多问，总之收着吧，盼你一辈子都用不着它。」阿秀见好玩的来了，便也跳下墙来，兴奋大吵：「大叔，我也要一只！我也要一只！」抱住了铁脚，嚎啕大哭。

秦仲海奈不住吵，只得再拿一只，阿秀兴冲冲接过，看这竹筒长不过半尺，其后有根红线，不知作何之用，正要使劲拉动，却听铁脚大叔怒道：「不许拉！这号炮非同小可，一旦施放上天，立刻会惊动整个朝廷！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能轻易拉开！」

阿秀心下一醒，已知这是烟花，霎时满口答应，心里却暗暗亢奋：「真好玩，一会儿来乱扔吧。」想他本有一只「五里笛」，却让张胖子、霍天龙等人抢了走，没想又得了一件怒苍宝物，忙揣入怀里，预备到空旷处乱放。

众人说过了话，一大一小已要动身了，小青自知诀别在即，便又跟到了墙边，强忍泪水，怎么也不肯走。秦仲海叹道：「别这样，搞得生离死别似的，日后若是有缘，咱们还会再见的。」小青大喜道：「真的吗？」扑了过来，抱住铁脚大叔，呜呜地哭了。

眼见小青泪如雨下，秦仲海也不知如何安慰，只得向阿秀道：「看，她爱上我了。」阿秀叹道：「饥不择食啊。」小青听见了，暴怒道：「你们说什么？」秦仲海惊道：「没…没事……」夹住了阿秀，忙朝墙下一跳，一溜烟跑了。

出了院子，回到了窄巷，那青葱马却还拴在路旁，并未让人盗走。二人正要上马，忽听阿秀嘻嘻笑道：「大叔，其实你心地很好的。」秦仲海先是一愣，随即笑了起来：「我心地好？可惜就是脾气不好啊！」哈哈笑声中，先将阿秀捧上鞍去，随即翻身上马，驾地一声，便朝北门而去。

两人来到了街上，正等着听阿秀胡说八道，哪知这小孩却一反常态，始终没个声音，低头一看，只见他只歪着小脑袋，怔怔望向自己的眉心，似在察看什么。秦仲海讶道：「怎么啦？为何这般看我？」阿秀脸上一红，急忙别开头去，哼道：「谁看你了？」

秦仲海伸出手来，拼命朝他腋下挠搔，道：「快说！你在看什么？」阿秀哈哈苦笑：「好啦、好啦，我说就是了……我……我在看你有没那个记号。」秦仲海讶道：「什么记号？」

阿秀翻开额发，傲然道：「看，佛眼。」霎时急急伸手，拨开铁脚大叔的额发，却见了一个血红狰狞的「罪」字。阿秀咦了一声，正想问话，忽听前方传来喝骂声：「别推！别挤！把文碟拿出来！全列好队了！」

阿秀吃了一惊，放眼看去，只见道上车马拥挤，原来已到了钟鼓大街。城下更有大批官军来回奔驰，百姓们则是怨声载道：「军爷！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城？」、「是啊！对啊！何时放咱们走！」吵骂声中，不时传来小儿哭喊：「爹！娘！二毛打我！」

阿秀慌道：「大叔，前头都是官兵，咱们……咱们出得了城吗？」秦仲海道：「别急，我先瞧瞧。」策马向前，来到了街口，凝目去看，只见北门下旌旗飘扬，正是「北威」、「北宁」，皱眉道：

「好家伙，正统军的两镇都在这儿。」阿秀骇然道：「他们……他们认得你吗？」

秦仲海道：「这我也不清楚，一会儿试试便知。」阿秀小脸苍白，干笑道：「大叔，我……我看我还是回家好了，你自己出城吧……」正想溜下马去，却让秦仲海拉住了：「别跑，你一跑，反而让人起疑。」阿秀颤声道：「那……那咱们该怎么办？」

秦仲海微笑道：「就这么办。」驾地一声，策马越过了人潮，直朝城门飞冲而去。

阿秀大惊失色，看眼前便是正统军的大巢穴，自己非但身怀赃款，还陪在「怒王」身旁，二人若真闯了过去，岂不便是自投罗网？

「北威」二字越发显眼了，看看已离城门不到百尺，阿秀吓得没魂了，索性把两眼一闭、脑袋一歪，装成无辜幼童模样，反正自己已遭歹徒掳走，若有什么罪名，尽管望「秦匪」身上一推，至于赃款从何而来、是否殴打过当铺老板，自是一问三不知了。

马蹄隆隆奔驰，阿秀紧闭双眼，心里也是怦怦直跳，猛听一声大喝，门下传来怒吼声：「来者何人！」阿秀呼吸停了、心也不跳了，正等着双方大打出手，血沫肉块横飞，可不知为何，耳中却迟迟不闻声响。阿秀却也不敢睁眼来看，只缩在马上发抖。

也不知过了多久，两边始终没打起来，又过半晌，阿秀实在按耐不住，便偷偷睁了右眼，惊见眼前一片旷野草原，居然早已离开了北门？

阿秀呆住了，仰头骇然：「大叔……你……你是怎么脱身的？」秦仲海淡然道：「忘了么？老子造反以前，是干什么的？」阿秀呆呆地道：「你……你是宫中侍卫？」秦仲海微笑道：「别说什么侍卫，我就是个武人，便和他们一样，全都是为国家打仗的。」

阿秀啊了一声：「所以……所以他们便放你出城了，是吗？」秦仲海微笑道：「对。他们一见到我，心里就觉得亲切，彷佛遇到自家兄弟一般，不会为难我的。」阿秀喃喃听着，忽道：「大叔，那……那你又为何要造反啊？」

这一问真问到了心窝子里，秦仲海仰望天际，忽然笑了笑，道：「忘了。」

朔风呼啸，吹得两人乱发飞扬，阿秀默默看着他，却也没再多话了。

蹄声渐缓，秦仲海放开了缰绳，任马儿信步而去，正无言间，猛听道上喧哗声大作：「阿花！跟上！」、「孩子的爹！你有点气力行不行？」、「爹！娘！二毛又打我啦！」

阿秀转头来看，却又见了牛车骡车，四下尽是携儿带女的百姓，全是城里出来的，不由愣道：「大叔，这些人要去哪儿啊？」秦仲海道：「他们要去红螺寺。」阿秀讶道：「怎么大家都去红螺寺啊？」秦仲海道：「那儿是天子脚下，躲到那儿，可以安心些。」

大战将即，聪明的百姓早已出城避难，阿秀看着百姓，忽又想到姨婆还在城里，心里起了挂记，低声便道：「大叔，我……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可以吗？」秦仲海微笑道：「说吧。但教力之所及，我定会为你办到。」阿秀喜道：「你……你是说真的？」

秦仲海微笑道：「开口吧，别要我摘天上的星星便行。」阿秀大声道：「大叔，你可不可以叫饿鬼回家？」秦仲海愣住了：「什么？」阿秀低声道：「我……我不要你们打仗……」

秦仲海嘿嘿笑道：「怎么，有谁教你这么说？」阿秀低声道：「没人教我，这是我自己说的。」他伸出小手，握住了铁脚大叔的大手，怯怯地道：「大叔，如果你们不打仗了，那……那你就可以和我爹爹、和伍伯伯做好朋友了。大叔，你……你可以答应我么？」

秦仲海道：「好，我答应你。」阿秀又惊又喜：「真的吗？」秦仲海颔首道：「真的。」

阿秀高兴极了，正手舞足蹈间，却见铁脚大叔遥望远方，怔怔无言，不由担忧道：「大叔，你怎么不说话了？你不高兴么？」秦仲海仰起头来，轻声道：「没事，我只是想到我自己的爹爹。」阿秀茫然道：「你……你爹爹？」

秦仲海微微一笑：「孩子，我过去也和你一样，不知自己因何而来、不知欲往何去，人海漂流，譬如一小舟……有时夜半念及自己的身世，真是悲从中来，但觉生身父亲遗弃了我。可转念一想，也就释怀了。」阿秀低声道：「什么意思啊？」

秦仲海伸出手来，轻抚阿秀眉心的伤印，微笑道：「孩子，人生其实就是那么回事。亲生爹爹也许不是最好的，可他就是你来到人世间的理由，你早晚总得见他一面，对不对？」阿秀啊了一声：「大叔，你……你也没见过自己的爹爹，是么？」

秦仲海道：「其实我见过他的，可惜咱们没有相认。」阿秀愕然道：「为……为什么？」

铁脚大叔微微一笑，挤出了额上深深的几道皱纹，道：「等你到了我这年纪，你便懂了。」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阿秀难得发呆，铁脚大叔也是默默无言，二人各怀心事，便又一路向北而去。

不多时，但见前方山岭层峦，山腰旌旗招展，赫然便是「金吾」、「羽林」、「虎贲」、「府军」四戴维。不消说，此地已是大名鼎鼎的「红螺山」。眼看青葱马毫不停留，便朝山道行上。阿秀惊道：「大叔，你……你又要直闯过去吗？」

秦仲海笑道：「不然呢？还能掉头跑吗？」提缰驾绳，反而更加催促了马儿，隆隆马蹄声中，已见了大批官兵，打着「府军」的旗号，正是皇帝的禁卫军在此驻扎。

先前是「正统军」，现下又是「禁军」，阿秀暗暗害怕，却又不免有些好奇，只想看看铁脚大叔怎么应付过关，正张望间，猛听一人暴吼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众兵卒涌上前来，连刀都抽出来了，阿秀本还等着看戏，此刻便又发起抖来，颤声道：「我……我是……」正要多嘴，秦仲海却已翻身下马，取出了令牌，送将过去。众兵卒接到手里，不过瞄了一眼，便放开了道路，笑道：「原来是虎林军弟兄！那可是自己人哪！」

秦仲海道：「劳驾几位，兄弟我来得晚了，不知虎林军驻地怎么走？」众兵卒道：「老哥哥入寺之后，便向左拐……自会见到一座亭子……」正说话间，却听一人道：「怎么，谁来啦？」众兵卒回头一看，纷纷喊道：「李都统！」阿秀凝目一看，面前来了好一员大将，肤色黝黑，鼻孔朝天，形貌丑恶，偏又生得长大异常，不知不觉间，抖得更厉害了。

那都统道：「这小子是谁？」众兵卒道：「是虎林军的弟兄。」那都统哦了一声，接过了令牌，见是虎林军的符印无误，便点了点头，正要举手放行，猛见马背上趴了一名孩子，在那儿飕飕发抖，不由愣道：「随扈巡狩，怎还带着一个孩子？你上头是怎么管你的？」

阿秀心下大惊，脑袋趴得更低了，秦仲海却叹了口气：「都统大人，卑职家中欠和，我家那口子突然回娘家了，实在没人照料这孩子，只能接上山来。盼您给个方便吧。」众兵卒笑了起来：「大嫂跑回娘家啦？敢情老哥哥又招妓啦？」

秦仲海叹道：「嫖妓宿娼，误国害家。大家心里有数，就别出我的丑了。」那都统仰天长叹：「这话说得是，金吾虎林，本是一家，大家都有嫖妓的时候，就别相互取笑了。」拍了拍秦仲海的肩头，道：「快回去复命吧，别误了公事就好。」

秦仲海端正抱拳，啪地一声劲响，凛然道：「卑职在此谢过了。」随即翻身上马，驾地一声，便朝山门而去。

好容易过关了，阿秀自是大大松了口气，坐直了身子，正要说话，却听后头传来喊声：「等等！别走！别走！」阿秀吓得寒毛直竖，便又缩了回去，只见山门口飞也似的追来一员大将，正是方才那位「李都统」。

大批兵卒赶了回来，阿秀附耳颤声：「大叔！快逃啊！」秦仲海沈吟半晌，反而拉住了马，只见那都统一路奔到马边，喘道：「你……你忘了东西啦！」说着取出了令牌，送将回来。

阿秀咦了一声，才知是令牌忘了，秦仲海翻身下马，歉然道：「瞧我这记性，有劳都统了。」那都统笑道：「吃饭家伙，下回可得收好啊……」正要将令牌送回，忽觉手中铁牌有些锈蚀，不由咦了一声，终于低头来看了，喃喃便道：「景泰三十二年己巳……你……你资格挺老啊……」

秦仲海道：「在下是年长些。」那都统笑道：「原来是景泰老卒，那可稀奇了，老哥哥姓啥名谁？怎么称呼？」秦仲海指着令牌，道：「瞧，上头有卑职的姓。」

那都统低头一看，见到了一个「秦」字，不由失笑道：「好小子，什么不好姓，居然姓这个反字？」把令牌抛了回来，笑道：「快走吧，万一被人当成了怒匪，那可糟啦。」

阿秀心中一寒，秦仲海却是哈哈笑了：「都统这话就不是了，这天下姓秦的何止万千，真要见一个、抓一个，那弟兄们不累死了？」两人相顾大笑，那都统笑道：「跟你说句玩笑话，还和我当真？看你额上也不见个罪字，脚上也没见铁脚……」说着低头朝下望了望，忽然咦地一声，又朝秦仲海看了一眼，两人面面相觑，突然间，一齐哈哈笑了。

秦仲海笑道：「都统，不会怀疑我吧？」那都统笑得泪眼渗出：「这……这哪儿来的事……胡说八道……」脚下向后退开，来到了山边一处斜坡，突然向后一滑，整个人滚了下去。

「秦仲海来啦！秦仲海来啦！」咚咚隆咚、咚咚隆咚，那都统口中狂喊，偏又滚得好快，喊声远去，渐不可闻，众兵卒闻声急来：「谁在嚷嚷？」阿秀干笑道：「是……是我……」

众兵卒茫然半晌，又道：「都统人呢？上哪儿去了？」秦仲海咳嗽一声，指了指山坡，道：「好像自己跳下去了。」众人大惊失色：「什么？跳下去了？」

「来人啊！快取绳索来！快啊！」一时间全军急取绳索，已要下山搜救。眼看阿秀目瞪口呆，秦仲海淡淡地道：「走吧。」

喝酒享乐要趁早，撞见魔王不得了。阿秀欲哭无泪，便与大魔头一同走了，怕是越陷越深了。

行入山门，远远已能见到佛寺飞檐，算来已在红螺寺的地界了。约莫行过了百尺，前方却是一条长长的石阶，秦仲海忽又缓下马来，沈吟不语。阿秀忧声道：「又……又怎么了？」

话还在口，秦仲海猛拉缰绳，翻身落马，阿秀也是哎呀一声，便被他拉下马去了。二人趴在草丛里，阿秀疼唉唉地，苦骂道：「你干啥啊？」

秦仲海附耳道：「噤声，这儿有高手。」阿秀茫然道：「高……高手？」话声未毕，山门处烟尘弥漫，竟已奔进了百余骑，众骑兵高举一面王纛，却是「德王蓟」。

轰隆隆、轰隆隆……看这批军马打着「勤王」的旗号，虽只百人在此，却是声势浩壮，一路从面前疾驰而过，便从石阶旁的右侧山路进去了。

阿秀不敢起身，只趴在草丛里，低声问道：「大叔，你说的高手便是这些人吗？」秦仲海道：「当然不是。」把手向上一指，附耳道：「抬头看看那株松树。」

山道旁便是陡坡悬崖，只见一颗松树横生而出，俯踞万仞高空，地势可说绝险。阿秀眨了眨眼，道：「你……你要我看什么？」秦仲海附耳道：「别用眼睛看，用心看。」阿秀不知所以，正要再问，忽然间咦了一声，只见松叶里露出一只裤脚，真有人躺在树上，颤声道：「好厉害！这……这人不怕高吗？」秦仲海附耳道：「仔细瞧瞧，这人是谁？」

阿秀满心好奇，便大着胆子，慢慢向前爬了几尺，抬头一看，只见那人的脚伸到了悬崖外，身上还盖了件厚衣，好似在睡觉一般。当下大着胆子，慢慢起身，猛一见到那人的脸面，不禁吃了一惊，暗道：「是他！」

来人长方脸蛋，长发覆住了眉心伤印，岂不便是今早城头见到的「三眼大叔」，却又是谁？

五、人生何处不相逢

人生如寄，命运两济，有时早上还卖着面，下午便改行驾车了，只是近来运气奇差，好容易在北京拉了第一桩生意，载上两名漂亮女客，却又遇上官兵打架，车儿竟让人驾了走，再不过来守株待兔，等着「杨夫人」现身还车，却该如何呢？

别人睡觉梦的是大鱼大肉，这卢云却是恶梦连连，正梦到落榜逃亡、掉入水瀑、尚且遭遇饿鬼围京之时，忽听远处传来喊声：「秦仲海来啦！秦仲海来啦！」一听喊叫，卢云吓醒了过来，饶他武功有成，身子还是一晃，重心顿失，便朝深谷坠去。

「吓」地一声，卢云发出掌中黏劲，稳住了身子，正要攀回树上，方才那喊声却消失了。

迷迷糊糊间，卢云也不知自己是噩梦了，还是耳鸣了，他揉了揉眼，心道：「真是，居然睡着了……」仰望天际，却见天色朦胧昏暗，细雪纷飞，瞧不太出时辰，便从树上抓了把白雪，抹了抹脸，振作了精神。

卢云累了，昨晚他奔波劳累，彻夜未宿，一早又见到了千万饿鬼围城，其后更在城门口遭遇官军盘查，大打出手，再不抓紧时光小憩片刻，却是该什么时候阖眼？正哈欠间，突听树下隆隆巨响，随即传来吼叫之声：「让开！前头让开！」

卢云吃了一惊，转头去望，但见树下飞沙走石，大批军马飞驰而来，正中一面旌旗，上书「勤王」，左右各一面长幡，左是「骠骑营」、右是「德王蓟」。正中一名混天都督，正是今早指挥城门大战的德王爷。

「勤王军．骠骑营」开抵红螺山，看铁杂踏而过，至少百骑在此，诸人顾不得佛门清静，一路驰上山道，已然闯入了山门。如此十万火急，必是为面见当今天子而来。

清晨黎明，西郊爆发了大战，卢云亲眼目击，无以计数的灾民涌向京师，遂在阜城门外与朝廷兵马推挤，这一仗折掉了勤王军大元帅，号为「徽王」的大都督朱祁。幸得伍定远坐镇城门，方才制住了场面。

眼见百骑火急上山，卢云忍不住叹了口气，便又想到当今第一大反贼，「怒王」秦仲海。

城外全是灾民、城内都是百姓，这边是「镇国铁卫」，那边是「怒苍山」，另还有个添乱的「义勇人」，世道如此，却该怎么办？卢云仰起头来，凝视上天，心道：「老天爷啊老天爷，为何您总是不下雨呢？您是要考验咱们什么吗？」

天绝死前遗言：「金水桥畔龙吐珠、少林佛国大旱年」。自离水瀑以来，所见所闻，这个正统朝真已是天荒地旱，草木反背。看红螺寺今日冠盖云集，不又是为来年祈雨而来？然则此刻都已过了元宵，却还冷得吓死人，到了立春，没有雨水，只有霜雪，百姓却该怎么播种插秧？

想到了义勇人，卢云不由又叹了口气，看三日之内，自己便得去见那位「琦小姐」，自己究竟做不做这个「荆轲」，下不下这个苦海，都得拿个主意出来。

杀了杨肃观，上天就能下雨么？那位「琦小姐」自称为天下卜了三卦，难不成最后一卦便是杀一人以慰上天、血溅项颈以祭鬼神？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心烦意乱间，再也无心歇息了，左右瞧了瞧，眼看四下无人，当即纵身下树，踏入了「红螺寺」。

看这红螺寺虽大，山门却只有一个，本想自己只消守株待兔，便能见到顾倩兮，谁知人算不及天算，自己居然在树上睡着了，说不定倩兮早已入寺，那也未可知，也是别无办法查证，也只能混进寺里看看，碰碰运气。

说也奇怪，这本该警卫森严的山道上，这会儿却是空荡荡的，一班守卒竟不知跑去了哪儿。卢云反正身无长物，一无文碟、二无关防，眼看无人盘问，自也乐得清闲。正哈欠间，忽听路边传来啡啡之声，转头一看，却见了一匹青葱马，孤零零站在道边。

卢云心下一奇，走近了几步，只见这青葱马毛色玉净，四蹄若雪，当是匹好马。想必是哪个大官的座骑，可不知为何，此刻却是栓也没栓，便扔在了路边，主人也已不知去向。

卢云略感纳闷，走到马旁察看，只见马鞍旁斜挂一只饱鼓鼓的大麻袋，上书「万宝大银庄」，想来里头必定装有金银。

卢云猛吃一惊，看大笔财物在前，怎会有人弃之不顾？莫非有何意外不成？也是他古道热肠，忙四处去喊：「有人在这儿吗？」喊了几声，无人应答，心下更感担忧：「莫非有人坠马了？」

马背疾驰，最是费心劳神，稍有颠拨不慎，往往便摔下马去，轻则断腿骨折，重则一命呜呼，卢云越想越是不对，忙转身四看，只见山道旁生满长草，覆盖了白雪，长得怕有一人高，若有什么人摔下山谷，怕是十天半月也无人察觉。心念于此，赶忙袍袖一拂，扫开了草上积雪，正想拨草察看，忽然全身凉飕飕的，竟是没来由的一凛。

不知不觉间，卢云向后退开了一步，直觉草丛里藏了一头猛兽。

草丛里有虎？有狮？还是趴着一只巨熊？卢云微感踌躇，看这红螺寺人烟稠密，应不会有野兽出没，可四下深林幽暗，若有熊虎窝藏，怕也难说。

想着想，卢云便再次去拨长草，哪知手才伸出，突然异感更为炽烈，好似草里藏的不是狮虎，而是妖魔一类。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想他武功已高，便真遇上大猫，也不至来怕，可若是怪力乱神，那就不能不小心了，他向后退开，眼见地下有

些碎石，便随手捡了起来，藏于掌中。

俗话说「打草惊蛇」，草里既有怪物，便得打上一打，惊它一惊，不愁逼它不出。心念于此，卢云便是「咻」地一声，扔出一颗石头，但听「咚」地一响，石子坠入草丛，无声无息，自也不见猛兽怪物窜出。卢云微一沈吟，便又再扔一颗，另加了两成力。

当地一响，火光四溅，石头反弹出来，好似打中了什么硬物，隐隐还有「哎哟」一声。卢云大感诧异，不知草里到底藏了什么？当下呼吸吐纳，运起了剑芒内力，屈指扣石，正要全力激射而出，草丛里哗哗声响，似有什么东西要爬出来了。

卢云微微一凛，赶忙向后退开。可脚下才退，草丛立时安静下来，野兽似又冬眠了。

卢云更惊奇了，暗道：「这……这到底是……」眼见地下有根树枝，便提了起来，正想过去抽上几鞭，却听山道上车轮大响，又有人来了。

卢云本在等候顾倩兮，一听声响，便感紧张，转头张望，只见山门方位驶来一辆大车，两匹白马拖行，好似真是顾倩兮。霎时脚步急急，奔到一株大树后，先把自己藏了起来。

大车来势极快，颠拨晃荡，忽见驾座上一头虎汉，却是个江湖人物，哪里是顾倩兮？

卢云自知认错了人，正要摇头离开，却听车蓬里传来老妇的斥骂声：「这么大年纪，车都驾不稳个？可是练功练坏脑袋个？」这老妇是山东口音，恰与卢云同乡，便如听娘说话也似，分外亲切，忍不住便驻足下来，又听另一名老妇骂道：「练功坏不了脑袋，喝酒却难说个，通明！和二娘说！你昨夜又上酒家干啥个？」闻得「通明」二字，卢云不由微微一笑，果见驾座上那人粗眉大眼，浑身绷带，满面是伤，正是宋通明。

昨夜万福楼一场大战，这「小神刀」打了个头阵，让黑衣人砍得头破血流，孰料一晚过去，却还是一脸晦气？听得娘亲数落，便只搔了搔脑袋，叹道：「娘……」

「娘什么个？」话声未毕，车里吼声大作：「哪一个娘说清楚个？眼里只大娘一个，便没二娘三娘四五娘个？枉费拉拔你这么大

个，大姊，这畜生真是你亲生个？」

宋通明辩解道：「我……」才说了个「我」字，老妇们又吼了起来：「我什么个？你心里就只有『我』个！『我』个！『我』一个！就没旁人个？自私自利！心眼最小个！」

卢云没去过「老神刀」府里拜访，自也不知他有几个老婆，总之车蓬里好似坐满了老妇，骂声不绝，宋通明难以招架，只能改口道：「你……」

「你？」老妇们暴怒起来：「『你』个！『你』个！你什么个，连娘也不叫个？每日就是你个你个，没大没小、目无尊长，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口袋里还没钱个！你还是人个？」

这群老妇好似也练过什么阵法，明明四五人说话叫骂，却如一人发声，分进合击，一时间好似三娘教子，数落不尽。宋通明无法争辩，便从驾座旁提起水壶，正要咕嘟嘟来喝，众娘亲便又吼道：「渴什个么？咱们说了这多话个，都没哈水个，你渴啥个？你爹都八十岁的人个，你还这么孤家寡人个，都不替他想个……该死……养你这么禽兽个……」

车蓬里伸出手来，十只手轮番拉扯，不忘偷袭耳光，宋通明忍无可忍，猛地大吼一声：干！滚一边个！」拿出暴汉面貌，操干两声，弃车而逃。

「神刀劲！」身影闪动，五名老妇飞出，抓住了宋通明，扯住四肢，又揪住了发髻，自在那儿奋力拉扯。宋通明力气也大，顿时怒吼回击，喊道：「神刀劲！」震开老妇，向前一滚，匆匆奔逃。众老妇驾车直追，呐喊道：「且慢个！」

女人便是如此，少女时娇憨可爱，出嫁后喜怒难测，到了老来，却成了这千篇一律的模样。卢云听她们叨念一阵后，心里竟是暗暗害怕，不知不觉间，对顾倩兮的思念居然减了几分。

正哑然失笑间，忽又想起那匹青葱马，便又回头过去察看。

路旁空空荡荡的，那马儿竟然不见了？卢云愣住了，赶忙回到草丛里察看，反复看了几遍，却又不见人影，也不知是马儿的主人回来了？还是怎地？

世道衰微，怪事益发多了，卢云茫然呆立，摇了摇头，便又朝寺里进发。

雪势加大，望出去白茫茫的一片，卢云向前行走，约莫过了百来尺，见到了长长一道阶梯，宽敞正大，想来直通殿前广场，正要信步而上，却又见阶梯两旁各有一条山路，看地下还有车轮痕迹，想来宋通明母子便是从这儿进去的。

人生就是如此，每逢遇上岔路，一个走偏，往往就是几十年岁月虚掷。卢云望着眼前歧路，不免有些迟疑，想着想，便又付之一笑，忖道：「都罢了，人生都到了这个田地，还有什么好忌讳的？」袍袖一拂，便沿阶行了上去，不多时，便已来到殿前广场。

其实这红螺寺也不是第一回来了，卢云昨晚还曾来此地卖面，只是昨儿恰逢十五元宵，寺中自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奈何一日夜过去，元宵落影、饿鬼围城，离京道路全给封住了，寺里自是冷冷清清，除了几名僧人低头扫地，余无外人。

卢云毕竟没有官职在身，不便太过招摇，便先藏到了一株树下，左右张望，心道：「怪了，这宾客都上哪儿去了？怎么不见一个人影？」瞧瞧四下无人，便又闪身出来，自在寺里乱走。

此行卢云本就无所谓而来，只想找到顾倩兮的踪迹，至于找到人后要干什么、是否要当面相认，还是要永远这般偷偷跟着她，其实他压根儿没想过。

自返京以来，卢云始终不愿露脸，明明顾倩兮就在眼前，他也忍住不现身。其实这也不是第一回了，打年轻时他就是如此。那时他才二十七八岁，寄人篱下，成了伍定远的马弓手，明知顾倩兮便在尚书府，却压抑了心里的相思，硬是不去见她，有时情思难耐，便躲到她家对门喝酒，就盼上天垂怜，能让自己远远瞧到她的身影，于愿足矣。

十几年过去了，自己的处境却依然不变，卢云仰头轻叹，但见漫天雪花飞舞，彷佛便是自己的人生，永远都是这般凄凄苦苦、进退两难。

雪下得益发大了，什么都瞧不清楚，正寻觅方位间，忽见雪雾里有盏灯，瞧来晕暗暗的，卢云侧耳倾听，已知前方站了五人，正要避开，对方却也察觉了自己，喊道：「尊驾！且慢！」

风狂雪大，卢云眯起了眼，只见五盏灯笼包围而来，前方行上一名校尉，左手举伞，右手提一只孔明灯，大声道：「尊驾高姓大名，是哪位王爷的客人？」卢云原本满心提防，听他问得客气，反倒愣住了，那校尉给风雪逼得睁不开眼，便又喊道：「朝廷有旨，立储八王的宾客都得到前殿等候，尊驾是哪位王爷的客人？快吩咐一声吧！」

卢云明白自己来错了地方，却也不好「徽唐徐丰鲁」的乱说，只得道：「鄙人……鄙人姓卢，山东人士。」那校尉喊道：「山东人士！那是鲁王的客人了！跟我来！」举伞遮住了卢云，一手提灯引路，骂道：「这贼老天，下雨不下，下起雪来比撒尿还多！他奶奶的！」

这场风雪来势好急，阵阵狂风呼啸而来，吹得灯笼忽明忽灭，那人险些给刮倒了，几次都靠卢云搀扶，便又笑道：「爷台武功高强啊！鲁王请你做帮手，旗开得胜啊！」

卢云不知他在胡说些什么，只得诺诺称是，又听那校尉喊道：「就是这儿了！你入殿后直走，广场上左手第二个棚子便是。」

面前是一座朱红大门，宽正巨广，两旁开了侧门。只是风雪太大，一时也顾不得细看，只能急急奔入殿中，卢云解下大毡，舒了口气，先将身上白雪抖落了，抬头一看，眼前却是一座深殿，左右各立神像，魁伟巨大，却是释门的「四大天王」。

此地幽深静谧，与殿外的狂风暴雪大异其趣，卢云抬头瞻仰，只见诸神携弓带剑，俯身下望，或狰狞、或庄严、或肃杀，让人不自觉害怕。

这天王殿又称「山门殿」，依佛门规矩，供奉了「持国天」、「广目天」、「多闻天」、「增长天」等四天王。卢云行到「东方持国天」之前，忽想：「这天王白面魁梧，倒与陆爷有三分神似。」

正瞧望间，忽见殿旁还立了一座金甲神像，俊美白皙，一样是身高十尺，手中却挺了一柄郾月刀。卢云微微一愣，又想：「这神像做得真漂亮，比真人还俊些。」走了上去，正要察看，却听那神像「哼」了一声，朝自己斜觑了一眼，随即行出殿外。

卢云骇然张嘴，饶他向来不信鬼神，当此一刻，也不禁戟指发抖，正震撼间，背后又是脚步低响，卢云回头急看，却是一名小沙弥，手托一只玉盘，没好气地道：「施主，领经吧。」

卢云心有余悸，忙指向殿外，颤声道：「小师傅……方才那…那神像会动！」那小沙弥笑道：「施主少见多怪啦，方才那位是当今金吾卫统领，游天定游大人，专替皇上看门的。」

卢云呆了半晌：「看……看门的？」小沙弥不耐烦了，把手中的玉盘托了起来，大声道：「施主！快领经了！我还有事要忙哪！」卢云低头一看，只见那玉盘盛了一本经书，一串念珠，顿时面露茫然：「这……这是什么？」

小沙弥傲然道：「皇上有旨，各方来客皆须拜领佛具、同与法会。你到底领是不领？」

卢云啊了一声，忙谦恭接过，道：「谢上赐。」小沙弥俨然道：「施主念经须心诚，若是敷衍了事，我佛会知道的。」

子曰：「不知生、焉知死」，为政之忌，最忌不问苍生问鬼神，只是看小沙弥一脸正经，卢云怎能不入境随俗？便摸了摸他的小光头，温言道：「小师傅放心，看在你的面上，我定会好好念的。」小沙弥咦了一声，脸上一红，骂道：「你干啥摸我脑袋！」正要上前理论，卢云跑得却快，早已逃之夭夭了。

行出殿门，眼前赫是一片大广场，便在主殿与天王殿之间，开阔异常，两旁搭满棚架，左四右四，合计八棚，棚前各有王纛飘扬，左侧是「徽」、「鲁」、「川」、「寿春」等四王，右侧是「唐」、「丰」、「徐」、「康」等四王。卢云心道：「是了……这就是立储大会的场子吧。」

自入京以来，「立储」二字壅塞于道，卢云不知听人提了多少回，算来这八王当中，他已于杨府见了淑宁的丈夫「徐王」，又于昨夜万福楼遭遇了争风吃醋的「鲁王」，加上今早城门大战见到的勤王大都督「徽王」，八王已见其三，只不知剩下的却是些什么人？

卢云转望广场前方，却见了一株大松树，生满藤蔓，正是红螺三景的「紫藤寄松」，树下一座高台，分作三阶，最下一阶置了五张宽椅，铺上了珍贵虎皮，其上则是三张凳子，转看最上一层，却见到了一座寘榻。

这寘榻共分两席，一席稍低，靠背绣凤，一席稍高，绣以九龙黄巾，前置一盏香炉，做山河之形，不消说，此处必是正统皇帝的至尊御座。

卢云离开朝廷已久，如今再次见到天子寘榻，朝廷里却已人事全非，江充死了、刘敬死了，连皇帝也换人做了，想到顾嗣源之死，不由轻轻一叹，正唏嘘间，忽听背后一人道：「郑大人，这金台便是皇上的宝座吧？」另一人笑道：「这不是废话么？这般庄重地方，不是给皇上坐，天下还有谁坐得？」那人笑道：「这倒是，那台下三张凳子呢？又是给谁坐的？」

先前那「郑大人」笑了起来：「好你个『伏牛圣手』西门嵩，这朝廷里的事情，你不该比我清楚？还犯得着问我？」卢云回眸来看，只见廊庑间立着两人，一个身穿官袍，却是个文员，另一人手摇折扇，虽在大寒冬日，兀自在那儿搧啊搧的，想来便是什么「西门嵩」了。

这「西门嵩」三字听来有些耳熟，只一时却想不起是在何处听过，正思忖间，那两人却已见到了卢云，便一齐咳嗽了，各自走开几步，听那「西门嵩」道：「郑大人，快说吧，皇上今日怎么安排诸臣席次？」

那郑大人低声道：「中间那张呢，是给琼国丈的，左首那张呢，是何大人的。至于右首那张呢……嘿嘿……却是正统军大都督、『威武侯』伍定远的赐座。」卢云内力深厚，对方虽压低了嗓子，却还是听得明明白白，自知内阁首辅、外戚勋臣、封疆大吏，全都到齐了。那西门嵩低声又道：「这倒玄了，那杨大人呢？他坐哪儿？」

那郑大人伸手入怀，取出一张折纸，察看半晌，沈吟道：「他坐到了下首，排到了寿春王的棚子后。」卢云望向广场，只见那寿春王的棚架位在东首，排到了最末，与行驾金台相隔最远，正诧异间，西门嵩便也问了：「怪了，这杨大人不是很受皇上器重么？怎地发配边疆啦？」

那郑大人低声道：「这我也觉得奇怪，往年他都坐何大人身旁……」正议论间，却听一个冷峻的嗓音道：「这事有何可议之处？杨大人虽贵为五辅，可年岁还轻，他不坐下首，谁坐下首？」

二人回首过来，纷纷拱手道：「闻大人！」卢云凝目去看，只见廊庑里行来了一群人，为首之人手握一只「玉如意」，头顶官帽，似官非官、似民非民，官帽正中绣以篆文，曰：「小天下」。西门嵩忙道：「不知闻大人到来，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那「闻大人」冷哼一声，不与理睬，西门嵩陪笑道：「闻大人年高德劭，望重朝廷。但不知哪位王爷这般大面子，居然能请出您老啊？」听此此言，一行人全都哼了一声，面色不豫，想来这话犯了什么忌讳。那郑大人忙道：「西门兄啊，咱们闻大人此番奉了圣旨，特来为世子们评判胜负，哪能和王爷们私交？」西门嵩大惊道：「哎呀，看看我，乡野村夫，一开口就惹祸……」

卢云听着听，心中便想：「是了，这些都是玉皇观的人，专替帝王封禅的。」

泰山有座玉皇观，门前第一匾，便是孔子的「登泰山而小天下」，另又挂了诗词，却是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群山小」，此观年代悠远，也曾威震武林，风光于一时，据说专替朝廷办着封禅大典，只是景泰朝少有这些繁文缛节，声势便不如以往，没想到了正统朝，却又再次受了重用。

既有比武，就有胜负，有了胜负，便得要个公正判官。看那「闻大人」一脸正气，西门嵩自也不敢多话了，陪笑几声，眼看金台下还有几张虎皮大位，又道：「郑大人，底下那五张虎椅呢？却是给谁坐的？」那郑大人忙道：「我看看啊……这椅子是……」

正要察看纸折，闻大人却道：「这位晚生听了，这些是藩国的席位，有朝鲜国、安南国、三齐佛国、蒙古国……还一位是帖…帖……」西门嵩忙道：「可是帖木儿汗国的喀拉嗤亲王？」闻大人哦了一声：「你挺渊博的啊？」西门嵩陪笑道：「不敢、不敢，班门弄斧而已。」

听得此言，卢云不由深深吸了口气，心道：「看来银川公主今日也会现身了。」正想间，又听那闻大人道：「郑大人，你去通知相关人等，即刻到大雄宝殿议事。一会儿文试之后，便换咱们登场了。」那郑大人连连称是，便向西门嵩使了个眼色，随行离去。

卢云守在廊下，只见广场里冠盖云集，上起天子天后，下至五大藩国、八王世子，乃至朝廷内外重臣，一会儿都要一一现身登场，说不定连下一任皇帝也要就此议定，说来自己也算躬逢其盛了。

正瞧望间，忽听广场里传来口令声，兵卒簇拥之中，一员大将走上了金台，将香炉点燃了，看那人魁伟英挺，面如冠玉，身长至少九

尺以上，正是方才见过的「游天定」。卢云心下暗暗叹息：「亏得朝廷找得出这等人材，若非这般俊挺，谁担当得起天朝国威？」

一个朝代的兴衰起落，单从大门便知其一二。昔年陆孤瞻号称「万中选一」，温文尔雅，身材偏又高壮魁伟，便被选为怒苍门神，到了景泰朝，倒也有个巩正仪执掌金吾，如今改朝换代了，这宫门又交给「游天定」看管，单以这份体面而论，还在陆孤瞻、巩正仪之上，绝不在他俩之下，便算卢云自己与之相比，怕也要自惭形秽了。

都说正统朝不得天命人心，既有怒苍之乱、又有干旱之灾，可也少了奸臣为祸，否则那江充若还在台上，岂会有三山五岳的好汉前来投诚？又哪里容得这般英雄人物报效朝廷？

正喟然间，又听背后传来惊呼：「乖乖隆的东，台上那家伙是谁啊？托塔天王下凡啊？」

卢云回头去看，却又是那个西门嵩，身旁却不再是那位「郑大人」，而是几名宾客，众人朝金台张望，见得那个「游天定」的仪表，莫不啧啧称奇，倒是那西门嵩不再打听消息，这会儿反成了个包打听，听他低声笑道：「什么托塔天王？这小子道号『游歪嘴』、又称『满地游』，等会儿一瞧，你们便识破他的庐山真面目啦！」

卢云微微一愣，不知「游歪嘴」三字是何意思？还想多听几句，猛见游天定站起身来，厉声道：「抓住那家伙！」号令一下，广场里便奔出一排兵卒，喊道：「站住！」

西门嵩等人祸从口出，大吃一惊，急忙躲了开来，可怜卢云却是呆立当场，眼看大批兵卒飞奔而至，还不知该打该躲，却听砰地一声，卢云身边倒了一人，已让兵卒们扑倒了，那游天定赶上前来，大喊道：「又是你！余愚山！」

卢云惊出一身冷汗，转头来看，却见地下一人身穿官袍，胸前五品白鹇补子，却是一名文员，只不住挣扎，大吼道：「放开我！放开我！本官要见皇上！」游天定怒道：「余愚山！你要本官说几次？内阁已经吩咐下来，不许你入寺！快回去！」那官员大声道：「凭什么不准？江山社稷危在旦夕！还容得你们这几个奸臣欺上瞒下？滚开！本官今日非见到皇上不可！」

游天定怒道：「姓余的！什么叫你们这几个奸臣？你给说明白！朝廷里谁是奸臣？姓杨姓伍、姓赵姓孙，你赶紧说个名字出来！本官

立时替你奏上！」

「姓游！」那文员光火了，死命去推游天定，奈何这人好高大的身材，一时宛如愚公移山，怎也推不开，正激动间，忽听一名兵卒急急来报：「将军，徐王爷来了。」

「快快快！快把这家伙拖走！」游天定急急下令，便又奔回了御台旁，来个双手抱胸，其余众人也各就各位，听得一名兵卒喊道：「徐王爷-------驾到！」

当当锣声响起，殿门口行出了一名随扈，朗声道：「金吾卫统领何在？」砰地一响，山门下站出一员四品神将，巍峨崇高，俊美气派，淡然道：「游天定在此，恭迎徐王大驾。」

话声一出，四下尽是铁甲叮当，众兵卒恭敬相迎，齐声道：「参见王爷王妃！」殿门响起笙竹管乐，奏起了「北正宫」，卢云凝目去看，只见殿门口走出一名胖大男子，正是「徐王」朱合，身边尾随一名妇人，却是午间见过的「淑宁」。

徐王伉俪现身，广场里突然奔出了几十人，大喊道：「王爷！可想煞小人啦！」、「王爷！祝您马到成功啊！」满场喧哗，人人都在向徐王致意，那王爷心情甚佳，举手致意，笑道：「好！大家都好！孤王向诸位拜晚年啦。」

徐王脚步轻快，仰天豪笑，气势非常，那淑宁却仍阴沉着一张脸，卢云凝目打量，只见她脸上扑了厚厚的白粉，遮住嘴角淤血，不由大摇其头：「阿秀这孩子，下手恁也不知轻重了。」

头还没摇完，又是一名随扈走了上来，手中抱了名男童，正是世子「载儆」，看这孩子额扎绷带，隐现血迹，不消说，又是阿秀的杰作了。

俗话说：「大姑大似婆、小姑赛阎罗」，这杨肃观也有大批表姊妹，个个凶恶无比，孰料阿秀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当时杨府家宴，一看淑宁母子羞辱顾倩兮，便已狂性大发，不单揍了淑宁，还提起了凳子，朝载儆脑门去砸，天幸卢云躲在屋外，一见情状不对，立时射出铜钱，将板凳击裂了，否则若真砸实了，这载儆年幼体弱，岂不一命呜呼？

看这载儆昏睡不醒，想来伤势不轻，淑宁脚边却还跟着个小的，当是次子载信，母子俩一路走入广场，那载信猛一见到游天定，不由吃了一惊，忙道：「母妃，这人是谁啊？个子好大。」

一旁随扈忙道：「这人便是游统领，正统朝第一美男子。」听得「美男子」三字，淑宁微感好奇，转头来望，陡见了游天定，不觉一声惊叫，急急逃到丈夫背后去了。

面前一人歪嘴斜眼，痾偻弯腰，说不出的丑恶古怪，偏还口涎横流，直朝自己傻笑，彷佛龟公拦路一般。淑宁惊怕厌恶，没料到堂堂的朝廷第一美男子，居然生得如同鬼怪？卢云也是为之一愣：「这……这是怎么了？扭到嘴了？」

那淑宁吓出一身冷汗，一时脚下急急，逃入了自家棚架，眼看脸上白粉都掉了，拿出了小铜镜，正要补妆，忽见镜中明明白白站了个英俊男子，身材长大，比丈夫高了一个半头，威严俊美、兼而有之，不是方才那「游天定」，却又是谁?

淑宁错愕不已，回头张望，徐王则是心下大怒，不知老婆又看上谁了，霎时奋力转头，却又见了一名歪嘴男子，自在那儿陪笑。徐王心下一宽，便道：「游天定。」

「小的在！」游天定歪嘴欢笑，兴奋不已。徐王暗赞在心，自知此人忠直耿介，来日必可重用，捋须便笑：「万事自有天定，有你游天定在，本王就不愁啦。」

卢云看得目瞪口呆，却也猜到这「歪嘴游」的嘴因何而歪了。

「仕宦当为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这金吾卫是朝廷的老字号了，相传大汉光武帝少年时见了金吾仪仗，心生向往，便曾说了这两句话出来，足见这只兵马地位如何。无奈人世间沧海桑田，自从前都统巩正仪被丽妃紧紧抱住之后，金吾卫上下吓得魂飞天外，每逢宫中美女靠近，跳水的跳水、撞墙的撞墙，就怕成了美女心中的男子汉，不免被株连九族。

正因禁宫危机四伏，「金吾卫」慢慢没了身价，天下好汉莫不视为畏途，于是便成全了此人，他姓「游」，道号「歪嘴」，只因嘴歪眼斜，便荣登「金吾卫」的统领宝座，执掌至今。

「游歪嘴」人如其名，嘴歪眼也斜，每逢宫中嫔妃路过，他便在那儿扭嘴淫笑，人见人厌，只是宫中美女虽然聪慧，却没人知道这是假的，其实「游歪嘴」嘴一点不歪、眼根本不斜，此人打小英俊貌美，丹凤眼、云剑眉、立在奉天门正前，又白面、又玉净，彷佛托塔天王下凡，异国王公见了都大声夸，否则正统皇帝怎会派他看守宫门，为国家之体面?

可惜游天定再俊再挺，也只能让男人看，女人们没一个见过。每逢宫中美女靠近，游统领立时把嘴一歪，两眼一斜，脚下更是东滚西爬，比窝囊废还败上几分，美女们骇然走避之余，便又加赠他一个外号，称做「满地游」。

满地游也好、玉面游也罢，其实全是假的，只有徐王中年发福才是真的，看他挺了个大肚子，满月脸，迭下巴，颇似大肚饿鬼，与游天定站在一起，好似个提夜壶的。可怜游天定再不东倒西歪、满地乱游，却该如何是好?

眼看游天定歪嘴斜眼，好似成了个天残，徐王哈哈大笑，正要夸奖几句，却听广场里传来一声佛号：「我佛慈悲……」回头看去，却见大雄宝殿处走下了一群和尚，为首僧人手持念珠，正自低头念佛，那徐王啊了一声，大喜道：「法印大师亲来相迎？如何克当啊！」

卢云心道：「看来是红螺寺的住持来了。」凝目来看，只见这「法印大师」约莫五十出头，鼻梁高挺，剑眉斜飞，双颊略显瘦削，竟也是个极英俊的人物。

卢云微微一奇，看这正统朝不知怎地，专用这些标致人物，比起当年的景泰朝，体面上了不止百倍。正瞧望间，这法印和尚却已行到棚架旁，猛见卢云站在前廊中，好似吓了一跳，赶忙低头合十，转朝徐王走去。卢云心下又是一奇，暗道：「这人认得我么？」

卢云向来过目不忘，只消一面之雅，哪怕是十年前见过的苏颖超、还俗蓄发的灵智和尚，都能让他觉得眼熟，可这看「法印和尚」确是面生，却为何又避开了自己？正思忖间，徐王已然迎上前去，正要寒暄几句，那「法印」却也绕开了徐王，双手合十，朗声道：「阿弥陀佛，贫僧法印率敝寺上下，恭迎圣僧玉趾！」

听得「圣僧」二字，徐王不免愣了，淑宁却扯住他的衣袖，附耳道：「还站着？你儿子的师父来了。」徐王啊了一声，这才转向了殿门，卢云心里纳闷，不知又是何方高人来了？正想间，却听法印说谒道：「三界之上无名法，六道之间无常法。灵定佛国本愿山。」

灵定二字一出，卢云也是心下一醒，但听「当」地一声，金锣敲响，天王殿里走出了两排武僧，列队两行，四下梵唱大起：「归命尽十方，最胜业遍知，色无碍自在，救世大悲者。及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海……」

佛音梵唱，正是「大乘起信论」，一片庄严肃穆之中，山门殿里行出了一名高僧，宝光袈裟、白须飘飘，正是当今少林方丈、灵定大师来了。

少林方丈光驾红螺，但见徐王陪同身侧，提伞遮雪，金吾卫统领亦步亦趋、当前引路，红螺寺僧更是恭敬礼拜，彷佛办起了莲池大法会。卢云心道：「看这灵定大师好大的排场，只怕当年的天绝神僧也有所不及了。」

正统朝号称「大佛国」，那杨肃观又是当朝重臣，灵定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卢云一旁远观，忽见灵定脸上似也扑了白粉，与淑宁一样，全都在遮掩瘀伤。

卢云心下大奇，看淑宁挨了阿秀的揍，不免粉面带伤，可灵定这般武功，却是挨了谁人的打？转念一想，顿时心下恍然：「是了，昨晚万福楼的那个赤足巨人，便是他了。」

昨晚万福楼一场恶战，镇国铁卫全军压境，志在夺回「业火魔刀」，其中一位赤足巨人形如妖魔，打得哲尔丹手无招架之力，看来正是灵定方丈。只没想他白日当神僧，夜间扮妖鬼，一人分饰两角，倒是忙得不亦乐乎。

正好笑间，灵定忽然眼角一斜，好似见到了自己。卢云吃了一惊，正要退到廊下，广场里突然又窜出一人，大喊道：「卑职余升！拜见wang爷、方丈、住持大师！」

众人吓了一跳，转头来看，却见地下跪了一人，胸前五品白鹇补子，正是方才那姓余的文员。灵定愣了：「这位施主是……」那文员道：「下官姓余，原任陕西右参政，年初奉调进京，升户部陕西道五品主簿。」灵定与徐王对望一眼，二人心下茫然，还不知该如何接口，却听淑宁道：「这位余大人，莫非便是江西的愚山先生？」

余愚山心下大喜，忙道：「却让王妃见笑了，卑职正是余愚山。」

眼看妻子人面广阔、无所不知，徐王便不乐意了，忙挡到妇道人家面前，沈声道：「原来是愚山先生，本王也是久仰了。却不知先生有何大事？」

余愚山叩首道：「卑职斗胆，要为西北生灵请命！」

灵定心下一惊，法印也低头猛咳，转看淑宁，早去了棚架里照镜子，来个眼不见为净。徐王却不知好歹，颔首道：「余大人一心为民，孤王也是好生佩服的，你有什么本子，只管拿来……」还待要说，灵定却携住他的手，道：「王爷，老衲想为您引荐几位高人。这位法印大师，方今净土世界第一高僧，他身旁几位是法因、法宏、法慈……」

眼看灵定岔开了话儿，余愚山却不死心，大声道：「方丈、王爷！请听卑臣一言！方今西北大灾，干旱丛生！虽说天地不仁，然纵观朝廷上下府州各道，宁无汗颜之处？今西北饿殍遍地、众生如坠地狱道、饿鬼道，京城却是歌舞升平、酒池肉林。此皆因天下富益富、西北贫越贫……」

说着说，便从怀里取出一份奏疏，喊道：「这本奏章，乃臣冒死所就，奈何给事中不肯收，要我送去内阁，去了内阁，又要我送去都察院，去了都察院，又要我送回给事中……王爷、大师，上天纵无好生之德，可你们呢？你们岂又忍心见西北百姓……」

正演说间，两脚腾空离地，已被游天定等人架了走，声音渐渐远去，终至消失无形了。

徐王呆了半晌，喃喃地道：「大师，您……您方才说什么？」灵定忙道：「我说这位便是法印住持，他身旁是法因、法宏、法慈几位大师……皆是得道高僧、普渡众生……」

徐王醒了过来，忙道：「久仰、久仰，本王这儿有些香火钱，不成敬意……」说着掏出元宝，正想做为香火钱，法印却转过了身，自向淑宁道：「阿弥陀佛，许久不见女居士了。月前千人抄经祈福，劳您出了大力，功德无量。」徐王微感惊讶，忙问妻子：「你……你认得他们？」

淑宁不去理睬丈夫，径自合十道：「抄经祈福，一为皇上延寿、二为国家祈雨，都是天下头一等大事，妾身虽为女子，亦不敢落人之后，几位大师何须言谢？」众僧一齐回礼：「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王妃慈悲为怀，天下幸甚、百姓幸甚。」

看徐王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拿了一只破元宝，便想赚买人心，未免把红螺寺瞧得小了，这会儿便给冷落一旁，反倒是王妃娘娘，上下都已打点过了，人缘自是好上了天。卢云冷眼旁观，心中便

想：「看这徐王才大志疏，儿子要想入主东宫，定得瞧母亲的作为了。」

这淑宁是杨肃观的表妹，便等于有了「镇国铁卫」做靠山，仗着表哥的势力，官场上自是拉帮结党、无往不利，如今灵定收了她的儿子当徒弟，瞧得必也是杨肃观的面子，与徐王无涉。

风雪甚大，众人说了几句话，都觉得冷了，那载儆却始终昏睡不醒，法弘皱眉道：「世子怎么了？可是哪里不舒服了？」一听此言，淑宁立时泪洒当场，哽咽道：「他……他跌伤了……」

众僧纷纷急问：「好端端的，怎会跌伤了？」淑宁啜泣颤抖，料有什么难言之隐，法慈忙道：「这可不巧了，万岁爷今晚召见八世子，怕是要文比武较，现今世子跌伤了，这该怎么办才好？」徐王忿忿不平，大声道：「都伤成这样了，还比什么武？较什么量？几位大师！我儿子若有什么万一，你们定得主持公道！要杨肃观给我儿子赔命！」

听得此事与杨肃观有关，众人莫不面面相觑，颇感错愕。徐王愤慨无已，正要说出经过，却让淑宁拉住了衣袖，低声道：「你少说几句，打伤载儆的是那野种，不是我肃观表哥……」

徐王气往上冲，大声道：「儿子都伤成那样了，你还替那姓杨的说话？你还配为人母么？」

这话说得太重，灵定忙道：「阿弥陀佛，此事与我杨师弟一家无涉，全是老衲之过，一会儿我那灵音师弟到来，凭他几十年的针灸功夫，定能妙手回春。」

这话算是为杨肃观解围了，在场无不频频称是，徐王却不买帐，大声道：「怎么？左手打人、右手治伤，这会儿便没杨肃观的事了？大师！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众人心下暗暗好笑，都觉徐王胡涂之至，想他的靠山便是杨肃观，吃杨家、喝杨家、如今还不忘骂杨家，若真骂倒了杨肃观，日后儿子却能靠谁？卢云看在眼里，也是暗自摇头，他叹了几声，便从廊下离开。

走不数步，忽见花台上有个纸袋，伸手拾起，却见纸袋里搁了一份奏折，霎时心下一醒，已知便是先前那户部主簿「余愚山」的上

疏，想来让兵卒没收了，便胡乱扔到这儿来。卢云沈吟半晌，心道：「也罢，给事中不收他的本子，内阁也不肯代转，便让卢某人替他呈上吧。」

卢云毕竟是儒生，向以天下为己任，何况如今并无官职，内阁管不住他，给事中也拦之不住，凭着一身武功，过去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此时都变得易如反掌了。

宦海前程，再次出发了，卢云将纸袋揣入怀里，一时之间，身上微微发热，好似成了当年那个热血书生，十年来的种种折磨苦难，当此一刻，竟都算不上什么了

卢云脚步有些激动，只想看看皇帝身在何处，也好把奏章递进去。一路沿长廊而去，转过殿侧，来到一处下坡，信步而下，却又见了一大片空地，放眼望去，四下满是官轿座骑，却是车马停当之处，空地对面另有座建筑，上书「云会茶堂」。

卢云心下大喜，自知来对了地方。看各方来客驾车上山，便得到此处停歇，若要寻找顾倩兮的芳踪，此处正是地方。

顾倩兮现身，皇帝老儿也得靠一边去，卢云脚下急急，行入了空地，便要寻找顾倩兮的座车，当下一顶一顶轿子看去，正忙间，忽听啡啡之声，转头一看，却见空地边上拴了一匹青葱马，不就是方才山门口见到的那一只?

想到草丛里的怪事，卢云微感警惕，便又走近两步，只见那「万宝大银装」的麻袋不见了，想来已让人取了走。伸手摸了摸马鞍，犹有余温，不消说，主人便在左近。

卢云心下一凛，当即游目四顾，只想看看这马儿的主人是何来历，为何处处透着古怪？突又摇头一笑，自忖道：「卢云啊卢云，你管的闲事还不够多？这点小事情也不放过？」当下不再多想什么，只在车马间绕行一圈，眼看顾倩兮确还没到，便又转朝茶堂而去。

这「云会茶堂」是寺庙招待十方香客的处所，本该是佛门清静之地，可来到门口一看，却见四下满是摊子，有卖香烛的、卖佛经的、卖纸钱素果的，发的全是香客的财。卢云不觉有些好笑，摇了摇头，自顾自地走入茶堂，却见一人迎面而来，道：「爷台，吃点什么？」

卢云合掌欠身，恭敬道：「大师傅供的是斋饭、还是……」那人道：「施主误会了。小人是茶博士，不是出家人，只因点心做得好，朝廷便让我在这儿卖茶，招待今日寺里来往贵客。」卢云点了点头，便道：「您这儿有什么？」

那茶博士道：「咱们这儿茶点好吃，龙井、香片、碧螺春，包罗万象，桃酥、甜糕、马蹄爽，应有尽有。您要些什么？」卢云听这茶博士做起了对联，却也笑了起来：「沏壶茶多少钱？」

正所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有了昨夜万福楼的经历，卢云自也学了乖，正等着听那皇帝茶、天女价，却听茶博士道：「一文钱。喝茶还多送一盘紫藤姜饼，不要钱的。」

卢云张大了嘴，忙道：「来……来一壶吧。」也是怕人家反悔，急急来掏铜板，那茶博士又道：「您别忙，小店吃完了才会钞。」说话间便为他斟上一杯热茶，送到面前。

国之将亡，京城物价直如打劫，没料到出城后，却似返回了景泰朝。卢云微微一笑，喝了口热茶，便又斜靠椅背，目望店外飞雪，想着自己的心事。

一直以来，都以为杨顾二人是天作之合，孰料今日潜伏杨府一看，顾倩兮不单有个古怪小叔杨绍奇，还有大批缺德亲戚。一场午宴，竟让阿秀与宾客们大打出手。想到顾倩兮的泪水，卢云微起叹息，又想：「这杨肃观到底在想些什么？他真想把阿秀逐出家门了？」

阿秀是个血性的孩子，杨肃观却是冷酷的人，当时阿秀与载儆打架，他甫一进厅，两造便先打五十板，最后更将阿秀赶了走。观其言行，哪像管教十岁孩子？倒似衙门问案一般。

按那「琦小姐」所言，杨肃观正是害死柳昂天的元凶，阿秀却是大都督之子，两人间藏了血海深仇，可说也奇怪，杨肃观要真怕阿秀报仇，为何又要将他抚养长大？莫非他自知对不起柳昂天，却想藉此赎罪？

不知道，杨肃观始终把心思藏得极深，便如当年的复辟政变，没到最后关头，他绝不露一点口风。卢云叹了口气，正摇头间，忽又想起了一事：「对了！怎么倩兮说她要来见阿秀的生母？难道……难道……」心念一动，不由深深吸了口气：「七夫人还在人世？」

当时杨府大乱，阿秀、顾倩兮相继离家，卢云一身不能二用，便请帅金藤起身去追阿秀，自己则假扮马车夫，将她引上了车，一路不动声色、暗中保护，路上却又听她向琼芳提及，说要来红螺寺见阿秀的生母，不免使卢云大感惊疑。

阿秀的生母不是别人，正是柳昂天的小妾七夫人，那年永定河畔一场追杀，本以为她死了，可听顾倩兮这么一提，她却似好端端的活在世上，尚且还住在这红螺寺里？

不对，七夫人若还在世，韦子壮必然知情，可昨夜与他碰了面，自己亲口相询，却没听说还有谁活下来，莫非是顾倩兮说错了，还是韦子壮瞒住了自己？

这些事不想则已，一旦追究起来，当真疑云满布。卢云坐立难安，偏偏顾倩兮还未现身，自也无人可问，正闷坐间，茶博士送来了点心，却是一碟姜饼。

昨夜至今，尚未饮食，卢云自也饿了，当下把烦恼全抛了，只管取起饼儿，轻咬一口。

这姜饼铺了些紫藤花，本就香气扑鼻，加之烤得酥脆，一口咬下，赢得满嘴清甜，别具滋味。卢云吃得欢喜，想起这东西只花了一文钱，更是心情奇好，吃了一口、又是一口，不忘眺看窗外雪景，等候心上人驾车现身。

返京以来，以此刻最是清闲，该来的都来了，该嫁的也嫁了，想造反的全造了反、想复辟的全复了辟，天下大局已定，自己的天命也已浮现。人生至此，那也不必再费神多想什么，总之有一天、度一天，偷得浮生半日闲。来日是死是活，吃饱再说。

窗外雪花骤降，大地一片银白，卢云瞧着瞧，一时忽有诗兴，便道：「白雪纷纷何所似？」

今儿雪下得大，便让卢云想起了东晋谢安赏雪的典故。只是此刻百无聊籁，四下尽是凶汉武夫，自也不会有人凑兴来答，他寥望窗外，轻声自语：「撒盐空中差可拟。」正要低头喝茶，却听背后脚步盈盈，传来轻柔嗓音：「未若柳絮因风起。」

卢云吃了一惊，一口茶水险些喷了出来，转头去望，却见店外行入了一名温婉美女，身旁另有两名婢女相陪，那女子见卢云望向自

己，便又含笑欠身，转身行上了楼梯。

这几句话出于「世说新语」，当时谢安一家赏雪，只因雪飞漫天，谢安兴起遂问：「白雪纷纷何所似」，下句是谢安侄儿所对：「撒盐空中差可拟」，粗俗破败，毫无雅兴，侄女即席而改之：「未若柳絮因风起」。

卢云呆呆望着那美女，只见一名茶博士领着她，行入了二楼包厢，想来是有身分的女人，却不知是何来历？正呆看间，却听邻桌有人低声谈论：「这女人就是『玉宁』吧？」

听得「玉宁」二字，卢云心念微动，只觉在哪儿听过，回头去看，说话之人目光痴痴，仍在瞧着那美女的背影。再看他桌上搁了柄剑，形制狭长，当是峨嵋之物，另一人却是个刀客，笑道：「瞧你这多情种子，怎么，真想当驸马爷啦？」

那剑客嘿嘿一笑：「怎么，我这身功夫名动西南，又没娶妻，难道还不够资格么？」听得「驸马爷」三字，卢云不由暗暗惊奇，想道：「这女孩儿是……是正统皇帝的女儿？」

天下皆知，正统皇帝未有子嗣，倘使这女子真是当今天子的掌上明珠，不知有几千名随扈跟着，哪容她来此间喝茶？正纳闷间，又听那剑客低声道：「说正格的，这……这玉宁公主到底成亲了没？」那刀客道：「这得问西门先生，他可是包打听。」

听得西门二字，卢云不由咳嗽一声，转头一看，果然见到一个摇折扇的胖子，正是那舌头最长的西门嵩，不由暗暗苦笑：「这就叫人生何处不相逢吧？」

听得众人左一个「公主」、右一个「公主」，嚷个没完，那西门嵩低声便骂：「少在这儿痴心妄想，什么公主不公主？单就公主两个字，你们便叫不得。」众人忙道：「为何如此？这……这玉宁不就是公主吗？怎么叫不得？」西门嵩道：「玉宁是谁的女儿？」

那剑客茫然道：「这公主不就是……不就是皇上的女儿……」西门嵩冷冷地道：「哪个皇上？」众人啊了一声，全都闭上了嘴，西门嵩低声责骂：「懂了吧？景泰皇帝都贬成了郕王，她还是公主吗？至多不过是个『郡主』罢了。」

听得此言，卢云双眼大睁，暗道：「是了！玉宁！玉宁！她就是景泰皇爷的小女儿！」

卢云想起来了，当年护驾西行，银川公主曾亲口告诉自己，她之所以出嫁番邦，正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么妹「玉宁公主」，她不忍妹子小小年纪、便要跋涉万里、远离故土，这才不惜以身相代，嫁入了西域汗国。

世事难料，那年银川嫁入异邦，举国痛惜，谁晓得后来朝廷动荡、新皇复辟，景泰受贬为亲王，如此一来，原本的公主、亲王、驸马、太子，人人连降三级，却只有银川一人远嫁西域，不受波及。可怜这「玉宁」逃得过这关、逃不了那关，如今恰似「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街上喝茶都能撞见了。

那几名江湖人物听了说法，总算也晓得厉害了。这公主郡主，看似一字之差，实则天差地远，想玉宁若是公主，景泰岂不是天下正统？那三十几年来的谋夺篡位，不也成了顺理成章？是以这一声错喊，便等于是江充余党，心怀旧朝，恐怕是万劫不复了。

那剑客叹道：「原来如此，这么说来，这公主……」眼看众人瞪着自己，赶忙改口：「郡主、玉宁郡主……至今都还是小姑独处，是吗？」西门嵩道：「她想嫁，怕也没人敢娶哪。正统元年，皇上起意下诏，命郕王妃殉节，震动朝野……」

众人啊了一声，齐声道：「疑公案！」话声才出，便又左顾右盼，神色微见忌惮。

「疑公」者，「遗宫」也。卢云乍听之下，便也双肩微动，想到了顾嗣源。

所谓「遗宫案」，便是要驱散景泰死后留下的群妃，那时裴邺语焉不详，岂料正统皇帝竟是要逼前朝的皇后自杀，让她为郕王殉葬？想堂堂的皇后尚且不能自保，何况其它？无怪上从群妃，下至公主，人人惊惧恐怖，朝不保夕，直至最后关头，靠着顾嗣源撞死狱中，震动了朝廷根基，这才保住了这批孤儿弱女。

眼前这个玉宁小公主，正是顾嗣源以命换命，以自身之死赎回来的。

卢云热泪盈眶，仰起头来，朝二楼望去，说来也巧，那玉宁公主坐在二楼包厢，窗扉却未阖起，一双妙目似有意、似无意，几次都朝卢云这桌望来。卢云「咦」了一声，微感错愕：「她……她这是在瞧我么？」仰首凝观，待要细看，那美女却又别过了头，避开自己的目光。

卢云与景泰一家甚是投缘，不论是皇帝本人，还是大女儿银川，稍一相会，便得青睐，没想这小女儿与他一照面，亦生亲近之感。凝目看去，只见这「玉宁公主」容貌端丽，与姊姊银川既有神似、亦各有千秋，几名客人虽知她是正统皇帝的眼中钉，但国色天香在前，还是不免多看了几眼。

想起顾嗣源，卢云心头一热，便想上楼向小公主说会儿话，可自己与她素昧平生，却该如何自荐？说自个儿是景泰年间的状元爷，答过她父皇的对联？还是说是她救命恩人顾嗣源的得意门生？

怎么说，都不好。卢云虽是闲云野鹤，却因天性拘束，烦恼也多，看那窗扉迟迟不关，似还在等候自己，却又不敢冒昧过去。良久良久，总算咬了咬牙：「说不得，银川殿下已经归国了，我怎能不去打听打听？这可是国家大事啊。」

为了顾伯伯、为了天下百姓，万不能再拘束了。卢云昂然站起，稍稍整理了仪容，正想朝楼上行去，忽听嘻嘻一笑，柜台下似有声响。卢云微微一愣，不知谁在发笑，正要察看，突听脚步轻响，似有女子行入店来，卢云大惊失色，忙提起大毡，望头上一放，急急坐了回去。

正担忧间，门口长袍影动，却是一名男子步入茶堂，卢云大大松了口气，暗道：「原来是武林好手，可真吓死人了。」来者并非三寸金莲，而是一名轻功高手，无怪落地如此轻微。卢云凝目细看，却见此人衣装破烂，虽在大寒冬日，却露出了大半个胸膛，此外满面黑泥、通体肮脏，好似是个乞丐。

世上高人所在多有，亦有乔装乞丐的，当年自己人在扬州，便曾因此巧遇陆孤瞻。只是这乞丐神气有些颓丧，一路来到了店里，左顾右盼，慢慢行到卢云桌边，似要出言乞讨。

红螺寺乃是慈悲之地，卢云为人亦甚好心，忙从怀里掏出了一文钱，正要送将过去，却听西门嵩咦了一声：「这不是霍天龙么？你也

来红螺寺啦？」

听这乞丐还有姓名，却是叫「霍天龙」，卢云不由愣了，那霍姓乞丐慢慢转过头来，叹道：「又是你啊，西门嵩。」看这乞丐好似颇有来头，方才开口，几名客人纷纷起身：「尊驾……尊驾就是霍天龙？」那乞丐叹息道：「货真价实，如假包换，『蛇枪』霍天龙便是。」

那剑客忙道：「在下严豹，峨嵋弟子，久仰霍先生蛇枪神威了。」又指着那刀客，引荐道：「这位姓邓，便是通西大镖局的总镖头，朋友都管他叫『邓千岁』……」那刀客忙道：「什么千岁不千岁？红螺寺里敢说这话？霍大侠肯称我一声邓老板，便算给足面子啦。」

众人相互见礼，那霍姓乞丐却不热络，只管坐了下来，斟上了热茶，正要来喝，却听西门嵩低声附耳：「霍公子，此番追捕钦犯，情况如何？」

那霍姓乞丐斜他一眼，道：「幸亏有你啊，花大钱向您买来的消息，差点送了我的性命。」西门嵩干笑两声，尚未言语，那姓严的剑客忽道：「霍公子，您的蛇枪呢？」那邓千岁也道：「是啊，百步穿杨蛇火枪，多大名气，怎不让咱们见识见识？」

那「霍天龙」衣衫破烂，两手空空，别说什么火枪了，连乞儿拐杖也不见一根，那严豹与邓千岁却不识相，只管接连追问，霍天龙笑道：「想看我的火枪啊？」砰地一声，朝桌上狠狠一拍，厉声道：「走！店外说话去，让你们看个够！」

严豹一脸茫然，邓千岁也咦了一声，都不知他为何生气？正要问个明白，店外却又传来喊声：「霍公子，您走慢些啊！」门外喧哗一片，涌进了一群男子，带头之人是个胖子，人人破衣烂裤、披头散发，想来都是乞丐无疑。

眼看乞丐越发多了，卢云心道：「这八成是乞儿帮，却来红螺寺乞讨了。」

相传辽金元三代南侵之时，北方汉人多流离失所，家贫瘠苦，便有「乞儿帮」、「莲花会」之设，只是太祖开国后，百姓丰衣足食，慢慢便见不到乞丐聚集，这些帮会自也销声匿迹，没想百年之后，天干地旱，却又重出江湖了。

众乞丐登堂入室，西门嵩却也没赶人，忙道：「这不是张胖子么？来来来，这儿坐吧。」众乞也不客气，径自坐下，那「张胖子」不忘从卢云这桌取走了板凳，问也没问上一声。

卢云见这胖子养尊处优，吃得十分福态，日子想必宽裕，不过此刻却是披头散发、满身污泥，八成是刻意做出来的，果然那严豹也纳闷了：「你们搞什么？个个都装成了乞丐？敢情是时兴这个吧？」张胖子骂道：「时你个大头，告诉你，咱们遇鬼啦！」

邓千岁笑道：「什么鬼？这可是佛门重地啊，哪来的鬼？」张胖子苦叹几声，正要吐出实情，却听霍天龙道：「闭上鸟嘴。光天化日下，别提那人的名字，犯禁。」严豹咦了一声：「犯禁的名字，难道是秦……」秦字一出，四座皆惊，卢云也留上了神，张胖子急忙掩上那人的嘴，骂道：「没听霍大侠说了？别提那厮的姓名，不怕他从你背后窜出来？」

「笑话！」严豹年少轻狂，不知好歹，拍胸脯道：「他要真敢现身出来，那是最好不过，咱这柄剑也不是摆着好……」看字一出，肩头却让人拍了拍，严豹「吓」地一声，正要望张胖子怀里窜去，却听这胖子惊道：「百草翁！你也来啦！」

听得「百草翁」三字，四下香客纷纷转头，连卢云也凝神来看了，只见面前站了个小老儿，矮小邋遢，嘻嘻哈哈，不甚庄重，不过脸面却呈青绿之色，宛如庙里的神农大帝。卢云微微一惊，暗道：「这……世上还真有这个百草翁？」

父老相传，神农大帝有个嫡系子孙，便是这「百草翁」，此人真名无人知晓，只知他生来便有神农本事，不仅精于解毒，还善于采药，什么千年灵芝、成形人参，只消他出马，没有找不出来的，遂让人尊称为「百草翁」。只是景泰时仙踪渺茫，谁也没见过，没想却在这儿现身了。

八王竞逐东宫，连百草翁这等隐士都让人请出来了，怕是无人能置身事外了。一时之间，只见堂上客人交头贴耳，连玉宁郡主也探头出窗，足见此人名气之响。这小老儿却是嘻嘻哈哈，不甚庄重，来到西门嵩那桌，忽道：「唉，这不是张胖子吗？你那毛病治好了吧？」

张胖子讶道：「什么毛病？」百草翁道：「大庭广众的，我不好明说。」

众人脸上含笑，连卢云都听懂了。玉宁郡主却把窗扉一关，料来剩下没什么好话，果不其然，张胖子破口大骂：「治好啦！要是没治好，你娘怎会喊哑了嗓子？」百草翁怒道：「好啊，二十年前你来长白山求药，又哭又跪的，现下劈头第一句就是这个？老子先操你娘！」

二人污言秽语地骂将起来，一路向上攀爬、祸延祖先，卢云早已料到如此，自也不感惊讶，只管低头饮茶，那严豹听得烦了，忍不住插话道：「仙翁，您平日不是隐居关外么？怎也赶来红螺寺了？」百草翁嘿嘿一笑，下巴昂了起来：「你们说呢？我是为啥出山啊？」

西门嵩笑道：「八王竞逐东宫，仙翁这般本事，哪还闲得住？」百草翁抚掌大笑，却也不避嫌了，各桌客人则是眉来眼去，想已留意在心。张胖子心里怀恨，便冷笑道：「怎么，就凭你这点微末道行，也敢淌八世子的混水？不怕让人一刀捅了？」

百草翁讥讽道：「我一不放冷枪、二不拐卖孩子，夜半敲门心不惊，有什么好怕的？」

霍天龙好端端坐在一旁，无端让人得罪了，森然道：「你说什么？」西门嵩忙来圆场：「大家喝茶、喝茶。」又道：「仙翁别卖关子了，快说吧，您和哪位王爷结交啦？」

百草翁甚是得意，呵呵笑道：「人家皇族龙胎，我一个凡夫俗子，谈得上什么交情？倒是唐王爷出手阔绰，专程把我请出山来，这可让老朽过意不去啦。」

邓千岁笑道：「怎么？唐王爷也找你买药？」百草翁叹道：「这回立储案哪，唐王爷可真用足了心，特意托我找了株老山参，说要贡给皇上。为了这株参啊，老夫上天下地，走遍了高丽女真、关内关外……」正说嘴间，忽听霍天龙道：「百草翁，你近年还在家里自制人参么？」

百草翁让人放了冷枪，自是脸色大变，忙道：「这……这是贡给皇上的东西，我……我哪来的狗胆造假？不信我一会儿拿给你瞧，那株参真是非同小可，头耳四肢俱全，我一路携回京来，还怕被人劫夺哪。」那张胖子道：「劫夺不至于，倒是泡水化烂了，不无可能。」

「哈哈哈哈哈！」众人狂笑不止，百草翁则是恼羞成怒：「胡说！胡说！绝无此事！」

众人笑了一阵，百草翁已是愤然离去，正所谓「见面不如闻名」，先前的传说都化为泡影了。张胖子笑道：「西门老儿，你给兄弟们出点主意吧，现今八王八世子，咱们若想谋个一官半职，您瞧该走哪条路？」西门嵩笑道：「怎么，就你这块材料，还想当关内侯不成？」

张胖子道：「那是霍公子的志气，我这人胃口小，只想捞点钱，弄个小官当当……」西门嵩尚未言语，邻桌一名客人已然起身道：「良禽择木而栖，兄台欲投明主，不如求见唐王吧。」

张胖子讶道：「你是……」那客人道：「在下是唐王的食客，先生若欲求官，只管随我来。唐王爷出手阔绰，乃是当代孟尝，绝不会亏待你的。」

张胖子有些心动了，正要过去结交，又听另一人道：「什么当代孟尝？唐王所仗不过是财，所用尽是奴仆，焉能成就大业？岂不知丰王爷豪杰义气，折节下交，那才真叫做海纳百川。」张胖子讶道：「你……你又是……」那人道：「在下汉口沈至善，是丰王爷的幕宾。」

张胖子沈吟道：「老兄是汉口人……不知和汉口三侠如何称呼？」那人拱手道：「有辱兄台清听，三位不才劣徒，当得起什么侠字？」此言一出，众皆哗然，纷纷喊道：「原来『三镇把总』沈老爷在此！来！咱们敬你一杯！」

看这姓沈的好似是一帮之主，名气之响，竟不在百草翁之下，那唐王的手下料知不敌，便悄没声的溜走了。张胖子见发财机会来了，正要上前拜见，却让严豹拉住了：「别听他们的，张大哥要求官做，何必舍近求远？只管问小弟便是了。」

张胖子讶道：「你这小子有啥本领？敢说这话？」严豹道：「张大哥有所不知，家师执掌峨眉，与徽王爷是至交，张大哥欲寻差事，何不随我去见家师？」张胖子愣道：「怎么？严掌门投靠了徽王爷？我怎没听说？」严豹叹道：「家师吩咐了，这东宫庙堂之事，最忌张扬，要咱们平日不可多说，免得让人误会是招摇撞骗之徒。」

这话指桑骂槐，却要沈至善如何忍得？听他深深吸了口气，沈声道：「这位少侠，年纪轻不打紧，可要是说话张狂，目中无人，那可

要不得啦。」严豹淡然道：「要谈年纪辈分，你还能老过咱们峨眉山的白眉老祖不成？劝你一句，少在我面前倚老卖老，装疯卖傻。」

沈至善沈下脸去，道：「小子，说话口气不小啊。」话声未毕，四下已站起了五六人，想来都是他的帮众。严豹低头喝茶，淡然道：「你有多少人，尽管叫出来。我山白眉老祖就在左近，他老人家若是来了，你也知道后果如何。」

这「白眉老祖」不知是何方神圣，那沈至善明明咬牙切齿，却也不敢冒犯，猛听砰地一响，一名道士拍桌起身，厉声道：「放肆！白眉老祖又如何？我武当山『纯阳传人』业已出世，岂惧你峨嵋一老朽？叫他过来磕上三个响头，可饶不死！」

严豹大怒道：「你又是什么人？」那道士厉声道：「武当元善，恭领阁下高招！」两人一言不和，各自拍桌怒骂，怕是要动手了，张胖子拉来了西门嵩，附耳道：「西门老儿，你老兄看好哪个王爷？吩咐一声吧。」西门嵩笑道：「我看好正统皇帝。」

众人咦了一声，有些听不懂了。那邓千岁咳嗽几声，眼看霍天龙始终不吭气，便道：「霍公子，凭你的名气武功，投谁靠谁，都是一句话，你想玩这一局么？」霍天龙摇头道：「什么八世子、七公主，我是一点也不上心。要我为几两银子折腰，姓霍的也不来劲。」

邓千岁皱眉道：「那你来红螺寺干啥？」霍天龙道：「我是来避祸的。」众人愣道：「避祸？避什么祸？」霍天龙没多说，只朝西门嵩瞧了一眼，便自低头喝茶。卢云一旁听着，心下却想：「这姓霍的是个晓事的，把局势看得极透彻。」

今早亲眼所见，徽王已然战死西郊，这个正统王朝还有多少气数，犹在未定之天，现下还奢谈什么东宫太子、西宫娘娘？自是一场春秋大梦了。

正叹息间，忽听筝筝声响，似有人弹起了琵琶。这声响来得好快，转眼便近了数十丈，声调偏又高绝，转看堂上诸人，却是一无所觉，卢云微微一凛，暗道：「又有高人来了。」行到窗边，只见对过房顶掠过一人，身穿黑衣，手捧一只铁琵琶，霎时心下一宽，暗道：「是帅金藤。」

说来也是奇事一桩，这帅金藤本是个「镇国铁卫」，座次「二十三」，孰料一见卢云拿着那面「修罗之令」，便一口咬定他是「大掌

柜」，从此开始为他跑腿干活，真是推也推不掉了。

这帅金藤奉命去找阿秀，这当口必有消息回报。正等他过来会合，哪知琵琶声却渐渐远去，这人居然跑过头了？卢云有心出声召唤，便将手指置于唇边，留下毫厘窄缝，徐徐吐出，顿时之间，便生出悠悠龙吟。

此法与「传音入密」相通，声沈而能及远，也因声音太沈，人耳难闻，唯猫犬可知，想以「二十三」的内力，必能闻声前来。

吹了半晌，果然琵琶声幽幽回转，帅金藤回应了，卢云心下大喜，便又吹了几声，示意他快快过来。帅金藤也拨了拨琵琶，示意明白。

两边交相呼应，颇见兴高采烈，堂上诸人却还在高声说话，并无所觉，猛听啪地一响，二楼处传来耳光声，听得一人大吼道：「哪来的臭蚊子？专吵你老子睡觉？」

听得店里另有高人，卢云自是微微一愣，那帅金藤不知自己吵了人，兀自琵琶连珠，铿铿锵锵，那客人耐不住吵，顿时凄厉一声大叫：「神刀劲！」轰地一声，那人拍了墙壁一掌，整间楼房竟是摇摇欲坠，随即门外闯进了大批老妇，直冲二楼，暴吼道：「宋通明！躲哪个？」

那严豹本还在与人争吵，却让这几名老妇推开了，茶博士赶忙上前阻拦：「朝廷有命，楼上是朝官的歇停处，官不至三品，爵未至公侯，不得上去……」众老妇怒道：「咱们正是猴个！」推开了人，一发冲上楼去了。

卢云呆了半晌，才知宋通明便在楼上，但听砰地一声，厢房让人撞开了，随即屋内轰轰作响，左一声「神刀劲」、右一声「神刀劲」，夹杂操爹干娘的喊声，可怜玉宁郡主身在隔邻，不胜其扰，只能打开包厢，遣出了婢女，喊道：「店家！店家！咱们要到外间坐。」

厢门一开，满店宾客都是为之一惊，纷纷站起身来了。

玉宁郡主出来了。只见她降尊纡贵，一步一步行下楼来，竟似要与凡夫俗子共处一室。卢云呆呆看着，忽然背后让人拍了拍，回头急

看，却是帅金藤来了。看这人脑袋不对劲，一见卢云，不顾众目睽睽，便已当众拜伏，呐喊道：「属下二十三，参见大……」

卢云掩住他的嘴，附耳道：「别作声，此地外人多。」正说话间，郡主娘娘竟朝自己这桌走来，卢云心头忐忑，低头垂手，只见婢女朝自己一指，道：「小二哥，可否让我们坐这桌？」卢云拉住了帅金藤，正要退让走避，那婢女却道：「你俩别动。我们要的是上首这桌。」

那桌客人正是张胖子、霍天龙等人，诸人本还心头直跳，待听得人家打发的是自己，心下自感不快，茶博士行上前去，陪笑道：「大爷们，挪挪位吧。」

当时男女有别，尊卑之间更是不可不分，以郡主娘娘的身分，常人自是万万不可与之同席，众人不情不愿，那峨嵋剑客更是大失所望，西门嵩道：「大家快起来吧，能为郡主娘娘让座，那是咱们前世修来的福份，还有什么不满？」

张胖子打了个哈欠，慢慢站起身来，来到郡主娘娘身旁不远，似有意，似无意，便朝她的身子撞了过去，不忘淫笑两声。那婢女惊怒交迸，厉声道：「大胆！」双手一拍，门外行来了两名带刀侍卫，道：「宗人府护卫在此，等候差遣。」那婢女怒道：「有人惊扰玉驾！你们说该怎么办？」两名带刀侍卫环顾堂中，怒目而视：「是谁这般该死？」

「是他！」全店宾客把手一指，定向了张胖子，直吓得他抱头鼠窜，西门嵩惊道：「误会、误会，我这朋友是个瞎的，走路容易撞人。」张胖子颇为识相，立时双手前伸，哭喊道：「我的拐杖呢？」慌忙逃出堂外，霍天龙等人也跟着溜了，堂上便空了张桌子出来。

方今虽是正统朝，可玉宁毕竟是帝王胄裔，谁想趁机亵渎，都是自讨苦吃。宗人府护卫甚是满意，便向茶博士道：「好好伺候着，若有一丁点差池，当心拿你的小命赔。」

茶博士忙道：「是、是。」正要收拾桌椅，几名婢女却道：「你让开。」接过了抹布，将桌子擦得纤尘不染，便又点起香炉，仔细再熏一遍，这才在椅上铺了绸缎，扶侍郡主娘娘入座。

一时之间，轻烟袅袅，满室异香，那玉宁气韵娴雅，一双美目望着窗外雪景，掠了掠秀发，眼光微微转来，猛一见到了卢云，便又急

急转过头去。

众侍女忠心护主，守护桌旁三方，谁也不许来看郡主娘娘，却只有卢云这桌看了个饱，那帅金藤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细声道：「奉上喻……有美女……」正想过去拜见，却让卢云一把扯住了，低声道：「找到阿秀了么？」阿秀二字一出，柜台下又有异响，好似老鼠打架了。帅金藤呆了半晌：「找……找到了，他在灯笼胡同等我。」

卢云迷惑道：「灯笼胡同？那是什么地方？」帅金藤道：「便是旧朝的胭脂巷。玩女人的地方。」眼看众婢女脸色一颤，卢云自也尴尬了，忙压低了嗓子：「你……你怎么留他在那种地方？我不是要你紧跟着他么？」帅金藤道：「小少爷脾气坏，说除非我买到了一本书，不然不随我走。」

卢云皱眉道：「买书？是学堂用的……还是……」帅金藤道：「不是那种垫床脚的，少爷要的是本好书，叫做『金海陵纵欲身亡．续』。」

柜台下的老鼠很怪，一听好书来了，立时激烈奔跑，吵得不可开交，卢云也傻住了，茫然道：「那……那是什么？」帅金藤道：「那是正统朝第一名著，大儒冯梦龙所作。小人也买了一套。话说大金朝有一昏君海陵王，淫乐后宫，日夜玩弄后妃公主……」正要细细解说玩弄详情，玉宁却起身了，一旁婢女大声道：「伙计、伙计，咱们要换张桌子。」

那茶博士满面苦笑，却又不便多说什么，只能指挥客人，自在那儿辛苦挪移。卢云咳了一声，又道：「你……你买到书了么？」帅金藤道：「没有。我跑了二十八家书铺，人人见我就笑，要我自己去写一本。小人实在没法子了，只好到处找您，瞧瞧该怎么办？」

人心不古，每况愈下，如今连小童也嗜读奇书了，卢云摇头叹气：「你啊你，就由得他这么胡来？怎不用点强？」帅金藤叹道：「没法子啊，小少爷吩咐了，我要是不听他的话，他便自杀了。」卢云愕然道：「什么自杀？」帅金藤叹道：「少爷不呼吸了，打算窒息而死。」

卢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看这帅金藤武功虽高，却是食古不化，不知变通，无怪江充这帮权臣总是性情暴躁，逢人便打，原来是让这帮下属气出来的，苦笑几声，道：「也罢，他现下带着钱么？」

帅金藤道：「有啊，他向属下强索了一只金元宝，咱半年的俸禄都没了。」

外出流浪，第一要紧便是钱，听得阿秀带得有钱，卢云心下稍安，自知这孩子玩乐之后，八成会回去找二姨娘，此节倒也不必多虑，正放心间，又听帅金藤道：「大掌柜，小少爷拿走我的元宝，您会还我吧？」卢云咳嗽道：「这…这个自然……」

帅金藤安心了：「那就好，咱虽然为国为民，俸禄还是要领的。」卢云摇头苦笑：「好了，咱们先出去，再做商议。」朝桌上扔了一文钱，结过了帐，便与帅金藤一齐起身，忽听柜台下吱吱渣渣，似有什么人低声笑了。

笑声极微，隐带说话，似又让手掌掩住了，以帅金藤的功力，竟也不知不觉。

此时帅金藤已在门外，眼见卢云驻足不动，便又探头来问：「怎么了？」卢云制住了说话，道：「你别进来。」

卢云已不是第一回听到声响，两次三番，已动疑心，来到柜台边，把手置于案上，突觉掌中一热，心里也是怦地一跳，好似柜台下躲了一头大老虎。

卢云向后退开一步，提掌护胸，沈声道：「朋友，出来相会如何？」帅金藤也是个高手，一见情状有异，立时提起铁琵琶，全神戒备。

堂上客人议论纷纷，那玉宁郡主也朝卢云瞧来，眼中满是好奇。卢云却丝毫不敢分心，一手护胸，一手按住柜台，正要将之推倒，突听当琅一声，桌上碗筷落了下来，卢云袍袖一拂，将碗筷卷了回去，却于此时，柜台上的红布飞了起来，便朝卢云当头罩下。

眼看视线被挡住了，卢云虽惊不乱，立时向前劈出一掌，突然一股火焰般的气息反烧了回来，卢云嘿地一声，运起「剑寒」功力，正要发劲抗衡，却听砰地一响，门边传来重响，竟有人夺门而出了。

对方声东击西，已然金蝉脱壳，卢云不及扯下红布，便朝门外扑出，喊道：「帅金藤！快拦住他！」话还在口，却听道上马蹄隆隆，只听帅金藤喊道：「大掌柜！快让开啊！」

卢云咦了一声，急忙扯下红布，却见面前飞近一道火光，来势快绝，帅金藤大叫一声，飞扑而来，将卢云一把推开，但听哎呀一声，这「二十三」竟让火光撞了个正着。

卢云心下大惊，急目来看，眼前却是一匹高头巨马，丹朱血红，四足骏长，赫然便是一匹「赤兔马」！

赤兔马一现身，帅金藤便已仰躺在地，死活不知。卢云满心焦急，正要转身察看同伴，却听马儿一声嘶鸣，翻下一名姑娘，惊道：「老伯，你……你还活着么？」

卢云咦了一声，暗道：「这不是娟儿么？」来人果是娟儿，看她镇日价纵马狂驰，果然便闯祸了，她急急去摇帅金藤，慌道：「老伯、老伯，你醒醒啊。」

帅金藤座次虽只「二十三」，霉运却是天下第一，这会儿舍身救主，自己便倒地昏迷了。娟儿又惊又急，也是怕撞死人了，赶忙取下发簪，在他身上急找穴道，正要胡乱救治，忽听喵地一声，一只猫儿跳了过来，娟儿大骇大惊：「快走开！」

红螺寺里有小猫，看这猫儿甚是顽皮，瞧了瞧地下的帅金藤，便拿着爪子拍了拍它，霎时之间，地下死尸双眼睁开，居然不必俯身屈膝，便已直立起来。

「救命啊！」娟儿大哭道：「老伯！不要害我！不要！」僵尸复活了，兀自阴侧侧地望着自己，森然道：「奉上喻。」啪地一声，双膝并拢，向上一跳，朗声道：「我不是老伯！」

「救命啊！僵尸啊！死人复活啦！」娟儿转身便逃，大哭大叫，不巧又撞着了一人，抬头一看，却是一名马车夫。娟儿松了口气，知道遇上了活人，正要躲到那人背后，却见那马车夫含笑颔首，好似认得自己。娟儿咦了一声，便也凝目回望。

寻常马车夫衣衫污秽，边走边吐痰，这人却是衣装整齐，白净斯文。正打量间，二人目光相对，只见这人不单衣衫齐整，样貌也颇整齐，鼻梁挺直，生了一双薄薄的嘴唇，长方脸蛋，岂不就是那姓「卢」名「云」的……

「鬼啊！」娟儿尖叫起来，急急跳上赤兔马，哭道：「到处都是鬼，快跑啊！」乱抓乱搔，又踢又打，那赤兔马也真辛劳，挨了几记

狠的，便又死命狂奔，掉头而去了。

赤兔马消失无踪，那马车夫自是瞋目结舌，愣道：「这……这又是怎么了？」

来人自是卢云了，他茫茫然不知所以，忙问帅金藤：「你……你还行么？」帅金藤呆呆地道：「我……我不是老伯。」卢云也呆了，忙道：「我知道你不是老伯。来，让我扶你坐下。」正要伸手搀扶，帅金藤已是大怒拂袖：「我不是老伯！」

这帅金藤脑袋本不灵光，现下让赤兔马撞击了，自然更不堪用。卢云心里却甚感激，自知他为了自己，不惜舍身相救，当下耐着性子，将他扶回了茶铺，道：「来，先坐下歇歇。」

帅金藤嗯了一声，坐下发呆，眼看几名客人经过，突又跳了起来，大吼道：「你才是老伯！」堂里客人闻言一惊，卢云忙安抚道：「乖喔，我才是老伯、我才是老伯。」

四下嘻嘻哈哈，只见玉宁掩嘴轻笑，其余客人更是捧腹喷饭，想来都把自己当成了傻瓜。卢云微微一窘，拍了拍帅金藤的肩头，道：「你先坐坐，我到外头瞧瞧，一会儿便来。」苦笑摇头中，自管行出了店外，左右张望，却仍在寻找柜台下的那人。

适才柜台下藏了一人，杀气腾腾，便引来了卢云探查，没想双方才一动手，对方便当头罩来一块红布，先遮住了卢云的视线，其后又让娟儿一阵打搅，竟连对方的脸面也没见到。

卢云昨夜曾与「大掌柜」同场竞技，却被「天诀」打了个出其不意，险些被俘，此时又让这无名高手声东击西、从容脱身，可说连输了两场。他叹了口气，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那掌心却还红通通的，彷佛被怒火烧过一般。

卢云微微握拳，心中隐隐有个感觉，方才那人便是「怒王」秦仲海。

方今世上，只有秦仲海才有这种内力、这种手段、这种心机，只是说也奇怪，现今红螺寺兵马云集，倘使那人真是秦仲海，他却为何甘冒大险、孤身来此?

秦卢二人本是莫逆之交，共经无数生死患难，若非当年的一刀，至今都还是知己，是以卢云深知他的性子，他不来红螺寺便罢了，一

旦现身来寺，必有惊人之举，八成还是冲着正统皇帝而来。

想到顾倩兮、二姨娘都在城内，卢云不由深深吸了口气：「这……这事非同小可，我该不该告诉定远？」脚步才动，忽又想到了城外的百万饿鬼，却又让卢云怔怔停下脚来。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今早阜城门大战，卢云跪听圣喻，已知朝廷对西北灾民不闻不见，这些人远道而来，所求不过温饱而已，朝廷上下却视若无睹，自己便再自私凉薄千百倍，又岂能断了他们最后一点生机？

左手是朝廷、右手是怒苍，此刻当真难以决断，卢云深深叹了口气，又想：「也罢，方才那人是不是仲海，尚未可知，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江湖之大，无奇不有，说不定方才那人是哪位退隐前辈，那也难说得紧，想着想，便又摇了摇头，正要走回茶堂，忽听前方传来啡啡之声，抬头一看，却见前方路上拴了匹大红马，浑身朱血，毛色晶亮，却是适才见到的赤兔马，马旁还站了个傻姑娘，连拍心口，颤声道：「吓死人了，整日闹鬼，一会儿得去庙里烧香了。」

卢云心下大喜，暗道：「又见面了。」便急急上前，预备打个招呼。

此番能生离水瀑，说来娟儿也有一份功劳。无奈当时卢云留着长长的胡须，心若死水，自也没和她相认，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现下连顾倩兮也照面了，却还忌讳什么？卢云心里高兴，只想给她个惊喜，当下悄悄来到娟儿背后，正要朝她肩上去拍，这傻姑娘却陡然向前一跳，来到赤兔马跟前，忧声道：「大红脸，我…我被鬼魂缠上了，得去买些纸钱，你乖乖在这儿等我，别乱跑喔……」

正嘱咐间，赤兔马却是焦急无比，啡啡连声，又抬腿，又摆尾，全数指向娟儿背后，暗示鬼怪逼近，无奈这傻姑娘不曾开窍，只愣道：「又要吃苹果吗？来，嘴张开。」从怀里找出一颗大的，塞入赤兔马的嘴里，当是要它闭嘴了。

娟儿低头而走，不住察看地下影子，颇见提心吊胆。正担忧间，忽见四周香客过往、阳气颇盛，便笑道：「不怕，这儿是红螺寺，阳气重，鬼魂不会跟来的。」

听得自己成了死人，卢云皱眉摇头，正要拍拍她，这傻姑娘却又跑了，只见她纵到了一处铺子前，喊道：「老板！这纸钱怎么卖啊？」一名和尚提起竹篮，笑道：「您瞧，咱们这儿纸钱分了上下三种，有好的、平常的，还有特品元宝形状的，您要哪种？」

娟儿是大而化之的人，哪知纸钱还有这许多讲究？眼见竹篮里满是银纸，亮晶晶、闪耀新，便随手捡了一蓝，喃喃地道：「烧这种吧。」卢云暗自慨然：「这八成是烧给我的，可真破费了。」

正感激间，却听那和尚道：「姑娘，八钱银子。」娟儿惊道：「这么贵！你算便宜点吧。」那和尚叹道：「也有三文钱的，你要么？」娟儿喜道：「好啊，有两文钱的么？」

那和尚咕哝几声，取出一盆草粪纸，娟儿也掏出了钱包，还没来得及付帐，却听「当」、「当」两声，两枚铜钱自空而降，耳边兀自听得呼唤：「娟姑娘……别破费了……」

娟儿牙关颤抖，撇眼去看，惊见背后一顶阴侧侧的大毡，距离颇近，兀自道：「别怕……快回头看看我啊……」卢云着意放柔了嗓子，却吓得娟儿浑身发抖，他有意让小姑娘安心，便道：「是我啊……卢云啊……」眼看娟儿迟迟不转身，便伸手起来，朝她左肩拍了一记。说也奇怪，这一拍并未用上内力，娟儿却似让雷劈了，一时狂奔而出，哭叫道：「又来啦！」

民间有迷信，人身三盏灯，总说双肩两盏，头顶一盏，举凡恶鬼侵袭，必然先拍左肩，再拍右肩，待得双肩灯熄，随手再朝脑门一拍，三灯尽灭，便要一命呜呼了。

娟儿哭嚷奔逃，没想和尚在旁，鬼魂却能当众出没，料来僧人不管用，须得佛祖庇护，方是保障。正慌张间，忽见一旁有座小殿，供奉了罗汉尊者，一时颇为庆幸，笑道：「这可安心了。」来到了神案前，扔了两文钱到香油筒，正要焚香祈祷，惊见一人双手合十，早在那神像前躬身礼拜，看那头戴大毡的幽灵模样，不是「卢幽幽」是谁？

卢幽幽毕命成鬼，如今却公然入庙，法力忒是高强，娟儿花容失色，正要落荒而逃，卢云情急之下，只能拉住她的衣袖，喝道：「定神！」

娟儿大哭大叫：「别缠着我！又不是我害了你！」一时剑光闪动，九华山的「倒卷珠帘」、「飞云玉泉」等名招全数施展，势道竟颇凌厉。卢云频频闪躲，脚下一顿，娟儿却也了得，三步并做两步，便又窜入了云会茶堂，却是方才卢云歇息的地方。

卢云苦笑不已，没料到这小姑娘年近三十，却还如此胆小，他尾随而入，只见西门嵩等人早走得一个不剩了，至于帅金藤，却还呆呆坐在那儿，迷糊喝茶，转看玉宁郡主，却也是低头凝思，似有心事。

店里客人来来去去，那娟儿却似无头苍蝇，只在屋里乱窜，卢云摇了摇头，正待喊住她，这傻姑娘竟朝门口奔了回来，大哭大叫：「可找到你啦！」

眼见娟儿使开了轻功，直从身边擦肩而过，对自己这个老鬼视而不见，卢云不免心下一奇，不知是什么人到了，还不及转身来看，却听娟儿哭喊道：「琼芳、琼妹、琼娘娘！你总算来啦！」

陡听此言，卢云脸色大变，猛地转身一扑，便窜到了一旁的柜台里，就地藏了起来。

店门口立了一名大美人儿，北国英姿，天之骄女，果然是「琼芳」到来。琼家少阁主在此，正主儿岂不也要现身？正忐忑间，只见店里姗姗行来一名纤秀妇人，手提小包袱，正是顾倩兮。她俩联袂驾车，已然抵达北极天子脚下，「红螺山」。

二女方才行入店里，忽听一声轻唤：「师父。」闻得此言，卢云不禁心下一奇，虽说藏身柜台，还是伸长了颈子，不知这声师父是何人所发？一片讶异中，却见玉宁郡主迎上前去，来到顾倩兮面前，道：「师父，你也来了。」

店中客人一发转过头来，全在打量顾倩兮与玉宁。看这郡主娘娘排场颇大，琼芳早也见到她了，此时又听她称顾倩兮为师，却是怎么回事？顾倩兮察言观色，便解释了：「玉宁殿下随我习画，至今已有六年。」琼芳「哦」了一长声，才知是学画的徒弟。

顾倩兮少女时师承梧桐居士，学了一手好工笔，如今依心写意，随笔而就，自有宗师之风。想来近年名气益发响亮，这些京城里的名媛仕女，自也慕名来投了。

此时顾倩兮哪儿不好站，便站在柜台旁，卢云却躲在后头，咫尺之隔，恰如瓮中之鳖，若让人抓了个正着，岂不无地自容？正盼她们赶紧走开，顾倩兮却携着玉宁的手，为她引荐了：「殿下，这位便是紫云轩的琼小姐，单名一个……」话到口边，却听玉宁淡淡地道：「师父别忙，我认得她的祖父琼武川。」卢云身子微微一动，暗想：「这郡主说话好直。」

那玉宁不愧是景泰朝的公主，一开口便直呼国丈之名，似要给琼芳一个下马威。琼芳是正统朝的骄女，火气岂会小了？心下着恼：「好你个村姑，琼武川三字是你叫的？便皇上在此，也不敢直呼我爷爷的名讳，你道你还在景泰朝？」正要反唇相讥，待见顾倩兮还在望着自己，便收敛了几分，温言道：「真是失敬了。原来姊姊收了好些徒儿，这我却是不知。」

顾倩兮微笑道：「我生性疏懒，喜欢画上几笔，承蒙殿下看得起，便来随我信笔涂鸦，倒是贻笑方家了。」玉宁忽道：「师父画风自成一格，早已开宗立派，又何必在俗人面前自谦？」

琼芳听自己成了俗人，却是哈哈一笑，正想去摇折扇，衣袖却让人拉住了，听得一个傻姑娘道：「芳妹，你……你别说废话了，快帮我瞧瞧背后，可有怪影子跟着？」

那娟儿犹在怕鬼，只死拉着琼芳，颤声怕怕，好似三岁小儿一般。听得此言，玉宁、顾倩兮都笑了，琼芳也是为之莞尔：「怎么啦？一个晚上没见，便撞邪了？」娟儿发抖道：「别老是笑我，快帮我瞧瞧，我背后可有鬼躲着？」琼芳拂然道：「好吧，看你怕的……」

说话间，便朝柜台探头，卢云大感骇然，就怕两人照了面，正待破墙而出，哪知琼芳只是作势来望，看也没看，便已缩了回去，哈欠道：「有啊，柜台后头藏了个黑影，你要不要看看？」

「鬼啊！」娟儿尖声惨叫，眼看顾倩兮还站在一旁，哇地一声，便钻入她的怀中，当作观音菩萨来抱。

顾倩兮容色秀雅，琼芳更是妙龄美女，二女本就引人注目，再看那娟儿又哭又跳，大喊闹鬼，宛如失心疯一般，这便引来了茶博士，道：「几位姑娘，可有什么麻烦？」

顾倩兮回礼道：「承蒙关照，咱们没事。」正要把茶博士支开，琼芳却道：「且慢，替咱们找张空桌子，三个人坐。」一听此言，玉宁便道：「师父，何必另觅地方，快来徒儿这儿坐吧。」不顾身分，亲自拉开了木椅，招呼师父坐下。

玉宁那张桌子还空着，便五个人也挤得下了，偏就不邀琼芳，好似没这个人一般，自是故意气她了。琼芳暗自拂然：「哪来这般小心眼的东西？看老娘气气你。」便搀住了顾倩兮，故做娇憨状：「姊姊，和人家一起坐吧，人家好无知呢，不学画不行了。」

二女又斗起了气，顾倩兮顺了这头，不免开罪那头，忍不住笑着摇头：「都不坐了。我去买点香烛，一会儿便来。」娟儿颤声道：「琼芳……快来喝热茶……我……我好冷啊……」

琼芳与玉宁处不爽利，早想避开，便拉着娟儿，自去店里找寻空桌，离得玉宁越远越好。顾倩兮交代了几句，正要离开，玉宁却又跟了上来，紧紧挨着师父。顾倩兮低声道：「你方才是怎么了？为何处处和人家过不去？」

玉宁别过头去，面带倔强，顾倩兮见貌辨色，自也猜到她的心情。看徒儿是景泰皇帝之女，正乃「旧时王谢堂前燕」，琼芳却是「虢国夫人新主恩」，一个是旧朝乌衣，一个是当朝新贵，彼此如何相容？拉住她的手，柔声劝道：「她是你皇伯父的侄女，你该叫她什么？」

玉宁不说话，泪水自在眼眶滚动，望之楚楚可怜，顾倩兮取出手巾，替她拭去泪珠，低声道：「怎么一个人来红螺寺？」玉宁哽咽道：「朝廷要……要立太子，宗人府要我观礼。」

顾倩兮道：「你那几位皇兄呢？没人陪着你来？」玉宁拭泪不答，一旁婢女便道：「王爷们初五时便奉命返回封地，不许在京逗留，现只公主一人在京。」顾倩兮抚了抚玉宁的面颊，轻声道：「孩子，也真生受你了。」将她搂入怀中，点滴呵护，尽在不言中。

卢云蹲在柜台里，悄悄听着她与玉宁说话。心道：「时光真快，她也是人家的师父了。」

韶光匆匆，当年依偎「梧桐居士」身边的少女，转眼也收了徒弟，成了人家嘴里的「师父」了。

回忆扬州往事，卢云不禁感慨万千，那时顾倩兮每隔数日，便要去梧桐居士家中习画。一日自己误打误撞，居然也登门造访了一回，只是那时顾倩兮未经沧桑，分毫不知那故做潇洒的公子爷，其实正是她家里的下人小厮，专为她父亲磨墨擦地。

十年弹指即过，这些事都过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卢云追忆往事，眼眶不自觉地红了。顾倩兮浑不知背后躲着人，替玉宁理了理云鬓，吩咐道：「这儿龙蛇杂处，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一会儿早些进场，知道了么？」听得徒儿答应，便又交代了几声，正要离开，忽听玉宁低声道：「师父，你人面广，世面看得多……我……我可否向你打听一个人……」

顾倩兮哦了一声：「什么人？」玉宁满面晕红，欲言又止间，忽然转过了身，顾倩兮心下一奇，便望向了婢女，目带问色。那婢女附耳道：「夫人，您瞧那儿。」顺着婢女的眼光，却见了一张板桌，坐了一名黑袍男子，傻愣道：「我不是老伯。」

听得老伯发怪声，店中又传来娟儿的惊呼：「鬼！就是他！就是他！」拿着花生，便朝人家身上乱扔，顾倩兮噗嗤一笑，拉来了徒儿，道：「你要打听他？」玉宁脸色大红，用力摇了摇头，一旁使婢附耳道：「这怪人有个同伴，方才与他同桌……这会儿却不见踪影了……」

「同伴？」顾倩兮微感诧异，婢女们不敢多言，却又彼此眉来眼去，一齐点了点头。

顾倩兮沈吟半晌，便从衣袋里提起一只铃铛，轻轻摇了摇，那老伯茫茫行来，道：「好熟的声音啊。」猛见顾倩兮站在眼前，霎时大惊起跳：「奉上喻！属下帅金藤！座次二十……」尚未拜见，却让顾倩兮拦住了，玉宁细声道：「师父，这人是你府上的侍卫，是么？」

顾倩兮微笑道：「自己问他吧。」玉宁矜持自重，不好启齿，便又别开了头，一旁婢女便拉住了帅金藤，低声道：「老伯，方才有一名公子爷与你坐在一块儿，那是谁？」

帅金藤虽已神智不清，美女还是认得的，一时心下大喜，道：「我不是老伯！」那婢女拂然道：「你不是老伯，你是傻蛋。快说，你朋友叫什么名字？」帅金藤茫然道：「我朋友？他……他不是我朋友，他叫做大……」

「大」字才出，柜台后头飞出一枚铜钱，正中脑门，「嗡」地一响过后，帅金藤双眼翻白，惊道：「奉上喻！」婢女茫然道：「什么上喻？」帅金藤道：「属下帅金藤。」那婢女恼道：「什么帅金藤？」帅金藤俨然道：「座次二十三。」向顾倩兮行了半礼，便又回去喝茶了。

店里众人一旁看着，莫不放声大笑。玉宁叹了口气，什么也不想问了，便道：「师父，我先走了，你……你一会儿也会进场吧？」顾倩兮道：「我随后便到。」玉宁嗯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顾倩兮却悄悄拉住了婢女，附耳道：「究竟怎么回事？」

那婢女苦笑道：「方才有位公子爷坐在窗前饮茶，他吟了一首诗的上半阙，郡主对了下半阙，两人相互打量了半晌……」顾倩兮沈吟道：「那公子爷生得什么模样？」那婢女道：「那人是个书生，三十岁出头，像是经过历练的人……」

顾倩兮微微一奇，正要再问，一名侍女却插话了：「那人才不是书生，我看像个马车夫，桌上还搁了顶大毡。」先前那婢女拂然道：「马车夫能做诗么？我看那人定是书生，有功名在身。」另一名老嬷嬷道：「我看也是书生，不过是考不上的那种。」

群雌纷纷，各抒己见，顾倩兮却是若有所思，只是一语不发。婢女们争执一阵，眼看郡主已然走了，便也不多说，自向顾倩兮捡衽为礼，一齐转身离开。

眼看顾倩兮还站在柜台前头，卢云自是思绪如潮，从头到尾，都没留意婢女们说些什么，一双眼只放在她的背影上，心道：「她……她是不是知道我回来了？不然昨晚在布庄里，她……她为何要取走我的面担？可我…可我并未与她照面，单凭巷里的一幅面担，她怎能知道那是我的东西？」

不知道，卢云什么都不知道，他蹲在柜台里，眼眶微红，突然间，好希望她能回过头来，与自己说上几句话。

多少往事浮现眼前，从初识之时，到听说她嫁人的那一刻，卢云就是放不下，他怔怔望着顾倩兮，想要起身说话，却就是鼓不起勇气。

良久良久，顾倩兮脚步微动，想来已要离去了。卢云心头黯然，正要低下头去，突见顾倩兮抬起手来，除下了玉簪，甩了甩一头长

发，便又缓缓髻了回去。

大庭广众的，顾倩兮背对着卢云，却当众理起了容妆，看她提手簪发，雪白的后颈全裸出来了，满店客人想瞧没机会，竟只有柜台后头那人看了饱。

卢云震惊骇然，要知当时男女之防极严，女子的后颈实乃妇道尊严之处，除开丈夫，岂容外人来看？偏偏卢云就是转不开头，明知是人家老婆，名花有主，还是傻傻地看着，不知不觉间，他再次爬起身来，缓缓伸手，便朝她腰上去抱。

终于要相认了，这一抱之下，十年来的点点相思，一缕寄情，便能有个了局。正泪眼朦胧间，却听一人道："顾姐姐，郡主走了吗？"

柜台旁来了个碍眼的，正是娟儿来了，卢云皱眉不快，便又蹲回了柜台，顾倩兮道："走了。她过年时没见到我，便聊了几句。"娟儿喃喃又道："你.....你不来喝茶么？"

顾倩兮髻上了秀发，心情仿佛好了许多，含笑道："不了，我得先去买些东西，一会儿还得去见个老朋友。"娟儿喔了一声："那.....那你快去快回。"顾倩兮含笑点头："我去去就来，你们先坐呗。"

眼看顾倩兮走了，娟儿却还在那儿怔怔发呆，卢云心下没趣，便站起身来，往娟儿脑袋一拍，道："娟....."小姑娘眨了眨眼，回头来望，霎时尖叫一声："鬼啊！"奔到板桌旁，硬与琼芳挤上一张板凳，抱娘似的发抖。

满店客人议论纷纷，琼方自也微微发窘，道："又怎么啦？"娟儿骇然道："鬼.....鬼躲在柜台后头。"琼芳噗嗤笑道："大白天的活见鬼，你到底见谁拉？"娟儿害怕道："那人死了很久.....你.....你不认识的....."琼芳喝了口清茶，道："快说吧，那人是谁。"娟儿寒声道："他.....姓卢，叫做卢云....."话声未毕，琼芳已然大惊起跳："什么！"

琼芳突吼一声，自让娟儿吓了一跳，那卢云更是魂飞天外，本还等着去找帅金藤，这会儿便又缩了回去，娟儿颤声道："你.....你也认得他么？"琼芳明白此事环环相结，一时说之不尽，忙道："别说这些了，你说他躲在哪儿？"娟儿寒声道："就.....就躲在柜台后头。"

琼芳二话不说，立时起身察看，卢云见大事不妙，忙拿出毕生武学，一溜烟来到窗边，窜了出去，正喘气间，却听琼芳森森冷笑："好你个大水怪，还是露出马脚啦！"

卢云微微一奇，从窗边偷眼去看，却见琼芳拾起了一顶大氈，正是自己随身带着的那一顶，原来适才情急心慌，居然忘了拿？琼方冷笑连连，朝柜台用力一拍，喝道："出来！"

卢云如何敢现身？自是蹲在窗外，龟缩不出。娟儿挨了过来，害怕道："芳妹.....这.....这姓卢的死了十多年啊，你.....你是怎么认得他的？"琼芳道："我能通灵观落阴，夜里专与死人闲聊，你不知道么？"娟儿骇然道："真的假的？"

琼芳最能胡扯，拿起大氈，朝娟儿作势一抛，喝道："嚇！"娟儿尖叫一声，正要东跑西窜，却让琼芳拖回座位，附耳道："别嚷，你越怕，他越是要缠你，到时闹得鬼附身，那可麻烦了。"

娟儿颤声道："那.....那顾小姐那儿呢.....要不要告诉她？"琼方忙道："先别说！那姓卢的死得太冤，见谁缠谁，你告诉了顾姐姐，她心里一定害怕。"

娟儿惊道："他.....他会缠着顾小姐么？"琼芳淡淡地道："这你别管了。总之我会替你们捉妖，早晚将他五花大绑。"

卢云听得忧心忡忡，看这琼芳好生厉害，早已算定自己定会缠着顾倩兮，到时只消守株待兔，还怕抓他不住？娟儿则是半信半疑，还待再多问几句，背后忽来一股阴风，低声道："姑....."

"又来啦！"娟儿尖叫一声，还不急拔剑乱砍，琼芳已然大吼一声："大水怪！看你往哪跑？"揪住了人，正要按在地下乱打，却听那人放声惨叫："别乱来啊！我是卖茶的啊。"

回头一看，却是茶博士来了。琼方脸上一红，这才发觉自己还没叫东西吃，当即道："你.....你带了钱么？"娟儿忙道："带了、带了，傅师范给了我好多钱，要我转给你哪。"说着取出厚厚一叠银票，双手奉将过去。

有道是"一贫二富、乃见真情"，娟儿平日两手空空，却不觊觎琼芳的财物，此时银票自是一张不少，如数交出。琼芳细细点了点，见

有两千两之多，不觉精神一振，道："给暖壶酒来，再配六色凉菜、八叠热炒....."

都说有钱好办事，好容易恢复了少阁主的身份，正要大张宴席，那茶博士却道："姑娘，咱们这是寺庙茶堂，只供素，不卖酒。"琼方有些扫兴了，便道："好吧。送壶香片来，配八色茶点....."娟儿插话道："有枣泥糕么？"琼芳皱眉道："又吃甜了。不才说自己胖了？"

娟儿素嗜甜食，却又忧心体广，不由脸上一红，辩解道："整日遇鬼，再不吃糖压压惊，明日就病了....."琼芳笑道："随你了。"打发了茶博士，一边留心柜台动静，一边细声来问："对了，你在哪儿遇上傅元影的？"

娟儿道："昨晚先遇一回，早上进城时又见了，他消息好灵通，早就知道你去了杨家....."正说间，眼珠儿溜溜一转，忽见琼芳身着裙装，美得不成话，霎时掩嘴低呼："等等！你.....你穿女装啦？"琼芳有些得意了，一时烦恼尽去，摆了摆纤腰，嫣然笑道："漂亮吧？"

娟儿一见到漂亮衣裳，顿时四大皆空，物我两忘，正要品评考察一番，忽然肩头又让人拍了拍，耳中听得一声鬼哭："娟....."

"又来啦！"娟儿放声尖叫，正要扑入琼芳怀里，背后那人已给琼芳一脚踹倒，娟儿则是发起狂来，拼死狠踢，那人惨叫道："别打了！别打了！再打要死人啦！"

听得鬼魂讨饶，娟儿不由咦了一声，凝目去望，却见脚下踩着一名公子哥儿，手持红缨铁枪，正是祝康到了。娟儿哼了一声，收起了纤足，傲然道："是你啊。"祝康道见这两女人眼神凶狠，不由吞了口寒沫，颤声道："是啊.....才一出城来，便遇上你俩....."

眼看祝康哼哼唧唧，娟儿不由咦了一声，只见这少爷满身是伤，嘴角青一块、紫一块，手脚更满是绷带，忙道："你.....你怎么了？"祝康道："我昨晚遇鬼啦。"

听得"鬼"这一字，娟儿大骇道："你.....你也遇鬼了？可是姓卢的老鬼么？"祝康茫然道："卢老鬼？那是什么？"卢云躲在堂外，自是看得暗暗莞尔："真是，这世上哪来的鬼神？这小丫头还真是长不大。"正好笑间，忽然背后脚步微动，一人伸手过来，便朝自己肩头拍落。

鬼来了？卢云微微一惊，随即听出来人呼吸悠长，不由心下恼怒："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肩头微斜，让过了手掌，随即一个反扣，制住那人的脉门，正要将他摔上一跤，却听一人哀哀叫疼："奉上喻.....好.....好痛....."

卢云脸上一红，才知是帅金藤来了，忙道："你可醒了。"帅金藤茫然道："谁醒了？"卢云压敌了嗓子："你方才被马儿撞了，晕了过去，自己不知道么？"帅金藤惊道："什么？我被马儿撞了？谁干的？"

这帅金藤总是神智不清，卢云也不是第一回见识了，正要再说，却听店外传来吼声："康儿！怎又和这妖女缠在一起了？还嫌自己不够晦气么？"转头一看，茶堂对过停下一辆大车，下来了几个女人，一个老、三个少，正是"河北祝家庄"的一门忠烈来了。

眼见马车来了，帅金藤二话不说，便要上前索赔，却又让卢云拉住了，正纠缠间，祝老太又吼道："康儿！还愣在那儿？快走了！"听得奶奶叫人，祝康只得烦闷回喊："你们先走吧！我想在这儿喝碗茶！"祝老太暴怒道："还喝！昨晚喝得还不够？非得让人打死打残才甘心么？"正要进门打人，两旁的媳妇急劝道："娘，难得唐王爷约了咱们，快快走吧.....可别怠慢了人家....."

加加有本难念的经，琼方头上有个爷爷，娟儿头上有个师姐，那祝康更不必说了，虽说父祖庇荫，让他褂了个"奉武中尉"的虚衔，头上却有三个太后，更上头还有个"太皇太后"，四个女人举脚踩着，至今还是文不成、武不就，一天成不了真正的爵爷，一天当不了家。

好容易老太婆走了，琼芳闲坐一旁，眼见祝康脸上包着绷带，一脸落寞，微笑便问："祝少爷这伤是打哪来的？可是让老太太抽的？"祝康苦笑道："别笑我了，让我奶奶听了不好....."取出伤药，正要往脸上擦，忽见琼芳手上绑着绷带，竟也是红肿带伤，不由惊道："琼阁主，你.....你的手怎么了？"娟儿悻悻地道："她被老疯狗咬啦。"

祝康一脸茫然，不知所以，却听琼芳不悦地道："谁是老疯狗？"娟儿道："谁乱咬人，谁就是疯狗。"琼芳沉声道："住口！我家祖若是疯狗，我却算什么？"

卢云躲在窗外，自是不明究理，撇眼来看，猛见琼芳左手带伤，伤处更在掌心，不禁心下一凛："这.....这是琼国丈抽的？"看这琼芳出

嫁在即，算来已是华山的媳妇，国丈打人，怕还得问问苏颖超的意思，却不知这姑娘犯了什么天条，居然在成亲前挨了家法?

正要多听详情，琼芳却不肯说了，便道："行了，这是我家务事，以后你们谁也不许提，知道么？"娟儿低声咕哝："知道啦，人家又不是骂你。找了你一整晚，还凶我呢。"

琼芳晓得她待自己极好，自也有些国医不去，便安抚道："好啦好啦，快来喝点茶....."

娟儿闷闷吃着甜糕，眼看祝康躲在一旁偷笑，便朝桌上一拍，吼道："说！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你奶奶咬的？"祝康本在喝茶，此刻无端飞来横祸，不由苦笑道："唉，还不是宋通明害的....."宋通明三字一出，二楼包厢窗扉打开，露出一双黑熊怒眼，娟儿却也没察觉，只是咦了一声："宋通明？怎么，你的伤是他打出来的？"

祝康呸道："就凭他？这小子和我相斗，我哪次没让他？上回我单用了左手，便抽他百来个耳光，打得他又哭又叫，若不是可怜他啊....."话声未毕，一口浓痰直飞而来，噗地一声，射中了书生斤，祝康却还不知不觉，冷笑道："便十个也杀了。"说着说，弯腰搔了搔脚，头上便又飞过一张凳子，砰地一声，砸到了路上。

娟儿听他骂了半天，还是摸不着头脑，便又不耐烦了，大声道："捡要紧的说！宋通明昨晚到底干了什么？"祝康叹道："唉，这畜生说他打听了黑衣人的来历，便想寻回去年的场子，这就连夜找了苏颖超....."

苏颖超三字出口，好似发觉说溜了嘴，赶忙陪笑哈哈，正要低头喝茶，琼芳却已留上了神，沉声道："颖超怎么了？"祝康陪笑道："没.....没什么....."琼方深深吸了口气，道："你是不是有事瞒我？"祝康吞了口唾沫，干笑道："没.....没有啊....."

琼芳举起右手，朝桌上重重一拍，厉声道："说！"看这琼芳凶得紧，年轻时便似个太后，老来还得了？祝康胆战心惊，细声道："好...我说.....只是你听了之后，可别生气....."低下头去，怯怯地道："苏颖超他.....他昨晚从万福楼跳下来了....."

听得此言，卢云不由大吃一惊，琼芳也是张大了嘴，一颗心险些停下了。祝康低声道："我是听袁太医说的.....我今早去太医院里擦

药，他说皇后娘娘一早便召他到红螺寺，为一名年轻人治伤.....据说便是苏颖超.....”

苏颖超名气极大，一时堂上烘烘吵嚷，人人都留上了神。娟儿听得祝康一说，便也想了起来，忙道：“对！对！我也听傅师范提过这事！他说苏颖超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居然从万福楼里跳了下来，弄得摔断了腿.....芳妹，你.....你一会儿去看看他吧.....”

眼看琼芳心神激荡，拿着茶碗的手微微发抖，祝康低声便道：“少阁主.....你们不是二月十七要成亲了？这新郎倌却摔断了腿.....你们这婚期.....”话在口边，琼芳突然站起来，便往堂外奔去，娟儿大惊道：“芳妹！你等等啊！”一时又惊又怒，提起脚来，便朝祝康身身上踹去，骂道：“蠢材！哪壶不开提哪壶！”

正要出门追人，茶博士却道：“姑娘，你还没付帐.....”娟儿转过身来，又朝祝康再踢一脚：“还不给钱？”祝康低头苦笑，不知自己怎会和这妖女缠在一起，掏出了腰包，正要付帐，又见娟儿转了回来，大惊道：“你 .....你想干啥？我.....我已经付钱啦！”

娟儿脸上一红，哼了一声，将甜糕包入手帕里，奔出了店外，却原来是要边走边吃了。

琼芳、娟儿全都走了，卢云却还呆在当场，心乱如麻：“这.....不对啊.....我昨晚临走时，苏少侠明明还好好的，却怎么会.....”昨夜万福楼一场混战，那时伍崇卿带走了魔刀，自己急于追赶，便也没分心去照顾苏颖超，没料到就这么一个疏忽，他却出事了？

一夜过去，天下大乱，看琼芳出嫁在即，国丈却没来没由把她揍了一顿。其后这琼方也是没来没由，突然离家出走，苏颖超更是没来没由，从万福楼里跳了下来，是否谁在那儿挑拨教唆、兴风作浪？

卢云低头思忖，想着想着，猛地想起昨晚苏颖超望向自己的眼神，不由全身大震，这才发觉元凶是谁了。眼见卢云呆若木鸡，帅金藤皱眉道：“大掌柜怎么啦？吃坏肚子了？”

卢云苦笑几声，眼看琼芳从茶堂后方小径走了，便也直奔过去，帅金藤忙道：“大掌柜！您去哪儿？”卢云道：“我去找个人。”也是担心琼芳做什么傻事，正要追将过去，突听嘎地一声，茶堂后门开启，探出一手，便朝卢云背后搭去。帅金藤惊道：“大掌柜！小心！”

此地位在茶堂之后，谁料得到竟有埋伏？卢云闻言骇然，立时飞身起跳，帅金藤知道他躲不过，霎时飞身而起，整个人扑到卢云背后，砰地一声，为卢云硬挡了一招，随即摔入了门内。

卢云人在半空，眼见帅金藤倒了，一时又惊又急，等不及落地，便要反掌后击，却听得一声笑："卢大人，小店的东西，可还合您的胃口？"

卢云回头一看，不觉呆了半晌，来人手上提着一只大茶壶，竟是店里的茶博士？他咬牙切齿，正要上前搏斗，那人却笑了笑，道："卢大人，认不出我了？"身子前揖，衣袍上宝光流动，卢云心下大惊，这才认出了人，来人正是少林昔日的大方丈、今日汗国的座上宾，"林先生"。

看这灵智和尚相貌全变了，鼻梁塌了，嘴巴小了，想来做乔装，卢云喝了半天茶，居然没认出他来。眼见卢云急于说话，灵智微微一笑，便朝门内的帅金藤一指，道："放心，我只是点上他的穴道，碍不到性命。"

卢云放心下来，这才想起早前灵智分手时的嘱咐，说他在红螺山脚开了一间茶铺，自己这几日若遇上了麻烦，便可请他相助。没想不待自己过去找他，此人神通广大，便已上山来了。

这灵智大师武功深湛，仅略逊于杨肃观、秦仲海，本就是一位武林奇人，看他竟能把一身异象藏得一点不露，这份本事却又是"文杨武秦"所不及，正要上前说话，灵志却轻轻地道："卢大人，你后头有东西。"卢云心下一凛，一时不动声色，慢慢回眸去看，却见了一个黑衣人，正趴在佛寺簷檐间，便在自己的正后方。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低声道："这.....这人是....."灵智细声道："先别急，朝左方树林看.....慢慢的....."卢云撇眼去看，这回却又见到一个青衣身影，隐伏林间，藏得极其隐蔽。比方才那黑衣人犹为过之。

卢云微微一凛，道："这人又是....."灵智附耳道："这人便是怒苍总军师，青衣秀士。"卢云全身大震，不自禁向后退了一步，灵智微笑道："卢大人，请目望前方，别害我泄身份了。"

卢云明白此地全是探子，又是朝廷，又是怒苍，当下装得与"茶博士"并不相识，一个眺望远山，一个蹲地烧水，低声道："大师，您此

行是来接应公主的？”灵智背对着他，微笑道：“是。公主便在红螺寺里。”

卢云虽已料到如此，可乍听此言，心里还是怦地一跳，又道：“大师，今早阜城门大战，您已知道了吧？”灵智道：“听说了，好象伍定远守住了，是吧？”卢云见他气定神闲，忍不住咳嗽一声：“大师，天下将乱，你们义勇人那儿.....可有什么对策？”

灵智含笑道：“义勇人想做什么，卢大人心理清楚，又何必明知故问？”卢云叹了口气，自知他说的便是“刺杨”，却还是吧难题着落到自己身上。

炉火旺了起来，火星四溅，灵智搧了搧扇子，又道：“卢大人一直躲在此处，可是在等顾小姐？”卢云嚅嚅啮啮，低头半晌，终于点了点头，灵智微笑道：“她已经走了。”卢云微微一凛：“走.....走了？”灵智道：“她要见的人，外人不能见。”

卢云低声道：“你说得可是七夫人？”灵智转过身去，含笑道：“快走吧，你已经落后一步。等秦仲海找到了他的女人，那就什么都迟了。”

卢云呆了半晌：“大师这话指的是.....”

灵智提起了水壶，微笑道：“大千世界千万劫，英雄无女不成佛。七夫人是一个，顾小姐是一个，岂难道公主又不是一个？这一缕痴情、即为人间报应，这三世因缘、即为六道轮回，要想解脱田地的苦难，便得先解开自心的结。”

爱憎怨，离别苦，这世上的人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心结。顾倩兮也好、琼芳也罢，甚且那嘻嘻哈哈的娟儿、生死未卜的七夫人，谁不是藏了一段心事，谁又不是满心隐衷，有口难言？

卢云默默望着远方，忽道：“大师，弟子身字苦海，该当如何自救？”

灵智道：“自身有病心自知，解铃还许系铃人，你越早和姑小姐相认，越能解开枷锁，可你越想闪避隐瞒，反越会害人害己。”

卢云明白他话中有话，想到“刺杨”二字，不由摇了摇头，叹道：“大师，我不会拖她下水的。”灵智微笑道：“放心，没人要你拖她

下水。她也许已在水里了。”拍了拍卢云的胸膛，趁势朝他的怀里送进了东西，随即行入堂中。

卢云微微一愣，不知他塞了什么事物过来，伸手入怀，却取出一张纸折，凝神一看，却是红螺寺的地形布置，上从皇帝的住居禅房，下至马厮柴房，无一遗漏。

卢云深深吸了口七，暗道：“他.....他这是要我.....”正想间，茶堂后门再次开启，走出了一名黑衣人，迷惑道：“这是哪儿啊？我怎会在这里？”眼看帅金藤又来了，卢云不由微微苦笑：“你方才昏过了。”帅金藤大惊道：“什么？我.....我又被马车撞了？”

别人家的黑衣人都能飞檐走壁，只有帅金藤老是昏迷，卢云微微苦笑，自也不敢带他乱走，便道：“你.....你先在这儿歇歇吧，我去找个人，一会便来。”帅金藤喔了一声，喃喃自语间，突又暴吼一声：“我不是老伯！”

卢云前脚一走，廊檐间的黑衣身影突然纵奔起来，看方位却是朝后山而去，却原来不是跟踪卢云而来，而是另有要务，至于那青衣身影，更已不见踪影，只不知是何时离开的。

此时不只卢云在找琼芳，那娟儿更也是拼了命的来追，只见她脚程飞快，早已抢到赤兔马旁，焦急道：“大红脸！快！快！我朋友又跑得不见踪影了，咱们得去找她回来！”正要翻身上马，忽然肩头让人拍了拍，听得一人道：“娟.....”

娟儿怒道：“祝康！你做死么？还敢吓我！”背后拍打加重，拼命来摇，娟儿冷笑道：“我先警告了，你再敢拍我，小心赏你一剑.....”背后那人不死心，摇得更猛烈了，娟儿终于忍耐不住，转头去望，惊见背后两颗脑袋，左首那颗光头惨澹，右首那颗没有五官，却是个无脸鬼。

“救命啊！”娟儿吓得魂飞魄散，跳上了赤兔马，把枣泥糕远远扔出，喊道：“快跑啊！”

赤兔马两眼发光，冲天而起，半空衔住了甜糕，正要闭眼咀嚼，又是一块玫瑰糕远远扔出，霎时四足发力，化作了一道红电，直追糕儿而去。

轰隆隆、轰隆隆，马蹄扬雪，两旁景物不住倒退，赤兔马来到了下坡路，跑得更快了，娟儿却还不忘哭叫："跑啊！快啊！"马蹄隆隆，奔出数里之远，娟儿还嫌不足，正要再抛甜糕，忽然眼角一转，发觉自己慌不择路，居然离开了红螺山，到了一处深林。

此地不知是什么地方，放眼望去，死下幽幽暗暗，人迹罕至，娟儿怕了起来，颤声道："快.....快回去....."正要掉转马头，赤兔马却不动了。

树枝窸窣作响，似有什么人来了，娟儿骇然惧怕，拿出甜糕，颤声道："跑啊，快跑啊。"正催促间，赤兔马巨大的身躯微微战栗，突然前蹄放倒，朝树林方位跪下。娟儿大哭道："大红脸！你怎么啦？"

正哭叫间，突然树林里传出阵阵喷气声，一收一放，似有什么野兽来了。

娟儿飕飕发抖，抱住了赤兔马，偷眼来看，只见雪地里出现了四只兽蹄，望来像是马蹄，却未打铁，蹄子上带了奇怪花纹，仿佛套上了靴子，却又穿反了。娟儿更怕了，牙关喀喀作响，顺延兽蹄向上去看，却见到了丛丛乱毛，蓬松下垂。

奇怪的东西，像是阴间来的，渐渐行到面前，伫立不动。娟儿怕得泪水直流，只管抱住马颈，闭目待死，却听一名女子道："你就是娟儿？"

娟儿傻住了，没料到有人认得自己？她慢慢仰起头来，先见了那匹怪马，看他长了一双老虎才有的眼睛，眼窝却带了白毛，仿佛流着眼泪。再往上看，却见了一名女子，柳叶眉、柳叶刀，端坐马上，也自低头凝视自己。

没见过这样的女人，腰佩令剑，火盔红甲，腿上还挂着箭袋，娟儿张大了嘴："你.....你是谁？"那女子翻身下马，道："我姓言，叫做言二娘。"说着拉起了娟儿，道："我是小吕布的妻子。"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刹那之间，娟儿张大了嘴，总算明白这赤兔马是谁的坐骑了，她呆呆望着女将军，忽然之间，背后又有人拍了拍她，柔声道："娟....."

娟儿不再害怕了，她低下头去，轻轻叹了口气，道："师父。"

一夕之间，什么都回来了，师父到了，怒苍群雄也到了，当此一刻，娟儿也忽然像是长大了，她显得很镇静、很从容，仿佛等着一刻很久很久了，只低头拂着赤兔马，轻声道："被抓到了？"女将军道："是，他现在刑部，等候处斩。"

娟儿什么都没说，只拍了拍大红脸，从怀里取出了玫瑰糕，打算喂它一口。

赤兔马不想吃了，只低头行到女将军身边，啡啡低鸣，好似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娟儿默默望着言二娘，把甜糕递给了她，道："它爱吃甜，你.....你来喂它吧。"言二娘并未回话，只是左手叉腰，右手提刀，娟儿也不多说了，只捧着自己买的甜糕，转身走到了树下，默默来吃。止观附耳道："军师.....她这是....."青衣秀士低声道："别扰她，让她哭。"

甜糕儿不甜了，它咸咸的、苦苦的.....混着泪水咬在嘴里，当真难以下咽.....

六、北极峰

世间最可恨的死敌，并非官场政敌，亦非沙场宿敌，而是"情敌"。不想可知，苏颖超心中最恨的情敌，正是那素昧平生的"卢云"。

这滋味卢云也尝过，那时他听说顾倩兮嫁与旁人，锥心刺骨，险些泪洒当场，此人生第一大苦也。无奈未婚妻谁不好嫁，竟嫁了杨肃观，成了昔年旧识的枕边人，此人生第二大苦也。簧夜思之，辗转反侧，只想找人一吐衷肠，偏偏自己亲逝友散，举目无亲，又没了功名官职，惶惶如丧家之犬，这三苦齐涌心头，逼得他痛苦彷徨，连北京也不愿回来。

爱憎怨、离别苦，自己已然伤心欲绝了，可苏颖超处境更糟，自己好歹还认得杨肃观，深知此人貌如曹子健、志如曹阿瞒，手创"镇国铁卫"，本乃当代一大枭雄，绝非床第亵玩一类小人。顾倩兮嫁了他，至少不算辱没了。相形之下，苏颖超却不认识自己，眼皮一闭，杂念丛生，不知多少不堪入目之事飞入心田，全贴到了琼芳身上。

卢云一生问心无愧，虽王天下而不存与，可若真坏了琼芳的名节、逼死了苏颖超，这辈子全算白活了，今日此时，便拼着性命不在，他也要把事情问个明白。

大雪扑面而来，卢云却是越奔越快，沿着茶堂后的小径奔出，只见雪地里有着足迹，正是琼芳踩出来的，卢云急起直追，奔过了小径，面前却多了一道矮墙，一个纵跃，便已翻了过去，霎时之间，竹林碧涛，迎面而来，登让他“啊”了一声，忍不住怔怔停下脚来。

时令仿佛到了夏至，来到了江南，放眼望去，漫山遍野全是绿竹，正是红螺三景之一的“御竹林”。相传这片竹林是蒙古人自南方移栽而来的，由鞑虏胡皇亲手栽下，没想到却意外在北国寒地里活下，从此成为红螺奇景之一。

满天霜雪，可乍见了这片竹林，去仿佛重温扬州时光，卢云边走边瞧，忽见林里有座房舍，门口却有一行足迹，忙奔了过去，却听屋里传来话声：“胡寺卿，你以为此事应该如何？”

卢云微感失望，自知看错了地方，正要离开，又听道：“霸州新败，我‘临徽德庆’责无旁贷，本王愿向皇上请罪！可今早二哥战死，却属祸起萧墙，非战之罪！胡寺卿！你是大理寺的头儿，本王今儿请你摘奸发伏，望你念在天下万民的份上，能出面主持公道！”

卢云心下一醒，已知说话之人便是勤王军首脑之一、方才带兵入寺的德王爷。

皇城门一场大战，上震朝廷，下慑万民，当时大敌当前，“庆王爷”却临阵退缩，抱头鼠窜，乱军闯向城门之时，竟害死了“勤王军大都督”徽王朱祁，如今当是在算总帐了。

卢云本还急于离开，一听此间涉及天下大局，却反而掩身过去，来到墙下，俯身窃听。

屋中脚步来回，计有二人徘徊走动，屋角处却还藏有呼吸声，一吐一纳，低缓有力，当是一位内家炼气士，想来功力不弱，卢云便加倍压低了呼吸，以免暴露身藏。

脚步声来来回回，那“胡寺卿”却始终不发一语，听那德王爷催促道：“寺卿大人，如今火烧眉毛了，朝廷主战主和，两派吵得不可交开，你位居大理寺寺卿，却怎地一声不吭？你若担忧庆王日后挟怨报复？不妨坦率说出来！”

听得德王爷百般催促，言下已有责怪之意，那“胡寺卿”终于开口了：“王爷何出此言？胡某若是怕事之人，当年如何敢得罪江充？家母

又怎会为暴民所杀？这些往事，您也该知道的。”

听得这席话，卢云心下恍然：“我道这寺卿是谁？原来是他，胡志孝。”

景泰年间有位名士，曾与刘敬交好，屡番直言上疏，以致遭江充迁怒，家中横生大祸，这便是当时的“礼部尚书”胡志孝，此人还有个探花弟弟，便是与卢云同科的胡志廉，没想十年过去，当年的“胡尚书”已改坐刑席，成了堂堂的大理寺卿。

胡志孝语气带了不满，那德王爷便又软下了口气：“寺卿大人，便算本王错怪你吧，可你自己怎不想想，你当年连江充也不放眼里了，现在不过参个庆王，却还顾忌什么？我看这样吧，这回弹劾上疏，我也不让你一个人担当，本王陪你一同署名便是了。”

此番勤王军新败，本想这“临徽德庆”推委卸责，定会吧罪过一发推给“正统军”，以免朝廷追究，岂料这德王爷竟是秉公仗义，居然要上书朝廷，公开弹劾自己的亲兄弟了？卢云心里不由有些敬佩：“好个德王爷，这般大义灭亲，天下几人能够？”

正肃然起敬间，却听胡志孝叹道：“王爷啊王爷，百姓常说：‘打虎还须亲兄弟’，您此番拼了命的参劾自家人，究竟图的是大义灭亲？还是求得是壮士断腕？可真让老臣看不明白了。”

德王爷大怒道：“你说什么？”砰地一声，一掌拍上了桌，震得茶碗喀喀作响，想是动上了怒。卢云听在耳里，却是恍然大悟，一时暗骂自己糊涂。

天下没有不败的兵马，却有不倒的将军，这诀窍便在于“金蝉脱壳”四个字，看勤王军此番吃了败仗，庆王又害死了徽王。一旦朝廷震怒追究，“临徽德庆”人人有事，是以德王的当务之急，便是早日撇清关系，越早参劾庆王，越能显出自己的绝不护短，至于奉本上的署名，“德王”两字自是越大越好，最好能用手指血书，那才表现得出“大义灭亲”四个字来。

古人大义灭亲、今人断手求生，同是一刀斩下，用意却大不相同。德王爷听得讥讽，不免也恼羞成怒了：“胡大人！本王看你是个人物，与你谈理论事，如何出言嘲讽？也罢！就算本王走了眼，自己上奏便是！”

胡志孝道："王爷不必动怒，您怕庆王连累您，故而壮士断腕，以求自保，本也无可厚非。只是下官得问一句，这蝮螫手则斩手，蝮螫足则斩足，可若是咬上了头，莫非还真能切掉脑袋瓜么？"德王爷怒道："你到底想说什么？"胡志孝道："王爷，下官就明说吧，如今徽王已死、庆王在逃，倘使咱们真参劾了庆王，你想万岁爷接到了奏本，却要如何处置？"

德王爷凛然道："那还要说？皇上如此英明，一接弹本，即刻准奏，捉拿庆王到案。"胡志孝道："所以您就不是万岁爷了。你且想想，勤王军是你们四个管着，如今死了一个，还要再抓一个，可转看阜门城外，却是灾民如海、蜂拥而来，闹得城里人心惶惶，都说京师守不住了。您若是皇上，真会选在此时查办庆王么？"

这话提醒了德王爷，登使他咦了一声："你.....你的意思是.....咱们不该在此时上奏？"

胡志孝道："正是此意。大战当即，咱们便算参了庆王，皇上也不会办人，反会责怪胡某不识大体、阵前换将、动摇军心。到时龙颜大怒，下官丢了这顶乌纱帽事小，要是也连累了载允的东宫大业，那才真是罪该万死了。"德王爷沉吟道："这.....这也太不合情理了，庆王触犯军法啊，皇上怎会如此护短？"

卢云心中也想："没错，庆王害死自家主帅，皇帝便再昏庸，也不该袒护他。这胡志孝不通军务，一至如斯。"正摇头间，却听胡志孝道："王爷要谈军法，那老臣便教您一个官场上的兵法。你且想想，城外那帮怒匪，姓什么？"德王爷道："都姓'秦'了。"胡志孝道："那正统军呢？都姓什么？"德王道："那还要说，一发都姓'伍'。"

胡志孝道："这就是了。怒匪姓'秦'，正统军姓'伍'，可城里唯一姓'朱'的兵马，却是哪一支？"德王啊了一声："是.....是咱们勤王军。"胡志孝道："是了，现今外有秦家贼，内有伍家军，朝廷上下风飘雨摇，最是该重用勤王军的时刻，皇上稳定军心尚且不及，您却急着往自家人身上参上一本？这不是搬石头砸脚是什么？"

德王啊呀一声大喊："对啊！本王真是糊涂至极！怎没想到这一层来！"

卢云心下一醒，总算也明白了胡志孝的思路，现今大敌当前，内外局势动荡，皇帝的当务之急，便是先抓牢一支自家兵马，是以他非

但不会选在此时查办庆王，怕还要连升三等，大力重用，德王爷反着这条思路去走，自会坏事。

德王爷低声道："这么说来.....我这份奏章....."胡志孝道："不许上。就上了也没用，皇上只会把您召来责骂一顿，说您不晓事理。"

这胡志孝无愧是两朝重臣，人情事理，把握得明明白白。这番话把德王说得诺诺称是，卢云也是暗自叹息："卢云啊卢云，枉你自称熟知兵法，这番剖析见识，你说得出口么？"

卢云盖世文章，棋盘对弈，必在胡志孝之上，战阵对决，必也能稳操胜卷，可到了官场，却定然一败涂地。其间道理，正是在于"人情"二字。在卢云眼里看来，勤王军、正统军，不过都是棋盘上的棋子，阵前杀敌，并无分别，却不知在皇帝的眼里看来，这些棋子其实大不相同，不仅分亲疏、别远近、尚且有自家军，外家军之隔，倘使卢云坐在胡志孝的位子上，只怕三两天便关到了牢中，连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了。

屋里静了下来，那胡志孝入席坐下，德王爷则是叹了口气："多亏寺卿大人提醒，本王险些误了大事。只是现今徽王已死，咱们究竟该怎么做，还得请胡大人提点了。"

胡志孝道："王爷既能体谅，那下官也直言了。现今咱们的下一步，绝非是参劾庆王，而是先找到伍都督，先议定一个说法，到时朝廷上论起徽王之死，大家才不会牛唇不对马嘴。"

卢云心下一凛，德王也是低呼一声："大人是要伍定远替咱们遮掩？"

胡志孝道："没错。徽王死于阵前，可以是戮力杀敌而死，也可以是溃散败逃而亡，端看咱们的奏本怎么写。这一层必得伍都督从旁拂照。"德王低声道："此事有些难处.....这正统军向来和咱们不对盘，这伍定远又是个土人，怎会给咱们这个人情？"

卢云心中也想："没错，定远再傻，也不会陪着瞒天过海，为此欺上瞒下之举。"

那胡志孝却有他的道理，听他道："王爷，您别小看伍定远了，他能做到这么大的官，仗的是什么？正是因为'糊涂'二字。他懂得看大

局、观风向，所以明白何时该睁眼、何时该闭眼。下官敢拍胸脯担保，伍定远见了咱们来，定会帮着遮掩，绝不会推辞。”

德王爷喃喃地道：“那.....那要是他不肯呢？”胡志孝道：“霸州一战，若非伍定远擅夺徽王帅权，勤王军未必便败，大家真把事情说开，谁也讨不了好，权衡轻重，我不信说不动他。”

德王爷哑口无言了，卢云也是暗暗叹息，方知伍定远早已是朝廷大员，心思计较，自与当年的小捕头大不相同了。德王爷又道：“寺卿这话的确有道理，不过今早城门大战，好多人都见了，万一马人杰发了狗疯，居然找了御史联名上奏，把实情全盘说出，那可知如何是好？”

胡志孝道：“这马人杰确比疯狗还要凶些，不过老夫也不怕他。只要我和伍定远抢先一步把奏章送上，皇上心里有了底，这疯狗若还敢吠上一声，皇上定会打断他的狗腿。”

卢云虽不知这“马人杰”是谁，但听胡志孝称之为“疯狗”，定是敢说话的一类，倒是可以认识认识。那德王爷又道：“大人，朝臣那儿都摆平了，可王爷们那儿呢？这关该怎么过？”

事涉立储，屋子里便静了下来。卢云心道：“是了，朝廷里不只有伍定远，还有个八王。要想杜天下悠悠之口，只怕过不了这一关。”

情势更错综复杂了，这八王不比朝臣，眼里只望着东宫大位，买不动、吓不倒，好容易勤王军霸州惨败、庆王又害死了徽王，天上赐下了个良机，岂能轻易放过？

八王这关，最是难过，偏又非过不可。胡志孝心里有些烦了，只是反覆度步。德王爷道：“寺卿，小心驶得万年帆，我看咱们还是别冒险了，把庆王参了吧，便算万岁爷怪罪了，总强过让人抓花了脸，万一戳穿这个弥天大谎，到时皇上把手一缩，砍得还不是咱们的脑袋？”

确实如此，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皇帝虽想保庆王，却也不能不讲道理，庆王的丑事一旦揭穿，皇帝便想保他，那也保不住了，届时德王、胡志孝、伍定远这帮扯谎凿空的人，都得一齐倒。皇帝若是勉强来救，只怕连朝廷也要一起倒了。

德王爷低声道：“大人，你怎么说？这庆王到底参不参？”胡志孝道：“不.....参。”德王喔了一声：“怎么说？”胡志孝道：“杀头的买卖

有人干，赔本的生意无人做。没错，庆王是一碰就倒，可别忘了，以现在的局势，谁想推倒他，谁便得和庆王一起倒。”

德王爷皱眉道：“你.....你是说，不论谁来参庆王，便会落得两败俱伤？”

胡志孝道：“没错，咱们几个是撒了谎，可这个谎却是皇上想听的谎！谁敢在这节骨眼上犯冲，谁就是和皇上过不去。到时辛苦推倒了咱们，自己却成了皇上的眼中钉，还不是白白便宜了别人？如此赔本生意，你想唐王、丰王算盘打得这般精，哪会干这傻事？”

总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德王爷思索半晌，便也点了点头：“没错.....出头木儿先朽烂，这可是同归于尽的架子，我看诸王这会相互牵制，那是谁也不敢动了。”

胡志孝道：“我方才想过了，唐王、丰王都是深谋远虑的人，自不会在此妄动。其余诸王实力构不上，想动也是心有余力而不足，我所担忧的，只有鲁王和徐王。”

德王爷嘿地一声：“没错，险些忘了他俩，这两个平日就分不清东西南北，要有人背后教唆，却让他们来做这个出头鸟，那可怎么办？”那咱们便得防在前头。王爷，您可认得他俩的身边人？咱们得想个法子打声招呼，疏通疏通。“

德王沉吟道：“这鲁王那儿，我倒有个认识的人，便是王妃的父亲平湖君，这位催老先生年轻时住在烟岛，受过我父王的恩惠。我一会儿可以过去说说，让他向鲁王妃递个话。”

胡志孝道：“也好，这事就有劳王爷了。徐王那儿，王爷是否也有门路可走？”德王叹道：“大人，本王先明说了，徐王背后有个靠山，我说不动。”屋里再次静了下来，想来人人都与卢云一般，全都想到那响叮当的三个字：“杨肃观”。

听得一声长叹，胡志孝好似累得瘫了，竟然没有了声音。德王爷压低了嗓子：“寺卿，这杨肃观可不是什么善碴，要是他有意犯冲，那就什么都别谈啦。”胡志孝叹道：“我知道。所以我才没说话。”德王爷咳嗽道：“寺卿，昔日顾嗣源在世，你不是和他有些交情？你能不能去找杨夫人疏通疏通？”听得他们提到心上人，卢云不由揪紧了心情，那胡志孝却叹了口气：“王爷这是异想天开了，杨家这个不比伍家那个好管事。您要我找顾倩兮说项，那是白搭了。”

德王爷道："什么杨家伍家，这话谁说的？"胡志孝道："这是宫里传出来的。"

卢云闻言一愣，德王爷也大感好奇："怎么？这.....这话是皇上说的？"

胡志孝道："没错，听说皇上前几日与丽妃闲聊，便说了这段话。他说不管事的女人就不弄权，不弄权的女人就不要钱。杨夫人不要钱、所以不弄权，说来是比他的干女儿高明些，便要丽妃多学着点儿。"德王爷忙道："这个干女儿，你说得便是艳婷吧。"

胡志孝道："没错，就是伍夫人，皇上跟前的第一红人。"德王呸道："什么第一红人？亏他伍定远练了一身神功，功夫都练到了脸皮上去吧？自家老婆不在家里侍侯老公，反倒去宫里侍侯了皇上？他不害臊，我还替他丢人哪！"

这艳婷拜皇帝为父一事，卢云却也听人提过，好似当年伍定远成亲时，已然位高权重，艳婷却仍是民家村女，为使两家身份相偕，正统皇帝便收她当义女，从此传为一段佳话，没想到了德王嘴里，却落得如此不堪。

胡志孝咳嗽道："帝王家收外姓为女，古来便有先例，汉唐天子更有收异族为子的，手个干女儿却算什么？何况伍夫人丽质天生，能言善道，皇上爱听她撒娇，那也是人之常情。"

德王爷冷笑道："是吗？那皇上又为何背后损她？"胡志孝咳道："我话还没说完。那时皇上才把话说了，丽妃便接着应了，她说伍夫人要权、要钱、要面子，看似什么都要，其实没啥不好，一个人若懂得爱钱爱权，那便懂得爱皇上、爱丈夫、爱国家，可要是一个女人连钱也不要了，那她还要什么？早晚是个叛逆不孝的。"

"他奶奶的！"德王骂了粗口："这算什么鬼话？皇上听了以后，可掌了丽妃的嘴？"胡志孝道："那倒没有。皇上说这话颇有道理，反面破题，值得深思。"卢云听得心惊肉跳，德王也微微一凛："这么说来，皇上还记着当年的事了？"

胡志孝叹道："可不是么？听宫里的人说，皇上每回只要一喝豆浆，便会想到顾嗣源的事，总得砸破十来个碗，连把杨夫人也骂上一顿。皇后娘娘只好吩咐了，要御膳房别再磨豆子，若把皇上气病了，谁来担待？"

“两代朝议书林斋、专论天下不平事”，这些往事卢云也听人提过，自知顾倩兮却曾经开办书斋、忤逆天子、蔑视国家，依此看来，皇帝必也曾迁怒过杨肃观。

卢云心下暗暗叹息，都说杨肃观冷面无情，“断六亲、绝七情”，可对待顾倩兮却很不同，若非有他，便十个顾倩兮也给霎了，如何还能活到今日？

德王爷哼哼冷笑：“说到底，皇上还是疼他的干女儿多些啦，我怎说自己老斗不过正统军，他妈得伍定远，本王看他这一身军功，全是

靠他老婆床上挣出来的吧？”

卢云大吃一惊，胡志孝也是骇然不已：“王爷！你别信口雌黄！皇上没有子嗣，多疼干女儿一些，又有什么？你怎能如此口不择言？”德王爷呸道：“本王怎生口不择言了？皇上再怎么偏袒伍家，那也不能胳臂肘向外弯！真龙！真龙！就凭这两个字，便能杀他全家的头！”

胡志孝忙道：“王爷听我一言，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勤王军再怎么不济，也都是皇家血脉，指尖尖、心头肉，犯不着和外姓冲。为了载允着想，您还是多向伍夫人说些好的才是。”

德王怒道：“什么？要本王巴结她、奉承她？他妈的一个烂婊子，本王要拍她马屁？那何不去向杨肃观磕头，也好求个二当家什么的？

”这话一说，卢云心头大惊，胡志孝也深深吸了口气，道：“王爷言重了，杨党是杨党，伍家军是伍家军，这‘威伍文杨’可不能混为一谈。”

德王爷恼道：“为何不能？他俩不都是复辟里搞特功，大搞加官进爵把戏的？”胡志孝道：“王爷，杨肃观是文臣，依着祖制，至今可还没封爵。”德王爷道：“本王看也快了！皇上不赏他，他便要自己赏自己啦！”听得此言，卢云心头更惊：“难道.....难道杨肃观要谋反了？”

这杨肃观位高权重，便与当年的江充相仿，可追根究底，他又与江充的地位大不相同。想人家江充是景泰的忠臣，宛如一体之两面，杨肃观却始终握着“镇国铁卫”不放，却要正统皇帝如何安心？想到那“修罗之令”便在自己身上，正胆战心惊间，又听胡志孝劝阻道：“王爷，你怎说这话？这花连皇上也不敢说，你就这么出口了？你可知这牵连多大？整个朝廷即刻便能大乱哪！”

德王大声道："我怎么不能说？这杨肃观在朝里结党营私，那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么？胡大人！你敢说此人没有反心？"胡志孝恼道："王爷，反贼这个位子，早已有人坐了，怕还轮不到杨肃观吧？"德王爷冷笑道："轮不到他？等得文杨武秦里应外合，那才叫做美哪。"

德王言语越发偏激，胡志孝也不禁动气了："王爷，下官跟你挑明了说吧，当年没有杨肃观，便没有这个正统朝，你临徽德庆也没今日这般权势。饮水思源，咱们对待这批功臣，是否也该留点口德？"德王呸道："好你个胡大人，一心一意都是替杨肃观讲话，你到底站在哪一边？莫非你也是个镇国铁卫？"胡志孝大怒道："王爷要看我的手臂么？来！本官现下就脱袍子！"

两人吵了起来，已是不可开交，忽听屋里衣衫微动，有人站了起来，道："德王爷、胡大人，严某有几句话要说。"

这嗓音清朗，说起话来中气笃厚，正是先前卢云察觉的那名内功高手，胡志孝收敛了怒气，喘气道："严.....严掌们若有高见，但说无妨。"卢云心念一动："严掌门？莫非是峨嵋严松？"

先前卢云在茶堂，便曾遇上一个叫做严豹的年轻人，自称是严松的晚辈，还说了好些立储的事，依此观之，峨嵋全派真已托庇到了"临徽德庆"门下。

严松道："王爷、大人，你俩在这儿高来高去，老道是一句也听不懂，也没心思来听。贫道现今只有一事请教，徽王无辜冤死，你们打算怎么向王妃交代？"胡志孝咳嗽几声，道："严师傅，我实话实说吧，徽王的案子不能追，大战在即，你得放一放。"

严松道："怎么放？"胡志孝道："死有重于泰山，亦有轻如鸿毛。咱们参了庆王一本，看似替徽王讨回了个公道，其实只是便宜了其他几位王爷。现今局势，咱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事情盖过去。"严松道："所以照你的意思，徽王之死绝不能追究了？"

胡志孝道："没错，非但不能追究，咱们还得力保庆王。这才是上上之策。"屋里没了声息，只听得一声叹息，严松缓缓地道："王爷、大人，实不相瞒，在下是载允的师父，肩上担着孤儿寡母，如今王爷尸骨未寒....."嗓音提起，厉声道："你俩便想瞒天过海，纵放庆王这元凶大恶！我这儿请教一句，若是王妃娘娘责问起来，却要严某如何交代？"

这话义正词严，直把卢云听得目瞠舌僵："好个严松！十年不见，居然洗心革面了！"

这严松昔日是江充的走狗爪牙，惟利是图，岂料十年过后，却能说出这番话来，当真是字字铿锵、句句在理。胡志孝却也恼了："严师傅，王妃是妇道人家，看不懂事情的利害，岂难道你也不懂？临徽德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庆王一倒，'临徽德庆'便得一起倒！到时唐王、丰王发动百官上疏，说徽王爷治军无力、自乱阵脚，以致京师被围，那咱们还顶得住吗？那时载允陪着徽王爷一起入了土，王妃娘娘便开心了？"

这话一说，严松便哑口无言了，德王爷也劝道："严师傅，战场上的事情，向来是瞬息万变的。再说老四平日与二哥最好，若非情势所迫，哪会害死二哥？真要说元凶巨恶，自是秦仲海那厮，王妃那儿劳驾您去说说，二哥人都死了，咱们还不为载允打算吗？"

众口铄金，都要严松放过罪魁，不再追究徽王之死，可怜徽王这般地位，居然就要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卢云听得大摇其偶，严松想来也甚苦恼，听他叹了口气，道："这事我不能作主。师叔您老人家怎么说？"

听得"师叔"二字，卢云心下大惊，万没料到屋里还藏着第四个人？正骇然间，屋中木椅嘎嘎地一声，真让人推了开来，听得幽幽叹息声响起："离开京城几十年了....."话声稍听，轻轻又道："还是什么都没变啊....."

这嗓音带着七分感伤、却又藏了三分讥讽，屋里众人都静了下来，谁也不敢接口。过得良久，听得德王低声道："白老爷子，您要觉得此事不妥，那便请说.....您便要咱们上奏朝廷、弹劾庆王，那也没什么不可以....."胡志孝也改口道："这个自然。徽王是您老人家的亲女婿，您老人家做主，咱们都听您的吩咐便是了。"

听那"白老爷子"是严松的师叔，还是王妃的父亲，卢云自感诧异，不知道这人到底是谁？听那老人叹道："弹不弹劾庆王，老夫都无所谓。人各有命，朱祁人都死了，还能如何？唉.....当年嫁女入王府，便该料到今日之事....."说话间，嗓音渐渐靠近窗边，卢云也大感紧张，又听那老人道："严松。"屋里响起嗓音："师侄在此。"

那老人道："王妃的意思呢？她是想替丈夫报仇，还是想让儿子当皇帝？"众人一发静了下来，无人敢置一词。过得半晌，方听严松道："回师叔的话。王妃娘娘一生心愿，便是让世子入继大统，做一个人人称颂的千古名君。"

"流芳万古啊……"那老人轻轻笑了一声："乖女儿，真是为国为民哪。"德王爷没听出讥讽之意，反而大声附和："没错！王妃有此心，万民有福了！想这世道纷乱，苦了多少百姓？咱们再不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谁来担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等日后载允登了基，娘娘成了太后，到时百姓丰衣足食，白老爷子也成了当今国丈，富贵已极……"

正说得高兴间，猛听严松暴怒道："王爷收回此言！我师叔何等人物，岂是贪图富贵之人？"德王爷忙道："是、是……本王说错了……"严松大声道："两位大人务必记得！我师叔此番下山，只为外孙助拳而来，他若贪图这些虚名，一甲子前早已提剑下山，凭他的绝世武功，便宁不凡也收拾了，哪还要靠孙儿打天下？"

听得此言，德王哑口，卢云也不"咦"了一声，不知这老人究竟是谁？莫非便是先前茶堂上听到的"白眉老祖"？正想悄悄退开，猛听碰地一声，面前厢房大门破开，纵出了一个人影，身上光芒变幻，似人非人、似仙非仙。

眼看这身法之怪，已非人间之物。卢云心下大骇，自知行踪已露，索性也不逃了，只管闭住呼吸，定住了脚步，贴墙站好。

光影消褪，来人昂然直立，现出了本貌。只见他白眉长垂，双手拢袖，腰悬一柄腐朽木剑，不知有几百岁了。一时间目光深沉，只朝廊庑角落四望察看，却没发觉卢云贴在墙边，与他相距不过数尺。

这便是"藏气"的功夫，卢云练有"正十七"，曾被灵智方丈诩为"仁剑第二"，也因此，他的武功也带了几分华山玉清的影子。一旦压抑呼吸，藏住了武功异象，身子便如路边石头、毫不起眼，与宁不凡的"藏气"功夫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压抑气息间，屋里已奔出了几个人，当前一名带剑道士，正是严松本人。另两个一位身穿大红官袍，是"大理寺卿"胡志孝，另一人金盔铁甲，腰悬王剑，正是"勤王军骠骑营"的统帅德王爷。

先前众人在屋里说着话，岂料变故陡生，德王诚惶诚恐，以为是自己冒犯了老人家，忙道：“老爷子生气了？”白眉老人举起左手，制止说话，德王爷不明究理，还待再次赔罪，严松已竖指唇边，低声嘱咐：“大家噤声，方才门外有人窥探。”

德王爷惊道：“有人窥探？是.....是丰王的人？还是唐王的狗？”严松细声道：“都不是。若是寻常武师，岂能瞒得住我严松？”德王慌道：“这么厉害？我.....我去找护卫过来.....”

白眉老人慢慢站直了身子，道：“不用了。”德王喃喃地道：“为何不用？”胡志孝低声咳嗽：“王爷，这刺客既能躲过严掌门的耳目，你那些兵将如何能是对手？”

一法通、万法通，胡志孝脑袋清楚，什么事理都瞧得明白，严松也不多说了，提起长剑，便道：“胡大人、德王爷，我送您俩离开。”

卢云明白此地不可久留，趁众人说话之时，悄悄向旁退开，猛听风声大响，那柄木剑突然横向扫来，势道浑厚雄烈，所蕴气力之大，仿佛一根千年神木拦腰撞来。卢云大吃一惊，忙使劲向上一扑，飞身离开廊庑，双手紧抓树枝，旋即潜运内力，制住了树枝晃摇。

德王吓得摔跌在地，颤声道：“又.....又怎么了？”院子里再次寂静无声。只见卢云高挂枝头，那白眉老人立于廊下，情势可说凶险非常。那老者缓缓转过身来，只在察看卢云适才躲藏之处，严松低声道：“师叔，您.....您又瞧见那刺客了？”

那老人点了点头，心神微分，卢云知道机不可失，急急松开了手，便从树梢落入了草丛中。“嗤”地一声响传过，声音虽微，却又让那老人“咦”了一声，左右张望。

卢云满头冷汗，心道：“侥幸。”他躲在草丛里，凝神来看先前所立之处，只见地板让那白眉老人劈了一剑，竟现出了一条两尺来长的痕迹，仿佛尖针所画，笔直端正，入地深达寸许。

看这老人单凭一柄朽木破剑，却能刻地逾寸，不差分毫，卢云凭着十年苦修的内力，自忖也能办到，只是自己的剑芒过于霸道，出手时土崩瓦解、飞沙走石，若要刻出这尖针般的细活，怕还力有未逮。

眼前这老人非同小可，竟能拧狂风暴雨于寸许之间，这份功力之纯，已至化境。卢云心下了然，自己若要与这人过招，绝不能空着双

手，他必须仗剑。

此时“云梦泽”不在身上，一时半刻也找不到兵器，卢云只能躲在草丛里，如小狗般趴着，满面狼狈。胡志孝见情势古怪，早想走了，忙拉住了德王爷，低声道：“好了，事不宜迟，咱们兵分两路，您去见鲁王妃，我去找威武侯，各把事情谈妥。另也得通知庆王一声，别让他内疚神明，居然把自己逼到死路上了。”

德王爷低声道：“寺卿放心，老四这般硬种，便不会害死二哥了。我猜他闯了大祸，定是去宜花院里猫着，抹不丢地，浇个烂醉，啥也不愁。”胡志孝忙道：“好了、好了、不说了，老爷子、严掌门，下官告辞了。”把手一拱，慌慌张张地跑了，那德王爷毕竟是武人，只把手按腰刀上，微一欠身，这才转身离开。

那白眉老人甚是机警，虽没找到卢云，却仍手提木剑，四下察看，严松低声道：“师叔，方才真有刺客么？”那老人摇了摇头，道：“不晓得。”严松愕然道：“不晓得？”那老人道：“我觉得有人躲在左近，可始终感应不到他的内力。”严松呆了半晌，随即失笑：“师叔多心了。四下若是有刺客，咱们便感应得到他的杀气，凭您的修为，难道世上还有人瞒得住您？”

那老人摇头道：“那也难说。方才那个正统军大都督，便接得住我的‘无剑’。”

严松忙道：“那位伍爵爷是正统朝第一高手，方今天下有此身手的，怕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那老人叹道：“隐居了大半辈子，不问世事，满拟天下已无抗手，没想世间武学也是一日千里.....后生可畏、后生可畏.....”严松道：“师叔这话就不是了，您说后生可畏，岂不知后生们畏您惧您，远胜于您怕他们？快回房里歇着吧，一会儿咱们还要给徽王爷念经.....”

那老人道：“王妃呢？”严松道：“哭了半天，已睡下了。”那老人哼道：“没出息。”

严松低声道：“师叔怎么说这话呢？小师妹死了丈夫，怎能不伤心？”

那老人嗤之以鼻：“伤什么心，那朱祁多少姬妾，见一个、爱一个，早让她守了活寡，她那时怎不伤心？现下才掉泪，敢情我生她时

少生了脑子吧是吧？”严松左右张望，细声道：“师叔，您说话小声些，这话要让皇上听了.....”

那老人大怒道：“皇上怎么地？永乐大帝我都见过了，还怕朱炎这臭小子？严松，师叔这儿有个好差使给你，反正我女儿守寡了，你以后便陪她睡吧！睡到她不哭为止。”

严松跪了下来，颤声道：“师叔，师妹可贵为王妃啊！这大逆不道的事，却要侄儿.....”正发抖间，面颊上啪地一声，居然挨了师叔一记耳光，听那老人暴怒道：“没出息的东西！王妃又如何？不就是你爱慕一世的小师妹？当年你不敢和朱祁争，现下朱祁死了，你还不敢争么？活该出家当道士，让你严家绝子绝孙！”

严松挨了打，却只抚这面颊，不敢吭气。那老人厉声道：“没出息的东西！还不快起来？”严松慢慢爬起身来，只见这峨嵋掌门面容凄苦，轻轻地道：“师叔还笑话我呢？您当年若能勘破这个情关，又何必隐居深山，不问世事？”

那老人瞪了严松一眼：“凭你也配跟我比？”严松低声道：“侄儿不敢。”那老人甚是跋扈，打完了人，又道：“我外孙呢？”严松忙道：“载允在北院守灵。师叔，不是我夸您这外孙，这孩子还真是有太祖之风，父亲虽死，至今仍未落过一滴眼泪。”

那老人露出难得的笑容：“什么太祖不太祖？这是因为像他外公。”严松忙道：“是、是，正是得了老爷子的真传.....”拍了几个马屁，总算将师叔送入房里，关上房门，院中复又寒静。

卢云大大松了口气，心道：“好个峨嵋山，原来还有这等耄耋耆宿。”转念又想：“对了，这老人方才提到了定远，莫非他们交过手了？”

那老者武功之高，比之当年的四大宗师，只在伯仲之间。只是景泰年间却没听说峨嵋还有这等高手。依此看来，那老者怕真如他自己所言，已然隐居大半生。否则他若十年前便出山挑战，宁不凡那“天下第一”的位子是否还坐得稳，还真是难说了。

经历此事，卢云已收起小觑之心，深知红螺寺卧虎藏龙，多停一刻，便有一刻的危险。他不敢在此逗留，便慢慢远离厢房，若莫退出数百丈，正要转身，忽见面前明明白白站着一名老者，白眉白须，不是方才那个白眉老人，却又是谁？“

卢云大吃一惊，左足抬起，一步踏转，便要抢到那老者背后，那老人右足弓步，刚巧不巧挡了去路。卢云心下暗惊：“好厉害。”还不及变招，听得嗤地轻响，老者提起木剑，凌空虚劈，霎时天空好似裂了开来，一股剑气伴随隆隆雷响，排山倒海而来。

卢云嘿地一声，双足使劲向后一点，左掌奋力前推，暗藏雄浑罡气，听得掌心“啪”地亮响，直痛得他眼冒金星，还不及后退，一股大力已然压迫而来，卢云也不硬挡了，索性顺着这股势力，后掠飞出。

哧哧连声，身旁竹影急动，这一退竟似无止无尽，突然背后一痛，撞着了一株松树，随即脚步晃荡，跌了出去，四下伸手去扶，摸到了一堵墙壁，却是倒在了一间木屋旁。

卢云大口喘息，靠墙坐下，先藏住了身形，这才提手来看，只见左掌心多了一道红印，火辣辣地甚是疼痛，好似被狠抽了一鞭，痛入骨髓。

适才卢云凝云内力，掌心里满布罡气，正是当年赖以求生的“昆仑剑芒”，仗着卓凌昭庇护，这只手方才得以保全，没被白眉老人切下来。

卢云摇头苦笑，看他都四十岁的人了，谁知遇上这白眉老祖，却似成了当年的小塾生，居然还挨了夫子的一顿好打？下回再见那老人，必得准备一口宝剑，绝不能再任凭宰割。

天气冷，风又寒，掌心挨了这记，疼得发麻。卢云甩了甩手，正要起身，忽听竹林深处传来口哨声，几名黄衣侍卫飞身而过，身法快极，随即屋脊上、竹林里，人影纷纷，相互换岗，此地竟然埋伏了大批御前侍卫。

卢云急忙蹲下，不知自己到了什么地方，赶忙伸手入怀，取出灵智交出来的纸折察看，这一望之下，不由张大了嘴，才知此地便是“祖师禅房”，正统皇帝的行驾所在。

霎时之间，卢云仿佛五雷轰顶，只是后背靠墙，胸口更是剧烈起伏。

正统皇帝、正统皇帝，五十年来天下风起云涌，一切波涛皆源于这面墙后。屋中之人征讨瓦剌、兵败西疆，乃至遭敌寇俘虏、乃至景泰登基，从此这位正统之君销声匿迹，不复踪影。岂料便在天下人遗

忘他的时刻，他却与伍定远、杨肃观联手，一举政变成功，创建了这个“正统皇朝”。

今时此地，一墙之隔，正统皇帝便在自己背后。卢云身上微微发热，仰望天空，遥想自己追寻一生的志向，蓦然之间，泪水涌了出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济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了这几句话，顾嗣源死了、柳昂天死了、乃至与江充、刘敬、乃至于秦霸先.....乃至于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那些正派的、邪气的、枭雄的、英雄的，他们宛如飞蛾扑火，全数葬身于这团熊熊火焰之中。

念及那前赴后继、一波接一波死于朝难的英雄们，卢云已是眼眶湿红，他举袖拭泪，霍地站起身来，转向了背后的房舌，凝视那片纸窗。

为了那些已死的、将死的，为了那风中残烛而茫茫无从的千万饿鬼，为了那郁郁苍苍迷迷蒙蒙相争相斗的六道众生，今日今时，卢云必须与正统皇帝见上一面。

全身每一寸都燃起了热血，此刻不为投递奏章，也不为万民请命，卢云既非孔夫子、亦非诸葛亮，他只想告诉皇帝几句心底花，打从投入朝廷第一天以来，便窝在心里的花。可惜过去没胆量说，也没本事说，直至今日。

“皇上.....”卢云深深吸了口气，慢慢举手向前，正要将窗儿推开，忽听背后一人道：“福公公，皇上醒了么？”卢云大吃一惊，忙伏低身子，撇眼去看，却见了两人，一个是军官，一个是太监，二人在院里低声说话，与自己相距不过数丈。

两人背对着卢云，并未见到他。听那太监骂道：“好你个高炯，怎么溜到院子里来了？要是惊动了皇上，你来挨板子啊？”卢云撇眼去看，只见那“高炯”腰束红带，一身戎装，想必是伍定远的手下。也是怕这人的眼光厉害，忙伏低了身子，以免为人所知。

那高炯人如其名，果然目光炯炯，他听了责备，却是沉着以对，拱手道：“福公公，高某一介武夫，宫廷礼仪若有怠慢，望请恕罪。只是您也是朝廷中人，该知城外军情有多急？皇上再不肯接见咱们，只恐贻误军机，谁又吃罪得起？”

那太监却是叫“福公公”，看他年纪甚小，脾气却是不小，一听此言，立时骂道：“怎么，你们这些人吃皇粮当大官，遇上正事便不成了？你去叫伍定远来，我自己和他说。”

那高炯道：“福公公，我家大都督便在前院。”听得此言，卢云便侧到了墙边，偷眼去看，果见院外跪了一员大将，满身征尘，不是伍定远是谁？

卢云人在屋后，伍定远却在前院，两人相距不过咫尺。卢云遥望故人，只见伍定远摘下了头盔，露出了发髻，看他两鬓霜白，前额更已秃了大半，着实比分手前老了许多。卢云看着看着，心下忽有不忍：“也真难为定远了。当这个大都督，着实不易。”

今早城门大战，看伍定远内外煎熬，一面要镇住灾民、一面要保住京城，如今来打寺里谒上，天子却迟迟不见他，真不知这仗要如何打下去了。正叹息间，又听高炯道：“福公公，城外的情势，你也是知道的。今早徽王爷战死，庆王却又弃职逃亡，勤王军上下乱成一片，现下咱们究竟要和要战，都得皇上定夺。烦你再进去通报一声，就说我家大都督一定要见到皇上。”说着递过一叠银票，轻声道：“为了天下万民，拜托了。”

福公公挡开了银票，将他拖开了几步，离得禅房远远的，方才低声道：“高大人啊，不是咱家不肯卖你面子。这打初一以来，皇上脾气阴晴不定的，发起威来，真连神仙也顶不住，他没说要见人，谁敢吵他？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吧。”

高炯低声道：“公公我家大都督也说了，万岁爷一刻不见他，他一刻不离开。”福公公恼了：“高炯！你少拿伍定远来压我！你现下只剩两条路可走，要嘛，你这就去找皇后娘娘，看她愿不愿帮这个忙。要嘛，便去找马人杰，让他来闯祖师禅房，就是别死赖在这儿。”

高炯道：“福公公，马大人只剩一条腿了。”福公公发起蛮来，冷笑道：“单脚也能跳啊，人家孙膑还是个两腿全断的，不照样打仗？去去去，想见皇上，自己想办法，快走了！”

眼看福公公冷面绝情，高炯无可奈何，只能走回前院，自去伍定远身边跪着，三大参谋加上一个“正统军”大都督，四人排成一列，想来就差个巩志，便成了磕头大队。卢云心想：“原来皇上谁也不见，也罢，还是让卢某闯一遭吧。”

闲云野鹤的好处，便是无牵无挂，便算皇帝发怒抓人，自己只管逃之夭夭，再去大水瀑里躲个十年，谁能奈他何？心念于此，便昂然起身，径朝窗户去推。

面前窗儿关得严严实实，连推几下，却都推之不动，当是从内侧上锁了，卢云微一发力，正要将窗扉震开，忽听禅房里传来低微话声："王公公.....你来告诉朕....."卢云一听禅房里另有内侍，便又蹲了下去。那嗓音听来颇为苍老，如此说道："谁才是朕的忠臣？"

卢云心中怦地一跳，暗想："这说话之人.....便是正统皇帝么？"

卢云掌中出汗，侧耳听了半晌，不再听闻说话声，当即竖指运力，正要将窗纸刺破，却又听得一个尖锐嗓音道："启奏万岁爷.....依奴婢之见....."这嗓音又尖又小，好似是捏着喉咙说出来的，以卢云内力之深，竟也难以听闻。他深深提了口真气，霎时灵台清明，神游太虚，树林里的风吹草动、院里太监的言语谈笑，莫不一一收入耳中。

这尖嗓子说起话来又轻又细，似怕外人偷听一般，卢云虽然运足了气，却还是听漏了大半段，又听那苍老嗓音低声道："胡说.....胡说.....朕少年即位，两度登基，手下不知多少能人义士，你敢说朕身边没有忠臣？"

那细微嗓音道："皇上，您身边不乏能人，可要说忠臣，却是一个也没有。"

正运气窃听间，那老迈嗓音突然拔高起来，大声道："胡说！门外跪的那个伍定远，忠直耿介，难道还不是朕的忠臣么？"这话响震如雷，卢云耳中大感刺痛，前院也是窸窸窣窣，似有什么人动了动身子，不想可知，伍定远也听到了说话。

卢云心下一醒，寻思道："是了，皇上早就知道伍定远跪在院外，这话纯是说给他听的。"

天威难测，看伍定远御前跪雪，皇帝却始终不肯召见，料来必有什么隐情。卢云手上拿着那个"余愚山"写的奏章，心里隐隐生出了忧郁，不知自己该不该送进去。正踌躇间，又听那细微嗓音道："皇上啊，咱俩就说句真心话吧，您真当伍定远是忠臣么？"

卢云心下暗恼："这太监未免也太放肆了，明知定远就在门外，居然敢公然疑心大臣？"正不满间，正统皇帝却也发火了："大胆畜生！

朕今日有这个天下，伍定远当居首功，似他这般披肝沥胆，难道还不算是朕的忠臣？”

前院传来硬物触地声，卢云侧耳倾听，已知前院的伍定远叩首下去，想来额头撞到了地下，心中定是诚惶诚恐。又听那“王公公”叹道：“皇上啊皇上，这儿没外人，咱们就别说那些虚的吧.....您真觉得伍定远效忠的是您吗？”卢云越听越毛骨悚然，看这话一说，伍定远还要做人么？正惊怕间，皇帝却已开口训斥了：“又来了！老在这儿挑拨离间，伍定远不效忠朕，还能效忠谁？难不成要效忠江充、效忠也先不成？”

这也先曾经击败武英皇帝，将他追杀到天涯海角，看来皇帝虽已年老，仍深恨此事，便将此人与江充并列平生两大恨。那王公公忙道：“皇上误会啦，奴才虽没说伍定远是忠臣，可也没说他是奸臣，当然也不会和也先、江充同流合污。可真叫奴才来说，他其实也没效忠您。”

皇帝冷笑道：“那他效忠的是谁？”那王公公道：“天下万民。”

皇帝冷笑道：“没见识的东西，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伍定远效忠天下万民，那就是效忠朕。咱俩志同道合，还分什么彼此？”卢云松了口气，心道：“是了，这才是圣君正道。”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此乃孟子所言，不知多少君王心怀厌恶，正统皇帝却轻而易举跨过了第一关，料来这个天下有救了。正庆幸间，那王公公却又笑起来：“皇上啊皇上，奴婢可又不懂啦！既然伍定远这般效忠天下万民，现下怎不去替老百姓干活？却又跪到您的门外来啦？”皇帝森然道：“怒匪闹到门口来了，伍定远谋思忠君报国，偏又才具不足，只能求朕指点来了。”

王公公哎哟一声，娘气道：“皇上，伍定远手底下几十万兵马，整治得井井有条，他哪里求过您指点了？他真要解京城之危，还怕没法子吗？干啥来问别人啊？”皇帝怒道：“你住嘴！军国大事，你懂什么？当年御驾亲征就是你这畜生出的馊主意？现下又来嚼舌？滚了！”

卢云闻言更惊，不知这王姓太监究竟是何方神圣，居然还曾陪同过御驾亲征，那岂不是比刘敬资格更老？却听那王公公幽幽地道：“皇上，御驾亲征是怎么败的，您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咱们真是输在也先手里么？”

听得此言，卢云不由“啊”的一声低呼，这声响一出，前院的伍定远立时也“咦”地一声，好似察觉后院里躲着有人。卢云深知“一代真龙”的能耐，忙把气息掩住了，大气也不敢透上一口。至于伍定远是否会过来察看，只能听天由命了。

伍定远察觉有异，那皇帝与王公公却没这等耳力，自不知隔墙有耳。听那王公公低声又道：“皇上，您且想想，这勤王军呢，上下有一百二十万人，全是世袭军户，正统军呢，募了七十二万兵，这两军加在一块儿，将近两百万军马，若真要驱离灾民，还会办不到么？”

皇帝沉吟道：“你是说.....伍定远手下的兵马，其实压得住灾民？”王公公笑道：“可不是么？奴才早就打听过了，伍定远兵马雄强，分明有能耐平乱，却为何要跪在门口？皇上不觉得怪吗？”皇帝低声问道：“他.....他不敢擅作主张，所以要来请示朕，是吧？”

王公公笑道：“皇上真是英明啊，您可知下令杀死百姓的武将，百姓称他们做什么吗？”皇帝忙道：“叫什么？”王公公细声道：“叫做屠夫刽子手。”皇帝叹了口气：“这话也没说错啊，杀害百姓的人，能有什么好名声？照朕看来，秦始皇便是个大大的屠夫。”王公公笑道：“皇上，您看伍定远那般刚毅木讷之人，他想做刽子手么？”皇帝低声道：“当然不想。”

王公公笑道：“所以皇上也该知道啦，人家不想做刽子手，可总得有人来扮这黑脸呀。”

“反啦！”皇帝发狂了，听得轰地一声，桌子竟给掀翻了，随即乓琅大响，不知又砸破了什么东西，王公公笑道：“皇上，所以您也该明白啦，伍定远效忠的不是您，也不是天下万民，而是他伍定远自己啊。”

院外传来哽咽声，不想可知，伍定远落泪了，卢云听入耳中，心里也不自禁代他难过。

伍定远是真龙之体，耳音灵敏，绝不在自己之下，正统皇帝却在房里与人一搭一唱，不就是存心说给他听的？

一片沉寂间，前院传来叩首声，已有人叩谢天恩了。不旋踵，院里响起兵卒的号令，伍定远已然起驾离开。想他便再愚鲁百倍，此时也当明白了皇帝的旨意。

这场大战必须有人来扛，这个屠夫便是伍定远，他必须代皇帝受过。

屋里屋外一片寒寂，卢云默默坐在屋边，什么也不想说了。他望着手上那份奏章，摇了摇头，正要掉头离开，窗里却又传来皇帝的说话

：“看看你，又把朕的大臣气走了。到时候他辞官不干了，谁替朕追他回来？”王公公笑道：“皇上放心吧。伍定远是个老实人，咱们不这样激他，他哪会拿出真本事来？”

伍定远一走，窗里二人这才说起了真心话，卢云心下一凛，便又蹲身下来，只听皇帝叹道：“这朕知道。唉，伍定远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心软，别说对老百姓，便算要杀一条狗，朕看他也老犹豫不决。唉.....可是指令总不能让朕亲自下吧？等事情过了，朕得大大的恩赏他。不然他若真要辞官了，那朕可要少了条手臂啦。”

王公公笑道：“皇上放心，伍定远要是走了，您的宝贝干女儿定会追他回来，再让老公侍侯您一百年。”皇帝拂然道：“你想的美哪！这艳婷是伍定远的青梅竹马，心疼丈夫还来不及，伍定远要真辞官了，她心里定也骂着朕，便跟着一起走啦！”

王公公笑道：“皇上，那可未必吆，这艳婷到底是向着老公多点，还是向着您多点，咱们得探究探究。”皇帝呸地一声，随即笑骂起来：“你这混蛋，老拿朕和艳婷说事？朕是那种人吗？”卢云与艳婷无甚交情，可听得她成了旁人嘴里的笑柄，仍是深为不满，寻思道：“看来这王公公真是正统朝廷的祸害，为祸之烈，怕还远在江充之上。”

自返京以来，卢云已见过无数王公大臣，杨肃观、伍定远，乃至方才的“德王”、“徐王”，所见不可谓不多，却从未听人提过这位“王公公”，即便昨夜义勇人的“琦小姐”，怕也还不知朝廷里居然有这号人物，没想却让自己撞见了。

卢云宅心仁厚，可此际却对这王公公厌恶之至，若能将这人绑了走，扔到漠北天南，让皇帝再也找之不着，朝廷也许就平安了。正想间，屋里却又静了下来，听那王公公道：“皇上，奴婢方才拿艳婷说事，纯是玩笑话罢了。您别当真啊。”

皇帝嗯了一声：“朕知道。不过这艳婷确是个好女人，伍定远若不好好待她，朕绝不饶他。”王公公低声道：“皇上又舍不得她啦？要不

干脆把她召进宫啊？瞧瞧她心里爱的究竟是谁？”

朋友妻，不可戏，何况是大臣之妻？卢云心下恼火，正要不顾一切起身，这回皇帝却也动了怒，出言痛斥：“又来嚼舌！朕是那种人么？艳婷在我，便如亲生女儿一般！你再敢胡说八道，朕立时把你煮了！”

皇帝好象真的发怒了，房中传来哀哀求饶声，那奴才好似怕了，又听正统皇帝沉声道：“听好了，朕这一生，前后有两大忠臣，武英朝是秦霸先，正统朝是伍定远，这两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念就只是朕的江山社稷，别无二心。说真的，外界称他们一声‘真龙’，朕闻此言，绝无不快，反而为天下万民庆幸。”

听得秦霸先之名，卢云便静了下来，那王公公却是呸了一声：“皇上，您又糊涂啦，这世上没有真的忠臣，只有被逼出来的忠臣。您还记得么？当年秦霸先把您关到了什么地方？”

皇帝的浩然正气一发无踪了，代之而起幽幽叹息，听他低声道：“神机洞.....”

“没错！就是神机洞！”王公公连珠炮似地骂了起来：“他奶奶的狗日狗杂碎，名摆握有怒苍山几万兵马，却不肯把咱俩接出来，皇上您自己想想，他安的是什么心？”皇帝痛苦道：“朕.....朕不知道.....”

王公公大声道：“皇上！都多少年了，您还弄不明白么？这秦霸先是想留后路！和泯王修好！不然他手上兵马这般强大，干啥又要把您藏起来？还不就是想拿您当筹码，也好和景泰换个一官半职什么的，可您多傻，至今还把这人当成了忠臣，念念不忘，可真笑破天下人的肚皮啦！”

“住口！住口！”皇帝狂叫起来了：“当年秦霸先为了保朕，闹得满门抄斩！那还是假的吗？那天咱们去武德侯府凭吊，你不也跟着朕 一齐掉眼泪了！他全家都死了！儿子又被泯王逼反了！他一家人都沦落到了这个境地，你还要怎么样？你说啊！说啊！”

卢云甚少听人提起秦霸先的生平，此时听得二人对答，也只一知半解。那王公公却似恨透了秦霸先，仍是咒骂不休：“皇上，人是会变的。当年的秦霸先，也许不至向泯王低头，可后来呢？他若非一意接受招安，又怎会被柳昂天陷害？惨死在神鬼亭？”

卢云心下大震："什么？侯爷害死了秦霸先？"正惊疑间，忽听"喵"地一声，屋里传来猫叫，正统皇帝笑道："玉狮，又来讨朕欢喜啦。"说着嗯嗯几声，想是朝小猫身上亲了亲。

喵喵之声响起，接着传来呼噜噜的声响，这小猫颇见舒泰，屋里便又静了下来。良久良久，听得皇帝幽幽地道："王公公，事情都过了多少年，秦霸先死了，柳昂天也死了，连天绝大师也死了，往者俱亡，咱们就别再追究这些往事了，就让这些事过去吧。"

王公公冷笑道："皇上，那宁不凡呢？咱们追究不追究？"卢云心下一凛："宁不凡？怎么他也扯进来了？他和正统皇帝有什么恩怨？"正想间，却听皇帝重重哼了一声，森然道："王公公.....宁不凡功在国家，没有他，咱们还在西域里坐牢，谁有本事把咱们带回中原？你若敢损宁大侠一句，朕就把你的脑袋按到火炉里，烧成灰烬。"

王公公笑道："皇上，您以为宁不凡出手救驾，为的是您啊？我看他为的是另有其人。"

尖锐嗓音停下，浓厚喘息响起，猛听"砰"地一声，皇上重重一拍桌子，大声道："住口！"

喵地一声，那只小猫想来也害怕了，纵落下地，自在屋中乱窜。那王公公也不敢乱说。屋里静默良久，听得皇帝低声道："王公公，咱们名为君臣，实为知己。可你也别老是编排外人，让朕难以做人....."王公公冷笑道："皇上啊皇上，您就是着点妇人之仁，这才害惨了自己，您不信，自己可以出去打听打听，这普天之下，还有谁当你是天子？都等着您赶紧死哪！"

皇帝大怒道："大胆畜生！敢对朕说这话？"卢云大骇，真没料到这王公公狂悖至此，若在景泰朝，只怕早已被霎了。却听那王公公劝道："皇上，奴婢这生都是服侍您的，说话本就直了些，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您便算不爱听，奴婢还是有话要说！"

"说！说！说！"皇帝重重拍了桌子，厉声吼道："你想说便说！朕拦过你吗？啊！啊！"王公公低声道："皇上息怒啊，奴才这一切都是为您好啊.....您看看，现今朝廷里到处拉帮结党，一派归一派的，您倒也说说，他们为的是什么？"

皇帝哼了一声，道："入东宫、接大位。"王公公道："可不是么？人人都说您年纪老了，不出两年，便要龙驭殡天，谁不在为日后打

算？您说想伍定远是忠臣，可您何妨召他进来，亲口问问他，他私下支持哪个王爷？”

听得种种谗言，皇帝想是极苦恼，一时咬牙气喘：“你说.....伍定远私下和哪个王爷好了？是唐王那个狗日的，还是徐王那混帐王八蛋？”王公公道：“皇上，伍定远是个守口如瓶的人，他哪里会漏口风？可您说吧，为了立储的事情，他前后催了您多少回？”

皇帝哼道：“每年都提。”王公公道：“可不是么？不单伍定远，什么何荣啊、马人杰啊、杨肃观啊、牟俊逸啊，全都一个劲儿要您立储，私下却在找老板、拥新王，玩那荣华富贵的老把戏，这等人留之何用？不如全杀了吧。”

“王八蛋！”皇帝暴吼一声，却也不知是骂谁，听他喘息道：“这.....其实他们也没错，朕确实老了，再不立储，万一龙驭殡天了，这天下也不能一日无主.....”王公公冷笑道：“这还要您发愁啊，当年皇上御驾亲征，也不就失踪个两天，那老贼婆不就立个泯王出来么？”

“王八蛋！”皇帝暴吼起来了：“什么老贼婆？那是朕的母后！你敢骂她？”

王公公冷冷地道：“皇上，咱家很少骂人那三个字的，但奴婢拼着霎头的罪，也要骂出来。您说那贼婆多狠心？多毒辣？您说江充坏，我看还坏不到她的一点皮毛，当年您御驾亲征，这贼贱人就安排了毒计，先把秦霸先驾空了，又让泯王监国、再让江充去勾结也先，里外夹击

，一次把您从宝座上推下来..... 这贱人！奴婢若还留着那玩意儿，非日她的尸骨三百回，您还左一个母后、右一个母后，她把您当儿子看了么？”

“畜生！”地下传来践踏声，帝声勃然震怒：“狗日的！朕老娘你也敢日！朕先日死你这狗日的！”禅房里传来劈劈啪啪，传出踢打声，那王公公却能忍人所不能忍，竟是无声无息，卢云则是满掌冷汗，只觉家事国事搅在一起，脑袋里已是乱成一片。

良久良久，正统皇帝总算喘了口气，低声道：“王公公，朕.....朕打痛你了么？”王公公哽咽道：“万岁爷，为了您，奴婢可以死上千百遍，还怕什么痛？您要看奴才不对眼，索性杀了我吧？”皇帝低声

道："那怎么行？你.....你一直是朕最亲的人....."说到此处，居然呜呜哭了起来："唉.....朕真的好苦.....身边没一个人可信....."

哭了半晌，忽听屋里喵地一声，一只猫儿跳上了窗台，自在那儿徘徊，皇帝忙道："啊.....玉狮要出去玩儿了？朕放你出去。"王公公道："皇上别放它出门，这畜生不才刚回来？又弄得一身脏，真惹人厌。"皇帝恼道："王公公，连一只猫的醋你也好吃？真比娘们还娘。"脚步低响，嘎地一声，窗扉推开，说巧不巧，恰恰便开在卢云头上。

卢云心下大惊，忙蹲低了身子，就怕与正统皇帝照面，却于此时，一只小猫从窗台探出头来，猛一见到卢云，却是"喵"地一声，猫毛直竖，便又逃回了屋里。

"玉狮，怎么啦？不是开窗子了，怎又不去玩儿啦？"屋里传来正统皇帝的嗓音，颇见温柔，王公公笑道："皇上，玉狮知道您发了脾气，便又回来讨您欢心啦。"皇帝哈哈一笑，便又关了窗，道："还是玉狮好，玉狮才是朕的忠臣。"

皇帝与小猫玩了一阵，又道："王公公，其实你说的这些话，朕都听了进去。只是有些事情，你还是没弄明白。就拿马人杰来说吧，你知道朕为何始终不杀他？"喵喵叫声中，听那尖锐嗓音道："皇上是要制肘杨肃观。"

听得此言，卢云忍不住"啊"了一声，叫了出来，天幸屋里二人均未发觉，卢云心头怦怦跳着，又听皇帝大声叹气："可惜啊！"御声渐渐低沉，继之以幽幽惋惜："朱祁居然死了.....这八王之中，朕其实最看重他，这才让他握住了兵权，可惜他福薄，居然让庆王那畜生害死了.....唉.....这用人之际，这案子该怎么办啊？"

胡志孝料事如神，果然算中皇帝的心思，他压根儿就没打算办庆王，大理寺若直言上奏，反而让皇帝为难了。那王公公道："皇上，奴才实话问您一句，现下朱祁死了，八王之中，哪个最合您的意啊？"

“这八王之中呢，说来说去，还是徽王最好，又忠又能干，唉，偏又死了.....这唐王呢，状似是恭顺.....鲁王呢，还真是暴躁.....丰王呢.....”屋里传来茶盏碰撞声，不知是谁喝了口水，皇帝在思索什么，过了半晌，忽又道：“对了，腊月时朕见了丽妃吐得好厉害，全是些酸水，却是怎么回事？”王公公笑道：“皇上，她喝醉酒啦，整谭花雕灌下去，还能不吐吗？”

“日你妈！”皇帝又暴怒起来：“朕问丽妃是不是害喜了，你这奴婢跟朕扯什么？说！她是不是有了？”王公公忙道：“皇上，这.....这得召太医来问啊，奴才哪知道？”

“狗日的！”皇帝咬牙切齿：“亏他袁太医几代都在宫里.....朕每回召他来给妃子把脉，一次也没准过！明摆是害喜，都让他说成了上吐下泻！这回丽妃吐了，肚里肯定有东西！朕再召袁太医问问，只要他还感说个‘没’字，朕即刻烹了他！”

看这正统皇帝求子心切，只怕是听不进真话了，卢云虽不认得这袁太医，却也不禁暗暗为他担忧。皇帝骂了几声，又吼道：“小德子不是去找玉瑛了，怎还不来？”王公公笑道：“皇上啊，小德子、小福子都是皇后的人，可不是您的人，办事当然怠慢啦。”

皇帝怒道：“又来了！只要是玉瑛的人，便都是朕的人夫妻本一家，还能分彼此么？你再敢嚼舌，朕就将你的舌头拔出来，便和上回一模一样！”王公公慌道：“奴婢该死！奴婢该死！皇后娘娘和圣上是一体的，她待您那真叫做有情有义，万中无一啊！”

皇帝恼道：“这还要你说？朕当年多少妃子，三十年过去了，还有几个留下？就只她一个死心塌地，千方百计为朕复辟，这份恩情，朕三世也报不了。”王公公叹道：“是啊，十三岁入宫和你厮守不到一年，便守了活寡，这过去三十年来，真不知她是怎么过来的？”

皇帝叹道：“说得好啊，朕每思此事，便要慨然。这三十年来，想她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却要以泪洗面、独守空闺.....”王公公道：“夜夜笙歌啊。”皇帝愣住了，随即大怒道：“你说什么？”王公公忙道：“没、没什么.....”

“狗日的！”地下再次传来践踏声，皇帝暴怒道：“日你这狗日的，日死你！朕的母后你也损，朕的皇后你也骂，你再说一个字，朕就撕

烂你的嘴！”这王公公是练过金刚不坏体，虽遭打凌辱，兀自一声不吭，当真神勇过人。卢云却是满头冷汗，自知听了太多秘密，一会儿若让人发觉藏身此间，后果岂堪设想？一时间左顾右盼，已在寻找逃生道路。

良久良久，皇帝总算打够了，喘息咬牙：“王公公，你给朕听清楚了！别的人，朕都是半信半疑，唯独对玉瑛，朕绝无一分一毫怀疑！当年她为了助朕复辟，走遍了千山万水，琼武川更两度举事，与杨肃观、伍定远结盟，这样的人不忠，还有谁忠？狗日的！你记住了吗？”

王公公哭道：“皇上，奴才只说错一句话，就让您打歪了头啦。可您上回要奴才查办的事儿，奴才早就办好了，您怎么都不夸奖咱哪？”皇帝怒道：“朕要你查什么？”

王公公哭道：“上回皇上不是说了吗？这贼老天无眼，琼家这般忠心人家，怎么还绝后啦，奴才一听，这就立刻派人去查案啦。”皇帝低声道：“绝后？等等，你.....你说得是琼翎？”

王公公哭道：“是啊，那个最敢言、最大胆的小子，您不还夸他是天纵英才、甘罗拜相.....怎么到了正统朝，他却早早没了？奴才越想是越可惜，这便替您调他的卷宗来啦！您到底看不看啊？”皇帝忙道：“快把卷宗拿来，朕现下就要看！”

脚步声响，皇帝亲自起身，急急行了过去，随即传来纸页翻动声，过不半晌，又是一声暴吼：“这狗日的赵尚书！不是要他字写大些？这般蝇头小楷，要朕怎么看？”

这皇帝与景泰大不相同，脾气躁烈异常，骂了几声，屋内纸张窸窣有声，想来还是看了起来。过了好半天，忽听那王公公道：“皇上，您看这儿，琼翎死前下过诏狱哪。”

皇帝喃喃地道：“没错，被关了十几天，出来就死了.....难道在狱里被人下毒了？”咬牙骂道：“江充这狗日的.....到底拿什么罪名办他？”纸张翻了翻，听那王公公道：“看，都写在这儿了，查南京宗人府少詹士琼翎，于景泰十八年乙卯三月无故返京，懈怠政务，擅离官守.....”

“什么？擅离官守？”皇帝大吼起来：“江充！就凭这莫须有的东西！你也敢杀朕的爱卿！日你妈！朕要亲日你的尸！日你妈上下九族十八代！”

屋里传来纸张撕裂声，皇帝想必怒之极矣。卢云伏在窗下偷听，却也是暗暗诧异，他虽没见过琼翎，却也听琼方提起过，晓得她父亲是世家子弟，更兼科考出身，江充若要拿他，少说诬个大的，怎敢哪这微不足道的罪名办他？莫非是要逼出琼武川，还是怎地？

正想间，皇帝已然定了定神，反覆踱步，喘道："等等，这琼翎到底.....到底死了多久？"自行翻动了纸张，沉吟道："景泰二十八年，岁次乙丑....."忽又道："怪了.....他.....他擅离官守，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王公公道："上头写了，查琼翎于景泰十八年无故返京，懈怠政务....."

脚步声停下，皇帝没说话了，卢云也是微微一凛，心里也隐隐感到怪异。

一樁十年前的案子，一条微不足道的小罪，居然治死了开国大公的嫡孙？更可怪者，当时刘敬明明手握东厂、琼武川也深受太后器重，二人竟都无能为力，只眼睁睁看着江充害死了他的独子？

一片沉寂，在场都觉得悬疑了，猛听皇帝大喊道："王公公，快去查查，这案子的审官是谁？"脚步声响，屋内传出窸窣声，皇帝好似亲自趴到了地下，翻阅散落卷宗。

卢云屏气凝神，听得屋内衣杉拂动，皇帝站起身来，低声道："怎么搞的.....审官没具名？"听得此言，卢云双眼圆睁，却也觉得荒唐了。

这朝廷里的刑名，首重一个卷宗，不论严明与否，最要紧的是审讯过程不能出错，不单得具名，还得细写状文，否则案情一经追查，审官必然出事。尤其人命关天，便算是个升斗小民，往往也能望上喊冤，闹到五院会审，六部开堂，万万怠慢不得，更何况琼翎不是别人，他是世家弟子，开国大公之后，如此惊天大案，审官怎敢不留姓名？难道不怕琼武川告上天庭？

没有告，事情都过去了十五年，琼武川还是没告。即使独子遭逢不白之冤，即使女儿成了皇后，琼家还是任凭琼翎沉冤于九泉，就是没替他申冤。

屋里静了下来，皇帝好似也陷入了沉思，过得好半晌，忽道："极峰。"哗地一声，纸张全数扔了出去，听得皇帝大声道："这案子是极峰亲审！所以审讯时没留姓名！"

卢云心下一凛，已知琼翎的案子早已上达天庭了，又听皇帝大吼道：“来人！”门外脚步慌张，听那福公公道：“万岁爷！奴婢在此候旨！”皇帝沉声道：“调三法司，朕有事问他们。”福公公忙道：“是、是、奴婢这就去。”正要离去，又听皇帝沉声道：“慢！”那小福子好似跪了下来，颤声道：“奴婢听着。”皇帝淡淡地道：“把琼武川找来。”小福子忙道：“是.....”慢慢起身，倒退行走，听得皇帝大吼道：“还不快去！”

砰地一声，那小福子绊了门槛，险些跌了一跤。那王公公待小福子走远了，方才道：“皇上保重龙体啊，这琼翎人都死了，您就别费神啦。”皇帝道：“这你别管，朕不在的这几十年，稀奇古怪的事太多了，朕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该办的就要办、该平反的就要平反。”

王公公细声道：“皇上先歇歇吧，倒是奴婢上回向您提的那事儿，您考虑得如何了？”皇帝叹了口气：“别说了，遗宫那案子，闹得天下大乱，朕怎能再来一次？”

听得“遗宫”二字，卢云微微害怕，不知皇帝又想干些什么？王公公道“皇上，此一时、彼一时啊，泯王妃不肯做的事，难道玉瑛就不肯？你俩共历患难、您还信不过她么？”皇帝叹道：“便算她肯，朕也舍不得。”王公公低声道：“皇上，您舍不得她，她又舍得您了？照奴婢看，您该找个时机向她表白了，省得老是牵肠挂肚的.....“

皇帝叹了口气：“说真的，朕走了之后，心里最放不下的，其实也就她一个.....她若愿随朕.....唉.....”皇帝说了一阵话，不知所云，想来也累了，听得榻褥微响，想是躺了下来。

卢云早想走了，一听皇帝躺下了，立时取出灵智送来的地图，四下对照方位，瞧着瞧，只见竹林更深处还有几间厢房，与祖师禅房相距百尺，更妙的是并无兵卒看守，一时心下大喜，已有脱身之策。他将折纸揣入怀中，正要迈步离开，突然间，却又摸到怀里那份奏章。

这奏章是先前从天王殿捡来的，正是出自户部主薄“余愚山”之手，几番送入内阁，却都遭人退回，足见碧血丹心。如今自己与皇帝近在咫尺，再不替他呈递，未免太过不近人情。

正所谓“尽人事、听天命”，朝局如此，这奏章送与不送，其实并无分别，说来也不过是聊尽人事罢了。卢云默默叹息，反正四下无

人，便慢慢起身，看准窗锁所在，运起掌中粘劲，听得一声轻响，隔物传力，锁勾已然脱落，便又悄悄推开了窗扉。

窗扉一开，现出了屋内景象，只见房里堆满了公文卷宗，怕有一人高了，炕上一人半躺半坐，背对着自己，手上抱了只小猫，想来便是正统皇帝了。

先前听这皇帝满口粗话，当是个残暴的，岂料房中满是文卷，想来皇帝年纪虽老，实乃勤于政事。卢云窥望了几眼，又想："方才那王公公不知是何许人，倒是不能不看。"撇眼四望，屋内除了正统皇帝，却也没见到别人。正纳闷间，突然那小猫撇眼过来，猛一见到自己，便又"喵"地一声，到处鼠窜。

"玉狮....."皇帝说话了："又怎么啦？肚子饿了？"卢云满身冷汗，自知身在险地，实在不能久留，便将纸袋悄悄置于窗台，正要转身离开，忽然那信封向前一滑，便要堕下地去，卢云吃了一惊，赶忙半空抽手，便又将信吸回了掌里。

这纸袋太宽，窗台却太窄，放不牢靠，若是落到了地下，难保太监扫地时不会扫走，不免要前功尽弃了。想着想，便将奏章从纸袋里取

出，正要放在窗台上，忽然眼光一转，只见奏章封皮空空白白，不见陈奏题要，亦不见奏臣名衔，不由大感错愕："这.....这奏章怎么没署名？"

先前那奏章始终收在纸袋里，卢云便也不曾细看，此刻见情状有异，忙将奏本急翻一遍，翻到第三页，却见内文里夹了一张字条，上书："天下第一大笑话"。

卢云心下茫然，不知这话有何意思？眼看字条后头还有字，忙翻转过来，却又是一行小字，见是："皇后娘娘的儿子....."

"不姓朱？"

卢云心下骇然，不由啊地一声，叫出声来。

喊声出口，心下大叫糟糕，果然屋顶已跃下一名侍卫，举掌来袭。卢云自知生死一刻，急忙运掌回击，一声闷哼过去，那侍卫腾腾腾连退十来步，手上却掏出一把火枪，便朝卢云射来。

砰地一声大响，卢云双掌对开，化作一个半圆，但听嗡嗡声响大作，掌缘处火烫剧痛，墙边却多了个深孔，却是让枪子儿射穿的。正喘气间，猛听窗里传来“啪”地一响，屋内地下堕落了一样东西，正是那份奏章。

卢云叫苦连天，适才他出招划掌，手上发劲，拿不住东西，这奏章便飞了出去，摔到了屋内地下。听得这声低响，屋内老者总算有了知觉，便喊道：“谁啊？”霎时便回过身来，恰恰与卢云打了个照面。

两人呆呆相望，只见正统皇帝身穿宽袍，左手抱了只猫，右手捧了只布娃娃，满面愕然地望着自己，卢云也是张大了嘴，一时之间，只觉得这老者好生面熟，似在哪儿见过，那老者却也咦了一声，喃喃地道：“你.....你是.....”站起身来，脚上却踩着了东西，正是那份奏章。

眼看皇帝弯腰下来，正要拾起，卢云急喊道：“且慢！”话声未毕，猛听轰隆一声巨响，卢云回头急看，惊见一道号炮冲天而起，树林深处传来铁靴震踏，远远现出一面旌旗，正是“北威”，正统军已然发觉了刺客，立时合围逼近了。

眼看皇帝随时都要拿起奏章，卢云惊惶万状，正要跳入窗中，却听一名军官喊道：“火枪手！射！”轰砰！轰砰！枪声不绝于耳，卢云东滚西翻，眼看手上还拿着那只纸袋，情急下便抛了出去，嗤地一声，那纸袋打着了奏章，一发飞到了火炉里，旋即着起了火。

枪声大作，正统军投鼠忌器，不敢朝窗口来射，只朝卢云脚上打，这便给了他一线生机，翻滚几回，猛地双腿灌力，已然纵身上了一株松树，旋即纵跃奔逃，带头军官喊道：“大家随我来！你们几个！即刻过去通报大都督！”

卢云一路在树上奔跑，心头却还挂着那份奏章，暗暗骇想：“这.....方才那字条到底是打哪来的？”看那余愚山貌似忠臣，可到底做何居心，上奏便上奏，却为何要在奏本里夹上这字条？难道是故意恶作剧，却想气死皇上？还是有人暗中把字条夹了进来，却是存心想害人？

无论如何，这字条绝不能让皇帝见到，这玩笑开大了，正统皇帝一看之下，龙颜震怒，琼家满门岂不要大祸临头？天幸自己已将这奏

章送入火炉里，这当口八成是烧成了灰烬。正奔逃间，忽又听禅房传来喊声：“皇上！您千万别出来！刺客还在林间！”

卢云心下一凛，回眸去望，只见那老者已从禅房走出，正朝林间眺望。不知为何，那老者望来极是眼熟，卢云边奔边想，蓦然间心念如电，便已惊醒过来：“ 啊，对了，我真见过他啊！”

十年之前，中秋前夕，那时伍定远升任居庸关总兵，新居落成，自己曾与顾倩兮过去贺喜，便在伍定远的宅邸里见到一名老园丁，岂不便是方才见到的“正统皇帝”?

当时那老园丁非同小可，卢云上前请教姓名，老园丁自承姓“郑”，卢云见他年老，欲加搀扶，却引得他勃然大怒，睁眼瞪视，竟使卢云惶愧不已。如今回想，老园丁嘴里的“郑”字并非自道姓氏，而是“朕”字之误。

景泰谦恭温文，仿佛是名俊秀儒生，正统皇帝却是气宇凛然，好似天生就是该当皇帝的，让人一见难忘。卢云想着想着，突然出了一身冷汗：“这么说来.....正统皇帝尚未复辟前，便一直躲在定远家里了？”

正统朝复立，伍定远乃是大功臣，只没想到他筹划如此之久，谋算如此之深，早在景泰年间，便已转投新皇？正惊疑间，忽听树林下人声喧哗，前方满满的全是人，又是兵卒、又是太监，都在搜查自己的下落。卢云停下脚来，把自己藏在树枝里，心道：“糟了，我该怎么脱身？”

四下尽是兵马，自己若与正统军正面交锋，纵能打倒十个、二十个，可接下来的百个、千个、万个，却该如何应付？更何况伍定远就在左近，到时前来应援，自己却该如何是好?

看这红螺寺真不能擅闯，卢云自知非走不可，却不知该逃往何方。沉吟半晌，忽见树林外红墙黄瓦，正是大雄宝殿。他心念一转，已有脱身之计，当下深深一个吐纳，“嘿”地一声过后，脚下树枝受力折断，卢云也扑天而起，整整飞过了二十来丈，已然站上了殿顶。

卢云松了口气，正要狂奔而过，却听檐下喊声四起：“屋顶有声音！”、“快去看看！”

卢云心下大惊，方知大雄宝殿里也是高手云集，不知有多少武林人士在此，正待加紧脚步，突然眼前一花，一道身影纵跃腾空，站上屋瓦，反手一掌便朝自己劈来。卢云驾开敌掌，正要借力打力，突然一股猛烈罡气沿臂传到，胸口一闷，竟被这掌震得气血翻涌，连退三步，来人使得竟是佛门正宗武术："大力金刚掌"。

卢云太过轻敌，已然吃了大亏，那僧人却也占不到什么便宜，看他被"正十七"卸下掌力，根基动摇，竟尔滑倒在地。

双方互有得失，卢云深深吐纳，调匀了内力，那僧人也已回力站起，看他气凝如山，双掌大开，这人却是自己认识的，正是方今少林第一人，灵定大师。

七、参与商

"让路！让路！金吾奉旨捉拿刺客！着令闲杂人等一律让道！"

雪雾里奔出一队兵卒，脚步声整齐划一，轰轰作响，带头之人却是一员金甲大将，看他面貌俊美，旗号却是"金吾"二字。

金吾卫统领到了，此人威武出众，官威严整，正是"玉面游龙"游天定，只见他领着兵马，一路杀到了大雄宝殿，喊道："刺客何在？"宝殿下又是兵卒、又是和尚，另还有几个太监，众人听得问话，霎时举起手来，向宝殿顶上一指，喊道："跑到上头去了！"

游天定哼了一声，把头一抬，惊见佛殿屋脊极高，离地至少十丈以上，不由微微一凛："这.....这刺客是怎么上去的？"众人齐声道："蹦的一下，便飞上去了！"听此言，那宝殿更显得高了，仿佛直通极乐世界一般，游天定颤声道："还.....还有谁在上头？"众僧合十道："阿弥陀佛！少林方丈追上去了！"

游天定大大松了口气，晓得自己看得明日的太阳了，霎时把嘴一歪，暴吼道："来人！围住了大雄宝殿！若有胆怯退后者，本将立斩不饶！"

屋檐下喧哗吵闹，围得水泄不通，宝殿的黄瓦上却是寂静无声，灵定深深吸了口气，脚下却慢慢退后，只在打量这名不速之客。卢云也是暗自忌惮，一时举袖遮面，左手却撕下一块衣襟，蒙住了脸，以免灵定认出自己。

两大高手相互对峙，谁也没动手，灵定暗暗猜测卢云的身份，沉吟道：“尊驾可是.....怒苍山的人？”话声未毕，猛听殿下传来喊声：“圣上有旨！谁也不许和刺客说话！”

卢云听这嗓声尖锐，转头朝殿下去看，正是小福子来了，听他喊道：“方丈大师！您赶紧将他活捉下来，万岁爷一会儿要亲自审问这人！”

听得此言，卢云不由心下大惊：“难道.....那字条已被皇上看到了？”

正感毛骨悚然间，猛听“喝”地一声，灵定半空一个回旋，左脚斜踢，方位变换，正是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佛座孔雀”。卢云反身跳起，使出了陆孤瞻亲授的“回风蹬腿”，灵定却早已变招了，脚下不再是“佛座孔雀”，而是“莲坐菩提”。砰地一声，卢云胸口挨了一脚，脚下已是跌跌撞撞，连退十来步。

看人挑担不吃力，昨夜卢云隔山观虎斗，眼看哲尔丹被灵定打得溃不成军，还想这“漠北宗师”不过尔尔，直至此刻下场接招，方知这老僧渊博如海，实有惊人艺业。

卢云深深吸了口气，暗叹道：“糟了，这灵定功力如此深厚，我.....我该怎么脱身？”还在思忖间，突然面前金风微拂，灵定又是一掌推来，卢云也是二话不说，提手便架。

双方掌力相触，卢云脚下一晃，手臂更是大感酸麻，这才知道灵定掌力有异，劲道吞吐间，缓急相济，竟能将几道不同内劲揉而为一，极难化解。正要退开，灵定又是第二掌推来，卢云也嘿地一声，双掌排出，硬碰接下了这招。

双掌相击，这回不同于先前，两人都已用上了全力，猛听嗡嗡金响，如锣钹相击，卢云耳鼓刺痛，膝间更是一软，险些倒了下去，殿檐下立时传来喝彩声：“好！”

卢云勉强保住身形不倒，口中却是呵呵喘息，霎时双掌发出了气劲，正是“昆仑剑蛊”。

此刻不只卢云暗自心惊，其实灵定心中的震惊更远在卢云之上，先前他与卢云过招，第一招便被摔了个大筋斗，这是艺成来前所未见的大事，是以第二掌发出，便已不再是慈悲为怀的“大力金刚掌”，而

是少林第一强霸掌劲功："安禅制龙掌"，岂料硬碰硬之下，这蒙面人只是晃了晃，浑若无事地接了下来。这份内力之厚，怕已不在当年的天绝神僧之下。

双方各有忌惮，亦有所持。卢云深深提气，运起了"昆仑剑蛊"，正要硬闯过去，猛见屋瓦亮起了幻彩，光芒变化，似仙非仙，大殿居然多出了一个人影，却是适才见过的那名白眉老人！

卢云叫苦连天，灵定却是心下大喜，忙道："阿弥陀佛，峨嵋山白云天白老前辈降临，小僧不胜之喜。"说话间严松也已纵身而上，看他手提长剑，身藏鹤形，虽比两名前辈稍弱，却也不容小觑。

高手一波接一波赶到，严松附耳道："师叔，方才你察觉的那名宵小，便是此人么？"白眉老人道："是。"听得灵定说话，卢云方知这老人原是叫做"白云天"，这老人心机与武功一般厉害，适才树林里欲擒欲纵，险些逮到了卢云，此刻更已赶了上来，将他团团包围。

眼前情势非同小可，卢云全身冷汗涔涔而下，三大高手却又慢慢缩小了包围，他自知讨不了好，慢慢朝后挪步，堪堪又退后了几尺，忽觉背后气流急转，跃上了熊虎一类的大家伙。

"伍侯爷！"小太监们群起呐喊，好似见到了救星，卢云自知不能在拖，看准了最弱的严松，奋劲于腿，轰隆隆地狂奔而出，屋瓦飞散间，严松大惊失色，赶忙拔剑自卫，一招"金顶见日"，疾刺而去。白云天、灵定怕他抵挡不住，各出一掌来救，正要冲将过去，忽然一股气流来势奇快，后发先至，已近背后三尺，掌力尚未及身，卢云背心已大感疼痛，不由心下震恐："几年不见，定远练到了这个地步？"

你强我更强，你高我更高，卢云半空转身，运出了"正十七"心法，以圆带切，盼能卸掉众高手的掌力。

轰隆一声巨响，四大高手功力相接，一是少林方丈，一是峨嵋耆老，还一个是武名崇隆的"一代真龙"，卢云以一敌三，又得躲避严松的剑招，却是如何下场？嗡嗡耳鸣中，众人身子微微一晃，卢云则是眼前一黑，四肢百骸浑浑欲散，身子宛如腾云驾雾一般，越飞越高，一路飞过了大雄宝殿，这才直堕而下。

砰隆大响，卢云撞破了一处房顶，掉进西院斋房里去了。众太监惊喊道："刺客又跑了！快追啊！"一片惊惶呐喊中，听得游天定大喊

道："让开！这人是咱们金吾卫抓到的！谁都不许抢！"当即率领部下，便朝西院霎了过去。

广场闹哄哄的，宝殿上却是寂静无声，只见灵定低头喘气，白眉老人双眉挺起，伍定远则是默然沉思。良久良久，还是严松第一个开口了，低声道："方才那人使的是什么武功，你们瞧出来了么？"此问一出，无人能答，诸大高手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个道理来。

在场均是当世第一等人物，峨嵋洞天、少林佛门、便是严松自己，谁不是通博古今？孰知合四人之见识，尚且看不出那刺客的武功来历。过得半晌，听得灵定沉吟道："这人武功很玄、似属武当一路、又似昆仑一派....."严松皱眉道："昆仑？那不是剑神的本宗么？"

听得剑神二字，白眉老人沉声道："是谁自号剑神？"严松低声道："是个狂人，姓卓名凌昭。"白眉老人森然道："此人现在何处？"严松忙道："怕让师叔失望，这人早没了。"

白云天哼了一声，追问道："怎么没的？可是让人打败的？"看这老人年事已高，却仍争强好胜，严松怕惹出事来，便支吾几声，假作没听到，自问灵定道："方才方丈到得最早，可曾看清那人的长相了？"灵定摇头道："不曾。"双手合十，转问伍定远："伍施主呢？是否见得那人的样貌？"问了几声，伍定远都是置若恍闻，严松道："侯爷，方丈问你话。"

眼看伍定远仍是低头不语，灵定朝他肩膀轻轻一拍，道："伍施主。"一掌拍落，伍定远宛如大梦初醒，叹了口气。

灵定蹙眉道："伍施主，您怎么了？"伍定远什么也不说，把手一拱，提气扑纵，便如神鹰般掠下宝殿，大踏步走了。

这手轻功一露，严松不由低咳一声，大有佩服之意。白眉老人却是视若无睹，道："罢了，刺客既然走了，大伙儿这就鸟兽散吧。"望殿外凌空一踏，轻飘飘走下去，仿佛半空有座隐形梯子，让他一路行下，。殿下众人见了，莫不激动喝彩，严松冷汗直流，自知见到了本门至高的轻功心法："凌虚御风"。

伍定远如苍鹰掠地，白云天则是随风而去，殿上之剩灵定与严松。两人对望一眼，严松咳一声，正想跳下大殿，灵定却抢先一步，只见他纵身而起，身子如陀螺般回旋盘升，越飞越高，转眼不复踪影，殿下喝彩声如雷，自都在为圣僧叫好，严松低头苦笑，却也不想

卖弄了，只管趴到了屋脊旁，暴喝道：“兀你那小和尚！快快搬张梯子来，道爷要下去了！”

三大高手登场，刺客仍未捕获，这会儿便轮禁卫兵马出场了，只见“羽林卫”到了、“府军卫”到了，转眼一员大将率众抵达，大喊道：“都让开！让开！这是咱的地盘！”

来人歪嘴斜眼，奋不顾身，正是游天定，当下领着兵马，转眼便将西院包围。

红螺寺房舍极多，这几日为着祈雨法会，多半住得有人，或是一品阁员，或是兵部大臣，个个都能通天。游天定来到门前，正要朝大门踢去，忽然心念一动，想到了巩正仪的故事，忙放落脚来，敲了敲门，轻声道：“有人在吗？”

喊了几声，院子里都无人答应，游天定敲了敲门，细声又道：“金吾卫奉旨拿人，著百官家眷、无关人等稍加避让，不是有意得罪啊。”喊了几声，门都不开，正苦恼间，一名兵卒上前禀道：“大人，正统军到了。”

游天定早在等这句话，霎时振作了精神，枪在手，刀在腰，躲在门旁埋伏，砰地一声，正统军官行上前去，将门板一脚踢破，还没来得及怒吼，游天定已然抢到前头，奋不顾身，吼道：“大胆刺客！出来受死！”

门板一开，只见屋里全是番人，身穿白衣，趴倒在地，手中还拿着经书，直朝西方膜拜，不知在干些什么。眼看此地并无朝廷要员，游天定自是大大松了口气，便道：“传令下去，这是金吾卫的地盘，谁都不许进来。”几名太监忙道：“且慢，咱们是东厂的人.....”

“滚！”众兵大呼小叫，便将正统军、东厂全轰了出去，游天定整理了仪容，自知要升官了，便行向番狗，骄傲道：“你们是哪儿的蛮子？为何在此跪拜？”说了几声，无人理睬自己，游天定不高兴了，便揪住了一人，怒道：“问你话哪！”

“加里拉歪拉歪儿！”那番狗突起暴吼，凶狠异常，游天定吓了一跳，正要搧打耳光，几名白衣番人却围了过来，各握刀柄。眼看情势不妙，大批兵卒赶忙往向门外：“正统军！快来啊！”两边各拉帮手，正要群起械斗，却听屋里传来沉静嗓音，道：“都退下。”

番狗想旁退开，正中现出一条魁梧大汉，看他持身端坐，双手抱胸，满头黑发如水银泻地，洒到了肩膀上，极是威武气派。

眼看称头的来了，游天定哼了一声，当下歪嘴回正，恢复了天朝神将的仪表，沉声道："阁下何人、报上名来！"那人淡淡地道："在下汗国使臣，帖木儿灭里便是。"

听得来人是汗国使者，游天定便又哦了一声，打起了官腔："听好啦！本将是天朝金吾卫统领天将游天定，奉旨追拿刺客在案。请使臣退出院外，免干未便。"

灭里点了点头，便以汗语道："大家出去，给人家一个方便。"白衣武士齐声答应，各自退到厢外，游天定也不客气了，朗声道："来人！兵分三路！全力搜查刺客下落！"

众兵卒都是宫里头的人，平日皇粮吃惯了，脾气自也不小，霎时冲入房中，翻箱倒柜，踢床踹门，游天定则在一旁喝茶纳凉，正哈欠间，三路兵卒齐来回报："启禀将军，没见到刺客。"

游天定森然道："没见到？"众兵卒道："每间房都搜过饿，真没见到。"游天定沉吟半晌，霎时醒悟过来，大喊道："来人！把那群汗国武士扣下！不许走脱一个！"

喊声一出，院外便传出喝骂声，也是靠着正统军英勇，已将汗国武士团团围起，双方互相推挤，各自叫骂，却听帖木儿灭里道："大家都站好，给天朝将军一个面子。"众武士乖乖低头，游天定则是大步而出，来到灭里面前，冷笑道："钧座！可知窝藏钦犯是何罪名？"

灭里淡然道："窝藏钦犯？敢问谁是钦犯？"游天定冷笑道："还装傻？适才有个刺客逃入西院，你见到了么？"灭里摇头道："没见到。"游天定扯住他的衣领，森然道："小子，劝你识相点，这歹人行刺圣上，意图不轨，别让我发觉是你指派的，那两国间可是一场大战。"

灭里道："统领明鉴，下官是汗国使臣，为求敦睦邦谊，不惜跋涉千里，只求朝拜天朝皇帝，又怎会窝藏什么要犯？更何况厢房已让您派兵搜了，却不知统领还有什么不满？"

游天定哼了一声："多说无益，钧座有无窝藏人犯，待本官搜过便知。"把手一挥，暴吼道："把这些番使都带上来，本官要一一问

话！”白衣武士群情耸动，门口的加里拉歪歪儿，灭里把眼色一使，众人只能勉强忍耐下来，便让兵卒押着，一个个带到跟前。

游天定生平受尽了无数闲气，如今总算威镇中外了，一时外嘴怒骂，连审数十名武士，奈何番人不解汉语，无论问什么，都只答一句“

加里拉歪歪儿”，再看人人大胡子、个个大肚子，头上没刺着“刺客”二字，谁知有何古怪？也是不明所以，只能找来了灭里，冷冷地道：“使臣名册呢？本官要核对姓名。”

灭里从怀里取出册本，双手奉上，道：“名册在此，奉呈将军鉴核。”

游天定哼了一声，把名册夺过了，细细点了点，见是六十五人，计算白衣武士人头，却也是六十五，一个不多、半个不少。待要一一唱名，却见番文弯弯曲曲，谁知道写了些什么？灭里双手交叉胸前，欠身道：“将军还有什么指示？末将伏乞旨喻，俾便遵行。”

游天定又恼又恨，看这番人居然还跟自己打起了官腔，正光火间，忽然衣袖让人拉住了，听得一名兵卒道：“将军，那儿还有一个。”游天定回头一看，只见一名白衣大汉背对自己，低头疾走，不是刺客是谁？霎时飞奔上前，吼道：“抓住他！”

养家糊口靠自己，升官发财由天定，众兵卒见老天赐下了大礼，一时飞奔吼叫，便将刺客扑倒在地，游天定更是一马当先，举脚踩住了歹徒，随即将之揪了起来。

“吼！”面前现出一名大胡子，七窍生火，张口怪叫，宛然便是杀猪的活张飞。游天定吓了一跳，颤声道：“好家伙，长得这般凶狠？”捏住那人的嘴，大吼道：“快说！你叫什么名字？”正逼问间，忽听背后有人颤声道：“太子千岁！”游天定冷笑道：“太子千岁？太子还没立哪！”

“汗国太子千岁、喀拉嗤亲王在上！”回首去看，背后不知何时来了大批文员，为首之人正是宰辅阁揆何大人，另一个年岁较轻，却是礼部侍郎胡志廉，二人直向番狗拜倒，神色惊惶。

游天定吞了口唾沫，眼看自己还揪着番狗的胡子，便偷偷放开了手，顺便替人家清了清衣衫，正想悄悄溜走，眼前却来了两个白衣武士，持刀冷笑，待要后转逃跑，番狗太子却又瞪在那里，至于自己的

下属，却已逃得一个不剩。正害怕间，何大人已然沉声喝道：“来人！将这狂犬拿下！移送大理寺候审！”

“救命啊！不要抓我啊！”游天定歪嘴大哭，便让人拖走了。

养家糊口靠自己，升官发财由天定，金吾卫又出事了，自前任都统巩正仪打扫大街后，游天定也被捕了，罪名是冒犯友邦、唐突使臣，料来性命不久长了。眼看场面清静了，何大人赶忙召来乐舞生，自向太子请罪，灭里则行到角落，朝一名白衣武士道：“卢参谋，没事了。”

白衣武士松了口气，解下乔装的大胡子，顿成了英俊小生，正是卢云。他举袖擦了擦面汗，欠身道：“多承将军援手，感激不尽。”

却说卢云怎么能逃过一劫？原来是灭里助其一臂之力了。先前卢云与众高手互击一掌，那力道如排山倒海，以“正十七”运力之巧，也无法尽数消解，这便堕到了西院里，恰好喀啦嗤亲王行驾在此，灭里便为卢云换了件白袍，易容乔装，果然便蒙过了追兵。

灭里道：“卢参谋，你怎会到了红螺寺？”想到方才那份奏章，卢云不由苦笑摇头：“不好说，也不能说。”灭里明白他有些难言之隐，便也不追问了，径道：“你没受伤吧？”卢云叹了口气，活动了筋骨，正要说话，忽听院里穿来结结巴巴的话声：“伍...伍侯爷.....”

卢云心下一凛，立时背转身去。灭里回头张望，只见大批兵卒开入西院，正中一条天塔般的大汉，五十岁不到，额发稀疏，腰系红带，右手一只斑驳铁套，却是“龙手大都督”大驾光临。

“威武侯”亲临西院，三名参谋陪同在旁，一是“掌旗”燕烽、一是“掌粮”岑焱、一是“掌令”高炯，却没见到“掌印官”巩志。胡志廉忙迎上前去，引荐道：“太子爷，这位便是我朝第一武人，伍定远伍大都督，您俩多亲近亲近.....”

在场都是尊贵要员，一是阁揆首辅，朝中极品；一是汗国储君，喀拉嗤亲王。各有大批随从，把院子里都站满了。那亲王想必也听过伍定远，一经通译，便“啊”了一声，忙依了中原礼数，拱手说了几句话，伍定远虽然听不懂，也知是“久仰山斗”、“闻名不如见面”一类客套话，当下也不找通译了，提起官袍，按晚辈之礼拜了下来。

那汗国太子大惊失色，忙嘎呜呜的回拜，何大人、胡志廉等自也倒了一排，相互跪拜不休，却于此时，大批随扈行入院来，又是“太仆”、“太常”两寺卿到了，诸人见得此地有头可磕，那还不赶紧跪下？一时院子里占满了地方，便跪到了门外，转看伍定远，却早已起身走开了。

伍定远无意应酬，反正早磕头、早了事，把脑袋向地下一砸，也省得满嘴废话、说不尽说，何大人见他走开了，忙追了过去，道：“伍侯爷，等等老夫啊！”

伍定远东张西望，似在寻找什么人，何大人拉住了他，喘道：“定远、定远，皇上召见你了么？”伍定远置若恍闻，待他问了两遍，忽道：“何大人，方才刺客骚乱，可曾抓到了？”

“刺客？什么刺客？”何大人呆了半晌，想他是一品阁臣，胸前補子上绣了一只仙鹤，好曰宰辅，正所谓“处大官者，不欲小察”，听得问话，仍是一脸茫然，只能大喊大叫：“来人！”

一名部员慌忙来迎：“阁老，卑职在此。”何大人傲然道：“方才有个歹徒，已经抓到了吗？”

来人身穿四品云雁袍，也是个在空中飞的，便转头大喝道：“来人！”话声一毕，奔来一只八品黄鹂小吏人，慌道：“大人何事召唤？”那部员沉声道：“歹徒现在何处？说！”小小黄鹂鸟受了惊吓，急忙飞出西院，一个追问一个，问到了后来，远方终于传来说话声：“回大人的花，歹徒姓游，已经移送大理寺了。”

何大人俨然而笑：“定远，见识了吧？咱们六部办事何等利落，可不像外传那般无能吧？”

云从龙、风从虎，伍定远乃是武将，胸前绣狮，当属猛兽一类，自然咬不到这些天上飞的。听得刺客被捕，便也点了点头，不再追问，只是眼光仍在院里察看，似仍爱找着什么人。

都说礼尚往来，先前伍定远问过了花，这会儿便该何大人问了，忙将伍定远架到一旁，细声道：“定远，皇上到底见了你没？”

伍定远满面疲惫，无言以对，何大人惊道：“什么，你.....你还没见到皇上？他晓得西郊的事了吧？”高炯陪在一旁，忙道：“回何老的

话，西郊之事，兵部马大人清早便上疏了，只是御批始终没下来，咱们也不知皇上心意如何。”

何大人松了口气：“不怕，不怕，至少奏章进去了。”他取出手帕，擦了擦汗，低声又道：“定远，不是老夫说你，你方才在殿上胡闹什么？还把罗汉像都砸了？害得老夫到处替你赔罪，一会快去向陈二辅、牟大人请个罪，别把大臣都开罪完了。”

伍定远嗯嗯应了几声，不置可否，何大人低声道：“好了好了，国事谈完了，也该谈谈咱们两家的家事了。”拉住了铁手，又道：“定远啊，你见过我女儿凝香么？”

伍定远还在院中左顾右盼，便只嗯了一声，又听何大人叹息道：“说来难为情哪，小女凝香，年方十七，正值情窦初开的时候。这几日不知犯了什么怪病，居然落得茶不思、饭不想，至今已有两天两夜不吃饭了.....老夫实在没法子，当此国难之时，也只能厚着脸皮求你帮忙了.....”

伍定远本在发呆，此刻总算有了知觉，忙道：“阁老.....要我做些什么？”何大人笑道：“听说令郎崇卿英雄少年，大有父风，咱俩这做爹的，是不是该替儿女打算啦？”

众人吃了一惊，没料到何大人起意安排女儿的婚事，竟是要招伍崇卿为婿了？伍定远咳嗽频仍：“何老，犬子的性情有些.....有些刚烈，恐怕.....”何大人笑道：“性情刚烈，那好啊，那不跟老夫的脾气一模一样？来来来，老夫跟你说说.....”

正要过来咬耳，伍定远却溜得快了，赶忙行到院中，左右张望间，忽地咳嗽一声，道：“这位将军是.....”众人闻言转头，霎时便见了一条大汉，长发及肩，正是“帖木儿灭里”。

自古英雄惜英雄，这帖木儿灭里高大魁梧，昂然有好汉之风，果然便把同类引来了。他明白伍定远比自己长了十二三岁，便依着中原习俗，按年甲下拜叙礼，朗声道：“卑职帖木儿汗国金帐武将，帖木儿灭里，拜见天朝大都督。”

伍定远点了点头，正要伸手扶起，一旁的何大人却又附耳过来，补充道：“侯爷，听说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煞金汗’。”高炯、岑焱、燕烽大感惊奇，纷纷围拢上前，只是鼻梁极高，眼眶深陷，依稀又与

西域人有几分亲近。两边见过了礼，听得伍定远道："将军是第一次来朝？"

灭里道："卑职此行陪同亲王来华，一是向天朝大皇帝问安，二来与天朝臣民互通贸易，顺道采买些丝绸，运回西域。"伍定远点了点头，回头去看，果见那汗国太子已得分不开身，"太仆寺"欲买马，"织造局"欲买丝，那胡志廉领着乐舞生通译，不免忙得舌头都打结了。

这西域自古便是人文荟萃之地，中原丝绸、大食香料、波斯织物，彼此互通有无，只是怒苍盘踞西北之后，来往商旅莫不受害，商人们为求自保，往往绕道嘉峪关、雁门关，绝不敢擅入西北，说来这回两国官员洽商，还是正统朝的头一遭。

众人说了一阵话，帖木儿灭里也在打量这位"一代真龙"，看他好大的个头，胸膛厚实，比自己还高了数寸。再看高炯、岑焱、燕烽等人也是身形高大，可怜何大人挤在中间，仿佛小鸡闯鹤群，不见天日，只能大喊道："退开些！老夫要说话！"

众鹤向后退开，露出一只鸡，何大人咳了咳，捋须微笑："灭里将军，听说你是西域第一勇士，咱们伍侯爷却也是打遍中原无敌手，你俩比比功夫，却是谁高谁低啊？"

灭里拱手道："威武侯胸襟广阔，以德服人，末将自叹弗如。"何大人笑道："好个以德服人，老弟的德行不如伍侯爷，武功便强过他啦？"伍定远微微一笑，想他身份已高，自不会和后进争强夺胜，便拍了拍灭里的臂膀，正要嘉勉几句，忽然微微一愣，目望院中，道："将军，那人是你的手下么？"

灭里道："此人是我的马夫，不暗汉语，也没有见过世面，唐突几位大人，没敢让他过来拜见。"说了几句番话，却是要那人退下，那武士低着头，正要离开，却听伍定远道："且慢。"灭里忙道："侯爷有何指示？"伍定远道："你这属下可是汉人？"

伍定远是捕快出身，目光何等厉害，虽没见那人的脸面，但单凭背影来瞧，已见那人发直色黑，背影瘦高，全不似色目人的蜷发黄毛，

这便动上了疑心。灭里怕说漏了嘴，只能咳嗽几声："侯爷果然眼光不凡，我这手下确实不是色目人，不过他也不是汉人。他其实是个契丹人。"

听得此言，众人都是大感惊奇，要知契丹覆灭已久，数百年前便已亡国灭种，没想还留了这么一个在世上？何大人笑道：“原来是契丹人，那可真稀奇啦。”正瞧间，忽又见到了灭里的长相，忍不住又愣了：“将军，你.....你自己是哪里人？样貌也很不同啊。”

灭里道：“家父鞑靼，家母康里，末将乃是两族混血。”何大人惊道：“原来是杂.....杂那个许多种啊，失敬、失敬。”灭里听他自承失敬，却不知道“敬”些什么，忍不住哼了一声。便朝那手下喝道：“还不快退下！”

那武士应了一声，正要离去，却听伍定远道：“将军，我生平没见过契丹英雄，不知是否有缘，能为我引荐一番？”伍定远何等身份，居然用了引见二字，真算给足了面子，果然灭里难以回绝，只能咳嗽道：“你.....你等等，我这就过去问问。”

何大人惊道：“什么？还要过去请示？到底你是马夫，还是他是马夫啊？”

那白衣武士自是卢云了，先前伍定远一来，他早已起意走避，只是高炯等人来个太快，脱身不及，只能勉强留了下来。岂料伍定远一眼望来，便已瞧出破绽。灭里行了过去，低声道：“卢参谋，你要见他么？”卢云低头默然，轻轻地道：“还是不要吧。”

正统朝已经复辟了，什么都算了。两人勉强见了面，却该说些什么？是要问他柳昂天的葬礼是否风光？杨顾两人的喜酒是否盛大？还是与“伍大都督”联袂出城，把灾民杀个一干二净，再一起向正统皇帝三呼万岁？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卢云叹了口气，正要踏步离开，突听伍定远喊道：“且慢！”正要追上，灭里却挡了过来：“侯爷，我这手下天性怕生，就让他退下吧。”何大人也生气了：“天性怕生？那还让他出使异邦、晋见天子？快叫他过来磕头！你们汗国是怎么挑选使臣的？”

灭里无法自圆其说，索性也不说了，只管双手抱胸，霸住了道路。伍定远黑地一声，绕过了灭里，正要挡住卢云，灭里却伸长了右手，拦住了路。伍定远沉声道：“将军，伍某并无恶意。”灭里道：“我晓得。”伍定远有些急了：“那你何不让开？”

灭里淡淡地道：“我说过了，我这属下害羞，见不得外人。”伍定远不再理他，左手向前一推，欲将灭里架开，哪知这番人武功着实不弱，一推之力，居然耐此人不得？

伍定远沉下脸去，道：“将军，请退开。”说话之间，手中多加了一成力。

伍定远是天山传人，真龙之体，这一成力便是数百斤，果然灭里承受不起，上身斜弯，脚下跌跌撞撞，正要退让一旁，突听灭里道：“爵爷，得罪了。”

灭里左臂扬起，竟然出手反击了。伍定远哼了一声，上身后仰，轻而易举便让了开来正要将此人一举推开，忽觉拳头刮出了一道烈风，脸上火辣辣的甚是疼痛，不觉脚下一挫跌，向后退开了小半步。

众人吃了一惊，没料到灭里居然逼开了“一代真龙”？伍定远深深吸了口气，道：“也好，咱俩较量较量。”提起右臂，慢慢亮出了那只“铁手”。

伍定远要真打了，岑焱、高炯全呆了，看双方没来没由的打杀起来，却是想干些什么？纷纷上前劝道：“都督，咱们军务在身，也该走了吧？”何大人却是幸灾乐祸，吟道：“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却是劝灭里莫要恃强，以免成了一具死尸。

双方各自僵持，那背影却越走越远，慢慢离开了西院，伍定远咬住了牙，铁手一挥，便朝灭里狠狠推去。灭里左拳陡然紧握，刚力所过之处，血脉贲张，筋肉暴涨，众人眼皮还不曾眨动，一股烈风便已席卷而来。

高炯、岑焱等人莫不大惊失色：“这.....这番人的拳怎能这般快法？”

伍定远向以身手利落见长，出手总比敌人快些，下手亦比别人重些，可灭里的拳头却是神佛所赐、先天成就，伍定远知这人拳力有异，索性也不躲了，哼地一声，身影化为灰蒙蒙的一片，便朝灭里欺了过去。却于此时，听得一人道：“爵爷。”脚步声响，伸手便朝伍定远背后拍去。

众人全神贯注，谁也没发觉院里多了一名文官，看他身穿大红朝袍，行色匆匆，却是大理寺卿胡志孝，高炯心下大骇，张口欲叫，燕烽也是伸长了手，便想去拉，但这电光雷闪的一瞬，谁能来得及救人？

伍定远的身影灰蒙蒙的，胡志孝、何大人等文臣看到眼里，还以为自己犯了老花，其实伍定远看似未动，实则浑身上下无处不动，正因身法快得超乎眼力所及，身上便像胧了一层雾，此刻胡志孝伸手来拍，便似将手探入狂涛漩涡之中，运气好些，整个人滚跌飞出，运气差些，手臂立时绞断，端看他触到什么地方。

此刻欲要救胡志孝，方法无他，便是伍定远得停下不动。

灭里的拳很重，仿佛一柄八十斤重的铁斧，破石穿山；灭里的拳又快，如四两飞镖般一闪即逝，足以削皮裂骨，现下朝身上打来，伍定远若是凝身不动，这一拳挨下，纵有“真龙之体”护身，怕也要身受重伤，看眼前多少军国大事等着他，一旦受了内伤，谁来为百姓抵挡怒苍？

高炯、燕烽张大了嘴，连声音也发不出了，灭里虽想撤拳，可臂力已发，这雷轰电闪的事，谁还能救？一片惨然间，忽听“啊呀”一声，胡志孝两脚朝天，摔到了地下，转看伍定远，却已移形换位，站到了灭里背后。

何大人咦了一声，先是揉了揉眼，觉得伍定远跳跃了，正眨眼间，突然又见到了胡志孝，不由笑了起来：“老胡啊，什么时候来的？怎还躺在地下？”胡志孝坐了起来，提起脚来一看，不由咦了一声，只见靴底不见了，露出了一只凑臭袜子。

伍定远心下一凛，已知有人出手相助，左右张望间，只见院中一角钉着一枚铜钱，钱铢上还冒着丝丝热烟，原来是这枚铜钱削去了胡志孝的靴垫，让他仰天摔了一个大跤，全身无处不疼，却也只能自认倒楣，叹道：“唉.....没事，死不了，活不久哪.....”

北京胡家近年交了霉运，胡正堂、胡志廉、胡志孝，各有倒楣事，堪称一门三杰，眼看胡志孝长吁短叹，何大人捡起了破鞋垫，笑骂道：“瞧你胡大人，平日省吃俭用，这可连鞋儿也掉啦？”伸手朝他背后一推：“去去去、你弟弟人在外头，还在陪太子说话，快去打个招呼吧。”

胡志孝叹道："免了，下官不暗番话，去了也是哑巴神像一尊，摆着好看，还是别碍着人家议事了。"行上前去，拍了拍伍定远，道："爵爷，可否借一步说话？"

伍定远若有所思，直待胡志孝把话说了两遍，方才醒觉过来，忙道："大人.....大人有事找我？"胡志孝低声道："鄙人是为徽王爷而来。"这话一说，众参谋莫不心下一凛，伍定远也深深吸了口气，念及徽王已死，别说此刻心烦意乱，便算亲爹复活、亲娘再生，也得往后延个半晌，便道："岑焱、燕烽，去找住持借间厢房。我与胡大人喝茶。"

二将连忙答诺，正要离开，却听何大人笑道："借什么厢房？老夫就住在菊院里，那儿就有间现成的。走、难得二胡皆在，老夫那儿又有新采的茶青，刚巧泡来喝！"

胡志孝忙道："何老别忙，我和侯爷谈的是去岁的开支用度，怕要耐心对帐，一会忙玩后，再找您说说话吧。"

何大人冷笑道："怎么，定远老弟也学着打算盘了？岁支对帐，人家自有岑焱代劳，还犯得着他费神？"推开了胡志孝，笑道："亲家公啊，方才我不是和你提凝香的事儿么？来，我跟你说啊....."说着猛拉铁手，咬耳不停，想来在说女儿的好处，一旁胡志孝自是苦笑不已，却也不知该如何脱身了。

好容易众人都走了，灭里也总算没了事，这便走出院门，正要寻人喊叫，树林里已传来说话声："将军，我在这儿。"回头一望，果然见到了卢云，忙道："卢参谋，方才多亏你了。"

卢云嗯了一声，却是若有所思，灭里会思方才的场面，低声便问："卢参谋，你为何不肯见伍都督？你俩以前不是好友么？"

卢云叹了口气，灭里当然不会明白，他不是柳门中人，自不知"观海云远"彼此的往事。两人沉默下来，卢云不愿多言，只拱了拱手，说道："此番多蒙兄台照护，咱们就此别过。"正欲离开，灭里却拉住了他，道："卢参谋，你现下要去何处？"

乍听此问，卢云心里竟是茫茫然的，看此行本是为了顾倩兮而来，可适才见琼芳洒泪，却有险些惹出灾殃，一时之间，竟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他眺望漫天雪花，轻声道："我还是回去山门吧。"灭里

道："你在等人？"卢云并未回话，别开头去，正要迈步离去，忽听灭里道："卢参谋，你这几日若无处可去，何妨与我一道？"

卢云道："不了，这几日我得弄明白一些事，一个人自在些。"灭里道："如此也好。那让在下送你到山门吧。我有汗国庇护，至少保你一路平安，省得被那帮天兵天将追着跑。"

雪势实在大，两人不过说了一会话，身上便积满了白雪，宛如雪人也似。灭里抖落了身上雪块，搭着卢云的肩，便已离开。

两人并肩而行，一路避开大雄宝殿，只捡小径来走。忽听灭里道："卢参谋，你见过林先生了吧？"卢云道："见了，他扮成了茶博士，倒是吓了我一跳。"灭里微微一笑："林先生很看重你的。昨晚说了好多你的事。让在下好生佩服。"

卢云叹道："他怎么说卢某？"灭里道："他说观海云远之中，惟有卢先生是仁人君子，智勇兼备，时时以天下苍声为念。"卢云微微叹气："他是过奖了。卢某的仁，实乃是妇人之仁，卢某的勇，是匹夫之勇，实非做大事的料子。"

灭里微笑道："大人怎么突然消沉了？可是遇上了什么事？"卢云叹了口气，想到先前那份奏章，看那"余愚山"貌似忠臣，肚里却怀鬼胎，自己险些做了他的杀人之刀。一时之间，只觉得人生什么都是索然无味，反倒不如回去大水瀑，钓钓鱼、睡睡觉，还落得清闲。

放眼望去，满山的枯枝白雪，见不到一分春意，眼看卢云满心喟然，灭里又道："卢参谋，我一直没问你，等此间事情一了，你有什么打算？"卢云淡淡地道："此间事情？将军的意思是……"灭里道："我是说朝廷怒苍之战。等这场仗打完了，你想去哪儿？"

卢云摇了摇头，道："有朝廷，就有怒苍，只怕他们永远也打不完。"灭里笑道："卢大人太过灰心了。来，你看那儿"两人居高临下，卢云顺着他的指端去看，却又见到大雄宝殿，听得灭里道："看看殿前，看到了什么？那片大树棚？"

卢云凝目远看，只见宝殿前生了几株大树，虽在大寒冬日，枝叶仍见茂密，便如一座大棚子，遮蔽了殿前广场。那树棚之下，正是立储大会的场子。灭里道："卢参谋可知这大树棚的来历？"卢云颔首道："那叫紫藤寄松。是红螺寺三景之一。"

灭里点了点头，道：“正是‘紫藤寄松’。我来寺时听僧人说了，这世间松树只消让藤蔓缠绕，必定枯死，从无例外，可你看看这株大树，纵然藤蔓寄生，却依旧枝叶旺盛，活得越发越精神，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卢云沉吟道：“将军是说.....朝廷怒苍或能共存？”

灭里微笑道：“这我也不敢说，可若真有那么一天，你我的身心都能重得自由，您说是吧？”卢云低声叹了一声，道：“将军，方才你问卢某欲往何处，你自己呢？日后有何打算？”灭里道：“我想回家。”

卢云颔首道：“是了，此间事情一了，你也该回汗国去了。”灭里摇头道：“大人误会了。我这趟东来，一是为护送公主，二是为了找到自己的故乡。”

“故乡？”卢云茫然道：“你.....你的故乡不在西域么？”灭里道：“不瞒你说，我的身世有些不同，打我出生的那天起，我就没有了国，这辈子所存的一点心愿，便是希望找到自己的家乡。我口中的回家，亦即在此。”

卢云微微一奇：“你.....你这话是.....”灭里道：“我是契丹人，故而生来无国。可我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同伴，所以也没有家。”

这话打动了卢云，他仰眺灰蒙蒙的雪花，咀嚼灭里的话中三味，不由怔怔出神。

自赴省城赶考以来，离乡已有二十余载，漂泊四海，茫茫以田地为家，期间不只一次动念返乡，却又屡次打消了念头，毕竟家里已无亲人，便算回去了，又有什么滋味？“

漫漫人世间，无以寄怀，谁还能是自己的牵挂？眼看卢云眼眶微红，灭里忽道：”卢参谋，你想不想见银川公主？“卢云醒觉过来，愕然道：“你.....你找到公主了？”灭里笑道：“这你不必多问，你先跟我说，你想不想见见她？”这话一问，反倒让卢云踌躇起来，灭里笑道：“别怕，阁下与公主之间的事情，在下早有耳闻。”

卢云吃了一惊，忙道：“将军，我.....我与公主之间天地可表，不染纤尘，便如眼前这片白雪.....”正想来个有诗为证，却听灭里微微一笑：“大人，其实这正是我佩服你的地方，你我若是易地而处，只怕我早已.....”听得灭里似有所指，卢云不由咦了一声，转头打量着他，沉吟道：“将军.....您说这话是.....”灭里不愿多谈，径道：“别说了，要见公主，便随我来吧。”

两人踏雪寻路，转朝寺西而去。来到了一处山道，凝目远眺，眼前却是一片白雪山峦，远方依稀可见几处楼阁，蒙蒙的藏在雪雾里，望来便似仙乡画境一般。

灭里忽然停步下来，指着路边大石，道："卢大人，我看这儿风景不错，咱们先坐坐吧。"卢云道："也好，歇歇脚吧。"山道上站了

个小沙弥，手提扫帚，自在那儿扫雪，见了两人坐下，便只合十欠身，宛然便是个小小高僧。灭里向他笑了笑，便又眺望远山，道："卢大人，在你的心里头，什么样的女人最美？"卢云不假思索，径道："别人的老婆最美。"

小沙弥愣住了，转头打量卢云，好似见到了西门庆，灭里也笑了出来，摇头道："江湖传言，山东卢云天性笃实，不苟言笑，原来传闻有误。"卢云淡然道："这不是开玩笑，在我心里头，是别人的老婆最美。"灭里恍然而悟，颔首道："是了，在你而言，这确实是实情。"

顾倩兮是别人的老婆，住在别人的家里，睡在别人的床上，相夫教子，洗手作羹汤，这看在卢云眼里，自是有苦难言。只是事已至此，夫复何言？他叹了口气，不愿再谈此事，便道："将军自己呢？你心目中最美的女人，却该是什么模样？"

听得这两个男子言语无聊，小沙弥又起疑了，只在偷偷察看，不知是否采花大盗在此聚头。却见灭里笑了笑，把手向西一指，道："参谋请看。"

卢云站起身来，眺望群山万壑，忽见远方依偎着一对巍峨宝塔，雪里蒙蒙隆隆的，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螺塔"。不由疑惑道："这.....这是....."

灭里笑道："知道了么？宝塔里住了谁？"眼看卢云还在沉吟，小沙弥不由白了他一眼，道："红螺天女。"卢云啊了一声，失声道："公主.....公主在塔里？"灭里拍了拍小沙弥的肩头，示意嘉勉，笑道："走，咱们过去瞧瞧。"

下了坡来，眼前已是一片松林，远远望去，已能见到宝塔顶端，卢云正要过去，却见灭里含笑不动，不由茫然道："怎么不走了？"灭里微笑道："参谋先请，一会儿便知。"

卢云沉吟半晌，不知他有何诡计，反正自己早已是瘟神一个，谁见他、谁倒楣，自也不必害怕什么，便举起脚来，直朝松林里走去。

行不树步，卢云忽然停步下来，沉吟不前，灭里微笑道："怎么不走了？"卢云道："这儿.....有些不对....."灭里道："哪儿不对？"灭里道："哪儿不对？"卢云答不上来，只能再次向前走了几步，这回脚步才一踏入松林，心头立时怦地一跳，好似前方有张大网子，只等着将自己收进去。

练武人修炼元神，五感远较常人灵敏，卢云收足回来，慢慢闭上了眼，踌躇半晌，把眼一睁，瞧向了西北处一株大树，已然见到黑衫一角。霎时点了点头，道："是了，这儿有埋伏。"

灭里笑道："了不起，卢参谋不愧是武学宗匠，洞察细微。"拉过了卢云，指着林间树干根茎，道："瞧瞧这儿。"

卢云低头一望，立时见到一只小小雄鹰，双翼全展，红漆所绘，正是"镇国铁卫"的符记。

卢云点了点头，看这红螺寺乃是皇帝行驾所在，满山遍野都是兵马，又是"御林军"、又是"正统军"，这红螺塔下便有高手驻派，那也不足为奇。他行到树林边上，侧耳倾听，但觉树上那人呼吸浊重，不一会便是一吸一吐，相隔甚短，依此功力观之，甭说不能与灵定、严松等高手相比，便与帅金藤相较，武功也是大有不及。

眼看守卫本事不过尔尔，卢云自又放下心来，道："将军，咱们过去吧。这样的布置，咱俩应付得了。"灭里微笑道："还是老规矩，参谋先请。"

卢云笑了起来，也不知这是客套、是游戏，袍袖一拂，便又朝深林里行去。

看林中守卫伏于东首，卢云便远远避开了，转朝西面绕行，行不数步，却又听到了呼吸声，离自己约莫十来尺。不过这人呼吸依然粗重，谅非高手，不足为介，便也不加理会，只管向前行去。

约莫又走十来尺，突然之间，卢云却又咦了一声，再次停步下来。

前方又有呼吸声，离自己约莫也是十尺，这回却是在东北一角，卢云心里隐感不对，便又退回了一步，霎时又听得先前那人的呼吸

声。说来也怪，这人的呼吸声虽也是粗急浊重，却与东北角那人合节合拍，一收一放间，几无先后之分，若不细加分辨，只怕要以为此地仅有一人。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眼看灭里始终守在原地，卢云忙退了出来，灭里微笑道："察觉了吗？林子里有什么？"卢云道："有套阵法。"话到口边，猛地醒悟过来，忙道："是六道阵？"灭里笑道："比那个大些。"卢云皱眉道："什么意思？"

灭里笑了笑，眼看不远处有株参天古树，高达数十丈，便道："走，咱们上去。"

二人攀援而上，来到树顶俯身鸟瞰，先见了一名黑衣人，隐身于松树之后，右手约莫十尺处，又有一人，顺延而去，又是一人，布列了一个又一个蜂巢，放眼望去，足有百来个阵式之多。

卢云看得头皮发麻，道："这.....这是....."灭里道："这就是杨大人的布置，要见到公主，便得闯过这一关。"二人立于树梢，卢云慢慢蹲下，一五一十的数着人头，道："这.....这怕有百来人吧？"灭里道："由内而外，共计一百另八人。"卢云低声道："这阵法究竟有何奥妙？"

灭里道："据林先生说，这便是统御万物之法，世称天诀。"卢云微微一惊："天诀？这便是天绝神僧的....."灭里道："没错，这阵法便是杨大人的师父传下的。林先生说此阵乃是天数，无法破解，所以我也不敢硬闯。"

卢云道："为何说不能破解？"灭里道："林先生说过，六是世间最大的数儿，只因上合天道，故能无尽相加。阵式越大，威力越强，到得上百人以上，便可达兵法里的'以一围一'，足使天下一切高手束手。"

今日上午卢云去了杨家，曾在废院里遇上六名好手，当时六人结阵、联手发招，招式居然精巧难言，互补有无。自己若非仗着内力深厚，怕已大败亏输，如今树林里非只一个阵式，而是连绵不尽，无止无尽的蜂巢，宛然便是一个"六道大阵"。

卢云心下多少明白了，看红螺寺高手云集，却原来守卫最森然的处所，并非是正统皇帝的祖师禅房，而是眼前这两座宝塔，凭着这套

大阵，无论来者人数多少、武功多强，也无法穿越层层阵式，帖木儿灭里便算调集百名高手，怕也无法救出公主。

两人高坐枝头，远望浮屠宝塔，卢云默然半晌，忽道："将军，你专程带我来此地，想必有什么话要说吧？"灭里微微一笑："参谋所言不错，有些话不能早说，也不能晚说。只能选在这儿说，那才能说动你。"

卢云听他打起了禅机，便笑了笑，便笑了笑："将军也想劝我赶紧刺杀杨大人，对吗？"灭里摇头道："参谋误会了，刺杨一事，那是琦小姐、林先生的主意，我带你过来此地，是希望你能承诺一件事。"卢云哦了一声："什么事？"

灭里道："你别急，我先问你，你可知公主此番为何归国？"卢云凝望宝塔，想起昨夜义勇人首领所言，便道："公主想找出父皇，让他重登三宝，是么？"

灭里道："卢大人，你被骗了。"卢云大吃一惊："什.....什么？"灭里道："我今早找到了一位姓樊的老宫女，从她口里问出了一些事情。"卢云茫然道："老宫女？她又是....."

灭里道："她便是景泰皇爷临终之时，随侍身旁的宫人。"卢云张大了嘴，呼吸加促，又听灭里道："据这老宫女说，当年复辟之后，景泰皇爷立时被幽禁起来，之后便一病不起，没多久便死了。据说他死时很是凄凉，皇后、公主、亲信都不在身边，只有这姓樊的老宫女独自伺侯着他，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卢云呆住了，昨夜义勇人的"琦小姐"亲口所言，这景泰皇帝便藏在杨家后院的那口井中，杨肃观、银川公主，乃至于琦小姐自己，莫不以此为注，全力以赴，也才有了"刺杨"之请，孰料此刻听灭里这么一说，景泰皇帝早就不在人世了？

卢云怔怔坐着，突然之间，心里什么杂念都消褪了，只剩下了一件事：景泰皇帝死了。

繁华热闹的景泰朝，相争相扶的江刘柳三大派，如今都随着景泰的死，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念及景泰皇帝对自己的恩情，卢云以手掩面，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灭里也不说话，只任凭卢云低头饮泣。过了良久，方才道：“昨夜义勇人与你会面时，我心里便觉得奇怪，想这天无二日，两皇相争，景泰皇爷是死是活，那可是正统朝廷第一等紧要的大事，要说杨肃观有胆子将景泰藏在家里，那可真是匪夷所思了。后来我听老宫女说了，才知景泰死时，正统皇帝曾亲自到场入殓，眼睁睁看着他入了陵寝，这才放下心来。”

卢云深深叹了口气，低声道：“这事情何等要紧，你昨晚怎么不说？”

灭里道：“一来我对天朝的事情一知半解，二来碍在林先生的面子上，这便隐忍不发，直到今早见了这位老宫女，心里才有了底。”卢云默然半晌，仰起头来，轻声道：“既然景泰皇爷不在了，那照阁下说来，那口井里藏的又是谁？”

灭里道：“井中人的身份，我并不清楚，不过我敢断言，此人绝非景泰皇帝，而是一位‘琦小姐’想要营救的人。”卢云深深吸了口气：“这么说来.....这琦小姐打一开始便想骗咱们了？”

灭里道：“没错。我猜井中人对她意义十分重大，可凭她一己之力，却又救不出此人，只好放出景泰皇爷还在人世的风声，也好引来外援。”

卢云沉吟道：“这个外援，便是公主殿下？”灭里道：“不单是公主殿下，还有皇帝陛下。我猜琦小姐不断放出风声，必是想引来正统皇帝，以天子之力开启这口井，可惜当今天子早已见了景泰下葬，自然不会上这个当。”

自始至终，卢云就没信任过这位琦小姐，只觉得她事事透着算计阴谋，绝非豪杰一类，若非灵智方丈居中斡旋，又有韦子壮担保，卢云压根儿不愿与之为伍。如今听灭里一说，自己恐怕真是被设计了，他叹了口气，又道：“那林先生呢？他也被蒙骗了吗？”

灭里道：“那倒没有。我猜这林先生也和公主一样，早就知道景泰皇帝不在了。”卢云愕然道：“什么？公主.....公主早就知道父皇不在了？那.....那她为何还回来？”灭里笑了笑：“卢大人，在你眼里，公主是什么样的女人？”卢云低声道：“坚忍沉毅，目光远大。”

灭里道：“说得贴切。正因她的坚忍沉毅，她把许多事情都埋在心里，并未告诉我，甚至且也未曾告诉林先生，打一开始，她就把底牌

藏了起来，谁也没露口风。”

卢云静默下来，只是忙着灭里，听他道：“这趟公主归国，大家各有算计。林先生有自己的打算，所以才私下与琦小姐接头，公主亦然。她也有自己的安排。实不相瞒，在下手里还握有一道密令，事先连林先生也不知情。”卢云双眉一轩：“什么密令？”

灭里道：“公主要我去找一位唐王爷，请他重启仁智殿的密道，查一查这密道究竟通往何方。”卢云低声道：“仁智殿的密道？莫非便是.....当年刘敬掘出来的政变密道？”

灭里道：“你说对了一半。这条秘道，确是刘敬当年举兵之地，可这条密道却不是他掘出来的。”卢云茫茫然地：“不是刘敬？那.....那又是谁.....”灭里道：“是隆庆帝。”

卢云闻言一怔，看这隆庆帝便是武英、景泰之父，岂料他身后不单留下了两个儿子，还遗下了一条密道，却是想干些什么？

卢云低头忖量半晌，又道：“后来呢？你们.....你们进去密道了？”灭里道：“进去了。公主挑选的这个唐王爷，真是个厉害角色，他请东厂的房总管相助，这便潜入了禁宫，也在仁智殿找出了密道。其后我暗中尾随，却去到了一处地方，人称‘杨家村’。”

卢云吃了一惊：“什么？杨家村？”灭里道：“当地居民全姓杨，故以此名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卢云呼吸不由微微加快：“这村子.....可与杨肃观一家有关？”

灭里道：“这就不清楚了，当时唐王爷一进村里，听得自己到了杨家村，也是大感意外，这便找了当地许多耆老来问，却又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能上访祖庙，不意竟遭到了大批高手拦截，打了个天翻地覆。”卢云点了点头：“是镇国铁卫的人出手了。”

灭里道：“没错。当时我看情势不妙，只能现身一战，也好让唐王一行人从容逃离。其后我返回京城，便将祖庙里的事情一一回报给公主。”卢云低声道：“你.....你在祖庙里查到了什么？”灭里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卢云蹙眉不解：“天知地知？什么意思？”灭里道：“到了此处，线索便断了。不过我已用蜂鸟传书，将这八个字回禀了公主。”说着从腰

间取出了一只远筒，交到卢云手中。

这株大树与红螺塔相隔里许，卢云提起远筒，凝目远眺，只见两座宝塔幽幽暗暗，虽在雪雾里，兀自透散红光，他慢慢移转远筒，突见右方塔顶窗儿点了灯光，依稀坐得有人。

卢云啊了一声，已知银川公主便坐在窗边，却让自己瞧到了。他凝视良久，始终不见窗儿开启，自也见不到公主的身影，只能放开远筒，低声道："将军，你看杨肃观为何要囚禁公主？可是要逼胁什么？"灭里摇了摇头："我猜杨大人也和咱们一样，都想弄明白公主此行的打算。"

卢云心下一凛："你.....你是说，即使杨肃观.....也不明白她要做些什么？"

灭里道："没错，我猜公主定然知道些什么，却是练杨大人、林先生都不晓得的，所以她才会瞒着我，一面私下密会杨大人，一面给我一道密令，要我去寻唐王。"

卢云沉思半晌，又道："将军，你护送公主东渡归来，路上也相处了几个月，她可曾向你透露过什么？"灭里道："公主口风很紧，什么都没透。反倒是林先生告诉了我，他说公主此番返国，当是为破解一个诅咒而来。"

"诅.....诅咒？"卢云首次听说此事，不免满面诧异，灭里又道："参谋也当知晓，在下本是契丹人，并非回民，对鬼神之事向来半信半疑，不过我听林先生说了，方知这诅咒真有其事，只怕涉及天朝的另一个秘密，足以上震龙庭。"

卢云掌心出汗，低声道："什么秘密？"灭里道："潜龙。"卢云闻言悚然，饶他武功深湛，身子仍是一晃，险些从树上堕落下去，灭里眼明手快，便一把将他拉住了。

潜龙，这名字确实如同诅咒一般，每回卢云只消听说了，天下必有大祸降临。他脑中微起晕眩，低声道："除了.....除了这个诅咒.....公主还有什么指示？"灭里道："她命我寻访彼者，将一幅图画交给他。"卢云点了点头，从怀里取出了幅图，道："就是你给我的这幅图，是吧？"

灭里道："是。"卢云深深吸了口气，低声道："将军，这幅图有些.....有些玄。"灭里道："我晓得。这画已有百年之久，可画中之人却是杨肃观。为此我汗国武士大惊小怪，便称杨肃观为'易卜劣斯'。把他当成了古兰经里的妖魔。"

雪花一片一片飘降下来，两人也不约而同静下，卢云遥望宝塔，只不住推敲银川公主的用心。

现今朝廷波谲云诡，内有八王争立，外有怒苍之乱，正统皇帝却又与杨肃观互不对盘，此时京城便似一桶火药般，随时会炸开来。当此一刻，各方上下焦头烂额，都是朝不保夕，却只有银川公主一人还未出手，如今看她直捣黄龙，莫非手上真还握了什么天牌?

女人心、海底针，想当年银川还只是个待嫁公主，少女情怀，却已能提得起、放得下，种种坚忍卓绝之处，尽显无遗，如今多年历练，城府谋略，只怕不容小觑。

卢云望着山林宝塔，不由又想到了顾倩兮。他轻轻叹了口气，道："将军，先别说这些了，现下汗国太子已经来了，公主却让人扣了起来，这事你打算如何应付？"

灭里道："我没打算应付。在下这趟东渡中土，本就没打算再回去。"卢云吃了一惊："你.....你不想回汗国了？"灭里道："我是契丹人，从白山黑水而来，西域非吾故土，什么'煞金汗'、什么'汗国第一勇士'，在我都只是一纸虚名，随时可以放下。"

卢云低声道："既是如此，你.....你又为何留在汗国？"灭里轻声道："你应该知道理由的。"听得此言，卢云越发感到不对劲了，低声道："将军.....你和我说这些事，究竟是想....."

灭里道："参谋记得么？我方才要你答应过一件事，那是什么？"卢云低声道："你.....你要我做个承诺....."灭里面露欣慰之色，道："很好，你还记得。卢云，为了公主日后的幸福，我希望此间事情一了，你能带走她。"

卢云大吃一惊，颤声道："你.....你说什么？"灭里道："你别慌，先听我把话说完。"拉住卢云的手，示意安抚，又道："公主利用了我，也利用了你，把我们都当成了棋子，可我全不在乎，在我的心里面，只记了一件事。"卢云低声道："什.....什么事？"

灭里轻轻地道：“我希望她能快活。”卢云啊了一声，刹那间好似大梦初醒，心道：“他.....他爱着银川公主啊.....”

其实自己早该看出来了，这帖木儿灭里不过三十来岁，正值春秋鼎盛、大开大阖的时候，岂料他面少欢容、语多落寞，追根究底，原来他也爱上了别人的老婆。

灭里很苦，因为银川不只是别人的老婆，还是皇家的媳妇，这段情已经注定了结果。

灭里低声道：“卢大人，公主是个大人物，她之所以大，不是因为身份大，而是她的志向大。一生所系、心心念念，全以天下大局为重，故能动心忍性，忍人锁不能忍。可我必须问你一句，当年他抛下自己一生的幸福，嫁入汗国的那一刻，她对你说了什么？”

当年银川西嫁离国，最后话别之人，正是卢云，如何不知她临别的言语？一时低下头去，不愿回话。灭里柔声道：“她在你面前哭了，是吗？”

卢云叹了口气，总算点了点头，灭里轻轻地道：“卢大人，告诉我吧，公主既已放弃了一生，那天她为什么还哭了？”眼看卢云默不作声，只在那儿装聋作哑，灭里便道：“因为她是女人，她爱你，她却不得不离开你，所以她哭了，您说对吗？”卢云喉头干涩，把头垂得更低了。

灭里又道：“卢参谋啊.....她再怎么精明强干、再怎么高高在上，其实也不过就是个女人。人生就此一回、贞洁就此一身，却要全数献给一头猪，落得与他共度一生。人生到此一步，只一句话差堪可比。哪句话，你知道吗？”

眼看卢云又哑巴了，灭里径道：“麻木不仁。”

眼看卢云面露剧痛之色，好似被刺了一刀，灭里却还不放过他，又道：“卢云，我常在想，是什么样的男人会眼睁睁看着女人踏入火坑，无所作为？”卢云低声道：“像我这样的人。”灭里道：“你知道就好。”

两人盘膝仰头，各自眺望雾里的红螺塔，谁也没说话，灭里道：“卢大人，说正格的，北京政局如何演变，朝廷怒苍是胜是败，都

与我无关，我心里在乎的，只有公主一人.....”卢云打断了说话，道：“将军，既是如此，你威吓不自己带走她？”

灭里低声道：“有些事情，勉强不来。”卢云道：“什么意思？”灭里霍地抬起头来，怒道：“听不懂么？她不会跟我走！这世上能带走她的，只有你卢大人！”

卢云脑中“嗡”地一声，好似让人打了一拳。灭里道：“卢云，我实话告诉你，今日我若不出面求你，公主今生的命数就注定了。她当年嫁入汗国，就不会背反汗国，哪怕再恨再怨，她也会乖乖回去守着那头猪，到得那一刻，她.....她再次受了禁锢，我的心也.....也永远得不到自由.....”拱了拱手，道：“在下言尽于此，剩下的事，你自己琢磨着办吧。”言迄，纵身下树，大踏步走了。

四下空荡荡的，又剩下自己一人，卢云手上拿着远筒，仿佛傻了一般。

带走银川.....卢云怔怔仰头，望着那两左红螺塔，心里竟是茫茫然的，说不出是何滋味。

灭里责备的是，自己确是铁石心肠，居然坐视一个女人埋葬一生。然而当年自己没带公主离去，这并非是没心肝，而是因为没本事，他心里明白，自己一定逃不过朝廷的追捕。可如今事过境迁，卢云的武功直追“剑神”，凭着卓凌昭也似的武功，他带得走银川。

卢云很久没见银川了，依稀记得她貌美娇小，背在身上挺轻，很是爱哭。至于她现今是胖是瘦，是否生了孩子，日子是否安乐，自己没一件事知道。可灭里偏要自己带走她，这有是什么道理？难道这真是公主的本心？

回想公主的为人处世，卢云不由叹了口气。他所认得的银川，真乃是端庄智慧，母仪天下，似她这般庄严之人，真能抛下子民的付托，随自己这个浪子远走天涯么？想那余愚山的字条不过是绘声绘影，便足以为琼家带来满门浩劫，倘使公主贸然随一个男人走了，汗国岂不发兵百万，誓报此仇？到时兵祸连天，人人怨恨咒骂，以公主的性子，岂能无动于衷？

心念于此，卢云自是大摇其头：“是了，灭里这番话，绝非公主的意思。她真要走，当年早该走了，怎会拖到今日？再说她金枝玉叶

的，临到老来，把宫里的锦衣玉食全抛了，随我这穷汉吃粥熬米、赊钱借粮，这又是何苦来哉？”

无稽之谈，不可理喻，卢云不免仰天喟然：“难怪契丹人要亡国了。我看这压根儿是灭里自己的一相情愿，她想带走公主，却怕公主不肯，这便推到我这儿来。没错，当年公主是吻了卢某一记，可这亲嘴又不是镇国铁卫的烙印，就朝脑门正中这么一吻，便要情定终身了？都十年了，她非疯非傻的，干啥非得死死认定我不可？”

心念于此，便有了结论：“没错，这一切都是灭里自己搞出来的。他苦恋公主未果，这便来吃我的飞醋，非逼我表示不可。我若误信哀叹的鬼话，真要把公主强押掳走，岂不吓死她了？

”

想起汗国还有百万兵马，卢云自是冷汗满身，忙定了定神：“行了，都什么时候了，大战将即、百姓即将流离失所，倩兮又要来寺，我怎好在这儿胡思乱想？”想到此处，心情已然转为平静，正要纵身下树，忽然眼角一转，却又瞧见那两座红螺塔。

蒙蒙胧胧的红螺塔，远望而去，幽暗迷茫，卢云忍不住又驻足下来，怔怔思量。

不知不觉间，想到银川离别时的泪水，卢云又叹了口气，眼看自己还拿着灭里送来的远筒，便又怔怔举起，默默远眺。

天边飘雪，雪云厚实，两边相距又远，什么都是若隐若现，灰蒙蒙、雾茫茫，瞧不怎么真切。卢云心里闷闷的，正要放下远筒，忽然风势加大，雪飞雾散，只见宝塔顶端坐了一名女子，凌窗斜倚，手持远筒，若有所思，不正是银川公主是谁？

“殿下！”卢云大惊失色，纵声大喊，那女子身子剧震，手中远筒一松，便从窗边直落而下。卢云张大了嘴，一颗心好似停了下来，霎时之间，双脚贯力，身子飞离大树，便往树立里纵去。

卢云又冲动了，先前死也不肯动上一步，现今一见公主的面，什么汗国百万军、什么疯汉吃飞醋，全抛到九宵云外。当此一刻，公主又成了当年那楚楚可怜的姑娘，自己则是那刚毅果敢的“卢参谋”，就等着再把她救离苦海。

卢云飞奔入树林，直朝红螺塔而去，正激动间，忽听“砰”地一声，背心吃痛，竟然挨了一记，他急急转身，正要守御，猛然又是“砰”地一响，背后同一部位再次受击。

卢云痛得眼冒金星，双掌对开，赶忙布下一个正圆，正是“正十七”。这听“嗡”、“嗡”几声，数条黑索袭来，却被他的正圆挡了开来。眼看机不可失，正要朝宝塔奔去，脚下一痛，已被黑索缠绕，卢云急忙向前一扑，趴倒在地，甩开了绊马索，却于此时，地下窜出三条黑索，状如毒蛇吐信，便朝自己蜿蜒而来。

卢云心下骇然，连忙飞身起跳，这下可惨了，但听砰碰连声，密如暴雨，卢云痛入骨髓，背心、小腿、腰腋无一不中，便又摔回了地下。

直至此时，卢云才知灭里在怕些什么，原来这“六道”是守不住的。两人一线、三人一面，到了六人联手时，那就是“上下”、“左右”、“前后”六道同时来袭，倘使陷于阵中的是伍定远、秦仲海，以他俩身手之快、招式之凶，怕也走脱不出。

啪啪数声，敌方攻势如狂风暴雨、卢云接连挨打，饶他内力深厚，这几十鞭收下，却也渐渐支撑不住。心道：“不行，这样下去真会死在这儿.....卢云，你快想个法子啊.....”

天下万物都该有其弱点，“六道”纵然真是“天之道”、“佛之道”，也一定有迹可循。眼见一道黑索扑面而来，卢云喝喝喘息，猛地探出手去，牢牢抓到了手里，大怒道：“出来！”

“啊”地一声苦喊，树林里枝摇叶动，一人脚步跌跌撞撞，已被卢云硬扯了出来。

那人翻着白眼，面容僵硬，宛然便是个瞎子，卢云无暇思索，只管死命拖拉，但听啪啪连声，卢云全身上下无处不挨打，可他就是抵死不放这条黑索，心里一个念头，他纵然破不了阵法，至少也得抓到一个人，霎时奋起生平气力，这水瀑里十年勤修苦练的内力发出，却要那瞎子如何承受得住？脚步蹒跚，一步一步走了过来，卢云深深吸了口气，正要将他擒下，突然间树海摇荡，入眼所及，林间黑衫黑影，满场黑衣人居然都被迫现身了。

阵法开始转动，卢云心下一醒，当此一刻，他总算看出了端倪，知道该如何破解这个“六道大阵”了。

这六道阵仿佛便是天下国家，之所以能互为奥援，万众一心，其实所仗便是各人的方位，阵中人都得各司其职，各尽本分，上下左右，任一人的防卫都不能动，一旦动了，便是牵一发动全身，人人都得随之而动。

越是精密的东西，越禁不起拆解。卢云明白了，正因这“六道”精微巧妙，存乎一心，要使这庞然大物倒塌，便得使其自乱阵脚，唯有使阵中人各存异心，各作打算，这“六道大阵”便要轰然坍塌，再也凝合不起。

一尺、两尺、三尺，那瞎子离自己越发近了，一众同伴拼命来救，狂抽狠打，阵法反而越见越乱，卢云吐纳丹田，搬运内力，正要一鼓作气抓住那人，突然间满场黑衣人奔回了原位，不再朝自己出招，卢云微感诧异，暗道：“他们.....他们要认输了？”

轰地一声，眼前那瞎子突然把手一抽，卢云不由“啊”地一声，竟被对方硬生生拖了回去。

卢云大惊失色，不知对方哪来这等巨大气力？放眼望去，却见林里的黑衣人再次坐定，诸人黑索相连，结成一个又一个大蜂巢，已将数百人的力道灌注于那瞎子一人身上。卢云啊了一声，暗道：“对了.....这就是天诀.....”

团结天下的心念，便是“天诀”，树林里的黑衣人众不再彷徨，不再叫嚷，他们各守本分，团结出一股丰沛雄伟的神力，便如一只神佛大手，将小小的卢云捏于掌中。

六道阵再次发动，此时此刻，“六”即天数，“六”即天道，当年秦始皇登基之日，便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与六尺、以六迟为步，乘六马，故说“六”就是王者之道，引领天下的不贰大法。在这股大力之前，伍定远的真龙体、卢云的正十七，俱都渺小无用，毕竟区区一个生灵，要如何与整个天下相抗?

卢云害怕惶恐，好似来到了咸阳城、见到了始皇帝，突然之间，两道黑索缠来，锁住了他的喉咙，已使他舌头外吐，转眼之间，卢云已是吸不进气、说不出话，胸腔仿佛要炸裂开来，脚下更是渐渐发软，已要跪倒下来。

眼前情势，仿佛是重回白水大瀑一般，水瀑滔滔，灭我顶兮、绝我魂兮，想要向苍生哭喊呼救，却见不到一个人。卢云眼前一黑，正

要俯身跪倒，蓦地想到了生平志向，霎时伸出手来，搭住了黑索，胸腔一个鼓气，嘶声怒吼。

“我不服！”卢云仰天哭叫，那嗓音好似忠臣哭嚎，声闻数里，别说伍定远、灭里、银川公主，说不定连正统皇帝都听到了哭声。但见他须发俱张，左右两手各抓了一条黑索，猛力所过之处，整片树林如海涛摇晃，“六道大阵”受力剧荡，已近崩坍。

千锤百炼出深山，卢云开始反击了，神智不清间，他仿佛回到了白水大瀑，手上内力一波接一波、如排山倒海，就是要死守住瀑布上的这座小小孤岛，留得清白在人间。

仿佛真是与天下国家相抗，卢云一直哭、一直叫，他就是不服，他就是不要屈从于六道之力，那挣扎之力好生凄厉，一点一滴，看似微弱渺小，却又如此激愤顽强！

卢云武功所强在于两者，一是“正十七”，可卸一切临身外力，再一个就是水瀑里练就的内力，他曾以此抗击过白天水大瀑，从神佛手里捡回了一命，现今身临死境，尽抛所有，卢云以平生之修为，迎击杨肃观亲手布置的六道大阵。

卢云手上气力加大，六道阵式已被迫缩小，只是黑衣人众却不畏惧，哪怕阵里来了个妖魔，他们仍是咬紧牙关，不怕死、不畏难，须臾之间，索上传来的力道竟是更大了十倍不止。

卢云错了，“六道阵”不会倒，也不能倒，此阵相互统御、彼此共济，一旦想凭外里推倒它，以一己信念横加其上，便犯了他的大忌。外力屈辱，只会使它更加坚毅团结，绝不退让。

两边气力越发惊人，在场黑衣人万众一心，共抗外侮，毕生荣辱都放到了阵上，卢云也是疯狂嚎叫，生死许之，猛听“嘎”地一声，那黑索已然断裂了。

这黑索不知什么质料锁就，坚韧牢固，始终不破，如今却让两边扯裂了，又听“嘣”地一声，清脆响亮，黑索断成两截，卢云也是啊呀一声大叫，身子扑天而起，从树林里飞了出去。

砰地一声，卢云由高处堕落，这回摔了个四脚朝天，大批黑索正要包抄而来，却见卢云衣襟敞开，露出怀里一块金牌，上书：“镇国铁

卫之令”，咻地一声，六道黑索同刻回缩，回了入树林。卢云也倒在地下，力尽难动。

卢云内力枯竭，倒地喘歇，只听不知名处传来了古琴声，却也没人再来压迫自己，他想爬起身来，手脚却没了气力，撑了几撑，跌回地下，慢慢眼皮渐重，睡意渐浓，眼看便要昏睡过去，忽听一名女子道：“夫人留步，我自己出去可以了。”

这女人咬字带了扬昆腔，却是南方口音，卢云听在耳里，自是双眼大睁，暗道：“是.....是倩兮？”此刻虽已近昏晕，但心上人就在身边，怎能躺着不动？霎时双腿灌力，奋然站起，正要过去察看，突然间脚下一滑，好似踩到了什么陡坡，便一路滚了下去。

此时百哀齐至，不单筋疲力尽，脑袋偏又插到了雪堆里，正悲鸣间，树林里又传来叹息声，听得一人道：“其实你也别自责了，当年我把阿秀托付给你，现下又怎会怪你什么.....我看他要不多久，便会乖乖回家了.....唉，倒是害得你两夫妻争执.....我真是过意不去.....”这嗓音带了一抹妩媚，字正腔圆，说不出的好听，卢云听着说话，一时心下震动，暗道：“这.....这是七夫人？”

阿秀的生母，此刻便在林中说话？心念于此，卢云满腔热血，不知多少话想问她，几番想撑起身子，偏又爬不起来，待想张嘴呐喊，满嘴都是雪块，生母声音也发不出，又听七夫人叹了口气：“杨大人现下就在塔里，你真不去见他？”

顾倩兮的嗓音平平淡淡，道：“他真想见我，自会过来找我。不是吗？”七夫人道：“你俩是夫妻啊，你都不问问他在塔里做什么？”顾倩兮道：“他在和一位公主说话，对吗？”

闻得此言，卢云双眼圆睁，方知银川真在左近，眼看天下美女都到齐了，霎时奋起生平余勇，一个运劲吐纳，昂然起身，果见树林里站了两个女人，一个身穿道袍，未施脂粉，另一个容貌清丽，神情隐带憔悴，不是顾倩兮，却又是谁？

一直以来，卢云都没打算现身，此刻却是拔腿直奔，只想用力抱住她，突然间脚下再次踏空，便又咚隆隆地滚下了土坡，随即扑通一声，摔到了一处池塘里。

水花四溅，轰然巨响，顾倩兮微微一惊：“这.....这是什么声响？”脚步微动，正要靠近察看，七夫人却拉住了她，低声道：“别过

去，方才林子里嚷得响，说是有刺客。”

脚步声一顿，顾倩兮没作声了，可怜卢云泡在水塘里，神智渐失，身子怕都快结冰了，又听七夫人叹了口气，道：“你别嫌我多嘴，其实有些事情.....你不能全怪杨大人，他也是身不由己的，就好比那位公主吧，她执意要见杨大人，说是要讲个故事给他听.....却要他怎么推托.....”

顾倩兮淡然道：“还有这等事？她想说什么故事？”七夫人道：“说叫小泥鳅。”

“小泥鳅.....”卢云疲惫之至，话到口边，身上再无一分气力，便慢慢闭上了眼，好似化为一具冻泥鳅，顺流而下，却不知要飘向何方了。

八、小泥鳅

自九岁那年起算，小泥鳅就独自住在这儿了。

一个人住，自由也自在。口渴了，就从後院古井打水出来，肚子饿了，便去一里外的湖畔钓鱼。天色暗了、困了，他便溜到妈妈的床上睡觉。

妈妈的房舍无顶无墙，只馀一张空床。只是小泥鳅从不寂寞，夏日里蚊虫飞舞，秋夜里落叶飕飕，仰卧床上，眺望天际，有时月照银海、缀点繁星，有时蓝天白云、小鸟翱翔，不时还会降落下来，栖在小泥鳅的鼻子上。

虽然这般快活，可小泥鳅却还挂心一件事，不论他在捕鱼打水，还是读书写字，他的眼角始终都在留意，留意妈妈房里的那座大衣柜。

又大又破的衣柜，连接了地狱与人间，破宅中的小泥鳅一直苦苦守候，等那衣柜再次开启.....让他再次见到地狱的恶鬼.....

第一回背出道德经的那天，往事历历在目。

“来！三十五！执大象！”外公捧著旧书，喊出章回号数。背诵声传来，小脚打著拍子：“人示以可，不器利之国，渊於脱、可不鱼.....”他摇头晃脑念道：“强刚胜弱柔，明微谓是.....”

满口怪言怪语，道德经虽以艰涩闻名於世，却也非无字可解，一旁舅舅蹙起了眉头，附耳问向外公：“像是背错了，是不？”

外公愁眉苦脸，一边对照古文，想来确实离了谱。他将小泥鳅拉到跟前，叹息嘱咐：“来，咱俩重新背一遍.....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陡然间，外公咦了一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倒过来便是“人示以可，不器利之国”。发觉此处奥秘，张口结舌的外公望着面前小童，喃喃自忖：“小泥鳅.....你.....你.....”

“公公像是好吃惊啊？”四岁的小泥鳅嘻嘻笑著：“你不是说了麼？倒背才是如流啊！”倒背如流的小泥鳅，什麼都开心。

住到这栋大房子後，小泥鳅更开心了，那房子好大好大，从娘的卧房瞧去，可以瞧见镜子般的湖水，窗外花树绿香香，蓝天绿地如茵，小泥鳅真觉得自个儿家发财了。

那天小泥鳅背完了整本道德经，便跟著外公来到娘的香闺里，他东瞧瞧、西看看，还没来得及问窗外那棵是什麼树，便给外公拉着跪倒了。

“乖乖小泥鳅。”外公带著小泥鳅，面向衣橱，他这样笑著：“一会儿记得要背经喔。”

面前的衣橱好大、好新，望来像是一座大宅门。小泥鳅望向衣橱，忍不住咦了一声，眨了眨眼。却听舅舅笑了起来，插话道：“小家伙，背就背，你可千万记得，莫要倒背啊！”

哈哈大笑中，小泥鳅凝视著大衣柜，不知里头有什麼奥妙，他更加惊讶起来了，抓了抓脑袋，还不及问话，便听外婆这样说了：“行了、行了，你父子俩出去吧，这儿男人不能留。”

外公与舅舅相顾一笑，父子俩各从地下爬起，并肩离开，小泥鳅最是懂事，一听男人不能留，正要跟上外公舅舅的脚步，却给外婆拉住了。

“你别走。”外婆含笑搂来小泥鳅，抚摸他的聪明小脑袋。“你得留着。”

“不要！”小泥鳅嘟着小嘴，忿忿不平：“婆婆说男人不能留，难道小泥鳅不是男人么？”

“你不一样、你不一样。”外婆挽着小男人的小臂膀，温颜笑道：“你是男人没错，可你是咱们杨家的心肝宝啊。”

喔，杨家的心肝宝啊！生平第一回听到这样的称号，小泥鳅真高兴，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外公和舅舅像猫儿般溜出去了，既然是心肝宝，小泥鳅也不急着走了，正要依偎到外婆怀里撒娇，忽然鼻端传来香味儿，引得小泥鳅心跳加促。

这是什麼味道呢？玫瑰花儿长脚走路了么？小泥鳅眯眼嗅了嗅，转头去望，赫然讶道：“娘.....你.....你好奇怪啊.....”

面前的娘亲从屏风後走了出来，穿著奇怪的衣裳。

真是怪衣裳.....两条红线挂着一兜红布，比乞丐的破洞烂衣还少了点料子。虽然这样，小泥鳅还是呆呆望娘，柔亮亮的肩头腻肤，像是擦了光漆的白羊儿.....红烫烫的瓜子脸颊，看来比黄昏晚霞还要晕.....好美好美.....

小泥鳅红了脸，他垂下小脸，避开娘的脸庞，却不小心瞧到了娘的那双白腿。

没穿凤裙的娘，在小泥鳅面前露出了玉腿，那也是他生平第一回望见女人的白腿。小泥鳅害怕起来，他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高声背诵：“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在外婆的笑声中，娘拉著小泥鳅，一同跪了下来。小泥鳅还在背诵着，妈妈与婆婆将小泥鳅夹在中间，三人面向那座大衣橱，模样像是大拜拜。小泥鳅满心疑惑，只能一心二用，他一边背著书，一边猜想着.....

为何要跪下呢？黑灶有灶神、古树有树神，难道衣橱里也有橱神么？正想间，衣橱里传来喀地一声，也打断了小泥鳅的背书声。他呆呆抬起头来，娘与外婆却同时垂下头去，前额触到了地板。

衣橱里有动静，像是有什麼东西要爬出来。小泥鳅不由自主地站起，正要向前察看，却给外婆一把拉倒了，她按住小泥鳅，让他趴伏在地。房里的三人跪地不动，小泥鳅没学娘用额头触地，他只用下巴抵着凉地板，虽然张嘴挺费力，他还是忍不住开大了嘴，就像面前的衣橱一样。

衣橱开了大嘴，吐出了一个人，男人。

那天小泥鳅实在太惊骇了，他活到了四岁，头一回见到衣橱会吐出活人。可能是太讶异了，他不记得男人长什麼样了，只晓得他有个胖肚子，全身黄闪闪的，像个大赢家。

大赢家从衣橱里走出来，他哈哈大笑，笑得挺开心、挺得意，好似怕旁人不晓得他挺快活。他走到娘的面前，笑道："香兰，可还喜欢这栋新房么？"

娘垂下脸去，她搂着小泥鳅，软软地呢喃道："只要是万岁爷赏的，臣妾都喜欢。"娘的嗓子像是给掐住了，又柔又嗲，男人更是哈哈大笑，他俯下身来，拍著小泥鳅的脑袋，笑道："说得好！说得好！这可是朕赏给你的龙种啊！"

男人的大手使劲拍着，小泥鳅给打得好疼，他有些不高兴了，正要开口相骂，一旁姥姥急忙推了推他的背，低声道："快.....道德经，赶紧背....."小泥鳅哦了一声，启齿道："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还没名，那男人便扛起了娘，将她拖到屏风後头去了。一声娇唤传出，男人一直哈哈大笑，娘也发出了奇怪声响，小泥鳅咦了一声，还没来得及回头去望，便给外婆拉走了。小泥鳅脚下仓促，心里却满是纳闷，他回头瞧著屏风後的人影，兀自高声背诵："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是故……

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是谓微明.....

第二次背诵这段文字，小泥鳅五岁了。

这天下午，小泥鳅依旧背着书，来到了娘亲的卧房，旁边一样有外公、外婆、舅舅，只是不同於上一回，屋里还多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小泥鳅称她做"舅母"。

这日多了一点新花头，小泥鳅一边背书，一边把几罐染料倒入茶碗里，染色互混互杂，水面荡漾，慢慢晕开了一朵紫花。

"行了！行了！真聪明！居然给他找出秘方了！"外公笑得泪水渗出，舅舅也是拼命赞叹："染紫啊，咱们杨家硝了几十年羊皮都不成色，咱这小泥鳅不过区区五岁，他便成了啊！"

众多大人簇拥著小泥鳅，齐声欢呼，小泥鳅呆呆望著身边的大人，他不懂大伙儿在高兴什么，可他晓得人人都爱他，于是他又背起了书

，继续讨好公公舅舅："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於人....."正背诵间，又听舅舅笑道："这孩子真是神童，别说顺天府杨家村找不出一个，我瞧就是整个北直隶，怕也找不出比他更聪明的孩子。"

"可不是吗？"外公眼中露出慈爱，他轻抚小泥鳅的小脑袋，叹道："这般神童若能做太子，那可是万民之福啊。"小泥鳅眨了眨，心

里有些奇怪，他晓得公公叫做"杨辛"、舅舅叫做"杨契"，小名叫"大成"，可谁是"太子"呢？唠唠叨叨中，像是听到"太后"、"皇后"什么的，另有些叹息声。之後外公舅舅又退出房去，那舅母新婚不久，自也跟着走了。

房里又剩下了婆婆、娘亲、小泥鳅。小泥鳅望著舅母的背影，茫然道："婆婆，舅母也是男人么？"外婆脸上一红，啐道："休泼说。亏你好聪明，怎问这傻题目？舅母当然是女人。"小泥鳅讶道："可婆不是说了，女人可以留在房里啊，为何舅母也要走呀？"

这回换娘脸红了，听她啐道："别胡说，你舅母是咱杨家的媳妇，怎好留在房里？"

"怎麼、怎麼？"说话之间，忽然衣橱喀地一声，再次打了开来。听得一人哈哈笑道："杨大成讨媳妇了？居然不给朕瞧？快叫她过来！"外婆嘶嘶笑了几声，娘亲则跪了下来，有了上回的例子，这回小泥鳅抢先站起，他拿著那只茶碗，喊道："爹爹！爹爹！他们要你瞧这个，紫花喔....."

忘了，小泥鳅真的忘了，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跌倒的，好似被爹爹踢了一下，还是自己撞上了衣橱，总之小泥鳅醒来以后，发觉舅舅、舅母一直哭，外公一直安慰，娘也生了好久好久的闷气，至於小泥鳅，他又费了五天的功夫，方才找出洗去一身紫的新办法。

后来的事儿没什麼新鲜的，衣橱里的爹爹没空见自己，每回他爬出柜子时，小泥鳅便得和外公舅舅一起离开。至於舅母那个美姑娘，每回衣橱打开，她便会逃到另一个衣柜里，然后请外婆，说她回娘家了。

这就是家里的秘密，住在衣橱里的男人是自己的爹爹，每闷得十来天，他便要溜出来，上到娘的床铺睡一睡，睡完之后，他便会溜回衣橱里歇着。

衣柜真的那么好玩么？小泥鳅很纳闷了，他时常打开自己的衣橱，朝里头大声喊叫：”胖猪父皇！你在里头吃米糠吗？“喊着喊，他总要钻进橱门里东瞧西晃，几次尝试下来，却什么也没瞧见。

聪明如他，当然晓得娘房里的衣橱有些不同，小泥鳅满心好奇，不知有多少次想打开衣橱来瞧，瞧瞧里头到底有多大，瞧瞧胖猪父皇在里头做什么。可娘总是不肯，逼得急时，她会这样哭叫道：“等你将来变成龙，你就可以进去了！”

小泥鳅不是龙，他是泥鳅，可他也不是普通泥鳅，娘不给他瞧，他还是有法子。他的法子不是偷、不是闯，而是一只尺。他用尺规丈量了娘亲的闺房，算过了整个院子，如此一来，他查出衣柜后的砖墙很厚，和其他房壁相较，至少厚了六尺，泼水下地，

房里的水流全都朝衣柜底下去了。

衣柜底下有东西，於是他拜托了小黑鼠，请它从砖缝里溜进去，瞧它能把红线拖得多长。

不晓得，小黑鼠失踪了。十丈来长的红丝线也给拖完了。由是乎，八岁的小泥鳅如此断言，衣橱后头通向地狱，小泥鳅则是妖怪的儿子，只有妖怪才不喜欢儿子嘛。

九岁过生日的前五天，依稀是午夜时分，床头的铃铛响了，熟睡的小泥鳅给吵了起来，他心里明白，爹爹又从衣柜冒出来了。小铃铛连着一条红丝线，红丝线那端有个脚踏，小泥鳅早就拜托了土拨鼠，请它们在地道里做了手脚。只要爹爹踩上脚踏，铃铛便会铃

铃响，这样小泥鳅就不会撞见爹爹压在娘身上了，只要懂得避开，他就不会挨外婆外公的骂了。

红丝线深入地道十五丈，小泥鳅只要默默数到五十，娘房里的衣橱便会打开。他懒得理会大人的事，打著哈欠，自管卷着自己的小棉被，鼾鼾睡着。陡然间，铃铛！铃铛！铃铛响了第二次。

怪了？小泥鳅张大了眼，铃铛为何又响第二次？爹爹折返回去了？

不会的，妖怪最心急了，每回只要从衣橱里冒出来，他总是急得要命，，拼命找娘。

满心迷蒙间，铃铛、铃铛、铃铛响了第三回，小泥鳅咦了一声，他从床上跳了起来，跑到铃铛之前，细细察看他的机械布置，他想查出为何会生出这般怪事?

，当然知道铃铛不会无故乱响，这是参照古书做的，那段丝线用蛛丝缠绕蚕丝，最是强韧不过，事前还浸过了樟脑油，绝不会有虫鸟过来捣蛋。那为何铃铛会一直响呢？是不是爹爹在脚踏上反覆纵跳？玩起了“跳加官”?

不知道，总之铃铛不停地响，铃铛、铃铛、铃声催促小泥鳅一探究竟。他咦了几声，赶紧奔到了院子，溜到娘亲的卧房去看，他悄悄推开了门，眯起了小眼缝，他真怕撞见那 头猪油油的黑爹爹又压到白羊羊的娘身上，说有多丑，就有多丑。

没有异状，房里黑沈沈的，娘还在熟睡，她也穿着平常朴素厚实的衣裳。回头望向院子，舅舅、外公、外婆也都睡着。至於舅母，她今儿真个回娘家去了。小泥鳅望着娘，想要和她一块儿睡，可想起那只讨厌的妖怪，他又不想过去了。

小泥鳅叹了口气，正要回转身子，陡然间，衣橱再次开启了！

有人走出来了，那不是胖胖的爹爹，而是一个金人，他好高、好大，比爹爹高得太多了。

大金人想做什么？他为何从衣橱里走出来？他想做什么呢？小泥鳅呆呆看着，耳中传来：“轰踏”！“轰踏”！“轰轰踏”！橱里走出好多金甲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好多好多，数都数不完，每个都穿著金盔甲、带着大银刀.....

小泥鳅怕了起来，他不知道这些人想做什么，但他晓得每回只要衣橱打开，他便得急急回避，于是他拼命跑、用力跑，他逃入了古井，掩上了石板，低声背诵.....

是故.....

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是谓微明.....

下雨了，水珠再次从脸颊滑落，仿佛穹苍的泪水。黑沉夜色中，湿淋淋的小泥鳅长发披面，他提起树枝，拨了拨火堆，又一次抬起脸来，凝视面前那座大衣橱。

衣橱前本有一张大桌子，另有张鸳鸯卧床，小圆窗外有花树、有香草、有庭院.....小泥鳅幽幽地道："公公，咱们家破败了，对不？"外公没有说话，小泥鳅也摇了摇头，他烧烤香鱼，串了真正的小泥鳅，搽上外公欢喜的蒜酱，递了过去，不忘叮咛几声："公公，别哽刺喔。"

香气四溢，外公嘴里衔著鱼竹签，像是呵呵笑了。小泥鳅靠了过去，替外公补上泥面黄漆，雨势太大，不免把外公的泥脸儿融化了。

废墟烂瓦，外公躺在那片火焚地上，无言无语，大雨淅沥沥落著，小泥鳅提起油布，替外公、外婆、舅舅都穿上了衣裳，忙了许久许久，他回到了火堆旁，湿淋淋地低沉了眼眸，目望火里艳光。

十五年过去了，从弱童行入弱冠，化身为今日俊美的青年，，独个人渡过春夏秋冬，烧烂的庄院成了他的家，院後镜湖是钓塘，而那座不曾开启的大衣橱，则成了心中的灵堂。

许多年来，小泥鳅还是很乖，他一直听娘的话，不曾打开衣橱来瞧。每逢夜里惊醒，望见巨人般的黑衣橱时，他便会急急逃到到后院的古井里，在那里睡个好觉。每逢寂寞孤单，他便会找出外公留下的书藏，奇门盾甲、阴阳五行，宋元算学，张衡年谱.....。

。不过小泥鳅依旧努力背书，因为小泥鳅意外发觉，每当他白日里背过了经文，夜里便会有人现身出来，陪他说话解闷。

第一夜来的是药王孙思邈，第二夜来的是天匠宋应星，第三天来的是兵法名家孙武，第四夜来的是天机神算鬼谷子.....每晚都有一位古人降临，谆谆教诲，殷殷指示，有的教他辨穴认脉，有的传他一身鬼斧神工，把毕生智慧传给他。

太史公降临了，就在宁静的湖畔，他搂着哭泣的小泥鳅，告诉他很多故事。荆轲、专诸、始皇、汉武，于是小泥鳅也首次明白了，他知道自己何时可以离开这座大庄院。

"大赢家，大赢家....."自此之后，太史公的爱徒每晚都要跪在大衣橱前，轻声啜泣："求求你、拜托你.....赶紧打开衣橱，再次和我碰面

吧.....”

因为那时.....小泥鳅会哈哈大笑.....他要亲手挖出他要亲手挖出猪只血淋淋的心脏，砍下他的脑袋，提着他的骷髅头饮酒，唯有像书里的冒顿单于手刃亲父，他才能离开这早成坟场的家啊！

哈哈！哈哈！哈哈！小泥鳅掩着脸、向着天，放声大哭起来。

雨势越来越大了，今夜二十四岁的青年依循往例，仍在雨夜中独坐冥想。

仲夏夜里，黑暗中大雨倾盆，小泥鳅像过去一样淋着雨，默默等候下一个黎明的到来。

暮色使人无惧，雨水则能掩饰孤单，湖里青蛙呱呱、田边蟋蟀啾啾，雨滴拍打镜湖，宛如小时听过的屋檐雨花，声声入耳。怀想着往事的孤独夜晚，忽然之间，再次听到那熟悉的呼唤.....

叮铃.....叮铃.....

啊.....终于.....泪水从脸颊滑落，小泥鳅握拳发抖，这并非伤心，也飞害怕，而是太高兴了，五千四百七十五天过去，从九岁到二十四岁，铃铛终于再次响了。

上苍开眼了，地道里终于有人了，吼吼吼、吼吼吼，小泥鳅高兴嚎叫。只是无论他如何喜悦，他都不曾焦躁，因为他早已做了万全准备。

小泥鳅长大了，小泥鳅很厉害了，小泥鳅已经是“龙”了，橱门前的泥地是个深坑，埋了百来只尖钉，失足堕落，人会痛得跳起来，只

要往上一纵，橱顶的刀串便会如秋千般荡来，若想摆头闪身躲避，便会引得大树毒棘追扑而来。这些计谋都是小泥鳅亲手布置的，唯独如此，他才算手刃君父啊！

天下第一此刻手舞足蹈，他将外公、外婆、舅舅请了出来，让他们一个个列队转向，他要大家亲眼看着大衣橱，看着那头猪倒卧在血泊当中，一会儿小泥鳅要将之切成细碎，他要记得这美好的时刻，永矢弗轩。

一二三、四五六，小泥鳅默默计数，十五年的苦候多么好漫长，如今不到十下就要结束了.....七.....八.....九，心头扑通扑通跳着，喀地轻响传过，橱门即将打开！

小泥鳅压抑尖叫，拼命睁大了眼，嘴角泛起了快活。

黑漆漆的雨夜里，黑沉沉的橱门里走出一只黑猪，黑猪很笨，果然踩上机关，引得亮光闪起，闷哼传过，猪只坠入陷阱之中，戳戳！刺刺！杀杀！猪只跳了起来，又摔了下去，陷阱里一片凌乱。哈哈！哈哈！满地的叮叮当当，小泥鳅着实喜乐，他趴到洞前，准备来瞧死屍慘状

“嗨。”坑洞里的猪只抬起头来，朝自己一声招呼。

猪只居然会说话？还能朝人笑？小泥鳅张大了嘴，还不及向後闪避，坑洞里便窜出一道黑影。扑天而来的人影，势道迅捷，他落在小泥鳅面前，双手抱胸，胸有成竹地笑着。

小泥鳅太惊讶了，他的陷阱可以捕捉天下一切强敌，只消是人，没一个能活着躲过他的机关。可这又是怎麼回事呢？眼前这人不是活着出来了么？

鲜血从猪只的肩头渗出，剧毒从他的体内渗进去，无论伤势如何，黑影都不曾倒下。

“咿呀呀！”小泥鳅惊怒交加，他忽然提起短刀，奋力戳向敌寇，这是最後的机会。

刀锋刺入敌寇的肩头，他没有阻挡，只任凭小泥鳅用力钻刺，好似一点不疼。突然间，小泥鳅咦了一声，他发觉了一件事，面前这人其实一点也不像爹爹，他不像猪，反而庄严沉默、魁梧昂藏，那模样岂不就是一位.....

英雄。（初稿：超越人的东西，他们有著同样的名字，称为“绝世高手”。）

英雄与小泥鳅相遇了，两人对面而立，雨水洒在两人的身上，小泥鳅仿佛哭了，英雄也流了泪，听他低声道：“三年了.....天可怜见，传说是真的。”

“你是谁！”小泥鳅抽刀出来，杀猪似地纵情尖叫。在小泥鳅面前，英雄俯身下来，双膝跪地，叩首道：“臣，秦霸先，拜见御弟亲王，太子千岁千千岁。”

秦霸先，有些熟悉的名字，像是很出名的大人物。小泥鳅呆滞了，他有些慌张，看着“秦霸先”从怀里取出皇榜，高展在天，轻声

道："靖江王，跪下接旨。"

如同雷轰电闪，小泥鳅咚地一声，双膝触地，呆呆听着北京圣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诏征西大都督、武德侯秦霸先扶持王室，迎御弟靖江王归驾东宫，授金册，加太子号，入继大统，天悯其孤，嘉慰圣恩，钦此。"

"太子？"小泥鳅眼红了，凄厉尖叫："谁是太子？"

"你是太子。"秦霸先将圣旨折起，凝视早已长大成人的小泥鳅，道："吾奉今圣密诏，敕命寻访亲王下落，迎回东宫，为我春秋圣朝之储君。"小泥鳅张大了嘴，喃喃地道："骗人.....骗人.....你是来骗我的....."秦霸先并不解释，只微微欠身，将圣旨交给了他。

武英十五年八月，朱炎、朱谨之外，隆庆帝的第三子终于现身了。三年前，袁神医密报圣上，圣君此生将无子嗣。由是乎朱炎下达密旨，他要征西大都督寻回那未曾谋面的庶出幼弟，让他回归皇家，继承东宫大位。

御弟亲王，太子千岁，十五年来，第一次有人把小泥鳅当成心肝宝贝，小泥鳅呆呆望天，突然扑入秦霸先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朝廷最悲惨的冤孽得到了平反，宽宏大量的长子朱炎，找回了同父异母的可怜幼弟，一举平复这椿冤案。在这永志难忘的一天，小泥鳅受赐"靖江王"，只因父恶如猪，母顺似羊，所以他也为自己定下了姓名，称作："朱阳"。

"靖江王朱阳"，从此之后，这只暗夜里趴伏的"潜龙"，也成了皇族深夜的噩梦，至今仍诅咒着皇家的每一个人。

"后来的事情，就没有人知道了....."

夏末秋至，秋去冬来，武英十五年的秋天过了，眼前一片大雪纷飞，从窗外吹袭而过，听得一名女子轻轻地道："自那天之后，没人知道小泥鳅去了哪儿.....无人晓得他是否娶妻生子、是否留在京城....."

一只小蜂鸟飞了过来，停在小圆窗外，听得窗中传来女子的幽幽说话声："人们只知道一件事.....小泥鳅再也没回来了，至今过了多少年，人们仍在寻找他....."话声渐渐黯淡，一双纤纤素手伸来，轻轻推开了窗扉，听得啾地一声，小蜂鸟受惊扑翅、高飞而起，漫天雪花便也吹如了窗内。

窗里坐了一名美丽女子，她倚窗而坐，眺望天际，屋内火光映上她那头长发，竟是流金暗光，静柔深黑，让人隐隐生出敬畏之感。

今早万里无云，天色蓝中带玄，深邃得怕人。只是过了午后，却又风狂雪大，一片阴霾。窗中女子更是静若神佛，眺望着天下国家。

眼前这窗台极高，高到向外俯瞰之时，山色朦胧、雪云飘渺，好似万里江山都在怀里。再看山林里伏藏一座佛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螺寺”，至于这座高可通天的窗台，则位处“红螺塔”的最高层。

不畏浮云遮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相传“红螺塔”里供奉着玉帝的女儿，没想这传言竟然是真，这儿真住着一位天女，她端正而坐，眺望远山，轻轻地道：“靖江王阳.....这是我从太后那儿听来的故事.....您还喜欢吗？”

天女星目回眸，那头秀发也自肩流泻，带出了隐隐流光，含笑道：“杨大人？”

屋内不只一人，只见靠墙处坐了一名男子，手边搁着算盘，桌上满满全是奏章，正是天女口中的“杨大人”。

这位“杨大人”三十五六岁年纪，正值春秋鼎盛，年富力强；转看那天女，则是宝相庄严，明媚内藏，好似真是须弥山的天女下凡，谁也不敢心存亵玩。

这个是清隽雅公子，那个是雍容丽海棠，眼前这对男女气度仪表俱是万中选一，恰如一对天潢贵胄，可惜他俩并不熟络，两人隔得远远的，天倚在窗边，那“杨大人”则是低头伏案，谁也没说话。

斗室里陈设简洁，除了圆窗矮几，便只一张卧床，天女虽居陋室，却也不改其志。她见对座男子迟迟不语，便点燃了面前的香炉，随即蜷起双腿，收到榻上，道：“杨大人，您还没答我的问话.....您喜欢这个故事么？”

轻烟袅袅，满室异香。方才说的故事叫做“靖江王阳”，现下却像是“董永遇仙”，眼看天女殷殷切切，对座男子却是闭眼不动，不言不答，天女站起身来，微笑道：“杨大人不想说话么？还是我该称你为.....”她朝书案走了几步，道：“大掌柜？”

父老相传，董永卖身葬父，感动了玉皇大帝的女儿，于是下降凡尘，以身相许，还替他织了三百匹布还债，当真是大大赚了。眼看天

女近身而来，那男子却不为所动，看他坐于案后，左手握了串念珠，右手处放了只算盘，仿佛和尚拨算盘，立地成佛。

良久良久，这个“大掌柜”都是端坐不动，听他鼻息沉沉，却原来去梦佛祖了，天女也不吵他了，便悄悄朝案上察看，只见他面前的算盘参差不一，排做了一道数目。依序去瞧，见是“一、二、九、三、八、七、七、一”。

天女多半不会拨算盘，她们居于天上，有的不食人间烟火，平日吃点朝露就满足了，有点飞来飞去，点石成金，人生喜乐至此，又何必记帐做活？还好天女们大半聪明，自也晓得算盘以十进位，上排为五，下排为一，看这红木算盘多达十五排，计数必达亿兆之多。

百百为万、万万以亿，亿万为兆，天上繁星无止无尽，须以亿万为计，可人世却有什么东西多达亿万呢？天女眨了眨眼，低头去望桌上，却见算盘旁还搁了一份奏章，笔墨犹新，或许藏了什么机密，好容易“杨大人”睡着了，忙抓紧时机，低头来读。

“景泰三十三年秋.....全国官民田丈量总得，地计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夏税米麦五百八十五万石，秋粮米二千四百万石。”

出来了，原来人世间最大的数目字，便是这些米粮收成，只是天女身份尊贵，一辈子不碰银钱，乍然见到这么一大段数目字儿，不免有些眼花缭乱。她定了定神，低头再看下一段，这回见到了一个心年号，却是“正统”二字。

“正统六年秋，全国二次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全国官民田共计七百另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夏税米麦三百八十五万石，秋粮米一千二百九十三万石。”

公主眉心紧蹙，喃喃而读，虽说自己不懂算术，可比较大小总是会的。看这奏章所载，正统年间的耕地好似比景泰时多了一倍，可不知为什么，收成反而少了一半，她满心疑窦，低声自问：“耕地多了，收成却少了，这是什么道理.....”正纳闷间，忽听一人道：“旱灾。”

天女抬起头来，只见“大掌柜”含笑望着自己，却原来睡醒了。听他解释道：“正统朝天下大旱，是以地力锐减，作物难活。耕地虽多了一倍，收成却少了一半。”他见天女行近案边，便提来了一壶热茶，为她斟上。

天寒风冷，热茶来到了杯中，天女暖暖的捧着，只觉全身也暖和了起来。她情不自禁地仰起头来，细细打量着书案的主人。

眼前这人就是“大掌柜”吧？他是“镇国铁卫”的最高主人，亦是一统朝廷三大派的大人物，只是这人虽然是大家口中的坏人，却比想象中来得客气。尤其他的肤色白皙，生了双桃花杏眼，一旦盯着人瞧，便似能说话一般，让人怒气全消。

两人面面相觑，大掌柜道：“这几日委屈殿下了，红螺塔还住得惯么？”天女低下头去，轻声道：“我若说住不惯，你会放我走么？”大掌柜横眸微笑，道：“我若说会呢？您会信吗？”将茶壶放回了炉上，左手向前，握住了天女的玉手，随即站起身来。

天女手中一阵冰凉，却觉掌心里多了一样事物。低头来看，手中晶莹灿烂，却多了一颗红宝石，清澈深邃，大若鹅卵，正是名闻天下的“帖木儿红宝”。

天女面色如常，道：“这是给我的？”大掌柜道：“物归原主而已。”这宝石是个信物，象征了西域第一大国、帖木儿汗的无上权威，这点出天女自西天而来，她随时能召唤西方的百万大军。当然大掌柜也做了些回应，如今“帖木儿红宝”归于旧主之手，说明两人已较量了一招。

天女点了点头，便将宝石取了回来，收入了怀中。大掌柜也不再多言，只反身入座。

一片沉寂间，忽听房门叩叩地响了起来，道：“大掌柜，宫中急报。”那“大掌柜”并不说话，径自点头，说也奇怪，明明未作声，房门却自行开启了，一名黑衣人悄悄摸了进来，模样好似一只猫儿，只蹲到了主子腿边，悄声说话。

大掌柜听了半晌，颔首道：“谁送进去的？”那黑衣人低声道：“这还不知道，不过皇上把兵马调上山了.....”大掌柜点了点头，道：“知道了，下去吧。”那黑衣人忙道：“大掌柜，您.....您不去看看么？”大掌柜咳了一声，那黑衣人不敢再说，便又悄悄转身，溜出门外去了。

天女瞧在眼里，忽道：“宫里出大事了？”大掌柜道：“是。”天女道：“你看来不怎么急，是么？”大掌柜朝砚台倒了水，自在那儿研墨，道：“殿下您呢？你急么？”天女微笑道：“您都不急，我急什么？”

说也奇怪，眼前这两人不知何故，望来竟有几分神似，天女白肤柔肌，虽说一身布袍，便已透出满身贵气，“大掌柜”亦然，虽无官威排场，却有王者之威。

二人对面而坐，静默了半晌，天女提起暖被，披到了身上，请声道：“杨大人，你晓得我此行为何归国？”大掌柜头也不抬，一面拨着算盘，一面道：“殿下是来找人的。”天女微微颔首，道：“杨大人所料不错，您可知本宫此行要找什么人？”

“殿下.....”劈啪算珠声中，大掌柜淡淡地道：“微臣可以担保两件事。其一，不论您找的是什么人，臣都可以替您找到下落.....”伏案运笔，自在薄本写了几笔画，见是“浙江道”三字，又道：“其二，等殿下找到了人，臣可以在江南安排一栋房子，让殿下安心隐居。”

天女淡淡地道：“这么说来，杨大人已知我此行要找谁了？”大掌柜道：“虽不中，亦不远矣。”天女道：“你这么有把握？”大掌柜道：“殿下若是不信，便请转过身去，把窗子推开。”

天女哦了一声：“我为何要这么做？”大掌柜道：“打开窗子，便会找到您要找的人。”

天女沉默低头，并不打算听话，“大掌柜”也不催促，只见他提起了一只远筒，亲自起身，交到天女手里，随即反身入座，又在那儿干活了。

天女瞧了“大掌柜”几眼，却又悄悄转过眼眸，打量背后那扇小圆窗，心里有些好奇，不知窗外到底来了什么，居然是自己想找的人？

满心迟疑中，终于将之推了开来，只见窗外一片寒雾，白雪点缀苍翠，什么也没有，天女看了半晌，正茫然间，猛听窗外传来一声大吼。

“殿下！”苍凉雄浑的嗓音，穿破层层雪雾而来，天女张大了嘴，急忙提起手上远筒，凝神而观，骤然间，两手一震，远筒一个失落，便从宝塔堕落下去。

来了，那是个男人，他身穿褐衣布袍，从高高的树上一跃而下，便朝宝塔奔来。忽然脚下一顿挫，摔跌在地，似被什么东西缠住了，层层叠叠，仿佛树妖拦路、藤蔓即身，让他苦苦挣扎。

“喔喔喔喔喔喔！”男人奋力狂吼，如负伤野兽，嗓音远远传了过来。天女紧握雪白的拳头，正激望间，却听“大掌柜”道：“殿下，劳烦关上窗，臣还在算帐。”

窗外吵得要命，“大掌柜”算心再强、定力再深，也不免耳烦眼花，难保不写错字。眼看天女迟迟不肯关窗，忽然门板喀地一声，再次打了开来，一名黑衣人小心走进，关上了窗扉，随后向大掌柜鞠躬致意，便又悄悄离开。

“等等.....”大掌柜叫住了那人，道：“取剪刀浆糊来。”黑衣人答应了，朝门外说了几句话，外头便送来一应家当，全是户部的空白帐本。

轰地一声、又是一声、树林里好似发起了隐雷，杨大人却不知在干些什么。天女深深吸可口气，双手微颤，道：“杨大人.....你.....”正欲言语，面前的“大掌柜”却已低下头去，轻声道：“殿下请稍等.....”拨了拨算盘，道：“臣.....即刻就来.....”

嘎嘎嘎、嘎嘎嘎，“大掌柜”拿出剪刀，从空白帐本上剪下一张纸，写了几个字，便又取出小刀，从旧帐上割下一块烂的，另把新剪的往上一贴，竟然天衣无缝。

“好了。”大掌柜百忙中擦了擦汗，道：“殿下有何吩咐？”话声一出，窗外的怒嚎也骤然而止，好似那男人气绝身亡了。天女微微一惊，正想开窗去看，却听大掌柜道：“殿下不怕，他的武功极强，倒不了的。”

茶壶喀喀作响，水已要沸腾了，屋内水雾弥漫，温暖湿热，好似来到了南天门、须弥山、天女娇躯微微颤抖，双颊隐泛红潮，也不知是担忧，抑或是愤怒，始终未曾说话。

大掌柜微笑道：“殿下，天下虽大，却没有微臣办不到的事。您说吧，您要找谁，臣立时将他带到您眼前。”说着取起了官印，在印泥上沾了沾，却于此时，听得天女轻轻地道：“多谢杨大人的美意。不过本宫已经找到人了。”

大掌柜还等着盖印，闻得此言，忍不住停下手来，眼中带着问色。天女轻轻地道：“我此番归国，只为一人而来，此人名叫.....”说话之间，便从大掌柜手中接过官印，旋朝奏章盖下。砰地一声过后，奏本上便现出一个篆刻大印，见是：

“守正文臣 经筵讲官 中极殿大学士 兼管户部左侍郎.....”

满红一大套，冗冗长长之后，终于得回三字清爽，正是大掌柜的名号，佛曰：“杨肃观”。

屋中静了下来，谁也没说话。“大掌柜”见了官印盖了，便坐了下来，啜饮热茶。天女也回到了榻上，默默而坐。

“左日右月，威伍文杨”，正统朝第一武将是伍定远，最年轻有为的大学士则是杨肃观，此人是“经筵讲官”，意思是他常在皇帝面前讲学，“守正文臣”之意，则是说他参与过复辟之变，有过极大的功劳。

两人面面相觑，杨肃观点了点头，只管提起算盘，再次忙了起来。天女轻轻地道：“杨大人，你一直没告诉我，你喜欢我方才说的故事么？”杨肃观头也不抬，径道：“小泥鳅？”

“是。”天女尊贵而坐，眼观鼻、鼻观心，道：“杨大人，不知您可喜欢这故事？”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劈啪算珠声中，杨肃观淡然道：“只要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臣全都喜欢。”天女低垂凤目：“照此说来，小泥鳅后来得到善报了？”

“行善者善，必得良报。结局自然光明。”杨肃观提起了红木算盘，哗地一声，让算珠归整，又道：“反之.....为恶者恶，凶人还得恶鬼磨，他的下场注定黑暗。”

看杨肃观门口废话，洋洋洒洒说了一大篇，却是风马牛不相及，天女听他言不及义，只能低头饮茶，道：“杨大人，不如这样问吧，您觉得小泥鳅是好人么？”天女打破沙锅问到底，杨肃观却又埋首帐本，道：“殿下，只能归返光明城者，必是好人。”天女哦了一声，道：“照你这么说，小泥鳅去了光明城？”

“故事是您起得头。”杨肃观低头察看帐本，淡淡地道：“该问您才是。”

推搪、敷衍、顾左右而言它，面前的男子总有法子托辞不答。天女微起叹息，活像遇上官府刁难的小妇人，轻轻地道：“杨大人，无怪您这么大的官儿，真能推搪。”

“臣有罪，辜负圣恩。”杨肃观抖开官袍，正要站起听训，天女却笑了笑：“杨大人青坐吧，你着本必恭必敬，倒似你是囚犯，我是狱卒

了。”

“谢殿下赐座。”杨肃观又坐洗啊了，俯身打开一只木箱，捧出更多帐本，想里又要干活了。

劈劈、啪啪.....算盘珠儿又响了起来，杨肃观查了查帐本，沉吟半晌，正要将数字儿抄上了帐本。忽然长眉一挑，便从木箱抽出了一本帐簿，上书“西川土司岁支实录”，翻阅对照，随即苦苦沉思起来。

天女忽道：“杨大人，这些本子很急么？”杨肃观道：“是，下午便得呈上。”说话间放落了那本“西川土司”，另抽出了“成都府”的帐本，细细比对。过不半晌，又翻出了“北川道”、“上下川东道”桌上越堆越高，连身子都快给遮住了。

四下孤冷阴寒，唯有一叠又一叠的奏章陪伴眼前这位“大掌柜”。看他丰神如玉，英挺过人，照理也该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谁知此人不弹琴、不吹箫，抛下了一切公子勾当，却躲到奏章帐本之后，消磨掉自己的大好青春。

眼看杨肃观又忙了起来，天女也不说话了，只从几上取起罗汉豆，轻轻巧巧地吃了起来。

罗汉豆又称“胡豆”，自西域张骞带回中原后，已有千年历史。只因形如蚕茧，有让中原百姓称为“蚕豆”。油炸浸酥之后，香脆好吃，没想天女这般尊贵之人，也爱吃这些点心。

这边打算盘，那边吃豆子，两边喀喀有声，此起彼落，仿佛唱和似的，天女提起暖被，暖呼呼地铺在腿上，不忘找来一本书，左手捧读，右手磕豆，读到兴味昂然处，不觉得嗤嗤笑了。

听得笑声，杨肃观略略抬头，自从奏章后向外瞧望，却见天女手里的书册印了一行字，见是“算命不求人”，书背还印有一行小字：“华山吴天师神术推命秘法大公开，每本五文”。

眼看杨大人望着自己，天女嫣然笑道：“杨大人，要吃胡豆么？”杨肃观躲回奏章之后，头也不抬，便又打起了算盘。

男人便是这样，一旦忙了起来，最恨女人一旁吵着，可一旦发觉女人另有专注，却又要横加干涉。耳听算珠声缓了下来，天女晓得可以说话了，她直直伸出手来，拍掉了手上豆渣，淡然道：“杨大人，你以前去过我父皇的内书房么？”

“不曾。”杨肃观放落了算盘，从卷宗里找出了一串佛珠，方才道：“臣昔年官职不到，无权行走乾清宫。”乾清宫是皇帝的御书房，却也是禁城的一道界限，过了乾清门向北，便是后宫，朝廷里若非一品阁员，谁也不能受召内书房，更别说见到皇帝的天眷了。

天女点了点头，道：“如此说来，我若不回国，你我便永无相见之日了？”杨肃观提起茶壶，再次添了水，送上了炭炉，道：“那倒未必。臣虽不能入乾清门，却有门路可进景福宫。”天女道：“是了，柳昂天曾领你入宫，拜见太后，对么？”

“殿下高见。”杨肃观微微颔首：“柳侯爷虽受太后器重，却因性情刚武，时有扞格，逢得国中大事，必命微臣陪同晋见，以利劝说。”天女道：“太后很疼你吧？”

杨肃观欠身道：“天恩浩荡，臣结草衔环，犹不能报。”天女微笑道：“杨大人，您可知太后她老人家为何疼爱你？”杨肃观恭敬道：“太后错爱，臣终日惶恐，至今仍日夜念念在心。”

天女道：“太后曾说，你很面熟。他好象在哪儿见过你，却又想不起来。”杨肃观咳嗽一声，道：“色思温、貌思恭、言思敬，是以忠信守礼之人，必面善。”天女微笑道：“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杨大人以为如何？”

这段话摘自“道德经”，意思是礼多失于伪，反丧纯朴厚德。意思是杨大人满口废言，可以省了。两人沉默半晌，天女又道：“杨大人，太后也曾说过一段话，是关于你父亲的，你想知道么？”杨肃观道：“为人子女，岂感敢闻父母之过？”

天女微笑道：“杨大人这话就不是了，您怎知太后所言是褒是贬？”杨肃观道：“是贬。”天女哦了一声：“为什么？”杨肃观道：“太后曾言，景泰朝廷里，最忠的是江充，最果敢的是刘敬，满朝文武的忠奸贤愚，她心里都清楚。却独独只有先父一人，她始终看不明白。”

天女微笑道：“是了，你已经打听过了。那照杨大人的猜想，太后为何说这话？”杨肃观道：“先父深暗老庄之道，为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以反招上忌。”

天女微笑道：“说得好，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那照您说，令尊一生无功无过，那是聪明，还是愚笨呢？”杨肃观道：“既是绝顶之聪明，亦是无比之愚钝。”

天女道："此话怎说？"杨肃观道："宦海生涯，即使狡猾如江充、精明似刘敬，亦不能全身而退。先父盼自己不惹眼，不出头，但几十年做下来，毫发无伤，反而是太惹眼、太抢眼了。"

天女微笑道："是了人人都出锋头的时候，却只有令尊没有。他这一声，好像都在担心什么，杨大人说是吗？"杨肃观道："人生在世，谁不忧恼？便不急于富贵，亦不免急于生死。举世皆然，岂独先父一人？"

天女听他这话暗蕴佛理，不由笑了笑，道："杨大人，听说你以前是个和尚？"

杨肃观伏案运笔，头也不抬，应道："是。臣少年时曾剃度为僧，十八岁艺成，方得还俗返京。"天女道："难怪你的仪容静得很，一点也不如传闻里的风流。"

杨肃观抬起头来，朝天女望了一眼，便又低头写字，不与置评。

小风流嬉皮笑脸，大风流一脸深情，"大掌柜"却超乎两者之上，看他一身佛门之气，沉眉敛目之际，颇有几分高僧风范，定能使女子戒心尽去了。

天女道："杨大人，你的夫人呢？你不是答应了，要带她来见我？"大掌柜道："内子人在家中，一早又有宾客，不克来此拜见殿下。若有机缘，晚间祈雨法会便能见到了。"天女道："那就好。等我见到了她，定要她把你的胡须剃掉。"

劈劈啪啪之声不绝于耳，杨肃观右手拨算盘，左手却不自禁抚了抚自己的短髭，皱眉道："这胡须有何不好？"天女道："你这胡须好生难看，和五官全然不搭，我若是你妻子，定要你全数剃掉。"

面前的杨肃观其实不像坏人，只像坏男人，看他号称"风流司郎中"，形貌当然俊美，肤色也很白皙，虽是三十五六岁的人，却与少年形貌相仿。可惜他的唇子上多了一抹短髭，好似个醒目标记，让他猛一下老了十来岁。

难得天女打趣调侃，杨肃观忍不住也笑了，他提起笔来，低头抄写，道："殿下取笑了。臣这点胡须由来已久，早在成亲前六年，便已留在臣的唇上了。"银川哦了一声，道："成亲前六年？那是什么时候？"

“景泰三十三年。”杨肃观不再拨算盘了，只喝了口清茶，道：“臣兵败少林的那一年。”

听得是十年前的往事，银川不由哦了一声，道：“兵败少林的那一年？你也是那时候被逐出朝廷的，是么？”杨肃观道：“殿下所言不错，那年臣屡遭变故，从此挥别轻狂，步入中年。”

十年前杨肃观代理征北都督之位，奉命出征，却在少林寺打了一场大败仗，此后惨遭皇帝罢黜，贬为庶人。想来此事情对他打击至为沉重。银川点了点头，道：“杨大人，你恨我父皇么？”

杨肃观道：“回殿下的话，微臣离开朝廷是迟早的事情，先皇废不废我，毋需萦怀。”银川凤目低垂，道：“你既不恨我父皇，又威吓打击如此之深？莫非你那一年还遭遇了别的事？”

“是。”杨肃观低头研墨，悠悠地道：“那年臣与业师生死诀别，他伤重垂死之刻，我的青春也随即消耗。”景泰三十三年，王朝末日，此后天下风起云涌，非只杨肃观被黜、柳昂天身死，连景泰王朝也就此结束。从此柳门分崩离析，人人都走入了中年。

十年过去了，景泰朝永远不会回来了，现下已是正统朝，而当年的“败战将”也摇身一变，成了眼前的“中极殿大学士”，杨肃观。

屋中静了下来，一男一女对面而坐，天女托腮，一手抚着柔柔的长发，一边打量着面前的男人，忽道：“杨大人，你可认得一个叫做‘杨刑光’的人？”

杨肃观放下了茶杯，目光如电，在天女面上扫了扫，道：“殿下，您想问什么？”两人静了半晌，天女凝眸颔首，微笑道：“没事。只是想问问杨大人，你信不信天理报应？”杨肃观道：“殿下，臣已经说过了，只要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臣都喜欢。”

天女含笑道：“这么说来，杨大人是相信报应了。”

杨肃观道："今生之业，今生得受，此即现世之报。臣既学佛，便不会怀疑业报之说。"

天女微笑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吗？"杨肃观笑了笑，道："应该是吧。"天女含笑道："既然如此，那照杨大人看来，你日后受的是善报？还是恶报？"杨肃观默然半晌，忽道："殿下，别总是问我，那您自己呢？您银川公主，现下受的是善报？还是恶报？"

天女原来叫"银川"，听得此言，她居然跌坐榻上，神色怔怔，过得好久，方才道："你说呢？我.....我受的是善报.....还是恶报？"杨肃观道："殿下，太后曾有评语于您，不知殿下想不想听？"银川低头剥着罗汉豆，轻声道："太后怎么说我？"

杨肃观道："太后曾言，银川是她最心爱的孙儿，心地之善良，好像是观音菩萨一般，可惜这孙女就是太过聪明了，故而没人救得了她。"

这银川公主端庄秀丽，坐在榻上，白衣白袍，真如一尊活菩萨也似，听得说话，便慢慢仰起头来，轻声道："杨大人，我听不懂你的话。既然本宫是聪明人，又何需被谁解救呢？"

杨肃观道："太后说了，正因银川公主太聪明了，读了太多书，想得也太多，所以一生下来，她就觉得自己有罪，也因此，他命中注定.....会被剥掉女人最珍贵的东西，遭受天罚。"

银川公主端坐如常，望来还是那尊菩萨，可脸上却滑落了两行泪水。

杨肃观俯身弯腰，轻声道："殿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臣不是多话的人，生平也绝少做什么承诺，可一旦把话说出了口，就一定会做到。你的业报，在你自己的手中。"

逝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先前"大掌柜"曾做了两个允诺，一是答应为银川寻人，二来担保她日后的平安。只消公主愿意，江南江北，海阔天空，任其遨游。纵使"须弥山"的帝王遣使降罪，那也无须担忧，因为公主的背后也有人撑腰，那便是"摩婆娑宫"的阿修罗王。

良久良久，忽听银川道："杨大人，你可知红螺天女的故事？"杨肃观道："臣听说过。"银川轻轻地道："那你告诉本宫吧，天女最后去哪儿？"

杨肃观道："返回天上去了，是吗？"银川幽幽地道："你说对了。天女从何而来，就该回去哪儿，这就是她的宿命。"杨肃观默默听着，忽道："殿下，你知道臣如何看您吗？"银川轻轻地道："杨大人请说。"

杨肃观道："您是佛，六道中的大施主，肉身布施，普济诸穷苦。"

银川叹了口气，低声道："那你呢？你也是大施主吗？"杨肃观道："殿下，您也许不知道，臣初读佛经时，就好生佩服一位神明，您可知他是谁吗？"天女淡然道："我不知。"

"修罗。"哗地一声，大掌柜提起算盘，将之归整了，随即俯身过来，凝视着她的眼眸，静静地道："因为六道之中，只有他敢质疑佛。"

听得如此忤逆言语，银川娇躯微颤，一时间也不知是怕、是惊。杨肃观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凝视着她。两人相距咫尺，呼吸可闻，半晌，银川忽然伸出手来，捧住杨肃观的俊脸，轻声道："杨大人，你可知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什么地方？"

天女总是如此，举止一定出人意表，杨肃观挣脱了她的手，并未回答，却听银川道："是在西域。"杨肃观眼中现出错愕，银川微笑道："杨大人，你没去过西域，是么？"

杨肃观默默听着，突然提起手来，敲了敲桌子，道："六当家。"话声一出，却听脚步声响，房门外行入一颗光头，陪笑道："小的在。"杨肃观起身离座，穿上了外袍，道："把奏本送到祖师殿，其余全带回府中。"

那六当家忙了起来，只将帐本分门分类，但见"上下川东道"、"川西道"、"川北道"，层层叠叠，全是"大掌柜"方才忙活儿。

杨肃观起身了，什么都没说，银川也不多追问，她静静坐着，只见那个"六当家"不住回避自己的目光，想必也认识自己。她察看半晌，忽道："你是罗摩什，是吗？"那光头吃了一惊，忙道："殿下.....殿下认错人了，臣..... 臣确实是罗摩什.....可又不是罗摩什....."银川听不懂了："什么意思？"那光头咳嗽道："以前的罗摩什，已经死了.....现下这个是新的....."

听得罗摩什的胡言乱语，银川忍不住笑了：“罗摩国师，当个坏人，其实也不容易，是吗？”罗摩什默然半晌，忽地叹了口气：“殿下，活着这件事，本来就不容易。”

来者正是罗摩什，昔年号令万军，算无遗策，还打算把公主活活烧死，何等气势格局，如今年岁已老，却成了这等凄凉模样。眼看罗摩什低头不语，银川道：“你们帐都算好了？”

罗摩什醒觉过来，赶忙哈哈陪笑：“外.....外帐好了。”银川秀眉微蹙：“什么意思？”罗摩什嚅嚅啮啮，不敢擅言，杨肃观便道：“给皇上看的帐，称为外帐。”

银川沉吟道：“那内帐呢？”杨肃观伸手一指，只见罗摩什分好四川烂帐，便又从案上拿起更多帐本，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数之不尽，便一一收入木箱之中，扛到肩上，如苦力般走了。银川道：“这些帐本，不用给皇上看么”杨肃观道：“不了，这种东西，我一个人看行了。”

烂帐一堆、混帐一群。省以下有府、府以下有州有县，只消一位布政使的帐目错了，举国粮饷总数便跟着错了。看这“西川土司”交来的帐目八成哟误，害得杨肃观焦头烂额，算了大半天，总算察出了错，便又在那儿剪剪贴贴，至于剩下的大堆烂帐，怕还有得编了。

银川静静看着，忽也醒悟过来。这世上若有报应，这些人早已在亲身领受了。正沉思间，左手却让“大掌柜”握住了，听他轻轻地道：“殿下，咱们该走了。”银川低沉眉宇：“去哪儿？”

杨肃观道：“去见下一任皇上。”

九、天之历数在尔躬

“天啊.....”陈得福苦笑不已，望着手中那张烂纸，只见它破颇的、旧旧的，指甲大小，望来有些莫名其妙。

陈得福苦脸叹气，放落了烂纸，瞧向了桌上，那儿还有更多烂纸。圆的、方的、烂的、臭的，陈得福已经算过了，这堆纸不是一张的，而是一千一百一十四张，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偏偏自己还得将这些烂纸全数拼起来，粘回原样。

人生苦短，可自己为何老是干着这些傻事呢？陈得福哽咽低头，望向桌上的一本书，书皮上写了三行字：“智剑平八方、仁剑震音扬、

勇剑斩天罡”，泪眼汪汪中，忽然一阵妖风袭来，吹得书页旋转飞散，吓得陈得福东捡西抢，终于仰天大哭：“救命啊！”

说来倒楣，今日一大早，傅师叔亲手将本门密宝“三达剑”交给了自己，说颖超师兄受伤了，便吩咐自己替师兄保管剑谱，结果言犹在耳，先遇上吕伯母拐骗劫夺、其后又遇上吕得义、吕得廉持刀胁迫，联手作恶下，竟将剑谱撕破了，现下却该怎么办呢?

东西破了，便得粘好，陈得福当然知道，每回师兄弟争抢春宫秘笈，扯烂图画，多是由他出手修补。以“金海陵纵欲身亡”为例，若要拼出番邦公主躺床上，便得先找出图画的四个角，有了上下左右四角，便能向内延展，寻出枕头，找到脑袋，其后大腿肚兜、情郎床铺便都有了，只是眼前有些麻烦，这一堆破纸里头，居然找不出四个角儿?

一千一百一十四张破纸，有的破曲曲、有的烂弯弯，却没有一张是直的，陈得福翻了一上午，却连四个边角都找不到，无迹可循，如今却该怎么拼凑下去?

“怎么办.....”陈得福趴在柴桌上，张嘴啊啊，忽又伸手扯着自己的头发，拿着脑袋碰碰撞桌，哭骂道：“吕得义！吕得廉！你无耻！”正悲愤间，铁锅却喀喀地响了起来，飘出阵阵水烟，闻起来挺香。

陈得福心头一跳，赶忙打开锅盖，霎时热气扑鼻，锅里尽是大肉包，整整齐齐，共计十个。

这肉包子是托老嬷嬷买来的，皮面上更盖了“尚书豆浆”的红印，一文钱一个，价钱不菲，若非陈得福自觉大限将至，决计舍不得买来吃。

人生到了这个田地，急也没用，还不如先吃一顿热的，死也做个饱死鬼。心念于此，陈得福转过身去，先从行囊里拖出一条棉被，又在地下铺起了稻草，预备好狗窝之后，这才推窗望外，见到了一面湖水，正是“红螺湖”。

“好棒啊！”陈得福跳了起来，万没料到窗外如此风景？赶忙拿起肉包，不忘斟上一杯热姜茶，一边烤着暖暖的炉火，一边眺望窗外美景，一时之间，烦恼尽消。

此地位在山腰，凭高远眺而去，湖光山色，尽收眼底，隐隐还能见到两座红螺塔，静谧悠远，宛如置身画中。陈得福喝了口姜茶，怡然微笑，伸了个懒腰，却又“啊”地一声，踢翻了炭炉，只好急急拿起了铁扫帚，自在那儿辛苦打扫。

却说陈得福怎会置身柴房，还会见到红螺湖？说真格的，这连他自己也搞不明白，他本在紫云轩里粘贴剑谱，却被师叔伯逮个正着，喝令他即刻收拾行李，说阖山弟子都得去红螺寺挂单云云，这便将之拖了走，派入了后山柴房。

红螺寺房舍众多，今儿却被大臣家眷占满了，华山弟子只能住到后山，有本事的可以睡通铺，如吕得义、吕得廉一流，脑袋次的只能住柴房，便如陈得福一般。

别人喜欢牛骥同皂，陈得福不同，他不要混迹闹市，他只想隐居深山，难得有了湖光山色为伴，还有肉包子可尝，那可是十年来最发的一天。陈得福越发高兴了，当下负手踱步，朗声吟道：“不丹不药身自轻，离别爱恨远七情，无知无为无所染，能改愚人世与情。”

这是师父最爱的“愚人诗”，当年练剑之前，总要摇头晃脑念上一阵，陈得福也有样学样，他仰天长叹一声，拿起肉包子，正要咬上一口，却突然哎呀一声，居然咬中了自己的指头？

陈得福骇然低头，呆呆望向掌中，那肉包子竟然不翼而飞了？

陈得福瞠目结舌,不知发生什么怪事，便又伸手进了铁锅，再拿一只，正要痛咬，却又哎呀一声，这回咬着了舌头？

开年以来怪事连连，小黑犬不见了，三达剑化为乌有，现下连啃包子也会咬舌指？陈得福张目结舌，不明究理，赶忙开锅来看，里头空空的，自己买的十个肉包子全不见了，陈得福颤声道：“怪了.....刚才不还在吗？是谁偷拿了？”

都说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此地无猫无狗，却是怎么回事？陈得福一见情状不对，忙将桌上破纸捡入包袱，另又提起铁扫帚，大声喝问：“谁躲在那儿？快出来！别想装神弄鬼！”

世上最无聊的人，便是华山弟子，看柴房满是杂物，谁知他们又藏在哪儿？陈得福哼了一声，提起扫帚，东拍西打，翻箱倒柜，忙了半晌，却是一无所获。

“闹鬼了.....”陈得福毛骨悚然，推开柴门，正要出去察看，猛见面前站着一人，裂嘴而笑，陈得福大惊大骇：“鬼啊！”正要掉头逃命，却听那人笑道：“小兄弟，我是人，不是鬼。”

陈得福转头一看，却见了一名古怪男子，看他背着一只竹篓子，门牙外突，双耳招风，身形却细瘦矮小，宛如一只人老鼠。陈得福颤声道：“你.....你是谁？”

那人微笑道：“我叫招度罗，是你师父的朋友。”陈得福茫然道：“我师父的朋友？我.....我怎没听过你？”那人微笑道：“在下行踪不定，乃是云游天下的散人，是以你不知我的名号。”

陈得福喃喃地道：“散人？就是不必干活的人么？”那人道：“是啊，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便是我这种人。”这人不请自来，躲在门外窥视，陈得福不免有些怕他，低声道：“你.....你要找我师父吗？他退隐很久了，你不知道吗？”

那招度罗亲切微笑：“小兄弟，我是专程来看你的。”

陈得福愣住了：“你.....你是专程来看我的？”招度罗笑道：“天下人都说，宁大侠生平只收了两个徒儿，一位是苏颖超苏掌门，天才外显，锋芒毕露，一位却是陈得福陈少侠，大智若愚，光华内藏。我听后心仪不已，便专程来看看你，见识见识。”

陈得福亢奋不已，想他这辈子委靡无光，没想竟是一块石中玉，那一生都有指望了，正要请教几句，却又想起三达剑谱化为废纸，不由发抖道：“你.....你认错人了，我叫.....叶得开.....不是陈得福.....”提起布包，匆匆逃出柴房，突又撞见了一人，却又是“招度罗”来了。

看这人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好似鬼怪一般，陈得福吓了一跳，忙提起扫帚，颤声道：“你.....你干啥跟着我？”招度罗笑道：“小兄弟，我听你肚子饿得直叫，想来还没吃午饭吧？”双手奉上一只油纸包，香气阵阵、热气腾腾，凝目一看，却是香喷喷的包子，陈得福大怒道：“原来是你！说！你为何偷我的包子？”

招度罗茫然道：“我偷你的包子？”陈得福呸了一声，正要再骂，忽见油纸上印了“天王菜包”四字，原来此包非彼包，并非自己的鲜肉包。陈得福自知错怪了好人，忙道：“对不起.....我.....我误会你了.....”正要伸手来拿，招度罗却把手一缩，微笑道：“小兄弟，这不能白给你。”

这“天王菜包”失之油腻，陈得福平日是不屑吃的，可此际肚子饿，便也不挑食，掏了掏口袋，取出了两文钱，细声道：“这样吧，我和你买吧。”招度罗含笑摇头：“不行。”

陈得福有些急了，忙道：“那你等等，我.....我去找独脚仙借钱.....”正要转身，招度罗却道：“别急，我有事问你，你只消答了，这些包子便送给你。”陈得福饿得慌了，忙道：“好啊！好啊！你要问什么，快说吧。”招度罗附耳道：“小兄弟，你今年贵庚啊？”

陈得福低声道：“我属兔，过完年就二十五了。”招度罗微笑道：“是啦，年纪对了.....”又道：“你师父是十年前收你当徒弟的，是吧？”陈得福拼命颔首：“是啊、是啊，师父对我很好的。”说着说，却又叹息不已：“可我才进门不久，他就退隐了.....”

招度罗含笑道：“别难过啦，来来来，跟我说，你是不是已经起练‘三达’啦？”陈得福心下一寒，情不自禁抱住了包裹，颤声道：“没.....没有.....”招度罗笑道：“没有啊，那咱们便来试一.....”试字甫出，左手提起、右手护胸，横脚便朝陈得福膝盖一扫，听得一声闷哼，陈得福扑地倒了，惨哭道：“打人啦！”

招度罗呆了半晌，看这招“龙抬头”纯是试探之意，实则暗藏数十精妙后着，预备躲避那名闻遐迩的“智剑平八方”，岂料一招过去，这少年便道了？他咳了几声，道：“小兄弟，你怎不防守？”陈得福又疼又喘：“你.....你偷袭人家，要我怎么防守？”招度罗扶起了人，道：“对不住、对不住.....伤到哪儿了？”陈得福忍泪道：“我膝盖跌破了.....”

招度罗歉然道：“看看我，出手不知轻重，真是一万个对不.....”话还在口，陡然左肘挥出，砰地一声，陈得福再次滚了出去，哭道：“你到底要干啥啊！”

招度罗赶忙趋前扶起：“别生气、别生气，我只是测测你的功夫.....”陈得福这回也有备了，一见此人靠近，提起铁扫帚，大吼道：“打死你！”还不及偷袭，唉呀一声，脚下一滑，竟然跌滚出去，也是他天生倒楣，刚巧不巧，滑到了一处斜坡，正要摔将下去，却让招度罗拉住了，皱眉道：“小兄弟，你没练过武？”

陈得福暴跳如雷：“谁说我没练过武？我日夜都练着，你.....站好，咱俩比划比划，谁也不许偷袭.....”提起铁扫帚，直拍而下，招度

罗伸出两根手指，将之夹住了，自言自语："这可怪了，看来不是这人....."沉吟半晌，又道："小兄弟，你那些师兄弟里，还有谁是属兔的？"

陈得福暴怒道："我干啥要告诉你？"招度罗道："别气，先吃点东西吧。"把包子交了出来，陈得福哼了一声，一把抢过，正要离开，招度罗微笑道："小兄弟，缺不缺钱啊？"陈得福哼道："缺啊，怎能不缺呢？"招度罗含笑道："小兄弟，想不想当官啊？"陈得福蹦跳而起，震惊道："想！想！可想死我了！"招度罗掩嘴附耳道："小兄弟，要不要玩女人啊？"

"要.....要....."陈得福喜极而泣，目露期待之光，招度罗阴侧侧地笑了："小兄弟听了，只要你乖乖听命于我，卖友求荣、通风报信，以天下最无耻的奴才自居，那便什么都有了，你愿意吗？"陈得福拼命颔首："愿意！愿意！"

招度罗微笑道："孺子可教也。来，跟我说吧，你们师兄弟中，还有谁是属兔的？"陈得福屈指算道："除我以外，还有杜得籼、叶得开、吕得礼、侯得璋、施得兴....."忽然咦了一声："好怪啊，大家都是兔儿哪。"

华山满是兔儿爷，只有苏颖超一只小老鼠，后年三十一。眼看陈得福还在那儿苦苦推算，一派辛勤模样，招度罗道："别算了，快快跟我说，你师兄弟中还有谁练过'三达'？"

一听"三达"，陈得福便感头痛，低声叹道："颖超师兄练过。"招度罗道："他年纪不对，不必管他。来，除了苏颖超之外，还有谁练过三达？"陈得福叹道："唉，你争我夺的，人人都想练哪.....尤其是那个小礼子，老说自己是祖师爷的真正传人，狂得不像样....."

招度罗心下一惊，忙道："谁是小礼子？"陈得福叹道："就是吕师伯的大儿子吕得礼啊。和我年纪一样，武功却高得不成话....."拿起包子，正要狠咬一口，却让招度罗拉住了，低声道："小兄弟，你可否带我去找他？"陈得福皱眉道："不行啊，我一会儿还有事要忙。"

"别忙了。"招度罗笑了笑，摸出一只元宝，放在手里招了招，陈得福惊道："这.....这是给我的吗？"招度罗含笑道："是啊，只要你带我去找小礼子，这银子就是你的了。"陈得福大喜道："好好好，我先

把包子.....”也是肚子饿得慌了，正要胡乱吃上一口，却又是“哎呀”一声，竟然咬中了手指。

陈得福大惊道：“包.....包子呢？”招度罗皱眉道：“给你啦。”陈得福哪里肯信，恼道：“好啊，我说包子怎么都不见了，原来是你！”提起扫帚，厉声道：“坏人！我再也不信你了！把肉包还给我！快！”正要上前撕打，却听背后传来话声：“扫把福，你和谁说话啊？”

陈得福急忙转头，却是叶得开来了，大喜道：“你来得正好！这儿有个怪人，一直问东问西的哪。”叶得开茫然道：“怪人？哪来的怪人？”陈得福转头道：“姓招的，你当心了.....”

话还在口，面前风声潇潇，哪还有什么人，却让叶得开拉住了，骂道：“看你，老是阴阳怪气的，快跟我走啦！”陈得福茫然道：“跟你走？要去哪儿啊？”叶得开低声道：“赵五师祖找你。”

陈得福微微发抖，寒声道：“东窗事发了吗？”叶得开恼道：“发什么发啊？快走啦。”

华山最凶的长老，便是赵老五，什么事千瞒万瞒，却都瞒不过他。若是剑谱毁败一事为人所悉，三两步便会查到自己身上，到时开堂上香，千刀万剐，真是求死也不得了。

陈得福眼中含泪，脚步发抖，一路让人拖到了香积房，先见了一面大告示，赵五师祖背对着自己，双手抱胸，仰望文告，两旁各一护法，却是肥秤怪、算盘怪，三人交头贴耳，自在那儿说悄悄话。叶得开道：“师伯祖、师叔祖， 陈得福来了。”赵老五道：“很好。你下去吧。”

风声潇潇，小叶子急急溜到了一旁， 陈得福偷眼去看，惊见同门全都到了，有杜得籼、施得兴、冯得诰、侯得璋.....还有最该死的吕得义、吕的廉，也躲在人群里偷看。

三达剑谱只有一本，可现下却变成了三本，却该怎么办呢？眼看赵老五依旧沉默，陈得福立时贵了下去，哭道：“五师祖！对不起！我对不起天隐祖师爷！”赵老五淡然道：“别说这些了，现下大事来了，你打算怎么办？”陈得福哭道：“弟子甘愿一死，以报天隐祖师的恩泽。”

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正打算将吕得义、吕得廉一起供出，也好结伴游黄泉，赵老五却转过头来，道：“好孩子，有你这几句话，师伯祖就放心了。”把手一挥，使了个眼色，突然全场弟子上前一步，齐声大喊“参见大伴习！”

陈得福愣住了：“什么啊？”肥秤怪笑道：“小子，你上榜啦。”眼看 陈得福还是一脸茫然，赵老五微微一笑，亲手将他扶起，道：“孩子，今晚皇上要召见你了。”陈得福骇然张嘴：“什么？皇上要召见我了？”赵老五点了点头，指着面前的文告，道：“来吧，你自己看看。”

陈得福微微发抖，靠近偷看，赫见榜上现出自己的大名。

川王世子载志 授业师 陕西华山 掌门苏颍超 大伴习 陈得福

正觉大事不妙，众弟子又喊道：“恭喜大伴习！贺喜大伴习！”眼看众同门还在三鞠躬， 陈得福先是一惊，随即有些兴奋了：“师伯祖，这个大伴习，是.....是干什么的啊？”赵老五道：“这是个官名，相当于詹事府派出的九品伴读。”

陈得福咦了一声，没料到自己竟然封了官？一时心林更亢奋了，颤声道：“伴读？这.....这是伴谁的读啊？”算盘怪指着文榜，尖声道：“忘了朱载志吗？”陈得福茫然道：“朱载志.....这名字好熟.....”想着想，突然大惊起跳：“柿子！”

小柿子姓朱名载志，只因受国丈荐举，如今已成王储人选之一，自己则在吕师伯的安排下，成了小柿子的伴当。陈得福全身惊软，正感不详间，又听赵老五道：“宫里消息，这回立储比武，皇上怕各门各派联手舞弊，已命各派立下生死状，每位世子除授业师一人，另有一位大伴习，哪.....你自己瞧.....”把手指向告示，却原来之后还有几行字，见是.....

鲁王世子载昊 授业师 朝鲜平湖 主持慧妍 大伴习 崔可喜（这两个好象是《隆庆天下》的人）

徐王世子载儆 授业师 河南方丈 方丈灵定 大伴习 慈泉

丰王世子载怀 授业师 湖北武当 掌教元易 大伴习 郁丹枫

陈得福颤声道：“这里好多人哪.....都是大伴习吗？”赵老五道：“没错，照宫里的说法，他们全都算是世子们的分身。”陈得福茫然道：“分身？”

赵老五咳嗽一声，使了个眼色，肥秤怪便道：“这世子是龙种，个个天才，可若是比武输了，你想想该是谁的错？”眼看陈得福一脸茫然，肥秤怪便自行说了：“明明是个练武奇才，武功若差，自然是教的人出问题了，可皇上还是尊师重道，师父打不得的，于是便有了这个大伴习。”

陈得福微微发抖：“所以呢？”算盘怪尖声道：“所以啦！要是朱载打输了，你便得代他受罚，轻则挨上刑杖两百，重则流放边疆，一命呜呼。”

看世子打架输了，遭殃的却是同窗， 陈得福头皮发麻，不由吞了口唾沫，颤声道：“那.....那要是柿子打赢了呢？”算盘怪尖声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正要再说，却吃了赵老五一肘子，打断废话后，温言又道：“世子若是打赢了，你便有大功劳，皇上会赐你一件锦袍，一柄御刀，比照奉国中尉，年俸五十石。以后遇到六品以下的官，你可以不跪。”

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陈得福心下大喜，忙道：“这么好！所以只要朱载志赢了，我便能当官了？”赵老五叹了口气：“没错，正因为差事太好了，所以本门上下没人和你抢。我问过你每一位师兄弟，上上下下都愿意让贤，这才请了你陈得福出来。”

“恭喜大伴习！”众弟子拼命躬身呐喊：“贺喜大伴习！”赵老五叹了口气，朝弟子们挥手：“别嚷了，你们都下去吧。”众弟子泰然答诺，转眼逃得一个不剩，赵老五摇了摇头，自朝肥秤怪使了个眼色，便一齐围到陈得福身边来，好似要听他交代遗言了。

看华山弟子各有来历，或员外之子，家产丰厚，或是大官子嗣，家世显赫，更有得是本门长老的子女，如吕家三兄弟，各有各的凭籍倚靠，却只有陈得福一个人无依无恃，与孤儿相差仿佛，这便做了替死鬼。

眼看闲杂人等都走了，赵老五弯下腰来，摸了扫把福的脑袋，柔声道：“孩子，害怕吗？”陈得福低声道：“有.....有点怕.....”赵老五叹道：“其实师伯祖也是不得已的。无奈你吕师伯昨夜去了兵部，突然不见踪影，至今未归，把事情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宫里又催得紧，我只能去找了你傅师叔商量，说真的，你的名字还是他勾选的。”

算盘怪忙道："是啊、是啊，冤有头，债有主，死了也别找咱们。"正说间又吃了肥秤怪一肘子，制止废话后，附耳朝赵老五道："别再吓他了，说正格的，你看载志到底有多少胜算？"

赵老五叹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小子平日便让你们这帮混蛋溺爱，剑法一招也没学全，今晚若没给人活活打死在擂台上，便算祖上积德了。"

听得此言，陈得福已吓得大哭起来，却又听赵老五咳嗽一声，道："不过呢……"肥秤怪苦笑道："你说话别断断续续，快吓死这孩子了。"赵老五咳嗽道："不过呢……我已去打听了，徐王世子载儆生了意外，跌成了重伤，据说昏迷不醒，恐怕没法上台武较了。"

陈得福大喜道："太好了，那……那就不必比武了？"赵老五道："这就难说了，这载儆是灵定方丈的爱徒，父亲便是徐王爷，他们说载儆既然受了伤，动弹不得，为求公平起见，便想请万岁爷恩准，让大伴习披挂上阵。"陈得福茫然道："大伴习……那是谁啊？"

算盘怪尖声道："还有谁？当然是你啦！"听得自己要出场，陈得福耳中嗡地一声，寒毛直竖，急忙去看榜单对手，却见是些什么"慈泉"、"催可喜"、"郁丹枫"一类，名不见经传，料来不是拿畚箕的，便是提扫帚的，反正都是陪世子练功的小孩，武功必与自己一般弱。他松了口气，自只还有活路，便去看那"徽王爷"，霎时见到了一行字：

徽王世子载允 授业师 峨嵋山白云天 大伴习 严松

陈得福咦一了声："严松？这……这名字好熟，他……他也是小孩子吗？"赵老五道："也算是吧，这人挺年轻的，刚过六十大寿而已。"陈得福大惊道："什么？这也算小孩？"

算盘怪笑道："和咱们几个比，当然算是小孩啦，记得他接掌门的时候，咱们多年轻？"肥秤怪也叹道："是啊，一晃眼过去，咱们都要八十岁啦。"

听得有人伪装儿童，陈得福自是两腿发抖，已是天旋地转了，赵老五拍了拍他的肩头，道："别担心了，到底是不是你上阵，现下还不知道，眼前宫里还没消息下来，王爷们也各有主张，有的说要让大伴习上阵，有的说干脆请师父出马，还有的说让王爷们自己打上一架的，总之众说纷纭，谁也拿不定主意。"算盘怪尖声道："听到了吗？还有一线生机啊！"

陈得福也松了口气，看今晚若让师父们演示，到时出场的可是颖超师兄，自己只消摇旗呐喊、敲锣打鼓，便能有个大官当，那真是何乐而不为了。

赵老五道："好了，不多说了，得福，咱们为你准备了好多吃的，你一会儿好好吃一顿，睡上一焦，等养足了体力，晚间再说吧。"说着交来一只大麻袋，里头满是吃的，竟还有尚书豆浆的肉包子，更玄的是还有一瓶酒，仿佛便是死囚的最后一顿，十分精彩。

眼看长老们都走了，陈得福背着麻布袋，提着油布包，心情有些乱，可转念一想，比武时若是苏颖超上场，不由满心兴奋，暗想："看爹娘多聪明，打小便把我送上华山，这可真要发了。"

苏颖超剑法通神，深得不凡师尊的真传，便算不是"天下第一"，总也有个"天下第二"、榜眼探花什么的，算来敌手只有灵定方丈厉害些，到时自己拿肉包子偷偷仍他，颖超师兄突来一剑，闪电取胜，华山便又再次"天下第一"了。

"天下第一！天下第一！"陈得福提起扫帚，欢喜蹦跳，突然间想到了一事："对了，颖超师兄人呢？怎都没看到？"忖忖喃喃间，忽然发觉自己还提着那个包袱，搔了搔头，蓦地心下一醒，这才想起苏颖超已从万福楼里跳了下来，身受重伤。

完了，陈得福张大了嘴，看苏颖超难以动弹，无法上场，朱载志又是个白痴，看来最后一定要把自己押上刑场了，一时间边走边哭："爹.....娘.....你们为何要送我上华山啊....."

想到要与峨嵋掌门同场竞技，陈得福真的是泪如雨下了，到时两人一拔剑，自己被人小指戳死，还不是把尸首运回浙闽老家，让爹娘安葬？说不定连棺材钱还要自家出，那可真是没天良了。

正哭间，眼前却又是一片空地，放了几只狮笼，里头还谁了几只大狮子，却是国丈预备献给皇上的贡品，却运到了香积房的空地来了。

这几只狮子脾气不好，今早还曾袭击于人，陈得福心里有些害怕，便远远避开了铁笼，朝自己的柴房走去，来到门口，正要推门进去，突然脚上软粘粘的，好似踩中了什么东西，提脚察看，不由大惊道："包子！"地下躺了半只包子，却是招度罗拿来的"天王菜包"，不过咬了一口，便已弃置路边，料来连狗都不吃。

“怪了，到底是谁偷吃的.....”陈得福心下起疑，捡起了包子，只见咬痕颇为尖锐，包子旁还有些许金毛，正察看间，忽见树丛微动，似有什么东西藏在里头，陈得福大惊道：“小黑犬，是你么？”树丛窸窸窣窣，传来喷气声，陈得福满面急汗，慌忙道：“小黑犬，你已经服用了神丹，算是武林高手了，快出来啊，咱们一起闯江湖吧。”

今早华山秘宝现身，却是那百年一出的“大金丹”，却意外让小黑犬吞食了，如今它一犬得道、鸡犬升天，荣华富贵就靠这只狗了，正求恳间，忽然脸颊让人舔了舔，陈得福大喜道：“小黑犬！”转头来看，惊见面前立了个水缸似的巨鬃头，眼睛碧油油的，长相有些像猫，岂不是.....

“狮子来啦！”陈得福大哭大叫，直奔柴房而去，方才窜入门中，把门一关，忽见屋内睡着两条幼狮，正在炉火旁取暖，被窝里另还躺了一尾母狮，脑袋还靠在枕上。

狮子全家出游，却来红螺寺拜佛了，陈得福欲哭无泪，正要退后，却听吼地一声，门口行来两头短毛野兽，满嘴利牙，目露凶光，岂不便是国丈府里见过的黑獒?

母狮见生人闯来，迅捷爬起，两头幼狮却也不怕坏人，只管对陈得福森然低吼，藏獒更是不甘示弱，率先将歹徒逼入墙角。陈得福哭道：“不要.....饶命.....”

“呜.....”、“吼.....”四下满是野兽低吼，陈得福放声大哭，正要跪地讨饶，突听门口“汪”地一声，现出一只美丽白犬，翩然而来。

美丽白犬现身，状似容光焕发，不时含羞舔毛，整理仪容。狮子全家好似魂飞天外，两只獒犬则是缩耳夹尾，不住发抖。陈得福心下茫然，不知怎么回事，却于此时，门口现出一只毛茸茸的小东西，自在门边撒尿，标记地盘，不是那朝思慕想的小黑犬，却又是谁?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小黑犬果然称霸武林了，陈得福大哭道：“小黑犬！可想死我啦！”正要过去相会，却听脚边传来呜呜低吼，美丽白犬露出森然白牙，警告陈得福莫要靠近。

小黑犬登基称王，奈何皇后娘娘脾气不好，不许老公结交坏朋友。陈得福吓了一跳，还不知该当如何，小黑犬却已见到陈得福，霎时欢扑奔来，竟如往常一般摇尾热络?

陈得福大哭道：“小黑犬！我没白疼你了！”都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小黑犬功成名就，却仍不忘故主，委实忠孝两全，一人一犬相互靠近，陈得福伸出手来，正要抚摸狗头，忽然小黑犬双眼圆睁，露牙咧嘴，霎时金光大现，长毛如刺猬般鼓气而起，竟成了一只大金犬！

小黑犬须毛直竖，个头大了两倍不止，快比獒犬还大了。陈得福大惊大哭：“小黑犬，你别乱来.....我平日对你不薄，你却不能不念旧情.....”大金犬绝情无义，森森冷笑，群兽也是狺狺低吼，慢慢靠近，似想分上一杯羹。陈得福不愿束手就死，眼看自己还背着麻布袋，忙伸手进去乱捞，取出了一罐茶叶，大声道：“别吃我.....吃这个、吃这个.....”

“喀！”獒犬怒目而视，将茶罐咬得粉碎，陈得福颤声道：“不好吃啊，那、那吃这个.....”伸手进去，这回运气不坏，摸到了一包广南鱼干，急急扔出，母狮子正要咬食，却听美丽白犬沉沉低吼，示意狮子全家让路，不可打扰皇上用膳。

鱼干在前，大金犬低头嗅了嗅，不屑来吃，把爪子一拍，鱼干飞了出去，众兽便焦急上前，分而食之，陈得福蹑手蹑足，正要溜出门去，却见白影一晃，美丽白犬现身拦路，露牙低吼间，已然示意不准走。

武林里弱肉强食，陈得福总算见识了，眼看群兽吃了鱼干，却还嗷嗷待哺，只能苦笑道：“等等，我.....我再找找.....”摸了半天，找到了一只油纸包，印着尚书豆浆的红字，却是包子来了。

肉包子入手，香气扑鼻，巨金犬登时欢腾人立，兴奋摇尾，陈得福啊了一声，已知先前包子是谁偷吃了，也是他福至心灵，便拿起了一只肉包，自朝窗外奋力扔出，喊道：“快去捡！”

金光一闪，大金犬飞出了窗子，众兽忠义护主，急忙尾随，陈得福则是拔腿狂奔，一路窜出了柴房，大喊道：“救命啊！快来人啊！妖犬降世啦！”

一个人本事差，那就不只剑法差，轻功差、尚且脑袋笨、读书次、手艺劣。陈得福跑得气喘吁吁，堪堪到了珍珠泉旁，猛见一矮小男子蹲在树丛旁，低头系着裤带，看那身形不满五尺的模样，岂不便

是方才殴打自己的“招度罗”？陈得福心下大喜，霎时直扑而上，一把抱住了他，大哭道：“招大侠！救命啊！”

砰地一声，矮小男子飞起一脚，将陈得福踢得直滚出去，随即将他按在地下，饱以老拳。陈得福大哭道：“招大侠！救我！救救我！”正哭间，那矮小男子已停下手来，皱眉道：“什么招大侠、招小侠？你胡说些什么啊？”听得着嗓音颇带稚嫩，陈得福定眼一看，面前哪是什么招度罗，却是一名男童？颤声道：“你.....你是谁？”

那男童冷笑道：“凭你也配问我名号？滚！”系好裤带，拿着树叶擦了擦手，正要离开，陈得福即醒悟过来：“等等，我看过你.....你是不是五辅大学士的公子，叫做杨神秀.....”

听得此言，那男童不由吃了一惊，也是怕身份被人识破，立时撇眼冷笑：“什么杨神秀？李神秀，我可不认识他。”陈得福茫然道：“那.....那你是谁？”阿秀冷冷一笑：“还没看出来吗？告诉你，咱可是一个.....”捏了捏陈得福的面颊，森然道：“坏人啊。”

“哈哈哈哈哈！”那男童自是阿秀了，看他仰天狂笑，气焰委实不可一世。笑了几声，森然又道：“你又是谁？为何带着一只铁扫帚，还暗算于我？”陈得福哽咽道：“我姓陈，叫做陈得福.....”阿秀愣道：“陈得福？你和扫把福有何干系？”陈得福怯怯地道：“我.....我就是扫把福。”

阿秀大喜道：“果然是你！武功忒差啊！”正笑间树丛里金光隐隐，似有什么东西来了，正要谱来狠咬，呵秀却已挥手向后，笑道：“大叔！我在这儿！”话声一出，金光已是剧烈颤抖，掉头就跑，陈得福也是咦了一声，不知不觉间，牙关微微发抖，哭道：“救命.....坏人啊.....”

面前来一条大汉，紫袍红衣，胸前補子一头猛虎，乃是御前侍卫的装束，正是“怒王”秦仲海驾到。听他道：“拉个屎这么久？屁股擦好了吗？”阿秀叹道：“找不到草纸，只好拉到珍珠玉泉里，屁股都快结冰了.....”正说话间，却听陈得福哭道：“救命...小黑犬，快咬死我.....”

秦仲海奇道：“这小子是谁？疯疯癫癫的？”陈得福与这人目光相接，呼吸都快停了，脑海更是一片空白。阿秀朝他背后一推，喝道：“快说！你在这儿干什么？”陈得福惊醒过来，哽咽道：“小人姓

陈，叫陈得福，华山门下.....只因妖犬在此肆虐，小民.....小民只好到处哭逃.....”

秦仲海皱眉道：“什么妖犬？”妖犬二字一出，草丛里猛地金光急闪，陈得福不由咦了一声，赶忙指向草丛，慌道：“在那儿、在那儿.....大侠爷爷，您快帮着除妖吧！”

两害权取其轻，此时若能以毒攻毒，自是上上之喜了，秦仲海点了点头，打了个哈欠，猛地反身探手，真从草丛里拎出一只狗来！

陈得福又惊又喜，没料到大汗真是出手如电，须臾间便降魔，正要叩谢恩德，却听阿秀笑道：“这狗哪是妖犬？真是胡说！”陈得福咦了一声，转头急看，却见呵秀脚边蹲了一只好狗，欢跳摇尾，人立旋转，仿佛遇到恩主，可爱又可怜。

那大汉哈哈大笑，拍了拍狗脑袋：“这狗真乖。”阿秀也笑道：“是啊，带回去养吧。”正逗弄间，陈得福已是大骇大惊：“等等！你们别被它骗了，这狗是妖犬，不认主人的.....”提起铁扫帚，正要狠狠打下，却听阿秀怒道：“你干什么？”陈得福颤声道：“小人要除妖.....”

“除妖？”阿秀呸地一声，揪住了陈得福的衣襟，森然冷笑：“什么妖？我看你才是妖！连条狗也不放过，打死你！”提起脚来，便朝陈得福狠踹，当作武林败类踢打，陈得福大哭道：“不要打啦！打死人了！”

阿秀瞪眼骂道：“以后还敢欺负弱小不？”陈得福哽咽哭泣：“不敢了、不敢了.....”

“好了、好了！”暴汉拉住了恶童，哈欠道：“快去办正事了，别闹啦。”眼看一大一小都走了，那小黑犬却还温驯趴地，一派可怜模样，陈得福瞧了瞧，眼看这小狗目光柔善，不住摇尾，不免咦了一声，心道：“变乖了，说不定药性退了。”便道：“小黑犬，咱们可以和好么？”

小黑犬转过头来，摇了摇尾巴，模样可爱，正想摸摸它，突听“吼”地一声过后，全身金光暴现，陈得福大哭大叫，拔腿便跑：“杀人啦！救命啊！颖超师兄！傅师叔，快来救命啊！”

眼看陈得福跑得好快，又从身边飞奔而过，阿秀骂道：“废物！走路小心些！”正吼叫间，却见铁脚大叔双手抱胸，竟在打量陈得福的身

影，不由讶道：“这人怎么啦？”

那大汉道：“瞧，这小子的步伐非比寻常。”阿秀凝目去看，只见陈得福连滚带爬，四脚着地，仿佛畜生一般，忍不住哈哈笑道：“确实非比寻常！”正笑间，铁脚大叔却不多说了，只管来到珍珠泉旁，双手叉腰，遥望对岸的两座宝塔，正是那大名鼎鼎的“红螺塔”了。

铁脚大叔要干正事了，看这“珍珠玉泉”位在西苑，与红螺塔一水之隔，相距不远，再看刚下过了雪，暮色将临，园林里便又点起了灯，真如仙境一般。阿秀却是冷得直打哆嗦，道：“大叔，你不是说要找汤圆姑妈么？咱们快走吧。”秦仲海摇头道：“不行，现下过不去。”

阿秀茫然道：“走过树林子就到了，为何过不去？”秦仲海道：“在你是座树林，在我却是天罗地网。我若进去了，只怕出不来。”阿秀皱眉道：“还有这等怪事？”正说话间，林中突然传来凄厉惨叫，声嘶力竭，阿秀颤声道：“这.....这是什么？”

秦仲海道：“有人闯进六道大阵了。”阿秀颤声道：“什么阵？”正要再问，整片树海前后摇晃，其势如同天摇地动，蔚为奇观。阿秀看得全身发抖，秦仲海则是啧啧称奇：“难得啊，居然可以撑到这个地步。”正夸奖间，又听“啊呀”一声惨嚎，随即了无声息。

阿秀颤声道：“这.....这人死了么？”秦仲海耸肩道：“谁晓得？”阿秀暗暗发抖，这才想起小青姐姐的提醒，说自己与上汤圆姑妈时，必须小心，否则铁脚大叔怕要死在那儿。如今看来，这话真非虚言。正担忧间，突然池中飘来一人，便从前面经过。阿秀心下一惊，撇眼一看，不由大声嚷叫：“大叔，看！看！是他啊！”秦仲海俯身下来，却也咦了一声，道：“是卢云？”

那人正是卢云，先前直闯六道阵，如今便成了一具浮尸，算是为后人立了个榜样。

眼看三眼大叔泡在水里，阿秀满心焦急，便要涉水救人，秦仲海笑道：“别急，让我来吧。”拉住了阿秀，待得卢云飘近，这才俯身入池，将他一把扛起，放到地下。

眼见卢云嘴唇苍白，满身冰雪，阿秀急忙蹲了下来，颤声道：“完了，没心跳啦.....”

秦仲海微笑道：“放心，当年白水大瀑都淹不死他，会溺死在这小池塘里？”俯身下来，把脸贴在他的胸口上，却是咦了一声，道：“真的不跳了？”

阿秀慌道：“大叔！快救他啊！快啊！”秦仲海点了点头，推开了阿秀，朝掌心呵了口暖气，随即反手狠狠一抽，啪地大响，直摔了卢云一个大耳光。

阿秀惊道：“大叔，你干啥打他？”秦仲海忙道：“别误会，我这是在叫他起床啊。”说话之间，不忘左右开弓，狂抽狠打，一时啪啪连声，打得脑袋左摇右摆，却还是叫不醒，阿秀忙道：“大叔，不如我也来吧！”举起脚来，死命朝三眼大叔身上狂踢，直踢得满头大汗，大呼过瘾。

正泄愤间，猛听“呃”地一声，那卢云呕出水来，随即呼吸徐缓，阿秀喜道：“醒了！醒了！”正要为卢云生火取暖，却见他深深吐纳，身上发起了大雾，衣衫渐干。阿秀惊道：“好厉害！还可以自己烘衣服啊！我也要学这工夫！”秦仲海微笑道：“小子，省省力气吧，你道这身功夫谁都能学？”阿秀茫然道：“怎么？这.....这功夫很难么？”

秦仲海叹道：“十年水瀑之功，孤身一人，生死锻炼，那是玩笑的吗？”

阿秀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凝目去看卢云，却见他发湿散掠，再次露出了眉心伤印，不由又是一惊：“大叔，看他的额头！看！是不是和我一模一样？”

秦仲海道：“是。”阿秀趴了过去，只在瞧望卢云额上的伤痕，轻轻摸了摸，突然间眼眶一红，大哭道：“爹！孩儿想得你好苦！爹！爹！快带神秀回天上去吧！这人间不好玩哪！”正激动间，秦仲海却是恼羞成怒，骂道：“别闹了！他不是你爹！”

阿秀愕然道：“是吗？可他也有这只神眼儿啊！他不是我爹，谁是我爹？”

秦仲海深深吸了口气，突然弯下腰来，便将卢云扛到了肩头，扔到了一株树下，阿秀则捧起了大堆杂草，放到卢云身上，算是送他一条棉被。

秦仲海倚在树旁，默默打量着卢云，若有所思。阿秀低声问道："大叔，你.....你为何老是避着他啊？每次见他来就跑？难不成他是.....他是....."秦仲海拂然道："他是什么？"阿秀也不知道这是人谁，随口道："难不成他.....便是你爹？"秦仲海气极反笑："我爹？那你可得叫他一声爷爷啦！"阿秀皱眉道："好啦，不是就不是，那他到底是谁啊？"

秦仲海叹了口气："这说来话长啦，反正这人以前是我的患难弟兄，很有几分交情。可惜让我砍了一刀，自此便反目成仇啦。"阿秀惊道："什么？他.....他不是你朋友么？你为何要砍他？"

秦仲海叹道："别说什么朋友了，真到万不得已，有时连父母儿女也得砍，还顾得了这许多？"阿秀惊道："什么？连父母也砍？你.....你为何要这般做？"

秦仲海耸肩道："没法子，谁教我立志做大事呢？"阿秀愣道："什么大事？"秦仲海伸了个懒腰，目望天际，低声道："忘了。"

这个忘、那个忘，这铁脚大叔什么都忘，却只有回宜花院的路不忘。阿秀哼了一声，道："大叔，你很像坏人哪。"秦仲海笑道："坏人做好事，日日为善哪。"阿秀哼道："懒得跟你说啦，现下树林进不去了，那咱们该什么办？可是要回家去吗？"

秦仲海笑道："小弟啊，咱可是个无家可归的。"阿秀喔了一声，忖想半晌，忽然大喜道："这样吧！你跟我回去豆浆铺吧，我姨婆一定喜欢你的。"秦仲海笑道："你怎么知道的？"

阿秀忙道："我姨婆也是半正半邪的，她要是年轻个二十岁，说不定会嫁给你呢。"秦仲海哈哈大笑："别闹了，你姨婆见了我，只怕三魂六魄都吓散了，怎好麻烦她？"

阿秀低声道："那.....那你以后要去哪儿？又要回去做坏人吗？伍伯伯会打死你的。"

秦仲海邪笑道："怎么，就只有我挨打？伍定远就不会挨我的揍？"阿秀心情焦虑，忧声道："大叔，你答应过我的事情，你忘了吗？"秦仲海茫然道："我答应你什么了？"

阿秀眼眶红了，隐隐约约间，那份身世感又浮现了。只拉着铁脚大叔的手，竟似要落泪了。秦仲海见他这幅模样，自也不好说笑了，

忙道："好啦好啦，既然进不去那座树林，那便得请朋友相助。那就万事不愁啦。"阿秀低声道："你.....你的朋友不都让你拿刀砍了吗？还有谁可以找啊？"

秦仲海笑道："放心，朋友都砍完了，那便找他们的儿子。"阿秀茫然道："谁啊？"秦仲海微笑道："伍崇卿。"听得此言，阿秀突然两眼大睁，颤声道："崇.....崇卿哥哥？你.....你要找他？"秦仲海微笑道："怎么，这小子很可怕么？"

阿秀寒声道："可怕极了，大家都说他是哪吒太子化身，天生叛逆，连伍伯伯也管不动哪.....！"正要详加解说，却听树下传来咳嗽声，坐起了一人，正是卢云醒了。

两人即将照面，秦仲海二话不说，夹起了阿秀，转身就走，卢云则是揉了揉眼，左顾右盼，却见自己躺在一株树下，不由微微一愣，心道："这.....这是什么地方？"

先前卢云与六道大阵相抗，内力已然枯竭，记得自己昏晕前，却已落入了一处水塘，怎又飘到了岸边？莫非有谁救了他？还是自己飘上岸的？眼看自己气力恢复了不少，便伸手撑住了树干，慢慢坐起，忽然身上落下无数杂草，却不知是打哪来的。

卢云以手支额，叹了口气，看自己适才被灭里一激，其后又见到公主的倩影，一时什么都不顾了，这便闯入了六道阵中，想到适才的种种凶险处，不由叹了口气，忽又想道："对了，方才和倩兮说话的，不就是七夫人么？她.....她怎会在那林子里？"

心念于此，卢云便又跳了起来，看七夫人是阿秀的生母，又是当年柳门惨案的活口，不知有多少事都系在她一人身上，岂料她竟然也在那红螺塔中？卢云心头怦怦直跳，便又朝树林奔去，可走不数步，却又想到那个六道大阵，便又让他再次停步下来。

卢云呼吸吐纳，看自己经得一睡，功力已恢复得三四成，可要击破六道阵，却还远远不够，心道："不行，这阵式单凭我一人是破不了的，得请灵智方丈、灭里一齐出手，方能多些胜算。"心念于此，便想回去茶铺找人，突然间，背后传来一声大喊："前头的朋友让开！让开！快！"

听得这嗓音好急，卢云撇眼回望，背后却是一名将领，正朝自己大步走来，喝道："老兄喊了你半天，怎不退开！"卢云微微一凛，忙

道："军爷是……"那武将冷冷地道："我乃徽王爷手下武将，奉旨进驻红螺寺，烦请爷台回避则个。"

卢云蹙眉道："徽王爷？"那武将道："没错，便是神机皇营，天字十二师。"看这人自称隶属"神机皇营"，果然斜挂了一柄长柄火枪，装束与寻常兵卒大不相同。卢云心下更奇，还想问话，那武将却懒得多说了，把手一挥，喝道："都过来，看住这条路，把旗号都挂起来。"

雪雾里燃起火把，一面旌旗立地高展，却是"奉天"，大批兵卒取出了火枪，自在那儿填药擦拭，卢云看得呆了，那武将却又行了上来，道："爷台有什么事，便青忙去，就是别在这儿逗留。"卢云低声道："军爷，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那武将冷冷地道："朋友，你话恁多了。我奉旨办差，您若有什么疑问，便请去宫里问。"

卢云诺诺称是，脚下慢慢退开，心中却想："这是怎么回事？这红螺寺不已有禁军看营了？怎还调来了火枪队？"这"神机皇营"便是景泰年间的火枪营，管着火炮枪械，到正统朝后，却成了徽王朱祁的直属兵马。可如今徽王已死，谁能擅自调动他们？

心念于此，卢云更感茫然，他边走边回头，忽听树林里人声微语，树丛里更似人影微动，凝起眼力看去，霎时见了几个黑衣人，不由心下一凛："镇国铁卫？"

这"镇国铁卫"乃是杨肃观手中的厂卫，专行刺探之事，此刻聚集在此，莫非与这批兵马有关？卢云心下忌惮，忙闪身入林，正要过去打探消息，黑衣人却骤然分散，各朝四面八方而去。

情势诡异多端，似有什么事端。卢云心里焦急，正想找个人来问，却见黑衣鬼众中有个带着铁琵琶的，这人却与自己相熟，正是"帅金藤"来了。

眼看"二十三"在此，卢云心下大喜，忙簇唇做哨，发出幽幽之声，那"二十三"听到了声响，霎时双靴一并，啪地大响，正要呐喊起跳，卢云却已掩身过来，将他远远带了开来，低声道："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不是要你守在茶堂吗？"

帅金藤忙道："大掌柜，出大事了。"卢云心下一凛："什么大事？"帅金藤道："自即刻起，红螺寺各门只准进，不准出。谁都不准

擅自下山。”卢云骇然出声：“什么？这.....这到底是谁下的令？”帅金藤低声道：“是皇上。”

卢云张大了嘴：“皇.....皇上？他这是要.....”帅金藤道：“方才宫里传出消息，说有人给了皇上一份密奏，之后皇上不知怎地生了气，便召来了‘奉天’、‘承天’、‘应天’三大师，现已把红螺寺上下围得密不透风.....”

念及那张字条，卢云大惊之下，猛地跳了起来：“莫非.....莫非那道密奏还没烧掉？”

情急之下，眼看身旁一株参天大树，立时飞身上树，到得高处一望，果见山门口满布火把，雾里依稀望去，旗号绝非“金吾”、“羽林”，却是“应天”火枪部。想来真如帅金藤所言，皇帝真已调出兵马，将红螺山团团包围。

应天、奉天、承天，三支兵马围山，这是个预兆，说明皇帝定是想抓什么人，可寺里放着这许多御林军不用，皇帝却怎还调上了徽王的旧部？依此看来，此事不单是个预兆，怕还是个恶兆。因为皇帝一会儿要办的事，游天定等人恐怕做不来。

卢云又惊又疑、又怕又慌，心中更满是疑问，毕竟这皇后娘娘过去是正统皇帝的爱妃，厮守多年，始终不负，怎就一张字条送入，便能激怒皇帝，让他调上满山军马？正焦急间，猛地想起先前禅房外听到的种种说话，不由心下骇然，暗道：“难道.....那字条不是笑话.....而是真有其事？”

“灭门”.....想起这两个字，饶那卢云神功惊人，此刻还是膝间一软，直从树上摔了下来，帅金藤抱住了他，惊道：“大掌柜，你.....你怎么了？”

天下人都知道，正统皇帝离开中原已有数十载，在漫漫无尽的景泰岁月中，琼贵妃自芳龄孤身守侯，直到四十岁，方与皇帝团圆，这期间的几十年了，她是怎么渡过的？真是苦守寒窑、冰清玉洁？真算如此，可天下人言可畏，种种风声传来，难道皇帝不会猜疑么？

都说伴君如伴虎，这历来抄家灭族之事，卢云不知见多少，倘使那字条所言是假，琼家满门怕也要被剥掉一层皮，万一那字条居然是真，琼玉瑛、琼武川，甚且是小琼芳，还能有生路么？卢云以手支额，咬牙垂首，心道：“怎么办？皇帝要杀人了，我该如何应变？”

一直以来，二姨娘总是称自己是“瘟神”，所过之处，必有灾殃，果不其然，先前一时起意，替那余愚山送入了奏章，岂料竟然捅破了天？

想起当年柳门惨案，正是因为自己带去的那方玉玺，卢云心头好似被刺了一刀，暗道：“不行！我绝不能再让此事发生！有我在此！谁也不许杀人！”

当年柳昂天垮台时，卢云神功未成，只能随着韦子壮逃难，一路任人宰割。如今内外大成，若要保着琼家几口人逃命，自忖还能一博。正要飞奔离开，帅金藤忙道：“是啊，四当家方才找不到您，又见皇上调兵上山，便立刻着急了全体镇国铁卫，兵分两路，一路包围了北苑.....”

卢云啊了一声，看这北苑正是正统皇帝行驾所在，金凌霜怎敢擅自包围？颤声道：“你们包围了北苑？这是要.....”帅金藤道：“四当家要咱们潜入祖师禅房，毁去那份奏章。”

卢云心头怦地一跳，忙道：“等等，莫非.....莫非皇上还没看那份奏章？”帅金藤低声道：“这小人可不清楚，您得自己去问四当家。”

先前卢云满心自负，什么都不知道了，听得此言，立时清醒了几分，倘使皇帝还未见到字条，事情便有转机，当下反覆踱步，勉力让自己定下，道：“你.....你方才说兵分两路，还一路去哪儿？”帅金藤道：“这路盯的是华山的哨。”

卢云愣住了：“华山？你说得是宁不凡的门人？”帅金藤道：“正是他们。招度罗说他奉了三当家的口喻，要大伙儿盯着华山上下的一举一动，不许走脱一个。”

卢云大感意外，看这三当家便是琼武川，想他自己都快被皇帝盯上了，怎还有余力去盯华山？更何况华山本就是他的人，为何要另加提防？卢云心下起疑，低声道：“这.....这路人马是要抓谁吗？属下不知道，小人去的是北苑一路，便没仔细问。”

眼看局面有些诡异，皇帝是否看过了字条，无人可知，可兵马围山，却又放在眼前，卢云深深吸了口气，道：“皇上调兵上山的事.....杨大人已经知道了吧？”

帅金藤蹙眉道："杨大人？"喃喃自忖忖间，突然醒悟过来："啊呀！您说的是您的替身啊，已经去了法堂，正在为世子们监考，倒像个没事人似的。"

这回八大世子立储，共分文武二较，看来文较已然开始了。帅金藤低声道："大掌柜，卑职现下要去哪儿？是去北苑呢.....还是跟着您？"卢云沉吟半晌，道："你该干什么，便去干什么，我若有什么事，自会过去找你。"帅金藤忙道："好吧，那卑职先走一步。"走没两步，卢云忽道："等等。"帅金藤忙道："大掌柜还有吩咐？"

这帅金藤忠心耿耿，始终为自己打算，可卢云却从未向他吐实，自己并非是那个"大掌柜"，倘使他真为偷取奏章而丧命，却要自己如何不自责？想着想，卢云不由又坐了下来，叹了口气，只在思忖应变之道。

眼前局面与柳门垮台前很是相似，一样都是事起突然，一样都是自己招灾惹祸，只是此刻情势不比当年，看那时柳昂天孤立无援，如今京师是内外交迫，外有怒苍围城、内有立储之争，皇帝若选在此刻抄琼家，内乱爆发，外患必至，这京城便很难守得住了。

天色全黑，风雪交加，看那黑漆漆的夜空里，飞过了点点白雪，这景象好生凄凉，却又让卢云想起柳门覆亡的那一夜。他怔怔看了半晌，突然间想到了杨肃观。

大难将临，如今北京城里还能挡得下皇帝的，恐怕也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卢云叹了口气，只感焦头烂额，心道："算了，我还是先找到琼芳吧，见到她，多少安心些。"也是心烦意乱，便取出灵智送来的纸折，想来只要找到老国丈，便能打听到琼芳的下落。

立储在即，大臣们多已抵达殿前广场，看国丈乃是正统朝的特品大员，想来定也在那儿，当下更不多想，收起纸折，看准了一条小径，便朝殿前广场奔去。

时在傍晚，天色却已全黑，来到大雄宝殿一带，却又见大批兵马，看旗号却是"承天师"，卢云不愿与他们照面，便饶到殿后，只是四下黑森森的，风雪又大，什么都瞧不清，正慢慢寻路间，忽见雪雾里散发出晕光，远远传来说话声："列位世子，都是朝廷来日寄望所在....."

卢云心下一凛，暗道：“这.....这是法堂？”适才听帅金藤言道，这杨肃观好似在为世子监考，看来便在此间了。

行近几步，见到了一座房舍，四下灯火通明，卢云伏身掩近，来到房舍边上，举指刺破窗纸，先见了一座高坛，一名大臣滔滔不绝，正是当年同去西域的何大人。转向坛边，另坐了七八名大臣，自左数第五个，正是杨肃观。

一见昔年同僚在此，卢云立时拿出了“藏气”的功夫，掩住声息，心里也转了主意，不再急于去寻国丈了。

经历了十年，卢云总算抓到了窍门，眼前兵马围寺、山雨欲来，他当务之急绝不是带着琼芳逃命，而是盯着杨肃观，唯有明白他如何应变，自己才能找到相应之道。

正想间，又听屋里的何大人不绝说道：“正所谓望天下不与存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今老夫观诸世子之答卷，奇文共欣赏，此君子一乐也.....”

听得世子已然交卷，卢云便抬起眼来，只见法坛后方悬一道黄榜，大书“天之历数在尔躬”，想来便是本次文试的命题。卢云虽说心烦意乱，可见了这道考题，还是暗暗颔首，心道：“这题目好，下了一番工夫。”

此番文试并非点状元、举进士，而是为国家立储。这“天之历树在尔躬”，正是尧禅让与舜的命辞，意思是国祚天命之传承，皆在汝身。其后舜亦以此命禹，此题非但应景，尚能应人，考的正是将来储君能否“允执其中”，让国祚绵传承下去。

眼看考题甚佳,却不知考声作何感想？转看台下，共八位孩子，想来便是当今的“八王世子”了。自右数来第四位世子，身旁却陪了个女人，正是“淑宁”。卢云心道：“是了，这载儆受了伤，朝廷便特旨让王妃陪着进场了。”

那何大人的话真多，看了半晌，始终没完，听他道：“诸世子题卷，皆有一时之选，老夫将上呈御览，待御批后，我与四位大学士将细细阅览，详加朱批.....”何大人说得口沫横飞，台下世子却多半沉默低头，也不知是在听训、抑或是睡觉，转看杨肃观，却也是闭目养神，卢云便又朝屋内各方去看，赫然间，见了一名白衣女子，眼观心、鼻观心，端身凝坐，正是“银川公主”。

卢云大吃一惊，暗道：“这.....这公主也来了？”急急去看屋内各角落，却见屋脚处坐了一名白衣武士，衣领高翻，长发如银，正是“帖木儿灭里”。

眼看灭里也来了，卢云不由深深吸了口气，转看四周，却没见到太子亲王，更不见伍定远等重臣，依此看来，灭里也如公主一般，都是应杨肃观之邀而来，否则谁也无法擅进试场。

看了半天，何大人却还没说完，卢云身上都积了厚厚了层雪，还是没个尽头。正焦急间，总算听道：“以上，此次文试顺利圆满，恭送诸世子下场。”

孩子们听说放学了，有的飞跃起身、有的擦抹额汗，人人都离座了，却还有个小胖子昏睡不醒，却不知姓啥名谁。眼看世子们便要离去，却听一人道：“请世子稍待，下官有几句话说。”

世子们见还有得罗嗦，有的叹气，有的哈欠，自也有急急回座、端正听讲的，至于那小胖子，却还是呼噜打盹，想来压根儿没醒。好容易世子都回座了，那老太监便道：“杨大人，您有什么话说，这便说吧。”

杨肃观笑了笑，拱手道：“多谢房总管了。”闻得“总管”二字，卢云不由微微一奇，便朝那老太监望去，心道：“这人便是当今东厂总管？”景泰朝里，这东厂乃是一等一的要员，秉笔批红、掌印宣旨，声势绝不在江充之下，到了正统朝廷，却似矮了内阁一大截？

眼看场面都静了下来，杨肃观却甚周到，先朝同僚望了一眼，道：“陈大人，您可要先请？”

看那老者坐在左首第二位，当是内阁的二辅，听得问话，却只呵呵笑道：“不了，老朽该说的，何大人都说了。还是让你们年轻人吧。”杨肃观点了点头，又道：“马兵部，您要先请么？”卢云凝视群臣，却见了一名文员，四十来岁年纪，看他一腿伸得僵直，坐姿不便，想来便是那挨过形杖的“马人杰”。只见他微微欠身，道：“还是杨大人先请吧。”

杨肃观笑了笑，正要上台，却听何大人笑道：“唉唉唉，怎么跳过了牟俊逸啊？你平日话最多，可有什么想说的啊？”卢云凑眼去看，却又见了一名大臣，看他年纪不大，差不多四十五六，设席于杨肃观

邻座，当是朝廷的第四辅，这人听了何大人说话，却是笑着摇头：“不说了、不说了，一会儿武较要开始了，这么多话，不怕被人嫌吗？”

卢云也听过这“牟俊逸”，知道他过去是都察院的官儿，曾被江充绑至大院，灌下满嘴精盐，得了个外号叫“不怕咸”，意思是做官不怕嫌，用人不避贤，看他敢于冲撞江充，这会果然大受重用，成了当今中枢大重臣。

杨肃观让人讥讽了一顿，却是置若恍闻，眼看无人与他争抢，便取来了一些物事，却是笔墨纸砚，另有一道卷轴，步上了法坛。何大人呵呵笑道：“杨大人用心啊，连道具也备上啦。”

杨肃观微小道：“下官口才笨得紧，不带点家生，上不了台盘。”说着凝望台下，道：“诸世子，诸大人，下官今日斗胆，想借这文试的机会，与各位说点故事，不知可好？”

房总管咳嗽道：“杨大人，都申牌末了，一会武较便要开始了，这开场白便省了吧。”

杨肃观道：“也好，那我就省了这些闲话吧，今日在场有一位贵宾，便是方今帖木儿汗国的国后，下官此番所说的故事，与她有关。”话声一毕，全场上下一齐转头，全数望向了银川，一时人人俯首贴耳，窃窃私语，想来先前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银川天生坤后之仪，闻得杨肃观说话，便只微微颔首，向在场诸人示意。那小胖子打了个哈欠，总算睡醒了，猛一见到银川，突然惊喊道：“神仙姐姐！”奔上前去，嚷道：“抱抱！抱抱！”正哭闹间，却那老太监又了出来，尖声道：“川王世子，请即刻回座。”

小胖子哭叫不依，还是让老太监押了回去，吵闹不休。那杨肃观也将手中卷轴展了开来，悬于黄榜之下，却是一面巨大地理图，满是弯弯曲曲的文字，牟俊逸笑道：“杨大人，这是回回文哪，您今夜不是要教授回语吧？”杨肃观微笑道：“也算是吧，敢问在座，可知这是哪一国的地理图？”

何大人道：“是蒙古。”陈二辅道：“是女真。”却听一声咳嗽，马人杰欠了欠身，道：“此乃帖木儿汗国前身，花刺子模的古地图。”杨肃观拱手致意，道：“马大人渊博，下官佩服。”

卢云心道："这马人杰还真是个人才，怎么景泰朝没见他出来为官？"

台下一片静默，世子们有的专心聆听，有的把玩手上玉佩，又听杨肃观道："诸位世子之中，哪位知道花刺子模的历史？"问了几声，却是无人应答，何大人便道："载碁"了，杨肃观微笑道："鲁王世子若是知道，便请说吧。"

那鲁王世子站起身来，只见他身形高大，鼻毛外露，好似快长胡子了，哪里像十岁小孩？一时候嚅嚅啮啮："这.....这花刺子模，名字有辣，这子模呢，孔子的学生有子路、子夏、子游.....看这番邦有个子模，所以一定是.....圣人之邦！"满场寂静，无人作声，听得房总管冷冷讥讽道："世子学问渊博啊。"

"哈哈哈哈哈！"何大人拍手笑道："没错！正是学问渊博！杨大人，载碁说得不错吧？"

看何大人一定收过鲁王什么好处，这才处处为这"载碁"吹捧，杨肃观笑道："说得确实好，这花刺子模确是圣人之邦，此国便在我朝以西、波斯以东，帖木儿汗国创建之前，此国乃是西域第一大国。"说着问向屋角一人："灭里将军，下官所言，可有谬处？"

灭里坐在屋后最末一位，一听问话，起身便道："西域国情，尽在杨大人的掌中，末将十分佩服。"看灭里言语恭敬，那银川也是安安静静的坐着，不见分毫惊惶之色，想来杨肃观今夜设邀，必有什么深意，卢云便也静下心来，等着看杨肃观出招。

眼看灭里回座了，杨肃观又道："多谢将军谬赞了，这花刺模远在西天，本与我中原无涉，可为着一个人，却又与我中原唇齿相关，是以下官要藉这个题目，谈些军国决断、国祚与亡之事。还请世子们不吝指教。"

良久良久，世子们都是无人回话，有的猛打哈欠，有的趴在桌上，好似不甚耐烦，牟俊逸笑道："杨大人，快批红吧，这花刺子模和咱们到底有啥干系？你就直说吧，世子们都快睡着啦。"

杨肃观微笑道："这还是得请他们说。诸世子，咱们与花刺子模有何干系？你们可知道？"那淑宁见表哥望着自己，便朝儿子耳边说话，那载儆昏昏沉沉，听了几句，便迷迷糊糊地起身，大声道："花刺子模是中原的友邦！咱们天朝产的丝绸，都得从它那儿走。"

载儆打架带帮手，靠着母亲作弊，这便答了一题。杨肃观道："徐王世子答得好，还有哪位要说？"问了几声，突听一人道："载允有本。"众人凝目去看，这孩子却是目光炯炯，臂膀上别了块小小的麻布，不甚起眼。卢云心下一凛，暗道："这是徽王的儿子？"

那载允遭逢父丧，只是朝廷内忧外患，便压住了徽王的死讯，这孩子自也不能披重孝，只能草草别了块粗麻，聊表哀戚。只见他立在堂中，朗声道："回杨大人的题，这花刺子模虽与中原无甚往来，却因着一个共同的死敌，与我朝便成了唇寒齿亡之势。"

何大人笑道："世子啊，这老夫可不懂了，这远在千里的地方，风马牛不相及，哪来什么的共同死敌啊？"正要讥讽几句，马人杰却甚好心，当即附耳提醒："何大人，蒙古是谁开始西征的？"何大人啊了一声，惊道："是.....是成吉思汗？"

众人心下全明白了，这花刺子模与中国一般，都曾受过蒙古铁蹄的蹂躏。卢云深深吸了口气，多少猜到杨肃观的用意了，果见他微微一笑，道："世子知我心也，这便请坐吧。"

这载允甚是知书达礼，向众大臣鞠了躬，这才坐了下来，又听杨肃观道："成吉思汗，在座当是久仰了，此人是蒙古第一代开国大帝，兵威之广，凡我中华、高丽、安南、西域，莫不亡于其手，灭国数十，杀人达百万以上。我今日要说的故事，就是他与花刺模之间的大战。"

说着手指小胖子，道："川王世子，请你起身。"那小胖子不知何许人，老是盯着银川，听得此言，便茫然站起，道："干什么啊？"

杨肃观行下台来，站到那孩子身旁，道："成吉思汗杀人极多，我现下举个例子，他俘虏塔塔儿部时，一边宣称要受降他们，一边秘密下达车轴斩令.....这车轴呢，差不多就是载志这么高吧。"把手放到小胖子的肩上，当作了尺标，道："凡塔塔儿部中，只要高于此轮者以上的男子，都得死。"全场闻言变色，那房总观也不禁尖叫一声："这.....这还有人性吗？"

看这载志身形矮小，在场都比他来得高，听得这等大屠杀，众世子都有不安之意。那载志也是吓得飕飕发抖，举手自指："那.....那我呢？也要杀吗？"杨肃观道："你和车轴一般高矮，可以活命，不过他们会将你充为奴隶。"载志茫然道："奴隶？那.....那要干很多活吗？"

杨肃观道："当然。生杀之权，从此任凭人意。"载志低声道："那.....那男的都死了，女人呢？"杨肃观道："你的母亲、你的姐妹，乃至于举族上下之女子，全数都得领受蒙古男人的强暴，从此替他们繁衍种姓。"

"放肆！"载允伸手朝桌上重重一拍，厉声道："我若生于当时，愿带头请缨，力战至死！"一旁载碁、载怀也大声呼应："我也要战！"、"我也要！"众世子同仇敌忾，莫不嚷嚷了起来，那淑宁忙附耳去喊儿子："快说话啊！说你也要打仗。"载儆醒来了，昏昏沉沉间，便大喊道："打！打！拼命打！"打了半晌，忽然一脸茫然，忙问母妃道："要打谁啊？"

一片吵嚷中，杨肃观伸手制止了，道："世子们不必急噪，成吉思汗不必你来招惹，他便要自己来了。我们今夜谈的花刺子模，便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全场都静了下来，杨肃观环顾堂下，又道："大金宣宗年间，相传成吉思汗派遣一商队，前往花刺模通商，并携带国书，欲结两家之好，其后这支队伍被花刺子模逮捕，将使者尽数处死。相传成吉思汗闻讯，曾奔于高山，号泣达三日三夜之久，从此决定开拔西征，进犯西域。"

陈二辅道："杨大人，这花刺子模霎蒙古商队，乃是自取其祸，你用进犯这两个字，好似对成吉思汗不公平吧？"杨肃观淡淡地道："陈大人，成吉思汗何许人也？此人曾杀害自己的义父、义兄、甚至以弓箭射杀自己的幼弟，只为争夺一条鱼。您想他对待挚亲，尚且如此，这般冷血无情之徒，真会在乎商队的区区几条人命么？"

在场心下雪亮，都知道这是个藉口，成吉思汗压根不在乎什么商队，他只要找个理由，遂其征服。想到塔塔儿部的前例，载志不由害怕啼哭："那.....那花刺子模的百姓要怎么办？"

杨肃观道："他们还有个寄望，那是一位厉害的大将。"众孩童大小喜道："他是谁？"

杨肃观微微一笑，转望台下，灭里明白他的心思，便点了点头，道："杨大人所言的名将，当是后来花刺子模的一代圣君，扎兰丁。"

孩童们呼吸加快，隐隐感到兴奋，都觉得花刺子模的百姓有救了。

一片寂静间，只见杨肃观负手踱步，淡淡说道：“这位扎兰丁.....他的才干之高，放眼当时西域，无人可出其名，乃是百年一出的豪杰。可此人又何其不幸，竟与成吉思汗生于同时，然而无论幸或不幸，当时全花刺子模的生死兴亡，全都落在他的肩上了。”

“金宜宗兴定三年.....”杨肃观停下脚来，手指地理图，道：“成吉思汗亲率六十万铁骑，藉口花刺子模杀其商队，开拔西征，相传他的军马扑天盖地，宽达千里，长达三十里，大军抵达阿姆河畔时，花刺子模朝野震动，人人心里都明白，此战若败，则举国之男子，都将为刀下之亡魂，举国之女子，都将伦为蒙古兵卒蹂躏泄欲之玩物。亡国灭种之祸，便在眼前.....”

啪啪两声，把手一拍，朗声道：“诸世子！设若你是扎兰丁！你将如何救亡图存？”

大哉此间，全场都静了下来，连那载志也呆若木鸡，想来是被这情势吓坏了。卢云深深吸了口气，心道：“看来这回文试，杨肃观是真心要挑一位储君了。”

杨肃观用心良苦，已然设下了一道难题，马人杰、牟俊逸也都没说话了，转看银川公主，仍是一动不动，至于灭里，却已低头沉思，想来也在思索当时局势。

一片寂静间，忽听那房总管道：“杨大人，难道当时花刺子模只有主战一派，没有主和之人吗？”听得呸的一声，那载碁骂道：“都打到家门口了，还有人敢主和？我要是皇帝，立时把他烹成一锅粥！”闻此纣王暴行，房总管吓得面如土色，何大人笑道：“房万年啊，这说来是你的不是了，平白无故的，干啥要求和啊？”忽听一人道：“要是打不过呢？那要不要求和？”

卢云心下一凛，凝目来看，却见席间坐了一名孩童，面色蜡黄，体形瘦弱，身上朝袍居然还打着补丁。杨肃观微微一笑，道：“寿春王有何高见？”

在场“徽王徐丰鲁”，加上个小胖子，莫不是世子，却居然有位王爷？那孩童低头站起，细声道：“回杨大人的话，檠德若在当时，蒙此国难，必力排众议，力主求和。”

杨肃观道：“为何如此？”那孩童低声道：“成吉思汗，向有战神之称。花刺子模不打则而，要打便得打赢他们，否则百姓必受大屠杀。

依檉德之见，既然此战必败，不如先忍辱求和，若只想逞一时之快，只怕连日后复兴的机会也没有了。”

牟俊逸笑道：“寿香王，你这话怎么听着听，却像是某人在论西郊战局的调子啊？”那孩童微微咳嗽，便朝马人杰看去，卢云心下一醒，已知这孩子是马人杰的徒弟，想来他是要借这孩子的口，明论花刺子模，实则暗指西郊战局。

又听杨肃观道：“那照寿香王的意思，花刺子模这一战，是不能打了？”

檉德道：“兵者不详之器，圣人不得以而用之。檉德虽享王爵，却也略知百姓之苦，大战将起，征兵令一下，百姓已是流离失所，若还是打个大败仗，却要置万民于何地？是以檉德若在其位，当此战神来袭，绝不敢搦其锋芒。只能先留一口气，等蓄积国力自之后，方能与之较量。

看这檉德确实聪明，小小年纪便能出口成章，宛然便是个小圣君，连银川公主也凝视这孩子，想来檉德之言，已然深深打动了她。

眼看太子人选呼之欲出了，忽听一人道：“杨大人，载允有话想说。”

杨肃观道：“法堂上畅所欲言，世子不必客气。”载允道：“我曾听先.....父提及，成吉思汗西征前，早已打算要攻破花刺子模，将他们的百姓全数杀光。试想兵马都到了城下，岂容敌人摇尾乞怜？要想乞和，无异于缘木求鱼。”杨肃观道：“那照世子之见，该怎么做？”

载允咬牙道：“生！亦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今日天下大局，若想救亡图存，须得背水一战！若想灭我国土、蹂躏吾母吾姐，先得取我大汉男儿之首级！”说着说，一拳便捶上了桌，厉声道：“你要战！便作战！”这话说得慷慨激昂，真有“秦皇汉武”之志，众大臣莫不暗自心惊，载志则是叫起好来了：“载允哥好棒！娃娃这皇帝就让你当啦！”

载允主战，檉德主和，一片沉寂间，人人都没说话了。忽听杨肃观道：“灭里将军，花刺子模开战后，胜负如何？”灭里道：“回杨大人的话。蒙古大军渡过阿姆河后，势如破竹，攻破玉龙桀赤后，更屠杀了百万妇孺，其状惨不忍睹。”杨肃观道：“这么说来，他们亡国了？”

灭里道："非但亡国，尚且灭种。成吉思汗掳掠后妃，当着她们的面斩杀她们的幼儿，王子们首级刚斩，便又将他们的母亲尽数强奸。"

听得此言，世子们或发抖、或啜泣，载允便仰起头来，嚎啕大哭。杨肃观道："依将军看来，若是花刺子模开城投降呢？可减多少死伤？"灭里道："开不开城，并无不同。成吉思汗乃天下第一无信之人。西征时他曾诱骗一支守军开城，入城后又杀光了全城百姓。"

牟俊逸听着听，忽地笑了起来："杨大人啊，这和也是死，战也是死，您老人家若在当时，可要怎么应变啊？"杨肃观道："我都无所谓。"众大臣愣住了："无所谓？"

杨肃观转望台下，道："唐王世子，你怎么说？"众人顺着他的目光去看，却见一个孩子，手拿小算盘，正自拨弄为戏，听了说话，也是不知不觉。房总管咳嗽一声，道："载昊、载昊，杨肃观大人和你说话哪。"叫了两声，那世子方才惊觉过来，忙道："是.....是叫我吗....."

杨肃观微笑道："是，下官想请教世子，这花刺子模与蒙古的大战，你主和还是主战？"那世子低声道："这.....我不知道啊....."杨肃观微笑道："是和是战，人人都得选。你也不例外。"那世子低声道："那.....那好吧，我得用算盘打一打....."

众人笑了起来："是和是战，也能用算盘打？"那载昊看来很是胆小，怯怯地道："杨大人，青您告诉载昊，蒙古兵有多少人？"杨肃观道："号称六十万，实则三十万。"载昊拨了拨算盘，又道："那花刺子模有多少兵马？"杨肃观道："少说四十万，实则五十万。"

看这载昊手持算盘，好似是个小小的"大掌柜"，拨了拨算珠，喜道："这是一倍半！那我主打！"载允冷笑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大战一开，每每以少胜多，还能这般算法么？"

载昊听得斥责，立时低头不语，杨肃观温言道："不怕，我也喜欢打算盘，跟我说吧，你是不是精于珠算？"那载昊很是高兴，拼命点头："是啊，我最能打算盘了，我父王生意做得多，每天都让我拨算珠呢，只可惜.....只可惜....."杨肃观微笑道："可惜什么？"

载昊叹了口气："只可惜要当皇帝的人，不能只会拨算盘。"杨肃观微笑道："说得很好啊，那他该会什么？"载昊道："他该明仁义、布礼乐、知人心。"卢云听在耳里，心下大悦，那陈二辅、房总观也是频频喝彩，淑宁却是低哼一声，骂道："铜臭！"

“铜臭”二字一说，卢云心下一醒，已知这“唐王”必是家财亿万之人，想来生意做得极大，八成还做到几位大臣家里去了。杨肃观却是不以为意，含笑道：“唐王所言不错，治理天下，正在于明仁义、知忍心，只不知唐王如此贤能，可曾吧仁义之术传给世子了？”

载昊低声道：“这.....这很难学啊，只要是算盘能打出来的，我都会，可这仁义心看不见，摸不着，载昊就没办法了。”这话一说，人人都感莞尔，何大人哈哈笑道：“世子啊！我看你还是别想当太子啦，赶紧去户部做度支吧，老夫第一个荐保你。”

载昊脸红耳赤，不敢应答，杨肃观微笑道：“世子，请恕下官直言，你的算盘没学到家。”

载昊茫然道：“是吗？”杨肃观道：“是。在我看来，天下一切万物，都可以用算盘拨出来。拨不出，是你没学好。”载昊疼是惊讶了：“那.....那个仁义、人心，也可以用算盘算出来吗？”

杨肃观含笑道：“当然了，我这一生，都在做这件事。”这话一说，卢云自是大大的不以为然，马人杰也是咳嗽连连，牟俊逸笑道：“杨大人，人算不如天算啊，那照您的意思，这花刺子模该和该战，也能用算盘打了？”

杨肃观道：“我说过了，天下一切大事，都得先用算盘打一打，方明虚实。”

牟俊逸笑道：“怎么打法？拿算盘砸人？”正要哈哈大笑，却听杨肃观道：“牟大人，这和战之间，本是一体之两面。蒙古所欲谋我者，不过食粮、美女、金帛三者，我若杀美女、焚金帛、毁食粮，试问蒙古跋涉万里，所为何来？死伤数十万将士，得空城一座，无功而返，我看成吉思汗怕连自己的位子斗保不住了，敢问开战之前，他这算盘拨还是不拨？”

听得杨肃观要坚壁清野，众人都哑口无言了。何大人干笑道：“杨大人，这成吉思汗还没来，你自己就烧房子了？这可不大好吧？”牟俊逸也道：“正是如此，你别顾左右而言它，杨大人，敌人都打到了城下，到底是和是战，你只能选一边。”

牟俊逸把话挑明了，今日局势，杨肃观究竟主战主和，他必须选。良久良久，何大人咳嗽一声，道：“杨五辅，快说吧，内阁还等着听你的高见。”

何大人毕竟是当朝宰辅，非同小可，此话一说，杨肃观欠身便道："回阁老的话，下官以为，和战必须并用。若无求战之新，便无求和可能。若无谋和之心，则战端一起，终将必败。"说着望向了那个"㥄德"，道："寿春王，您是马人杰的得意门生，您说这话是么？"那㥄德甚是聪明，忙道："杨大人教诲的是。求和一事，须得两家有心，否则单若一相情愿，必然贻误战机。"

杨肃观此话一说，又是战、又是和，看似什么都没说，可卢云却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已知他有意以战逼和，可秦仲海岂是善男信女，倘若也抱同此心，两边把算盘一打，恐怕便打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了。

一片沉默间，忽听一名孩童道："杨大人！有件事载懹不懂！想向您请教！"牟俊逸笑道："丰王世子有话说了。"一名孩童站起，双眼炯炯，呼吸沉缓，这孩子竟是身怀内力，何大人干笑道："载懹，听说你练成了武当的松鹤心经，武功很了得啊。"

那孩童忙道："不敢，在座兄长都是各派师傅的高徒，载懹万万不是兄长们的敌手。"牟俊逸笑道："做人也别太谦了。来来来，你有什么高见，这便说吧，牟叔叔替你撑腰。"

这载懹正是"丰王世子"，拜了武当元易道长为师，看来武功真是冠于全场。听他朗声道："载懹无知，方才听杨大人说，这花刺子模有五十万兵，人数比蒙古还多，可双方决战，却怎会打不赢了呢？这不是很奇怪吗？"世子们都看到了要紧处，纷纷嚷了起来："是啊！明明人多，怎么会打不赢呢？没道理啊！"

杨肃观道："灭里将军，你看花刺子模此战为何而败？"灭里道："其一，阵法有误。当时花刺子模君主摩诃末怯懦，成吉思汗兵临城下，他非但躲于阿姆河之后，甚且将兵力分散于各城池，故而让成吉思汗从容渡河、各个击破。"

杨肃观道："其二呢？"灭里道："摩诃末大败之后，不思围剿反制，反而向西逃窜，直至吓死在里海为止。至他死后，扎兰丁方才向蒙古反击，可惜那时手下兵马仅剩数万人了。"

众人痛心扼腕，无不暗骂昏君误国，杨肃观又道："那若是一开始便由扎兰丁统帅，他将如何迎战蒙古大军？"灭里道："依史书所载，

扎兰丁主力决战，誓将举国一切兵力，渡阿姆河，与成吉思汗决一死战。”载允、载碁纷纷喝彩，大声道：“正该如此！”

杨肃观见两个孩子振奋激昂，便道：“徽王世子，依你之见，这阿姆河也是该越过去的？”载允大声道：“回杨大人！这河当然该过！”杨肃观道：“兵法有言，渡河未济，击其中流，你不想躲在阿姆河后，以逸待劳？”

载允凛然道：“杨大人！蒙古军疾如风火，来去神速，此乃我父亲教诲，这阿姆河更是长达数百里，蒙古军今日在东、明日在西，兵行如电，什么以逸待劳、什么截击中流，遇上蒙古兵马，都不过是书生之见罢了！”这载允是徽王爷之子，果然从小能知军国，说得竟是头头是道。杨肃观颔首道：“那越过河之后呢？若由你指挥，该当如何？”

载允咬牙道：“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一战，皆是置死地而后生，此战若起，载允将备妥遗书，以背水之势，王见王，帅见帅，以五十万对他的三十万，寻敌死战！”载碁大吼道：“说得好！载允！咱俩一齐去杀光他们！操他的种！灭他的国！”

房总管咳嗽道：“两位世子，庙堂之上，凡那几个不雅的字，都不可说。”

众大臣听着载允之言，虽说大胆，倒也不是不可行，想来当初若依扎兰丁之见，花刺子模未必灭亡。良久良久，听得载允道：“杨大人，你以为载允所言如何？”杨肃观微笑道：“你很好，不过该让别人说了。”拍了拍手，道：“徐王世子，你的伤势如何了？可以说话了么？”

那载儆早就醒了，只在那儿哈欠，一听此言，忙道：“我.....我的头还疼着。”淑宁也低声道：“表哥，他都伤成这样了，你.....你就别为难他了.....”牟俊逸笑道：“庙堂之上，表哥表妹相见欢，好亲热啊。”淑宁狠狠回瞪一眼，骂道：“小人！”

场面难看，只怕要吵架了。杨肃观笑了笑，道：“也罢，今晚还有谁没说过话？”小胖子喊道：“载志还没说！”杨肃观笑道：“也好，川王世子是国丈荐保，必有高见。你说吧，你若是扎兰丁，你要怎么打成吉思汗？”小胖子咦了一声，茫然道：“谁是扎兰丁啊？”

众人都笑了出来，看这载允果敢好胜，像个秦皇，载碁暴劣粗直，像个纣王，没想还多了个晋惠帝，杨肃观又道：“来，康王世子勋

毅，你整夜不发一语，是不是该说些什么了？”

众人一齐转过头去，望向一名孩子，想来便是这“康王世子”了。杨肃观又道：“勋毅，你是宗人府力荐的贤能之士，说你熟读兵史，聪明过人，岂难道并无高见？”

那孩子低头默然，仍旧不发一语，只是看他肤色白皙，与载允、载志等人大不相同，倒与杨肃观有三分神似，都有些王莽的影子。

良久良久，那勋毅道：“回杨大人的话，这阿姆河渡是不渡，其实并无分别，照勋毅之见，此战一样必败。”载允怒道：“无知小儿！你有何凭据？敢说这话？”

勋毅道：“敢问杨大人，蒙古兴起之前，天下最强的铁骑兵，由哪一国统属？”

杨肃观本是监考官，没想反让人考了，当下微微一笑，当下微微一笑，便也答道：“据黄金史所载，世间第一精锐骑兵，便是大金国铁骑。”勋毅又道：“那我再请教杨大人，设若将大金国铁骑与花剌子模步兵相比，却是谁强谁弱？”杨肃观道：“自古东强西弱。大金远胜花剌子模。”

毅勋道：“这就是了，敢问野狐岭之战，女真夹击蒙古，共用多少重甲骑兵？”杨肃观道：“号称二十万，实则不到十万。”勋毅道：“是了，我这儿再请教杨大人，当初大金对蒙古，双方以骑兵对骑兵，以四十万打十万，敢问此战之后，是谁胜了？”

杨肃观笑了笑，并未回话，卢云、灭里等人却是心知肚明，均知野狐岭大战，实为女真亡国的关键一役，此战大金铁骑以数倍兵力包抄，却落得死伤大半，从此天下再无一国可独力对抗蒙古，举世皆暴露于蒙古鬼卒的斩刀之下。依此看来。扎兰丁即便率军渡河，与蒙古径行决战，只怕亦难逃覆灭下场。

杨肃观道：“那照康王世子看来，摩诃末躲于诚中，其实是条上策了？”勋毅道：“蒙古骑兵最善野战，以女真的六十万重装铁骑，尚且不堪一击，何况其他？摩诃末不敢野战，正是其高明之处，故而入城自保，坚守不出。说来这条计策并没有错。错只是错在他没料到蒙古人已有大炮，可怜他的城墙不够厚，只能在铁木真的面前倒下了。”

全场闻言默然，均知上天不仁、必将亡花刺子模。无论扎兰丁渡不渡河，蒙古的这柄屠刀仍将斩来，恐怕韩信、项羽复生，也保不住花刺子模的举国妇孺。牟俊逸、马人杰都叹了一声，想来也没话说了，何大人低声道："杨大人，我看时候也差不多了，咱们也该....."

"大家都坐着。"杨肃观拿起茶杯，朝砚台里倒了倒水，道："诸位，杨某留世子下来，要告诉他们，如何才能打赢这场仗。"何大人闻言一怔："你是说.....你能保住花刺子模？"

杨肃观低头研墨，润了润笔，轻声道："岂但保住花刺子模？杨某若生于西域当时，成吉思汗若敢来犯，我将亡他蒙古种姓，使其从此不复在。"

牟俊逸笑道："杨大人别要空口说白话啊。你若有这般兵法本事，何不请伍定远让贤，由你杨肃观上去？"杨肃观微笑道："牟大人这是为难我了，杨某其实不懂兵法，也没带过兵。"

牟俊逸笑道："那杨大人夸夸其词，所为何来？你凭什么与蒙古战神相抗？"杨肃观提起白纸，拿着浆糊刷了刷，贴到墙上，随即提起笔来，写落了两个字，大道："凭这个。"

墙上多了两个楷书，端正严谨，众人凝目一看，齐声道："正道？"相顾愕然间，只见杨肃观放落了笔，道："诸君，何谓正道？正道者，就是做对的事情。"

牟俊逸呆了片刻，实在忍俊不禁，终于捧腹大笑起来："杨大人，你也配谈正道了？那天下婊子不都能给自己立牌坊啦，哈哈！你打算拿这个笑死成吉思汗啊？"

杨肃观润了润笔，在"正"字之旁添了几笔，见是个"文"字，却成了一个"政"字。

众人呆了呆，齐声道："政道！"杨肃观放落了笔，颔首道"这个政道，就是杨某毕生的道统。亦是灭蒙古、击战神，抗击世间一切外力的必胜之道。"银川公主原本默默无言，此时忽然抬起头来，轻轻地道："杨大人，何谓政道？"

杨肃观环顾堂下，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这个政道，其实也就是正道，然诸位可曾想过，古人造这个'政'字之

时.....”手指提起，定向墙上那个“政”字，道：“为何要多加一个‘文’字边？”

牟俊逸冷笑道：“拿着正字作文章啦。”杨肃观微笑道：“说得好。正道者，所行皆为对的事。政道者，所言必是对的事。这个‘言’字呢，便是让你打从心里相信，我所作所为的这一切.....”行下台来，俯身望向牟俊逸，握住了他的手，静静地道：“都是对的事情。”

牟俊逸哼了一声，别开头去，这回却也没再讥嘲了。一旁何大人干笑道：“杨大人，你靠着这个‘政道’，便能挽救花刺子模吗？”杨肃观道：“这个自然。打一开始，花刺子模就用不了扎兰丁，甚且也用不了摩诃末，哪怕再多的贤臣勇将，也无法挽救当时危亡。说来世间能救花刺子模的，也只有这个‘政道’。”众人愕然道：“为何如此？”

杨肃观伸出手来，指了指那个“政”字，道：“诸世子，欲知一国之兴衰，必先观何处？”载昊道：“必先观钱粮。”檖德道：“必先观百姓。”载允道：“必先观军马。”小胖子狂喊道：“必先看神仙姐姐漂不漂亮！”

杨肃观道：“勋毅有大才，你说吧，欲知一国之兴亡，必先观何处？”那勋毅道：“观一物，必先观其内。”杨肃观道：“何为一国之内？”勋毅道：“为百姓。”杨肃观道：“何为百姓之内？”勋毅道：“为法制风气。”杨肃观道：“很好，那法制风气之内呢？”

勋毅沉吟不语，马人杰便道：“天下之风气，必起于天子。”杨肃观道：“是了，那天子之内呢？还有什么？”牟俊逸冷笑道：“私心。”杨肃观哈哈笑道：“俊逸兄大材。天子之内有私心。可牟大人怎么不说说，天子的私心都藏于何处？”

牟俊逸咳嗽几声，并不回话，杨肃观笑道：“难得世子都在这儿，牟大人不说，那杨某说。这帝王私心之所在，便在后宫。那儿有他最心爱的人，故而在他心中的份量，足与天下等值。”

这话已然影射时政，自是谁也没接口。良久良久，忽听马人杰道：“若是皇帝并无所爱之人呢？”杨肃观道：“那他就不懂得爱任何人。他的私心会是古往今来、天下最重。”

杨肃观笑了笑，望向了银川公主，又朝诸大臣瞧了瞧，道：“所以杨某观花刺子模之国政，第一件事不是看它的府库存粮，也不是看它

的百姓风气，而是看摩诃末的后宫，看看他的私心何在，看看有谁可以分掉他的权。”灭里啊了一声：“你.....你说得是秃儿哈干太后！”

杨肃观道：“就是她。扎兰丁下野，是太后致之，摩诃末无能，是太后令之，然太后虽为弱女子，亦可能有英明之处，何以言为病灶？其实这个病，不是病在她这个人，而是病在这件事，她抓了权，却不肯担责。她不担责，却又抓了权。故而有责者无权、有权者无责，做错事不知痛，便如行尸走肉，故曰花刺子模已死。”

牟俊逸冷笑一声：“杨大人，你想治痼疾，蒙古大军却已在城外，这远水救不了近火，你若是扎兰丁，你要如何应付？”杨肃观道：“我若是扎兰丁，将自率国中三千美女，献一切宫内金帛，俯爬匍匐，出城跪降，以求保存举国之实力。”牟俊逸道：“若成吉思汗杀你呢？”

杨肃观道：“那便死吧，王子出城乞降，尚且被杀，则举国上下谁敢再言降？王亲贵族一旦心不存侥幸，势将万众一心，起而抗之。成吉思汗若不死于西域，是为侥幸。我见国家保存、百姓俱在，虽死犹生矣。”

马人杰道：“若成吉思汗放你生路，可不久又来需索，你将如何应付？”杨肃观道：“我若能逃过死劫，入城后便将政变。”众人大惊道：“政变？”杨肃观道：“是，我将幽禁太后，罢黜可汗，尽霎举国异心之人。三年之内，我将血洗蒙古，使全漠北闻吾之名，如婴儿之闻猛虎，嚎啕悲泣于万古，以昭天下之大信。”

听得杨肃观公然谈论政变，何大人，房总管、诸大臣，人人面面相觑，深感此言之大逆悖乱，已臻于极。牟俊逸低声冷笑：“杨大人，你.....你真想造反啦你？”

杨肃观淡淡地道：“有些事，我不单是说过，还已经做过。青你们牢牢记得，杨某的政道，所言必是对的事。”说着朝八王世子欠身：“诸世子在上，臣甘冒天下之大不讳，直言上奏、句句肺腑实言，尔等若能谨记在心，则.....”说着说，便摘下了“政道”二字，露出后头的黄榜，正是那七个大字：“天之历数在尔躬。”

一片静默间， 杨肃观收拾了东西，步下高台，随即把殿门推了开来，但见狂风暴雪扑进殿里， 杨肃观微一仰首，便已迈步行了出去。

杨大人前脚一走，世子们跑的跑、玩的玩，有的哈欠连连，有的睡得打呼，更有小胖子偷看美女的。一片吵嚷间，银川霍地起身，便

也尾随而去，灭里急急追上，喊道："殿下！等等！"

房总管苦笑几声，眼看杨肃观走了，当下行到殿门，大喊道："文较已毕！诸王亲随，入场接驾！"喊声一出，殿外满是叫喊："载昊！考得好不好呀？"、"载儆！父王来接你啦！"

堂上热闹吵杂，只见徐王、唐王亲来探望，鲁王、康王则由王妃到场，那峨嵋掌门松严也在人群中，看他个子高，望来极为显眼，只在载允耳边说话。

转眼之间，诸世子走的走、散的散，已是一个不剩，众大臣却还坐在那儿，陈二辅苦笑道："这杨大人非得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当口说这种话，真想把咱们几个都拖下水啦？"何大人低声道："老夫先把话说清楚啦，今晚的事，谁都别望皇上那儿告状，我可不想惹麻烦。"

牟俊逸骂道："怕什么？这小子料定咱们不敢告！我偏要告！"马人杰叹道："都别说了，走吧。"提起了拐杖，向地力撑，便也一拐一拐的离开。

大风雪之中，堂外慢慢站起了一人，抖落了满身白雪，正是卢云。他朝掌中呵了口暖气，转头去看殿前广场，那杨肃观的身子已成了小小一个黑点，快要看不到了。

十、吾皇万岁万万岁

眼前有座长廊，满是庄严之气，口听远处佛音袅袅，传来诵经之声，长廊北面是座花圃，地下更有红毯，想来是供大官行走之用。

"噗"，红毯上多了一口痰，却是花圃而来，只见花丛里站了两人，一大一小，身上打着哆嗦，身旁更冒起了阵阵热烟，兀自交谈不休："小子，你.....你站过去些，别尿到我鞋子上了....."、"是你那儿地势低.....选的地方不好....."

俗话说："三朝媳妇婆引坏、月里婴儿娘引坏"，意思是说学坏最易、改过最难，看阿秀便是个例子，今日进红螺寺以来，已然小解三次、大解一次，吐痰无数次，此外抢劫也抢了，妓院也去了，还把赃款藏入红螺寺的香积房，等着回家的时候去拿。

正抖着裤子间，一名僧人从花圃旁行过，见得这幅模样，不由停步下来，大怒道："你俩干什么的？这般怪模怪样，是在干啥？"话声未毕，已见一名御前侍卫转过头来，道："公务，无可奉告。"那僧人

怒道："什么公务……"正要吼骂，突然两人目光相接，身上便也打起了冷颤，忙挤到了花圃里，三人一排，自在那儿打着哆嗦。

热烟飘荡，花圃里臭烘烘的，秦仲海尿也尿过了，便又湿淋淋的爬上了长廊，望红毯子擦了擦手，阿秀也蹲在那儿，有样学样。

玩了一整天，兴头才刚起，阿秀低声嘻笑："大叔，你到底要找崇卿哥哥干什么啊？"秦仲海道："我要向他借点东西，一会儿你便知道了。"

这长廊是条必经要冲，连通西苑与大雄宝殿，要等伍崇卿自投罗网，自然是个好地方。只是此刻宾客多半去殿前广场了，游人稀稀落落，长廊里自也安安静静。

这正统朝号称"大佛国"对佛门上下极是礼遇，放眼望去，只见长廊里挂满了天竺佛画，工笔精绘，或画了菩萨、或画了罗汉，立地丈许，庄严肃穆，引得来往宾客驻足礼拜。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眼看伍崇卿还没现身，一大一小便走到画前，自在那儿探着。秦仲海伸长了脑袋，眼见面前佛图上绘了一个神明，面貌狰狞，高达十二尺，比自己还高了两个头，一时啧啧称奇："这是什么神啊？好大一个？"阿秀哼道："这都不知道啊？这叫夜叉十二神，又称为药叉，还叫药师，说是和十二生肖对应着……"

秦仲海哦了一声，转头一看，真见墙上挂了十来幅巨图，五彩绚烂，各持法器，不由讶道："看不出来，你小子挺渊博啊。"阿秀哼道："那还要说？年年祈雨法会，年年看着，三岁开始便会背啦。"秦仲海低声道："怎么，这祈雨法会很无趣么？"

阿秀叹道："那还要说？这法会最闷了，不只我烦，连我奶奶年年也想跑，可我爹硬要她来，她也没法子。年年和我爹大吵哪。"秦仲海哦了一声："怎么，你奶奶脾气很坏吗？"

阿秀叹道："其实我奶奶很慈祥的，对我很好很好。每回我爹要打我，奶奶都会和他吵架。"

秦仲海笑道："这倒是奇了，你奶奶不疼你爹，反倒疼你？"阿秀低声道："大叔，我跟你说个秘密喔，你可千万不能和别人说。"秦仲海忙道："快说吧，我担保不会上街喊的。"

阿秀放不下心来，左顾右盼，低声道："我觉得我爹不是我奶奶亲生的。"秦仲海愣了半晌，随即哑然失笑："有这种事？你哪儿听来的？"阿秀细声道："我奶奶很恨我爹，有时候会拿东西砸他，花瓶啊、碗啊、筷子啊，什么都扔过。"

秦仲海哑然失笑："这倒是新鲜，还好老子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没个老娘砸夜壶。"

阿秀嘻嘻一笑，正要胡诌，突然又念起了母亲，不由心下一酸，低低叹了口气。秦仲海骂道："他妈的，你一天到底要想多少次家？烦不烦啊？"阿秀脸上一红，怒道："你他妈的，我哪里想家了？"秦仲海冷笑道："那你叹什么气？"阿秀骂道："我爱叹气，不行吗？"飞身起跳，暴怒道："我叹！我叹！我仰天长叹！我低头叹！"

两人边走边吵，沿途走马看花，正闹间，"咿"的一声，躲到秦仲海背后，秦仲海讶道："干什么啊？"阿秀遮着脸，指着墙上的画，道："你看那个。"秦仲海转头一望，不由嘿嘿一笑，舔舌道："他奶奶的，地狱图啊。"

眼前真是张地狱图，绘着牛头马面，串人而烧，拔舌为刑，剖腹开胸，看那地狱之中满布血腥，凄厉怪诞，骇人莫名。阿秀捣着小脸，低声道："大叔，快走吧，这图我可不敢看。"

秦仲海笑道："怕什么？天牢里真的都见过了，还怕这假玩意儿？"

阿秀听他说得豪迈，便又偷偷看了一眼，猛见鬼卒割肉剥皮，将一名男子倒吊而起，不由噫了一声，道："快走、快走。"秦仲海却哼着曲儿，挖着鼻孔在那儿细细看，阿秀头皮发麻，只得掩面狂奔，一路奔过了几十尺，忽见前方站了个女人，俯身低头，正自细细观看地狱图。

阿秀心下发颤，不知哪来这般大胆的疯女人，居然敢看这可怖的图画？他心里有些好奇，上前走了两步，突然间咦了一声，暗道："是娘！"

面前正是顾倩兮，只见她孤身站在地狱图前，神情专注，不单是观看，甚且伸手出去，轻抚画里受苦受难的罪人们，似想看清楚这些罪人的五官样貌。

阿秀吓了一跳，他真没见过娘这幅模样，只见她怔怔望向地狱里的断体残肢，那模样并无恐惧、亦无幸灾乐祸之意，而是神色痴痴，似在寻找什么。

突然间，阿秀身子大震，却也已经明白了，娘正在地狱里找人，因为那儿有她深爱的人.....她的父亲、她的母亲.....也许，还有那失踪不见的小阿秀.....

阿秀眼眶湿红，一时缩手低头，悄悄绕到娘亲背后，他很想上去抱住妈妈，可念及白日里的种种事情，却又不愿再扰她，自己说好要回去天上去了，便该让娘一个人清静。他咬住了牙，把心一横，正要转身去找铁脚大叔，却见长廊里空空荡荡的，秦仲海居然不见了？

阿秀呆呆看着长廊彼端，心道："他.....他走了？"

铁脚大叔走了，他把自己还给了娘？心念于此，阿秀突又慌张起来，正要过去找人，猛听一声娇喊："阿秀！"长廊里脚步飞快，奔来一名小姑娘，从背后抱住了自己，正是华妹来了。

阿秀啊呀一声，正想挣脱怀抱，面颊却已被轻柔抚摩，转头去看，身旁蹲了一名女人，仰头含笑看着自己，脸上却有着泪水，不是娘又是谁？

阿秀低下头去，嚅嚅喏喏，只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口。顾倩兮却摇了摇头，示意他什么都不必说，母子俩默默相望，阿秀突然哎呀一声，后脑勺已被华妹打了一记，听她笑喊道："阿秀！你好大胆！居然逃学了！"阿秀对娘没法子，对华妹却有满身本领，便哈欠道："谁逃学了？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已经发财了，至少有三千两白银身家....."

华妹做了个鬼脸，拉住顾倩兮的手，娇嗔道："师父，你快骂阿秀，他又在骗人哪。"顾倩兮微微一笑，道："好，师父一会儿骂他。"牵住了阿秀，掌心却微微一紧，再也不放了。

流浪了一天，终于回到娘的身边了，阿秀望着母亲，转头看了看华妹，这一切当真再熟悉不过了。他转过头去，望着空荡荡的花圃，却再也看不到那个高大豪迈的背影了。

不知不觉间，阿秀泪水盈眶，慢慢低下头去，那股莽莽苍苍的身世感又出来了。

心里有个预感，铁脚大叔再也不会回来了，那位七十万叛军的大元帅，“怒王”秦仲海.....他已经看过了自己，从此回到他该去的地方.....

阿秀低头掉着眼泪，他很想再看铁脚大叔一眼，再和他说说话，正哭间，手上却多了一条手帕，正是顾倩兮递来的，一旁华妹惊道：“阿秀，你.....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哭几次啦你？”

阿秀惊道：“我.....我这是流鼻水，哈哧！哈哧！”正要表演随地吐痰，忽听长廊彼端笑声盈盈，好似又有人来了，撇眼去看，却见了一群官家妇人，有说有笑，正簇拥一名美妇向前行来。那华妹欢呼起来，便又娇喊奔回，喊道：“娘！快来啊！”

艳婷来了，看她长袍及地，头戴凤钗，行走时双肩凝正，裙脚不起一分浪波。如此风华，真无愧是本朝最美艳的一品夫人，她抬头一看，却也见到了顾倩兮，便笑道：“姐姐，怎么一个人在这儿？”顾倩兮微笑道：“妹子不也来了？”

艳婷阵仗很大，虽只是廊中闲走，身旁也有七八名妇女陪伴，个个精妆打扮，想来唯候爵夫人马首是瞻。再看她背后还跟着一名武将，却是巩志。

阿秀呆呆站着，仍在望着长廊彼端，忽然身旁飘来一股浓香，转头去看，那伍伯母已然含笑低头：“小鬼，又在发什么呆？”阿秀心道：“我在想宜花院的事呢。”只是娘亲就在一旁，哪能胡说这个，便只嚅嚅啮啮：“伍伯母.....你.....好久不见了.....”

艳婷笑了笑，忽然附耳靠近：“我要你和你娘说的事，你提了吗？”阿秀心下一醒，看中午时伍伯母给了自己一只金元宝，说晚间要和娘亲喝茶，托自己传话，却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眼看艳婷还望着自己，低声便道：“你.....你反正都来了，难道自己不能跟她说啊？”

眼看艳婷瞪了他一眼，阿秀忙改口道：“好、好.....我.....我等会儿和她说.....”

正说话间，众官妇已和顾倩兮见过了礼，只是彼此都是淡淡的，并不热络。艳婷便又走了回来，行到顾倩兮身边，替她梳拢秀发，笑道：“许久不见你了，怎不来殿前话家常，却一个人来这儿看图？”顾倩兮道：“左右无事，便想一个人走走，顺道想想事情。”

艳婷笑道："也好，那咱们姊妹一齐走走。"众官妇见头儿来了，便又分花约柳、说说笑笑，连华妹也入了行，只在那儿呵呵娇笑。阿秀则是默默走在最后，神色落寞。

此番相逢，好像是一做梦一样，一眨眼之前，自己还和秦仲海在一起儿玩耍，一眨眼过去，梦就已经醒了。正要垂下泪来，突然脑袋咚地一声，让人扔了东西，阿秀恼了，瞪眼去看华妹，却见这傻丫头还挤在老娘脚旁，料来不是她干的，正疑心间，脑袋又挨了一记，阿秀突然心跳加快，急急去看花圃，猛又见到一个肮脏男子，自在那儿招手偷笑。

阿秀大喜欲狂，飞奔上前，秦仲海却做了个噤声手势，朝巩志指了指，阿秀心下一惊，赶忙装得蹑手蹑脚，慢慢靠向了长廊上，那铁脚大叔从花圃爬了来，低声道："乖乖的，好好跟着你娘，我一会儿再来找你。"阿秀颤声道："你.....你还会回来吗？"

秦仲海微笑道："放心。你便算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来找你的。"阿秀眼眶一红，居然呜呜哭出了声，秦仲海愣道："干啥啦？我又没打你？"阿秀心里好高兴，却也不能说，一时破涕为笑，道："大叔，你.....你还要去找汤圆姑妈吗？"

秦仲海颔首道："当然，老子这躺来北京，就是为此而来。再不见她，我可要憋得炸了。"阿秀愣道："憋什么？"秦仲海脸上一红，没想自己话多，居然说漏了嘴，阿秀心里好奇，还待追问，却听脚步咚咚，华妹奔了过来，娇喊道："阿秀！你在干啥啊？"

秦仲海低声咳嗽道："哪，你媳妇儿来了，我先走了。"阿秀忙道："等等，你.....你一定会回来找我？"秦仲海微笑道："放心，我说话算话。"正要离开，阿秀却拉住他的手，低声道："等等，咱俩先画个押。"伸出大拇指，朝他的拇指一对，算是立过了契约，彼此便不能再反悔。

正忙碌间，背后却响起了华妹的喊声："阿秀，你趴在地下干啥啊？"阿秀吓了一跳，转过头来，发觉华妹已在身后，转头去看铁脚大叔，却早已消失了，当下松了口气，便道："我在练武功，看，四海游龙。"当下拿出蝌蚪的模样，自在红地毯上蠕动，正要钻到华妹的裙下，却听走廊传来惊喜声："阿秀！你可回来了！"

抬头一看，走廊多了个俊美公子，丹唇秀目，身穿白鹇朝袍，正是叔叔杨绍奇。看他身旁搀扶了一位年长妇人，五十出头年纪，行走时气喘不已，不消说，正是奶奶来了。

华妹家教严明，一见杨太君到来，不必谁来吩咐，立时捡衽为礼，唤道："杨奶奶。"

阿秀也是个机灵的，一见奶奶现身，立时上前跪地，抱住了她的腿，哭道："奶奶！想煞孙儿了！"杨太君虽在喘气，却还是被逗得笑了，喘道："昨儿.....昨儿不才见过.....怎又想煞了？"阿秀正要解释，杨绍奇已向他使了眼色，阿秀心下一醒，想来奶奶还不知午宴时自己和载儆打架的事情，自是少提为妙。

想到那个载儆，阿秀心里还真有些挂心，就怕这小子真有性命之忧，自己不免要被扭送官府了，正担忧间，却听叔叔附耳道："你到底去哪儿了？我到游乐园找你，都不见人？"

这阿秀平时最爱的去处,正是城南天桥的游乐园，果然叔叔聪明过人，第一步便找到他的地盘去，远比娘亲厉害。只是叔叔再怎么未卜先知，却也料不到他遇上了秦仲海，两人游荡了一天，还在城西鬼屋里打了个翻天覆地，只怕已是威震武林了。

杨绍奇见他神思不属，便道："怎么了？有事瞒我？"阿秀吓了一跳，看叔叔眼光着实厉害，一眼便瞧出自己神色不对，忙道："没.....没事....."

阿秀平日有什么心事，都会与叔叔说，两人无话不谈，极是亲近，可事涉秦仲海，却是万万说不得，口风一漏，说不定便会害死他，可把话憋在心里，却又有些难过，自觉欺骗了叔叔。

正叹息间，众官妇已然转了回来，毕竟杨太君在此，谁也不敢失礼，便一一上前拜见，那顾倩兮便携住了婆婆，自为众人引荐。

这些官妇少说都有三十岁了，大半都与艳婷年纪相仿，见得杨绍奇在此，当真心花怒放，登时唧唧聒聒，说个没完。杨绍奇虽想多问阿秀几句，却被缠得不能分身，眼看阿秀又在那儿东张西望，顾倩兮便道："阿秀，过来扶着奶奶。"

阿秀本还想去找铁脚大叔，听得吩咐，只能喔了一声，乖乖过来了，母子二人合力扶着老太君，奈何老人家身体真有不适，走不数

步，便已气喘吁吁，阿秀怒喊道：“叔叔，你别只顾着玩女人，过来看着奶奶啊！”眼看众官妇望着自己，杨绍奇微微一窘，忙道：“你们等等啊.....”溜溜转了回来，猛见娘亲面色苍白、呵呵喘息，忙道：“不行，又发了，还是找老蔡来吧。”正要再次转身，忽听一名女子道：“老太太又犯哮喘了？”

众人回头一看，这会却是艳婷来了，眼看顾倩兮替老太太捶背顺气，便取出一只小瓷瓶，来到老太太身边，柔声道：“太君，这是我九华山的仙散秘方，治哮喘最是管用.....我过年时特意青百草瓮带了几味药，专程为您调制了.....”

众官妇笑道：“哎呀，老太太好大的面子啊？让都督夫人亲自为您调药哪。”

艳婷笑道：“别嚼舌，去。”这九华山向以医术闻名，百草翁却是采药名家，两家合里，这仙散怕真只有神仙用得起了，正要送药过来，杨绍奇却笑着阻拦了：“别了，劳驾大都督出诊，要咱们杨家如何敢当？到时家兄知道了，怕要骂我哪。”

艳婷笑道：“你少拿你哥说事儿，去去去，一边晾着。别碍着我给老太太治病。”猛见艳婷倒了些药散在玉指上，便朝老太太鼻端送来。那杨太君原本垂首向地，病恹恹地不发片语，猛见艳婷朝自己鼻端伸手，不觉惊叫一声，喊道：“绍奇！绍奇！娘要被毒死了！”

听得这么一喊，众官妇莫不张大了嘴，那艳婷更是满脸尴尬，玉指停在半途，当真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杨绍奇苦笑几声，便扶住了母亲，劝道：“娘别多心，伍夫人是好意。”

场面难看之至，华妹自也惊呆了，颤声道：“杨奶奶.....我娘不会害你的！”正要过去解释，却让阿秀拉住了，附耳道：“别管这事，我奶奶只信我娘和叔叔，别人的药都不吃。”

众人纷纷来劝，那杨太君却似听而不闻，喃喃喘息间，便缩到顾倩兮背后去了。杨绍奇苦笑几声，频频致歉，便又回首喊道：“老蔡！老蔡！”走廊里脚步声响，赶来了一名老者，正是杨府的管家，杨绍奇低声道：“拿药来，老太太走不动了。”

艳婷勉强一笑，将指上药散拍掉了。还想着该如何下台，巩志却走了来，便替她缓颊了：“看来老太太真是身子违和，事不适迟，还是赶紧过去拜见皇上，早些告假回府。”

听得此言，杨绍奇便是一声长叹：“难啊，每年到了这时候，哪家人不是人仰马翻的？这祈雨法会也就罢了，我看今年又遇上立储，皇上一定不准假。”

在场众人频频叹息，看这祈雨法会仪式冗长，每年又放焰口，又做法事，几个时辰下来，似杨太君这般年纪的，最是苦不堪言，再看今年还多了个立储大会，说不定要站到午夜。

正叹息间，阿秀心中却是暗笑，心道：“伍伯母快忍不住啦。”果不其然，只听艳婷淡淡地道：“我看这样吧，一会儿我陪着太君，当面向圣上说去。万岁爷一定准假。”

众官妇齐笑道：“哎呀，干女儿来求，还有不百灵百应的吗？”听得艳婷出马，杨绍奇自是千恩谢、谀辞如潮：“说得是啊，这别人去告假呢，准不准我不敢说，可要是咱们艳婷姐出马，我娘今晚这觉便好睡了。”众官妇笑了起来，艳婷却又摆起了谱，淡然道：“杨郎中这么说，我可不敢当了，我看还是让你自己哥哥说去吧。别老是让外人说我的闲话。”

杨绍奇笑道：“咱们这姓杨的啊，名字上带了个木字边儿，皇上一见就上火了，找家兄说去，何如在红螺寺打地铺了？”顾倩兮微微一笑，望向了艳婷，道：“妹子，有劳你了。”

别人求爷爷告奶奶不管用，顾倩兮开口来求艳婷，却似一帖万灵丹，果听这都督夫人换上了笑脸：“这事不要姐姐说，我也会做的，只是急急绍奇罢了。”跟着又挽了顾倩兮的手臂，笑道：“可还有一件事，你今晚得请我喝茶。”

官妇又笑了起来：“哎哟，喝茶不找咱们？大家一块儿去吧.....”一时唧唧聒聒、嗯嗯啊啊、哼哼哈哈，自又在那儿东家逛西家、王家战李家，东南西北，废话连篇，阿秀正感昏昏欲谁间，忽听华妹道：“阿秀！你看这个神，好奇怪呀！”

---------- 听得有好事来了，阿秀仰头来看，眼前却是一片佛晕大光明，环绕一位神祇，看他三头六臂，第一双手为掌，第二双手持拿日月，最后一双手则是挺持刀剑。

眼看这神明法相特异，阿秀不由也咦了一声：“唉，这神是新来的，以前没见过。”华妹也道：“是啊，这神模样好怪，可是刚成佛的

么？”便回头问了：“娘，这是什么神啊？为何有那么多双手？”艳婷笑道：“真是，华妹不是随杨伯母学画图么？该问你师父才是。”

众人回望了顾倩兮，却见她摇头道：“这可考倒我了，我少读佛经，不解释门之事。”众官妇笑道：“大才女客气了，你不都读破万卷书了？怎么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啊？那可真稀奇了。”

听得官妇们意在讽刺，阿秀怒道：“谁说我娘不知道了！连我都知道的事！她只是不想卖弄罢了！”众官妇笑道：“怎么，那照杨少爷说，这位是何方神圣？”

阿秀观察半晌，心里早有定见，立时道：“这是欢喜羊神！”众官妇心下一奇：“真的吗？为何叫欢喜羊神？”众官妇信以为真，杨绍奇却深谙此子性情，忙道：“他随口编的，别听他的。”

阿秀怒道：“我哪编了？真是这名字嘛，不信大家看。”当下两手舞动，唱道：“三三六只手，左摸摸、右偷偷，顺手牵羊真欢喜.....”也是怕大家看得无聊，便往叔叔裤带使劲猛拉，瞧瞧是否牢靠。

眼见众官妇满面好奇，无不伸长了脖子，杨绍奇心下大惊，作势欲打，阿秀则是嘻笑奔跑，却又让顾倩兮拎了回来，叹道：“阿秀，别玩疯了。”

阿秀哼道：“谁玩了，明明是欢喜羊神啊，还不信哪.....”正要再加编造，忽听一声佛号：“呵弥陀佛，神明之前，莫可亵渎。此神官居于须弥山下摩婆帝宫，世称修罗之王。她曾与帝释天长年交战，又名非天。”众人转头去看，却见走廊来了一名老僧，面相慈和肃穆，艳婷微微一笑，便拿着华妹的手，合十道：“弟子艳婷，并同女儿崇华，拜见达摩院首座灵音大师。”

那老僧忙道：“岂敢、岂敢。伍夫人却是多礼了。”说话之间，又见了杨太君、顾倩兮等人，赶忙见礼道：“小僧灵音，拜见太夫人、夫人、杨郎中。”

场面热闹起来了，灵音乃是得道高僧，猛一下陷到女人堆里，不免有些进退不得，正要一一回话，忽听一旁传来咻咻哮喘，转头去看，惊见杨太君面色惨白，鼻孔张弛，好似身染重病。灵音啊了一声：“太君不舒坦么？”举手过来，便要替她诊脉。

眼看又来了个送死的，巩志便行了上来，自朝灵音耳边说了几句话，想来这两人非但相识，只怕交情还不浅，这便让灵音省了一场尴尬。

看这杨太太平时不出门，一年只露面一两回，以灵音与杨肃观的交情，居然也不知她这些癖性，无怪艳婷会栽了个筋斗。眼看灵音还在低头念佛，一名官妇笑道："大师这回上山，定也是替徐王的儿子打天下吧？"灵音合十道："阿弥陀佛，化外之人，岂敢过问庙堂之事？"

话一说到立储案上，场面便又热闹了，听得一名妇女笑道："哪儿的话，听说续王世子武功练得高强哪，今晚御前比武，定要力压群雄了。"又一人道："不对啊，我方才见了载儆，怎么头上绑着绷带……"另一人道："对对对……听淑宁私底下说，载儆像是让人打伤了。"众人齐声惊道："什么？载儆让谁打伤了？谁这么大胆？"

大胆的就在旁边，阿秀心下惴惴，忽然屁股挨了一记打，杨绍奇附耳道："一会儿少提这事，要是万岁爷问罪，自有你爹替你扛。"阿秀内心不安："可是……可是……"说话间，顾倩兮已伸手过来，把阿秀安到了自己身旁。

艳婷向来耳尖，一听众人说话，早已留上了神，再看阿秀神气古怪，便挽住了顾倩兮，笑道："姐姐怎么了？愁眉苦脸的？"顾倩兮摇了摇头："没事，阿秀，去扶着奶奶。"

天下最厉害的探子，便是这帮官家妇人，日常捕风捉影、加油添醋，一只耗子从房门奔过，也能看出里头有有几个男女偷情，此时顾倩兮如何能漏口?便只陪在太君身旁，满场唧唧呱呱间，众女边走边说，热闹非凡，忽听华妹笑道："大师傅，这位又是什么神啊？"

众官妇抬头去看，但见面卷轴绘了一名挺拔男子，脚踩云朵，背后七个龙头，左掌叉腰，右手持剑当胸，光明伟大，极见神圣之象。一时纷纷赞叹："好威武啊，倒像是个伍大都督一样。"华妹欢喜道："是啊！这神的好像我爹哪！"

阿秀嗯嗯颔首："是啊，可惜脸蛋画得不够方，不然就更像了。"华妹恼瞪一眼："你说什么？"正要找他算帐，却听灵音道："阿弥陀佛，这位神明便是难陀龙王，是为守护世尊的八大龙王之一。增一阿含经有载，此弄可吐清净之水，又称'欢喜龙王'。"

众官妇细望龙王的面貌，但见眉目深锁，极见悲苦，不由笑道："他看看不甚开心哪，怎能叫欢喜龙王呢？"灵音忙道："夫人们误会了。龙王之所以称为'欢喜龙王'，并非因自身纵欲而喜，而是为了顺应众生，调节风雨，这才深得世人欢喜，故而得此真名。"

众官妇笑道："这可怪了，大家都喜欢他，那他又为何愁眉苦脸的？"灵音咳嗽一声，正要解说，却听一人道："这是因为他深明世人难以讨好，故而心生茫然、这才面露痛苦之状。"众妇女回头去看，无不啊了一声，阿秀也是心下一凛，暗道："是崇卿哥哥！"

背后来了一名青年，黑衣红带，身长九尺以上，目光凭煞凛然。他来到艳婷面前，抖开黑袍，下拜道："孩儿拜见母亲。"又朝杨太君、顾倩兮、灵音等人一一叩首，执礼甚恭。

伍崇卿现身了，只是看他对长辈们必恭必敬，倒与平日的叛逆模样大不相同。阿秀瞧着瞧，便又左顾右盼，心头怦怦直跳，等着半空飞来一只铁脚，将他一把抓走。

正期待间，崇卿哥哥却已见到了叔叔，只见他头低低的，装得不认识，向旁绕了开，叔叔却报以一笑："老底，好久不见啦。"伸手出来，便朝崇卿的臂膀拍了拍，示意亲热。

手掌轻拍，伍崇卿突然脸色大变，脚下发力，立时向旁纵开一大步，也是避得急了，眼看便要朝官妇们撞去，便让灵音伸手抱住了。一股紫电传来，灵音不由"嘿"地一声，下盘摇晃，居然一齐摔倒了。

阿秀大感惊奇，看崇卿哥哥天不怕、地不怕，岂料走路还会摔跤？华妹惊道："哥哥，你怎么啦？"正要上前搀扶，崇卿脚下发力，已然翻身跳起，便又伸手去拉灵音，这老僧也不卖弄功夫，便老老实实让他扶起，合十叹道："阿弥陀佛。英雄出少年，伍施主好深的功夫。"

听得灵音夸赞，众官妇哪会错过机会？便又笑了起来："还不是娘亲调教得好？你们这一家啊，真是羡煞人啦！"阿秀一旁瞧着，心中便想："好怪啊，崇卿哥哥昨晚不是和叔叔碰了面，怎么叔叔说很久没见他了？干啥说谎啊？"眼珠儿一转，突又想道"卢云"二字，一时心下骇然，什么都想起来了："对啊！昨晚叔叔要崇卿哥哥别去找'卢云'，还有、还有，伍伯母也说要找一个卖面的，也书是姓卢！这.....怎么大家都认得这个三眼大叔哪！"

越想越惊疑，忙来到娘亲身边，拉了她的衣袖，抬头道："娘！你认不认得一个三眼大叔....."顾倩兮俯身微笑："什么叔？"阿秀提起脚跟，正想说"卢云"二字，却听背后传来大声说话："崇卿！"

阿秀回头张望，却原来是艳婷在骂人了："你昨晚上哪去了？怎么一晚没回家？"伍崇卿咳嗽一声："孩儿昨夜有事，睡在朋友家里....."还等解释几句，猛听华妹惊喊道："哥！你.....你的脖子....."话声才出，众官妇也都惊呼出声："这.....这伤口好深啊！"

阿秀咦了一声，真见伍崇卿的颈子上有道狰狞伤口，让人用针线缝了起来，粘红肿胀，望来很是可怖。艳婷恼道："又打架了？"伍崇卿道："不是打架，这是走路摔伤的。"

艳婷也是习武之人，如何能信这鬼话？正要疾言厉色来骂，一名官妇挽住她的臂膀，低声劝道："妹子别生气啦，这儿都是外人，你当众骂着孩子，不都让人听去了....."艳婷横了她一眼，大声道："怎么？我管着我家孩子，还得先问你的意思？"把手一挣，甩脱那妇人。

那官妇啊了一声，这才晓得自己开罪了人，其余官妇都是识相的，便从她身边穿了过去，人人嘴上挂着笑，却无人再正视她一眼。

阿秀看出兴趣了，正要仔细观察，却也让娘亲拉住了手，道："走，到前头去。"阿秀让娘拖着走了，心中却想："怪了，铁脚大叔怎么还不来？"四下顾盼，找不到铁脚踪迹，远远又听艳婷骂道："看看你，今儿是立储大会，弄伤不说，还穿了这身衣服来？你的官袍？"

伍崇卿淡然道："拿去当了。"此言一出，众官妇无不低头忍笑，脚下走得更快了。艳婷则是气得脸色发白，大声道："啾啾。"

话声一出，长廊彼端脚步快急，行来一名老嬷嬷，道："奴婢在。"阿秀不由"啊"地一声低呼，暗道："又是她！"看这"啾啾"扮装虽老，容貌却一点不老，素妆素衣，手持拂尘，望来艳光照人，比那帮官妇还要漂亮些。艳婷道："车上可有老爷的衣裳？"

那啾啾忙道："有件斗篷，还有一件正统军的官袍。"艳婷道："好，你把袍上的補子拆了，替他缝个獐鹿的上去。别让他这般出去见人。"啾啾忙道："是，婢女这就去。"

眼看啾啾转身走了，一旁华妹又满面担忧地来了：“娘，别生气了，难得大家都来了.....”这话提醒了艳婷，霎时嗓子又拉了开来：“对了！你俩见到你们娟姨没有？”伍崇卿耳朵不好，问了几声，也没应答，倒是华妹低声说了：“没.....没有.....我没见到.....”

看这娟儿乃是九华新任掌门，可天色已黑，面圣在即，却还是不见人影。艳婷叹道：“唉.....这一大家子，全没一个像话.....”当下也不再多说，挽住了伍崇卿，迈步便行，华妹则是忧心忡忡，小心陪在身旁，好似个小小宫女，服侍太后出巡。

阿秀看得暗暗好笑，正想过去胡闹，忽然眼角一转，见了大批官妇在那儿指指点点，好似又有什么精彩的，忙奔了过去，却见长廊的凳子上坐了一名女子，看她双眼红肿，好似刚哭过，不是那琼芳，却又是谁?

阿秀咦了一声，看这芳姨平日我行我素，专能欺负小孩，什么时候哭成红鼻子？正想过去问问，杨绍奇却拉住了他，附耳道：“别捣乱，让你娘过去。”

顾倩兮早已看到人了，便迎上前来，道：“妹子。”琼芳抬头来看，见到顾倩兮，却只别开脸去，连招呼也没了。顾倩兮低声道：“怎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娟儿呢？”

琼芳仰起头来，欲言又止，便又低下头去，泪水却从脸颊上滚落下来，此时杨太君早在廊凳上坐下了，阿秀一旁替奶奶捶背，见得芳姨当众落泪，心下却是一惊，官妇也是议论纷纷，正想围来说话，却听一名女子笑道：“哎哟，少阁主今儿换女装啦？”

众人回头一看，却是艳婷来了，阿秀心下暗叫不妙，知道这女人定会招惹琼芳，可这琼芳又岂是好惹的？当下便躲到奶奶脚边，免遭池鱼之殃。

琼芳向来身穿儒装，威严有势，岂料今日却似没了牙的老虎，只是哭。艳婷含笑凝眸，弯腰打量着她，微笑道：“少阁主啊，你过年时不在北京，真是急坏了皇上呢。一会儿赶紧过去问个安吧。”正要伸手过来，琼芳却撇头过去，沉声道：“别碰我。”

看琼芳脾气真保，第一句话便翻脸了。艳婷柳眉一轩，沉下脸来，众官妇心下暗惊，就怕她要发作了，哪知艳婷又换回了笑脸，温

言道："唉，少阁主有什么心事吗？来，跟姐姐说吧。"玉手伸来，牢牢握住琼芳的手掌，大有一付"你且奈我何"之意。

别人怕琼芳的权势，艳婷可是一点也不怕，琼芳越不要别人碰她，她偏要碰。琼芳压根儿无心应酬，自也生气了，伸手急挥，便想挣脱掌握，哪料到艳婷握得极紧，内力更是细致阴柔，消解了她的力道，硬是不放。

琼芳内力不如艳婷、应酬功夫也不及人家，这便落入了她的掌握中。却听一人道："妹子，你起来，我看你的裙脚好像真短了些。"顾倩兮还是来了，这话一说，便让琼芳脱身了，偏偏艳婷还是不放手，笑道："怎么？这身裙装是姐姐裁的？"

顾倩兮颔首道："是，琼姑娘昨晚在我那儿住了一宿，我便替她换了身衣装。"艳婷笑道："真不容易啊，天底下多少想让她换回女红妆，都没一个成事，就你面子大。"说着说，总算放开了手，好容易脱离了掌握，琼芳正要转身离开，一众官妇却又围了过来，笑道："少阁主，恭喜你啊，要做新娘子了。真是羡煞人了。"

正所谓哪壶不开提哪壶，看琼芳眼泪潸潸，连阿秀都发觉了，这帮女人却能有什么好心？果然这话又提醒了艳婷，笑道："对啊，看我差点忘了，这苏颖超苏大侠呢？都要做新郎倌了，怎还不来和大家热络热络啊？"

听得此言，琼芳眼眶不自禁的一红，叹可口气，便又转身避开众官妇何等眼尖，立时眉来眼去，料知小俩口有些不对，虽想过来问问，却又怕琼芳翻脸，那艳婷却没这个顾忌，便笑道："唉，又吵架啦？看你们年轻人哪，那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也罢，一会儿姐姐替你说说苏少侠去，这都要做新郎倌了，居然不懂得怜惜咱们少阁主....."

说着说，便又伸出手来，勾了勾琼芳的下巴，琼芳猛地提手挥掌，便要架开她的手，艳婷却轻轻巧巧一让，反手一扣，便又再次制住了琼芳。微笑道："怎么啦？我到底是怎么你啦？"

琼芳收起眼泪，慢慢沉下脸来，怕是要大发作了，可艳婷老娘又岂是好惹的？拳脚也好、官场也罢，都督夫人全都奉陪。

少阁主火拼都督夫人，伍崇卿早已避得老远，自在那儿纳凉，阿秀与华妹对望一眼，各吞了口唾沫，也是怕被波及了，便又赏起了佛图，听那华妹颤声道："阿秀，这.....这画上是什么神啊？好象又是个

新来的。”阿秀干笑几声，仰头来看，便胡诌道：“这你都不认识？这叫咬龙鸟神。”

场面不大对劲，杨太君却只坐在长凳上喘气，谁也不睬，可听得这“咬龙鸟神”污秽不正经，却是笑了出来，一时又咳又骂：“阿秀.....老是学不好.....天天说粗话。”阿秀忙道：“奶奶别骂我啊，真是‘咬龙鸟神’，不信你自己瞧呗。”杨太君咳咳笑笑，便也仰起头来，瞧瞧什么是“咬龙鸟神”。

一望之下，陡听一声凄厉尖叫划过长廊，惊得众人一齐回转头来，齐声道：“怎么了？”

这声惊叫正是老夫人所发，她满面惊恐，手指头顶画像，尖声道：“又是他！又是他！绍奇！绍奇！快带娘逃走！快！快！”众人听她叫得凄厉，俱都朝杨绍奇望去，待见杨二爷面色严肃，便也一齐仰望这图画。

图上依例彩绘一位神明，背负双翼，鸟头人身，脚下揪抓了几十尾小蛇龙，兀自举手仰头，作势欲吞一尾大龙。一片宁静中，艳婷、顾倩兮、琼芳也都抬头来看这张佛图，一时都感惊讶，忙道：“这.....这是什么妖魔鬼怪？”

灵音饱读佛经，向知神佛之事，便解释道：“诸位施主，图上这位神明，便是迦楼罗金翅鸟。”众人泰半听过“金翅鸟”之名，一时议论纷纷。灵音双掌合十，又道：“观佛三昧经有言：‘金翅鸟，名迦楼罗，业报应食诸龙。于阎浮提之中日取一龙王与五百小龙，周而复始八千载，须食龙族亿万.....’”

还待要说，忽听杨夫人喘息道：“不是.....才不是.....才不是迦楼罗、才不是迦楼罗.....”杨绍奇听得母亲自言自语，深怕她再次失态，正要搀扶离去，却听她凄厉哭喊道：“绍奇！你还看不出来吗？它‘钳’住什么了啊！”

“钳”龙、“钳”龙，“钳”得栩栩如生，让人心头大有异感，众人听毕杨夫人的说话，一时你望我，我望你，全都没了声音，华妹面色苍白，更已奔到母亲身边，乞求庇护。

华妹虽说年纪幼小，却也知道爹有一件御赐四爪金龙袍，更晓得爹爹的道号是“一代真龙”，她好害怕，世间若有大鹏金翅鸟，它会“钳”住爹爹么？

杨太君发声惊喊，走廊里脚步声大作，那老蔡又赶来了，急道："怎么啦？老夫人又喘了？"顾倩兮点了点头，低声问道："昨晚老太太病发，可也是看到这张图了？"老蔡低声道："这我不清楚，可.....可她昨晚开始喘，正是在这座廊子里....."众人面面相觑，都猜是这张图作怪了，一片寒寂间，忽听伍崇卿道："大师，我听说这鸟吃了龙神以后，好像自己也会死，是吗？"

灵音道："阿弥陀佛，伍施主所言不错。佛法之中，有业就有报，传说迦楼罗鸟食尽诸龙，死前便承受大苦难，焚尽残躯，仅留一心于金刚山顶，色如琉璃，号为如意明珠。"

伍崇卿道："那就好，有业就有报，佛祖总算明理，省得我出手。"说了几句，便已迈步离去。艳婷深深吸了口气，牵住华妹的手，道："我们走。"

经此一闹，众人谁也没心思玩儿了，便也各自告辞离开，杨绍奇使了个眼色，便与老蔡一同扶起了母亲，却听那杨老太口中仍在喃喃自语："钳.....龙、钳.....龙....."

长廊里走得一干二净，琼芳却还站在那儿，顾倩兮便道："妹子，你若没事，今晚可否陪着我？姐姐有些事想请教你。"正想牵住她的手，琼芳却已默默摇头，正要离开，顾倩兮忙咳嗽一声，阿秀顿时领悟，忙在一旁哭喊："芳姨！救我！救救我！我打了徐王的儿子，怕要被杀头了！你定要出面救阿秀啊！"

也是怕人家看得无聊，便满地来滚，正忙碌间，琼芳总算破涕为笑了："小坏蛋，你下午溜去哪儿了？我和你娘到处找你呢。"阿秀见逗笑了她，忙挑了精彩段子来说："我告诉你啊，咱下午遇到了几百名高手，对我拼命围攻，后来天边便飞出一个大魔王，当当地敲种.....三眼大佛也躺在树上，不停念佛....."琼芳笑了起来："真是胡说八道。"

阿秀忙道："真没骗你啊.....不信你回头看看，魔王就躲在这廊子里哪....."

靠着阿秀的胡缠乱搅，琼芳便被拉着走了，顾倩兮是个明白人，自知琼芳一定遇上了什么事情，却也不好在此多问，只携着她的手，追上老太君。

走出长廊，面前已是殿前广场，放眼望去，广场里满满的全是人，又是官、又是眷，还有数不完的武林侠客，想来都是八王邀来的

宾客，足有数百人之多。

人海在前，艳婷却是分毫不怕，看她率儿领女，一路排山倒海而去，几名侍女必恭必敬，赶紧将她接引入席，看位子却是在唐王爷的棚架后，算来离御座金台最近，转看老太君，却是又咳又喘，只挤在人群之中，寸步难行。

顾倩兮道："绍奇，咱们该坐哪儿？"杨绍奇忙道："你们等等，我去问问。"老蔡叹道："二爷又闹迷糊啦，还是老朽去问吧。"正要移步，却听拐杖声响起，来了一名大臣，拱手道："下官马人杰，见过杨老夫人。"

众人抬头一看，只见来人瘸腿持杖，身穿大红朝袍，正是当今兵部尚书，马人杰驾到。

杨绍奇咳嗽一声，抖开了官袍，拜道："卑职杨绍奇，叩见本部堂官。"这杨绍奇是兵部侍郎中，说来马人杰正是他的顶头上司。只见这兵部尚书点了点头，目光一转，见到琼芳，不由微微一奇，道："这.....这是少阁主？"一旁杨绍奇附耳道："琼大姐，马大人和你说话。"

琼芳嗯了一声，别开头去，仍是不想应酬，马人杰便咳嗽几声，作了一揖，又朝顾倩兮看了一眼，轻轻地道："夫人，半年没见到你了。"

顾倩兮嗯了一声，低头扶着婆婆，却也没应声，气氛又有些怪了。阿秀一旁看着，只觉得这个马大人应该认识母亲，正想偷听几句，却听马人杰吩咐随扈："带着老夫人和少夫人过去席上，我那与郎中有事要谈。"

那随扈行了过来，躬身道："几位夫人，请随卑职来。"阿秀眨了眨眼，眼看母亲、琼芳都走了，正要随行而去，忽听马人杰道："郎中，事情怎么样了？"杨绍奇咳嗽道："这儿人多，说话不方便。"听说话不便，那就非听不可，阿秀立时驻足下来，蹲在地下挖鼻孔，又听马人杰低声道："顺道知会你一声，皇上已经派兵保卫了红螺山，今晚怕要出大事了。"

阿秀咦一了声，大惊道："什么？今晚要出大事了？"二人低头一看，却见一名小童还站在身旁，伸长耳朵，正是阿秀在那儿偷听了。

马人杰咳嗽几声，道："不说了，本部侍郎、各司郎中都在云会茶堂里议事，你一会儿也来吧。"提起拐杖，拿出主官的架子，便又一拐一拐的走了，阿秀追了过去，大喊道："别走啊！皇上为何要包围红螺山啊？"

这喊声实在大，好似打雷一般，四下宾客莫不咦了一声，全都回头来看了。杨绍奇拉住了他，责骂道："不许胡闹，快去陪着奶奶。"阿秀只想去找铁脚大叔，便呻吟道："叔叔，人家想小便，好急啊....."杨绍奇责备道："还想玩？你可知你娘下午到处找你，急成什么样子了？不许去！"当即喊道："老蔡！老!"那老管家急急来了，忙道："二爷，又怎么啦？"

杨绍奇取出令牌，道："去找个侍卫来，记得挑个武功高的，仔细看着他，绝不许他再乱跑。"阿秀见自己要被囚禁了，不由大惊道："叔叔！你.....你干啥啊？"

杨绍奇携住阿秀的手，自向老蔡道："还不快去！"老蔡急急去了，阿秀挣扎不依，哭道："不要！不要把我关起来！"杨绍奇正色道："阿秀听话！今晚真不能玩笑！"亲自拖着阿秀，便要去寻家人，却听一人喊道："绍奇！我们在这儿！"转头去望，见了一座棚子，旗帜上是"寿香王"三字，转看棚子后方，顾倩兮早已扶着老太君坐下，琼芳却还站在一旁，若有所思。

眼看杨绍奇押着阿秀来了，顾倩兮便迎了过来，道："怎么了？你们部里有事？"杨绍奇叹道："是，今晚太乱，我得过去一趟。我已要老蔡找人来看着他，绝不能再让这孩子走丢。"

顾倩兮道："好，你去忙你的吧，这儿有我。"说着挽住了琼芳，柔声道："妹子，坐吧。"跟着又伸长了手，将阿秀拎了回来，不顾他还哭着，便已押到了椅上，就差手镣脚铐伺侯了。

此时伍家、杨家都已坐定，座席相距极远，伍家人坐在唐王的棚子后，离皇帝最近，杨家却远在寿春王这棚，离金台最远，当真是天涯海角。阿秀却是低头流泪，什么也管不了，心里就只挂记着铁脚大叔，看适才伍崇卿现身，也没见他来，说不定又自己走了，正啜泣找人间，却听远处传来喊声："寿春王到！"

"鞑靼国小王子到！"、"帖木儿汗国太子亲王到！"、"鲁王爷！鲁王世子到！"阵阵呼喊中，一员又一员贵宾抵达，声势一个比一个浩

大，山门铜锣当当响起，兵卒们忙里忙外，奔跑不休，太监们也是到处端茶倒水，就怕怠慢了一个。

申牌尽、酉牌初，四下都是王爷入场，阿秀这里自也有一个，人潮簇拥中，当先行来一名瘦小孩童，和自己差不多年纪，居然便是什么“寿春王”了。看他衣服上还打着补丁，好像是个穷光蛋，行到棚前，深深做了一揖，众宾客一齐一身，纷纷说道：“拜见寿香王。”

那小王爷道：“列位请坐，今日有幸与诸位嘉宾同席，小王不胜之喜。”

这“寿香王”年纪与阿秀相当，说话却是老气横秋，倒比阿秀懂事了几百倍。眼看广场里越发热闹了，四下武林人物纷纷进场，什么少林寺、真武观、峨嵋山.....当真是应接不暇，阿秀左瞧又望，本该是兴高采烈，可此刻没了铁脚大叔，什么都没了滋味。正垂泪间，却听隔壁棚子传来说话声，一名侍卫唱名道：“杜得籼、冯得诰、叶得开、侯得璋.....”

听得话声，琼芳不由“啊”了一声，立时引颈眺看。阿秀也擦拭了泪水，撇眼去看，只见隔邻棚子飘扬一面旗帜，正是“川王”两个大字，唱名之中，一个又一个弟子上前答诺，各领一条锻带，绑到臂上，又听那侍卫道：“吕得礼、吕得义.....大伴习，陈得福。”

两边棚子咫尺相邻，那儿是“川王”，此地却是“寿春王”，看此时川王世子尚未驾临，苏颖超自也还没现身，那琼芳又低下头去，好似发起了呆，一旁顾倩兮便握住她的手，自在她耳边说起了悄悄话。

兵荒马乱的，大家都在找人，阿秀也只东张西望，到处去找铁脚大叔，却听那市委的声音远远传来：“都坐好，都坐好.....把刀剑拿过来.....”取出封条，一一贴到弟子们的兵器上，又道：“记得，前方高台是皇上坐的，带着刀剑的，绝不许靠近那儿三尺，不然灭三族.....一会万岁爷来了，记得跪得端正些.....不然灭十族.....别放屁、别打嗝、皇上没赐座，你就得站着.....不然灭你妈七十九族.....”一名弟子喃喃地道：“为什么是灭七十九族？”那侍卫冷笑道：“没凑整数，你不高兴是吧？对你这小子，保证灭千族。”

阿秀听着话声粗鲁怪异，急忙凝目来看，霎时心下狂喜：“是铁脚大叔！”

看这秦仲海好生本事，不知怎么领到了差事，居然还在这儿点名唱名，煞有介事，阿秀高兴极了，就怕他没见到自己，正想大喊大叫，引人注目，却听娘亲道："怎么了？"阿秀忙道："我.....我肚子饿了....."娘亲信以为真了居然从小包袱里拿出了肉包子，先派给了老奶奶，又给了琼芳两个，居然还替阿秀藏了三个，含笑附耳道："小心些，庙里不可以吃荤，别让大师傅见到了。"正说话间，川王那棚子又喊了起来："大家小心！妖犬又来啦！"

阿秀低头一看，只见琼芳脚边多了条黑狗，正是那"扫把福"的死敌，看他激动摆尾，也不知是认得琼芳，还是认得包子，只管欢扑蹦跳，到处乱窜，宛如疯狗一般。

时在酉牌初，算来已是晚饭时分，各棚里都有人在吃着东西，想来今晚非熬到半夜不可，想来今晚非熬到半夜不可，正吃着包子间，忽听老蔡道："夫人，我找一名侍卫来，您看着合不合用？"

阿秀心下狂喜，只在上下打量铁脚大叔，阿秀心下一惊，也是怕她看出了破绽，忙大哭大喊："娘！你赶走他！这人是坏人！阿秀不要他跟着！"

此言一出，娘亲果然心神微分，握住阿秀的手，柔声嘱咐："乖，今晚真的不能乱跑了，忍着点，好吗？"阿秀哭喊不依，眼角却偷偷后瞄，只见老蔡走到铁脚大叔身旁，低声陪笑："差大哥，这孩子有些顽皮，劳驾您多费神，把他看紧点。"说着取来一张板凳，道："坐吧、坐。"

阿秀兴奋起来了，看铁脚大叔就在背后，娘亲又在身旁，此刻真是什么都不缺了，他心情大好，立时转头道："大叔，你不是要找伍崇卿....."娘亲听到了说话，不由微微一愣："什么谁要找伍崇卿？"此时棚子里疯狗乱窜，宾客们也是高声谈笑，吵得不可开交。阿秀忙道："没.....没什么.....棚子里好吵....."还在想着如何传送消息，耳中却传来嗡嗡鸣响，听得一个嗓音道："小心点，你娘认得我，只是还没想起来，可别太招摇了。"

阿秀心中怦怦一跳，赶忙点了点头，又听那嗓音道："咱这是传音入密，外人听不到。你若听到了说话，便挖一挖鼻孔。"阿秀压低了嗓子，细声道："要挖左边还是右边？"

娘亲听到了怪话，不由又是一愣：“什么？”阿秀脸上一红，只得双手挖入鼻孔，正想朝琼芳身上去擦，娘亲却又取出手帕，道：“拿着。”

阿秀擤起了鼻涕，只想着向铁脚大叔传话，可娘亲一旁监视，自己又没了纸笔，却该如何是好？撇眼去看，忽见琼芳低头抚着小狗，眼里好似闪着泪光，霎时灵机一动，忙道：“芳姨，你.....你还好吗？”琼芳默然叹息，道：“不好。”

阿秀皱眉道：“不好啊.....那你去找伍崇卿谈心吧，他不是等着你吗？”琼芳皱眉道：“我要找伍崇卿谈心？谁和你说的？”阿秀茫然道：“是你昨天和我说的啊，你说要进林子里，便得先找伍崇倾借东西，怎么他来了这么会儿，你又不去了？”

琼芳疑惑道：“什么树林？借什么东西？”阿秀嗯嗯敷衍，忽道：“你等等，我听不清楚。”侧弯着腰，皱眉苦思：“什么？说大声点。”琼芳恼了：“你到底在干什么？”阿秀低声道：“我在听传音入密，你先别吵。”正专心间，琼芳已凑过头来，大吼一声：“哇！”

阿秀掩着耳朵，疼道：“你.....你干什么啊？”琼芳白了他一眼，不再理会，却于此时，耳中却真的传来了嗡嗡声，道：“小子别急，方才错失了机会，现下已经过不去了。”

阿秀咦了一声，有些听不懂了，便又拉住了琼芳，拼命骚扰：“等等你说错失机会是什么意思？可否解释清楚些？”琼芳满腹心事，只想静静坐着，可三番两次让小鬼打扰，实在也是恼了，把袖子一甩，正要起身离棚，顾倩兮忙道：“妹子别动气，来来来，咱俩换个位子.....”正要起身换位，却听场里脚步声大作，来了一批又一批兵卒，全数守在广场两旁。

众宾客全都转过头来了，待见这些兵卒来人并非金吾卫，亦非御林卫，却全数携带火枪。人人都觉得不对劲，阿秀也是吃了一惊，不知这批兵卒所为何来？莫非是发觉了铁脚大叔？正害怕间，却听那嗓音道：“别怕，这不是来抓我的。”阿秀喃喃地道：“那.....那这是.....”那嗓音道：“向你娘借面镜子。”

阿秀喔了一声，道：“娘，有镜子吗？”眼看娘不理睬自己，便又大哭大闹：“要镜子！要镜子！”琼芳怒道：“你能不说话吗？”娘亲也伸手来打；“没半点样子，坐好。”

阿秀滚倒在地，叫得如杀猪一样，附近一名官妇道：“我.....我这儿有镜子。”取出了小圆镜，送了过来，阿秀大喜接下，正要举镜自照，铁脚大叔又吩咐了：“朝背后屋顶去照。”阿秀嗯了一声，提镜上仰，猛见屋顶上趴了几个黑影，便在华山棚子的正后方。阿秀心下大惊，耳中又听铁脚大叔道：“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可这些人是为华山而来。”

阿秀呆呆望着镜子，只见屋顶上的黑衣人专心守志，真是在盯着华山门人，可他们究竟在找什么人呢？正迷糊间，忽听场里传来喊声：“威武侯、正统军大都督、伍定远.....到！”

场里传来哗哗脚步声，金台前行来一员国家大将，那巩志已然上前迎接，艳婷、伍崇卿、华妹也都起身了。阿秀心下一醒，才知是伍伯伯来了，正要收起镜子，忽然咦了一声，只见黑衣人后方又奔过了一道影子，悄没声息，如同鬼魅，非但黑衣人没发觉，连铁脚大叔也没知觉。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阿秀满心骇然，不知是何方神圣到了，只见那影子来到了自家棚子后方，突然凝身不动，这便让阿秀眼里看得明白，来人竟是那“三眼大叔”！

阿秀惊疑不定，还不知该不该通知铁脚大叔，却于此时，肩头上让人拍了拍，阿秀转头一看，不觉得魂飞天外，看这人唇上蓄着短须，不是让自己嘴里叫老子，心里骂孙子的“中极殿大学士”杨肃观大驾光临么？

阿秀吓得魂飞天外，正要逃窜，身旁的琼芳却抢先一步，转身欲走，杨肃观却伸手拉住了她，附耳道：“没事，这儿有我。”眼看琼芳面色苍白，身上微微发抖，阿秀茫然不解，不知是怎么回事，却听殿门传来喊声：“英国公、上赐行走乾清宫、国丈琼武川.....到！”

天王殿里行出一排儒生，当先走了一名郡王，双手高捧一只红盘，盘上放了一只龙头钢鞭，随即来了一排家臣，左方一排全数配剑，正是傅元影、吕应裳等华山剑客，右方一排手持玉如意，却是紫云轩儒生，其中一人手上牵了个孩童，正是那“川王世子”朱志载。

广场里静了下来，天王殿里慢慢行出了一名老者，身穿火凤大红袍，喘息低头，跨过了门槛，傅元影等人急忙抢上，低声道：“老爷子，小心脚下。”

国丈抵达会场，四下却无人上前问候，因为人人都知道，后头有个更要紧的人物来了。

当当锣声敲响，大雄宝殿传来脚步声，行出了一名老太监，正是当今“掌印太监”，东厂总管房万年到了。看他手捧一只玉盘，来到寅榻御台，俯身跪倒，却将玉盘托过了头顶，全场宾客眼里看得明白，那盘里放着一只碧油油的方印，正是“正统之宝”。

传国玉玺到了，一时之间，八棚里八王八世子尽数起身，满场宾客也一发站起，阿秀呆了半晌，还不知该当如何，却也让爹爹拎起来。

“皇上.....驾到！”霎时之间，全场无分僧道、不分老幼，人人面向紫微北极，齐声下拜，喊道：“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籁俱寂间，远远的、阴阴的，从大殿方位传来了脚步声，阿秀呆呆抬头，只见远远来了一名老者，看他身穿龙袍，左手抱了一只猫，右手提了只拐杖，缓缓步上了金台，道：“房万年。”

那房总管急忙跪下，尖声道：“奴才在。”那老者淡淡地道：“皇后娘娘还没道？”房总管低声道：“小福子.....小福子已经去请了。”那老者坐了下来，从怀里取出了一道奏章，啪地一声，扔到了御台上，说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笑了笑，俯身向前，低声道：“你们说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

【《TXT论坛》www.txtbbs.com， 欢迎您来TXTBBS推荐好书！】